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第一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第三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第三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第四冊

中華書局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第五冊

中華書局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全五冊)

劉世德 陳慶浩 石昌渝 主編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85印張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1—550冊 (150)

ISBN 7—101—00745—7/I·124 ③9

25/10/09

《古本小說叢刊》編輯委員會（以首字筆劃為序）

- 大塚秀高 日本埼玉大學副教授
小南一郎 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
王三慶 臺灣文化大學教授
王秋桂 臺灣大學教授
石昌渝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米列娜 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
伊維德 荷蘭萊頓大學教授
伊藤漱平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教授
杜德橋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
李田意 臺灣東海大學教授
李福清 蘇聯科學院高爾基世界文學研究所主任研究員
胡萬川 臺灣清華大學教授
柳存仁 澳大利亞堪培拉大學教授
浦安迪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
馬幼垣 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
陳慶浩 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員
雷威安 法國波爾多第三大學教授
劉世德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紹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韓南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

《古本小說叢刊》第四〇輯前言

《古本小說叢刊》第四十輯收錄小說共三種：《花神三妙傳》、《陳眉公批評列國志傳》、《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一)《花神三妙傳》，不題撰人。明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萬卷樓周曰校重刊《國色天香》本。日本內閣文庫藏。

演元代至正年間白景雲與趙錦娘、李瓊姐、陳奇姐事。

標目十三：

白錦瓊奇會遇	白生錦娘佳會	飲讌賞月留連	白生瓊姐佳會
三妙寄情倡和	白生奇姐佳會	四美連牀夜雨	慶節上壽會飲
涼亭水閣風流	玉腕卜締姻媿	錦娘割股救親	奇姐臨難死節
碧梧雙鳳和鳴			

有插圖五幅。第二十九葉原闕。

見於《國色天香》卷六下層。

《叢刊》第三十三輯的《張于湖傳》、第三十四輯的《龍會蘭池錄》、第三十八輯的《劉生覓蓮記》、第二十九輯的《雙卿筆記》均見於《國色天香》。有關《國色天香》的情況，請參閱第三十三輯前言中的說明。

(二) 《陳眉公批評列國志傳》，十二卷，二百二十三則。不題撰人。明陳繼儒重校。萬曆年間龔紹山刊本。日本內閣文庫淺草文庫藏。

封面題「陳眉公先生批點列國傳」，「閩門龔紹山梓」，並鈐有方形印章：「每部紋銀壹兩」。

有《敍列國傳》，署「時萬曆乙卯仲秋，陳繼儒書」。乙卯即萬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

有《列國源流總論》，云：「然其數百年間，人物臧否，國勢強弱，併吞得失，又非淺夫鄙民如邵魚者所能盡知也。邵魚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丘明氏之傳以衍其義，非敢獻奇搜異，蓋欲使淺夫鄙民盡知當世之事跡也。」可知此書的

作者乃是余邵魚。

目錄題「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版心題「批評列國志傳」。卷端題「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

卷一至卷九署「雲間陳繼儒重校」，目錄、卷十至卷十二署「雲間陳繼儒校正」。卷四署「古吳朱竦參閱」。卷一、卷二署「姑蘇龔紹山梓行」。

全書分爲十二卷，共二百二十三則。半葉十行，每行二十字。有眉批，分段、分則夾批，每卷有總批。另有雙行小字注釋。有圖，共一百二十幅。

(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殘存十六卷，十六回。清曹雪芹撰。抄本。胡適藏。

有凡例五則。

凡例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版心題「石頭記」，下端有「脂硯齋」三字。原書當爲八十卷、八十回，現存卷一至卷八，卷十三至卷十六，卷二十五至

卷二十八。回目補錄於下：

- | | | |
|------|----------|----------|
| 第一回 |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
| 第二回 |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
| 第三回 |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 榮國府收養林黛玉 |
| 第四回 |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
| 第五回 | 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 |
| 第六回 |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
| 第七回 |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 | 談肄業秦鐘結寶玉 |
| 第八回 | 薛寶釵小恙梨香院 | 賈寶玉大醉絳芸軒 |
| 第十三回 |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
| 第十四回 |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
| 第十五回 |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
| 第十六回 |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 秦鯨卿歿逝黃泉路 |

第二十五回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蜜意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半葉十二行，每行十八字。

有眉批、行側批、雙行小字批，均朱筆書寫。有回前總批，較正文低一格，墨筆。另有少量墨筆批語，係後人所加。

末附青士、椿餘「乙丑孟秋」跋。「乙丑」即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另有劉銓福跋語四則，署「癸亥春日」、「署「戊辰秋」。癸亥、戊辰分別為同治二年（一八六三）、七年（一八六八）。

第一回云：「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甲戌即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其時作者曹雪芹尚在世。學術界因稱此本為「甲戌本」。

第一回眉批云：「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

爲淚盡而逝。可知曹雪芹卒於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除夕。

此係海內外僅存的孤本。

一九九一年三月中旬

花神三妙傳



新鑿幽閑玩味奪趣羣芳六卷

山房日錄

李白供狀

仙狀人李白祖居蜀地生長西川身
 游東魯曾遊長安今過華陰宋公斷
 撞令侯口有舌兮天地驚腰有劍兮
 鬼神懼揮毫掃淨煙番作賦可扶社
 樓天上蟠桃慣食數顆月中丹桂獨
 折南枝漢相如才高學博居吾下品
 曾守建七步成章是我同儕太尉脫
 靴大帥磨墨玉陛階前驅虜使金盃
 殿上嚇盡書鳴退雄兵百萬驚回孟
 將三千御解吸流曾使龍衣試唾貴
 對節耐得蒙七宝安眠宿酒未醒舞

花神三妙傳上

○白錦瓊奇會遇

至正辛酉三月暮春花發名園一段異香
 六絳戶鳥啼綠樹數聲嬌韻入畫堂正
 是修禊良辰風光雅麗浴沂佳候人物
 繁華時共冠蕩我郊原鄉人薦居城邑
 紛紛霧集皆貴顯之王孫濟濟雲從悉
 英豪之國士江南俊傑百姓諱景雲字

撫金 養純子 吳敬所 編輯

書林 仁壽堂 周對峰 綉缺

手調羹親囑付。新詞將進貴妃捧硯
共徘徊醉後五華門內出月明猶在
禁宮遊天子殿前尚容言走馬華陰
縣裡不許我騎驢諒汝華陰縣不大
如長安縣令不尊似皇帝且請長官
一同赴關共覩天顏辨理是非責罪
未遲所供是實

○士人爭媚供狀

昔有士人爭媚至訟援筆供狀乃四
六劄云伏以何鄉御史曾吟章臺柳
之詞陶穀翰林不逆秦弱蘭之詐豈
賢者不能免俗亦尤物易以移人重
念某詩酒情懷江湖滋味十年面達
磨磴常下禪定工夫一日看洛陽花
猶逞少年意氣頃刻春風一曲時道
少陵之詩夜月千燈恣買揚州之市

天啓別號黃源者崇文學士裔孫荊州
別駕公子也雅抱與春風並暢丰姿及
秋水同清正弱冠之年列黷官之選抱
騎龍之偉志負倚馬之雄才乘此明媚
朔朝獨步烏山絕頂吟詩一首曰

上樹迎風舞枝枝射漢宮餘襟猶染翠飛
袖想綵紅海濶龍吟水山高鳳下空瑤天
羅綺閣獨上騁閑風

於是登書雲之臺入凌虛之閣適有三
姬在廟賽禱明神絕色佳人世間罕有
溫朱顏以頂禮露皓齒而陳詞一姬衣
素練者年約十九餘齡色賽三千宮貌
身披素服首戴碧花蓋西子之淡粧正

其欲... 鴛鴦之債要亦未... 快... 之悲彼氏女者少倚市門幸逃樂籍

錦... 酒亦識党進之為寵人布裙

荆... 自說鄭玉之非媚女故退者有

四... 墻頭之馬而

憐... 者願引井底

之... 蛙郵亭一夜

恨... 方成識面湖

州... 十年約頗自

關... 心蓋我亦信

其... 為文君之白

頭... 吟其寔不足

以... 當屬金之赤脚婢果爾雲情多奕

水... 性易流柳枝關昌黎之亡遂奔他

所... 酥香乃杜家所愛竟負初心謾詎

東... 君去後花無主之詞以重義士今



文君之新寡愁眉嬌感淡映春雲雅態

幽閑光凝秋水迺檢躬以下拜願超化

夫亡人一姬衣綠者容足傾城年登十

七華髻飾玲瓏珠玉綠袍襍雅麗鶯花

露綻錦之絳裙恍新粧之飛燕輕移蓮

步深... 拜微啓朱唇款... 言蓋為親官

遊願長途多慶一姬衣紫者年可登乎

十五容尤麗于二妹一點唇朱印櫻桃

之久熟雙描眉秀疑御柳之新鈎金蓮

步... 流金玉指纖... 露玉再拜且笑無

祝無言白生門外視父而不能定情突

入... 祈諧所願三姬見其進之遽也

各以扇掩面而笑焉生遂致恭姬亦答

國色天香

無古押衙之恨。雖一雙白璧。初無子
潔之資。然半股金釵。昔有留質之物。
好消息成。惡消息得。便宜竟落便宜。
昨者抗章于公車。逆知得罪于名教。
况曾經四非禮之目。舊亦講明而鄧
書五不孝之章。頗知戒謹。胡然狂妄。
敢瀆成尊。處士不生巫峽夢。我已計
爲陳陶之流。青娥今屬使君家。公當
少舒趙嘏之忿。况櫻桃一點。合與衆
人嘗。而楊柳長春。從教行路折。緹紫
女子尚爾沾官婢之名。舜典教刑亦
甘受公庭之辱。

○浦城李淳奴供狀

供狀婦李淳奴年二十一歲。係浦城
縣招賢里籍。有父李瓊。見任四川城
都府知府。姪兒被叔李瑤捉獲奸情。

禮姬各退。生尾隨。乃知衣素練者。趙富
賈第四女。名錦娘。世居烏山。嚴父先逝。
錦適于鄭。半載夫亡。附母寡居。茲將二
紀也。衣綠綃者。李少府長女。名瓊姐。父
任辰州。念母年老。留瓊于家奉事。祖母
也。衣紫羅者。中督府參軍次女。名奇姐。
父卒于宦。母已榮封。家資甚殷。下惟幼
弟。時瓊奇居遠城外。因避寇。借居趙家。
與錦娘爲姨表之親。故朝夕相與盤桓。
者也。三姬見生之丰采。有顧盼情。白生
見姬之芳顏。有留戀意。既知所在。遂策
于心。因僦趙之左屋附居。乃得與三姬
爲隣。趙女微知生委曲之情。而春心已

到官淳奴供狀是于本年二月十五
口時逢春景節屆花朝縱步後園觀
花觀花二紅似錦粧成三月之風光
看伴二綠如絲襪出三春之景色則
見蝴蝶以交飛時有鶯花而啾啾梁
間紫燕呼雛對二語呢喃樹上黃鸝
喚友聲一啼眼睨景物之無窮嘆
青春而不再二八男兒曾有題橋之
志三七女子未逢板桂之夫向思牽
牛織女一正一度巧相逢可念奴身
二十一半無匹配想鱗魚尚能比目
看草木而有連枝恍惚認別見一人
藏于牡丹花下避休干六藥叢邊見
奴驚走因就趕進問名其人答曰姓
魏名華字君壽觀其容貌髮黑臉臙
唇紅齒白強如偷香韓壽察其言談

動白生既得附趙女之室而逸興遺飛
因吟長短句一首云。

十分春色蝶浮沉錦花含笑值千金瓊枝
曼玉揚奇音雅調大堤恣狂吟艷麗芙蓉
動君心動君心何時賞願作比翼附連枝
有朝飛繞巫山峰

于時投刺比隣結拜趙母遂締錦娘為
妹而錦亦以兄禮待生然趙母莊嚴生
亦莫投其隙一日母有寒疾生以子道
問安遲步至中堂錦娘正獨坐即欲趨
避生急進前曰妹氏知我心乎多方為
爾故也予獨無居而求隣貴府乎予獨
無母而結拜魚堂乎此情倘或見諒庶

議彷彿金詞如積玉爭似傅粉潘郎
 李淳奴一時春情難忍把芳心不定
 私向花前而結髮自會月下而交歡
 情匿如漆如膠盟誓若海若山樂成
 諧老之思漸作分離之草豈被叔初
 獲之日形如鸞鳳雙遭羅網狀似鷓
 鴒對鏡簾櫳拿獲到官略容分說奈
 緣明月尚有虧盈之日迺長江豈無
 清濁之時得遇孟美曾指綠楊作證
 題情韓氏須憑紅葉為媒齊王納妃
 得會奈桑陌上小卿得婿相逢紅杏
 村中自古曾有私通奈淳奴忍存貞
 節重火膏婦甘當官法之重刑隻女
 單男誰作遺條之奸論家雙貴琴堂
 之上今伏縣宰大人掌判榮枯總在
 紫航生死並由筆下若論夫婦身歸

骨亦所不辭。錦娘曰：寸草亦自知春安，豈不解人意？但幽發寡妹，何堪薦侍英豪？母嚴明，安敢少違禮法？生曰：崔夫人亦嚴謹之母也。卓文君亦幽發之姨也。生言猶未終，竟聞戶外有履聲。錦娘趨入中閨，生亦入母寢室，問病母托以求醫。生奉命而出，復至敎話舊處，久立不見芳容。生懊恨而去。詰朝，生迎醫至，三姬咸在。見生轉入果恩，後不見玉人容矣。生大愜快，歸作五言古詩一首云：

巫山多神女，歌舞瑤臺邊。雲雨不可作，空餘楊柳烟。芙蓉迷北岸，相望更悽然。何當一攀折，醉倒百花前。

齊鳳盡皆仰賴于二天判云

捉獲單男并隻女偷期暗約論為奸古來犯法人罪定今日違條赦本難芍藥蘭邊情魚水牡丹花下誓山盟吾今免汝風流捧配与夫妻效鳳鸞

○趙氏謀殺親夫供狀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初一日某州某府某縣進士任直隸松江府同知其夫妻趙氏親供抄後狀供惡夫縱妻妾更積恨謀故事緣氏父居溧宦出謹清閑年已就衰每有建宗之志當益壯偶逢年九上氏深憐為趙門之半子欲與氏配適托某夫以終身何意月老無端固夫百年之望水絃有閒遂孤誰之由說迎而來為趙門佳婿妻妾而至此

翌日生奉藥至遇錦娘于東階不覺魂飄蕩口不能言錦駭曰兄有恙乎生推頭又曰兄勞頓乎復推首錦曰何往日春風滿面今日慘黛盈顏耶生良久曰吾為妹病之深矣神思任飛越矣若妹無極揆之心將索我于地下矣錦笑曰兄有相如之情妾豈無文君之意但春英秋英侍寢所莫得其便瓊姐有姐秀房聯帶舉動悉知我為兄畫之兒但勤事吾心若往來頻速或有間可投生前皮其袖錦念步而退憐帕于地生拾而藏之進矣前母呼錦至謂曰如此重勞大哥汝當深三拜謝女微晒而

唐室良甥。不念布衣。遂受閹閣之門。玉質仙姬。下適孤寒之微賤。燕段得倚于玉樹。藤蕭乃附于金枝。曰岳曰舅。視如陌路。若夫若婦。竟若仇敵。父欲逐惡。而改行尚作賈氏之謀。氏期烈性。無更置。僅有下俄之舉。是故不惜資金。教誨叨登于末路。何嫌路費。昔為得侍于王庭。何選官廣德。一朝得意。萬德俱忘。非惟背義失恩。抑且決謀娶妾。竟過陽關。適是青樓士女。詢諸勝景。欲要月裡水人。楊家之女。顛狂張氏之子。輕薄賤通媒妁。頓合朱陳。旅邊花柳。恣意恋情。室內糟糠。了無掛意。但惡每有蔡邕之情。何彼不仗宋弘之義。暫離鄂地。行至越州。見唐氏之妾。亦有易

拜。生含笑而答。遂索出金藥。女亦奉火。以從。白生以目送情。無娘亦以秋波頻盼。兩情飄蕩。似翠柳之醉薰風。一意潛孚。恍曉花之凝露。蓋形雖未接。而神已交矣。樂既執。又嘗進母。生在背後。戲褰其裳。女轉怒。目噴視。生即解意。告婦。女因送出。責曰。兄舉動不敏。幾敗乃事。倘慈闈見之。何顏復入乎。昨日之怕。兄當見還。倘若輕洩于人。俾妾名節掃地。生曰。吾深悔之。更不復然。遂各辭歸。兩地悒悒。自此女坐綉幃。嚙指沉吟。神煩意亂。寢食不安。日間勉強與二妹笑言。夜來神鬼。惟白生眷戀。生亦無心經

新之惡舉私通月老欲效鸞鳳假托
 泰山彼云求諾誰知已有二妻將此
 娶為三妾歸家作會三人靚靚紅顏
 教禮方言一妾喙吻墮淚豈惡不分
 妻妾奈入房幃即備行裝俱令赴任
 一路行來未曾與氏同衾三氏共船
 未嘗與唐同枕至舟船泊河頭上住
 轎來驛下一入船時就變顏面將氏
 頭戴金冠身穿素帔略假千一長
 遂反婦于楊氏惟敢恣而不敢言惡
 任情而多任意白頭之費料不克于
 終身黃裳之詩免不歌于閨闈禁門
 深鎖嚴闈常封糖雖甜而不能以賽
 羊羔之美桃雖妙而不足以奪萱草
 之好終夜飲酒揚其客而張其主二
 人傳近氏為婢而唐其奴稍不顧情

花神三妙傳



史坐卧注意錦娘口念有百二遍腸斷
 已八九迴每欲索筆題詩不得句矣因
 屢候母與居往來頗見親密雖數次與

錦相遇終莫能再敘
 寒温一日生至中堂
 四顧皆無人跡遂直
 抵錦娘寢室適彼方
 剛坐停綉生遇錦娘
 一喜一惧錦見白生
 且駭且愕生與發不
 復交言遂前進樓抱求合正半推半就
 之際聞春燕堂上喚聲女急趨母室生
 脫身出歸此一啼自不覺瓊姐已陰知

即令跪于檻外。略不如意。惡怒自杖于堂中。酣醉之時。酒闌之際。先封二氏房門。後悉楊媚。幃帳。日上三竿。方纔抽身理事。案積多文。何曾舉手。施為稍出升堂。杖死無辜。數百。暫可比較刑加不罪千人。易冠粧而打工匠。對博奕而損門奴家人。踢死者無數。使婢打卒者最多。酷刑逼詐良民。一兩三而三兩五。虐政需索富戶。一百四而二百三。酷虐荒淫貪求無濟。恨氣冲天。怨情闢地。此時正欲謀害渠命。未逢其難。將門不時禁鎖。無罅隙之可行。惡妾初與交通。無毫末之可舉。况唐氏與氏。結固未深。菊花與眾。婢交情未厚。倘或事机不容。禍將先至。只得容情隱忍。截氣待時。不覺考

八題詩示奇曰

黃蕊花心未許開。大風吹蝶去花

落下瑤臺。

奇姐帶笑和以詩曰。

蝶為尋芳至。荷猶未向開。春英妬玉蝶。摧

倒百花臺。

因曰。此生膽大如斗。瓊曰。此必先與四

姊有約。吾姊妹當作磨堯堅。即謹可也。

○白生錦娘佳會

翌夕生入候母。錦見尚有赧容。生坐片時。

因母睡熟。生即告退。錦送至堂。天色將

昏。杳無人跡。錦與生同入寢所。倉卒之

間。不暇解衣。襖抱登床。相與歡會。斯時

近年來諒彼貪酷官為將財賄鳴吏
部謀陞松江同知到任未及兩月拷
氏受刑三次縱容楊奴將氏朝夕陷
欺凌辱不可勝言大肆奸心時彼百
般欺侮不能盡訴氏母帶來之物悉
充楊奴冠帔。

朝廷之賜俱歸狗婦且在唐德六年
不親親類相故老母遺舅探望被惡
即發還家及來松江一載不通音信
故老父差价賣書被惡訂還原籍唐
父來衙責令地方摻去不令時刻留
身楊兄進驛即令古農相請淹留數
月而婦狗婦所服者滿身羅綺二氏
所穿者粗衣破裳楊奴日食羊羔二
氏常食蔬菜氏乃花燭正妻制欵偏
排于蓬頭楊乃偏房小妾珠翠盈粧

也無相禁已恣生所為秋波不能疑朱
唇不能啓昔猶含羞色今則逞嬌容矣
正是春風入神髓媚媚嬌嬌夜露滴芳
顏朝：灑池罷戰整容而起錦娘不覺
長吁謂生曰妾之名節盡為兄喪不為
朽舟之烈計此棄聞之期良可醜也君
其怜之但此身已為之君願生死不忘
此等兄一戒漏洩二戒棄捐何如生曰
得此良晤如獲異珍持之終身永為至
寶生意欲求終夜之會錦以侍女頻來
為辭且曰再為兄祈之必諧通宵約也
因送生出則明月在天矣闔扉而入靜
想片時方憶瓊姐奇姐聞知惶愧擗躬

于翹首以甲斐尊以兵卒滿野天地亦所不容若神人也為抱恨冤久以仲仇深欲雪禍值舊年七月。庭下有瓜菓之陳二人對酌室內有平心嘆唐氏蓄謀欲行陰害為平心決心中懷嫉唐氏有叮嚀之約遂令菊步布排香案深三拜跪于庭中稟三命危于房內心懷雪恨何恰月質花容志在伸冤不惜粉身碎骨念婦肯而三轉悔意期今是而昨非就料一心如舊略無懼氏之情兩意相投竟覺存小之甚終身仰望者空兮琴瑟調和者缺兮花恋蝶其如蝶冷花稍月隨人可惱人虛月色紫簫聲斷曾如夢絕秦樓玉鏡臺高自覺魂飛温府所知者唐氏對解愁腸可就者菊花

無地自是結納二妹必欲同心瓊姐長于詩章錦娘精于刺綉昔時針法稱秘至是女工盡傳奇姐茂年天成聰敏學錦利綉學瓊詩章不得其精妙遂為勿連之交錦之侍女春英瓊之侍女新珠奇之侍女蘭香向皆往來春閨今皆以計脫去此錦娘之奇策寔為生之深謀此自母病既痊生亦盛儀稱慶仍厚賂童僕及諸比隣事不外揚毋無疑忌因得鎮日來往終夜與錦共歡然瓊奇二姬屬垣竊聽雖其未湛春色豈無盎然春情中夜瓊或長吁錦知其情已動暇間論及錦挑之曰外間頗議自哥驕

憤恨積怨。予三人切齒附心。彼二人
惟天喜地鬼神不保。冤家聚首。是彭
年伯來酌私衙。退扁甚欲擺佈。氏等
殺心已決。又袁僚長邀飲公堂。來衙
恣意跪打。吾輩惡益日堅。幸得呈天
有眼。欲除害以救民。大造無私。意萌
凶而報怨。假我三人之手。在須臾。了
彼一人之命。頃刻乘其醉。酒半彼
開門。會同唐氏與菊花。五一嫂。挽腰
刀并斧劍。三更時分。直至房門前。彼
方酣醉。卧于帳中。氏擊一槌于頭上。
昏迷鴛枕。閃人羅幃。唐氏斬其首。已
至傷痕無數。菊花斫其臂。乃知却拆
一肢。氏則漏身。碎剝數年積恨。方消
惡。卽一時絕命。十年吐盡。已散復回
內室。至楊房。欲將伊碎剝。萬刀方醉

肆目下視之。亦然瓊姐曰。家門公子。年
值百春。且風流人豪。文章魁首。將來非
登金馬院。則步鳳凰池。無惑其驕人也。
錦知其有愛重之意。復曰。白哥。夜來有
夢。與妹相會。烏山瓊。晒曰。我本女流。渠
是男子。內言不出。况可同遊。是何言也。
不亦異乎。錦撫掌而笑曰。前言戲之耳。
是夕。錦與生密謀。作古詩一首曰。
綺閣見仙子。心。不忍忘。東窗聽鶯語。一
句一斷腸。有意蟠芳草。多情傍綠楊。何當
番清盼。解我重悲傷。

錦以詩置瓊綉冊。瓊見晒。謂奇姐曰。錦
姐。弄瓊妹乎。書生放筆花也。我若不卽

匡色天卷

卷之

恨惡將男殺絕嗣。正在喧嘩不覺外
邊風動。要行擺佈。誰知僚屬來衙。先
將幼男奪去。後將楊氏放開。界少机
閑徒為話說事。干利害情。是不其可



憐今則封凶器
而貯庫。扭氏輩
以寄監律。有明
條。自甘凌剝。夫
死官無玩法。但
願碎骨償伊。雖
云數載。夫妻寔
是一場話柄。所

謀非氏乃冤鬼假手之勞。其功若神
寔屈魂借刀之殺。氏等願身殞死。免
至玷辱于官家。惟與全尸。無使虧于
体面。謀殺親夫之罪。氏所甘當。而

裁答。笑我裙釵無能。乃次韻曰。
遊春在昔日。春去情已忘。解笑花無語。看
花枉爾腸。自飛風外燕。自舞隔江楊。芳節
憑勁草。誰憐遊子傷。

瓊本與錦聯房。中間只隔障板。亦有門

相達。但雖設常閑耳。詩成而生適來因

自板間傳遞。生見其詞。嘆曰。此琅玕妙

句也。世間有此女。娛乎。乃援筆立答曰。

北貌已含笑。愛花情不忘。黃金嫩顏色。一

目。斷人腸。願結同心帶。相將舞綠楊。相如

表神曲。千載共悲傷。

生亦于板間傳遞。瓊見之。哂曰。白哥好

遇人也。吾今不復答矣。自是生入武庫。

妬致死之由彼何可免伏乞先斬渠身以遏妬忌之風縱死九泉之下猶能瞑目雖加馬踐之刑亦自甘心軀身若草視死如歸伏望

仁臺推詳休案無虛詞供是實

○玉林春供狀

伏以女慕貞潔乃坤道之當然志存有家固人倫之定体念妾名號林春姓惟陳氏藉出南京舊院心馳良戶開門言德工容不用師儀姆教詩詞針指何須內則規模尚解餘性行異下流俗年將并歲貞淑出乎風塵時有沐下王珣金陵遊賈族本縉紳英標卓出洛陽之才玉胸橫經濟純雅遠過洛社之温公因觀國士無雙已許姻緣到老是以晉約秦盟本非

期不暇復入錦堂即日試畢潛訪故人錦既盡歡生亦盡樂中夜謂錦曰細觀瓊姬甚有美意吾既得隴又復望蜀何如錦曰君獲魚兔頓忘筌蹄矣生誓曰異日果有此心七孔皆流鮮血錦曰聞君誓詞痛焉如割為君設策事端可諧是夜乘三更睡酣潛開門入瓊臥於牀開帳衾一姬睡熟生按瓊玉肌潤澤香霧襲人皓白映照床如畫瓊側體向內而以生輕身斜倚相偎惟恐睡醒不敢輕犯片餉錦持被去瓊陰知覺矣錦笑謂生曰欲箇大事膽無半分然吾妹必醒吾當往試錦至而瓊已起乃復巧

親迎而成婚。朱繡陳繡不待奠鴈以行禮。暑往寒來日征月邁。良人金帛將空。老鴿誓詞已見。故使合卺之杯。變作一天離恨。同心之帶。斷成兩地相思。當斯時也。車投東馬投西。解環爲記。心欲碎腸欲斷。屈指爲期。正憂一別三秋。更喜雙關連第。蜀錦宮花。曾寄孤幃之女。襦衫綾襪。亦報天上之郎。豈期天意乖違。人事蹉跎。宣化承流。鼓聲未報。九重關魂。升魄降星。芒已墜五丈原。訃音初到。死節使從。不意似毒周鐘。作成困藝。陷孤貞。孤謀老鴿。做就機關。奪守制。而地反心。百年畫餅。雖然豈可改。而井不可移。人可欺而心不可沒。是以詐許從良。欲奔命于前夫。祠下伴踪。出院欲留。

說以情瓊正色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吾若隱忍不言。豈是守貞之女。若欲明之干母。又失姊妹之情。况吾等逃難。所以全軀。豈宜以亂易亂。遂明燭炬。乃呼奇姐。則奇已驚汗浹背。蒙被而眠矣。聞呼猶自戰驚。見火瞿然。狂起瓊笑曰。汝不被盜尚然。何況我親見賊乎。二人共坐。附耳細談。載笑載言。千嬌百媚。生在門隙。竊視真傾國傾城之容也。自此神思飄揚。無非屬意瓊姐。于時錦娘頗有逸興。因與白生就枕。生卽慕瓊之雅趣。盡皆發洩于錦娘。搥曳誰謔多時。二女潛來窺視。少者猶或自

心在後世。人間艱山險水。得至伏馬
關頭。擊柝開帆。始到龍興泉口。誰知
錦室毛氏。已是曉琴之卓女。監生莫
子原。爲折齒之謝鯤。醜酒賣來于閨
上。致鐘有不明之死。捏詞告到于縣
堂。詎妾受無辜之刑。審于縣理。于府
案牘。過三司之胸。淹乎監滯。平獄獄
囚。無二天之鑿。厄陳東。綏不終朝。無
人解倒懸之苦。妾里妻涼。幾一載。惟
妾作相吊之悲。物盛必衰。火焰斯滅。
妾今得遇明臺。宛似披雲霧而絕青
天。欣逢官長。勝如脫荆棘而由大道。
不敢誑訴。所供是實。

○莫有良供狀

伏以踰東家牆而樓處于越禮之咎
難逃鑽穴隙室以通閨秀犯姦之罪

禁長者不能定情嗣是生慕瓊之意無
窮瓊念生之心不置然瓊深自強制不
肯吐露真情但每日常減食終宵多飲
水奇知其情密以告錦數日身果不快
錦娘撫床謂曰汝之病根吾所素稔姊
妹深愛何必引嫌况吾翁即苦翁自文
非汝丈乎瓊曰姊誤矣豈謂是與居一
二日生來錦室告以瓊病生遂問安奇
姐避入帳後錦搜生裙登床笑謂生曰
好好醫吾妹錦呼瓊曰好好聽良醫錦
因辭去生留少坐生問瓊病笑而不答
奇帳後呼曰好與大哥細言莫使夜來
發熱瓊笑曰有時亦熱到汝生以玉簪

孫兒狀供山西民籍北監書生厥姓
 莫氏厥名有良不事詩書只把黃金
 買身貴無拘禮義惟將風月作生涯
 是以好色之心過于好德希聖之志
 急于希賢慕見比隣有婦毛氏周妻
 淡抹濃粧固非西子之容搖裙動膝
 寔有文君之態彼既悵夫之遠出我
 亦懷彼之孤眠時深日久送目迎懷
 是以預為濮上之期頓起桑中之約
 引線穿針惟憑張媽來往放鷹打兔
 皆由金帛構成鼠跡狐踪竟成鸞交
 鳳友花前月下反作海誓山盟朝去
 而晚來不耻狐羣狗黨情字而愛冷
 何羞人面獸心惟意方濃歸較既至
 恐墻耳之致謀醜毒唐周鏗惡草蔓
 限設計賂誣陳氏誰知借至虧心神

授瓊姐瓊以金簪復白生生執手固請
 其期瓊以指書四月十日。至期生至。又
 復不納。錦苦勸之。瓊厲声曰。汝等裝成
 圈套。絡我于中。吾不能從。有死而已。生
 聞言。與蘭錦亦含羞而門。遂閉。豈知其
 色厲而內和。言堅而情動。中夜窺。顛鸞
 倒鳳之狀。遂爾發舞蝶遊蜂之思。三次
 起欲扣門。害羞又復就枕。比生睡熟。扣
 扉不得開矣。頓增悒快。神思昏沉。奇姐
 笑曰。姐食楊梅。又怕齒酸。不食楊梅。又
 須口渴。今番錦姐。不啻白哥不來。牢抱
 衾枕。長害相思也。

○飲譙賞月留連

目如電懷奸罔上官法如爐致死因
 奸始末備陳于座右超生出罪微軀
 哀丐于臺前不敢虛言乞惟台照
 曹覽春之供狀見其詞意駢駟句語
 鋪張曹思曰此女子不特貞操如百
 煉之金堅剛難撓且其筆翰之太精
 知府遂援筆判擬罪名連人解報判
 云蓋聞乾坤既判混沌初分二儀成
 而萬象生三才備而五倫立况夫婦
 為人道之大綱貞潔為風化之碩本
 是故孔子存鄭衛之詩所以示戒于
 將來春秋有謹始之語亦乃作懲于
 後世恭惟聖化洋洋海內書同文而
 車同軌淳風浩浩天下怨無女而曠
 無夫餘教被于衍衍雖妓女猶慕貞
 風六化通于夷夏在良室尚興淫奔

翌日生偶以事見趙母回至中堂無人
 入錦娘寢所瓊自門隙度詩與生曰

玉華露液濃侵我絞綃襪神思已飄搖中
 宵看明月

生見詩亦答曰

幾迴搜花枝露濕沾羅襪今夜上天階端

擬拜新月

錦娘曰瓊姐已無輓軌兄又不監覆車

徒使月老愁此詩莫持去也奇姐窺視

笑曰今宵斷諧月老約矣請四姊過此

一議錦以詩度與瓊曰今夜若不諧何

後更不來瓊見詩含笑目奇奇與錦附

耳久之是夕生未晚膳錦分發秋英

在此則當轉達九重以表旌揚在彼則當投諸四裔以御魍魎照得犯婦陳氏林春乃院家女子猶能懷韞匱之珍瑜不掩瑕點秋霜之操剛不屈慾究始究終其節可以風天下原心原志厥德匪特耀風塵再照監生莫有良乃天子門生淫婦毛氏固豪家令族一則輸粟倉官不日將爲民之父母一則委貲家室異時當作人之姑嫜夫何不修帷幙效淫奔之畜生玷辱儒林慕翰香之狗類既不能爲蠡斯羽蟲容一妾又不能學魯男子堅拒隣家發人可欺而天不可欺是可忍而孰不可忍復照店姬張氏蠢茲老狐不思既勒且儉事桑蚕以遵婦道惟鮮鼓舌調唇釀媒孽以惑良

備給趙母曰夏景初至明月在天姊妹三人意昂賞玩母喜而不疑因益其餼饌且戒婢僕曰汝輩無得混亂與他姊妹盡歡因此固蔽重門與生恣其歡譟誠人間之極趣百歲之奇逢也是夕瓊姐盛粧枕衾更以錦綉爛熳似牡丹之向日芬芳如芍藥之迎風飲畢奇姐密啓重門直趨趙母寢室給以不勝酒力姊妹苦勸而逝趙母甚歡因與共寢瓊忽失竒所在錦亦不勝驚惶既知其詳瓊方就枕固執不解衣帶生亦苦無奈何錦隔房呼曰何不奮龍虎之雄斷鴛鴦之帶乎生猶豫不忍瓊告告曰慕兄

有正法汝尚何逃又照錢勝令
 性佛君子應宿郎官不惧上天
 欺賄賂公行于白屋只道下民
 蒼直直受于琴堂將白作黑以
 伸箕箕不飾黜陟難逃其林春
 杜著花等名位卑微仁義迴驚
 不忘于患難抑又爭死而輕生
 雙分是非兩决其陳氏林春與
 三人判歸本院守制附令其兄
 領回毛氏謀殺親夫駕禍他人
 凌刺處死其有良因奸致死陷
 負按條處斬合宜張店姬每引
 罪杖一百錢縣令姓王太甚羅
 叙使淫奔之徒筆下知瓦泔水
 流之債判出似烟飛火滅克家
 清濁分明嗚呼勸善懲惡茲

才識非為風情談話片時足語
 必採春花頓忘秋實兄亦何愛
 亦何取于兄乎願兄以席上之
 妹亦以石中之璞自珍則兄為
 英妹亦為女流之傑不爾當自
 謝耳生不得已合抱同眠王體
 枝不與中夜生復請曰子為子
 矣瓊曰吾豈無人意甘斷兄肝
 玉相偎如魚得水持此終世亦
 何必弄玩形骸惹人談笑兄但
 妹亦以詩答是斯文之交勝于
 生曰自見芳卿不勝動念得伸
 慰夙心若更以枕席為辭必以

國家之重典洗冤雪恨乃察院之宏
規判語已具解報施行

○幽魂供狀

伏念其喪室課居倚門獨立犯在色
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之見
兩頭蛇而决所乃致如鄭子之遇九
尾狐而愛伶事既莫追悔將及

○符女供狀

伏念其青年存世白晝無隣六魂雖
離一灵未泯燈前月下逢五百年歡
喜冤家世上民間作下萬人風流話
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狀

念其殺青為骨漢素成胎胸曉埋藏
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机發此人具体
而微既有名字之呼可無灵識之異

拒復曰妹亦知兄心兄但體妹意兄必
索幽會須待瓊再生二知其意不可回
乃口占五言古詩曰

我抱月前與金鸞月下悲空中雲輕過
翠豈相宜于里神駒逸誰能掛絡羈忍懷
便玉樹無力動金枝高唱大堤曲神妃不
月吹密雲迷歸路際遇待何時相失齊飛
鴈茫二空爾思

瓊亦口占答曰

君識吾愛汝那堪為汝悲春花莫摧折
映亦相宜神駭馳黃道何須下絡羈飄二
月中樹誰能剪一枝藍橋歌舞路直待曉
風吹雲度橫碧海春來也有時願至桃花

因而得計豈敢為妖供畢將更取呈
道人巨筆判曰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
其形温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
其狀惟幽冥之異路乃詭怪之多端
調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
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沒妖系啼野而
齊襄殂降禍為災與妖作怪是以九
天設斬邪之使十地列罰惡之司使
魘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
得肆其虐矧此清平之世紀綱之朝
而乃變幻形軀依附草木天陰雨濕
之夜月落參橫之時嘯于梁而有聲
窺其室而無覩蠅營狗苟羊狼狼貪
疾如飄風烈如猛火喬家子生猶不
悟死何惜焉符氏女死尚貪淫生可

候油然為汝思

生笑曰桃花何時也瓊曰合卷之際耳
生既竟夕不寐女亦終夜不眠詩韻敲
成東方既白矣錦娘至曰新人好眠不
知時候耶生曰枉爾為月老使我怨蒼
天錦笑曰月老解為媒能教汝作事耶
瓊姐和衣而起生亦長嘆下床瓊對錦
曰與白哥說一場清話正快我敬仰之
私錦曰何以謝媒瓊曰多謝多謝又問
生曰何以謝我生曰相見不相親不如
不相見相親不知心不如不相親及梳
洗畢固辭歸瓊曰不必出去妹有一樽
敘情綉房無人往來哥二不必深慮生

金瓶梅

卷之六

知矣。况金蓮之怪誕乃冥器之妖精，惑世欺人，違條犯法，狐緣而有，蕩蕩奔三而無良惡，以難容罪，不可赦。陷人坑，從此填滿迷魂鎮，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送入九幽之獄，判語口其主者奉行急，如律令。判畢，但見三人悲啼宛轉，為將吏迫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眾往之，不復可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妙觀訪魏法師而問之，則病瘖不言矣。

○私通判

昔探花郎王剛中為御史，出巡福建。尤溪張生與隣女私通，被獲到司。供詞各成，王公見筵前蛛網懸蟬，指公能賦，此平。張生吟曰：只因賦性公

曰：蚤教我歸去也。勿磨我成枯魚。錦娘曰：昔妹真好力量，一宵人畏如此。生曰：不磨之磨乃真磨也，無畏之畏誠至畏也。錦笑曰：我備細聞知，兄真無大勇，但好事多磨，而又何畏乎？生曰：掌上之珠，庭際之玉，玩弄令人自憐，何忍遽加摧挫？時瓊方對鏡，錦為之畫眉，且謂曰：我聞哥言，尚自軟心，汝之所為，太無人意。瓊曰：知過知過，少頃奇姐入來。盛粧說服云：欲回家拜錦娘，曰：暫別暫別。拜瓊姐曰：恭喜恭喜，問曰：哥去矣。瓊曰：尚留在此時，生出見奇，亦拜辭。生曰：適有一事，欲來相投，終夜無眠，肝腸盡斷，奇

如狂遊遍名園竊遍香。今日誤投羅網裡。脫身惟仗探花郎。王公悅。又指竹簾謂女曰。汝試賦之。遂吟云。綠筠劈破條。直紅線經回眼。奇。爲愛如花成片段。致令直節有參差。公見二人供稱。俱未議婚。謂衆曰。天生一對。才美兩全。宜家宜室。可結人緣。援筆卽判云。佳人才子兩相宜。致福端由禍所基。永作夫妻諧老願。不勞鑽穴隙相窺。當日放之寧家。時人稱御史曰。王方便。

○僧姦判

閩西有伍氏女。名愛卿。年二十餘。麗姝殊絕。國色也。適喪所天。惟撫一子于村莊中。孀閨築。形影相弔。時村落新葺庵宇。告成。村中無論男婦。多

笑不答。密謂瓊曰。姐夫何出此言。瓊以寔告。奇笑曰。姊。如此固執。莫怪姊夫斷腸。生在錦房。聞言突至。曰。願妹垂憐。救我殘喘。奇姐遂避無路。被生樓抱。片時求其訂盟。終不應允。錦娘至。曰。吾妹年幼未解。雨雲正欲告歸。兄勿驚動。生方釋手。瓊撫其背曰。阿姐且勿回家。我有一盃清釀。奇嬌羞滿面。不能應聲。瓊戲之曰。不食楊梅。今番齒軟矣。因共出細談曰。吾與賢妹。生死之交。向時同遇郎君。今豈獨享其樂耶。細觀此人。溫潤如玉。真國家之美器。天下之奇珍也。欲待不從。吾神已爲所奪。若欲苟就。又恐

群而遊焉。伍氏亦詣其處。飯僧設齋。與以爲夫。悔過于幽冥。且以觀其新構。也有僧員茂。年最少。覩見之。因誑之。以食素誦經時。至此禮佛。則年可龜齡。子可鵬搏。來世夫妻。可爲鳳百春。伍氏甚感之。僧遂往來其門。教之以持齋誦經等事。一日伍禪。保其子至中堂。僧突至。不及避。僧遂生心。撩撥之。以敗其守。愛卿厲色拒之。乃惶惧而退。不數日來。仍步前踪。伍亦芳心搖蕩。不自禁。遂与之賦高唐。後往來甚數。里人知其狀。捕生而白之官。乃訊得其由。因判之曰。僧員茂。既已脫障入空門。只合木魚敲夜月。伍愛卿。既已居孀明節婦。如何錦帳作朝雲。紅粉多嬌漫手。墻花委砌。

羞臉難藏。妹若先歸。而吾亦去。妹歸雖堅白無瑕。吾去即枯槁憔悴。妹若有心。同此作伴。若必堅爲貞女。豈忍吾染風流。奇笑曰。與姊同生同死。吾之盟也。與兄同歡同樂。非吾願也。但白哥風流才子。我愛之。何啻千金。但非番髮齊年。安敢蒹葭倚玉。姊當憐我。且未歸。奉陪數時。少罄衷曲。時瓊奇方掩扉而入。春英卒然扣門曰。老安人來送姐。錦應曰。我留此餞行。生舔談音吞炎吐舌兒曰。幾誤事矣。於是錦入見趙母。給以爲奇。送行毋曰。幼女如嫩花。不可多勸酒。於是入百花園內。相對盡歡。錦出令以勸瓊奇。

縑衣禿子敢爲野蝶尋香一節不終
浪謂空卽是色五戒不守誰云色卽
是空卿着另配良人僧宜遣歸田里
庶幾氏作閨中婦免得僧敲月下門

○螢蛟判

夏之世一日有螢氏身性光明因時
隱見一日有蚊氏利口長舌專務訛
刺鄉曲一夕二氏相遇爭于道傍反
唇相訛螢曰長喙子胡專違入人
室升人堂非姦卽盜何足以滅蚊曰
光尻子爾何踣涼繫匏瓜守林
塘假作光明模樣螢曰是故惡夫佞
者禦人以口給屢憎于人蚊曰汝毋
憎我口給汝何如我富貴軒蓋穿內
閣翠幙上方床無論多嬌殊色盡爲
我炮鳳烹羊子孰愈我曰不如子碧

勸瓊以盡飲錦自稱主婚大姊奇自號
年少水人醉酒交歡摘花相贈瓊姐不
勝酒力頓覺神思沉酣正是竹葉綴三
行桃花浮兩臉愈加嬌酷似楊妃矣

○白生瓊姐佳會

時日方轉申扶瓊就寢生錦爲鮮羅帶奇
姐爲布枕衾瓊半醉半醒嬌香無那謂
生曰妾旣醉酒又復迷花弱草輕盈何
堪倚玉生曰窈窕佳人入吾肺腑若更
固拒便喪微軀生堅意求歡女兩手推
送曰妾似嫩花未經風雨若兄憐惜萬
望護持生笑曰非爲相憐不到今日生
護以白帕瓊側面無言採掇之餘腥紅

紗厨絞綃帳我安居則卧者軒。一怒則諸人惶。子孰愈我曰不如子。黃金屋白玉堂我結朋聯黨。一任狎狂子孰愈我曰不如子。蚊曰此三者汝皆出吾下。而名加吾上何也。螢曰三者皆汝之罪。何用德色。吾試言汝三罪。以及吾德乎。汝口銳神矛。浚人膏血。是不仁也。將欲潛之。必固鳴之。是不智也。終宵營營。達旦不瞑。是不節也。我則應時不愆。非信乎。與物不競。非仁乎。逢昏不昧。非智乎。避日不明。非義乎。我具大德者四。汝負大惡者三。長喙子。安得與我並。有蚊氏猶雷吼。爭訟不已。乃相與質成于蝶。蝶王有蛙氏。紆青施紫。列兩部鼓吹。而後進之。試二犯于庭。而判之曰。審得



點檢視之際。無限嬌羞。正是一朵花。英未遇遊蜂。採取十分春色。却來舞蝶。侵尋。生于雲雨之時。未敢恣其逸興。只

見容如秋月。臉斜似半面姮娥。神帶桃花。眉蹙似病心西子。錦衾漾秋水。嬌態襲人。玉露點白蓮。和風入骨。生欲採。而女求罷採。女欲休。而生未肯休。神思飛揚。如風之搏柳。形骸留恋。如漆之附膠。誠天下奇逢。世間佳遇。斯時錦奇竊視。莫不毛骨

有黃氏跡肖流星名隆丹鳥光雖不
 能周物明寔足以自資入時空而不
 欺類君子之有道懷明珠以應候同
 至人之知幾點、客衣錯認金蓮歸
 院落星、樹杪浪猜藜杖下樓臺帶
 火隨風含章泛月囊紗徹夜曾成車
 獵高名暉燭通宵可比雲長大節暮
 夜有營金吾不禁審得有蚊氏尖喙
 細身投間抵隙長嗟短吸乘暗幸昏
 芒刺蜂針利邁荆軻之七雲屯鳥奔
 衆多淮水之師苟有過人必知之或
 中傷客不悅也擾我遊仙之夢樹、
 難成妬人文死之思便、奚用疥衆
 肥身而作孽剝人益已以爲生使王
 夷甫最好清談雅容未得雖蘇季子
 素稱舌辨快捷難方吮玉肌而較花

竦然生既戰休瓊謂之曰妾生人世落
 落此身將畱結王謝之姻不意見崔張
 之事但微軀已托之兄願終始如環不
 絕因以少時所佩玉環授生求以爲好
 生曰此奇遇也吾當作賦以紀之瓊曰
 與兄聯句何如生曰甚妙時天將暮矣
 于是明豹膏之燭索文房之寶搗得小
 字韻生爲之首倡曰
 爰朱明之佳候兮花嬌笑于上林白景雲
 雁乍和而乍暖兮黃鶯巧調夫奇音李噴
 如茲良辰之可愛兮展予布于花陰白怨
 中閨之寂寥兮憎飛蝶之侵尋李予登瑤
 臺以盼望兮撫求凰之素琴白脩予容于

貌尤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
奸志。利口已盈于象口。宜揮帳下之
青鋒。貪心不直于人心。應治淮陰之
赤族。判訖。有蜚氏稽首謝揚。而去
有蚊氏飲泣出曰。嗚嗚。咬人自知天
網所及。冥然莫逃也。遂俯首而碎屍
于市云。

○湯竹判

房州富翁夏天洪。初娶竹氏。情殊歡
洽。既曰。夫人贈以詩曰。謾說湘妃骨
已仙。化身猶未斷塵緣。等閑不見令
人俗。邂逅相逢共我眠。錦帳綉衾難
作伴。石床藤簟最相怜。可憐亦有班
姬怨。繞到秋來便弃捐。不覺時移物
換。西風送涼。漸以愛弛。寵衰幽之別
室。再納湯氏。寵之專。厚。濃情厚愛。稍

焉鏡兮。飾環珮于綠襟。李
上憑虛之綺閣兮。見絕色之奇琛。白
與英豪而乍遇兮。擬
天上之球琳。李
綠秋波之轉盼兮。飄蕩予
之芳心。白
彼飄之元白兮。托孤鳳以悲
吟。李
憑欄百種情思兮。橫憂懷之柄。白
守深閨以困念兮。亦凌風而顧影。李
比天
上之姒娥兮。虞空思夫畫餅。白
亮中外之
靡同兮。徒鬱憂而自省。李
謝月老之勤渠
兮。登予身于巫山之嶺。白
朱履之遇金釵
兮。慙花容之載整。李
感芳卿之怜予兮。傍
日邊之紅杏。白
君似採蝶恋花兮。舞正陽
之美景。李
弄珠環于掌中兮。緬此生之何
幸。白
抱席上之奇珍兮。羞芳情之欲逞。李

曰笑。贈以詩曰：不施脂粉不梳粧，寂寞無言卧象床。援足難同親骨肉，傷人唯有熱心腸。夜長夜短慵舒眼，花落花開空自傷。可惜恩情易拋擲，春來依舊守空房。



房，比昔待竹氏者，過之竹氏心不平。怒悻悻，自訴于夫曰：奴與君處，有日矣。鴛鳳顛倒之愛，自謂漆膠，真解何一。世幽奴側室，再娶湯婆子。趨炎附勢，效世情薄子之所為。况奴觀湯婆子，顏貌公魔而腹且便。伴孽詐，嗔不甚嬌美，君何愛之深邪。湯氏聞之。

問予二人其何若。擬桃源之遇到，自亦似文魚比目。兮深芳沼之清流。李賽連枝之琪樹。兮偃玉骨于青丘。自斜據胡床吟咏兮，死銀河之女牛。李並頭蓮花似汝與我兮，開菡萏于芳洲。自羅帶同心共結兮，不辭夫千秋萬秋。李指九天以為誓兮，情萬鍾而思悠悠。自願以皎日為正兮，吐誓詞而含羞。李千金難買此良晤兮，誠人世之所好逑。自綠自天之五百兮，今夕諧此鴛儔。李軟玉温香在手兮，身外更有何求。自作賦倦，致祝兮。幸無使妾嘆白頭。詞賦既成，各書其一。女製二錦囊，藏之時。樵鼓三更，瓊倦而就枕矣。生共枕於

亦皆護于夫曰。竹氏以巨匪長驅。獲寵于君。亦已過幸。今稍弛愛。遂日滋怨言。殆非所以安分。奈何。言未已。竹氏適至。二氏自相辯不休。夫莫能諭。因訟于有衾氏。而判之曰。審得竹氏玉骨冰肌。自是堅剛。原有節。月床風席。由來妬忌。本無心。不事容儀。惟求雅素。清淨似忝千佛眼。性極玲瓏。炎涼不比兩人心。情真縷繆。是宜諧赤日之歡。莫得作班姬之怨。審得湯氏玉肌煨煖。酥体生温。夜々蒙頭加腹。雖非親骨肉。宵々抵足。向人渾是熱心腸。寂寞無言。櫛粧不事。加腹煨煖時。恩愛重賜。泉温處。寵難忘。只宜專寵。霜天無得爭權。火日由是以次。值時輪席。余枕判畢。贈以詩曰。湯何忝憐。

時乃曰。吾去謝冰人。免教他懊恨。遂開錦娘之戶。上鏤金之床。時錦睡酣。被生驚覺曰。適自何來。遽集于此。今番月老功効何如。生具陳初終。不敢隱蔽。錦曰。吾悉聞矣。試君心耳。生因求歡。錦固辭謝曰。妾聞人亦有言。一座豈有兩主。生笑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錦曰。冠玉之英。亦不肯本。因與之。又譖錦。附耳曰。奇妹功亦不少。彼在東床。獨宿。兄可着意。懇求。機會不可錯過。時奇已醒。只得詐睡。奈生只如狂。刻意求歡。奇幸着裡衣。力以死拒。然形神雖未構合。而骸骨亦儻。偎依矣。牢抱甚久。堅守不從。生固請。

竹何強陽長陰消氣數常寄語佳人
莫相妬主人自是愛炎涼照得竹氏
夫婦歡好如初湯氏默無言遂安
其室。

○蔡宗充乞致仕疏

謹奏為致仕還鄉事。臣曾才疎加
之貧乏不能專業年三十內而舉于
鄉又十年而登進士。祿不能以及父
幸存老母恐任遠則不能去于本年
八月初三日進本乞求近地教職以
便迎養。蒙

恩于本年十一月間欽除前職令臣
食進士俸如故不勝喜躍于正德十
三年四月間迎母到任。臣母子福分
淺薄不使水土賞患泄瀉。臣貪祿固
位勉力支吾。臣母老病任鄉倍增憂

國色天香

卷之六

其期奇答曰後會何日生苦懇無奈何
奇哀告不已錦恐其跡外揚乃起勸生
釋手生既終夜不寐不勝困倦乃復就
枕片時趙家已進早膳起而梳洗以討
晚歸不及告辭瓊甚悒悒相送惻惻
傾春雨瓊既為生切念又復為奇繫懷
寢食不寧衷腸悶損雖錦娘調諧左右
曾莫得其歡心者矣

○三妙寄情倡和

是日奇姐遣侍女蘭香至瓊姐題七言古
詩一首密封付之詩名飛鴈曲

日斜身傍采雲遊雲去蕭然誰與伴不見
月中抱月人。泪珠點滴江流滿並頭鴻鴈

感口夜思婦無方慰解容顏比舊更
 覺羸瘠臣本為養母乞除今職今既
 無以養母而反有以重其憂加其疾
 臣亦何能以為情邪萬一救母之有
 他虞臣又將何以贖罪乎每念職任
 在躬分當報效將欲留身就職而所
 母自歸于情則違親于義則罔上違
 親者不孝罔上者不忠二孝兩虧臣
 亦何顏坐明倫之堂而主風教之責
 乎
 聖朝以忠孝董百官臣失此二者而
 可以濫側于臣工乎萬一
 聖恩宥其罪而鬼神必不違其誅也
 臣于素教書卷相食常不足今幸叨
 任清閑祿養一家豈願離職緣臣母
 既思家成疾臣身怯弱諸疾間作臣

復無情不任聯飛各分散莫往莫來係我
 思片三柔腸都想斷。

奇讀其詩不覺長嘆母問其故權辭答
 曰大姊病躁渴欲求我藥方母曰明早
 即令蘭香送去不可失信于人奇乃步
 韻製詩翌日送去詩曰

采雲昨夜繞瓊枝于秋萬秋長作伴舉首
 青天即可邀何須泪洒江流滿江頭打鴨
 鴛鴦驚飛北飛南暫分散歸來不見月中
 人任是無情腸亦斷

瓊見之不覺掩泪錦讀之亦發長嘆曰
 二妹皆奇才天生雙女士也然錦亦通
 文史但不會作詩生稱為女中曾子固

妻隨任半年。病卧床褥。今已數月。是
一家貧賤之命。天祿不可叨食也。審
吳伏惟

聖明廣天地之大德。矜母子之私情。
容臣致仕教書養母。則臣毋得餘年。
皆

聖恩之賜。臣幸免不孝之誅。皆
聖恩之庇。臣豈敢戴天地而忘覆載
之恩乎。竭力脩身。推明忠孝之義。以
教鄉閭。庶幾子弟出為國用。而報
聖恩于萬一。亦得以少償樛朽無用
之罪也。

○張欽閉閣諫阻乘輿疏
題為 宗朝以固根本以安人心事。
臣聞 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

至是瓊強之和。錦笑曰。吾亦試為之。但
作五言而已。詩曰。

巫山雲氣濃。玉女長為伴。而今遠飛揚。相
望泪流滿。裴王時來遊。風伯勿吹散。歸燕
亦多情。音書猶未斷。

瓊見錦詩曰。四姊好手段。向來只過謙。
若遇白郎來。同心共唱和。矣錦曰。貽笑
大方耳。適生今小僮奉楊梅與趙母。錦
問曰。大叔安在。荅曰。往鄉纔回。瓊將錦
詩密封與生。意其即瓊所為也。是夕
二姬度生必至。生乘黑而來。瓊且喜且
怒。罵曰。即非雲中人也。乃是花前蝶耳。
花英未採去。一來二來。花英既採。一去不

國色天香

卷二

憚死亡之誅以極諫臣職為御史巡視邊關目擊

國家大事敢獻一言而死臣風聞人言紛三

陛下已駕乘輿欲過居庸關往宣大等處遊玩臣以為不然陛下為此

舉者豈惟遊玩以適一己之樂蓋深憤虜賊之為患也但此虜賊謫詐兇

狠惟可命將以禦之不可自與之角也何也以漢高祖經百戰之餘而所

統者皆奇才良將且匿于白登七日乃出我

英宗以不聽大臣之言自行親征未幾而有己且之變由此言之則北虜

不可輕與之角也信矣且一人之家尚不肯輕出而與人爭

來錦囊聯句還我燒之生曰我若負心

難逃雷劍寔因家事無可奈何向來新

詞卿所製乎瓊曰四姊新製生曰曾子

固能作詩乎瓊曰向來只謙遜耳生對

錦曰承教承教錦曰獻笑獻笑生曰未

二句何也瓊曰為二姐耳因述其由及

出瓊奇二作生日三姬即三妙矣瓊笑

曰四人真四美也生日吾常奉和新詩

但適遠歸勞頓求一渴睡少息片時錦

曰請卧大妹之房以便謝罪瓊曰請即

四姊之榻亦可和詩二人相推久而不

決錦良久曰妾已久沐深波妹猶未嘗

真味決當先讓再無疑焉生乃携瓊登

陛下兩宮在內當日在膝下而不可
遠遊也且又宗廟社稷之大百官
萬民之衆皆係于陛下之一身
陛下安則天下皆安也今事勢倉皇
中外洶。既無親王以監國又無
太子以臨朝而輕出遠遊一有不虞
陛下將如之何乎抑不知誰任其責
也且爲中興之王者當憂勤惕厲
孜孜不怠斯賢君也今天下甘肅嬰吐
蕃之患江右迫畚我之擾淮南有漕
運之艱巴蜀有採辦之苦天下之事
言之寒心而又京畿之大春麥少收
秋潦無望
陛下不是之思而欲長驅居庸觀兵
上谷計非上策智者失面廟堂未
聞有骨鯁之謨朝廷多見有順從

床是夕稍加歡譔然亦未騁芳情也罷
戰之後瓊謂之曰奇妹與吾共患難結
以同生死今爲愛兄失此良友兄妹之
情雖得朋友之義卑矣生曰吾見三姬
均所注意由此達彼良有是心但苦情
爲卿方纔入手又思及彼非越分妄求
乎况此女未動芳心又堅寧耐是以不
敢強卿何以爲謀耶瓊曰此女心情比
吾更脫若馴其德性猶易爲謀但恐見
機不復來此若更再至易以畱矣且學
刺而麗線無雙學詩而妍詞可取真女
中英也因誦其拜秋月詩曰
盈二秋月中天今夜人二拜秋月高照

之議。臣以為陛下之憂也。且陛下北辰之象也。北辰不動而眾星拱之。陛下輕離紫宸。冒涉山險。且又不謀之朝廷。而獨謀之宮中。不議之眾人。而獨斷之一已。使大小臣工將信將疑。心志不寧。舉措不安。恐非保國之至計也。伏望

皇上為宗廟計。為生靈計。收其驚輿。其不可往。如有報到。消息則有股肱元老。衛兵大臣。命將出師。禦之出境。此制戎之要道也。如其不然。亦望皇上聚百官。公議可否。萬一果行。亦宜有脩衛之從。扈從之隨。警蹕而行。不宜自為之往也。夫與民樂者。有偕樂之美。伏望皇上戒其遊玩。勵其政事。節無用之費。停不及之征。與民

地天今古明。看破千山萬山骨。清輝不減度年華。光陰轉眼如超忽。我心我心月自知。勿使青春負華髮。

生嘆曰。奇才。奇才。恨不肯相倡和耳。須臾生起。與錦交歡。錦久待情濃。乃恣生歡晤。生如狂蜂採花。錦如新花向蝶。花心恣採。花枝搖動。與猶未足。搜錦下床。效展鷺之形。習舞鸞之勢。錦于得趣之際。未免嚙出嬌聲。雖懼為瓊所聞。然亦不能自禁矣。次日兵報戒嚴。狂寇肆集。瓊奇家眷。填滿趙家。生欲入無門。乃給于趙母曰。母有重壁。與兒為隣。欲寄小箱。未得其便。乞鑿一小門相通。庶篋筒

借集則天下樂矣。臣冒昧上陳，不勝戰慄之至。

○陳茂烈乞恩終養疏

臣貫福建興化衛旗籍，浙江温州府瑞安縣人。由進士，歷任今職。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

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切。臣待罪于茲，將二年矣，願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

勅命，舉家幽明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齎報于萬一也。柰慈闈

便于寄頓，母愛生如子，遂言無不從。生

既得計，卽製小門，自此可達瓊房。晝夜

往來甚便。錦娘亦謂趙母曰：兒居幽篁，

不宜見客。今逃寇入衆，閑往襍來，頗西

邊諸門。兒自閑鎖，不用僮僕，自主爨爨，

與二妹共甘苦。俟寇定，再區處。母曰：正

是如此。二計可比良平。任蘇張莫測，

其秘矣。奇姐自歸後，想生甚切。吟一絕

曰：

巫山舊枕處，那堪臨別時。雲卿頻入夢，何

日叙佳期。

此日復至，瓊喜不勝。問奇曰：別後思姊

否？奇曰：深思。深思。又曰：思白兄否？曰：不

臣色天香

卷之二

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已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以再耐母年不可以多得也况臣未有男嗣又無弟兄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虞也伏願 皇上矜臣母子孤苦乞 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愈思 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于將來再效犬馬之勞于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哉臣實心懇切謹具奏 聞

○方良永乞恩終養疏

臣原籍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見年

思不思瓊曰何忍心若是奇曰他与我無干瓊曰吾妹已染半藍奇曰任他淫而不緇大笑而罷午後因檢綉冊得見前詩指之曰不思白兄乃想佳期耶奇笑曰父與姊別思叙佳期耳瓊笑曰吾妹錯矣男女相會是為佳期本思雲卿如何推阻奇曰但思何妨瓊曰吾為妹成之奇曰大姊不須多事瓊曰恐妹又害相思奇曰我從來不飲冷水瓊曰汝今番要食楊梅復大笑而罷是夕趙母請奇叙別瓊推病不行生自重壁而至惟見瓊姐在房握手求歡再三固拒生曰初開重壁適適微行若欲穿歸恐非

六十一歲由弘治三年進士授刑部
廣東清吏司主事陞員外郎廣東按
察司僉事丁父憂起復為因不調劉
瑾矯旨着致仕正德五年八月瑾
以逆誅蒙起臣湖廣按察司副使歷
廣西按察使司山東右布政使轉前
職又因劾奏錢寧賣鈔殃民尋乞致
任家居六年正德十六年恭逢
陛下入正大統寧以逆誅蒙 聽言
官論薦起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
督撫治鄖陽等處地方 勅諭至臣
郊迎庭拜望 闕謝 恩祇受訖望
轉 恩重感極涕零竊念臣入仕三
十二年實歷一十三年倘際
聖明之會凡在臣工孰不欣幸勉圖
自見臣有此遭逢正宜罄竭平生上

吉利因和衣一會。瓊城二流客也。因述
奇芳情且誦其佳句乃獻策曰今夜二
更時候。允當過此重門半抱鴛鴦勿使
飛去。因附耳細語生曰吾已諭矣生暫
歸家奇亦欲罷入房謂瓊曰今夜我別
處睡祇恐白郎復來瓊曰此時人亂如
麻白郎亦不能至若欲有心相見除非
夜半夢中奇不知重壁可通只將錦房
門固鎖乃曰今夜任白郎至不能過此
門矣悉解衣與瓊共卧懷抱如交頸鴛
鴦夜半奇姐睡熟生自重壁而入奇半
醒半睡以為即瓊也及蝶至花前乃始
驚覺生曲盡蟠龍之勢奇嗔作舞鳳之

答知遇朝拜

命而夕啟行。臣之分。臣之心也。緣臣
寔有大不得已者。臣母陳氏年已八
十。精力衰耗。昨病踰年。足艱步履。動
須扶掖。使臣在官。得聞母病。猶思歸
養。况在母側。視見病重。豈忍暫離。進
止憂惶。莫知攸措。展轉圖惟。殆於寢
食。臣惟忠孝一道。

君親一體。時平竭力于家。与夫委身
于國。惟其所當。罔敢適莫。如臣今
日惴惴之懷。則寔有大不得已者。
陛下寤寐求賢。內外之臣。忠紳休
國。賢于臣數等者。何限。舉以代臣。則
雖無臣。亦不為少。而臣得尽心侍養。
以終母年。苟于風化。少有裨助。亦臣
報答萬分之一也。臣于大義若兩難。

形生亦無柰。奇曰。哥且放手。我非固辭。
但瓊如相會。勤渠我豈獨甘草率。生曰。
何以為誓。奇曰。今宵若肯就。必早赴幽
冥。明日若負心。終為泉下鬼。錦瓊呼曰。
兄真無力量。今番又復空行。奇曰。姊二
逼人。因以手撞床柱。生急抱持。穩睡至
天明。含羞不起。瓊再三開諭。乃歛容下
床。時生已去。瓊問。今宵之約。何如。奇笑
而點首。是日三姬皆盛粧。生為開筵宴。
日前生僦趙室。俱無一人居住。母親從
父。臣遊。生亦議婚未娶。因此得恣逸遊。
邀姬重壁過去。設案當天。詛盟。是時盟
詞。皆錦代製。錦先製姊妹三人告詞。版

臣之私心誠獨苦伏望

陛下俯垂憐憫追寢成命特

勅吏部勿以例拘容臣以原官終養

別舉賢能以充任使非獨遂微臣移

忠之願亦大彰

陛下勸孝之仁臣幸甚臣母幸甚臣

不勝懇切所怜之至

○李玉英辯本

李玉英嘉靖四年為繼母誣陷極刑

王英婉麗有才藻適夏月例有寬恤

之典今上命近侍濬獄遂上書曰

直隸順天府故宮錦衣衛千戶李雄

女李玉英謹奏為辯明生寃以伸死

氣以正綱常以還淳俗事臣聞先王

有云五刑以不孝為先四德以無義

為耻又聞列女傳有云以一身而係

命拜參當天焚奏其詞曰

維辛酉四月十九日同心人趙錦娘李瓊

姐陳奇姐虔藝明香上告月府之神曰竊

以女生人世魂托月華是太陰之精靈寔

微軀之司命也錦等三人締為姊妹如負

月前之誓決受月斧之誅明月在天俯垂

照鑒

又製與生同盟告詞羅列展拜上告穹

蒼其詞曰

維重光作噩之歲正陽穀旦之時同心人

白景雲趙錦娘李瓊姐陳奇姐皆結髮交

也荷天意之玉成諒月老之注定男若負

女當天而骨落形銷女若負男見月而魂

綱常之重者。請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崇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正綱常。以勵風俗。流芳名于後世。垂規範于無窮也。臣父李雄。早以陰籍百戶。回還荷蒙朝廷恩寵。以征陝西有功。尋陞前戍。臣早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弟李承祖。俱在孩提。父恩見怜。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年十二。以皇上嗣位。遍選人才。府司以臣應選。禮部怜臣孤弱。未聞侍御。發臣家。父于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以征陝西反賊陣亡。天祐臣家流移。日其臣年十六。未獲結縵姊妹。伶仃子無依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嘗有送春詩一絕。紫扉寂寂鎖殘春。

亡魄化煌三月府。皎二照臨。

○白生奇姐佳會

是夕四人共飲三鼓。罷筵。瓊奇先歸綉房。生錦共徹。殺饌。奇含羞縮。欲背前言。瓊曰。盟誓在前。豈敢相負。奇執瓊手曰。真個羞人。將柰之何。瓊為徹去金花。奇又不解羅帶。瓊笑曰。吾妹有何福德。起動十七歲小姐作媒婆耶。妹夫來矣。衣帶快解。生亦突至。奇笑而從。因蒙被而眠。瓊視生曰。慎勿輕狂。嫩花初吐也。生笑而登床。只見雨雲之際。一段甘香。人間未有。但畧點化。即見腥紅。生取而驗之。奇轉身遽起。謂生曰。十五載。養成爲兄。

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髻衣裳半泥上。
 野花何事獨撩人。又別燕詩一絕新。
 巢泥落舊巢。歌塵半踈簾欲掩。遲愁
 對呢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
 皆感諸心。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
 已而為言者矣。奈何母氏不察。臣衷
 但玩此情。疑為外遇。朝夕通責。求死
 無方。逼舅焦格。拿送錦衣衛。誣臣姦
 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勝口說。問
 官昧臣事理。將臣問擬。罪重刑重。臣
 只俯首听從。蓋不敢逆難母之命。以
 重不孝之罪也。遂蒙
 聖恩寬恤。時以天氣炎熱。在監運民
 未經發落。仍命審錄太監研審。凡事
 枉人寬許。諸人陳奏。欽此。欽遵。故不
 得不與樂生之心。以興超脫而有言

所破何顏見吾母乎。皆姊二誤我也。生
 細二温存。輕二痛惜。待意稍動。乃敢求
 歡。奇曰。只此足矣。何必復然。生日。此是



採花未行雲雨。二姬
 雅態。妹所悉聞。若不
 盡情。即喪吾命。奇不
 得已。乃復允從。但見
 芳心雖動。花蕊未開。
 驟雨初施。何堪忍。柔
 乍驚乍就。心欲進而
 不能。萬阻千推。口欲言而羞縮。愁眉重
 感。半臉斜。鴛鴦枕推捱。頓覺鬆雲髮。
 玉肌轉。好生不快風情。雖其嬌態之

臣色天香

卷之六

也。臣父本武人，頗知典籍，臣雖妾婦，亦幸領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有弟李亞奴，生週歲，臣母欲面親見，繼襲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于非命之死，以置已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灵不泯，臣弟得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李承祖毒藥身死，支解弃埋。又將臣妹李桃英賣與權豪之家，充為媵婢。名雖贖養，事寔有謀。又將臣妹李月英沿街抄化，屏去衣食，朝夕拷打，靡有怨言。今將臣誣陷前情，臣縱有不才，四隣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為此數句之詩，尋風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無恨矣，臣之弟有何

因然，抑其花英之未滿，生亦輕試，未敢縱行。但得半開，已為至願。須臾雲散，香汗如珠，蓋其相愛之情，固根于肺腑，而含羞之態，自露于顏容。固問真情，再三不應，貼胸交股而臥，不覺熬鼓五更。瓊姐舉燭來曰：「吾妹得無倦乎？」生與大發，拽瓊登床，盡展其未展之趣。瓊亦樂其快樂之情，真盎然滿面春，不復為嬌羞態矣。既罷，奇亦曰：「姊二得無倦乎？」瓊曰：「但不知妹之苦耳。」三人笑謔，忽爾睡酣。日晏不起，奇姐之母陳氏夫人也，在外扣門甚急，錦忙速喚，三人乃醒。生自重壁逃去，尤幸夫人不覺。瓊因給之曰：「五

罪乎。數歲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過。臣不敢言。凱風有詩。臣當自責。臣之死固不足惜。恐天下後世之爲繼母者。得以肆其奸妬之心。而凡爲人之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以一身而褻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欺臣孤弱。而與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舉監無不驚惶。伏願陛下俯察臣心。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昭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靈。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遺污。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事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之靈。亦有感于地下。而臣之義心。亦不可掩于人間矣。今係辯冤抑事情。不敢隱諱。謹具本。伏乞妹李桃

更起女工。因倦。適就枕耳。夫人諭奇姐曰。汝與大姊。雖表姊妹。患難相倚。當如同胞。須宜勤習女工。不可妄生是非。輕露頭面。昨趙姨欲汝三人同發。不令女僕往來。此習勤儉一端。吾亦聞之。自喜少頃。瓊祖母亦至。見此二姐。猶未梳洗。責瓊曰。鷄鳴梳頭。女流定例。此時尚爾。何可見人。瓊曰。五更起女工。困倦。復就枕耳。二母信之。而回。瓊奇膽幾破矣。奇深懊恨。瓊亦赧然。相對無言。臨鏡不樂。奇曰。自今痛改前過。瓊曰。我亦大覺昨非。錦隔簾呼曰。只恐白郎來。芳心又依舊矣。奇曰。四姊固功之首。亦罪之魁。錦

英親賁奏

聞書 上天子怜之詔鞠其獄果寬
勅焦氏焦裕李亞奴俱弃市玉英懇
言亞奴在襁褓無所知識且李氏一
錢不絕之嗣乞賜矜宥上從其言宥
亞奴死罪焦氏焦裕俱正典刑

○李妙緣代死救夫本

榆林驛丞林圮妻李妙緣素為乞
恩代死救夫養親事臣聞 朝廷者
根本也刑賞者法度也朝廷明正法
度嚴明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且
君有難臣不救理之不忠父有難子
不救理之不孝夫有難妻不救理之
不義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若三綱不正縱區區生于閭閻真犬
馬之不如也臣即禮部侍郎李日亮

笑曰吾罪誠深須宜出首奇曰姊首何
人錦曰專首二姐奇曰有何可據錦曰
詩句尚存瓊曰我与汝姊妹連和從今
作清白世界錦笑曰江漢以濯之不可
清也秋陽以暴之不可白也奇曰我當
入侍慈母不理許多閑非錦曰不過三
五更復想叙佳期矣奇不覺發笑錦娘
啟扉而入曰我欲為白哥集雙履願二
妹共樂成瓊曰謹依來命奇曰吾弗能
也錦曰吾妹尚未知趣他日偏爾向前
共笑而罷于是錦娘製履二妹協功日
暮倦動共成聯句推瓊首倡為五言排
律云

之女也。嫁林圮為妻。有九年矣。夫之祖林弼。任副都御史。因諫。太宗皇帝。還都幽燕。忤旨為民。後陞吏部尚書。天之父。貴州御史。因錄諫。臣正人。偷忤旨。為民得全首領。以終天年。臣之夫。幼讀詩書。除授蕪湖縣知縣。為因考察。降榆林驛。丞。自到任以來。絲毫不敢妄為。寸步不敢妄動。舊年四月。迎接親王。缺少夫馬。刑得死罪。夫之母。乃東閩周敬之女也。今來足疾。目昏。寸步不能移履。妾身不敢扶持。姑不離于夫。猶之夫不必離之于姑。此去留不可相兼。孝義難以兩全也。夫圮。今當處決之秋。只得離姑左右。冒罪奔訴。蓋夫之罪。分其身。不足以贖其愆。寸其斬。不足以謝其罪。

國色天香

卷之六

四月未明候。李陽和乍雨天。榴花紅噴火。趙荷葉綠鋪錢。公子遊瓊苑。曠奇英奏碧。翠柳暗迷歸路。李花香透坐筵雲。鍾敲清韻。錦瑟奏初絃。意馬牢牢繫。陳心猿。湯二牽。多情慵針綉。李得趣賦詩編。蝶臺前舞。鴛鴦水外連。願為連理樹。合作並頭蓮。信誓深銀海。風流滿玉川。文君如可作。司馬亦稱賢。為製綠雙履。高一步紫煙。錦笑曰。二姐口硬似鉄。心軟如綿。奇曰。何以知之。錦曰。看詩便知。奇笑曰。君子戲言。不可戲筆。瓊笑曰。可是。二。二。夜生以朋友邀飲。不至。三姬無限恹惶。坐至四更。方登床。比至鷄鳴。起梳洗矣。生

但念父年三十有二。尚未有一女。年二十有八。代死何如。伏乞將妾斬首懸街。號令天下。放夫回籍奉親。上可以救姑之殘喘。下可以延夫之蟻命。臣死九泉。不勝感戴。為此親覲。奏聞。聖旨。林圯死有餘辜。其妻李妙緣。又有可取。元正綱常。足為模範。中間必有教唆。代寫情由。着三法司。拘出教唆人來說。三法司一本。李妙緣。係是親書。中間並無教唆情由。聖旨。李妙緣。的是親書。林圯任復蕪湖縣。所管分。每月給米十石。与李妙緣資用。

周氏代夫受刑本

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九江府。九江縣。二十七都二區。民王裕妻。周氏。

醉醒不勝痛恨。清晨即詣瓊房。與番一會。告以衷情。不意三姬各去候母。生疑事機漏洩。又惧心志變遷。題詩示瓊曰。酩酊不知夜。醒來恨殺人。洞門空久坐。不見白花春。

生坐久不見三姬。又欲候文宗。揭曉。悵而去。瓊歸見詩。笑曰。白郎夜來被酒。今朝無限恹惶。奇笑曰。他醉由他醉。我醒還自醒。錦笑曰。昨宵既已醉酒。今夜必定迷花。少頃家僮來報。文宗發案。趙毋令人去探消息。三姬相對。沉思側耳。欲聞真信。久之奇笑曰。白哥既有探花手段。必有折桂才能。此行決應高選。不

氏謹奉為代受極刑以全孝道事
大叨由進上擢任廣西按察司副使
分巡嶺南道昏夜行至南丹衛夫因
在途恣飲酒醉嗔怪官軍迎接太遲
不合將木衛鞭柴用拳脚踢致死隨
蒙鎮守廣西都督朱效將夫參提到
官審出真情問擬殺死軍賊絞罪枷
鎖見發廣西按察司三獄奏請取決
臣思夫之所犯情真罪當別無異詞
雖蒙

聖恩寬洪不在釋宥之數但念夫父
王寓而年四十八歲夫母喪氏而年
四十六歲家道頗足因無子女偶生
臣夫劬勞乳哺歡愛無加夫年十二
初進儒學習讀經書年未十六僥倖
食糧父母愛之尤甚十七歲鄉試中

須姊二猜疑錦瓊笑曰汝是座上觀音話
話自然靈聖錦笑曰他只是一夜夫妻識
破十年學問矣奇帶羞含笑時午膳猶
未畢家僮入報趙母曰白家大叔考居
一等等矣趙母甚喜來報三姬錦瓊俱目
奇亦帶冷笑趙母既退錦瓊戲掖奇
上坐曰阿妹直觀音也每事拜而問焉
歡笑而罷是日黃昏時候白生歸入見
趙母因請見李老夫人及陳夫人夫人
曰好個清俊秀才他日必成偉器生以
所賞銀花獻之趙母趙母分賜三姬各
粧為七寶花勝奇姐一枝尤加巧麗
姐戲以詞曰名憶王孫

式卽第黃甲。現政刑部。十載歲。欽差浙江監察御史。奏准回省娶。臣爲妻。帶臣赴京。臨行時。父母叮嚀懇切。其詞曰。父母養其身。朋友長其志。不可受賍。以玷名節。深戒暴怒。至于欽差直隸。清理軍伍。到任三年。改陞斯職。今夫父見年七十四歲。夫母七十二歲。教子之心已遂。雖得官職。而晨昏定省之禮未嘗一朝一夕得。今父母眉髮皓然。既不得子之奉養。又不得子之送終。臣夫得罪于父母。尤甚得罪于朝廷也。今舅姑在。夫之死于刑。舅姑之命不日傾喪。代送守制。然亦無後爲大矣。臣思已之父母。生男五人。生女六人。臣居女之末小。古云出嫁從

姮娥神已屬王孫。坐對花神。久斷魂。燕語鶯聲。不忍聞。想越昏。花勝鮮妍。獨倚門。

○四美連床夜雨

是夕入三姬之室。談笑盡歡。不覺熏樓起。鼓錦對瓊曰。二姐尚未知趣。今夜當使盡情。乃一與白郎解衣。一與二姐解裙。勒之共卧。奇姐固辭。錦曰。自此以始。先小後大。以此爲序。勿相推辭。生然之。但見登床之時。輕情痛惜。雨雲之際。細語護持。女須有深情。但未堪任重。花心半動。桃口含芳。生畧動移。卽難忍。柰生曰。但喚我作檀郎。吾自當釋手。奇固推遜。生進益深。奇不得已。曰。才郎且放手。生

夫情願代受極刑救姑還鄉保全
壽之父母庶無後為大之言不托于
空也臣之死也何其幸欤伏惟
主上布世之洪恩發親之政道
乞 勅法司多官計議赦夫出獄追
奪 誥命庶得保父母餘年收臣代
夫罪名不啻秋後先將加刑取決非
惟慰臣之望于萬一而慰舅姑之望
于千年也為此激切具本親賚奏
聞 聖旨着多官計議來說 欽此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屠備等題先該
鎮守廣西都督朱效開奏絞罪犯人
王裕招罪前來已經具奏轉行本官
再審無異待後取決今該前因難擅
定奪乞

聖明裁處奉

被奇痛惜數言不覺真情盡洩矣相抱
時熟漏下三鼓錦來呼曰瓊姐相候多
時如何甘心熟睡生與錦去即登瓊榻
徑行雲雨兩情俱動百戰不休瓊曰願
君安息片時相與談話為樂因詢奇佳
與生細道真情瓊聞言心動生推與彌
堅于是復為蜂蝶交前後風雲四百戰
矣及罷瓊謂生曰君為妾困倦如斯妾
不忍君即去但錦姐處席已久君其將
柰之何時錦立在床前樓抱同去相對
極歡錦風月之態甚嬌生雲雨之情亦
動在生已知錦之興濃在錦惟恨生之
情洩塵戰已久錦亦求和謂生曰君風

聖旨王裕本不當饒但伊妻奏得十分悽楚王裕饒死打一百發回原籍養親周氏隨住刑部便行文書去廣西都督朱效知會踈放開枷誥命免追

臺閣金聲

斯為人之首務有志于上者當規之焉

○因聯得配

紹興間黃公首榜第二人陳脩福州人氏賦第五韻曰葱嶺金堤不日復輿圖之盛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經覽親書此聯粘于殿壁及唱名問曰卿便是陳脩邪復誦此聯妻然出涕遂出問曰卿年幾何脩曰臣年七十二尚未有室上即詔出內人施氏嫁之施年二十資奩甚厚時

力甚佳妾意欲已足但欲姊妹為同床之會不知君意何如生日此是人間之極歡但恐二妹不允從耳錦曰吾給之使來然後以情語之耳于是錦給瓊曰白郎適來發熱如何是了瓊方睡覺聞言戰懼即起問安被生攬定乃告以錦意瓊只得曲從錦復給奇曰白哥滿身發熱瓊姊在彼問安汝何昏睡不痛念乎奇曰今柰之何錦曰去問安便是奇遽起索衣不得其處錦曰快去快去夜暮無妨適至床前被生攬抱只得曲從生刻意求歡三姬推讓不決生銳意向錦辭曰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向愛二

人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自後脩年至九十而終仍生二子俱為顯宦彼時人所傳者皆為得高宗之祝而致耳

○善于答對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于時嘗春作會侯与座客替花因謂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帶花枝學後生侯笑曰何處便感老夫邪

○召仙詩對

無錫鄭氏召仙云臣純陽降鄒以清曠搜索其題即書曰四圍山色透關千六月清風徹骨寒坐久令人發佳句襟懷一片海天寬唐狀元亦常見其降令其對曰七里山塘行到半塘

妹妙句。兄當與之聯詩使妾得以與聞亦生平之至願也生曰妙甚即床上口吟。生為首倡曰

君不見。瑤臺高映碧天東。白珠璣璀璨玉

玲瓏。趙又。不見。襄王朝來飛白馬。李日暮

又復跨青驄。陳乍雲乍雨迷花月。白羅襟

飄揚。輕風。韓沉香亭北花盈砌。李牡丹

芍藥海棠紅。陳觀花不飲心如醉。白醉倒

花前月朦朧。趙一片芳心作蝴蝶。李飛來

飛去入花叢。陳美人蔥素紫羅綺。白語笑

花間喜氣蔥。趙貽我珮環傳心悵。李復將

心事托絲桐。陳柔情已為奇音動。白忙二

飛舞採花蜂。趙與君竊藥先奔月。李森然

三里半仙即對曰九溪蛮洞飛過中
洞五溪中秋官黃公時亦嘗令仙對
云羊脂白云天乃書曰當出丁字大
曲夫口是已公翌日往試之見一老
農鋤地勞苦公問農曰汝何為農對
曰此鱸血黃泥地也公憶其對甚捷
始信其為真仙也

○商輅捷對

天順皇止自北幸虜庭復坐宸極之
後益重文墨与儒臣誦讀之餘輅入
翰林以應請一日柯潛退朝遇商輅
于午門外問曰何晏也潛曰因皇上
題書句未及還耳又問曰何謂也潛
言皇上言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輅
輒對曰天下之事何嘗無對但以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以對還之亦宜

火曾廣寒宮。陳廣寒月色皎。自報我三青
為。趙玉華露液濃。李想思夢來繞。陳錦花
瓊佩飾綺羅。自趙姬慷慨揚清歌。趙投桃
報李心深念。李雷陳契合樂如何。陳今夕
何夕此良晤。自嬌來錦袖舞娉婷。趙球琳
瓊玖敵詩句。李奇詞清韻長吟哦。陳長吟
哦得句多。自九天牛與女此日共銀河。趙
魚比目戲新荷。李山盟長翠長巍峩。陳吁
嗟五色雲霞靄。自艷妍好結同心帶。錦同
心長繫碧天雲。李勿使碧雲遊天外。陳雲
油二。不自由。自神魂飛蕩與雲流。趙中大
明月長為伴。李願伴千秋與萬秋。陳我木
脩然一鳳侶。自今朝相伴三鴛儔。趙願作

(以下原闕一葉)

杭州秀才名尤盛者。在寺讀書。一日
下雨。被雨打濕儒巾。有一姓雷和尚
見之。出對曰。雨打儒冠。好似盛油木
杓。蓋以尤盛名。以訊之也。秀才對曰。
雪飄僧帽。猶如春粉。播樾。蓋亦以雷
姓。訊之。因而相爭。致訟于官。見前
而有荷花。亦不問其是非。仍出一對
以考之。曰。荷葉蓋荷花。好以綠羅
遮。著粉面佳人。秀才對曰。飽騰
子。猶如青麻繩。繫個光頭和尚。其僧
不能對。責而遣之。

○童子善對

某縣知縣。一日歲考。交卷之時。有童
生袖中籠紅花一枝。知縣見花。呼出
其對云。小童生袖裡籠花。暗藏春色
童子對曰。老大人臺前觀物。明察秋

花褪殘紅。青杏小。章因曰。君即此為

韻。試看可與東坡頡頏否。生吟曰。

誰家寶鏡一輪小。拋向雲間光。適羅幃透

夜淺。夜深今多少。玉露冷。瓏澗芳草。○院

宇深沉。誰知道。驚鴻殘更。那被佳人笑。恨

斷楚天情。悄上花暗蝶。朦朧添煩惱。

瓊曰。甚妙。吾姊妹聯句以和之。何如。錦

辭謝曰。非所長也。奇曰。縱使不工。亦紀

佳會。何妨。何妨。于是瓊為首倡。

綠窓人靜。月明小。瓊銀漢波澄。乍向藍橋

邊。奇楚峽。濛濛春非少。錦淡上巫雲。攜瑞

草。不謂姮娥來知道。奇驚起東君。自驚

還自笑。錦聞睡鴨啼。鷓鴣聲。悄幾番。惹得多

巨色天子
毫此亦寔事。但未記其名耳。

○童子捷對

泰和楊季任，洪武間由太學生擢僉
浙憲。一日出見數總角書生，拋書為
戲，任召至前，出對曰：童子六七八人，無
如汝狡。其童即對曰：太守二千石，莫
若公。任曰：因何少一字？童曰：請賞對
完。任曰：有賞。童子曰：莫若公兼任復
詰之曰：無賞。又何以對？童子曰：莫若
公會。任加以重賞，大奇之。蓋童名曰
升，後官至江西僉憲。

○對應狀元

福建八都生員，皆赴福州科舉。有莆
田林環者，至夕領燭，試官出照曰：一
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環對曰：三幅
文成，驚破試官之膽。及廷試，環中狀

情惱壞

生嘆曰：真三妙也。此生何幸，有此奇逢
乎。因復就枕，談話衷情，不能盡述也。自
是屢為同床之會，極樂無虞，不意笑語
聲喧，隔垣耳近。有隣姬者，隸卒之婦也。
疑生為內屬，安有女音，遂鑽穴窺之，俱
得其情狀矣。是夕，惟瓊奇在列，錦以小
恙不與。次早，生過其門，隣婦呼曰：白大
叔，昨宵可謂極樂矣。生詰其由，句上皆
真。生不得已，奉金簪一根，求以緘口。婦
笑曰：何用惠也，但着片心耳。生因歸告
錦娘，且曰：姑勿與二妹知之，恐其羞赧
難容也。錦曰：此婦不時來此，况有酒上

○譏亂明倫

取治末泉州府學一教授頗立崖岸乃南海人也一日設宴于明倫堂搬西麻雞劇豈日有無名子書一聯于學門云斯文不幸明倫堂上除來南海先生學長無光教授館中搬出西麻雞劇教授出見之赧然自愧故態頓去問者莫不鼓掌

○僧婦相訖

蘇學士名軾字子瞻別號東坡與詩僧謝端卿法名佛印結交甚厚每相往來麩和飲酒為樂一日佛印往蘇家見夫人肘子紗厨遂作聯曰碧紗帳裡睡佳人烟籠芍藥夫人印對曰青草池邊洗和尚水浸葫蘆佛印笑

風情兼有口八着片心之言不為無意于

君若愛身不與一遇機必露矣君其

番之生不得已至晚徑詣隣婦之家與

作通宵之會果爾得其真情與生重誓

緘口矣是夕瓊奇噴生不至候至三更

錦不以告但口占四句示之曰

誰知復誰知花妖窻外窺花陰月影動猶

自想花枝

瓊奇驟驚異哉此言幸詳告我錦曰昨

宵事露矣白郎去矣尚望同床會乎于

是為道其詳瓊奇淚漣自是同床會散

生姬深加歛迹矣

○慶節上壽會飲

曰和尚得對夫人寔出望外

因對免刑

宣德間莆田林生員家當里長縣丞葉叔文比較糧限其兄令其弟為生員者隨眾見官意欲免打及點時秀才出見縣丞要將比較生員免縣丞出一聯口還好免刑縣丞生員里長打里長不打生員秀才對曰父母相公敬相公如敬父母遂免其刑

○對應聖言

李西崖先生程篋墩先生少時俱以神童被荐英宗試之以對曰螭蟠渾身即程篋墩對曰鳳凰通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亦應曰蜘蛛滿腹經綸上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那俱賜玉璽而出後出入館閣四

越五月五日生為趙母賀節母亦置酒邀

生三辭李老夫人陳夫人各遣侍婢催

之生入謝曰承諸大母厚意但恐冒突

尊嚴老夫人曰彼此旅寓何妨何妨命

三姬相見瓊奇不出生飲數盃遂巡告

退老夫人曰守禮之士也趙母曰此兒

無苟言無苟動真讀書家法也其親宜

遊無人照管况當佳節令其岑寂吾心

甚不安耳于是復僱一席令小哥送至

生寓共飲生製一詞名曰浣溪沙

晴天明水漲藍橋畫鷁簫鼓明江阜翻二

彩袖擁東郊倚闌干悶索懷袍武陵溪畔

燕歸巢誰怜月影上花稍

卒如聖言。

○感對陞官

京城正月諸人皆有上元。有數人登樓買酒。挾妓唱舞。其樓有內外廳。太祖出遊。買酒在樓外。寂一獨酌。任福通登樓。遂俯伏上呼之。起搖扇令勿言。福通進盃。退而跪。內樓人指曰。那兩個頭。一個坐吃。一個跪下。上問你是甚人。答曰。某國子監生。四川重慶府巴縣人氏。上出縣曰。十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福通對曰。一人見大。一邦大國大明君。上悅之。次日特除浙江布政使。特監內十年。木出身者有之。豈以福通不勞而得大官。正孟子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其斯之謂歟。

小哥默記其詞。歸為夫人誦之。老夫人精于詞章。瓊之文史。皆老夫人手教者也。極口稱善。以示三姬。三姬聞之。悄然。老夫人曰。汝等不足白郎詩乎。未免謂其傷春太露耳。三姬微笑。少頃亦各散去。是夕生扣重壁小門。瓊奇固蔽不開。生扣既久。錦娘啟扉。二姬見生。淚下如雨。因問不應。相對恹惶。生知錦洩前言。再三開諭。坐至三更。二姬乃曰。兄當厚自愛身。吾等罪當萬死。既不能持之于始。復不能謹之于終。致使形迹宣揚。驟聲外著。良可痛也。因相与泣下。生曰。月前之誓。以死生。况患難乎。卿不記申。

○多寶如來

京師佛刹曰多寶。太祖遊幸之見幢幡上。盡書多寶如來。聖製白寺名多寶。有許多三寶如來。左右朱紫數十人。俱寂然無答。惟翰林學士江懷素進曰。微臣淺陋。不揆凡庸。敢奉鄙句。煩贊聖听。萬罪。太祖曰。題目自朕。便意從卿。試對何害。學士再拜對曰。國號大明。無更大。明皇帝。太祖笑曰。真學士也。遂陞吏部尚書。以彰其才。

○北應兄弟

國初豫章七人兄弟。由貢入太學。夜夢人語曰。七竅比下。心如是者。數次。翌早。七兄弟不殊。未詳其義。時五月。競渡。生儒俱出。上新河。游。規。惟兄弟。篤。志。不。出。

嬌之事乎。萬一不遂。所懷則嬌為申死。申為嬌亡。夫復何恨。生即剪髮為誓曰。若不與諸妹相從。願死不娶。二姬亦斷髮為誓曰。若不得與白郎相從。願死不嫁。生曰。吾之不娶。待狂入山。事即休矣。卿之不嫁。奈何。瓊奇曰。吾二人幸未有所屬。當以此事明之吾母。或見怜。幸也不爾。則自經以謝君耳。寧以身見閻王。決不以身事二姓。生謂錦曰。于卿何如。錦誓曰。生死不相離。則為鬼幽于君何如。生誓曰。終始不相棄。則受雷轟。于是四人相對。歡不復顧忌。越十有三月。趙母誕辰也。生以厚儀上壽。且

大補德行到張舍見生備俱出獨聞
一號書聲入舍。二生驚懼上喜見素
上有藕一截。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
一弯西子臂。兄弟齊弄。答曰。七竅比
干心。上大喜。因必忠貞士也。命銓部
選二御史授之。夫御史清要之職也。
二生得于一時。鬼神通于一夕。豈非
氣數之使然歟。

○店主還對

劉三吾侍太祖微行。出游入市小飲。
無物下酒。上出聯曰。小村店。三杯五
盞。無有東西。三吾未及對。店主對曰。
大明國。一統萬方。不分南北。明日早
朝。上召至。稱其才。欲官之。店主乃元
末人。不願仕者。自斷其指。店主乃斷
指之人。辭不受任。

爲三母開筵。復請三姬同預燕席。李老
夫人許之時。二姬亦上壽鞋壽帕。且稱
觴焉。生筵適至。二姬趨避。李老夫人曰。
相見無妨。趙姨之子。卽汝表見也。蓋瓊
奇之母。皆在干林。與趙母爲伯叔姊妹。
故老夫人有是言耳。二姬遂出相見。固
遜不肯筵。趙母曰。幼女畏生客。我與
之。區處干。是置生席于堂之小廂。命小
哥侍焉。飲至半酣。生與小哥出席勸酒。
老夫人曰。酒不須勸。久聞高才。欲請一
詞爲壽。何如。生辭謝。老夫人曰。吾已見
浣溪沙矣。生曰。惶愧。遂請命題。老夫人
曰。莫如千秋歲。生復請刻韻。老夫人曰。

○夢聯應兆

馬鐸福建長樂人永樂中狀元幼與邑人林誌同學而誌高才博學驛亦自知其不及誌省試會試皆第一比殿試既出即以策叩諸鐸并諸名望之士皆不及已自負其為狀元無疑矣迨傳臚之日誌夢夜馬奔其首誌遂生疑已而傳臚驛果第一而誌居第二然驛之及第初無其兆惟自幼時忽夢有人試一對云雨打無聲鼓子花竟不能對謹識之亦未知其倘驗及中後誌甚快而不服每欺驛為沒學問狀元何能居我上一日互爭于廷上請之俱以寔對上曰復試尔一對有能出口輒應朕即信其才學而定之為狀元矣上出臚曰風吹

吾幼時尚記辛幼安有塞垣秋草又報平安好之句即廢此韻尤見奇才生不假思即揮毫曰

綠陰芳道黃鸝聲二好瑤臺上華筵表的青瀉舞王母霏顏笑蟠桃也千歲穠華渾不老○雅有玉山摧倒南極先來到玄鶴筭良非小優游乾坤裡添壽還未了備五福彭篴讓壽考

李老夫人曰真好詞也喚瓊姐曰汝向時亦能為之今尚能製乎瓊姐遜謝夫人曰聊試一詞以求教耳瓊因製詞曰玉階瑤草報道年二好綺閣上瓊臺表蟠桃生滿樹採頰真堪笑再結子又是三上

雨打無聲鼓子花。誌想踰時竟不能對。帝大稱賞。錄而定其為真狀元矣。誌遂愧服。

○龍聽以角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龍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所以角。不以耳。故世有偶云。蟬以腹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從角聽。無乃不足于耳。欬謔本諸此也。

○給事尚書

國朝夏忠靖公。永樂中。蘇松人承有。一給事同命。一日共宿天寧寺中。給事早登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靴履而行。給事給事。彼即對曰。并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年不老。○金樽頻推倒。王母乘鸞到。壽星高。乾坤小。人在華筵表。勸酌猶未了。齊萬祝。萬年稱壽考。

呈上老夫人。夫人曰。雷門布鼓。音響頓

殊。生日。奇才奇才。雲所遠讓。陳夫人目

奇。如日。汝鎮日與大姊談詩。我不知云

何。今聊試汝。其勿辭。奇出。次拜老夫

人與趙母曰。獻笑獻笑。復拜生日。求教

求教。老夫人曰。不必論詩。禮度自過人

矣。奇製詞曰。

瑤池綠草。近來長更好。朱明日。暄天表。况

此。蕃風候。登筵人。喧笑華。讌開共。祝那人

長不老。○好懷。不傾。倒壽星。都來到。乘鸞

○亭閣先声

瓊山丘文莊公幼學時從師于里宦之家塾宦兒頗不好紙筆惟公以聰敏有聲一日師外適宦兒亦歸私第公獨肄業中堂時天雨坐席皆瓦穴漏滴公有公乃換彼兒席居于漏所以已席居彼之地兒見具告其師曰余今日不較是非惟論能偶對者即為理直也對云點雨滴有頭正即應曰片雲生足下師大奇之宦兒愧不能歸哭告其父怒召公亦試以對云孰謂犬能欺得虎蓋詈之也公即對曰焉知魚不化為龍宦聞之驚駭陰知其非常人温語慰歸亦不甚

客才非少倚馬雄才萬言猶未了吐芳詞長祝慈闈多壽考

李老夫人曰妙哉詞也可謂女學士矣詞畢冬就位錦娘曰請謝教于是既奉三母之觴復過生席勸飲時蘭香自外持茉莉花來既獻三母錦娘矣一與瓊瓊曰送与小哥一與奇二曰送與白官人蘭香逝與生笑謂生曰此花心動也錦厭其言嗔目視之生亦不快奇殊不知也少頃能遊是晚生入三姬綉房為綢繆之會與奇會畢因謂曰爾殊不檢點詞中穢揚太過奇曰倘筆氣所至耳又脩述蘭省之言奇遂大恚次晨言之

第作宦廟之臨梅其甚悶氣象此蓋

似露其鋒鋒

○鬚髮相詢

正德中某州府學教諭年近七旬頭髮踈落御史考察見之因出對云教官數莖頭髮無髻可施蓋借髻為計以訛之也教官因御史多髻即對之曰御史一道髻髮何髻如此蓋借髻為須以答之也代巡笑曰人老對通尤堪作教

○言從其志

某邑宰性廉潔赴任不帶家屬惟以一二童僕相隨一日遣僮僕理他事自起炊焉忽二僚造其室見之曰吾聞君子遠庖厨何須媚宦宰即對曰我本有官居鼎鼐暫且調羹後果為台鼎器雖其清操所償亦可以觀其

于毋。二怒管蘭香。二曰此言誠有但戲

與白郎言之。姐。二安得聞必是白郎密以告姐。願夫人察之。夫人生疑喚奇姐謂曰止謗莫如自脩。奇姐復大恚。夫人與詰其得聞之由。奇姐語塞。錦適至曰。此言錦寔得聞。故以告妹。蘭香自是言亦塞。陳夫人自此亦生疑矣。

○涼亭水閣風流

後數日。陳夫人語趙毋曰。天氣炎蒸。人咸染病。百花園涼亭水閣。可居。三女于中。綰其出入何如。趙毋然之。遂自瓊奇房後開門。恣其園亭逸樂。以為外之房門。謹嚴而不知內之重壁。為便雖諸侍女

遠到之心矣。

○識應其對

駙馬郎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時例教養于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聯曰御溝水泮聞流水郎郎應聲曰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暮歲公主下世蓋應其識云

○見景生聯

某文宗巡歷其府縣校士畢禮謁孔子廟時大雪紛。路積尺許里中好事者戲作雪獅子伏于道左適日昇而雪漸消文宗經見之登堂講書畢進多士于前曰來路見雪獅偶構一對諸生試對之聯曰雪消獅子瘦一生出班對曰月滿兔兒肥文宗大加稱賞之

頗有猜疑亦竟不知生出入之路一日陳夫人詰春英曰汝久侍深閨寧知白郎事乎春英曰無之内外並不相見又無侍婢交通郎君何由得入此一也春初白郎常至妾猶有疑今無事輒數十日一來此二也且自三月寇警後西帶諸門俱嚴關鎖雖侍婢不得往來白郎能飛度耶夫人之疑消生姬每日于納涼亭中歡譁間亦多褻狎獨瓊姐堅執不從是月望日生與錦奇在臨水閣中作樂瓊姐不至錦作書令奇招之瓊復書曰劣表妹李瓊三歛衽啓覆

四表姊粧次即晨復景朱明鶯花流麗

○春雨分茶

解春兩年十四歲登第稱為神童初入京朋友兩人拉過教坊妓欲屈春雨令具兩茶既至則倉皇謝過作三分二之因出對曰兩分二茶解二解元之渴春雨即對曰一朝一罷行行行院之家對固佳要之非春雨之事或以解字而擬之耳

○以姓為聯

惠安歐知縣出部粮与泉學趙教諭飲酒知縣將教諭姓氏為聯云趙先生飲酒一走便消教諭亦將知縣姓谷云歐太尹徵粮一區全欠

○即物為聯

客有戴單紗巾內以七星冠束髮來遊寺中寺僧借游方丈小軒待茶僧

百似六郎之一笑榴紅擬飛燕之初

作態而戲金鈎鳥沾嬌而穿細霧納涼亭

上習二清風臨水閣中騰二爽氣誠佳景

也况有文君之色太真之顏凭欄笑語潘

安之貌相如之才撫景寫懷豈不樂哉然

古人有言欲不可縱二欲成災樂不可極

樂極致哀且媒媪豈端莊之度淫褻真醜

陋之形讀相鼠之賦能不大為寒心哉姊

女中英也郎士中傑也願相與念之

奇姐持書來曰鶯二不肯至紅娘做不

成此書中好一片雲情雨意要汝等跪

聽宣讀生長揖曰好姐二借我一觀奇

姐曰要大姊深二展拜錦拜曰好姐二

因笑曰。君戴七星冠。且覆以紗巾。小僧適構一聯。請君試偶之。聯曰。巾罩七星冠。烟籠北斗。客曰。出誠美矣。誰為偶也。及遊三宝大殿。見殿懸一鏡。明皎莹然如月。遂對曰。鏡懸千佛殿。月掛西天。

○以對見志

舒芬狀元。江西人。潛修時。晨昏燈火。午夜聞雞。志魁天下也。及年至大比。作聯題齋曰。砍桂斧頭。此日七八磨就了。上天梯子。今秋千萬放長些。果于此年奏捷。下丑桃浪首擢。由此觀之。可見其志之大矣。

資談異語

善于應對者。觀之未必無補焉。

○龍鳴相見

借我一觀。奇姐出諸袖中。生錦展讀。笑曰。這雲情雨意。豈不害了相思。不會作紅娘。反會來賣乖。錦曰。好。一拜一拜。還我生日。我要他替鴛鴦。樓謔多時。大笑而罷。越十有七日。生聞其叔自荊州回。候接于都門之外。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同在納涼亭上。女王飯後。趙母具茶菓。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且密祝以職。二姬所為。奇姐聞。蘭香呼門。聲甚急。笑曰。此婢又來探消息矣。今日若無狀。決加之重刑。二姬笑曰。汝今日不惧他矣。及啓扉。諸婢皆在。云。趙母送茶。三姬談笑。啜茗。蘭香步花陰。過柳徑。穿曲堤。

晉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因會
張華所華以其皆有大才謂曰今日
相見可勿作常語陸舉目曰雲開陸
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
青雲觀白雉何不張尔弓挾尔矢荀
未答張曰荀何遲荀曰本謂是雲龍
駭今乃山鹿野麋獸微督強是以
發遲一座皆撫掌而笑

○畏妻有三

中宗朝裴談者崇奉釋氏妻悍妬談
畏之嘗云吾妻有可畏者三少之時
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
及兒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
人不畏九子魔母至五六十薄施粧
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閻羅王安有人
不畏閻羅王其妻聞言大唱而問曰

無處不至奇姐索皮鞭以待曰以鞭
之鞭此婢也蘭香行至芳沼之旁拍
掌笑曰好笑好笑有一蒂開兩朵蓮花
奇姐令桂香喚之至則令跪于地奇姐
曰汝自少事我二有何虧汝二乃以無
形之事生不情之謗汝欲離間吾母子
耶汝到亭中衆皆侍立汝乃馳逐東西
欲尋我顯跡耶汝今尋着否汝好二受
責蘭香叩首曰姐二是天上姮娥蘭香
是姮娥身邊一兔二恐姮娥薄餽無所
依傍乃愛護姐二獨至故有前日之
至如今日因久不至亭中偷開遍閣佳
景豈是有心伺察如有此心罪當萬死

國色天香
我為閻羅王。汝為小鬼矣。安得不遵吾命。談遂巡退。曰。閻羅王。生菩薩善降此。

○善于解疑

馮道和凝二人同在中書。和買靴。去錢一千八百。馮買靴。去錢九百。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所值幾何。馮舉左足曰。九百。和性褊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八百。馮徐舉右足曰。此亦九百。時吏人在傍笑曰。若非斯人。解疑辨惑。其罪奚追。

○相爭上下

上導與諸葛恢二人戲爭族氏。王謂葛曰。人每言王葛。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居其上。安能勝馬乎。

且如二女流豪傑。白郎文士英豪。豈是相配不過。但恐輕易失身。白郎視姐。如墻花。姐。望白郎在雲外。那時悔不及耳。蘭香與姐。同安樂。亦與姐。共患難。安得不過計而曲防。奇曰。無端造謗。爾罪何如。蘭香曰。固知罪矣。然亦姐姐不自檢制耳。詩詞屬意。可疑一也。流目送情。可疑二也。分花相贈。可疑三也。眾人皆有此疑。蘭香安敢不告。若李瓊姐之端莊。趙四娘之嚴謹。安有此謗。奇姐大恚。鞭之流血。時瓊奇遊芳沼之濱。回告奇姐曰。沼中蓮花果開並蒂。此佳祥也。姑恕蘭香。同去一看。奇遂釋之。

○姓名相訛

荀使張奉使于孫權前以姓名嘲聞
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因勸云獨
者何也有人為獨無犬為獨橫目
身只入其腹奉曰不當復說居吳邪
即應声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
萬邦天子之都

○一夢三解

魏周宣為中郎善解夢有人問之曰
吾昨夜夢見芻狗何也曰君當得美
食其人果遇豐膳又問曰昨夜仍夢
芻狗何也宣曰君當墜車折足復果
如宣言次又問昨夜仍夢芻狗何也
宣曰君家當火宜慎之俄而火起因
問曰吾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
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

婢歸俱以並蒂蓮告于趙母趙母
老夫人陳夫人同賞酒既具老夫人持
盃祝曰老身一子久宦他方致令女孫
及笄未配此老身之深慮也今天賜佳
祥願覓快婿又為陳夫人祝曰願奇姐
早定良緣又為趙母祝曰願小婿早得
佳婦時方登席趙母請曰有此佳祥可
召白生來看老夫人與陳夫人有不欲
意以趙母深愛勉強從之今秋英小珠
往召歸報曰白大叔有客在不知何事
發怒趙母曰春英頗曉事可往探之復
歸報曰白大叔原配曾邊總小如今曾
老爺遠宦邊疆白老爺不欲大叔遠去

改與真夢無異。又問曰：三夢為狗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乃祭祀之物，君始夢故主得飲食，祭訖則芻狗為車所轉，故中夢主當墜車折足，然見毀之後必為堆薪，故後夢憂失火也。

○ 訛用巧語

楊文公常戒其門人曰：宜避俗語。既而因公作表有云：伏惟陛下德邁九皇，門人鄭穆見之，遽謂公曰：今日得賣兒黃，未審何時得賣生菜。

○ 車馬爭先

宋劉禹位本居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出在待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禹策駟在後，相去數十步。禹策馬及之，謂偃曰：君趨何疾，口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

成親曾老爺不欲小姐遠歸還親，各有悔意。今年三月內，白老爺運糧入京，與曾老爺相遇。二人言競，有書退悔。今白老爺遣大叔回家，為大叔再議婚。姐因此發怒，趙母曰：大叔知我請他否？春英曰：他陪叔爺喫飯，即來。少頃生至，且細白之三。母、李老夫人笑曰：有如此才郎，何慮無妻？趙母笑曰：兒勿慮，我與汝為媒。芳沿中有蓮並蒂，此是祥瑞。第往觀之，生因與小哥同往，果見並蒂生，喜特甚。因慷慨飲酒賦詩曰：

中夏正炎蒸，百花何明媚。可笑老天公，凌波浮天瑞。並蒂蓮花開，香風暗度來。瑤池

何遲曰。騷騷雁于鷓。所以居後。惟
曰。何不加鞭。使致千里。瑞曰。一蹴自
造青雲。何致与駑馬爭路。

○擇日為偶

李戴仁性極迂緩。娶妻閻氏。年甚少
艾。与之異室。私約曰。有與則至。無與
免來。其妻一夜與作。來扣其戶。小童
報曰。院君欲見戴仁。忙取百息。曆于
燈下看之。大驚曰。今夜有河魁在房。
不可行事。傳与院君。謝罪。妻曰。若
再有幾夜。河魁則妾身難保矣。遂懊
恨而退。

○瘡病君子

中朝有小兒。父病乞藥于人。其人問
何病。荅曰。患瘡。其人曰。尊侯明德。君
子。何以病瘡。兒荅曰。來病君子。所以

遊王母。綺閣泛金罍。向人嬌欲語。酷似
施女相對吳王宮。乘風相嬌。倨日分雙影。
流風動兩枝。浮蓋向孤鷺。鏡應知學並頭。



莫作等閑賞。交枝芳
沼上。瑞靄為誰開。霞
標著天榜。香韻遠並
清。雙鷺柳外鳴。應与
兩岐麥。同薦上玉京。
呈之李老夫人。夫
人嘆曰。流麗清新。海

內才華也。趙母笑曰。可當聘礼否。老夫
人笑曰。錦娘曰。汝三姊妹。聯句和之。何
如。二姬推讓。錦笑曰。但作不妨。白兄事

為瘡耳。

○明于此物

徐孺子年九歲嘗戲于月下。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極明邪。徐荅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瞳子。必不明矣。

○不藥不燥

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昨有薛師政自河東還。過贈公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非此藥不可治。何以辭為。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矣。竟不受。公面黃黑。醫者曰。此垢汗非疾也。遂進澡豆。令公類之。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

大小相較

李忠臣耳大帝謂之曰。卿耳大朕耳

同一家。萬勿為異。二姬然之。錦首曰。

逢此仲夏景。花香柳自媚。瓊兩沼已含流。

雙蓮何並瑞。奇風吹昨夜。開渾疑天上來。

錦為汝登池閣。因茲泛樽壘。瓊潘妃渾不

語。携手湘江女。奇吳璧喜相逢。二喬斜並

倨。錦明沙水面流盈。二合蒂浮。瓊翡翠雙

飛翼。鴛鴦樓並頭。奇王母瑤池賞雲車。停

水上。錦瑞宇已流春。天門初放榜。瓊應識

笑藻清。那占丹鳳鳴。奇太常如可紀。留此

上神京。錦

老夫人見之笑曰。皆女娛也。轉呈与生。

生驚嘆曰。諸妹才華。近世莫比。生飲三

酌辭歸。母亦自是罷筵。是夕趙母謂李

小何也李堂曰臣聞耳大龍耳小
帶曰卿之言誠矣重加賞之

○作為隱語

孫子荆年少時好為隱語王武子嘗
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詰之曰
流可枕石可漱乎孫荅曰所以枕流
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勵其齒孫服
其語愈加敬重

○更新去舊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一日浴後婦故
送新衣與之更焉車騎大怒催僕持
去婦更馳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
而故桓公大笑而着之後僕人以此
事語于桓友一見桓必謂之曰穿
老婆衣人來矣

○以公呼名

老夫人曰鄙意欲以白郎配瓊姐何如
陳夫人亦極口贊成之老夫人曰吾意
恐有事未真議未定且未識此生意向
何如趙母曰然姑勿言待其媒議之時
方可與言及此李老夫人曰此事成亦
天也不成亦天也春英聞此語以告錦
娘錦密以告生且曰兄可多遣媒博採
今老夫人聞知彼乃無疑自當見許生
深然之陳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但
以相距六歲心內遲疑蘭香乘間曰婢
昨送茶被姐鞭撻雖至血流亦無怨心
但蘭香細看姐二却似有心白郎莫若
蚤以配之則一雙兩好天然無比夫人

宋顏延之因遊于外。有何偃者。偶值路中。遙呼曰。顏公。顏公延之。以其輕侮。遂答之曰。我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祖公。何以公見呼。偃自慙而退。可見人之于其言也。必當自謹。若此者。豈非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乎。

○視臙戒酒

艾子好飲。少有醒日。門人謀曰。此酒徒也。未可以口舌爭。宜以險事警之。一日大飲而吐。呵人密袖臙臙。至于吐中。復持以示曰。凡人有五臙。今公因飲而出一臙矣。何以生為。父子熟視而嘆曰。唐三藏尚能活世。况我有四臙乎。現斯人之言。誠所謂願口不願身也。

曰。豈有是事。汝勿多言。

○玉梳卜締姻媿

生數日。以叔在。不敢輕入瓊室。叔亦遣媒人求親。是夕生入錦房。與三姬商議。因曰。瓊妹奇妹。皆吾所欲。但勢難兼得。為之柰何。錦曰。吾觀二妹所議。畢竟皆歸于君。但不知誰先進耳。以鄙見論之。此事畢竟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瓊讓之奇。二讓之瓊。各出誓言。懇切。錦曰。勿推讓。吾為汝分之。今宵焚香。跪告于天。各書其名。盛以玉梳。先得者。今日議婚。後得者。異日設策。非一舉而有雙鳳之名乎。生每日為此索懷。聞錦言而深

○稱燕鳳凰

漢獻帝時，董卓自號太師，中丞以下皆拜。惟皇甫嵩與卓爭權，及為中丞，見卓拜焉，卓問曰：「自今服未？」嵩曰：「安知明公至于此地？」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不免拜，由是相與往來，彼此敬重，可見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為人者，凡出言曉當自慎之矣。」

○心力相較

北史魏高祖生有四子，二名皆取心旁，有恂、愉、悅、懌之名。崔光之子皆取力旁，有勵、勗、勗、勉之名。高祖謂光曰：「朕兒旁有心，卿兒旁有力，光答曰：「君

是之遂具告天之跡，一似得壞姬之名。

奇笑曰：「使吾姊為良臣，吾為忠臣，不亦美乎？」于是四人計定，翌日生言于叔道。

隣婦為媒，言于趙母，趙母以告李老夫。

人，夫人許之，擇日報聘。趙母為具白金。

四十兩，金花表裏各二對，皆趙母所出。

也。隣婦執致，致書于李老夫人，其詞曰：

辰下雙沼花開，九天瑞應，竊計之老夫。

人其千年之碧藕乎？仙闕流芳矣，令子老。

先生其千葉之綠荷乎？海內流陰矣，令孫。

女其霞標之蕊蕾乎？綉閣新香矣，茲者雙。

花合蒂，瑞出一池，豈猶子景雲果有三生。

之夢，迺應此合璧之奇耶？家兄遠宦，命。

命。

子勞心。小人勞力。帝大悅。愈重之焉。

○誤認其夫

陳國時。有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相類。一日仲偕妻新粧。忽見伯偕。誤以為已夫。仲偕在焉。卒然問曰。今日粧好否。伯笑曰。我伯偕也。仲妻趨而避焉。須臾又見伯偕。告之曰。向誤認伯偕。是卿。惶愧殊甚。伯偕曰。我故伯也。汝何不細認之。或人知之。稱揚為故伯焉。

○嗔笑各殊

謝莊氏嚴顏峻。為吏部尚書。常有不可犯之色。顏峻為吏部尚書。風姿溫美。有嗔訴者。微笑答之。時人語曰。謝吏部。嗔而與人官。顏吏部。笑而不與人官。所以俗諺有云。寧逢見面嗔莫

主盟。趙母執柯。兼隆金幣。絲蘿永結。既寔倍于百朋。瓜葛初浮。瑞長流于萬葉。

李夫人捧讀不勝欣慰。遂援筆復東曰。卽辰玉池獻瑞。開並蒂之蓮花。老身舉酒祝天。願女孫得快壻。豈意瑞不遠于三時。慶遂成于一日。寅惟執事。名門豪傑。令兄天表鳳凰。而令姪又非池中物也。何幸如之。然蓮有三善焉。出于泥而不濁。其君子之清修乎。擢雲錦與雲標。其君子之德容乎。香雖遠而益清。其君子之徽譽乎。願令姪則而象之。老身有餘榮矣。觀熾炬之生花。知百年之占鳳。聞鸞媒之報吉。兆萬葉之長春。

對見面笑于此可以驗矣。

○仁君大度

郭子儀之子名子曖。代宗以公主配之。公主與曖常私爭。晞曰。汝以父為天子邪。吾父薄天子不為耳。公主以是言奔訴于帝。帝曰。誠有是。彼若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有邪。子儀聞而請罪。帝曰。諺云。不痴不聾。不做家翁。兒女閨房中語。何足較焉。人君以天下為重。尚且不較閨中之語。今之為人者。安可以私室之語而致爭端之禍邪。

○陰德見稱

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賑施為務。其家群犬生子。交相共乳。或謂士謙多陰德以致之者。士謙答曰。犬言陰德。

生得書喜甚。隣婦來問。戲生日。小姐見書喜動顏色。官人聽語。不消猜疑矣。生累日延客置酒。瓊密經書。整三有條。老夫人稍覺其私。但付之不聞。奇姐雖自歛戢。與生情好益篤。陰自刺其雙臂。左有生為白郎妻之句。右有死為白家鬼之句。生是夕見之。痛惜不已。雙泪交流。苦無聊賴。自投于床。瓊因勸奇。與之共寢。生終夜傾淚如雨。自是與奇為益密矣。暇間談論。奇謂瓊曰。吾未知逮事白兄與否。然感此纏綿之情。雖糜骨何恨。瓊曰。除是我死。姊妹便休。若得事白郎。必不致妹失所。錦隔壁呼曰。可令我失。

猶耳之鳴在已獨知人不知焉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朴素是尚

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于頴川二千
里候之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
曰吾聞丈夫處世當帶金佩紫馬有
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事德操曰
子且下車于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
道之迷昔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
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
華堂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
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嘆
雖有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
士元曰僕生出邊疆曾見大義若不
一扣洪鍾伐雷鼓則孰識其音响也

○手為言談

所乎瓊笑曰三人同功一体安有彼此
之殊錦復笑曰吾妹念我否瓊曰成我
之德与生我者並豈不念功三人復大
笑自此生奇加意綢繆又将越耳錦瓊
亦体生意恣其殷勤時諸婢無不聞知
但皆不敢啓口惟蘭香自恃美貌每在
生前沾嬌生屢訶之因此懷恚欲洩其
机至是為奇姐所惡亦不敢言錦瓊善
自歛藏内外不甚覺露自是南陸轉西
九秋勝會桂有華而擎官月姮娥親下
廣寒槐奏黃而舞天風英俊忙馳夾道
生整治行裝入秋闈應試与姬相別無
限傷情三姬共製秋衣一襲履襪一雙

蘇州龐君安常善醫耳曠每與人語須書始能曉東坡笑曰吾與安常相對皆異人也或問曰何以見之答曰蓋吾以手為口安常以眼為耳非異人而何衆笑而散

○折獄分明

宋張詠知杭州時民有姊夫與妻弟訟曰吾婦翁臨終是子終三歲令我掌貨產遺書曰十分之中三與子而七與婿張詠覽其書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托汝倘以七與子必死于汝手矣故汝多而子寡遂斷令以七與子三與婿是事傳諸遠近無不敬服

○比較人才

鄒忌為齊相長八尺體肥麗朝衣朝

綠玉之珮黃金之簪諸所應用無不備

具瓊姐製詩曰

良人將離別泪洒眼中血杜宇慘悲鳴秋

唧淒哽咽此情只自知向汝渾難說願步

入蟾宮桂花手中撥

奇姐製詩曰

欲別猶未別泪珠先流血訴短及道長既

哽又復咽不向夫君言更對誰人說惟願

折桂枝高雙手撥

錦亦製詩曰

人別心未別謾將苦流血我因夫君悽郎

為妾身咽行矣且勿行說了又還說折桂

須早歸牆花莫去撥

冠對鏡自視謂其妻曰。我与城北徐公孰美。妻曰。君美。徐君難与比君也。忌不信。復問妾。曰。君美。且日有客從外來。忌復問之。客亦曰。徐公不如君。及徐公來。忌熟視之。自以為不如。因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客之美我。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不如徐公。而臣妻妾及客皆言臣美。或私而畏臣。或有求于臣。今齊地千里。宮女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于王。由是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令群臣吏民有能面刺吾過者。加以上賞。

○丹青宰相

唐闢立本精于畫。朝野珍之。既而輔

老夫人趙母陳夫人各厚贈諸親友皆贈之白往至省温習經書屆期入試然眷念三姬未嘗少置而姬亦于晨夕之下對景無不傷情乃至多寐之思亦多叙憂離之思生以三試既畢遣僕抵家問安既奉諸母珍奇亦餽三姬花勝致書懇切不能尽述也錦瓊見喜慰奇姐轉加悽悽報書曰

妾陳奇姐歛衽復書于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几夏光已云邁矣秋宇何淒涼也每中夜涼風四起孤鴈悲鳴則伏枕泪零幾至斷絕听砧杵之音怒焉如擣聆簷鐸之響如有隱憂此時此情何可殫述

政但以俗才應務全無宰相才能時
有姜恪者以戰立功或居左相時人
有語以訊之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
馳譽丹青。

○夫妻相嘲

許允之妻奇醜自交禮後許不入房
一日許問妻曰婦有四德卿今有幾
答曰新婦所乏者容耳餘皆備焉因
問許曰士有百行君有幾許。曰皆
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許
有愧色遂相敬重而謝罪焉。

○屠猪不罪

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
呈于府其夜猪突入錄廳端即令殺
之次日吏以是事白于尹。呼端問
其所殺之由端對曰按律猪無故夜

一細想酒樂之人寧識憂愁之狀否耶自
其日烏山邂逅繼以月下深盟妾謂事無
始終將送微命君謂此頭可斷鄙志不
渝懇_二殷_二將意君即妾也妾即君也
水宿与俱雲飛与俱偶隔一日則想切
三秋今言別三十日矣其殆九十秋欵
情胡不切泪胡不零天平吾何不為涼
風時_二與君相傍天平吾何不為飛鳥
日_二向君悲鳴耶妾與君誓矣與君言
矣亮君亦見信矣第恐時_二乖違机事
旁午將欲明之于母又恐母不見怜將
欲訴之于人又恐旁人嬉笑訊天_二不
聞也問花_二無語也其所以自面惟自

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曰。此愚夫也。不与之罪。而為別市猪焉。

○曼卿戲言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馬。一日失鞋。馬驚。曼卿墜地。從吏慌忙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學士。豈不跌碎乎。

○訛人無能

偽蜀尹部尚書韓昭多能而不精。朝士李白戲曰。韓公座下。凡百事業。如折襪線。無一條長。韓昭知有是言。遂致為仇。而不往來。

脩真秘旨

○純陽望江亭自記

吾京川人唐末。三舉進士不第。因遊

樹立者。惟有身死。可以塞責。然死如有知。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目乃瞑矣。死如無知。與草木同朽腐焉。則又不如久在人世。萬一可以見君之為愈也。然此身寔君之身。不在君。則有死無二。如或惜死貪生。輕身喪節。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君其為我。看之存沒之誠。此言尽矣。臨書流淚。不能復陳。承惠玉粉胭脂。翠羽花勝。雖為觀物。思人之助。實增誰識為容之悲。附以海物。願君加食。兼以涼鞋。願利攸往。餘惟棘闥。魁選海宇揚名。是妾等三人之至願也。

江浦遇鍾離子受延命之術又遇
苦竹真君傳日月交併之法久之適
終南山再見鍾離子得金液大丹之
功年五十道始成身長五尺二寸而
黃白鼻聳直眉有黑子服白欄衫繫
皂條變化不可測或為進士或為兵
世多稱吾能飛劍戮人吾聞之笑曰
慈悲者佛也仙猶佛耳安有取人命
乎吾固有劍蓋異于彼一斷貪嗔二
斷愛慾三斷煩惱此其三劍也吾道
成以來所度者何仙姑郭上竈二人
性通利吾授之以歸根法吾嘗謂世
人奉吾真何若行吾行既行吾行又
行吾法不必見吾自成大道不然日
與吾游何益哉。

○勸世

生僕至授生書生方與諸友燕集展視未
竟不能自禁涕泪嗚咽友見其書無不
嗟嘆因曰有此懇切無愧清源之重傷
情也力叩所由生不以告自是功名之
心頓釋故人之念益殷矣月終揭曉生
雖名落孫山之外全不介懷遂策馬為
抵家之行與姬復會然生之別時祝奇
姐曰吾若得意而歸明與尊堂閑說懇
求姻眷必遂所懷以此牽情心恒悒悒
然三姬兄生之婦如膠附漆諸母因生
之至亦喜動顏容是夕過重壁小門仍
為同床之會生中夜長嘆錦撫之曰功
名有分何必介懷瓊曰郎非為此索懷

一毫之善與人方便一毫之惡勸君
莫作衣食隨緣自然快樂算甚麼命
問什麼卜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天眼
昭報應甚速請听吾言神欽鬼服

○埕頭埕歌

埕頭埕隨雨破祇是未曾經水火若
經水火燒成磚留向世間住萬年稜
角堅完不復壞扣之聲韻堪磨鑿
水火尚成功堅完萬物誰能同修行
路上多少人穷年煉養費精神不道
未嘗經水火無常一旦臨君身既不
悟終不悔死了猶來惜精髓主持正
念大艱辛一失人身為異類君不見
洛陽富鄭公說与金丹如盲龍執迷
不悟修真理焉知潛合造化功又不
見九江張尚書服藥失明神氣枯不

只為吾妹切念生日子真知我心者為
之奈何瓊曰吾与大姊有妙計矣生日
願聞瓊曰君將來必有荆州之行且先
具好書一紙表裏一端白金四錠付与
吾妹俟君行後陳姨必將議婚吾二人
决以實告並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然
後上金幣婚書則陳姨勢不得已事端
可諧矣奇笑曰計則奇矣但顏之厚矣
錦笑曰如此可成面皮可剥也生日向
寔為奇姐縈懷今聞計心釋然矣自是
留恣月餘歡好尤篤生父命僕來探秋
闈之信且命早至荆州生不得已起行
陳夫人謂生日此行未知得再見否因

見三層趙樞密參禪作鬼終不識
 外伴在外造辨捷語言終不寔
 堪頭垢隨雨破便似修行這幾個大
 丈夫起覺性了尺空門不為證伏羲
 傳道至平今旁理尽性至平命了命
 如何是本元先認坎離并四正坎離
 即是真常家見者超凡須入聖坎是
 虎離是龍二體本來同一宮龍吞虎
 啗居其中離合浮沉初復終剝而復
 否而泰進退往來定交會弦而望明
 而晦消長盈虛相匹配神仙深入水
 晶宮時飲醍醐清更醞餌之千日功
 便成金筋玉骨身已輕此個景象惟
 自身上升早得朝三清三清聖位我
 亦有本來只奪乾坤精飲凡酒食膾

相對嗚咽兩不能勝生揮泪用姨娘幸
 勿出此不利之語雲願姨娘天長地久
 既有骨肉之恩必頂丘山之戴陳夫人
 復流涕曰我身寡子單仗提攜生曰敢
 不從命夫人流涕而入三姬相送悽慘
 詩詞悲怨諸母臨別慇懃致贈甚厚及
 其策馬在途舉目有山河之異飛舟迅
 速臨流切風月之懷發諸声歌之詞皆
 恋故人之語則生之思姬何如姬之思
 生亦如是矣

○錦娘割股救親

時維臘月寒氣逼人趙母體羸忽膺重病
 三姬無措請禱于天各願減壽以益母

腥補養元和冲更盈自融結轉光明
變作珍珠飛玉京須臾六年腸不餓
血化白骨體難毀不食方為真絕糧
真氣薰蒸肢體強既不食超百億口
鼻都無凡喘息真人以踵凡以喉從
此真凡兩邊立到此遂成無漏身胎
息丹田湧真火老氏自此號嬰兒火
候九年都經過留形住世不知春忽
爾天門頂中破真人出現大神通從
此天人可相賀聖賢三教不異門昧
者勞心體憊麼有識自愛生有形終
不滅嘆愚人空駕說愚人流蕩無則
休落趣循環幾時徹學人學人細尋
覓且須研究古今碧今碧參同不記
年妙中妙考玄中玄。

○敲爻歌

年未見效也。錦夜半開門。當天割股。瓊
奇見其父而不返。密往視之。乃知其由。
嗣是和羹以進。母病遂愈。里人聞之。上
其事于郡縣。郡縣旌曰孝女之門。有詩
曰。

烏山遙對華山西。花外風清鳥自啼。已見
文華推多士。那知節孝屬深閨。剖心從古
忠名舊。割股于今徽譽奇。旌別聖恩行處
有。誰踵芳躅映文奎。

趙母置酒諸春里。賀有楊把總者。聞錦
娘之美。亦偕禮稱慶。以白金二十兩為
趙母壽。欲求見錦娘。錦既卻其金。又不
之見。楊欲以勢挾之。先令隣人揚言。且

漢終唐國飄蓬客所以就之不可測縱
橫逆順沒遮攔靜則無為動是色也
飲酒也食肉守定胭脂斷淫慾行禪
唱咏胭脂詞持戒酒肉常充腹色是
福酒是祿酒色之中無拘束只因花
酒悞長生飲酒戴花神鬼哭不破戒
不犯淫破戒真如性即沉犯淫壞失
長生寶得者須由道力人道力人真
散漢酒是良朋花是伴花街柳巷覓
真人真人只在花街玩摘花戴飲長
生酒景裡無為道自昌一任羣迷多
笑怪仙花仙酒是仙鄉到此鄉非常
客姪女嬰兒生喜樂洞中常採四時
花 花結就長生藥長生藥採花心
花蕊層層艷麗春時人不達花中理
一決天機值萬金謝天地感虛空得

陷以兼金厚利錦娘曰汝爲我語刁軍
我頭可斷我身不可見也楊惧而止是
時三姬皆以志節更相矜奮自生別後
不施脂粉不出閨門雖瑞月千門佳麗
三姬處之淡如元宵樂地繁華三姬不
出遊玩其操守如此生自抵荊州後既
見父母益念三姬乃請于父曰李老夫
人外大母也懇勸主婚盍遣人致謝焉
並候動履且訂婚期父許之生備金幣
遣僕歸訪三母且致書三姬其書曰
同心人白景雲奉書于三美人粧次雲此
生何幸哉昔時尊貴王公得一女媵焉
猶可以流聲千古况雲兼有其三哉皆

遇仙師是祖宗。附耳低言玄妙旨。提
 上蓬萊第一峰。第一峰是仙屋。惟產
 金花生恍惚。口口相傳不記文。須得
 靈根堅髓骨。堅髓骨煉靈根。片片桃
 花洞裡春。七白虎雙龍養。八青
 龍捲一斤真父母。送元官木母金公
 性本溫。十二宮中蟾魄現。時地魄
 降天魂。鉛初就汞初生。玉炉金鼎未
 經烹。一夫一婦同天地。一男一女合
 乾坤。庚要生甲要生。生甲生庚道始
 萌。拔取天根並地髓。白雪黃芽自長
 成。鉛亦生汞亦生。汞生鉛一處烹
 煎煉。不是精和液。天地乾坤日月精
 實。婆匹配得團圓。時刻無差口付傳
 卦三元全藉汞。五行四象皆離鉛
 鉛生汞。汞生鉛。奪得乾坤造化權。杏

天曹神女。仙籍美姬。色殊絕矣。文綉春
 花。詞映秋水。才超卓矣。堅貞如金玉。酒
 落類風霞。氣槩英達矣。而雲方幸綢繆
 之際。又聞交儼之言。其所以相親相期
 相怜相念。又日網組焉。則神遊于美人
 之天。雲此生何幸哉。追想曩時。倚玉于
 芳欄。偷香于水閣。馨人間未有之歡。極
 人生不窮之趣。美矣至矣。然此猶為竊
 藥之會。今皆締為月中之人。則月下深
 盟。其真無負五百天緣。悠未了也。欣
 切欣切。苗圃里片心。但欲三妹勤事諸母。
 奇妹姻信未聞。日夕懸注。想志確情篤。
 則天下事固可兩言而決也。急聞急聞。

生恍惚惚惚結成團性
意要專莫遺猿猴取次攀花露
初開切忌觸銷居士益勿抽添玉爐
中。文火燦十二時中惟守一。此時黃
道會陰陽。三性元宮無漏泄氣若行
真火煉莫使玄珠離寶殿加添火候
切防危初九潛龍不可煉消息火刀
圭變大地黃芽都長遍五行數內一
陽生二十四氣排珠宴火足數藥方
成便有龍吟虎嘯聲三鉛只得一鉛
就金菓仙芽未現形再安爐重立鼎
跨虎乘龍離凡境日精絕現月華凝
二八相交在壬丙龍汞結虎鉛成丹
尺蓬萊祇一程坤鉛乾汞金丹祖龍
鉛虎汞最通靈達此理道方成三萬
神龍護水晶守時定日明符刻專心

身在荊州神在桑梓記此情必見詠矣
無多談俗儀在別啓中怡入。
諸毋得書其甚欵僕于外堂時有朱姓者
貴官方伯之家與奇同鄉有子年方弱
冠聞奇之美命媒求姻陳夫人初未之
許後偶見朱氏子貌美而慧遂許焉擇
日欲報婢奇姐忽稱疾絕粒者三日夫
人惶惧泣問所由瓊以寔情告之夫人
曰焉有是事門禁森嚴白郎能飛度耶
瓊曰姨若不信此言請看奇妹兩臂陳
夫人見之駭曰白郎在時何不與我言
之今縱不嫁朱氏後置此女何地瓊
妹與白郎慇懃盟誓生死相隨決不相

惟在意虔誠黑鉛過採清真一陣交
鋒定太平三車搬運珍珠寶送歸寶
藏自通靈天神佑地祇迎混合乾坤
日月精虎嘯一聲龍出窟鸞飛鳳舞
出金城硃砂配水銀停一派紅霞列
太清鉛水迸出金光現汞火流珠入
帝京龍虎燁外持盈走聖飛靈在宝
瓶一時辰內金丹就上朝金闕紫雲
生仙桃熟摘取餌萬化來朝天地喜
齋戒等候一陽生便進周天參同理
參同理煉金丹水火薰蒸透百關養
胎十月神丹結男子懷胎豈等閒內
丹成外丹就內外相接和諧偶結成
一塊紫金丸變化飛騰天地久丹入
腹非尋常陰形剝盡化純陽飛昇羽
化三清客名遂功成達上蒼三清客

背夫人曰痴心男子誓何足信瓊遂啓
其箱出白金四十兩表裏各二對婚書
一紙曰此皆白郎奉以為信者也夫人
曰是固然矣然天長地久汝姊妹何以
相與瓊跪而指天曰瓊如有二心隨即
天誅地滅願我姨娘早賜曲從夫人曰
我將不從何如瓊曰妹已與瓊訣矣若
姨不從則妹命盡在今夕夫人墮淚徐
曰痴兒汝罪當死虧我守此多年今亦
無可奈何只得包羞忍恥耳此事錦娘
知否瓊曰不知也夫人因撫奇身曰汝
私于白郎得非慕白郎才郎乎朱氏子
俊雅聰穎將為一世偉人以我觀之殆

駕梯梯跨鳳騰霄入太虛似此遊
 多快樂遨遊三界最清奇太虛之上
 修真士朗一圓成一物無二二二惟
 顯道五方透出真人貌仙童仙女彩
 雲迎五明宮內傳真誥傳真誥誥迷
 情只是真鉛鍊汞精聲聞緣覺水消
 散外道修羅縮項驚點枯骨立成形
 信道天梯似掌平九祖先灵得超脫
 誰羨繁華貴與榮尋烈士免賢才同
 安炉鼎化凡胎若是慳財并惜寶千
 萬神仙不肯來修真士不妄說二二
 一旬天公拆萬劫塵沙道不成七竅
 之中皆迸血資勞子發誓切待把凡
 流尺提接同赴蓬萊仙會中凡景前
 熬無了歇塵世短更思量洞裏乾坤
 日月長堅志苦心三土載百千萬劫



過于白即矣奇不計瓊曰妹身失于自
 即既有罪矣更委身于二姪是蕩子也
 何足羨哉夫人肯首曰是固是矣從今

吾不強矣但禮幣未
 受瓊猶有疑固告于
 二母二母親奉禮幣
 勸陳夫人受之夫人
 尚有報容夫人曰天
 下之事有經有權善
 用權者可以濟經不

爾便多事矣陳夫人因呼蘭香置酒以
 謝二母且曰早信此奴無今日之禍矣
 三母即席錦娘奉杯而奇不出乃獨坐

壽弥疆。達聖道。顯真常。虎兇刀兵。更
 不傷。水火蛟龍無損害。拍手天宮笑。
 一場這些功。真奇妙。分付與人誰肯
 要。愚徒死恋色和財。所以神仙不可
 召。真王道。不擇人。豈論高低富與貧。
 且饒。帝子共王孫。須去繁華銜。分
 嗔不除。態不改。墮入輪迴生死海。堆
 金積玉滿山川。神仙冷笑應不採。名
 非貴。道極真。聖賢二顯子孫腰。金
 跨玉騎驕馬。瞥見如同隙理塵。隙裡
 塵。石中火。何在留心為久計。苦煎
 熬。喚不回。奪利爭名如鼎沸。如鼎沸
 永沉淪。失道迷真業。所根有人平却
 心。頭棘。便把天機說與君。命要傳性
 要悟。入聖超凡由汝做。三清路上少
 人行。畜類門前爭入去。報賢良。休慕

小榻奇姐事既定。陳夫人復書與生錦
 奇亦以書達生。遂遣僕歸荊州矣。

○奇姐臨難死節

是時陳夫人以兵變稍息。歸于本鄉。不幸
 遭疾洽旬。奇往省之。未數日冠蒼復作。
 遂遣奇入城。嗣是盜益熾。夫人病益篤。
 欲昇之入城。則亟不可動。奇聞變。踴泣
 步行。往省。瓊姐執奇手曰。寇賊充斥。妹
 未可行。奇曰。我寧死於賊手。豈忍不見
 母。因絕裾而行。及抵家。寇稍寧息。奇
 姐虞母不諱。先為置辦棺衾。比至二更
 聞官兵大至。眾喜以為無虞。至五更乃
 知即是賊兵。雞鳴遂圍潭江。剽掠男婦。

願性命機關堪守護若還缺一不若
菲執着波查應失路只修性不修命
此是修行第一病只修祖性不修丹
萬劫陰靈難入聖達命宗迷祖性恰
似鐵容無寶鏡壽同天地一愚夫權
物家財無主柄性命隻修玄又玄海
底洪波駕法船生擒活捉蛟龍首始
知匠手不虛傳

○三字訣

這箇道非常道性命根生死竅說着
醜行著妙人三憎箇三笑大關鍵在
顛倒莫厭穢莫計較得他來立見效
地天泰為朕兆口對口竅對竅吞入
腹自知道藥苗新先天兆審眉間行
逆道洋貨物自繼紹二者餘方絕妙
要行持令人叫氣要腎莫耗若不

數百三賊突入陳夫人之房見夫人病
臥欲逼之以行夫人不起抽刃欲兵之
時奇迹在密處遽呼曰勿動手我代之
遂出見賊三見其天姿國色歡喜特甚
遂掠以行並擄蘭香及家僮數人而去
時陳夫人在床猶未瞑目也賊聞官兵
欲至飯後退也幸升橋至河泊宦署將
所擄男女盡禁其中奇姐謂蘭香及家
僮曰我為母病來豈知為母死我若不
死必被賊汚異日何以見白郎乎乃咬
指血書於壁曰

母病不可起夫君猶未歸妾身遭此變其
刀詎能違甘為網常死誰云名節虧乘風

行。空老老認得真。老還少。不知音。真
與告。此鬼法。合大道。精氣神。不老深。
靜裡全。冥中報。乘鸞鳳。聽天詔。

○百字碑

養氣忘言守。降心為不為。動靜知宗
祖。無事更尋誰。真常須應物。二二要
不迷。不迷性自住。性住氣自回。氣回
丹自結。壺中配坎離。陰陽生返復。普
化一聲雷。白雲朝頂上。甘露洒須臾。
自飲長生酒。逍遙誰得知。坐聽無絃
曲。明通造化机。都來二十句。端的上
天梯。

○谷神歌

我有一腹空谷虛。言之道有又還無。
言之無兮不可捨。言之有兮不可居。
谷兮。二太玄妙。神兮。二二真大道。

化黃鶴。直向楚江飛。

題畢。謂蘭香家僮曰。吾母子相從于地
下矣。汝輩得歸。可與小姐善事。白郎復
謂蘭曰。吾當急死。稍遲欲死不可矣。乃
語間。即取裾中所藏剃刀。以袖蔽面。自
刎其頸。遂僵仆。血流滿地。蘭香抱之而
哭。賊來。怒殺蘭香。因詢其由。鄉隣備道
賊曰。我誤矣。此節孝女也。勿污其屍。于
是昇而置之署後。月臺之上。以紅綾被
覆之。相與環泣。其節孝之感人如此。是
夕有人來報。錦瓊舉家號慟不已。瓊姐
願以百金入賊營贖其屍。眾俱不敢往。
次日早報官兵殺退賊矣。又報陳夫人

傳之守之不死名傳老煉之仙人號
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若人能守
一只此是長生長生本不遠離身還
不見煉之功若成自然凡骨變谷神
不死玄牝門出入綿二道若存修煉
還須夜半子河車搬載上崑崙龍又
吟虎又嘯風雲際會黃婆叫火中蛇
女正含嬌回觀水底嬰兒俏嬰兒姪
女見黃婆兒女相逢兩意和金殿王
堂門十二金翁木母正來過重門過
後牢關鎖檢點斗牛先下火進火消
陰始一陽千歲仙桃初結果曲江東
听金鳥飛西听清光玉兔輝烏兔走
歸峰頂上炉中姪女脫青衣脫却青
衣露素体与君扶入重幃裡十月情
濃產一男說到長生永不死勸君煉

卽世瓊姐帶秋英新妹小妹往以其灰
錦娘帶春英瓊歎陳夫人時瓊啼泣登
臺未至五步尚聞奇姐長歎一聲駭曰
吾妹尚無恙急往撫之則見其氣已絕
顏色如生尚帶笑顏瓊曰吾妹甘心歿
乎因令人昇歸與陳夫人同殮遍尋蘭
香之屍則爲賊棄之水中無復存矣瓊
姐讀其血題之詩號泣仆地絕而復甦
瓊姐抵陳夫人之家與錦娘備辦棺余
殮住完備吊客盈門二女親為執喪越
三日各為文吊之瓊詞曰
嗚呼哀哉吾妹歿矣吾不忍言也吾與妹
歲距二週居遺五里七歲已同遊十

勸君修谷神不死此中求此中悟取
玄微處與君白日上瀛洲

○修身訣三首

人命急如線上下往來速如箭認得
是元神子後午前須至煉隨意出隨
意入天地三才人得一既得一勿遺
失。了永求無一物嗟嘆荒郊塚墓
中自古滅亡不知用

烟花爛熳人事悠三得之者一氣吞
元失之者三泉昧景至藥龍居虎位
虎據龍宮當龍虎混合之時認恍惚
杳冥之路大電霹而神莫為迅雷烈
而神莫知去彼取此兮用資久視之
功即是神仙之妙

先住其子後覓其母率首為宗擒和
正取水伏其火龍引其虎得自兩眉

曾同學。吾母與若母兄弟也。吾父與若
父連襟也。汝年十四。吾年十六。即聞兵
變。惟時汝父先逝。吾父宦遊。吾祖母與
若母處。吾二人居鄉。莫便也。乃即趙如
之居。二馬坐則共榻。寢則同床。食則同
甘苦。殆于今三年矣。幸得錦姊朝夕綢
繆。兼以諸母殷勤教道。吾二人亦欣
然至忘形骸。嗣是共遇白郎。以骨肉之
親。而重之以山河之誓。旋復同締姻雅。
以絲羅之舊。而聯之以五百年之緣。將
謂生則同室。死則同穴。金石莫移也。詎
意咲語方懸。于是筋之間。慘悽即見于
須臾之際。妹愛母心切。不暇顧身。吾處

始應玄牝雷驚電杳無非黃蓋之家
金液瓊漿尺厲丹地之寶老子之術
尺于斯矣嗟夫金玉滿堂豈能守也

○直指大丹歌

三清宮殿隱皇顏。日月光浮起紫烟。
池沼泓翻玉液。樓臺壘運灵泉。青
龍乘火鉛為汞。白虎騰波汞作鉛。欲
得次男求配偶。須憑離女結姻緣。黃
婆設尺千般計。金鼎開成一朵蓮。列
女擎烏當左畔。將軍戴兔鎮西邊。黑
龜却伏紅炉下。朱雀還相華閣前。然
後澄神窺見影。三周功就駕雲驂。

○漁父詞十八首

入定

閉目藏真神思凝。香冥中裡見吾宗。
無边畔迴朦朧。玄景觀來覺尺空。

妹情真。臨行拽裙。豈知福緣。而吾妹去
妹去。而禍變臨。賊刃若母妹。安得不出
吾妹既出。身安得不死。然遺賊之時。則
宜也。妹不死于宙者。將為全母之計。過
此則卯也。夫妹不死于卯者。必其隄防
之深。及入營則辰也。方入營而吾妹死
矣。釋此不死。則妹寧有死時乎。然聞妹
將死之時。慷慨賦詩。吾細繹之。其首曰。
母病不可起。夫君猶未歸。孝節覓于詞
矣。次曰。妾身遭此變。兵刃詎能違。慷慨
以殺身矣。三曰。甘為細常。以誰云名。即
戲舍生而取義矣。末曰。乘風化黃鶴。直
向楚江飛。恋三不忘夫君矣。是詩也。

匡色天香

初九

大道從來屬自然。空堂寂坐守机關。
三田寶鎮長存。赤帝分明坐廣寒。

玄用

日月交加曉夜奔。崑崙頂上定乾坤。
真境裡寔堪論。紅霞繞寂門。

神効

恍惚擒來得自然。偷他造化在其間。
神鼎內。火煎煎。歷歷陰陽結作丹。

沐浴

卯酉門中作用時。赤龍時蘸玉清池。
雲薄。雨激。看取嬌容露雪肌。

延壽

子午常食日月精。玄關門戶啟還局。
張如此。過平生。且把陰陽仔細烹。

端詳

天猶自哀憐。况人乎。人見之猶自慘。堪見瓊乎。瓊見之亦無可奈何也。使吾郎君見之。其悲哀痛之。又若何邪。吾恐白郎為汝傷生。則吾亦為汝殞命矣。嗚呼痛哉。吾今日所以不死者。誠懼傷君之生。益重妹不瞑之目。古人有歿于十五年之前者。固以存孤。有歿于十五年之後者。亦以全趙。瓊之心猶是也。妹氏諒我心乎。嗚呼已矣。吾目枯矣。吾言不再矣。然尚有言焉。白郎若歸。倘能不為兒女姑息之愛。而為丈夫萬世之謀。吾即汝平時玩好珍寶。市田若干。未為祭奠之需。高大宅窻。永為同穴之計。則相離

只此物結丹砂。反覆陰陽色轉華。

活得

位立二才屬五行。陰陽合處便相生。
龍飛虎狩。吐箇神珠各戰爭。

燦爛

四象分明八卦周。乾坤男女論綢繆。
交會處更嬌羞。轉覺情深玉体柔。

煉質

返本還元於此尋。周流金鼎虎龍吟。
身不老俗難侵。貌返童顏骨變金。

神異

還返初成立。變童瑞蓮開。處色輝紅。
金鼎內迴。煉魄填骨添筋。處同。

知路

那箇仙經述此方。參同大易顯陰陽。

於今時者當相合。于來世孰謂九泉之

下。非吾聚樂之區。那嗟夫痛哉。妹之容

顏比秋月矣。文采若春花矣。此情類清

風矣。氣節傲秋霜矣。孝誠動天地矣。余

何忍言哉。余何能言矣。嗚呼。長江淒淒。

寒風烈。山嶽幽陰。天地昏黑。欲見汝

容。除非夢中不可得。汝若至楚。見白頭

道我肝腸片片裂。

錦娘亦有哀詞。其愁怨悽慘之狀。不下于

瓊儂。不能悉載也。二母亦來會吊。昔有

弟雙哥甫七歲。趙母為之鞠育。喪事畢

二母二姬俱入城。淒涼之態。何可盡述。

生在荊州。遙望老僕不至。想見三姬。

須窮取莫顛狂會者名高道自昂

朝帝

九轉功成數盡乾開爐煉鼎見金丹

塵寰足躡青云徑上天

方契理

舉世人生何所依不求自己更求誰

絕嗜慾斷貪痴莫把神明暗裡欺

自無憂

學道初從此處修所除貪愛別嬌柔

長守靜處深幽服氣食霞飽即休

作甚物

貪賈貪榮逐利名追遊醉後恣歡情

年不永代君驚一報身終那裡生

疾警地

萬劫千生得箇人須知先世種來因

速覺悟出迷津莫使輪迴受苦辛

殷父母遣生歸畢姻瓊父母亦遣僕來

會妯期生遂與其叔東裝為歸計矣白

生原配曾遠總之女字徽音者賦性貞

烈才貌超羣精通經史尤善歌詞酷愛

烈女傳一書日旣不釋聞其父與白氏

悔親將再醮吳總兵之子遂獨坐小樓

身衣白練五日不食父母見其亟也前

知其故因給之曰吾從汝志豈不復然

徽音乃漸起飲食吳之子名大烈亦將

中豪傑善用馬上飛劍擲劍凌空遠身

承接妙捷如神邊庭敬之畏之邊總欲

使徽音見其才能謀之媒人於正月中

庭開角旣會令家人悉升樓聚觀大烈

常自在

閉目弄真：自婦玄珠一顆出輝，終日玩莫拋離，免使閻王遣使追。

○夢江南詞六首

淮南法。淮南法。秋石最堪誇。位應乾坤白露節。象移寅卯。載河車。子午結朝霞。其二。長生術。長生術。初九秘潛龍。慎勿從。高堂作客。丹田流注氣交。通耆老。及嬰童。其三。修身客。修身客。莫誤入迷津。氣術金丹傳在世。象天象地象人身。不用問東隣。其四。還丹訣。還丹訣。九九最幽玄。三性本同一林內。要燒靈藥切尋鉛。尋得是神仙。其五。長生藥。長生藥。不用問他人。八卦九宮看掌上。五行四象在人身。明了自通神。其六。治生客。治生客。審細

坐於金鞍之上。衣文錦之袍。容如傅粉。唇若塗朱。擲劍倒凌。飛鎗轉接。眾皆羨其才能。又復悅其美貌。女徐問于侍婢曰。此何小將軍也。柳青杏曰。吳總兵公子也。女即背坐不觀。次日父母又遣兄弟道意。女復賦閨怨。以見志。其詞曰。怨中閨之沈寒兮。荒崗處而蕭蕭。心侘傺而若難兮。迺懷恨而無聊。悼余生之不辰兮。與木落而同彫。天窈窕而四黑兮。云幽而漫霄。雷轟轟而折裂。風蕩蕩而飄飄。豈予志之獨愚兮。乃撫景而怡怡。爰伊人之不擇兮。即世為菰藻。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乃薰桂而申椒。鳥

察微言百歲夢中看即過勸君修煉
保尊年不久是神仙

○西江月

至道不煩不遠至人只在目前
淮王煉石得冲天漢世已經千年
全在低心下人事該緣分偶然
安炉致鼎及周圓須得汞去投鉛

○司馬真人坐忘銘

常默元氣不傷少思慧燭內光不怒
百神和暢不惱心地清涼不求無語
無曲不執可圓可方不貪便是富貴
不苟何惧君王味絕靈泉自爽氣定
真息自長觸則形斃神遊想則夢離
尸殭氣漏神歸厚土念漏神超死鄉
心死方得神活魄滅然後魂昌轉物
難窮妙理應化不離真常至精濟於

南飛而若有所栖兮。聲嬰而鳴喬。余
胡茲之不若兮。對朔風之漉。噉嬌首
以哀號兮。悵烏山之相遼。問桑梓之何
在兮。更寒修而迢遙。中庭望之有鵲兮。
湛盪死而自焦。余非舍彼取此兮。虞網
常而日凋。誰能身事二姓兮。仰前哲之
昭。余既稱名於夫婦兮。敢廢轍而改
軌。芳烈非吾願兮。望白云於詰朝。
縱云飛而莫予顧兮。甘對月而魂消。天
乎予之故也。何怨中閨之沉寥。三三云
閨賦既成。遂粘于樓壁。坐臥誦之。五日不
食。父母驚訝。乃遣其弟二郎奉勅。差往
江南勾軍。并送徽音。歸家完娶。臨行戒

恍惚大氣渴于渴渴造化若知規繩
鬼神莫測行藏不飲不食不寐是謂
真人坐忘

○重陽祖師虛無篇

點絳脣

道妙玄微先須要悟明心地非容易
見放着古聖文集內隐藏着真消息

混江龍

若說着胎元根蒂只除是含光默守
虛極去動中求靜：定是幽微默坐
忘言方是道窮居緘口道根基有一
等先生自高自貴狂言詐語道聽途
說自把元神昧全不怕上天照察也
不怕六道輪迴

油葫蘆

道本無言行妙理奪天地髓就中只

之曰我前日退書既至白郎再醮無幾
若願并娶允之無妨若不相成訟之官
府要之事難送度萬里之外汝自裁之
從行侍女二人柳青蓮香也童卒二人
熊次丁寫也二郎馳驛還鄉白馬雕鞍
強弓利劍眾皆以為邊帥無敢近者生
回家至中途偶與相遇見彼人強馬壯
車騎森麗遂踵其迹而行比至郵亭見
一女下車綽約似仙子問力士曰此是
何人答曰曾邊總老爺小姐回家完親
生疑問叔曰徽音歸家完親不知更適
何姓請往省之因戒僕曰勿露我姓名
生遂投刺更以姓田二郎延入相見生

許自家知無中生有誰能會玉炉内
常把陰陽配進火功夫莫待運雙關
透入泥丸内步步是自然顯光輝

天下樂

金夜還丹下玉梯烹煎白雪飛
萌芽漸長天地髓体内真常要
不迷化瓊漿滿玉池

後庭花

既中後飽又飢飲醞醕資腎水
將地牢閉閉化真精成玉蕊
吐虹霓紫庭内相會見金公
紅了面皮將嬰兒和八已共元神相護持

背歌兒

直趕到天宫天宫裏相會
有姪女雨淋雨泪悲垂
丁郎見了長吁氣配佳
期雲時開聚散分離

問曰鄉大人自何來二郎曰遠邊生又
曰今何往二郎曰奉勅回家生又曰貴
幹二郎曰勾查軍伍生曰亦帶寶眷耶
二郎曰送舍妹還鄉成親生曰令妹夫
何姓二郎曰庠士白景雲生曰此兄娶
李辰州之女二月已成親矣二郎曰兄
何以知之生曰家君與之同宦荆州故
備知其詳耳二郎曰既知其詳愚不敢
隱因述其終始生笑曰以尊翁之貴令
姝之賢何惧配無公侯乃閨情下白氏
之子乎二郎又誦其妹閨賦之章及夫
不適二姓之意生噴噴嘆賞復請二郎
再誦生一一記之二郎曰兄之聰穎無

山頭雪與風吹甘露降飲刀圭調停
火侯工夫細九泉陰靜養神龜丹生
金滿室任鳥兔走東西將次離顛任
用煉魂魄養胎基

賞花時

漸運的一片白雪滿地堆二氣相交
飲玉盈三田內火溫習和四象共一
體五明宮內守真冥煉六尺身軀修
自己變七朵金蓮到處隨配八卦跨
駕鶴歸至九霄雲外十分顯雄威

尾聲

十載苦行修九陽為活計八百功行
成玉體七星劍從來降下鬼六合內
參透希夷唱道情習五祖無為四圍
內工夫誰得知養三田最美有二天

目錄

卷之二

出其右因留飲焉相對盡歡及二郎回
拜與叔相見盡列珍饈暢飲自此同行
道上綢繆不啻兄弟二郎俱以是言生
終不以寔告叔見徽音節操勸生並娶
生曰姪非不欲但既與奇姐深盟此時
必須兩娶倘一娶得三獲罪于士夫見
非于公議雖父母謂我何且此女未必
真心二郎未必實語雲將探其真情抵
家再為區處次自令其叔給于二郎曰
舍姪寔未識親令妹若肯俯就甚所願
也二郎曰但恐家妹不從耳二郎從容
為妹言之徽音喚柳青曰取水來洗耳
吾不聽污言也因以生求婚詩進徽音

神相會現一輪明月照玄機

一枝花

自從俺學出家偶然間把明師遇
辛勤十數載無明夜并工夫傳的是
道妙虛無教我緊把丹田固為殘生
作道術行火候煅煉增加入靜室防
危沐浴

小梁州

寂然不動分毫志煉金丹除了危苦
離塵世換了凡軀忘言咸語片時間
鉛汞收取有根蒂復朴歸真有志氣
騰雲握霧有緣分飛上雲衢初學篤
志真言語見世人貪財好慾不願殘
生一箇趙金玉大限到來百事都
無費精神使得乾枯從今古神仙亦
是凡人做定浮沉認寶主收鉛收汞

見之呼蓮香曰取水來洗目吾不觀汚
詞也吾兄再談此語將送吾命江中自
是二郎不敢言生亦不敢謔然生雖有
敬慕徽音之意而不敢為三人並娶之
謀日夜輾轉無可奈何一日將抵家與
二郎別白吾寔與兄言白郎吾表親事
必與我謀今白郎已娶瓊姐為妻更有
情人許姐為次令姊若去置之何地若
令妹居長彼必不甘若令妹居下堂
小姐豈後他人以吾計之唯自三人共
結姊妹可以長處和氣不知尊意何如
生言既畢因誓不欺二郎乃與徽音共
議復于生曰家妹身為綱常非貪逸欲

真蓬閣雲時間有二無三。

哭黃天

化清風吹入雲霄路。一時間造化須
更舞翻。二海底尋鷗鷺。喜的是冷淡
消疎。弟子師徒笑吟。同赴仙都蓬
萊三島。歸家去。晝夜工夫無思慮。冥
冥昏。恍。惚。

又

天門開放道清虛。路地戶牢關。抽添
無數。澄。湛。功成做。獨坐忘言語。
駕河車上下寬舒。功成純粹守。似有
却如無。明明的不昧。元來路。包含萬
象。休不掛一絲頭。

烏夜啼

運坤火乾天霧。要殷勤守藥。煥煉成
真。至寶。白。雪似金珠。煥黃芽。殺地

若見白郎。可免失身之患。若論長幼。汝
亦無意分爭。生曰。如此則善矣。翌日相
別。生自荊州至家。與老僕途中相遇。已
喜奇。姐事諧。至日入見。老夫人趙母。美
錦娘出。見面恸流。泪。生甚怪之。因問奇
姐。及陳夫人。老夫人給以在鄉。生見錦
娘。恸容。力問其故。趙母不得已言之。生
本號慟。昏絕。仆地。扶入臥床。昏睡不省。
老夫人祝錦娘曰。此生遠。歸。傷。情。特甚。
汝為兄妹。便可往省。萬一失措。將奈之
何。是夕。錦率諸姬。奉侍左右。生殊不與
交言。終夜號泣。飲水。次早往鄉。祭。奠。錦
瓊。惧其傷生也。遣春英。新珠。侍之。生見

國色天香

卷之六

五十七

母飲刀圭習真土將龍虎來擒伏呼
風喚雨。

煞

化金蟬脫殼乘風去。一道寒光滿太
虛。有嬰兒有姪女。有黃婆配親姻。霎
時間會雲雨。衆仙歡箇二舞。出塵世
離了愛慾。早自不回頭。一心覓鍾呂。
直到蓬萊伴師祖。同共羣仙一處宿。
昇降三宮到紫府。調息綿三煉真土。
收斂黃芽制龍虎。騎坐白鶴跨鳶一
離却凡間奔仙府。再共清風作伴侶。
又共明月伴道上。飛入宮玩仙都。

新水令

我在教門中。整窮究了數十年。絕不
透聖人機。變定浮沉。歸妙理。進坤火。
陳丹田先牢。全住意。馬心猿。更不把

樞即仆地。移時方甦。如是者四。生之叔
見其甚也。代為祭奠。擁生肩輿以歸。生
二日不食矣。老夫人徬徨親手進食。生
不視。老夫人恚曰。汝欲斃老身乎。既知
有陳姨。亦知有我。既知有奇姐。亦知有
瓊。且彼為子死。孝為女死。節夫復何恨。
子豈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念耶。趙母
亦苦勸生稍進食。因令人為奇招魂立
主以祀之。奇弟雙哥托錦為之撫養。奇
樞在鄉。倩人為之守護。以白金為奇女
祭田。具簿書為奇綜家貲。其招魂詞曰。
哀哉魂也。予之招兮。魂何在。平在九天兮。
然魂為我先。豈忍舍我而之天兮。哀哉魂

世俗纏

駐馬廳

行的是調息綿三呼吸風雲有後先
比及得三宮昇變尤還七返妙中玄
駕河車搬運走如烟化清風直到金
宮院若要這道心堅黃河波滾泥丸轉

沉醉東風

大限到來難避也不問富貴官直推
到幾時休每日家頻發愿今年推到
來年擔閣得修行路兒遠生死輪迴
怎免。

步步嬌

大道從來人欣羨有影無形現壺中
別有天煉就金丹養胎仙雙闕路上
氣連三醞甘露頻吞咽

鴈兒落

也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地下兮然魂欲
與我追隨烏能甘心于地下兮。哀哉魂也
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名山兮然山盟之
情未了魂得無望之而墮淚兮。哀哉魂也
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滄海兮然海誓之
約未伸魂得無觀之而流涕兮。哀哉魂也
予之招兮魂何在乎。在東南兮然金蓮徑
寸安能遨遊于東南兮。哀哉魂也。予之招
兮魂何在乎。在花前兮。然言別而花容遂
減魂何意于觀花兮。哀哉魂也。予之招兮
魂何在乎。在月下兮。然月圓而人未圓
何心于玩月兮。嗚呼哀哉兮。滄海流下
處。勿求兮。茫若夜予心悽兮。其知

我也曾遇明師將道傳指與俺無為
傳教我少貪財休愛慾教我多辦工
多修善教我休把利名牽教我多看
些古書篇書篇都是通玄處教俺共
直師仔細研若是俺功全得造化無
人見若是俺心堅心堅得自然

沽美酒

將鉛汞鼎內煎煉至寶用乾二妙在
前弦與後弦分明有路顯引元神歸
宮妙用三關机变一无透徹三田九
轉炉中烟炎龍虎龜蛇蟠旋出于自
然自然有一箇無為真人出現。

殿前懽

勸英賢請君常看指玄篇無為大道
人都恋要行滿功圓跨鶴飛上天
方纔入無為傳恰才稱了平生願修

逐豈忍灰心兮乘風超化反而以思兮既
悲且訝疇昔楚江兮夢魂親炙靜坐澄神
兮精爽相射乃知魂之所居兮在吾神明
之舍嗚呼哀哉魂之來兮與汝徘徊予之
思兮腸斷九回生不得見兮葬則同塚有
如不信兮皎日鳴雷與言及此兮千古餘
哀天實為之兮謂之何哉死生定數兮魂
莫傷懷死為節孝兮名徹鈞臺愧予涼德
兮獨恁困頽魂將佑我兮附此金罍。

○碧梧雙鳳和鳴

自是生為錦娘苦勸漸理家政稍治姻事
夫然自歸後未嘗與瓊相見托錦達情
瓊曰言別期欲見心切然郎為妹親

一箇不來不去誰肯在世長年。

歇拍

這回再誰把世俗纏超凡入聖隨机
變道法雙全緊固抽添唱道情直至
蓬萊閑遊閑死做下部自然集早別
是虛無篇願心滿

端正好

誰知我靜中行。功勞大。這回早不染
塵埃。幼年曾把明師拜。教俺跳出
迷昏寨。

滾绣毬

辨功夫智惠開煉三黃結聖胎。嬰兒
猛然驚怪。須臾飛過靈臺。到黃庭內
院。懷勒陽關。將虎龍排。霎時間打成
一塊。定浮沉。煨煉三災。三花聚鼎。泥
丸路。五炁朝元。透玉街。下十二樓臺。

情我亦為妹切念悲哀情篤歡愛難

且伊還婚期願郎自玉錦復于生。生曰

吾此時憂切非為風情但偶有一事欲

見相議耳。錦問具由。生具以徽音之事

告之。且出其所作閨賦。卸以事告瓊。

曰。萬里遠來。若不并娶。彼將何之。吾固

非如婦也。生托錦以事白之。趙母及李

老夫人。夫人曰。瓊意何如。錦曰。願之。李

老夫人曰。待吾細思之。錦曰。彼邊是遠

至若不得婚。必訟于官。似為不雅。老夫

人曰。娶之不妨。錦因對生言。生大歡喜。

翌日二郎遣舊媒來言姻事。生正猶豫

之際。忽見來僕自荊州回。以生自起行

倘秀才

調和就鉛汞。治魂魄見坎男離女放。乘自有金公一處理。成造化笑咳。快哉。

迎仙客

常將他玉戶閑。須要八門開。用坎離。顛倒栽。駕河車牛羨買。搬載入官來。斂在三田外。

紅初襖

坐臥處陽升陰降。一竅開百竅齊開。九還七返定三火。呼吸間啼外道調。真息透盈腮。治精華靖无海。

鮑老催

鍊元神觀自在。養胎仙笑顏開。丹田氣滾透胸懷。鍊至宝功勞大。又

後父聞總兵遣女回家就親。惧生為彼所訟。故遣僕致書。命并娶以息爭端。生與叔意遂決。復書請二郎面議。次日二郎白馬雕鞍。皂蓋方旗。侍從錦袍金鎧。銀鏃。儀衛之盛。遂造白郎之門。生與叔衣冠迎接坐定。二郎曰。請家姊夫相見。生笑曰。不才路次。輕誑公子。獲罪殊深。願公見諒。二郎曰。早知是吾姐夫。途中不加意痛飲耶。因兩釋形骸。款洽言笑。生大設席。二郎痛飲。婚期之講已成。二郎遣人歸報。徵音生曰。吾附去書。看還醒目否。洗耳尚未乾。忽聞佳信至。舟中採花郎。天

爾語千言句。三該都出在道德陰符。
界撥動天開潤九垓。採藥物乾坤外。
白雲堆裡飛升界。變化果劫修來。

耍孩兒

初學篤志真心。愛讀看些經書註解。
忽然心地悟然。開自想咱往日沉埋。
果然的有路登仙界。任意縱橫到處。
該還了這冤家債。這回萬緣齊斷不。
染塵埃。

二煞

靜中默、行。點刀圭分皂白。靈臺無。
物當寧耐。脫離生死修真路。倒把枯。
松日夜栽。惟把時光待。咫尺間功圓。
行滿步上天台。

三煞

也不索看三教書。也不學七步才。只

上乘鸞使何事重。慘情應須多嬌。如龍。會
有期。秋波煩轉視。

徽音見之。略無動容。蓋平時喜愠不形。
德性堅定。固然也。二郎至晚回家。為道
詳悉。亦治姻其生。涓于五月十一日。畢
姻。是日也。格火飛紅。燦爛百花迎晚日。
蓮金獻瑞。芬香十里。逐和風滿道。上百
二祥光。一簾中十分春色。車行馬驟。廣
寒宮裡。姮娥來。樂奏聲聞。閭闔殿前。仙
侶至。星郎遊洛浦。濟。踏。神女下瑤
臺。嬌。綽。更有丫鬟數輩。皆仙籍之
名姬。僮僕幾人。悉天曹之力士。登筵饌
客。何殊朱履三千。入幕女省。直塞巫山。

要香。默。把工夫。煉成玉体。乘風去。一道寒光。入聖階。做一個蓬萊客。全憑三千功滿。便要難俗骨。得仙胎。

四煞

恁時節。跨青鸞。飛上天。駕白鶴。覆地來。飛昇变化。登仙界。苗芽漸長。人難識。玉兔窩中好避乖。惟且將時光待。咫尺得功。圓行滿。平步上天台。

五煞

有靜功。有動功。无罣碍。无罣碍。這回還了人。偷情跳出昏迷是非海。

紫陽真人金丹四百字

真土擒真鉛。真鉛制真汞。鉛汞歸真。

土身心寂不動。虛无生白雪。寂靜。

昔年玉炉火温。鼎上飛紫雲。聖池。

十二。其物華之盛。儀衛之多。不能盡述也。客有善為史者。作碧梧栖雙鳳。旨以獻。生愛之。與徵音瓊姐聯詩云。

金井的桐梧生。高岡雙鳳呼。五色浮神彩。

音百尺長。蒼瑚藻翮翔。清漢瓊風翎入翠。

圖銀床。菱奕葉。丹穴試雙顧。阿閣朝陽地。

楚宮栖鳳都。齊声調律呂。合味荐醍醐。比

翼終天會。冲霄千仞途。瓊枝應向我。徵韻

自知吾。綠陰留萬載。瑞興九苞符。

徵音入門之後。侍帝娘瓊姐無不週悉。

奉趙母老夫人。則盡恭敬。凡于生前有

所吝。冥必托錦瓊代言。其賢于人遠矣。

自是趙母與生為一家之好。錦娘與生。

蓮花開神水金波靜夜深月正明天
 地一輪鏡珠砂鍊陽氣水銀烹金精
 金精與陽氣殊砂與水銀日魂玉兔
 脂月魄金烏髓撥來歸鼎中化作一
 泓水藥物生玄竅火候發陽炬龍虎
 立會時室鼎在玄珠此竅非凡竅乾
 坤共合成名為神氣穴內有坎離精
 汞汞一點紅金鉛四斤黑鉛汞結丹
 砂砂一紫金色家園景物麗風雨正
 春深犁鋤不費力大地皆黃金真鉛
 生于坎其用在離宮以黑而變紅一
 鼎雲氣濃真汞產于離其用却在坎
 姪女過南園手持玉橄欖震兌非東
 西坎離不南北斗柄運周天要人會
 攢簇人候不用時冬至不在子及其
 沐浴法卯酉時虛比鳥肝與鬼髓論

盡終始之情生後推魏科登高第
 翰死為名士夫微音生二子瓊姐生一
 子皆擢進士後瓊姐奇姐微音與白生
 合葬于南洲之南迄今佳木繁茂多產
 芳蘭子孫展墓里許聞香世人皆以為
 和氣致祥云

匡臣子才

卷之二十一

一〇二

來歸一處一粒復一粒從微而至著
 混沌包虛空二：括三界及尋其根
 原一粒如黍大天地交真液日月合
 金精會得坎離基三界歸一身龍從
 東海來虎向西山起兩獸戰一場交
 成天地髓金花開赤葉玉帶長鉛核
 坎離不曾閉乾坤今幾時沐浴防危
 險抽添自謹持都來三萬刻差失恐
 毫厘夫婦交會時洞房雲雨作一戰
 一個兒個會騎鶴

評陳而觀玉

陳

國

志

傳

生

批

點

列

國

傳

閩

門

點

福

山

卷之四

陳批列國志傳

一一一

敘列國傳

此世宙間一大帳簿也家
將昌主伯亞旅統於一鉅
自田園廬舍織至器用什
物其出入登耗之數莫不

北平小月身

序一

有簿而主享其逸不則各
潤私囊人自為窟及至卮
漏源竭家業罄然始攷先
世之田園幾何廬舍幾何
器用什物幾何何及哉夫

世宙亦何以異是周自鑄
京化洽奄有式廓卜世卜
年煌々乎三五再覲哉代
而後乾綱漸解土宇各分
而割焉五伯遞熾七雄競

古言子區作

卷二

長視周若贅疣然。而玉
步未改孔子作春秋朱紫
陽纂綱目繫玉于天繫命
于初明示天下以共主雖
不絕之緒而袞鉞凜如讀

其詞繹其旨令人忠義勃
勃顧以世遠人遐事如基
局左國之舊文彩陸離中
間故實若存若滅若晦若
明有學士大夫不及詳者

而裨官野史述之有銅鑄
朱簡不復斷者而漁歌牧
唱能案之此不可執經而
遺史信史而略傳也列傳
始自周某王之某年迄某

王之某年事覈而詳語俚
而顯諸如朝會盟誓之期
征討戰攻之數山川道里
之險夷人物名獮之真誕
繁若臚列即野修無係朝

古言牙巨作

戶口

常巷議難叅國是而循名
稽實亦足補經史之所未
賅辟諸有家者按其成簿
則先世之產業釐然是列
傳亦世宙間之大帳簿也

如是雖與經史並傳可也
若其存而不論論而不議
願與世宙間開大眼界者
共揚權之
昔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古本小說叢刊

丁巳

萬曆乙卯仲秋陳繼儒書



列國源流總論

春秋列國志傳者因左氏傳記而衍其義也西周之前王化尚行諸侯無篡是以畧舉其大綱殆至東遷之後王政不行諸侯多叛故孔子作春秋起自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春秋之文雖是當時史語但孔子筆削其義以定褒貶然非富學之士不能少達其旨故左丘明氏因經而作傳大義明矣然其數百年間人物臧否國勢強弱併吞得失又非淺夫鄙民如邵魚者所能盡知也邵魚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丘明氏之傳以衍其義

非敢獻奇搜異蓋欲使淺夫鄙民盡知當世之事
跡也然其間國多事繁難以悉舉姑取其大國爲
主小國之政有于大國者則旁搜引出若不于於
大國者則置而不錄其大國如秦如齊如晉如楚
之類是也其小國如陳如蔡如滕如薛之類是也
若五伯如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
是也若七雄齊秦燕楚韓趙魏是也他若吳越交
兵孫龐鬪智之類亦皆備錄直迄秦併一統而止
也今將列國諸侯名目入於春秋之始者具開於
後以備參考○魯與周同姓姬隱公名姑息元年

入春秋

國都山東兗州府

○齊姜姓僖公九年入

春秋

立國都營丘後徙臨淄即山東青州今之臨

清至康公時有田和者為齊相受周安王命為計侯遷康公海濱以死姜氏遂絕後為田氏齊也

晉周同姓鄂侯二年入春秋

其國都平陽後徙曲沃

又徙絳即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其國本成王封叔虞初號唐後子燹者乃更號曰晉後至哀公戰國時晉三卿韓氏趙氏魏氏強大分其地是為三晉後韓趙魏三國下
宋子姓穆公七年入春秋 其國都商丘即今河南歸德府是也

○秦嬴姓文公四

年始見於春秋

其國都咸陽即今華昌府所

○楚芊姓武王十九年入春秋

其國都鄂州後

徒壽春卽今湖廣荊州府是也

○鄭周同姓莊公

二十二年入春秋

其國都西周徒榮陽卽今河南

府是也

○衛周同姓桓公十三年入春秋

其國都

朝歌徒帝丘卽今直隸冀州所屬也

○陳媯姓桓

公二十三年入春秋

其國都苑丘卽今河南南商丘

縣是也其後有公子各完者奔齊事于齊後數世

孫名和者改姓田滅姜氏齊卽繼齊有國

○蔡周

同姓宣公二十八年入春秋

其國都汝寧卽今河

南上蔡縣是也

○曹周同姓桓公三十五年入春

秋

其國都定陶卽今山東兗州府所屬

○吳周同

姓魯成公七年入春秋其實吳王壽夢始稱王其國都平江郡今蘇州是

○越姬姓至允常在魯昭公五年始見於春秋其國都會稽即今紹興是

燕周同姓至文公時始見於戰國其國都薊北即今真定

○韓周同姓其後裔事晉為韓氏至戰國時有韓虔者與趙魏共分晉地受威烈王命為諸侯國號韓其國都宜陽後徙滎陽即今河南所屬

趙本與秦同姓其後有造父者事穆王有功封趙城侯後有趙夙者事晉獻公又數世有趙籍者與韓魏共分晉地受周威烈王命為諸侯國號趙

陳批列國志傳 總論

其國都邳鄆卽今直隸廣平府是也○**魏**本與**周**同姓其後**齊**有**畢**萬者事**晉**獻公以魏城賜畢萬因曰**魏**氏後數世有桓子者與**韓****趙**共分**晉**地受**周**威烈王命爲諸侯國號**魏**其國都安邑徙大梁卽今河南所屬也其小國如**滕****薛****杞****莒****邾****許**之類國微事少不能盡錄若并滅亡則因其大國所滅之由皆載其中觀者自宜詳察云

列國志傳總論終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目錄

卷一

雲間陳繼儒校正

蘇妲已驛堂被魅

雲中子進斬妖劍

西伯入商得雷震

西伯陷囚羗里

紂王立酒池肉林

西伯脫囚歸岐州

西伯建臺鑿沼

子牙避紂隱磻溪

子牙代武吉掩災

西伯侯初聘呂尚

西伯侯再聘子牙

子牙收服崇侯虎

武王子牙議伐商

子牙檄殷郊助敵

子牙收服洛陽城

孟津河白魚入舟

太公遺計收五將

紂王拜將征西

太公滅紂興周

卷二

武王分土封諸侯

周公秉政誅管蔡

成王感變啟金縢

周公定鼎于郊廓

召公奭宣布王化

南民不忍伐其棠

楚子膠舟溺昭王

穆王西游崑崙山

楚人夫戰麒麟谷

厲穆王趙城託孤

齊康公因色亡國

羸非子救馬受封

十丈臺李巫監誦

尹吉甫大征玁狁

姜皇后脫簪諫王

盧妃懷孕十八年

幽王舉火戲諸侯

鄭桓公驪山救駕

周平王奔鎬東遷

潁考叔輟羹悟主

州吁恃寵弑桓公

衛石碏仗義殺子

陳穆公以婚救衛

鄭莊公祖宮演武

卷三

周鄭大戰於繻葛

鄭太子救齊辭偶

鄭祭仲殺壻逐君

齊襄戲妹陷彭生

齊襄公貝丘遇怪

齊召忽從主死節

管夷吾條陳霸業

楚王僭號征鄖絞

楚屈瑕鄢水大戰

息伯瑗請楚伐蔡

楚王仗威虜息媯

鬬伯比獻謀伐鄧

齊桓公背盟逃歸

齊甯戚放牛遇貴

甯戚舌動宋桓公

鄭厲公倚齊復位

鄭厲公南郊救駕

衛懿公好鶴亡國

管仲天柱峯滅戎

齊桓公德存邢衛

管仲罵死鬬伯比

管仲召陵服強楚

魯村婦秉義全社稷

齊桓公輔周太子

卷四

桓公葵丘大會盟

桓公陽谷寄太子

馮長生驗夷吾生死

晉獻公寵妾逐子

晉荀息假途滅虢

秦穆公羊斟自里奚

驪姬設計陷申生

千英傑輔重耳逃難

晉里克謀弑二主

公孫枝獨戰六將

秦穆公救晉饑民

韓原山秦擒晉惠公

晉重耳周遊列國

五公子爭權亂齊

宋襄公曹南圖霸

宋楚泓水大戰

晉子圉逃歸嗣位

趙衰狐偃奪重耳

卷五

重耳寓秦受懷嬴

重耳殺懷公復國

介子推辭祿耳焚

晉兵救駕開洛陽

晉郤穀被蘆操兵

晉郤穀大敗曹河

文公義報僖負羈

晉先軫一氣子玉

晉楚城濮大戰

先軫二氣子玉

郤穀遺計斬舟之橋

晉文公踐土會盟

秦穆公大霸四方

晉先軫三氣子玉

蹇叔遺船救孟明

秦孟明崤山大敗

晉先軫狄陣困死

孟明焚舟誓伐晉

卷六

秦穆用人從葬

秦晉令狐大戰

晉士會自秦逃歸
晉靈公怒逐趙盾
晉解揚出使不屈
鬪越椒謀反被誅
晉郤克克兜大戰
楚共王鄢陵大敗
晉欒書爭功弑主
師曠辨樂知興亡
楚靈王大會諸侯

卷七

楚莊王納言定霸
晉楚苗河大戰
養由基百步穿楊
晉程嬰功成自刎
晉士匄青年進計
由基陷于萬伏弩
晉魏絳單騎和戎
齊莊公奸淫召禍
秦哀公設會圖霸

玄象岡卞莊打虎

柳盜跖辱叱秋胡

臨潼會子胥爭明輔

子胥威震臨潼會

伍子胥拽衣舉鬲

魯秋胡捐金戲妻

楚王肩雪遊獵

靈王自縊于庄家

費無忌諂楚平王

楚平王廢妻逐子

平王信讒滅伍氏

米建奔鄭被誅

伍子胥投陳辭婚

子胥脫難過昭關

浣紗女抱石投江

子胥吹篳引王僚

姬光請鱗諸行刺

三公子出兵伐楚

太湖亭鱗諸刺王僚

襲瓦族滅費無忌

要離辱死雋休忻
孫武子吳宮操女兵

要離行詐刺慶忌

卷八

孫武子發兵伐楚
楚昭王奔郢入隋
吳王困於檇李城
伍子胥和楚班師
孔仲尼相魯服齊
孔仲尼周流列國
勾踐敗棲會稽山

吳兵王戰拔荊州
伍子胥鞭平王屍
申包胥號哭求救
伍子胥酌恩報德
吳越檇李大交鋒
吳王分道伐越
勾踐入吳待罪

勾踐三年受吳辱

吳王西子遊八景

楚昭王禮聘孔子

孔子遭厄陳蔡

卷九

子貢說吳救魯

伍子胥抉目待吳

齊兵艾陵大戰

孔子獲麟作春秋

晉三卿攻亂同列

勾踐三戰滅東吳

范蠡扁舟歸五湖

晉智伯求地謀反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漆身刺無恤

吳起殺妻求將共

卷十

威烈王封韓趙魏
吳起奔魏死于楚
魏聘龐涓下雲夢
齊田忌大敗投趙
孫臏下山服表達
孫子被刑詐風魔
龐涓巫魅即孫子
孫臏排陣賭齊魏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卷十一

趙魏爭奪中山
齊威王正國朝周
公孫鞅徙木立信
王敖破脾薦孫子
龐涓謀刑孫子足
茶車竊孫子歸齊
孫子救韓擄魏申
無鹽女獻策爲皇后

衛鞅擄魏建功

衛鞅四馬分屍

蘇秦說六國合從

六龍會蘇秦掛印還鄉

張儀計秦說諸侯

張儀遊說諸侯事秦

孟嘗君養士出關

樂毅興兵伐齊復仇

相如完璧歸趙

田單火牛復齊

范雎脫廁報仇

不韋西游說立嗣

不韋計娶朱姬女

朱氏生政于邯鄲

秦伐周一統天下

田單興兵復聊城

卷十二

莊襄王發兵征趙

平原君合從於楚

公子竊符救趙

秦王興兵伐魏

無忌以兵回救趙

趙王興兵取燕邑

楚王合從伐秦國

朱后淫寵嫪毐

秦王計併六國

秦王復仇伐趙

荊軻入秦行刺

秦命蒙驁伐燕

魏王詐降劫秦寨

李信以衆征楚國

王賁詐巡撫燕地

新鐫陳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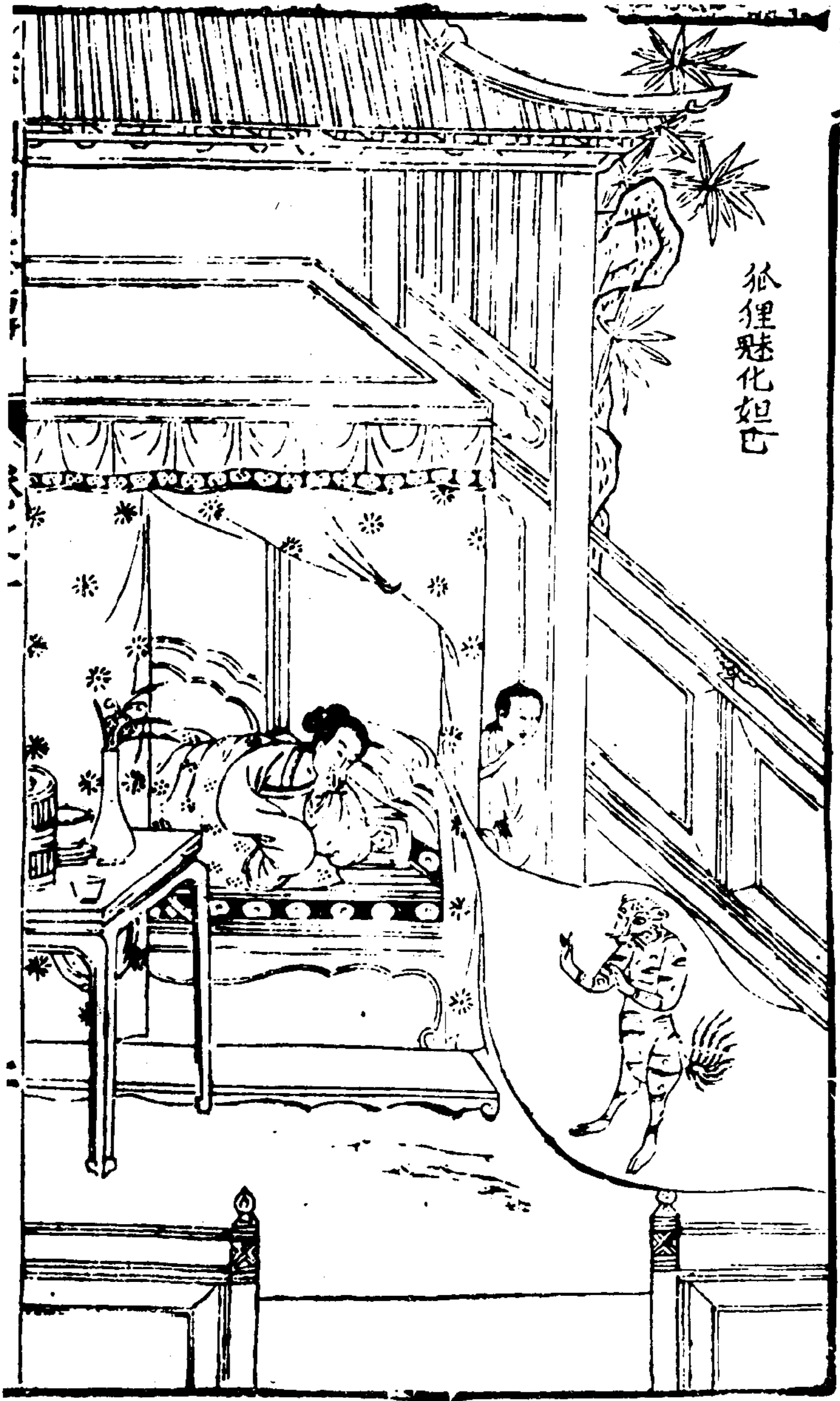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一五二





狐狸魅化妲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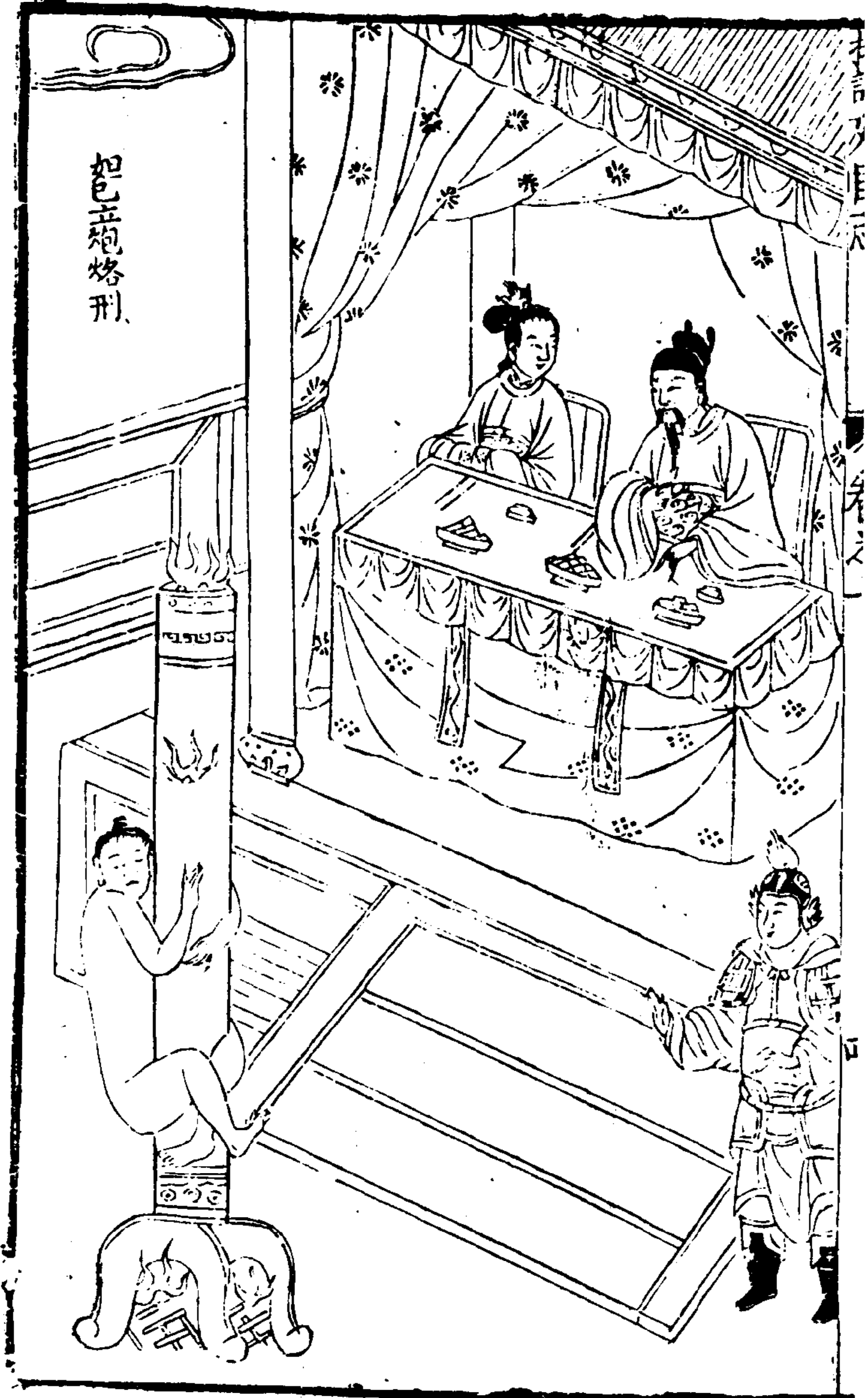
雲中子請除妖







雲中子收雷震



西伯食子之肉





田伯受賜西

新鑄陳眉公先生批註卷之十一

雲賢陳繼備重校

姑蘇葉經山梓行

起自商紂王七年癸丑至戊寅二十六年事實

按先儒史鑑列傳

混沌初判分天地二儀四象傳生意。聖人中出備
三才繼天立極傳萬世。唐虞推讓官天下。後來夏
后殷周繼湯德巍巍大聖人。南巢放桀救生民。相
承六百四十載。二十八代至商辛。商辛因寵蘇妲
已。炮烙虜盆立慘刑。飛熊賢士歸西伯。武王欲掃

眼虎
有因

社言及國言
卷之一

商氛德嘗時利舉一戎衣大會諸侯期八百發粟
散財斬獨夫諸侯推德爲天子西都岐下國名周
功臣子弟俱分土成王康王皆稱賢昭穆傳來數
十年厲王頗亂周綱紀宣王再整中興天幽王只
爲寵褒姒戲侯舉火顧西土平王東遷至洛陽君
漸弱兮臣漸強諸侯不奉周家貢各相吞併裂封
疆五霸迭出定乾坤齊桓居首繼晉文宋襄秦穆
相踵起楚莊去後亂紛紛吳越相吞經幾秋伍員
奔報父兄仇韓趙魏自強橫起周家不討反封侯
自是諸侯相爭奪天下紛紛號戰國鬪智孫龐尚

詐謀掉舌蘇張逞遊說列國縱橫俱失計不及西

秦有形勢鯨吞虎噬經數世英雄去後六王畢始

星兼并周天下天下茫茫定於一

蘇妲已驛堂被魅

話說商紂王名受辛紂乃帝乙之幼子湯王二十八

代之孫都朝歌朝歌即今河南國號商帝乙有三子長

曰微子啟次日微仲衍皆是庶出三日受辛即正宮

所生帝乙常欲立微子啟為太子群臣皆諫宜立正

宮之子於是立受辛為太子及帝乙既崩群臣奉受

辛嗣位是為紂王紂王為人聰明勇猛才力過人手

紂是
其淫
讖

世間
入都
禮
明悞

古本小說叢刊 卷之一

二

了
能格禽獸。身能跨駿馬。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常
自以天下之人皆出已下。當時天下小鎮諸侯共有
八百餘國。四方各設一大鎮。爲諸侯之伯。每歲一貢。
三年一朝。則各方大鎮率其小國入商。兩班文武乃
有王子比干。微子。微仲。箕子。膠鬲。梅伯。雷。開。商容。及
同輩。庶惡來。費仲等。相與輔弼。卽位七年。是歲癸丑。
諸侯合當大朝。於是東伯侯。姜桓楚。西伯侯。姬昌。南
伯侯。鄂宗禹。比伯侯。崇。侯。虎。各率本方小國。賫寶入
朝。當時紂王頗好聲色。不理國政。及諸侯來朝。紂令
四方侯伯合舉美女五十名。選入後宮。灑掃。北伯侯

攔昭

崇侯虎出班奏曰。此乃女色之禍。絕世美
世無雙。可充掖庭。紂王大悅。卽降詔。蘇護歸冀。
送女入朝。護入朝。謂曰。主上無道。貪淫女色。必
有亡國之患。吾女豈作宮庭之妾。而陷喪身之禍乎。
遂回冀州。絕貢不朝。不覺一年。各方俱進美女。獨蘇
護之女不至。又絕一年之貢。蜚廉奏曰。蘇護故違王
旨。不進宮女。又絕朝貢。王如不征。難以控馭列國。紂
王然之。遂令蜚廉操練將卒。發駕親征左司空箕子。
諫曰。蘇護誠有大罪。不可不討。然調本方侯伯征之。
足矣。何必親勞聖駕。紂王然其言。遂詔西伯侯姬昌。

忠言
胡不
見用

北伯侯崇侯虎兩鎮合兵以征蘇護使者至岐州陝在
 西姬昌接詔管待王使謂辭下曰蘇護忤旨失貢天
 子詔我合兵征之兵者凶器吾不好用今欲遺書令
 其入貢待罪誰愿一往大夫散宜生出班愿往姬昌
 即遣宜生往冀州一面又遣使止崇侯虎之兵散宜
 生直投冀州蘇護延入府堂聚賓而坐護曰大夫辱
 臨敝邑有何教諭宜生曰賢侯累失朝貢天子詔西
 伯加兵征伐西伯體好生之德按甲未動先命宜生
 督公入朝公能從之入商符罪庶可保全首領否則
 二鎮之兵合至則公之妻子亦成齏粉矣蘇護曰王

都是
實話

上失道聞吾辱女頗有姿色前歲入朝挾吾進女於
後宮。此吾所以惡其失道故絕朝貢。今詔西伯征吾
吾寧死於西伯臺下。豈可更入無道之朝。宣生曰主
上旣慕令愛姿色明公卽送入宮。女受掖庭之寵公
爲椒房之貴豈不美哉。何必抗拒王制而取大禍。護
曰夫婦乃人倫之首。商王不選令德而強奪官民之
女棄禮夫道必有亡身喪國之咎。吾豈貪富貴而陷
愛女哉。宜生曰明公之見差矣。普天之下皆是王臣
公當曲從王命親送令愛入朝。反凶成吉。不可偏執。
蘇護俛思良久曰吾本誓不朝。商今承西伯明教敢

不奉從。煩托大夫復命。來日吾卽親送小女入商待罪散宜生大喜相辭而別。蘇護次日收金帛修謝表。香車一輦壯士二百名。親送愛女入商其女名姐已年方十七。姿色冠世。綉工音樂無不該備。登車之日。父母弟兄俱各痛哭。不忍分別。護卽麾車馬出城。行不數月。至故恩州館驛安歇。本驛首領稟曰。此驛幽僻。淫邪所聚之地。往來遊宦被迷者多。賢侯不宜安寢于內。蘇護叱曰。吾送后妃入朝。天子有詔在此。何魅之有。卽令姐已寢於正堂。數十婢妾各持短劍。衛榻之左右。燃燭焚香。親封其戶。戶外又令壯士各持

妖氣
煽入
可危
可危

利器互相替換，巡緝不息。將及半夜，忽有一陣怪風，從戶隙而入中堂。婢妾有不臥者，見一九尾狐狸，金毛粉面，遊近臥榻。其妾揮劍斬之，忽然燈燭俱滅。其妾先被魅死，狐狸盡吸，姐已精血絕，其鬼脫其軀，殼而臥於帳中。殆及天明，蘇護啟戶，聞夜來動靜，眾妾告曰：「一夜寒風滅燭，邪氣襲人，然牕扉戶牖不動如故。」蘇護怪之，令壯士巡搜驛內，前後果見一妾被魅死于後庭青艸池邊。蘇護大驚，遂不少留，即發車馬起程。然不知姐已早被狐狸所魅，車駕行至朝歌，先進表章，延頸待罪於朝外。紂王覽罷表文，宣姐已

世說新語卷之十一

入朝見其儀容妖艷花貌絕群不勝懼怖曰此女足贖前罪何必更貢金帛遂赦蘇護歸復原職又遣使賞金帛賞勞姬昌崇侯虎聞知怨恨姬昌專功受賞遂有陷害姬昌之意竟不知後來如何

批 忠係設心不同

雲中子進斬妖劍

元物紂王即日立妲己為貴妃妲己謝恩侍宴紂王慶禮其貌卓冠宮庭令其歌操百樂無所不通紂王大喜飛性嬖臣師涓曰大王得此貴妃不啻天仙下降宜在掖之谷庭建受仙宮獨處貴妃以昭隆寵紂王納其言無

苦國
之皆

照魔
鏡可
照人
百目
不照
自心
照借
批

受仙宮。與妲已朝夕歡歌。令師涓作靡靡之樂。其音
 隱。北鄙殺伐之意。每令師涓歌彈。妲已嬌舞紂王。卽
 鼓掌大笑曰。觀卿等歌舞。誠若天仙下降也。於是紂
 王遂荒朝政。日與妲已宴遊。不息時終。南山有煉氣
 之士。號雲中子者。一日出遊。見冀州之分。妖氣洶洶
 上冲室壁。室壁二星名天文卽令道童取照魔鏡引
 之。其妖出沒不常。乃千載老狐之狀。落在商都。雲中
 子觀罷。浩然嘆曰。吾不掃除此魅。則陷生民喪商國
 遂令道童砍山下枯栢木。削成一劍。佩入朝歌。道童
 曰。吾師欲除邪魅。何不帶照魔鏡。而用此枯木之劍。

如何雲中子曰。千年老狐非千年枯木。不能以觸其
 形。焉用寶鏡為哉。遂扮為遊方道士。直至朝歌。遍觀
 都內之氣。其妖出於宮掖。次日具表獻劍。紂王宣入
 問其何來。雲中子曰。小道方外煉氣之士。昨觀妖氣
 冲於室壁。及小道至京都。遍詢下落。則此妖已藏大
 王宮掖。特請觀之。紂王笑曰。先生之言妄矣。寡人深
 宮縝密。羽林虎賁。殺氣騰騰。雖有妖穢。從何而入。道
 士曰。臣觀此妖。非小。若不早除。二十年後。必主覆亡
 家國。紂王大驚曰。然則先生何術可除。願聞其教。道
 士曰。臣進神劍一口。大王請懸宮中。百魅自然潛消。

旁觀者
 一時
 一刀
 兩段
 斬此
 妖魔
 何至
 釀禍

紂王受劍封賞道士道士曰臣獻此劍特爲社稷生民而進非圖富貴而來也遂謝恩出朝紂王卽將木劍懸于後宮妲己其實深谷老狐因吸天地之精啖日月之華遂能通變萬狀托物成人及聞紂王帶木劍入宮卽昏臥于榻紂王聞妲己臥病卽入省視妲己迎告王曰小妾生長深閨一覩劍戟心驚目駭恐懼成疾今聞大王帶劍入宮小妾輒驚成病萬乞除之王笑曰此遊方道士獻木劍與寡人驅邪何必驚懼妲己曰大王玉堂金屋有何崇魅此方外邪術惑聖聰扇搖天下乞王火速焚之勿陷其迷紂王曰

善卽令出木劍焚於宮外。次日太史令杜元銑奏妖氣直貫紫微，乞搜宮禁邪魅。紂王又以此說問於妲己。妲己曰：妾幼頗習星曆，畧達天文。妾觀數夜以來，紫微輝朗，並無妖氣。此太史與方士交結巫言，傾陷社稷，可先斬元銑，禁止妖言，再建高樓於宮中。凡百災祥，妾愿逐一明奏。紂王大悅，令斬杜元銑之首，號令都城再有妖言者，夷三族。却說雲中子未歸，終南山只在都城見，宮中妖氣未除，再欲入朝。及聞斬太史，號令都城，仰天嘆曰：不二十年，都城卽爲戰場矣。遂書二十四字於西城門外，拂袖而去。

妖氛穢亂宮庭

聖德播揚西土

要知血浸朝歌

戊寅歲中甲子

批 以甲子卜此其讖也

百姓爭視其句。莫知意味。恐紂聞知。卽塗抹之。時宮

迷接中。建樓高十餘丈。號曰摘星樓。朝夕與妲己遊宴其上。

妲己精通書史。廣博百家。紂王見其舉止。遂有廢皇后。立妲己爲正宮之意。一日詔正宮皇后會宴於受仙宮。皇后姓姜氏。東侯伯姜桓楚之女性。好雅重。不樂淫亂。見妲己諂媚得寵。本不欲往。然聞詔。只得強赴。妲己降迎。就宴。酒過數巡。紂王令師涓奏靡靡之

之好淫色

音師涓拊節而歌。妲已舉袖而舞。紂王左顧右盼，不勝歡悅。宦官嬪御，皆稱萬歲。獨有姜后俛首不觀。紂王問曰：寡人新製此樂，又得師涓善歌，蘇妃善舞，誠若天仙洞府之寶。爾何不觀不樂？姜后對曰：妾聞明王所寶者，賢人；君子未聞以淫樂邪色為寶者。若寶淫邪，必有宮闈之患。紂王頗有怒色，曰：何謂淫樂邪色？宮帷之患，姜后曰：太史累奏妖貫紫微，其氣落在深宮。大王全然不省，反聽妲已邪色。信師涓淫樂，斬杜元銑以塞忠諫之口。妾憂社稷傾危而不暇，何暇觀此淫邪乎？紂王默然不語。姜后辭歸本宮，嬖臣費

仲知紂有廢立之意。乘機奏皇后嫉妬蘇妃妄誹聖樂。大王豈可置而不問。紂王曰：吾欲廢姜后而立蘇氏久矣。止恐群臣諫諍。今其抗拒百端。吾必廢之。次日王與妲己宴於摘星樓。命妲己歌奏新聲。妲己啟奏曰：感大王恩遇。故承旨歌舞。今正宮以小妾爲邪淫。諂媚妾再不敢奉詔歌舞矣。紂王曰：卿且勿以此介意。不日吾將冊卿爲正宮耳。妲己再拜侍側。少頃姜后復具諫表直上摘星樓。劾妲己爲妖邪。師涓爲讒佞。紂王覽罷。擲表於地。唾罵如婦。安敢妄誹吾之左右。喝令斬之。姜后叱退武士。大罵無道昏君。寵嬖

妾而斬正宮焉能以主社稷紂王大怒左手攬衣右手揪髮振其四肢仰投十丈樓下不知性命如何批但見朝人樂那惜舊人悲傷哉西伯侯入商得雷震

姜后墜於樓下頭破腦裂頃刻而殞時太子商郊之子名郊年方十三聞母后被刑直奔樓下抱屍號哭紂王撫慰曰爾母嫉妬忤旨故自殞於樓下不必痛哭以傷情性太子告曰母后未聞失德父王信讒而陷至死今又不收葬其屍何棄結髮而絕大倫乎紂王聞太子之言亦爲動情卽收姜氏之屍以厚禮葬之

廢嫡
立寵

母計
式相

遂冊蘇氏爲正宮。群臣廷議紛紛，皆諫不可紂。王不從。廷議竟立妲己。太子慟母死于非命。又見立妲己爲正宮，晝夜號哭不止。費仲奏曰：「姜后之父姜桓楚見爲東方侯伯，鎮大兵，雄若聞大王殺皇后，立妲己，太子哀思，必擁東方甲兵，乘機謀反。不如詐稱國有大政，宣四侯伯入朝，同議桓楚若至，卽擒斬首，以絕後患。有何不可？」紂王大悅，卽遣諸使遍宣四方侯伯。却說西伯侯姓姬，名昌，其先帝嚳之後，嚳小名棄，事唐堯，善稼穡。堯封爲農師，號曰后稷。又數代至公劉者，修后稷之業，居于豳。今陝西又數代有古公亶甫。

本言及臣三卷之一

者。積德行仁。國人多歸之。戎狄攻豈甫。去豈。徙於

岐山之下。今鳳翔府豈人扶老携幼。徙居岐下。豈甫

生季歷。季歷生昌。守岐州。紂封昌為西方侯。伯生得

龍顏虎眉。身長一丈。有四乳。目角豐隆。承祖父遺政

布德行仁。專恤鰥寡。孤獨。西方小邦。諸侯各各傾心

服德。以朝焉。兩班群臣。有太顛。閔夭。散宜生。辛甲。鬻

子等。皆賢明君子。以輔相治道。及聞紂王失德。每欲

入朝進諫。而未及。殆使使者賫宣詔來。至。遂問群下曰。

商王此詔。非宣議政。當有異論。吾嘗觀先天之數。吾

有七年之厄。此行倘陷不測。爾等宜布德政。匡復西

大生自然端正

慮良心事

士不必是。人謂我者。命之曰。自當西回。對臣曰。王。既知此行不吉。隨而勿往。河如西。伯曰。君命所召。焉敢故拒。卽日發駕出岐州群。臣餞送于城。忽一後生擁住馬頭。哭諫。吾父不可赴召。百官視之。乃西伯侯之長公子伯邑考也。西伯撫慰曰。吾兒不必憂慮。爾弟兄和睦共守國家。不日吾卽西歸也。伯邑考曰。吾父必欲入商。不肖愿從同往。西伯亦不許。且曰。七年不返。然後汝來相問。於是父子痛哭。百官無不揮涕。車馬遂出潼關。行至燕山下。西伯止。任從者曰。暫停筠亭少刻。當有大風雨至。從者告曰。今乃日正中。

大數

點綴
光景
點綴
點綴

天雲收四塞。風雨從何而至。西伯曰：吾演先天之數。今日乙巳辰遇巳卯時。不特有大風雨。抑且當有蓋世英雄從地而出。從者請問其故。西伯曰：乙乃木也。巳乃風之宮也。巳乃土也。卯為雷之宮也。節值春半。雷當發聲。木動風生。雷從地出。是以知之。從者曰：何謂有出蓋世英雄。西伯曰：震為長男。是以知之。言未訖。雲霧四合。暴雨淋漓。平地水滿三尺。忽然燕山西北一聲霹靂。火光散亂。林中有胎兒啼哭。西伯急令巡之。見古墓穴中。雷震棺木。有女屍破胎。墜一嬰孩。呱呱而泣。西伯取而視之。乃男子也。生得丰神聳異。

骨節稀奇。西伯謂從者曰：此子非常下之士。他日必
爲西方出力。乃詢本處鄉村。令人乳之。行至數里。未
得乳。婦忽前。有一道士。布袍麻鞋。手揮羽扇。將近車
前。長揖曰：侯伯何往？西伯荅曰：吾承王詔。將入朝歌。
先生何方人氏？道士曰：小道終南山煉氣之士。號雲
中子也。西伯荒忙下車。相見曰：素仰高風。今始得遇。
然子欲何往？雲中子曰：小道因觀天象。見妖氣落于
商王宮內。吾進木劍。請掃除之。不料商王昏德。及斬
太史。以禁方士。所以吾欲遍遊天下。以尋破魅之士。
今觀將星落在燕山之西。故徒步以詢所在。早辰霹

世說新語及國記在傳

卷之一

十一

霹靂發於本方。此象從雷而出。今詢至此。則又隱而不見。西伯聞其言。有符嬰兒之事。卽抱嬰兒度與雲中。子曰。先生所尋將星者。莫非此子乎。雲中子視其丰神骨節大異。曰。賢侯從何而得此子。西伯以雷霆之事相告。雲中子曰。此子非俗。他日長大。必能蕩掃商家氛穢。然民間不能鞠育。小道愿收入本山。恩養成。人教其演習兵機。以候扶真主。破妖魅。以援陷溺之民。西伯曰。然則可呼何名。以爲他年相會之誌。雲中子曰。卽從雷震而呼之。有何不可。西伯忻然曰。先生命名最爲合義。遂相辭而別。西伯行至數日。車馬遂

見景
生情

入朝歌時。姜桓楚鄂宗禹崇侯虎陸續到京。四侯相會。約次日入朝。時京城百姓皆哀姜后。死于非罪。而惡姐已立爲正宮。議論紛紛。傳於桓楚耳中。桓楚詢問士夫之中。知姜后被投摘星樓而死。放聲大哭。次日卽具表入朝。數紂王斬正宮寵姐已。嬖費仲。荒國政四事。紂王大怒曰。寡人欲除老賊。尚未降詔。焉敢先謗吾過。喝令斬却桓楚。不知性命如何。

批 公論難逃

西伯侯陷囚姜里城

姬昌鄂宗禹及滿朝文武皆諫。桓楚爲東方侯伯。縱

後諫
臣者
必亡

恐至
德不
忍言
此

使有罪不可極刑。况其所諫皆是。大王何可加以重罪。紂王猶豫不決。妲己在簾內恠告紂曰。群臣皆桓楚之黨。故妄諫誣。交抗王刑。大王若不醢桓楚之屍。何以示法。紂即令醢桓楚為肉醬。貶其子姜文煥。以守潼關。以楊越奇為東方侯。伯代守青州。又下令群臣再諫者。梟首示眾。群臣退朝。鄂宗禹會集姬昌崇侯虎曰。吾等世食國祿。今主上溺于酒色。妄廢皇后。而醢大臣。豈可懼死而陷君主乎。擬定次日三人合表。必冒死諫。其黜妲己。以理國政。雖加斧鉞之誅。不可緘口而止。姬昌曰。吾觀商德將衰。不出二十年後

有革命之象。公言雖是。祇恐主上執迷不悟耳。宗禹
曰。天命雖有常數。然爲人臣。不可不盡其職。吾必冒
死而諫。崇侯虎心本懼死。畏誅。又恨西伯專功受賞。
慢諫次日先奏紂王曰。大王昨醢姜桓楚。群臣皆服王刑。
獨鄂宗禹與姬昌互相誹謗。且姬昌妄稱能演先天
之數。言國家不出二十年而喪。若不除此二侯。終爲
大王之患。紂王大怒。正欲令武士監捉二侯。而二侯
合表來諫。紂王覽其表曰。
具諫表。臣鄂宗禹。臣姬昌。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百
拜上表。臣聞聖人御極。行正道以防心。天子司民。

握乾綱而宅志。所以唐堯不下階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未聞有嬖寵奸淫。殄絕夫婦。斬醢大臣。妄斬太史而能平理天下者也。伏自大王御極以來。災星歷變于天下。妖氣屢出乎宮中。正大王憂國愛民之秋。防心宅志之日。是故皇后乃母儀天下。無瑕玷而加極刑。妲己穢污宮室。有妖媚而寵重位。刑不上大夫。則醢姜侯而虧先王之典。官不曠太史。則梟元銑以失司天之監。內聽師涓之樂。聾惑聖聰。外信費仲之言。盲蔽電眼。且臣聞明王不自治。而聽治于民不自德。而信德于天。今大王廢

朝綱變典法。上激天變。下興民怨。社稷危亡。在於旦夕。故臣等不避斧鉞之誅。直進逆耳之言。伏望繼明主之行。恢聖人之德。親君子而遠費仲。黜妲已。以贈正宮。廣納忠諫。痛革前非。如此則天變可消。民怨可弭。而社稷穩如太山。國祚安如磐石。臣等不勝戰慄奉表以聞。

紂王覽罷。裂碎表章。大罵匹夫。焉敢妄進謗言。有司推出斬首。監斬押出二人。鄂宗禹當廷大罵昏君。吾死無恨。可惜成湯宗廟。變為坵墟矣。群臣諫曰。姬昌素有德政。以服西方諸侯。大王今宣入朝。一旦殺之。

西土軍民必然生變。萬乞寬恩。以赦其死。紂王令斬鄂宗。禹解還姬昌。紂謂昌曰。本欲將爾同斬。姑念爾有德於西民。姑赦歸國。母得曠我朝貢。姬昌再拜出朝。群臣皆退。崇侯虎費仲獨奏曰。姬昌善理。伏羲之數。能知未來之事。况其國大兵強。此來不殺而赦。其西歸。何異縱虎歸山。放龍入海。若不興兵作亂。臣等其受妄言之罪。王曰。吾已赦矣。焉可反覆。崇侯虎曰。姬昌西歸。城中士夫料必皆行餞送。臣請行餞。觀其有怨望之言。則王可乘此殺之。以絕後患。紂王然之。次日西伯發駕西歸。滿朝士夫果設餞于朝天橋。崇

好調臣忠不伯死

侯虎亦在群中。酒至數巡。西伯告衆士大夫曰。王上偏信妲己而悞社稷。不出二十年。而其身作煨燼矣。群臣聽罷各皆失色。但唯唯不言。宴罷相辭而別。崇侯虎卽以妲己之言。懼告紂王。紂王大怒。卽令雷開率數十刀斧手。追捉妲己。時妲己出城三十里。在馬上自思。身有七年之厄。又何安樂而回。正疑思聞。馬後喊殺連天。一彪人馬追至西伯視之。乃殿前都校尉。雷開也。知其必然。捉己。乃抽馬候問。雷開曰。侯伯且駐行旌。天子有旨。抽回西伯。並無懼色。驅馬轉入朝歌。與雷開見紂。紂王大罵匹夫。吾赦爾。爾回焉得反。

誦吾喪於煨燼。西伯頓首對曰：非臣敢誦，此亦天數已定。紂王曰：寡人之喪，已有定數，爾知已數，絕于何地。西伯曰：臣之氣數，過十二年後安牀而死。紂曰：吾爲萬乘之君，尚沒煨燼之下，汝又安牀而死，何其誣妄之甚，喝令斬之。大司徒膠鬲奏曰：生死一係于天，西伯雖有輕言之罪，亦不至死。大王焉可斬之。紂曰：姬昌妄言，豈合天數。寡人斬之，亦不爲過。膠鬲曰：大王必欲以昌之言爲妄，可令其演察目前禍福。驗則赦之，否則臣其伐其死。紂卽命姬昌占朝廷。今日主何凶吉。姬昌袖傳一課曰：以臣占之，今日酉時成湯

天災
人事
所致

宗廟。當有火災。紂王勿信。囚昌於南牢。以驗凶吉。殆及黃昏。巡城兵馬。果奏祖廟發火。紂王盡發衛士以救之。風威火勢。互相激烈。軍士不能救護。須臾之間。七廟皆成焦土。紂王默羨姬昌之神。次日欲放西伯歸。費仲又奏曰。西伯精靈終成大患。王不殺。亦請囚之。待其臣子其贖。然後赦回。庶可服其叛意。紂王納其說。次日降詔。囚西伯於羑里城。在相州湯陰縣膠鬲奏曰。紂皆不聽。西伯謝罪。以赴羑里。百姓聞西伯之聖。含冤被貶。爭相遠接。愿上表請赦其罪。西伯止曰。吾罪當誅。賴天子聖明免死。以謫此城羑里。豈敢再贖聖

殷鑒
啟

旨。百姓皆拜曰。真聖天子。於是西伯入於城中。仰天

自嘆曰。七年之厄。誠有定數。吾豈敢怨君而私民乎。

遂杜門不出。取伏羲氏六十四卦。次序而演之。為卦

下之辭。垂世立教。其詞詳見大易宋賢道原劉先生有詩云

七載艱難。羨里城。

卦爻一一辨分明。

玄機打透。先天秘。

萬古傳名號聖人。

唐人韓退之。作文王拘幽。琴操曰

目窈窕兮。其疑其育。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

出兮。夜不見乎。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嗚

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

批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

謬士高張

却說紂王自醢姜桓楚。斬鄂宗禹。又囚西伯侯。留崇侯虎在朝議政。滿朝文武盡皆緘口不言。其所言者。獨有崇侯虎。費仲。蜚廉。雷開。惡來。一班佞臣而已。故紂王畧無忌憚。無所不作。畢竟如何。

紂作酒池肉林

正是拒諫飾非所處

紂王每欲建造高臺。廣開花園。又恐群臣諫議。先建宗廟。復遣蜚廉。費仲在都城南陽社。園三里之地。築臺高千尺。上造玉門瓊室。盡飾金珠白壁。下建瓊林御庫。收貯貨物。又令在都城建造鉅橋。大倉數千餘。

窮奈經欲

七 平川 卷一

虎之
逢
甚于
仲督
之長
君

慘
狀

問費仲督併民力府庫財用皆空三年未能成就仲
 乃回奏紂王紂王不悅崇侯虎曰以萬乘之尊建一
 臺榭何憂不就臣請將外郡糧稅戶役各增一倍都
 城百姓則賦役不增但調其用工服役如此財力俱
 備不上三年臺榭可成庫藏亦滿紂王大喜即出詔
 書重斂勞民費仲蜚廉將畿內之民三丁抽一單丁
 獨役富者雖少壯亦賣而不調貧者雖老弱必驅而
 用之替換督工晝夜不息民有不勝疲苦勞死于臺
 下者縱橫枕籍外即不勝重斂者賣妻鬻子至於逃
 亡及至七年始得成功費仲蜚廉請紂王遊玩紂王

自謂
教語
勤破
心肝

詞紀
高情
極若

駕至臺上一見此臺高聳廣潤盡飾琅玕白玉皆
 翡翠珠璣忻然嘆曰非崇侯虎獻謀費仲蜚廉効力
 則寡人又豈有高臺之樂遂名其臺為鹿臺封崇侯
 虎為大司徒費仲蜚廉為左右鎮殿大將軍使其重
 斂民財以充鹿臺之庫原收粟麥以實鉅橋之倉日
 與妲己宴賞其上自謂天下崇臺美室皆不能及然
 不知乃焚燎天下之財疲苦萬民之力始能成就怎
 生見得後人曾有四六之詞一篇以譏之云
 臺高插漢榭聳凌雲九曲闌干飾玉雕金光彩彩
 千層樓閣朝星映月影溶溶怪卉奇花香馥四時

七

卷一

十七

不卸珍禽異獸聲揚十里傳聞遊宴者姿情歡樂
 供力者勞悴艱辛塗壁脂泥盡是萬民之膏血華
 堂彩色皆收百姓之精神綺羅錦席空盡織女機
 杼絲竹絃歌變作野夫啼哭真箇以天下奉一人
 須始信獨夫殘萬姓

批 我願君王心化坐光明燭

正類 不容 泯滅
 一日紂王與妲己宴於鹿臺調六宮嬪妃赴于臺下
 令其盡去裙襖裸身歌舞互相懽謔紂與妲己望見
 撫掌大笑獨有姜后一宮中嬪御七十二人揮涕掩
 淚不肯裸衣歌舞紂王召問其故眾宮女但悲而不

嬪御
亦羅
此恠

答。妲己曰：此姜后之宮女，每怨大王殺其主母，欲謀作亂，以弑大王。妾始不信，今違王命，誠有此意。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奏曰：宮女謀亂，當要重責，以戒將來。王曰：斬刑極矣，又何更重？妲己曰：依小妾之見，可在摘星樓前挖地方數百步，深高五丈餘，令取百般蛇蝎蜂蠆之類，群聚穴中，將此宮女投落坑穴，與百虫嘍咬，號作蠶盆之刑，方可警衆。紂王大悅，即令費仲開成蠶盆，收聚百虫，將此七十二名宮女一齊投落坑中。悲哀號哭，不忍見聞。紂王大笑曰：非皇后之計，則不能滅此叛妾。殷郊太子名聞知，忙入鹿臺進

諫曰：天子者，民之父母也。刑法者，國之治具也。民不可虐，法不可變。今眾妾無謀逆之罪，而加以極慘之刑，此皆妲己蠱惑聖聰，使天下談父王為無道，請斬妲己以正朝綱。妲己怙奏太子與眾妾同謀，故敢強辭妄毀小妾。紂王喝令：「桓死殷郊，王子比干聞知，荒怵入諫曰：『太子國之根本，大王何忍加刑？』紂王俛思半晌，令謫太子與姜文煥共守潼關。太子悲號，其死，不愿遠出。比干又諫曰：『太子乃社稷之主，不可遠謫。』邊關紂王大怒，喝令不退，必推出斬首。比干挽殷郊出朝，撫慰之曰：『君父之命不可違忤，吾兒暫出潼關。』

淫汚
之言
業秀
正論

百日父王回意吾當保奏回朝太子泣辭比干而出。忽一人叩住馬頭諫不可位衆視之乃大夫梅伯也。太子曰吾知不可出國但君命已出不敢有違梅伯曰殿下請回東宮臣奏主上倘有疎虞臣其代死殷郊不從驅馬出城直奔潼關不在話下梅伯解下衣冠延頸入見紂王曰皇后無失德而被刑太子無罪過而遭謫大王若不追回太子復東宮愿解還官誥其代其死時姐已又奏曰梅伯皆太子之黨故互爲相救紂曰當何如可絕此黨姐已曰群臣輕侮朝廷皆由刑罰輕薄故也依妾之見可鑄銅柱內煽焰火

正言
犯你

外塗脂膏令犯人梅伯裸衣抱柱則皮肉朽爛筋骨
粉碎如此下方畏懼朝無奸黨矣紂王曰善即立銅
柱塗膏煽火將梅伯解衣抱住梅伯痛哭受刑頃刻
肉焦骨碎化為飛灰

批 慈矣忠良寃矣宗廟及悞殆哉

炮烙當庭標

火威乘勢熨

四肢未抱搏

一膽先摧裂

須臾化骨筋

頃刻竭膏血

吾知紂山河

隨此烟燼滅

目閱 梅伯既死皆心驚膽裂而紂方大笑曰此刑極美衆
可號何名姐已曰可名為炮烙之刑又曰炮烙不可

釋曰
對否

槩后可制銅斗亦加火其中名曰愆斗罪不至死者
令以手持熨斗則手足焦爛方別重輕紂然之卽立
銅柱銅斗各數十號置於殿前但有罪者便加此刑
滿朝群臣絨口畏懼如已見群臣畏刑不諫乃恣意
任爲與紂旦夕懽宴不息一日宴於摘星樓又立宮
人裸衣歌舞風動羅裙各相爭戲如已又告紂曰此
戲不足以盡聖懽可在臺下開二坑穴一則中間壘
糟爲丘四圍引酒爲池一則懸肉爲林令各宮嬪妃
裸衣戲於酒池各相撲打勝者隨浸死池中敗者投
于蠶盆內紂王卽依其所行令宮女戲撲往來出沒

死者浮沈不計其數紂與妲己撫掌大笑曰此樂沈
 解吾意遂令費仲南距朝歌北抵邯鄲縱橫數千里
 內五里建一離宮十里建一別館自與妲己自乘逍
 遙車絲竹歌樂擁於前後晝眠夕宴宮中號作長夜
 之飲不拘官民纔有諫者不投蠶盆則抱銅柱於是
 天下騷然搖動百姓逃亾諸侯亦有叛者後人有八
 句云

批 淫縱極矣怨毒甚矣

先王制律為民憂 商紂淫奢禍自求

炮烙刑標屍骨朽 蠶盆法立血膏流

慨感

離宮別館生民繫
舞榭歌臺動寇讐
可惜成湯錦綉業
年來歛手屬西周

西伯侯脫囚歸岐州

却說西伯囚於羗里將近七年群臣在岐州者商議
贖還大夫散宜生日主公離岐下之時曾言有七年
之厄令群臣子弟不得入朝探訪候在七年災滿然
後方可贖還群臣皆以為然獨伯邑考曰君父久困
於外臣子全無憐念之意忍心害倫大不可也遂携
數從者直出岐州時姬發武王姬旦周公向前阻曰
父侯有命不許吾等省問吾兄姑停數月待其災滿

批言及臣式作

卷之一

二十三

方可迎還伯邑考不從直投朝歌具贖罪之表先見
 紂王。紂王宣入伯邑考曰。臣父總鎮西方。西方諸侯
 稱為仁德。今違忤天顏。囚繫七年。臣痛父囚苦。愿以
 身代紂。謂姐不覺已曰。此忠孝之士。即令釋西伯之囚。姐
 已曰。吾聞伯邑考善彈琴。妾欲聞其雅操。大王可令
 其試操一曲。然後放回。紂王然之。今取琴與伯邑考
 令歌一操。伯邑考辭曰。臣聞父母有疾。不御琴瑟。今
 父囚七年。臣心痛如刀割。焉敢彈琴。紂曰。此皇后愛
 汝雅操。不必忤旨。試操一曲。即赦父西還。伯邑考強
 推不從。只得受琴在膝。彈之。以求赦父。然自思。紂王

其言
應以
切

不覺
不覺
彈

無道因在琴中寓音以諫之其辭曰。

明君作兮布德行仁未聞忍心兮重斂煩刑炮烙
熾兮。勛骨粉蠶盆慘兮肺腑傾萬民精血以灌酒
池百姓膏脂以懸肉林機杼空兮鹿臺財滿犁鋤
拆兮。鉅橋粟盈我愿明王去。讒逐淫振頓綱紀兮。
而天下和平

批 怨而不怒聆斯聲也寸腸割切

妲已聞其曲音奏紂王曰伯邑考專刺時政誹謗王
非若不除却此子必助西伯爲亂伯邑考唾面大罵
淫妬賤婦蠹惑我王我死青名不朽但可惜成湯之

伯言天
番西
伯

社稷矣。又以琴擊妲己。妲己越席而避。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曰：妾聞聖人不食其子。西伯素稱先知，可將伯邑考醢為肉醬，送與西伯。西伯不食，必是先知。聖人斬而勿放，倘其不知而食，則亦常人而已。放其西歸，以免妄殺。侯伯之議，紂即醢伯邑考。邑考罵不絕口，頃刻死于亂刀之下。後人有詩哀曰：

孤身西出岐

萬里探親災

未入羗里城

先登紂王臺

辭琴孝志在

擊玉怒心摧

可惜青年傑

化為異國灰

紂王便賚肉醬，入於羗里。時西伯囚繫七年，杜門不

出鎮日獨演伏羲之卦。忽一日有怪鳥鳴于庭前。西伯卽演卦象。便知當損一子。顧謂從者曰。數日以來。心驚肉戰。吾懼長公子。卽伯邑考也入朝告贖吾罪。必中。妲己之計從者對答未終。忽報王使至。西伯迎接入堂。使者呈肉醬。曰。主上以侯伯無甚大過。拘於僻城。數年故特賜奇味。不日將復詔西歸。西伯接肉在手。心知是子之肉。然又知妲己試挾之謀。乃對使者盡啖其肉。望北謝恩。使者相辭而出。謂其從者曰。世謂西伯有先知之聖。子肉尚不知而啖之。何足道哉。從者問其何故。使者曰。此西伯長子伯邑考。因上贖父

是

諸惡緣一微段如

塔著

之表彈琴忤旨。蘇皇后命醢為醬來試西伯而已。從
 者歸告西伯。西伯悲號嘔吐悶倒於地。左右荒忙救
 治。始得安起。謂從者曰：吾災將滿。况商王見吾食邑
 考之肉。必有釋囚之意。爾等且宜收拾以伺西歸。又
 遣使入岐州報知伯邑考之事。使者直奔西岐。入見
 群臣。便將伯邑考之事告知。舉朝哀哭。或議出兵攻
 紂。迎還西伯者。散宜生曰：長公子多因不守父訓。故
 得大禍。今主公厄數已滿。只宜具表贖還。不可興兵
 以生他變。群臣曰：然則用何物可贖主罪。宜生曰：吾
 聞商王荒廢朝綱。惟色是務。可選精麗美人十箇。良

一物
足
西伯

馬十乘。金寶各十車。遣閔天入商。必能贖出君主姬。發然之。卽具已進貢物。遣閔天入商。閔天領貢物。直投朝歌。館驛安歇。訪得朝中政柄。皆在費仲之手。乃以良馬八疋。金寶二車。美女二名。先見費仲。費仲延入府中。閔天曰。吾主陷囚七年。國中政事盡廢。臣子晝夜悲號。仰望西歸。今以小物敬獻。愿司寇在主上邊讚一美言。則西伯君臣感德。不沒費仲。忻然受其金寶。曰。大夫次日進上貢物。小官力當保奏。閔天相辭出府。次日卽上表進貢。紂王覽罷。宣美人上殿。大悅。曰。欲贖姬昌十美人足矣。何必更用他物。遂遣使

批言反厄于德 卷之一

何脫子美赦出姬昌妲己諫為不可。費仲進曰：姬昌雖有罪過

然已囚七年。西方百姓無主。若不釋歸。必然生變。紂納費仲之言。赦出西伯。西伯即日受詔出。羣里百姓鼓舞。大悅。相送出城。西伯入朝謝罪。紂王曰：寡人念卿為西方民主。頗聞德政。今赦爾前罪。賜爾白旌黃鉞。得專征伐。火速西歸。治民無得再違。姬昌謝恩。出朝。遂與闕天西歸。後史臣有詩一律。單道周朝之興。在西伯脫厄於羣里之時也。

商德滋昏周德昌

脫囚羣里係與亡

神龍獨為祥雲起

靈鳳偏因瑞氣祥

他日飛熊頻入夢

此時文豹早亡商

戎衣不舉傳孫子

八百蒼姬作肇光

皇明東屏居士咏史詩云

盛德拘幽國步艱

天心無係獨夫殘

卦辭畢繫閔天入

鐵鉞彤弓一路還

批 亂世入夢興廢之地

西伯車馬歸至岐州群臣聞知罄國出迎數百里外

滿城百姓牽牛擔酒鼓舞而迎曰今日復見我之父

母矣西伯入朝先謁宗廟再受朝賀群臣諸子各相

問安已畢右班一人忿然奏曰臣觀商辛失政殄絕

醒

人倫。吾王無辜。而受七年囚繫。今者聖駕全歸。何不
舉西岐之衆。打入朝歌。與民除害。畢竟此人是誰。

西伯侯建臺鑿沼

衆視之。將軍辛甲也。西伯大驚曰。卿何妄發此言。商
王乃君也。孤實臣也。君雖失道。臣子當盡守其職。豈
敢興兵犯上。卿等無得再言伐商。群臣皆曰。謹尊聖
命。於是西伯廣行仁政。厚恤下民。使耕者什一而稅。
仕者世食其祿。畫土爲牢。刻木爲吏。不動刑罰。而民
自勸。百姓有男不能婚。女不能嫁者。則出公錢而嫁。
娶之。有老而無子。幼而喪父者。皆給錢帛而賑恤之。

便與造唐

於是西方百姓家給人足歌頌太平又令辛甲率壯

兵二百名建高臺於都城

靈臺在陝西鄠縣

以觀災祥辛甲

領命出朝將要興工百姓皆曰父母欲建一臺何必

役兵勞士哉乃爭先搬泥運木服役無休西伯聞知

乃遣上大夫太顛以酒食親賞百姓宜誠其暫停休

息不須急就百姓聞詔愈加用力此臺不日而成辛

甲請西伯觀臺西伯與群臣發駕至於臺下登臨玩

畢慘然不樂散宜生曰此臺高大足可觀望災祥主

公何為不樂西伯曰吾欲在此臺下開囿鑿沼以備

遊覽今此臺高大百姓皆為吾而疲何樂之有百姓

此平川曰志傳

卷一

二二七

骨而
肉之
器而
之

與
格
者
心
腸

在臺下聞知此語即便鑿為池沼西伯下令禁止曰
 吾與土木之工自有士卒服役爾等且歸休息不可
 再勞百姓不從爭先開鑿至深五尺忽見枯骨一付
 百姓揮拋於沼外西伯在臺上望見急問是何人骸
 骨軍吏曰遠年枯骨不知何方人氏西伯忙令埋之
 軍吏曰此無主守何必埋掩西伯勃然變色曰有天
 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今此枯骨寡人
 即是其主焉得棄之乃脫短衣命裹其骨改葬他所
 百姓踴躍拜於臺下曰吾主恩澤及於枯骨我等敢
 不奉役即時効力不滿三日沼圍皆成更收麋鹿鴻

此
一

鴈魚鱉鳥獸置於沼圃西伯大宴群臣於臺上又以金錢散賞百姓百姓懽喜而指臺沼曰此吾王之靈臺靈沼也古人曾有詩云

沼鑿深深圃僻開 經營不日萬民來

要知商喪西周振 須察靈臺與鹿臺

批 靈之一字人心即天去

西伯自葬枯骨仁政馳于四方時虞芮二國虞芮二國各即

今山西平陽府府州城東百姓相爭界上之田積年不決虞侯乃

遺書與芮侯曰我等有此疑獄難以判決當今西伯

乃仁人君子澤及枯骨西方鰥寡孤獨不至失所若

獨出 謙字 于書 蒞羊 田之 知便 來征 誅里 尚本

不朝西伯則不明決敢約大駕相期西入蒞侯得書
 忻然便與從者會虞侯入於峭山至岐州界上見農
 夫耕于隴上者相讓而遺其畔畔至也二侯召而問之
 農夫曰西伯以仁讓為教化我等焉敢爭畔二侯噴
 噴稱羨遂驅車馬沿路遍察但是耕者皆相讓畔行
 者皆相讓路及至都城百姓往來者男則行左女則
 行右年至五十以上者肩不負重手不提挈二侯訪
 問鄉民鄉民曰此西伯之教化也二侯安於公館次
 日將見西伯天色未明侍立朝外少頃文武百官雍
 雍而至士讓大夫大夫讓卿相推相遜序職而入虞

大聖
大賢
大德

○蒞二侯自相告曰我等不能躬率教化使民積年爭訟誠乃小人不若今西伯之教自朝廷以及山野皆有君子之風我等既為小人焉可輕踐君子之庭乎即便抽身東回相辭各歸本國虞侯以所爭之地送還蒞侯蒞侯不受又送至虞二國相推不已遂讓為開國天下聞知咸曰西伯教化使人遷善而不自知真聖人也相率而朝于岐者四十餘國更有彩鳳鳴於岐山以昭仁政之瑞後史臣有詩云

教化默融遠國民 風行州動總歸仁

朝鳴彩鳳岐山下 靈瑞須昭大聖人

揚 薦

批 看到此處就有景星慶雲虹鳳甘雨氣象

當時西伯日行仁政民爭歸順紂王日行暴虐民多

背叛時商都城中有民姓姜名尚字子牙者其先祖

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際封年過七十家道寂寞有

經天緯地之才排兵布陣之術但時未遇其守清貧

而不予仕及紂王恣行強暴殘虐生民浩然嘆曰吾

聞君子不處亂世今商王殄絕人倫焉可再居此地

乃挈家屬徙居東海之濱釣魚為生畢竟如何

姜子牙避紂隱磻溪

其妻馬氏見其老而不遇終朝求去姜子牙今七十

以上竟無顯達吾請與子訣別子牙曰吾年八十位
至封侯爾且暫守目下之貧富貴之樂終有在也馬
氏怏怏不悅一日垂釣海濱馬氏饋餉子牙迎而受
餉恭敬如賓子牙乃按竿垂釣坐石磯而啖飯馬氏
私視籃籬並無片鱗及食釣視之則其釣不曲釣但
直針而已馬氏怒而讓曰吾以子爲時未遇其守貧
窮然不知子乃嗤嗤之士何足怪其貧落子牙曰何
謂也馬氏曰絲不投餌釣不曲釣其魚從何而得子
將窮困至死又何尚望封侯乎子牙笑曰吾絲不投
餌釣不曲釣不釣魚驚獨釣王侯此非婦人之見所

借
護
參
報

比
尺
月
日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三
三

能令
能品

能知也。馬氏曰：雖釣王侯亦必曲。鈞而得焉，有直。釣而能取者乎？子牙又曰：吾寧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爾誓歸家，再過數年，不遇明王，而取富貴，誓不立于天地間。馬氏不對而歸。子牙終日垂釣，只見民有携老負幼，擔囊挈餉，紛紛西行，接踵不息。子牙怪而問之。行者曰：商王無道，苦虐生民，我等欲投西岐，以作大平。百姓子牙曰：西岐如何太平？行者曰：西伯侯以仁政施於四方，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爲其民者老則衣帛食肉，幼則不饑不寒，四民樂業，艸木沾春，所以吾等欲避商而西投也。子牙聞知，浩然嘆曰：西伯旣善

遺說
自來
水

養老吾盍西歸矣遂收綸竿挈妻孥奔入岐州行至
潼關下約有二千餘人老幼男女悲號不得進關子
牙問其何故眾民曰關主以我等為逃亾之民故拒
而不肯放關子牙問關主是誰眾民曰正主太子殷
郊副王乃國舅姜文煥也子牙遂撥開眾人直扣關
門軍吏放入求見關王關王問曰汝何人氏子牙曰
小人乃商都之民姜尚也殷郊曰求見為何尚吾聞
良禽擇木而棲良民擇世而處方聞今商王失德苦
虐生民民不堪命故投西伯以求樂此終年殷郊太
怒喝令開關押此一起逃民入商請罪姜尚雖被綁

此平山... 卷一

顏色不動。但曰：太子請息雷威，乞容具訴。常云：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今商王重斂民財，民間父母凍餓，妻子不能相保。故欲棄暴歸仁，以求自活。太子今以我等爲逃躲之民，解還請罪，我等死不足惜。然民亡財竭，國家豈能獨安？且商王寵妲己，嬖費仲、姜皇后，無罪見投東侯伯，因諫被醢。太子遭廢，國舅被謫。此乃三綱殄絕，倫理乖違。公等名呼君父，實皆仇敵。何自不察，更助無道而殺陷害之民乎？太子默思，不語。姜文煥被子牙說動一遍，放聲痛哭，大罵昏君。實我殺父之仇，如何更爲守關？卽令開關，放此流民。又

論

說太子曰：殿下有君父之義，不可棄職。吾愿西投，求兵伐商。殷郊曰：我母因妲己而死，梅伯因我而亡，我亦同母舅，西投借兵，除此賤婢，以削母恨。子牙止曰：二公皆商家臣子，豈可背叛？况當今未有明王者出，公等必欲報父母之仇，不如暫守潼關，俟待有兵東伐，會兵助陣，生擒妲己，以雪前仇，可也。殷郊喜納其言，欲留子牙。子牙辭曰：尚本細民，不足奉承左右。且商王聞知，必以殿下招亡納叛，得罪反重。殷郊然之。放子牙下關而去。自是殷郊二人，各為關主，其實不慎，檢點終日，專望東伐之兵，以圖報怨而已。却說子

牙行不數日。將至岐州。前見二士峩冠博帶。狀貌非

常。端坐息于道。傍樹下。子牙進前。長揖曰。二公何方

人氏。其士曰。吾乃孤竹國今在平府君之二子。伯夷

叔齊也。子牙忙拜于道曰。公子何以至此。伯夷曰。吾

之弟兄因讓國而出。欲投于商。商王失政。故處北海

之濱。亡世三丘。今聞西伯發政施仁。尤善養老。所以

徒步而來。欲為西方太平義士。子牙嘆曰。得天下者

得其民。吾知商德喪矣。遂相辭而別。夷齊竟隱岐山

之西。不在話下。且說子牙入于岐州。遍遊都內山川

無一可棲之所。一日遊于城外。見一樵夫問曰。吾乃

據字
又露
頓住

遠方細民漁釣爲生。今聞西伯仁政，故挈妻孥來投路僻人生，不知何處可以垂釣。敢煩指引，使漁樵皆在春風之下。有何不可？樵者曰：此去西南九十里，有地名曰礮溪。原從渭河而出，此處石壁深遠，林木蒼蒼，兼有石室，清幽波濤洶湧，乃魚鱗所聚之處。子欲釣魚爲生，非礮溪不能。以爲長久之計。子牙謝曰：子試爲我指引，何如？樵者辭曰：吾有老母在堂，採樵爲活，不能遠出。今隣友亦是漁者，可令引子而行。子牙曰：感承于厚，意愿乞姓名，以爲他日相逢之誌。樵者曰：吾家住岐山之西，姓武名吉是也。子牙辭謝武吉。

詩圖

遂携妻子與漁者沂涓水而上。次日行至礮溪果見石室清幽。波濤洶湧。浩然嘆曰。不緣漁父引。豈得見波濤。遂謝漁者。安居石室。

批 礮溪二字便与朝歌字面迥别

子牙代武吉掩灾

好點

却說礮溪上有大石子牙終日立于石上。垂竿而釣。不覺三年之間鬚眉皓白。並無賢士往來。獨有樵牧之夫相為隣友。然子牙其守澹苦。以仁義之風。化諸樵牧。礮溪前後村中民戶。皆服其化。亦有清高氣象。獨其妻馬氏不樂貧困。一日又詰子牙曰。子言年宰

便是
活人
的心
賜的
人的
手

八十。位已封侯。今者東遷西徙。寂寞如故。富貴不來。年光屢換。如之奈何。子牙慰曰。吾觀西伯有祥雲瑞氣。三年之後。必有明王至此。汝宜暫守清寒。富貴屈指可得矣。馬氏悻悻不樂。一日出釣磻溪。見一樵者扣歌而至。近前視之。乃故人武吉也。姜尚曰。子何至此。吉曰。吾乘隙訪親於前村。因來謁子。尚卽收釣。延入茅蘆。煮魚酌酒。以叙故舊。酒至數巡。姜尚熟視吉之相貌。大驚曰。子何神彩俱散。吉曰。主何凶兆。尚曰。昏黑障天庭。非傷他人。則爲他人所傷。武吉泣曰。吾死不足惜。但有老母無養。子有何術。幸爲我圖之。尚

笑曰。死生禍福皆係於數。固非人力所能遷改。然子倘有事變。卽來礮溪。吾當與子謀議。武吉辭謝而歸。怏怏不樂。其母根問因由。武吉恐唬母氏。竟托他故。一日採樵賣于城中。門吏攔索錢物。武吉曰。西伯之政。關隘城市。但察往來奸細。不收商賈之稅。魚梁水利。與民共而不禁。今吾鬻柴之夫。錢物僅足保身。爾敢背上而欺下乎。門吏太怒。卽欲毆吉。吉拔樵斧便打。措手不及。門吏竟死於樵斧傷下。巡城兵馬綁武吉來見西伯。西伯令其供招。武吉卽具始末。以上。西伯曰。噫。此吾教化未孚。以致奸吏欺壓下民。本堂放

此復
可物
色人
主

邑人
不誠
先

爾歸家。爭奈人命為重。亦不治。爾償死。但囚繫三年。以贖死罪。衛士即押武吉入于土牢。只見門無鎖。不設監司。惟有木刻吏人而已。武吉怪問其故。衛士曰。西伯德教。不以縲紲堅獄。以拘罪徒。但有頑民。不尊教化者。止畫土為牢。刻木為吏。罪徒雖欲逃。其德義不敢虛脫。此西伯仁政所致也。武吉淒然下淚曰。西伯仁化若此。吾罪雖死無恨。但有老母在堂。旦夕無人侍養。豈能握度三年。衛士曰。汝既有老母。又無弟兄。吾既代爾奏聞。使伊免罪歸養。武吉拜謝不已。衛士即以武吉之事奏於西伯。西伯曰。吾以仁

孝治民豈可囚人之子。而絕其母乎。遂令取出武吉。令其歸家安奉老母。然後赴獄。且誠吉曰。旬日不至。必發兵捉到。決治死罪不赦。武吉叩頭謝罪。忙拋歸家。時母聞吉被囚。憂惶號哭。見吉歸家。且驚且喜曰。吾兒焉得逃回。武吉具西伯德政以告。母曰。上既如此。不可違刑。汝宜速赴囚繫。武吉泣曰。吾赴囚後。母之甘旨無人奉養。母曰。不必慮。吾織紉足延歲月矣。武吉不從。自思姜尚言語。卽日投入磻溪。來見姜尚。求其保身之策。尚曰。吾曾言死生凶吉。固非人力能保。然吾有一小術。荷子厚愛。不可不施。卽在石室。布

一掩星局。縛一草人。置于局中。燃燈一盞于脚下。尚
卽在石室。足密演神呪。口含清水噴滅其燈。左手望
西伯一招。牽起黑雲。掩却武吉之辰。投草人於渭水。
乃告吉曰。汝暫隱于家。七日不出。西伯再不拘于矣。
武吉辭謝歸家。七日不出。待過旬餘。西伯疑吉不至。
群臣皆曰。此乃頑民。重違犯罪。可令衛士捕獲斬之。
以禁克頑。西伯曰。吾演先天之數。武吉投河而死。其
象已沒。何必搜尋。君臣正議之間。有商都一萬三千
流民。投告西伯曰。崇侯虎日與妲己蠱惑商王。剝削
生民。使民凍餒。我等皆無天日。故投賢伯臺下。愿乞

辨別

有次序

處置西伯慘然不樂。閔天奏曰：「主公廣行仁政，四海

黎庶皆是赤子。今關南堯山之下，卽在陝西浦城縣其地廣

潤肥饒，人煙稀少，可遷一起流民於堯山，因其家口

派與田地，使其耕布就食，庶可為民父母。西伯嘉納

其言，卽准施行。閔天又曰：「商王失德，皆崇侯虎所致，

吾主宜發精兵，共討崇邑，與民除去此害。有何不可？」

西伯然之，遂令閔天辛甲太顛各引精兵五千，分道

而進，自督大兵五萬繼後。卽日便出岐州，行不數日，

三道之兵會於石樓山，札下營寨，打戰書入崇。時崇

侯虎在朝，其子崇應彪守國，得西伯戰書，卽調部將

叙事
特品

孫鍾姜皓各引五千精兵出拒西伯。二將領軍至石樓山對營下寨。次日兩陣對圍西兵門。旗開處擁出太將人雄馬壯。盔甲鮮明。高叫候國之賊。何不出馬受戮。崇兵視之乃征東將軍辛甲也。孫鍾拍馬殺出。更不打話直取辛甲。二馬戰上十合。不分勝敗。太顛架滿弓箭。望孫鍾左膊端射一箭。孫鍾落馬。辛甲輪刀斬於地下。姜皓見孫鍾被斬。拔寨殺出。辛甲奮力迎敵。戰不數合。西陣鼓角齊鳴。左闕天。右太顛雙為夾攻。姜皓力不能支。望本陣逃回。西兵乘勢攻寨。姜皓即引敗兵。尋夜密走入城。西兵長驅入崇。即將崇

批評列國志卷一
城重圍三匝朝夕攻打。姜皓引敗兵入見應彪。應彪遂差使入商見父自督將士巡守城池。西兵朝夕攻城。困至三旬。城中矢石將盡。糧米頗空。百姓有餓死者。應彪卽斬爲兩截。丟下城外。以警西兵。西伯觀見。急傳令曰。此吾德政未孚。所以不能攻崇。豈可強張兵勢。以陷良民。卽日發調各寨班師。諸將皆曰。崇城破在目下。主公又何班師。以廢前功。西伯曰。縱使吾得崇城。亦不忍見生民被害。理合退修德政。待其改過來降可也。諸將不肯解圍。西伯下令。有不退者。斬首示衆。三軍只得振旅西還。且看後來如何。

批以德以仁化民為古聖心

西伯侯初聘姜尚

鷹揚
先兆

西伯既歸岐州是夜西伯夢有一熊自東南飛入殿
陛頃刻侍立座側群臣各各拜伏忽然驚覺乃是一
夢次日以夢訪問群臣群臣皆莫能辨獨散宜生賀
曰主公當得賢相西伯曰何以知之散宜生日熊木
良獸又生飛翼其賢可知侍立座側百官拜伏此必
為群臣之表相君左右者也自東南飛入殿陛賢人
當出東南主公宜獵本方以求賢者西伯曰夢寐之
事何足深信散宜生日昔者商高宗夢天神賜其良

弼乃画賢人之相。遣使遍求天下。果得傅說于版築之間。高宗命說爲相。君臣旣合。政事修舉。而能中興商室。主公豈可輕夢寐而棄大賢哉。西伯曰。善乃卜之。因而喜曰。今日出獵。所獲非龍。非彪。非罷。非虎。其所得者。乃霸王之輔。於是命五百衛士。引九龍車。與數文武。卽日出獵。東南駕至洛谷溪邊。有三五漁者。或釣。或網。休息於磐石之上。彈竿擊石。相與賡歌。其歌曰。

憶昔成湯掃桀時
堂堂正大應天人

十一征兮自葛始
義旗一舉全無敵

高曠
弘達

經今六百有餘年

祝網恩波將竭息

懸肉為林酒作池

鹿臺積血高千丈

內荒於色外荒禽

嘈嘈四海沸呻吟

我曹本是滄浪客

洗耳不聞亾國音

日逐洪波歌浩浩

夜觀星斗垂孤釣

孤釣不如天地寬

白頭俯仰乾坤老

歌罷拍手大笑忽見一簇車馬循岸而至漁家挈竿

而起辛甲聞其歌聲出俗問其何人漁者曰我等海

濱釣夫將軍何來辛甲曰西伯侯出獵爾等何不迴

避衆漁者棄竿拋罟投拜西伯駕下曰俗民不識父

批語及眉批

卷之一

正一

要排
世法
起脫
此味

母萬乞赦罪。西伯問曰爾等既是鈞夫何是歌韻超俗。漁者頓首曰非俗民能歌此韻。前去渭濱之西有白髮釣翁自言遺世之士。遁隱磻溪數年。常作此歌以教臣等也。西伯顧謂群臣曰賢者固在是矣。群臣曰主公何知。西伯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渭水漁家皆有清高氣味。非有賢者所在而何。車馬遂望磻溪而進。行至數里。又有一起耕牧之夫。荷鋤橫笛互相歌曰。

鳳非之。兮麟非無

但。嗟。世。治。有。隆。汚

龍興雲出虎生風

世人慢惜秦賢路

歌聲
有情

君不見兮莘野夫

心樂堯舜與犁鋤

不遇成湯三使聘

竟抱經綸臥空谷

又不見兮傅岩子

蕭蕭蓑笠笠其寒楚

當年不入高宗夢

霖雨終身藏版築

古來賢達辱而榮

豈特吾人不遇春

且橫牧笛歌清晝

慢叱犁牛耜白雲

王侯富貴斜暉下

仰天一笑皆春風

西伯在車上聞之撫膺嘆賞謂從者曰其中必有賢

士急宜訪問辛甲復將一起耕牧之夫擁至西伯駕

下西伯荒忙下車曰賢明君子愿與相見俗眼不能

寓言

深辨。一起細民驚而頓首曰。臣等乃僻谷耕牧野人。非是賢明之士。西伯曰。又何歌韻清絕。皆有賢明氣象。細民曰。非臣等有此清歌。前去渭水溪頭有一漁翁。制此以教臣等也。西伯曰。其人安在。細民曰。其翁絲不設餌。鈞不曲鈞。自言不釣魚。鯿只釣王侯。鎮曰。垂竿磻溪岸口。大王欲訪高賢。直至上流可見。西伯登車。又行數里。將近磻溪。不見釣叟。遂乃停驂浩嘆。徘徊不已。少頃。碧岩背後。轉出一樵夫。扣柯而下山曰。

春水悠悠春草奇

金魚未遇隱磻溪

世人不識高賢志

看作溪傍老釣磯

批 手握絲綸胸藏星斗

西伯視之乃昔日逃囚武吉也左右擁至駕前西伯責曰吾以爾爲投河而死焉敢周上逃刑武吉頓首曰非臣敢周上逃刑此間有一漁翁善理陰陽頗知兵畧與臣結漁樵之交代臣掩災故臣得至今日乞望赦罪西伯驚曰其人安在武吉曰見隱磻溪石室小臣昨來訪謁因宿一宵大王欲見小臣愿引駕西伯大喜遂赦吉罪令其引駕直至磻溪却說姜尚三日以前仰西伯一道祥雲漸逼渭西因知有賢主至

慕
通
奴

此特按釣竿於垂楊岸口。遂隱而不望。出及武吉引西伯駕至。不見子牙。直到石室。果見林木蒼蒼。清幽雅澹。石泉交接。雲樹相映。須臾有一小童相迎。西伯與數從臣同步入於草廳。問小童曰。王翁安在。小童曰。今早有數雲樵之士相邀入山採藥。要在三日後方返。西伯喟然嘆曰。訪賢不遇。是何孤之不幸也。乃取紙筆書二十八字。置於琴案曰。

宰割山河布遠猷

大賢抱負可充謀

此來不見垂竿老

天下人愁幾日休

書罷散宜生告曰。昔者湯聘伊尹於莘野。幣聘三至。

而後起欲見賢者非志誠不能得遇。主公暫退與文武沐浴齋戒三宿。再至方得遇。此高賢西伯曰善遂出艸廳登車而歸。至綠楊岸口見其釣竿徘徊不進。又令取筆書四句。命使者送於石室曰。

求賢遠出到溪頭。不見賢人只見鈎。

一竹青絲垂綠柳。滿江紅日水空流。

批 訪賢不遇寔轉多情

使者領帖回投石室。西伯車馬至岐州。戒令滿朝文武各要齋戒沐浴三日。再至磻溪。辛甲獨進曰。主公以千乘之尊。權轄西伯總鎮。各望著於天下。天下之

有步民三分而有其二。今欲見一鈞叟發數壯士。卽能捕
到。不然遺書一封。彼必引領赴闕。何必齋戒沐浴。敬
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乎。西伯笑曰。卿何言乎。古人
入君子之鄉。在車必式。敬賢之禮。豈敢忽怠。於是辛
甲亦退齋戒沐浴三日。以備調遣。

西伯侯再聘子牙

紂王十五年歲次辛酉。秋九月。西伯再訪子牙。乃徹
去戈矛劍戟。獨帶兩班文武將出岐州。散宜生奏曰。
宜封武吉爲引駕將軍。以彰求賢之篤。西伯然之。遂
宣武吉拜爲引駕將軍。令保安車滿輪先投渭水。武

相見
他處
度

絕委

言謝恩而出。犬駕徐徐而進。時子牙疑西伯因獵而
至。非有求賢誠心。故隱不出。及見西伯遺下之鞋。信
其誠心。志篤自思。三日之後。必然再至。乃復出。金
溪。果見一簇車馬從北而至。子牙端坐釣磯。扶竿不
動。西伯駕至溪頭。令武吉先探在否。武吉見子牙獨
釣。溪傍回告西伯。西伯下車。與群臣徒步行至溪邊。
見其人童顏鶴髮。貌偉非常。即欲遙瞻。下拜。子牙垂
竿不顧。乃擊石歌曰。

西風起兮白雲飛

歲已暮兮將焉為

西伯端恭立于石側。待其歌聲已畢。與群臣一齊降

拜。子牙見其恪恭之誠，荒忙投竿而扶西伯。曰：孤乃西方侯伯，姬昌是也。當今商王失政，天下萬民溺于水火，孤不度德，欲拯民庶，爭奈智窮仁薄，不足以副民望。今聞先生道高德重，敢屈歸朝，輔孤不逮，實爲天下枯槁之幸。子牙對曰：臣乃海濱細民，素無深謀遠畧，然承侯伯賜問，不敢不盡其愚。當今海內之地，三分侯伯，獨有其二，其爲侯伯獻策者，皆曰可舉東征之兵，而取商家天下。依臣之見，商不可伐，其道有二。西伯曰：愿聞明教。子牙曰：商王失德，殄絕彝倫，人神共怒，四海共知。然侯伯乃祖，乃父，皆北面而爲商。

止

處身

家之臣不可行下弑上之兵此以道論一不可也臣
 嘗上考天文下驗人事商家天命未改成湯恩澤未
 竭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一班賢臣相
 與輔弼兵甲百萬武夫千群此以勢論二不可也侯
 伯只宜盡守臣節增修德政撫字枯民若夫商穢不
 俊民陷既極一舉吊民伐罪之師以振順天應人之
 旅此時民心離叛則商都不攻而破矣西伯曰善謹
 奉教愿乞先生名姓以慰懸仰子牙曰臣之祖貫本
 在商都姓姜名尚字子牙號飛熊因避商亂徙居東
 海之濱久聞侯伯善養貧老復遷于此西伯大喜顧

批評列國志傳 卷一

句法 跌宕

謂群臣曰。飛熊入夢。信不誣矣。昔吾先祖太公嘗言。數十年後。當有聖人至此。以與吾國。然則吾之太公。久望子矣。遂拜子牙為太公望。因勸登車而歸。子牙苦辭。西伯不從。並收其家屬。載於後車而歸。時子牙年已八十二矣。

唐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岸州青青渭水流

當年未入飛熊夢

皇明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清渭蕭蕭白髮翁

子牙曾此獨垂鈎

幾向斜陽嘆白頭

波光明月漾微風

得璜收斂絲綸晚

曾未思君到熱中

又史臣咏一律云

渭水溪頭一釣竿

髮霜皎皎兩眉皤

胸藏星斗冲天焰

氣吐虹霓掃日寒

養老來歸西伯下

避危超出紂王關

自從夢入飛熊後

造起周綱却不難

後子牙果能成周唐梁肅先生有一律云。

一顧成周力有餘。

白雲閑釣五溪魚。

中原莫道無麟鳳。

自是皇家結網疎。

世傳子牙釣于磻溪邊之石有脚跡尚在宋賢東坡

羞有

佛仙

蘇先生曾題其石云。

開道磻溪石

猶存渭水頭

蒼蒼雖有跡

大鈞本無鈞

又有一律獨題磻溪云

夜入磻溪如入峽

照人炬火落驚猿

山頭孤月耿猶在

石上寒波曉更喧

唐人梁肅先生有磻溪銘云。

至人無心

與道出處

處則土木

出則雷雨

惟殷道絕

粵有尚父

爰宅于幽

盤桓草莽

天地闔闔

陰陽運行

明極而昏

昏極而明

通主水濱 謨泰八紘 牧野桓桓 一麾而平
維彼日月 得天而光 維彼聖賢 得時而彰
獨夫昏迷 我乃豹藏 文武作周 我乃鷹揚
大道無休 運用變通 至虛而常 作銘磻溪
古今茫茫。

一語
便見
力量

西伯引子牙歸朝群臣進賀西伯大悅拜子牙爲鎮
國大軍師總領內政子牙辭曰臣獻治國三策王能
受納則臣敢任此職不納臣不敢受也西伯曰愿聞
其教子牙曰治國之要一敬天二愛民三親賢而已
西伯曰然則爲天下爲何對曰王者之國富民霸者

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廩是謂。上溢而下漏。爲國大要。不可不知。西伯曰。善。子牙曰。宿善不祥。宜行仁政之實。西伯卽日發倉廩之粟。以賑鰥寡孤獨。大排筵席。以宴群臣。卽以大政一與子牙評議。行得一年之間。西方大治。時崇侯虎倚紂王寵愛之勢。不敬父兄。苦虐百姓。百姓投告于西伯。西伯曰。崇可伐矣。遂調辛甲爲先鋒。親出征崇。子牙請曰。臣自出磻溪。未建尺寸之功。愿領精兵收崇回報。西伯大悅。卽許子牙運籌自督。大兵出城。不知勝負如何。

此文不雅
係箇榜文

批 爲國裕民經濟詒

子牙收服崇侯虎

時子牙不數日復屯石樓山下。子牙下令戒諸將卒
母得妄進。先揭榜文於崇侯城外。數崇侯之罪曰。

崇侯虎蠹惑商王。陷害百姓。蔑侮父兄。不敬長上。
以獄不平。百姓力盡。不得衣食。此所謂爲臣不忠。
爲子不孝。不可爲民父母。今西伯侯親率大兵五
萬前來與民除害。曾誡三軍。入城之日。母得殺人
母壞房屋。母伐樹木。母傷六畜。有犯一件。斬首不
赦。爾等崇民急早出降。免遭途炭。榜文至。示軍民

知悉

百姓見榜。自相告曰。此吾之父母也。相率開城投降。二日之間。崇城百姓三分而降者去二。崇侯虎聞知大怒。急令姜皓應彪截住四門。出城者亂斬。城中百姓悲啼鬪沸。爭攻軍吏。突開而出。姜皓應彪不能禁止。及被百姓所傷。逃入見崇侯虎。侯虎荒忙披掛。率將士殺出西兵。列開陣勢。以便廝殺。崇侯虎大罵姬昌逆賊。我等皆爲商家諸侯。焉得與兵犯界。辛甲聞知。更不打話。拍馬直取侯虎。二人戰至二十餘合。子牙麾太顛姬旦雙馬夾攻侯虎。措手不及。被辛甲活

快

仁有
之師

捉而歸崇應彪見父被捉拍馬殺出幸甲按住剛刀架滿弓弦望應彪直射一箭應彪落馬人應繼縛而歸大兵掩殺一陣子牙忙令班師遂請西伯之駕直崇城左右請斬崇氏父子滅其社稷子牙曰不可崇侯虎作亂此來正欲與除暴也焉可覆其社稷西伯然之令斬崇侯虎懸於城下釋崇應彪入之鄉立其為後召集崇之群臣安着百姓即令大軍班師崇應彪叩頭謝罪率百官出送西伯曰不勞遠送但宜率德改行愛恤下民母效爾父應彪受命車馬即日西歸此子牙一榜收崇侯為初出磻溪第一之功也後

人有詩一絕云。

渭水溪頭一釣翁。

謨謀西伯扇仁風。

止憑片榜收崇邑。

能顯先生第一功。

大駕歸至岐州議功論賞大宴群臣。過數月。西伯有

疾。宣太公望托孤。又謂世子姬發曰。商雖無道。吾之

家世禪臣。必當盡守其職。且事太公望。當如事父。睦

愛弟兄。憫恤百姓。吾死亦不為恨。又曰。見善勿怠。時

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處也。姬發再拜

受命。是夕。西伯遂崩。年九十七歲。後謚為周文王。時

商紂王二十年也。史臣讚曰。

彼美文王德

巍然甲眾侯

際遇昏君時

小心翼翼求

商都三道諫

姜里七年囚

卦發先天秘

易傳後世周

飛熊勞入夢

丹鳳出鳴州

仁風光后稷

德業繼公劉

終守人臣節

不逞伐商謀

萬古岐山下

猶傳西伯侯

又史臣評曰

文王生無道之世。大修仁政。天下三分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此之謂也。程子又曰。文王

德似堯舜是也

太公望率群臣奉姬發嗣西伯之位

後謚為武王

武王葬

略出
頭角

父既畢尊太公望為師尚父音甫其餘百官各加一級

君臣協心繼志述事盡遵先王之政四方諸侯皆行

朝貢當時紂王不理朝政與妲己朝夜遊宴妲己乃

狐狸之怪每譖紂王殺無罪之人彼則夜吸其膏血

其貌愈妍一日宴於摘星樓上時當隆冬遙見河邊

有數人將渡二三老者搗衣涉河中有後生者逡巡

不敢下岸紂問妲己曰河水雖寒老者尚敢涉而幼

者猶自怯冷此為何也妲己對曰妾聞人生一身得

且問
過來
人

疑心
或狠

父精母血方得成胎。然陰陽道合要在父。壯母盛故生子氣脉充豐髓滿其脛。雖至年老耐寒傲冷。若然陰陽交媾。父老母衰。故生子氣脉衰微髓不滿脛。畧至中年必先怯冷怕寒也。紂王豈其然乎。妲己曰。大王不信。卽將此一起渡河。者斬脛視之。便知端的。紂王然之。卽令蜚廉活提五人。至于樓下。一人一斧。斬去兩脛。果然老者髓滿。少者骨空。紂王撫掌大笑曰。卿真神人也。妲己曰。妾不特能辨老幼陰陽。雖孕婦腹內陰陽。妾亦能辨。紂曰。何以知之。妲己曰。此亦不外父母之精血而已。夫陰陽交媾之時。父精先至。母

得
得

血後臨。是爲陰包陽。故其胎爲男。若待母血先至。父精後臨。是陽包陰。故其胎爲女。是以知之。紂王不信。妲己曰。大王不信。妾言可。搜城中孕婦。與大王驗之。紂卽令費仲捉得數十孕婦於樓下。妲己逐一指曰。其婦生男。其婦生女。紂令剖孕婦而視之。果皆驗。應。紂王大喜。愈寵妲己。自是恣意任爲。無所忌憚。或斬人脛。或剖孕婦。妲己日伴遊賞。夜則露其本相。吸此。斬剖之血。以益花貌。一日紂宴群。宴於瓊林苑。忽見一狐隱於牡丹叢下。紂王急令飛廉射之。飛廉曰。但放金籠鵑鳥。足可逐之。紂卽令開籠放鵑。狐被爪被。

面遂遁匿沉香架後不見踪跡令武士掘而搜之但
是一大土穴堆積骨骸狐則不見矣紂亦不究是事
群臣宴罷各歸本府不知後事如何。

武王與子牙議伐商辛

却說紂王入宮見妲己兩腮俱破以花葉貼之乃問
其故妲己笑曰適早被白鶯見狐破耳紂亦信之然
不知在牡丹下爲鷓鴣鳥所搏也自是妲己之形夜夜
出入宮庭宦官嬪御多有看見城中謠攘司空商容
聞知一日乃進一本單說雲中子與杜元銑除妖之
事疑惑可信今城中百姓皆知王宮有妖大王不信

反。斬。無。辜。之。脛。剖。孕。婦。之。胎。以。耗。國。家。元。氣。以。召。災。變。臣。實。重。爲。國。家。憂。懼。紂。王。默。思。不。語。妲。己。作。奏。曰。自有摘星樓以來。妾觀天象。並無災異。萬乘之主。殺數小民。豈爲累德。此亦群臣互生異議。紂卽怒曰。吾斬元銑。有禁在前。爾等又何忤旨。本欲棄汝老匹夫。姑念爲先朝之臣。何不速退。商容卽解下官誥謝罪。出爲庶人。百官無一敢保妲己專寵。紂王惟言是從。順之者生。逆之者死。百姓入周者紛紛不息。武王升殿。聞知紂暴滋甚。問於群臣曰。先君羨里之囚。吾兄肉醬之慘。此仇未嘗少置。然先君之命。不敢違忽。今

眼點

聞商王剖胎斬脛民陷既極欲舉吊民之師東伐商
辛公等之議若何太公望奏曰臣曾對先君有言不
可行下弑上之兵然商德滋昏生民陷極若舉兵東
伐乃代天救民何所不可况先君臨崩曾囑主公謂
時至勿疑今商命當改民心西歸正其時也東征之
舉不可遲疑武王大悅即令子牙點集諸軍操兵講
武以備東征子牙並不謝恩散宜生日古者明王命
將出師必須築壇拜將親爲奉轂推輪如此將得其
用所向皆捷臣等請訪古制拜將行師名正言順武
王曰善遂令姬奭音失辛甲率壯士五百築將壇於城

七月廿三日

卷一

五十三

南高五丈按金木水火土之數歷三層備天地之宜
宜建龍鳳日月之旗畫九宮八卦之列又將二萬五
千壯兵分爲五隊各服五色衣袍各執五色旗幟辨
按五星又令二十八將分作四隊環遶壇下以按二
十八宿燈燭熒熒奇香馥馥布擺整齊武王駕龍車
與群臣來至南郊戒令百官各循規矩勿得喧譁武
王端恭立於壇下散宜生執笏進曰主公先登禱于
天帝然後拜將武王歷階而上禱罷天地散宜生又
請師尚父登壇子牙摠衣而上立於北面武王請升
將座子牙三辭而後就位武王親捧金印降拜曰商

妙品

旗鼓

辛失德四海愁怨今發兵順天應人帶民伐罪爭奈
智微畧短莫知兵道萬乞師尚父爲發謀之子牙接
却金印曰天命靡常惟德是歸惟愿愛民敬事其運
籌料敵尚之職也於是子牙降座請武王升南面之
位行君臣之禮拜謝恩群臣在壇下者各相告曰今
日得見先王拜將之制也武王下壇命駕而歸散宜
生曰拜將之禮雖行推轂之禮未行望主公宜盡誠
心勿慕虛名於是武王請子牙中軍之車雙膝跪下
爲捧車之轂推車之輪命辛甲爲引車駕先行自與
群臣於後揚揚歸朝滿城百姓咸皆稱羨武王升殿

失休
統

封子牙爲東征大軍師兼督內外諸軍事賜金牌一面寶劍一口自大夫以下斬斫自由子牙謝恩武王曰克商之兵尚父當用幾何子牙對曰東征之兵止用三萬六千五百人破商必矣武王曰商雖無道其兵不下百萬戰將尚滿千員今尚父以三萬六千之兵何能克敵子牙對曰臣聞用兵之道不在衆多而在仁智今商辛無道殘虐其下雖有雄兵百萬諒其必不盡力主公以堂堂義兵名正言順以一當百勇氣十倍况臣用三萬六千五百之名者法週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數自有克敵之術武王曰善卽詔子牙

春青
夏赤
秋白
冬雪
中央
黃樵
列宛
然

次日操軍練壯卒以備東出次日子牙升帳召集揀
辛甲尹逸祁宏太顛閔天一班武將戒令各率本部
出於教場操演韜畧定先鋒然後調遣諸將得令各
率本部至教場中分散屯立第一隊殿前車騎將軍
姓尹名逸字存道青袍鐵鎧方天畫戟領兵七千三
百各服青衣執青旗屯於東方第二隊引車左將軍
姓辛名甲字繼先紅袍銅鎧耿日剛刀領兵七千三
百各服紅衣執紅旗屯於南方第三隊耀威大將軍
姓祁名宏字子開白袍銀鎧丈八蛇矛領兵七千三
百各服白衣執白旗屯於西方第四隊鎮西大將軍

批詞列國志傳

卷之

好丰
度

頓性

姓閔名天字英美皂袍鐵甲九節神鞭領兵七千三百各服皂衣執皂旗屯於北方第五隊鎮國大將軍姓太名顛字守正金甲黃袍開山鉞斧領兵七千三百各服黃衣執黃旗屯於中央子牙綸巾羽扇升坐中車諸將叅見已畢子牙令秤定鐵甲一付重計八十斤剛刀一柄重計一百二十斤高馬一疋有能披鐵甲舞剛刀而飛上高馬者使掛先鋒之印諸將唯唯列屯五方軍吏擊鼓三通紅旗隊下搶出一員將官眉青目秀齒白脣紅衆視之乃文王之子武王幼弟姬叔度也叔度走向場中披鐵甲持剛刀拍鞍上

車切
空入

叙事
神品

馬左顧右盼鼓角齊鳴衆軍喝采子牙大驚即令公
子叔度下馬掛印叔度正欲掛忽皂旗隊下突出大
將豹頭狐日虎背雄腰大叫公子留印待我來掛衆
人視之乃殿前都校尉覆姓南宮名括也叔度解甲
釋刀南宮括卽披甲橫刀揚聲於場內曰大丈夫支
二百斤鐵從容上馬者何足道哉乃離馬三百步踴
躍數次飛身上馬衆皆喝采稱羨南宮括翻身下馬
欲奪叔度之印青旗隊下閃出一員大將狀貌魁梧
聲音响亮高叫二公且勿相爭此印須待我掛衆視
之乃車騎將軍辛甲也南宮括卸甲放刀辛甲本身

之鎧重有五十餘斤更不卸下重披鐵甲輪動剛刀
躡身跳跨馬上左馳右突舞動如飛在教場內週圍
遊遍一遭衆皆曰此印非辛甲他人不能掛也子牙
卽以辛甲爲先鋒南官括爲副將令叔度祁宏爲左
右翼閔天尹逸爲保駕次日上表請武王發駕親征
武王留二弟姬旦姬奭與群臣守國卽日大兵出城
旗旛掩日刀戟橫出浩浩蕩蕩詐稱五十萬殺奔朝
歌行至三日忽有一陣狂風從子牙馬前飛塵捲霧
而起子牙袖占一課今日當有破商大將冠出從西
北而至衆皆不信行近潼關西北角上有一將年約

熱鬧
好看

月開

有晴
此應

十五六歲身長九尺臍潤一圍肩拖大斧高叫西兵
 且住等我來軍師辛甲懼為奸細射住陣脚問是何
 人其將曰吾乃西伯侯所收之子雷震也辛甲莫見
 知其故引見姜尚尚亦不知其故奏知武王武王曰
 吾聞昔者先君入商之時因避雨於燕山忽然雷破
 棺中女胎得一男子因名雷震莫非此子乎即召問
 之果是雷震也武王曰汝在何處今日至此震曰臣
 自蒙先君恩救當時有雲中子先生收臣養于終南
 山一十五年終日教臣演習武藝日前吾師曰觀天
 象言商命尚改諒主公必然起兵東伐故命臣下山

助陣臣愿乞一先鋒印掛力破無道武王對顧子牙
曰此子先君所收亦吾弟也可改爲先鋒印乎子牙
曰軍冊已定不可輕改但立爲保駕大將軍建功若
多然後改職武王然之遂封雷震爲保駕大將軍兵
進屯於關下先鋒辛甲回稟潼關不開何計進兵子
牙曰關主與吾曾有舊約兵至東伐彼要相助汝且
按甲勿動待我修書招其來降如不納降然後進兵
辛甲乃退下寨不知後事如何

批 轉招處字

子牙檄降殷郊助敵

當時子牙卽修書遣使上關來見殷郊。郊與姜文煥朝夕操兵講武。專候合同東伐。有哨馬來報西伯武續父之職爲西方兵至。未知真實。所以未敢放關。及得子牙之書。折而讀曰。

尚自違殿下直到岐州。感西伯恩遇。位絕群寮。今聞商德滋昏。生民陷溺。惟我主侯上敬天時。下恤民苦。築壇拜尚爲軍師。大發精兵。前欲東伐。前承合兵助陣之言。敬有此告。倘殿下憤雪重仇。深憂民溺。望乞到關會議。共舉征旗。只此直明引領。待殷郊覽罷。大驚曰。姜尚一貴於此耶。卽日同姜文煥

批言及目三作
五十一
收拾本關軍冊糧簿直詣子牙子牙延入中軍各叙
款曲卽引見武王武王受其軍冊卽封殷郊爲東征
大將軍姜文煥爲各營都巡檢大兵遂過潼關直抵
黃河黃河守將胡雷聞知急引弓弩列於河口以拒
西兵子牙日督先鋒進兵辛甲回告請計子牙責曰
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乃前部之事反來問我何計辛
甲曰船隻已備但不能當抵其箭子牙密書數行字
與辛甲領計而歸本寨卽令南宮括領五百船隻密
渡上流自引數百船隻擺列河下將至西末令各船
燃起火炬鳴金納喊詐若犯岸之勢胡雷急令萬弩

密書
向指
得神
出

元中
生有
歷用

漸漸擇進岸上之箭發如雨點然隔河而
箭矢落空將至三更哨馬來報南宮括部兵已渡上
流胡雷大驚抽兵去救上流辛甲麾進諸船一齊殺
上東岸南宮括引兵殺至胡雷拍馬迎敵戰不數合
辛甲之兵後攻胡雷首尾被敵正欲殺從僻路走入
負容城辛甲勒馬追及大賊一聲拖翻下馬武王大
駕亦渡黃河辛甲解胡雷來見子牙子牙斬却胡雷
今辛甲速進兵攻澠池城澠池城主秦敬聞知大驚
堅閉不出打書入洛陽問徐蓋求救西兵攻打不息
城池將陷秦敬驚懼日思無計澠池城東有軒轅廟

傾頽冷淡廟中有木刻千里眼順風耳二小鬼乃托物爲人前見秦敬曰吾乃城東小民頗能武藝今西兵攻城聞主公欲降小民愿出力解圍敬曰汝姓甚名誰二人脫虛報曰小民姓高名明弟名覺至親兄弟敬賜盔甲令其演武百般兵器慣習如飛秦敬大悅卽令掛左右牙將之牌部兵出敵候在解圍之後申奏商王加封官職二將領兵出城辛甲南宮括列開陣勢以備廝殺二將更不打話拍馬殺入陣中辛甲畧抵數合力不能支南宮括拍馬夾攻刀法又亂祁宏尹逸見前鋒不能抵敵雙馬一齊殺出高明明高

覺馬膊相挨左衝右突西兵披靡敗入本寨堅守營壘直入中軍告曰高氏二將英勇出群非設奇計不能打入澠池子牙大怒曰吾兵尚欲直攻朝歌掃除無道今攻一小城何請設計喝令斬却辛甲諸將力保子牙限三日不能攻破城池梟首示衆辛甲唯唯而退子牙卽令殷郊雷震各引本部伏於澠池城下候在辛甲殺敗高明兄弟追趕許爾殺入城中二將領計而去次日辛甲改換盔甲抖擻精神引兵挑戰高明兄弟果然殺出四馬戰上十合南宮括偷射一箭前高明右手接箭左手挽弓射回又戰十合辛甲按

句法
跌宕

任剛刃。取出流星銅槌偷打高覺以刀隔退大殺一
陣。二將力乏又不能抵敵馬逃回高明笑曰汝有埋
伏吾不能趕矣二將不知其故雷震殷郊歸告子牙
子牙驚曰莫非爾等洩我兵機乎二將曰並無此失
子牙默思良久正欲設計忽報高明使者遞書到子
牙召入其卒手持一胖書兩行曰姜尚不必深思苦
索汝之淺謀皆在吾之胸臆若不解圍速退五萬精
兵片甲不遺子牙讀之叱退小卒大異曰此非魅邪
是夜仰觀渥池內妖氣湧湧卽取照魔鑑引之二將
果然露出本相子牙笑曰原來是此二畜生也諸將

請問曰是何怪也子牙曰東海度朔山有大桃樹其
根蟠屈三千里其柯向東北號曰鬼門乃萬鬼出入
之所有四神一名神荼一名鬱壘二人性能執鬼又
一名千里眼一名順風耳能觀聽千里之外千里眼
二神監察遠方邪魅神荼二神卽收而斬之後軒轅
黃帝令民間畫神荼鬱壘二象懸于門首以壓百邪
又刻千里眼二子於神廟以察百邪此乃千里眼二
畜生也諸將曰然則何計可破子牙曰吾若設計彼
必聽見不能得破卽召殷郊雷震二將密囑其計雲
震受計而出次日子牙親出陣前大叫高明兄弟何

善語
可行

批語及匡正
卷之二

不出馬打話高明曰釣魚野夫見識焉能出吾之手
子牙曰你武藝頗高吾今排下一陣你敢來打陣乎
高明曰你且排下陣吾觀看子牙卽將各寨士卒分
爲九隊開八門內設日月二宮星辰垣位又令南宮
括姬叔度祁宏尹逸各引四十九名壯士分作四隊
排列紫薇垣之四方以按二十八宿又領雷震着青
袍執銅槌殷郊着紅袍帶火箭立于天門左右以按
雷電二神又令太顛武吉閔天辛甲姜文煥共引三
千四百旗手旋遶陣內以按五行二十四氣高明看
見謂高覺道老賊排下天陣又以旗鼓襍處以映吾

富麗

之聞見高覺曰然則當從何門打入高明直取天門。打入次日子牙大呼高明識吾陣乎高明出馬此乃天陣焉有不識子牙曰敢打陣乎高明曰破此天陣則猶反掌焉爲不敢遂引高覺拍馬殺入天門子牙將太白之旗一麾諸將金鼓亂鳴旌旗雜舞九宮混亂入宮改變高明弟兄欲尋武王之座陣中昏黑左衝右突不能得出欲舒千里之眼則旗旛掩映不能得見欲開順風之耳金鼓亂振又不能聞自辰至午困於陣中子牙指麾諸將殷郊連放數枝火箭高明高覺將露本相雷震輪起銅鎚望高明一打金光散

死中
生有
歟

亂一將乘空而走。諸將亂殺一陣，遍尋不見。高明兄弟子牙急令乘勢打入渾池。秦敬聞高明兵敗，大驚無措，卽欲從西門走入洛陽。辛甲追及，斬之。西兵入城，收其府庫，出榜安民。忽報城東軒轅廟有木刻二小鬼，俱被劈去頭。顧子牙曰：「端的是此二畜生耳。」卽令焚却破廟。大兵望洛陽而進。先是孤竹國王有二子，長名伯夷，幼名叔齊。叔齊賢其父，欲立爲君。及父卒，叔齊以天倫爲重，讓伯夷。伯夷以父命爲尊，讓叔齊。二人相讓不已，俱逃歸周。西伯侯乃待其爲大賢，處居洛陽城。至是，武王車駕到洛陽，兄弟二人乃叩

瘠有
生氣

武王之馬首。拒諫于前日。父死不葬。爰及于大。可謂
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武王心知其賢人。亦不致
罪。左右欲殺夷齊。太公曰。不可。此義人也。命左右扶
而去之。武王伐紂。有天下。伯夷叔齊耻食周地之粟。
乃隱於首陽山。採蕨薇而食。作歌曰。
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安適歸矣。吁嗟徂兮。世之衰
矣。

批 畢竟史筆古傳今之別

後遂餓死于首陽山。後人有古風以弔其義者。今並

錄于此云

商澤潤商民苦萬狀呻吟思樂士獨夫之心日益
驕周家沛作援民兩噫嘻此心將何舉諄諄秉義
留車輿成成宗廟已丘墟收羽藏身隘周粟君不
見首陽山下人至今千古揚芳譽

子牙收拾洛陽城

却說洛陽城乃徐芳徐蓋兄弟爲守蓋有二子長曰
昇次曰變俱有智勇兄弟正在堂上議戰守之策忽
衙卒報曰西兵五十萬戰將一千員今出潼關梟高
明之弟兄逼渑池殺秦敬大軍已至洛陽城下徐芳

說箇
冒頭

今處
罪處

聽罷大駭曰。誰人前去敵往西兵。其分軍蓋出。請兵
愿往。徐方與軍五千。令左右從其出城。太公問徐
城中。徐家父子兵強。不可輕敵。乃傳令命祁宏高
以下。六隊之兵。各執青黃赤白黑五色之旗。各披五
色之衣。擺下一陣。名曰六甲神陣。命南官括引戰。徐
蓋將陣勢擺開。倚父子之兵。更不打話。手持長鎗。直
望南官。括殺來。括卽詐敗。走歸本陣。徐蓋追入陣內。
太公用旗一麾。六隊精兵混作一團。將徐蓋圍在垓
心。徐昇徐變正欲望陣殺去。以救其父。却被殷郊邀
其來路。二子忙奔歸城。告伯父發救兵。徐方不許。徐

批評列國志

昇兄弟怒髮冲冠曰。我父爲朝廷受困。不念弟兄之情。亦念朝廷之難。何故不發救兵。以救我父。昇變逐擒徐方。來見太公。獻了洛陽城。太公權武王車駕入城。斬了徐方。釋却徐蓋之父子。加封官職。大軍遂進汜水關。令人報與關主尤項。得知尤項只欲堅守。不出。具表入朝。歌取救。忽堦下一人身長九尺。腰闊十圍。怒目填胸而進。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與國家出力。柰何欲效兒女子。縮首待擒。哉。衆視之。乃東海人氏。姓烏。名文。畫能在陸地行舟。勇名蓋世。尤項曰。吾聞西兵有姜尚獻謀。殷郊効力。其兵自出岐州。一路

門見
話

破竹而下今以區區小關之衆欲抗三十萬雄兵何
啻以羝羊投群虎哉文畫曰關主何壯他人志氣不
滅自己威風文畫視姜尚殷郊不若肌上之肉汝堅
意不出文畫自出乃大言罷遂單馬殺下關來尤項
只得點兵隨助西兵先鋒南宮括橫眉怒氣欲攻關
城只聽一聲鼓響舉頭一望烏文畫吶喊連聲從關
上殺奔其人雄威壯大鎧重袍新手橫丈八蛇矛身
坐千里追風昂昂凜凜南宮括自思岐州以來一路
如風偃草並無對手今日此漢想是勍敵抖擻精神
前問來者何人文畫曰豈不識吾陸地行舟烏文畫

也南宮括更不打話輪起神斧直取文畫文畫舞動
蛇矛來刺一箇渾如鬧天宮之華光神威凜凜一箇
渾如混世界之魔王怒氣冲冲一來一往兩馬相爭
鬪上六十餘合南宮括神威少挫西兵陣上突出辛
甲接出兵威好箇烏文畫真蓋世之英雄又與辛甲
鬪上四十餘合並無惧色正所謂越殺越有力越黨
越精神辛甲心下思量此人鎗法精神不能抵敵當
以鐵箭除之佯兵敗走文畫勒馬後追辛甲按住剛
斧挽滿月弓一聲弦響一箭正中文畫心胸文畫眼
力高強翻身一閃接住鐵箭辛甲連發二十四弦都

鐵筆
鋒筆
氣

被文畫左閃右避盡行收了文畫自思平生未遇此敵手乃佯馬敗歸辛甲拍馬忙追文畫按住蛇矛從按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鎚認着額門回頭一打却被辛甲用刀一隔鎚落空塵文畫速放五鎚如星趕月辛甲用爲閃退似海拋毬二人再欲合馬廝戰紅日沉西兩下鳴金收軍各歸本寨南宮括與辛甲來見太公俱述交鋒之事太公曰此人可以計破不可與之抗力令退歇息再作區處次早太公升帳聚集諸將各分付畢復命辛甲爲引戰諸將各受命而行太公與武王乃在鷄鳴山頂以觀廝殺次日辛甲領五

一髮
十約

一句
按鷄
鳴說
來有
味

景點

千兵離汜水關南鷄鳴山下擺開陣勢令士卒大罵
烏文畫果引精兵前來謂辛甲曰昨者不是日色西
沉難饒你命今日又敢出馬辛甲曰不必多言今日
與你決定雄雌二人拍馬相持鬪上五十餘合自辰
至未不分勝負諸般兵器盡皆比試將及申未辛甲
佯馬望荆索谷而走文畫以其力弱不能支抵加馬
後追辛甲且戰且怯引至谷內時紅日沉西東山月
上文畫追之不及正欲勒馬收軍太公從鷄鳴山上
將旗麾動谷口將士盡用木頭大石塞斷歸路紅光
一起四圍山上火勢連天文畫進退無路本部五千

兵卒盡燒死於荆索谷口。此是太公先排下火煉洪
爐之計，以待文畫也。後人有詩爲証。

陸地行舟倚勢強

橫行西陣莫能當

子牙一試洪爐火

蓋世英雄爛額亡

西兵回攻洛陽。尤項聞文畫敗，死開城出降。武王駕
入洛陽，賞勞諸將，出榜安民。大兵逐渡孟津河。在河
南孟津縣。畢竟後事如何。

批 收拾得盡

孟津河白魚入舟

先鋒劫建大舟，接武王之駕。駕至中流，忽有白魚長

竟八尺躍入武王舟中。子牙曰：此吉兆也。卽令取之，駕登東岸，屯營下寨。是夜又有火光一派，自上而下，流行而復於武王之屋，頃刻又化爲鳥，其聲鬼其色赤，各寨俱各觀見。次日子牙進賀，武王問：此主何吉凶？子牙曰：白者商家正色，舟者國家之義，白魚入於王舟，此天命歸周之兆。火赤者乃周家正色，火鳥復於王屋，亦周室當興之兆。是以進賀，武王大喜。諸侯聞西伯伐商，皆不期而會於孟津。武王停駕，俟候不數日，陸續而至者八百餘國，皆獻玉帛，而告武王曰：商德滋昏，侯伯合宜征之，以救下民。於是武王將諸

這句
是關
目

侯之兵分作八隊前後相顧緩緩前子牙之車將行忽起狂風飛砂走石拔木揚塵將子牙之蓋傘吹折其柄衆皆驚懼武王望見急令前鋒旋師諸侯請曰侯伯出岐州一路無敵焉可因一陣之風棄商不伐武王曰汝等未知天命耳即日班師退修德政諸侯各各辭歸本國不在話下却說紂王內嬖妲己外嬖費仲飛廉宴遊不息群臣緘口不諫武王出兵一路告急表章連次不息費仲截下不以奏聞及兵至於孟津費仲驚惧始奏紂王大罵豎子焉敢興兵犯上遂調蜚廉費孟雷開督兵五十萬生擒姬發邊

相訖列國志傳卷之二
臣奏姬之師已退五日矣紂亦令三將直追入岐勦滅西鎮然後班師群臣皆曰大王不務令德偏信讒佞繁刑重斂苦虐生民姬發承父遺業廣布二政天下三分生民西歸其二此來正欲救民撥亂所以大兵一出四方嚮應大王正宜省修明刑除去讒佞焉可與兵以攻岐哉紂王默思半晌令費孟領兵五千出守潼關又令雷開沿路增修營堡以守渑池二將領兵出朝遂與妲己宴於摘星樓絲竹管絃樂音不絕妲己見紂頗有不樂之色復令宮女脫衣戲于酒池百般呈戲紂終不悅妲己曰大王欲觀孕婦乎紂

但點額。妲己卽令費仲收數十孕婦，剖胎於樓下。紂又不悅。妲己曰：「大王莫非欲觀斬前脛乎？」紂亦點頭。妲己復令費仲收老幼百姓三五箇，斬脛于樓下。紂又不悅。妲己卽令擺駕出獵。紂告妲己曰：「寡人今日實不欲獵。」妲己曰：「大王有何不樂？」小妾愿聞。紂曰：「西伯侯姬發興兵五十萬，打出潼關，殷郊、姜文煥盡皆拜降。海內百姓三分而得其二，所以寡人深憂不樂也。」妲己曰：「何不發兵出敵？」紂曰：「姬發之兵已退，但百姓逃亾者至今不息。」妲己曰：「百姓旣叛，大王而西投者皆由刑罰輕薄故也。」大王宜遣衆使查考各方百

姓。西投者收其宗族而滅之。則民畏懼而不亡矣。紂然之。遂遣蜚廉惡來彭矯方相四臣循行四方。查考逃亡。比干膠鬲皆諫不可紂。王叱退二臣。遂與妲己並車出獵。箕子嘆曰。社稷傾如朝露。尚且遊宴不止。卽具表追至離宮。時蜚廉解到逃民六十五戶。共計二百七十餘口。紂問妲己。要加何罪。妲己曰。男子投下。薑盆女子丟入酒池。紂卽施行。男女號哭聲振天地。箕子止住監狎。遂入奏曰。

臣聞禹王有訓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今大王內寵妲己。

荒于色也。外獵不息。荒于禽也。長夜宴飲。荒于酒也。淫聲邪樂。鬲涕靡靡。其于音也。高建樓臺。竭民財力。峻宇雕墻也。大禹王以六事訓乎子孫。言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况大王兼犯六者。而又剖孕。斬脛。炮烙。隄民者乎。夫民猶赤子也。慈愛保惜。尚恐不悅焉。有慘酷煨煉。而能得赤子之歡心乎。今西伯行仁。大王行暴。百姓棄暴投仁。必然之理。大王正宜率德改行。遷善去非。然後可振朝綱。可復亡民焉。可又將數百民戶。投于極刑乎。此臣痛為社稷驚危。故獻此言。望乞納臣之語。准臣之章。實為

社稷萬幸。

批 句々刺骨字々傷心

紂王覽罷諫章。本欲加刑。奈是伯父。喝令囚箕子於南牢。有再諫者斬。群臣諫曰。箕子乃皇伯至親。有罪不宜囚辱。紂赦箕子。箕子出離宮。卽佯臥于地。披頭散髮。自哭自悲。妲己曰。箕子妄毀大王。何不斬之以示衆。紂令費仲捉箕子。而箕子蓬頭跣足。嘔血不止。費仲押見紂。王紂見箕子。或啼或哭。語話顛狂。紂曰。此廢棄至殺之。何益。遂放之。箕子卽佯狂爲奴。隱而不出。王子比干嘆曰。君主有過。爲人臣不盡死而諫。

與其陷害生民則百姓何辜乃直具紂王殺后謫太子嬖妲己陷百姓數十件以進之紂王大怒喝令斬之妲己曰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試剖比干以視其心何如紂然之卽殺比干剖視其心百姓聞知莫不哀痛微子嘆曰父子有骨肉之親君臣有合義之宜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道君有過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去今商王殺親戮戚拒塞諫諍吾不早去則成湯之祀絕矣遂密投宗廟中抱祭器出奔外國後孔子嘆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

批言及巨志傳 卷之十一

定評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故同謂之仁潛淵讀史至此有哀三仁詩曰

爲何披腹懇忠誠

恐覆商網及陷民

披髮佯狂歸遁後

生生充滿一腔仁

右哀箕子佯狂詩曰

逆耳忠言匪不知

人臣冒陷職當爲

剖心去後竟何在

只有清名耿落暉

右哀比于剖心詩曰

人臣以義事君王

義不合兮止自傷

抱器他時存祀典

以仁濟義兩生光

唐賢李翰先生有大師比干讚曰

全驅非仁 蹈難非知 死於其死 然後為義

忠無二體 烈有餘氣 正直聰明 至今猶示

咨爾來代 為臣不易

又唐賢賈先生有微子啟之讚曰

天華元命 皇符在木 吾天降災 上慘下黷

人怨神怒 川崩鬼哭 赫赫周邦 如臨深谷

邊矣微子 逢時顛沛 居亡念存 處否求泰

諫以明節 仁以遠害 作誥父師 全身而退

龍戰于野 鳥焚其巢 桓桓周王 奄有商郊

世說新語卷之九

卷之九

九二

面縛就執

牽羊接庖

祀商修器

啟宋分茅

嗟爾宋人

來蘇是仰

穆如雨潤

霽若春養

以戴以翼

是宗是長

茫茫舊封

千載餘饗

我來祠廟

永挹遺芳

荒階蔓草

古木垂雲

惆悵象賢

徘徊日照

鐫石紀德

用流斯文

近世
正統
見錄

當時商王無道每賴三子諫諍所為頗有忌憚及三子或逃或死紂益為暴無所不為群臣上表辭官甚眾朝中獨有費仲蜚廉專權日以諂佞為事而紂王終是迷於酒色不理國政萬民怨望忽日紂王升殿問於群臣曰屢有西兵犯界邊聞報急此事若何費

仲出班奏曰前者姬發逆天行師不能成事班師而還爲料子牙善於調理必有東征之謀望大王速遣良將把守潼關其兵若欲再來終爲國家之患也紂王笑曰貨卜村夫雖有百萬之師何能成其大事言聲未了哨馬前報傳上金鑿言西伯侯太甲自出岐州如水衝沙似風送箭一路關隘盡被打透斬軍縛將不記其數今大將軍渡孟津河矣紂王聞西兵將渡孟津始有懼色於是聚集文武以議迎敵之事費仲奏曰我王不必憂慮臣舉五將率大軍前去則可退矣紂王問五將是何人仲奏曰殿前左衛龍驤將

軍鍾士才右衛龍驤將軍史元祐中軍都護姚文亮
中軍指揮使劉公遠殿前中衛都指揮使趙公明請
王點十萬與此五將前去營取西兵取盡掃除之於
是紂王宣此五臣各賜金花御酒令趙公明爲都督
親率大兵二十萬前抵孟津河各謝恩出朝不知勝
負如何。

批 誤國之臣出口如此

太公遺計收五將

去說五將引兵直抵河邊下寨先令小卒遞書與太
公次日決戰太公得書傳命前部先鋒量敵交鋒次

日兩軍初戰不分勝負。趙公明乃移寨屯於戰船之上。欲用水戰。以遏西兵。哨馬報其事。與太公太公乃令左翼將軍祁宏右翼將軍高毀二人各領本部移寨於河北。令保駕將軍南宮括散宜生同移武王中寨於河口。旦夕令中軍作樂飲酒。並無鬪意。却說商將趙公明見西兵數日不動。戰鼓以其不慣水戰不敢出陣。乃令哨馬探之。哨馬回報說西兵中寨令屯於河口。朝夕作樂飲酒。不知爲何。趙公明言曰。此疑兵之計。欲我兵少急。彼卽出戰。然彼姜尚才能。怎掩我來。遂傳令諸將今夜披掛。准定三更上岸。殺入中

陳批
停小

偷營
劫寨
有出

寨擒了姬發則西兵不攻自走矣於是史元格爲先鋒鍾士元姚文亮爲左右翼前去劫寨劉公遠趙公明只守水船時夜三更三將引兵上岸悄無人聲三將馬膺相挨殺入西兵中寨只見四壁無人見杯盃盤饌飲酒堆筵三將相謂曰我等至此腹空力竭宜盡將其酒肉飽食一餐然後擊鼓搜營三將歡喜以爲天賜飲食以助氣力飲食未訖只聽一捧鑼聲西兵四面殺出其三將方且嘔心噴血如醉如痴顛倒不知人事盡被西兵綁縛太公傳令不許放走一箇商兵諸將盡解見太公太公命一起降卒汝等能奉

壯哉
壯哉

吾命行事者厚賞如不遵者悉斬首示衆。衆士卒皆
唯唯愿從命。聽調太公乃命一起降卒詐報趙公明
劉公遠云彼三人已劫了西兵中寨縛了武王請你
等速部兵來接應。一起降卒得命直投木寨去時正
五更天色朦朧。二將在船上探消息得聞降軍卒報
知便點兵上岸前來接應。行不上五里程途河北寨
內衝出祁宏高毀蘆花岸畔突出殷郊兩兵截住。歸
路趙公明劉公遠知墮其計。正欲抽回南宮括散宜
生從後殺來四面八方盡是西兵捉住二將。解見太
公太公教取出三將同斬前三將已先被毒酒酖死。

太公令將趙劉二將縛於河中。溺死便了。商兵船隻渡了孟津河時。春三月戊午日也。原來太公設下此宴。以擒商之五將者。號作將蝦餌鯉之計。當時有詩為証云。

姜尚神機絕世奇。

商臣淺見豈能知。

分明設下釣魚餌。

不動鎗刀破五尸。

大軍渡河下寨。太公傳令。今我兵已近朝歌。不可輕進。諸將務要依山靠水扎寨。屯營。如有違令輕進者。斬首示衆。於是太公排下五營。名作五武寨。第一營正先鋒。南宮括屯下廣武寨。第二營左翼將軍。

祁宏屯下名陽武寨 第三營右翼將軍高駿屯下
名武德寨 第四營左翼保駕將軍南宮刻屯下名
武涉寨 第五營右翼保駕將軍散宜生屯下名修
武寨 按甲休兵命太公令使者遞書到朝歌數商
辛十罪却說紂王升殿有趙公明手下殘兵回報五
將盡被西兵所擒大軍已渡孟津河扎寨紂王失色
王與群臣議取戰守之道忽有近臣奏曰西伯侯元
帥姜尚有書到紂王傳旨宣入令近臣讀其書曰
尚聞三皇立極五帝承宗未始不由以仁義而基
天下是故唐堯不下堦而治虞舜惟垂拱而理夏

禹聞善言則拜成湯立賢士無方是皆以心傳心
允執厥中所以天理合而人心順萬民安而諸國
朝逮至商辛不繼先王之德惟行若虐之政據汝
之德則無分毫數汝之罪過於十件其一殺皇后
逐太子殄絕三綱其二建臺榭廣沙丘苦虐萬民
其三以酒爲池以肉爲林傷生害性其四蠱盆之
張炮烙之建慘酷刑人其五剖賢人之心斬朝涉
之脛滔天之惡其六破孕婦之胎因羗里之獄悖
地之寃其七欲亂黃飛虎之妻君臣倒綱其八曾
醢伯邑考之醬父子參商其九不敬天時以致水

爾句
月根

勞災旱其十不重災事以致罷業荒農是皆內惑
妲己之淫外遮費仲之後日滋月甚穢德不悛今
西伯侯奉天明命以興問罪之師出岐州濟孟津
河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而過潼關屯牧野豪傑
不檄而從者無窮豈非天命人心惡惡歸仁乎今
令星使遞書先達理合束手出城與親待罪別立
新君以應天人庶免成湯宗廟不作丘墟片言違
忤殺入朝歌寸戮不仁以謝天人之恨只此先達
草草不書。

某年某月某日征商大元帥姜尚書

近臣讀罷紂王大驚言曰事已至此誰人與朕領兵前去退敵西兵兩班文武喪形失色皆無所措紂王又問數次費仲出班奏曰臣保一人領兵前去迎敵西兵紂王曰卿所保誰人費仲曰此人乃是中軍都虞侯崇應彪卽崇侯虎之子也大王可拜應彪爲征西大總兵親發精兵八十萬與之此人必能破得西兵矣紂王依其所奏封應彪爲征西大將軍以彭舉爲先鋒彭矯彭執副之以薛延陀申屠豹爲左右翼大發精兵卽出朝歌以拒西兵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批 昏迷至此悔之晚矣

紂王拜將征西

五行
釋列

却說崇應彪次日升帳傳令。謂諸將曰。吾聞西帥姜尚謨謀用兵。神出鬼沒。又加之以殷郊雷震之智勇絕倫。諸將務宜遵吾節制。不得輕舉妄動。以挫兵威。如違令者。斬首示衆。諸將皆唯唯。遵其約束。崇應彪又曰。吾觀西兵屯下五武之寨。甚有機變。今令我兵亦要屯下五星之寨。以遏其銳氣。第一營前部先鋒彭舉屯下名土星寨。第二營左翼將軍薛延陀屯下名火星寨。第三營右翼將軍申屠豹屯下名水星寨。第四營左帳中護將軍飛廉屯下名木星

寨第五營右帳中護將軍蔚遲桓屯下名金星寨分付既畢令小將校下戰書於西帥帳下約次日在牧野決定輸贏却說太公升帳東兵戰書投到太公讀罷嘆曰崇應彪豈敵吾哉遂令前鋒度量兵勢取勝回報次日兩陣對圓門旗開處東兵搶出先鋒彭舉西兵擁出先鋒南宮括東兵左右翼者則是彭執彭矯西兵左右翼者則是雷震殷郊各各人威馬壯盛甲精明通罷姓名更不打話二馬相馳鬪上十合不分勝負只見西兵右翼雷震挽弓架箭射中彭舉坐馬前蹄馬蹶前足彭舉落馬東兵彭矯正欲前救

却被殷郊大喝一聲斧隨手起。彭矯已先被劈下頭。來南宮括用鎗刺殺彭舉。彭執見二兄弟俱被傷。忙拍馬衝入西陣。被西陣上三將圍住鎗刀亂刺。彭執亦死於陣中。西兵掩殺一陣。東兵前部先鋒共三萬餘人殺得屍橫牧野。血溢河津。止留二三千帶傷敗兵殘卒投本寨而去。西兵乘勢欲攻大寨。太公節制已到。鳴金收軍。却說東兵殘卒回報。崇應彪應彪大怒曰：「貨卜村夫焉敢挫動我前鋒。斬我之三將。傳令諸將披掛率大軍前進。掃除西兵。片甲無還。方顯吾之智勇。倘有士諸將投諫曰：『小若不忍則亂大謀。』今

西兵深入我境。輕重糧草不赴。我師只要堅守不出。老其將士待彼糧盡退兵。我師從後掩擊。則姬發姜尚之首自懸于帳下矣。總兵何耻一小戰。遂欲敗其大事耶。應彪不聽。遂發兵挑戰。太公聞應彪出陣。乃推坐不車。綸巾羽扇。親自出前來遙謂崇應彪曰。將軍乃知天命識時務之英雄。今商王無道之甚。西伯侯奉天命興兵伐之。將軍何不棄暗投明。前來納降。以圖富貴。反成爲彼率軍爲敵也。應彪閱天公之語。鼓掌大罵。貨卜村六商王無負你之處。你却背恩負義。動兵以犯君上。若不下馬受吾綁縛。以見商王定

飛

教你日下受殃。太公曰：不必多言。汝既爲主將，識吾陣乎？應彪曰：你五武之寨，乃按五虎靠山之勢，何如？不識。太公曰：汝既識陣，勢你敢破吾陣乎？應彪曰：商王拜我爲大總兵，尚欲擒汝等而歸，又何不敢打陣哉？於是應彪怒氣冲冠，輪動大刀，且奔西陣中來。太公以羽扇從車上，指揮諸將五寨衆將一齊殺出，將應彪活捉前來見太公。太公數其罪而斬之。東兵左帳中護將軍飛廉見總兵被捉，拍馬衝入本陣。太公又指麾諸將，將五陣擺布八卦之陣。飛廉入陣，心荒膽落，忘其歸路，又被殷郊捉送太公。太公命推出斬。

之東兵陣上有大將方相見二將被捉乃橫鎗拍馬
不來打陣直投入武王中寨左衝右突見旁無人持
起手中長鎗望武王背後一刺紅光燦爛八爪金龍
出現遮住武王車駕方相大驚正欲抽鎗回馬左邊
衝出保駕將軍散宜生南宮括齊聲大喊方相措手
不及被衆將活捉來見武王武王欲釋其罪太公不
可命推出斬之止留得方相步卒不上數十回報朝
歌紂王大驚失色謂群臣曰誰敢出馬迎敵西兵得
勝加封官職兩班文武各各默然無語獨有費仲出
班奏曰臣雖不才愿領精兵出城若不活捉子牙勦

滅西兵誓不回軍紂王大悅。卽賜精兵八十萬出敵西兵。費仲非能慣戰之將。奈受紂寵只得勉強領兵出城。西兵聞知。列開陣勢。衆視之。乃是誑佞費仲也。散宜生按住。剛刀大罵。蠹國老賊。尚敢出馬。與吾爭長。早若離鞍下馬。受降。綁縛解見武王。梟首示衆。費仲聞言。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宜生。二將戰不上數合。費仲大敗。不能抵當。正欲走入朝歌。却被南宮括大喊一聲。截住歸路。二人戰上數合。被南宮括將九節銅鞭望費仲中心一打。嘔吐鮮血不止。奔入皇城。大令。叫諸將不得休兵。乘勢殺入皇城。活捉紂王。

快心奪目

併妲己等諸將得令人人搶進箇箇爭先却說東兵陣上雖有精兵八十萬皆怨商王之殘虐連損三將東兵皆無鬪志例戈自相攻擊以至血流漂杵又且朝歌百姓久怨紂王之虐一聞西兵入城鼓舞歡欣一如大旱之得其霖赤子之見父母各各牽牛擔酒爭來相勞是以武王之兵直奔朝歌無所阻攔如入無人之境也却說紂王自敗兵之日奔入皇城至甲子日聞城已陷手足無措急宣羽林神策等衛諸軍護駕時諸衛軍兵皆無奮力廝殺自相踐踏文武各相奔竄死者屍橫殿陛不計其數紂王知大事已去。

不能保身。乃舉火燒焚宮室。自登鹿臺。身衣寶玉。投入火中而死。時春三月之甲子日也。後人有詩一絕云。

玉食錦衣黃帝居

九重尊寵鎮天衢

只因侈肆殘民政

投火昆蟲反不如

批 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

太公滅紂興周

大題
目

太公傳令休要走了奸臣費仲淫妃妲己。拿得者重賞其功。賣放者同坐其罪。諸將得令。人人爭尋。妲己與費仲不知其所。只有殷郊太子原在國家之內。其

才言及國志作一
宮室樓臺閑遊慣熟知。妲己只在摘星樓。妲己見宮
中火勢漲天。正要起一陣怪風。化作金毛狐子而走。
却被殷郊見其本相不能變動。那殷郊與妲己之仇。
正是不共戴天之冤。怎肯干休。妲己見殷郊忿然奔
至。抱頭歛膝。正欲投下摘星樓。殷郊大喝一聲。輪起
神斧一劈。金光燦爛。冷風逼人。殷郊知其爲怪。按下
神斧。將妲己撇向太公帳下。却說費仲見宮中火起。
投後宰門而出。却被雷震喊聲活捉。亦解至太公帳
下。太公請見武王。曰：商辛無道。皆由妲己。費仲之所
致。今商辛自死。此二人不可輕戮。要建法場於朝歌。

應照

市上審問明白分解其屍與民快樂于是武王太公及文武群臣詣于法場數妲己費仲之罪令劓子手先斬妲己妲己顏容精媚劓子不忍斬之太公命斬劓子換過斬官其次斬官亦愛其儀容不忍殺之太公又命斬其劓子如是者三次劓子俱不忍殺妲己而自受戮太公曰吾聞妲己乃妖類必得其形然後方可除之令左右懸起照魔寶鏡以鑑之妲己乃露出本相却是九尾金毛之狐狸咆哮于場上太公命曰誰人速代我除之殷郊跳出大喊一聲手起斧落斷其狐狸以爲三截太公命將綿纏費仲之臍燃于

市上以快民恨又殷朝自成湯傳至紂王二十八君
六百四十四年。謚法所謂殘義損善曰。紂史官有詩
爲證云

成湯祝網德聲揚

放桀南巢正大綱。

六百乾坤傳及紂

誰知付與武周王。

又東屏先生有詩云

苦陷忠良惡不悛。

惟耽妲己信讒言。

黎民不道君王死

反向天街鼓舞歡。

又有五字詩云

天喪商辛業

敵兵盡倒戈

積山屍遍野

漂杵血流河

掃盡煩苛法

謠吟凱捷歌

太平今日定

換却舊山河

批

常山之純首動尾不虞列傳中胡此妙手

總批

商祚終于紂故有妖狐入宮魅君失政
退賢任佞之慘表之刑而殺忠諫之臣
以致亡身敗國何足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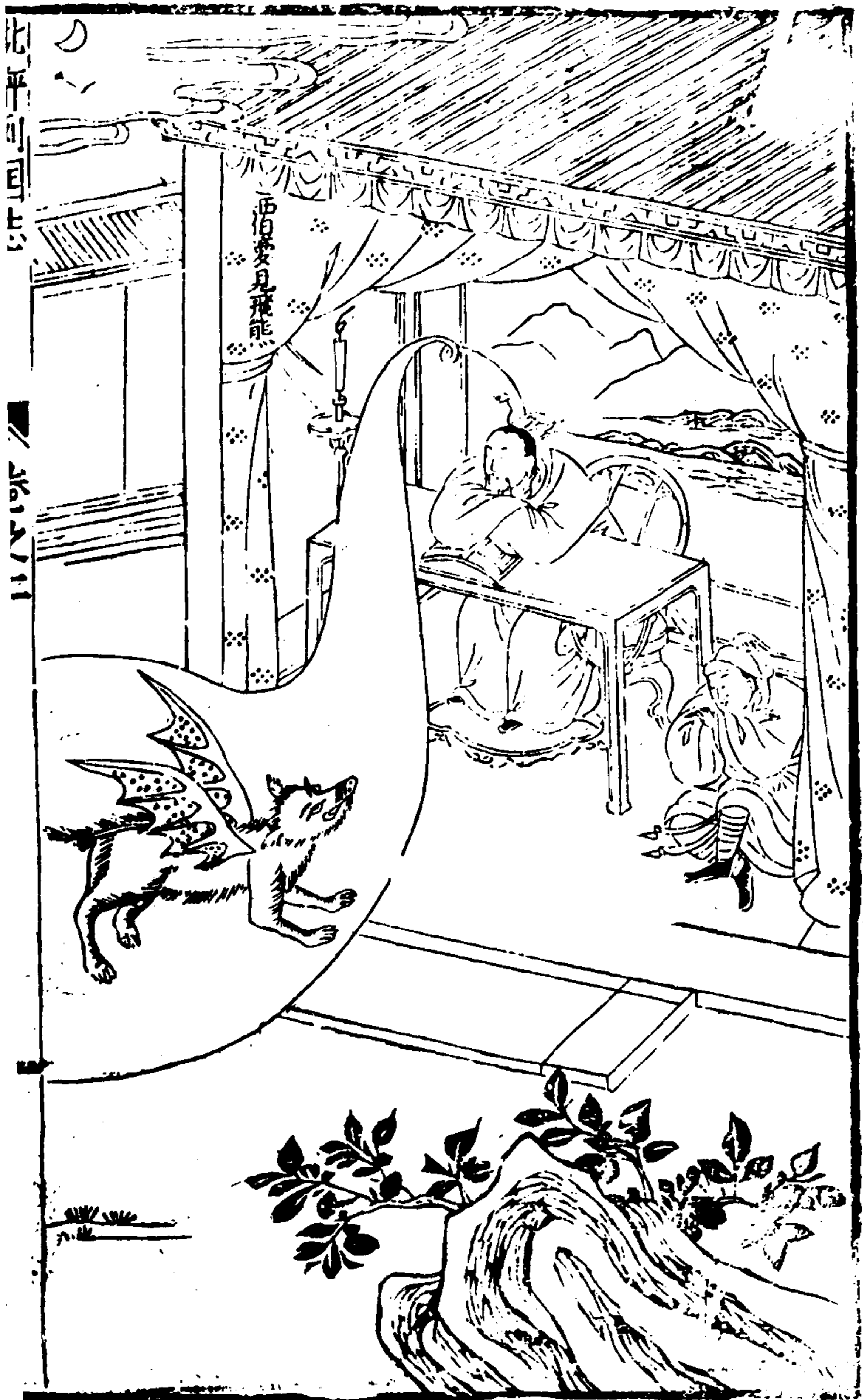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三三〇

新學康君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一

及臣三傳 卷之二

六四



北平司馬

卷二

陳批列國志傳 卷二





西伯直至磻溪



手牙對答兩伯

世說新語

卷之二

子牙師駕歸朝





文王囑付姬發





于牙定計策



陳批列國志傳 卷二

三三九

牛冊二



辛甲力戦文書

源氏物語 卷之四十二

五

新鐫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二

雲間陳繼儒重校

姑蘇龔紹山梓行

起周武王元年巳卯至平三十四十八年戊午共計二
十四王三百九十九年之事實也

武王分土封諸侯

換德
周德
始

武王既平殷亂將復歸西伯之位以聽天命衆諸侯
咸曰商德既絕天命歸周請西伯合正大位武王讓
曰予以商辛失政苦虐生民天人共怒予故代天討
罪以救生靈商辛既死合聽尊有德予何敢承其大

批言及區其作 卷之二

位諸侯曰天命靡常惟德是歸。今侯伯代天救民義兵一集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赤烏降屋白魚入舟。此天命所歸之瑞。且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昔者唐虞禪位。皆是無德而讓。有德無道而遜。有道此周當代商命明矣。侯伯請正大位弗辭。武王辭之再三不得已而許。於是諸侯奉築壇三層。列布香燭。諸侯各服冠冕立於壇下。武王登壇。諸侯奉冊而上。制曰

維殷紂三十二年歲在己卯冬十月甲子四海臣庶奉天承運咨爾姬發乃值商綱之季德墜政衰

既生民塗炭奉天命所歸弔民伐罪推溺亨屯上
應天心下合人意理合代商而有天下率德以司
兆民冊立之日卽登大寶母致再辭

武王在壇上未受人般大禮卽降詔以示諸侯曰

朕實不德承此天休恐墜天人之望以貽篡逆之
羞咨爾侯衆旣尊朕位各宜恪守乃職以牧兆民
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庶幾君臣得正政治有成

諸侯在壇下者皆呼萬歲武王方受人般大禮改國
號周追謚父爲文王自文王以上七世皆追爲王傳
旨令闕天奉大牢祭王子比干之墓召公奭釋南牢

村言及區志作

箕子之囚畢公高奉勅旌表商容之間及釋百姓之囚令南宮括除去酒池肉林推去薑盆炮烙之刑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賑濟黎民大賚於四海立紂王之子名武庚者爲商之後以存商祀命弟管叔鮮蔡叔度二人相之班師以歸西岐州朝歌百姓牽老負幼遮拜於道路留王鑿駕不忍王歸王親曉諭之曰吾今別立新君以安汝等爾等安豐樂業不必悲留百姓挽留不止放聲大哭震動天地武王見百姓悲哀不止召武庚論之曰百姓務宜存恤不可如父若害生靈如有不善我復來征又召叔鮮叔度諭之

人心所係天命攸歸

曰武庚之事賴汝二人相之如有不善傳於岐州弟等難逃矢相之刑二人再拜受命大車出朝歌行不數月歸到岐州升殿文武朝賀禮畢武王問群臣曰朕德不逮今承衆諸侯尊朕爲天子其國家儀制當何如御弟周公旦出班奏曰姬乃帝嚳之後今改正

老
中
話

朔宜用建子之月爲正月色要尚青腋當用冕王又問曰諸侯王子及功臣賞賚如何周公又奏曰諸侯功臣有大勲勞者宜分土封侯以昭崇德報功之義其親王子孫亦宜分土封侯以壯王室至於上古三皇五帝唐虞夏后之後亦宜分土封侯以報立極之

批言列國志作一頁卷之二

功於是武王次日聚集文武諸侯大封功臣王子及先皇帝之後令以列土封之令御弟周公旦於金殿唱名。

太公姜尚以功臣封諸侯鎮營丘國號齊

即今山東

青州府是也後為田氏所滅田氏齊為秦所滅

御弟周公姬旦以王親封諸侯鎮曲阜國號魯

即今

山東兗州府是也

御弟召公姬奭以王親封諸侯鎮北方國號燕

即今

北京順天府是也其後為秦所滅

御弟畢公姬高以王親封諸侯鎮魏國號魏

即今河

南開封府密縣是也

御弟姬叔鮮以王親封諸侯鎮管國號管

後管叔作

亂其國遂除所以不續

御弟姬叔度以王親封諸侯鎮蔡國號**蔡**

即今河南

汝寧府上蔡縣是也後至春秋為宋所滅

御弟姬叔振鐸以王親封諸侯鎮曹國號**曹**

即今山

東曹州是也其後亡是也

御弟姬叔武以王親封諸侯鎮邠國號**邠**

即今山東

兗州府汶上縣是也

御弟姬康叔以王親封諸侯鎮衛國號**衛**

即今北京

冀州是也其後為秦二世所滅周之諸侯惟衛在

後七

御弟姬叔處以王親封諸侯鎮霍國號**霍**

即今山西

平陽府是也其後為晉所滅

商故賢臣微子封諸侯于宋國號**宋**

即今河南彰德

和言及國曰八作一

府是也其後至春秋為楚所滅

先聖王神農之後封諸侯于焦

即今弘農陝縣是也

其後為春秋戰國所併

先聖王黃帝之後封諸侯于祝

即今山東濟南府是

也其後為戰國所滅

先聖帝王堯之後封諸侯于蓊

即今北京順天府是

也其後為戰國所滅

先聖王帝舜之後封諸侯于陳

即今河南開封府是

也其後為田氏齊也

先聖王夏禹之後封諸侯於杞

即今河南開封府是

也其後為春秋戰國所滅

故殷賢臣箕子不肯臣事于周但陳洪範一篇而去

武王封其子于朝鮮卽今遼東是也後爲戰國所

其功臣南宮适南宮列散宜生祁宏高毀等各封官
有差共封兼制親王于弟及功臣爲諸侯者大小
七十一國大排筵宴開庫藏將收殷之寶物悉分
散於諸侯次日諸侯皆上謝表各赴本國後人有
詩爲證

一舉戎衣定大周 分茅列土賜諸侯

不如桀紂私天下 八百乾坤有自由

衆諸侯各望本國以赴職惟留御弟周公旦召公奭
在朝以輔王室武王謂周公曰鎬京爲天下之中真

史記及周書

卷之二

三

乃帝王之居於是命召公遷都于鎬京

卽今陝西西

安府洛陽縣是也

又曰當今海內清平萬民樂業朕

鑿鑿

當以德治民不事刀兵命有司與朕縱馬於華山之
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收縛干戈韜囊旌鼓自今群臣
不得言兵群臣皆唯唯受命忽一日武王有疾群臣
驚懼召公問周公曰今天子掩疾太子年幼倘有不
諱國家大事誰人可任周公曰骨肉之親君臣之義
不幸遇王疾子幼我當代王告死以免王患於是周
公築壇於城南親自登壇焚香拜告於太王王季文
王之靈曰國君武王以德治民今乃遇疾太子年幼

助

但願以身代王死我祖有靈共鑒我誠祝罷史官錄
周公所告之言藏於殿內金匱匱中次日武王病卽
瘳衆諸侯太公等聞之皆來朝賀武王命大排御宴
以待諸侯周公問姜太公曰公先年奉天子之命以
鎮齊何爲五箇月遂成政來報績也太公曰吾治齊
之政簡省繁文惟其便俗故百姓易治是以政成之
速也周公又問其子伯禽曰昔你奉天子之命以鎮
魯何爲二年而後成政來報績之遲也伯禽對曰臣
治魯國之政革除鄙俗使民終三年之喪禮故民難
效而報政所以遲也周公嘆曰後世齊國必強魯國

必弱而魯終將北面事齊歟武王問其何以知之周公曰政簡故便民而民易治政繁故擾民而民難理是以知之後世果然齊強魯弱此周公有先見之知所以為聖人也後人有詩為証云

昔人見識本非常

即政猶能達大綱

傳在春秋相併世

果然魯弱與齊強

宴罷百官退朝武王命諸侯合返國治民又越日武王復有疾不知性命如何

批 魯弱與齊強

周公秉政誅管蔡

武王病至危篤。宣周公曰：「旦，太子誦，託孤寄命，二人既至。」武王謂周公曰：「太子年幼，汝宜攝政，以朝諸侯，輔翼王室。」又謂太子誦曰：「汝宜事叔如父，修德推仁，以繼先王之政，言罷而崩。」在位七年，壽九十三歲。天命方盡，史官有詩讚曰：

商綱既良	天命靡常	維我武王	赫震先光
弓矢斯張	干戈戚揚	掃紂之穢	視民如傷
大位既定	文德隆昌	分茅裂土	韜戈用良
不顯文烈	光佑後行	千百世下	不泯其芳

成王卽位年幼，不能蒞祚，乃拜周公位，居家宰，攝行。

打言反國志傳 卷之二

政事大赦天下諸侯來朝者周公負辰相成王以朝諸侯諸侯悅服却說管叔蔡叔相武庚以守殷忽大朝使者賚赦書到朝歌武庚等接了聖旨問使臣曰天子年幼不能蒞阼國家政事有誰攝行使者曰冢宰公姬旦總決政相天子以朝諸侯也二叔聽罷送使臣出乃相謂曰吾二人與國公共是武王之弟天子之叔遠守遐方位居下職而周公乃居家宰攝行朝政天子年幼朝綱一決于他倘或一旦謀弑小君遂奪大位則吾二人豈不束手以觀他人受天子之福哉叔度曰然則今日之計何如叔鮮曰合謀諸武

周公

奸臣
毒害
忠良

庚起兵打入鎬京殺了周公廢却天子同享富貴豈
不美哉蔡叔大悅二人來見武庚說其起兵武庚曰
周公雖居冢宰以相天子無過可窺何敢動兵犯之
二叔曰此事甚易但製謠言歌幾句說周公將有篡
弑小君一心不利社稷之意使六街三市兒童傳誦
至鎬京天子年幼無所決斷必廢周公俺這里即以
此事為周公之罪與兵伐罪則富貴唾手矣武庚大
悅二叔遂作謠言歌曰

嗟彼鳳雛 羽短身孤 初鳴高崗 鳴鴉在傍

周公危社稷 王幼實堪傷

冷語
世入

令六街三市兒童不分晝夜互相傳誦不覺數月之間此歌已關於鎬京塔市近臣錄其歌奏聞成王覽罷大怒曰冢宰乃王室至親受先王遺託勤勞蹇蹇安有此事此必京師妖言傳旨令兵馬司收京師兒童盡戮回報周公見說免冠頓首曰臣罪當萬死何可累及兆民但賜臣死足矣不必更戮無辜成王曰叔父憂勤國家朕不能與叔父昭顯忠節今反受小民讒語何可令叔父被陷連傳聖旨務要收京師兒童而殺之周公再三請死成王不許兩班文武見周公平昔忠諒被此誣讒乃一齊跪下奏曰冢宰公之

激清
年

忠諒天地人神所共監。知賴陛下仁明，全其大節。實社稷萬民之福。陛下不必盡戮京師小民事。有根源陛下傳旨，令兵馬司排門查問。倘得其始傳之人，止戮此一罪，以警其餘。足矣。何必盡戮無辜。且陛下續先王政教，以仁覆天下，不宜妄殺一人。望准臣等之奏。庶得兩全。其事。成王聞奏，暫轉龍顏。傳旨，令各城兵馬逐門查究。回報。聖旨未出。近臣奏有潼關有軍務急表到。言朝歌武庚管叔蔡叔率兵十三萬殺上。潼關口口聲聲道冢宰將篡社稷。故領兵前來。去讒輔國。今兵已到潼關。望殿下早賜定奪。成王年幼剛

北評及區志集 卷之二

斷不定初聞謠言不疑周公及聞二叔領除讒輔國
之兵到心遂疑周公有反之意乃問群臣曰此事真
假若何周公又頓首跪曰但願陛下賜臣一死頒赦
免京師小民之罪止潼關二叔之兵國家萬幸群臣
忙奏曰卽此兵事便知謠言乃是二叔之流言也王
曰何以知之群臣曰先王封親王子弟一十五國同
姓者四十餘國先王崩親寄百里之命於冢宰冢宰
憂勤王室列國諸侯皆知敬服如冢宰果有篡奪之
心今近京諸侯又不起兵討罪滿朝文武又不動一
彈章明奏豈遐方小國反能早知其事預先興兵以

心事
誰不
勤

去讒輔國哉此必二叔之奸謀舉此流言先危其內
使陛下君臣猜忌彼得乘釁以謀社稷望陛下仁明
決斷此事成王猶豫曰然則此事如何區處群臣又
奏曰陛下不決此事宜赦冢宰之罪令督軍退得潼
關之兵卽見冢宰無此反意如不能退則冢宰之叛
者矣成王心疑周公得兵於外恐其速叛尚未肯許
發兵東征猶豫不定群臣又奏曰陛下如疑冢宰臣
等以家口保冢宰如若冢宰生變於外臣等甘受滅
族之愆成王見百官所奏甚切乃傳旨點精兵十萬
與公東征周公謝罪出殿次日周公升殿點兵練將

北平反國志傳 卷之二

一面修書往魯國命子伯禽會兵於濟關即日兵發
京城成王與群臣送出鎬京王在馬上口占一律以
送云

彩旆飄飄出鎬城

一盃煩汝往東征

忠貞自信孚天地

貝錦何勞陷大臣

拔劍掃開邊塞霧

揚旌收盡野紅塵

三兵奏捷回朝日

鳳閣龍樓画影形

周公在馬上聽罷大悅亦吟一律自表其忠節云

平生忠諫有天知

仗節行藏志不虧

神鬼伺人寧可逆

流言陷我實堪悲

指揮未掃漫天穢

慷慨先吟報國詩

東風若奏三軍捷

早把邊音報玉墀

周公吟罷君臣各相回。駕大軍望東而進，將近潼關。二十餘里下寨，却說魯公伯禽得父之書，率本國精兵五萬已到潼關。候大軍到日，然後交兵。聞父到，與關主皆出迎接。周公到潼關，謂伯禽曰：「手足之情，不可動兵相鬪，只宜修書曉諭之。」令退兵，以待朝廷處決。何如？伯禽曰：「管蔡不念手足，流言陷父，將至極刑。此子宜速交兵而除之，回天子之怒，表我父之忠，可也。豈可緩曉之？」周公然之，令伯禽爲先鋒，關主虞文

七平川國志傳卷二

十一

達爲副將率兵下關却說二叔在關下聞周公兵到
大懼將欲抽兵武庚曰不可將錯就錯只宜進兵決
戰不可退也若不交兵而退則事機漏洩得臯反重
二叔亦然乃各披掛出陣只見周兵陣上閃旗開處
一將當先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青年勇猛盔甲鮮明
乃是周公之子魯公伯禽是也大聲罵二叔曰逆天
叛賊焉敢流言誣陷我父謀危社稷今若下馬就縛
萬事俱休半聲違逆定教一命難逃二叔在東陣見
是伯禽欺其年幼放聲大罵曰你父乃是篡弑老賊
我等故來除讒輔國你父子尚不知罪更要興兵與

我相戰今日若不投拜受綁教你父子俱亡伯禽聽罷大怒拍馬直取管叔管叔掄刀就劈二人鬪上二十餘合伯禽佯敗而走管叔欺幼勒馬後追趕上五里伯禽使一拖刀之計一聲喊處刀隨手轉管叔死于馬下東兵大敗蔡叔見管叔被誅拍馬前來被虞文達斷其來路二人鬪上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只見潼關上鑼鼓振天推出一員老將頭戴嵌玉鳳翅盔身披鏤金魚鱗甲蓋一領絳紅袍跨一疋神駒馬手輪光耀耀昆吾劍關上大聲曰休教走了那蔡叔度也蔡叔舉頭一望只見繡旗上大書金字乃是東征

批言列國志作 一 卷之二
招討周公旦也。唬得魂飛魄落，拋戈棄甲，望東而走。又被伯禽攔絕歸路，掩殺一陣。武庚從後正欲來救。蔡叔、虞文達搶出陣前，一鎗刺落馬下，不知性命如何。批 時吸風雷快哉。

成王感變啟金縢

周公傳令，命大軍不得停留，趕上蔡叔。到朝歌，蔡叔不分晝夜，走入朝歌城內。大軍奄至，蔡叔不及堅守，却被虞文達搶入城中，活捉蔡叔。解至來見周公。周公問曰：汝等何得流言，興兵犯闕，以負王分土之恩？蔡叔叩頭告曰：皆是武庚管叔之謀。小弟不能推阻。

灑散
了父

以至于此望兄赦我殘生伯禽跪曰此乃逆天之賊
宜斬首以示將來周公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彼縱
不仁我不忍斬之令左右監於南牢以待朝廷處決
周公傳令命關主虞文達轉鎮潼關待奏朝廷陞賞
其子伯禽亦令轉鎮魯且誠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
之弟當今天子之叔父也然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起以待士恐失天下之賢辛勤如是尚且遭讒
狼狽使無文武力奏身猶難保汝今鎮魯行政宜優
恤良民尊賢禮士慎勿以國大而驕傲人也伯禽再
拜受命而退周公謂左右曰我原被讒出師今二叔

批言列國正史卷之二

自關

雖除天子尚有疑我之心我今不可回朝只具表奏
聞以待天子回心有旨宣我歸朝方可班師如今只
宜居東以避嫌疑可也於是差人奉表入京出榜安
民居殷不轉却說成王與群臣正論邊事近臣奏曰
冢宰公東征得勝有表回奏成王覽其表龍顏大悅
謂文武曰叔父東征既除二賊其忠誠表表固可尚
矣不班師隨駕而歸又居東下只具表回奏此事爲
何群臣奏曰冢宰公以大忠見讒不能自白今幸天
兵一到二叔授首此乃陛下之福以表冢宰之誠所
以冢宰待罪于東陛下宜整迎駕差大臣出關迎接

血誠
感動
天地

庶可以全兩下之羨。成王沉吟不許。延數月間。群臣
屢上表請迎周公。成王又不許。至秋末時。五穀大熟。
只是未收穫。忽然天昏日暗。狂風大作。驅雷閃電。城
中揚砂走石。大樹連根拔起。郊野禾稻盡行偃倒。百
姓驚懼。成王與群臣大懼。不知所之。召公舉公奏曰。
先王在日。曾遺卜筮之書。藏於殿前金縢。匱以備吉
凶。今遇天變。王請禱告天地。先王啟金縢之匱。將卜
筮之書。告卜以驗天變成王。准奏。乃與群臣拜告天
地。先王啟金縢之匱。搜卜筮之書。乃得周公昔日欲
代武王身死之書。成王問史氏。史氏具述前事。以奏

世言及國志卷之二

王大泣曰叔父功德隆盛反被二叔讒言見出於外
三年皆朕之過是天變欲警朕之無知也群臣皆泣
下王卽整排車駕差大臣召公奭畢公高奉詔迎轉
周公又下詔于京師以明周公無過風雷遂止天朗
氣清五穀被風偃倒者皆起百姓鼓舞大悅後宋丞
相王荆公因感王莽之事有詩爲證

周公恐懼流言目

王莽謙恭下士時

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又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左手旋乾右轉坤

群邪嫉正起流言

朕拾

安安不效旋胡促。

几幾常書赤舄尊

天變風雷昭大節。

書藏金匱顯忠原。

成王一整迎歸駕。

周室君臣孝義存。

召公畢公奉旨直奔潼關令人報於周公周公奉聖旨到日俯伏聽宣詔曰

朕以幼冲嗣承大統愚昧聰明險失忠良大節孩提心志混淆良輔謨謀過雖已往悔切未然伏惟冢宰姬旦王室至親百僚總辟其忠真信義表表昭著蠢茲群小嫉正流言征駕久淹于東皆是朕過叛首隨傳於北越顯公忠今命使臣賚詔奉章

迎還征駕輔弼王家所有叛臣叔度本該處死朕念同本權貶郭鄰厥子胡仲率德改行可續父封於蔡關守虞文達汗馬多勞陞受幽州都制嗚呼崇德報功固朝廷之重典效勞盡職實臣子之當爲詔書到日各毋稽延

周公接詔書管待召畢二弟次日分付叔度之子胡仲守殷車馬望京而進行近京師驛候報於朝廷成王率文武百官出郊外迎接周公歸朝王謂公曰朕以幼昧不辨邪正是以遠勞叔父久淹外鎮皆朕之過也周公頓首謝曰濟危冒險人臣之職有何勞焉

桐葉
封
一計

成王大悅。令排御宴以宴群臣。一日成王在後宮。與
其弟叔虞飲宴庭前。桐樹陰濃。王謂叔虞曰。汝能吟
詩乎。叔虞曰。頗識其意。王曰。朕削此桐葉為珪璋。汝
能吟此詩。朕即封汝為侯。叔虞遂吟曰。

桐葉落庭除。吾王削作珪。如念連枝秀。

春風共暢舒。

成王喜曰。才思頗佳。但汝年幼。不能任諸侯之位。姑
俟數年。我當封汝為侯。史佚在傍奏曰。陛下何異言
乎。王曰。朕與叔虞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天子一出
言。則史官遂書於史冊。望我王遂封叔虞。不可反覆。

成王乃命設宴封赤虞為諸侯國號唐

按春秋之世郡晉國是也

西馬來王

叔虞謝恩文武酒將半酣近臣奏有遠方夷人來貢王宣入朝其人身長九尺赤鬚藍面鈎鼻翻唇文身

以金玉不穿衣袍只以錦一纏身語話不通王問譯

者曰

譯者能言胡人之言語又能言中國之語蓋道番之使也

此夷來自何

國譯使奏曰此夷出於交趾之南國名越裳言自此

數十年以來其國中无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意者

中國有聖人出故不憚萬里之遙來貢白雉

白毛之雉鳥也

旅葵

人高四尺曰葵

王問群臣曰遠人來貢方物此可受否

召公奭奏曰陛下以賢為寶仁服四夷四夷來貢臣

受之
原是

以爲不可得恐勞遠傷財。日臣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陛下思之。群臣皆曰。陛下仁德加於蠻夷。故夷人不憚遠而來貢。古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陛下不受此獻。恐塞四夷來王之志也。成王遂受其獻。命光祿寺設款待番使。

周公定鬲郊廨

次日番使來謝告歸。王問譯使曰。此來有幾多路程。譯使奏曰。有一萬三千之途。經要一年有餘。始至京師。王命周公作指南車。賜番使以歸。止一年。遂至本國。成王謂周公曰。四夷來朝。各方路途遠近不齊。卿

世說新語及國志傳

卷之七

一七

宜相天下地輿孰為中正可定都以便四方朝貢周
公奏曰洛邑洛陽也為天下之中昔者先王嘗欲建

都于洛而不果今陛下定中正之方宜繼先王之志

定都于此則四方來者無遠近矣於是成王傳旨遷

九鼎禹王鑄九鼎以鎮國者後桀失國此鼎遷于商

陽蓋是傳國之寶也定於郊廓在河南遂命鑄京為宗周命洛

邑為成周命太史令梅仲宣定鼎卜世代久遠何如

仲宣乃告于神前卜曰帝嚳之孫禹基鴻赫傳世三

十歷年七百

皇明東屏居士咏史詩云

鼎入王畿著定時

卜年七百旋稽疑

後來八百蒼姬籙

天耶人耶裕卜期

批 卜年卜年的是天數

周王既定鼎而歸成王大喜設御宴以待周公周公謝宴歸第是夜夢一螭龍從天降入於深淵公醒曰此夢乃應吾當盡之祥內臣曰冢宰何以知之公曰螭龍無翼之龍也有翼則爲飛龍乃天子之象吾位冢宰與天子差一等乃是螭龍也自天而下深淵吾身在天子之傍今入深淵乃是龍歸之所是以知吾將盡也遂遇疾不起

統傳
不凡

石公奭宣布王化

周公病督。次日王與群臣詣周公宅。問曰。叔父臥病不起。倘有不諱。國家大政誰復可保。公曰。國家政事。有召公。畢公等在朝。王不必多慮。臣死之後。但願我王親賢遠奸。憂國愛民。天下自然太平。公又謂同僚畢公等曰。我死之後。煩公等盡心輔佐國家。以盡臣職也。言罷。公有淚下。成王與群臣無不下淚。王駕還朝。是夕周公卒。時年八十三歲。公在周朝制禮作樂。忠貞大節。為後世人臣之表。是夕天昏日暗。風霧迷漫。後史官有詩讚曰。

赤馬
几
彌
途

倬彼姬公

為周砥柱

制禮作樂

後人遵居

輔弼幼主

盡心所事

雖遇流言

大節安舒

節彼太山

巍然中立

後世人臣

惟公是式

成王聞計大哭謂伯禽曰汝父憂勤一世朕不能報

今死之後賜爾魯國祭祀得用天子禮樂庶表朕報

叔父之恩也伯禽謝恩赴國是時周公既死成王慮

四方百姓不沾王化乃謂召公奭曰卿宜循循南方

代朕宣流教化以安百姓召公承命出朝次日整齊

車馬望南而行至嵩山路下忽聞樹林中鶻聲喧噪

世言列國志傳 卷之二

十一

鵲之化

以接群鳩。投鵲巢中去。召公問左右曰：前林中鳥聲喧噪，是何鳥也？左右對曰：近山方識鳥音，我等不知其音焉。識其鳥，公宜拘此。近山樵夫問之，即知其類。公遂令喚樵夫來問。左右引一樵夫至，駕前公問其鳥名。樵夫對曰：彼翅白而頭綠者，名鵲；毛斑而色褐者，名鳩。公曰：鵲鳩二鳥也，何為作一隊飛，共入巢中去？樵夫對曰：鵲性巧，善能為巢；鳩性拙，不能為巢，故鳩共居鵲巢之中。公曰：鳩與鵲不同其類，鵲何為肯讓巢與鳩棲？樵夫對曰：當今天子以仁德治天下，故其教化沾及禽獸，所以鵲鳩二鳥類雖不同，猶能以

鵲之化

巧讓拙以巢同居也。左右對曰：禽鳥尚能知義以巢相讓，則王之教化大行天下，百姓人倫有叙，不問可知矣。召公大悅，令重賞樵夫車馬，遂行至雍縣。雍縣守臣君陳率左右出城迎接，召公入雍城，延至公廳坐。召公問君陳曰：汝治雍縣，百姓親睦，農桑樂業，獄訟平簡之事，可具述與吾知之。君陳對曰：小官無能，然賴天子之教化，宰公之福蔭，小縣有三件異政。公問其是何三件異政。君陳曰：小縣郊外有雉一群，童子與之狎戲，雉不驚飛，童子亦不捕捉，此第一件之異政也。又每歲五穀豐登之際，禾有一枝數穗者，此

打言及匪可作

卷之二

第二件之異政也。又雍城南山有一獸名作騶虞。身形似虎其色黑其性慈。每日遊于郊外。不踐生虫艸木。口不傷禽獸人命。朝出暮還。人皆得而近之。此第三件之異政也。召公聞說。命安排酒食。次日出城前往南郊。勸課農桑。令所屬官員皆要相從。縣官君陳相從。至南郊無亭樹遮陰之所。見道傍有其棠樹。綠葉陰濃。其高蓋如傘。君陳引公下馬。坐于其棠樹下。令招四處鄉村農民前來聽勸。須臾一起。農夫荷鋤擔耜前來跪下。公問農夫曰。近年以來。五穀登乎。農夫皆頓首曰。賴宰公之福。年年成熟。歲歲豐登。我鄉

蔽希
其棠
召公
所及

三

村小民煖衣飽食。女織男耕。安農樂業。公問何以見之。民中有一起年高能言者。前來具詩奉曰。

青山綠水白雲鄉。

春到田疇老幼忙。

女事桑麻無凍苦。

男耕田畝有餘糧。

公租早送柴門閉。

村酒釀成晚稻香。

惟願皇王千萬歲。

小民飽煖樂陶唐。

召公大悅。命取酒食。重賞其民。且誠之曰。我今勸課汝等歸家。各宜孝敬長上。各安生理。衆民拜謝而退。須臾一起兒童。竹馬荷衣。前來相見。又有一群雉鳥。相逐相隨。君陳跪曰。昨日所告之事。卽此童雉是也。

召公徘徊良久。見童子相狎于雉。雉亦飛鳴於童子。竹馬之前。其獸騶虞亦踴躍隨人而至。召公顧謂君陳曰。異哉。此事皆縣官德行所致。陳曰。小民何德。皆宰公之福也。公命取酒食賞其童子。車馬回朝。君陳送出雍城。公謂陳曰。汝之德政。我已親見。汝宜愈加愛民之心。不日轉奏朝廷。重加陞賞。車馬望京而轉。

批 係登東郊。有馴雉之端。

南民不忍伐其棠。

召公車馬既轉京師。君陳回入雍城衙內。思惟下歲倘有王臣再來。觀政勸農郊外。無亭榭。乃傳命。

景點

遺迹
宛然

命郊外農民開闢道路伐木建亭左右回報小民伐木建亭近山樹木盡伐止有南郊道傍其棠樹皆來合抱不肯伐之縣官命拘一起抱樹之民前來問曰吾欲伐去道傍之樹建起勸農之亭以待來年王臣下馬汝等何得抱樹不與我伐小民稽首曰非小民爭樹之罪前日召宰公曾止于此其棠樹下我等懷其德行不忍伐去此樹欲存之以思召宰公也縣官大喜遂建亭于其棠樹之傍名曰召亭其亭即今在維縣城南當時百姓為詩云

蔽芾其棠

勿剪勿伐

召伯所爰

此亭即召亭

卷之二

二二

蔽芾甘棠。

勿剪勿敗。

召公所憇。

蔽芾甘棠。

勿剪勿敗。

召公所悅。

潛淵居士讀史至此有一絕云

一樹甘棠藹道傍。

召公遺德愈芬芳。

當年若使柯條剪。

怎得清名萬古香。

却說召公回朝見王。王問南方教化何如。公具鵲鳩

讓巢雍城三異之事。奏聞成王。大喜曰。雍邑守臣君

陳周公在時。常荐此人。有孝友仁能。今果然也。命使

臣宣其回朝拜。為上卿。當時朝廷。文武多士。左有太

保。召公。大司徒蒞公。大宗伯彤公。右有大司馬畢公。

起

落

叙畢
有佳

線索
不斷

大司寇衛公大司空毛公此六卿相與輔弼天下大
 平。一日王有疾。內官奉旨宣召畢二公入宮拜畢。王
 曰。託孤二公既至。朕年十三遂即天子之位。今承諸
 叔父恩。誨踐祚已終。三十七年壽登五十。而死亦何
 恨。但勞汝等盡心輔朕太子。以承大統。無辱先王之
 政可也。言罷遂崩。召公奉太子釗即位。是為康王。康
 王頒詔以宣四方。諸侯咸來朝貢。王作誥命以示諸
 侯。諸侯大悅。當時康王承先王之遺政。得公卿之佐。
 海內昇平。刑措不用。在位二十六年。而崩。群臣奉太
 子瑕即位。是為昭王。昭王升殿時。當五更。侵早。星辰

落落。尚未沉沒。群臣朝賀未畢。惟見月色朦朧。漸有五色之光。直貫紫微之垣。昭王大怒曰。日月失叙。皆太史曠職不預奏而救禳之。遂令押太史柳長卿斬于市上。武士即推柳長卿出朝。不知性命何如。

批 齊中一筆寫

楚子膠舟溺昭王

群臣止住。武士皆諫曰。柳長卿雖曠日月失叙之職。然太史乃國家禍福所係。望陛下赦之。但令奏聞月朦之故。以驗禍福。如禍福不驗。然後殺之。不遲。王息怒。令推轉長卿。問其緣由。長卿奏曰。月者人臣之象。

定簡引子

紫微是人君之象。今月色直貫紫微。必主小人作孽。

國家不寧。王曰。小人出於何方。曰。依臣臺占。小人當

出南方。王問南方諸侯是誰。朕當巡狩以壓之。司空

毛公奏曰。南方諸侯乃先王即成王也所封。顓頊子

孫。姓辛。音緝名熊繹者。於丹陽即湖廣南郡是也今

乃熊繹之子熊廉紹諸侯之位。以鎮南方。其國號楚。

是也。王遂赦長卿之罪。車駕望南而進。有人報于楚

侯曰。周天子巡狩。車駕已至南方矣。廉問群下曰。當

今天子同姓諸侯。共有七十一國。天異姓子車駕不

往他方。直至本國。必有主意。歟。謀士張策進曰。臣前

循是伊始

陳批列國志傳

荆楚言反 巨野水作 卷之二

二四

觀夫象。月色貫紫微之垣。落地南。楚今天子獨行南方。必有削除楚爵之意。楚侯曰。如此何以處之。張策曰。吾聞鑄京至於楚地。水路多於陸路。主公宜大作王舟。前迎天子。令匠人以魚膠合其舟縫。主公可進此般於漢水。漢水在湖廣漢陽府界口。請王換舟。天子如駕此舟於水上。膠見水溶。即使周王共此舡而溺死。遂絕其遊。有何不可。楚侯大悅。遂命匠人以膠合一夫舟。自領解下。前至漢水界口。以接聖駕。却說昭王聖駕來到漢水界口。正欲渡河。本方守臣奏曰。漢江之水。洶湧不常。此舟難渡。此河請王換南舡以

隔板 是黃 東至 赤如 轉否

齊昭王傳旨正欲換南舡以進忽然熊廉引膠舟至而奏曰今聞我王巡狩車駕將幸丹陽臣知此舟不可南渡故具南舡來迎聖駕望我王移舟換楫以渡漢水昭王大悅命換楚舟至中河漸覺沉溺群臣奏曰此舟必有奸詐速命換舟不然舟將沉江王命難保忽然舟板徐徐解裂正欲傳旨招本方北船換轉波濤大作浪起如山保駕將軍毛公見勢危事迫見隨從小舟與王舡隔丈餘水踴身跳向小舟連拖昭王過船不覺洪波一起將王舟打落波心連王帶文武隨從者共溺死二百六十餘人在位五十一年

世說新語卷之四十一

唐人胡曾先生有詩為證。舟中人直敵國。弘

漢江一帶碧流長。兩岸悲風起綠楊。

借問膠舟何處沒。欲停蘭棹紀昭王。

又皇明東屏居士詠史詩云

天子巡行匪慢遊。楚人那得試膠舟。

巍巍大駕無臣問。王道凌遲重可憂。

潛淵居士讀史詩。

岸艸茸茸染翠煙。昭王駕逐海波天。

楚人奸起膠舟計。周紀中流不似前。

大臣名祭公奉其子。子滿立是為穆王。穆王升殿。諸

侯來朝。王與群臣商議曰。時耐熊廉無理。詐進膠舟。溺我父王。朕欲率大國之兵征楚。問罪。群臣意下何如。祭公奏曰。楚侯詐害先王。誠有大罪。不可不伐。然我王卽位之初。軍兵未練。糧艸未足。不可輕動。姑俟數年。積草屯糧。練兵選將。然後發問罪之師。則楚國不勞力而破矣。王曰。善。近臣奏曰。邊上有軍務急表到。王問何表。曰。有青州徐哈達率九夷之兵。共三十餘萬。旌旗掩日。劍戟橫霜。殺奔西河而來。言欲打入鎬京。奪却中國。乾坤穆王大驚。急問群臣曰。此事如何定奪。右衛將軍李造父出班奏曰。我周傳國至今。

一百五十餘年四夷拱服百姓安寧。今東夷乘國家新立發兵十萬臣愿往敵使片甲無存然後可懾四夷之威。王准奏便拜其爲征虜大將軍率兵十萬出拒夷之左。司徒祭公忙奏曰不可不可。楚侯詐進膠舟溺死先王乃殺父之仇臣子不共戴天之寃尚且兵微將寡置罪不征今乃舍殺父之仇以弱軍先攻夷虜則民心不順將士解體必無得勝之理恐招不測之禍。造父又奏曰楚侯弑君東夷叛國皆逆天人罪然楚人弑君以其勢尚未熾東夷叛國以兵逼近京師今若不敵終不然使大國君臣束手待擒王請

格甲
休兵
乃是
勝算

勿疑發兵與臣先除夷虜再乘得勝之兵以征楚國
可也祭公又奏曰此事決不可動兵如大軍一出楚
人乘我國虛發兵後襲那時諸侯亂起進退無門可
不危哉今臣觀東夷之地轄於東方諸侯羸徐子界
內依臣之奏莫如差使臣前去東國令羸徐子收服
東夷重加陞賞如此則夷虜亦除楚人不敢仰視中
國庶得兩全王悅差使臣賞詔往青州

穆王西遊崑崙山

王使至青州報于東方諸侯羸徐子徐子接旨使臣
謂徐子曰今東夷之兵已屯西河王令諸侯速發兵

以扼其後。徐子曰：東夷狼狽。今兵屯于西河。我兵扼後。彼必奔入京師。煩使臣回奏天子。令發王師。截其前路。我兵後扼。東夷不日可破矣。使臣然之。寅夜轉奏穆王。王遂令李造父帥兵五萬。屯於城下。以截夷路。却說徐子得旨。伐夷遂傳令長子羸伯謨爲前部先鋒。自率大軍五萬。殺奔西河下寨。東夷主將徐哈噠升帳傳令。命玉林寨長麻里光吉。金林寨長呵塔令公等。次日拔寨。打入鎬京。言罷。哨馬回報。東方諸侯羸徐子率軍五萬。從後殺來。哈噠聞知。大驚。問諸侯曰：羸諸侯何故起兵襲俺之後。諸夷曰：此必穆王

有命令徐子襲我若奉書一道與徐子約奪周朝尊
他爲大國。徐子貪得必然許之待破周之後又作區
處。洽噠大喜遂修書令小將送與徐子。徐子折封覽
其書曰 批 好大膽好怕了

東土大侯伯殿下 惟惟周王失德百姓艱危故有
楚人詐舟皆萌吞併之意噠等不揣懦弱發兵攻
周伯侯能借一旅之師反周助我後日削平列國
敬尊侯伯爲主可不美哉只此冒請乞惟電鑒宣不
徐子讀罷大罵曰逆虜無知吾乃大國王臣奉命討
賊豈肯背主而助汝反哉遂命斬却來使下令命長

子伯謨出馬交鋒。伯謨青年勇猛得令。遂身披重鎧。頭戴兜鍪。舞動画戟。駕起烏錐。領本部一萬精兵。殺向門旗外。大罵臊羯狗。何不出馬打話。只見夷陣上突出一員大將。喝罵乳臭孺子。汝識吾否。吾乃東夷寨主徐哈達。挽弓搭箭。望伯謨左眼射一箭。早被伯謨躲過。將雙刀便砍。哈達力不能敵。望本陣而逃。伯謨連鞭坐馬。來趕哈達。哈達坐下八駿。乃是日行千里之神馬。却差十餘里之地矣。而東兵鳴金收軍。伯謨回營。告父曰。正好廝殺。何早鳴金收軍。徐子曰。胡人弩勁箭強。我在高山望見虜營。弓弩如林。恐我兒

不識兵法有悞大事。故令收軍。伯謨曰：哈噠之馬往來陣上快捷如風，進則直馳，難敵退則快捷難追。我父必須用一奇計，方可除之。徐子遂令將卒於兩河沙岸上開陷馬坑，各深數丈，將蘆葦青艸復鋪其上。四面盡伏壯士，各執鈎刀短劍，以備斬馬拿人。諸將得令，漏夜裝成。次日伯謨挑戰，哈噠果引谷寨夷長，打扮前來。伯謨謂曰：昨日放了汝等，今日又敢與吾交鋒乎？哈噠見伯謨孤出，與麻里光吉呵嚒令公三馬齊殺奔東陣。伯謨鬪不五合，佯作刀法荒亂之勢，望西河兩岸而走。三馬一齊趕上，只有哈噠之馬先

追伯謨勒轉韁繩。又抵數合將至河口。忽然一聲如雷震地。哈噠連人帶馬墮落坑中。諸壯士四面守住。將鉤刀拿起。哈噠縛解本寨。其馬亦被收去。麻里光吉與呵塔令公見哈噠被陷。便欲抽兵。忽見山坡後。噉聲大振。擁出一員大將。橫鎗勒馬。振鎧揚眉。乃是東土侯徐子領六軍攔住歸路。二人盡力殺出。東兵追之不及。收軍入營。壯士解哈噠來見徐子。問曰。周天子有何負汝。汝敢發兵叛國。推出斬之。哈噠俯首哀求。赦小夷殘生。再不敢舉兵犯境。徐子曰。天子覆服我夷。若攻賊而放。是我之罪也。令斬其首級解京。

請功。催軍勦除。八寨衆夷哨馬回報有麻里光吉及
呵喀令公敗兵走向王城。却被主帥李造父悉擒之。
餘兵盡招撫矣。徐子聞知收軍。具表將哈噠八駿馬
及十萬降卒盡帶赴京。奏聞穆王升殿與群臣正議
之間。忽近臣奏大將李造父得勝回朝。王令宣入。造
父於殿下。王曰。將軍汗馬功勞。正不知東夷之事如
何。造父奏曰。賴陛下洪福。東夷却被東土徐子殺得
窮蹙。前來只有二寨主麻里光吉呵喀令公被臣悉
擒。斬之。招撫降卒三萬旗甲器械盡封歸朝。穆王大
喜。近臣又奏東方諸侯有表到。王讀表曰。

謹具表。臣東方羸徐子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表。又伏惟

聖人御極。必憑法以收功。天子驅戎亦爰兵而率服。自商德類綱。周奉天命。王世已經六葉。國祚將過百餘。海宇清寧。華夷安堵。蕞爾荒夷。蠢茲小虜。逆天動無名之師。叛國生亂。華之念王赫斯怒下。詔驅戎。東兵直抵西河。哈達授首。三師安屯。城下。各寨銷寇。振數萬之貔貅。掃九重之臊羯。餘黨盡降。隻輪不轉。今招到降卒十萬。神駒一疋。輜重器甲。盡封隨表來朝。軍糧馬艸。悉收車載。貢上。臣

兵札於西河。侯

聖旨以行移。短表奏于金闕。候玉音而處決。臣不勝忻忻之至。謹奉表以聞。

穆王覽罷。龍顏大悅。文武百官皆具表稱賀。王令設宴。以勞來使。及賞群臣。卽傳旨。差使臣賚詔于西河界口。賜東土諸侯羸徐子白旄黃鉞寶劔彤弓。得專征伐。金錢五十萬。緡綵帛一十餘車。犒勞三軍。令彼免朝歸國。以侯宣調使臣賚詔去訖。文武皆退。王獨留造父。問曰。吾問徐子。進東夷八駿之馬。日行千里。朕欲試之。子可爲朕之御。造父遂與王乘王乘八駿。

吳志
芝端

楚仇
一言
切不
還駕

魏懼
兵戈
又講
神仙
可惜
可惜

遊於上林苑中。果然快捷如飛。一息數里。一時間從上林苑轉至九華山下。將三十餘里。王大喜。停驂歸朝。次日問群臣曰。朕得八駿神駒。一息千里。朕欲週遊天下。窮極名山仙蹟。誰人爲引。有司徒祭公諫曰。不可。王不離窠。當今方削東夷。尚有楚仇未復。王若一出。天下刀兵亂起。社稷誠恐難保。王怒曰。朕以萬乘之尊。際此清平。欲遊天下。有何不可。何故多言。下令自今有再諫者。滅族。遂出榜于朝門外。有能引天子之車。遊遍天下名山。仙蹟者。重加封賞。時有道士揭榜文。指揮擁道士入奏。王宣道士至殿下。問曰。汝

何人也。敢揭朕榜。道士對曰。臣西極國人也。自幼學
修煉之士。名爲化人。王曰。汝能識盡天下名山仙蹟
否。化人對曰。臣朝出崑崙崙崙。暮遊閼苑。十洲三島。足跡
無所不遍。任陛下聖意。欲往何方。臣敢引駕。穆王大
悅。遂封化人爲引駕大真君。封造父爲護駕大將軍。
安排大路。卽日出宮西遊。車騎搖搖。遂陟崑崙崙崙之頂。
王問化人。此何處也。化人對曰。此西崑崙崙崙山。乃泰岳
之宗。天下高山大嶂。皆發于此。此固天下第一名山
也。王曰。吾聞崑崙崙崙山。近西王母所居。朕欲見之。可乎。
化人遂引王駕渡赤水。升瑤池。見其宮室嵯峨。其額

扁曰。王母瑤池之所。化人曰。此卽西王母所居之宮。王姑俟少時。小臣先進見王母。化人先入宮。有青衣仙女數十人。引化人來見王母。曰。來者何人。化人曰。中國周天子之使也。天子欲遊仙宮。遣臣前來報知。王母遂引數十青衣。駕白雲仙輦。飄然而出。奇香馥馥。光彩熒熒。須臾。王母下輦。前來見駕。曰。王辱幸敝宮。請王遊玩。穆王乃下馬徒步。隨王母入宮。分賓主而坐。穆王再三辭位。王母曰。陛下固中國萬民之主。此座何辭。穆王乃就坐。須臾。青衣進茶。其奇香異茗。皆非人間所有。茶畢。王母命張席以宴周王。酒至數

巡王母謂青衣仙女曰難得周天子駕至於此。汝輩
按舞我歌數章。以盡天子之懽。青衣得旨。十數輩飄
飄然按舞於筵前。王母乃自歌云。

批 此宮仙界真是蕩人心神

崑山高兮赤水茫茫。瑤池萬里兮鑾駕鏘鏘。慙
獻綠醕兮各請盡觴。

穆王大醉見其宮殿稀奇。山明水秀樂而忘返。遂傳
旨令造父停驂于宮外。朝夕只與西王母遊玩。唐人
胡曾有詩為證云

阿母瑤池宴穆王。
九天仙樂送瓊漿。

北齊列國志傳

慢誇八駿奔如電 歸到人間國已亡

又皇明東屏先生有詩云

龍驤八駿御長驅 識者深為時事悲

脫乏祭公謀父諫 蒼姬寶曆屬徐夷

話分兩頭却說東方諸侯羸徐子得賜白旄黃鉞以

專征伐歸本國又聞穆王西遊不返一日與其子徐

御失其道祖許作傲

伯謨議曰周王無道耽于遊戲不理朝綱今天下諸

侯獨俺得專征伐乘此周國無主吾欲稱王號帝打

入鎬京則天下反掌矣伯謨甚以為然遂聚集群下

自號為偃王即時興發精兵十萬望鎬京而進近東

土小邦諸侯三十六國皆截其朝周之路

楚人大戰麒麟谷

東方三十六國盡被偃王攔阻不能朝周而穆王在瑤池飲宴喧歌竝無歸朝之意有從駕司徒祭公連上數道表章穆王始令整鑾駕於崑崙山下京師守臣大司寇呂刑羽書報於駕前言反了東土諸侯羸徐子望王速回車駕商議戰守之道穆王聞知大驚問于羣臣司徒祭公奏曰昔者王舍楚人之仇不報而西游今東土徐子若反王宜出詔差使臣往楚調其兵東伐使其兩國交戰必有一失此漁人收鷸蚌

楚時
東梓
而支
計無
所之
危我
危我

之計也。王准其奏。一邊差使臣賚詔往楚國調兵。一
 邊令造父為御。長驅轉朝使臣來到郢州。楚侯熊猛
 甫乃是熊廉之子。接了聖旨。款待使臣。臣曰。前者汝
 父進膠舟陷昭王。天子本欲興兵。前來征汝。群臣每
 諫始緩數年。今東土羸徐子僭王謀反。調楚國之兵
 東伐徐子。如若滅得徐子而歸。將功折罪。重加陞賞。
 今東兵已離青州。你若稽遲。反悞大事。恐天子加罪
 不便。楚侯聞說。送使臣出誠。遂令車騎將軍姚文龍
 為前部先鋒。長子熊茂叔為第二隊。自率大軍五萬
 殺奔湖口東抵狼子山。與東兵相對下寨。約定次日

交兵却說偃王在帳中。聞楚兵屯于狼子山。謂伯謨曰。熊孟甫此來何故。伯謨曰。父王不記前事。調我兵以征九夷之事乎。此必周王所調與我戰也。偃王然。然則此事何如。伯謨曰。楚人兵勢甚銳。不可交鋒。父王可修書一封。挾以周王欲報膠舟之仇。詐約合兵破周室。共分天下之事。彼必從之。偃王大喜。遂作書以貽楚侯。楚侯接書。覽罷笑曰。吾豈痴悖者哉。助汝爲反耶。遂裂書於地。大罵來使。約次日以決勝負。使者失色而起。歸報偃王。偃王太怒。命伯謨引兵迎敵。自率大軍繼後。伯謨裝整出陣。大罵叫楚兵誰敢出。

掛詞列傳

卷

三

陣道尤未了。只見楚兵陣上門旗雙閃，搶出一員青
年美將，齒白唇紅，眉青目秀，頭戴三尖勇字嵌金盔，
身披兩摺玲瓏鎖子甲，蓋一領紅艷艷血染絳紗袍，
橫一柄光炳炳冲斗龍泉劍，左挂豹筋弓，右插狼牙
箭。風捲出繡旗，伯謨舉頭視之，乃楚公子熊叔茂也。
問來者是何人，伯謨曰：吾乃東偃王之子。麤伯謨是
也。叔茂曰：周天子賜汝父白旄黃鉞，有何負汝？今乃
僭王叛國而犯上，是何道理？伯謨曰：當今天子失德，
縱遊無度，吾父與救民之兵前來取周天下，汝等不
識天道，何敢多言？叔茂聽罷，發聲大罵反賊，休走輪

抄得

刀直取伯謨。伯謨橫鎗便刺。二馬交馳。往來國上。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一箇抖搜神威。却似五丁猛將。一箇揚眉怒目。渾如六甲天神。再戰再合。一遮一攔。二人又鬪三十餘合。又無勝敗。陣雲落日。兩軍各回本寨。(楚)侯孟甫謂其子曰東兵陣上好一員青年將家。却是何人。叔茂曰。那青年將家。原是偃王之子。昔日在河界上。獨占東方九夷。徐伯謨是也。(楚)侯曰東兵有此猛將。何時破得。有謀士李光祚進曰。我獻一計。此人一鼓而擒之。(楚)人問其計何如光祚曰。伯謨慣戰之將。謀計難行。于陣上我觀離彭城之北。三十餘

伏兵可畏

里有地名號麒麟谷口。其處茂林叢雜。峻嶺崎嶇。可
令五千勁弩手裝起箭臺。伏於茂林深處。我軍詐稱
糧盡。班師西歸。伯謨必從後追。以鴿哨為號。四下弓
弩。亂動。定教此人死于亂箭之下。**楚**侯大喜。傳令選
五千勁弩手。伏於彭城北角麒麟谷口。約次日班師。
諸將受計而行。哨馬入寨。報於偃王。王聞知楚兵援
寨。班師而回。偃王曰。**楚**兵遠來。不數日即班師而歸。
不是糧盡。必有詭詐。伯謨進曰。**楚**人與我連戰幾陣。
銳氣已挫。父王與我精兵數萬趕上。**楚**兵必斬**楚**侯
父子之首。前來建功。偃王笑曰。我兒汝勇有餘。而智

伯謨
直撞
不若
老漢
還有
伸縮

不足。豈不聞兵法云：寧接速進，不追遠退。**楚**人必行詭計。我見不可輕進，以陷其計也。伯謨曰：料其才鄙，楚人焉知此計？父王不必多疑。偃王見伯謨請之，不仲縮已，只得點兵三萬與之。西追，分付伯謨仔細以察虛實。自率大軍在後，以為接應。喊聲大振，直奔彭城西。北趕來，**楚**兵掩旗息鼓，緩緩而退。東兵趕至麒麟谷口。前部副將告伯謨曰：前去僻路崎嶇，樹林陰密，恐有埋伏，不可進兵。伯謨大怒，叱曰：**楚**兵止隔一望之地，有何疑哉？催軍趕上。東兵遂入谷口，三五里忽聞鴿哨騰空，四下弓弩齊發，箭如雨下。伯謨正欲抽兵。

批言及巨共作

谷口險峻早被楚將姚文龍截住歸路伯謨與部下
精兵盡帶箭死於谷內不知其數後人有詩嘆曰

批 一氣趕來雙腕急措斂矣

東土堂堂大丈夫

九夷獨占世間無

可憐身死麒麟谷

千古令人嘆伯謨

偃死
于戰

偃王知前兵盡陷于麒麟谷內在馬上大叫一聲兒
子不聽我言果中楚人圈套口吐鮮血翻身落于馬
下左右急扶上馬走回忽聽喊聲大振一擁軍馬從
東南角上殺出偃王見是楚公子熊叔茂唬得魂飛
膽喪勒馬望彭城而逃叔茂趕至城下亂殺一陣東

兵十喪八九屍橫遍野血滾溝河偃王大敗引殘兵入城堅閉不出憂憤成疾連日吐血不止不知性命如何

周穆王趙城託孤

楚兵日夜攻城偃王在城內憂憤成疾又聞攻城將陷遂嘔血而死彭城守臣開門迎接楚兵入城楚侯傳令斬偃王父子首級差人送京軍馬一面班師安諭百姓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楚使賈偃王父子首級到京入朝呈上首級及表文上奏穆王大喜傳旨差使臣往楚國赦楚侯前罪更賜金帛賞勞三軍穆王

祈招
之詰
德音

世說新語卷之四

二

三

惜王伏

乘東方初平得降兵十萬人有征伐四方之志問群

於是不

臣曰朕聞犬戎昆夷種也所居長沙其地多出珍禽

也併用

異獸此數年以來並不來貢朕欲親率六軍征之卿

等何如司徒祭公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陛下

前者不聽臣等之諫西遊崑崙山水遂致東土諸侯

僭王作友今賴楚將掃蕩東方初平陛下便欲驅瘡

痍之卒遠征夷狄臣切以為不可穆王怒曰犬戎數

年絕我中國之貢無端太甚今若不征恐四夷相攻

那時悔之何及群臣敢有再諫者斬首示衆王發師

二十萬以李造父為先鋒望長沙而進却說犬戎乃

外作
禽鳥
朱或
不亡

黃帝之後。七代玄孫。名犬者。其人生得人身犬面。不食五穀。惟打獵打諸禽獸而食之。身衣獸皮。驍勇絕倫。世居長沙武陵洞。即今湖廣道所轄號為昆夷犬。戎至穆王時。族類繁多。聞王師將至。犬戎王將白狼獸名似犬。四牽白鹿。四牽其麋。貳獸皮各十數車。前至河口。見駕。穆王見犬戎之物。大喜。問群臣曰。犬戎奉法前來進貢。稱降卿等。以為受之。班師耶。必欲驅兵前去。勦除其類乎。祭公進曰。王師壓境。正欲征其不貢之罪。今犬戎奉法。致物進貢。便為順服。何故必欲勦除其類。王若卻其貢而滅其類。恐絕四夷來貢。

川

卷二

之心受其物赦其罪。班師回朝。王大悅。回至趙城。得
 病將崩。宣司徒祭公託孤。封李造父為趙城侯。其後子孫
 至春秋之世。名趙夙者。事晉獻公。後又數世。至
 趙獻子。生列侯。周威王封其為侯。因號趙。
 在位五十五年。太子繁扈在朝。聞王喪。至與群臣大
 哭。星日遂登。天子之位號為共王。

密康公因色亡國

共王即位。文武協心。諸侯來朝。天下太平。無事。時密
 國即今陝西平涼府所管有百姓莫繼先。家有一女。

妖艷之色 傾人誠國

年方十七歲。未及適人。一日在花園內賞花。見桃花
 一朵。三蕊。女子異之。折歸以戴。是夕遂有孕。至次年。

描寫
盲人

乃一胎。生養下三女。其父繼先怪之。令家人將此三
女孩。棄于涇木之上有漁家。夜聞小兒哭聲。甚衆。艤
舟救起。育之。年至十五。三女一般儀容。嬌媚通盡。歌
舞繡工。一日。密康公出遊涇水河邊。見漁舟上有三
女子。採蓮于舟外。密康公見其姿容妖麗。遂令護駕
將軍周鳳祥將漁舟攬向岸傍。捉漁翁前來。見康公
問舟上三女子誰人也。漁舟對曰。小漁家之女也。公
令引來見孤。三女齊向前跪下。公見其三人體態極
妍。儀容無異。曰。孤欲帶你三女入宮。汝心何如。漁翁
叩頭曰。公侯若不相棄。微賤願奉以備洒掃。康公大

悅令取金帛以賞漁翁遂載三女將入宮門康公之

母聞其說引衆女嬪往宮門外拒之曰吾聞獸三爲

群。人三爲衆。女三爲燦。燦是美物也汝小邦德微不

能享用速令車馬將此三女子貢獻于周王請功受

賞其福較長康公不從遂引三女入朝朝夕作樂不

理國政。一日共王升殿大小諸侯盡來朝賀止有密

康公不至王問群臣曰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今

承先王餘業而卽天子之位數年之間各國諸侯不

分大小皆來朝賀密侯有何緣故俱不來貢趙侯李

造父奏曰密侯失朝有慢中國王宜西出巡狩問其

繁美物何德以堪之密母知發皆我

失朝之罪。然後可以鎮服諸侯。共王依奏。令排鑾駕。卽日離京。西遊至平涼。屯於涇水之上。時康公與三女。朝夕在官中飲宴。煩刑重斂。百姓不勝愁怨。聞天子駕至平涼。牽老負幼。相牽至平涼。訴于天子。近臣引入。王問曰。汝等百姓。何國之民。百姓曰。小人密國之民。因密侯耽三女之色。苦萬民之命。全不勸課農桑。只要煩刑重賦。民不堪命。是以冒死前來。訴告饑寒。共王聞奏。大怒曰。此妨民之賊。怎做得一國之王。喝退一起流民。命趙侯李造。父率三千鉄甲兵。直至密城。活捉密康公。與此三女子。時康公正欲三女作

樂於後宮。聞天子鐵甲兵至。倉卒無措。李造父領兵打入官殿。遇密侯走出西官廡下。造父活捉綁縛。又令甲兵搜三女子。同解至涇上。見共王。共王問密侯曰。汝妨民之賊。上欺朝廷。絕失數年朝貢。下弱百姓。殘害幾多生靈。內淫三女之色。外廢四方之事。合該何罪。密侯低頭無語。只叫乞留性命。共王傳旨。令斬了密侯。監却三女歸朝。處決。群臣奏曰。不可。密侯喪國。止爲三女之色。正合將此三女子與密侯同斬于市。以誠將來。何爲獨斬密侯。却留三女歸朝。王准羣臣之奏。令押三女及密侯共斬于市。百姓歌舞。

批 是時於女宮中享樂得乎

東屏先生

家國之綱忌女戎 女戎自伐笑康公

詩云貪權聚聚違慈訓

禍慘身家一歲中

群臣又奏曰臣等聞密侯之母賢而有智密侯初得三女之時其母曾誠以貢王密侯不聽乃至今日王宜褒封以詔後人共王傳旨滅了密國將山河圖與

密母以資存其

庫藏寶物悉載入京只存密侯之母封為密國夫人

身入

鑿駕歸朝大排御宴以宴群臣是年春二月王崩在

位一十二年壽年八十四歲群臣奉太子鞠即位是為懿王王在位二十五年天下太平無事壽五十而

比月川圖

卷二十一

四二

崩群臣奉御弟辟方即位。是為孝王。

羸非子收馬受封。

孝王升殿。問群臣曰。朕承先王餘緒。國家帑藏不知

公駁
之村
其整
不遠

充盈否耶。太僕卿唐夢駟奏曰。國家瓊林御庫器械

衣甲帑藏俱各充盈。惟馬廐之中。數年以來。先王屢

出征討。今將空乏乞陛下別選善養馬者。主其馬廐

調養蕃息。庶幾以備教用。王曰。馬政國家大事。誰能

任其調養。夢駟奏曰。臣聞大丘縣有民。姓羸名非子。

善能養馬。陛下不必宣入朝。只給牝馬三千疋。令調

養于汧渭之間。數年馬若蕃息。然後宣入朝。以備應

羸秦
之始

用王准其奏差使臣賁詔往太丘縣取羸非子太丘
縣守臣接得聖旨拘得羸非子到公廳謂之曰朝廷
有旨着汝掌馬厰給汝牝馬三千調養于汧渭界上
候待馬若蕃息然後宣汝入朝非子得旨當官給出
馬三千疋直奔汧渭界口伐茅架厰積草屯糧朝夕
調護汧渭界近西戎西戎產馬最盛非子往來界上
見西戎小卒每日驅馬在汧渭河中飲浴非子心生
一計着令左右次日驅牝馬一千餘疋浴于汧渭河
曲將牝馬千餘疋盡繫于綠楊岸口欲騙西戎之馬
西戎果驅良馬二千餘疋浴于上流本厰牝馬浴于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三

聞人 不問 之何 成乃 尔

下流見岸上牝馬不下中牝馬嘶鳴河不已上流西
 戎之馬聞下流馬聲亂鳴盡奔下流同浴見岸上牝
 馬嘶鳴河中衆馬一齊上綠楊岸口戎卒不能濟渡
 却被本廠士卒不分華夷之馬盡行驅入渭城不數
 年間馬大蕃息得苗餘疋非子驅入京師來見共王
 共王聞奏大喜以秦地即今陝西鞏昌府是也此封
 非子為附庸附庸小國附政事于大轉陞唐夢騶為
 大司空是歲冬王崩在位一十五年壽六十五歲群
 臣唐夢騶等奉太子燮即位是為夷王

十丈臺李巫監謗

慌張
無狀

夷王卽位。楚衛二侯不朝。雖在朝者。驕傲無禮。王乃降堦。以接諸侯。虢公諫曰。禮別尊卑。我王不宜降堦。而接諸侯。失却君臣之禮。王始升丹墀。就御座。問曰。楚熊渠。衛頃公。二國諸侯。何為不至。虢公奏曰。臣聞南楚熊渠。甚得江漢民心。今已僭稱楚王。衛頃公挾大邦兵甲。吞併邯鄲一國。皆叛王室。為罪甚大。王請發兵征討之。以誠眾侯。夷王然之。正欲傳聖旨起兵。伐楚衛。忽近臣奏曰。太原卽今山西太原府是也。府金刀四大王。部領戎兵十萬。反至俞泉。地名亦太原。府晉下王。聞奏大驚。諸侯有楚衛之患。夷虜有大

原之兵教。朕若何區處。遂憂成疾而崩。在位十六年。壽年六十。遺詔命司寇虢公司空虢仲立太子胡。卽位。是爲厲王。厲王爲人暴虐。貪淫酒色。罷征**楚****衛**之兵。謂榮夷公曰。朕欲征討**楚****衛**二邦。而國家財用不足。何以處之。夷公奏曰。當今諸侯失貢。國家財用不足。依臣愚見。必須將畿內之民。無分老幼。皆要成丁。每丁歲出賦錢十緡。不出數年。國家庫藏盡盈。然後可以養兵。征討。厲王大喜。大夫芮良諫曰。不可。利者爲民之命。令國家重斂。以取民利。民不堪命。國必耗亾。王不聽。遂用榮夷公。以主其任。百姓怨謗。作詩以

庶人
榜王
者仇
來之
入斬
之耶

刺時政王怨使榮夷公。率兵收怨謗之民斬之。榮夷公曰。萬民衆口。何可盡殺之。臣聞衛國有李巫者。善咒水之術。能知人間之事。王請宣李巫來朝。以監國人之謗者。殺之。無謗者。赦之。則百姓怨謗息。王差使臣往衛。取得李巫至。王問曰。朕欲監國人之謗。汝有何術知之。李巫對曰。王欲監國人之謗。要在宮中築十丈高臺。用縛草人於四方。各執明鏡一面。臣用淨水噴此四人行法七日。然後國人之謗可盡知之。王大喜。命後宮築十丈高壇。依法而行。李巫升壇。跣足披頭口。含清水。在壇上作法念咒經七日。下壇奏王。

出言及匪二不一。曰城中四方怨謫男女共有二萬五千餘人。各具姓名以上。王大喜。遂傳旨錄謫人姓名于朝門外。令榮一公率各城兵馬將城中男女二萬五千餘人盡戮一。市國人自是側目相視。口雖不敢出言。心下含怨。王喜謂召公一召公六世孫也。曰朕能彌謫矣。召公奏曰此非能彌民之謫。乃障民之口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今王塞下民之言。而遂上之過。臣恐百姓不敢言。而王爲過益深。社稷危矣。王不聽。日在宮中耽淫酒色。不理朝綱。使榮夷公重斂民財。百姓又不敢怨。乃相率操戈挺劍爲亂。

安在

名即

王不知其由。出獵于北門。榮夷公為鄕城中百姓喧

噪。訕王于北門。王命榮夷公捉之。榮夷公未動刀處。

百姓先將夷公殺于馬下。爭前來刺厲王。王即走歸。

朝。六街百姓遮擁來殺。不能前進。乃望彘而走。彘地

名即今平陽縣霍州是也。後人有詩為証。

古云國本是良民。周厲昏庸枉殺生。

一旦蕭牆灾禍起。不知身死霍州城。

召公穆周公和聞城中百姓作亂。二公乃率衛林軍

出朝救駕。百姓跪拜朝門外。號泣震天。二公見百姓

跪拜號泣。扎住將卒。令勿動刀兵。問百姓緣由。百姓

咸訴曰天子無道既重斂民財使我父母凍死兄弟
妻子離散少出怨言則信巫妄殺無辜之民二萬五
千餘人是以民不堪命見王出遊我等擊之以洩其
怨望幸公分活以救民生二公自相謂曰欲問其逐
君之罪恐生異變但撫慰之曰汝等歸家我迎還聖
駕奏天子赦汝之罪改彼之過何如百姓咸號泣曰
如天子轉朝我等必盡受誅不如冒死生變二公只
得轉朝時太子年幼二公相與共和朝政厲王竟死
于璣在位三十七年二公奉太子靜卽位是為宣王

批 然毒之于民甚矣哉

尹吉甫大征玁狁

宣王為人慈愛恭儉。又有周公和。召公穆。仲山甫。武

甲也有申伯。尹吉甫。方叔。兩班。賢相。在朝。輔佐。減賦。稅除

之臣苛法。以修文武成康之德。百姓安堵。諸侯復朝。王問

文武曰。胡夷亂華。不可不戒。今北有嚴狁。北狄之夷

擾民。南有荆蠻作亂。荆蠻南夷也朕欲發兵。以計南

服。二夷卿等何如。左司馬仲山甫諫曰。先王之制。冬

夏不興師。恐妨農也。今二夷雖當征討。奈時當季夏。

木苗發秀之時。不可興兵。以殘稼穡。使民冬成失望。

俟冬下起兵可也。王不聽。傳旨命尹吉甫率兵六十五

史記卷之二十一

四七

不
戰

萬方叔副之。先征獫狁，然後乘得勝之兵，以計荆蠻。二臣遂領旨出朝。次日升帳，傳令曰：「獫狁狠暴，宜速進兵。若待秋高，馬肥弓強，弩勁，難以挫其銳氣。」令方叔為先鋒，直奔陽曲而進。今陝西陽曲縣是也。時獫狁

狁戍兵十六萬屯於陽曲。聞王師至，其主將東寨酋長問于三寨酋長曰：「凡吉甫遠來，將士勞苦，不待安寨，發精兵挫其前後，則十二萬兵片甲無歸。此兵法以逸待勞之勢也。」西寨酋長曰：「不可。吾所倚者，弓馬而已。今當盛暑，馬瘦弓遲，交鋒恐有不利。」東寨主不聽，大發四寨之兵來攻周營。哨馬馳報于吉甫。吉甫

勞考

笑曰。彼謂我遠來。將士勞苦。利於速戰。故用以逸攻勞之計。卽傳令。命方叔率本部精兵。屯于陽曲城西。我自率大軍。屯于陽曲城南。兩陣爲犄角之勢。又令各部。分步卒五千。每人用圓牌一扇。扎馬刀一把。斬其馬足。抵其弓箭。只許進前。務令活捉獬狁。四酋長。諸將得令。依計而行。次日。獬狁果望陽曲大寨殺來。城西突出。方叔城南突出。尹吉甫兩兵夾攻。獬狁勢窮。令弓弩大發。箭如雨下。吉甫將剛刀在馬上一麾。兩陣步卒。將圓牌滾入夷陣。用札馬劍亂砍夷兵。馬蹶箭盡。自相蹂踐死者。不計其數。吉甫大喊曰。休教

世宗本紀卷之二

一〇〇

四

走了四酋長。四酋長領殘兵北走。西兵追至太原。奪

其器械衣甲。收軍班師。方叔告吉甫曰。獫狁計窮氣

奪正好追及斬首。以建大功。何故收軍班師。吉甫曰

吾聞先王之御夷狄來則伐之。去則舍之。今獫狁折

軍北走。不為中國之患足矣。何必追及斬首哉。方叔

大喜。遂傳令班師。大軍回至京師。吉甫方叔上表。宣

王聞奏大喜。宣入二臣親勞之。曰。國家多難。賴二將

軍膂力。以靖邊寇。多多勞苦。設宴以待二臣。宴罷吉

甫又奏曰。臣聞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

今北狄雖破。荆蠻未破。王請乘得勝之兵。掃遐荒之

將畧

夷虜

目中

〇

發行

虜。彼聞天兵破北而南。征則不攻。自伏矣。宣王大喜。犒勞三軍。又命吉甫。方叔。次日率兵伐荆蠻。聖旨未出。近臣奏荆南蠻王有進貢方物表到。王令宣入使。臣曰。小臣是荆南蠻王差來使者。聞天兵破北狄。敬貢黃金十萬兩。錦段十五車。與王勞軍。又貢明珠一斗。玉帶五條。以贖失朝之罪。王問群臣曰。荆王無端。數歲以來。絕我朝貢。今聞作亂。擾我南方之民。正欲發兵問罪。差臣奉貢。卿等議論受貢發兵之道。何如。左班周公和召公穆奏曰。臣聞中國之待夷狄。順則以德懷之。逆則以兵討之。今荆蠻知罪前來奉貢。王

當受其貢物。差使前去諭其利害。許其自新可也。王
准其奏。待其來使。差使者赦荆蠻王之罪。畢竟如何。

姜皇后脫簪諫主

當時天下太平。宣王遂有怠荒之志。朝夕與姜皇后
在宮中飲宴。日高未起。百官在午門外待漏者。至午
不開朝門。一日王與姜后在宮中飲宴。百官連上諫
章數十道。其表曰。

批 鴉既鳴矣。函雖以急。了。一。後。免。景。

具表。臣召穆。臣尹吉甫等。誠惶誠
恐。死罪。再拜表上。臣聞 聖主推仁。必乾乾終日。

明王布德乃兀兀窮年是故周公作無逸之詩。厲
 基隆盛成湯銘盤孟之訓德行日新恭惟 陛下
 稟 聖明之資躬舜禹之德。績文武之餘緒。績成
 康之胤祚。正際國步多艱。胡夷紛擾。賴 陛下
 聖神文武將士膂力謀謀。一征而獫狁遁逃。再舉
 而荆蠻奉貢。四方初靖。南北粗安。正 陛下憂勤
 惕勵之秋。夙興夜寐之日。夫何戈甲未韜。晏遽起
 日斜方朝。非明王聽治之候。酒醪未出。豈聖王决
 機之時。此非 陛下不克始終。皆由內宮多亂。臺
 諫失言。臣等不揣殘生。冒死而進望 陛下從諫

七
平
川
國
志
傳

如轉圜。恢中與恢中興之盛業。愛言如海納。拓綿
遠之鴻基。俾名追太古。國祚無疆。社稷生民。幸甚。
臣等不勝戰慄之至。謹奉表奏聞。

宣王覽罷。投表于地。大怒而起。姜后見王變色而起。

令妃嬪取表讀之。嘆曰。此非王之過。皆妾之罪也。乃

脫簪珥。謝衣裳待罪。跪于王前。王問曰。卿何如。脫簪

謝衣而跪。姜后叩頭曰。陛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

起。禍亂之興。皆由於妾。今卿大夫與國人。不咎于妾。

而歸罪于王。實妾所致也。願賜妾死。以理國政。幸甚。

幸甚。宣王曰。此寡人之罪。非卿之過。令妃嬪扶起姜

馬飛
今朝
后諫
得力

后。次日侵早出朝聽政。文武百官皆大歡喜。上表稱

賀。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周道中興感赫然。萬邦齊頌一人天。

閨闈待罪脫簪夜。姜后賢名萬古傳。

時京城兒童不拘長幼。至晚皆拍手傳誦謠言。歌數

句于市上。其謠言歌曰

月將升。日將沒。厭。弧箕服。實。亾。周國。

五城兵馬司巡綽皇城。聞其歌錄奏于天子。

盧妃懷孕十八年

宣王出朝治政。近臣奏畿內兒童誦謠言四句。詠舞

之國

於三街六市之中。兵馬司錄其歌以聞。王覽其歌曰。糜弧箕服。實亡周國。王大驚。問群臣曰。此事主何吉。凶。左宗伯召穆奏曰。糜是山桑木。名可以爲弓。箕草名。可結之以爲箭袋。據臣愚見。國家後有弓箭之禍。王曰。若此。盡誅京師做弓箭之人。盡燒庫內之弧矢。何如。太史令伯陽父奏曰。臣觀天象。其兆落在陛下宮中。非于弓箭之事。必主後世有女主亂國之禍。况謠言曰。月將升。日將沒。日者人君之象。將沒不祥。月者太陰之象。言昇女主得政。亂國明矣。陛下豈可妄殺無辜之民。而焚軍旅之器哉。王宣姜太后出朝問

怪哉

其宮中妃嬪有誰怪異。姜后奏曰：官妃並無怪異。惟

先王宮內一嬪娥盧氏，年方二十四歲，懷孕一十八

年。至是方生一女。王曰：此誠異事。傳旨宣盧氏問其

故。盧氏到殿對曰：妾聞夏桀王時，褒城

中府褒城縣是也。有神人化爲二龍，以降王庭。謂桀

王曰：吾乃褒城二君。桀王恐懼，殺其二龍，留其黎

龍所吐之精氣也。以藏櫝中。自殷朝歷六百四十四

年，傳世二十八王，皆不敢發其櫝而視之。至先王

厲王末年，始開櫝，則龍黎橫流于王庭，化爲玄龜。妾

時年始有七歲，因踐龜跡，遂有孕。至前夕，方養一女。

世宗本紀

二

五十二

見。王曰。此女子必怪物。令抱出視之。盧氏曰。妾疑其
爲怪物。朝夕命本宮火者。將此女孩棄于皇城御溝
中。浸死矣。王曰。此非爾之罪。皆先王所遺之禍。喝退
盧氏。又謂太史伯陽父曰。此女孩已死。卿試占之。以
觀妖氣消滅何如。伯陽父占曰。妖氣雖然出宮。然未
嘗除也。王傳旨令各城兵馬司帶領軍卒。巡哨皇城
御溝內外。但有所棄女嬰。在道路及溝中者。悉取而
斬之。又出榜文掛於各城門外。不拘官民軍匠諸色
人等。但有收得御溝之嬰孩者。賞隱匿不首者。滿門
處決。却說西城兵馬。巡至西長安街尾。見一男子負

有收
放

山桑木弓。一女子負箕草織成箭袋賣于街上。兵馬司看見心下思量。日前朝廷大臣斷謠言歌。乃是山桑木弓箕艸之袋。今日見此二人。必應其事。然太史令言。日後有女人爲禍。况今又奉旨巡綽。只令搜捉女兒。此男子想不干事。乃放其男子歸去。捉其女子及所賣弓箭來見天子。那男子得解其禍。亦不救其妻。抱頭便走。走至城外十里途中。聞深林中群鳥喧噪。亦有嬰兒啼哭之聲。此人奔林中覷之。乃百鳥覆倒一女嬰兒在青艸上。其規模十分之大。此人自思曰。我妻被朝廷捉去。決無性命而歸。抱此女孩歸家。

撫育成人亦有所望。乃趕出群鳥抱此嬰兒。直奔褒城。逃難而去。却說西城兵馬將此女人及弓箭前來見宣王。令推出斬之。賞其兵馬。是歲秋七月。宣王有疾。宣左司寇尹吉甫大宗伯召公穆託孤。王崩在位四十六年。二臣受遺詔奉太子宫。湮卽位。是爲幽王。幽王爲人暴戾寡恩。動靜無常。召公吉甫盡死。惟甫之子尹球號公祭公三人入朝。皆讒譖欺君以致喪國。幽王卽位。拜尹球爲大夫。號石父爲上卿。祭公爲司徒。太宴群臣。忽三川涇渭洛出于岐山也守臣有表到。言其地皆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乃是常事。何

必動表告朕遂退朝太史令伯陽父執大夫趙叔帶
手語曰昔者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
三代之季矣叔帶駭然曰何以見之伯陽父曰源塞
必川竭川竭必山崩山崩乃基土傾頽之兆吾知周
室天下不出二十年當亡矣叔帶謂伯陽父曰天子
不恤國政我職居言路必盡臣節以諫之可也

批 紫蓬遠之 爲出口可嘆

幽王舉火戲褒姒

是歲冬三川又竭岐山復崩趙叔帶上表諫曰山崩
地震國家不祥之兆望陛下優恤下民廣開賢路以

之國

彌天變庶幾社稷無危。號石父奏曰：山崩地震，誠陛下所謂天道之常。有何不祥之兆？趙叔帶乃迂生，不達天道。望陛下詳之。幽王聽石父之奏，免叔帶之官，貶歸田里。叔帶罷官往晉國。後為趙衰之祖是也

右諫議大夫褒珣諫曰：不可罷叔帶之官。恐塞諫諍之路。幽王大怒，令囚珣于獄中。自是無敢諫之臣。而王且夕在宮中作樂，却說褒珣褒人也。家中妻子聞珣進諫被囚，一家皆痛哭。其子洪德告母曰：吾聞天子荒淫，惟樂女色。吾褒城中有小民家，即前賣弓箭之人育一女子，十分清麗。家貧衣食不足，每欲將此女

情動

鬻于人望母將白金買此女子進上朝廷以贖父罪
有何不可。其母大喜。遂將百金買得此女子。年方一
十四歲。令其梳洗將新衣改妝。洪德即修表將此女
子賫到京師。以贖父罪。天子升殿。近臣奏。右諫議大
夫褒珣之子。褒洪德有表到。王宣入。洪德奏曰。臣父
因進諫得罪。現囚天牢。臣痛父。陷死不能復生。故將
美人進上。以贖父罪。望陛下寬恩赦臣父死。放歸田
里。幸甚。幽王聞奏。宣進美人於殿下。王見此美人儀
容嬌媚。因褒地所進。賜名褒姒。宣入後宮。群臣諫曰。
不可。色傾人國。自古有之。夏因妹喜而亡。商因妲己

而喪陛下宜鑒前朝之失不可受此美人於宮內。尹
球石父奏曰。田舍郎多收禾麥尚且重婚陛下以天
子之尊受一宮人群臣何故多言。王大怒命有再諫
受美人者斬首示衆。羣臣遂不敢諫。王退朝與褒姒
旦夕飲宴。其皇后申氏遂失寵。一日與褒姒宴于翠
華宮。申后遽至。褒姒與王談笑自若。全不起身迎接。
申后申后心雖怨而口不敢言。歸宮中憂容不展。太
子宜臼見母憂悶跪而告曰。吾母貴爲萬民之主。何
如鎮日不樂。后曰。汝父寵褒城媵婢。閨門失叙。我不
能正其尊卑。今褒姒昨日與王宴於翠華宮。見我至。

不由
人不
斷腸

彼乃飲酒自若。全不退位相避。此吾所謂憂心悄悄。愠於群小是也。是以憂之。太子曰。此事易處。母親不必憂疑。明日可引數十宮人遊御苑賞花。若褒姒來。吾母令宮人將此賤婢亂打一頓。待他奏父王。父王不聽。則罷。如有甚事。孩兒必殺此賤婢。方可干休。申后次日引數十宮人來御苑賞花。褒姒果然與數十宮人前至。御苑其宮人與后之宮人相爭採花。申后見大怒。喝將褒姒亂打衆宮嬪。將褒姒揪下。亂打一。食天子不在身。傍褒姒不敢作聲。只含羞轉官宣。號石父問曰。皇后無故欺我。令宮人將我亂打此事。

批言及國子心傳 卷之二

若何區處石父奏曰娘娘娘娘卽將此事奏于天子臣當竭力保之必廢申后方止褒姒見王退朝垂泣奏曰妾不能奉帚于宮庭幽王見其髻橫髮亂兩眼交流問曰卿何爲愁悶褒姒奏曰正官皇后無故令宮人歐打小妾王變色言曰皇后焉敢無端號石父尹球曰臣聞皇后失德嫉妬太甚此事容或有之王問其何故相歐褒姒俱述其故奏之王大怒令號石父拘皇后來問罪石父奏曰皇后萬民主母有罪當廢必令傳旨告群臣共廢之不可私議其罪恐起百官之諫王令姒退入宮中謂群臣曰皇后失德嫉妬朕欲

容有 字甚 是奇 處 處 處

說得是
得不差

廢之群臣皆諫曰。夫婦人倫之大綱。皇后母儀天下。未聞失德。陛下不可輕廢。尹球奏曰。臣聞皇后嫉妬。每月在宮中鞭撻嬪妃。訕謗陛下。不可以爲萬民主母。褒姒德性貞靜。可立爲正宮。王遂傳旨。廢申后爲嬪。御不入宮三月。命冊褒姒爲正宮。群臣爭議不息。幽王變色罷朝。石父奉詔入宮。廢申后。申后在宮中與太子正議。褒姒忽報聖旨到。石父宣詔訖。皇后大哭。罵無道昏君。廢后立妾國何不亡。太子怒髮衝冠。罵石父曰。父王失政。皆爾讒賊所致。先斬讒賊。然後斬賤婢。拔劍前來要斬石父。石父拋詔便走。來見天

世說新語及國志傳卷二

傷毛 醒裡 何恁 至此

天理 之在 人心

子大怒命君球來捕太子。太子見尹球帶宿衛士卒入官，從後宰門走出，奔于母舅申家。即今鄧州是也。王命發兵圍申。群臣諫曰：「太子雖違王命來殺大臣，乃是為母之故。一順一逆，今走入申，廢之足矣。何故更發兵圍申以殺之？」王准奏令囚皇后於冷宮，廢太子。宜曰：「立褒姒為皇后，立姒之子伯服為太子。太史令伯陽父曰：『三綱絕矣，告老歸田。』群臣辭表求歸者甚衆。王既立褒姒，忠臣去位，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等一班讒臣在側。王朝夕與褒姒作樂，而千方百計褒姒終不開口。一笑王闔曰：『卿何為不笑？』姒曰：『妾

生平不笑。王私與號石父謀曰。卿何計能動褒后。一笑賞汝千金。石父獻計曰。先王於皇城外五里置一烽火墩。本備賊寇也。如有寇至。則舉烽火爲號。沿路相照。諸侯則發兵相救。今數年以來。天下太平。烽火皆息。王來日令發烽火墩上之烟。諸侯援兵必至。援兵至而無寇在。皇后必笑矣。王大喜。次日傳旨令發城下烟墩。群臣皆諫曰。烟墩者。先王制下以備緩急。所以取信于諸侯。今無故而舉烽火。是戲諸侯也。他日倘有疏虞。將何物徵諸侯之兵以救急哉。王不聽。遂舉烽火。與褒宴於望邊樓。不數日。近京列國諸

回顧
不表

侯皆部兵至。既至則無冠裳。似於樓山見諸侯之兵。不宜而至。撫掌大笑。眾諸侯大怒而歸。申侯乃申后之弟。在路獨遺表諫。幽王棄皇后廢太子。寵褒姒戲諸侯四事。號石父奏曰。申侯欲與故太子宜曰謀反。故誦王之過。王曰。如此何以處之。石父奏曰。宜速發兵以討之。庶幾免其後患。王將發兵以討。申

批 博一 笑臉 後國 大 了 昏

鄭桓公驪山救駕

幽王欲發兵以討申。忽人報申侯曰。王將起兵伐申。國申侯大驚曰。國小兵微。何以當敵。大夫呂章進曰。

本傳

李火
之敵
烈于
五兵
準此
準此

今申國近西夷犬戎主。公速致書于犬戎，令起兵以伐無道。庶免申國之患。申因以書召西夷犬戎。西夷主曰：中國天子失政，申侯召我以誅無道，此我志也。遂發戎兵五萬，鎗刀塞路，旌旆迷空，殺奔京師而來。將皇城團圍三匝，水息不通。近臣奏於幽王，幽王大驚曰：機不密，禍先發。我兵未起，戎兵先動。此事如何？定奪。虢石父奏曰：速發煙墩，以徵諸侯救兵。王令發烽火數日，諸侯之兵俱無片甲入者。蓋因前被烽火所戲，故是時又以為詐，所以皆不起兵也。幽王見救兵不至，犬戎日夜攻城。謂石父曰：事急矣，卿速領守。

城將士出城迎敵。朕率六軍繼後。以破犬戎可也。號石父本非能戰之士。領旨只得勉強領兵出陣。開西城門殺出。申侯在陣上見號石父出城。指揮犬戎曰。此欺君之賊。不可走了。犬戎王聞之。拍馬直取石父。鬪不十合。石父被犬戎一鎗刺於馬下。戎兵亂殺入城。幽王正率六軍出午門。聞石父敗死。驚懼無措。乃引六軍奔後宰門。望臨潼在陝西西安府是也而走。戎兵在城中。放火焚燒宮室。擄掠庫藏。申侯在火光中。見幽王出後宰門。乃引一隊戎兵趕至驪山下。斬之。在位十一年。

胡曾先生有詩為證云

恃寵嬌多得自由
祇知一笑傾人國

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多方圖笑掖庭中
自絕諸侯猶似可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女色常云喪國城

恣情貪笑輕烽火

萬井生靈沾羯牒

驪山舉火戲諸侯
不覺胡塵滿玉樓

烽火光搖粉黛紅
忍俾國祚喪羌戎

幽王何事苦迷心

縱慾忘憂召甲兵

千官冠蓋陷胡塵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二

鄭桓不動勤王劍 八百蒼姬已盡傾。

又東屏先生有詩以譏幽王失政謠言有驗云。

易儲慶后敗綱常 烽火招戎勢獷猖

拒婦傾城奇禍遠 壓胡箕服驗周亾

甲兵與戎卒入翠華樓將正宮褒姒斬於樓下其宮

中嬪妃士卒死者不計其數犬戎在城中大亂剽掠

民財數月不歸有滅周之意鄭桓公各友周宣王之

號鄭與其子名狐突後聞犬戎陷王城發兵勤王犬

戎列陣於城下桓公初至聞幽王被陷便欲進兵其

子諫曰不可我兵晝夜奔來疲弊勞苦宜安屯下寨

以待諸侯兵集然後交鋒可也。桓公曰：救君之難，迫於水火，大軍既至，安可遲疑？催兵直抵城下。大戎各分兵以敵之間，不數合，桓公中箭落馬而死矣。

批：可惜勢重之所，意死沙場。

潛淵君士讀史詩云

臣于勤王水火師

君危城陷豈宜遲

鄭桓雖爲周幽殞

史冊存名萬古馳

鄭兵大敗。大戎追上二十餘里，只見城西角上鳴金。大賊擁出一簇人馬，旌旗閃閃，戈戟如霜。當先一員大將，咬牙嚼齒，怒目揚鬚，攔住鄭兵之路。正欲交兵。

九旗上書秦侯二字鄭人始知救駕之兵射住陣脚
高叫曰秦侯速來救應吾等乃鄭侯父子之兵前來
救駕我父死於戰場我等敗兵西走犬戎後追甚急
請速當之秦襄公聞知引本國精兵當住犬戎大殺
一陣秦兵驍勇大戎不能抵敵敗兵入城堅閉不出
周平王棄鎬東遷

襄公引鄭國之兵屯于城下至暮見一簇人馬喊聲
大振從東奔來衆兵視之當先一面捲金繡字旗上
書衛侯二字襄公與掘突前來迎接下馬相讓而坐
議論破戎之策襄公曰犬戎之志在于剽掠子女金

應

帛而已。彼謂我兵初至。必不謹防。今夜宜分兵從三門而入。一虜可滅矣。是夜三更。三國之兵。打入王城。大戎將士果去剽掠民間財貨。不致防備。火光滿城。三國精兵。大喊殺入戎陣。斬人如刈草芥。血滾六街。成河。大戎主逼太子西歸。於申襄公獨馬殺入宮中。問太子何在。有被傷宮人告曰。已被胡人驅迫西門而去。襄公引本部精兵。殺出西城。追及大戎。大殺一陣。擒太子回至京城。天已明矣。衆諸侯亦率兵前來接應。襄公爲衆諸侯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宜奉太子。以卽王位。庶幾諸侯有主。於是宜白卽位。是爲平

王平王升殿。眾諸侯朝賀。群臣奏曰。賞罰者。人君之
總馭。今國家亂定。望陛下黜罰有罪。賞賚有功。可也。

該該

王准奏黜褒姒子伯服為庶人。族其讒臣尹球。虢石
父之家鄭桓公。死于王事。追封為冢宰公。**秦**侯**衛**侯
鄭侯三國來救。京師者。俱各賞金帛數萬。標各千功。
臣閣諸侯歸國。國舅**申**公尊封為**申**國公。開冷宮之
囚。以救主母。申后出安民。榜撫慰京師。被擄百姓。大
宴群臣。諸侯歸國。是時京師自被犬戎喪亂之後。宮
殿焚燬。倉庫空虛。邊境烽火連年不息。平王與群臣
議曰。鎬京迫近西戎。又且宮殿荒涼。朕欲遷都于成

獨有二字
下符

變龍
失勢

周卿等何如。群臣皆以鎬京逼近西戎，累被犬戎之害。况昔日成王營成周於洛邑，故以洛為天下之中。王者所居之地，遷都是也。獨有大宗伯周公華諫曰：不可。洛陽雖天下之中，四面受敵，乃用武之地。故有德易興，無德易亡。今觀鎬京左有殺函，右有隴蜀，披山帶河，沃野千里，四塞以為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天下之勢莫過于此。今若一旦棄之而東遷，臣切以為不可也。平王不聽，即日命收拾東遷於洛陽。後人有古風為證。

千里金城形勝地，地方沃野民殷實。殺山左障右

和語及區志傳

卷之二

橫川函谷巍巍天下極周室衰微氣奄奄平王東徙盡拋棄秦得以霸周遂亡始知地土國之綱文武成康基業墜教人每每恨平生。

是歲王駕東遷洛陽文武百官扈從百姓有願隨遷都者咸接駕於後面西岐州八百里形勢之地盡棄於秦故秦得此形勢之地爲能併吞列國也王駕旣至洛邑修營宮室盤給倉庫文武百官各加陞賞諸侯來朝者悉厚禮而遣歸國王獨以鄭武公拙突也之父桓公因救駕死於王事有大功于周獨留武公在朝輔治國事却說鄭國武公之夫人武姜者初生

聖字
梅一
屢字
筆力
遊左
傳使

其長子甚艱難。因困後生。遂各其子曰寤生。後歷莊

公武姜驚困。遂惡其長子。後生次子。名叔段。武姜偏

愛之。屢請於夫。武公也曰。妾觀叔段舉止端詳。機

關過於寤生。王宜立叔段為太子。使其承位。必有大

過人者矣。武公不許。曰。國家立長不立幼。古今之通

義。叔段雖賢。寤生還是居長。不可失序。武姜不敢復

言。武公知夫人偏愛叔段。恐後弟兄相殘。遂立寤生

為太子。及武公卒。太子寤生立。是為鄭莊公。武姜見

叔段無權。恐被莊公所害。乃謂莊公曰。汝承父位。享

富貴。忍使小弟孤立無榮乎。莊公曰。惟命是從。姜曰

六四

415B

和言及巨記傳

卷之二

可於京城之內割地以封叔段弟兄同享富貴可也
 莊公唯唯而退次日升殿正欲宣叔段而封之大夫
 祭仲諫曰不可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若封叔段於京
 是二君也况叔段乃夫人之愛子若封之於京必得
 其民他日為患安能保乎公曰吾母之命奈何敢拒
 遂封叔段京城西六十里謂之京城大叔叔段謝恩
 而退次日升堂有西鄙宰北鄙宰西鄙北鄙乃鄭之
 小邑名二人來賀叔段叔段謂二宰曰汝二人所掌
 之邑如今屬我封土自今貢稅朝賀皆要朝我母得
 更入我兄大朝二宰見叔段丰采昂昂不敢拒命遂

婦人 關戶 後必 屍老

降于叔段。叔段得二鄙之地，遂不朝。兄乃完聚地，郭操繕營兵將，有襲莊公之意。一日武姜謂段曰：汝受封賜，終日自安否？他日讒間一起，富貴能保久乎？段低聲謂母曰：子之思慮每及此，奈寡小國，不可以敵衆大。今喜得二鄙之士民，練三軍，給糧料，將擇日襲兄大國，不知母意何如？姜后大喜，擇取五月襲鄭。却說莊公問群下曰：西北二鄙之宰，何爲不朝不貢？子封公子呂也，字子封，作爲大夫。曰：呂聞二鄙之地盡被叔段所侵，故二宰納降于段。且聞段完聚城郭，結治甲兵，久失朝儀，必有叛意，急早除之。莊公曰：吾

惡卷夫倫

欲討之則母親在上恐蹈不孝之罪。將欲置之必有
尾大不掉之愆。此事若何處之。子封祭仲咸曰。彼既
不恭。我方不友。况國君以社稷爲重。不可徇私恩。誤
大事。請速加兵。以免後患。公曰。然。遂命子封率甲兵
一萬六千。以伐叔段。叔段聞莊公兵至。引二鄙之兵
前來迎敵。子封遙謂段曰。汝兄侯封汝京城之地。寵
以大叔之名。有何負汝。敢有反意。又謂段衆曰。叔段
乃叛兄辜義之徒。汝輩乃鄰之良民。何故背仁而從
不仁乎。若不速退。先斬汝等。後除叔段。叔段之衆。兵
聞子封之言。咸掩頭竄耳。棄鼓拋戈而散。段大怒。子

封用刀一招曰。能擒叔段者。重賞。祭仲橫鎗直取叔段。鬪上二十合。不分勝負。子封拍馬前來。夾攻段。力不加望鄆邑而走。子封勒馬後追。段勢窮促。乃奔共國。于封追及。斬首回報。莊公謂群下曰。此事非吾母啟。叔段之謀。叔段決不敢生叛意。母親何以處之。子封曰。子母天性也。彼雖不慈。我則盡孝。何可失却天倫。公不聽。乃寘貶也。母親武姜於城潁。城潁乃鄭之邑名也。且誓之曰。不及黃泉無與相見也。潛淵居士有詩以評莊公子母二

批 公之行術。放不敵國。則巧能

于有肉也乃與手接

母氏公如天地恩

一胞何起愛和憎

莊公忍誓黃泉見

回視重華有愧顏

又詩一絕評莊公之失教于弟而反殺之云

魚非貪餌把身空

釣者無情設餌蒙

失義雖然罪叔段

懷奸還是咎莊公

宋東萊呂先生評云

魚非有負於釣釣負于漁也獸非有負於獵獵負於獸也叔段非有負於莊公莊公負於叔段也由此論之皆咎莊公早不以大義曉諭於弟時以冷

回頭
月子

眼觀叔段釀成不義之事。因而乘此而殺非友。愛
之心如舜之待象也。

既而莊公悔悟曰。子母之情天高地厚。一時忿戾。遽
誓之深。然心雖悔悟而終不迎還武姜。考叔爲穎谷
封人。一日來見公公。賜考叔之羹。考叔再拜而食之。
乃遺肉而不食。公曰。長者之賜。何故食羹遺肉。莫非
輕吾賜乎。考叔拜曰。小人。有母。蒙君之賜。懷歸而奉
之。使母得嘗君之賜。榮幸大矣。公惕然曰。爾有母。懷
羹而遺之。我獨無母乎。考叔知莊公之將悔。乃請其
故。公具其事語之。考叔曰。何不迎太夫人而歸養。公

孝子
不匱
求錫
爾類

曰恨當初誓之太重也。叔曰云何公曰除死及黃泉
方可相見也。叔曰此誠易事也。大王如悔之難及。但
命掘地見泉請從地穴中與太夫人相見則掩前誓
也有何不可。公從其說乃命壯士五百人從穎城掘
地穴深十餘丈見泉水公遂于穴迎武姜而出當時
子母相見其樂融融甚悅洩洩備駕迎武姜而歸養
子母慈愛如初。

潛淵居士讀史有詩一絕以贊穎考叔之善孝也

穎封考叔孝真純 愛母猶能悟鄭公。

孝子古云堪錫類 令人猶自仰高風。

莊公既迎武姜歸養。修理國政。來朝周平王。聞鄭伯謂莊公也來朝。謂西虢公曰。鄭侯謂莊公也父子秉

家起
分改
西新

國政事。朕恐其權柄太重。日後或有不測之患。欲分政事與卿。以為何如。西虢公叩首曰。小臣不才。何不同聽國家大政。况鄭侯父子為國大臣。若分政與小臣。鄭侯必取怨於陛下。致禍於小臣。臣不敢奉旨。王默然退朝。有同僚者。以王欲分政與西虢公之事告莊公。莊公不悅。次日進朝。解簪笏於殿。陞叩首曰。臣荷聖恩。父子相繼。以秉政事。臣恐下僚猜忌。臣為專權。願拜還歸。鄭以守臣職。平王曰。卿何出此言。朕昨

此言西虢公再三辭讓亦罷其政事繁冗恐勞卿等欲分政

者與西虢公共議國家政事繁冗恐勞卿等欲分政

與之同聽西虢公再三辭讓亦罷其政事卿且勿疑莊

公再三叩頭願罷政平王又曰卿之先侯即武公有

大功于國故付大政今卿猜忌還政朕心何安卿堅

意疑朕朕即命太子名狐為質于鄭鄭可乎莊公又拜

曰從政罷政乃臣下之職焉有天子委質于臣之禮

誠若是則小臣要君之罪不免望陛下詳之平王曰

否此非朕委質于卿姑釋目下之疑而全君臣之義

矣莊公再三不敢受旨群臣奏曰陛下既恐傷君臣

平昔之義欲以太子質鄭而鄭侯堅意不敢受者俱

大可
倒時
筆一
時間
亦軟

失禮也。君依臣等之議，陛下既質太子於鄭，可令鄭侯亦使其子侍質于朝。于是君臣兩無猜忌，以全上下之恩，不亦美乎？王曰：可。鄭莊公先使太子名忽侍質於朝，然後謝息，方受周太子歸國。所謂周鄭交質，批 乾綱解紐，殆哉。

州吁恃寵弑桓公

却說叔段被誅，其子名滑，投衛借兵復父仇。衛桓公問曰：公子父爲單騎至於敝國，滑哭曰：因伯父無道，殺吾父于鄆，囚祖母于穎，滑窮無奔，特投賢侯，乞與一旅之師，代滑救祖母，雪父仇，則沒世不忘也。衛桓

公不知叔段無義被誅。遂發甲兵一萬與復父仇。滑
得衛兵一萬。望鄭殺來。莊公問滑兵至。問於群下。子
封曰。斬草不去根。逢春復蔓延。今滑不知父爲其罪。
反奔衛起兵。此衛侯不知叔段之非。故爲起兵以救
祖母爲辭。依臣之見。莫如奉尺書于衛侯。使衛侯抽
回滑兵。則滑勢孤。不戰而擒矣。公曰。然。修書遣使者
從間道投見衛桓公。桓公得書讀曰。
衛賢疾。殿下寤生。語白。家門不幸。骨肉相殘。誠有
愧於鄰國。然封京賜上。非寡人之不友。聚兵懷亂。
實叔段之。不恭。故寡人舍骨肉之愛。念社稷之重。

及事
及品

效周公以誅管蔡。循重華以除四凶。况叔段之亂。悉由母氏偏愛。天性在上。不敢虧倫。亦已備駕迎歸。逆姪昧父之非。奔投大國。賢侯不知其為非。義勞師遠。降敬奉寸牘。乞班三軍。為擒逆滑。使唇齒之邦。不致傷和。人倫之分。無教乖戾。此非寡人啟國之幸。實後世亂臣賊子之昭鑒也。祇此直訴。乞惟虎視。幸甚。

周王四十九年十二月上旬書

衛公覽罷大驚曰。錯行此兵矣。原是叔段不義。以致喪身。傾土。今共與兵代滑復仇。則是助桀為虐。大不

能而
鮮者
能珍
鮮哉

打言反唇作二

可也。遂差星使。追回三軍。修書回報。時滑兵已圍延

廩。鄭之地名也。放火焚城。使者未到。寨鄭莊公見滑

兵縱燒延廩。發大兵三萬救之。滑見鄭兵衆猛。乃從

衛使班師。遂匿于衛。子封謂莊公曰。衛侯既許抽軍

其軍。又從逆滑。焚我延廩。掠我人民。莫非其中懷詐。

此從亂之兵。不可放回。公曰。然。號令諸軍將衛兵盡

行追斬。衛之殘兵。投回本國。報與衛侯。衛侯雖怨鄭

伯坑兵。然亦是已錯。助公孫滑之過。不敢復仇。但知

含恨而已。乃問于群下。石碻曰。不可。鄭雖坑吾兵。一

萬皆我助滑。為亂之故。罪在我。而不在彼。姑含忍以

侯鄭有他故。然後會諸侯之兵。以伐之。彼且無辭。衛

侯曰。卿言是也。却說衛桓公有庶弟名州吁。乃衛莊

公桓公父也嬖妾所生之子。莊公在時嘗寵之。州吁

性暴戾。好弄刀兵。石碻嘗諫莊公曰。臣聞教子以義

方。弗納于邪。莊公不聽。吁又與石碻之子石厚游。俠

石碻每責厚勿與之游。厚不聽。一日州吁與石厚宴

於花園。吁屏左右謂厚曰。吾與兄同承父業。而兄獨

承父位。子盍謂我謀之。厚曰。公子不見鄭叔段之遲

疑。反受鄭伯之誅。事乎。吁曰。然則若何。厚正欲以箸

畫計。忽左右入報曰。周天子崩。即平王也。新君即位

晉之為禍

接處有力

批言及目志傳一之老之二

時平王天子在鄭立其來日主上謂衛桓公也欲往

孫名林是為周桓公也厚謂吁曰此計成矣汝兄明日往

周弔賀賀桓公立厚謂吁曰此計成矣汝兄明日往

周汝可餞兄於西門酒至半巡袖出短劍而刺之臣

下有言者命壯士斬數首示眾則諸侯之位墜手而

得也吁大悅次日帶壯士五百伏於西門袖藏短劍

而餞衛侯衛侯謂吁曰我此回往周有二件禮賢弟

與群下可代治本國政事我不日便回吁曰兄侯放

心政有弟不必挂念酒至數巡吁忽詐墜金盞於地

衛侯低頭忙拾吁袖出短劍刺侯之額隨卽而殞時

周桓王元年春三月戊申也從駕將軍宗守素大驚

曰州吁弑君衆人下手討賊吁之伏兵一起將守素
斬首懸于旗上鼓譟入朝號令群下曰兄侯政弱不
能立國故喪兵于鄭我今奉母之命嗣位群下有異
議者可觀宗守素之令群臣驚懼皆稱千歲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教子由來美義方

純臣石碯每聲揚

莊公寵孽忘忠諫

致使儲君兩下亾

吁既卽位大宴群臣拜石厚爲上大夫且曰吾欲興
兵報鄭之仇卿等有何計策石厚奏曰當今鄭與齊
結連一衛之兵難以復仇莫若遣使於宋魯陳蔡四

火弗
誠自
焚

批語及眉批

國結好連兵以進(鄭)可伐矣吁曰(陳蔡)小國也可挾
以連(宋魯)大邦焉能結連厚曰吾聞(魯)之政事乃公
子暈秉之若遣使厚賂公子暈(魯)兵必起臣又聞(宋)
穆公將死乃以大位不傳于子(于名馬)而傳于其弟
子名與夷(馮怨父而嫉與夷出奔於鄭鄭伯納之常)

阻兵
要忍

欲與馮起兵取位今若遣使于(宋)說以伐(鄭)之利在
(宋)而不在(魯)則(宋)兵必起矣吁大悅即日遣三使於
(陳蔡魯)又問誰可奉使于(宋)石厚薦一人乃伶牙削
齒博古通今此人出使不辱君命矣

批 連結宋公以馮子何等心機

衛石碻仗義殺子

州吁問此人是誰。石厚對曰：此人乃中年人也。見為下軍大夫。姓寧，名翊，字子騰，是也。吁即遣子騰奉使於宋。宋公即殤公與夷也問曰：來使有何會議？翊曰：

寡君慨鄭伯無道，誅弟囚母，似有吞併諸國之意。茲欲起兵以伐之，自不敢專征，請命于明公，願連大國之兵以征逆鄭。公曰：我宋與鄭素無宿恨，豈可動無名之師？請怨鄰國，煩大夫拜上衛侯，實不敢奉命。翊曰：伐鄭之利在宋而不在衛，公何不察？公曰：何以言之？翊曰：明公令姪馮者，恨公奪父之位，怨入骨髓，故

白閑

奔於鄭鄭伯爲之繕甲蓄兵不日將起鄭兵前來取位故寡君忽見倚強凌弱欲與明公掃除大害此伐鄭之利在宋明矣我何有焉愿大王熟思之宋公默然良久謂群下曰衛使之言何如大司馬孔父嘉卽孔子六世祖也諫曰衛使不可聽也夫州吁欲報鄭伯坑兵之仇恐力不敵故使能言之臣說我兵以助彼如果若正鄭伯殺弟囚母之罪代我除馮之患則其自弒兄篡位之大罪將何逃焉願王思之子騰大聲曰宋有禍根在鄭今寡君欲連四國之兵與王除之尚且遲疑不動他日禍胎旣長鄭兵壓境勿怪我

各國
亂

隣國不救也。宋公遂諾。會兵伐鄭。孔父嘉諫至。再三。公不從。子騰回衛。見吁。告以宋公諾起兵之事。吁大悅。即日發大兵二萬。以石厚子騰爲左右隊。自率中軍出城六十里。會蔡侯。卽名宣。宋公四國合兵六萬。前至鄭境下寨。却說衛使至魯。告曰。衛侯欲起兵伐鄭。請明公助一陣之兵。魯公問於群下。有大夫衆仲曰。州吁弑其君。而虐其民。不務令德。何能濟事。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魯鄭無仇。不可助亂。以構怨。忽一人大聲進曰。鄭伯無道。有吞列國之意。衛若動兵。魯當助伐。有何不可。公視之。乃公子翬。字子羽也。

指諸如國志傳 卷之二
曰。叔父之言雖當。然寡仲所辨亦是寡人。決不起兵也。輦乃隱公之叔。又受衛賂。不待公命。輦自率甲兵五千。以會五國之兵於鄭。鄭伯聞之大駭。子封曰。州吁弑君虐民。無故連兵來侵鄭境。士卒必不服心。此以羊投虎之兆。臣願率一萬精兵以當之。衛必敗矣。祭仲曰。不可。彼衆我寡。難與爭鋒。但深溝高壘。堅守城池。一面往齊求救。齊兵一至。內外交攻。五侯之首並可斬矣。鄭伯然之。傳令子封守東門。祭仲守南門。公自守西北二門。遣使於齊求救。却說五國諸侯在城外朝夕攻城。又刈鄭地未熟之禾。齊兵不至。鄭伯

多獻
巧計
自斃

曰事急矣奈何。祭仲曰：臣聞五國之兵雖多，然不推盟主，各相爭長，况州吁傲戾，若依臣計，寫一封詐書，報陳蔡二主，欲俟伐鄭之後，以圍宋公，共分宋地，令一有膽畧小卒，帶於宋公寨外，經過詐稱州吁書。宋人必捉見宋公，宋公一見，必怒而伐州吁，使其自相攻擊，然後齊兵必至，圍可解矣。公大悅，即命詐寫間書，選一將士，夜半將弔橋放下，其卒帶書從宋公寨過，假作驚懼之色，荒忙走過，被宋哨兵捉住，問曰：汝何人也？卒曰：我衛兵也。奉衛侯之命，往陳蔡二寨約來日攻城。哨兵見其荒錯驚怖，疑其為奸細，乃搜懷中得

書一封卽扯此卒。至帳下見宋公。公折書讀之。大怒曰。吾不聽孔父嘉之言。險被州吁所賣。數日以來。見此賊頗有爭長之意。原來起心不善。謂諸將曰。先下手爲強。卽率本寨精兵投衛寨。時州吁正在帳中。與石厚議事。宋公突轅門而入。吁聞宋公來。將出帳迎。石厚見宋公。挺鎗怒目。乃扯吁告曰。宋人有變。言未已。寨外喊聲大震。宋兵殺入。吁與石厚不知其故。慌忙披掛出寨。宋公大罵弒君逆賊。敢欺我耶。直奔來殺吁。吁厚不能訴明。只得拍馬交鋒。陳蔡魯三寨主兵不知宋衛何故。皆欲前來解陣。鄭將子封突出。

關場上

東門祭仲突出南門鄭伯分兵自殺出西北二門陳

蔡魯三陣之兵止得抵敵鄭兵六國軍馬兩處交爭

混作一團吁厚見宋兵勢大乃引殘兵望本國逃回

壯氣魄

陳蔡本小邦見衛敗兵各亦引兵而歸宋公號令曰

不斬州吁誓不歸國孔父嘉拍馬來諫曰衛有陳蔡

相助不可輕追且班師另作區處宋公從之班師而

歸魯輦亦引兵而歸鄭兵既解重圍見列國兵多亦

不敢追修其城池遣使止齊救兵却說石碯時告老

於家常忿不能討州吁弒君之罪及殺不肖之子正

嗟嘆間忽石厚敗兵而回碯責之曰汝家世相衛不

惡州 吁厚 此馬 借真 純臣 我

下事 慮高

能盡忠扶主。乃從逆吁弒君。又無故構怨於鄭。今日
 事敗。見我何如。令喝左右。斬之。夫人救護甚力。方免
 厚哀告曰。兒不肖。從衛侯伐鄭。鄭未下。而先亂。不日
 衛必傾。上望父上。念社稷。下念骨肉。籌畫以救一邦
 生靈。碯乃思一計。一可保國。二可除此兩賊。乃詐教
 厚曰。此事惟朝天子。方可免難。厚曰。久失朝貢。何敢
 入周。碯曰。當今之諸侯。惟陳得寵於周。汝二人必親
 往陳國。從陳公而朝周。倘得天子之旨。大可奉王命
 以征鄭。小可以保衛國。厚乃信其計。來見吁。告以父
 教之謀。吁悅。即日同厚投陳。石碯先修書。遣人告陳。

正義

公曰(衛)國褊小吾老無能為也州吁乃弑君之賊吾
 兒亦從作亂今兵敗入謀老父詐令從明公以朝(周)
 望為老夫出力圖此二賊實(衛)國之幸也(陳)公見石
 碯之書嘆曰此二人乃國之蠹寡人亦被其誑致怨
 於(宋)不可不圖乃命右將軍淳于德伏甲士於濮(陳)
 之地名俟擒州吁石厚吁厚二人果引從卒數百人
 直奔(陳)至濮淳于德引甲士捉吁厚二人吁厚大呼
 曰人難投仁奈何乘我之危而陷我耶德曰汝之父
 有書令斬汝二賊以正弑君之罪乃囚二人見(陳)公
 公曰寡人不斬汝遣使請(衛)之諸大夫來議汝罪(陳)

卷之二

七七

大義
滅親

官名醜人名

使至衛告石碯赴陳議吁厚之罪。當時碯雖告老于家。聞陳使至。乃親入朝。謂衆大夫曰。州吁弑先君。皆吾子釀成之故。今吾使陳人執此二賊。誰赴陳以誅之。別立新君。以主社稷。下大夫獮羊肩右宰醜。右宰吁厚二人。仗劍將斬之。吁大呼曰。汝輩皆吾之臣。何得動手。羊肩與醜曰。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汝既弑君。我奉天命而討罪。汝尚何辭。遂斬二人于庭下。囊其首級。辭陳公而歸。衛人大悅。奉桓公之弟而立之。名晉後 潛淵居士有詩贊美石碯云。

之。名晉後

潛淵居士有詩贊美石碯云。

石碣衛純臣 仗忠不顧親 既謀篡弑賊
復戮失身人 赤膽貫金石 公威動鬼神
巍巍春秋老 千古仰雄名

說鄭伯既敗五國之兵祭仲子封考叔瑕叔等賀公
曰寡人以周之親國無故而受諸侯侵凌將欲報怨
卿等以五國何先公孫子都進曰五國諸侯宋衛為
強陳蔡不足慮魯乃同姓之邦况此禍實衛所起若
伐則先宋衛而後陳蔡魯姑置之穎考叔進曰壯國
雪耻此固當然然我軍初戰瘡痍未瘳且人民勞苦
城廓頽壞不可輕動依臣之言莫若按甲休兵安集

考叔
一生
忠孝

正題目

百姓公請朝於天子和好宋魯奉王師先伐衛國則陳蔡不戰而下而宋魯反為我援矣公曰然後遂命整駕併周。

陳穆公以婚救衛

周桓王聞鄭伯來朝謂周公名黑肩周公旦之孫號

公等曰昔者先王謂平王平王嘗惡鄭伯專政而未

能除故使太子交質今朕即位數年鄭伯今始來朝

豈非恃強而傲朝廷乎朕欲奪鄭伯之政卿等之意

如何周公奏曰不可我周東遷皆鄭武公之力王當

厚禮鄭伯而引諸侯若無故而削其政恐塞諸侯來

猥貳

朝之路。王始宣入鄭伯。伯曰衛州吁弑君亂國。今雖
 被戮其國綱紀蕩然。王如不征恐失朝政。王曰卿即
 奉本國精兵為朕征之。鄭伯得旨歸國大發精兵三
 萬以子封為前鋒原繁洩駕二將名為左右翼以公
 子曼伯子元二人即鄭伯之子名為後隊自引中軍
 殺奔衛來至牧邑下寨牧衛邑名牧之卒報于衛侯
 時衛侯初立聞鄭兵至境手足無措。群臣曰明公請
 親出鄭可退矣。衛侯令孺羊肩為先鋒右宰醜為保
 駕親率六軍出城。鄭兵擺開陣勢。旗鼓鮮明。只見衛
 兵陣上捧出一騎青年主將。唇紅齒白。鎧耀袍新。挺

鎗遙謂鄭伯曰。諸侯分土。各守其疆。汝何無故興兵
 犯界。鄭伯視其旗幟。乃衛侯之號也。親出陣前。大聲
 應曰。汝衛君不君。臣不臣。我奉天子之命。舉兵以正
 汝綱。何不下馬受誅。道猶未了。衛侯橫鎗直取鄭伯。
 鄭伯輪刀便砍。鬪不數合。鄭伯望西南而走。衛侯追
 上二十餘里。一聲哨響。處左邊衝出公子曼。伯角右
 邊衝出大將子封。前有鄭伯。後有原繁。衛兵大困。自
 辰至未。衛侯搦命力敵。四圍鄭侯傳令。不要放箭。但
 生擒姬晉者。晉衛侯名。賞。所以衛侯得免全軀。將至
 申未。保駕將軍獮羊肩引一枝生力之兵。殺入重圍。

志得
上等

二人馬膊相挨。殺開血路。望東門入城。大兵二萬六千。至收兵。止存三百餘人。**衛**侯與二將各被重傷。堅閉不出。遣使求救于**陳**。**陳**侯便欲起兵以救。**衛**公子名佗。字五父。與大夫子鍼咸諫曰。不可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今**鄭**奉旨以伐**衛**。我兵往救。是得罪於天子。必招怨於**鄭**。**鄭**必力破**衛**。**衛**破**陳**不保也。**陳**侯曰。然則如何。曰。**鄭**伯專**周**之政。為諸侯最貴。見其太子名忽者。侍質於朝。明公有女未配。莫若遣能言之士。奉公命至**鄭**。將公主妻**鄭**太子。忽大可保本國之危。小可救本邦之急。則**鄭****陳**之怨解矣。**陳**公曰。誰可出使。

縱橫
四出

群臣奏曰。此一使。乃以成兩國之好。釋三國之兵。非親信大臣。如公子五父。則不可往也。公遂命五父奉使來。鄭伯問五父曰。公子此來。欲與衛助兵威而說鄭乎。五父曰。否。寡君以明公為王室至親。故以愛女請命。而妻太子。欲成兩國之好。且使衛奉金帛。以勞雄兵。乞退其圍。是寡君之幸望也。有穎考叔進曰。陳侯若以親濟難。此諸侯之仁術。愿公許之。鄭伯謂五父曰。煩公子為我致命。若衛勞師。金帛一至。我師便退。奏周王取太子歸國。然後遣使備禮迎婚。五父謝鄭伯歸。見陳侯。具說前事。陳侯即遣使來見衛侯。

道重以金帛爲鄭勞軍以解重圍衛侯使大夫韓一
忠奉金帛十車出城勞軍鄭伯以禮待之是日班師
隨卽朝周周桓王問伐衛之勝負鄭伯曰賴聖主威
福一戰敗衛衛有謝罪之表隨陳以上然陳侯曾許
婚於臣長子忽今忽質在王朝請王赦歸以成婚然
後復入朝侍質王曰男室女家皆要及時卿旣欲遣
子親禮之當然卽賜太子黃金彩帛遣歸迎親

批 借肉結局

鄭莊公祖宮太演武

鄭伯父子謝恩出朝周公黑肩奏曰我王差矣昔者

批言及臣信
 先王欲奪鄭伯政權。鄭伯要君。然後群臣議以周鄭
 交質。所以制鄭之好也。今王放鄭太子歸。却似魚脫
 旱穴。鳥離樊籠。再不入質也。王曰：悔不可追。周公曰
 許侯即許莊公也兩歲失朝。王詔鄭伯征之。以魯侯
 齊侯副之。防其軍務。鄭伯伐許入朝。則無奸心。如得
 勝不朝。王可以此為辭。即奪鄭伯之政。以免後患。王
 准奏。遣使令鄭伯征許。又遣使令魯隱公齊僖公防
 鄭異謀。使者乍投至。鄭鄭伯正許。又遣使令使者至。
 鄭伯接旨。次日會諸將曰：天子詔寡人將兵伐許。而
 使齊魯二侯副之。中有異議。今日我操兵於大宮。鄭

部伍
嚴明
旌旗
明燦

祖廟也。之前欲盛陳軍伍。以耀威于二侯。汝等務宜
兵戈利銳。盔甲鮮明。各逞威能。故違令者。要斬。諸將
唯唯而退。俱各披掛。分爲四隊。第一隊。青年將官。頭
戴金盔。身貫銀鎧。蓋紅袍。繫玉帶。左霜刀。右弓箭。殊
唇漆髮。目秀眉清。乃鄭伯公子。公子曼伯也。掛前部
先鋒之印。大將軍。穎考叔。副之。引兵五千屯于前。第
二隊。老成將官。頭頂鳳翅盔。身貫魚鱗鎧。披綠袍。繫
犀帶。左按開山斧。右拴縛將條。揚眉怒目。嚼齒咬牙。
乃大夫原繁。字公簡。掛左翼將軍之印。公子元副
之。引兵五千屯于左。第三隊。折衝將軍。頭戴鐵兜鍪。

身貫鎖子甲。蓋絳紅袍。繫獅蠻帶。左按方天戟。右懸流星鎚。威搖山岳。氣吞虎狼。乃下大夫公孫闕。字于都。掛右翼將軍之印。太子忽副之。引兵五千屯于右。第四隊謀畧將軍。頭戴嵌珠盔。身貫浮金鎧。披碧雲袍。繫穿虹帶。左揮羽扇。右橫寶刀。心胸磊落。智畧宏高。乃上大夫公子呂。字子封。掛都督諸軍運籌元帥後隊保駕大將軍之印。以右大夫瑕叔盈副之。引兵五千屯於後。諸軍共有一十六萬。大將四百餘員。分爲四隊。列在大宮場前。湏臾齊魯二侯來至。鄭伯宴之於宮前殿。酒至數巡。鄭伯傳令謂諸將曰。往者西

一局
面打
得妙
勢

戎所進鐵弓一把勁有三百餘斤。今立標的于場前。有能挽此弓。連中三箭于的。以助齊魯二侯之樂者。賞車一乘。四隊之兵。各列陣勢。旌旗彩彩。金鼓闐闐。道尤未了。右軍隊中突出。一員大將官紅袍金鎧氣宇軒軒。衆爭視之。乃公子子元也。元出場中。奮起神威。雙手挽弓。望標柱單發三矢。皆中。衆軍齊聲喝采。金鼓交鳴。正欲升車謝賜。前隊軍中。捨出一員大將。手神慷慨。勇力驍雄。大叫曰。且留車與我。留車與我。視之。乃副先鋒穎考叔也。考叔走入場中曰。雙手挽弓。何足爲能。乃逞身展臂。左手伸弓。右手架箭。連發

愈出愈奇

三矢齊中標的。衆聲喝采。鼓樂懽騰。考叔放弓升車。右隊中衝出一員將官。厲聲大叫。顛考叔勿得乘車。且放等我來。射箭衆人視之。乃右翼將軍公孫子都也。子都尚未曾架弓。考叔乃挾鞞以定。子都拔戟以逐之。考叔取車輓亂抵。二人幾至交爭。鄭伯望見。叱召二人至宮庭。喻之曰。今日寡人練兵。伐許。姑試汝等之能。何惜一乘之車乎。遂命各賜良車一乘。復以鐵弓賞考叔。齊魯二公見鄭兵勇猛。咸側目相駭。是自大兵前來伐許。許本小國也。聞鄭兵臨城。許侯莊公也。不敢出戰。乃命軍民雜力置木柵以蔽城池。鄭

兵前鋒。公子曼伯也。命一卒持一束薪。是夜焚木柵。而攻城。火光連天。喊聲大作。許人怯無戰心。皆奔入城。穎考叔乃取鄭伯之旗先登許。城麾而呼之曰。鄭伯登城。諸軍齊登。公孫子都乃怨考叔奪車之故。在火光中。見考叔登城。乃拈弓發矢。默射考叔。考叔中箭墜城而死。鄭伯亦不知。為子都謀也。許城既陷。許侯從北門走出投衛。衛侯曰。我國初被鄭伐。不能容汝。汝可奔宋。許侯復奔宋。鄭伯與齊魯二侯入許。收軍已失。考叔鄭伯大哭。謂一侯曰。穎考叔乃勇而忠。純而孝者也。一羨而悟。寡人之天性。今從征而喪于

陣是以哭之乃命設酒餼親為製文祭於軍前其詞

曰批這結局涼寫生氣

嗚呼考叔天縱其純事母以孝

報國以忠動全禮樂戰備折衝

正茲謀翼云胡遽終既痛我曲

復慘我容聊奠清漿以盡我衷

嗚呼此恨其何能窮

假仁祭畢鄭伯詢許侯許之文武奏曰已奔宋矣鄭伯謂

假義二侯曰舉廢國繼絕世此天子之事共具表以奏於

天子發落使者星夜來周見天子天子下詔令鄭伯

立許新君。移兵伐宋。回朝。三侯共議。令許大夫百里大夫名奉許侯之弟。許叔立為諸侯。是日遂發兵伐

宋。三兵殺奔郟而來。郟宋邑名鄭伯取郟之地。送與

魯侯。宋公聞鄭伯至。問群下抵守之策。司馬孔父嘉

奏曰。鄭伯乘得勝之兵。罄國前來。國必空虛。若堅守

不出。遣一大將。統一枝兵。舍枚從間道。取長葛。鄭邑

名鄭兵懼。必回救之。然後我大軍從後襲之。鄭伯可

擒矣。司空華父督奏曰。鄭兵勢如狼虎。我郟已破。不

可遣兵遠出。只宜堅拒。求救於衛。方可免患。孔父嘉

甚爭之。宋公遂命嘉督兵。從間道來攻鄭之長葛。華

計亦老成

父怨嘉之不從已謀。乃默遣使於鄭。見公子馮。宋之
子殤公之姪。乃平王五十一年。奔于鄭者。言孔父嘉

不料

起兵侵鄭之長葛。汝能領兵以擒孔父嘉。我不日謀

汝歸而續位。馮得書。大悅。卽與鄭大夫祝聃謀救長

葛。聃率鄭國留守之兵八千。來至長葛。卦好。遇宋兵

於城下。兩軍相對屯營。孔父嘉悔曰。我料鄭兵不知

防守。今祝聃率兵拒我長葛。又不能取。國家又有大

兵在圍。首尾不救。此事何如。將校蘭仲堪進曰。主公

何懼鄭如虎哉。今鄭之大兵盡在宋境。彼國無甚兵。

但聞我師攻鄭。特率老弱以張兵勢耳。若我師一戰

知彼
知已
戰乃
得勝

雌雄决矣。公使哨馬探其兵勢強弱。哨馬回報。鄭兵盡老弱。不下五千餘人而已。嘉大悅。傳令三軍披掛。夜半劫鄭兵之寨。時當三更。宋兵盡合。枚至鄭寨外。孔父嘉挺鎗而入。只見寨內空虛。寂寂。悄無人聲。嘉引眾兵大喊。殺入轅門外。一聲火炮。四圍殺進。嘉見鄭兵衝突。知陷其計。遂與仲堪。擦命殺出。外營祝聃大喊一聲。手起刀落。仲堪分屍於馬下。嘉急抽回。將盛甲棄於寨內。扮步卒走出。聃始不知。追趕嘉。領敗兵八百餘人。走回見宋公。公大驚無措。鄭兵在外攻城。又急。華父奏曰。喪兵速禍。皆嘉之罪。乞斬嘉以謝。

鄭伯圍可解也。公以嘉為先朝大夫，不忍加誅。群臣咸諫曰：「嘉雖有喪師之咎，其志在於為國，不可加刑。貶謫可也。」忽鄭使至，宋公問其來故。使曰：「鄭伯責公侵長葛之罪，若不出降，來日必破城入朝。寸艸不留，公大驚，不能對。華父大聲曰：『主公不聽臣謀而信孔父，嘉之淺識，今日禍至於此，尚惜一嘉而寧忘國乎？』公默然不語。華父拔衛士之劍，斬孔父，嘉于殿前不知性命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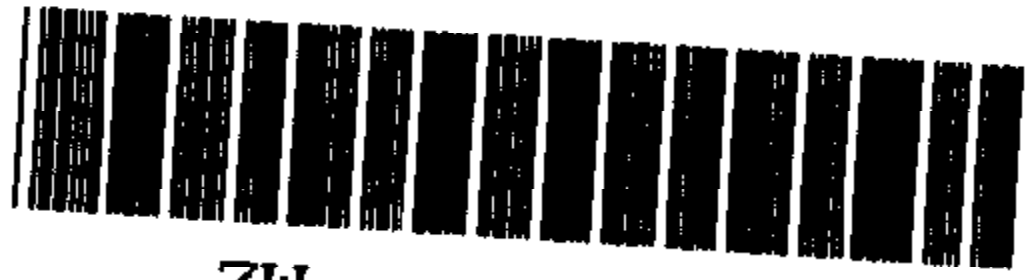
批 督亦擅殺哉

總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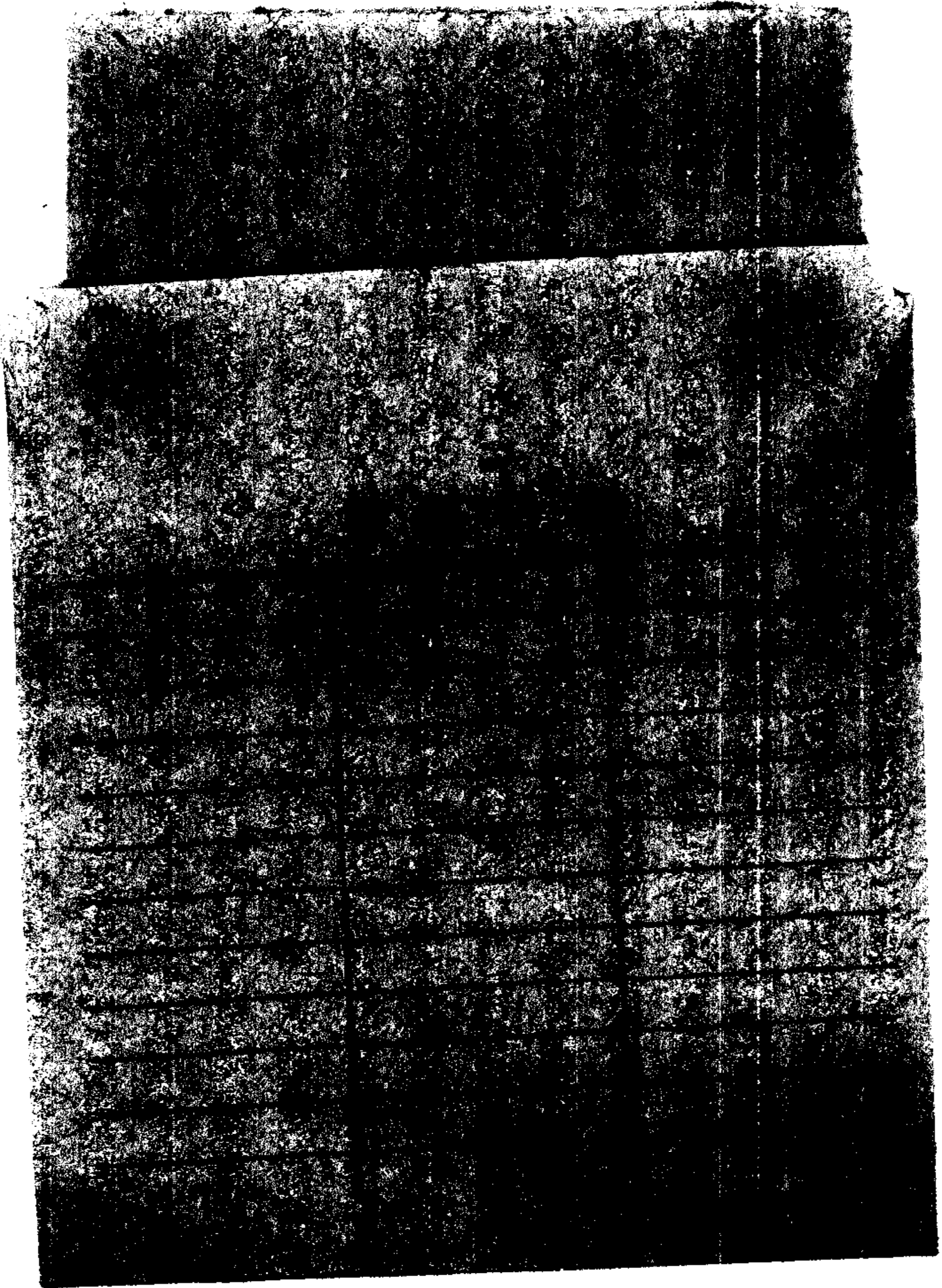
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聖
人可業忠貞大節一為後
世人臣之表敬哉

新鐫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二

1970523



ZW 21101000707209



伯樂相馬





陳交兵大執









齊賢取牧牛過貴

世說新語卷之三





晉書
列傳
卷之三



魯村婦乘羨

社稷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三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僖王元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周鄭大戰於繻葛

華督既斬嘉之首級付鄭使曰讒賊已誅謝罪來日
宋侯親出城勞軍以乞退兵也鄭使出群臣皆側目
相駭華父揚聲曰來早往君臣不出城勞軍任從汝
攻鄭兵遂出朝群臣奏曰華督擅殺大臣有無君之
心請除之宋公含淚問群臣曰此賊欺罔久矣何以

批言及臣志傳
除之群臣曰來日進朝主公傳旨斬華父臣等率城
中軍民與鄭兵一戰雖敗君臣亦死社稷無待束手
受擒公然之群臣退朝有闍人秦炯來報華父華父
大怒乃修書遣人夤夜從城隙中出見鄭伯言來日
殺宋公開城門出降但要立公子馮爲宋後鄭伯大
悅至次早朝門始開文武未集華父率本府校士八
百餘人持戟上殿數宋公罪曰自伊卽位軍旅不息
民不安生我奉三諸侯卽鄭魯齊三侯也之命除汝
立新宋公正欲逃於後宮督投戟以中公腦遂死群
臣聞督弒君正欲率衛士來討督之家人開四門迎

兵入城督出迎三侯於朝群臣只得見鄭伯鄭伯遂
 遣使歸鄭迎宋公子馮歸國三侯共立馮為宋公是
 為宋莊公
 督背賂三侯三侯立督為宋太宰盡取宋
 之帑藏班師三侯歸朝王大宴三侯遣鄭伯歸國王
 問群臣曰此行本欲瞰鄭伯之過而奪政今既討二
 國得勝來朝其事若何群臣咸曰鄭伯奉王命得專
 征伐其勢愈熾今不早除恐後難削王曰彼既有功
 難以為辭周公黑肩進曰臣有一計使鄭伯吞聲受
 伐以免諸侯見忌之心王問其計若何周公曰昔者
 先王武王會以原温名邑以下十二邑之田十二邑盈
温源以樊

溫邨賢弟句盟州以賜蘇忿生為采邑 蘇忿生周武王時司寇官

經饋懷十一邑

也。後忿生叛此田今為比邊曠土朝廷屢欲取之。北夷霸占不能恢復。王明日遣使賫詔賜鄭伯十二邑之田地以賞征伐之功。鄭伯受之則上表謝賜待彼將營此田自要與北夷爭鋒我得乘間觀其勝負就中取事彼若知而不受必怒不上謝表然後王下詔率列侯之兵共伐鄭伯不恭之罪。鄭伯受伐者無辭列侯起兵者有義一舉而兩得矣。王大悅即遣使賫詔往鄭伯謝恩厚禮遣歸。群下聞王賜十二邑之田咸皆稱賀。獨上大夫公子呂曰此田非欲賞明公

聖天子
乃被
以
褒
勳
耶

之勞特釣我國之禍也。鄭伯問其由。子封曰。臣聞此
十二邑。乃成王時封蘇忿生之采邑。忿生叛。此田沒
於北夷。朝廷屢不能取。明公秉國之政。豈非不知此
事耶。鄭公默思良久曰。誠有是也。子封又曰。天子本
欲奪明公國。政難以爲辭。故將此田賜明公。彰厚寵
以欺列侯。公如取之。則自要與北夷動戰。如其不受
是。又得不恭之罪。必加征討。此周王將無取有之計。
明公何不審耶。鄭伯大聲曰。無子封。幾入周君臣之
套也。然則今日之處若何。子封曰。姑申謝表。然後遣
使與北夷取之。北夷不還。然後上表辭還。庶幾兩處

打言及目示作

跳出

不失。鄭伯然之。遂裁謝表以上。遣使往北夷取田。北夷主懼鄭伯之威。遣使奉十二邑疆界而來。鄭伯厚謝遣歸。却說天子設朝。聞鄭伯取十二邑之田。不片言而得。乃問于周公。周公曰。王可遣使告。鄭伯曰。鄭之於周。兄弟之國。比仲兄弟也。國家祀事與朕一同。欲求鄭之鄔劉。為邦。鄭之曰。邑名。四邑歸周。以供祭祀。鄭伯必不肯奉。然後會列侯之兵。討其不供祖祀之罪可也。王喜。遣使以往。鄭告曰。天子以周鄭同宗。今見賢伯十二邑田。國家供祀田少。欲求汝鄔劉。為邦之田。以助祭祀。不知賢伯何如。鄭伯曰。容商議使。

一計 又生

又是一局

者出。伯問于群。下子封曰。此削政之意明矣。伯曰。然則奉田以上。何如。子封曰。不可。割田不已。必至削政。削政不已。必至滅國。明公但舍其大。績舉政。歸朝退守。諸侯之職。可也。如其不然。必拒命而後可。太子忽進曰。我父為國家征。宋伐許。結怨於隣國。一旦解國大柄。則諸侯之兵。畢集鄭。不保矣。寧上表辭田。如天子必欲取之。則棄臣節而拒命。庶幾不失為霸國也。伯然之。上表入朝。辭田。天子與群臣商議。周公曰。王可即此事為辭。傳詔于列侯。命會兵於緡葛。鄭之地也。以伐鄭。伯不供之罪。王命虢公林父為先鋒。蔡

侯衛侯副之。周公黑肩為左翼陳侯副之。王親率大
 軍於後。殺入鄭來。鄭之繻葛成卒馳報於鄭伯。鄭伯
 聞之。問子封計。子封曰。事到如今。不得不為公當率
 兵以拒之。鄭伯即令公子元為左翼。曼伯為右翼。
 祭仲為先鋒。出城三十里下寨。次日鄭伯列開陣勢。
 見周陣黃旗開處。一將當先。狼腰虎背。面中鑿金圓睛。
 手輪剛刀。大聲罵鄭寤生。背祖宗。違王命之賊。何不
 下馬受縛。尚敢興兵來拒。鄭伯橫鎗勒馬。舉目視之。
 乃王上卿號公林父也。正答應間。鄭太子忽曰。不斬
 蛟龍浪滅蝦族。何益望桓王中軍殺來。王兵既奔。號

何等軒昂竟尔表三

天厭
周德
與爭
何益

公抽馬便回保駕。鄭之大兵搶上公子曼伯持戟望
號公背後一刺號公落馬。太子忽拔刀便砍。周公黑
肩救起。望西而走。鄭兵四圍桓王。桓王不能出。從馬
上手舞雙刀力敵四將。忽子元曼伯。鄭將祝聃拈弓
搭箭望王左肩射中一矢。王倒墜馬下。聃將近前斬
之。鄭伯大叫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且
勿動手。遂令鳴金收軍。周兵始救得天子回寨。是夜
鄭伯遣大夫祭仲子。周寨中問王安否。周公懼。鄭兵
復至。遂拔寨逃回。鄭兵雖勝。然鄭伯恐得弑君之罪。
彭於列侯。故亦不追趕矣。

批言列國志傳 卷之八十二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批

綱常得此悲哉

君臣大義死無仇

鄭伯如何敢拒周

敗後徒興安否問。

春秋首惡抗王侯

又東屏先生一絕云

繻葛風高滾戰塵

鄭莊初動抗王兵。

勁弓偏射周王駕

戰捷何謙不上人。

桓王既敗兵回。憂憤成疾。問群臣曰。吾承先王之統

不能匡扶諸侯。反見辱於鄭。卿等為朕謀計。以雪朕

恥。群臣咸進曰。陛下善養聖躬。鄭不足憂。虢公林父

曰。當今諸侯惟齊最強。齊與鄭伯善。王請差使徵齊。

解語

兵伐鄭齊不忍加兵於鄭必率鄭來朝倘齊鄭相持
為強然後下詔大會天下諸侯將齊鄭兩滅之可免
後患王遣使往齊徵兵伐鄭

鄭太子救齊辭偶

王使到齊僖公曰鄭與齊本相善之國焉能背義而
相併如其不伐又抗王命乃謝王使曰為我辭王不
日我將率鄭伯歸朝待罪矣使者出公正欲遣人會
鄭伯歸朝之議忽哨馬報曰今有北夷大良小良一
胡主名率戎卒十二萬奔臨淄齊地名而來望我王
早賜定奪齊侯問群下戰守之策大夫閻仲宣曰戎

兵連禍結成德體

寔偏 如此 與鄭 爭此 土地

自 得 得

北言反匡志傳 卷之三
 人驍悍難敵况天子以齊兵伐鄭明公可速求救兵
 於鄭使其為前鋒我會魯衛之兵以繼之戎必破矣
 然後可與魯衛二侯共勸鄭朝周庶幾兩得矣齊侯
 然之遣使于三國求救一使直投鄭來見鄭伯具其
 事以告鄭伯曰齊有難鄭不可不救乃令太子忽率
 兵二萬祭仲副之前往救齊太子引兵至齊境下寨
 便欲進兵祭仲曰戎卒氣銳不可輕進俟諸侯兵集
 然後交鋒至次日齊使來報曰衛魯之兵各屯於齊
 城乞太子之兵先進以王國為犄角之勢戎可退矣
 太子忽問祭仲計祭仲曰諸侯救齊惟我兵氣最盛

勢乃
破竹

可令魯衛挑戰。戎必拔寨出敵。然後我之大兵襲其
後。功在我矣。太子乃遣使告魯衛。挑戰明日。魯公子
五父、衛大夫羊肩、二人果引兵挑戰。戎主大良、小良
引兵出敵。鬪上十合。齊魯之兵大敗。大良、小良拔寨
而追。鄭兵遙見戎兵出寨，乃振鼓從寨後殺入，奪却
兵器糧料。戎卒急追大良、小良，回兵救寨。鄭兵伏為
四隊，戎人有勇無謀，乃望本寨殺入。鄭兵雲合，將二
良斬於馬下，盡擄戎之旗鼓而獻。齊侯、齊侯聞鄭得
勝，喜不自勝，乃開鄭門以迎諸侯之兵。謝曰：遠勞跋
跡，孤之罪也。諸侯曰：與鄰國禦夷，中華之禮，何勞之

杜言反臣三在

言齊 何叙 宜忽

有齊侯設犬宴於昭勳殿以待三人謂華父曰魯乃
 周禮齊萃之國煩大夫謂我聚賓羽父曰魯衛鄭雖
 皆同姬姓然鄭乃伯爵若以朝禮享之魯當居右衛
 居次鄭班在三太子忽恃有大功於齊及宴乃居下
 位甚有不忿之色酒至數巡齊侯起曰天子分茅錫
 土於諸侯諸侯所以供貢朝儀禮也往歲天子欲削
 鄭政以致君臣交戰此非先王命土分侯之意今孤
 與二大夫勸鄭伯歸朝奏天子原其前罪遂合君臣
 之好公等何如羽父與孺羊肩對曰明公所推不失
 君臣之體極為盛德事也太子忽起辭曰今在家尊

先王命而
入人
之國
亦
也

小子不敢專齊侯曰此言是也約再日請會鄭伯商
議酒罷各請回國相送出城閭仲宣告齊侯曰鄭太
子有大功于我而魯大夫黜其下位心見其有不忿
之色請以明公公主以妻太子結成二國之好庶幾
不速怨於隣國齊侯遂命仲宣往見忽時忽歸寨正
怨羽父慢已於下位欲率兵攻羽父祭仲曰不可姑
容歸國圖之言未訖仲宣至告曰寡君以太子保全
齊國無所申敬故以幼女侍巾於殿下因義而結親
也太子辭曰人各有偶齊大鄭小非吾偶也况吾奉
父命以救齊國之急若受室而歸是私婚也大夫為

雖辭畢竟以此罷兵

我謝齊侯是不敢奉命耳。仲宣出祭。仲曰：汝之弟兄衆多，庶母專權，汝不娶大國為妻，日後爭長，以誰為倚？忽曰：國家立嫡以長，豈有是事？不聽。少頃，齊仲宣復來祭。仲曰：如齊使來，公可諾之。忽曰：然。及宣至，曰：寡君特以太子辭婚，不敢強命。特奉金帛各五車，聊資軍餉之萬一耳。忽辭而不受。宣再三勸納，太子受其禮。次日，謝齊侯而歸。見鄭伯，言魯羽父簡慢鄭國之故。鄭伯怒曰：羽父辱我，太甚。鄭雖伯爵功高，魯衛何得班我兒於下位？子封曰：天子欲削鄭土，皆魯之君臣為其設計。今若乘此慢鄭之故，加兵於魯，魯破

鄭兵所向無前

下卷

天子孤立諸侯必相率朝鄭鄭之霸業成矣鄭伯遂
 令忽領三萬精兵伐魯忽領兵屯於郎魯之地名邾
 說魯聞鄭兵犯境魯侯乃奏天子欲以王師拒鄭時
 桓王憂疾聞鄭伐魯乃長嘆齊侯不能率鄭以朝反
 教鄭攻魯此列國逞強王綱愈弱其疾愈篤是夕宣
 周公虢公受遺託謂曰長子佗能治國務不待朕慮
 然次子克年雖幼小聰明愛敬朕鍾愛之朕沒煩公
 保護之二公頓首曰奉旨是夕王崩在位一十三年
 時春三月乙未也群臣乃奉太子佗立是為莊王
 鄭祭仲殺婿逐君

辭令
取品

新纂
而

莊王卽位設朝謂群臣曰鄭今加兵於魯必欺寡人
 初立不能救魯故也寡人欲率大軍救魯卿等何如
 周公號公皆曰王如親征可寒鄭兵之膽矣獨大夫
 辛伯諫曰我王初立不可用兵生怨于民王必欲救
 魯之急下詔徵諸侯之兵可也莊王猶豫問忽魯使
 報到曰鄭伯已抽回矣王問其故使者曰鄭伯將死
 有書追太子忽卽傳位是以抽兵王曰既如此可遣
 兵追之辛伯又曰臣聞鄭伯內寵多妬其公子突乃
 雍姬所生常有殺忽之意今忽獨恃祭仲專權所以
 得立王如遣一人告仲令逐忽立突使其內自相攻

擊然後起王師以伐之。鄭必破矣。莊王信其說，止不
知立。忽立突乃一面差人往鄭，密審虛實，却說太子
忽得父之書，密密班師而歸。時父疾將革，遂入寢室
見鄭伯。鄭伯謂忽曰：我國雖褊小，東征西伐，諸侯咸
服，惟失臣職之事。今我沒後，汝善事鄰國和愛弟兄，
量度以漸朝。周使不失諸侯之位，可也。忽問曰：父王
晏駕之後，國家大臣誰可任事？鄭伯曰：高渠彌可任。
上卿之職，其餘祭仲子封原，繁一班兒皆可預政。言
訖而終。忽即位，是為鄭昭公。昭公設朝，祭仲子封原
繁皆進職一級。惟高渠彌不拜，為卿。衆臣進曰：先君

梁
後無
原庶

此句亦承得來

起處在此

曾有遺詔進渠彌為卿明公罷其詔是忤父之政而蓄怨於大臣也昭公乃勉強拜彌為卿彌雖謝恩心甚怨之鄰國咸來稱賀昭公謂祭仲曰鄰國來賀孤即位者惟宋乃舅氏之國昭公庶母宋莊公之族文故鄭公亦曰舅氏不可失禮卿宜為孤使宋以報禮馬祭仲受命往宋未至時周莊王先遣人逆書告莊公執祭仲而立鄭公子突宋莊公甚喜周使出祭仲至曰寡君遣臣謝賀公曰鄭新君是誰仲曰先君長子忽也宋公怒曰何為不立吾甥突也仲曰立忽以長故也公曰孤聞忽乃鄧女所生吾宋大邦之甥不

呼句
合蓋

立而立鄙人所生之子也。此無他，皆汝匹夫所謀也。遂命推仲斬之，然後動兵逐忽。立突，仲惶恐曰：「不必斬。臣但得明公詐書會忽於宋鄭境中，臣請奉突而立之。」莊公聽其計，遣仲歸，且誡曰：「汝歸，不逐忽而立突，吾必舉兵至鄭，滅汝之族矣。」仲唯唯而退。既歸，見昭公，公問曰：「宋公會道甚來？」仲曰：「宋公聞主公即位，甚喜，但令臣帶回書一封，在王公可自覽之。」昭公覽罷，曰：「原來宋侯約本月欲與孤會獵于境也。孤欲不往，是示怯于鄰國，傳令大治車駕，甚陳文武，出與宋侯會獵。」昭公方出城五十里，祭仲潛入城，奉公子

詔般

突即位詐頒雍妃之詔曰雍妃突之母雍姑即宋女

也鄭忽不德初踐位即狩獵勞民不稱先君之望今

共群臣議廢忽而立突為鄭侯昭公在外聞內變便

旋車駕時祭仲使衛卒堅閉四門昭公怒正欲攻城

祭仲使人於城西南虛張旗幟鳴金振鼓以稱宋人

攻昭公昭公聞之懼遂棄文武單騎奔衛仲開城門

與群臣入群臣不知其為詐俱信是雍氏之詔皆朝

突為鄭伯是為厲公祭仲即以厲公為已所立乃傲

慢朝廷厲公不悅祭仲之婿姓雍名糾字伯合

時為內侍常然然伯合不遷已官在厲公傍見公

魂究

世間
有此
女子

典老
宴商
謙

有憂色進曰明公若有不豫色莫非為上卿祭仲手
 公愕然曰卿何以知之糾曰臣適見祭仲入朝有傲
 慢主公之禮小臣甚不忿之公曰卿既知此為孤處
 之糾曰此誠易事祭仲乃臣之妻父是月十五乃仲
 之誕臣置醢于酒中奉壽則不血刃而仲受戮矣公
 曰汝既是仲婿何忍毒彼糾曰臣荷先君職居下僚
 今仲執政但他門下之人皆得進職加官不擢臣居
 上職是以怨之公曰如此卿能除仲即拜卿為大夫
 糾謝歸家謂妻祭氏曰你父居權要鄭伯惡其專政
 令吾於是月十五謀你父你意何如祭氏曰婦人之

批語列國士之傳

卷之三

法語

道適人從夫。何敢拒命。糾大喜。至朝乃與妻同至。仲
 府賀壽。祭氏先歸。問母親曰。婦人之道。父夫二者。其
 孰更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皆可嫁也。惟父獨一人而
 已。女曰。然則父親于夫也。言未訖。雙眼淚下。其母曰
 此為何祭氏。盡以糾將殺仲之故。告之。其妻告於仲。
 仲大怒。及糾至。將上賀。仲接酒。潑地。火光焰裂。遂命
 家人捉而斬之。後人有詩為證云。

批 玩弄國君于股掌之上。可笑。

由來男子本剛強 謀反婦人遂不臧
 雍糾斗刃難料此 致成事敗與身亡

祭仲即斬雍糾以其屍暴于周池水名也率家臣數

百人持戟入朝近臣知其事以告厲公厲公曰雍糾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遂從北門出奔蔡祭仲仗劍入

宮聞厲公出奔乃率群臣迎昭公歸國

齊襄公戲妹陷彭生

昭公既歸復位亦知先為祭仲所賣將欲殺之懷其

有迎已復位之功亦置而不問乃問群臣曰今鄭因

國家不幸弟兄相殘遂舍周魯之戰今孤欲率兵伐

魯以攻周以繼先君之志何如子封曰內難不靖而

欲外攘此速亡之兆也今明公內有兄弟相如不安

舉兵遠出臣不知計將安出依臣愚見今周公黑肩專政莫若遣使厚賂黑肩使阻周政周不加兵魯亦習戰然後我得內治候在國安兵盛量時而舉無不克矣昭公依子封之奏取金帛遣使於周見黑肩黑肩得鄭之賂次日進朝言于莊王曰今周與鄭連歲交兵兵疲國虛卒無所益據臣庸見莫若罷兵息民垂拱以安國王曰鄭國弟兄相攻一加兵卽滅其社稷正其時也冢宰何爲又言罷兵肩曰鄭雖有內難然其帶甲百萬戰將雄多加以子封祭仲運籌於內臣以征鄭之兵勝負未卜反招天下諸侯叛周之心

弟克
兄
突
有

王孰慮之王曰此非朕與卿二人所能遠料姑容明日與群臣議之肩退朝于午門外遇桓王之弟名克字子儀儀曰冢宰何退朝之晚肩具其事以告子儀遂携肩手進于肩府中二人坐定肩屏退左右告子儀曰先王親愛殿下臨崩曾託肩傳位之事今觀汝兄王行移無復有傳汝之意此肩不能贊助所以負愧于先王也克曰然則冢宰望爲區處肩但目視子儀數次子儀知其意告別而出大夫辛伯見子儀從肩府中出乃會其意輒入朝見王奏周公黑肩與御弟克謀反王令辛伯率衛士五千伏於殿陛次早黑

批評列國志傳

三

十四

肩果挾短劍入朝奏王罷兵之事。王復以前議告之。
 言至日昏群臣皆退。惟肩不出。王將退朝。肩隨王入
 官。言稱進諫。其實欲刺莊王。莊王見其將近。大聲曰
 冢宰欲逼寡人耶。伏卒齊起。辛伯挺劍碎肩之首於
 後宮。搜其懷果有短劍。遂請王命率衛士來捕子儀。
 子儀聞事發。乃奔于燕。莊王既誅黑肩。自嘆曰。先王
 迹息澤竭。故吾兄弟尚且自相攻擊。况可以罪責他
 人乎。乃召魯。桓公曰。周綱不正。弟兄相攻。本欲興兵
 伐鄭。雪恥。奈國家多故。不能區處。寡人欲息此刀兵。
 惟齊侯可以服鄭。汝乃齊侯之妹夫。可代寡人往會。

只星 一角 一光 與的

有柄 王兄 弟政 變奇 將身 將身

齊以圖焉。桓公受命歸國。與夫人文姜。文姜齊僖公之女。襄公之妹。嫁與魯莊公也。商議往齊。文姜曰。齊

父母之邦。妾願同往。大夫申繻諫曰。女有室。男有家。無柙瀆瀆則亂也。女子父母在則歸寧。今夫人父母既歿。不可往。齊文姜不聽。堅意欲往。桓公不禁。遂與同往。至於濼。齊之地名。齊僖公已死。襄公嗣位。襄公

各儲兒。聞桓公與文姜同至。遂遠迎入城。宴其夫婦於清光臺。酒中。襄公見文姜桃腮杏臉。眼去眉來。遂起奸淫之心。矚其起身更衣。遂踵其後。以拽其衣。文姜曰。兄妹之禮。不當近褻。襄公不顧廉耻。遂因而淫。

之。襄公恐桓公所覺，乃與之出獵于齊園。使公子彭生弑於園中。是日齊人整隊伍獵于園中。是日隨行，只見山明水秀，草木蒼蒼，麋鹿交戲，鴛鴦爭飛。齊襄謂魯桓曰：「明公之園曾有此樂乎？」魯桓曰：「敝邑之園狹隘，雖有鳥獸之往來，亦無草木之鬱茂。」齊襄乃停驂而吟詩云：

苑園春晴鳥雀喧。

山光呈翠水聲湲。

依人麋鹿相忘慮。

回視文王共輜輶。

魯桓聞其語，韻清曉，亦在馬上口占一律以寫其景云：草木交枝生意濃。猴猿連臂笑東風。

蒼蒼苑囿春如許。

皆在賢侯憫隱中。

吟罷齊襄於馬上歛手謝曰。承譽太過。何德敢當。言訖。只見山背後一群小雉。錦羽相戲。齊襄顧謂魯桓曰。君試看孤發矢。取第三箇雄雉耳。乃拈弓搭箭。弦響處。五色離披。倒翻于青草坡邊。眾從者喝采一聲。魯桓稱賞。須臾間。石泉澗下古檜林中。群猿連臂下飲。齊襄顧謂齊襄曰。君試看孤投鎗。取第四箇猿耳。言罷。躍馬橫鎗。正欲跳澗投猿。早不知公子彭生伏劍伏於蘆葦深處。乃大喊一聲。從後斬桓公於馬下。襄公佯作奸細。所刺詐哭而歸。魯之從卒咸見彭生。

批詞列國志傳

三二

所弒乃奔歸魯。魯告諸大夫。大夫申繻聞其事。卽奉公子同卽位。是爲魯莊公。莊公卽位。乃欲舉兵伐齊。申繻曰。齊強魯弱。不敵明矣。只遣使問罪。如其不服。然後率諸侯之兵而討之。此勝勢在我矣。於是遣使往齊。告齊襄公曰。寡君奉王命至齊。賊子彭生。輒弒之。不知其君命之乎。敬請其故。然後動兵。問罪。齊襄公事露。謂魯使曰。其實彭生之奸。孤不知也。乃誘彭生入朝。生以爲當已之功。速趨于朝。襄公不容其訴。出。事根故。大聲曰。彭生弒魯公。左右爲我斬之。左右拔劍來斬。彭生不知性命如何。

日閱

批子如入彀中。彀氣平。偏喜是奪目。
齊襄公貝丘遇怪

襄公喝令斬彭生。彭生欲訴其教已之故。則頭早落于地矣。襄其首更備金帛數車。遣使謝魯。其罪一歸于彭生。自是文姜不歸魯。魯日與齊襄飲宴。淫亂國人作詩以譏之曰。

南山崔崔

有狐綏綏

魯道蕩蕩

齊子由歸

既又歸止

曷又懷止

後人有詩曾譏魯桓公云

男女閭門最要珍

魯桓何事與同行

愠而不然

當時若聽申繻諫 不許匹軀亂紀人

一日齊襄與文姜宴於御花苑大夫連稱管至南三

大夫相率上表諫齊襄不宜留文姜在齊齊襄怒貶

二人往戍葵丘齊之地名此誠之曰今瓜熟之時而

戊明年瓜熟方喚汝回二人即日便往葵丘自是國

中無人敢諫者文姜曰我先君奉王命至齊所以欲

君和鄭也今先君卒于國而鄭又不和妾終年在齊

與君作樂非惟得罪於先君如王知之君亦何安齊

襄悟將往鄭說鄭伯朝周忽鄭使至曰鄭國上卿高

渠彌弑鄭伯群臣今立忽之幼弟子亶將欲立之

嬌作

會盟於首止。齊地名齊襄大怒曰：忽為鄭之長子，奸

臣敢為無禮，以殺之。遂回書許子亶之會，命石之紛

孟陽二將名引兵五千，伏於首止。以聽行，移至期，子

亶與高渠彌等相從至首止。見襄公曰：敝邑與齊乃

唇齒之國，今亶新立，不敢自私。故會明公，以尋舊好。

齊襄問曰：允兄因甚而殂？子亶曰：因病而死。齊襄怒

曰：匹夫無故，使賊臣弑君，焉敢瞞我。遂命孟陽於座

上擒子亶。子亶驚曰：非孤之罪。乃上卿高渠彌也。渠

彌見事發，遂奔歸。不上三里路，逢石之紛，擒見襄公。

襄公命斬子亶於桎，車裂渠彌之屍。謂鄭之從謂曰：

快

亂注
繼攝

可歸迎公子突復位否我必來征鄭卒歸告祭仲祭

仲自思突乃是吾逐出蔡今若再迎而立恐其害已

不如立子儀為君以塞其禍子儀鄭莊公之幼子遂

立子儀厲公即公子突也在蔡聞子疊被齊人所殺

祭仲立子儀欲歸爭位遂入櫟鄭邑名櫟之大夫檀

伯堅拒城門而不納櫟城百姓自相謂曰舊君將入

大夫何為而不納遂殺檀伯開城門鼓舞拜迎於道

路我等願奉公入鄭正位幾奸臣以洩舊恨厲公見

百姓戴服將謀入鄭祭仲聞之急使大夫傅瑕領五

千甲兵屯於大陵鄭地名以拒厲公時無兵只得暫

居於櫟。百姓勸其養兵蓄糧。俟時而動。却說連稱管
至甫戍在葵丘。及一年襄公全不遣人代之。二人怒
而相謂曰。齊君不納我等之諫。反遠貶出戍。既約及
瓜。而代今瓜熟。而代者不至。今不預爲保身之計。禍
將及矣。至甫曰。然則如何稱曰。吾聞公孫無知。乃齊
侯之從弟。先公在謂僖公也。時嘗愛惜之。今齊侯滅
其祿爵。無知甚然。不如遣人謀於無知。弒齊侯。立其
爲君。則我等富貴。豈不久哉。至甫然之。曰。他人耳目
長。不可輕洩。非親往。其事不成。至甫遂從夜逃。歸見
公孫無知。無知延入。問曰。公戍葵丘。何以至此。至甫

請屏左右告曰齊侯失德淫乎其妹而弑魯桓公鄰國聞之不日齊爲坵墟矣公子念先君鍾愛之恩保全社稷宜除無道踐其大位交睦諸侯豈不美哉無知默然良久曰此吾志也奈無與所謀之人至甫曰良臣擇主良禽擇木公能有志以成其事臣請任其謀無知問其計甫曰昔者先君嘗於春秋狩於田野以省耕省斂此禮齊廢久矣公子來日上表令其修先王之政秋獵于田齊侯從而出狩伏兵郭外待其歸而殺之大事成矣無知然之匿至甫於家次日無知告襄公曰臣聞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那時
又是
一番
高處

給此先王之政。古今之通義。今此政齊廢久矣。而民間田野不闢。詞訟日繁。乃國家大弊。兄侯能修此政。出狩則民殷國富。鄰國愈加敬畏也。襄公然之。遂命整駕出狩。忽一人自外而入曰：不可出狩。車駕若出，勞民傷財。況且列國刀兵滾滾，恐搆奸細。小人公視之，乃大夫鮑敬叔。之後姓鮑名叔牙，見為公子小白。襄公小弟太傅公叱之曰：出狩乃為政急務，何勞民之有不聽？叔牙退朝與友人管夷吾曰：齊侯政令無常，使民慢易，今不早去，國將亡矣。管仲然之。叔牙遂奉公子小白。即齊桓公出奔於莒。莒小國名在齊

都南三百里卽今山東青州府營縣管仲召忽時爲

子糾之傳聞其說亦奉糾奔於魯管仲字夷吾穎上

卽今河南府穎陽縣是也人少與叔牙相善同賈分

金仲家貧叔牙常多與之故二人智慮相同次日襄

公率文武從駕遊于姑焚齊之地名也轉獵于貝丘

亦齊地名時秋末冬初寒威乍作黃葉分飛襄公在

馬上見楓林似染衰草連天遂披襟感興而賦之曰

秋光暮兮楓葉翻寒威作兮露正漫青烟凝翠兮

光景盤桓

因見田疇廣闊百姓衆多又賦之曰

田疇辟兮疆界實。鷄犬聞兮生齒繁。千乘之國兮
我獨奠安。

歌畢寒風颼颼。日色慘淡。行過樹林密處。忽見犬豕
橫擁于馬前。公在馬上呼左右曰。何不爲我射此豕
乎。左右舉目視之。告公曰。非豕也。乃公子彭生跳梁
於道上。襄公怒曰。白日青天。怪從何出。遂發矢以射
之。豕作人啼曰。公淫妹而駕禍於我。流祿將終。尚發
矢以投我乎。言訖不見。襄公大懼。倒翻於馬下。口吐
鮮血。不省人事。左右扶歸。不知性命如何。

批 白日裏見性

齊召忽從主死節

襄公車駕回至東門管至甫伏兵一起刺襄公死於車中連稱亦歸奉無知而立之群臣不朝有一人挺劍而入數無知之罪曰汝弑君之賊焉能主齊社稷吾奉內宮言是襄公夫人之吉之吉斬汝逆賊別立新君無知正欲奔走其頭隨劍落於殿下衆視之斬無知者乃中軍大夫雍廩也至甫連稱見事發出走於外魯莊公聞齊國大亂無君謂公子糾曰汝兄既死無知亦亡公子盍往而正大位糾曰無一旅之師何能興國莊公曰孤助公子精兵五千命召忽管仲

傳頌 信乎 快

遂汝歸國糾遂謝而出魯至中途納城震天旌旗遮

日忽人報莒人與鮑叔牙奉公子小白歸也管仲告

論正

糾曰小白將先入齊仲請分兵從間道以阻之糾許

仲從山陰後抄出以精兵遮道謂小白曰我主見也

汝弟也烏得爭先奪位遂拈弓搭箭直射小白小白

馬上翻身一閃其箭正中玉帶之鈎白遂收其箭以

囊之莒人奄至管仲不能抵阻大夫雍廩開城門接

小白入城群臣奉其即位是為齊桓公糾與管

仲攻城不下乃回魯請益兵甲來爭位桓公即位以

賞功罰罪陞雍廩為上大夫問群臣曰公子糾在魯

批詞列國志卷四
孤之寢食不安。此事若何。鮑叔牙進曰。臣請得精兵
五千於魯。說魯以殺糾。如其不然。臣願生擒糾於魯
中。桓公聽其言。遂與精兵五千奔魯。屯於長勺。魯國
地名。牙使人遞書告魯。莊曰。寡君以諸侯咸附。百姓
戴已。故得奉先君之祀。而踐大位。今既立國。國無二
君。公子糾與寡君手足。不忍加戮。願明公爲我討之。
管仲召忽請囚歸。以戮。否則齊魯將爲仇敵矣。莊公
得書。問曰。於大夫。施伯。施伯曰。若小白爲君。叔牙爲
臣。必強齊霸國。不如殺糾。以和隣國。是也。莊公遂召
糾入朝。謂曰。齊侯有詔。令斬汝。糾大呼曰。魯侯何惧

小白成我而不終乎。左右遂搥糾斬之。將囚召忽。管仲召忽仰天慟曰。忽爲人臣不能爲王討賊。主亡而反事仇敵。非吾志也。遂頭觸殿柱而亡。管仲其心受囚。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召忽平膺子糾思

主亡何忍苟偷生

莫言小諒非臣守

曾有何人追仲能

公子糾與召忽皆死。施伯告莊公曰。管子天下才也。

不可送還於齊。莊公令囚於生竇。

魯地名

待孤請齊

侯赦其罪。然後釋囚。便爲我用。遂囊糾忽二首級。付與叔牙歸齊。叔牙將糾忽之首級歸。見桓公公拜牙。

織人

爲上宰使預國政。叔牙辭曰：君加惠于臣，使不凍餒。則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而法於四方，弗若也。執袍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知勇焉，弗若也。公曰：昔者管仲射吾一箭，偏中帶鈎，吾藏之以待報仇。今若得之，吾將斬首，何可更用？叔牙對曰：臣聞明主立賢無方，不念舊惡。管仲有經濟之畧，明公當置歸而用之，方能富國強兵矣。桓公從牙之說，差使往魯。牙又曰：施伯，魯之謀士，今若知齊將用

其已

智謀之士所

管仲彼必不肯放還。必得能辨使者方得而歸。公曰：誰可奉使？牙薦一人，乃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公孫隰朋也。桓公大悅，遂命隰朋使魯。至魯，告莊公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名管仲者，見囚在魯。命臣乞歸斬首以戒不忠。莊公問施伯，施伯低與公曰：管子者天下才也。故齊侯欲脫歸而用之。若管仲用於齊，則魯國必弱。公宜殺之以屍付其使，可也。庶免後患。莊公欲殺仲以屍還。隰朋曰：寡君以管仲遮道射其帶鉤，欲親手戮之，以削舊恨。若以屍還國，齊寡君何以釋恨？何以戒群臣？莊公謂施伯，施伯果欲殺管仲。

又焉用之。遂命取仲付隰朋朋謝而歸至堂阜。齊地
叔牙聞仲生還親至堂阜解其縛而禮之。管仲曰吾
該死賤俘子何待我正欲觸道而死叔牙乍救之曰
賢友抱經濟大畧不遇明主是猶明珠藏土今主上
尊賢納士大度寬仁子能舍怨而事則可展子之志
矣。仲泣曰吾食公子糶之祿糾死不能仗節而亡今
又棄怨而事仇有何顏立於世哉。叔牙曰吾聞大丈
夫執貞而不拘諒子能舍怨事仇展經綸之才致太
平之治垂功于竹帛揚名於後世豈不爲美。又何必
效區區之小信乎。仲乃與叔牙入齊。

亦說
劉此

管夷吾條陳霸策

叔牙先見。桓公曰：管仲既至，主公宜舍舊日之怨，效明王而尊禮之。庶幾賢士方為我用。公悅，親自出迎。入朝，賜坐。仲稽首拜曰：臣乃該戮賤俘，得蒙君宥，不死，亦為萬幸。何敢預坐？桓公乃赦其罪。仲謝罪。公問曰：齊乃千乘之國，列於諸侯，自因先君謂襄公政令無常，以致國勢不大。寡人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如？仲對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明公欲立國之紀綱，必以禮義廉恥而使其民，則紀綱立而國勢振矣。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

忠君
事仇
四維
要在

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其發政施仁。必以愛民爲先。公曰。愛民之道何如。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薄稅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于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政。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愛民之道。旣行。處民之道。若何。管仲對曰。士農工商。處于四等。則民有定矣。公曰。民旣定矣。齊國禍小。甲兵不足。若何處之。仲對曰。兵甲欲足。制重罪。贖以犀田一戟。輕罪。贖以韃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分。宥。問罪素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

國富
兵強

手
經濟

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當以鑄鉏夷斤櫛試諸懷
 土甲兵大定公曰兵甲既定財用不週何如管仲對
 曰銷山煮海其利通於天下財則財用足財足而國富矣
 公曰國家財用既足然軍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對
 曰強兵之屬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
 制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
 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
 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
 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

有代

王列
要國
知圖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黃振
 旅。秋以獮治兵。是故軍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
 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
 共之。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少同游。故夜
 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
 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
 則同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橫行天下。以誅無道。
 以屏周室。桓公曰。國用既興。兵勢既強。吾欲獎率三
 軍。操練將士。以征天下。諸侯何如。管仲對曰。未可。鄰
 國未吾親也。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公曰。

若何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騁頰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帛。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嚮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篡弑者而先誅之。則天下諸侯皆信吾不爲併吞。相率而朝於齊矣。桓公大悅。齋戒三日。欲拜管仲爲相。管仲辭而不受。公曰。吾納子之霸策。欲成吾志。故拜子。爲相。何如不受。仲曰。臣乃有罪之徒。何敢居其大位。明公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霸業成矣。公曰。五傑

是誰仲曰。升降揖遜。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
 隰朋。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蓋地之
 利。臣不如甯越。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
 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
 成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無辜。不誣無罪。
 臣不如賓湏。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
 不辟死。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
 之官。君若政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
 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桓公。遂拜管仲為相。隰
 朋以下五人皆依管仲所薦。遂出榜于門外。管仲所

人有
操常

秦已上之政盡舉而行之百姓奉法齊國大治
批 讓家乃是任處去是好漢子

東屏先生有詩云

莒道彎弓射帶鉤

納言鮑子竟忘仇

強齊定霸安夷夏

小諒何防召忽求

潛淵居士五言一絕贊美管仲有才叔牙知人而桓公納士云

夷吾負大器

鮑子早相知

初釋堂阜縛

便為齊國基

舖張政就日

羽翼霸成時

一舉三賢萃

桓公大可奇

七月十四日

又有古風一篇

世降春秋離亂極
士抱尺寸文武材
夷吾學學經綸才
叔牙一釋堂阜縛
君臣既合如魚水
揚眉吐氣通世務
先定四民正紀綱
軍伍旣多兵甲強
內安王室尊天子

君臣蜂起相篡弑
投秦奔楚爭售藝
明王不遇耳塵埃
桓公便築迎賓臺
謨謀霸策條陳開
兵能強盛國能富
再制十軌排軍伍
便出遊騎監四方
外攘胡夷固夏疆

諸侯有亂隨征討 扶傾濟弱義堂堂

堂堂霸策條陳畢 君臣協力相扶弼

內修文德綏諸侯 外耀兵威制夷狄

以致生靈溺左袵 千古功名在周室

○楚王加號僭郢絞

楚子熊通乃熊渠十一世孫駕坐郢州。即今湖廣荆

州府文有鬬伯比鬬廉遠。音尾章道朔武有屈瑕屈

重。屈完鬬祈雄兵五十萬虎視漢東。即湖廣邊地列

國一日設朝諸侯畢至。楚子問曰。吾楚地居蠻夷。荆

州古為荆蠻所居。垂王平水土分天下貢。故為荆州。

大題

目

君臣無將此請可乎

與中國不交。今吾帶甲數十萬，欲觀中國之政。卿等誰敢引駕？大夫鬪姓伯比名曰吾楚久不通於中國。

所以不列諸侯之盟。王欲會盟中國，必請周天子賜

王加號，然後方可。楚子悅遂差隋漢東小國即隋侯。

今湖廣德安州隋州縣是也往周請命隋侯名輦到

京見天子。周桓王請命群臣，皆曰：楚子久失朝儀，已

有吞周之意。今又賜王加號，則中國諸侯皆僭國家

危矣。桓王不許。隋侯歸告楚子，楚子不悅。遣隋侯歸

國。伯比曰：今中國諸侯皆侵凌王室，不貢方物。既不

加號，王請自尊大國，驅荆襄之眾，橫行中國，則霸業

成矣。**楚**子大悅。令築高壇，列陳冠冕。次日，闞伯比率

衆，文武請**楚**子升壇，尊爲東**楚**。武王行大禮，訖**楚**王

降壇，受賀。漢東小國，如江、如黃之類是也。皆來朝貢。

惟**隋****鄆**小國名，在德安府。**鄭****羅**一小國名，皆屬湖

廣襄陽府。四國不至。武王大怒，曰：「誰與我引兵伐此？」

四國言未畢，右班中一人摸拳擦掌，怒目睜睜而進。

曰：「臣願領兵。」王視之，乃漢陽人也。姓屈，名瑕，莫敖大

夫也。王曰：「非莫敖，卽是封楚官名也。焉能濟事？」卽賜

前部之印，屈瑕掛印謝恩。出朝，忽左班一人大叫曰：

「莫敖且留！先鋒印待我來掛。」衆視之，乃監利人也。姓

闔名廉字子清。上大夫人伯比之姪也。廉性爭屈瑕之

印武王曰且勿動手。二人可在殿上試劍。高者掛印

二人拔劍便舞。闔不十合各有相擊之勢。伯比告曰

臣觀屈瑕性氣驕傲。若得志便不慎。終闔廉雖年少

臣觀知其厚重。可屬大事。前部之印還須與廉掛之

王不聽。遂以屈瑕為先鋒。闔廉副之。與兵正十萬東

伐隋。鄢屈瑕次日升帳。謂廉曰。今四國何者為先。廉

曰。隋所持者鄢羅諸國。若先攻其瓜牙。則隋勢孤而

易滅。瑕然之。大兵望鄢而進。至絞。隋小邑。絞之守將

杜猛雄堅閉不出。楚兵不能進。廉謂瑕曰。絞乃小邑

像

白勝 白負 白祀 白介 白子 白查

此輪 斯轉

所向
無前
果然
得勝

畧施一計則破瑕令五百弱軍採樵于絞之南令關廉帥五千兵伏於北門自率大兵伏西門唯備龍絞將士奉計而行絞之哨馬忙報孟雄曰楚兵糧盡今將班師而在南山採樵雄曰楚人多詐不可動乃令壯兵一千往南山觀之壯兵至南山捉楚兵三十名而歸雄驚曰焉能捉得此卒壯士曰楚卒皆老弱若出大兵一擊則盡可拿矣雄即披掛率本城五千兵開門殺出楚之採樵者故緩緩而退孟雄促兵趕土二十餘里屈殺入西門關廉殺入北門孟雄勒馬殺回絞城下喊聲大震屈瑕斬孟雄于馬下盡收降

卒大軍進屯於蒲騷鄖子名仲盧聞楚兵破絞至蒲騷大驚將校程文龍曰楚兵初至疲弊無戰心可率大軍屯于蒲騷之南示其欲戰之勢一面往隋求救隋兵至然後夾攻楚必敗矣鄖子遣使投隋即率大軍屯於蒲騷之南哨馬報于屈瑕關廉曰鄖兵本無戰意但張假勢以待隋之救先鋒率一枝兵截其隋路我分兵以攻其寨鄖必破矣瑕曰鄖人奸猾試卜其吉凶何如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依吾之計勝勢在我何必問卜瑕曰子清之言是也遂率本部屯于鄖城之西次日關廉以銳卒攻鄖寨鄖仲盧聞楚

兵奄至披掛出陣被闔廉捨入轅門斬仲盧於馬下
程文龍見仲盧被斬引兵欲保鄖城屈瑕截其歸路
闔不十合瑕刺文龍于陣上鄖兵大敗楚人收其降
卒望彭水而進批闔為闔力極勢去張
楚屈瑕鄖水大敗

楚子大兵屯于彭水羅國地名哨馬報于羅侯名珽

羅侯欲棄城逃入于隋大夫郭伯嘉曰不可今楚先

鋒謂屈瑕一戰滅絞再戰滅鄖其心必驕驕必不備

請得精兵五千屯于鄖水羅水名以勁弩怯其陣勢

修書與盧蠻王盧地之番王令以精兵襲後楚人進

即之
提也
必小
羅

退無路則屈闔二子死於鄢矣。羅侯大悅，遂遺書盧
 蠻王，又與伯嘉精兵五千。勁弩手八百名。伯嘉引兵
 屯于鄢岸。楚兵不能前進。瑕果然情志終日在帳中
 飲酒，不圖前進。闔廉告曰：「羅兵阻于前，今不速進，倘
 有奇兵後襲，則我進退無路。先鋒不可不察。」瑕曰：「吾
 兵離襄郢，勢如破竹。一羅何足道哉！姑待數日，何故
 多言？」廉又曰：「此間地勢險狹，若久屯兵，必有不虞之
 禍。請速進兵。」瑕叱廉退，下令有再諫者斬。又數日，伯
 嘉遣人遞戰書來，請楚兵渡鄢水，以決勝負。屈瑕大
 怒，裂書于地，斬却來使。遂令三軍渡鄢水。楚兵正濟。

即水之敗
驕兵若不
祥平

半河羅兵以勁弩列於岸上箭下如雨楚兵不能登岸屈瑕以紅旗右麾而退前岸塵頭蔽日喊殺連天盧蠻王引兵殺至截住右岸楚兵大亂自相攀住悉溺死鄢水屈瑕與鬬廉力戰登岸奔歸盧蠻王勒兵後趕楚兵止存三萬餘人走至荒谷地名屈瑕嘆曰不聽子清之言以致英雄喪於夷盧自縊荒谷林中鬬廉引敗兵走回本國後人有詩為證云

膽畧驍雄楚屈瑕
奈何不慎羅戎計

征鄖伐絞智堪誇
空使功名喪谷涯

說楚主在朝聞屈瑕伐絞鄖勝表到王大悅伯比奏

曰莫敖舉趾高縱其心不懼若伐絞得勝其心必怠
王請益兵救之不然將有後悔楚王笑曰將家得志
豈有先勝而後敗哉言未訖闞廉引敗兵入朝待罪
楚王大悔曰是孤之過卿何預焉赦廉以後原職曰
我兵既敗隋羅必恃強吾不親征久後必不肯奉貢
遂以屈重爲先鋒闞祈遠章爲左右翼太子熊贊爲
保駕大發精兵二十萬卽日出城夫人鄧曼武王夫
人鄧侯之女姓曼者餞於西門酒至數巡王謂鄧曼
曰吾心蕩矣再不奉陪遂登車而行鄧曼私謂太子
曰王謂心蕩其祿將終汝在軍中量勢而行善事父

王熊贊拜受而往。楚兵至漢陽府。令尹闞祈曰：我師衆多，宜列寨柵於漢水之左。漢水在府。以兵威示隋。

隋必自服。武王不聽，以大眾屯城南小軍山下。是夕

屯軍山下，風拆一櫺。音門。樹壓王驚起，臥榻王寨。三

躍而卒。夫人乃泣，料敵則有先見之明。

後人有詩一絕，以賢鄧曼有先見之明云：

凶吉星辰感應通

蕩然不固祿將窮

賢哉鄧曼能先見

楚子終亡櫺木中

軍中謹攘不定。太子欲發喪，班師屈重曰：若發喪，班

師。隋必後趕，不如隱喪。勿發。三軍直抵隋城，得勝。方

可舉哀於是軍中總務付於太子大軍直殺至隋三

鍾山札寨立柵定壘大張兵勢詐示久屯之意哨馬

報於隋侯隋侯大懼謀士季梁進曰臣仰觀天象翼

軫王星名荆州分野之間殞一大星主失漢東諸侯

今楚王遠出大軍左札三鍾未戰而屯久安之寨此

必能通卒於軍中恐我兵襲後故示此也依臣之見

莫若深溝高壘求救隣國不日楚軍當盡喪於隋矣

大夫田少師人姓名曰季梁之言不足為信楚既喪

其主將士無主焉能隊伍整齊營壘布列言未訖楚

兵攻城甚急少師曰楚兵甚銳我孤城不可久持主

辭令

公宜將金帛十數車臣願往**楚**寨謝罪庶幾**隋**國可免**隋**侯卽寫謝表與少師少師登城將發吊橋**楚**人箭如雨發少師忙叫吾奉命見**楚**王者勿發亂箭**楚**兵收弓引見屈重少師欲往三鐘大寨見**楚**王屈重詐曰**楚**王有令凡事詔我先鋒區處不必見王少師曰寡君前失朝貢致勞大師圍城今令少師見王謝罪若許則開城門贖金帛以勞王師乞存社稷重曰我王伐**隋**正欲問汝不朝之罪旣汝君臣議謝何爲不許大夫可贖勞物至此我當替汝奏王少師歸告**隋**侯曰可卽將金帛與出勞軍忽報**楚**先鋒欲入城

議事及臣作隋侯令放弔橋接屈重入朝隋侯降階而迎重
 曰我王恐你君臣議論不定詔我來盟如果不定則
 約來日攻城隋侯連聲曰事定矣事定矣遂令取出
 金帛十車謝表一道重受其貢物當殿立盟而還少
 師送出城外屈重戲俠少師乃挽其馬曰大夫送吾
 入楚以觀荊州風景何如少師懼辭曰容再入貢以
 借遊覽今日不得遠送屈重拱手作辭而別楚兵遂
 班師

忙裡要話

息伯瑗請楚伐蔡

却說季梁告隋侯曰楚人令屈重入朝受盟此必楚

李梁 在何 多為 字且 比料 得的 柰隋 侯之 不所 何

王有變乞乘勢追擊楚無主必然喪敗隋侯曰楚兵
壓境隋幾將滅今賴數十車金帛以全社稷國之大
幸何可更追以召其禍道尤未了哨馬報楚兵渡漢
水三軍披孝奔發哀聲原來楚武王早卒於軍至是
始發喪也隋侯曰吾見其軍容甚盛止料其生誰料
其死皆吾不聽季梁之言以誤大事也億悔不已後
人有詩為證云

襄水游游濟楚兵

楚兵設詐逼隋城

武王雖死威能振

隋氏徒生許不聽

金帛初離城郭外

哀聲便動漢江濱

季梁高見將焉用

笑殺當年聶聶人

楚兵歸國伯比等奉太子

熊賁即位是為文王

文王

賞功罰罪葬武王之喪拜屈重為上大夫近臣奏

國諸侯石珏奉表進貢文王喜不自勝曰吾今征服

羅稱貢甲兵百萬糧料充足意欲耀武中原

卿等以為何如伯比曰東方諸侯雖服然西有

未除也王必親征

申鄧然後方可圖霸中原王曰

申鄧侯乃吾外祖何可加兵伯比曰圖王霸業何論親

隣臣聞齊用官夷吾併吞列國王如不取久後齊必

併鄧文王遂令闢祈闞丹為前鋒遠章為保駕大張

滿口
自以
為元
患

伐蔡之始

精兵十萬伐鄧行一舍之地忽前有一騎見駕王問

為誰其人曰臣乃息

小國名在河南汝寧府息州是

也國大夫姓章名師舜奉息侯名伯瑗之命前來見

駕楚王曰有何議論師舜曰臣之祖母言息侯之夫

人乃陳侯之女乃陳氏所生為息媯與蔡侯名獻

舞之夫人姊妹也蔡侯夫人亦陳侯之女昨歲主母

歸寧於陳女子出嫁再歸省親曰歸寧過蔡而蔡侯

不以禮貌相待故臣主公怨咎蔡侯失禮然國小兵

微不能報怨今聞大王東征西伐虓張漢東特令臣

奉表求師伐蔡蔡亡則以息國貢稅悉朝于楚望王

列國傳

卷二十一

七

何苦
何苦

察之。楚王躑躅曰：蔡與息實親隣之邦。何忍自相吞併。闞伯比低聲告曰：大王正欲耀威中國，吞併列侯。今蔡息自相吞併，是天啟楚霸也。王速停東伐之師，移征蔡國。蔡服則息亡，息亡則威振中原。而曹宋魯鄭披靡拱服矣。楚王曰：然則何計進兵。比曰：我兵移在息向六斗山。在羅小縣出屯於谷河。在息州岸詐稱伐息，使息求救於蔡。先令大將部一枝軍伏于蘆山岡。在上蔡縣待蔡兵一出，我兵打入蔡城，則不戰而破矣。文王大悅，令師舜回報。大軍遂西循六斗山，出屯于谷河岸。詐揚伐息，令闞丹領五千兵先伏。

息到
不爾

廬山圍師舜歸告息侯息侯便差舜入蔡求救蔡侯
曰息吾之姊親不可不救盡率本國精兵出城行上
三十餘里闔丹殺奔後追哨馬報蔡侯蔡侯回馬
遇楚兵于莘原蔡地更不打話二馬戰上二十餘合
不分勝負忽然戰塵滾滾喊殺連天一枝兵馬從後
殺來蔡侯視其旗號乃楚將軍遠章蔡侯棄闔丹而
走二將勒馬後追差百步餘地闔丹拈弓望馬臍射
中一矢蔡侯馬失後蹄倒落平坡遠章活捉而歸楚
兵打入蔡城蔡侯告楚王曰君處南海分土爲疆何
故興兵擄我楚王笑曰汝姨親息伯瑗請兵擒汝耳

一檢
一從
楚何
楚意

蔡侯仰天嘆曰唇齒相傷蔡亡息能保乎楚王令斬
 蔡侯蔡侯大呼曰楚兵初入中原若伐一國而便殺
 一主則中國諸侯結連抗楚而一楚能敵衆乎闔伯
 比曰獻舞之言可聽大王宜赦其死與之立盟自今
 以後蔡與楚為連患難相救再齊魯則又征之不
 晚楚王從比之言令釋蔡侯立書為約蔡侯犒勞楚
 之將士宴楚王於迎暉堂酒至半酣楚王戲謂蔡侯
 曰古云色傾人國今子吝一筵不宴息媯被吾征伐
 是酒亦傾國也蔡侯亦答曰息伯瑗因酒謀我我亦
 知其因色而喪也楚王問其由蔡侯欲楚子伐息故

谷之曰伯瑗自娶息媯入國自戀其色不理國政朝
夕惟與息媯宴樂而已是以知之楚王聞蔡侯誇息
媯之貌心甚傾慕次日大軍出蔡闔伯比曰我蔡擄
息使楚威震於華夏在此舉矣楚王問計比曰息聞
我兵伐蔡而歸必迎王駕入城而燕之不如就坐間
擒下伯瑗不勞寸鐵收功而歸王悅大兵至谷河息
侯果迎楚王入城以宴之伯比分付闔丹遠章就坐
中以擒息侯二人受命各仗劍從楚王來擒息侯不
知性命如何

批 不料息媯沉醉竟任楚王雲雨臺

楚王王仗威擄息媯

楚王入宴。二將仗劍侍於王側。酒至數巡。王侯息侯曰。寡人此來。本爲君夫人。而勞將士。今君夫人言息媯也。何不出謝。息侯辭曰。寡小君有恙在身。不能致謝。楚王怒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故拒左右。何不爲我擒之。息侯正欲訴說。闔丹仗劍傍出。劈其首於座下。遠章打入後宮。息媯聞楚兵生變。嘆曰。引虎入羊群。皆吾自取也。遂奔入花園中。跳下古井。遠章後趕入。搶其衣裙。救出見楚王。楚王見其容貌絕世。遂載車後。留五千兵戍而歸。

胡曾先生有詩云為證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

回首春風一面花

感舊不言長掩淚

祇應翻恨有容華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楚霸荆襄勢正強

息侯何自引豺狼

祇知伐蔡耐妻恨

誰料妻為楚氏妝

楚王既歸不行伐息之賞罰鎮日與息媯宴樂而已

息媯雖侍楚王之宴然終日含淚不開一言過歲餘

乃生一子名熊羆音喜一日楚王謂息媯曰爾今事

吾子亦生下一胎何為對我終不肯開一言而鎮日

含淚
謂何
自竟
慚羞

含淚以吾荆襄大振威鎮華夏有何不足息媯曰妾
乃一婦人而事二夫更有何面目對人言笑乎言罷
雙眼交淚悲愴不勝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息媯肯事楚王前

百媚千嬌止不言

既適二夫非烈女

何如早死後花園

楚王見息媯悲愴不勝正撫慰間內臣奏大夫鬪伯
比屈重莫敖等有表諫王貪息媯之色罷伐鄧之兵
不理國政荒怠霸業四事王怒下令有再諫者斬首
示眾群臣在朝門外商議無敢再諫者忽人叢中閃

出一人身長八尺鑿齒圓睛大聲謂同僚曰。君有過
爲人臣者不以死諫。非忠臣也。公等請開某願入見。
楚王衆人視之。乃偏將軍。姓鬻名拳。字公勇。丹陽人
也。衆皆曰。公勇能盡忠入諫。實社稷生民之福。拳拔
佩劍斬左足五趾。鮮血流地。與本部兵鳴金於闕下。
曰。王如苦耽酒色。不理朝綱。則臣將率本部精兵生
變於外。楚王聞金鼓之聲。問於內臣。內臣以拳之事
奏知。楚王嘆曰。鬻拳以兵挾諫。實寡人之過。非拳之
罪也。遂出朝治政。

後人有詩贊云。

剛勇鬻拳子。以兵諫楚王。拔刀先刖趾。

鳴鼓再封章。雖失人臣禮。能張國紀綱。

春秋百世下。尚播姓名香。

楚王既出朝。群臣鼓舞舞稱賀。王曰鬻拳刖足以諫寡

人有國士之風。雖以兵挾亦為忠憤。所激欲復原職。

又刖足不能任事。使為大關守門之官子孫世襲其

職以表朕意。奉謝恩受職。王遂以闔新闢丹為前部。

自率大軍二十萬殺奔鄧即河南南陽府鄧州來至

刀河左鄧州西下寨。王問伯比何計。進兵伯比曰不

可震驚鄧國借假道伐申申破則鄧不足惜。王喜遣

按史
缺

使告鄧假道。鄧祈侯曰：吾甥文王鄧侯外甥有志征

伐。合當出城勞軍。忽墜下三人進諫，不知為誰。

楚伯比假道，因滅鄧。

公視之，乃騅甥、冉甥、養甥。三人皆鄧侯外甥，又為鄧

大夫。

諫曰：臣等觀楚子形如狼虎，必有吞鄧之意。不

如乘此機會，埋伏城下，一鼓而擒之，方免後患。祈侯

笑曰：三甥差矣。楚子乃吾之甥，汝輩之姨弟也。焉有

此意？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噬臍難

及。若還除之，必在此時也。祈侯不聽，曰：人將不食吾

餘焉，可害甥而取人輕賤哉？三甥追而嘆曰：舅氏不

能

史記卷之六十四

三

聽我等之諫。社稷尚且難保。焉有其餘。而食也。祈侯

親自出城。迎文王而宴之。宴罷。三軍整。申而進。哨馬

報於申侯。各申侯問于群下大夫孫瓚。曰。申與鄧禍

福相同。患難相救。今楚子逞大國兵。屢征。隨滅。絞假

道伐申。率既許。過許。小可救。與抗。莫若出城納降。可

存社稷。還。然之。次日。辛。群臣出城納降。文王將受

其表。伯比奏曰。大軍阻山險水。假道方得至。申若不

虜申侯。而受其空表。則下歲申。又不服。王請察之。王

令斬申侯。大軍殺入申城。盡擄其金寶。畱五千兵。以

戍其地。班師至。鄧伯比又曰。今兵得勝而歸。鄧侯必

申之 齒寒 申之 齒寒 申之 齒寒

又出城挽王駕。王念舅氏不忍加兵，可令前部乘勢殺入，斬鄧侯滅其國而歸可也。王遂傳旨，令前部闢祈闢丹依計行事。二將得旨，令三軍偃旗息鼓拱手而過。鄧城鄧侯聞楚王兵至，果出城迎接。三甥自嘆曰：鄧亾其在此乎？遂逃歸田闢。丹遙謂鄧侯曰：楚王車駕向後五十餘里，明公不勞伺候。鄧侯乃出郭外，楚兵殺入，喊進鄧城。鄧侯見楚有變，拍馬回救城門，已被楚兵所據，不能入城。在馬上長聲嘆曰：吾早不納三甥之計，今日噬臍難及耳，乃觸而死。

胡曾先生有詩爲証云

遲美
恨悔

世言及臣志集

五三

鄧侯城壘漢江干

自謂根深百世安

不用三甥謀楚計

臨危方覺噬臍難

潛淵居士讀史詩云

嗟彼春秋世

相吞不顧親

熊貲兵滅鄧

勝似虎狼心

文王大軍奄至遂入城收鄧侯屍首。塋於城南。蓋欲掩其本意也。留楚兵五千以戍其地。盡收降卒而歸。是時天昏日暗。風色慘淡。文王駕出城南。見鄧侯之塚。心下惕然。自覺悔滅鄧氏。遂沾寒疾而歸。王問曰：東方已定。吾將欲北戰中原。寡人又有小疾。此事奈

人知
楚之
威息
而不
知息
已陰
易楚

何伯比曰杜伐非小事王善保龍體姑緩數月是月

文王遂薨群臣奉息媯長子熊羆即位是為杜敖楚

人謂石城君者為杜敖
齊桓公杜杏大定霸

周僖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文班管仲鮑叔牙

甯越高奚王子城父賓湏無公孫隰朋武班東郭子

堅刀易牙開方管至甫仲孫湫雍廩連稱等朝賀已

畢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承仲父桓公尊仲不平其名

故稱之仲父之教今國中兵甲雄多糧料充足百姓

皆知禮義意欲立盟定霸此道何如管仲奏曰當今

諸侯強於齊者甚眾然皆自逞英雄不知尊周為義

北言及臣二十六

所以不能成其大事。周雖衰微，亦是君王東遷以來。

諸侯不朝，方物不貢。故鄭莊公力抗王師，以致君臣

亂。叙遂令列國臣子弑君父者不絕。諸侯相視莫敢

征討。今莊王初崩，新君僖王即位。目下宋臣南宮姓

長萬弑閔公亂宋國。長萬雖亡，宋君未定。明公可遣

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定立宋君。宋亂一定

奉天子之命，內尊王室，外攘夷狄。列國之中，有崛起

者，制之衰弱者，扶之有不奉令者，率諸侯共討之。海

內諸侯皆知吾不為已，則相率而朝於齊。於是堂堂

之師，名正言順，則不動兵車而霸可圖。公大悅，遂問

仁師
不亦
大定
朝

班部中誰敢朝周請旨言未已上大夫甯越出班對
曰臣願奉使桓公卽修表一道付越越至洛陽見僖
王僖王覽其表曰

鎮齊臣姜小白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奉
表奏上臣聞王化無私視四海而爲一。日光普照
鑒萬國以同明故我先王伐商而有天下也。擴親
親之愛尚賢賢之義不論功臣賢士王族子孫悉
皆裂茅分土各賜封侯所以普日光之照布王道
之公共立二十四王相承四百餘載據產奉貢守
其尊卑之禮往來朝聘睦其和好之儀夫何東遷

勤王
之表

以後政令不行諸侯僭叛勢抗寤生驚傑於中國
僭稱尊號熊通虎霸於荆襄數年以來列國效尤
叛逆蜂起遂致州吁弑君華督刺主至於子弑父
者接踵以為常事。臣弑君者相繼以作等閑此臣
所以深悼先王政廢而痛惜今日紀綱掃地也。臣
僻處海濱猥陋不才兵甲不及(秦楚)親信不肩(魯)
(衛)但念先王與先君姜尚股肱王室左右周綱臣
得沐其餘澤安享富貴是以臣不忍乾剛失馭列
國縱橫敬修短表。上請朝權伏願震雷霆之威下
征伐之許臣匡合以致中興庶幾王業奠安如

臣扶
王室
之機
大張
之志

北辰諸侯環眾星之拱成周奠居似東嶽列國觀
群山之宗。四夷奏法萬邦來王。臣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王覽罷問群臣可否大夫單伯奏曰國家值政弛之
秋不能號令諸侯如齊侯有志以匡周室其義可許
遂遣人賫詔往齊令齊侯會諸侯以伐宋甯越謝恩
出與王使到齊齊侯聞王使至俯伏聽宣詔曰
國政衰微每嗟無振丕之策王綱解紐常懷有望
舉之臣咨爾齊侯小白立忠慷慨懷秉忠良立綱
陳紀上欲連諸侯以尊我室扶傾濟弱下將討逆

賊以振我權是固勤勞王家之素志輔弼廟堂之赤心也今賜爾青銅寶劍一口綠羅珠傘一柄俾爾糾合諸侯以伐宋亂侯有列侯賓貢之後徵爾入朝再議功爵詔令到日速致施行。

桓公聽罷望北謝恩使出桓公問管仲曰王詔已下何日興師管仲曰先傳天子之令會諸侯於北杏齊

地名推明王以司君令然使師有主而戰無不克齊

侯遣使以王命告列侯會於北杏使者忙投諸國時諸侯聞齊桓奉王命以會皆奉令而行齊桓公先領部下文有管夷吾武有仲孫湫屯於北杏令軍士築

壇三層高起五丈布列旌旗整飭禮樂專待諸侯來會。不數月，**宋**桓公領文官戴叔皮，武官方仲德，**蔡**哀侯領文官頽球，武官耿至和，**陳**宣侯領文官淳于宗，武官許柯，**邪**儀父領文官高子南，武官滕一鶚，五國諸侯相見禮畢，屯于壇下。**齊**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諸侯多叛，孤奉**周**天子之命，會群公以匡王室，群公可推盟主，然後權有所屬，而政令可施於天下。諸侯皆相讓不已。**陳**宣侯越席告列侯曰：天子以糾合之命付與**齊**侯，卽當推**齊**侯爲盟主。諸侯咸曰：兵強國大，威德兼著，非**齊**侯不可主盟。**陳**侯之言是

批詩列國志傳

三十一

四

也。齊侯辭之再三，然後登壇殺牛馬之血。齊將軍仲孫湫奉血以上，齊桓公請諸侯歃血而後盟，曰：「在此盟者，朝王奉貢，濟弱扶傾，如有敗此盟者，共率列國以征之。」諸侯在壇下，咸拱手曰：「唯謹奉命。」盟畢，齊上卿管夷吾歷階而上，告桓公曰：「明公奉天子命令，而糾合諸侯以定宋君，宋既立君，魯乃王室至親，故違令而不會盟，公請令列國之兵以討之。」曰：「仲父之言是也。」遂令陳宣侯部本國之兵為前鋒，率五國以伐魯。大軍振北杏，進屯於遂，不知勝負如何。

批 像介叔伯的模樣

鏡

宋桓公背盟逃歸

齊侯大兵屯遂。遂之界之邊邑。遂之守臣張五貴差
 人報魯。一面率兵出敵。兩陣列開。當先一員大將乃
 陳國將軍許柯。乃橫鎗勒馬大叫。吾奉齊盟主之命
 前來伐魯。列開城道與我諸侯經過。萬事俱休。半聲
 不肯。教汝遂城踐為草地。張五貴罵匹夫無故與兵
 犯界。敢出不遜之言。若不速退。教汝片甲不回。許柯
 拍馬橫鎗。直來取貴。貴亦輪刀來迎。二馬相馳。鬪到
 十合。不分勝負。管夷吾在高山埠處。以紅旗左招。蔡
 兵隊中突出。耿至和以皂旗右招。宋兵隊中突出。方

甲不
解
兵不
解

壯哉

仲德四馬相交。團作一處。貴見三將齊到。力不能敵。望本陣走回。將至城下。城中乃突出大將。貴視之。乃齊將仲孫湫。喝曰。吾奉管上卿之令。已先打入遂城。等汝多時。貴見前後無路。從間道走入魯。仲孫湫拈弓搭箭。望貴後端發一矢。弦嚮處。貴翻于馬下。仲孫湫奮發一陣。貴殘兵奔魯。仲孫湫收軍迎列侯入城。齊桓公謂夷吾曰。兵貴神速。不可少留。乘勝兵而進。魯城必敗。仲曰。魯為屈室親國。不可加兵。我師暫屯於遂。遣人迺書責魯違盟之罪。魯公不出城。續盟。然後加兵。不遲。桓公然之。遂遣使述書於魯。魯公聞

以信之 以武之

遂城已陷。又得齊桓之書。戰慄以問群臣。公子慶父請曰。臣願得五千兵。使五國將士一命不存。大夫曹劌諫曰。齊侯假天子之命來伐魯君。出兵與敵。是抗王師也。莫若主公親往續盟。其禮甚大。公問誰人敢從。寡人往。盟階下一人身長八尺。髭鬚清長。大聲前來曰。等我去。等我去。衆人視之。乃上大夫曹劌之弟。曹劌字子沐。魯之武城人也。見爲本國中軍大夫。魯公見劌之手。神俊雅而博學善談。乃曰。曹子沐輔孤往會。孤復何憂。遂報使令齊侯退兵於柯。齊地名。我將往柯而會。齊使歸告桓公。桓公傳令兵退於柯下。

寒數日。魯莊公至柯，與列侯相見，禮畢。齊桓讓魯莊位。魯莊曰：「公乃盟主，寡人實違盟之俘，何敢預坐？」齊桓固請。魯莊然後就位。告列侯曰：「孤實失德，有背於諸侯。齊侯曰：『此天子命，非某等敢專。』公既親降，續盟可也。」魯莊曰：「諾。」惟公命，是從。齊桓下令，令軍士築壇三層於柯之野，與魯莊昇壇續盟。二公登壇，列坐。魯大夫曹劑乃按劍歷階而上。謂齊桓曰：「明公奉天子以令諸侯，當用至公以服天下。齊上卿管夷吾亦仗劍歷階而上，對曰：『魯大夫有何明教？』劑曰：『往者齊奪我汶陽。魯二邑名之田，今當還我。』然後我始會盟。管

緊要
後地
其個
開目

仲告齊桓曰公將秉王令行於天下則當還魯侵地
取信於諸侯齊桓遂令還之諸侯在壇下聞者皆曰
齊公誠伯主誰敢不尊二人盟罷下壇各歸本寨宋
桓公引本部文武歸寨是夜月明風清宋桓釋甲遊
於營外遙見齊營壘殺氣騰騰列國之寨皆不可
及自嘆曰齊之強盛若是豈肯久處一隅哉其鯨吞
虎噬之志一逞我將焉敵乃觸景傷懷以賦之曰
嗟彼太陽兮墜幾西衆星落落兮各耀其儀卓彼
熒惑兮耿乎中天芊炳炳兮而光遍其流將跨乎
列辰兮有自來矣

批 風景慨然

吟畢忽外有一人逍遙而入曰主公無乃有感于齊乎公視之乃大夫戴叔皮也公曰子服叔皮之字何言也皮曰大丈夫不橫行于天下事甘心屈於人下者乎公曰子服既知孤志爲孤籌之皮曰以宋國之衆山川之險威德足以班于齊楚主公何不拔寨而歸以作他圖公然之遂令叔皮傳令三軍銜枚拔寨而逃。

齊密戚牧牛遇貴

及天明諸侯相會軍報宋侯背盟逃歸齊桓大怒令管仲率兵追之報者曰已渡綠草河矣管仲曰追

執牛
耳齊
也印
牛角
而歌
而歌
也

古歌
可玩

之非義可請王師伐之。齊桓使人人朝請師。僖王曰：「宋公會盟未幾而遂背，不伐何以懲衆？」遂差大夫單伯領兵八千會諸侯以之。宋齊桓聞單伯至，率列侯出迎入寨，各叙禮畢。管仲曰：「王師既至，即日便拔寨與兵。」公遂傳令命陳蔡之兵為前部，自率大軍繼後。旌旗蔽日，劍戟鳴空。大軍望宋而進。齊桓與管夷吾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一班文臣徐徐而行。齊城外三十里見一野夫牧牛於荒郊，全不迴避。公馬將近，其夫乃叩牛角而歌之曰：

南山燦白石爛，中有鯉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禮

世說新語列國志傳卷二

五一

短褐單衣纜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齊桓聞其聲語出俗命左右擁至馬前問曰何處人氏姓甚名誰對曰臣衛之野人牧於齊姓甯名戚也公曰汝爲牧夫何得譏刺時政戚曰臣固小人焉敢譏刺時政公曰當今聖天子在上吾率諸侯賓服於下百姓樂業艸木沾春其所謂舜日堯天正其時也汝今不逢堯與舜禪又曰長夜漫漫何時旦此非譏刺而何戚曰臣雖村夫不諳先王之政然聞堯舜之世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所

首戴 茅笠 身衣 襦 模 樣 宛 似 牧 夫

語 中 齊 高

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仙紀綱不振教化不行之世而曰舜日堯天此小人誠不知政教也。且又聞堯舜之世正百官而諸侯服去四荒而天下安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是也。今者一舉而魯違盟未幾而宋背命兵戈連塞桑廢農荒而曰百姓樂業草木沾春此小人又誠不知時務也。然小人又聞仁則王力則霸假天子威權而號令天下此小人又不知其與唐虞揖遜何如也。齊桓大怒曰匹夫出言不遜抗拒諸侯喝令斬之左右推戚於馬前將斬寧戚顏容端正全無惧色隰朋跪曰請息虎威容臣所啟主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公奉王命而號令天下戮一牧夫識者以其爲抗拒諸侯殺之當也不知者以明公爲妄殺無辜恐塞小民懸望之意望明公赦之公默然良久怒氣不息喝令亂笞將去管夷吾曰不可不可臣觀此人固村落牧夫實抱經綸大器所存所論皆達治體明公可赦其罪而加其爵使之輔贊左右必有相益齊桓撫掌大笑曰仲父差矣村野小人有甚智識縱有尺寸才能使其班于大夫之列豈不辱汝輩哉仲曰臣聞先王之用人也立賢無方是故伊尹起於莘野傳說與於版築且當今群雄角立之時一才一藝者皆可取

豈野
中勿
色好
漢

為備用臣觀此人亦非久屈耕牧之士他時見用於鄰國則齊悔無及矣齊桓曰令釋寧戚之縛拜其為下軍大夫使其改換衣冠就位戚再拜謝恩東屏先生有詩云

掛體牛衣一縷單

角敲歌永到更闌

唐虞過料逢時業

浪得虛聲車後桓

濬淵居士有詩云

綠野春風百草青

齊桓車馬滾紅塵

當時不賦南山燦

爭得名為五霸臣

戚既謝恩而就大夫之位齊桓問曰寡人此行欲加

兵於宋大夫試卜勝負何如戚曰明公奉天子之命糾合諸侯此固在德而不在威依臣之計大軍不必入宋莫若屯於齊境臣雖不才請掉三寸之舌前去說宋侯出城贖罪兵不血刃而諸侯自服矣公大悅傳令扎寨於齊界上令戚入宋以說宋公不知如何

批 牛衣掛體乃能傾詔侯王

審戚舌動宋桓公

審戚既承命往宋乘一小車寬衣大帶與數從者來至城下使人報知宋公謂群下曰戚來何故叔皮曰此必齊侯使其遊說也宋公曰何以待之皮曰臣知

蘇得
宋公
胆落

甯戚乃牧牛。村夫主公召其入，勿以禮待之。觀其舉止，戚一開口，臣請彈所佩之珂爲號。公遂令武士擒之。**宋**公喜，分付武士再召戚。戚入見**宋**公，**宋**公全不答禮。戚乃仰面長嘆曰：「危矣哉！**宋**國也。」**宋**公駭然曰：「村夫何得多言？」孤統山河，至危殆。戚曰：「明公自比若周公，其賢誰優？誰劣？」**宋**公曰：「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之？」戚曰：「周公在周盛時，天下寧靜，猶且吐哺握髮，以納天下賢士。明公處群雄角力之秋，南有強楚，西有虎**秦**，以區區一隅之**宋**，妄自尊大，簡慢賢士，其不陷**秦****楚**之禍者，吾不信矣。」**宋**公愕然而起，降階以延。

甯戚曰使無先生則寡人小國幾危矣叔皮在旁見
 宋公為甯戚說動急將身上所佩之珂連彈數次宋
 公全不少顧皮又以目眇宋公宋公亦不乘乃謂戚
 曰宋國褊小寡人德薄兵微願先生一言以保社稷
 沒世不忘也戚曰天子失權海內諸侯以勢相吞今
 齊侯小白寬仁大度威德兼著又有管夷吾鮑叔牙
 之謀謨仲孫湫宿胥無之勇猛况又奉天子之命攘
 夷狄撫百姓公能不惜一東之贊與齊會盟上不失
 周臣之禮下能通鄰國之好雖有強秦暴楚不敢近
 倪于宋社稷安如泰山也宋公曰孤前者亦曾附

那時
 只深
 安實
 中盟

名於北杏之盟矣。偶因失計，自會逃歸。齊國正欲加兵，彼肯受吾之贄。戚曰：齊侯大度，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魯違北杏之盟，柯贖卽休。明公誠能委質贖盟，則無有不納也。公曰：將何爲？質戚曰：但將齊界之田，割五十里入謝。臣敢保公見齊侯而成其事。宋公大悅，卽命左右書近齊界五十里田券與寧戚往齊。叔皮見宋公被惑，乃從旁出叱戚曰：牧牛村夫焉敢鼓舌而傾我國威？讓皮曰：我非傾人國者，子服爲國大夫，不能使其主向善，背惡他日。秦楚兵至，諸侯不救，傾宋者乃子也。叔皮無言。宋公與戚投齊，叔皮號泣。

硬話
漢秋
了

門面
話

而隨之及至見**齊**侯**齊**侯命宋公坐**宋**公曰寡人得罪于盟主何敢坐**齊**桓請之再三**宋**公然後就位**齊**桓告列侯與周大夫單伯曰北杏之盟將以貫金石。今**宋**侯未幾而敗盟公等何以處之列侯咸拱手曰盟主在上我等何預**齊**桓曰孤將加兵問罪今既知咎自至請衆且表于王削其爵而奪其封疆可也**齊**戚進曰治亂持危此固北杏之盟誓且仁者必許人敗過自新**宋**公雖有敗盟之咎今令臣奉五十里地券入**齊**于**齊**將以再會望明公恕其往咎而許其自新大夫單伯曰**宋**公既有地質而求成公可恕之**齊**

桓曰。此國家之事。非某敢專。卽將地券受與大夫。煩大夫奏天子。以赦之列侯。咸曰。盟主之言是也。單伯受券。辭諸侯。來見僖王。王問曰。諸侯伐宋。勝負何如。車伯呈宋之地券於王。具前事以告。王喜曰。非齊侯諸侯不知朝廷之尊。遂差使臣賁。以賞齊桓公。使者至齊。桓再拜以受。陞甯戚爲中軍統謀。又令諸侯歸國。於是諸侯辭歸本國。齊桓旣歸。管仲奏曰。中原地土。莫強於鄭。前嵩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天下之所聳目。公欲屏王室。而伯諸侯。必得鄭而後可。併秦楚。公曰。吾知鄭爲中國咽喉。雖欲收之。無辭可

後道
字號

伐甯戚進曰鄭公子突被祭仲久逐于櫟而立子儀
此幼奪長誠逆天叙主公命將引一萬兵從櫟奉突
人鄭誅子儀則突必懷主公之德而朝齊矣齊桓然
其說遂命賓胥無引兵往櫟不知其事如何

批 地闊一隊好點綴不冷場

鄭厲公倚齊復位

賓胥無受命出齊引兵至櫟鄭伯聞齊桓將兵送已
歸國乃出城迎之二人列坐談話間忽邊卒報曰鄭
國南城門內有一蛇長八尺青頭綠尾門外有一蛇
長丈餘頭紅尾綠闔於門闕之中三日三夜不分勝

敗國。人觀者如市。莫敢近視。後十三日。內蛇被外蛇傷死。外蛇竟奔入城。而歸深淵。云胥無欠身賀鄭伯。曰。公位至矣。突口何以知之。胥無曰。鄭門外蛇子也。長丈餘。子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八尺。弟也。十三日。而內蛇被傷。外蛇遂入城之深淵者。公今出位十有三年。內蛇被傷。子儀失位兆也。外蛇入城之深淵。子當自櫟而入。復位之兆也。今我主將申大義於天下。使胥無與公正位。此公復位之明兆也。鄭伯大悅。曰。誠如將軍之言。則沒世不敢負胥無。傳令三軍。殺入鄭城。鄭伯曰。昔日吾入櫟城。櫟之大夫傅瑕將兵拒

一朝
權在
手

我我曾囚於櫟之監。今日發兵入鄭，必將此人開刃祭旗。吾方消恨，令取出傳。瑕將斬之。傳瑕哀丐曰：公能赦臣，草命。臣願臬子儀之首，以獻鄭城。鄭伯問其何以能之。瑕曰：當今鄭政皆叔詹所專，臣與詹有同僚之舊。公赦臣潛入鄭，與詹謀之，則子儀之首必獻於座下矣。鄭伯大罵此賊奸詐，只好以欺別人焉。能出我圈圍，汝今我放汝入城。汝與叔詹起兵拒我，耶喝令速斬之。胥無曰：此事不必懼，有胥無在也。瑕若入城獻鄭，然後以功折罪，復其舊職。瑕之親族家口尚在鄭城，如其入城起兵拒我，待吾大軍攻入，將彼

家口盡行誅之。瑕連叩頭愿將家口爲當。鄭伯放瑕。瑕尋夜來到鄭。潛入叔詹之府。詹見瑕且驚且喜曰。子何能脫囚歸國。瑕曰。齊侯欲正鄭位。命大將賓胥無率精兵逆突歸國。令瑕先入報君。君能斬子儀而開城迎之。則保富貴。不然大軍挫入城也。君之父母妻子亦不保矣。詹聞之默然曰。我亦常思要迎突復位。無人與謀。今子能與我獻謀。富貴共享矣。瑕曰。君可會文書與鄭伯。令彼今日十五屯兵於城。我等在內應。子儀出城夾兵攻之。其事必成。詹遂修書令人潛往報突。突與胥無正在議事。忽人報鄭大夫詹

遣人逆書到突令人召入將書啟緘讀之大喜與胥
無卽日發兵至鄭城下打戰書入城子儀聞齊兵送
突至問群下曰此事若何叔詹曰齊兵送突篡位欺
公弱也主公能率兵親自一戰齊兵必敗殺突以絕
其根則大位久安子儀然之遂令詹爲前鋒自率大
軍繼後大開城門兩陣相對突見子儀怒氣冲天更
不打話將手一招齊兵擁至于儀麾前鋒之兵全然
不動儀見齊兵相近只得拍馬前來迎敵鬪不數合
叔詹引本部兵走回鄭城賓胥無奮起平生之威亂
殺鄭兵子儀正欲走回入城城樓上傳瑕將白旗一

國純
之事
險哉

招詹引本部兵倒番殺出子儀大呼曰叔詹速來救
駕詹輪起剛刀捨入子儀懷中斬於馬下齊兵擁鄭
伯入城收軍定位群臣久慕鄭伯以怨子儀聞鄭伯
卽位踊躍皆呼萬歲聲振天地鄭伯謂群臣曰賞忠
而罰不義此主公之權昔者寡人被逐皆祭仲之謀
令捉祭仲群臣奏曰仲已死矣鄭伯曰仲死卽休乃
執傅瑕殺于城市曰瑕有貳心後人無效拜叔詹爲
上卿公父定叔爲大夫厚待賓胥無謂胥無曰將軍
誓歸本國候國事已定然後孤來謝齊侯胥無告別
引兵而歸鄭伯謂群下曰孤久被逐以失朝王之禮

奄息
不絕
如綫

今孤復位合往朝王即日入朝時僖王病將危聞鄭伯至宜入寢內謂之曰寡人值國家中衰賴齊侯糾合諸侯以匡王室今寡人將危太子年幼外事托與齊桓內事托與虢公與卿且吾弟子頹暴而無禮久後必謀太子卿與虢公同心以佐寡人死亦無憂鄭伯與虢公泣拜受命僖王遂崩虢公奉太子名閔即位是為惠王惠王升殿齊桓公率諸侯入朝惠王大悅自周公以下及於晉侯皆賜穀玉五雙馬三匹惟為國人名邊伯周大夫石速周大夫子禽大夫祝跪大夫無錫此五人皆公子頹僖王弟惠王叔父也群

郭
同
心
類
不
為
害

臣退朝。為國出。密令人會邊伯、石速子、禽。祝跪於子
頹府中。為國告。子頹曰：「公子先王金枝，臣等皆公子
之臣。今王即位，群臣皆有賜，獨輕臣等，是慢公子也。」
子頹曰：「然則此事若何？」為國曰：「公子能許臣之謀，則
大位至矣。」頹曰：「恐群臣不服。」石速曰：「公子先王愛子，
群臣何服？」頹問其計將安出。為國曰：「天子何初立，來
日必出郊祭天地。臣等率五家甲兵，伏於南郊，待彼
出祭，擒而殺之。誰敢有異議？」頹喜，約罷五人，皆出頹
為人凶暴。常酒後鞭笞士卒。士卒多怨。及是，門吏聞
其事，乃密投號公府中，告其事。號公大驚，遂令人請

此言列國志傳 卷之三十一
 鄭伯告之鄭伯曰孤與公受先王寄託不可坐視天
 子受危虢公曰此事必告天子請兵以討之鄭伯曰
 不可若以兵討之彼必奔走他國不如將計就計來
 日命天子假裝鑿駕出郊祭祀我等率衛兵屯于壇
 所先擒此六賊虢公然其說是夜入朝見王具其事
 以告惠王大驚曰二公何計除此六賊鄭伯具計以
 上不知後事如何

鄭厲公南郊救駕

惠王大悅次日出空駕往南郊祭祀群臣皆受鄭伯
 之計周公忌父人名周公之後也原伯莊公各帶甲

快哉
快哉

轉摺
有情

士五百以從駕子頹在王駕之前文武將卒隨至南
 郊子頹進王前曰此天地壇所請王下駕遂袖出短
 刀揭黃羅幔便刺乃是空駕子頹正欲回身鄭伯令
 武士擒之斬於郊野遍搜郊外四面十里之外蔣國
 聞子頹被殺各各奔入祭壇中周公忌父斬蔣國及
 石速於郊原伯斬邊伯子禽於北野祝跪見有備遂
 望南燕而走鄭伯勒馬後追祝跪見鄭伯追之將近
 勒轉馬頭射鄭伯左肩一箭鄭伯落馬祝跪輪刀便
 砍忽然一聲大振銅刀耀目先斬祝跪於馬下救鄭
 伯上馬鄭伯視之乃周公忌父也二人奉駕而歸獻

六賊之首。惠王大悅。命原伯收五臣。宗族朋黨盡戮於市。王曰。寡人無二卿。險被奸臣一筭。今將虎牢關以東八百里之地。賜與鄭伯。以酒泉郡。賜號公。其餘忌父。原伯。各加官一級。王又謂鄭伯曰。卿爲國家被賊所傷。宜速歸國養疾。鄭伯謝恩歸國。箭瘡迸裂三日而殂。其子捷嗣位。是爲鄭文公。上卿詹父曰。昔者先君曾受齊侯之德。未報。先君既沒。我主益往報德。鄭伯遣叔詹奉金帛往齊。謝德。桓公令鄭使入。叔詹見曰。先君承盟主威德復位。不幸王家多難。一向未曾奉報。正欲遣使。忽又奄殂。今新君初立。不敢私位。

敬道詹來報德桓公曰吾聞王賜鄭伯虎牢以東之

地何不奉與寡人詹曰土地國之封疆不敢割裂

備金帛望盟主恕之甯戚從旁奏曰鄭國之柄皆叔

詹所秉不割虎牢之地入齊此亦叔詹所謀請將叔

詹囚於齊國鄭若割地然後放詹如其不肯設兵以

伐之鄭必全歸於齊矣桓公遂囚叔詹遣人報鄭求

虎牢之地鄭伯聞叔詹被囚復求地上將割與之以

贖詹父大夫公孫定父曰不可吾聞齊侯虎噬天下

所以請割地土割地不已必至於滅國寧與囚詹不

可與地鄭伯曰不割地若齊兵一到何以抵之定父

曰

本亦不叔詹

是謂

此固
報來
乃是
海交
敬星

曰試遣使以金帛贖之如其必欲只得深溝高壘請
 王以伐之鄭伯喜遣人往齊求放詹父齊桓大怒欲
 取詹父斬之然後舉兵伐鄭忽南燕莊公有使至曰
 今山戎二十萬圍燕燕侯遣小人言急請兵救之齊
 桓問群臣曰四夷亂起此事若何管仲奏曰夷狄豺
 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
 也今明公奉天子之令為諸侯盟主列國有難不可
 不救桓公曰鄭伯此事若何仲曰夷狄亂中國其禍
 甚大鄭為隣國可置而再伐依臣之見若莫釋詹之
 囚鼓兵北伐山戎山戎若絕鄭必自服桓公悅令

剽
法

叔詹歸鄭大操三軍令賓胥無為先鋒王子城父公孫隰朋為左右翼管夷吾為謀主留叔牙寧戚守國大軍望南燕而進忽有一騎自西來見駕公問其是誰其人曰臣乃陳厲公之子名完字敬仲今陳侯宣公也厲公之孫太子御寇作亂陳侯殺之欲盡逐臣等故臣來投公曰陳侯既殺其子又逐汝寧吾調兵送公子歸國何如完曰明公如送臣歸不如就死馬前管仲曰臣聞陳侯賢能不肯歸賜其官職使為備用亦可公遂封完為大工正工正掌百官桓之官完遂仕于齊而不歸其后子孫又改田氏留與寧戚同代齊而有其國然完為田氏齊之祖

陳批列國志傳

卷三

六三

守齊國大軍望南救燕畢竟如何

批 論功陞賞賂肉度商度

衛懿公好鶴亡國

說北狄胡人國在大同府王蓋天大王有戎卒十五

萬常有侵犯中國之意只憚齊桓公之威力不敢興

兵至是聞齊兵大出救燕乃發戎兵打入中國滅邢

小國名直屯熒澤衛之地名在河北大振兵勢欲入

禍胎

衛國衛懿公性好白鶴不理國事在後宮築臺高十

丈名白鶴臺養數百鶴於其上皆以錦繡為衣金珠

飾頂每月衆鶴皆有俸祿公若出遊選能舞能鳴之

鶴舞
乘軒

鶴大
夫何
不出
戰

鶴。數十箇盡以大軒。大夫所乘之車也。載於車前號曰鶴。大夫國中百姓有饑凍者。公皆不恤。上大夫寧莊子常諫不聽。狄兵至熒澤。哨馬報於懿公。時公正欲乘鶴出遊。聞狄兵至。聚集群臣商議戰守之計。右大夫石碯之孫石祁子進曰。狄兵驍勇不可輕敵。主公宜求救於齊。寧莊子曰。齊之大夫救南燕伐山戎。若遲緩。社稷危矣。懿公連問誰人敢出兵者。並無一人。荅應。寧莊子曰。此非明公親往。國家難保。懿公遂以大將軍黃夷為前鋒。孔嬰為左隊。孔渠為右隊。大發精兵五萬。留石祁子寧莊子守城。大兵近熒澤。二

十里下寨。兩陣相對。狄兵陣上捧出一員番將。赤髮
蓋面。露齒擦牙。高挺蛇矛。引一隊勁弩壯兵。列於馬
前。**衛**先鋒黃夷觀其號。乃贊天二大王也。更不打話。
二馬相交。鬪上十餘合。狄兵鉄箭亂如雨下。**衛**兵不
能抵敵。互相怨曰。**衛**侯往日不恤國民。以祿寵鶴。今
日何不驅鶴出戰。而令我等受箭。皆無鬪志。盡拋戈
甲而逃。贊天二大王乘勢追入軍中。斬懿公于馬下。
黃夷見懿公被殺。與孔嬰雙馬來攻。狄兵大至。斬孔
嬰。黃夷於城下。渠孔禮孔二將引兵殺至。狄兵列開
以箭射中渠孔。渠孔落馬。禮孔拍馬來救。贊天大王

危哉
危能
危將

斬渠孔活捉禮孔而歸。傳令攻衛城。連攻數日。寧蒗
子石祁子守東西二門。公子申守南門。華龍滑守北
門。禮孔告狄主曰。能救吾死。吾即獻衛城。狄主問其
何能獻城。孔曰。北門守將華龍滑。是吾之友。吾以密
書拴於箭頭。射上城樓。約裡應外合。獻城之後。加其
官職。彼必肯許。狄主大悅。遂赦孔。罪孔修書射於北
門城上。小卒收得箭書。獻與滑。滑讀之。乃孔約動兵
之書。大喜曰。此吾志也。密令三軍披掛。至三更。滑上
城樓放火。大開北門。狄兵大殺入城。寧蒗莊子與石祁
子皆來救北門。狄兵放火燒屋。城中百姓號泣。振天

自相踐踏死不計其數。至五更初。石祁寧莊者。恃勢不救。二人從公子申往東門走出投齊。狄主既占衛城。令斬禮孔華龍滑。剽掠庫藏。衛遂滅。亡後人有詩云。好鶴堪嗟衛懿侯。貴禽敗德忍民愁。鶴死身亡國亦休。一朝戰士拋戈去。

又宋賢有詩云

狄卒長驅入衛城
 懿公乘鶴正荒淫
 目前只顧翩躚舞
 陣上何聞劍戟聲
 金鼓未鳴兵甲棄
 旌旗方動將離心
 可憐六市生靈命
 生死橫山染羯腥

兵家
勝策

批 雉 舞 翩 蹇 云 為 委 也 故 言 集 然 月 如 中

公子申與甯石三騎奔齊齊說齊桓公大軍至南燕將

近四十里哨馬回報山戎有二王一名令支國王名

一名孤竹國王名二王合兵共二十萬國燕甚急桓

公問管仲曰。出戎兵勢甚銳。用何計以滅之。管仲陳

上平戎一策。不知其計何如。

管仲天柱峯滅戎

桓公問平戎之策。管仲曰。吾聞戎兵只備弓馬為雄。

今秋高馬肥。弓勁不可與之交鋒。只可燒絕其糧。

道設計以去其弓馬。然後可滅。遂令大將奚高引兵

一萬抄言乃國志傳衛枚從間道伏於天柱峯截山戎之救兵。又令仲孫湫引兵五千從鶴子谷燒其糧草。又令賓胥無引兵二萬。每卒各要縛一草人。夜攻山戎之寨。只許鳴金吶喊。至天明方可交兵。又令易牙引兵一萬。密離戎寨外。里餘結草以絆戎馬。三軍聽令。以訖。各依計行。是夜天昏月暗。四野無光。賓胥無令兵卒人各左手捉草人。以蔽其身。右手鳴金。納喊。信砲一響。齊兵圍戎寨前門。孤竹王與令支王傳令。賊兵劫寨。夜昏不可交兵。只令將卒亂箭射之。使其不得近寨。戎卒望空發箭。亂如雨下。盡插于齊兵草人身上。寨

中有五十萬箭。一矢皆空。齊人金鼓振夫納喊愈急。將至四更之末。齊兵將草人帶箭盡焚於營外。火光焰焰。昏夜如晝。二番王大驚視之。乃焚草人。恐遺齊計。荒忙奔走。戎兵不論馬步軍。皆跌蹶于塞外。易牙引兵亂殺。斬我兵如剝草芥。流血若滾紅河。逮至天明。賓胥無從前門殺入。兩兵夾攻。管仲自率大軍殺來。在馬上大叫衆將不得走了。孤竹令支二國王。二番王見四面八方盡是齊兵。殺開血路。望北而走。齊兵亂追。二番王走上二十里。回見後騎只有數百餘人。二王大哭曰。日已過午。尚未得食。人困馬乏。後

風聲
鶴淚

復疑
先是
永是

兵追之甚急。奈何孤竹王曰：吾之糧米盡屯於鶴子谷。此去尚有十餘里。宜引殘兵至彼充食。又作區處行不五里。只見前面火光耀目。煙焰漲天。忽一起小卒。焦頭爛額。荒忙走至。大哭曰：鶴子谷五百萬斛軍餉。今早盡被齊兵所焚。其兵又殺將來。我等正欲來報。二王見說。大驚。進退無路。孤竹王曰：此去天柱峯不遠。不如前去據其險要。令人歸國取討。救兵可也。三軍盡饑。不能速退。只得扶戈倚劍。行上十餘里。山後一捧鑼響。挺出金字紅旗。人馬精彩。二番王以為本國救兵將至。舉目視之。乃齊將高奚之號。番兵驚

散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二王勒馬走回。仲孫湫引兵黨住去路。斬二王於天柱峯下。擄其器甲與高奚。奏凱而還。大軍會於南燕城外。燕莊公與君臣出城來迎。齊桓公令三軍屯于城外。自與管仲、賓胥無數文武入城。燕莊公再拜曰：「敝城非盟主威力所到，則爲丘墟矣。」桓公曰：「救災恤隣，乃寡人之職，有何勞也？」燕莊大排筵宴，奉金帛犒勞三軍。桓公謂燕侯曰：「明公遠處邊國，久失朝貢。天子每令某以征之，某以明公先君燕召公所封。先君謂召公也。謂王室至親，不忍加兵。公何不修先君之政，致貢于王，內爲至親。

外爲君臣共保王室豈不美哉燕莊公曰久失朝貢
恐天子不納桓公曰公從我歸朝奏天子赦汝往外
齊主班師奏豈而還將山戎二王首級及金銀器械
盡往拜朝周惠王勞桓公曰夷狄爲中國之病賴卿
削滅實卿之功今將山戎二首號令四夷金帛賞卿
與汝犒勞三軍桓公謝恩奏曰南燕侯久失朝貢之
禮今臣與其掃夷狄之亂帶燕侯入朝望陛下赦其
前罪而許其來貢惠王喜宣燕莊入朝受其貢物厚
禮而遣歸國桓公與燕莊並謝恩各歸本國桓公適

齊寧戚鮑叔牙領文武出郭迎駕入城升殿群臣
賀說衛公子被狄所逐投齊求救聞桓公南伐所以
隱于草野至是聞桓公歸乃與寧石二大夫入齊告
難畢竟何如 批 亂而討之服而舍之

齊桓公德存邢衛

二騎既入齊城號泣于朝外桓公召入公子申泣訴
狄兵滅邢滅衛之故桓公問狄兵退否申曰尚在衛
城標掠聞盟主班師今將出城萬乞起兵趕上以復
此仇管仲忙進曰南夷北狄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此
要速除但我兵初戰遠歸不可禦狄公速調諸侯之

探夷
手段

吳滅
維維
維是
王道

兵逐之可也。公遂令王子城父督眾蔡之兵往衛狄
 聞諸侯兵至，盡擄衛國子女金帛而退。王子城父札
 任營寨，遣人回報桓公。桓公令班師，管仲曰：「不可。濟
 弱扶傾，齊國之事。今邢衛既遭狄滅，主公宜為立新
 使君，其社稷不絕。然後方可抽兵。」桓公悅，曰：「君仲父之
 言正合孤意。」遂調陳宋之兵築楚丘城。在楚地令公
 子無虧送公子申立為衛後，調杞蔡之兵築夷儀城。在邢地
 今仲孫湫立邢公子。名叔頗為邢之後，各賜
 稻粟五百斛，金帛十車，牛馬材木悉皆充足。此齊桓
 公第一件好處也。
 後人有詩為証云：

王道凌遲重可嗟

南蠻北狄亂中華

諸侯祇解相吞併

誰似齊桓繼絕家

潛淵讀史詩云

周室東遷綱紀摧

桓公糾合振頽頽

存邢繼衛仁心在

大義堂堂五霸魁

太史公評曰

桓公南伐山戎管仲因之以召燕侯入覲北狄滅

邢絕衛管仲因而立後於是天下諸侯皆服其威

而感其德宜其成霸者之業云

說楚子

熊羆

自承父位連年沾疾不能理國其弟熊

北平刊

國志傳

三

打言及國... 亦息媽所生

起篡位之心一日藏劍問安屏開左

有妻
之始

右刺楚子於榻群臣不知其故遂奉憚立是為成王
 成王問群臣曰先王征伐列國將有圖霸中原不幸
 早死吾兄奄弱不能繼其大志今吾帶甲百萬文武
 多謀吾欲驅馬中原卿等以伐何國為先闞伯比曰
 中原列國鄭為咽喉齊兵最勝今若舉荆楚之兵與
 列國爭衡莫如遣一大將領兵襲鄭為本然後可挾
 天子而令諸侯則齊反為我霸矣王悅遂遣伯比之
 姪闞廉之弟右將軍闞章引兵二萬與攻虎牢鄭之
 地名闞章領兵出城行至齊楚界口忽山背後金鼓

闔闔一簇人馬緩緩而至。章視其旗乃鄭大夫。之號也。楚兵列開兵勢。射住陣脚。問來者何人。鄭人曰。吾乃鄭之大夫。奉鄭伯之命。賫金入齊。謝德。闔章聞其說。乃掩其旗號。詐聲對曰。吾乃齊大夫仲孫湫。齊公子之命來迎大夫。聃伯下馬相見也。闔章曰。大夫遠勞。其車可換。齊卒聃伯許之。闔章令小軍推轉。賫車。聃伯正欲上馬。喝令擒之。鄭兵不知其由。章曰。吾乃楚將軍闔章也。正欲引兵來攻虎牢。却好遇汝。遂囚聃伯。班師不知後患若何。

批 寫眼不識被章哄了

管夷吾罵死鬪伯比

鄭之殘兵入齊報曰。鄭伯聞盟主遠歸。使聃伯賈金帛來勞軍。至中途被楚將鬪章奪其車馬。囚聃伯以去。敬來請罪。桓公問之。大罵匹夫。焉敢奪吾之貢。管仲曰。楚子遠處漢東。久不朝貢。且吞鄆滅鄧。伐隨有併吞之勢。今不早除。若霸業一成。是虎生翼也。速率諸侯之兵。以伐之。桓公遂傳檄會諸侯。伐楚。諸侯皆率兵來會。桓公問衆諸侯曰。孤欲伐楚。公等以兵從何方而發。忽一人越班奏曰。依臣之見。東夷屢寇中國。今大兵莫若出於東夷。循海而歸。一則伐楚。二則

罪討

耀威於東夷。此一舉兩得之計也。公視之。其人乃陳國大夫姓轅。名濤。塗字子波。公問群下曰。子波之言何如。管仲曰。兵出東方。路途遙遠。一遇強夷。我兵被阻。楚兵襲後。進退兩難。莫若從陳蔡而發。糧足兵雄。大事可圖。子波乃陳大夫。恐大夫從陳而過費。其犒勞三軍之資。故獻此以危我兵。鄭大夫申侯。人姓名亦言管仲父之言是也。桓公大怒曰。大夫焉敢巧言設計。以陷我兵。遂囚濤塗。待伐楚之後。決罪。是日發列國之兵。共計三十餘萬。以齊將軍賓胥無爲前鋒。鄭大夫申侯爲左隊。宋將軍方仲德爲右隊。高奚仲

堂之傳
正一
之旗

孫湫為保駕大兵過陳鄭望楚而進說聞伯因聘伯
 及金帛來歸告楚王楚王大悅伯比曰齊侯尤合征
 伐得志彼聞吾奪其鄭貢必與師侵楚宜速出兵以
 備戰守楚王曰齊侯交兵之功非練達老成者不可
 督兵遂拜伯比為中軍大都督闔章為前鋒闔丹屈
 祈為左右先發精兵十萬吾率大兵以繼其後伯比
 領命次日升帳哨馬報齊侯果連列國精兵共有三
 十餘萬漫山寨野浩浩蕩蕩今已屯於召陵楚國名
 即今陳留縣也矣伯比傳令次日出陣且勿交兵待
 吾說動一遍齊兵不退然後交鋒諸將唯唯而退次

日一捧鑼响。兩陣對圓。楚兵陣上捧出一輪逍遙車。伯比綸巾羽扇。大袖長條。坐於其上。左屈祈。右闔章。從之。伯比遙謂齊兵曰。誰是管上卿。請出陣前。吾有請教。管仲聞伯比親出。亦乘駿馬。手按剛刀。左須無右高奚相從。而出。荅曰。夷吾在此。老將軍是何人氏。請通尊表。伯比在車上。欠伸曰。上卿休怪。老夫乃德安人也。姓聞名伯比。見辱楚國。上大夫仲亦在馬上。拱手曰。衣甲在身。不能施禮。大夫有何高論。伯比曰。吾聞仁者不虧其節。智者不辱其身。子乃公子。糾之。良臣。小白殺糾。子不能從死。爲義反。乃忘君而事仇。

伯比 寫仲 仲焉 伯比 西邊 相駕 一場 熱鬧

何汲汲于利名之場。失却仁義。大關以致虧節辱身之甚耶。管仲對曰。子但知從死。一時為仁智。豈知德救塗民。功傳萬世者。為仁知乎。伯比曰。何為德救。生民功傳萬世。管仲曰。周室東遷。王綱失馭。奸臣夷狄。混亂如麻。天下生民。陷于水火。吾知齊侯乃寬仁大度之君。豁達英標之主。故舍小節。而成大義。君臣協心立德。救民又焉為辱身。而虧節哉。伯比曰。天下雖亂。周室至親。諸侯不為盟主。出力救亂。齊乃外姓之國。敢奉天子威權。以專征伐。此汝君臣假仁挾詐。併吞列國。又豈得為立功救民哉。管仲曰。周室衰微。

姓諸侯奄弱。所以吾主上奉王旨糾合諸侯南伐山
戎。北存邢衛。此皆仁勇堂堂扶傾濟弱。何謂假名吞
併者耶。吾聞楚子僭王叛號虎噬漢東。汝乃周之陪
臣。楚之故家不能令楚入朝。臣扶周室反乃教其僭
王猾夏侵犯中原。且鄧侯乃熊貲外祖。汝則擒而滅
國。息媯是伯瑗正妻。汝則擄而歸家。皆非楚子無仁
無義。盡是老賊所詐所謀。廉耻俱喪。死且有餘。尚敢
馬前搖唇鼓舌以攻他人之短。本當梟汝之頭。鼓兵
入楚。姑念匹夫老耄。死亦無益。若不速退。老命難逃。
伯比本欲來難管仲。却被管仲大罵一遍。心氣上攻。

批言及此處作
口吐鮮血倒翻於馬下

後人有詩為證云

闐然金鼓數聲催

齊楚軍師出陣來

高談氣激龍蛇舞

潤論風摧木石開

舌劍難欺仁義漢

唇鏃豈戰稊稂才

片言攻出平生詐

氣死荆蠻馬下埋

管仲以劍麾左右而進賓頭無搶上斬比於陣前闔
章看見拍馬來攻胥無二將闔至二十餘合高奚橫
鎗夾攻闔章力不能抵敗馬走回高奚趕上活捉闔
章大兵進屯於陘山不知勝負如何

批 舌劍唇鏃

管仲召陵服強楚

齊兵進屯於陘山楚之地名楚之殘兵走入報楚楚

好箇氣死

王聞伯比氣死。鬬章被擒。大怒曰：匹夫焉敢去吾左右。便欲親征。左大夫屈完諫曰：國家初喪，軍師事無決斷。王欲親征，必須選立軍師。運籌于內，然後可以定計征討。王曰：誰可立為軍師？完曰：臣舉一人，乃將門之子，年少英雄，昔其父生下此人，狀貌異常，故棄于穀，而虎收而乳之；于菟後其父收歸，育之。見今二十八歲，文武雙全。王如立軍師，謀大事，必此人也。王曰：此人在何處？完曰：乃上大夫鬬伯比之子。因虎乳

不入
虎穴
焉得
虎子
呵

之義名毅音毅於音烏菟音徒字子文也。王遂宣子
 文入朝拜為上卿。令尹使謀軍國重事。子文辭以父
 孝在身不敢從政。王曰：你父為國而死，卿能助我伐
 齊以報父仇，可也。子文謝恩受職。王曰：目下齊兵屯
 於陘山，吾欲親自出敵，卿意如何？子文曰：齊奉天子
 之命，連列國之兵而壓楚境，勝勢在彼，不可與之爭
 鋒。莫若遣能言之士，說動其兵，使其國中有隙，然後
 交兵，無有不克。王曰：齊兵囚我鬬章，陷你先父，吾恨
 不生擒小白，立斬夷吾，以銷此恨。何待再日加兵，屈
 完曰：齊兵遠出，糧餉不繼，臣憑三寸之舌，說毅鬬章

退三軍果如不從。然後交兵不遲。王許之。屈完往至
 齊。寨左右報知管仲。告桓公曰。吾聞屈完楚之說客。
 此來必欲以舌戰吾退兵。若完入見主公。勿言臣請。
 一一荅之。桓公召完入。問曰。大夫此來何故。完曰。奉
 楚王命令。乞容告訴。公曰。有何議論。完曰。齊楚皆為
 周之諸侯。君處海北。楚居湖南。地之相去。千有餘里。
 刀兵不見。各保本疆。今明公無故連兵。以侵楚界。陷
 我大夫。言伯比也。囚我部將。誠不知此兵出為何義。
 管仲對曰。齊楚雖皆王室諸侯。然我先君謂姜太公
 有大功于周。故成王賜曰。五侯九伯。得專征伐。今吾

主公見王令不行。諸侯僭叛。故奉聖旨。一匡天下。以

朝天子。今楚地居南海。當貢包茅。包茅。累束也。昔禹

地名。各依其上。產以貢于王。荆州乃楚之分野。當貢

包茅。蓋取三春之包茅。最麤。匣以貢于王。王即以包

茅。匭匣束酒。東遷以來。爾楚不朝。包茅不貢。王祭不

以供。無以束酒。鮮見上文。今又僭王叛號。伐蔡以寇中

原。故我未加征討。輒敢奪吾鄭貢。囚吾聘伯。所以吾

主奉天子之旨。連諸侯之兵來責。不貢包茅之罪。追

問膠舟溺主之愆。昔昭王出遊。楚人進膠舟。以溺之

事。見一卷。楚人膠舟溺。昭王題下

今者而王兵出堂堂。名正言順。汝尚不知罪咎。反謂

無名無義耶。汝速整貢入朝。吞聲受責。庶幾不動半

膠舟 其事 其間 諸水 濱

楚亦
議也

寸之戈如有不肯將汝楚地踐成艸場。屈完聽罷啞口無言。但叩頭乞歸。商議桓公喝令速退。完歸見成王具齊侯所責之言。以告成王。成王問群下戰和之禮。何者爲先。下大夫鬬丹曰。吾楚正欲東征西討。橫行于天下。况齊兵自送死而來。所謂以羊投虎口。依臣之見。率大軍出戰。絕其糧道。則齊之君臣首級。不日自獻王庭。何畏齊如虎。而與之和哉。子文奏曰。齊雖遠。犯吾界。彼得天子之命。責我不貢。師出有名。若與之戰勝。則諸侯合兵來救。敗則楚勢再不可振矣。莫若聊備茅包。與屈完入貢。使之退師。然後待齊有

隙興兵以復此恨可也。主令取包茅十車，金帛各十車，使屈完往。齊完受命至陘，見桓公。桓公曰：「汝主之意若何？」完曰：「吾主望盟主暫退三軍，容備貢獻。」桓公令諸侯之兵退屯召陵，約三日。楚貢不入，然後復進。決戰。次日，完將入獻。桓公謂諸將曰：「楚人遠出南方，不見中國軍容之盛。今日屈完若來，汝等各要鎗刀，出鞞盈甲，鮮明大操，諸侯之兵於召陵，使其知有中國之盛。如有故違者，依軍律治罪。」諸將唯唯列成隊伍。完入。桓公問曰：「大夫遠處南地，不見中原兵甲，今日吾令諸侯之兵演武於召陵，汝試閱其威勢何如？」

厲完亦是箇非漢口鐵的爭不各

於是鼓更連擊三通紅旗隊裏閃出一隊馬軍左
右箭馳射如飛衆軍喝采皂旗陣內閃出一隊步軍
左牌右劍圖滾似箭衆軍又喝采桓公召屈完問曰
吾奉天子威權糾合雄兵以此衆戰戰無不勝以此
攻城城無不克所以勦滅山戎撫安邢衛今汝君臣
連年不貢囚鄭使臣是何道理若不速貢加兵無悔
屈完對曰盟主以匡輔爲公辱收寡君入會楚之幸
矣若夫必以攻戰爲上楚有方城爲城漢水爲池甲
兵雖衆無以用之桓公怒曰以子之言吾衆無奈楚
何完曰盟主以德綏服諸侯誰敢不服然必欲以兵

批詞新國志傳 卷之三

兩國
各情
水使

召陵
芝師
兼地
動地

威劫俠所謂大國有征伐之兵小邦亦有禦備之固
而已桓公大笑顧謂諸將曰屈仲全完之字可謂善
為使者矣屈完獻上包茅及勞軍金帛桓公曰必送
聃伯歸寨然後吾釋闞章大軍始退完乃歸送聃伯
至寨桓公命放闞章即日班師還朝宋人有詩云
齊侯耀武入荆襄 不動兵車霸自強
罪責茅包營下獻 詞脩伯比馬前亡
威臨強楚君臣服 力輔王家義理當
千古召陵山下過 令人猶自想風光

胡曾先生有詩為證云

小白匡周入楚郊

楚王雄霸亦咆哮

不師管仲為謀計

爭敢言微縮酒茅

潛淵讀史詩云

楚子強橫似虎鯨

伐隨滅鄧逞刀兵

桓公不動兵車會

焉得包茅貢召陵

齊兵奏凱旋師敗伍陸齊。戈戟精彩**楚**人隔河而望

世襲

皆稱中國有好人物不敢乘追大軍歸至**魯**界忽前
有一騎披麻掛孝號泣而至不知是誰

魯村婦秉我全社稷

桓公停驂問其是誰其人哭曰吾**魯**公子季友是也

公問為何披麻太哭季友魯莊公之同母弟也曰先

君莊公臨薨立其子名班嗣位公子慶甫亦莊公之

弟但不同母也謀弒班吾又立閔公亦莊公之子季

友之孫名啟方也慶父又謀殺之魯國大亂敬請盟

主定君救亂桓公在馬上嘆曰吾方伐楚魯又多亂

此王法不行亂臣賊子蜂起何以處之管仲忙啟曰

明公正是握定君討亂之權魯若多亂不可緩救公

曰移兵進魯何如仲曰明公要貢茅包入周以獻楚

捷但令一大將部兵往救可也公遂調保駕將軍高

敬仲即奚敬仲字也仲孫湫二人各引本部兵與公

于季友入魯定亂。此齊桓公第二件好處。後人有詩云。

魯國君臣亂似麻。

齊桓伐楚未回家。

一聞季友哀求語。

即命高傒絕禍芽。

齊桓公大軍還朝。高傒與季友引兵入魯。却說魯公。

子慶父先與哀姜。

魯莊之妻閔公止母慶父之嫂。

奸。

淫既殺閔公。日與哀姜宴樂。及聞齊兵殺至。與哀姜

奔走出城。遇齊兵于夷原。

魯地名。

季友謂高傒曰。弑

二君淫主母。正此賊也。高傒橫鎗便刺。南遶楓樹而

走。遂逃奔於莒。高傒轉馬來攻魯。兵哀姜正欲望莒。

同走高傒。嗚曰：亂國淫婦，欲走何處？一鎗刺於馬下。謂季友曰：此婦雖亂，亦是汝國主母，可收屍歸葬。又密謂仲孫湫曰：魯國喪亂，不如乘此機會，打入魯城，滅其社稷，以建大功。有何不可？湫亦許之。大軍殺入魯城郊外，百姓皆奔入城。傒在馬上，見一婦人抱二嬰兒前走，見兵趕近，乃棄一子，抱一子而逃。高傒追至，捉所棄之子，問曰：前婦是你誰人？其嬰兒泣曰：吾母也。高傒嘆曰：魯國亂極，至于子母相棄，不伐更待何時？遂勒馬追及婦人，問曰：子皆汝生，何得棄長而抱幼？婦人訴曰：所棄者吾子，抱走者乃妾兄之子也。

郊野
能姑
能退
師
魯

侯呀曰。汝何棄子存姪。婦人曰。將軍兵近。力不能兩全。故棄之而逃也。侯曰。子母天性也。汝何滅天性而存其姪。婦人曰。子私恩也。姪公義也。幸得兩全。則公私盡美。今不幸遇將軍兵臨。若棄侄存子。是全公義而全私恩。吾魯乃禮義之邦。妾忘義而棄侄。則魯君不容。大夫不恤。妾何顏而立于世哉。高侯謂仲孫湫曰。吾謂魯亂可伐。今村野婦人尚能守義。焉可伐之。遂赦婦人于母。令三軍偃旗息鼓而入魯城。後人有詩云。

魯國君臣亂似塵。

哀姜慶甫肆昏淫。

吊古者有餘慨

惠人自有果報

果然

滿朝文武皆如醉。不及城郊野婦人。

公子申莊公之子也出迎齊兵。季友泣告侯曰：莊公

之子三人皆被讒賊所弒。止存此子而已。侯遂入朝。

聚集文武奉申即位。是為魯僖公。僖公既立，謂高侯

曰：慶甫亂國，今逃歸莒。將軍不誅此賊，日後必又作

亂。高侯正欲部兵伐莒，忽報慶甫逃莒。莒侯懼齊加

伐，閉城拒慶甫。慶甫進退無路，自縊。城之下，侯

令斬首級來獻。僖公宣入，使大賞遣歸。僖曰：此賊

既除，皆高將軍之力。大宴高侯，重以金帛，賜侯歸國。

季友告僖公曰：昔者高侯入城，將有滅魯之意。因追

郊外婦人見其守義存侄遂不敢加兵魯得全其社稷皆此婦人之德主公宜加旌獎以教風化僖公遂宣婦人入朝問曰汝何人之婦對曰妾城西農家不敢通名公勞曰魯之社稷賴汝以全賜與黃金十斤彩帛百疋賜名義姑詔有司建造義坊以昭旌獎婦人謝恩歸家批大振風化只是禮義之國漢都尉大夫劉向有讚云

齊將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侄

齊將問之

賢其稱理

一婦存義

齊兵遂止

齊宜
其難
其

却說高侯歸國桓公因問魯可伐乎仲孫湫曰魯人
猶秉周禮不可伐也公問其故湫以義姑之事告之
管仲進曰魯周公之後至于山野婦人猶能持節行
義不以私害公而况在朝之士大夫乎公必宜靖魯難
而親之可也桓公然之遂令管仲入魯申賀管仲
又曰南伐諸將宜加賞罰以厲善惡桓公遂將有罪
者罰多功者賞又取轅塗濤斬首示衆乃陳國大夫
初進諫出兵者陳侯再三哀丐桓公不聽管仲進曰
明公大度戮此小夫何益公令放歸仲又曰明公宜
奉茅包朝王以表主盟之義桓公將楚進金帛悉散

與從征諸侯自奉茅包入周以見天子不知後話如何
批 綱常大振

齊桓公輔周太子

桓公入朝時僖王以崩惠王繼位聞桓公入朝宣入
勞曰國家之難外鎮賴卿制伏內事不定朕難處決
桓公對曰陛下內有何事願聞其詳臣雖不才請書
愚陋王曰寡人太子名叔鄭柔弱次子名叔帶仁孝
剛克吾恐太子不能治國朕欲易叔帶為太子卿意
如何桓公頓首曰國家立長不立幼古今之通義陛
下既立叔鄭為太子復可廢易惠王聞桓公不從不

首止之盟 天子 天得 力

綴註 依世 中派 在母

悅罷朝桓公歸以王言告管仲管仲曰廢立太子國
 家之患主公權在盟主當速處之公曰若何仲曰宜
 請出太子會諸侯以定其位然後太子安位桓公遣
 使奏惠王請太子會于首止惠王不許周公宰孔
 孔人名封周公諫曰不可齊侯糾合諸侯無非亦為
 國家今不許太子會盟逆其權也王不得已令宰孔
 輔太子會盟宰孔與太子辭王出朝王召鄭文公語
 曰齊侯名雖糾合志在併吞汝鄭小邦後必有患今
 日之會汝可服晉而別齊侯久後齊侯吞併汝可求
 晉為援鄭伯謝而退以王言告群下不往會盟大夫

孔叔諫曰齊侯屢欲見責于鄭今鄭駕禍於楚齊方附我且人附我而欲背之是不祥也鄭伯將往大夫甲侯力說不可鄭伯遂不往會却說桓公會諸侯於首止列侯皆在獨有鄭不至忽哨馬至報鄭伯逃盟齊侯起告周大夫孔宰與列侯曰國家建東官為本天子年老故寡人請旨會公等以定東官公等之意若何宰孔及列侯皆曰盟主之言國家之福桓公遂立盟曰凡在盟會久後不輔太子者則許列國共討之諸侯咸曰謹奉命宴罷各歸本國管仲告桓公曰首止之合鄭伯不至必倚晉為援故傲矜如此速請

齊國
方注
群言
服

加兵以討公然之令。賓胥無隰朋各領精兵五千攻
鄭。鄭若不服然後我率大軍繼後。二將遂領兵直圍
鄭之新城。新城守臣洩子良堅閉不出。人鄭告急。鄭
伯問曰：誰敢引兵出戰？文武並無一人敢應。大夫孔
叔堵叔師叔齊跪曰：我主當日不聽臣等所諫，故背
齊盟。今日齊攻新城，滿朝無人敢領兵迎敵。依臣等
見，不可與之爭鋒，只宜宣太子親奉金帛前往待罪。
齊侯乃列國盟主，以義為先。太子親以禮至，齊兵必
退，方免鄭國之禍。鄭伯詔太子。文公長子名伯華奉
金帛往齊待罪。太子原與大夫申侯有隙，至聞命往。

齊乃入朝奏曰當日父王聞孔叔之諫正欲命齊申
侯力阻始招此禍今欲差臣往齊待罪必斬申侯首
級前去謝齊然後此禍方免鄭伯令有司斬申侯以
首級付太子太子受命而行至新城見隰朋朋令賓
胥無屯於新城自引鄭太子入齊見桓公桓公問曰
太子有何議論伯華曰父王悞聽讒臣申侯之阻是
以得罪於盟主今斬申侯首級及備金帛待罪以望盟
主橫包羞之量班師以解新城之圍桓公問管仲何
如仲曰臣聞招來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
懷今鄭伯既知罪以禮引咎主公當召還新城之師

厚待其太子可也。桓公遣哨馬召賓胥無班師，厚待伯華，遣歸。却說惠王少子叔帶，聞桓公會諸侯，立其兄叔鄭爲太子，恐已不得爲王，乃召西方犬戎入寇。惠王悶死，犬戎助叔帶與叔鄭爭位。大亂京城，周公宰孔與群臣奉太子奔齊求救。桓公曰：吾受首止之會，正爲此事，今果然矣。遂令隰朋引兵入，周平戎定位，朋兵至洛陽，叔帶聞齊兵至，從西門奔出，大戎盡擄京城庫藏，亦從北門而出。隰朋與宰孔擁太子入城，卽位。元爲周襄王修葺官殿，出榜安民，郊天祭地，遂祭先王，祖考百姓大悅。

總批

秦五抱經濟之才霸諸侯一
匡之士非桓公納也明愛子若珠既
滄海玉蘊荒坵惜佳儒生及哉

鐫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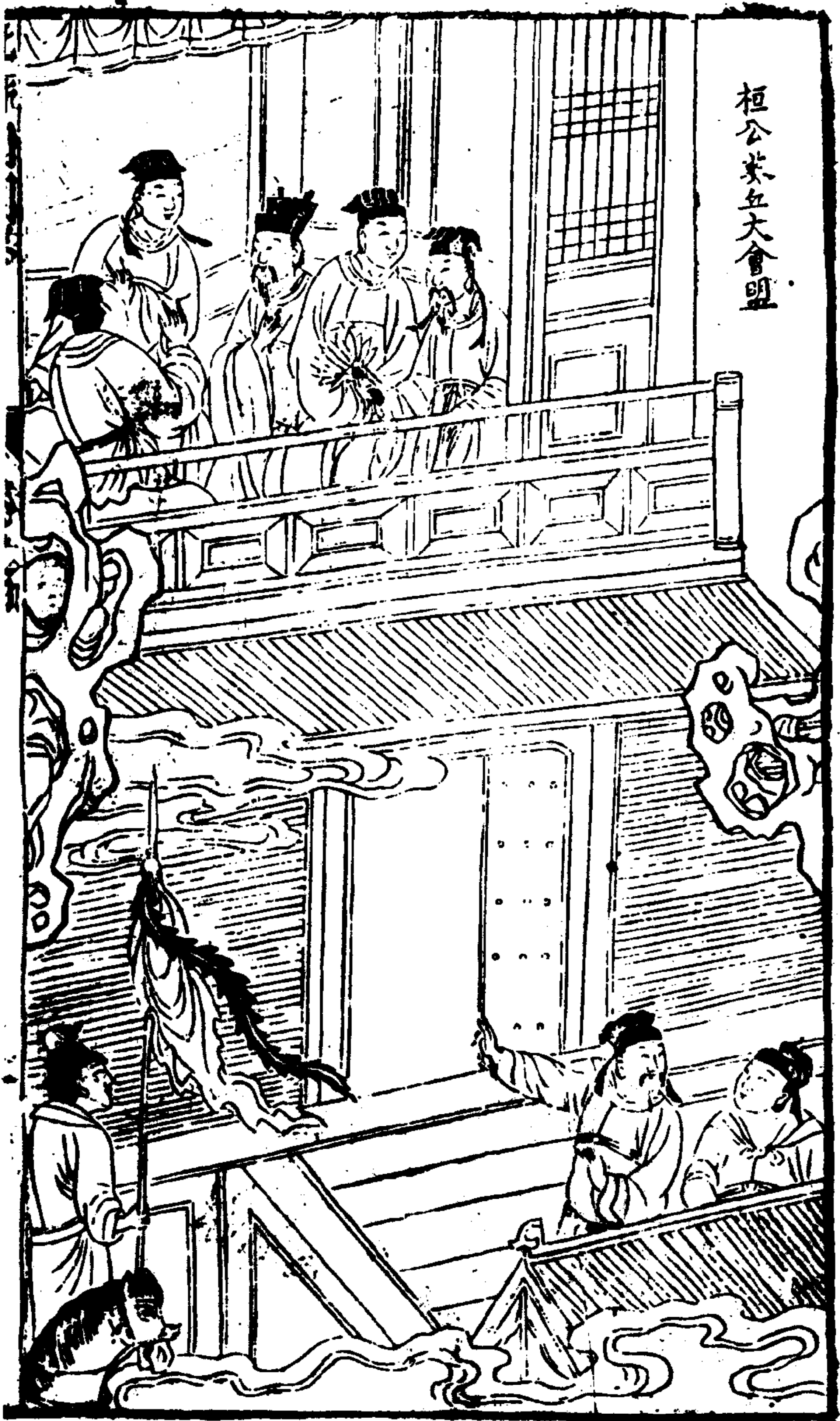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六九六

漢書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四

桓公葵丘大會盟





晉獻公寵妾
逐太子



金瓶梅詞話 第七十四回

驪娘沒計陷申生







晉重耳周遊列國





五公子爭權亂齊

宋楚泓水大戰



世宗及百官

卷之四

趙衰狐偃奪重耳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四

雲間陳繼儒重校

古吳朱 篁泰閱

起自周僖王元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桓公葵丘大會盟

襄王謂宰孔曰朕遭骨肉之亂賴齊侯平戎定亂今

日郊祀禮畢合頒胙肉

祭則曰胙以賜齊侯彰其寵

錫以崇殊遇於是即命宰孔奉胙肉往齊厚待隰朋
這歸却說管仲告桓公曰隰朋必能定大位主公宜

事
修好

率諸侯入賀庶幾不朱成盟權柄公曰宜在何處期
會仲曰齊自北杏定霸以來雖常盟會皆列國兵車
會議而已今日乃匡合朝王之會不比尋常宜在葵
丘齊之地名在陳留縣東大地築壇壝期會可也公

擇列
處便
見周

曰仲父施行便是管仲遂令東郭牙督五百壯兵往
葵丘措置東郭牙引兵至葵丘擇方圓八百步之地
築壇一所高聳十餘丈布南北君臣之位列上下三
層之階金壁輝煌珠翠圍擁布列整齊桓公與衆文
武來至傳令在第一層壇設黃金御座七寶幢蓋以
按人君南面之位第二層壇左列與周同姓諸侯之

北官
文官
濟
濟
北
北

位曰魯曰鄭曰晉曰衛曰曹曰蔡右列與周異姓諸
侯之位曰齊曰宋曰陳曰楚曰滕曰薛各蓋綠羅珠
傘錦標著號第三層壇左序上卿管夷吾大司徒
孫在 大司田甯越 大司理賓胥無 大司諫東
郭牙 中軍大夫鮑叔牙 下軍大夫雍廩 中軍
督謀甯戚 中軍參謀公孫際朋 右序大司馬王
子城甫 折衝將軍仲孫湫 征虜將軍衛公子開
列 大工正陳公子完 平戎將軍堅刀 中護叅
軍管至甫 偏將軍連稱 中軍都督高敬仲俱各
衣冠濟濟弁冕秧秧以引列國群臣立東西之楹以

須史
二十
自見
朝
不
粟

置反玷樹左右之標以懸鐘鼓又令一千二百五十
 名壯兵分爲五隊各執青黃赤白黑旗屯於五方以
 按五行壇上盡飾金珠錦綉布列銀燭奇燈異香馥
 馥庭燎熒熒須史列國諸侯皆至桓公又令公子無
 虧桓公長子序諸侯之位諸侯推讓升殿各就本國
 列國群臣皆循齊臣之班桓公起告諸侯曰今日乃
 天子初登大位故寡人會公等入京朝賀必在壇上
 北面朝王然後立盟可也諸侯皆拱手曰聽命桓公
 乃引列國君臣望北下拜環珮鏘鏘威儀翼翼山呼
 之聲振于十里之外禮畢各就本位管仲歷階而上

初立之會

今日方知

告諸侯曰今日乃衣冠之會不必殺牲歃血但載書立誓以定同盟可也桓公即秉筆立盟曰凡我同盟之人協匡王室言歸于好第一要誅不孝無易太子無以妾為妻第二尊賢育才以彰有德第三敬老慈幼無忘賓旅第四士無世官官事無攝無得專殺大夫第五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有犯已上五等許及國共討之諸侯皆曰謹受命言未訖小卒報王使至桓公降壇迎接宰孔告曰天子初立皆賴盟主之德今祭祀天地和先令孔奉胙來賜桓公升壇望北謝恩宰孔曰天子有言盟主年老加賜一等免

莊份

於拜謝桓公大驚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何敢不
拜以廢君臣之禮哉遂再拜稽首諸侯皆曰今日方
見君臣之禮耳 後人有詩云

壇築三層聳碧空

韶音金鼓振空中

衣冠煥煥昭文雅

劍戟森森建武功

五義申盟金石固

片言載誓地天同

寥寥四百春秋世

始見葵丘一會公

潛淵讀史詩云

桓公仗義輔周王

糾合葵丘第一良

鐵筆立盟申五命

錦書定誓正三綱

釋曰
詩亦
之羊

天威咫尺寧矜傲

禮制尊卑敢崛強

從此君臣知降殺

夷吾抱負愈隆彰

桓公兵車之會惟葵丘第一有四六之詞一篇曰

五霸之業桓文第一糾合之功葵丘為最築敷丈

之高壇上溥青霄圍幾國之平地四連綠野金壁

騰光照耀九天日月鐘鼓節韻振轟千里風雷庭

燎焜煌煌之晝獸鬪噴嫋嫋之烟幕張紅羅列旌

旄以環衛旗標黃纛布戈戟以森嚴桓公儼穆穆

之容群臣序彬彬之秩有司戒期羽書馳告於是

車馬滾紅塵奉一命而四方輻輳衣冠彰富貴會

五爵而列國騁馳翰苑儒林文臣序彬彬之貌蜂
屯蟻聚武將耀赫赫之威俎豆獻庭駢圭交爲是
故相推相讓歷階級而登盟壇恪敬恪守慎威儀
以升公座周旋俯仰揖讓降升覲南面之尊環北
辰之拱環珮鏗鏘之音徹透九霄山呼萬歲之韻
振聞十里踧踖其儀抑首就位于是管仲定盟諸
侯歃血申以王命之嚴若挾河淡永以載書之信
似轟雷霆威著德輝諸侯守超雄之大誓目眩氣
奪士卒駭拔俗之偉觀獻酬未畢天使來臨鳳翅
翔翔望南壇而降詔龍顏咫尺覲北面而酌恩三

詞佳
雄偉
尚多
不係
伯國

軍鼓舞賀龍虎之相逢八音鼎沸慶風雲之遭際
玉帛交錯葵丘之會亘五霸而無虧威德兼著相
公之業歷春秋而莫比 入古風一篇

春秋亂世無綱紀

群雄角力相吞噬

卓彼齊桓異衆謀

仗公秉義匡王室

君不見 葵丘會

衣冠文物兩彬彬

赫然聲辰爲第一

巍巍壇壝值雲空

煌煌金壁光侵日

文臣下筆風雨驚

武將橫戈鬼神泣

威轟雷霆服百侯

德乘陽春濡萬里

左班管鮑獻謀謨

右班賓隰相羽翼

羽書一出檄四方

膏車秣馬相期至

皇皇穆穆競獻辭

鏗鏗鏘鏘鳴圭璧

五義方經筆下盟

諸侯遵守同金石

丹鳳啣詔自西來

周王致胙彰殊錫

天子曾勞免降堦

敢把龍顏違咫尺

丈夫得志慶風雲

意氣軒昂誰可比

又一絕句云

春滿葵丘日滿天

諸侯金鼓競喧闐

桓公申義同盟語

千古猶如振耳邊

獻辭已畢桓公遂率諸侯朝周襄王勞曰國家不幸
骨肉相殘賴卿輔弼桓公稽首曰皆陛下威福臣何
有焉王又問曰聞卿臣下有管夷吾者兼備文武朕
願見之桓公引管仲入周王勞曰羽翼齊國勤勞王
家皆卿之力賜你上卿之職出入儀制但降諸侯一
等管仲再拜辭曰臣乃一賤有司其匡合之功皆臣
主公威德將佐膂力臣何敢受此重賜王曰朕以齊
侯攘夷匡周皆卿之力故賜此制今卿以德歸其三
功歸同僚其實君子不忘其本也遂賜齊侯彤弓一
把寶劔一口白旄黃鉞得專征伐斬斨自由賜管仲

上卿之職兼賜出入儀制其餘列國諸侯與齊之文武各賜黃金十鎰彩帛十端無得再辭桓公乃引諸侯及文武謝恩 史官有詩贊云

管子春秋大霸臣

尊王攘狄有聲名

當年金殿辭封誥

千古令人誦德音

宴罷諸侯辭王各歸本國管仲告桓公曰葵丘之會盟誓以立太子為重今吾國東宮未定宜早建立免

致久後爭位桓公曰孤之六子

桓公有六子衛姬所

生名無虧少吳姬生子名無鄭姬子名昭葛姬生子

名潘密朱姬生子名雍少者失名桓公正宮妃姬皆

無子此六子皆嬖妾所生

惟昭鄭姬所生舉止端慤

他日可承大位。孤欲立之。又是居次。此事若何定處。
仲曰。主公明見正。今仲意二公子雖幼。其賢過於弟。
兄宜立之。以主社稷。公曰。無虧君長。久後必起鬪爭。
仲曰。立嫡以賢。何爭之有。公然之。次日設宴。以建東
宮畢竟如何。批。厨子也。不換越。愛國未天子。

齊桓公陽穀寄太子

却說易牙有寵於衛姬。其時聞建東宮。趨入後宮賀。
衛姬衛姬曰。主公主意不定。焉知立誰。牙曰。立嫡以
長理之。當然。何疑之有。及降詔。乃立次子昭爲太子。
衛姬笑曰。雍巫。易牙字信吾言否。易牙大驚曰。主公

何意如此。吾用一計，卽反東宮之位，與公子無虧。衛姬曰：富貴有命，何必爭鬪？牙見衛姬不納其計，出宮門，遇無虧，悻悻而入。牙曰：公子怒東宮一事，耶無虧曰：父王無定業，吾立昭，此皆管仲之謀也。先斬此匹夫，然後與昭定論。牙曰：公子若殺仲，爭位是得罪於父也。臣有一計，使東宮之位反掌而歸，公子無虧曰：何計？牙曰：主公之意，搖拽不定，吾當以調味動之。蓋易牙善調味也。必得其位。明日桓公設宴，其味皆易牙所調，其美過甚。公召牙，問曰：天下之味，子皆能調，其美，但人肉吾未得嘗。牙曰：此誠易事，臣請調之。次

遠東
道難
做

不是
要的

日即將其三歲之子殺而烹之進于桓公公食而美
 問曰此何肉也牙曰臣之長子肉也公驚曰卿何故
 殺子進吾牙曰主公所言所欲故烹進之公悔曰昨
 乃戲言耳何故忍此且爾子有幾歲牙詐下淚曰臣
 子年已三歲耳公曰已長耳牙曰長則長矣爭奈主
 公所欲故棄長而存幼也訊桓公棄長立幼也公愕
 然而退牙見計不聽枉殺其子來見無虧無虧大怒
 便欲仗劍來斬管仲易牙忙止之曰不可管夷吾國
 之大臣且未聞抗君父者能得其位今主上且年老
 管仲亦老不如姑俟數年若主上與夷吾俱沒則昭

無倚靠大位還歸公子無虧聽易之說罷其爭闕說

桓公聞易牙之語知無虧有謀之意以告管仲管仲

曰當今諸侯宋公襄公也賢能久後必能仗義主盟

公宜修書以太子之事托宋公後雖有闢爭宋公必

能定亂桓公然之遂修書令人告宋公宋公讀其書

曰近別王城嘗思丰采茲因家事不寧展轉失措惟

明公為能圖之尚以德義相顧不吝一行可卜吉

且會獵於齊宋界上敢以儲事相寄至則萬希不

爽足見明公尚德重義之實

宋公讀罷大悅次日即治駕與數十騎來至陽穀齊

宋公
宋大
事濟

殺已
子而
人
子
此
至
于

之地名也

桓公亦獨與管仲、甯戚、太子昭數人而至

相見禮畢，桓公告宋公曰：「葵丘誓書，寡人濫主其柄，

今孤初建東宮，恐弟兄後有爭鬪，明公德高，義重，故

以此事寄命，望明公調護。寡人雖死地下，亦無憾矣。

宋公曰：「茲父。」

宋公名也。

國小德薄，不足以膺重寄。然

承盟主之命，敢不敬奉。桓公大悅，命宴。宋公酒至半

酣，令太子起舞，自擊節而歌曰：

嗟彼鵠雛兮，未能離巢。將引其翽，翔兮群喙其毛。
敬托秋風兮，俟羽振而扶其騰高。

宋公亦起而歌曰：

有凌齊志

卓彼高崩。其將嗟我。微風兮焉搏其翔。待其羽。翻成而冲天。兮必騰千仞而為祥。

管仲命太子起謝宴罷各辭歸國。後人有詩云

管仲宏才能遠見 先將國位屬襄公

無虧縱有易牙計 爭似昭如有翼龍

公車駕歸至城郊見野人牧馬。內有一疋老馬。高丈餘。規模宏壯。但其鬣落蹄蹶骨瘦如柴。公問從者曰。此馬似吾壯年所乘。征伐之色何以至此。乃召野人問之。野人戰驚不敢訴。告公詰其故。野人曰。此馬乃明公壯年所乘之馬。號為白雪駒也。公駭然曰。

贖馬
點念
得入
死力

何以老瘦在此野人曰。昨歲有司揀選良馬以進此馬。老不中用。故棄於野。小人收而養之。公顧謂管仲曰。此馬吾乘之南伐山戎。東征強楚。橫行天下。皆其力也。少壯既用其力。而老憊顧棄其身。豈仁人之心哉。令左右取百金賞野人。贖其馬歸。令有司善喂養之。此亦齊桓公之一件好處也。後人有詩云。

老馬頻嘶綠草茵

瘦身不復壯年形

桓公一見將金贖

高出當年霸者心

又一首單道此馬奇異云

一疋神駒少壯時

身高力遠甚稀奇

毛披白雪明如練

蹄捷秋霜快似飛

大吼一聲雷震地

長驅千里電搖旗

橫行四海曾無敵

成就齊桓霸業基

此馬
豈節
游道
若耶

桓公歸國時東宮既定四方畧息管仲既承襄王之

賜乃置三歸反玷以樹塞門飾簠簋朱弓弦出入儀

制但降諸侯于一等後花塢築插雲臺終日遊玩其

上畢竟如何 批 仲忍未如此道遠

馮長仙驗夷吾生死

忽一夜仲自覺心神恍惚眠臥不安乃散步遊於臺

上時當三更左側仲仰觀天清月朗星宿森羅因而

歌曰對月豪吟

咨嗟感慨

月有長輝

人無久在

我欲乘空

邦家爲愛

囑此清光

徐行我待

歌畢忽見虛危之間文星暗沒似有殞墜之象仲俛首嘆曰吾當盡矣爭奈受齊侯厚恩未能補報吾歿之後止恐國家霸權解矣次日入朝告桓公曰臣觀虛危二星名山東青州分野齊之界內之間文星晦滅臣命當盡矣桓公大驚曰仲父何出不利之言仲曰臣少年時行商過西周即陝西咸陽也驪山下遇一仙者自號馮長先生相臣之貌許臣壽止五旬位

一生

居宰輔今蒙聖恩備位宰相年過五十故臣上察天星追思馮長之言知命當盡矣公曰仲父不必憂念其巫言何足信哉管仲謝恩出朝是夕遂有疾不起次日桓公聞管仲有病憂悶不已高僕奏曰仲父昨言遇仙於驪山談其生死富貴今果遇疾主公何不差使往驪山扣其應驗公問誰敢奉使西游大司田官名甯越出班奏曰臣願奉詔公備禮與越越星夜投至西都入驪山問其鄉人馮先生在何處鄉人曰驪山之西有一老叟上知天文下達地理能識陰陽吉凶之道鬼神出沒之機自言周宣王之時人莫非

近事
不悉
僧

却像
日景

得
既

此老若詢馮仙則無矣越知是此人遂托鄉人引至
 深谷幽處過小平崗一所草廬竹籬茅舍甚為幽雅
 鄉人指曰此即老翁處也越入見一老叟形狀古怪
 鶴髮童顏端坐操琴越不敢擅入忽左邊一引香童
 子告老叟曰師父言今日有齊使者至莫非門外之
 客耶老翁點頭而已越自思此老未卜先知真當世
 之仙也遂入下拜老叟忙扶曰吾乃村落老叟何敢
 辱大夫之拜甯越曰吾奉齊侯之命扣先生報管仲
 吉凶先生請驗與吾回報老叟曰管上卿之生死富
 貴三十年前已與之親談也今日何必再問遂隱而

不答越再三哀告先生如不賜吾一言吾不敢返命
耳老叟取紙筆書十六字付越曰龍值水位鼠從火
與一虎歸窟蛟蚓塵埋越受之不解其意拜辭歸國
將此十六字呈獻於桓公桓公不解其義問於群下
中軍諮謀審戚進曰此明仲父當盡之謠也公曰何
以知之戚曰龍者人君之象水者納音之號當今周
王襄王也七年歲在丙子丙子納音屬水故曰龍值
水位也鼠者子之生肖火者丙干所屬今年丙子太
歲故曰鼠從火與一虎歸窟蛟蚓埋塵皆人臣去世
之義此臣所以知仲父今歲必終也桓公聞戚之言

遂往仲宅問病時管仲甚危不得起伏公就其臥榻
問曰仲父病體若何仲曰臣將與世相絕但上負主
公之恩下負叔牙之德耳公曰仲父與叔牙何德仲
曰臣少與叔牙同賈音古分金嘗多與臣不以臣爲
貪得知臣家貧也臣嘗謀事窮困不以臣爲愚昧知
時有利不利耳臣嘗三戰三敗走不以臣爲怯弱知
臣將留命而奉老母也臣嘗三仕三見逐叔牙不以
臣爲不肖知時有不遇耳生臣者父母知臣者惟鮑
子一人而已公曰誠哉是言非叔牙薦仲父寡人焉
能強大其國然仲父脫有不虞群臣誰可代相者仲

日知臣莫如君臣不能盡識然臣嘗觀群臣之行易
刑則殺子要君開方則背父逃國開方衛公子逃來
者豎刀則自刑求位 豎刀自刑其身以求其位三者

皆非人情不可擢用公叔牙隰朋寧戚賓胥無四子
子何如仲曰叔牙好善胥無好直寧戚能事然皆不
能以定國政至隰朋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家若
代臣治政其惟隰朋可也仲言畢又嘆數聲曰朋也
牙也天生二子爲吾喉舌吾身將斃而喉舌安得獨
存乎遂卒時周襄王七年歲在丙子秋八月也

批 叔牙薦仲之薦果是也

以末
句
骨
子
亦
心
服

魏近林先生詩云

小白匡周定霸都

定民制軌當時少

德愧伊周難並駕

雖然詐力非王佐

史官亦有詩云

管仲原非王佐倫

三歸反玷才妨德

又宋賢有管仲廟贊曰

夷吾當世傑

一遇霸齊桓

事業深軒海

謀臣出類獨夷吾

富國強兵天下無

才肩旦尹有餘孳

列在春秋亦丈夫

獨扶霸者定乾坤

詐力應知絕孔門

功名高太山 民生免左袵 周室賴尊安

仰止春秋上 遐踪獨步難

又武成王廟有管仲從祀贊曰

春秋之盛 小白居先 霸者之佐

夷吾最賢 存邢救衛 制楚平燕

三歸反坫 不罪宜然

鍾谷先生詩云

自釋堂阜 綁縛時 抱才疋馬入東齊

丹書勒就 王家業 赤手撐成伯國基

名振華夷 傳後世 功披黎庶且當時

雖然忘死人臣節。白璧微瑕不足譏。

居易子有詩云

帶鈞射中是堂俘。九合功成乃丈夫。

假使當年無鮑叔。至今誰說管夷吾。

批 生亦大辰經綸一匡天下。管子死後。子孫恨。

史臣評曰

夷吾量雖褊淺。亦能容衆不拘小節。因事納忠。臨機應變。况征伐成功。不矜其有。又與士卒同其苦。故得人之懽心。其所以左右桓公。知無不言。言無不中者。故能以區區之齊。遂成霸首。云者宜然乎。

桓公大哭歸朝謂群臣曰。老天不欲吾安天下也。何奪吾仲父之速耶。命以侯禮葬之。又詔滿朝文武及齊都百姓。俱各掛孝一日。百姓聞訃。不論遠近。閉門慟哭如喪父母。列國諸侯皆感其德。盡以大禮來賻。先是桓公嘉管仲之功。有大夫伯氏者。有罪。桓公卽奪其駢邑。齊之地名卽伯氏所封之也。以賜管仲。伯氏知已之罪。而服管仲之功。終身不敢怨仲。此亦管仲能以德服人也。桓公感管仲之言。欲封隰朋爲上卿。隰朋退謂家人曰。吾與管仲德業相信。今仲歿。吾將休矣。是夕遂卒。鮑叔牙不數日亦相繼而終。皆如

管仲臨死之言也。後人參馮長仙。一虎歸窟。蛟蛭塵埋之言。或謂管仲乃尾火虎。隰朋爲角木。蛟叔牙爲軫水。蛭皆是上天之星宿也。後人有詩一絕。單道馮仙之驗云。

三宿當年共降齊。馮仙未卜早先知。

匡扶齊國霸成日。蛟蛭埋塵虎亦離。

批 三子輔桓公。霸業已成。惜乎相繼而歿。晉獻公寵妾逐子。

話分兩頭。却說晉獻公名侂。諸唐叔虞之後。武公之子。駕坐絳州。卽今山西平陽府絳州是也。文有荀息。

壁克丕鄭士薦趙夙趙衰狐突狐偃武有畢萬先軫
先友先丹木羊舌罕夷蕞頡介子推魏犇音仇等。又
有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奚齊卓子雄兵五十萬。
戰將一千員。虎視列國。一日獻公升殿。文武山呼已
畢。公謂群臣曰。昔者吾伐驪戎。驪戎曾以女事吾。觀
驪姬賢德。足可母儀天下。今又生二子。奚齊卓子。吾
欲立驪姬爲夫人。卿等何如。群臣皆曰不可。主公內
有賈夫人。無子姜夫人。申生之母也更立驪姬爲夫
人。則貴賤不敵。恐生內亂。公聞群臣不從。默然不悅。
有近侍宦官梁五東關五二人曰。主公立一宮女爲

內原
並后
外麗
成政

夫人此乃內事何必決疑於臣下。公大悅遂令二太監奉冊立驪姬爲夫人。文武退朝。二太監奉冊拜驪姬爲夫人。驪姬大悅。賜二臣金帛。問曰汝等能設一計令主公立吾子爲太子。以易申生。久後吾兒得嗣大位。汝等富貴豈不久哉。梁五進曰臣有一計能令主公立公子爲東宮。姬曰汝計何如。梁五曰左右耳目所在不必言出。但請夫人。次日與公同宴。臣請獻計。姬悅。次日命設大宴於後宮。獻公退朝。驪姬迎入飲宴。惟梁五東關五侍側。酒至半酣。驪姬起告曰。主公虎霸列侯。百姓樂業。妾敬備小酌以爲慶賀。公大

悅命樂工優施起舞優施乃驪姬寵幸之人知姬之
謀逐舞而歌曰 虎豹據山兮狐兔藏鸞鳳集林兮

鳥雀亾晉霸諸侯兮其誰敢當

公聞優施之歌擊節大悅謂二五

即梁一五東關一五也

曰寡人有雄兵五十萬戰將千員以戰則勝以攻則
取天下諸侯皆在吾之掌握若優施亦可謂善歌者
矣令取卮酒賞之二五乘機奏曰明公威德兼著諸
侯俱服然依臣等所處則地土愈強社稷愈安也公
曰卿等所處何如二五曰曲沃 皆邑名 公之宗廟也
相叔始受封 蒲與屈 蒲屈二邑名 國之疆場也今國

由則 不直 屢則 不由 地名

皆廢
奔之
北蒲
侯有
聖意

家都絳曲沃蒲屈皆無主守宗廟無主則祭祀失時
疆場無主則鄰國擾邊據臣之見莫若遣太子申生
出守曲沃以主祭祀令二公子重耳守蒲三公子夷
吾守屈使其練兵治民則齊楚不敢近視而晉愈大
矣公大悅次日設朝詔令申生出守曲沃重耳守蒲
城夷吾守屈城大夫里克諫曰不可太子國家之本
社稷之主所以朝夕不離君父之側故曰太子君出
國則太子主守大臣守國則太子從行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今在明公身旁使爲社稷之主豈可出守遠
城哉公曰曲沃吾宗廟所在使之出守爲先祖之主

又何遠焉卿且勿言里克退太子與二公子各拜辭
任太子出朝太傅杜原欵與大夫里克諫太子曰
今主公惡讒嬖愛故逐殿下將易奚齊殿下既不能
辭何不遠遁爲吳太伯之事一旦免禍又得令名申
生曰奔往何國二臣曰諺云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
殿下能撇富貴以免禍則何國不可往申生曰君父
之命焉敢辭也二公勿言原欵叩住馬首再三拒諫
申生令左右擁原欵上馬而行士蔣見之流淚嘆曰
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史蘇與里克嘆曰太
子國之基本晉侯使基本遠出亂之兆

後人有詩以美四大夫之先達云。

晉獻耽淫寵驪姬

一朝三子聽讒離。

他時蒲屈刀兵動

先見難逃四者知

又有詩以譏獻公云

莫道婦人多水性

由來男子少剛腸

獻公本是春秋霸。

長舌能將骨肉傷

太子與二弟相抱而哭別去驪姬聞申生與二公子
皆離朝赴任喜不自勝。召二五問曰：太子與二公子
既中計去國，卿又何計？立吾子爲東宮。二五曰：未可
也。必須殺申生，然後可立。奚齊姬曰：何計能殺申生

二五曰。臣聞西虢公屢屢寇國邊境。主公正欲會議。出兵征討。今日主公退朝。夫人何不請旨。令詔申生。率兵征討之。申生柔弱。若領兵伐虢。必被虢兵所誅。如其得勝。回朝。夫人可奏其乘勝謀反。則申生死有餘矣。驪姬喜。會公退朝。入宮。驪姬迎接。見獻公有不悅之色。乃問曰。主公龍顏爲何不樂。公曰。虢公屢侵邊界。吾欲征之。難得其人。所以不樂。姬曰。主公東征西討。威服諸侯。何憂一小虢乎。妾聞太子申生自居曲沃。兵威甚振。主公何不詔太子伐虢。則一舉而滅矣。公然之將。詔太子伐虢。畢竟如何。

批 申生申生何計得生

晉荀息假途滅虢

獻公次日遣使往曲沃調太子領本部兵伐虢里克
心知是驪姬奸謀諫曰不可太子初居曲沃又調其
出兵此非王者以東宮待其子也公曰虢人日爲邊
患豈可不伐克曰但令將領兵征之虢必下矣何故
必欲太子親出哉公良久問群臣誰敢領兵伐虢左
班中越出一人連聲應曰臣敢奉詔伐虢伐虢公視
之其人身長八尺日月秀眉清胸襟磊落膽量過人乃
絳州人也姓荀名息字子靜時爲中軍大夫公問曰

子靜有何戰畧敢率兵南伐息曰臣聞昔者屈地名產良馬四匹現在公廐又垂棘地名所產白璧二雙現在公庫臣但得此二物琥不難滅矣公曰用此如何息曰琥在虞國之東欲伐琥必道經于虞虞琥二國雖為唇齒然料虞侯貪利不計其遠請主公降辭修書一封將此二物與臣假道於虞虞若許之則太軍滅琥琥亡虞亦可伐此用餌釣龍一舉兩得之計也公曰子靜之計甚妙然此二物乃寡人之寶也息曰琥人日侵邊境若假道以滅之使不擾吾民此為國大寶且又得虞為晉之外藩主公何惜二物而棄

謠言可危
不察

先定
氣數

國之大寶耶公大悅即令取屈產之馬垂棘之璧修書一封令荀息為都督魏犇為先鋒自率大軍五萬出城城中兒童拍手誦謠言曰

丙之長龍

豹尾伏辰

均服振振

取虢之旂

鷄之賁賁

天策燉燉

火中成軍

虢公其奔

先鋒魏犇錄其謠言進于獻公公召荀息問其吉凶荀息賀曰此伐虢之佳兆也公曰何以知之息曰尾星名也丙辰名龍尾伏而不見乃丙日之朔旦也鷄火星名虢公在南故也天策亦星名月行至天策故

和言列國志卷一
燉燉無元火中成軍言火星至中天而事成此滅(號)
之兆必在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乃九月十
月之交是其時也公大悅遂令荀息奉寶與書先見
(虞)侯(虞)侯聞荀息召問曰大夫此來何故息曰寡君
有書一封微奉二物(虞)侯得書讀曰

大隣(晉)與(虞)相去幾許愧不能親
遂成胡越今晉小邦無奈(號)人見欺屢侵邊界茲
來不勝其擾欲率將帥假道問罪不敢私度聊貢
小璧二雙捷驥一乘伏乞見恤被凌之苦縱度關
津稍得如意不敢有負只此哀丐望賜金諾

周王惠王也二十二年春三月上旬晉侯姬倭諸

頓首再拜

(虞)侯覽罷大悅遂受其貢物許荀息領兵以度且曰

汝兵若至我當助與一陣荀息退有上大夫百里奚

明知(晉)人行假途滅(虢)以餌釣龍之計然又自度(虞)

公之不可諫故不諫下大夫宮之奇出班諫曰夫(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所謂輔車相依唇亡則齒

寒其(虞)(虢)之謂也(虞)侯曰(虞)與(晉)同宗(晉)侯豈背祖

而欺族乎迂儒不達義理妄為強諫叱宮之奇退奇

乃號泣而出顧謂妻子曰(虞)侯貪利以召(晉)人滅(虢)

氣脉
緩了

吾爲虞之大夫不能死諫豈可以食君祿遂與妻子
是夜遁于西山耕隱却說百里奚出朝見荀息望前
扯住叱之曰汝何得用以餌釣龍之計滅我國乎息
大驚知百里奚之明遂揖之曰虞侯貪利無厭之人
故拒公等之諫我晉不伐久後必爲他邦所併也大
夫乃高明遠見之人何不去國奚泣曰我非不知虞
亡在目下但國亡而食君祿國危而避臣難奚不忍
也子何計以教我脫身息曰大夫不忍去國虞侯又
不可諫何不臥病待國亡而後去之奚謝荀息即日
上表辭病告養于家荀息回見獻公言虞許偕道之

亡下
鳴不
懼而
又有
桑田
之能
是而
奪之
益其
疾也

事。公大悅。即日遂進兵。來至虞界。使人報知于虞。虞侯大喜。遂令公子叔季、叔仲領兵五千，大開城門迎接兵而過。獻公在馬上，欠身謂二公子曰：「軍旅之間，不能施禮，但托威福伐虢之後，決不負德。」二公子欠身送荅曰：「我父令我等率兵闢路以迎大軍，我兵扎於虢界攻城之日，當助半臂之力。」獻公但于馬上申謝，更不停轡。大軍望下陽，虢之邊邑而進。下陽守臣舟之喬棄城走虢求救。時虢公名醜率兵伐犬戎，正戰于桑田。虢之地名也。喬又奔桑田告急。虢公聞晉兵入下陽城，遂棄戎不伐，星夜投寨而歸。晉軍已過。

稔
不可

杜詩及巨十凡傳

十三

下陽號之地名城下號公傳令速戰若晉兵入城號不可保舟之喬引五千精兵當先衝陣晉先鋒魏雙持戟出馬二人鬪不十合喬力不能抵拍馬逃回號公見喬兵敗出陣前來魏雙殺上十合詐敗迎號公追上十餘里見下陽城東北角山頂旌旗閃閃鼓樂振天號公問小卒為誰卒告曰晉侯在山上飲酒觀兵號公大怒拍馬正欲搶上山來回見下陽城下納喊振天乃晉荀息率大兵攻入下陽號公進退逗遛正欲下山回救下陽晉兵四集左有先支右有羊舌荀息大兵在前魏雙殺在後晉侯在山頂上傳令勿

壁寫
安在

得放走。虢醜困在敵內西陣後，一枝人馬殺入重圍，公視之，乃公子。虢叔啟來救其父，於是虢公父子馬膊相挨，殺奔南走。魏犇望後連射數箭，副將趙豹中箭落馬，父子二人人餒馬乏，走上二十餘里山坡後，金鼓振天，一彪人馬殺出，公以為本國救兵，舉頭視號，乃晉將軍顛顛引兵攔住歸路。虢公父子大駭，更不合戰，勒馬便走。晉兵漸漸追至，趕叔啟將近十餘步，按住剛刀從掩心甲內取出流星銅鎚，望腦後一打，叔啟倒翻馬下。虢公正欲向前救子，却被羊舌生擒歸寨，叔啟亦死於亂馬蹄下。晉兵打入虢城。

杜詩列國士心傳

十四

虞不勝
矣在此
亦也

擄其金寶焚其宮室出榜安民留五千兵以戍之囚
 虢公而歸。晉師正行之間虢將舟之喬引本部兵來
 降。荀息受之。回朝時周惠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丙
 子朔日果應童謠云却說虞侯二子扎于下陽以助
 晉人兵勢聞晉兵滅虢差人來迎晉侯晉侯問荀息
 荀息曰中吾計也遂命羊舌魏犇各領精兵五千銜
 枚從間道伏虞城西二十里清涼山下又差人賫金
 帛五車入城謝虞侯。虞侯曰吾正欲款納晉侯何故
 不入我城。晉使曰主公多多拜上本欲入城面謝奈
 久出遠邦歸心似箭聊備薄禮令小人致謝大軍已

度城下矣。虞侯急令有司整宴，親自出城追至清涼山，下宴。晉侯于清涼寺，虞侯初舉酒以飲。晉侯荀息在旁，目視。晉侯接酒，詐擲盃于地，大罵曰：「逆賊焉敢以酒酖我耶！」虞侯不知其故，乃曰：「公差矣。吾敬意豈行酖乎？」荀息遂揚聲大罵曰：「逆賊與虢公相約，欲毒我主而救虢公，左右何不擒之！」左右廊下衝出羊舌魏，縛住虞侯。虞侯仰天嘆曰：「吾早不聽宮之奇言，今日果中其計！」

後人有詩云

國勢巖巖鉄統城

虞侯何事苦迷心

鎗刀隊裏生擒日

仰面方嗟往諫臣

批言及巨志傳 四卷

又有五言詩四句單道百里奚之賢云

大賢事業異 遠抱豈俗觀 百里奚非昧
知君不可言

叔季叔仲聞父被擒引兵殺入寺中伏兵一起羊舌
斬叔季於馬下叔仲見父囚兄死拍馬殺回欲取救
兵被魏犇發箭射於馬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 畢竟以蹇償亡國哀哉

秦穆公羊贖百里奚

魏犇見叔仲中箭輪大斧劈其首於馬下引兵殺入
虞城虞人不知其故斂手待戮晉侯入城傳令勿殺

十五

百姓荀息領五百名壯士圍住百里奚之宅時奚聞
虞侯出城知其必敗正欲挈妻孥出走聞晉兵至妻
孥各相奔走奚被晉兵獲任來見荀息知其賢乃
親釋縛縛引見獻公奚告曰亡國之臣乞命歸田里
公曰虞侯不聽子言故至喪國非子不諫也令以車
載百里奚囚虞虢二君而歸國忽近臣奏有秦使至
公問爲誰近臣曰此人乃秦伯之族名枝字子桑時
爲秦國大夫乃公孫枝也使召枝問曰大夫此來有
何高論枝對曰先君秦成公穆公之兄遺命以明公
乃金玉之枝國勢雄甲諸侯故令寡君求偶于大國

所以將絲蘿而傍喬木也。今寡君新立，不敢違先人遺訓，故枝求偕。明公倘不以秦爲陋，願請以令公主歸之，以成秦晉之好。不知明公尊意如何。獻公喜曰：「原來秦伯令汝來求婚也。」枝曰：「然。」公曰：「大夫請宴待寡人商議。」枝退，飲宴獻公。召太史官蘇卜之。史蘇卜曰：「不吉。卦占得雷澤歸妹，主後世秦晉因婚姻而有刀兵。」秦吉，晉失其主。依臣愚見，此親不可許。公意躊躇。群臣進曰：「夫晉乃金枝玉葉，秦爲諸侯之雄，兩國威風，正是匹偶。主公何必以卦爲疑哉？」公然之。許子桑回報，子桑受命歸，見穆公。穆公大喜，具聘禮召子

原末百里奚是簡簡的嫁的不是牧牛即
七十老翁走得里五十老健老健

桑往晉迎婚子桑復至晉呈上聘禮獻公笑曰秦晉
匹偶何以聘禮為哉遂賜德貞公主晉獻公之女申
生之姊也粧資百輛詔以虞之大夫百里奚為從媵
禮諸侯有正姊要大夫為媵公召枝入告以婚成枝
拜謝出朝公主亦辭父歸秦枝既成其親而歸秦伯
大悅文武稱賀百里奚自嘆曰吾抱濟世之才為虞
國大夫虞亡歸晉晉又不能我用而使從媵于秦吾
年已過七十生平不遇明主而展其大志又臨老為
人之媵臣乎是夜遂逃出城歸于虞迷其道宿於城
東野人之家次日恐人識之望西走五十里而迷其

是箇
奇貨
何必
賣身
好笑
好美

路秦伯聞百里奚走歸置而不問大夫公孫枝曰百
 里奚天下才也主公宜速令人追之秦伯笑曰吾聞
 奚為虞之大夫不能謀其社稷以至君死國亡而乃
 委質為人從媵何才之有枝曰百里奚雖事於虞虞
 公不用其才也國亡而臣于晉晉又不用而送于秦
 是天與明公也明公若能用奚秦必得志於諸侯秦
 伯曰奚縱有治世之術年已老矣將焉用之枝曰昔
 者西伯得呂尚於渭濱年過八十猶能興周以分土
 於齊大才豈屈于晚哉秦伯不得已乃令枝追之奚
 迷道走至宛城今鄧州縣楚國野人獵於宛城之野

奚饑向前問曰子獵者能食我一飯乎野人見奚鬚
眉皓白顏貌魁梧知其非常之人乃引至家中以酒
食待之公孫枝引從者數十人詢訪追至村庄直入
見奚請歸奚堅辭曰奚乃亡國大夫年過七十無所
效謀今欲辭秦伯而歸田里恐觸怒見責所以偷生
而出今若再回非臣之願也枝曰主公知大夫乃命
世之士故使枝而請回大夫若堅意不出豈欲塵埋
珠玉而老死溝壑哉且枝聞好從事而失時者不智
懷其寶而迷其邦者不仁士遇明主得時而行道猶
如龍虎得遇風雲子何不省而昧仁智之權奚不得

五穀
大夫
以此
得名

批言及國志

已而與枝同回枝命取資帛酌庄主時未曾帶得金帛。惟左右獵得五羊。殺在枝。遂以五羊殺酌其庄主。時號為五穀大夫。與奚同歸。後人有詩為證云。

宛城春風動綠楊

秦臣疋馬趕逃亡

當年不霸西戎土

空使後人笑五羊

枝既歸先入見秦伯曰。百里奚臣雖追回。望明公處

其重位。使其得展平生之志。秦國之幸耳。穆公召奚

封為上大夫。奚辭曰。臣亡國老俘。碌碌庸才。何敢望

其高位。秦伯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今寡

人得子。勝如涸魚得水。子何苦辭。奚曰。承主公厚賜

非敢故辭然秦欲富國強兵兼併諸侯非臣故友不能任其職也秦伯曰卿友誰人也奚曰此人乃齊之涇地名在沛縣人也姓蹇名叔字伯時適今博古曉達政事但恨時無明主故隱居不仕主公誠能以厚幣聘之寵以重祿則秦霸不難矣秦伯大悅遂令公子繫以金帛往齊聘蹇叔繫承命逕投齊之涇村見數人息耕子隴之上相賡而歌曰

縱橫戰馬滾紅塵

瓦裂封疆處處兵

堪笑當時名利客

不知風急鳥投林

繫在馬上聽其音韻絕塵皆是忘世之曲乃嘆謂從

者曰古云里有君子而鄙俗化。今入蹇叔之鄉。其耕者皆有高遁之風。信乎君子爲世之寶也。乃下馬向前問耕者曰。何處蹇叔之居也。耕者指示曰。前去里餘修竹林中。左泉右石。中間一小茅蘆。乃其所也。繫謝上馬前行。里餘望見前村。修竹林中蒼蒼鬱鬱。左清泉右白石。隱一艸蘆。甚爲清雅。繫因在馬上口占一律以寫其景云。

翠竹林中景最幽
數方白石堆雲起
得趣猿猴堪共狎

人生樂此更何求
一道清泉接澗流
忘機麋鹿可同遊

紅塵一任漫天下

高臥先生百不憂

繫吟罷携左右。直入竹林深處。停馬于廬外。令左右扣其柴門。內有一小童出曰。佳客何來。吾主不在舍下。延繫而入。繫曰。先生何往。童曰。早間同數高士。尋春於綠野。少頃卽回。言訖。蹇叔携二三僕。提壺挈盞。載吟而歸。繫在門外。遙見斜陽林下。一士人。癯瘦長耳布袍麻履。笑然一枝梅花。望草廬中而歸。吟曰。

桃花紅 李花白

桃紅李白呈春色

惟有寒梅不闌芳

藐視年光爲過客

繫忙出林外。施禮曰。久仰清風。夫何相見之晚。蹇叔

下驢延入艸廳分賓主坐而問曰執事從何而降
有何教益繫荅曰吾乃秦伯之族名繫字子綸奉秦
伯之命賚禮物來聘先生入朝共議國事蹇叔慌忙
起謝曰叔山野鄙民敢勞公孫下降命設酒禮以宴
繫繫曰朝命繫急不敢稽延請公治裝就道叔辭曰
山野小民素無遠達豈敢就聘大夫請停車容叔具
辭表以上繫曰公不必辭此大臣百里奚所薦也繫
聞丈夫處世遇有爲之君展平生之蘊乃其志也何
必苦戀林泉甘與草木同腐公此一出得志行道致
君澤民上不負所學下不愧相知不必苦辭叔詢百

辭
假推

里次所薦之故訢然許往畢竟如何

批 了此清與之今點景

奚日蹇叔分付家人勤治耕稼毋致荒蕪產業我入
西秦不日將復歸隱家人受命蹇叔遂携琴劍與繫
住秦穆公聞蹇叔至降階親迎封爲上大夫與百里
同治國事 後人有詩云

蹇叔村庄一老農

長年抱策隱隆中

穆公不進求賢馬

爭得先生建大功

驪姬計陷申生主

却說驪姬賀晉獻公曰主公威加遠國得勝而歸又

邊地
比二
五更
狼

與大國結親成足慶賀公曰虞虢雖滅耿霍魏三國
 勢尚強崛吾不日欲與兵征此耿魏方滿吾意次日
 公設朝與群臣議伐耿魏之事荀息奏耿魏小國也
 主公乘得勝之兵親自征之望風而降矣公悅遂令
 畢萬為先鋒趙夙為謀主親率大兵五萬出城留荀
 息守絳嬖嬖聞公出征召二五與優施問曰伐國之
 計本欲害申生主公乃親征得勝今又遠伐而申生
 安然無事此計何日而成優施對曰臣再獻一計令
 申生不日而死姬曰計將安在施曰主公遠出夫人
 可遣人在曲沃召申生回朝申生至夫人詐以夢見

夫人
心最
毒

申生之母姜氏蓬頭跣足在陰司受苦申生素志孝
義若聞母在陰司受苦必歸而祭之祭則分胙禮
肉以胙奉夫人夫人可置毒於胙待主公歸奉與飲
食公知毒必怒申生而殺之此申生死有餘矣姬大
悅卽自遣人於曲沃召申生申生歸見驪姬驪姬佯
哭之曰爲人子止於孝父母旣亡之後亦必追祀吾
近夕夢見汝母姜氏蓬頭跣足在陰司受苦故召你
告之申生聞言放聲大哭姬曰慟哭無益汝速歸而
時祀之可也申生拜謝歸曲沃卽祀其母令使者賫
胙禮奉驪姬太傅社原欵諫曰驪姬妬忌逐出殿下

其言
公其
必其

弟兄豈有誠相告必是其中有詐臣聞主上出征
 若進胙肉恐中其計申生曰彼既以誠心告我祭不
 進胙得罪反重申生不聽而進之驪姬受之置毒於
 酒肉藏待公歸却說耿魏霍三國聞晉兵至量寡不
 敵衆各各出城奉表納降晉兵不動寸鉄收三國得
 勝回朝荀息率文武出郭迎接獻公入朝謂衆臣曰
 寡人南伐虞虢乘勢西平耿魏兵不血刃而三國投
 降皆趙風畢萬之力以耿國封趙風爲耿大夫以魏
 國封畢萬爲魏大夫設宴大賞群臣群臣出朝太史
 郭惲賀畢萬曰公之族自此大矣畢萬曰何以知之

偃曰萬數之盈也魏名之大也以是實賞天啟之矣
且天子謂百姓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
盈數以此推之知公子孫必爲諸侯矣是以賀萬謝
曰萬初筮仕于晉得水雷之屯卜者亦曰公侯之卦
今子以此賀萬他日子孫稍應子言萬不敢忘但子
秘之勿洩矣二人相謝而別其後子孫果至封侯卽
魏國之祖也却說驪姬聞獻公回欲將胙肉進於公
優施曰不可里克知之其事必敗姬曰奈何施曰臣
今夜請克在臣家飲酒臣試說克助夫人看彼如何
姬許之是夕設席請克克至會宴酒至數巡施起曰

大夫盡忠於朝社稷之臣也然憂國奉公心不暇豫
言不自在心安也故施見公今日政暇備此草酌少

娛片時也里克悅盡歡而飲酒又數巡施曰席上無
懼不樂施試歌舞一回奉大夫數杯如何克曰可施
舞乃歌曰 暇豫之悟吾 吾不如鳥鳥

人皆集於苑 我獨宿於枯

克大笑曰何謂苑何謂枯施曰今有人事其主母爲
后子爲君豈不爲苑之茂林而烏有棲乎今有人事
其主母既死子將危豈不爲樹木枝枯而烏無所棲
乎克默然良久怒目視施曰子謂吾事申生不如汝

事驪夫人于母吾知之矣子將爲夫人謀我也遂起
而出施怵扯克之衣而跪曰明公高見不能遮隱今
夫人實欲逐申生而立奚齊滿朝文武皆不敢諫惟
公屢拒其君今夫人令施劫君以殺太子久保富貴
克泣曰吾官爲大夫食君祿而殺君之子不忠也吾
寧不諫任汝謀之遂出次日克見狐突丕鄭二人各
于朝門外曰史蘇言驗矣突鄭曰何謂也克曰驪姬
欲殺太子而立奚齊今優施劫我以殺太子我在劫
挾之中不敢拒諫欲稱疾不朝公等入朝宜盡心諫
之二人大驚入朝獻公果大怒出朝詔兵圍曲沃殺

孤突
無詳
救大
子

申生左班中一人忤奏曰主公請息虎威臣等不知
太子有何罪故出兵捕之公視之狐姬之父重耳之
外祖姓狐名突官爲大師乃公之國丈也公曰吾嘗
聞驪夫人告曰太子居曲沃聚軍馬結民心將有叛
意吾以爲詐今者吾征耿魏而歸彼置毒酒以醜我
也突曰此必其中有詐公曰我曾將此酒醉地而地
起火以肉喂犬而犬立斃何詐之有突曰臣聞祭肉
出三日則不可食此肉今已旬餘縱無毒在亦臭惡
傷人主公請詳之獻公令獄司取出重囚將肉以啖
之其囚立死獻公大怒喏二臣退令再諫者斬遂令

重耳 無重 重耳 無重 重耳 無重 重耳 無重

殿前將軍奄楚賈華各領衛卒五千前捕太子與其

傳杜原款二人領兵出朝狐突退謂二子狐毛狐偃

曰主上無道嬖驪姬而殺太子其禍必及於重耳吾

觀重耳目重瞳目內有兩眸子脇肋駢腋下之肋骨

合駢而為一片必能強大晉國我為國文不能諫君

從此吾杜門不仕汝等速往蒲重耳所居之邑從重

耳以圖功名二子次日奔蒲突又修書使人星夜教

申生逃難却說奄楚賈華二人引兵圍曲沃申生知

其禍走於新城晉之邑名也杜原款申生之師傳走

不及被賈華仗劍斬於城下款將死謂從者曰為我

此平

此

告太子曰欵也不才寡知不敏故有今日之難臣不敢偷生愛死然太子不從管目之諫以至今朝禍臨請必無悔其死且臣聞死不遷情強也守情悅義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申生聞言慟哭受命乃走至新城畢竟如何。

批 臨事時原像即信口語

十英傑輔重耳逃難

申生走入新城得狐突之書泣曰伯氏謂狐突也愛

我甚厚然吾思逃走其罪必歸於君是惡君也且彰君父之惡必見笑于諸侯內困於父母外困于諸侯

不聽
國丈
言自
走道
泉路

維經
于新
城之
廟考
哉考
哉

千載
之下
猶令
人快
下

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智

不重困，勇不逃死，吾寧得罪俟死，何敢逃死。令其臣

猛足告狐突曰：申生得罪於君父，不敢逃死。然吾父

老矣，願伯氏盡心輔佐，以助吾父。申生雖死，亦不忘

矣。猛足受言，既出，申生自縊于新城。賈華兵至，聞其

自縊，斬其首級回報。後人有詩哀申生云：

父子本天性。

獻公反滅之。

卓哉申生子。

純孝死不移。

又宋賢有詩云：

父母如天罔極恩。

知而不昧獨申生。

刀兵滾滾因讒重。

俛首新城止待烹。

驪姬問優施曰。申生旣中計而死。如今可請立奚齊。
否。施曰。未可。重耳夷吾尚在。如不盡除。恐後必有禍。
患况重耳駢脇重瞳。狀貌非俗。久後必成大事。宜速
除之。姬曰。何計可除施。曰。此易事也。夫人但奏申生
之謀。皆重耳夷吾共譖。則公必怒。而一計盡去矣。姬
悅。會獻公退朝。姬泣而訴曰。妾聞重耳夷吾。怨申生
之死。道妾所譖。二人終日練兵。欲入朝殺妾。而謀主
上。主公寧殺妾身。以安社稷。勿至禍臨。而悔不及。公
曰。申生謀弒君父。其罪合死。何干汝事。姬泣曰。重耳

大杖
猶在

重耳
只有
法不
然又
一申
歸耳

夷吾克暴不仁見申生既死意望東宮之位恐妾子
 母相間故捏調陷妾然後盡奪君位公大怒即令賈
 華率兵伐重耳夷吾賈華領兵先至蒲却說狐毛狐
 偃領父命奔蒲見重耳以父命告之重耳猶豫未
 定忽報賈華引兵到重耳始信蒲之百姓皆願出戰
 重耳曰君父之命不可校也華攻入蒲城殺入重耳
 之堂重耳與狐毛兄弟踰後園土墻而走寺人李披
 伏劍追入後園見重耳正踰土墻披挺劍望重耳背
 後便砍砍之不及斬重耳衣衿而還非重耳不能敵
 披乃奉君父之命而不敢拒此晉重耳之孝義處也

後人有詩云

父失慈兮子盡孝
文公不校蒲城戰

能知此義獨重耳
高出春秋五霸家

又一絕云

鳳脫鴉群翔萬仞
要知重耳能成霸

虎離豹穴奔于山
皆在周遊列國間

李披收重耳之矜回報重耳與狐毛走入翟城堅閉
不出頃刻城下有七八騎相繼而至叫開城甚急重
耳疑為賈華追至令勿放吊橋亂箭射下城下大呼
曰我等非追兵乃欲從公子出奔者休得放箭守城

文不
孤之
師小
越衰
而長
事賈
它

軍卒報于重耳。重耳令開城納之。七騎入城，願從出走者，却是誰人。

第一騎能文能武，善謀善斷。中軍謀主趙衰，字子餘。

第二騎博古通今，學問老成。中軍諮謀曰季，字胥臣。

第三騎仁慈愷悌，禮樂週全。上軍大夫公孫賈，字咤。

第四騎性氣慷慨，武力超倫。中軍都護魏犢，字公諒。

第五騎守忠秉孝，義氣絕人。中軍裨將介子推，字公恕。

第六騎英雄無敵，不畏強禦。下軍裨將顛頡，字高。

第七騎狀貌魁梧，智勇出類。下軍都護先丹木，字時。

第八騎武藝超群，言辭華彩。上軍裨將畢萬，字極之。

其先相從在城二騎却是誰人。

第一个英標冠世才能兼備國舅狐毛字子羽
第二个心膂磊落臨機隨應國舅狐偃字子犯
此十人者實晉國棟梁邦家瑚璉故不肯諂事驪姬
所以其心棄位而從奔者也既入城相見各各相抱
痛哭重耳曰公等在朝何以至此衰等曰主上失德
寵嬖妾戮親子故我等見公子寬厚所以其心棄職
願從出亡重耳泣曰公等能協心從某誓不敢忘衆
皆踴躍願從魏犢超出謂衆曰我等既皆協力以輔
公子肯助其一陣某願催兵打入皇城斬驪姬誅奚

晉國
好內
適子
殆

齊掃盡二五優施有何難處。又何必皆為外奔重耳。曰公諒犇之字。言辭壯大誠慷慨之丈夫。犇奈君父在。豈敢如此。不如暫避其難。以作他圖。魏犇乃是一勇之夫。見重耳不從。遂咬牙忿怒曰。似公子畏驪姬如蛇蝎。何日能成大事。狐偃謂犇曰。公子非畏驪姬。君父在上。無奈何耳。犇雖聞其說。猶自圓睛嚼齒。怒氣不息。後人有古風一篇單道晉重耳得將佐之盛。文公昔日遭讒變。單鎗疋馬奔如電。當時輔從有何人。英雄盡是山西彥。山西美彥聚如雲。吞虹吐雨星羅胸。

文臣高等擎天柱。

武將雄跨駕海虹。

君不見 趙成子。

絲綸遠抱高千古。

舌尖翻起三江浪。

筆鋒掃退千峯兩。

又不見 魏武子。

炯睛藐視千斤斧。

十指擒收北海龍。

雙拳制服南山虎。

狐毛狐偃盡璠璣。

子推白季皆瓊琚。

賈佗畢萬珠幾藪。

顛韻時春錦繡車。

執鞭墜兔爭先起。

製刃推鋒相翊羽。

周流歷遍秦齊楚。

自相激勵為股肱。

譬猶虎嘯風自生。

龍興四海有雲騰。

龍驤 虎嘯 御雲 飛雨

古來真主百靈扶

朝陽將出鳳鸞舞

要知重耳能成業

皆在諸臣抱英武

忽聞金鼓聲振重耳又疑追兵攻城荒忙與數十從
臣出奔柏谷晉地名謂狐偃曰試卜之奔何國爲吉
偃曰不必問卜夫齊楚路遠而望大不可因困以投
不如且回翟城重耳曰翟近晉國伐兵必至偃曰翟
雖近晉而不與晉通且翟人多怨汝父侵暴但厚恤
翟民以圖大事可也於是遂奔于翟翟城百姓皆願
與出力戰守却說賈華既逐重耳遂率兵至屈伐夷
吾吾問其臣卻芮曰吾欲亦走於翟與重耳同處何

如蒞曰不可兄弟同難其後必爭不如走入梁小國也
也梁近於秦秦與晉婚姻之國日後或見有助夷吾
聽罷遂同蒞走入梁賈華追夷吾不及回奏獻公獻
公欲起大軍伐翟梁群臣皆諫曰父子無絕恩之理
今二公子罪惡未彰既出奔外而必欲殺之恐見笑
於隣國也公意稍回曰今群鼠狐謀謂衆子也不可
留于國內傳令盡逐公孫宗族詔立驪姬之子奚齊
爲太子令上大夫荀息傳之群臣見逐公孫宗族而
立奚齊皆稱疾不朝亦有辭官去位者不知晉國政
事畢竟如何

批 只一溪婦折敬一家看肉根

晉里克謀弑二主

獻公自立奚齊之後文武辭職無人共理國政朝夕
與驪姬宴會一日公有疾姬泣曰主上遭子孫之亂
盡逐公孫宗族而立妾之子一日倘有不諱衆公子
奔外者挾隣國之兵來伐使妾子母將靠誰人公曰
夫人不必憂念大事已付荀息矣於是召荀息入後
官問曰寡人今立奚齊爲太子使爾傅之倘寡人死
後重耳夷吾必招秦楚之兵前來爭位斯時大夫如
何處之息對曰臣荷主公厚恩今以太子托臣臣當

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設使國有大亂臣以死保
 之公大悅謂姬曰荀子靜在汝必勿慮言訖而終荀
 息奉獻公之命立太子 即奚齊 即位群臣朝賀加荀
 息為上卿里克退朝來見丕鄭曰主上有長公子在
 外者而不立而立嬖妾之子此事若何定奪鄭曰此
 事全在荀子靜不如叩子靜之意而謀之二人遂往
 荀息府中息延入克告曰主上晏駕公子在外子靜
 為國大臣今乃不迎重耳夷吾嗣位而立嬖人之子
 何如且重耳夷吾申生此三人之從者怨奚齊子母
 八於骨髓一聞主上晏駕奚齊即位必挾秦楚之兵

荀息
 荀息
 荀息
 荀天

召禍
在
兩言

齊
宮外

而入子靜何安息曰吾受先君遺託而傳奚齊則奚
 齊是吾之君吾不知更有他人使二公子引秦楚之
 兵而來吾受一死而已二人百計勸論之荀息終不
 肯聽二人出克謂鄭曰吾以子靜有同僚之誼故明
 告之彼既堅執不聽奈何鄭曰彼為奚齊吾為重耳
 皆是國家之事有何不可於是二人密約次日入朝
 里克使殿前將軍祁舉率衛士伏於承德宮外奚齊
 正欲出朝祁舉殺奚齊於宮外里克遂揚聲曰奚齊
 子母讒譖公孫宗族皆由梁五優施可斬此二賊然
 後定君之位祁舉遂率兵入後宮斬梁五東關五優

三怨
將作
何也

殺公
子卓
于朝

施正欲逃出被里克揮劍斬於階下荀息在朝門外
 聞事變仰天嘆曰吾受先君遺託不能保護太子留
 我何益欲觸墻而死驪姬忙遣太監密告曰大夫受
 託孤之命况太子既死汝死無益不如更立卓子為
 君卓子奚齊同母弟以討里克祁舉等罪息聞此言
 遂趨入朝率群臣立卓子為君里克丕鄭不朝驪姬
 告荀息曰群臣皆食君祿而里克弒君不朝其罪合
 當赤族大夫宜為國家討賊荀息遂令中大夫叔堅
 山祁率兵圍里克丕鄭之府時群臣皆不願立驪姬
 之子叔堅山祁雖受詔捕里克丕鄭衆軍逗遛不進

忠為 曰正 能明 禮表 以格 君心 之非 一旦 焉至 身死 待為 天下

却說有人早報里克與丕鄭忙率家人入朝遇
叔堅山祁之兵於月光殿克大聲曰驪姬以申生
盡逐眾公子爾等平昔食君祿者也今反為賊使令
而欲害忠臣乎叔堅山祁二人聞克之言咸擲戈於
地曰大夫有何高論某等願受約束克曰願公等反
兵殺卓子攻取驪姬之徒于是叔堅率兵殺入殿上
斬卓子於座下荀息見卓子被誅亦觸階而死
後人有詩云

荀息忠貞似烈霜 履危蹈險負綱常
一朝同死雙君命 留得清名萬古香

陳批列國志傳

四三

里克既誅卓子凡助驪姬之徒盡收斬之群臣議曰
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先君公子皆奔於外合迎夷
吾而立之里克遂令下大夫慶鄭奉駕往秦迎夷吾
却說夷吾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男一女皆孕十
一月梁伯使太史招父卜之曰此孕當生一男一女
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夷吾遂名其男曰圉是時聞父
死國亂將及國爭位恐無甲兵梁伯使其朝秦借兵
秦伯款留之夷吾泣曰先君信嬖妾之讒殺戮骨肉
今聞父死而驪姬作亂望侯伯念秦晉之好假一旅
之兵送某返國天若助某得嗣父位決不敢忘秦伯

之思
之死
之實

是國
識者

令退容與群臣商議夷吾出秦伯問於蹇叔百里奚
 此二臣皆曰主公乃晉獻之壻况定君討亂隣國之
 職何為不可公孫枝曰不可夷吾懦弱不能續位重
 耳為人雄畧他日若知秦助夷吾必招齊楚之兵與
 秦結怨秦伯乃召夷吾從臣卻芮問曰公子入晉承
 位將誰為倚卻芮對曰臣聞晉人無黨有黨則有讐夷吾弱不好戰今明
 外故曰晉人無黨有黨則有讐夷吾弱不好戰今明
 公念親之故假兵助之使其得承父位必當以土地
 謝秦秦伯悅宣夷吾問曰公子歸國得正大位能以
 幾里之地與吾秦亦夷吾許曰人皆有國我何惜愛

既而皆皆之

焉使夷吾得正(晉)侯之位即當以河外五城謝之遂
令卻芮當殿立券以東至(魏)界南及華山西及解梁
城為界呈與(秦)伯(秦)伯大悅即日令公孫枝率兵三
萬送夷吾歸(晉)畢竟如何

批 借此之忱風乞順歸心日挽水東流

夷吾謝(秦)伯出朝甚妙 穆公夫人送之曰先君信讒

致使骨肉東西今弟歸國而承大位念同氣之義若
先君逐出之兄弟皆要收入朝廷毋令相傷手足夷
吾再拜受命而出大軍望(晉)而行行至高粱 晉之地
名也 前面塵頭蔽日戈戟層層(秦)兵以為(晉)兵來拒

一番
好光
景

列開陣勢以問來者何人只見來兵當先者乃秦晉
鳳目虎背狼腰紅袍金甲手舞雙刀向前而答曰吾
乃齊國大夫賓胥無也子桑曰大夫欲往何處無曰
吾奉齊軍師之命督兵往秦迎晉公子夷吾歸國定
泣于桑與夷吾聞說即下馬相見具其由以告胥無
大喜合併精兵前進將近絳州晉之文武聞知皆出
郭迎接入朝即日夷吾遂即諸侯之位是為惠公大
賚群臣厚待秦齊之將遣歸囚驪姬赦百姓賦粟克
不鄭叔堅祁舉共華賈華曩虎特官出驛數于自
謂有迎惠公之功出入朝廷後慢無禮卻芮告惠公

杜言及自心集

四

五

曰里克雖有迎立之功其傲慢朝廷久後必爲主公之患請早除之惠公曰人有大功于我奈何殺之雖欲殺之難以爲辭芮曰里克弑二君殺一大夫此罪極大何恆無辭惠公不聽芮曰里克權重勢熾今不早圖奚齊卓子之禍臣不敢保矣惠公次日設朝謂里克曰子爲國家出力討亂反正使我無子則亦不得至于大位雖然子爲晉卿弑二君而殺一大夫其爲爾君者不亦難乎里克仰天嘆曰古云兔死狗烹理之當然今主公欲以罪加於臣何患無辭乃以此
爽臣臣敢不從命遂拔劍自刎而死

批 不取青鋒一命云

後人有詩云

里克人臣弒二君

雖然爲國亦強兇

夷吾賜死金鑾殿

始信奸謀天不容

又史臣贊曰

雄哉晉里克

志壯少宏謀

但識寧邦樂

焉知弒主憂

在生雖昧道

視死等鴻毛

伏劍亡金殿

雄哉里克高

秦穆公救晉饑民

卻詩曰里克雖死其黨尚多宜速盡除以免後患惠

批詩及匡志傳

四

公卽令呂甥卻稱率兵收丕鄭叔堅等七人悉斬於市丕鄭之子丕豹奔秦其餘家口盡行遭戮豹至秦秦伯問其何爲而至豹曰晉侯晉許大王五城以謝歸國之恩今旣得位聽卻芮芮之言背大王之德而不肯割五城之地臣父與里克等苦諫晉侯不納反誅臣父與衆大夫望大王加兵問罪一伐背德之罪二與臣父報仇臣願當先秦伯問蹇叔等以爲何如蹇叔曰晉侯雖肯前約姑容數年今若聽丕豹而起兵乃助臣伐君其義不可言未畢報晉大夫慶鄭至秦伯宣入問其來故慶鄭曰晉都饑饉百姓流離奉晉

而不
敢晉
負秦
寔多

仁人
之言

侯命告糴於秦望明公念百姓皆赤子開倉許之秦伯問於群臣公孫枝曰晉侯背主公之德而不割五城入秦今值饑饉是天禍也若乘饑饉之歲百姓凍餒而征之晉破必矣百里奚曰天災流行何國無之救災恤鄰列國之道豈可幸人饑饉而伐之乎秦伯亦曰晉侯失義其民何罪秦晉百姓皆吾赤子豈忍乘饑饉更加以兵火哉遂令大夫子治率舟五十艘載粟三千斛自雍至絳秦地名前後相繼號之曰泛舟之後此秦穆公君臣第一好處也後人有詩云

晉惠無恩背舊盟

穆公不念但存仁

遙遙千里泛舟役

曾向絳州活萬民

子冷泛舟入晉與慶鄭來見晉侯晉侯大悅厚待子
冷遣歸遂令慶鄭放粟以賑饑民百姓始安是歲冬
秦都五穀不熟百姓亦有流離公孫枝曰昔者晉饑
主公曾濟以五十船粟今都內饑饉何不遣人告糴
於晉穆公然之遂令子冷往晉求糴子冷至晉具秦
伯之命告晉侯晉侯辭曰敝國去歲饑饉百姓流離
今冬稍熟百姓亡於外國者皆歸故里僅能自濟難
以奉命子冷曰秦晉親隣之國約在患難相恤昔者
明公以河外五城許報我主今又背之臣主不忿舊

承然
負秦

曾不
思泛
舟之
後

惡 又賈粟以濟晉饑此固相恤之道今秦饑告釋明
 公 不許是無親鄰也晉侯曰大夫請退容與群臣商
 議子冷出晉侯問于群臣慶鄭曰主公受秦伯厚恩
 而閉粟不與大不可也晉侯遂令慶鄭發粟三千斛
 入秦報德忽堦下一人昂然而進曰不可不可皮之
 不存毛將安傅晉既背秦五城秦人怨入骨髓但歲
 饑饉糧力不繼所以不加兵伐晉侯若送粟于秦秦
 必用此糧發兵伐晉是助秦之強也依臣之見莫若
 將錯就錯閉粟不與其禍可遲數歲公視之乃母之
 弟國舅號射也惠公然之遂止慶鄭退子冷不輸粟

于秦慶鄭出朝謂太史郭偃曰晉侯背施無親幸灾

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俱失其禍至矣郭偃

曰今秋沙塵山晉地名崩明年晉國必亡二人惻惻

而退却說于泠回報秦伯秦伯大罵無義匹夫群臣

誰敢率兵伐晉蹇叔曰晉兵甚銳非主上親征不可

控馭秦伯然之遂以蹇叔百里奚為左右軍師使丕

豹公孫枝為先鋒于泠公子縶為保駕大發精兵二

十五萬即日殺奔晉來不知勝負如何

批 出因其賔入用其寇賊長子柔三夜而不報

公孫枝獨戰六將

秦兵既出哨馬報于晉侯晉侯遂問群臣曰秦兵無
故興兵侵界誰敢引兵拒之慶鄭曰秦兵爲主上背
義而來何謂無故今依臣見只宜遣使講和不可拒
戰晉侯怒曰匹夫敢在吾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
風以吾百萬之兵斬秦兵勢如破竹豈可與之講和
哉喝令先斬慶鄭然發兵出敵慶鄭再三哀丐留命
虢射曰慶鄭言雖不遜奈正在與兵之際不可殺一
大夫姑赦其罪今從出征勝則赦之敗則殺之不遲
晉侯唯奏令韓簡爲先鋒梁山由靡副之蛾析步揚爲
左右隊慶鄭虢射爲保駕大率精兵三十萬出絳州

馬悲
行師
不利

師出
于
開氣
傳伐

拒秦文武各送出城晉侯所乘之馬高有丈餘紅鬣
 銀尾名曰小駟正登戎車其馬悲嘶不已慶鄭又諫
 曰古者王侯出征必乘本國所產之馬故其馬生在
 水土知其人心安其教訓服習道路所以戰無不克
 今主公臨大敵而乘異產之馬恐不利也晉侯叱曰
 小駟此吾所愛不必多言大軍遂望秦而進遇于韓
 原即今在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也相去三十里下寨
 次日晉侯使韓簡挑戰秦使公孫枝出迎二人戰上
 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引兵各回本寨晉侯問韓簡曰
 秦兵之勢如何簡曰秦兵雖少然皆深怨主公閉粟

背義其鬪志勇於我兵十倍(晉)侯叱曰馬有是事我
 當親戰次日兩軍對陣填然一鼓(晉)侯搶出身披紅
 袍金鎧頭戴珠嵌寶盃手挺長鎗身跨小駟遙謂穆
 公曰軍旅之間不能施禮穆公亦披金鎧戴珠盃亦
 在馬上欠身答曰舅舅休怪衣甲在身(晉)侯曰肯蒙
 公恩未敢有忘今乃與兵犯界是何名也且(晉)國雖
 小雄兵亦有百萬明公早退不失(秦)晉之好不退難
 免挺戈相擊穆公聞言大罵無義匹夫焉敢鼓巧舌
 花唇遂數(晉)侯之罪(晉)侯大怒拍馬直取穆公鬪不
 十合(晉)侯馬不慣戰敗兵南走穆公追至大象山在

韓原將下(晉)兵四集左步揚右蹶誓前韓簡後慶鄭
交戰穆公穆公困於山下忽山後喊聲大振一隊人
馬當先一員大將連叫(晉)兵不得有傷吾主(晉)兵視
之秦將公孫枝也枝乃秦之猛將兩膊方有千斤使
雙枝画戟舞動如飛步揚衆等見枝來得驍銳四將
持四般兵器舍穆公來戰枝枝不戀戰殺入重圍左
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前後遮欄引穆公殺出四將
齊追枝且戰且走不上五里(晉)將梁由靡(號)石父引
兵攔住歸路枝雖身披重鎧奮發精神獨戰六將六
將雖困住穆公見枝驍勇不敢近前自午至酉(晉)兵

命在
呼吸
子桑
亦在
亦在

斬漸圍至數重枝告穆公曰晉兵大至不可久停乃
脫重鎧以蓋穆公舞雙枝戟來戰六將六將一齊迎
敵殺上三十餘合梁由靡挽起神弓望穆公端發一
箭穆公倒翻落馬步揚輪刀便斬子桑子桑大喊一
聲先斬步揚于馬下救起穆公走上二里五將奮力
來追忽聞大象山北喊聲大振一起步軍約三十餘
人各各推鋒掣刃殺至子桑以為晉兵舍五將來敵
步軍步軍曰將軍勿動吾來救駕子桑知是救兵令
保穆公前走自來勒轉馬頭攔住晉兵鑿齒圍睛渾
似據山虎豹揚眉橫戟有如混浪蛟龍大喝一聲曰

晉兵無計

誰敢當先者斬千萬段晉兵見枝勇猛逡巡不敢近戰桑又大喝一聲曰願戰者當先何故遲延不進晉兵自相驚懼披靡逃回子桑亦不追上按住畫戟挽起百石神弓望韓簡端射一箭韓簡落馬賊暫救起而逃三軍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子桑大殺一陣奪韓簡之盔甲而後還

後人有詩云

秦晉交鋒大象山	子桑臨敵獨盤桓
雙枝戟動兵心落	百石弓開將胆寒
出入韓原龍滾浪	折衝晉陣虎歸山
穆公不有英雄將	爭脫重圍奏凱還

斗
後
以

子桑既保穆公出寨子冷丕豹等皆引親兵來會穆公顧諸將曰寡人此陣若無子桑險送命於韓原矣令子桑解下衣甲身上矢石之傷血流浸透重鎧穆公看見嗟嘆不已命排筵宴重賞子桑不知後事如何

批 韓原山秦擒晉惠公

美
喪身
有

穆公宴賞子桑酒後大悅曰吾有子桑何憂不被一
晉平遂號子桑為虎翼將軍賜賚甚厚子桑曰此皆
主公之福與此步軍之力也公召步軍問其是誰何
敢敢來救駕步軍曰臣等岐下

陝西岐州野人也昔

者大王走卻良馬一疋臣等收而宰之後人告發於
 大王大王寬恩赦臣等之罪且曰食馬肉不飲酒則
 傷命又賜臣等之酒臣等感德不忘今聞大王發兵
 伐晉故來効力及聞大駕被困是以舍命解圍穆公
 大悅曰原來汝是城南野民方友良也遂令各賜酒
 食收在軍中備用 後人有詩為證云

韓原山下兩交鋒

晉甲重重困穆公

當日若誅收馬上

今朝焉得脫樊籠

又五言一律

布德休嫌小 施恩勿靳長 長施長獲福

小布小臻祥 盜馬雖微事 懷仁實不忘

一盃救命酒 解却穆公傷

百里奚曰晉兵得勝明日必挑戰公曰何以破之奚曰我寡彼衆難以久持只宜設計以破之乃召丕豹問曰秦兵伐晉本代汝父報仇汝能効一陣之力乎豹曰父仇不共戴天惟君師之命敢不致力奚悅遂令引一枝兵伏於韓原西北污泥澗畔聽舉火爲號出擒晉兵又令丕孫子桑領一枝兵伏於韓原山下以截晉之救兵又令子繫子冷各引兵五千從晉兵寨後抄出奪其糧艸器械又令方友良等率鐵騎五

千保穆公大駕親自挑戰分付已訖諸將各依計而行百里奚與蹇叔在大象山頂舉火號令諸將次日晉兵果來挑戰穆公披掛與方友良等出馬晉侯聞穆公又出欺其怯弱便出轅門外更不打話輪刀直取穆公穆公迎敵殺不數合穆公敗去晉侯拍馬後追穆公且戰且走百里奚在山上見晉侯追入污泥澗放火燒山秦兵四起丕豹引兵迎穆公渡澗其中泥深數丈韓簡慶鄭與晉侯追至馬不識其深淺三馬正欲跳澗力不遠躍一齊陷於污泥丕豹與壯士拿下三人梁由靡號射聞晉侯被擒正欲殺來救

被公孫枝當住來路，斬由靡於馬下。驍射抵死欲進，小卒在馬後告曰：「秦兵抄入大寨，焚吾糧草，將衣甲器械盡奪而歸。」射又抽兵救寨，子桑追於後，子冷子繫欄於前。三將夾攻驍射，斬其副將軍。夷射力戰而出。秦兵左右衝突於韓原山下，晉人首尾不能相救。射率敗兵而歸，穆公囚晉侯君臣西歸。秦子桑斷後，秦凱回朝，穆公議殺晉侯公子。繫曰：「夷吾逆我，大豈殺之，以霸天下？」公孫枝曰：「秦晉親隣之國，不可太甚。只令晉侯以其太子入秦為質，放晉侯反國，則天下諸侯感德服威，霸業必振矣。」群議紛紛，穆公不決。

親憎
如這等

抄言列國正傳 卷之四
令囚晉侯君臣於靈臺以待商議。頃吏穆公夫人聞囚晉侯至，與其二子縈玗、二女簡璧披麻號哭待罪於殿下。穆公不知為何，夫人曰：「天禍晉國，故使晉侯得罪於主公，妾與晉侯骨肉之念，故妾子母披麻待罪萬乞念先君舊好，以宥其愆。如果欲戮之，妾願代死。」穆公聞之，大笑曰：「吾與晉侯姻婭相待，豈至重辱夫人，何必如是？」速請歸宮，吾即送還夫人與子女，謝恩入宮。漢都護大夫劉向有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議之

遂釋其第

又有詩云

夷吾背義陷秦囚

晉國山河一旦休

姬氏不行手足念

焉能脫厄復歸侯

近臣奏周天子遣使到秦穆公宣入使曰天子以晉

侯為周至親雖觸犯大國望公釋之穆公受詔召晉

侯入朝設大宴以待之酒將罷穆公問曰舅伯置怨

於孤是以孤邀舅伯會之茲欲奉駕返國誠恐舅伯

動兵報怨倘不棄秦晉之舊敢求太子入秦孤當以

女妻之使兵戍兩釋復尋舊好何如晉侯次身答謝

唯命是從韓簡慶鄭等侍側聞穆公之言皆三拜稽
 首曰明公此言實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共所
 聞知臣等敢拜下風晉侯遂命卻芮歸晉令呂甥奉
 太子入秦待質呂甥聞命即與太子名圉入秦來見
 穆公穆公問曰使者為誰甥曰臣絳州人氏姓呂名
 甥字子金見為晉朝中軍大夫蒙明公所詔臣奉太
 子入質公問曰汝國失君百姓和乎對曰不和公曰
 何也甥曰君子愛其君欲朝秦而報德小人耻失其
 君欲朝秦而報仇是以不和穆公嘆曰若子金可謂
 善為使矣遂以次女名琬妻晉太子放晉侯君臣而

歸且曰孤聞晉國自戰韓原以來歲又荒饑百姓遭
共火而經凍餓吾怨其君而咎其民復令有司給粟
二千斛贈晉侯歸國以賑百姓晉人皆踴躍拜謝此
是穆公第一件好處也

潛淵讀史詩云

五霸爭雄尚詐謀

穆公獨以德相酌

韓原一戰將亡晉

輸粟安民異衆矣

晉惠公既歸復位群臣朝賀晉侯曰寡人戰敗入秦
有辱社稷虢射奏曰主公馬陷污泥之時慶鄭不救
是以有此一敗今復大位當賞功罰罪以勵將士又
宜繕治甲兵屯積糧草以圖報怨晉侯然之遂令武

士押出慶鄭腰斬不知性命如何

批 貳而執之服而多之

重耳週遊六國

惠公獨斬慶鄭其餘文武各加一級令郤芮韓簡開
 募於絳州以招天下壯兵以圖報仇却說重耳初奔
 在狄狄侯見其狀貌非常乃以二女事之重耳受其
 長女季隗以少女叔隗妻趙衰居十二年季隗生二
 子長曰伯儵音疇次曰叔劉叔隗生一子名盾即趙盾
 既而趙衰狐毛等告重耳曰歲月難留公子安居
 於狄耽樂而忘返日何以能成大事重耳然之入告

與之誰能辨之

魏水

其妻曰。吾將遠適。適秦楚。結連大國。歸晉。子宜盡心撫育。子待吾二十五年。不至。子可再嫁他人。季隗泣曰。男子志在四方。非妾敢留。然妾今已二十五歲。再過廿五年。公子不至。妾當老死地下。焉敢再適他人。重耳悅。於是季隗、叔隗各携其子含泣。以酒來餞。季隗曰。公子保重。行裝勿以小妾為念。宜當力圖恢復。言罷。淚下如麻。乃奉卮酒而歌曰。

侍立閨闈十二年。

鳳鳴鳳凰應擬周全。

豈期琴瑟聲音絕。

美滿恩情各一天。

重耳接酒。亦有含淚之意。乃賡歌曰。

世言及目是作一四一

自結絲蘿擬百年

風流豈有不週全

男兒一舉三千里

怎效區區處一天

無限
情難

歌罷囑季隗與叔隗曰。汝等盡心育子。不日歸國。必
 以車馬來迎。二女泣淚扣住馬首。似有不忍相別之
 意。魏犖厲聲曰。大丈夫橫行天下。將欲掃盡內患。以
 圖大事。何必揮涕洒淚。以與兒女子相戀哉。重耳乃
 叱轉馬前行。直奔於衛。衛文公不迎入國。忽一人從
 外進曰。晉衛同宗之國。今晉公子逃難于此。主公何
 不出城遠迎。公視之。乃上卿甯速。字子莊。公曰。邦微
 土薄。無足備禮。速曰。臣觀晉公子狀貌非常。况其從

者皆超世之士。久後反國，必得志於諸侯。若得志，諸侯則耐有德而伐無禮。今不款待，日後悔之不及。文公不聽，令閉城，勿納重耳。在城下候衛侯，出接見其不出，又閉城門。大怒，與從者奔曹過五鹿。衛地名，復盡將士疲困。魏犇顛頡進曰：衛燬文公名，無狀。旣不出城迎接，又不致送糧料。我等願打入城去擒此匹夫重耳，忙止曰：二公是何言也。我乃亡國之徒，焉可責禮于他人乎？犇顛曰：旣不許入衛城，標掠村落，劫此糧米以助朝夕，何如？重耳曰：我寧受餒，決不可行此事。犇顛怒曰：男兒漢焉能縮手受餓？又行數里，見

英雄受此折挫

一起。飡午於隴上。重耳令狐偃問農夫求食。田夫問曰。客從何來。偃曰。吾乃晉之客。車上者乃是吾主。久出糧盡。願求一飡。久後効報。田夫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資。而問吾求食乎。吾村庄小夫。焉有其餘。而丐你耶。遂食不荅。偃曰。縱不能週濟。可賜一器與吾主乎。夫乃戲以土塊與之。曰。飯則無矣。土則奉承。魏犇大罵村夫。焉敢辱吾主。攘其鋤器。將鞭之。重耳在馬上。亦令鞭之。偃止之。曰。土地國之基也。今天將賜得國之兆。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下車。拜受。田夫不知其義。乃群笑曰。此誠痴人也。魏犇與顛頡亦曰。子犯何

割股者孝也
忠臣亦割股于

得痴引其君耶 後人有詩云

土地應為國本基 皇天啟賜吉人時

高明子犯深知意 愚昧魏犢反笑痴

重耳登車忍饑入曹困乏難進眾從者於野外拾菜

根而烹之重耳饑甚介子推乃割股肉烹而進之重

耳日子推此食為何而得子推曰臣股肉也重耳起

拜曰將何以報推曰臣聞主辱臣死今公子乏食皆

臣等之罪不敢望報也 後人贊曰

主君不可困 膚髮不可傷 君子貴行權

吾身在君傍 割股濟君危 賢者不為狂

陳批列國志傳

卷四

車馬入曹寓於曹大夫僖負羈之家。僖負羈引見曹共公。公謂羈曰：吾嘗聞晉公子駢脇，吾未之見。今日至此，何計能觀其脇？羈曰：此事甚易。主公但可致香湯，與之沐浴，而得見之。公遂令羈陪其浴。羈告重耳曰：吾主以公子遠涉泥塗，令羈奉陪沐浴，不知可乎？重耳曰：承子厚意，何敢不從。羈遂與重耳退而沐浴。其趙衰、狐毛、鞏、恐曹人行詐，皆仗劍而從之。既謝衣沐浴，羈見其兩脇，肋骨果駢為一片，大異。回奏共公曰：晉公子果駢脇。重瞳非是，久屈人下者，公請款留之。共公曰：曹小國也。又乃居列國之中，往來奔走之。

妻賢
夫禍

公子何國無之。若一一待之以禮，則國微費重，那得許多錢糧。遂不聽羈，引公子至宅，列坐各叙往事。其趙衰、狐偃輩皆拱手侍側，負羈之妻呂氏聞重耳之聲，大如洪鍾，私向簾內窺之，見其眼目重瞳，儀容魁偉，又見其從者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知其必為好人，乃私告負羈曰：「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有國相之貌，以衆國相輔一賢人，久後必然返國得志。返國得志，則曹君今日不待之咎，必先見責于宜，以禮重待可免。久後之患，羈喜曰：「正合我意。」遂大鋪筵席以待重耳。與其從者酒至半酣，羈起告曰：「公子辱臨敝國，

愧曹小邦不能少駐車駕聊備白璧一雙黃金一鎰
 粟麥五十斛少供行李之助重耳答曰有勞大夫重
 耳何敢妄受負羈請之再三趙衰告重耳曰承大夫
 厚賜公子可取以容再謝重耳再拜受之而返壁即
 日出曹負羈遠送出城重耳辭曰大夫請回重耳久
 後返國此恩決不敢負二人告辭而別後人有詩云

重耳週遊不憚勞

出蒲避狄適於曹

曹襄龍瞽輕英傑

衛燬愚矇慢俊豪

受餒曾食介子肉

困饑行乞野夫郊

往來多有入難識

曾似羈妻眼力高

若不遇羈妻介子
 兩股要生血

貨
個
是

重耳離曹既與僖負羈相別行不數日車馬又將過
 宋重耳問從者曰索費將空吾欲入城見宋侯以憇
 數年何如趙衰曰宋公雖異于曹侯然國微土薄不
 足久留臣聞宋公之族名固者曾與公子有舊見為
 宋國右司馬公子何不致書于固問其可否重耳曰
 子餘趙衰字也之言是也遂修書令人貢于公孫固
 車馬止停于驛却說公孫固得重耳之書次早入朝
 奏襄公曰晉公子重耳出亡過宋主公何不延入宋
 城款之以禮乎襄公曰諸侯之公子出亡過宋者甚
 衆他人俱未款待子獨令我待重耳何也固曰晉公

比曹
還有
體面

子仁而愛下。日後必能成其大事。蓋非他人之比也。公問於群臣。左司馬公孫目夷曰。右司馬之言雖是也。然宋小邦不能久留。亦不可有慢主公宜奉金帛親自出城勞之。庶幾兩全其禮。公曰。子魚目夷字也之言是也。遂取金帛。馬疋與文武出城。來見重耳。重耳與從者皆下馬相迎。宋公曰。公子遠遊寡人本當延入敝城。奈邦微土薄。不足收納。謹備黃金百鎰。良馬二十乘。八十四匹也。聊壯遊騎之資。望公子笑而納之。重耳問於從者。左趙衰右狐偃皆曰。承宋侯厚賜。公子拜受其惠。待報可也。重耳拜受。遂辭宋侯而去。

襄公亦回本城。顧謂文武曰：吾見晉公子事趙衰如父事狐偃如父，待魏犇爲友，尊賈佗爲兄。是四人皆晉之豪傑，久後必能相重耳而成霸也。邾說重耳奔鄭，早有人報于鄭文公。文公謂群下曰：重耳叛父而逃，列國不納。今至鄭國，吾欲捉送晉侯以啗大國之利。何如？大夫叔詹進曰：晉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豈可殺之？文公曰：何以見之？詹曰：同姓爲婚，其類不蕃。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與姬同宗，而重耳多子，是一助也。晉自重耳逃出，國家不寧，豈非天有待其反，而後安，是二助也。趙衰、狐偃皆當世英傑，重耳得而

臣之是三助也。公子有此三助，焉可殺之？文公不聽。
曰：吾聞嘽云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繫
蕪。稷不爲稷，不能蕃殖。重耳雖有三助，父兄皆不能
容焉。成大事，遂令太子伯華率甲士五百伏於城下。
待重耳入城而後擒之。伯華受命而出，却說重耳來
至鄭城，將入以見文公。趙衰曰：鄭城狹小，豈足久淹
不如鄭適齊，方可以圖大事。重耳遂不入城。從者
昂昂然擁而過之。伯華在城上見趙衰狐偃輩，皆有
虎威，亦不敢近。批 不入鄭城，躲過一難。

五公子爭權亂齊國

天未絕晉

重耳見鄭伯不禮。車馬至齊。齊桓公令公子無虧出城迎接。既至，桓公宴之。酒至數巡，桓公問曰：公子歷聘諸侯，週遊列國，將以何事為寶？重耳不荅。目視狐偃，偃即對曰：亡人謂重耳也。出亡在外，故曰亡人。無

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桓公默然問曰：此子為誰？重耳對曰：此吾舅氏狐偃字子犯是也。公大悅，謂宰戚輩曰：人言晉獻公有子九人，惟重耳出類。今日觀之，話不虛傳。况其所從皆勇而有禮之士，吾欲以宗女名姜妹者妻之。汝等何如？戚曰：明公所處無有不可。桓公謂重耳曰：公子以內亂出游，倘不棄敝邑，願以宗

女侍執巾櫛。不知盛意何如。趙衰進曰：「亡人得沐餘愛，外連齊晉之好，內結骨肉之親。他日得志返國，皆荷盟主所賜也。」桓公曰：「子莫非晉大夫趙子餘乎？」衰曰：「然。」桓公曰：「公子有臣如此，何憂晉位不至？」遂建大第於城中，將宗女事於重耳，賜其舞女數十人，良馬二十乘，金幣彩帛百輛。重耳拜受，就第朝夕與姜氏飲宴，歌兒舞女不絕。管絃重耳嘆曰：「民生快樂，誰知其他。」安居齊國，何必區區遠遊哉？」一日桓公有疾，宣甯戚、易牙、賓胥無等入而謂曰：「寡人自得管仲謀，眾將膂力九合諸侯，尊天子，攘夷狄，歷三十餘年始

衰經
之中
不宜
飲宴

事
可托
資居
果裏

成霸業。今者不幸仲父隰朋相繼而亡寡人又將捐
世汝等宜奉吾太子名昭嗣位務期不續舊業振立
(齊)邦寡人雖死亦無恨矣群臣皆頓首受命又召太
子近前以錦囊小袋授之且告曰他無所囑但國家
有患可拆此錦囊便能保定太子再拜而受是夕桓
公卒年七十三時(周)襄王九年冬十一月乙亥也
潛淵讀史詩云

周室東遷綱紀亡

桓公九合眾朝王

南征頑楚茅包貢

西攘山戎朔漠荒

立衛存邢仁德著

攘夷尊夏義聲揚

正而不譎聖人許

五霸之中業最强

宋人有詩云

雖曰春秋無義戰

善于此者有齊桓

扶傾濟弱尊周室

免使民生左衽間

史臣評曰

春秋亂世諸侯皆以智力併吞齊桓公能以貴而下賤遂拔甯戚於村牧寬而置怨納管仲於俘囚故能不動兵車列國謹從雖其詐力仁義躋駁混用仲尼亦曰正而不譎使當世有能仗義尊王免生民陷於夷狄者舍齊桓吾誰歸哉况其知人善

身得
姬寵
豈是
言危
避心

任不念舊惡。專以德為綏服。又出五霸之首云。
桓公既死。易牙初有寵於無虧之母衛姬。至是易牙
告衛姬曰。先公之位。理當夫人之子。而嗣今先公以
太子託付群臣。群臣必輔太子。依臣之計。今夜即宜
率本宮士卒。逐殺太子。而奉太子即位。則大事定矣。
衛姬許之。遂令本宮宦官王貂率士卒及火者五百
人。易牙副之。打入正殿。時當四更。群臣正欲奉太子
各昭即位。然後殯殮桓公。忽聞殿外鼓譟而入。近臣
報公子無虧作亂。群臣忙召守衛士卒未集。王貂殺
至金殿。斬群吏數百人。群臣皆四散而奔走。甯戚負

得刀
處在
錦囊

殺子
之人
干預
建立
可恨
可殺

太子走出東門。王貂追之甚急。戚告太子曰。昔者先君授太子以錦囊。言事迫則拆而謀之。今日事至危急。何不拆開視之。太子即從胸中取錦囊視之。乃示其有事。即投宋。以取救兵。寧戚即與太子奔宋。王貂追之不及。勒馬轉朝。時易牙已奉無虧即位。於金鑾殿至午時。群臣皆不肯上賀。無虧大怒。易牙令王貂率甲士。勒挾群臣來朝。且誡曰。如不來者。即斬示衆。王貂引兵出朝。下大夫開方謂將軍豎刀謀曰。吾儕皆受先君遺託。而立太子。今易牙作亂。立無虧。吾儕豈不能立他公子哉。豎刀然之。於是開方率少衛姬

亦桓公夫人之宮士卒奉公子元即少衛姬所主名

元據昭明殿。豎刀率密姬亦桓公夫人本宮士卒奉

公子商人。即密姬所生名商人據於信陽殿。三家相

持六十餘日。群臣無所朝宗。皆閉門不出。桓公之屍

在牀。眾公子亦不行殮屍。蟲如蟻皆散出戶外。

潛淵讀史詩云。

王者修身治國家。桓公何事嬖如麻。

空遺霸跡傳當世。蠅蚋殘軀實可嗟。

王姬桓公正宮夫人周王之女無子召群臣高梁等

泣而告曰。先君不聽仲父之言。以至身死屍蟲卒無

宣義 公子 亦 亦

何故
生此
運種

殮殯卿等皆從先君。以成霸業者也。今太子出外。衆孽爭權。卿等豈宜坐視。國家危亂。先君屍腐。哉。群臣皆放聲大哭。曰。衆公卿皆宜以忠孝利害。曉諭衆公子。先殮先君之屍。後定其位。可也。高奚等奉王姬。旨到金鑾殿。告無虧。曰。臣等常聞父母之恩。猶天地也。故爲人子者。生則致敬。死則殮葬。未聞父死。不殮而爭富貴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旣不孝。臣何忠焉。今先君已死。六十二日。屍蟲遍戶。公子置而不殮。乃逐兄弟而爭。倘諸侯已知。集兵問罪。異時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况欲爭爲侯伯乎。言罷。群臣又皆大哭。無虧。

主喪
事者
非大
子而
誰

錦囊
遺囑

改容曰無公等吾幾為不孝罪人也然則若何處之
 高奚等曰太子今已外奔公子能主喪事與臣等以
 收殮先君則大位乃公子定矣其元與商人雖據兩
 殿無能為也無虧遂號泣與群臣入正寢殯桓公於
 白虎殿群臣即奉無虧即位開方與豎刀聞群臣立
 無虧遂與公子元奔鄭豎刀與公子商人奔魯却說
 太子與甯戚奔宋襄公曰吾昔者受齊盟主之託令
 保太子今太子見逐吾合救之遂令公孫固率兵二
 萬自奉太子入齊大軍殺奔廡音獻齊之地名來只
 見塵頭蔽日喊振天地宋兵札住喝問來者是誰前

陣有二將告曰。吾等乃齊大夫開方豎刀便是也。今齊君傾世。易牙無虧作亂。某等不敢悖先君之命。故奉二公子外奔。以求諸侯之援。襄公聞說。下馬相見。二公子以父死不殮之事。告太子。太子慟哭。襄公令大軍。遂屯廝。哨馬報於無虧。言宋公欲送太子入城。令速下位。無虧大怒。自發大兵五萬。以易牙爲先鋒。王貂爲副將。出城近於廝。宋襄公下令曰。無虧暴虐。百姓不附。齊兵必無鬪志。汝若不進前。力戰者斬首。示衆。衆將得令。列開陣勢。齊陣突出一員大將。紅袍。鐵甲。高馬。長鎗。殺奔前來。齊太子在馬上。大罵易牙。

反賊汝助無虧作亂尚敢出馬來迎以手麾諸將何不爲我擒此逆賊公孫固打馬搶出更不打話直取易牙不知勝敗如何

批 易牙作劇

宋襄公鹿上圖霸

公孫固與易牙二人戰不十合宋將伊光祖搭起弓箭望易牙端發一矢易牙中箭落馬無虧見易牙中箭而死走入齊城百姓閉城堅拒三軍又無闖志皆倒戈以迎宋師宋師奄至城下無虧正欲從逕道奔鄭被公孫固追而斬之百姓大開城門迎太子入城羣臣奉而卽位是爲孝公孝公卽位盡復衆兄弟之

果不
無盟

位。群臣各加官一級。其無虧之黨。盡收殺之。命取金帛。犒勞宋兵。送襄公返國。宋襄公辭齊歸國。謂群臣曰。齊桓公威霸諸侯。未死之日。曾以太子託吾大事。今桓公死。齊國果亂。吾動數萬之兵。斬無虧。梟易牙。定齊君之位。而後返。名動于諸侯。今吾欲繼桓公之志。會諸侯以圖霸。卿等以爲何如。忽有一大臣出班。奏曰。宋國不能霸諸侯者。其故有三。襄公視之。乃桓公。桓公。襄公父也。長子。庶出也。襄公之兄。先讓國不立。襄公以爲左師司馬。公子目夷。字子魚也。公曰。司馬何故言宋有三不可霸。子魚曰。邦微土薄。兵少糧

宋小國也
今將
晉伯
業

稀一也。文無管仲、甯戚之儔，武無隰朋、高偃之比。已上四人，皆齊桓公之霸臣。况威德不著，諸侯不從，二也。近歲本國有隕星為石，六鷁退飛。此宋有不祥之兆三也。此宋有三不可之故焉。可圖其霸業。襄公曰：齊桓公能用一管仲，不動兵車，遂能東征西討，無敵于天下，何在多人乎？但公等協心，諸將戮力，焉有不克。右司馬公孫固曰：霸業在人能修，非係國之大小。今主公能修齊桓之德，臣等效管仲之謀，無有不克。公曰：子堅，子堅，公孫固之字。之言是也。然必何如而後可。固曰：因事就事，事乃有濟。主公宜傳告近宋諸

侯約本歲春三月皆赴曹南。曹之地名。諸侯若至公請衆侯爲修齊桓之德立碑頌其勲烈。諸侯感桓公之德者多。必然從之。其在會不盟者。執之。違會不至者。會諸侯而伐之。則近宋諸侯皆以公爲修桓公之德。非爲一己之私。則天下雲合景從宋必霸矣。公大悅。遂修書遣使。遍告列侯。至期襄公文帶子魚子堅武帶伊光祖。廖鳴春。衣冠劍戟。列列而至。曹南時近宋有曹共侯。滕宣侯。邾文侯。陳穆公。各帶文武皆至。赴盟。襄公與列侯升壇序爵而坐。告列侯曰。齊桓公攘夷安夏。德義流於列國者多。寡人追慕不忘。是以

學個
葵在

便把
令來
行

會公等而議之。欲為刻石。以頌勲烈。不知公等之意。何如。(陳穆公)起曰。(齊桓)勲烈上在王室。下及諸邦。明公此舉。誰敢不從。(襄公)大悅。正欲舉筆書盟。立頌。(滕宣公)名嬰齊不肯預盟。曰。匡合尊王。人臣之職。扶傾濟弱。義理當然。况褒善貶惡。後世自有公論。何必刻石立頌。以尚虛文哉。(襄公)大怒曰。桓公德在匹夫匹婦。猶能追頌。不忘。况同列被其澤。而欲忘其德耶。此匹夫故。欲背德。違盟也。諸將何不為我擒之。言未訖。(宋)人隊中突出。廖鳴春。搶上盟壇。將(滕公)扭下。綁縛。(襄公)喝令監下壇所。候盟罷解見。(周王)斬首示眾。列

侯各皆失色。**滕**之文武股慄戰懼。**齊**跪壇下哀丐其
 君。于是**陳公**、**邾公**、**曹伯**告襄公曰。**滕公**雖有違盟之
 咎。望主宥其初犯。襄公默然良久。方改雄威。令鳴春
 釋其綁縛。襄公曰。**滕子**違忤衆命。理合當罪。不觀衆
 公面顏。難逃寸刃。自今有違命者。盟俱依律治罪。衆
 侯皆曰。謹受命。於是立盟于冊。刻頌于石。襄公又曰。
鄆子名玩。鄆小國。名宋之附庸。違命不至。公等可合
 兵而討之。**陳穆公**曰。**鄆**小國也。不必合兵而討。但調
 一枝兵足矣。襄公遂調**邾**侯。先往伐**鄆**。諸侯各辭歸
 國。**邾**侯領本部精兵。打入**鄆**城。擄**鄆**侯來見襄公。襄

公問曰。吾糾合本方諸侯。追耀齊桓之德也。汝何故違盟而不至。此子不斬。示衆何能。率服列國。喝令斬鄆侯。以祭次睢之社。次睢。宋之地名。屬東夷。故宋襄公欲斬鄆子。以祭次睢社。左司馬子魚諫曰。不可。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以人祭祀乎。昔者齊桓公存立絕國。義士猶謂其薄德。今明公欲修齊桓之業。一會而執滕滅鄆。又以人爲祭物。將以求霸。不亦難乎。襄公愕然良久曰。命釋鄆侯。但罰金帛二十車。以贖前罪。鄆侯叩頭歸備。金帛而至。公孫固進曰。今近宋諸侯。俱各服約。宜在齊城東南三

十里鹿上

地名

立盟壇一所修書通告大國諸侯約

今歲春三月皆會於鹿上亦以修齊桓之德爲辭諸侯合從霸業必濟襄公大悅修書遣使子魚自嘆曰小國爭盟其禍至矣使者通告列國使至楚呈書於成王成王讀其書曰

宋鎮茲父頓首書上

大國楚王殿下茲父聞以力服人者其勢促以德服人者其澤長故齊桓能以冠裳之會安王王室賓諸侯使天下生民各得其所今旣云歿其功名德義使人興慕是以父不揣邦微位下欲請同列立盟刻頌彰耀其勲父敬貢尺牘擬今歲三月上旬

期於齊城東南鹿上。推盟主立約。以修其好。伏乞
大車至期。不吝一諾。何幸。

成王讀罷。令使者暫停館驛。姑俟商議。使者出。王問
群臣可否。上卿子西奏曰。齊桓公以千乘之國。因得
管仲方成霸業。今宋土地不及秦。齊兵甲難當。晉楚
欲以區區小國。與大邦爭盟。侯臣之見。王可修書許
其同會。一面令大將領五千兵。伏於孟原。地名在宋
擒茲父。伐宋國。乘此機會。號令諸侯。則霸在楚。而不
在宋矣。成王大悅。修書以復宋使。令大將宛春領兵
五千。伏于孟原。以擒宋公。即日與子文子西子玉等

相言及國志傳一四六
發駕往至鹿上時諸侯皆至相見禮畢成王不見宋
公問曰宋公何在吏士曰未至詐怒曰彼爲盟主何
故後期令子玉引一班壯士往迎子玉行不數里山
後喊聲大振楚將宛春捉宋公而至宋之君臣殺向
後來救駕子玉言曰公等不必動手我王欲請爾主
議事而已宋公見子玉威風凜凜言語溫柔只得按
住干戈隨駕而至壇所宋公大罵奸謀何得用兵劫
我盟會成王大罵匹夫無道曹南一會便辱滕鄆二
君何謂修桓公之好今又詐設鹿上之盟無乃將欲
擄我諸侯耶左右何不爲我監此匹夫鼓兵伐宋然

後斬首以示諸侯。楚之將佐在壇下者，齊聲一諾，聲振數里。列國君臣面面相覷，戰慄失色。宋兵欲戰，楚之將士咬牙嚼齒，皆欲廝殺。魯僖公乃率眾侯告楚王曰：「宋公雖辱滕、鄆二君，似有過咎。然明公數其罪惡，足矣。必欲執之，伐宋則楚猶宋也。成王見諸侯言辭當理，將放宋公。鄭文公揚聲曰：『宋公強暴大過，何當輕釋？』成王遂令囚宋公，殺奔宋國，畢竟如何。」

批 真个只度棟得勝卻

宋楚泓水大戰

楚王囚宋公，殺奔宋國而去。諸侯追至薄，宋也擁佳。

馬首告曰公將求霸奈何以威力遷劫同列雖欲成
霸奈眾諸侯不從何子西進曰主公宜卽薄地立壇
憑諸侯以議宋罪成王許就薄地築壇立盟眾侯請
釋宋公乃推成王爲盟主盟罷諸侯各辭相別宋公
不勝忿怨謂群下曰吾欲求榮反成受辱汝等何計
爲寡人出力伐楚以制此恨言未訖塔下一人昂然
而進曰庶上楚人之寡皆鄭捷捷鄭文公名合謀所
以故在壇上揚公之過以激熊惲之怒臣愿得一萬
兵先伐鄭而後及楚若不擒二國之君誓不班師公
視之乃右司馬公孫子堅也公遂發精兵一萬與之

左司馬目夷曰。不可。不可。管者文王伐崇。侯虎軍列陣三旬而不降。退修德教。而後征之。軍未成壘而出。降。今主公內不量力。勗德。而欲速咎他人。豈可免禍。公孫固視目夷曰。子魚乃弄筆。迂儒。遂巡長縮。主公若聽。必誤大事。目夷讓固曰。子堅既勇。奪三軍。藐視大國。前日鹿上之盟。何不耀威于楚。子又何致主上受辱而歸。襄公終不聽子魚之言。遂令子堅爲先鋒。廖鳴春爲副將。自率大兵五萬。卽日出城。伐鄭。子魚出朝。嘆曰。君辱已甚。宋其亡乎。宋兵方出。哨馬報於鄭文公。文公驚懼。大夫洩堵寇曰。事急矣。楚兵尚未

和言及臣信 四十一

遠臣請追而告救文公許之堵寇卽駕快馬連夜追

楚成王之兵至柯澤鄭地名見駕曰臣乃鄭大夫洩

堵寇也今宋公咎臣主偏附於王發兵圍鄭甚急臣

奉主命星夜追駕請救成王在馬上躊躇子西進曰

前者擒茲父宋公名碍諸侯之類而放之今日若以

救鄭爲名則破宋必矣王大喜卽令子玉率五千兵

從泓水宋之水名抄出自率大軍從柯澤而會却說

宋兵來至泓水哨馬報鄭人追楚師來救將至泓水

襄公令前部擺開陣勢列於泓水左岸以待楚兵須

臆楚兵奄至將濟泓水子魚曰彼衆我寡况其兵勢

甚銳不可與之久持若久持鄭兵後襲則進退無路矣。不如乘楚兵半濟泓水。令前部廖鳴春以鐵騎衝之。楚必破矣。襄公曰。君子不困人於厄。吾乃堂堂之師。正欲待楚兵濟岸成列。然後交鋒。以決雌雄。方可懾服。鄭兵豈可行詭計而取勝乎。言猶未訖。楚人皆濟泓水。以列陣勢。戈戟整齊。子魚又告曰。楚兵雖渡泓。登岸然其隊伍參差。銳氣未振。速乘此一鼓而進。無有不克。襄公曰。君子行兵。不鼓不成列。務待勅敵。為名何可行詭計以取勝乎。道猶未了。楚兵陣上突出。金鎧馬壯人雄。手舞雙枝。畫戟立于門。

旗下大罵數家。襄公霸不量力之罪。宋先鋒廖鳴春視之。乃楚大夫闞勃之旗也。鳴春更不打話。輪刀直取闞勃。戰不十合。闞勃戰敗。渡泓水而逃。宋兵亦將濟泓而追。子魚見楚人戈甲精銳。非真欺之勢。在陣後大呼曰。楚兵必詐。不可輕追。宋兵不聽。皆下濟水。闞勃勒轉馬頭。令將士列於右岸。亂箭射於泓水。宋人不能登岸。死者甚衆。正欲抽兵。忽聞泓水左岸鼓聲大振。塵霧漫空。宋人視之。乃楚將宛春殺來。至左岸。亦令衆亂射宋兵。宋兵立在泓水中流。左右被箭自相踐踏。溺死水中者十喪八九。伊光祖見事急。令

眼別
風景
通不
得

又成
之厄

公孫固廖鳴春殿後自與子魚翼襄公之馬揅命殺
上左岸宛春攔住馬頭大殺一陣端發一射直中襄
公左股襄公倒翻下馬宛春挺刀便砍伊光祖力救
上馬而走廖鳴春亦被箭傷死於泓水公孫固棄盔
甲作步軍而逃楚人亦不來追但扎住兩岸搶奪宋
兵戈甲數十餘車班師而回 潛淵讀史詩云

連天泓水白茫茫

宋楚交兵兩岸傷

旗影亂翻波似雪

戈鋒遙映浪如霜

魚龍湧躍山川竭

鳥雀爭飛四野荒

可笑襄公非勅敵

寧將十萬喪長江

襄公引殘兵歸宋宋之百姓有從軍而戰死者其父
 母妻子皆相訕於朝外怨襄公不聽左司馬之言不
 擊楚兵於未濟之時以致有敗近臣以百姓之言奏
 于襄公襄公乃嘆曰君子用兵不固重傷不擒二毛
 寡人雖亡國之餘豈因阻隘而求勝豈可擊人不成
 列乃長嘆數聲箭瘡迸裂倒于座下群臣急救而起
 嘆曰吾早納子魚之言焉至今日是夕遂卒群臣奉
 太子名王臣立是為宋成公此五霸之中宋襄公繼
 齊桓公之後欲成霸業但其不量力而卒不得志於
 諸侯也

姑息
 為仁
 何裡
 伯業

雙湖胡先生評曰。

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強暴不如秦楚。而興師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區區以姑息爲仁義。而不能舒喪死之戚。鹿上之會。見辱于楚。泓之戰。卒殞其軀。皆自取也。

眉山蘇先生古史評曰

襄公欲霸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以此兵敗身死。余嘗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至使邾人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矣。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擒二毛爲君子。又可笑之。

甚也

潛淵讀史詩云

五霸功名孰最强。

齊桓炳炳著聲光。

襄公不量力而起。

枉死身從戰後下。

又一絕以嘆子魚有先見之智云。

戰國君臣相弑誅。

謙而讓位有誰知。

襄公不納當時諫。

至死方知嘆子魚。

批 宜作一畜彘場

晉子圍逃歸嗣位

却說晉惠公有疾。宣群臣狐突等問曰。寡人疾已至。

危太子又委質在秦。此事若何區處。突曰：先君獻公也。之子九人，因驪姬之亂，悉亡於外。今主公倘有吉凶，何不招集群弟，擇其賢者立之，待與秦通舊好。太子歸晉，然後復承其位，則隣國聞之，豈不以主公爲賢乎。公曰：吾之兄弟，雖衆惟重耳獨賢。今聞出亡於齊，誰能奉詔以迎之。卻芮進曰：臣請奉詔往迎公子。惠公許之。芮出至外宮，惠公夫人梁氏太子圉之母聞其說，召芮問曰：主上自有親子在秦，何聽狐突之言，棄子而立兄哉。芮乃惠公幸臣，遂就梁氏之謀，乃曰：夫人不必致慮。臣卽往秦迎太子歸國，絕却重耳。

之事有何不可。梁氏曰：太子委質在秦，汝若明請秦伯，必不肯放歸國。止宜密往秦國，見太子，使之逃歸可也。蒯然之遂密往秦，入太子府中，至晚潛入，見太子。太子驚曰：大夫何以至此？蒯請屏左右，告曰：主上將薨，臣奉夫人命來迎太子歸嗣國。太子名曰吾，即請秦伯命而歸。蒯曰：不可。秦人恐晉加兵，報韓原之仇，故執太子為質。今若請命，秦伯必不肯放。况國家群臣皆欲迎重耳，故使臣往。齊臣不敢拂夫人之命，舍齊而至。殿下遲疑重耳，若知則大事去矣。圍然之令蒯潛於後室，乃與其妻謀曰：秦穆公之女名琇，吾

聞父病至危。吾欲歸省。恐汝廝宗。今欲與子同歸。汝意若何。羸氏曰。子乃晉太子也。為質于秦數年。今欲歸。省理之當然。吾父使妾侍執巾櫛。所以固子之逃也。若從子而東歸。是違父命。吾何敢。國曰。吾請父命。可乎。羸氏曰。請命則不得歸。子盍速逃。圍曰。倘吾離此。公主告父而追。如何。羸氏曰。父子夫婦。人倫所共。吾既不背父而從夫。逃。又豈從父而害夫乎。吾固不從。亦不敢言。子盍速往。不然。事洩。則禍至矣。太子是夜與羸氏吞轂訣別。遂與卻芮逃歸。時惠公將死。聞太子至。召入傳位。卻芮亦以往。齊遇太子。即奉而歸。

誰想 後日 獲夫 之叔 手夫 婦人 徐氏 吳乎

相言多臣示臣在臣 蓋滿朝士夫皆以為真是夕公卒群臣奉鬯即位是
 為懷公梁氏召蒯問曰太子既歸而立汝之功也群
 公子及從臣在外者若不削除久後必有相征之禍
 此計若何可處蒯曰此事誠易但主上退朝臣獻一
 計則盡可除之會懷公退朝見母蒯從而進曰主上
 樂乎懷公曰貴為大鎮諸侯富有晉之土地何所不
 樂蒯曰君知其樂未知其憂公曰何憂之有蒯曰今
 主公在秦私歸目下秦必有征伐之禍一憂也先君
 之子在外者多不日有結連秦楚而爭位二憂也公
 驚曰然則若何蒯曰先除內亂後為秦謀今衆公子

而不
至無
教

賢能者莫如重耳。而重耳之賢。從者莫如狐毛狐偃。明日宜囚狐突。毛偃之父令寫書以召二子歸朝。加封重賞。狐氏二子歸。則重耳孤立。不能有為。我得之。同謀國事。齊楚雖強。亦不足畏也。此一舉兩得之計也。懷公悅。次日設朝。問狐突曰。今舅氏毛氏二子從重耳出。在外。吾欲召而用之。恐不肯歸。太師狐突獻公之岳父。故官為太師。必親寫書以召歸。吾當重加封賞。如其不至。太師難免一死。突辭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且策名委質。貳乃有辟。臣之二子。委質而事重耳。臣又召歸。使仕於公。是父教子為

貳臣也。此臣不敢奉詔懷公。力強狐突寫之。突仰天誓曰。如必欲使召。吾寧就死。擲筆於階。嘯強不服懷公。大怒命斬狐突。卜偃諫曰。狐突雖違君命。乃國之元親也。不可加刑。公不聽。喝令斬之。

潛淵讀史詩云。

毛偃英才擇義從。

賢哉狐突教見忠。

晉懷枉迫元臣死。

正氣漫漫萬古風。

郭偃出朝嘆曰。晉侯無辜殺大臣。禍必至矣。狐突家人聞突被戮。星夜投齊。來見毛偃。畢竟後事如何。

批 邪之而不至其教

趙衰狐偃奪重耳

當時重耳在齊。安居忘返。朝夕止。與姜氏飲宴。而不
出。趙衰狐毛輩十日不能一見。乃相與謀議於南。取
桑陰下。衰曰。某等以公子有爲。故不憚勞苦。執鞭從
游。今寓齊四年。偷安惰志。日月如流。吾等十日不能
一見。何能成其大事哉。衆皆噴噴未已。忽前途一疋
白馬。號哭而至。衆視之。乃狐突義子狐守忠也。毛偃
問其原故。忠具事。以告。毛偃弟兄大哭。怨罵懷公。衆
人慰曰。不必慟哭。他日公子返國。報仇可也。衆人離
桑陰歸府。欲謀奪公子逃歸。却不知姜氏婢妾數十

餘人採桑於綠陰之中。聞趙衰等謀歸告姜氏。言公子之從欲謀奪公子逃歸。姜氏曰：汝等何以知之？衆妾具其故以告姜氏。點頭而已。湏臾趙衰狐偃白季魏犢四人入後宮告姜氏曰：公子安在？姜氏曰：醉臥未起。公等有何事情？衰等曰：公子昔在國家之時，每三日一出獵。五日一演武。今在齊國數年，悉廢其業。恐後日不能以成大事。故某等愿請來日公子出獵，演武以圖恢復。姜氏微笑曰：公等不欲公子出獵，特將劫其逃歸耳。然吾已知矣。衰等面面相駭，告曰：不敢如此。果請出獵。姜氏以手指婢妾曰：爲我斬此數

從者
將以
子行
子必
從之

妾自有主張。衆皆告辭不敢。姜氏喝令速斬。衆又不
知緣故。歛手不動。魏犇拔所佩劍曰：「某敢奉令。」一刃
一落，遂斬十妾。頭來請告其故。姜氏笑曰：「若公諒者，
能成公子之志耳。然公子有四方之志，吾豈苦留今
公謀奪其歸，吾蚕妾十餘輩，皆在桑林，知而告吾，吾
悉其露機於齊侯。齊侯必不肯放歸國，故令斬之，以
絕其機。今夕吾勸公子歸國，如其不諾，吾設宴使飲，
大醉，公等可以車載出城，事必諧矣。」衰等頓首曰：「賢
哉！夫人也。」遂受命而出。次日，姜氏設宴於百花園，邀
重耳賞花酒，數巡。姜氏令侍婢折一枝殘花，撚於手。

目視重耳而歌曰

花正鮮兮春已歸

春歸花老鶯聲悲

浮生一夢花相似

春去春來人不回

重耳謂姜氏曰吾與子正青春兩敵匹配及時何為

賦此春老花殘之句姜氏不荅

又賦一絕云

萬物成功要及時 君如不信玩花枝

花開必乘陽春景 莫待春殘空自悲

重耳駭然固詰姜氏所賦為誰姜氏曰子有四方之志今因妾羈縻數歲安居忘返從者欲請爾而不得鬼謀於桑陰吾妾聞之吾恐事露即殺之矣子宜速

見賦而

可從

行。光陰流水。歲不待人矣。重耳曰：人生如駒過隙，得適其志足矣。何必馳騁心神，與人爭抗哉？吾將與子老歸於齊，再不動矣。姜氏曰：妾觀子離晉國而晉不寧，靜豈非天欲以晉君待子哉？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今天有意於子，而子自懷安居之志，大不可矣。重耳變色。姜氏曰：妾姑勸汝。子堅意不往，亦可奚必怒為？乃舉酒勸重耳，暢飲至晚。重耳大醉，姜氏召趙衰等以車入宮，遂將重耳乘醉載出。姜氏謂衰等曰：公子非久下人者，子餘子犯皆有輔相之器，軫重勉之。衰等再拜而出城。漢都護大夫劉向頌曰：

批評列國志傳 四

齊姜公正

言行不怠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霸業

時子犯御車子餘子推持戟而翼賈它曰季顛頡魏
 犖等後護前擁行六十里重耳酒醒見子犯前御知
 姜氏以計出已乃拔子餘之戟下車以刺子犯曰汝
 等以計奪我事若不濟吾必刃身肉而食之子犯笑
 而進曰事如不濟吾不知死在何處焉得與爾食之
 事如有濟子當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如可食子餘
 奉戰告曰某等以公子有大為之志故舍骨肉而從

奔將圖功名於竹帛也。今夫吾已死，子國繼位，殺狐突將盡誅，出亡於外者，子乃安居於齊，無復恢復之志。爲何重耳忿忿不息，疑惑不進。魏犇厲聲曰：大丈夫當努力向上，以成大志。何其屑屑與兒女子偷安哉。重耳解容曰：然則今日欲往何國？子犯曰：桓公已死，諸侯叛齊，此齊不可以圖大事。近聞楚子大敗宋人於泓水，諸侯俱各歸服，當今莫如投楚，可成大事。衆皆然之。車馬遂望楚而進，畢竟如何。

總批

重耳遭艱，十臣從之，周遊列國，有

趙以女妻之樂而志逐十臣細謀齊
姜勸勉擴伸大志文公恢復而
成晉霸之主

鐫陳眉公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四終





介子推辭禄并焚



七
平
河
國
志
傳





晋卻殺被虜
操兵





晉楚城濮大戰



七

秦益明第山大教



陳批列國志傳 卷五

地高天巨... 卷之五



孟明焚舟伐晉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五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襄王元年庚午。至定公癸丑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重耳寓秦受懷嬴

楚成王聞重耳至。使令尹子文出城迎之。重耳與從者來見成王曰。重耳遭國家內亂。亡奔列國。遍告諸侯。然無與重耳謀者。今大王一戰敗**宋**。名振東方。愿乞一旅之師。送吾歸國。佩德不忘。成王曰。姑容商議。重耳退。成王問群臣何如。子文曰。**晉**乃大國。**楚**方得

時日
及矣
公了
幾矣

志不如興兵送重耳歸國。然後晉楚連兵，必成霸業。成王然之。忽一人自墜下，進曰：臣觀晉重耳，狀貌驍勇，况有趙狐介賈，皆不世之才。如送其反國，必得志於天下。而奪楚霸，不如殺之，以絕其患。成王視之，乃大夫得臣也。王笑曰：子玉得臣之字，差矣。天意助晉，故生重耳。必欲殺之，以成我霸。則冀州晉都之上，豈無令君乎？遂不聽。次日，宴重耳於金殿。重耳將赴宴，趙衰狐偃賈它曰：季等寬衣大帶，乃從行於左。狐毛子推魏犢顛頡輩操戈仗劍侍立於右。成王見其君臣慷慨，文武雙全，默嘆之曰：重耳有臣如此，何憂大

左執
鞭
右爲
榮
纒
與君
周旋

位不至。酒將闌。忽報秦使至。言晉惠公死。子圉逃歸。而立秦伯大怒。故遣臣迎三公子。重耳到秦。商議以伐子圉。成王謂重耳曰。狐正欲奉公子歸國。今秦人謀欲迎公子伐晉。大事必成。公子可成其命。重耳然之。成王命取良馬十乘。金帛十車。親送出城。王在馬上戲。爲重耳曰。公子得返晉國。將何以報于楚。重耳在馬上欠身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君地生焉。其波及於晉國者。皆君之餘澤。重耳將何以報。若賴大王之庇。得返晉國。他日晉楚治兵。遇於中原。我當避王三舍。二十里爲舍之地。如不能返。則與王

執鞭引轡。周旋天下。成王大喜曰。公子之志廣而儉。文而有禮。歸國得位。何難之有。行上數里。重耳告別。成王回駕。重耳與使者入秦。秦伯聞其至。親自出城迎入。各叙禮畢。遂以五愛女侍重耳。懷嬴亦在。懷嬴卽前子圉之妻。穆公之女也。號懷嬴者。子圉歸卽位。爲懷公。故曰懷嬴。重耳旣受。及歸。醉甚。欲盥手就睡。懷嬴奉匜沃盥。侍于身旁。重耳細觀五女。惟懷嬴嬌媚。但不知爲子圉舊妻也。旣盥之後。以水洒懷嬴之髮。曰。子貌如花。承露愈鮮。懷嬴怒曰。秦與晉乃匹偶。子何輕我。重耳大罵侍妾。敢辱我哉。嬴曰。吾非侍妾。

禮婚
各

乃君姪子圉之舊配。何得辱我重耳。聞是子圉舊配。大驚。出外問于曰。季曰。秦伯以子圉舊妻事吾。吾若不取。必觸其怒。將欲取之。則瀆亂閨門。此事秦何。季曰。子圉奪君之位。視君爲途人。今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又問狐偃。偃曰。將奪其國。何避其妻。必從。秦命方能濟事。又問趙衰。衰曰。欲人愛已。必先愛人。欲人從已。必先從人。今欲以秦勢而圖國。若不從秦之婚。臣不知其可否。重耳感三子之言。遂受懷嬴爲妻。後人有詩以譏趙衰曰。季狐偃云。三子文公大霸臣。經綸事業甚分明。

奈何不識人倫義

啟納懷羸喪本心

又一絕云

人臣以義格君心

邪道閉閑善道陳

三子謀猷真俊傑

何愁失國啟奸淫

又一律兼刺晉之君臣云

重耳之於晉子圉

倫班叔侄豈容迷

侄虧天叙據尊位

叔瀆閭門陷侄妻

止見家齊能國治

未聞身失會家齊

春秋人主難求備

三子英豪惡啟之

次日穆公召重耳赴宴。重耳眾從者皆至。公與謂重

經將來當娶也

藏在大全詩
檢全詩
檢全詩

耳曰夷吾父子。夷吾即晉惠公子。謂子圍也。背孤之

恩。父得國則忘義。子委質則逃歸。孤聞公子德義高

于兄。臣故欲送伊歸國。汝意如何。重耳對曰。臣遭內

變。久亡外鎮。賢侯如念孤窮。使重耳得棲身之所。佩

德難忘。穆公大喜。自引六月之詩以贈公子曰。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王于出征。

以匡王室。

其全章詳見詩經小雅。

歌罷趙衰告重耳曰。此昔人美周宣王中興之詩。今

秦危。歌贈公子。亦望公子能中興晉國。公子何不拜

四

惜是

謝重耳遂再拜稽首穆公降階扶重耳曰公子有此
 能臣何憂晉不中興乎遂命公孫枝為先鋒大發秦
 兵十二萬自送重耳返國至蒲州黃河界即今山西
 平陽府蒲州縣扎寨是夜狐偃見月朗星明出遊寨
 外遙聞滄浪河心有數聲歌曰

名利羈人勝污塵

人生聚散若浮萍

浮萍散亂難收跡

爭似漁家出污塵

狐偃聞其聲韻清雅漸近岸口正欲汎其舟而用之

漁舟遂去波心復歌之曰

百尺絲綸釣渭湄

吾漁惟願獲蛟螭

蛟螭既獲吾漁手

盡把絲綸奔渭涸

狐偃聽罷長嘆數聲曰。未有得蛟螭而能保全絲綸者矣。吾何汲汲與人執鞭負纆以求富貴哉。富貴未得。焉能保吾生乎。次日大軍將濟河。狐偃保駕將及登西岸。重耳令棄所帶籩豆。

籩物也。茵蓆。枕蓆也。

狐

話點心

從新

偃聞之。大哭解所佩之璧。奉與重耳。重耳訝之曰。吾亡于外一十九年。今將返國。舅氏不喜而哭。何也。莫非不欲吾之返國耶。偃曰。臣負羈與公子。亡外一十九年。父死不能歸葬。臣自知罪。但以公子不得歸國。故不念父母之恩也。今絳州咫尺。公子不自復位。臣

尚何從。且籩豆茵蓆。公子舊日所用之物。今將返國。而棄齷物。臣又知公子將有棄臣等之意也。請以璧還公子。臣愿隱遁山林。老死岩穴。重耳知偃疑已不能保其終始。遂以璧投河中。與偃誓之曰。禍福利害。不與舅氏同心。而全終始者。河水明白可鑒。偃喜。復從而進。不知後事如何。

批 棄舊從新

晉重耳殺懷公復國

重耳既濟黃河。大兵扎於首陽山下。即今在山西蒲州。重耳數從者登山遊玩。山頂有伯夷叔齊兩兄弟之廟。甚為幽雅。怎見得唐人李頎有謁廟詩為証云。

古人已不見。喬木竟誰過。寂寞首陽山。
白雲空復多。蒼苔掃地骨。皓首采薇歌。
畢命無怨色。成仁其若何。我來入遺廟。
時候發清和。落日弔山鬼。颼風吹女蘿。
石門正西豁。引領望黃河。千里一歸鳥。
孤光東逝波。驅車層城路。惆悵此崑阿。
重耳與數從臣。入謁其廟。顧諸從臣曰。夷齊弟兄。因
讓國隱此。吾今爲與弟兄爭國而來。甚有愧於二公。
乃取筆題四句于廟碑云。
爾爲讓國隱。我因爭國來。若推爾我心。

我心實愧哉

好不
良心
良心

重耳吟罷似有躊躇不返之意。曰：季進曰：公子久亡
 數歲，歷遍諸國，始得秦伯送返。今欲效夷齊之事，遷
 延不進。他日子圍羽翼既成，我軍難進，悔之何及。公
 子既念伯夷之事，以待子圍臣不知子圍肯以大位
 讓于公子乎？否？公子熟思之。重耳遂悟，下山大軍，乃
 進屯桑泉。地名，即今山西臨晉縣。懷公子圍也。聞秦
 兵至桑泉，使呂甥、卻芮引兵屯于大慶關。在蒲州。以
 拒秦兵。日夜攻關，呂甥曰：終日堅閉。秦兵豈為英雄。
 不如開關以決雌雄。卻芮曰：不可。彼眾我寡，難與爭。

鋒只堅閉以老其師。彼必自退。甥不聽披掛殺下關來。秦兵列開陣勢。當先一員大將。絳袍蓋銀鎧。犀角綽金纒。眉睜閃電氣。吐虹霓。衆視之。乃昔日韓原山下。獨戰六將。秦大夫公孫于桑也。晉兵一見其形。更不待戰。披靡奔上關去。于桑舞雙枝画戟。槍上關來。晉人不及堅守。秦人遂亂殺一陣。呂甥引敗兵走回秦。兵遂圍絳州。呂甥逃見懷公。懷公大驚。呂甥曰。秦兵勢銳。非主公親出。士卒不肯用命。懷公欲率群臣出城迎敵。百姓聞重耳歸國。爭斬守城士卒。開城門放秦兵殺入。懷公聞兵入城。群臣亦無鬪心。相率以

夫
事
名

迎重耳懷公與呂甥卻芮三騎從西門走出高梁。地
 名子桑疋馬趕上三騎回頭迎敵。子桑更不戀戰。挺
 戟直刺懷公於馬下。斬其首級回城。呂卻二人抱頭
 鼠竄。自相遜命。子桑入城獻捷。秦伯率晉文武奉重
 耳卽位。是為晉文公。大宴秦伯及群臣。群臣皆稱賀。
 秦大夫百里奚曰。子圍餘黨。謂呂卻三人也尚在高
 梁。何足為賀。文公曰。大夫何計為吾除此二賊。奚正
 欲進計。忽近臣奏有寺人李披求見。文公大罵曰。匹
 夫昔斬吾衣袂于狄城。吾欲斬之。以削舊恨。尚敢求
 見。令武士斬之。李披大叫曰。齊桓公舍管仲之怨。而

用之能成霸業。臣當日惟知奉先君獻公也之命。豈
擅敢私放明公哉。明公初復大位而欲斬仇怨之人
則先朝文武悉皆奔走明公孤立矣。武士停刀回告
此語。文公命釋其罪。宣入金鑾。後人有詩云

李披守職奉君令

重耳寬仁釋大仇

諛使當時兩見忌

晉邦復起亂離愁

批 不教舊仇 霸業漫成

文公宣李披入朝問曰。卿見居何職。披對曰。臣職忝
在南監。文公復其舊職。披見文公大慶。因告曰。臣聞
呂甥卻芮謀殺明公。故小臣冒死來告。文公大驚曰。

果不出秦大夫所料也。百里奚曰：此賊勢孤，不敢妄
 作大事。臣能理會之。分付顛頡介子推二人引本部
 兵伏於祖廟以聽行移。秦伯辭歸，文公與群臣送。秦
 伯至河口，呂甥卻芮不知其出，果星夜潛入皇城。芮
 曰：我二騎不能成其大事，何為得見重耳而刺之？甥
 曰：重耳初立，必在祖廟宿齋祭祀，不如放火燒廟，待
 其出救，乘亂而刺之，有何不可？芮喜，二人遂投祖廟
 放火。左邊突出介子推，救息其火，來尋呂卻二人。二
 人見有防備，遂望北門逃走，却遇顛頡顛頡喝曰：二
 賊走往何方？果不出百里奚所料，遂斬二人於馬下。

子推 叔君 後兆 箕山 三石 痛哉 痛哉

次日文公回朝。顛頤介子推來獻首級。文公大悅。下令收呂芮二人宗族誅之。趙衰曰：不可。甥芮雖有罪，過亦是爲主。今旣被戮，更赤其族，則國人復亂。公曰：然則如何？衰曰：初登大位，宜賞功報德，以副民望。文公依衰之言，大排筵宴，賞勞群臣。

趙衰字子餘，拜上卿，兼領內外諸軍事。

狐偃字子犯，拜上卿大夫，兼叅軍務事。

狐毛字子羽，拜中軍車騎將軍。

胥臣字臼季，拜大司空，兼知軍國重事。

賈宅字守仁，拜大司成，兼領內政。

世宗本紀卷之六十一

九

魏雙字公諒拜中軍大夫兼督關外軍政事

顛頡字高舉拜車騎將軍兼佐中軍事

舟之喬字子高拜上軍參軍護兼知軍務事

之勢

已上九人皆昔日從文公出走遍遊天下者然介子

推亦在從中文公竟忘賞其功耳

趙夙字興起拜大司徒兼掌外鎮文教事

先軫字仲車拜上軍右大夫兼參內外軍務事

欒枝字子貞拜左衛將軍兼知軍務事

狐溱字子清拜下軍大夫兼領溫邑政事

卻溱字子澄拜右衛偏將軍

者整 辨列

郤穀字伯祿拜上中軍大夫兼諮謀內政

荀林父字伯靈拜護駕大將軍

士會字子隨拜下軍護衛將軍

季離字孟群下軍偏將軍

祁肅字存忠拜左司牧兼督糧餉事

陽處父字昇秦拜中軍右大夫兼叅國務事

茅萑字仲喬拜右司牧兼督糧餉事

史蘇字子忠拜左司監兼知內外事

郭偃字伯啟拜右司監兼知內政事

又追贈狐突爲太傅。又追贈兄申生爲晉侯其傅杜

批評列國志傳

卷五

十

原款為太師群臣謝恩出朝內有功高位下者。心甚
 畢竟看其如何。批 論功以受快活、
 封宴已罷各各謝恩出朝。顛顛不念曰。我等從于
 外一十九年。備歷艱辛。賜爵反居陽燹輩之下。明
 日必與之爭位。近臣以其言報知。次日文公詔從于
 九臣。加賜黃金各十斤。彩帛各十匹。趙衰功獨最多。
 又以長公主文公之長女妻之。當時介子推亦從公
 于文公。奔曹乏食。推嘗割股以進食。及賞功臣。獨遺
 推不賞。子推亦不告明。魏犢顛顛等曰。我等從勞數
 載。今日始獲見功。介子推獨為何不告。吾代子告如

一版
之功
可
崇

何介子推辭曰獻公之子九人惠懷惠公夷吾懷公

子圉無親自相覆斃獨重耳得復大位謂文公也乃

天助其為主也天助重耳為主我等謂是已功而欲
干祿不亦誣乎吾寧遁名不仕豈敢貪天之功乎遂

逃歸家其母問曰吾聞晉侯大賚功臣子從出外割

股進之今日何不求數鍾之粟三養吾乎子推以前

事告其母母曰雖不求祿亦宜進朝告明使晉侯知

爾前功何如推曰言辭若身之文彩也見將隱遁其

身焉用文彩哉母曰子能棄祿而為廉士吾獨不能

為廉士之母耶子若逃隱吾亦從之子推大喜即日

忠不食報往有之

資

遂負母隱於綿上山即今在山西平陽府灵石縣因

子推隱于此遂改為介山魏犇聞子推遁隱乃報同

僚趙衰以下九人衰等曰功臣名例已定不可以口

舌為告必須以詞章動之曰季遂製誦語數句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數蛇從之

周流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割股

龍返于淵安其壤土數蛇入穴

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

大書即標於朝門之外次日文公設朝近臣收此詞以進文公讀罷良久謂群下曰吾昔奔曹介子推當

新語
古初

割股進之常懷其德。今寡人大賞功臣而獨忘賜子
推此莫非子推之詞耶。魏犇進曰：主公明見是也。臣
聞子推見賞不及身，乃負母逃入綿上山中。彼旣逃
祿不告，又豈肯設此以求祿哉。此必國人代介子推
訴明其功耳。文公嘆曰：噫，寡人之過也。誰與吾往綿
上山徵之。犇曰：臣愿奉使。文公遂與之車馬。犇領數
從人至綿上山下，訪其鄉人。鄉人曰：近日誠有晉將
軍謂子推者，子母入于此山。然此山圍繞百餘里，焉
知其在此處。犇使士卒遍搜，數日不見踪跡。犇乃一
勇夫，聞搜不見，乃曰：子推何其愚痴，有祿而不肯食。

既足 助則 不得 樣為 已乃 後有 樣推 著以

尚待吾求乎。謂卒曰：子推欲弔，各譽故待吾求。若放
火焚山，彼必出走。然後吾即擒歸。士卒受命，四方同
時舉火。子推告母曰：魏犇焚山，欲挾我。吾寧就死，豈
食其祿。但陷吾母死于非命，言未訖，風火逼近。子母
相抱而哭，死于草木烟中。
潛淵讀史詩云

負纜周流十九年，
備嘗艱苦達天邊

食君割股心何赤，
離祿焚軀志甚堅

玉石崑崙遭火燭，
忠良綿上亂煨燴

千鍾雖忍當時餒，
百鍊流芳介子賢

唐人獨陟綿山極四方，
懷古斜陽孤照晉臣堂。

千鍾遺向高。勳賚
雲蓋岩崖猶烈碎。
淒淒夜半鶻啼血。
皇明君易子。吊古二絕。
越國追隨十九年。
祇今綿上一坏土。
寒食家家尚禁烟。
同遊不少王孫賚。

史臣讀曰

晉國英雄。獨羨介子。

立志魁人。抱義亘古。

六尺茸從燭火。人
雨滋草木尚焦黃。
似怨當時割股傷。
入曹剖股事堪憐。
寒食誰人掛紙錢。
介山逃隱至今傳。
那得綿田艸色芊。

辭祿耳焚 愛君割股 不貪天祿 不憚勞苦
同心遁隱 賢哉子母 泯滅綿山 昭彰青史
魏華令軍士焚山三日草木俱灰而子推不出及火
熄軍士尋其踪跡只見中山岩穴有一骸骨收見魏
華大驚曰此吾侯介公也遂收其骸骨歸朝請罪
文公大哭赦華罪曰此吾之過非子之罪也詔有司
立子推子母之廟于綿上山環其山東西數十里之
田以供祭祀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改其山號曰介山
此晉文公一件好處也至今尚傳禁烟之
後人有詩云

一番
果

重耳先忘介子勞

既知焚死慟悲號

惕然追想從下事

立廟園田義亦高

却說秦穆公既立晉文公而歸問蹇叔百里奚曰晉

侯能定國乎二臣曰晉侯一登大位賞功報德追慕

子推實有寬大之器必能定國不似惠懷之無義也

穆公曰然遂令子桑領兵五千送其女懷嬴文公夫

人還晉國晉侯大喜宴子桑又令荀林父迎齊姜歸

曰近臣奏狄使至公召入問其故使者曰狄侯聞明

公登位大國各送還親謂秦齊二邦故令臣送夫人

及趙姬與公子等歸昔文公走狄狄侯以長女季隗

世間
有此
不究
終

妻文公以次女叔隗妻趙衰

文公宣入夫人令趙衰

迎叔隗歸家。衰辭曰。公主在上。

文公歸國以女妻衰

臣不敢更迎叔隗。公曰。子餘差矣。吾女雖貴。叔隗先

配何可。因此而弃彼衰。再三拜辭。趙姬公子也聞衰

拒叔隗。忙入朝告文公。曰。近聞狄姬歸朝。妾夫固拒

望父王宜入。妾願引見。文公曰。夫君恐汝不容。故辭

不受。趙姬曰。妾夫得寵而忘舊。欲以不賢之罪歸妾。

妾願以內子卿之正妻曰內子之位讓狄姬。其居偏

房。妾又聞狄姬生子。名盾者。雖幼且賢。亦愿立為長

子。立其子以承父位者。曰嫡子。文公撫掌大笑曰。吾

齊語

兒能以此德推讓雖周大姪莫能過也遂宣父魏子
母入朝立為內子立盾為嫡子叔隗辭不敢當趙姬
堅讓文公愈加賞賚令趙衰引歸于是衰之夫婦父
子謝恩歸家舉朝群臣皆曰賢哉趙姬 後人詩曰
貴而忘賤婦偏心 不如能容有幾人
卓彼趙姬辭內子 周家太姪可齊名

劉向有頌云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躬事叔隗

以盾為副

君子美之

厥行見備

七

五

文公既定功臣寬繇薄稅鎮日與趙衰狐偃輩修文
演武以圖霸業故國中家給人足晉邦大治趙衰曰
朝王入貢諸侯之禮於是文公治駕往周問貢畢竟
後來如何 批 獨 奪 朝 禮 名 號 孰 正

晉兵救駕關洛陽

周襄王大宴諸侯各賜金帛遣歸時諸侯各來朝貢
獨有鄭文公不至襄王謂群臣曰先王謂平王桓公
等常欲奪鄭國之政不能制伏後得齊桓公控馭數
年今桓公歿鄭伯依恃崛強不朝朕欲出兵征討卿
等以為何如右大夫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太上以德

居孫
之華
粒不

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今周與鄭兄弟之國鄭雖有
咎宜寬恕之襄王將聽其說下大夫游孫伯進曰鄭
伯見齊桓公解霸所以驕傲不朝今不早圖後將併
周王曰若何孫伯曰臣請奉使往鄭問其不朝之故
若肯服罪入朝則止如若不服然後征討王喜令孫
伯往鄭游孫伯至鄭鄭伯各捷謚文公問曰大夫有
何教諭孫伯曰天子有言鄭桓公輔平王東遷有大
功於周室故賜大政與朕夾輔邦家數年以來既不
解柄又不入朝不知為何如此鄭伯大怒曰吾已知
矣汝君臣欲奪我政故令匹夫令色左右為我囚此

不臣之罪 已莫 賤矣 奈何 又囚 王使

匹夫然後與周定論武士遂囚孫伯孫伯從者奔周
 報襄王襄王大罵匹夫果欲吞周今不伐更待何日
 遂令前衛龍驤將軍頽叔右衛驃騎將軍桃子率兵
 為先鋒自督大軍繼後出城伐鄭却說二將素怨襄
 王賞罰不公屢欲謀反奈無兵柄至是得先鋒之印
 乃相謀曰今日兵權在手殺入宮中別立有德之主
 何如桃子曰必先尋一主為辭然後兵出有義不然
 乃無名之師國人不服且有後患頽叔曰何人可立
 桃子曰天子之弟叔帶者昔常召犬戎入寇與主上
 爭位後被齊將隰朋所捉現今發為虜人常欲謀反

成何
徒竟

只奈無兵今吾若奉叔帶爲主打入皇城殺無道而
立叔帶誰敢不服顏喜二人夜投叔帶之家時叔帶
被廢終朝怨恨見二人夜至問曰公等何來二人具
其事以告叔帶大悅依其所謀次日二將推叔帶爲
主殺入午門時襄王正欲出外操軍聞叔帶兵至遂
慌忙上馬遇叔帶之兵於明光宮下顏叔數王罪曰
叔帶乃先王惠王也愛子將以大位傳之汝乃專位
廢帝獨享富貴吾奉叔帶之命來定大位汝尚不下
馬受誅襄王大怒拍馬來取叔帶顏叔迎敵戰不數
合挑子放火烧宮喊聲大振群臣見六宮火發勢不

能保共擁襄王出奔於汜地名在鄭國 頹叔奉叔帶
卽位襄王在汜大怒簡師甫告曰事急宜告難于諸
侯王遂差簡師甫告于秦左鄢甫亦大夫姓名告於
晉時晉文公正問群下曰昔吾適曹過宋仇德咸隱
今吾雄兵百萬糧馬蕃充將欲耀兵列國有德則報
有仇則伐卿等以爲何如狐偃進曰仇德必報此固
大丈夫之本分奈國家初定民未知義姑以禮義教
民使民知義然後用之無所不克公喜忽報周大夫
左鄢甫到文公請入鄢甫號哭訴其王事狐偃又曰
欲霸天下莫如勤王昔者齊桓公糾合諸侯天下莫

不景從皆由奉王命故也今天子蒙塵于外明公遠
往定亂則天下皆知朝晉矣文公然之遂令魏犢爲
先鋒狐溱先軫爲保駕往汜以迎天子大軍來至黃
河哨馬報秦伯大軍浮舡而下欲往汜迎王趙衰曰
遠遣使止住秦兵若待其會兵事必不濟文公遣曰
季上迎秦舟見駕穆公問曰大夫遠來何故曰季曰
主公以天子蒙塵敝邑辱在同宗吾主親率甲兵已
入汜地迎駕近聞侯伯動兵勤王故遣臣來告靜免
勞大軍遠涉穆公許之曰季出百里奚蹇叔皆曰此
昔侯欲專迎天子以服諸侯恐主公分其功業故以

史記及國志傳

卷五十九

此止我師不如乘勢而下共迎天子有何不可穆公
曰吾既許之而又進兵是失信也不如返旆西歸何
必與之較利遂班師却說曰季回報晉兵遂進陽樊
地名在河南趙衰曰叔帶聞吾兵到必然堅閉不出
主公詐稱入朝賀位方可進城先令魏犇顛顛扮為
商賈潛入周城內以待行移然後我調大兵後應
又令曰季領大駕窳迎天子還朝如此周人不知防
備其事可成文公大悅依計調散諸軍自與狐趙賈
胥四臣緩緩入周至城下守城士卒不肯開城狐偃
曰吾主晉侯也聞新天子即位入朝稱賀為何不納

小卒曰吾奉顏將軍命言秦兵將送舊主還朝故令我等堅守汝輩莫非秦人乎偃曰秦兵誠屯于陽樊所以吾主星夜入城將助天子汝等何故以吾爲敵哉小卒見其止有數十騎遂開城放入却說魏偉顏頰二人扮作商賈從西門投入西門却是顏叔親自守把問曰汝二人何來鞏曰吾乃西岐人欲貨彩帛於京師顏叔曰觀汝二人似非商賈無乃秦之奸細鞏曰大丈夫取金換寶尚且不暇豈有閑力爲人作謀者耶顏叔見其言辭抗拒堅不與人鞏曰汝堅疑吾吾有照身符可入城中王店家內可放吾入城

與之盤詰明白。顏叔自思縱是奸細，二人亦不能成大事。乃放入城，令五六小卒押往王店盤詰。犇與頡拾入城中，是當黃昏至城東僻處，將六小卒一箇一拳打死於城下。巡城兵馬正欲來捉，忽報朝門外火起，四門盡是晉人旗號。原來趙衰在東門放火，則欒枝在外攻城。狐偃在南門放火，則先軫在外攻城。胥白季在西門放火，舟之喬在外攻城。賈宅在北門放火，則犇在外攻城。魏犇顛頡跳在古帝王廟屋上，大喊曰：「晉兵打入城矣！」城中百姓號哭，振天四門守城士卒自相踐踏，落城死者不計其數。晉兵打入城。

池四面八方火勢連天顏叔怍殺入朝遇顛頡鳴曰
匹夫認得吾貨帛商人耶輪起鋼刀卽斬顏叔于馬
下二軍打入金鑿殿叔帶與數十宦官荒忙走出北
門却遇魏犇魏犇橫舞銀斧劈叔帶斬挑子于馬下
衆軍一齊擁入城中大亂文公怍傳令諸將救火安
民毋得剽掠百姓且曰吾除亂賊非欲遷劫百姓是
時正當三更左側於是諸將收軍安堵排駕出迎天
子行不數里曰季與狐毛奉襄王入城城中周晉二
國軍民皆呼萬歲聲振天地及登位正是五更黎明
也文武俱稱賀襄王勞晉文公曰寡人社稷非卿不

保文公曰驚駕擾民皆重耳之罪也襄王命宴(晉)侯
及諸將佐賜與陽樊温原攢(四邑名)之田黃金百斤
彩帛一十車文公謝恩出朝謂群下曰前夕城中百
姓有被焚燒驚恐者皆吾之過令趙衰賈宅白季狐
偃將金帛逐門安撫然後班師

兵圍洛邑民亡日 火攻成周城裂時

天子既然後復大位 卽將金帛撫瘡痍

百姓鼓舞大悅咸曰(齊)桓公復出也(晉)侯歸國趙衰
獻上一計令取陽樊温泉之地不知其計如何

批 勤王兵師乃在得也 耶備

晉郤縠被盧大操軍

衰曰天子賜晉四邑宜速狗啟南陽不然復叛歸周矣文公遂令狐溱領兵五千爲先鋒自率大軍狗啟南陽四邑溱至温其守臣屠伯瑀攢守卓聲遠皆奉印綬出城遠接獨有原之守臣盧貫伯陽樊守臣蒼崑堅閉不出文公傳令若不開城待攻城之後盡戮其民蒼崑在城上謂狐溱曰吾聞德以柔中國刑以服四夷晉侯欲盡誅陽樊百姓所以不敢開城也溱以蒼崑之言告晉侯晉侯問于群臣狐偃曰昔迎天子百姓知義尚未知有信也今主公能立誠信令開

漢書卷之五

假在
美在
此得
力

城之日不斬一民則民愈可調用文公令狐濬傳告
蒼葛曰若開城出接誓不妄殺一人蒼葛遂傳令開
城迎晉侯之駕入果不動半寸之鉄使蒼葛復職百
姓大悅爭先牽牛担酒來勞三軍三軍遂進圍原城
文公戒狐濬曰令軍士止帶三日乾糧三日原守不
降卽當解圍班師却說原城守臣貫伯嘆曰吾乃周
臣豈宜背主降晉哉遂激勵軍民親自巡撫城池以
備戰守狐濬令四門急攻城中矢石殆盡城將陷貫
伯嘆曰吾爲守臣不能爲德濟民豈忍城陷害百姓
哉乃修表欲次日開城出降晉兵是夜解圍而去守

得降
不失
石信
古國
之寶

門吏追晉侯告曰吾主正欲出降大王為何解圍而退晉侯曰吾曾戒誓圍原之兵三日不下即當退軍矣門吏曰今原將降大王宜復圍片時可不得一城乎晉侯曰信者國之大寶民之所庇也若得一原而失大信吾豈忍之遂退兵三十里貫伯引百姓追及奉降表以上晉侯納之

後人有詩云

信乃綱常民本原

文公能守又能全

攻原三日兵圍解

百姓降孚若轉圜

文公既得四邑封趙衰為原大夫兼領陽樊狐溱為溫大夫兼守攢各留三千兵戍其地而歸趙衰告文

是謔

公曰取威定霸正在此舉主公既承天子重賜百姓
又知信義乘此機會大操三軍報怨酬德列國必須
望風響應矣文公大悅遂以趙衰爲元帥總督大軍
衰曰臣之才力卑淺不足以當大任臣舉一人乃禮
樂之藪詩書之淵胸襟磊落胆畧週全絳州人氏姓
卻名穀字伯祿見爲上軍參謀也文公大悅曰卻伯
祿誠可總督諸軍事遂宣卻伯祿入朝謂曰孤以子
餘所舉卿之學問老成韜畧過衆故以此任託卿卻
穀再拜曰小臣材力不及賴主公宏福取威定霸酬
德報怨臣敢任職且晉亂初定主公以信義教民民

皆敬服。然民尚不知禮。今若令臣爲元帥。臣請以禮
操軍。使百姓知尊卑。貴賤之等。則戰無不克。文公曰。
宜在何處演武。穀曰。被盧。地名在晉城地寬而平。來
日。臣操三軍于此處。明公請親閱之。公從其言。卻穀
次日。擺大駕。整隊伍。到被盧。升帳。文公亦與群臣來
觀。操軍卻穀。迎接到壇。傳令。今日雖是演武。亦必以
文禮爲教。演武場中。有鉄箭標一根。高五丈。重八百
餘斤。諸將有能。卽此爲題。吟詩一首。拔此鉄標。圍遊
一匝者。則任先鋒之職。諸將唯唯。屯于五方。各執五
色之旗爲號。一捧鑼響。白旗隊下。閃出一員大將。白

袍銀鎧玉帶明盔威風凜凜。氣宇巍巍。衆視之。乃國
舅。狐子犯也。子犯走入場。用盡平生之力。雙手拔出
鐵標橫拖。且吟且遊曰。

箭柱高標五丈餘。
形端宛似忠臣祿。
氣逼九天戈盾缺。
謾誇八百斤神力。

巍峩直上接雲衢。
威壯渾如大將規。
心收大將矢翎居。
拔起週遊遍被廬。

好手
吟罷將此柱。插于原所顏色不動。衆皆喝采。郤縠告
文公曰。子犯文武雙全。可任先鋒之職。便把子犯爲
先鋒。忽紅旗隊下。閃出一員將官。蟠花戰袍耀光金

鎧衆視之。乃上軍大夫先軫先軫大叫子犯且留先
鋒待我來做。捨入場中。右手兜馬韁。左手拔箭柱。橫
舞游于場內。而吟曰。

戩標高聳碧空中。

直直巍巍接九重。

光燦五雲星斗耀。

影搖十里太陽紅。

端心定奪英豪矢。

公正交收大將功。

枉羨神弓重八石。

單舞軍場快似風。

先軫吟罷。將鉄標舞遊場內。一遍。雙手插於原所。衆
皆喝采。子犯告文公曰。臣力不如先仲車。愿以先鋒
讓之。先軫辭曰。臣乃晚進後生。才力卑微。先鋒還是

子犯搗印二人相推不已。忽綠旗隊下搶出魏犇，摩拳擦掌，怒目睜睜，大聲曰：「二公在馬上，奪鉄標何足爲強？吾能步舞鉄標，有如鴻毛。連風鼓吏三擊犇，乃堦起捲心甲，用盡平生力。左手橫鬚，右手持鉄標，步舞于塲，週遊三匝，掃于原所，了無動容。走前便奪子犯之印。」郤縠曰：「公諒不得動手。汝之勇有餘，而文彩不足。先鋒還是子犯爲之。」犇怒曰：「元帥義不服人。夫演武何論于文？」他日交鋒對陣，亦可吟詩以退敵。郤縠大怒，喝令斬魏犇。文公忙諭曰：「公諒雖違軍旨，用人之際，元帥可赦其罪。郤縠方免犇死，遂令樂被。」

將軍印

為先鋒狐溱副之。狐毛將上軍，狐偃副之。先軫將下軍，卻縠副之。顛頡、魏犢為保駕，大治精兵五十萬。文公謂卻縠曰：「狐昔週遊列國，諸侯慢我者多，獨曹簡我太甚。今欲先伐曹國，然後及于列國，元帥以為何如？」縠曰：「主公此舉雖報怨，酌德然必須先傳檄布告諸侯，倘有知罪來贖者，則當以大義釋之，其恃頑不服者，則率諸侯之兵以伐之。霸業可圖矣。」文公悅，即傳書布告列國。却說衛成公，名鄭，文公之子，問于群。下曰：「昔者重耳出亡過衛，先君文公不以禮待，今即位以會諸侯，許我贖罪，其可否若何？」上大夫甯俞曰：

晉侯既許列國贖罪。主公往會可也。成公正欲往。晉會盟。忽一人豹頭兔眼。燕額虎鬚。自外而進來。諫衛侯不可往。晉但不知此人是誰。人生何處。相途。

晉郤穀火攻曹河

成公視之。乃懷慶人也。姓元。名咺。字洪亨。現為下軍大夫也。公曰。洪亨有何智量。敢拒阻吾駕。元咺曰。當今諸侯。楚為虎霸。楚王又娶明公之女。依臣之見。莫如求于楚。倚親靠霸。一晉何足惧哉。成公大悅。遂差元咺往楚求救。元咺承命至楚。中途有數十人擁一騎。至阻問其是誰。從者曰。吾主乃魯大夫臧文

仲也

仲也奉魯公之命往楚求救兵以拒晉師。咺聞大喜，便請相見。文仲下馬與元咺叙其緣故。二人同車至楚。楚王問其來故。元咺告曰：「晉重耳無故興兵，欲伐魯。衛臣等奉二君之命前來求救，乞與一旅之師以保社稷。」楚王許曰：「衛乃吾之親國，魯為大鎮，不可不救。遂欲調兵。」文仲告曰：「晉兵未圍衛，魯若先出兵，是速禍也。若大兵分救二國，首尾不能相顧。目今宋與晉相親，大王但出兵圍宋，則晉兵救宋，不暇。豈能更伐魯。衛哉。」楚王然之。遂拜子玉為元帥，子西副之。宛春為先鋒，闞勃為保駕。大發精兵二十萬，殺奔宋。

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之緡邑緡宋邑名緡邑守臣鉏可喬堅閉不出入宋

告知宋成公宋公名王臣襄公三子宋公令左司馬

公孫固求救于晉時齊秦之主皆會于晉獨曹魯衛

三國不至晉侯正與群臣商議忽報宋臣公孫固到

晉侯召入固告楚圍緡邑之事晉侯大怒便欲興兵

救宋先軫曰楚子新婚衛始收曹我兵若救宋國遠

不能及莫若與兵伐曹衛楚必舍宋救曹衛於是欲

戰則戰欲和則和宋既解諸侯歸服于晉矣文公

大悅遣公孫固歸國遂調前部先鋒欒枝直取五鹿

衛之地名親率大兵繼後欒枝引本部攻五鹿五鹿

守臣長牂音臧。堅閉不出。數日。郤穀密調士會。引本部兵。伏于河西。以截救曹之兵。大軍遂拔寨。進于黃河。不攻五鹿。欲渡河。攻曹。曹共公聞知。大驚。負羈出。班奏曰。昔者晉侯過曹。主公侮慢太甚。故與兵伐。然臣曾以厚禮款待晉侯。感臣恩德。臣愿渡河見駕。說其退兵。曹公悅。許負羈往晉。忽右班中一人大聲出曰。負羈賣國。故結私恩于重耳。今若往晉。必與重耳會盟。賣主。主公何不察之。衆視之。乃中軍大夫于朗。字子明也。公曰。子明之言。正合孤意。然晉兵已屯黃河。怎生區處。朗曰。主公如斬負羈。與臣精兵三萬。

負羈
歸家
何厭
之有

卽使重耳遠遁。曹公曰：負羈之罪未彰，何可遽斬？朗曰：負羈明要與晉應合，焉得無罪？今若不斬，臣在外難成其功。曹公命斬負羈，群臣皆諫曰：于朗與羈有隙，故托此以斬之。主公不察，妄斬無罪之臣，恐失忠義之士耳。曹公聽之，罷負羈降職為民，負羈叩頭歸家。曹公謂于朗曰：負羈雖有異變，今廢其職不能成事，卿放心前往。退晉歸朝，加官重賞于朗，遂領兵出朝，至黃河界口，以長子于宏為先鋒，次子于智為右隊，副將田俊為左隊，布列陣勢于岸上。于朗傳令三軍下船，濟河交鋒。長子宏曰：彼眾我寡，不可渡河。

但令善能遊水士卒以鉄鎖欄江逆其戰艦復布勁
弩于岸待其糧盡自退明笑曰吾兒智畧過人何愁
一晉乎遂選善遊水之卒五千以鉄鎖橫繫于江面
上下二十餘里又令勁弩手五千名布列于江口示
以久中之意哨馬飛報晉寨先鋒樂枝稟于元帥郤
穀穀曰此誠易破矣遂調樂枝造大戰舡八百艘每
舡頭裝大火炬五箇盡灌麻油焰硝每一火炬用五
名鉄甲兵五名長鎗手護之又調先軫領五千兵從
上流殺進舟之喬領兵五千從下流奪其器械自率
太平舟安而不動而濟王侯者謂之太平舟五百艘

奉(晉)侯而進欒枝得令依計行移。不日造成大小舡
隻布列河口。是日大軍浮舡而下。將近鉄鎖欄江所
在。燃起火炬。正江水面。水火相映。熒耀虛空。頃刻之
間。欄江之鎖。一齊銷鎔。俱斷。大軍遂至(曹)河界口。時
于朗自謂鉄索能拒(晉)舡。安然無事。終日在帳中飲
酒。忽哨馬報(晉)兵渡河。至(曹)河口。朗大驚無措。于宏
披掛忙令弓弩亂射。(晉)先鋒欒枝令戰舡河下往來。
進退不許登岸。于是(晉)舡大喊。似有登岸之意。則(曹)
兵又放一起亂箭。(晉)舡又退。忽然大喊。又若進岸。(曹)
兵復放一起亂箭。于是自辰至酉。進退數次。欒枝見

史法
好有
傾佳

曹兵箭矢將盡。自引鉄甲先登于宏。松令三軍放箭。弓弩手袋無一矢。衆皆披靡。大奔。欒枝拍馬直取于宏。于宏手足不及。被斬于馬下。于智橫鎗前來迎敵。二人戰不十合。哨馬報曹先軫從上流過河。大軍殺近曹城。于智敗馬。便回欒枝以短鎗投射背後。于智落馬。副將田一俊正欲來救。忽然一派火光。喊聲振地。則田一俊與于智二人之身俱作兩段。衆視之。乃副先鋒狐溱斬此二人也。曹兵大敗。于朗見二子與副將俱敗。收殘兵走入曹城。曹兵大殺一陣。追上三十餘里。忽前塵頭蔽日。旗旆遮空。衆視之。却是士會。

全勝之策

兵來見郤縠曰前承元帥之命引兵伏河西以截
 衛之救兵至二月十四我軍渡河衛侯果引兵來救
 曹被吾大殺一陣突入衛城今衛鄭衛成公名鄭走
 奔于襄牛地名在衛地故吾歸請元帥示下郤縠大
 喜犒勞士會又加五千兵以祁瞞為副令士會再屯
 河西不許入衛城更不許擒衛侯只儻住歸路使其
 首尾不能相顧待伐曹之後然後大軍移攻衛城士
 會得令與祁瞞引兵復屯河西大軍遂進圍曹城須
 臾舟之僑先軫各各搶得曹兵器械來會郤縠傳令
 朝夕攻城却說于朗引敗兵走回曹音恭公戰兢

斬得
吳

無措。晉兵又在外攻城。緊急群臣皆曰：于朗喪師，悞國主。公宜斬其首，與僖負羈出城。見晉侯，晉侯必然退兵。曹公然之，令斬于朗，不知性命如何。

批：慕爾國救與大國爭鋒，如石壓卵。

文公義報僖負羈。

于朗大叫乞命，與臣守城。若不能守，然後就戮。共公乃赦其死，與兵五千守城。于朗引兵出朝，號令士卒。但是捉得晉兵者，斬為兩段，丟放城外。晉兵有登城西門者，五十人被朗斬其首級，丟放城下。晉兵收告卻縠，卻縠曰：曹人無理，令諸軍在城下，大喊欲掘城。

外墳墓城中百姓有墳在城外者皆怨罵于朗朗見
百姓怨罵恐生異變將晉兵死死盡行棺貯搬于城
上告晉人曰汝卒之屍不敢委弃故將棺木盛貯乞
勿掘吾城外墳墓卻穀見曹人棺死卒之屍知其長
俱令先軫藥校狐溱魏雛各領本部用火以攻四門
曹兵不能抵守城池將陷文公忙謂趙衰曰昔吾過
曹得故人僖負羈之恩未報今日曹城若破衆軍打
入必然不分玉石負羈家屬量遭陷害子急代狐偃
令三軍勿得入城但逝書于曹侯數其有慢吾之罪
不用僖負羈之言令其商議出降可也趙衰與狐偃

事計
無不足

忙來見卻毅卻毅傳令三軍屯于四門趙衰狐偃入
城見曹公曹公見晉侯之書倒翻座下群臣救曰主
公不必驚怖但斬于朗首級召負羈奉見晉侯乞存
社稷可也曹公半胸神氣方定乃令斬于朗詔負羈
奉其首級出城負羈得詔書嘆曰早不納吾言至于
今日詔我解厄吾豈往哉其妻呂氏曰吾有舊恩于
晉侯今值國危之秋子正當往見上求安社稷下求
全百姓可也何為遷延不往羈曰曹且侯信讒不用吾
言以至國危城陷方且用我我豈肯往哉呂氏曰昔
食君祿而今坐視其難非忠臣之志也夫君不往妾

原自至乃脫簪素服出城負羈見妻出城不得已奉
首級從之至晉寨夫婦裸體膝行至轅門元帥卻殺
轉送見晉侯晉侯見是負羈夫婦降堦親勞曰恩大
夫何故如此令取衣冠加之負羈曰臣乃敗國之徒
何敢全名但望明公容收一言幸亦大矣公曰大夫
有何高論愿聞其詳羈曰寡君以目不識珍故初年
有慢侯伯至今又聽讒臣之言抗拒雄兵今斬讒臣
于朗特令臣來見駕乞息虎威上全曹祀下救百姓
則遍曹草木俱沾侯伯之恩矣文公大喜曰非大夫
來曹地已作丘墟矣遂傳令三軍班師狐偃趙衰咸

曰不可晉方與報怨之兵若金匱曹不伐何以圖霸文
公曰爭奈僖大夫之恩何袁曰主公如念羈恩不遇
免全城百姓之命止囚曹之君臣以報怨文公曰然
令取百金美酒與羈夫婦壓驚以車馬送其歸城負
羈再三告存社稷文公不許負羈夫婦拜謝歸家文
公告諸將次日入城不許妄殺一人止囚曹之君臣
而已次日御穀領諸將入城城中百姓安集不動買
賣如故皆僖負羈妻呂氏之德云

後人有詩云

殺氣騰騰鼓振天。

晉兵發怒攻曹年。

滿城男女能全命。

皆是負羈一婦賢。

史官有詩云

憶昔文公出奔時。

已經曹地駐旌旗。

幾多肉眼曾凌侮。

少甚高明也簡欺。

酒信負羈誠達士。

更誇呂氏勝男兒。

全城俱免刀兵死。

德海茫茫不可期。

又漢劉向先生頌曰

僖氏之妻

廉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食。

且以自托。

又代曹國

卒獨見釋。

歷考

曹共音恭公知晉侯不聽負羈之言大軍入城荒忙與蔣南箕胡履謙數文武從北門走出却被晉將鄒漆先鋒樂枝二人追及綸見晉侯數其慢已之罪喝令斬之蔣南箕哀丐曰齊桓公存邢立衛侯伯大度盟主何念舊怨而滅同姓之國乎趙衰亦曰媿且囚之以伺伐衛然後處決文公聽其言囚曹侯又令大賞僖負羈言報德也魏犢怒曰昔者介子推割股進食尚且不封以致子母俱焚負羈之惠何報之深耶勞之不圖報于何有顛頡曰主公昔人大恩記人小惠何以服衆于是二人各率本部之兵是夜謀

令嚴軍

議私圍負羈之宅放火焚燒其屋負羈不知其由夫
婦二人匿于後園背奔魏犇顛顛殺入其宅欲斬負
羈却被火燒橫樑壓犇之肩四圍火逼不能逃出但
在火中大叫顛顛跳入火中扯出魏犇各歸本寨二
人鬚髮皆焦頭面俱爛滿城百姓號哭救火至三更
負羈知是魏犇放火夫婦告訴于晉侯晉侯大怒責
卻殺軍令不嚴之罪又令狐偃拘魏犇趙衰拘顛顛
而斬之魏犇被傷雖不能起聞狐偃至乃束胸強見
偃笑曰公諒何不安臥犇曰吾聞主上加犇極刑敢
不強受然以晉君之靈不敢自安故勉強踴躍三百

曲躍三千偃見其守敬乃近前撫其背而慰之曰公
諒不必憂疑偃當盡力保全朋友之義雙泣謂偃曰
子犯能全故舊沒齒不忘狐偃辭出來見晉侯曰魏
犇雖忤軍法而焚負羈之宅亦爲忠義所激況且脇
傷猶勉強以守君臣之禮乞明公追念往昔之義而
赦其死晉侯怒氣不息忽趙衰拘顛頡至晉侯大罵
匹夫焉敢違吾軍令妄焚故人之宅頡乃低頭無語
趙衰進曰顛頡極違軍旨乞念舊日相從之義以赦
其罪晉侯不聽喝令斬顛頡赦魏犇之死罷其官職
諸將悚然畏懼皆曰顛頡乃從亡之將尚且不容我

甲物 雜甲 塵埃 色 果報

等敢不守其法度乎。

後人有詩云

魏犇不忿焚羈宅。

顛顛違情妄起兵。

重耳一誅無義漢。

六軍惧法守王刑。

晉侯既斬顛顛。顛欲罷魏犇之職。諸將皆曰。魏公諒難忤軍旨。然主公斬顛顛。足以示衆。用人之際。何必蓄小恨。而棄一大將。趙衰狐偃曰。魏犇有萬夫不當之勇。主公欲圖霸業。不可廢此大將。晉侯聽衆之保。復魏犇之職。使其建功。折罪以舟之喬。代顛顛爲下軍副將。調卻穀移兵伐衛。不知後事如何。

批 犇与羈以善如此作豈後亦當慎悔

晉先軫一氣子玉

穀被晉侯責。軍法不嚴之罪。憂憤成疾。晉侯聞之。謂諸將曰。郤伯祿初建大功。今又沾疾。吾心不安。乃親往中軍問疾。郤穀曰。臣荷主公厚遇。不能報効。但臣歿之後。愿主公善理國政。丕振霸業。則臣雖死。九泉亦無恨矣。晉侯曰。伯祿倘有不諱。則誰可代總元帥之柄者。穀曰。子犯子餘。皆要經綸內政。胥臣子羽。俱留輔弼朝綱。若夫知軍務。通事變。勇能祛敵。義能服衆。惟先仲車。先軫字也。可任其職也。晉侯曰。諸將之中。元帥察其誰忠。誰佞。誰勇。誰怯。穀曰。知臣莫如君。

我朝列國志傳 卷之五

廿七

臣不能盡職。然臣常觀諸將行移，皆懷赤心，各抱義勇。獨舟之僑，不可處其大柄。其他非臣盡識也。又召先軫入中軍，以錦囊授之，曰：仲車智畧，不待我囑。但舟之僑有變，節拆此錦囊，便知其事。軫再拜而受。是夕，卻縠卒于中軍。晉侯放聲大哭，曰：伯祿盡心報國，是孤錯怨其咎，致悞其非命也。群臣皆勸曰：死者不能復生，望主公節情以治大事。晉侯令其子卻縠，漉檄，柩歸葬。遂拜先軫為中軍元帥，移兵伐衛。大兵進屯河西。時楚兵圍宋，聞晉兵已伐曹，國子玉楚元帥也，大怒，令諸將急攻城。宋成公甚驚，公孫固曰：臣前

僑首已在

囊中矣

往晉求救。晉侯君臣議伐，重以牽楚兵。今楚兵不往，救曹但攻我城。主公再宜遣使往晉求救。宋公忙問誰敢殺出城池。往晉求救。右班中一人出曰：臣敢往。晉臣敢往。晉衆視之，乃礪山人也。姓尹，名尹班，字孟全，下軍大夫也。公見尹班，顏容端楷，詞氣動人。遂以玉帶二條，寶珠三雙，與其往。晉班收藏寶物，披掛殺出西門。西門楚將宛春擺開陣勢，二馬鬪上十合。尹班更不戀戰，拚命殺開血路。聞晉兵已屯河西，逕投河西。見駕呈上寶物，告求晉兵。晉侯問群臣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欲戰則不知。秦齊肯許相助否耶。元

帥先軫曰。主公若愁齊。秦不助。便遣宋使轉送此寶。賄賂秦齊二主。則齊秦必然貪賂起兵。秦齊起兵。我執曹侯與宋楚王愛曹。見吾執其主與宋。必然激怒。來與我戰。我得秦齊之助。必能解宋之圍。而破楚矣。晉侯大悅。遂調門尹班轉送寶物。以賂秦齊。又令先且居先軫之子監送曹公與宋。却說齊昭公。名潘桓。公之子時。孝公已卒。昭公初立。得宋之寶。便差大夫國歸甫。右將軍崔大。二人引兵二萬。會晉兵以救宋。秦穆公亦遣太子瑩與偏將軍白乙丙引兵一萬。會晉兵救宋。却說且居監曹公將至宋城。楚子玉元帥

令先鋒宛春鬪勃二人捨之。且居青生勇猛。臨博安
閉。見楚將近前。按長鎗駕起兩枝鉄箭射左中間勃
右中宛春。二將抽所中之箭拍馬交鋒。且居力敵二
人十餘合。不分勝敗。宋將公孫固在城上見。且兵旗
號。搥鼓搖旗。似有出城助陣之勢。楚將進退不定。且
居橫舞長鎗。左衝右突。又能保其囚車。又能與人廝
殺。楚將見其驍勇。裂開血路。公孫固殺出城外。迎入
且居。推曹侯囚車於城上。大叫曰。楚元帥本愛曹襄。
襄是曹共公之名。今我主囚送在此。若解宋圍。則我
放曹襄。不然待擒衛鄭。鄭是衛成公之名。同斬子玉。

在城外聞其說心氣上攻口吐鮮血倒脊下馬不知性命如何。批 稍、司計楚、呼退、表

晉先軫二氣子玉。

城上箭如雨點射中子玉之肩。諸將忙救歸中軍。不

省人事其子大心。大心子玉之子名急行調護。至三

更方定。即寫表奏楚王言晉侯背義無德請加兵先

伐晉國。然後除宋非敢必有功。但塞讒慝之口。楚王

得表嘆曰。晉重耳在外一十九年。險阻艱難。備嘗歷

盡。民之情偽無不週知。天假其年而除晉亂。乃天所

置。安可與之相敵。不肯加兵。遣使令子玉解宋之圍。

班師回朝使者至中軍告以王命班師之事子玉大怒曰主上欲以我名陷于先軫之堅子乎下令次日拔寨與晉交兵其子進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今王命班師而我父擅戰得罪于朝廷况我父領兵伐宋本欲挾之以救曹衛今晉伐曹衛我攻一宋不下若戰不勝是又得罪于曹衛也不如遣宛春往見晉侯令其復立曹侯放衛侯入城然後我釋宋圍晉侯若許班師有名不許則交鋒之兵不得擅戰之罪豈不美哉子玉然之遂遣宛春往見晉侯宛春至河西見晉侯具其事以告晉侯問于諸將狐偃曰子玉之辭無

禮若我復曹衛而彼釋宋圍是彼得二美我得一美也此事斷不可許群臣議論紛紛晉侯命宛春誓退遂召元帥先軫商議先軫至晉侯告其事故軫曰子犯之言差矣楚人告立曹衛而解宋圍是一言而定三國我若不許則是一言而棄三國也今吾伐曹攻衛正因救宋也若不許其請是棄宋也既救而又棄之失信于諸侯將欲求霸不亦難乎且楚有三德我有三怨再欲交兵將士必然解體矣晉侯曰然則元帥之見何如軫曰不如詐約曹衛之君若能背楚我則復立其爲諸侯曹衛旣感我德而絕于楚我囚宛

春以激其怒然後交鋒無有不克晉侯大喜遂遣二使告曹衛之君使其絕楚而後復立之又令囚宛春于寨內却說衛成公被晉將軍士會逐出在襄牛地名得晉侯之書喜不自勝遂令使者告絕于楚大夫甯俞曰不可此晉人聞我與楚相絕然後我兵無援一戰而滅况楚子乃主公元曆豈可絕之成公不聽遂遣使告絕于楚曹共公囚在宋監得晉侯許復立之書亦大喜遣人告絕于楚楚王得二國之書大怒曰子玉不聽朝命專兵在外絕我曹衛急令下大夫闞越椒闞伯比之孫召子玉班師如違三日即賜其

死越椒。星夜來至大寨。宣召子玉。聞知。哨馬又報晉人拘留宛春。心氣復攻。箭瘡迸裂。倒翻悶于座下。諸將救起。半餉方甦。中軍參謀闞宜中曰：「事到如今，不得不戰。」子玉遂令闞勃為先鋒。子西即宜中之子也將左軍。孫伯將右軍。孫伯即子玉之子。名孫伯。字大心拔圍宋之兵。殺奔河西對晉營二十里下寨。晉侯聞楚兵大至。謂諸將曰：「昔我受楚子厚惠。曾道遇于中原。我則避其三舍。三十里為舍以報楚惠。今楚兵在此。不可食言。」遂調前鋒退九十里下寨。然後交鋒。不知勝負如何。批 一氣兩得半頭魚

晉楚城濮大戰

晉侯傳令軍退九十里下寨先鋒藥枝曰成得臣子

玉之姓名也

出兵我主若退三舍是君避臣可不羞

辱大國子犯曰此我主守信報惠非避其勢也晉兵

是日退屯於城濮

衛地即今濮州也

子玉聞晉兵退

三舍以其為祛星夜追至城濮靠山下寨次日遣小卒通戰書于晉侯曰

圖王伯業自古有之何得囚我先鋒伐我隣國今治甲兵三十萬戰將五百員布陣城濮之北有莘之野約次日辰時三刻畧交其鋒非必能定雌雄

但姑與君之士卒角力相戲使臣與君憑軾而寓目焉。

周襄王二十一年夏四月上旬大楚西征都元帥得臣書

晉文公得書問于群下曰吾欲與楚一戰以決勝負但受楚之厚惠此事若何諸將曰原田每每何舍舊而棄其新今齊秦兵集將士奮發不戰更待何時晉侯曰吾夜來得夢與楚子相搏我輸彼勝且楚子伏于我身上此不祥之兆不如退兵勿戰子犯曰此吉兆也王公仰臥是得天助楚子伏已足伏罪也此王

批語
受

兵不
厭詐

晉勝楚敗之兆也。何爲不戰？晉侯悅，遂作書以回子玉調諸將，各聽元帥號令。約次日與楚爭鋒。先軫調正先鋒欒枝，副先鋒狐溱，各領本部精兵挑戰。只許詐敗，不許取勝。調曰：季箕、鄭各人引馬軍五千埋伏城濮北角，盡要虎皮蓋于馬身，待楚兵追至有莘山，下聽信砲爲號。方許殺出。調狐毛、偃各引本兵五千，執二大旆立陣前。見先鋒戰上十合，卽棄大旆飛走。入于有莘山後。調士會引本部精兵伏于有莘山南，調舟之僑引本部精兵伏于有莘山北。各看信砲。山頂紅旗爲號。不許亂動。調秦將軍白乙、丙引本國

精兵從間道抄出來燒劫楚之大寨。調齊將崔天國歸南各引本部精兵截楚之敗兵歸路。先軫調用已畢。諸將各各依計而行。獨有魏犢不見調用。犢突入軍中見先軫曰：元帥欺我不敢與楚爭鋒乎？軫曰：公諒英雄蓋世。但今年老只留保駕。犢曰：元帥欺吾老弱如用把守某處不能獻功。愿獻自己首級贖罪。先軫不許。晉侯告軫曰：魏公諒妾焚負羈之宅。罪已當誅。衆將保其建功。折罪今日。晉楚大戰。正當調用。與其建功。元帥何爲不遣軫。本意留一險處與犢把守。只是詐激其勇耳。聞晉侯之言。遂調其引本部精兵。

伏于楚之連谷城外。時楚兵殺敗至此，只許以言辭說服。楚兵不許動手。魏準受計，領本部逕投本地。晉侯謂軫曰：元帥調公諒把守連谷，何為叫他不必要動手？軫曰：公諒乃一勇之夫，故教其勿動手，正是激其動手也。臣料子玉此回必在連谷城盡命，但請主公與趙衰等眾文武有莘城上飲酒觀兵，自麾紅旗為號。晉侯然之，却說子玉得晉侯回書，折而覽曰：吾以楚君之惠，不敢遺忘，故退兵三舍，以申前信。既承戰命，敢不治兵，但願元帥戒爾車乘，敬爾君事。次日有莘城下一接，以定晉楚雌雄。至期相見。

再不重白。

子玉得書大喜曰。明日必破盃矣。號令諸將準備。出陣廝殺。子西進曰。先軫乃智勇俱全之士。其行兵必藏機變。元帥不可親出。但令先鋒試其兵勢何如耳。子玉叱曰。叅謀何壯。他人智量而逡巡畏縮哉。不聽。遂披掛出馬。只見有莘城頂一隊人馬。內有晉侯打扮十分精爽。怎生見得。頭戴冲天冠。明金曜日身披黃金甲。吐火搖雲蓋。下絳紅袍。雙龍過膊。環繫白玉帶。兩獅穿腰。寶彤弓斜挽。虎筋弦。狼牙箭。直插豹皮袋。打將槌。左手橫持定霸刀。右肩直逞坐下追風馬。

壯起天神下降高懸掩日旗標出晉侯各號先鋒歷
觀晉楚兵勢又令五百壯兵斬却華山樹木以助兵
威與晉侯作樂飲酒只聽鼓聲三歇晉楚陣圓楚將
陣上推出一員大將紅袍金甲壯馬長鎗大叫晉兵
誰敢出馬與吾打話衆視旗號乃楚元帥成得臣
子玉各也晉先鋒見子玉親出喜不自勝荒忙搶出
陣前應曰元帥認得吾否吾乃黃河界口獨破五萬
曹兵晉先鋒樂貞子也
貞子枝字元帥非吾敵手別
請雄將出馬子玉大怒更不打話拍馬直取樂枝樂
枝輪刀便駕二人戰上十合枝詐走狐毛狐偃各執

有勢
所

大旗從在陣後佯聲大叫曰我軍敗矣遂走入有莘
山北子玉見晉兵披靡勒馬便追子西與闞勃相追
止曰晉兵未戰而敗此必有詐不可輕追子玉不聽
直趕至有莘谷口見晉兵全不迎敵亦疑埋伏正將
抽轉馬頭見有莘城上鼓樂大作子玉問其是誰哨
馬報是晉侯飲酒觀兵子玉大怒拍馬殺上城來先
軫以紅旗一麾連放信砲曰季箕鄭甫各引馬軍殺
出其馬盡虎皮楚將闞奇敵住二人戰不三合楚馬
見晉馬身蓋虎皮俱各驚伏于地連鞭不動曰季斯
闞奇大殺一陣子玉忙殺轉本陣晉兵四面八方重

圍三匝左士會右欒枝前有舟之僑右有狐子羽交
爭殺進先軫在莘城上傳令毋得走了楚得臣臣自
辰至午困在重圍身被數十刀鎗猶自力戰不乏其
子孫伯與闢越樹雙馬殺入重圍三人馬膺相挨殺
出有莘谷口回視城濮之野死屍相積號哭振天正
是父哭子兮遭箭死兄號弟也被刃傷
屍山擗塞川源竭血水橫流湖海注
鬼火熒熒生古道悲風颯颯起沙場
可憐萬數英雄命盡帶當時矢石亾
楚兵二十萬及是殺出谷口步軍不上三萬馬軍止

批語及回目錄 卷之五

四四

存四百餘騎于玉困乏其子與諸將挾夾行上二十
 里遇哨馬報秦將白乙丙劫掠大寨盡焚吾之糧草
 玉調副將屈謨往救行不數里遇白乙丙於中途二
 馬戰不數合白乙丙敗走屈謨鞭馬追上五里西河
 左岸一彪人馬殺出當先一員大將大叫曰楚狗走
 往何方吾乃齊將軍崔天也奉先元帥先軫也軍令
 等候多時屈謨更不打話直取崔天崔天拍馬迎敵
 戰上二十餘合不分勝負白乙丙抽馬來攻又戰數
 合屈謨措手不及被崔天斬于馬下

批 我得天禁伏兵邪

先軫三氣子玉

屈謨被斬秦楚二國之兵亂殺一陣盡奪其衣甲器

械子玉與數騎荒忙無所投奔子西曰此去連谷城

楚地

不遠宜速至彼就食以作區處却說楚令尹闞

子文先告楚王曰子玉此回不肯班師必遭晉兵所

敗主公速宜遣兵往救楚王曰非令尹親往他人不

可遂遣子文將五千兵至城濮以救子玉子文領兵

來至中途却好遇子玉引敗兵而回二人相見子玉

抱頭痛哭子文曰悲哭無益急宜收軍回朝重整兵

勢再來復仇子玉曰此回乃吾專戰今又大敗喪兵

連谷城亦非武之地

自謂墮奔王縵未之服也

二十萬馬敢歸朝不如移屯連谷募收四方卒必
頃代晉報仇方敢回楚子文曰勝敗兵家常理子雖
專戰無非亦是爲國連谷山城不能居止子且暫歸
楚國養兵練將待時而舉可也子玉不聽引敗兵逕
投連谷子文只得引兵歸國子玉行至谷城下城上
樹起晉將軍魏犢旗號子玉問其緣故城上晉卒曰
魏將軍早奉元帥軍令先取連谷等候多時若不速
退教汝一騎不存子玉大怒令衆將火急攻城忽連
谷城東塵頭蔽日喊殺連天一彪人馬殺來當先大
將圓金眼咬銀牙舞一柄千斤斧大叫得臣匹夫異

長吁
短嘆

不出吾元帥所料好好下馬受綁歸晉萬事俱休半
 聲不肯隻輪無回子玉看見乃晉將公諒唬得魂飛
 膽落箭瘡復裂翻于馬下魏犇拍馬來斬子西忙救
 上馬公諒追殺一陣搶其袍甲而回子玉走離連谷
 二十五里回見殘兵蕭條不上數千餘人在馬上長
 嘆數聲曰吾自起兵未嘗敗北今日之戰天下我也
 遂絕氣身死其子大心與子西扶柩歸楚後人詩云

晉楚交兵城濮東
 騰騰殺氣逼蒼空
 千山猛獸潛收跡
 四海蛟龍隱伏踪
 一戰得臣拋甲殞
 再圍連谷建奇功

感慨

近觀莘野閑花艸

千載猶沾將血紅

又一絕單道先軫用兵之妙云

先軫包藏戰畧奇

鬼神不測妙中機

非惟三氣荆元帥

談笑猶能挫銳師

又一絕單譏子玉兵機之淺云

英雄尚勇貴多謀

子玉心驕少大猷

六尺軀遭三氣死

安能破敵望封侯

又有五言排律以誌晉楚交兵之事云

壯馬雄如虎

精兵猛似龍

蠡屯城濮北

鳥合有莘東

戈戟橫霜白

旌旗映日紅

分宜 賓

晉兵皆慷慨

楚將盡英雄

勒馬能追電

揮鞭敢截虹

作威吞海岳

體勢壓崆峒

初擊振天鼓

乍響滿月弓

鎗刀破竹下

矢石墜星空

劍起袍生火

箭前飛鏑點紅

初交無勝敗

再戰決雌雄

屍積低山聳

血流壅澗通

哭聲遍綠野

怨氣塞蒼空

猛獸驚歛跡

惟禽俱隱踪

楚兵喪膽遁

晉將便收功

子玉之殘兵歸見成王。成王成大罵匹夫。不聽吾言。以至喪吾數十萬軍。遂令斬其子大心。子文告曰。子玉

批詞及卷之五

四十一

非不欲成功奈時有不利耳焉可罪其子哉王息怒使大心與子西各復原職是夕王感喪師之恨遂成憂疾畢竟如何非亦敗令尹自敗卻毅遺計斬舟之僑

成王憂病將死召次子名職入宮傳位長子名商臣

之傅潘崇開之告商臣曰太子為國長子今父病而不侍側則大位將歸于職矣商臣忙趨入宮詐謂職曰弟出取湯藥吾扶父王而飲之職出商臣進毒詐稱熊掌成王食之遂卒群臣不知其故遂奉商臣即位是謂穆王史臣評曰

(楚)王襲父兄餘業跨荆襄猛將滅息滅鄧虎視東方伐鄭伐蔡鯨噬中原然生值中國有人不能遂其霸志故一舉召陵則屈威于齊桓再戰城濮則喪師于重耳雖有豺虎勢厄於齊晉不得以逞其志遂成憂隕惜哉

却說公諒收子玉盔甲歸見先軫先軫大悅立為破楚第一之功整齊軍馬即日班師舟之僑本號國降將累有背叛之意只憚卻毅不敢行出至是卻毅又死乘伐楚班師却領本部之兵星夜先歸欲謀作亂先軫聞之忙將卻毅所授錦囊打開內有紙條書數

和言及同二八集 卷之九

四八

行細字觀之曰舟之僑爲人素無終始久後必然謀
叛惟茅棧樂枝二人可制先軫視罷便知其意遂封
此數行字令小卒密付與茅棧樂枝營中二人拆開
讀之亦知其意屏開左右自相謂曰元帥以舟之僑
事付吾二人何以處之棧曰必行苦肉之計方能成
事枝曰其計何如棧曰吾掌馬廐明日詐稱失却良
馬三十餘疋誣公盜走告入中軍但能忍受笞杖其
計方成枝曰但能破賊請國何辭數十杖乎茅棧大
悅是夜私宰其馬明日詐入中軍告樂枝盜馬三十
疋先軫會知其意便拘樂枝至帳下佯審二人二人

錦囊
遺計
妙妙

妄相推托。先軫怒曰：「茅筏守廐不謹，樂枝私盜官馬，
違軍法治罪，各該腰斬。」喝令斬二匹夫。諸將不知其
意，皆跪保曰：「茅筏樂枝平昔俱是忠義將家，雖違軍
法，元帥寬恩，念其征伐之功，赦宥其死。」先軫喝令各
笞四十，罷其官職。二人忍痛受杖，兩腿交併，鮮血淋
漓歸寨。星夜追及舟之僑，僑懼其追至，將欲勒馬
交鋒。見二人單騎而至，按住剛刀，問其緣故。茅筏樂
枝詐曰：「先軫軍法不公，妄杖我等四十。知公將有異
變，故愿相從之。」僑疑惑不定。茅筏下車，挈衣與其裙
裼之。僑方信。札住三軍，延二將入營商議。僑曰：「多承

二公指教此事何以定奪。筏曰：將軍欲圖大事，先要除却先軫，則其餘不足忌憚。僑曰：先軫總五十萬兵之柄，豈易除哉？筏曰：吾見先軫伐楚得勝，多自驕傲，不慎軍伍，前去五里地名衡壅。在鄭地其處山林叢茂，道路崎嶇，將軍可引本部伏于此處，待先軫班師至此，吾以信砲爲令，生擒此賊，便斬晉侯，則大事成矣。僑喜不自勝，即引兵伏于衡壅山下。次日晉兵果然班師至此，緩緩而進。將及中軍茅筏，信砲一响之僑，挺鎗殺出，大罵先軫匹夫，有何智畧，敢任元帥之職，好好下馬受誅。萬事俱休，如若不肯教汝一命難。

獲枝 成此 大事 自是 奇功 超絕

逃先軫見欒枝橫刀立于之僑馬後會知其意乃大聲曰舟之僑作友誰敢代我斬此逆賊道猶未了欒枝手起刀落斬僑首于馬下向前請功先軫重賞茅筏欒枝使復原職諸將不知其意咸請問之先軫以卻縠錦囊示之衆皆悅服後人有詩以美卻縠之先知云頑將暗懷逆叛心 賢哉卻縠獨高明 智囊秘計留先軫 果至衛雍斬賊臣 又一絕兼美先軫茅筏欒枝三人能成其計云 卻縠雖存一智囊 仲車暗會便承當 使無茅筏欒枝任 焉得叛臣半路亡

史記卷之五

五十一

又一絕譏舟之僑叛不量力云

義將存心任國憂 不常背叛惡之僑

奸狐只好欺孤號 焉得晉邦大將謀

大軍行不數里遙見一隊人馬簇擁一箇官人從東

而來旗標王使畢竟是誰 批 照見心膽

晉文公踐土大會盟

先鋒樂枝問其是誰來者答曰吾乃周天子之上卿

王子虎也聞晉侯伐楚得勝以安中國故天子欲親

出鸞駕來犒三軍先使虎來報知樂枝聞知忙下馬

引子虎來見晉侯晉侯笑問曰昔者

史記

重見
子之
算王

齊桓公召陵服楚而朝天子。今天子來勞主公主，公速宜率諸侯入朝可也。王子虎曰：天子鸞駕已出矣。狐偃曰：此去有地名踐土。踐土地名，即今在河南懷慶府孟縣是也。其地寬平，速建王宮于踐土，然公主

公引列國諸侯，逆駕以朝于此。庶幾不失君臣之禮耳。晉侯遂調先鋒，築王宮于踐土，務令宏壯華彩，極其規模。欒枝引本部兵至踐土，築王宮七十一所，光明宮殿一座，各刻龍雕鳳飾，玉粧金立，龍鳳日月旗，園九宮八卦，城歷布二十四層之階，森羅三十六衛之士，高整黃金御座，列擺鸞序，駕班崇樓高閣，比

帝都而無差千門萬戶較王室而不遠正是

樓閣巍峩聳碧空

晉侯踐土建王宮

旗標龍鳳懸金字

班列鴛鴦蓋寶幢

洛邑宏規無所辨

鎬京繩墨亦相同

週圍華彩龍麟耀

專候鑾輿降法官

欒枝數旬之間建成王宮專候以迎聖駕晉侯率齊

秦列國諸侯進屯于踐土以候天子又數日周天子

襄王也

引文武群臣果至踐土諸侯咸拜迎於道路

鸞駕入于王宮升殿晉文公率諸侯朝賀禮畢獻上

楚之首級器械襄王大怨親勞之曰自齊桓公歿之

後楚子復強憑陵中國得卿仗義制服以尊王室此卿功追齊桓名振夷夏者也遂賜其彤弓寶劍黃鉞白旄戎服大輅錫爲侯伯得專征伐晉侯稽首再拜辭曰匡周服楚皆是陛下之威小臣之職何敢受此重賜襄王復勞曰攘夷安夏封賞合當卿何必苦辭但齊桓主盟存邢立衛不絕諸侯今曹衛魯雖違侯伯而降荆楚楚今喪敗三國諒其不能成其大事侯伯念同宗之義繼桓公之業容三國復立召入中國之盟可也晉侯唯唯受命襄王遂降詔往宋牢取出曹共公又往襄陽召還衛成公又召魯僖公赦其前

行令來

罪各赴踐土會盟三公得肯星夜來至王庭又令子
虎築壇于王宮推晉侯為盟主歃血定盟言自今以
後諸侯和好皆障王室無相吞併有違此盟明神殛
之子虎即時築起高壇推晉侯為盟主歃血定盟
後來史臣有詩曰

晉國君臣傑大猷

德光威振服諸侯

昂昂城濮觀兵甲

濟濟王宮觀旆旒

更羨今朝盟踐土

謾誇當日會葵丘

桓文一去功勳沒

重耳能將此志酬

又一律云

讀罷春秋列傳初。
有莘城下威風著。
一戰便能成霸業。

晉文功德在何時。
踐土盟前義氣孚。
纔盟就可展雄圖。

宋賢涑水先生。因讀齊桓晉文之事。有一律云。
晉伯齊桓孰最雄。
功名兼著春秋上。
城濮敗荆還爲已。

馬用英雄百萬師。
葵丘踐土等相倫。
信義咸收許力中。
召陵盟楚未存公。

要之。暨失王王道。
因此難登孔氏門。
又古風一篇。單道踐土會盟。趙盛云。

包有

憶昔晉兵屯城濮。
 整戈奏凱獻俘車。
 三錫天恩耀寵榮。
 盟壇數丈高凌雲。
 金玉棟樑光掩映。
 濟濟列侯序五爵。
 君不見 晉重耳。
 周旋環珮嚮鏘鏘。
 便承主命檣諸侯。
 誰謂葵丘一會高。

銳威一戰寒荆楚。
 遂向王宮朝天子。
 大會諸侯盟踐土。
 奇香裊裊烟摩空。
 綠朱牕戶耀玲瓏。
 穆穆鑾輿壯九重。
 閭閻恪敬人臣禮。
 出入三觀恩露重。
 諸侯悅服皆仰止。
 茲盟超出葵丘比。

批 取威定霸

當時城濮一敗強楚諸侯先有歸降楚國者至是皆服晉之威力各各背楚復歸赴踐土之會而貢王服晉獨有鄭文公恃頑不至盟罷下壇晉侯奏襄王曰鄭捷文公名違中國盟會不行朝貢此倚楚國之勢乞陛下許臣征討庶幾可服諸侯襄王降詔許其征鄭晉侯送襄王還朝調衆歸國獨晉秦二國之兵相併伐鄭先軫告晉侯曰鄭為中原咽喉故齊桓公欲霸天下每爭鄭地今若使秦共伐秦必爭之不如自率本國之兵以伐之勝則獨取其地敗則秦晉無怨

晉侯曰不然必與秦共伐則諸侯不以晉為貪得遂

告秦兵出汜南鄭地圍鄭東門晉兵出函陵亦鄭地

國危名

圍其北門哨馬早報鄭伯鄭文公也鄭伯聞秦晉

合兵來伐憂懼荒亂上大夫佚之狐人姓名進曰秦

晉初冀遂而其勢銳不可與之爭鋒但得一人前往

說退秦師秦師退晉不足畏矣鄭伯曰誰可往說狐

曰臣舉一人乃口懸河漢舌動公卿之士但其老不

見用主公加其官爵使之往說秦必退師矣鄭伯問

是何人狐曰考城人也姓燭名之武字光遠年過七

十事鄭國三世不遷官見為下軍工正乞明公召入

加其官爵而遣之。鄭伯遂召之。武入朝。見鬚眉盡白。偃僂其身。且辭曰。臣不才。學淺。壯年未能建立。尺寸之功。况今老耄。無能為也。鄭伯曰。子事吾鄭三世。老不見用。皆孤之過。今封子為中軍大夫。往退秦師。母得再辭之。武乃承命出朝。時秦晉已圍城甚急。武命壯士是夜以繩索繫下東門。直投秦寨。將士把持。不得入見。武從營外放聲大哭。門吏捉入見穆公。穆公問是誰人。武曰。臣乃鄭之大夫也。公曰。痛哭何如。武曰。慨鄭之亡也。公曰。鄭亡。汝安得在吾寨外號哭。武曰。鄭亡不足為惜。然可惜者秦也。秦穆公大怒。問秦

而夜出

何如。爲可惜哉。武曰：晉侯貪得無厭，故併國自小。及大，譬如獵者驅犬以逐兔，兔亡則犬從之。今鄭居秦之東界，晉兵本欲吞秦，故會秦先滅鄭。鄭亡，秦失東界，安能久存此？臣所以痛哭。明公爲晉侯所迷耳。百里奚忙進曰：燭之武乃鄭之說客，故來說吾退兵。主公退後，鄭人反覆，吾必加兵伐之。問之武曰：鄭能棄楚降秦，則吾兵始退。再若反覆，吾必加兵伐之。武曰：明公肯寬日下之圍，定立盟誓，棄楚降秦，穆公大悅，重賞之。武遂令三軍班師。後史臣有詩云：

二國交兵攻鄭城，
鄭危累卵不朝傾。

當年設使無之武。萬里山河入晉秦。

又一絕單道燭之武能言云。

三寸舌揮秦劍戟。兩根牙定鄭山河。
胸藏百萬貔貅甲。不用馳衝戰將多。

是日秦兵解圍班師。早有人報知晉侯。時晉侯久涉遠國。因沾寒疾。忽聞穆公退兵。愈加憂疾。狐偃進曰：「主公成周攻叔帶。城濮戰得臣親冒矢石。全無惧色。今日秦背約解却鄭圍。主公何自憂慮？」主公善保尊體。臣等願先伐秦。然後伐鄭。晉侯曰：「不可。我受秦伯厚恩。因小忿便欲擊之。忘恩背義。吾不忍為。偃曰：「既

不追秦伐鄭而歸。何如？晉侯曰：吾身有病，暫歸養疾，以俟再圖。遂令三軍拔寨，班師不知後事如何。

批：以乳易整，不武。吾王還矣。

秦蹇叔遺舡救孟明。

晉侯班師歸國，文武迎歸。其疾愈重，不能視事。召群臣曰：孤值內亂，出亡一十九年，今返國方圖大業，遽又將終，愿公等盡心輔吾太子，吾死無憾。言罷而終。時年六十九歲。正周襄王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日也。史臣讚曰：

賢哉晉侯。

卓出春秋。

初遭內亂。

蒲役不較
及復大位
示民以義
一戰城濮
諸侯咸若

週遊列國
便崇文教
追解原圍
遂不霸業
嗚呼晉侯

無處不投
初安周王
信孚義洽
踐土再盟
高山仰止

宋賢有詩云。

五霸循環迭作興

文公事業出齊秦

外亡盡守謙恭禮

內復能揚信義聲

一戰新河天子定

再交城濮楚王驚

要知誰繼齊桓志

須向春秋晉紀尋

史臣評曰

晉文公度量寬宏。知人善任。與趙狐。賈魏相事。如父兄。故能掃除內亂。匡周服楚。以霸中原。然刑賞至公。不私親怨。在德必酌。有怨必報。所以諸侯咸率。遂繼桓公之業。若夫譎而不正。淫納懷羸。則春秋之世。無責備之君云。

文公有子五人。獨太子名驩最賢。群臣卽奉驩而立。是爲襄公。襄公賞功加爵。國政大治。且有人報知。秦穆公。穆公聞晉侯已死。使欲遣使往弔。蹇叔百里奚曰。不可。晉不圖霸。每每欲吞我。秦秦晉侯受主公厚

恩不忍加兵。今晉侯已死。其文武必然與兵伐秦。主
公宜乘其主幼國危。先伐晉國。然後秦霸遂成。穆公
然之。便發精兵伐晉。忽一人布袍麻履。博帶峩冠。自
外進曰。昔燭之武曾與主公盟言。鄭服秦數年。鄭之
貢稅分文不入。却又舍鄭不伐。而欲伐晉。不知此兵
爲何而出。衆視之。乃雍西人也。覆姓百里。名視。字孟
明。實爲下軍謀士。公曰。孟明之見何如。孟明曰。依臣
之見。莫若發兵圍鄭。問其背盟之罪。然後乘得勝之
兵伐晉。無有不克。公曰。明之言是也。遂調西乞術爲
先鋒。白乙丙爲保駕。孟明爲謀主。大發精兵十二萬。

伐鄭百里奚蹇叔力諫不住。二人出朝。蹇叔有子名蹇元傑。年方二十六歲。爲中軍裨將。亦在征伐。蹇叔乃哭而送曰。此去吾兵不喪于鄭。必爲晉兵所敗于轅。子必不保矣。元傑曰。此去伐鄭。父親何謂被晉兵所敗。蹇叔曰。百里孟明。謀不慮始。此去不能伐鄭。吾知晉兵先出伐秦。所以相遇于轅。故也。元傑曰。父親何又知晉兵必勝。蹇叔曰。晉有趙衰。狐偃爲謀主。先軫爲元帥。皆深大之器。非孟明之所能對也。是以知其必勝。元傑曰。吾上表辭職。何如。蹇叔曰。不可。秦伯雖不納吾諫。然吾父子食其重祿。吾老矣。不能代國

家出力汝必盡心報國。豈可見禍而逃哉。元傑拜辭。東征。蹇叔與百里奚見穆公。不納其言。各各具表告老。穆公問蹇叔曰。寡人大兵東征。先生焉得哭。而阻吾軍哉。蹇叔曰。非臣敢阻大軍。但臣子元傑見爲中軍裨將。亦在軍伍。臣年已老。只惧父子不能再會。是以哭之。穆公又問曰。寡人正得二先生。資治政事。今又遽辭歸老。是何棄寡人之速耶。二人皆叩首曰。臣等村庄野夫。又無深遠之見。今荷主公厚恩。寵祿過多。况且年過八十。無所效用。萬乞寬恩。使臣得全骸骨歸田。其幸何多。穆公見二人年老。亦准其表。各賜

黃金二十斤。彩帛五百疋。安車駟馬。衣錦還鄉。後人
詩云。古云君子貴知機。

朋友志同隨效力。君臣意忤便揮衣。

雙鸞竝舉超群類。一馬齊行邁等夷。

從此翱翔千仞翼。樊籠焉可再羈縻。

以八句一封初上九重天。雙馬聯韉古道邊。

白髮已膺西伯遇。黃金曾寵大夫賢。

心存社稷謀長策。夢入臨泉樂晚年。

聽得响聲歸去也。飄飄千里若昇仙。

二人既謝恩出朝滿朝文武盡行餞送寒叔獨携公

其高身以志

孫子桑之手曰將軍名勇振于當時然國家亡在目下可不保乎子桑曰先生倘不棄朝廷之恩愿乞指教枝所承當蹇叔曰孟明此去必敗將軍可引小舡數艘游于少陽河下河在河南府管可插赤旗于舡頭若南風一起便可艤舟至岸以備接應孟明之兵庶幾可保社稷也枝拜受命乃引小舟遊于少陽河下以備接應蹇叔復隱于齊之錕村過數日方終百里奚居宛城不數月卽終計音聞于京師百姓皆爲閉門慟哭皆曰五羖大夫吾之父母也穆公聞知亦爲悲痛親制祭文遣使致祭後人史臣有讚曰

世說新語卷之五

賢哉百里奚	懷玉至於老	待價不沽虞
售秦為重寶	有莘百世策	渭水千年釣
孰謂五羊皮	功名在霸巧	

又一律云

韞匱藏珍七十年	星星雙鬢已皤然
虞侯肉眼曾遺傑	秦穆高明便禮賢
魚水和同興霸業	君臣際會慶良緣
功成便拂歸山袖	樂逝林泉萬古傳

二人既歸却說鄭穆公。文公已死其子穆公。聞秦兵

將至問于群臣。燭之武曰。臣聞秦謀主蹇叔。百里奚

二人皆告老離國。此來乃百里孟明行兵。夫孟明秦之野人。素無遠識。臣用一計。必能退得秦伯。但不知其計何如。批 殺子之陵焉。必以尔

秦孟明殺山大敗

鄭伯問計。武曰。使一路各置寨柵。深溝高壘。先遣有膽畧之士。前去說退其兵。兵若不退。又不能進。然後我求救于齊楚。秦兵必破矣。鄭伯大悅。遂遣報馬號令。一路關隘守臣。毋得與秦兵交鋒。只許深溝高壘。樹立寨柵。以拒之。又問誰敢往說秦師者。滿朝士夫。俱秦兵威勢。無一敢承。忽近臣奏有在城庶民。姓弦

各高者敢承旨往秦鄭伯宣問其何能說秦師弦高
臣嘗出商于秦素知孟明之志愿得牛馬二十匹
黃金數百斤必能說退秦師免却二國刀兵鄭伯遂
給牛馬金帛許其退師然後封官弦高領牛馬說秦
秦兵于滑鄭地名直見孟明日寡君知先生將兵
伐鄭故已先求救于齊楚又使小人獻上黃金牛馬
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日之衛乞退三軍若夫
必欲進兵待齊楚救至然後交鋒使秦勝則滿大國
之恨倘鄭勝反爲大國之耻愿先生熟思之孟明正
在馬上躊躇西乞術進曰軍師决意東征何聽野人

之言乎。孟明遂叱退熉。高令先鋒遮進。忽有二哨馬回報。齊楚救鄭之兵已屯于滑矣。孟明惶恐遲疑。不敢進兵。調先鋒班師。先鋒白乙丙回告曰。軍師承旨伐鄭。若不交兵而回。奈天下取笑。何。既不伐鄭。不如偃旗息鼓。從轅山而出。襲却晉地。建功而歸。方可掩此之失。孟明日。晉有趙子餘狐子犯等在。豈可輕襲。丙曰。晉國雖多謀士。然文公初喪。新君幼弱。必不准備。此去必然建功。孟明大悅。遂調兵偃旗息鼓。銜枚出轅山。襲晉。轅山在河南府永寧縣。却說晉襄公之君臣正在議事。有哨馬報秦用孟明為軍師起兵伐

二人之見何以相同

鄭趙衰問狐偃曰子犯知此意乎。狐偃曰吾已知矣。
 襄公令二臣勿言。各賜紙筆寫出。秦兵行事觀其合
 否。二人領紙筆。各書一帖呈上。襄公讀趙衰之帖曰
 秦兵伐鄭戰必不勝。進退逗遛。因而伐晉。讀狐偃之
 帖曰。堪笑強秦痴用孟明攻鄭不克。反來襲晉。襄公
 撫掌大笑曰。二公之見何以相同。趙衰曰。孟明乃淺
 謀之士。輕舉妄動。既得伐鄭。兵柄若勝。則乘勢攻我。
 若敗。亦欺主公。幼弱。必來襲晉。邀功。所以臣等知秦
 兵必至于晉也。襄公曰。然則若何。狐偃曰。速召元帥
 先軫商議。襄公正欲召先軫。却自來見曰。臣聞

秦伯奔百里奚蹇叔而用孟明將兵伐鄭不日必至我國矣。襄公問其何以知之。軫對之言亦如趙狐之說。襄公大悅。曰：子餘子犯正疑此事故。召卿商議。軫曰：臣料秦兵必從殺山而出。請降詔用臣調度。臣敢保國建功。襄公遂詔先軫行兵。軾出朝。次日升帳。調集諸軍。令長子先且居引兵五千。伏于殺山之左。又令大將梁弘引兵五千。伏于殺山之右。令萊駒引兵五千。伐殺山樹木。塞其歸路。諸將領計去訖。先軾自率大軍繼後。行不數日。哨馬報秦兵過殺。先軾大喜。曰：匹夫果不出吾所料。乃親自出馬。秦先鋒白乙丙

問曰來軍是誰先軫曰吾乃晉國中軍元帥先仲車也汝等莫非秦兵耶丙曰然軫曰吾等汝多時今日方至更不打話拍馬直取乙丙乙丙輪刀便迎鬪不十合殺山上紅旗亂動晉侯伏兵四下殺至孟明知晉有備麾於後軍先退先軫追入山下望孟明端發一校箭孟明落馬蹇元傑正欲來救被軫斬于馬下活捉孟明白乙丙與西乞術追來欲奪孟明先且居橫鎗勒馬接住父力二將見且居攔路一齊來攻且居用鎗一駕乙丙翻身落馬且居挺鎗刺乙丙自乙丙奔上戰馬忽然喊聲振耳早被梁弘活捉而歸晉

多筆
勝少
筆敗

兵大殺一陣。西乞術弘敗兵而回。殺山峽口。萊駒盡
伐兩山樹木。塞其歸路。乞術拚命望萊駒。殺來萊駒
戰不十合。**秦**兵皆捨命殺至。萊駒荒坐失却。戈矛而
走。乞術挺鎗。便刺萊駒。駒之裨將狼驪大喊一聲。活
捉乞術而歸。萊駒上馬。盡收**秦**之降卒而歸。後人有
詩云。高聳殺山介晉秦。秦兵不出晉奇兵。
當時一戰三人搏。識者詭詭笑孟明。
又一絕單道。晉國有好謀士云。
誇羨晉三傑。深謀出眾髦。初聞秦伐鄭。
便識我據嶠。契合心胸濶。應符智量高。

明見千萬里 豈比腐儒曹

又十二句兼道秦晉之得失云。

天降衷于民 精粗氣不一 精能達未然

粗則滯遠識 朗朗天中星 光芒遍四極

嗟嗟腐草螢 光難照咫尺 卓卓晉邦士

範圍天下智 痴痴秦孟明 却入範圍裡

先軫囚此三人秦凱回朝。來見襄公。襄公喜謂趙狐

曰秦人果不出。公等所料。大賞諸將。陞狼驪爲中軍

都護。趙衰曰秦伯若知。一戰捉彼三士。必然率衆報

怨。姑且囚此三人。待伐秦得勝。然後與秦囚同斬。襄

公然之令囚起三人遂令先軫大操將士擇日與兵
西伐羣臣各散襄公退朝其母辰嬴懷嬴即秦蘇公
之女初事晉懷公復事文公號為辰嬴乃襄公嫡母
也聞捉秦之三士乃告襄公曰秦因孟明等妄起三
軍交構秦晉之怨吾量秦伯必恨此三人我國殺之
無益不如送還秦伯使其自斬示衆庶息二國刀兵
襄公曰母親差矣我既獲之更送還國則秦得此人
為用乃晉國之患也辰嬴曰孟明一出便被趙衰狐
偃所料矣乙丙乞術一戰便被先軫所擒彼區區小
人焉出我晉之將士哉若還使其自戮以釋二國之

怨豈不美哉。襄公然之。遂詔有司於三囚歸。秦孟明等得解枷鎖。更不入謝。抱頭竄耳而逃。先軫聞知。大怒曰。武夫用力方獲秦囚。晉侯何信婦人之言而放之歸耶。墮軍法而長寇仇。能無亡乎。遂問班部中誰敢追斬秦囚。便標為第一之功。中軍右大夫陽處甫愿往。先軫許之處。甫駕起追風馬輪。出斬將刀來。追孟明。孟明三人連夜走。至少陽河口。河中又無船隻。不能濟河。三人仰天號哭。忽見上流有三五小舟。飛射于岸口。船上一人絳袍玉帶。左箭右刀。聞岸上哭聲甚衆。乃遙謂曰。傍岸而哭者何人。孟明恐是晉舟。

不敢荅自乙丙遠望依稀認得是秦人之舡乃向前
問曰船頭之士莫非秦國虎翼將軍乎枝曰然孟明
等踴躍三倍忙叫將軍快救我等之命子桑公孫枝
之宜急泛舟至岸接下三人三人問其何以至此子
桑曰寒先生寒叔言也辭朝之日早知公等兵敗故
令枝先艤此舟在河下接應又教吾插赤旗于舡見
南風為號今早吾見南風擺旗所以汎舟至岸今果
然矣孟明俛首嘆曰寒先生高見吾不及也後人有
詩云寒叔先遺數小舟孟明果脫陷囚徒
少陽河下南風起直送亡人似箭流

又一絕云

河下南風拂赤旗

孟明自晉奔歸時

一舡救起三人命

到此方知蹇叔奇

子桑接却三人下船忽岸上一彪人馬追來甚急子桑扎住舡脚觀是何人陽處甫疋馬追至見孟明下船乃解坐下馬佯謂孟明曰吾君有慢先生遣處甫以良馬追送乞先生登岸收下孟明知其追已令泚舟而回子桑曰吾亦知其爲詐也然今日不騙其馬非爲大丈夫也乃親自登岸來見處甫曰承晉侯厚賜先生令某收下處甫見不是孟明不肯放馬與之

子桑踴身一跨。加鞭便走。處甫忙追。子桑勒轉馬頭。拔劍謂處甫曰。汝認得吾否。吾乃大象山山下。獨戰六將。虎翼將軍公孫枝也。蒙晉侯之賜。赦我三士。不以寡鼓。其恩多矣。若夫挾詐殺我軍師。吾獨有劍在此。誰敢當先者。卽斬萬段。晉兵聞是子桑。各各伏頭。喪膽視其奪馬登舟。不敢追上。後有四句單贊子桑之勇云。少陽河口騙孤馬。大象山前戰六人。

虎翼將軍威振世

英雄到此越馳名

子桑奪得處甫之馬。昂然登舟而歸。穆公開聞子桑救孟明等歸。乃與文武素服出郊迎接。孟明等皆待罪。

穆公忙扶起曰孤違蹇叔之諫致辱二三子此孤之罪非卿之過也。使就乘馬入朝。穆公重賞于桑使孟明等各復原職。以圖伐晉報仇。不知後事如何。

批 以君迎臣乃功之過又

晉先軫狄陣困死

却說陽處甫引兵歸告先軫。先軫大怒上表請兵伐

秦襄公許之。忽報白翟國名在陝西延安府主胡人

名聞主公幼小大興戎兵十餘萬殺奔晉國而來。襄

公大驚先軫曰白翟為晉內患請先伐之。而後加秦

公然之。遂令先軫率兵伐狄。先軫升帳點集諸軍。獨

張驛後至先軫大怒曰匹夫敢違軍令而越期哉噶
令推出斬之。衆將力保先軫黜罷其職。以狐鞫居代
爲中軍都護。以欒枝爲先鋒。卻缺先都先軫之
孫且居之子。爲左右隊。大發精兵十二萬出絳州。遇
狄兵於箕。箕晉邑名對狄營二十里下寨。遣哨馬探
狄人兵勢。哨馬報狄人兵威甚銳。不可輕敵。先軫令
先鋒欒枝。次日出馬戰。不十合。却被黑天大王之子
黑登雲所敗。歸營。次日先軫帶卻缺且居親自出馬。
只見狄兵陣裡門旗開處。二將當先。身穿虎皮甲。腰
繫豹筋條。使一條丈八長鎗。大叫晉兵誰敢出馬。先

軫視其旗幟乃黑天大王之子黑登雲也先軫更不
打話拍馬直取登雲登雲挺鎗來迎二人戰上二十
餘合不分勝負狄兵陣後噉聲大振衝出一隊鉄騎
左衝右突(晉)兵披靡大敗先軫見諸軍敗走勒轉馬
頭單騎殺入狄陣狄之鉄騎四圍殺至先軫困于垓
心其子先且居與卻缺衝突于外欲救其父爭奈狄
兵以鉄騎撓其來路二將不能殺入自辰至午先軫
在垓心力斬狄兵百餘級救兵不入遂中箭而死
後史臣有十二句讚先軫云

賢哉先仲車 獨冠邦家傑 盡職事文公

死而
哭

罄謀著楚烈，峭山擄孟明，城濮摧荆羯。
 雖困狄兵圍，威風猶猛烈，哀哉救不來。
 捨身盡臣節，千古仰高風，英名常赫赫。
 狼驪被先軫，黜為卒伍，其心服軫之義，見先軫被困，
 乃爭先殺入救之。忽有同班者告曰：公被元帥黜罷，
 今日何必捨命救彼哉？驪曰：元帥以公法黜吾，吾豈
 忍以私仇報復？吾今救元帥，縱使喪命，死得其所矣。
 遂拍馬殺入重圍，尋見先軫之屍，相抱號哭，亦被狄
 人亂箭射死。後人有四句讚云：

先軫秉公馭將士

狼驪懷義不行私

捨身救主其同死 正氣堂堂大丈夫

先軫雖中箭而死其屍端正不仆狄兵近前欲砍其

首軫怒目揚鬚精神不殘狄人恐懼歸告黑天大王

黑天大王嘆曰先公言先軫乃晉之傑士僕入吾圍

豈肯甘心就戮哉乃親往以吊禮奠之告曰公為晉

元帥吾今送汝首級還葬公諾則屍仆不諾則僵立

告罷其屍仆倒黑天大王令砍其首以沉香木匣盛

之差小卒送還晉寨先且居見送父之首到放聲大

哭開匣視之顏色端正如生且居哭告曰我父有靈

待子擒此胡狗以削父仇其首方瞑目後人有詩曰

屍不仆而神不斃果是一員好將將好將

英雄壯氣吞胡虜

悞入重圍喪本身

怒目精靈猶傑士

揚鬚慷慨若生人

三鬼未報當時恨

七鬼何能降祚神

一聽且居耐志語

甘心便朽目方瞑

批 死而不仆英魂已悔恨矣

且居見父之首。不勝忿怒。便欲出戰。卻缺止曰。狄人
兵氣甚銳。不可輕敵。當以計破。且居曰。計將安出。缺
曰。狄人以吾初喪元帥。必欺吾性弱。可令三軍詐稱
搬元帥之喪。班師伏兵於橐駝山下。在狄邑待其來
追舉火為號。一戰則狄可滅。且居然之。遂調樂枝先

茂先軫次子各引本部精兵伏于橐駝山東西二角。卻缺于山頂以候舉火爲號。令且君自掛孝衣。令三軍一齊舉哀。偃旗息鼓。緩緩班師。早有人報知狄主。其子登雲請兵追之。狄主曰：不可。此必晉人詐誘我軍也。登雲曰：晉之謀勇雙全。獨有先仲車一人而已。仲車尚自被吾困死。其餘者有何高識。父親不必憂疑。待我追趕。晉教盡擄晉兵回報。狄主與登雲精兵二萬。令副將郭黃龍佐之。登雲領兵直趕五十餘里。來至橐駝山。時當酉末。登雲促兵趕上。郭黃龍曰：前去僻路險峻。恐有埋伏。不如扎住人馬。令哨馬探其

虛實姑俟明日追之登雲叱曰咫尺將擒晉兵何疑
埋伏遂促兵趕入山下卻缺在山頂見狄兵徐徐追
入險處放起火箭晉兵大喊殺出登雲與黃龍馬膊
相挨力戰不出藥枝搭起弓箭望登雲端射一箭登
雲應弦落馬藥枝正欲近前斬之却被郭黃龍背射
一箭枝亦落馬黃龍救起登雲來斬藥枝先殺手起
刀落斬黃龍于馬下困住登雲登雲力乏落馬卻缺
從背後殺至生擒登雲而歸黑天大王聞子被陷引
大寨兵來救且居列開陣勢迎敵聞不數合狄兵復
以鐵騎衝陣卻缺以紅旗麾退諸兵狄兵追入山下

卷五

其路嶮峻，鉄騎不能馳突。晉兵四下，殺至黑天大王，殺出重圍，引敗兵逃歸本國。先且居收兵還朝，襄公大悅，斬却黑登雲，賜伯禮以莖先軫，遂以先且居績中軍元帥之職。陞卻缺為中軍大夫，賞白季彩帛三百匹，以其能薦卻缺也。

卻缺，卻芮之子也。卻芮，黨懷公。被晉文公所誅。其子卻缺歸冀。晉邑。耕農。文公時曰：季奉使過冀，見缺耕耘，其妻送食。夫妻二人相敬如賓。白季引缺歸朝，荐於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無所不服。文公懷其父恨，不欲擢用。白季又

曰舜殛鯀而舉禹、桓公置怨管仲二人皆能盡忠
公何罪其父而棄其賢子哉文公遂拜缺爲下軍
大夫至是從先軫征狄得勝故襄公賞曰季以其
知人也

群臣出朝先且居因痛父太過不數日卽死欒枝與
狄兵戰時中箭歸家箭瘡所併亦死其趙衰曰季各
因老病而死不數日晉喪此四箇能臣襄公大哭曰
老天不祚吾也何奪吾四臣之速也乃親製祭文以
奠四臣其文曰

嗚呼哀哉

民生于世

有君有臣

有恩有義
哀我子餘
補過盡忠
哀我樂枝
兼盡其美
哀我胥臣
文高上古
哀我霍伯
殷名遠聳
正茲登庸

惟我四臣
從我先公
為我樑棟
英勇蓋世
更抱赤心
抱負文武
事我先君
少年英勇
四臣矯矯
華胥入夢

思義兼濟
久游于外
云胡遽終
折衝俎豆
金石不移
武拉強徒
竭盡股肱
立功戎狄
璠璣樑棟
使我表出

悲傷慘痛
惟爾有靈

有酒在樽
來歆祭所

有饋盈缶

史官有讚趙衰曰

堪羨趙成子
丹心本義忠
不可追王佐
百代邵高風

在晉事三公
功名如聳嶽
亦能馭霸雄

赤膽昭英烈
事業若長虹
世封晉氏爵

又有白季讚云

司空曰季子
吐詞闢萬葩

文武兩全誇
披肝惟念國

橫梁撼千敵
露胆豈謀家

荐友興田。故事君。遍海涯。巍巍晉室老
史冊。耿華華。

襄公祭罷不勝悲愴。群臣無不揮涕。公謂狐偃曰。國家不幸。連喪先朝老臣。孤觀舅伯年老不忍。以繁政累及舅伯。舅伯可謝職養閑。不亦美乎。狐偃再拜辭。官歸家。是歲狐偃亦病死于家。一日狐溱入朝告襄公曰。外有秦楚爲敵。國家連喪文武。主公宜陞遷。後進以備參用可也。公然之。遂以狐偃之子狐射音亦姑爲中軍元帥。以趙衰之子趙盾爲上軍大夫。以先且居之子先克爲下軍大夫。陽處甫出班奏曰。趙盾

之賢過於射姑。若以中軍元帥改封趙盾，任之然後改以射姑爲中軍大夫，群臣謝恩出朝。姑歸以陽處甫之事告其弟狐鞫居。鞫居曰：「處甫無端當殿辱改我兄，吾當特爲兄斬之。」遂仗劍而出。射姑止之曰：「處甫雖奏改我職，然亦爲國。豈可行匹夫之勇以私害公平？鞫居不聽。遂潛入處甫之室，不知後事如何。」

秦孟明焚舟誓伐晉

時當三更，處甫孤燈讀書。鞫居佯作其僕，潛于座側。處甫讀書疲倦，被鞫居刺於座下。家人覺之，因鞫居以見襄公。襄公大怒，斬却鞫居，發鉄甲兵圍住狐氏。

之宅狐射姑聞鞫居事變遂踰垣墻走殺白翟國
黑天大王之國其家屬盡擄入朝襄公令赤其族趙
盾怍諫曰狐氏乃國家親臣况其父子有大功于朝
鞫居雖然擅殺大夫今亦被斬射姑出逃足徵其罪
焉可更滅其族襄公默然喝退狐氏老幼但罷其家
爵祿群臣退朝趙盾急令本府士卒護送射姑之妻
孥往翟城還之或問趙盾曰陽處甫爲汝而死狐射
姑正汝仇人汝何爲又送還其妻子耶盾曰吾與射
姑有同僚之義况我先父與狐偃皆同心以佐晉室
之臣豈可因私忿而忘大義乎其人悅服此趙宣子

重義之好處也 史官有詩云

重義忘仇大丈夫 分明趙孟豈含糊

送還賈季妻兒事 闕遍春秋一箇無

狐射姑逕投翟國來見黑天大王犬王詢其因由欲代其興兵伐晉射姑曰晉乃舊主之國吾得罪之徒豈可以臣犯君乎翟之大夫姓鄆名舒者問射姑曰晉有趙盾者乃趙衰之子也吾聞其賢能然與趙衰則誰優誰劣射姑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舒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然則盾之威能過于其父乎姑曰然言罷盾之家人送其妻子至姑感

其德厚謝其僕。鄆舒笑曰：然夏目之中亦有冬日存焉。耳於是狄人常欲興兵伐晉，以報其仇。只憚趙盾威勢連年不敢動兵。却說秦穆公重用孟明，增修國政。聞知晉國連喪老臣，國中大亂，乃問孟明曰：晉可伐乎？孟明曰：天禍晉國，使其臣死主幼，今若不伐，更待何時？穆公遂拜孟明爲征西大元帥，以白乙、丙爲先鋒，大發精兵二十萬伐晉。子桑出班曰：臣雖年老，尚能力舞八百斤之鉄戟，挽百石之神弓，主公何棄臣以乙、丙爲先鋒哉？公曰：此行非比尋常，不伐晉國誓不班師。將軍年過七十，豈能更立大功于邊外哉？

子桑聞言不忿其意乃曰主公欺臣老不能立功臣以吾平生用的雙枝画戟重有八百餘斤擲于殿階乙丙若能持此戟演武一回臣卽屈服如其不能此先鋒必讓于臣也公然之子桑卸下朝衣抖搜神力取畫戟舞遍一回擲于階級大叫誰爭先鋒者來持此戟白乙丙亦卸朝衣兩手扶起鉄戟顏色改變不能盤舞遂復擲于地群臣皆曰先鋒還是子桑可爲公遂令乙丙解其印與子桑改乙丙爲保駕次日孟明升帳令先鋒造舟五百艘兵從黃河而渡子桑連夜造成船隻請大兵濟河大軍已濟登岸孟明示衆

批言及國志卷之五

七六

曰。此回吾不伐晉誓不回軍。令後隊盡焚河上之舟以示不克不還之意。潛淵讀史詩云

兵渡黃河古岸時

孟明焚艘向江溜

龍蛇逼火翻鱗甲

波浪吞烟滾碎霓

萬道金光浮閃電

連江綠水化琉璃

羸秦自此將成霸

誓伐晉邦再伐西

三軍得令踴躍向前。遂出大慶關

在山西平陽府蒲

州屯於關下。打戰書入王官

晉之邊邑

王官守臣祁

瞞領本城兵出戰被公孫枝斬之。大軍望郊而進

郊

亦是晉之邊邑

郊之守臣茅希古堅閉不出秦兵日

夜在外挑戰孟明正在議事。忽然一陣怪風入于中軍。孟明默課吉凶。便知晉兵今夜來劫寨。遂令諸將埋伏于大寨外。四面虛張火炬。詐鳴金鼓。以伺拿捉。晉兵時至三更前後。茅希古果引本部兵衝枚殺至秦寨。見中軍燈火熒煌。疑孟明未寢。殺入中軍。只見四下虛空。遂抽轉馬頭。秦兵四下殺進。希古正欲從寨後殺出。被子桑一戟刺于馬下。盡收降卒大軍。遂圍絳州。襄公大驚。問于群臣。群臣皆曰。我國初喪元老。群臣爭長。不睦。不可與之爭鋒。只宜深溝高壘。固守城池。秦兵遠出。糧米不繼。不日必然退兵。公然之。

令先茂先都荀林甫卻缺四將各引精兵五千。分守四門。不許浪戰。說魏犇年老養病于家。聞秦兵圍城。朝廷不敢出戰。乃長嘆數聲曰。國家豈無一丈夫哉。何乃以千乘之國。閉城以受秦人之辱。令子孫取出。盔甲披掛。欲出退。秦行至中門。仆倒于地。長嘆數聲。將死。子魏顥忙扶入寢室。犇謂子曰。吾有愛妾。年少無子。吾嘗分付我死之後。必嫁是妾。吾今想起。吾死汝卽當殺此妾。殉吾之墓。以滿吾意。言罷。遂長嘆數聲而死。魏顥旣嫁其妾。告曰。汝父在時。曾令殺妾。以殉墓。公子何嫁妾耶。魏顥曰。吾父未病之時。曾令嫁

汝及病亂方囑殉葬。吾從其治命，不從亂命耳。其妾
感恩而去。史臣讚魏武子曰：

雄哉魏武子

義勇冠英豪

勇奪三軍帥

義誇五嶽高

從亡惟挺斧

佐霸獨橫刀

怒燬負霸宅

威收子玉袍

間秦圍晉急

忿死等鴻毛

襄公聞之甚加憂憫。正與群臣商議出戰，却說西羌

戎主

西羌胡國名，即今陝西鞏昌府所屬

金刀大王

文有由余。武有顏季律。戎兵二十餘萬，威振西方。至

是會，白翟

國名在陝西延安府

羌戎

國名在陝西寧

夏衛渠戎 國名在陝西慶陽府 四國之兵殺奔潼關

在陝西安府華陰縣 要攻咸陽 穆公遣使連夜追回

孟明 孟明得書 遂拔寨班師 晉兵亦不追趕 秦兵從

茅津 河名在河東 濟河歸至嶠山前有塵頭蔽日 金

鼓振天 哨馬報孟明日 秦伯親出迎 元帥鑿駕今至

嶠山耳 孟明即來見駕 君臣慶賀未畢 忽然天昏日

暗 鬼哭神號 咫尺不能相辨 穆公驚懼 不知其故 孟

明忙奏曰 臣罪合該萬死 乞容分訴 昔者臣領大兵

十二萬伐鄭 遂出嶠山攻晉 不料晉兵埋伏于此 十

二萬兵之命皆喪于嶠山 此怨氣所積 以致天日昏

嶺山一敗
之兵十萬
死于非命
棄

穆公嘆曰。諸將皆為吾國。以致十萬之命。盡喪于此。吾豈忍之。遂令將士收埋衆屍。宰牛馬以祭之。頃刻風清日朗。山水秀麗如故。此亦秦穆公之好處也。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十萬秦兵戰敗時

嶺山高積肉山屍

幽。魂。遠。滯。他。鄉。鬼。

精。鬼。難。回。見。子。妻。

怨。氣。冲。天。星。斗。暗。

悲。聲。徹。野。太。陽。迷。

穆公一下收埋詔

惻隱巍巍邁等夷

穆公既葬奠嶺山之屍。三軍踴躍感激。皆愿爭先大兵。遂望潼關而進。不知後事如何。

批 收 戾 埋 有 纜 公 感 德 又

秦穆公大霸西方

秦兵屯關下打戰書入戎寨西戎主金刀大王便欲
出戰軍師由余曰不可秦方伐晉其兵甚銳姑容設
計破之其主不聽遂披掛殺出秦將白乙丙出馬迎
敵戰上十合由余在關上指麾號令諸將四圍番王
正欲夾攻乙丙孟明看見忙鳴金收軍乙丙歸曰正
好廝殺軍師何故收軍孟明日吾觀由余在關上指
麾號令兵機甚高恐汝被傷所以收軍戎兵在外挑
戰秦兵不敢出敵穆公問孟明日大兵相持數日不

決勝負何如。明日臣觀由余在戎一時不能破敵當以計收由余然後方可滅戎。穆公問其計何如。孟明曰：戎人好色，當用美人。局其計方成。穆公下詔選民間極妙美人十個，與孟明行。穆公修書一封，差使者送此十個美人與戎主。金刀大王拆而讀曰：

大秦西征元帥百里視頓首書上

西羌大王殿下。夫秦與羌相爲表裏，茲乃唇齒之邦。但大王與兵犯界，自相吞噬，故我主命視督將出敵，兩兵相持，雌雄未決。吾思戎兵驍勇，秦將英雄，縱使交鋒，亦無勝負。徒費農桑，枉陷百姓，不

如講和求好二國相通敬奉至舞女十個黃金百斤伏乞退師講和使二國魚水相依大振西土合謀征伐中原不勝感幸

金刀大王讀罷大喜遂收美人遣使回報由余恠諫曰秦人連困數陣不敢出敵故進美人以迷大王大王宜斬美人而鼓兵出戰則四方可圖不可妄受以中其計金刀大王不聽遂令太子花智花智卽金刀

大王之子名往秦講和孟明聞花智至撫掌默笑曰

中吾計也遂密告白乙丙之計乙丙出花智來見孟明延入中軍各叙禮畢花智啟曰父王承元帥佳旣

香餌
舊
之計

故令某來致謝且聽命講和也孟明日吾意與大國
相倚不忍自相攻擊故請命講和煩太子拜上父王
退兵通好甚爲美事花智唯唯受命忽有小卒突入
帳下報戎軍師由余至孟明忙噤止其言令白乙丙
延入西寨吾有佳客在也令其免入中軍花智問曰
由余何以至此孟明日非也是吾故人西涼由渠也
小軍錯報耳遂設大宴以待花智二人盡歡而飲酒
罷花智辭歸至關下遇三五個秦卒引一騎空馬而
至見花智便匿林中以避花智令從者拿出問其何
來小卒詐作驚惧之色曰吾乃秦之遊騎打探軍情

者花智曰非也焉有遊騎五卒共一疋馬乎此必有詐再三詰之小卒不言花智拔劍唬之曰汝不實言必斬爾等小卒曰不敢隱瞞今早汝西戎軍師由余來見吾之元帥元帥恐太子知之故令我等護送上關而還花智驚曰由余至你寨有何幹小卒曰我等不知其故花智欲斬此五卒五卒告曰由余與我元帥往來數日矣但我等不知其所謀何事今由余有回元帥之書一封呈與太子乞赦我等之命花智喝退小卒拆其書覽之乃由余密約秦兵來劫大寨與之裏應外合之事又曰吾軍獨花智驍勇今日宜盡

歡勸飲若醉卽當殺之則大事成矣花智讀罷大罵
匹夫焉敢潛吾父子拍馬歸報其父當時金刀大王
自得秦之美人朝夕耽迷酒色不議攻戰之策由余
屢諫不從余乃揚聲出中軍曰今日不納吾言旦夕
禍至勿謂我不諫也言罷遂歸本寨花智歸告父曰
吾父子險被奸臣所悞以書與父看其父大怒曰只
見由余老賊適在此問道吾有旦夕之禍正是此事
耳遂令花智來斬由余由余聞知長嘆曰吾之君臣
中秦人之計欲入訴明其從者曰花智父子無仁無
義天陷其絕却先生先生乃高明之士何不棄暗歸

秦安可束手受戮哉由余然之遂單騎從僻路走下
關來孟明知由余必至遣子桑引兵出接花智見是
秦兵來保由余不敢輕追孟明親接由余來見穆公
穆公降階而迎由余曰臣亡國之徒何勞明公厚禮
穆公問曰戎主不能尊賢而故棄先生先生指示寡
人滅此胡虜决不致忘余曰西方共有一十二國獨
有戎主金刀大王最盛然金刀又倚其子花智之勇
故能匡服諸戎明公能擒此賊則十二國掃地來歸
矣公曰煩先生用一奇計以破胡虜由余曰花智專
好遊獵臣觀潼關之南有山曰太華山園圍數百里

考得
考得
好

嶺五千仞中有芙蓉峯明星峯玉女峯又有蒼龍嶺黑龍潭白蓮池日月崖等處勝境况其中多有珍禽異獸花智常常在此處遊獵若依臣計必擒此賊穆公遂拜由余爲中軍副元帥許其調用由余得旨遂調白乙丙引勁弩手五千伏于日月崖下又令公孫繫引數百鉄騎伏于玉女峯前又令西乞術公孫夜各引精兵一萬伏于關下以截西戎救兵又請穆公親自遊于太華山頂以誘花智穆公次日遂與由余孟明數文武登山遊玩其山端的三峯秀麗二水澄清誠乃西方第一之名山天下無雙之勝境也怎

見得詩山 唐人杜子美曾有四句詩爲證云

秦嶽稜層聳處尊 諸峯羅列似兒孫

精靈孕秀鍾英傑 名甲西方遍地聞

穆公君臣正嘆賞間遠見數十麋鹿遊于明星峯下

穆公叱馬逐鹿忽然喊聲大振一彪人馬馳射于明

星峯前當先一將身穿蟠花錦袍坐下追電烏錐馬

左掛鉄胎弓右插狼牙箭秦兵舉頭視之乃西戎太

子花智也由余見花智亦逐鹿來喜其中計遂引穆

公之駕往來馳驟花智遙見問從者曰前山射獵者

誰人從者曰乃秦任好任好穆公之名與孟明由余

知岸
勒馬
死必
至矣

也花智聞知大怒勒馬便追穆公望玉女峯便走花
智追入峯下公孫繫引鉄騎殺出花智奮戰一陣繫
乃許敗入于日月岩花智追入岩下只見兩山嶮峽
僅能行得一騎花智恐有埋伏勒馬殺回一聲梆子
響處白乙丙引勁弩亂射塞住歸路公孫繫又引兵
殺回花智果中箭死于岩下 後人有詩云

路逢險處難迴避 事到頭來不自由

日月岩前弦响處 英雄一旦此間休

西戎敗兵慌忙歸報金刀大王金刀大王放聲慟哭
引部將顏季律殺下關來戎兵將過其半被公孫枝

其兵殺出衝爲兩段戎兵首尾不能相顧枝斬季律于馬下金刀大王走上潼關枝拍馬追上活捉而歸穆公問出余曰吾欲取金刀歸國以德懷服西方戎主先生之見何如由余曰胡人不懷德義惟惧威力主公宜斬金刀以高竿懸其首級令公孫枝持上潼關招撫諸夷諸戎堅閉不出枝在外嚷曰汝等不早納降少刻吾將殺入一命不留于是白翟國王梁戎國王羌戎國王相議下關納降推穆公爲西方諸侯盟主議定歲貢方物穆公大悅重符其主遣歸穆公遂霸西戎西戎諸侯來朝者十二國得地千餘里名

振西土皆用由余與孟明之力也

東屏先生咏史詩

穆公威霸振西秦

善任由余及孟明

土地拓開千萬里

羗戎列國盡歸臣

又一絕單道穆公不替孟明而成霸業云

明主尊賢貴始終

瑕疵不較定成功

孟明能展平生志

湏向當時美穆公

穆公既得西方十二國之諸侯奏凱班師回朝加由
余孟明之官大宴群臣忽報王使至穆公迎入畢竟
是誰

總批

秦穆公席霸西戎羗胡破膽
威振中原列國咸歎赫上
於此可謂善繼志而能強
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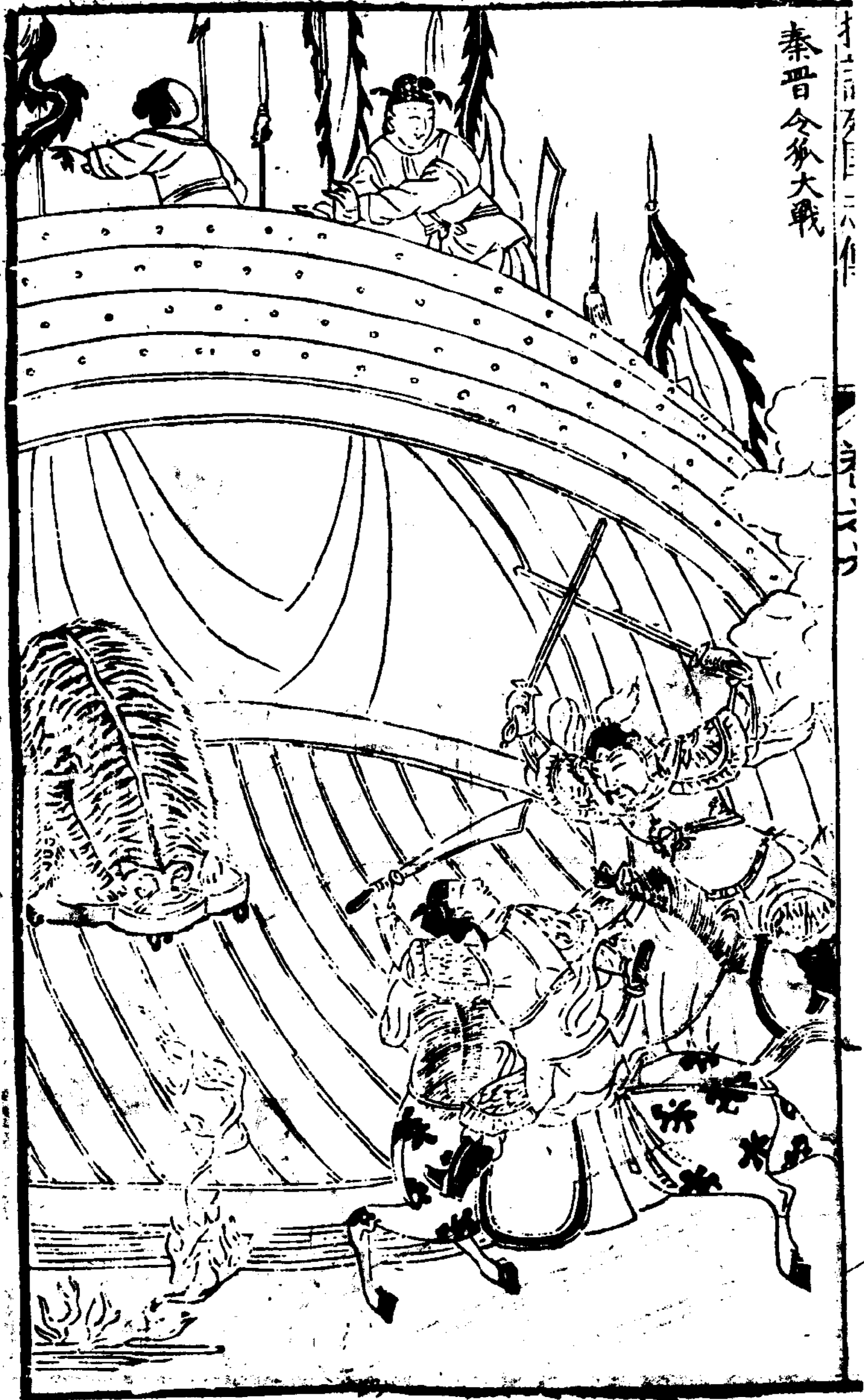
刻國志傳卷之五終





秦穆公用人後葬

秦晋令狐大戰





此圖為木刻插圖





赤由基百步穿楊





養由基隔伏万弩

世宗及巨足

卷之二

五

晉魏絳車騎和戎



齊莊王好進召禍



陳批列國志傳 卷六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六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襄王元年庚午至定公癸丑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伯春秋傳

秦穆公用人從葬

穆公既迎王使入朝乃周大夫召公

名邁乃召公奭

後代之孫也

也召公曰天子

時周襄王也

以戎狄亂

侵中國今得侯伯征服生民免受其害故遣某以金

鼓來賜侯伯穆公望北拜受厚待召公召公辭歸公

思戎狄來降天子厚賜乃陞公孫枝為破虜將軍戲

此平列列國志傳

真像
虎頭
將軍

謂枝曰將軍年過七旬能奪先鋒以助我征伐成霸
 孤欲乘此得勝之兵伐晉將軍尚敢掛此印乎枝對
 曰大丈夫當立功戰場死且不已何惧老乎穆公大
 悅酒罷退朝子桑以穆公更許已為先鋒喜不自勝
 歸家長笑數聲而死時年七十六歲後人讚曰
 子桑當時傑 英勇久馳名 輔霸成功壯
 相秦積業深 韓原戰六將 河口接孤兵
 似虎生飛翼 如蛟振百鱗 子桑當世傑
 英勇久馳名

次日穆公設朝與群臣謀議起兵伐晉聞子桑身死

慟情太過遂成憂疾宣群臣入後宮受遺詔群臣既
 至公謂孟明日寡人自得百里奚蹇叔威名振于中
 原及得先生又霸西戎今欲東征不幸遇疾將盡但
 孤歿之後愿公等盡心輔吾太子以定秦國可也又
 召太子各瑩晉獻公之所生女囑曰吾死之後汝即葬我
 於雍今在陝西鳳翔府城東南當以一百七十七人近西戎其族多雜夷狄故死者常用生人陪葬自秦武公卒初用生人從葬至穆公時其俗愈甚遂用一百七十人從有子車氏奄息仲行音杭鍼虎鍼音拊弟兄
 三人乃吾平生所善之士亦可使其從葬言罷而卒
 年六十九歲乃周襄王三十一年春二月也群臣奉

書同
年號
志天
子也

太子瑩即位是為康公。康公嗣位，承父遺命，葬其棺於雍城，果以生人。一百七十七人，子車之三兄弟同葬。此三人乃秦國善士，及葬之日，其一百餘人同入土穴，號哭之聲徹于天地間者，莫不酸辛。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之詩云。

秦風

人之
云亡
和國
於瘞

交交黃鳥	止于棘	誰從穆公
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	百夫之特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于桑	誰從穆公

子車仲行

維此仲行

百夫之防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

止於楚

誰從穆公

子車鍼虎

維此鍼虎

百夫之禦

臨其穴

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又宋東坡蘇先生題穆公墓詩云

橐泉在城東。墓在城中。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城。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坡仙 翔紫 川為 九景 白家 又足 志烈 志壯 氣

而忍用其良乃知二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
田橫古人感一飯尚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
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
唐人題穆公墓詩

俗入戎風夏變夷 賢如秦穆亦難移
驅良殉墓心何忍 因死傷生義甚迷
怨氣冲天陰慘慘 愁雲結雨冷凄凄
空山草木如含淚 千秋離離覆石碑

史臣評曰

秦穆公仁慈大量禮士尊賢故能用百里於亡命

拔蹇叔於老農其輸粟救晉信仁之篤不替孟明
仁賢之週所以韓原一捷遂霸西戎春秋諸侯若
此者亦幾希矣雖然終蹈夷風刻薄殘忍以至用
人殉葬損陷三良不能全其終美以長霸業可勝
惜哉

却說(晉)襄公連喪老臣又被(秦)兵所困君臣恭儉勵
精求治國中亦無大事及聞(秦)穆公卒群臣皆欲乘
喪而征之獨上卿趙盾曰不可(秦)與(晉)乃匹醜之國
自先君謂惠公韓原一戰連動數歲于戈今值穆公
既死宜遣使入弔以通舊日之好則我國方安襄公

然之遂令公子昭

襄公之弟文公之子往秦弔賀

弔

穆公死賀康公立

公子昭往秦數月襄公亦病將死

召群臣囑曰吾承父霸破狄伐秦亦足強國今吾將

歿太子

名夷皋

年幼公等宜盡心輔佐和好隣國不

失盟主可也群臣再拜受命襄公卒次日群臣欲秦

太子卽位趙盾曰國家多難不可以立幼主今觀公

子雍好善而長可嗣大位群臣皆莫敢言但曰國家

不可一日無君今公子雍入秦弔賀宜卽立太子何

如盾曰宜遣使星夜入秦地迎歸何必更立太子遂

問班部中誰敢入秦者先蔑士會二人愿往盾曰卽

之齊

與其快馬奉駕往秦。二人領駕出朝。荀林甫止士會曰。先君言襄公有子。而子欲迎他人。獨何不省而招禍乎。士會不聽。逕投于秦。時公子雍正在秦。見康公士會與先蔑隨即入朝。告康公曰。寡君已歿。群臣以公子賢能。故遣某等迎歸嗣位。康公曰。既然如此。我當以兵送之。遂命白乙丙引五千兵。同士會等送公子返國。公子謝恩。出朝望絳而進。畢竟後來如何。

批 先見賊板之毒

秦晉令狐大戰。

却說襄公夫人 穆麻也 日抱太子 靈公也在宮中號

北齊列國志傳 卷六

五

舍適 嗣不 主而 外求

畏傷

泣聞秦送雍將至乃抱太子出朝謂趙盾曰先君何罪嫡嗣不立而在外求君言罷放聲大哭拋子於趙盾身上曰先君囑爾奉事吾子今其言尚未絕耳而爾遂背君乎今日不立吾兒吾之子母有死而已遂退入宮趙盾恐懼抱太子謀于卻缺卻缺曰事急矣不立太子則吾等受禍盾曰吾已先遣士會往迎公子雍矣何可再立太子缺曰速遣人止之忽人報秦兵送公子至董陰晉地名矣盾忙會集群臣立太子嗣位是為靈公朝賀已畢盾謂同僚曰國家既立新君不可更受秦兵入城誰敢領兵出拒秦兵者荀林

甫。先克二人愿往。盾遂調二人各引本部拒秦。二人來至令狐。晉地名在河東。遇秦兵下寨。士會不知其故。乃親來見林甫。林甫以事告。士會睜目視曰。議接公子。又是汝等所爲。又立太子而拒我乎。遂拂袖而出。林甫止曰。公乃晉臣。何以爲秦乎。會曰。我受詔往秦。迎雍。則雍是我主。秦爲我靠。豈可背義而忘舊乎。遂出歸寨。林甫曰。士會不肯歸晉。來日必成交鋒。不如乘夜去劫秦寨。方得勝勢。先克然之。遂令二軍披掛。分兵至于秦寨。至當三更。二人殺入營門。秦人不防。備慌忙無措。白乙丙見營中火起。與士會雙馬殺

批詞列國志傳 六

六

秦則 秦不受 冠也

先人有 春 心

出先克迎敵。闔十餘合。林甫大叫曰。公普士會字不宜太痴。何不脇力。攻秦而返。士會在馬上答曰。我接公子。而又反攻秦師。非義之事。决不敢為。荀公休怪。今日却無朋友之恩耳。遂拍馬來攻林甫。林甫麾進諸軍。秦兵有甲無戈。有弓無箭。自相驚跌。死者甚衆。士會見勢不能抵。遂與先蔑擁公子雍奔秦。林甫與先克追至剗首。晉地名斬却秦兵百餘級。公子雍亦死于陣。盡奪器械而還。趙盾大喜。大宴二將。林甫謂盾曰。昔者狐射姑奔狄。趙孟盾之字曾念同僚之義。還送其妻子。今士公普與先蔑與吾儕。亦有同僚之

釋

契執義奔秦故亦請還送其家屬盾曰伯靈林甫之

字重義正合我意遂令衛士護送二家眷屬于秦却

說士會引敗兵奔康公大怒遂欲起兵伐晉士會諫

曰不可晉用趙盾為政有卻缺先克等為將不可輕

舉臣觀夷皋靈公之名自幼舉止無常日後必然失

德不能久容趙盾姑俟數年待其君臣猜忌然後伐

之無有不克康公然之却說楚穆王與群臣商議政

事大夫范山奏曰吾聞晉喪諸將其主又幼可令大

將領兵伐晉以報城濮之仇晉服則其方可圖矣穆

公然之遂令闞宜申即子西也為元帥闞越椒闞伯

抄言列國志傳 卷之六

七

敬

比之孫子文之子為先鋒。太發精兵五萬伐晉。出東門。下大夫大心。子玉之子。夜入中軍。來見子西曰。昔

吾父與元帥。城濮戰敗成王。欲殺元帥。令尹子文也

力諫。方免。今元帥將兵伐晉。晉有趙盾為元帥。卻缺

荀林甫為大將。倘戰不勝而歸。元帥能保其死乎。子

西點頭曰。吾知之矣。大軍進屯狼淵。鄭地即今在頴

州縣。鄭穆公聞楚兵伐晉。使長子龍。次子堅。部兵出

守。一面差人報晉。晉侯聞之。使箕鄭甫為中軍。元帥

士穀佐之。先都蒯得為左右隊。梁益耳為先鋒。發兵

救鄭。先克先且居之子進曰。趙孟乃功臣子孫。不立

便立
行軍

為元帥。又何立箕鄭甫乎。晉侯遂以趙盾代鄭甫為元帥。使鄭甫為副將。鄭甫心怨先克。但在出征。不能報怨。趙盾召集諸軍號令。前往狼淵。哨馬報楚兵打入狼淵城。擒去鄭國二公子。趙盾大怒。促令三軍速進。楚人聞晉兵至。擺開陣勢。以候廝殺。趙盾調先鋒交戰。楚將闞越椒出馬。戰不十合。趙盾麾大軍齊出。楚兵不能抵敵。披靡大敗。趙盾拍馬殺入楚陣。救轉公子。斬首千餘級。鄭甫見趙盾建功。全不出兵助戰。獨先克卻缺二將。殺去接應。盾方得全勝歸寨。乃重責箕鄭甫梁益耳等之罪。送還公子。拔寨班師。箕

所向
無前

鄭甫與梁益耳謀曰。此事皆由先克所致。不斬此賊。誓不爲男子。是夜潛入西寨刺死。先克軍士知覺。報知趙盾。盾欲斬此數人。卻缺曰。不可。箕鄭甫與士穀。刺得四人共黨。若在此斬。必然激變。不如佯爲不知。待歸朝賞罰之際。一網可除。盾曰。然。大軍遂班師。見靈公曰。箕鄭甫以下四臣。故違軍法。臨陣不救。擅殺部將。合該處斬。以戒將來。靈公大怒。令收箕鄭甫。梁益耳。士穀。刺得四人。同斬于市。追贈先克爲中軍大夫。以其子先穀。復其原職。自是國人皆畏趙宣子之威嚴矣。詩云。

果有
感發

病倒
獲

宣子威名如夏日

守公秉正立當朝

同僚相見心神碎

隣國聞知膽氣消

却說楚元帥聞宣申敗兵將近歸楚自思大心之言
 恐被穆王所誅乃密呼部將屈仲歸告曰汝能為我
 效一力乎仲歸曰元帥鈞旨唯命是從申曰我今敗
 兵而歸楚王必然見責詐病不朝倘楚王來問疾乎
 伏中軍帳下刺殺楚王別立新君我奏陞汝高官有
 何不可歸諾申即具病表以上楚王果出問病命至
 中軍子西全不出接左大夫伍參忙諫曰宜申乃喪
 師之帥雖病在身敢自矜傲君王此必有詐我王不

可進中軍。令搜之。果見屈仲歸。挾短劍伏于帳下。**楚**王大怒。令武士斬宜申。與仲歸。而回朝。詩云。

人臣得罪。唯聽辟。

懷逆謀。君笑于西。

盡虎不成。空展爪。

反教六尺。被誅夷。

却說**秦**康公。聞**晉****楚**交兵。而**晉**國將士。自相戕擊。召

士會議論伐**晉**。士會曰。**晉**之謀士。獨趙盾。懷遠。臣聞

盾與蒯得。等結仇。乘其國亂。而伐之。一舉而**晉**可滅。

康公然之。遂令西乞術。為先鋒。先蔑副之。士會為參

謀。自督精兵二十萬。殺奔羈馬。晉邑名而來。羈馬守

臣史駢堅閉不出。連夜入**晉**告急。**晉**侯靈公議論遷

都趙盾止曰(秦)兵乘吾國多亂。故起兵犯界。如若遷
都。必然見怯。請得兵五萬與臣。必破秦矣。公然之遂
與兵五萬。趙盾率兵至羈馬。問史駢何不出戰。駢與
盾曰(秦)兵遠來。糧料必不相繼。但深溝高壘。待其糧
盡而回。然後擊之。可得全勝。盾然之。使荀林甫卻缺
范無恤趙穿盾之從弟各引本部兵。分守四門。毋得
浪戰。自與韓厥胥申日季之子三人。朝夕巡監城池。

(秦)兵不能攻戰。畢竟如何。批守是上策。
晉士會自秦逃歸。

(秦)康公問士會曰(晉)兵堅守不出。我之糧盡。難以久

打言反區三八作 九二二二

持必用何計以決勝負。會曰：臣聞趙盾之弟名穿者，乃晉侯之壻，靈公之婿，自幼輕狂，不知兵事。今聞趙盾使其守東門，若使人在東門，辱罵穿必出戰，一破東門，則三門俱陷，破晉必矣。康公悅，日夜使人，在東門辱罵趙穿，受辱不過來，告趙盾曰：養兵練將，正在備敵，大兵今與秦相持，堅閉不出，非大丈夫所為耳。爾等不戰，我即引本部開東門迎敵矣。趙盾再三誠之，穿始歸守東門。是夜秦兵又在東門辱罵趙穿，不稟中軍。時趙盾為元帥引副將史謙殺出，被先蔑與西乞術雙馬夾困在城下。趙盾與胥臣正在中軍議。

國可 國可 國可

厥有
威氣

事忽聞納喊振天。哨馬報東門守將被困。盾恟令諸將一齊殺出。秦兵勢弱不能抵敵。披靡大敗。晉兵追至河曲。晉地收軍。正欲班師。忽一人突入轅門告趙盾曰：趙穿故違軍法，擅出東門。元帥不斬，示衆是私其弟也。衆人視之，乃趙盾府步軍韓厥也。衆皆爲之惶恐。盾乃改容曰：韓厥直言無隱，義能服衆。喝令斬趙穿。然後班師。衆將以趙穿爲晉侯之婿，元帥之弟，皆下跪保全。趙盾不許。諸將再三哀丐曰：此亦其部將史謙同罪，乞斬史謙，足可示衆。盾又不許。韓厥亦曰：元帥可從諸將之保，方斬史謙，答趙穿，罷其官職。

北言石匣三集 卷之六
大軍班師歸朝。晉靈公大悅，重賞諸將。趙盾告靈公曰：韓厥直言無隱，義能服衆，臣請以中軍元帥讓之。韓厥辭不敢受。靈公遂拜韓厥爲左司馬，使趙盾趙穿各復原職。後人有詩云：

韓厥秉公無避勢

趙宣服義肯辭名

二臣皆是晉邦傑

高出庸夫茹忌心

二人謝恩出朝。趙盾歸而喜曰：晉有韓厥，吾不憂矣。其從臣公孫杵臼進曰：元帥以韓厥爲晉國砥柱，不知士會狐射姑爲晉國之禍患也。盾曰：然則若何？程嬰曰：程嬰亦是盾之從臣，公爲正卿，宜會同僚謀返。

二子士會與狐射姑則晉無所慮盾便欲入朝會議

嬰曰士夫愛惡不同不可在外會議只可托田獵為

名請韓厥卻缺魏顆犖之子三大夫令獵于諸浮即

絳州城此處會議事方不洩盾悅即令嬰請諸將次

日回家賓主會於諸浮酒方半酣盾告三人曰士會

吃酒
不談
公事

在秦狐射姑在狄二者終為國患何以謀之林甫曰
賈季狐射姑之字也功臣之子狐然子也士會晉之

智士二人雖有大罪不可久逐于外可令人請還然

賈季在狄一請便歸士會在秦秦伯知其賢能必不

不肯放必須設計誘之方得其還盾問要用何計忽

打言及臣示作

從伯
壽餘
伯齡

一後生從旁出曰吾有一計能挾士會而歸衆人視
 之乃魏顥之子魏犢之孫下軍裨將魏壽餘也盾曰
 伯齡壽餘之字有何計策餘曰吾單騎入秦詐降秦
 伯誘士會而歸顥曰吾兒不能成此功而歸必斬汝
 壽餘受命而往衆人皆散獨趙宣子與數從者在後
 行至首山河東地界桑林下見一餓夫盾召而問之
 餓夫曰吾乃齊之儒生姓靈名輒官學在絳州三年
 囊金殆盡又沾饑病所以採桑於綠野臥不能起盾
 恤之令取壺飧酒飯遺之輒食而懷其半盾問其故
 輒曰吾有老母在故留奉母盾謂左右曰此孝人也

又賜金帛酒米而歸。史臣有詩云。

綠畝桑穰二月初。趙盾田獵獨歸時。

壺飧不哺濟靈輒。他日何人出禍危。

却說魏壽餘單騎奔入西秦。遍訪士會先蔑國人皆曰先蔑已死。士會已爲中軍參謀矣。壽餘入朝告康公曰。臣乃晉功臣魏犢之孫。今晉國趙盾爲政欺傲同列。前者羈馬一戰。趙穿違法歸朝。反責臣之父。故父令餘特來投降。康公問士會真否。壽餘私自攝士會之足。會雖奔在秦。然心亦思晉。見壽餘攝已足。暗知其行計。救已歸。晉乃詐告康公曰。晉人多詐。此必

相商列國志傳

壽餘詐降若是真降必須以何物獻功壽餘忙出文
書獻曰明公能收壽餘愿以魏之土地獻為進身之
功。昔魏壽餘之祖畢萬從晉獻公伐魏故以地陽畢
封其子孫世食其邑。魏地即今。但臣眷屬在魏士會

口吃 秦國 飯

晉樞臣知其道路乞以士會同臣保取家屬歸秦然
後與兵收魏康公大喜遂令士會從壽餘取家眷士
會詐曰晉人虎狼也倘知臣過晉擒臣刺之則臣之
妻孥在秦者主公又殺之無益于君徒斃于已臣不
敢往也康公不知士會為詐乃曰卿宜盡心而往若
得魏地重加封賞倘被晉公留住送還家口左大夫

繞朝諫曰不可此晉人恐士會用于我國故使壽餘行詐以挾其歸耳康公不聽士會與壽餘慌忙跑出繞朝扣其馬以馬鞭贈士會曰子莫謂秦國無人但秦君不用我言子持此鞭速回若遲回則禍至矣士會拜謝上馬望河東而進 史臣有詩云

策馬揮衣古道前

殷勤贈友止絲鞭

休言秦國無名士

曾奈康公不納言

二人走離咸陽行數日忽有一枝兵僮住前路壽餘視之乃趙盾之子趙朔也三人下馬相見餘曰子何早知朔曰吾奉父命引兵前來接應三人喜不自勝

姑好
和植

批言及臣

卷之六

十四

入朝見靈公士會肉袒待罪群臣正議論間報狐射
 姑自狄逃歸靈公各赦其罪使復原職秦伯亦令人
 送士會之妻子而歸趙盾曰國家多亂皆由文武不
 和今士會與射姑既歸主公宜定例諸臣之爵自今
 以後各抱忠義務要和睦以輔邦家然後定盟以會
 諸侯諸侯服者懷之違者征之則恩威兼著而先君
 言文公之霸可續矣靈公善之於是封趙盾為左班
 上卿荀林甫為次卻缺為下魏顆為右班上卿韓厥
 為次士會為下卿其餘文武各進一級大宴群臣畢
 竟後事如何

批 晉國弓人焉

楚莊王納言定霸

酒至數巡。忽報周大夫尹聃啟至。靈公召問來故。聃

啟曰：國家自襄王頃王嗣位六年，朝綱大政皆是周

公闕。周公後代之孫名闕，與王孫蘇專秉今頃王已

崩，闕與蘇爭政，不立新君，國中無主，故吾來告。授于

盟主，繼文公之業，興師以定周。亂則諸侯誰敢不服

于晉。靈公問于群下，趙盾曰：昔者齊桓、晉文皆由定

天子而服諸侯，今晉為中國盟主，不可不救。靈公遂

令趙盾以平周室。盾至成周，洛陽也，率群臣立頃王

王名班，即位。是為周匡王。奏匡王赦闕與蘇之罪，仍

號大名

復二人原職且曰公等解下朝權由天子自裁務宜和睦以輔周室再有鬪爭吾卽興兵來伐周公閱與王孫蘇皆唯唯受命匡王重禮趙盾趙盾辭歸正是足馬入安天子位

趙盾自是威名振

德義高超出晉臣

趙盾既平王室歸告靈公曰王室既定速傳檄以會諸侯然後以議征討公悅令胥申引五百壯士築盟壇于晉楚界上遣使通告諸侯約本年八月會盟胥申引兵築下盟壇早有人報于楚是時楚穆王已歿其子莊王名旅卽位三年不理國政築九層之臺於

下
美

後宮。左坐楊姬。夫人懸鍾鼓於座右。終日好樂而戀色。自子文已死。闔克以下。因進諫被誅者七十一人。群臣皆畏。絨不敢再諫。及聞晉會諸侯。上大夫伍參下大夫蘇從相謀曰。主上耽淫酒色。不理朝綱。今晉將會諸侯。必然圖霸。此事奈何。蘇從曰。食君厚祿。處于高位。愛其死而不謀其君。非忠臣也。二人侵早入朝。莊王正擁二姬而坐。擊鼓鳴鍾。歡笑自若。蘇從諫曰。臣聞昔者。虞不用宮之奇。而亡。曹不用僖負羈。而敗。桀殺關龍逢。而夏滅。紂誅王子比干。而商喪。此二天子。兩諸侯。拒諫亡國之明鑒。今主上嗣位三年。好

樂荒政。屢誅諫臣。臣聞晉會諸侯。欲吞荆楚。臣荷國恩。而食君祿者。此豈敢自愛。而忍國亡乎。愿我王納臣之諫。罷鼓鍾。而絕女色。總朝權。以圖政治。則社稷生民。不勝幸幸。莊王聞蘇從之諫。意欲斬之。但念其為先朝老臣。不忍殺之。但默然不荅。伍參見莊王不納蘇從之諫。乃從旁進曰。臣昔奉使過曹。見一大鳥。集于枯桑之上。荆棘圍繞其樹。而此鳥竟不飛不鳴。臣問牧夫。為何鳥也。牧夫對臣曰。此痴鳥也。臣問其為何名。痴鳥。牧夫曰。此鳥集于枯樹三年。四圍枳棘漸長。將刺其身。而此鳥竟不飛不鳴。此非痴鳥而何。

蘇武
善諫

莊王悟曰。此鳥三年不飛。飛則冲天。三年不鳴。鳴則
驚人。大夫以痴鳥比寡人。以枳棘比國亂。耶。遂拔佩
刀。斬斷鍾鼓之懸。屏退楊越二姬。便理國事。史臣有
詩云。伍舉蘇從楚。諫臣。閉邪懷善愛君深。
片言一引當時事。激起冲天大鳥鳴。

潛淵讀史詩云。

鐘鼓闐闐。裸美姬。

莊王心志正昏迷。

諫臣不激冲天鳥。

楚國焉能霸晉齊。

莊王既納二臣之諫。絕鍾鼓之音。遠美人之色。謂二
臣曰。寡人失道。以致好樂耽色。幾于亡國。感二子之

今而後不

惟子
是所
者有
如日

諫便加臣為正卿。同理國事。蘇從辭曰：臣才力卑微，不能練達治體。臣舉一人，乃德行兼全，才能俱備。海寧人也，姓蔣，名叔孫敖。王若圖霸，必舉叔孫敖為政可也。莊王大悅，遂令安車駟馬，聘得叔敖入朝。王問其何以治國，叔敖曰：治國莫若報仇。吾楚東征西討，威振荆襄，自城濮一敗，喪師二十萬，國勢漸弱，不能復霸中原。今大王欲復先王霸業，整理朝綱，必先伐晉，以懾諸侯。然初年闔宜申，伐晉兵厄，不能遂其大志。今朝之兵，必須先伐鄭國，以報狼淵之仇。然後長驅入晉，中原唾手矣。莊王善之，遂拜叔敖為令尹。范

山蘇從。伍參闚越椒等。各加級。大發精兵伐鄭。早有
人報知。鄭穆公。穆公令堅守城池。差人往晉求救。是
時晉靈公自會諸侯。國中頗見太平。靈公遂殆其志。
重斂民財。在後宮築九層之臺。盡飾金珠寶翠。三年
不能成功。民亦多有勞力死者。右大夫荀息。仲山
之弟。與靈公奕棋。仲山乘機諫曰。臣能壘十二棋子
于下。又加九鷄子。鷄子鷄卵也。於棋之上。公曰。九鷄
子。加于十二棋上。豈不危哉。仲山曰。明公築九層之
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社稷之
危。有甚於棋子者矣。靈公大怒。遂推棋肩。下大夫屠

危于
卯基

岸賈音古進曰。仲山妄議國政。廷辱當今。合該處死。公遂令荀仲山詔言。自今再諫者滅族。於是諸大夫側目相視。不敢強諫。靈公謂岸賈曰。人身者何物。最靈。賈曰。六根之妙。莫靈于眸子。眸子眼之瞳子也。雖毫毛不能掩蔽。公悅。後于桃園在絳州築高臺。與岸賈各挾一弓。打鳥為辭。詔許下民聚觀。湏臾臺下百姓。蟻聚觀。彈靈公與岸賈。放彈丸。單打百姓之眼。百姓能避者少。其不能避者。雙眼盡被打落。百姓號哭。振天。靈公大笑曰。人皆有眼。汝不能避。尚何哭耶。今再哭者斬。百姓奔歸。少頃膳夫宰夫。掌烹宰之人。

進熊蹯。熊掌也。靈公食之未熟，卽令押出斬之。趙盾

與士會在朝外，詢問其故。膳夫哀告其事，趙盾止之。

遂携士會入諫，畢竟如何好？案又好，彈又好，咳

晉靈公怒逐趙盾

士會曰：我先入諫，倘不見納，則子然後繼之。盾慌，士

會卽先入諫。時靈公見士會單身入朝，知其進諫，伴

為不知，士會進伏于溜。溜，中堂之地也。公曰：下卿士

會為右班下卿，為何議論？會曰：臣非有他故，但愿我

主愛民理政，憂國去讒，足矣。靈公大慚曰：此寡人之

過自。今當從卿言而改之。士會頓首曰：人誰無過，但

諫
伏

改為善。明公改過實社稷生靈之福矣。遂謝恩出朝。士大夫各相慶賀。次日靈公復遊桃園。打彈如故。趙盾聞知。慨然嘆曰。吾為國家正卿。坐視君為無道。豈忠臣乎。遂具表往桃園進諫。靈公覽其表曰。

進諫臣趙盾誠惶誠恐。稽首再拜上。奏。臣聞先王尚德。故列土而表親親。末世角力。特效謀以呈勇。勇竊觀列國之中。我疆最強。諸侯之衆。吾晉獨盛。蓋論姓則與周室同宗。談霸則與秦齊並駕。故勲著王家。桓公輔周而東遷。世主夏盟。文公敗楚于城濮。及至襄公接霸。光振先人。兵出嶺山。擄孟

慨切

明而威播西上甲屯箕邑斬登雲以名動老胡赫赫彬彬可謂善繼志而能強國者也奈何列國未服諸將先終君幼嗣位國勢奄奄(秦楚)縱橫於外不能拒敵群臣妬忌于中未得靖安正主公憂勤惕厲之秋宵旰戒懼之時也然而廢弛乾綱崇臺是務戕賊民命打彈是圖只思金壁煒煌以娛目下之歡不知塗膏霖血終釀未來之禍且萬民爲國家根基斬刈如同草芥六諫乃朝廷股肱誅戮譬若螻蟻此皆讒佞在旁蠱惑聖明之聰奸淫近側醞釀(晉)邦之咎是以臣悼國有累卵之危

不避斧鉞之戮。冒死而進。伏望尚德崇仁。遠奸滯。而理國政。立綱陳紀。親忠諒。以馭朝權。黜罷臺榭。警戒遊玩。外服秦楚。中合諸侯。丕霸功。以紹先業。宏太猷。以振中興。則臣不勝激切屏營之至。

靈公覽罷大怒。便欲殺之。先穀與屠岸賈密諫曰。不可宣孟。趙盾之字爲國正卿。主公殺之。恐招訕謫。不

如姑納其諫。令一力士刺之。庶幾不得誅大臣之過。公然之。受盾諫章。許其次日聽政。趙盾出。靈公問誰可行刺者。岸賈曰。臣保西衛壯士。姓鉏。名麇。者其人膽畧驍勇。如使之行刺。其事必成。公悅。遂召鉏麇。賜

其酒食而往麀挾匕首

短劍也

潛入趙盾之家時當

齊

五鼓盾整衣冠正欲趨朝天色未明坐而假寐不脫

衣而坐者謂之假寐

鉏麀搶入庭前正欲投劍見盾

整衣端笏坐寐待旦乃退而嘆曰趙宣孟

宣孟盾字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殺民之主為不忠承君命而不

能就為不信不忠不信何顏立於天地間哉遂觸槐

樹而死靈公知鉏麀行刺不成憂懼事洩岸賈曰因

事就計方可有成主公許趙盾今早入朝不如詐宴

以酒使甲士埋伏于門外趙盾果然入朝靈公曰孤

承卿等之諫今日出朝聽政合宴文武然後議事群

嘖夫

臣再拜就宴酒過五旬趙盾右邊引車之士名提彌
明者知有伏兵乃歷殿階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而
已今酒過五爵非禮也遂扶趙盾而出靈公逐惡大
而莖盾趙盾嘆曰棄人用畜雖猛何爲提彌明搏殺
惡犬倒戈來攻甲士甲士四起彌明力戰而死趙盾
失却右邊引車之士步走出朝忽一人扶起右輪逃
出城外盾問曰汝何人也其人曰吾乃桑中餓夫承
公之德今日故來相救不通姓名而去盾曰此齊人
靈輒也須臾盾府中甲士漸漸追至擁車逃出城外
趙穿聞盾被難遂率本部殺入中朝靈公知之走入

齊人
不告

桃園趙穿趕人園弒之滿朝文武及城中百姓皆怨
靈公無道及趙穿兵變衆皆不救所以被弒史臣有
詩云晉國山河莫可儔 靈公失德近亡侯

築臺廢盡生民血

打彈宜枯百姓脾

野廢農桑無所恤

邊生烽火不知愁

倉皇禍起蕭牆內

身入桃園遂弒休

東屏先生讀史詩云

颯颯秋風九月天

桃園戈甲孰知先

靈公一伏亡軀劍

趙孟何能脫趙穿

既而趙盾聞靈公被弒荒忙轉朝時朝中群臣議論

長史
書法
尚在

紛紛看告同僚曰國家多亂皆因主幼今文公少子
各黑臀音豚年長且賢合奉嗣立庶幾國亂方息六

卿皆然之遂奉黑臀即位是為成公群臣朝罷散歸

岸賈密奏成公曰趙穿弑先君靈公皆趙盾所謀主

公何不斬此二賊以戒將來乎成公怒賈曰先君失

德皆汝匹夫蠱惑趙盾亦被汝害念汝先朝老臣姑

赦汝罪尚敢鼓舌以惑我岸賈滿面羞慚而出一日

設朝斬却趙穿謂群臣曰鄭被楚圍既久若不速救

難以圖霸六卿然之遂令趙盾為元帥盾辭曰臣年

已老智畧不如荀林甫愿以元帥讓之成公許之更

不
地

以荀林甫爲中軍元帥先穀爲先鋒先穀先軫之子

士會趙朔爲左右翼郤克郤缺之子樂書樂枝之子

佐之留趙盾守國親率大兵十五萬卽日出城行至

扈鄭地名是夕成公卒于軍中荀林甫欲搬喪班師

韓厥曰不可大兵救鄭不幸喪君而遽還是長敵國

之志而墮吾霸也莫若遣兵送棺歸國與趙盾定君

三軍直抵救鄭方可班師衆皆然之韓厥遂奉喪歸

國與趙盾奉其子各孺嗣位是爲景公時國中諸大

臣皆從出征趙盾獨任政事累成憂疾而死史臣有

讚曰趙盾存忠立晉朝 秉公持義濟國強

武官

功名烈振先人德 卓出當時傑者儔

却說救鄭之兵至黃河哨馬報鄭城被楚困久救兵不至已出降於楚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甫問於諸將士會曰救之不及再戰何益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甫善之遂命諸將班師

晉楚黃河大戰

前鋒先轅曰晉能霸諸侯者以其扶傾救難故也今鄭被難大軍坐視而不救非惟墮霸亦失列國來服之心也元帥必欲班師轅愿率本部以建大功遂捨出中軍引本部兵濟河與魏錡趙旃趙嬰趙括五將

守理者

參其
肉其
參其

來追**楚**兵趙朔告林甫曰先穀不惧軍法濟河追**楚**

必然被其挫動前鋒若不速救兵必大敗林甫遂令

大軍濟河屯敖鎬地名在滎陽縣以待交鋒却說**楚**

莊王之兵班師已至邲鄭之地名聞**晉**兵追至衆皆

驚懼下大夫伍參伍奢之父曰昔吾**楚**遭**晉**兵敗於

城濮今日正是報仇之際何不乘勢一戰以削舊恨

楚王曰孤本欲滅**晉**爭奈初與**鄭**戰將士勞苦我欲

漸收軍與之誓曰養操練然後再來**晉**兵既來追我今

不得不戰遂調大軍轉屯于管城下寨忽聞寨外聲

大振哨馬報知**晉**先鋒挑戰**楚**王令勿出敵叔敖曰

身之
從政
署新

暖來
被而
比之

不可吾聞晉用荀林甫為中軍必不能服衆先穀為
 先鋒矜傲不和乘其三軍未集而速擊之必得勝勢
 楚王大悅遂令大軍拔寨出敵先穀正在陣上挑戰
 楚兵奮出大殺一陣晉兵不能抵敵望本陣逃走楚
 兵鼓譟追至敖鑄林甫荒忙無措但令三軍退濟黃
 河當時獨有士會先知晉兵必敗令副將韓穿鞏朔
 備得遊船八百艘安於河口以防接應其他並無準
 備及大軍俱敗十五萬兵一齊挨到岸口舡隻又少
 各要爭先上舡互相攀扯連船溺死者五十餘艘楚
 將伍參沈尹闢越椒一齊殺至其攀舟扯槳者盡被

舟上之兵揮劍亂砍其手掌落於河中片片一似飛
花。號哭振天。楚兵亂殺一陣。死屍填河。河水爲之不
流。後人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

人逐洪波帶血流。

可憐數萬山西卒

盡喪黃河作水囚。

楚兵亦不來追。但奪其器械衣甲。奏凱而還。晉兵及
登西岸。止存八百餘騎。步軍不滿二萬。林甫引敗兵
還。見景公。景公欲斬。荀林甫群臣力保。曰：林甫先朝
大臣。雖有喪師之罪。皆是先穀故違軍法。所以致敗。
主公但斬先穀。以戒將來。足矣。何必妄斬林甫哉。公

大戎者六

也而

又後

林南
以重
林勝
卓

然之遂斬先穀復林甫原職命六卿治兵練將以圖
 報仇群臣各散却說先穀乃屠岸賈之黨每欲作亂
 以專朝權只憚趙盾威嚴不敢行出至是趙盾已死
 先穀被誅岸賈欲謀盡殺趙氏出朝謂韓厥曰趙盾
 弑靈公歸不正罪其子趙朔從征喪敗又歸罪于先
 穀不斬趙朔何以懲衆厥曰趙穿弑靈公何干趙盾
 之事且黃河一敗皆先穀之咎趙朔何知子欲妄殺
 功臣子孫爭奈後世公論不容何岸賈知韓厥不附
 已謀拂袖而歸韓厥知岸賈之謀趨報趙朔令朔準
 備朔曰岸賈乃朝廷嬖幸之臣必欲殺吾吾不與敵

但子決不絕我趙氏之祀。韓厥泣曰：吾自幼蓄于爾家，感爾之恩，貴而忘賤，存我大位，與爾父秉公協力，共佐邦家。縱使讒臣陷子，吾當保全子之家。祀二人，可憐號泣而別。及天未明，岸賈果率各衛甲士圍趙氏之宅。趙朔、趙屏、趙嬰、趙同、趙旃一家老幼盡被誅戮。獨有趙朔之妻，乃晉成公之妹，有孕在身，走入晉朝宮中，居數月生一子。岸賈聞知，令搜宮中朔之門客程嬰，欲保全其子。子問計于友人公孫杵臼。杵臼曰：子以死節立孤，二者孰難？嬰曰：何謂立孤？何謂死節？杵臼曰：立孤，必欲遍搜趙氏孤處，若有人肯抱此孤而逃，以

天煮存趙

可憐

作他國謂之立孤。若又詐以他子獻之，以當其罪，是爲死節。嬰曰：然則死節誠易，立孤實難。杵白曰：君爲其難，吾爲其易。程嬰曰：吾爲者當何忍？累子。杵白曰：吾與子皆趙孟之門客，各受其恩。今遇主大變，豈惜一死而使趙氏絕祀乎？程嬰再拜謝之，遂以已子付與。杵白詐抱逃入山中，程嬰藏匿其孤。時岸賈求趙氏孤，處急程嬰乃入城都，大叫曰：有能與我千金者，卽教其趙氏孤處。岸賈聞知，卽召嬰問其故。嬰曰：公孫杵白者，與吾乃趙宣子之門客，宣子生平厚白，而慢我，故杵白抱其孤而逃。我所以來告岸賈大

復報
孫乃
活真

悅賞嬰一千金。入山並朝公孫杵臼與趙氏
詐孤。其不知真者乃程嬰鞠育為子。岸賈盡殺趙氏
國中橫行。群臣皆側目。不敢相視。却說楚王得勝班
師。大賞群臣。令尹孫叔敖奏曰。昔吾在城濮之敗。皆
因國宋而致宋所恃者晉國而已。今晉兵大敗。若吾
鼓兵伐宋。宋滅晉孤中與之盟在楚為主矣。楚王大
悅。遂發兵圍宋。宋自成公被楚圍得晉文公救解之
後。國勢微弱。成公已歿。子昭公名杵臼亦亡其弟名
鮑。立是為文公。聞楚兵大至。文公欲出城降楚。左司
寇樂呂曰。昔者宋遭楚圍得晉解困。今不告求于晉。

七年十一月

十二

天方
校

而便降楚。他日晉兵問罪將何以對。公曰：何以處之？樂呂曰：只宜堅守，速遣使往晉求救。公曰：誰敢往？晉右大夫樂嬰齊出班，願往。公諾。嬰齊披掛殺關血路，投晉告急。時晉景公正恨前仇，便欲起兵救宋。下大夫伯宗曰：不可。鞭策雖長，不及馬腹。晉自敖，鎬一敗，喪兵十五萬。至今將疲，國虛。楚之兵勢甚銳，焉可與敵。景公曰：若不救宋，焉能圖霸。伯宗曰：不如遣一能言之士告宋，且勿降楚。詐稱我兵將至。楚聞吾之救，至必然解圍。若不解圍，操兵練將救之不晚。公悅。遂問誰能往。宋忽一人自外進曰：臣息蘇使士。宋畢竟

其人是誰。王孫系弟嬰將。子可為人。

晉解楊出使不屈

公視之。曲沃人也。姓解。

音蟹

名楊。字聲遠。衆皆曰。殷

遠抱忠心。不貪大位。執古道。不求名譽。非此子則不可往也。景公許之。解楊遂與宋使辭謝出城。將至衡

雍。鄭地名

忽有數十遊騎奄至。問是何人。解楊以其

實告。遊騎遂擄解楊而去。宋使樂嬰齊尚差三五里

聞知。遂匿林中。方得脫難。原來此數十遊騎乃楚王

差出打探者也。遂囚解楊。來見楚王。楚王見解楊峩

冠博帶。顏色端莊。又且聞其名譽。乃親出轅門。釋其

上平水國志傳卷六

縛縛延入中軍。賜坐。問曰：大夫欲往何國？吾左右不識。高士肩犯行軒。萬希恕責楊亦知其挾已。乃正色而告曰：臣奉寡君之命。往寬宋氏教。其堅守城池。不可出降。楚王曰：大夫乃高明之士。懷仁慈之德。此回入宋。萬望改晉侯之命。教宋公出降。免致屠陷生民。豈不美哉？解楊對曰：大王倘不納三國之怨。解圍班師。庶免刀兵不動。果欲圍宋。臣當入宋報知。使其堅守城池。操練士卒。以待吾兵一至。然後與大王交鋒。焉敢改命。而令出降乎？伍參從旁出曰：解楊抗拒吾主。何不梟之？楊視參曰：人臣事君。知奉其令而已。何

楚王
驛車

謂抗拒楚王笑曰聲遠之言是也然吾治兵百萬圍宋三匝宋城陷于目下大夫更令勿降則是徒苦生民而已。頃大夫一言教宋公出城降楚免却全城之命亦大夫之德也。解楊本欲不從然在其掌握之中不得不從乃詐許曰諾于是楚王厚宴待之令高車駟馬送解楊至宋城下密令將士守護不與入城。解楊至城下大呼宋侯宋侯在城上相見解楊躬身謂宋侯曰吾乃晉大夫解楊是也奉使來告汝國且勿降楚吾晉之救兵不日將至矣。楚之將士聞解楊不以舊辭齊喊一聲擁解楊而去。宋文公急令亂箭下

射楚兵奔走有步軍養由基駕上勁弩望宋公滿射
一箭宋公應弦落馬倒翻城下諸將救入朝去却說
楚兵捉解楊來見楚王楚王責其改辭之罪喝令斬
首解楊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奉命爲信臣
職在晉故但知奉晉侯之命而已豈敢改命而布大
王之令乎楚王立命斬之解楊脫衣伸頸了無惧色
孫叔敖曰解楊辭氣慷慨有忠臣之風况人臣奉使
各爲其主乞大王赦之楚王俛思良久令整衣冠賜
其車馬而還後晉杜預讀春秋左氏傳至此有八句
讚曰解楊豪傑士 重義若丘山 奪帥吾知易

審者
右信
臣下
勇死

摧威却不難。精金堪百煉。璧玉可重全。

雖蹈虎狼穴。執辭不變顏。

唐人姚鵠有詩云。

楚戟林林困宋時。解楊出使只單騎。

堂堂正氣威難屈。耿耿丹心勇怎欺。

欵曲安能摧虎豹。盤桓談笑傲鯨鯢。

人臣止信行君命。生死鴻毛總不知。

解楊既出。叔敖曰。可令速。緩則晉之救至矣。楚王

然之。傳令四門急攻。毋得。城中糧米皆盡。薪水

俱無。百姓餓死者如山積。至于易子以食。言不悉自食

其子則與他人相換其子殺而食之折骸而炊就折
死人之骨爲薪而燒號哭之聲振動天地時宋公又
被養由基射中一箭不能起朝聞楚兵攻城甚急百
姓又饑乃謂下大夫華元曰城池將陷救兵不至吾
豈忍困百姓哉汝可出城令楚兵暫退一舍我當奉
表出降華元從城上弔下來見楚王王問來故元曰
敝邑受圍日久城中易子而食折骸以炊寡君不忍
以虛城而陷百姓將率文武出降然城下之盟不敢
奉命乞退兵三十里姑容奉表出降楚王惻然嘆曰
噫此寡人之過也遂令退屯三十里次日宋文公與

楚師
方壯

群臣素服銜璧膝行至軍門楚王親扶而起左大夫
潘崇進曰宋既納降遷其舊主滅國而還可也楚王
曰齊桓晉文皆能繼絕所以成霸宋既納降足矣何
必滅其社稷遂受降表使其君臣復治宋國但不許
更事于晉宋公君臣拜謝歸朝大軍遂班師此楚莊
王之好處也後史官有詩云

春秋列國相吞併

絕滅山河若等閑

宋室既傾如反掌

大哉楚子保人全

楚王既班師歸國大宴群臣俱各陞賞居數月周王
定王也頃王已死子匡王立
六年而崩其弟立是爲定王
差使者至楚子迎入此

人畢竟是誰氏為先君是成子而已楚氏不好哉

養由基百步穿楊

楚王迎入使者問其來故使者曰今有伊洛二水名

在河南之戎胡人陸渾胡人之姓大王有兵二十萬

圍周甚急欲奪江山天子以大王伐晉服宋威振中

華故遣臣來告急乞大王興兵定周滅戎以安中國

楚子令退姑容商議周使出楚子問于群下叔敖曰

齊桓晉文能霸中夏皆因尊周攘狄故也今周王有

戎狄之亂大王掃清胡虜以安王室則中國歸盟矣

楚子善之遂欲興師救周叔敖又曰胡人全以弓弩

山林

為強我南人不慣弓矢今欲征胡必先操演騎射擇
其能射者為先鋒方可出兵楚子次日出城操軍令
三軍擺為左隊不必操演長鎗短劍但試弓弩懸先
鋒印一顆于轅門有能連射三箭中紅心者即許掛
之道猶未了閃出一員大將頭戴勇字盔身披黃金
甲挽弓駕箭望紅心連中三矢衆軍喝采原來闞班
之子子文之孫姓闞名克黃也楚子見其連中三矢
喜不自勝曰還是將門之子遂拜克黃為先鋒便掛
其印忽前軍隊中閃出一將身穿唐猊甲頭戴鐵兜
鍪大叫克黃留印待我來掛衆視之乃潘黨之子潘

漢 趙 趙 趙

崇之孫前將軍潘旭。音匡。潘旭走見楚王曰：三箭中紅心，此兵家之常，何足爲勇？臣能一箭貫透七重鐵甲。吾王如不信，許臣試之。楚子令諸將各卸鐵甲，疊作一重，令潘旭射之。潘旭挽滿鐵背弓，架上鑿山箭，離鐵甲五十餘步，端射一矢，直透七重鐵鎧。衆軍鳴金喝采，連箭帶甲獻上。楚王大悅，遂取先鋒印與潘旭。潘旭正欲掛印，忽步軍內閃出一卒，身高八尺，膊潤一圍，來見楚王曰：一箭貫七札，此特兵家之勇，何足道哉？教場前有一樹楊柳，臣請先射鐵甲，再射垂楊，乞以此印與臣掛之。王問其名姓，叔敖進曰：

穿楊
技射
聽手

此臣部下小卒姓養名由基昔日箭倒宋公正是此
士楚王大怒曰無名小卒敢與大將爭權喝令斬之
叔敖諫曰不可自古名臣顯將皆起于卒伍今大王
欲募騎射征胡何拘其出身卑小也楚子息怒令由
基試之能則掛印不能則斬由基兜起奄心甲架上
連珠箭去鉄甲八十步端發一矢直透鉄鎧鼓角齊
鳴衆軍喝采由基又引弓去楊柳百步大叫曰吾此
一箭不射柳樹第一榦第五枝之第三葉立誓不爲
人道猶未了弦响箭到果然第一榦第五枝之第三
葉楊柳穿箭而落三軍看見各各失色搖頭叔敖令

取鉄甲與柳葉獻上曰夫克黃三箭中紅心則明有餘而力不足潘旭一矢貫重鎧則力有餘而明不遠由基百步穿楊一箭徹甲兼二子之能先鋒必須此人可做楚王大悅遂用養由基爲先鋒後人有詩云

拂拂東風動綠楊

由基試罷向沙場

一弦穿落枝頭葉

百步威名在此揚

楚子以叔敖爲元帥由基爲先鋒以克黃潘旭爲左右隊伍參沈尹爲保駕留闔越椒守國大發精兵二十萬望成周而進對虜營二十里下寨却說陸渾大王正攻周成聞楚兵大至令部將馬光壽馬光吉二

人挑戰楚令前部副將子反各側字子反卽楚王之族迎敵。鬪上數合。未分勝負。兩下收軍各歸本寨。次日由基親自出馬挑戰。只聽一捧鑼响。戎陣推出一員大將。豹頭燕額。虎項狐睛。使一柄開山斧。渾似半月離雲。坐下一疋紅鬃馬。恍若天神下降。由基視其旗號。乃陸渾大王之子。繡麒麟也。由基挺鎗大罵。胡狗不遵王化。反敢擾亂中華。若不速降。教汝種類不留。綉麒麟聞知大怒。更不打話。拍馬直取由基。由基輪鎗抵架。戰至五十餘合。不分勝敗。綉麒麟接住銅斧。架滿神弓。望由基左目射之。早被由基瞧破。從馬

眼快
手快

箭
中
快

下翻身右手搶箭即挽弓回射麒麟之目麒麟亦在
 馬上躲過又抽箭望由基之額連發三矢由基縮頸
 避過馳馬搶下三箭大罵胡狗焉敢在吾根前戲弄
 手段平綉麒麟正答答之間却被由基偷射一箭中
 於馬膊馬失前蹄麒麟翻落由基橫槊便刺麻光壽
 殺出救起楚將亂殺一陣斬胡人五十餘級兩下收
 軍次日綉麒麟換馬又出由基正欲出陣叔敖忙令
 小卒止之由基入告正欲廝殺元帥又何止之敖曰
 吾知戎兵今日有備故止之少頃哨馬來報有二枝
 戎兵伏于翠雲山在河南府城西北下見吾兵不出

今卽引歸叔放笑曰果不出吾所料又數日由基問

曰吾兵遠來久不決戰恐糧盡必悞大事叔教然之

令取成周河南府山州地名也之地與晉與蘇從逼

觀一夜從曰常用狼煙破虜之計次日召集諸將謂

曰滅戎定霸在此一舉汝等此回進前決戰者重賞

知退而畏縮者腰斬示衆諸將皆唯唯受命叔教卽

令左軍都護沈尹引兵五千抄出陸渾山在河南嵩

山不許交鋒只宜顯張旗幟詐稱劫戎大寨又令右

軍都護伍參曰此去陸渾山前各地各駱駝崗亦在

嵩山其處要險無樹木縱橫十五里皆是蘆葦草汝

引本部兵一卒要狼烟鉄銃十日五卒爲一總十步
置一總橫列一字障擺于岡尾但見戎兵殺至方許
舉起狼煙令養由基逆戰克黃潘旭副之又令子重
子反各引五百壯兵轉運箭矢于崗之東南以備應
用諸將奉計去訖次日綉麒麟又來挑戰由基出馬
大罵胡狗再敢出馬挺鎗便刺一人戰至二十餘合
又無勝敗綉麒麟謂由基曰汝能膠射又能避我流
星乎由基曰兵器乃將家之用何所不能麒麟按住
銅斧取出流星銅鎗縱橫拋舞要打由基由基又用
一枝鎗左回右抵槌並不能近身槌打鎗處渾若流

根烟
一放
馬
直出

星射月鎗架槌處一似巨蟒爭珠二人又戰十餘合亦無勝負少頃一起小卒在麒麟馬後報曰楚兵已劫我取大寨矣麒麟更不戀戰殺回家救寨由基緩追之戎卒拔寨且戰且退至次日丑時歸至駱駝岡口楚兵鼓譟而追是時天色未明咫尺不能相通伍參聞戎兵將至崗下先發一砲數萬狼烟一齊舉火聲動山岳火焰漫崗戎人只靠馬上廝殺此馬行却一日一夜又饑困乏及聞狼煙銃响一齊驚跳戎兵盡翻岡下烟霧漫山楚兵斬之如刈草芥綉麒麟荒忙殺轉由基在火光中端射一箭麒麟落馬衆手

斬之由基與潘旭立于岡口逃出者一人一箭其不能出者盡喪狼煙火中號哭之聲振聞十里二十萬將卒盡死于駱駝岡下詩云

赫赫狼煙十里紅

戎兵戰馬躍驚空

駱駝岡下東風起

助起由基滅寇功

由基截住岡口沈尹伍參又從岡尾殺回收盡鉄甲器械然後班師叔敖謂楚子曰不可遽回要朝天子獻戎俘方表攘夷安周之功楚子然之遂收戎人首級入周來朝不知後事如何

批 不逞強駝岡即破楚麒麟

為字 為教 鼎用 典刑

鬪越椒謀反被誅

(周)定王大宴(楚)子賜其彤弓寶劔命爲侯伯得專征
伐(楚)子再拜謝恩出朝定王又令大夫王孫滿賚金
帛十車往(楚)寨犒勞三軍(楚)子素有吞(周)之意未敢
動兵及王孫滿至相見禮畢各叙殷勤(楚)子問曰吾
聞武王伐紂遷九鼎于(周)成王定之于郊廓吾並不
知其輕重與大小然其鼎輕重大小可得見與王孫
滿對曰在德不在鼎也昔者禹王鑄此九鼎以鎮九
州及至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及後紂王暴虐失德鼎
又遷歸于(周)成王定之于郊廓卜世三十歷年七百

今來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
默然再不敢問 史臣有詩云

九鼎相傳三代承 興亡係德不由輕

楚莊謾起吞周意 天命還從姬氏親

潛淵讀史詩云

夏禹方亨盛德初 九州救伯貢方圖

收金布物昭王業 鑄鼎象形鎮帝都

遷徙不緣輕重處 興亡專係亂姦時

奸回楚子休相問 八百蒼姬未可私

王孫滿勞軍已畢相辭出寨楚子遂令班師歸朝却

有改 王改 步之 應

封家 何長 何長 何長

子文

說楚大夫鬬越椒乃子良之子子文之侄也楚國故
 家大臣獨鬬氏最盛鬬越椒常怨莊王不陞已官謀
 欲作反至是天師征戎遂與族弟鬬班子文之子商
 議謀反鬬班不從曰夫我鬬氏世受楚國爵祿此乃
 喬木老臣焉可背反哉越椒見班不從恐其洩露已
 謀及拔劍來斬之鬬班大叫曰伯棼伯棼越椒之字
 欲謀反耶吾恐鬬氏之鬼絕祀矣言未訖頭已落地
 矣越椒既殺鬬班遂率本部將卒伏于皋澣楚地名
 待楚子班師以候殺之楚軍歸至皋澣越椒橫鎗勒
 馬振甲披袍殺出截住王駕莊王認得是越椒不知

策心
箭亦

其由乃問曰伯棼欲何為耶越椒大罵無道昏君我
 欲誅汝守國潘廙從旁捨出來斬越椒越椒更不戀
 戰抽一勁箭直望楚王歸慢射之楚王躲過其箭貫
 於車蓋王車之蓋越椒又抽一矢望王心胸射之楚
 王又躲其箭直透重鎧孫叔敖以王旗麾進諸軍養
 由基拍馬來取越椒二馬戰上十合潘廙夾攻越椒
 措手不及被由基斬于馬下楚令無收降卒盡斬于
 皋澣時闞克黃子文之孫在軍中從征見越椒謀反
 被誅荒忙跪於駕前請罪伍參曰一人作反九族當
 誅乞大王盡滅闞氏之族以戒將來楚王曰闞伯氏

去草
不去
根草
當生
復生

子文之父與穀於菀子文名有大功于楚豈忍絕滅

其祀參曰越椒作反克黃諒其必知大王何必念舊

楚王問克黃知其謀反否克黃乃奏曰臣不知也但

臣聞越椒初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臣先祖子文知

其必滅闔氏命其父子良除之其父不聽臣又聞臣

父卽班為諫其勿反亦被所誅至于今日果然覆宗

絕祀臣不敢辭死楚王惕然曰子文真賢人也吾豈

忍絕其祀乎下令獨留克黃以存闔氏之祀令大將

養由基引本部兵圍闔氏之族無分老幼盡行勦滅

不留越椒之子名苗賁皇走降于晉後人有詩云

闞氏原為楚世臣

越椒何事苦謀心

逆師一戰亡皋澣

身死家亡祀亦傾

楚王班師歸朝抽越椒二矢之箭視之狼牙為狼豹

齒為鏃鋒銳不可當乃召克黃問曰越椒此箭為何

而得克黃曰此先君闞伯先從先王楚文王伐戎收

此二箭號為穿將鵠箭名一射能抽出人之肝臟故

臣先祖藏之以為家寶至此越椒謀反盜而用之楚

王聞其說解下衣袍血浸重鎧慘然自覺驚懼是夕

病死時周定王十六年秋七月上旬甲戌也群臣奉

其子各審嗣位是為共音恭王史官讀曰

周存
周年

楚實
楚族

春秋

春秋五霸

齊晉為強

地甲中土

其勢莫當

嗟嗟熊楚

僻處荆襄

欲盟列國

阨不能昌

召陵戰敗

城濮竄亡

屢舉屢困

獨守南方

卓彼莊王

異出父祖

納諫任賢

修文演武

一戰鄭下

再征宋舉

敗晉黃河

赫振軍旅

攘狄安周

寧我中土

續成霸功

紹起祖武

威振當時

名傳萬古

又評曰

五霸之中楚常爭長然值中國有人不能逞志至
于莊王改過納忠禮賢從諫故聽蘇從伍參之言
輒屏女色鐘鼓之樂文臣叔敖武用由基四戰遂
成春秋之末霸者宜哉 田 臣 宗 抄 卷 之 霸

晉程嬰立功自刎

(楚)共音恭

王卽位封叔敖為上卿養由基為殿前大

將軍其餘將佐各加一級叔敖曰我國初霸(宋)鄭始

叛(晉)而來歸宜以德禮綏服凡有凶吉互相弔賀今

先王初喪宜遣使報知于二國共王然之遂遣使入

(宋)鄭報喪早有人報知于(晉)時(晉)景公自邲一敗國

中兵耗糧盡。每欲興兵報怨。爭奈卻缺士。會荀林甫數箇老臣。皆相繼而死。是以數年以來。君臣歛手而待。雖鄭宋背盟。降楚亦無奈何。至是聞楚莊王卒。欲謀興兵復霸。韓厥進曰。欲復霸業。必須要追立功臣。子孫趙衰有勲烈。趙孟有忠義。而使其宗社覆絕。則忠臣義士。各相解體。雖欲復霸。焉可得乎。景公問曰。趙武子。趙朔之謚被岸賈所誅。子孫無後。教其人復立誰乎。厥密奏曰。岸賈作亂。趙朔之妻有遺腹之子。藏於公宮。其客程嬰以已子出首。其趙氏真孤。各養育於嬰家。今年已有十五。明公如念其先人勲烈。則

當立之。使趙氏不絕其祀。亦明公之賢德也。景公大
 悅。便差使召趙武入朝。時程嬰朝夕在家教趙武修
 文演武。以圖報怨。及聞朝命。二人即日來見景公。景
 公欲封趙武為下軍大夫。趙武泣而辭曰。臣父竭力
 以事先君。遭讒臣妄滅。臣族今讒臣當權。臣父之仇
 一。族之恨。俱未申報。而令臣安享富貴。臣不敢當也。
 於是荀瑩林甫弟荀息之子士燮士會之子郤克郤
缺之子欒書欒枝之子韓厥魏顆魏犇之子諸卿皆
 告曰。屠岸賈在側。趙武嗣位不安。請主公誅此讒賊。
 然後趙氏方敢受職。景公然之。令收岸賈斬之。使趙

武就職趙武又辭曰臣無罪而親族不分老幼盡被岸賈所滅今斬岸賈何慰臣之親族於地下乎景公曰岸賈雖然擅殺大夫亦爲討弒先君晉靈公之賊今旣被戮足矣何可更滅其族五卿已上士燹五人又告曰岸賈專朝命而妄戮功臣之族天祚其忠使程嬰存一趙武以報其仇今明公止戮一賊而欲消數百口之冤寃非臣所知也岸賈本景公嬖臣不欲滅其宗族見人心不服不得已令衛士收其宗族斬之朝命方出五卿之吏卒喊殺振天爭先捨入岸賈之家其宗族不分老幼一口不存頃刻間斬訖來報

到頭
終有
報

滿朝文武及都市百姓鼓舞稱賀。於是景公使趙武就職。趙武又辭曰：臣遭岸賈之變，尚在懷孕，使無公孫杵臼死節，程嬰立孤，韓厥保後，則臣焉至今日。然杵臼已死，程嬰韓厥尚在乞先封贈三子，則臣方敢就職。景公卽追贈公孫杵臼爲下軍都護，陞韓厥爲左班正卿，封程嬰下軍大夫。程嬰力辭不就職。景公問其何以不受。嬰曰：臣在趙宣孟門下，受其厚恩，及其遭亂，臣非敢愛生，但恐主家絕祀，故緩死十五年。今荷主公仁明立臣主，後使趙孟不絕，臣愿足矣。臣當死于地下，上報趙孟之恩，下報杵臼之義。臣何敢

貪祿而更存于世哉。言罷拔所佩之刀當殿刎死。
太史公曰。

程嬰重義士。

慷慨出人先。

忍死無虧行。

偷生不愧天。

立孤十五載。

播德萬千年。

一報先人恨。

便傾地下泉。

精神貫日月。

氣節動山川。

程嬰重義士。

慷慨出人先。

又東屏先生讀史詩云。

襁褓初維趙氏兒。

萬金求購事機危。

後先得死助庸濟。

豈必當年面受遺。

景公見程嬰。刎死嗟嘆不已。追封爲下軍大夫。命趙

世說新語卷之六

赤心 為主 存孤 報定 仇恨 以雪 不食 絲而 自刎 其烈 于哉

武以大夫之禮葬之。趙武悲號不已。為其親服。斬衰。

景公會群臣。議論伐鄭宋。六卿皆曰。諸侯聞楚初霸。

皆要叛。晉降楚。不但鄭宋。宜遣使遍告諸國。其不受。

晉盟者。然後伐之。公然之。差士燮往魯。魏顆往衛。卻

克往齊。三使受命出朝。却說齊自孝公以來。國勢奄

弱。不能再振。桓公之業。百有餘年。歷六公。孝公昭公。

懿公。惠公。頃公。頃公者。乃桓公之從孫也。趣時附勢。

於其間。晉勝則順。晉楚強則降。楚至頃公之時。楚莊

王敗晉于邲。遂叛晉而降楚。頃公好色。雖臨朝。常以

美女數十。列于左右。上大夫人晏弱。晏平仲之父。屢諫。

不美
不美
人美
人美
克耶
克耶

頃公不從。及報(晉)大夫卻克至。晏弱來諫。不知所諫如何。
批 一笑傾城昔弓弦哉

晉卻克堯腸大戰

齊侯問曰。卿諫何事。弱曰。請屏美人。然從。召克。頃公不從。曰。美人畏克耶。弱曰。非也。臣聞卻克狀貌醜陋。美人見之。必笑。若晉置大國也。倘笑其大夫。必招征伐之患。所以臣請先屏美人。而後召卻克。頃公大怒曰。(楚)方強盛。何畏一(晉)哉。遂不屏美人。召卻克入朝。頃公問其來故。克曰。寡君以(晉)與(齊)中國之唇齒。今(晉)不幸初敗于(楚)。或言(齊)叛夏盟而降于(楚)。寡君茲欲

批言反國志得 卷之六

四正

嬌娘 笑倒 醜漢 忙走

興兵復霸。遣克請齊。示下頃公曰。晉楚更霸。其勢迭興。吾齊僻處海濱。不能與晉楚爭長。但霸在晉則順。霸在楚則順。楚汝。晉能獲霸業。吾齊焉敢不從會。卻克辭命將出。其美人見其醜陋。果然大笑曰。吾聞晉國有好人物。若卻大夫者。形古貌怪。殆魑魅之屬耶。卻克含辱而歸。晉景公聞齊國之事。卻克對曰。臣觀齊意。將背晉降楚。若不速征。恐引動諸侯。少頃士燮魏顆自魯衛還。言魯衛皆不降楚。景公大悅。遂拜卻克為元帥。士燮樂書為左右翼。趙武為先鋒。大發精兵十五萬伐齊。哨馬報知齊侯。問于群下。晏弱與

高固。高。後。之。從。孫。皆。白。齊。與。晉。皆。中。國。諸。侯。不。宜。相。戮。楚。乃。荆。蠻。之。國。不。可。與。之。相。親。望。明。公。往。晉。會。盟。免。動。干。戈。可。也。頃。公。然。之。忽。一。人。自。外。進。曰。楚。兵。帶。甲。百。萬。橫。行。中。國。齊。不。附。楚。而。附。弱。晉。豈。不。謬。哉。若。能。以。百。萬。精。兵。付。臣。臣。敢。退。晉。衆。視。之。乃。東。海。人。也。姓。郟。名。夏。見。爲。下。軍。大。夫。也。頃。公。大。喜。遂。以。郟。夏。爲。先。鋒。逢。丑。甫。爲。保。駕。親。率。大。軍。十。萬。拒。晉。又。差。使。者。往。楚。往。秦。求。救。大。兵。與。晉。兵。遇。於。鞞。齊地相對。二。十。里。下。寨。次。克。打。戰。書。入。齊。齊。頃。折。而。覽。曰。晉。乃。姬。氏。親。族。齊。乃。周。室。功。臣。其。相。爲。霸。王。以。主。

得正
這說

夏盟者皆攘夷尊周之意也。故我文公敗楚于城濮，傳之桓公，服楚于召陵。世世定誓，永期相救。奈何我兵初敗，爾齊卽叛，晉降楚。夫以千乘之國，屈膝以事荆蠻，豈不上愧齊桓，管仲哉！今治精兵十五萬，戰將五千員，來問背盟之罪。如若執迷不悟，約來日辰時三刻，摩笄山下，兩兵一接，決定雌雄。止此直布，餘不多自。

周王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壬申，晉東征，大元帥郤克書。

齊侯覽罷大怒，裂書於地，斬其來使。次日親自披掛。

好將
軍
但畧

出馬大罵郤克匹夫何不出馬打話。郤克橫鎗殺出。
二馬正鬪之間，齊先鋒邴夏暗射一箭中郤克之腹。
郤克倒翻馬下，韓厥收起，令解張解楊之子保之。韓厥抵住，齊侯郤克抽箭，腸出五寸。欲令收軍，解張曰：「三軍耳目在於旗鼓，齊之兵氣方銳，我若收軍，彼必乘勢追擊，大事去矣。」克曰：「我腸被箭所傷，我暫息中軍，汝等盡力敵住。」一陣，解張曰：「元帥者，諸將之表中軍，欲息誰肯爭先？」元帥之傷小，國家之事大。愿元帥奮起神威，激勵將士。郤克乃抖搜精神，以掩心甲，兜住箭傷，拍馬殺入陣中，左衝右突。齊兵不能抵敵，逢

丑甫拍馬來迎被克一鎗刺於馬下。邴夏高固雙馬
 又戰不住。卻克亦不戀二將之戰。直望齊侯殺來。齊
 侯力戰數合。不分勝敗。卻克箭傷復裂。輒以衣袍搵
 住。奮力又戰。齊侯不能抵敵。棄戈東走。卻克大呼我
 不擒姜無野。齊頃公之姓名。誓不回軍。駕馬直趕齊
 侯。走入金輿山。一名單不仁山。即今在山東濟南府
 東北一十五里。下至華泉。華泉在金輿山下。時當盛
 暑。馬困于渴。見華泉伏地飲泉。重加鞭策。亦不肯起。
 卻克趕至。差五里。齊侯大叫天亡我也。步走里餘。遇
 副將高固。接住以他馬載公。走入金輿山中。其山虎

牙傑立孤峯特起週圍百餘里怎見得

唐人李白有詩為證

昔我遊齊都

登華不注峯

范山何峻秀

綠秀如芙蓉

瀟洒古仙人

了知是赤松

借餘一白鹿

自挾兩青龍

含笑陵倒影

欣然愿相從

郤克追至山下不見踪跡欲殺入山又恐齊人有伏

少刻晉兵一齊趕至郤克傳令大軍三圍金輿山齊

將至欲入救主者皆被晉兵截住內外不能相通困

旬有餘齊侯軍馬無糧秦楚之救兵又不至令高固

出見郤克言奉降表乞退圍兵以尋舊好郤克不從
欲斬高固務滅齊國韓厥曰盟主無絕人之心齊侯
若背楚歸晉足矣何必覆絕其國郤克原被齊侯婦
人所笑常懷其恨及聞韓厥之言乃謂高固曰姑赦
爾國君臣之死令蕭姬來質然後放汝君臣返國蕭
姬齊頃公之母惠公之妻蕭氏也高固對曰蕭姬乃
寡君之母也五霸樹德教人忠孝今子欲主夏盟而
質人主母是教人不孝也欲合諸侯不亦難乎郤克
悟受其降表令大軍盡收齊地之麥而歸齊侯出收
其餘兵而還後人有詩云

山西晉地山東齊

齊乃功臣晉共姬

更霸同安諸國業

合盟曾攘四方夷

本當協力扶神器

何事參商動戰旗

痛惜金與山下路

縱橫高積幾多屍

晉兵班師歸至輔氏澤

地名在晉地忽前塵頭蔽日。

滅殺連天。晉兵不知為誰列開陣勢。哨馬報秦伯。康

公已死秦桓公也

遣大將杜回前來救齊。郤克問誰

敢出敵先鋒。趙武愿往戰。不數合。敗歸。見郤克。克又

問誰敢當先。魏顆進曰。伐齊之兵。吾未建立一功。愿

引本部兵。生捉杜回。郤克許之。顆即披掛出馬。遠望

相言及臣示作

向勢
好不
聚

捏鼻
做梦
否

秦兵旗下。一將牙噴銀鑿眼。突金睛。用一柄莫邪劍。
名劍。圓兩行。校刀手。凜凜然。渾如狷翼之虎。魏顥見
 了。一時心慌。未敢向前。移時。杜回疋馬單刀。殺入晉
 陣。魏顥遮攔不住。大敗而歸。本寨欲入中軍。請兵相
 助。原又說過。不敢妄請。悶悶不悅。杜回數數在外挑
 戰。魏顥之弟。魏錡。欲請出敵。顥不許。只令堅守營壘。
 待設計行兵。錡出。顥思計坐至三更。假不而寐。忽夢
 一老人。似庄家之狀。又不通名。進前告曰。將軍屢被
 秦兵所困。來朝將軍引戰于輔氏澤左十里草場上。
 吾當力助一陣。必然建功。顥覺乃是一夢。召錡告其

唐德
上表
不是
打渴
體

夢中之事魏錡以爲虛妄之言不可信之以陷大事乎。穎曰莫非此地神靈默助。晉室吾從之。次日披掛引本族弟兄之兵馬。膊不離列陣于輔氏澤左十里草場上。杜回果來打陣。魏穎接住一陣。鬪至十餘合。穎之刀法又亂。魏錡拍馬來攻。杜回左衝右突。晉兵抵當不住。披靡大敗。走上五里。杜回拍馬來追。晉兵走馬如飛。回之馬一步一跌。晉兵回頭視之。見一老父在場中結草以套。杜回之馬。穎信夢中之事。以刀招轉大軍。殺轉杜回馬。仆翻于地下。被穎活捉而歸。解見郤克。郤克斬之。立穎爲破秦第一之功。大軍班

師穎歸本寨是夜又夢老人曰吾非他人也乃魏武
子魏犢也嬖妾之父也蒙將軍從父治命嫁吾之女
不以殉葬故今日結草以報汝恩也穎覺乃悟其事
漢太尉楊震有陰德讚曰

德種心苗

必福其裔

賢哉魏穎

從父之治

帥師破秦

老父結草

吾信蒼天

惟德是報

又潛淵讀史詩云

作德常云自日休

循環昭報等分毫

賢哉魏穎從先命

感動翁靈結草耐

我朝成祖文皇帝陰隲讚曰

當年為殉命諄諄

嬖妾倉皇分殞身

魏顛若非遵治命

那能復作世間人

老人結草意殷懃

不忘當時活子恩

作善由來天有報

聖賢垂訓豈虛言

大軍至絳州。景公親與文武出城迎接。怪風大作。天
日昏迷。景公驚懼。忽有一魅。藍面赤髮。跳進駕前。夫
罵曰。無道昏君。妄信讒臣。殺我功臣。子孫陷我。不得
輪迴。我必生嚼你之肉。景公大惧。問曰。汝何人也。魅
曰。吾乃趙氏祖先。公曰。吾已立趙武為卿矣。何謂陷

素曰 不食 新笑

巫言 新詩

汝魅曰吾孫雖立汝又不追封趙氏使我三代之冤
趙衰趙盾趙朔也 百口之冤盡作無依之鬼幽奄於
九泉我必嚼你之肉而後已言罷將銅槌來打景公
景公大叫群臣救我援佩劍欲斬其魅妄劈自己之
指羣臣不知為何慌忙搶劍景公口吐鮮血不省人
事未知性命如何

批 百口之冤 出 危之 觀 念之 必 申

晉士甸青年進計

群臣扶駕而歸時大軍歸朝卻克箭傷腸出不能復
收亦病將危眾卿 士燮趙武等 相謀曰國君被魅元

師將危非邦家之福當若何如處之魏相 錡之子曰
吾聞秦有醫士姓高名緩者能攻內外之症善達陰
陽之理乃當世之名士見爲秦國太醫若救吾之君
臣非此人則不可也衆曰秦乃吾之敵國豈肯放良
醫而救吾君哉相曰救災恤隣古之善道吾請掉三
寸之舌必得高緩歸晉衆許之魏相卽日治裝往秦
秦桓公問其來故魏相曰寡君不幸而沾狂疾聞盛
國有良醫各高緩者有濟活之能故臣愿求以濟寡
君桓公曰晉國無理屢敗我兵吾豈以良醫救汝哉
魏相正色曰夫秦晉匹耦之國故我獻公與你穆公

結婚定好世世相親所以穆公三送晉君秦穆公先
送晉惠公又送晉懷公又送晉文公是三為晉國定

君以申舊好奈何文公即世文公死襄公幼嗣穆公

晉吹
有閑

背義輒用孟明師出嶠山伐晉是欺吾君弱也既而

又用孟明侵我王官地名圍我絳州是又欺我連喪

老臣國危主幼也及我景公伐齊明公又遣杜回助

戰此皆秦欺晉弱背舊而結寇何謂晉犯秦也且臣

聞幸災不仁懷怨不義明公量寬如海何念舊惡而

忍困匹耦之國乎桓公見魏相言辭當理乃詔太醫

高緩往晉魏相謝恩遂與高緩星夜歸晉時卻克已

二登
寫崇

死景公病甚危篤乃日夜望醫不至忽夢有二小鬼
從已鼻中跳出自相謂曰秦高緩當世之名醫彼若
至用藥我等必然被傷不如我逃入育上
育上為育爾逃入膏下膏心下也以避其攻治有何不
可言罷二小鬼復從鼻中而入湏臾景公大叫上鬲
下鬲疼痛坐臥不安少頃高緩至魏相引入察其病
症緩曰此疾不可為也景公曰何以言之緩曰此疾
居育之上居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能藥不能治
矣景公嘆曰此誠良醫也能知吾心下之疾命厚待
而遣歸 後人有詩云

秦緩名世士 陰陽腹內藏 未知坐死症

先達疾膏肓 扁鵲何能過 華佗也莫當

誠哉醫國手 豈特獨稱良

高緩謝恩歸秦是夕景公果卒群臣奉其子各州甫

卽位是為厲公六卿奏曰宋鄭叛盟降楚不可緩伐

乘此伐齊之兵速進伐鄭公曰二國何先卿曰宋但

畏楚之威而已鄭則盡心事楚若伐必先從鄭鄭服

則宋望風歸晉矣厲公善之遂拜欒書為元帥士燮

佐之卻錡為左翼卻錡卻克之弟荀偃佐之偃荀庚

之子荀林甫之孫韓厥為右翼韓至佐之至韓厥之

子荀瑩

瑩荀首之子林甫之姪

為先鋒卻犇佐之

卻

犇克之次子

大發精兵二十萬殺奔鄭來鄭成公聞

晉兵勢銳欲出城納降大夫姚鈞耳曰鄭地褊小間

淵于晉楚只宜事一強者焉可躊躇兩國而歲歲受

兵乎公曰若何耳曰依臣之見莫若求救于楚楚至

吾與之夾攻大破晉兵使其再不敢近視鄭地則鄭

可保長久之計公悅遂遣鈞耳往楚求救鈞耳至楚

見共王時楚國初喪叔敖人心搖攘楚王不欲起兵

有一公子自外進曰天下諸侯初叛晉降楚前者因

喪元帥不救齊難今又不救鄭國是棄諸侯來歸之

可統 復孟 否

今詳

意衆視之乃王族公子側宇子反也王曰吾知不救
 鄭災爲失霸爭奈上卿叔敖已死國事無人統率是
 以躊躇子反曰真天子百靈咸助虎嘯則風生龍興
 則雲從終不然以荆襄百萬之衆無一元師輒解霸
 業王如肯以總都之印賜臣臣雖不才敢保鄭國安
 如泰山(楚)王隨卽拜子反爲元帥以子重
子重亦楚王之族沈尹爲左右潘旭爲先鋒養由基
 爲保駕親自救鄭兩國之兵遇于鄢陵地名左鄭
(晉)兵聞(楚)兵至士燮欲抽兵卻至曰不可吾(晉)列在中
 原號爲霸國然反兵之際未嘗全勝故韓原之戰惠

敘事
收品

公被擒秦穆公擒晉惠公箕邑之役先軫不反先軫

晉元帥為征狄死于軍三事具見前所以吾國之霸

時得時失不能長久今遇強楚正當協力一戰懾服

荆蠻荆蠻言楚國也收回宋鄭奈何一遇強敵便欲

抽兵乎士燮曰惟聖人能保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

寧必有內憂今秦初睦晉國初安合留楚而為外敵

諸將皆不聽士燮之言各各摩拳擦掌俱愿廝殺元

帥樂書傳令毋得喧嘩但令精練器械以待出戰言

未訖忽然寨外喊聲大振哨馬報楚軍逼吾寨而排

陣諸將皆欲出戰樂書止曰彼既逼寨而陣我軍不

能成列交兵恐致不利姑緩一日待吾設計以破之
衆議紛紛日夕不決時士燮之子名旬者年方十六
歲聞衆議不決乃突入中軍稟樂書曰楚兵旣逼而
陣元帥何不傳令三軍平灶塞井列於寨中亦足交
戰何必遲疑書曰井竈者軍中之急務而平灶塞井
三軍何治糧料旬曰先命各寨一炊備三日之糧人
各飽食餘者支分自帶戰捷又作區處士燮本不欲
戰見子進計乃拔戈逐而罵曰國之存亡兵之勝負
皆天之意豎子有何見識敢在此鼓舌彈唇衆皆救
之不知性命如何

批 平灶塞井之軍急務計將何

楚共王鄢陵大戰。

衆救旬出。欒書遂依士旬之計。令各寨多造乾糧。然後平竈塞井。擺列陣勢。約次日交兵。却說楚共王登巢車而望。晉陣兵勢。太宰伯州犂立于王後。王問曰。晉兵爲何。左右馳騁。犂對曰。召軍吏。王曰。何事。皆聚于中軍。犂曰。同議謀計。王曰。又何張起幕帳。犂曰。虔告于先君也。王曰。今又徹帳矣。犂曰。將發兵出戰也。王曰。爲何喧譟而塵滾滾。犂曰。將塞井平灶而擺陣也。王曰。左右皆上馬矣。犂曰。受軍令也。言未訖。晉陣

上搶出一疋神駒馬乘一箇青年將頭戴冲天鳳翅
盔身披蟠龍錦戰袍腰懸斬將刀手提方天戟帶領
五百關西大將相從而出楚人視其旗號乃晉侯州
蒲也楚兵見晉侯親出拔寨殺來鬪不數合晉侯敗
走陷入污淖馬沒四足不能逞起楚將潘旭駕起勁
弩欲望晉侯端射一箭樂鉞大叫楚軍休得射傷吾
主乃下馬跳入污泥救出晉侯楚兵四下殺至樂書
士爨拚命殺出救出晉侯楚公子名筏共王之子單
騎來追趙武勒馬一躲楚筏拍馬殺至却被趙武搶
入懷中活捉而歸楚將一齊來救樂書等勒轉馬頭

戰住來路。忽然山坡後喊聲大振。一彪人馬殺出。楚軍視之。乃晉將魏顆殺來接應。楚兵恐有埋伏。抽轉戰馬。晉兵亦不來追。兩下收軍。趙武解楚箝來見。晉侯。晉侯喝令斬之。楚之降將蒯賁皇。蒯椒之子進曰。楚王聞捉其子。明日必然親自出戰。請埋伏兩枝兵。囚楚箝爲誘。彼見其子。痛心來奪。我之伏兵夾攻。準定捉得。楚王然後將其父子同斬。豈不美哉。晉侯然之。令樂書調兵。魏錡告書曰。吾昨夜夢入月宮。射中其月。退下於泥土。爨曰。此破楚之夢也。樂書曰。何以見之。爨曰。日者周王之象。月者異姓諸侯之國。若射

退月。必主破楚。然予退入於泥。則亦不祥之兆。錡曰。苟能破楚。雖死何恨。樂書遂許魏錡。打陣。魏錡披掛出馬。楚將沈尹當先。鬪不數合。晉兵推出囚車。在陣上往來。楚共王見子被囚於陣前。心生煙火。拍馬殺出。欲救其子。魏錡更不與沈尹廝殺。架起一枝箭。望楚王左目射之。其箭正中左眼。楚王拔箭。其瞳子隨鏃而出。丟于地下。忽一小卒收而獻曰。父精母血。不可輕棄。王收之。藏于箭袋。大叫保駕。將軍養由基進前。王抽二矢箭。與基曰。此箭乃西戎所產。號爲穿將鶻。吾征闞越椒所得也。汝速將此箭去射魏錡。

以報中目之恨。如若買放，斬汝之首。由基領箭，拍馬殺入晉陣，却入見魏錡，大罵匹夫，傷吾主目。今日走往何方。魏錡對答未了，早被由基射中左目。魏錡眼昏，翻于馬下。由基踏進馬前，斬錡之首，並一矢箭，復楚王之命。史官有謠云：

夢入蟾宮背射馳

月翻身復退于泥

楚王果中瞳眸子

一死何由免魏錡

又一絕單道由基善射云

拍馬揚威虎下山

晉兵一見膽生寒

萬人叢裡誅名將

一矢邀功奏凱還

楚王大喜。令由基盡力再殺一陣。晉兵漸漸殺至。由基扯滿弓弦。端立陣前。晉兵懼其威力。不敢少追。相持兩個時辰。由基試發一弩。晉之步卒中箭而死。兩下正欲廝殺。日落收軍。楚王謂元帥子反曰。此來不能救鄭。反成失一公子。傷吾左目。此事奈何。子反對曰。此誠易事。容臣今夜思計。來日須奪回公子。解却鄭圍。而報主仇。王許之。子反歸中軍。思計破晉。坐至半夜。計未得就。畢竟後來如何。

批 百步穿楊晉將怯々
由基陷于萬伏弩。

其小卒穀陽見子反憂思苦索乃以酒進子反醉而
不飲陽曰元帥爲國深夜不眠何辭數酌乎子反乃
飲之醉而不起却說晉兵收軍歸寨苗賁皇卽告晉
侯曰由基在楚決難取勝若今夜乘其兵敗因楚後
挑戰楚王恐懼必然班師若班師必以由基斷後前
去有地名號作楚矢磯此處地途嶮峻宜埋伏數萬
弓箭手砍樹截道待由基至此舉火爲號亂弩齊射
必能除却養由基由基一死楚兵不足憂矣晉侯曰
吾聞養由基號爲神射將軍猶能背馳百步穿楊箭
無空發且又代楚王報左目之恨一箭單中魏錡其

善射神箭。如此安能伏弩除之。賁皇曰。臣父得西戎神箭二矢。號爲穿將鶻。後莊王收去。楚子帶而出征。由基能一箭射中魏錡左目者。皆由此箭之神也。臣聞由基一矢射死魏錡。一矢已還。楚子矣。當今由基所帶之箭。只是兵家俗箭而已。縱有善射善躲之法。安能逃得。黑夜之亂弩哉。况此地名號爲楚失磯。乃由基身死之驗處。何必遲疑。晉侯然之。遂召樂書以賁皇之言。告知樂書。遂轉中軍。卽命趙武引五百勁弩手。伏于楚失磯。令待楚軍班師過半。方許伐兩山樹木。攔塞道路。若由基一至。看舉火爲號。方發亂弩。

趙武領計去訖。又令士句引兵五千隨後接應。卽令
囚楚公子筏。在楚王寨前挑戰。楚王聞知。急令人召
子反。時子反酒醉不能起。王之使相繼不絕。子反酒
醒愈酣。晉兵擊鼓振天。挑戰愈急。楚王不得子反議
計。乃唾地大罵子反。匹夫好飲而悞大事。遂自殺出。
郤至拍馬來迎。戰上二十餘合。楚王欲挽弓架箭。郤
至槍入懷心。挺鎗打落其弓。槍弓亂打。楚王望本陣
逃回。晉兵一齊趕至。養由基接住一陣。令楚王火速
拔寨班師。我當斷後。若待天明。晉兵大至。難以當抵。
楚王遂拔寨退軍。晉兵欲追之。見由基斷後。不敢趕。

至士旬正欲殺進鄒至詐曰養由基射箭如神百發百中汝後生不知兵法恐悞性命于是兩下班師由基見晉兵不敢迫至以爲怯已乃親自斷後緩緩班師時當四更左側趙武在高埠處望見楚兵前鋒來至全然不動及由基引斷後兵至伐數大樹攔塞道路由基至此全軍回報前有樹木塞斷道路不能前進由基問在何處小卒對曰在楚失機由基拂然自思此非吉兆速令燃起火炬恐晉兵埋伏不便楚兵初燃火炬趙武見山下火起令弓弩齊射由基衝突于山下前有大木塞路後有晉兵殺至由基竟遭亂箭

射死于楚。失機及天明，晉兵收其屍骸。見由基兩手各拿數十矢箭。小卒馳報趙武。武曰：此非由基不能。能脫此。後人有詩云：

楚將鄢陵大敗時

可憐神射養由基

背馳百步穿楊法

黑夜空教陷羿迷

趙武亦不來追。晉兵斬却由基首級，盡收降兵而回。哨馬飛報楚王。楚王聞由基被陷，大叫一聲，倒翻馬下。左右慌忙救起，令潘樵探子及匹夫酒醉醒否。時軍士載子反于車上，宿酒初醒，及問潘樵曰：主上何

以班師。潘旭大笑曰：「酒醉公耶？公醉酒耶？適間晉楚大戰，子爲元帥，耽酒而悞兵機，反謂主上何以班師？子反大驚，流汗洽背，正欲見駕待罪，忽楚王又差沈尹至，謂子反曰：『昔者城濮之敗，子玉因喪兵而死，子爲元帥，臨大敵而醉，酒不知元帥以軍法自治，何如？』子反曰：『吾知君命矣，此酒亡我也。』遂自刎而死。沈尹斬其首級見王，王令班師。」

漢劉向有詩云

晉兵打陣亂如麻。

子反醺醺醉夢奢。

數萬兵權隨酒喪。

須知杯筯會亡家。

晉兵打入楚寨，炊其粟食其糧，一邊又議攻鄭鄭聞。

楚兵殺敗而去。慌忙寫降表出降。晉侯受表與之定盟。再不許更降。楚鄭成公拜謝歸國。晉兵班師。景公令元帥議定功勞簿來定賞罰。此回士燮與欒書本不欲戰。只是卻至盡力欲戰。方得此勝。及晉侯令議定功勞。然後陞賞。欒書恐卻至功過于已。乃召士燮謀議。士燮至。不知所謀何事。

批 由其善射名貫列國。遣此不虞。惜哉。晉欒書爭功弑主。

欒書告曰：鄆陵之戰，吾與子不欲。卻至堅意欲戰。微幸而成大功。今若擬議功勞簿而進主上，必以卻至

文子
武子
不歌
戰

之功爲第一。吾爲中軍元帥，子爲上軍大夫，功反居下，豈不愧哉？士燮曰：此誠易事。若依吾計，郤至之命將喪於功耳。欒書曰：何謂也？燮曰：郤至平日鞭撻士卒，而徼同列。前日鄆陵之戰，曾捨得楚子之弓。明日必以此功奏主上，請功。但令楚筏密教其誣。郤至欲同楚子約定攻晉，郤至有引馬之士，名長矯魚者，常被至笞。吾知其怨望，若挾之使証其事，則晉侯必怒而斬之。欒書大悅，曰：若殺郤至，其從弟郤錡、郤犇必然報怨，不如乘此一事，誣其三人同反，則絕其報矣。二人撫掌大悅，取出楚筏，問曰：我等常欲與君奏晉

功高
不賞
往往
有之

侯放汝返國爭奈郤至兄弟不從必欲斬汝建功明
日當朝議賞諸將之功汝能從吾之計殺郤至卽奏
過晉侯放汝歸國楚筏再拜愿聽約束書又密君長
矯魚教其證郤至作反之事許立其爲大官矯魚歡
喜愿受樂書次日進功勞簿晉侯賞樂書功爲第一
士燮第二郤至第三郤至辭曰鄢陵之役樂書與士
燮欲抽兵不戰臣力請戰方得此勝今日賞功而燮
等反居臣上何以服却將士之心士燮進曰郤至與
楚子相通故力請戰欲要內外合謀劫明公大駕賴
得諸將盡力至始不敢行出明公不信但審楚筏便

知其事。厲公大怒，便取楚筏問之。筏曰：「誠有是事。卻至屢有書通臣之父王，每約裏應外合之事。故父王曾以寶弓賜與卻至。明公不信，問其寶弓從何而得。卻至忙辭曰：『楚王寶弓乃吾在陣上奪得來的。何謂爾父賜我。』筏曰：『吾父賜汝教汝反戈以攻晉侯。又何奪得來的。』二人相爭不止。厲公曰：『汝等不必相爭，但道有何人爲證。』至曰：『臣之本部兵皆見臣捨得此弓。』筏曰：『卻至本部兵必爲其主，不肯證出。且臣父王賜弓與卻至之時，曾有幾句言語。但問至之引馬者，便知其意。他人遠不能聽。』厲公然之，問誰人引卻至之。

反射

郤至
三思
變子
之幸

馬至曰。長矯魚公。遂召矯魚入問。矯魚對曰。果有是事。當日一戰。楚王。丟弓。賜郤至。曾曰。托汝盡心。至點頭曰。今夜准定事成。臣止聞此二句。不知其爲何事。厲公大怒。遂令斬郤至。郤至大叫曰。長矯魚。乃嘗被臣之鞭撻。故從士燮。以陷臣。明公欲霸天下。而信讒言。殺臣。臣不愛死。但可惜。晉國山河耳。厲公愈怒。力令斬之。矯魚又曰。當日郤至受弓。郤錡。郤犇。皆在馬旁。同謝厲公。令收郤錡。郤犇。斬之。盡滅其族。群臣諫曰。一日而殺三大夫。國家之不幸。焉可更。滅功臣之族。厲公始悟。乃赦郤氏之族。賞罷諸將。諸將旣出。次

一朝而尸三卿

日魏顥等一班老臣皆上表辭官。厲公感群臣之言，似有悔殺三郤之心。知爲樂書士燮所欺，乃密召荀偃。偃問曰：「狐欲斬樂書士燮子，盍爲我謀之。」偃曰：「公爲大國之主，殺三臣如破狐鼠，何必問計于臣。」公曰：「六軍之柄在樂書手上，倘謀不密，彼以百萬之兵，謀反何以制之。」偃曰：「主公明日便詔樂書操軍，主公親往觀兵。至中間詐稱樂書軍法不嚴，難掌元帥之權，喝令斬之。此時誰敢不服。」樂書死，則士燮不足畏矣。厲公大悅，遂出旨詔樂書。次日操軍，却說荀偃乃樂書之黨，夜投樂書府中，又以厲公之事告之。書驚失色。

老
牛

問。偃何以處之。偃曰。計不慮始終。受其咎。事到如今。元帥能保弒君之名乎。書曰。子何出此言。偃曰。明日之事。勢如兩虎相鬪。必有一傷。元帥遲疑。禍必至矣。書曰。然則若何。偃曰。百萬之柄。在于掌握。何憂此事。明日便伏兵于西晉門下。待其大駕將出。稱其無道而殺之。別立新君。誰敢不從。書意遂決。卽調荀偃引本部兵。伏于西晉門下。次日上表。請厲公觀兵。厲公果整鑿。駕從西門而出。在于駕上。自以樂書士燮。今日必然被誅。喜顏未消。忽然一聲梆子响處。荀偃殺出。大罵無道昏君。賞罰不明。難作萬民之主。厲公不

尸之敢

原朝 千武 官 生十 日年 美始 及不 及以

知其由。正欲問荀偃偃搶入懷心斬公於駕下。群臣不知其故。將殺荀偃偃。扯起元帥旗號道奉樂書之命。不移時樂書亦到。曉諭群臣。群臣奉其子。名周嗣位。是為悼公。悼公度量寬宏。即位之初。追贈卻至弟兄之官。黜罷樂書。士燮荀偃之職。大行賞罰。憂恤下民。以魏相錡之子為左班上卿。士魴士會之子為次卿。荀會荀瑩之子為下卿。趙武為右班上卿。樂廩樂書之子為次卿。韓無忌厥之子為下卿。士渥濁士會之侄為太傅。賈辛為司空。弁糾為司徒。荀賓為司戎。荀瑩之侄

魏終隼之幼子為左司馬

張老為中軍謀主

鐸遏寇為上軍都尉

藉偃為上軍大夫

程鄭為下軍都尉

士甸為中軍大夫

大封諸臣廣設筵宴次日聚朝商議國政六卿奏曰

先君厲公也服頑齊千金輿山名註見前敗強楚于

鄢陵將復先朝霸業奈何國家大亂君臣相攻今明

公嗣承大位宜恢舊業以主中國之盟公曰必何為

能振舊業六卿曰鄭國前日雖降今又背晉歸楚如

今莫若傳約其會盟觀鄭趨向何如彼來則已如若

不至然後發兵征之鄭服則霸業復可振矣悼公大

悅卽欲打文書於鄭忽有一人自外而進連呼不可
畢竟是誰 批 欵 厲 主 悼 泰 為 身 謀
晉魏絳單騎和戎

魏絳進曰臣聞赤狄國黑登雲之子孫有胡兵二十
萬每每欲報父仇今不先服赤狄而欲外征鄰國大
不可也悼公曰吾聞赤狄已被秦穆公征服何爲更
變又起絳曰戎狄背叛無常穆公在日則畏其威力
故所以降服今穆公已死秦勢日衰故其復叛公曰
西戎狄無親豈可不伐絳曰晉初敗楚諸侯方睦若
出兵遠征夷狄楚若聞知發兵乘虛來攻我國諸侯

必叛。晉而朝楚。夷狄禽獸也。得夷狄而失諸侯。甚爲不可。公曰：何以處之？絳曰：請得五萬兵與臣屯于無終。無終山戎國名又愿得虎豹之皮五車。臣先以此皮與之降和。戎人貪和必受皮。以通好。如若不受。則以兵勢劫之。于是威德兼著。戎必服矣。公善其言。卽以大兵五萬。虎豹之皮五車。與魏絳和戎。絳受命領兵出朝。直屯無終城下。諸將皆曰：夷狄不懷德義。只憚威勢。不如先攻無終。斬却嘉甫大王。無終國王之各則赤狄望風講和矣。絳曰：不可。來日汝等大張兵甲。詐欲出戰之勢。我親自入城。决然成功。諸將次日

各圍四門將火炮木石堆於城下。詐欲攻城之意。嘉甫大王令四門堅守。樹立木柵以拒。晉兵魏絳乃免胄釋甲。單騎在城下高叫。誰是無終國王。請出相見。有事請議。守城小卒各將火炮矢石亂打下來。嘉甫大王見絳單騎又不披掛。忙止手下不得亂放矢石。乃問曰。吾是無終國主。汝來者有何議論。請通名姓。然後領教。絳在馬上欠身曰。某乃晉國司馬。姓魏名絳。字伯丹。魏武子之幼嗣也。吾主以汝等背叛無常。故令某將雄兵二十萬。勦滅爾等種類。吾體仁人之心。不忍交戰。故單騎來問。示下汝等欲戰則開城。以

夾雌雄欲降則奉表歸順嘉甫聞知怙令將弔橋放
下來見魏公其部將孟樂怙止曰晉人多詐大王不
可下城去倘有疎危吾等無倚嘉甫笑曰魏公推赤
心於人所以免胄釋甲單騎至此焉有他意遂亦棄
去盈甲下城與絳相見絳亦下馬二人握手歡如平
生携入于大寨孟樂等恐晉人陷其主乃與五六部
將各執利器跟隨嘉甫之後魏絳令取酒與嘉甫暢
飲絳之部將荀家等見孟樂各持器械亦仗劍挾弓
羅列于魏絳前後兩家似有動手之意絳叱左右曰
吾與無終國王講好汝等各持兵器欲何爲哉於是

杯酒
釋兵

左右方釋兵器嘉甫亦叱退左右二人盡歡而飲酒
至半酣絳謂嘉甫曰承大王下顧講定和好庶幾兩
下不動干戈然赤狄大王各黑統彼必不肯講和吾
借汝城一過與之交兵畧定勝負公意如何嘉甫曰
是何言也赤狄大王乃吾之甥孫吾肯歸晉彼焉能
阻我不勞大軍動戰明日吾當引其來見司馬共成
兩國之好豈不美哉魏絳大悅親送嘉甫出寨相辭
而別次日嘉甫往赤狄來見黑統統親迎入殿各叙
禮畢嘉甫謂統曰晉侯以二十萬兵與魏犢之子左
司馬魏絳來征赤狄欲報先軫之恨自今屯于無終

狄甥
事翻
有許
多札
異

城下幸賴魏公仁明不忍絕我種類故令其來講和
汝能納吾一言備金帛往(晉)寨定和庶幾社稷可保
不然大兵將至矣黑統大怒曰(晉)人殺我之父黑登
雲吾與之乃不共戴天之仇正欲與兵報怨尚未動
手外父何為令我與其講和嘉甫曰(晉)兵二十萬戰
將五百員征我胡虜不啻太山壓卵汝能與之相抗
乎况我等已被(秦)穆公征服今若舉兵犯(晉)(秦)與(晉)
乃親姻之國必然挾(秦)共伐我等能保其必勝乎黑
統俛思良久曰依吾外父之見要將甚物為獻魏絳
方肯受和嘉甫曰不過備數十車金帛與之犒軍奉

表稱臣足矣何必更用他物黑統即備金帛隨與嘉甫投來魏絳大寨而來絳聞知出接二人入于中軍不提別話止令設宴款待二人酒至數巡嘉甫起告

曰蒙公以仁愛待夷狄息却兩國之兵故某引甥孫黑統備至金帛數十車犒勞雄兵其講和定好從公示下絳謝曰吾晉與狄乃東西表裏之國自黑登雲起兵犯界殺我元帥先軫故晉侯忿忿不悅令我勦除爾等今若奉表稱臣既來則安何必以金帛爲哉此禮吾不敢受但受降表議定自今以後年年進貢不許興兵侵犯務要患難相救吉凶相問足矣嘉甫

孟釋
荆與
即以
為外
忠

曰司馬不受金帛則吾心不安公必受之方滿吾意
絳受其金帛令取虎豹之皮酬謝二國番王二國番
王大悅遂與定議和好相辭而去絳受降表班師回
朝史臣有詩云

滾滾胡塵起四方

民生擾擾惧豺狼

魏莊不展和戎策

晉國安能固霸疆

魏絳還朝以赤狄降表與金帛獻上悼公悼公大悅
錄絳為和戎第一之功陞為中軍司馬即日發兵伐

鄭不知後事如何

咏戎降表絳功第一

晉師曠辨樂知興亡

晉軍行至曲梁

晉地名

公子楊千

楊千悼公之弟

本

是丁軍都護自傲為公子不肯居後乃先行中軍之前。中軍大夫士甸告於魏絳。絳令左右執楊千之僕而殺之。楊千訴于悼公曰。魏絳無端妄殺小弟之僕。此欺弟即欺朝廷。望兄侯做主。悼公大怒曰。魏絳纔有和戎之功。便欲無端欺罔朝廷。喝令武士捉絳。斬之。羊舌赤諫曰。魏絳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公子楊千。混亂軍法。魏絳職在司馬。豈敢賣法。而私公子哉。不必捉絳。臣知其少頃必來請罪。頃刻間魏絳果然。左手仗劍。右手執書。將入朝待罪。至午門聞悼公

軍法 從事

律無 二志

欲疑已遂以書付僕人令其申奏自仗劍欲自刎張老與士魴見之。忙奪其劍問曰伯丹爲何如此魏絳具說前事二人諫曰此公爲國家之事何必自喪其身不須令僕上書我等愿代公奏于是二人以絳之書奏上悼公悼公覽其書曰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以無犯爲敬軍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今公子楊千故違軍法混亂行伍臣職在司馬不敢賣法縱放故先戮其僕以正典刑後上短札以待誅戮

悼公讀罷其書問張老士魴曰魏絳安在魴曰見在

保全 功臣 可謂 英主

朝外欲仗劍自刎。臣等保奏。乞明公宥之。悼公荒恫。而出。召絳入朝。謂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可馬之刑。軍法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犯軍法。寡人之過也。卿若更死。是重寡人之過矣。子速就職。毋致稽延。魏絳謝恩。復職。大軍進屯于蕭魚。鄭地名史臣有詩云。

執刑不屈魏莊子

知過能遷晉悼公

臣懷忠信司軍令

君度巍巍邁古風

晉兵屯于蕭魚。打戰書入。鄭時鄭成公已死。其孫僖公之子簡公嗣位。得晉戰書。問于群臣。左大夫子駟議論出降。簡公曰。楚共王因為救鄭與晉戰于鄆陵。

楚記
于晉

喪兵二十萬。箭傷左目。皆因我國之故。今若背楚而降。晉楚知則其伐怎當。子駟曰。我鄭小國也。介于晉楚之中。當順勢而處。可保社稷。若執一見。決為不可。今楚共王已死。其子康王幼弱。不能復霸。晉之兵勢甚銳。主公若堅意不肯降。晉臣切以晉禍較速于楚。愿主公詳察之。簡公然其說。遂寫降表。備金帛十車。女樂三十名。即日率文武出城納降。晉悼公開鄭簡公來降。亦與文武就出轅門。迎入大寨。簡公曰。晉與小國。皆文武之裔。先君不聽諸大夫之言。所以候入荆楚。今聞天兵下降。即奉降表。愿賢侯上念同宗之

德下繼晉文之業。乞存社稷。幸亦大矣。悼公大悅。受其降表。厚待鄭之君臣。大軍遂班師。居數月。悼公病。召太子名彪。囑曰。吾承祖父之業。內和戎狄。外服頑鄭。今中國諸侯皆降晉。然君安可不慮危。吾死之後。汝當與兩班文武。盡心定國。不失中原盟主。吾身雖死。亦無恨矣。太子再拜受命。是夕。悼公遂歿。六卿奉太子嗣位。是爲平公。是時天下諸侯。各各臣服于晉。獨有楚爲敵國。然楚康王幼弱。不能動兵。北伐平公。承天下太平。遂荒國政。築臺于後宮內。高十餘丈。東西數百步。上可藏千兵。下可懸鍾鼓。名曰駝底之臺。

禘虎

音持

置舞女五十名於其上。朝夕在彼飲宴作樂。自製數章新樂。與女工歌之。號曰新聲太平曲。一日平公宴于高臺。令女工歌新曲。自爲擊節。廣和歌。罷下掌大笑曰。此樂清新。雖荐之郊廟。吾知神明亦來降矣。嬖臣程鄭曰。臣聞樂官師曠者。洞達律呂。善明八音。每中夜彈琴。風雨便作。主公明日大宴群臣于臺下。命女工歌彈此曲于臺上。試問師曠。知此音否。知音則重賞。其爵不知。則師曠往日之聰。乃虛名耳。平公大悅。命有司設大宴。次日宴群臣于馳鹿臺。下酒至半酣。平公召師曠曰。寡人初製新樂數章。子

乃辨樂領袖孤令樂工彈之子試辨其高低何如師
曠受命而聽。于是大小百官各戒喧嘩。平身聽樂。少
頃臺上五十名舞女。令一齊拊節而歌曰

風滿高臺月滿天

新聲透徹五雲仙

五音仙子憐新曲

祚我山河億萬年

歌罷群臣皆呼萬歲。平公問師曠曰。卿以此樂爲何
如。曠曰。主公以此樂爲新聲太平曲。臣切以爲亡國
之音。主公以此爲晉國將隆之樂。臣切以爲公室卑
微之韻。平公大怒。問其何爲亡國之音。師曠曰。夫樂
者和也。昔者紂王作靡靡之樂。聞者莫不悲酸。其國

遂亡今主公之樂雖新其音哀迫使人聞之莫不揮
涕晉室其不亡者鮮矣平公大罵匹夫不諳律呂妄
誹聖樂喝令斬之群臣皆諫曰子野師曠之字乃樂
官之能者主公殺之恐昭仁明之過望乞赦之平公
方息其怒黜師曠之官又令女樂復操新樂令臺下
群臣皆要拊節賡和如有故違者斬首示衆女工在
臺上復操新樂群臣皆勉强而賡中間獨有一人頭
戴南冠緘口不和平公視之命力士押于臺前問其
官居何職其人對曰臣非晉朝士夫乃楚囚熊箴之
僕也熊箴楚共王之子鄢陵戰敗被樂書所捉而囚

于晉者 公曰汝何不賡新聲楚囚曰臣乃南音不論
北音所以不敢強和公曰汝既楚人能操南音乎楚
囚曰能乎公令取琴與楚囚試操南音時楚囚拘留
於晉多年因思故園風景及傷不見父母妻兒受琴
于手遂操數段思歸之音悲酸悽楚群臣有知南音
者莫不揮涕平公問群臣何以涕泣群臣奏曰此囚
拘于晉獄多年其操皆思故園而懷父母之音臣等
哀矜其苦所以爲之感動平公曰楚囚既悲故鄉拘
之無益不如放其還鄉何如群臣皆曰明公此言實
仁者之心也平公遂令楚筏釋囚而歸自是平公日

登高臺荒淫作樂詔令列國諸侯各要重寶來朝失期者問罪於是天下皆有叛(晉)之意畢竟後話如何齊莊公奸淫召禍

(晉)之使者賫詔入(齊)當時(齊)莊公通于下大夫崔杼之妻每欲殺杼而奪其室爭奈無計及聞(晉)平公要重寶入賀莊公欲遣崔杼往(晉)使人中途殺之崔杼知其故稱疾不往莊公乃親往問疾崔杼埋伏本家甲士于寢門之外自匿于家命其妻出迎莊公莊公見杼妻載笑出迎更不問其夫之疾遂素手相携遊入中庭崔杼一見心中火起打動椰子爲號本府甲

士堅閉中門鼓譟殺入莊公戰驚無措踰後園土墻而走崔杼隨後趕入獨射一箭正中莊公左股翻落墻下崔杼仗劍近前欲斬莊公大叫崔杼敢弑君乎杼曰君淫臣妻卽爲奸仇吾殺仇豈謂弑君遂斬莊公莊公之從臣賈舉州綽等在外聞府中喧譟欲入救護中門又閉不能直入少頃崔杼斬莊公與其妻之首級號令諸從臣曰齊侯失德淫姦吾妻吾故並斬于此汝等合歸別立新君賈舉州綽等見莊公之首便欲殺入爲公報仇下大夫慶封者素與莊公不睦乃儻佳賈舉等曰吾聞良臣不事無義今主上無

報好
接双

道姦臣下之妻而遇弑汝等尚欲何爲哉合歸別立
新君焉可與之報此不義之仇賈舉等曰吾食君祿
君死不能復仇豈可再事新君而貪富貴耶遂與州
綽公孫敖邴師四人各各自刎而死後史臣讚曰
口食君祿 心懷國憂 國君旣死
伊尚何求 臨難不苟 視死不逃
千年傳譽 萬古名流

慶封見賈舉自刎遂令崔杼開府門議立新君忽一
人身高五尺碧眼青髭突入崔府披髮而挑莊公之
屍放聲號哭曰主辱臣死今主死而臣不能效節何

悉君屍暴露乎衆視之乃萊之夷維人也晏弱之子

上大夫人晏嬰字平仲也慶封見其號哭不止乃諭之

日子爲大夫君死而不能效節號哭何益晏子曰吾

聞君爲社稷死則臣從之今君爲姦淫死吾何敢從

慶封告崔杼曰必殺晏嬰方免衆謫杼曰不可晏平

仲齊之賢大夫也吾若殺之必失民望不如就其謀

事方塞後患於是崔杼與慶封來見晏子曰主上失

德自召其禍今立新君我等愿從公命何必自慟如

此晏子拭淚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君今主公御第名

杼曰賢明諸將何不速奉卽位以主社稷崔杼慶封

獨善
君也
乎哉

枕戶
服而
哭與
三踊
而出

憚杵白之賢明恐其立後廢已之職乃欲別立他人
晏子堅意不從率群臣奉杵白嗣位是爲景公崔杼
慶封逃歸不朝景公欲發兵討其弑君之罪晏子曰
崔慶初專國政其勢焯焯主公初立便欲動兵恐生
不測之變不如暫復其職緩緩圖之景公然其說遂
召崔慶崔慶二人恐景公加罪不敢入朝上書辭職
景公遣使與崔慶指曰吾所不與崔慶同心者明神
殛之崔杼大悅遂欲入朝慶封止曰不可晏平仲不
誓一言我等終難立朝必得平仲誓語方可就職使
者歸告晏子晏子仰天嘆曰吾爲人臣不能爲君討

以舊

賊豈敢更誓他辭而長弒君之賊公曰子姑一誓以
 保社稷有何不可晏子誓曰嬰之所為不忠于君而
 利社稷者明神殛之其他非吾敢知也崔慶聞知喜
 曰平仲此誓惟知忠君愛國豈有他心以謀我哉二
 人遂入朝景公封晏嬰為相國崔杼為上大夫慶封
 為下大夫田乞為中軍大夫 田乞陳完五世之孫陳
 完陳國公子奔齊齊桓公封為大工正賜食田邑後
 改封為田氏 封陳湏無 即陳文子 為上卿湏無出朝
 嘆曰崔杼弒君又不問罪反封其為上大夫吾乃齊
 之世臣豈忍以衣冠陷于篡弒之朝乎遂棄官祿出

奔外國 後史臣有詩云

利祿羈人少達徒

飄然脫屣美須無

清清曾得宣尼許

一片冰心似玉壺

景公既封群臣便以金珠寶物帶晏子往(晉朝賀晉)

平公親迎景公入朝宴于馳底臺下平公與景公投

壺平公先投一矢荀吳荀林甫之孫為讚曰有酒如

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平公一矢端插中

壺百官喝采齊景公亦持一矢晏嬰讚曰有酒如滹

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晉)代興景公亦投一矢亦插

中壺(齊)之君臣亦同喝采平公怒曰吾(晉)為中國盟

陳批列國志傳 卷六

對字如要
觀好

主方讚此詞汝(齊)焉敢與我對敵讚辭不遜晏嬰進
曰投壺所以助筵前之歡讚辭所以助中矢之樂又
非定盟立誓明公何必以此爲怪乎公雖聞晏子之
說其怒終不肯息將有耻辱景公之意(齊)大夫公孫
叟見平公甚怒乃趨進曰日斜君勤可以出矣遂扶
景公而出晏子出曰(晉)侯驕傲太甚吾知其更不能
爲盟主矣次日景公入謝歸國平公詔大夫叔向送
之畢竟如何投壺中矣讚詞取樂而已
楚靈王大會諸侯

平公詔叔向送(齊)侯叔向執晏子之手問曰(齊)國攻

事何如晏子對曰齊之國政乃末世也不數代將歸于陳氏乎叔向日何以知之晏子曰吾王不恤下民民心皆散中軍大夫田乞者陳完之後公賣私恩厚恤百姓放官粟則以大斗量出小斗收齊之下民歸于田氏者大半吾是以知田氏必代齊而有其國也叔向日然推此可以識彼因近可以知遠然吾晉不數世亦將瓜分於六卿矣乎晏子曰何以知之叔向日吾晉政在六卿公室無權其后世君弱臣強其國不歸于六家者鮮矣晏子曰然則二國之衰弱及此吾與子皆爲大夫不行救治何以稱職叔向日非

我等不盡臣職然大厦將顛非一繩可維也晏子低頭無語但目視叔向二人嗟吁不已相辭而別其後

齊國果歸田氏晉室果入六卿

後來史臣官編錄至此曾有一絕以美二子之先

見云 百姓咸歸田氏惠 六卿皆奪晉邦權

賢哉叔向和平仲 明達先知兩國源

晏子既辭叔向與景公東歸叔向亦回復命平公惡諸侯不來朝賀盡欲發兵征討六卿與叔向祁奚等皆諫以爲不可平公方止於是諸侯皆有叛晉之意却說楚自共王鄢陵一敗康王不能復振至靈王名

圍楚共王之庶子戡康王之子而自立人材稍集團
勢漸張聞晉平公崇臺好色以失諸侯遂有復霸之
志問于群臣曰昔我先君莊王東征西討伐宋滅戎
遂成霸業及我先君共王嗣位鄢陵一敗遂失霸業
數十年來中國盟主一歸于晉寡人常有快快不忿
意恨不得舉荆襄百萬之衆平吞晉室以削父兄之
仇卿等以爲何如上大夫伍奢伍舉之子伍員之父
進曰夫善濟事者在識時勢而已大王欲舉兵伐晉
以削鄢陵一恨在其時也然必須先察諸侯趨向之
勢然後乘時行事無有不克靈王曰何謂能察諸侯

趨向之勢伍奢曰諸侯無常惟禮是歸臣聞晉侯崇臺好色重求諸侯之寶當今諸侯怨望晉侯皆欲背叛爭奈目下無一大國敢受大王誠能以千乘之楚修先王餘業傳檄以會列國列國若叛晉歸楚然後連諸侯之兵壯伐則鄢陵之恥一舉可削靈王大喜曰子言雖是然何謂諸侯惟禮是歸伍奢又曰昔者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武王有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康王有鄴宮之朝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公召陵之師晉文公踐土之盟此六王二公大會之盛典皆能用禮相待所以能合諸侯大王

論說

若遵六王二公之禮築壇于申國名在楚地布告列

國其諸侯來會者以禮相待則天下皆望風而朝于

楚靈王然其說令築盟壇于申傳檄布告列國約其

各來赴會於是不數月間諸侯悉背晉投楚者十二

國鄭簡公齊景公宋平公蔡靈公滕悼公陳哀公杞

文公薛獻公秦哀公許悼公莒丘公獨有曹邾魯衛

四國之君不敢叛晉但稱疾不赴靈王登壇受衆諸

侯朝賀已畢乃降旨問曰晉彪平公之名無道貪求

無厭故寡人以禮會叙公等今者曹邾魯衛四國守

晉不來赴會公等能助孤一陣先征四國後伐強晉

削爾諸侯之恨公等之意何如壇上諸侯皆曰謹奉
命忽壇下文官叢中閃出一人歷階而上曰晉所以
失盟主之權者以其征伐無常故也今大王欲收衆
望而爲中國盟主誓墨未乾而便欲舉兵動甲臣切
爲軍馬未動諸侯復叛矣衆視之乃齊國下大夫慶
封也靈王怒曰慶封乃助崔杼弑君之賊敢在我前
搖唇鼓舌以阻吾意喝令腰斬慶封示衆伍奢諫曰
慶封言雖不遜然天下諸侯新來投楚若初會便殺
一大夫恐塞來王之意望大王詳審靈王聞伍奢之
言俛思半晌令赦慶封之死但枷號於壇下令其自

呼曰爲人臣者莫學齊慶封助賊弑君得罪最大楚將士卽將慶封枷於壇下使其自呼以徇諸侯慶封負枷無語不肯自念其辭靈王令笞其背務要揚念其辭慶封受笞不過乃改其辭大聲呼曰列國諸侯聽我一言爲人君者莫學楚圍靈王之名弑君篡位強合諸侯靈王聞之大罵匹夫焉敢數孤短處何不爲我速斲言未已公子棄疾仗劍搶出斬慶封之首懸於高竿言自今有諫伐晉者依慶封之罪於是列國君臣唬得冷汗冷背面面相駭宋大夫向戌執鄭大夫子產之手私相語曰楚王令德不務專以威壓

諸侯不十年**楚**必失國矣靈王令列國之兵先伐**魯**
衛然後伐**晉**及次日列國之君皆私逃去不肯助伐
靈王欲追列國之兵伍奢曰諸侯見大王殺一慶封
俱皆解散更若追之必激其變不如退修德義以圖
再會靈王然之抽兵歸朝不知後事如何

批 直言之無隱慶封自取其戮耳

總批

杵臼於節節嬰主孤韓厥
係後天能其忠趙武殺岸

賈報數百口之冤伸祖
父之仇其寃白矣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卷之六終

玄象閣下柱打虎





御盜師厚乞秋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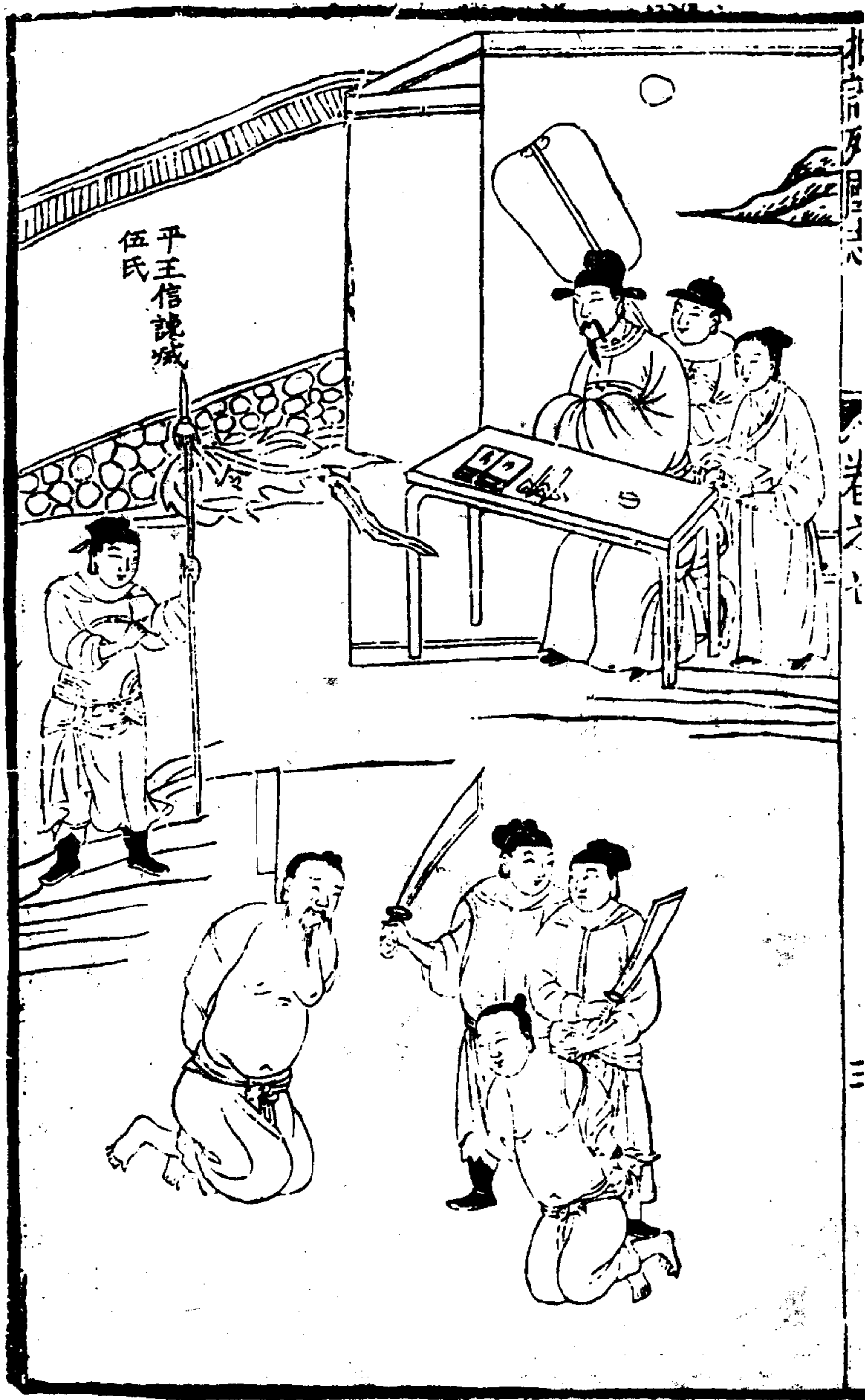




魯秋胡金殿妻

楚王日金進獄





子齊逃難米連隨趕





浣沙女抱石投江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匡王元甲寅至真定王壬午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伯春秋傳

秦哀公設會圖霸

且說秦哀公既歸本國。召集群臣商議曰。吾秦自穆公大霸西戎。以來數十年餘。諸侯降服。自穆公已死。霸業遂衰。權歸晉楚。吾每思之。秦自潼關以西。地方八百餘里。天下形勢。吾為第一。况有雄兵百萬。文武協心。既不能恢紹先業。而霸天下。安能過晉越楚。東

頭

手以受他人之號令哉。卿等有何妙計。獻與寡人。丕
振霸業。奪得中國盟主。吾必加官重賞。共享富貴。道
猶未了。左班中閃出一大夫曰。臣有一計。管教盟主
之柄。唾手歸秦。衆視之。乃景公之弟。公孫后。字子鍼
也。哀公曰。叔父有何妙計。愿聞其說。后曰。當今晉虜
平公無道。楚圍靈公。失德中國。往來諸侯無主。大王
誠能議設一會。令天下諸侯來赴。待其俱入潼關。伏
兵四處。挾其各立降秦文字。議定朝貢。方許還國。有
不從者。就座中擒而斬之。誰敢不服。哀公大喜。便差
使臣布告列國。約其赴會。子鍼又曰。動無名義。鮮克

開室
之會
各義
不正

有濟。昔者齊桓晉文能總九合之柄者，以其上挾天子之令故也。今日此舉亦宜奏聞天子，請傳聖旨，然後方能號令諸侯。公曰：設會定霸，乃秦一已之事焉。可上請聖旨。子鍼曰：周室微弱，政令不行，自五霸之後，列國朝貢歲無尺寸入周。今日此會詐稱闕寶之會，先請聖旨，告列國諸侯，不拘大小寶物，皆要赴會闡明。然後收集貢于天子，於是上不失尊周之義，下不得專會之名。天子既許，吾設會則天下諸侯誰敢不赴。哀公善其說，遂具表文。差子鍼入周，請旨。子鍼領表逕投洛陽來見天子。時周景王在位，子鍼呈上。

表文具奏前事。景王覽其表曰。

具表臣秦鎮羸智稽首頓首。上奏。臣聞禹開九州。據土產。俾貢方物。周封列國。總乾綱。令貢朝儀。夫何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五霸去後。諸侯愈叛。禮樂征伐。每每出自於諸侯。異寶奇珍。常常欺罔乎天子。臣聞其禍大者。而機微。厥患顯者。而形隱。今日雖曰不供不貢。異時安能保其無楚莊問鼎之志哉。臣僻居西土。力薄邦微。然荷先王分土之恩。懷陛下隆遇之德。不能無悼于斯也。所以冒進微言。敢干天聽。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下絲綸而

許臣糾合。丕振。皇武頒旄鉞而賜我匡扶。臣若不能糾集群侯。聚貢寶物。則其心就戮。罪尚何逃。臣無任瞻天仰聖。不勝戰慄之至。

景王覽罷喜不自勝。曰。有臣如此。則吾東周有主。何惜一道詔書。而不許乎。遂差使臣賫送白旄黃鉞寶劍金牌。並詔書一道。往秦宣詔。子鍼謝恩出朝。即日與王使來咸陽。哀公聞知。王使來至。俯伏聽宣詔。曰。龍圖淵潭。必有雲屯其上。虎蹲峻險。豈無風聚其中。伏惟國家。遇運阨之秋。值紐解之日。霸令不行。朝貢不入。每悼于斯。嘆無良策。咨爾秦侯。有

志尊周誠可稱羨今命使臣賫到寶劍一口金牌
一面白旄黃鉞賜爾施設候在邦國來朝功成政
舉重議封賞詔書到日敬此施行

哀公望北謝恩厚待使者遣歸又問子鍼曰天子已
降詔許我施行必須在何處設會方成此計子鍼曰
臣觀關中地土寬平廣濶無如驪邑驪邑即今陝西
西安府所轄宋朝改名曰臨潼縣後世遂謂之臨潼

闕寶會也宜在此處設一大會號曰闕寶之會埋伏
大兵于金斧山下金斧山在臨潼縣先遣使臣傳檄

通告列國約在本年三月朔旦各要重寶前來赴會

好個
逼立
字法

可矣
寶

闢明。以獻天子。其不赴者。則挾天子之旨。而征之。其
 來赴會。逼立降秦文字。有不從者。隨即擒而斬之。此
 時入我圈套。進退無路。誰敢不從。哀公大悅。便寫檄
 文。遣使遍告列國。却說秦使來至楚國。將書呈上靈
 王。靈王折開讀書曰。秦鎮諸侯。秦敬奉大國。天子
 之詔。約在本年三月朔日。會天下列侯於本邦驪
 邑。設一大會。名曰闢寶之會。令天下大小諸侯。各
 要奇珍異寶。前來闢明。如有失期無寶者。許孤征
 伐。今特遣使告知。伏望至期不爽。
 周王景王五年。正月上朔。羸智書。

靈王請罷。令使者暫停館驛。姑容商議。使者辭出。靈王問于群臣曰。秦侯此會其意何如。大夫伍奢曰。秦設此會。非是闔寶以獻天子。特假天子之名。實欲設計。以釣天下諸侯也。王曰。何以知之。奢曰。天下形勢。秦得其一。地寬八百餘里。兵聚百有餘萬。每欲吞併中原。只憚晉楚相救。今誘諸侯。俱入關中。其峭函峻險。埋伏大兵。諸侯聽其約束。則留命歸國。其不從者。必陷其計。此行若聽其說而赴之。是謂以羊投虎口。安能免其無患哉。王曰。然則不赴何如。奢曰。楚方欲霸天下。若不赴此闔寶之會。是又見怯於秦焉。可不

赴必得文武材全之士。以保王駕。一則不示怯于天下。二則可以制服乎強秦。如此方保萬全之計。靈王連問班部中誰敢保駕。多少豪傑老臣。無人敢答。惟右班中一少年將家。生得身長八尺。虎背熊腰。連聲承旨曰。臣敢保駕西遊。不知此人是誰。

批 以補之權由此而

玄象岡下莊打虎

眾人視之。乃荊州監利人氏伍舉之孫伍奢之子。名負。字子胥。年紀未滿二旬。然兼通文武之能。深達古今之事。靈王見子胥精神聳異。音似洪鍾。喜不自勝。

壯哉

批語列國俱十七

曰得卿從駕。孤復何憂。但楚為大國。無一件奇異之寶。焉能赴會。伍員奏曰。有臣在駕。下何必帶寶赴會。但請保得大王。萬全歸楚。足為大寶。靈王大喜。即日備駕。帶數十文武。與子胥入秦赴會。行不數日。即至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時晉平公齊景公。先至關下。靈王前來相見。俱各要入關。齊大夫晏平仲進曰。秦人虎狼也。不可孤入。暫屯關下。候眾諸侯會集。然後方可入。秦三侯然之。居數十日。列國諸侯漸漸來至。楚王迎入相見。共有一十七國之王。不知其十七國諸侯。却是誰人。且聽下文詳說。

又有
早行
八

第一鎮魯國昭公姓姬名稠隱公一代之孫

第二鎮齊國景公姓姜名杵臼僖公十一代之孫

第三鎮晉國平公姓姬名彪獻公十二代之孫

第四鎮宋國元公姓子名佐穆公十二代之孫

第五鎮衛國靈公姓姬名元桓公一十三代孫

第六鎮鄭國定公姓姬名寧莊公一十二代孫

第七鎮燕國簡公姓姬名敬召公畢二十九代孫

第八鎮吳國太子姓姬名光吳王壽夢之孫諸樊子

第九鎮越國諸侯姓夏名允常夏少康二十八代孫

第十鎮楚國靈王姓芊音米名圍武王八代之孫

批言及國只作 卷之七

第十一鎮(蔡)國靈公姓姬名般(蔡)昭侯一十二代孫

第十二鎮(曹)國武公姓姬名滕桓公一十二代孫

第十三鎮(陳)國哀公姓媯名弱桓公十三代孫

第十四鎮(滕)國悼公姓姬名寧

第十五鎮(薛)國獻公姓任名穀

第十六鎮(許)國悼公姓姜名賈

第十七鎮(莒)國著丘公姓已名去疾

第十八鎮(秦)國哀公姓嬴名智穆公五代之孫

(楚)靈王既與一十七鎮諸侯逐一相見各序爵位而

坐(楚)王曰(秦)伯奉天子聖旨會俺諸侯闡寶約在三

象山
中出
考虎

月朔旦取齊。今者公等既集合入潼關不可違却。朝約諸侯各各俱要入關。止有吳國公子姬光兩眼。奈淚不敢上馬。靈王問其因由。光曰。吾奉父王命令。帶珊瑚睡枕前來赴會。及至玄象山下。在陝西渭南縣被強寇展雄劫去寶枕。今且無枕焉。敢赴會。靈王聞說。默思無計。忽哨馬入報。有玄象山下強徒攔住去路。要截十七國之寶物。為買路之資。衆軍不能前進。靈王大怒曰。吾等乃堂堂中國諸侯。聚寶朝王。焉有強徒敢阻吾路。令取紅錦戰袍一領。懸于大寨。列國之中。有能擒得展雄來歸者。卽以錦袍賜之。道猶未

了齊國公子姜鐸出班愿往諸侯大悅賜酒三盃披掛出馬更不移時敗兵回報公子姜鐸却被展雄生擒歸寨諸侯聞知俱皆失色靈王再問誰敢出馬殺退強徒鄭國部下閃出一人身長九尺膊闊雙圍進前愿往諸侯視之乃魯之下邑人也官爲鄭國中軍都尉姓卞名莊也諸侯又賜酒三盃親披掛出馬鄭定公聞展雄驍勇恐卞莊有失遣下軍都尉管豎引兵以備接應卞莊拍馬行不三里至于關下只聞咆哮之聲振動地軸小軍回報前有兩虎相爭一牛橫阻於路不能前進卞莊大怒下馬便欲搏虎管豎止

專合
挺活
虎

曰、二虎相爭、一牛其威、勢正猛遽、要搏之、必激其怒、
不如暫停少刻、待其爭鬪力乏、必有一傷者、然後乘
勢而搏、無有不克、卞莊咬牙嚼齒、立俟片時、二虎果
然爭鬪力乏、兩蹲于地、卞莊見其勢息、奮起平生之
力、捨入虎群、右拳打落大虎左腋、挾住小虎、坐壓于
地、連打數拳、其虎立死、大虎見小虎被傷、搖頭掉尾、
欲噬卞莊、卞莊突進虎胃、雙拳一撐、大虎倒翻岡下、
衆軍大喊一聲、先來刺其虎、畢竟死于岡下、此卞
莊一拳打兩虎之勇處、後人有詩爲証云

驍勇雙拳毆兩虎

雄威一出冠諸侯

卞莊從此聲名振

玄象山前播絕儔

卞莊既打兩虎。衆軍喝采望前而進。展雄果引草寇數千名。僮住去路。喝問來者是誰。留下買路金帛。卞莊視其旗號。却是展雄。乃高聲對曰。吾乃鄭國都尉。一拳曾打兩虎。卞莊是也。汝乃無名草寇。焉敢僮我。諸侯劫吾寶物。若不獻還。玉枕列開大路。教汝一命不存。展雄聞說。更不打話。拍馬直取卞莊。二人戰不數合。雄詐敗。卞莊勒馬後追。展雄輪起九節銅鞭。回身一打。卞莊口吐鮮血。翻於馬下。不知性命如何。

批 搏虎之勇 及展雄一鞭

狠好不

柳盜蹠辱叱秋胡

卞莊被鞭打落馬下。展雄向前欲斬卞莊。管堅殺出力救而歸。諸侯見卞莊吐血而回。各各面面相覷。無計進前。靈王又問一十七鎮人材。豈無豪傑之士。束手受制于一強徒乎。有能退得展雄者。即將珊瑚玉枕賞其勲績。列國群中無一敢對。獨有陳國大夫秋胡向前告曰。臣掉三寸不爛之舌。前說展雄倒戈來降。靈王卽賜秋胡高車駟馬。往說展雄。秋胡領旨徑投展雄大寨。雄曰。汝乃何人。敢自擅入大寨。胡曰。下官魯之武城人也。姓秋。名胡。官仕陳國大夫。雄曰。汝

壽保
妻在
家採
桑

來何故胡曰吾奉諸侯之旨。前來與將軍講和。雄曰
汝試言之。胡曰。吾聞仁者以好生爲德。義者以制事
爲宜。今將軍身雖居于山寨。名則馳于天下。威壓一
十七鎮之諸侯。勢傾四海九州之豪傑。然能體仁義
之心。退寶還吳國。開路放諸侯。使諸侯聞寶之後。具
將軍令名。奏聞天子。保將軍爲上國良將。立功于竹
帛。揚名于後世。豈不勝于落草強徒。威雖著于當時。
公論不容于後世。將軍誠能納胡之言。體仁者之心。
立好生之德。其美深長。否則譬諸美玉。溷於污泥。明
珠。陷于糞土。雖有千金之價。終自湮滅無聞。原將軍

衣冠
足以
禦強
暴信
然

詳察之。展雄大怒曰：吾聞仁者不富，富者不仁。處春秋亂世，非強暴不能自持。吾乃鉄石心腸，縱有劔舌唇鎗，焉能擢奪本當。斬汝匹夫，然後擒此衆逆。姑以衣冠相待，若不速退，一命難逃。秋胡被展雄大叱，一逼驚得滿面羞慚，渾身流汗，抱頭竄耳逃歸。以見諸侯見秋胡說之不退戰者，屢敗各有逃歸之意。伍子胥出班奏曰：大丈夫當掃除賊寇，橫行天下。今遇一小強徒，便欲懷寶逃歸，是何畏怯之甚。爾衆諸侯助臣搥數棒鼓，納幾聲喊。吾若不能擒一展雄，愿斬某頭，以贖妄議之罪。靈王大悅，就以錦袍賜之。負曰：未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七

建滅寇功。馬受諸侯賜。且懸于此。待臣斬却。展雄然後拜受。諸侯大悅。令軍吏搖動戰鼓。子胥疋馬殺向關下。展雄見伍員來得勇猛。擺開陣勢。橫鎗迎敵。二人更不打話。拍馬戰上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又鬪數合。展雄力乏。鞭法畧有荒亂。子胥本欲陣上擒之。見雄狀貌非常。又且武藝出衆。心亦愛之。不忍當陣羞辱。乃詐爲敗走。展雄駕馬後追。子胥引入山坡僻處。回鎗一架。展雄措手不及。披髮倒于地下。子胥掀起。問曰。觀汝相貌堂堂。非是久屈人下者也。不圖建功立業。以作人間有名之士。何爲甘心落艸。以作強徒。

子胥
收會
似詐

了不成

本欲梟汝首級。以削諸侯之恨。觀汝材力頗優。不忍當陣。羞汝能遵我言。改過前非。送還寶物。及公子姜鐸。別作生涯。姑饒一劍。否則教汝草命難逃。展雄哀丐曰。將軍能容一死。敢不遵依。子胥放手。展雄即取珊瑚寶枕。及公子姜鐸。奉還。展雄抱頭而奔。子胥將寶與姜鐸。歸見諸侯。靈王即以原寶還。與姬光以錦袍賜與伍員。大軍遂望臨潼而進。不知後事如何。

批 報伏英雄 誰計 叔 聖 將

臨潼會子胥爭明輔

當時秦哀公預先引百官布擺壇會埋伏兵機專候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七

至期以圖大事。及聞諸侯俱至，出關延入相見禮畢。序爵而坐。起告列侯曰：寡人敬奉天子之命，大開此會，聚闡天下寶物，然後收集貢上。今公等既齊，合出寶物，辨別重輕，諸侯唯唯聽命。齊大夫晏平仲見曰：下殺氣洶洶，知有埋伏。乃向前告曰：古者諸侯會好，必得公明，正直之士定議，列國是非，謂之明輔。今日闡寶之會，大聚天下諸侯，必先立一明輔，然後闡寶，庶無交爭之患。哀公喜曰：齊大夫之言是也。遂降詔問列國之中，誰敢出任明輔之職者。道猶未了，鄭都尉卞莊出曰：臣敢承任此職。哀公曰：都尉有甚才能。

斬
龍
畫

敢承此職。莊曰：臣雖不才，曾于玄象岡下，一拳打死雙虎，武力超群，此臣所以敢任明輔之職。哀公令取金牌，付與卞莊，以行明輔之事。衛國部下一人高叫曰：打虎者乃一勇之夫，何足以當此職？金牌留下待我來掛。哀公視之，乃衛國公子蒯聵也。公曰：汝有何能？敢爭明輔？蒯聵曰：臣昔日曾于漣水之上，斬一蛟龍。此臣所以敢當此任。哀公即令卞莊取牌，付與蒯聵。卞莊不肯，曰：誅龍者，特巫術之士，何足道哉？若奪吾明輔，臣必與之見一高下。二人相爭不止。晏平仲出而解曰：打虎乃勇夫，誅龍止術士，皆非文武兼全之

士不足任當明輔。臣觀殿前有鼎。重有千斤。大王必先立下文題。令列國群英。有能答明文字。復舉此鼎。在十八鎮諸侯。座前遍遊一匝者。則是才力兼全之士。方許掛牌受職。哀公準奏書下八句題目。令軍吏提照各國群英。不知此八句題目。隱括世間何事。且聽道來。天何所附。地何依。天地相生數。已知江水源。從何處出。泰山派。自那支離。五行迭運。誰爲重。萬物叢生。孰最奇。試舉六題。開要問。有能明此。是男兒。道猶未了。秦邦大將軍。姬犖讀罷文題。曰。此問天地

稷糊

陰陽之理何難之有向前先請答題然後舉鼎哀公
許之姬輦援筆對曰

天無所附地無依
江水止從河上出
五行迭運皆爲重
六件與題原止此
天地生生數豈知
泰山焉別那支離
萬物叢生總是奇
我爭明輔是男兒

姬輦書罷丟筆摳衣向殿前雙手舉鼎離地三尺滿
齒輝紅列國群臣鼓角齊鳴同聲唱采衣公親賜金
牌着令姬輦去行明輔權柄子鍼謝恩就職楚國保
駕將軍伍員向前高叫姬輦論文不被題舉鼎不離

推許及臣一不介
座馬能敢任大職且留此牌待臣來掛秦哀公本有
牢籠諸侯之意欲將明輔付與本國人做及伍負爭
牌甚是不忿輦曰汝能荅明文題舉請遍遊卽將明
輔改任子胥承旨遂援筆立荅曰

天元依地地依天 天地皆從五數先
河水自從天上降 泰山已發崑崙原
土坤尊守五行信 人道貴爲萬物全
請舉此詩明六問 篇篇透徹不胡言

荅罷呈與哀公哀公觀其文意明白透徹題目誠有
高出子鍼之論乃曰文則佳矣汝試舉鼎以觀勇力

何如子胥右手攬衣左手向前一舉將此重鼎呈向諸侯座下遍遊一匝復鎮原所了無變色諸侯面面相覷咸羨英雄哀公不能推阻卽收明輔之牌付與子胥畢竟後來如何

批 勇敵天下英雄智伏列國諸侯
伍子胥鎮臨潼會

子胥謝恩受職向前告曰臣固不才荷衆侯立爲明輔然臣聞舟無舵則反覆秤無權則重輕若舉臣爲此職臣則直言無隱但在位之君臣凡有誼諱不遵約束者許臣奉法折衷臣則敢承此任否則臣不敢

以當此任也。哀公大悅，謂衆諸侯曰：子胥之言誠是。當理遂賜子胥寶劍一口。許子胥奉法直言，如有違者，先斬後奏。子胥謝恩，仗劍立于殿階上，請各國諸侯出寶聚闢，然後立盟定誓。于是列國各出寶物置于前席，以憑明輔辨別輕重。

○秦國溫涼盞 冬日盛酒則熱，夏日則涼，隨時應

○齊國夜明珠 夜置于庭，自然光輝閃耀，不必然

○魯國雌雄劍 此劍有二口，每每相依，雌失則

○晉國水晶簾 垂掛于庭，自然引風動，雨沉之，于

○宋國水心鏡 沉于碧潭，深常有明月當心，不

鄭國飛塵傘

持開則雨雪不沾塵沙遠散

吳國珊瑚枕

醉睡則醒病睡則瘳寒睡則履熱

衛國鎮風石

揚動砂拔木之風置之于席鴻毛不

燕國如意珠

欲喜則喜欲怒則怒消災祈福隨

越國瑪瑙盤

外見五采內隱五音擊之音樂

曹國九曲珠

看則並無孔竅穿則九曲玲瓏

滕國引風扇

夏月酷暑持此則清風自生以解

莒國照魔鏡

此鏡明照百里之外雖妖邪鬼怪

許國截虹劍

此劍舞起能截虹霓障風雨

薛國犀角帶

此帶沉水水裂投火火消病者一

七

十五

蔡國 陳國 楚國 三邦各無寶物

一十五國諸侯各出寶物光輝燦爛聚闕于庭獨有
陳蔡楚三國無寶哀公問陳蔡何故違旨不備寶來
赴會蔡靈公與陳哀公欠身告曰敝邑邦微土薄所
以無寶應會又恐違旨只得素手來赴乞望轉奏天
子赦宥陳蔡無寶之愆哀公不許問明輔何以處之
子胥進曰臣聞昔者禹分九州令天下各據土產而
貢方物武王克商大封列國因舊制而處置諸侯今
日之會雖曰闡寶然陳蔡國僻無得奇珍止貢本方
物但取其奉職而已何必務責寶物為哉秦哀公默

思良久反詰負曰陳蔡地土褊狹無寶不足爲怪楚
乃千乘之國地富民殷亦何無寶子胥曰吾楚無以
爲寶惟善以爲寶哀公曰楚自武王滅鄧以來莊王
繼霸東蕩西除虎噬荆襄喪人家國覆人宗祀者不
計其數茲固強暴有餘焉得爲善子胥曰伏自周室
東遷以來王令不行天下諸侯互相吞併先自齊霸
中原秦併西土晉文公橫行天下宋襄公勢吞海宇
所謂圖王霸業各事其主吾楚所以效尤征伐以安
家國焉得爲強然臣所謂楚以善爲寶者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四民樂業路不拾遺由此觀之教化大行

政令不忒誠乃鎮國之奇寶安邦之大珍豈特方寸之珠三尺之劍而能可比哀公本欲來責楚國無寶之罪反被子胥理說一篇啞口無言列國諸侯見子胥宏詞大辨理服哀公各各心中暗喜稱羨有靠哀公回顏顧謂子胥曰諸侯無寶者何以申奏天子子胥曰但請諸公定盟小臣自當回奏於是子胥令宰馬牛白馬祭罷天地取其生血左手捧盤右手仗劍上殿告于諸侯曰凡在會者務令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弔賀往來各相親睦朝王奉貢共輔周室如有叛盟故違者許列國共伐之列國君臣各各欠身歎血

弄弄 州州 狀狀 白白 蓋蓋 氣氣
弄弄 州州 狀狀 碎碎 悔悔 悔悔

曰謹奉明輔之命不敢故違子胥既與諸侯盟罷將
誓書藏于金櫃收集寶物具表差使人周朝貢然後
諸侯就宴却說公孫后見子胥保定諸侯不能定計
密令兩廊武士候在酒后殺出生擒子胥然後勦除
列國君臣酒方半醉吳公子姬光悞失威儀打碎玉
盞哀公大怒曰姬光不慎朝儀有慢上國享禮左右
何不爲我擒下子胥忙止曰物有常數人有差跌昔
者秦穆公不斬盜馬之徒楚莊王能容進蛭之善姬
光雖失朝儀悞碎玉盞主公豈無二公之量而記一
小過乎哀公不從公孫后彈動梆子東西兩廊突出

鐵中
錚錚

子蒲子虎卽將姬光押出便有劫挾諸侯之意子胥
高聲止曰秦兵不得動手此乃諸侯會好之所非埋
伏兵機之處汝等妄殺公子莫非欺俺一十七鎮人
物無半寸防身之鉄乎子蒲子虎懼伍員丰采放朝
姬光子胥卽告列侯曰事畢酒闌公等各請返國不
宜久淹外鎮于是列國君臣一齊擁出臨潼子胥又
告哀公曰今日之會大王位在盟主臣觀潼關以後
一路強徒阻隘合請相國子鍼護送諸侯出關不然
倘失防禦罪在大國哀公勉強詔子鍼爲送子鍼躡
蹠不行子胥挾之上馬執其手而謂曰大夫乃秦國

潼關
之出
大是
手段

砥柱人民之表今日不送我等數里我等焉敢出關
子鍼唯唯相從而行前後數十里間冠蓋相望秦兵
埋伏于關下本欲殺出望見子鍼在送俱各遲疑不
敢動手諸侯駕出潼關子胥放却子鍼之馬相辭而
別 後人有詩一首單道子胥之能云

群臣出衆獨盤桓
足馬安邦辭吐玉

威貌堂堂聳泰山
片言服敵膽生寒

舌尖柔軟翻河海

肩膊宏開擔郝關

借問當年無此士

諸侯誰保出潼關

伍員既保諸侯出了潼關各各辭謝歸國却說靈王

歸至郢州君臣迎接入朝王召子胥曰此行不得卿
往非特楚國勢危列國諸侯皆陷虎狼之穴矣子胥
曰非臣之能皆賴主公威福耳大夫遠啟疆曰伍子
胥一至強秦使楚安如泰山今日論功必須重賞伍
員以旌能者王曰然遂封子胥爲棠邑大夫卽日起
任加其父伍奢爲上大夫其餘從駕群臣各加一級
靈王自潼關一會得伍員撐立國威自謂天下無敵
遂自驕奢昏俊令幼弟弃疾公子弃疾靈王之弟築
臺于城北卽今臺在荊州府名曰章華之臺多置歌
兒舞女于臺下管絃之音晝夜不絕東狩西獵縱遊

無度又出榜文招募天下逃亡之士使守章華下大
夫申無宇之僕人盜其銀器無宇欲鞭之其僕逃入
章華無宇卽追至臺下欲捉僕人其守臺之士聞無
宇曰王臺之下汝敢擅入捉人乎宇曰楚王無道築
臺榭費民財復收逃亡之士而教人不忠不孝吾不
特擅入王臺執人吾尚敢裂碎榜文歷數王過守臺
之士捉無宇入見靈王不知後事如何

批 向章臺臺折錫柳

晏平仲辨楚君臣

靈王大怒問其焉敢裂吾之榜謗吾之過無宇奏曰

臣聞明主以孝治天下以儉法子孫今大王高築壇臺費民財力驕奢無度何以法治子孫且天下逃亡之士皆是不忠不孝之徒王當重治以戒後人今反招集于章華臺內是教人以亂也臣罪雖當萬死但愿我王廢章華之臺戮逃亡之士舉賢治國則臣雖死亦無恨矣靈王聞無字之言半响不語赦無字之死但罷其職無字即日解冠歸田靈王一日歸朝忽報齊大夫晏平仲奉金帛來謝闔寶之事將至荆門不敢擅入靈王謂群下曰吾聞晏嬰乃齊之賢士當今海內諸侯惟我最盛吾欲耻辱晏嬰以申楚國威

勢卿等有何妙計試爲我籌之遠啟疆曰大王欲耻
晏嬰何難之有吾江南豪傑之士布滿朝廷待平仲
入朝臣等自有張主不勞大王動舌靈王大喜卽詔
啟疆出城迎接啟疆承旨出朝卽令小卒建一小門
于東門之外僅高五尺掩閉荆門出延晏子却說晏
子弊車絲帶羸馬小車入于荆州城內緩緩而行遍
覽中外風景見山川勝槩地靈人傑楚國誠乃江南
之美地也怎生見得宋賢蘇子瞻有詩爲證
遊人出三峽 楚地盡平川 北客隨南賈
吳檣開蜀舫 江侵平野斷 風捲白沙旋

欲問興亡意 重城自古堅

晏子行近**楚**國荆門只見一大門額扁曰荆門乃掩
閉不開傍有單小門甚是矮窄不知其故一少頃啟
疆出迎二人下馬相見啟疆相携晏子之手請從小
門而入晏子心知慢已乃謂啟疆曰此狗竇也吾聞
大夫皆霸國衣冠之臣必從荆門而入此狗竇待使
狗國者開放之入携啟疆之手遂入荆門及入朝朝
門外有數十儒臣莪冠博帶濟濟彬彬列于兩行晏
子望見知是一班衆謀士向前逐一相見中間有一
後生向前問曰大夫莫非夷維晏平仲乎平仲視之

乃德安人也。姓闔，名韋，字子吉。闔，伯比九代玄孫。官爲楚國中軍參謀。平仲荅曰：然。大夫有何教？蓋子吉曰：吾聞齊乃太公所封之國，地衝東方，要險兵甲敵于秦楚，貨財通乎魯衛，何自桓公一霸之後，管仲建業之餘，數十年來，臣事大國？夫以齊侯之德，過于桓公，平仲之賢，遠駕管子，正好君臣合德，丕振舊業，以允先人，又何袖手藏機，韜光晦迹，往歲則受晉征，昔者又被楚伐，公何不展大猷，經邦濟世，而終日營營爲大國作奴隸乎？晏子揚聲對曰：夫識時務者爲俊傑，通機變者爲英豪。夫自周綱失馭，五霸迭興，故

自齊宋然後及于晉楚。雖曰人材代出，亦是氣運循環。夫以晉文雄畧，一歿而霸遂衰。秦穆強橫，既死而勢便息。吾齊君臣知天運之盛衰，達時務之機變，所以養兵練將，待時而舉，交聘諸侯，乃隣國往來之禮。何謂作人奴隸？汝之先祖闔伯比，號作江南傑士，乃被吾先大夫管夷吾罵死于召陵。爾固無名之豎子，情昧是非，尚敢巧語花言，檢點他人之得失耶？子吉滿面羞慚，縮頸而退。湏臾，右列中閃出一士，問曰：「平仲固識時通變之士，然崔杼殺死莊公，其食祿之臣自賈舉以下，效節死者無數。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

駭者

當面唾罵

只睹舌尖口快

去位其視不義富貴如脫弊屣子乃齊之故家世食君祿者也。既不能從君死節又不棄祿去位是何汲汲于利名昏昏于廉耻耶。平仲視之乃晉國大夫伯宗之子伯州犁也。伯宗為事被誅其子逃奔入楚為楚大夫。仲即對曰抱大節者不拘小諒有遠慮者豈從流俗。吾聞君為社稷死則臣從之。莊公姦淫崔氏之妻以致被弑非為社稷而死吾何敢從其不義以沽一時之名哉。且吾雖不去位因定新君以保宗祀。固欲顯君立業非是尸位素餐而附權臣可比。爾之父乃晉室良臣被讒所誅汝當盡心報國以昭父德。

可也。夫何叛君降楚以作不忠不孝之徒。此汝君父之倫。尚且不識無怪乎。貪名利而無廉耻也。歟。伯州犂亦被平仲耻辱一遍。低頭無語。少頃左班一人出曰。晏平仲自謂顯君之士。以吾觀之。固乃一鄙吝之夫而已。晏子視之。乃襄陽人也。上軍參議。姓屈。名建。字子賢。仲曰。子賢何謂嬰爲鄙吝之夫耶。屈建曰。大丈夫遇賢明之君。操銓衡之柄。貴爲相國。富敵王公。固當高車駟馬。衣紫腰金。而彰君寵。錫可也。夫何弊裘羸馬。出使外邦。且吾又聞平仲一狐裘。着二十年。祭祀之禮。豚肩不掩豆。此固當爲而不爲。宜豐而不

豐。豈是位下職小。皆由鄙吝慳貪。以致隱君之賜也。
晏平仲撫掌大笑曰。吾以子賢爲江南豪傑。固乃屑
屑與流俗同群耶。嬰自居相位以來。父族皆衣裘。母
族皆食肉。至于妻族亦無凍餒。且齊國之士待吾舉
火者七十餘家。由此觀之。吾家雖儉而三族肥。身似
吝而群士足。孰謂人臣得祿能彰君之賜者。有如吾
哉。屈建不能反辨。退立本位。又有一士出而戲曰。吾
聞成湯身長九尺。而作賢王子。桑力敵萬夫。而爲名
將。古之明君達士。皆由狀貌魁梧雄。冠世方能成
其大器。今子身不滿五尺。力難獲一顰。心事曰。吾自

負爲能以吾觀之。胷中縱有經邦術手，一應無輔。國
權侏儒，豎子何足道哉！嬰嬰視之，乃楚共王之子靈
王之兄楚筏也。嬰乃微微而笑，緩緩而對曰：吾聞秤
權固小，能壓千斤；舟槳雖長，終爲水役。嬰本身微力
薄，不足掛齒。然公子身高一丈，力冠九軍，正好追跡
湯王，並駕秦將，何自鄢陵一戰，束手就擒，蓬頭垢面，
甘心而作晉囚者二十餘載？苟非平公憫南冠之客，
矜思歸之音，釋囚放還，吾不知其身高力大者能保
其生乎？楚筏不能復對，衆儒將有交誹之意。忽上軍
大夫伍奢自外而入，曰：晏平仲乃齊之賢士，汝等盍

魏精
上生
論絕
妙絕

以禮貌相迎。何故交談。口舌數墨。論黃以慢大邦。使
客耶。遂携平仲而入。奏罷靈王。靈王賜橘于晏子。乃
未剖之。橘晏子帶皮而食。靈王鼓掌而笑。晏子對曰。
臣聞君賜果瓜。桃不削。橘柑不剖。今大王不教小臣。
非小臣不知也。少頃三五武士縛一**楚**囚從殿下而
過。靈王曰。囚何人也。武士對曰。**齊**國人也。王曰。囚坐
何罪。武士曰。因罪坐劫盜。王乃顧謂晏子曰。然則**齊**
人固盜歟。晏子知其挾也。乃頓首曰。臣聞江南有橘。
齊人取之。樹于江北。生不爲橘。而反成柑。其所以然
者。何也。地土不同故也。今**齊**人居**齊**。並不爲盜。居**楚**

妙

重來

則爲劫盜者亦因**楚**地產盜故也。靈王默然不語。良久又問曰：**齊**國之士如大夫之賢者幾人？晏子對曰：臣國璠璵之器、梁棟之才，如公孫叟、陳湏、無輦、布滿、朝廷、林林總總，然其不肖如臣者，如麻如粟，焉可勝計？王曰：然則何爲不教？公孫叟來，晏子曰：臣國出使固有常典，賢臣則使賢國，不肖之臣則使不肖之國。**楚**乃不肖之國，故特遣不肖之臣而來使也。靈王大笑曰：寡人本將辱子，今反受子辱耶？乃收其聘禮，厚宴晏子，遣歸。自是列國來謝，聞寶之會者，相繼不絕。獨有**陳****蔡**不至。靈王問于伍奢曰：昔者諸侯赴會，**陳**

蔡無寶。秦伯欲責其罪，得明輔力救，二侯方得全歸。今者他國尚行謝禮，陳蔡何爲不至？奢曰：陳蔡國小，無足爲禮。况大王名望著于海宇，何必計此小過？靈王不聽，令公子棄疾帥師五萬，將軍遠掩，副之先伐陳國。然後伐蔡，不知後事如何。

批 身不滿七尺而雄詞偉辯，傾動國侯。

魯秋胡捐金戲婦。

靈王謂棄疾曰：汝必奮起智勇，滅得二國而回，即封汝爲蔡公。棄疾喜而謝恩，卽領兵出伍。奢諫曰：闔寶之會，楚爲明輔。今誓墨未乾，便欲背盟征伐，臣恐楚

之禍起于旦夕矣。靈王不聽伍奢，自是稱疾不出。棄疾引兵直屯于河口，令人打探陳之虛實。却說陳哀公時病將危，平生最愛其長子。各偃師及將死，囑大夫秋胡曰：「偃師乃吾愛子，汝必盡心輔之。」秋胡受命而輔偃師。哀公二弟各招名過者，自相謀曰：「我等皆先君之子，今兄得大位將死，必傳于子。我等豈不束手以觀他人享富貴？」招曰：「兄侯將死，我誘殺偃師，奪其大位，便爲諸侯，何必憂此？」過曰：「不可。偃師有秋胡在側，必不能誘。吾聞楚兵伐陳，今屯于河口，我請入見楚將，約其裏應，外合滅却偃師之後，立我等爲侯。」

敘事
能品

如此不得弒君之名豈不美哉招然之遂令過星夜
來至河口見了棄疾俱將前事呈說一遍棄疾令出
姑待商議過出棄疾問謀士觀從曰媯過此事若何
從曰此天以陳送楚宜速取之疾曰彼約滅却偃師
之後更立他爲諸侯此事焉可從曰媯過弟兄此來
本望封侯候在滅國之後其權在我立與不立任我
行事彼何敢阻棄疾大悅卽召過曰汝速回與兄謀
議開城迎接我軍候在收得偃師之後卽立汝爲諸
侯媯過大悅拜謝而歸見招具說前事招卽率本部
精兵伏于城下以備接應楚兵令過伏兵于朝門外

等殺偃師時。哀公病甚危篤。偃師日侍湯藥。忽近臣報楚兵圍城來征。不謝闔寶之罪。哀公驚惶無惜。怵詔偃師出敵。秋胡諫曰。國家養兵練將。正在禦備。不虞太子偃師國家根本。豈可詔其出敵。哀公不聽。偃師遂披掛出朝。及午門。其子名朝吳偃師之子。叩住馬首曰。吾父位在東宮。豈可領兵出戰。臣觀數日以來。公子招過二人。似有謀父之意。望父不可輕出。偃師叱曰。國家危在日下。豎子焉敢阻吾。以陷社稷。言未畢。朝外喊聲大振。媯過引兵殺入。偃師問曰。叔父將行何意。過曰。將取大位。遂挺鎗來刺偃師。偃師措

手不及被遙斬于馬下。其子朝吳見父被刺，單騎出奔外國。被**楚**軍攔住，囚歸。却說媽過引兵殺入大朝，群一不知其故。將欲召集衛士出敵，荒忙不及。當時媽招大開城門，縱**楚**軍殺入。城中大亂，哀公聞說，知大事已去，自縊于寢室。秋，胡私從東門逃歸。**楚**將棄疾引兵殺入大殿，聞哀公自縊，偃師被斬，乃收軍安民，封陳庫藏安堵如故。媽招媽過自謂**楚**兵得入**陳**城，乃是已功。弟兄來見棄疾，請立封侯之事。棄疾目視觀從，觀從大聲曰：「招過弟兄不忠賣國，理合斬首。」以戒後人。焉可更立爲侯？棄疾然之，遂令斬却。招過

盡滅陳侯宗族。令將士遍搜陳國文武。其肯降者。則
 引入楚用。其違而不仕者。斬秋。胡聞知。仰天嘆曰。吾
 為陳國之大夫。受太子之重寄。不能保國。以至國亡。
 君死。更有何顏。而食他姓之祿乎。遂從東門逃歸魯。
 國。至平山桑埠。平山地名。即今山東兗州府嘉祥縣

調戲
 者
 是
 誰

間見一婦人採桑于綠陰處。容色清麗。胡心悅之。見
 四顧無人。乃取錠金。下車徒步到桑陰中。謂桑婦曰。
 吾涉遠途。敢托子之桑陰以休食焉。婦人採桑不輟。
 一無所對。胡又呈金而戲之曰。吾聞力田不如逢豐
 年。採桑不如見國卿。今子終朝採桑。不滿一筐。吾日有

黃金一器聊獻與子以助辛苦之資不知子意如何婦人辭曰夫採桑而織絰竭力而事姑嫜者婦道之當也妾亦不敢求黃金亦不愿見國卿子且收金速往無待見辱少頃胡之僕從皆至遂上車馬東歸當時秋胡娶妻白氏方五日卽往(陳國)求仕及仕五年而歸白氏方採桑于平山埤下兩別既久俱不能認及胡歸見其母取金帛獻上老母起君禮畢及婦出相見乃向者桑間之婦白氏見夫乃桑中取金戲已之人遂泣而訴曰子娶妻五日別親而遠仕者多年今日歸養固當馳驟而還何乃悅桑間之婦弃養親

之金。夫棄金忘母是不孝也。好色淫行是不義也。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居官不理。孝並義無曷為。人子妾不惑見子子改娶他婦言罷而入。乃從後園而出投河而死。胡悲痛自責以禮葬之。後魯人為之立廟于平山。歲時祭祀謂之潔婦。

胡東屏先生有咏史詩云

夫婦恩饒萬鎰金。

豈宜恩淺禍機深。

貴臨輕踐桑間戲。

金自汚名恣害心。

唐王維題平山潔婦詩云。

一躋平山廟。

慨憐潔婦人。

守守節惟勤維。

存貞豈汚金

煌煌雲下月

皎皎水中冰

浪拍千金體

香留萬古名

漢都護劉向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耻夫無義

投河喪軀

皇明水山吳學先生因讀史有秋胡怨一篇並錄于

云君身不如陌上桑朝朝携歸青滿筐成我蚕絲爲

黼黻以易其肯供高堂君身亦人子曷不思君母
五年違膝下歸來將舞斑爛衣黃金棄與桑間婦

倚門白髮將何有。妾心非爲薄情怨。妾誠羞與郎相見。不能成君爲孝子。其向清流爲君死。

秋胡旣喪白氏。再不欲仕。收跡養母而已。却說**楚**棄疾屯于**陳**國。將欲移兵伐**蔡**。謀士觀從進曰。陳因國家自亂。所以我兵長驅而入。若**蔡**則君臣和合。兵甲充足。未可輕征。臣請入**蔡**。誘**蔡**侯前到章華。公子先埋伏兵馬于監利城下。待其至。則生擒姬般。姬般**蔡**靈公之姓名。然後鼓兵攻城。一鼓而下。棄疾許之。觀從卽日投**蔡**國而來。**蔡**靈公召入。問其來故。觀從對曰。**楚**王以君臣威力能保天下。諸侯脫離虎**秦**。諸侯

皆感德各奉金帛來謝。惟有**陳蔡**恃頑不至。所以**楚**王命大將軍棄疾率兵五萬前來問二國之罪。今者天兵一到。席捲媯**陳**。吾主棄疾以**蔡**爲周親國。蔡亦姪。不忍加兵。令從來請示下。知罪則速往**楚**致謝。以免社稷傾危。不然得勝之兵一至**蔡**。地將作丘墟矣。**蔡**侯聞知。唬得似醉如痴。問于群臣。大夫**蔡洧**曰。**楚**人多詐。不可親往。**楚**王貪欲太甚。必有後患。不如深溝高壘。堅守城池。**楚**雖強暴。不能動我。**蔡**侯乃無主意之人。聞觀從之言。驚荒無措。不聽**蔡洧**之諫。自取金帛與數群臣入章華待罪。畢竟後事如何。

批 恃強凌弱。免了。幸。毫。之。悔。

楚王冒雪遊獵

○蔡侯來到獅子山。山在湖廣荊州府監利縣。前有一

彪人馬儻住去路。○蔡侯問是何人。當先一將荅曰。吾

乃○楚公子棄疾。駕前大將。姓闔名成。然字子旗。奉公

子之令。引兵來迎賢侯。○蔡侯聞知。下馬與子旗相見。

成然曰。明公士卒遠行辛苦。可令將金帛車與吾小

卒換推。○蔡侯聞言。即令換却車僕。與子旗同行。不數

里。子旗變顏大罵匹夫。忘○楚大恩。不行謝禮。吾奉觀

謀主之命。專候擒爾。○蔡侯驚翻馬下。○楚兵將○蔡侯及

牙

隨駕文武盡行囚擄來見棄疾棄疾即令于旗解蔡
 侯君臣及前斬陳哀公之首級入郢請功靈王覽表
 不勝歡悅便差子旗轉封棄疾為蔡公令斬蔡侯同
 陳哀公之首級懸于章華臺下令列國諸侯一年兩
 賀三年一貢各要珍禽異獸以實章華遊覽如有違
 而不貢者依陳蔡之令于是靈王朝夕宴于章華臺
 上復命大擺鑾駕出狩于乾谿地名即今在湖廣城
 又縣留御弟子于子哲二人皆楚共王之子靈王之
 兄守國與群臣駕出西門時當寒冬風雪滿面軍士
 心皆怨王曰天寒如此使我等受凍若遇強敵何以

交戰王自着皮冠翠裘坐于九華車上問右大夫鄭

丹夕曰昔我先王莊王征陸渾之戎過周問鼎王孫

滿曾對曰國之存亡在德之大小不在鼎之輕重先

王再不敢舉今吾威振九州名馳四海欲遣使與周

請鼎不知天子肯與吾否子革子革鄭丹夕之表字

對曰昔者先王有意吞周問鼎輕重然其時勢有所

未能臣觀當今大王威震九州名馳四海時勢大過

于前天子焉敢不許靈王撫掌大笑曰子革之言極

稱孤意然往歲孤會諸侯往秦聞寶晉有水晶簾魯

有雌雄劍齊有夜明珠衛有鎮風石吾楚稱為大邦

此君
正統

事御王以共棘孤

不獨無寶吾聞昔者先王熊繹熊繹楚之先祖與呂

級人名姜太公之子齊之先封也伯禽周公旦之手

魯之先封也燮庸唐叔虞之子晉之先封也王孫牟

唐叔之子衛之先祖也共事康王而受封土然四國

各有異寶而楚獨無何也子革對曰昔我先王雖與

四國共事周室然齊乃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皆周兄

弟故四國受封各賜重寶以鎮邦國楚特外姓之臣

所以無寶靈王曰吾欲遣使遍求四國之寶其肯與

否丹曰大王威勢懾服華夏天子尚不愛賜四國豈

敢愛寶而拒命哉靈王大喜曰以子之言則天下君

摩厲
以須
至也

臣在吾掌握何憂天子之位不至便欲差使求聘及
國國之實子革對曰事不緩謀終爲大疾當今隆冬
盛寒將士疲苦姑且緩俟來春天氣和煖然後遣使
遍求彼肯則止不肯則戰士卒亦無苦寒之咎國家
方可保萬全之計耳靈王大悅以子革爲善談遂解
所服皮冠翠裘以賞子革加其官職於是遊而不返
朝夕宴于乾谿早有人將靈王久遊乾谿之事報于
蔡公棄疾其謀士觀從曰明公乃共王之子與主上
靈王同胞臣觀主上狼虎今日公爲掃除陳蔡得享
富貴他日天下賓服吾恐蔡公之位難保長久也棄

大宋
陳蔡
不美

疾俛思良久。顧謂觀從曰：吾慮每每及此，爭奈無與謀者。子言正合吾意，有何妙策試與我獻之。從曰：主上自滅陳蔡以來，縱遊乾谿，當今天氣嚴寒，必不返國。乘此機會，率本部精兵打入郢州，奪其大位，率服君臣，然後發兵，困住乾谿。楚國軍勢地土，我得大半。彼雖要爭焉，可再得棄燕大悅。曰：計則妙矣，爭奈不見。子干子皙也。守國彼若堅守不出，無計奈何。從曰：諸侯之位，誰人不欲。兵至郢州，先遺書于二公子，約王事成之後，先立子干為王，則彼將相助。且不暇為，肯閉城拒我。此特借勢而行事。若待開城之後，又作

區處棄疾然之遂令鬪子旗遠掩各率本部精兵向前自統陳蔡之兵繼後殺奔郢州而來畢竟後事如何
批 又了收人在後

靈王自縊于庄家

哨馬報知子干當時靈王出外楚國兵權獨棄疾最盛聞其乘虛作反滿朝文武各各驚惧失計或云堅閉守城者或云遣使追王者或云發兵出敵者眾議紛紛無一主見子干獨取堅守一策令遠啟疆號令四門準備守城器具尋夜遣使入乾谿追王棄疾在城下數日不得入郢觀從曰不速致書于子干主上

章華之臺

之兵回至則我軍首尾受敵大事去矣棄疾即寫書
 令一有膽量之士沿城而上密見子干子干覽罷其
 書心甚喜悅遂復棄疾之書令其急攻東門殺入事
 必有成次日子干詐令諸將堅守自引宿衛士卒把
 守東門棄疾與遠掩闔成然一齊攻打東門子干在
 城上佯聲走曰蔡公已登城矣三軍遂奔棄疾殺入
 城來城中軍民各相踐踏靈王長子名祿次子名敵
 闔城已陷亦各披掛殺出遇闔子旗于天街三馬戰
 不數合子旗斬祿公子敵見祿死拍馬要望西門逃
 走却遇遠掩大叫一聲亦斬于城下觀從忙告奔疾

日若不早立子干軍民有變棄疾卽率文武奉子干卽位。且數靈王荒淫貪暴之罪卽令闢成然領兵圍乾谿。成然兵至訾梁。地名遣人持牌文諭靈王之從者曰。先來歸者加官重賞。後至者斬。不至者夷其三族。靈王正在乾谿朝夕飲宴作樂。聞子旗兵至便率兵來拒。至訾梁衆從者見子旗牌文十散八九。少頃哨馬報太子祿與公子敵皆被蔡公所誅。靈王嘆息數聲。又少頃哨馬復報子干卽位爲王矣。靈王氣翻馬下。子旗仗劍欲斬子革。殺出救回一旗亦不追上。但在馬後大叫曰。汝等一不懼夷族可隨楚王。於是子

46冊9A

得統

人生何處不相逢

革亦奔靈王而逃歸靈王回視從者不滿五六百人
 子旗又在陣後殺至靈王嘆曰此天亡我也子旗又
 曰汝從楚王者有能捉王建功加官進職其士卒爭
 先來刺靈王靈王見衆從者皆叛恐被所誅乃卸下
 盔甲士卒爭取而歸靈王方纔得脫徒步走入一小
 村中腹內又自饑困見一田夫息耕于隴上王乃向
 前問曰子有餘食能遺我乎田夫見其狀貌非常問
 曰汝何人氏問我乞食靈王兩眼淚下曰吾乃章華
 臺主因荒遊離國以至今日田夫默思良久低頭便
 拜曰章華臺主即楚國君王乃吾父之恩主也何以

至此王曰汝父何人叫吾恩主田父曰臣父姓申名無宇官爲**楚**國下大夫因裂王之榜文捉僕于王宮蒙主赦其死臯黜罷歸田臣乃無宇之子名亥是也王曰爾父安在亥曰往歲死矣王泣曰吾早不納爾父之諫以至今日恨又不見爾父申亥亦泣乃負靈王歸家問其村名爲何處亥曰此申家庄也因治酒饌款待靈王酒方數爵王思國亡之事滿眼傾淚不能飲食申亥跪曰我王不必憂慮待次日臣保君王入于**楚**郊以聽國人如何王曰衆怒不可犯也亥曰王暫停于臣家請求救于諸侯可乎王曰諸侯惡我

者諒必叛矣。亥日臣保大王授于秦晉請兵復國可
乎。主曰：先爲盟主，今我屈膝更求他人，吾知大福難
再。後取耻辱，再申亥再拜勸慰，奉其寢息。一夜悲，因
不已。至五更時分，不開悲聲。及天明申亥問安，王則
自縊于寢處矣。胡曾先生有詩爲證云：

茫茫衰艸沒華華

因笑靈王昔好奢

臺土未乾簫管絕

可憐身死野人家

潛淵讀史詩云

華華臺上管絃喧

楚子遨遊駕未還

烽火蕭牆初起動

可憐千乘喪郊原

如夢

申亥見王自縊不勝悲哀曰楚王赦吾父死惠孰大
焉君不可忍惠不能弃於是申亥乃殺二箇愛女以
陪靈王葬之親自素服爲之掛孝却說鬪子旗收靈
王盛袍歸見棄疾言靈王單身走入小村不知下落
棄疾更欲遣兵追究觀從曰彼單身在外者諒必自
斃不足再究但子干在位不可緩圖耳疾曰然則若
何從曰楚王在外國人未知下落乘此百姓未定之
時使數十小卒黑夜繞城相呼詐稱靈王歸呼至三
更令鬪子旗告子干曰靈王引江漢之兵殺入郢州
蔡公棄疾已先被殺今將打入皇城子干子哲子後

楚兵
更散

三子皆共王之子靈王與棄疾之兄三人皆非决斷之士一聞此語必然自盡則一計可破三兄然後與公嗣位高枕無憂棄疾然之遣小卒數十人常於黑夜相繼呼於城中曰靈王至矣城中百姓擾攘不安告于子干子干疑惑不定如是者三次忽一夜半城中喧哄靈王引兵殺至闔子旗打入子干之屋告曰靈王引江漢之兵殺入荆城蔡公棄疾已被斬首國人皆奔兵馬將入皇城大王若不早備事已危矣子干忙召子晳子笱商議城下喊聲連天子干疑靈王果至驚荒無措自刎而死子晳子笱見子干自刎亦

各驚懼隨卽自刎朝中大亂宦官宮女自相驚死者
橫于宮掖號哭之聲不忍近聞畢竟後來如何

批 昏以暗是何景象

費無忌讒隱楚平王

逮及天明棄疾詐取重囚斬之于漢水之上令人收
至詐稱靈王棄疾收而葬之以安百姓群臣遂立棄
疾卽位是爲平王國人雖知靈王已死猶自驚擾不
定觀從告平王曰楚國自靈王以來百姓多被勞後
今王卽位宜封陳蔡之後賞功罰罪減賦寬刑則百
姓始定平王嘉納其言次日召集群臣以行賞罰尋

像个

朝國

朝吳陳太子偃師之子立為陳後是為陳惠公尋廬

蔡靈公之子立為蔡後是為蔡平公使各復本國以

承宗祀封鬬成然即子旗為令尹遠啟疆為下大夫

遠掩為下大夫觀從為申軍謀主立長子建平王長

子名建為東宮太子令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太子

少傅奮揚為東宮司馬寬刑薄賦出榜以安百姓當

時天下諸侯聞楚國大亂皆有伐楚之意平王憂之

問群臣何以處國少傅費無忌本與太子不和常欲

譖之不得其由聞平王之言乃乘機奏曰吾楚自靈

王失德將惹天下刀兵依臣之見當今諸侯惟秦最

不是
算計

真經
真迷

盛莫若遣使往秦求婚于太子名建內結姻親之好
 外張秦楚之威諸侯見吾與秦結婚則誰敢加兵犯
 郢平王善其說遂詔無忌往秦求婚無忌承旨往秦
 滿朝士夫皆餞無忌于西門獨太子不至無忌心怨
 之曰吾為彼求婚遠使而建不來餞吾吾必讚之及
 至秦來見哀公呈上楚王之書細具求婚之事哀公
 令無忌暫退姑容商議無忌出哀公問群臣可否公
 孫后曰昔秦設鬪寶之會將欲牢籠天下因楚君臣
 專大破我機關每欲削恨無得其由今其國亂兄弟
 相篡正吾報怨之期焉可更與結親以取重辱哉依

臣之見囚却無忌發兵伐(楚)則大事復可希圖哀公
然之正欲令囚無忌忽一人自外進曰(秦)(楚)結姻其
利甚大焉可囚其來使以召大禍衆人視之乃岐州
人氏下大夫姚思雄也公問雄曰吾囚(楚)使大禍從
何而至思雄曰(楚)國雖亂棄疾賢能以得民心且有
伍奢子旗之謨謀伍員遠掩之勇猛安民定國睦集
四鄰吾(秦)正當與之交聘以固邊疆焉可囚其來使
以召大禍哀公默然良久復問曰子英思雄之字之
見何如雄曰依臣之見大王宜降詔許婚以通兩國
之好方保萬全之策哀公詔無忌入朝許長妹無祥

公主結親又詔姚思雄同無忌入楚報聘無忌謝恩
出朝與思雄歸楚來見平王具告秦伯賜婚之事平
王大悅款待思雄復詔無忌領金珠彩帛往秦迎婚
無忌與思雄入秦呈上聘禮哀公大悅卽詔無祥公
主適楚裝資百輛從媵之妾數十餘人無祥拜辭升
車適楚無忌見媵妾中有一妾馬氏儀容艷冶頗類
無祥無忌初與太子建不睦及奉使往秦太子又不
行餞無忌銜之至是見馬氏貌類無祥乃心生一計
以間平王父子車輦歸至郢州館驛無忌密召馬氏
問曰汝何人也馬氏曰妾雍女也自幼養育于秦爲

不吞
不吐
是介
丰情

引勃
卷心

宮主宮內昭儀

昭儀女妃之名號也曰吾有一事令

汝一生富貴而作萬人主母汝能隱吾之計而從乎
馬氏低頭不語無忌是夜趨入後宮先見平王曰臣
奉詔迎親車輦已至荆門館驛爭奈目下無一良辰
太子不得親迎平王令取酒以賞無忌因問無忌曰
卿使西秦其地風景何如無忌對曰秦地披山帶河
地靈人傑王曰秦女裝資幾何忌曰充盈燦爛百輛
盈門王曰從媵昭儀幾何無忌知平王乃酒色之徒
因而對曰各姝美妾數十餘人然求其姿容絕世者
皆不能及無祥公主之貌也平王聞無忌甚美秦女

之色半晌不言無忌心知其意又乘間問曰大王沈思苦索莫非有意于子婦乎王屏左右曰寡人聞卿甚美秦女之色實生此念爭奈父子人倫何忌曰此無害也秦女雖聘與太子尚未入東宮與太子合秦大王意在秦女則娶入後宮誰敢異議王曰群臣之口可鉗太子倘知此事奈何忌曰臣觀從媵之中有一昭儀馬氏貌類無祥臣請先進無祥于王宮復以馬氏進于東宮囑以毋漏機關則兩相隱匿而事可圖矣平王大喜令無忌機密行事候在功成重加封賞無忌辭出是夜遂進無祥于王宮次日密選他宮

侍妾扮作秦之媵妾從馬昭儀假作無祥令太子親
迎歸于東宮滿朝文武及太子皆不知無忌之詐耳
畢竟後來如何 批 插 過 去

楚平王廢妻逐子

平王自是朝夕與秦女在後宮飲宴有荒國政止有
太子太傅伍奢畧知其事將上諫表無忌恐未建諭
知此意以生禍變乃告平王曰晉之所以能久霸天
下者以其地近中原故也吾楚僻處遐荒雖有明王
世出皆由地陋邦微不能與齊晉爭霸今遂詔太子
出鎮城父 縣名在襄城 以通北方王自率服南方則

吹南
通北

北言反巨流信一

四七

中國盟主必當久居于**楚**矣况且間婚之事久則事
洩若遠屏太子又能杜絕禍根兩得其利豈不美哉
王然其說遂詔太子出鎮城父伍奢知是無忌之讒
忙將來入諫曰

臣聞父子夫婦人倫大綱禮義廉耻國家大維今
大王先惑讒言而亂夫婦之倫復信讒語以絕父
子之義非惟廉耻俱喪亦且與鳥獸同群伏望斬
却無忌詔回太子則庶大綱四維少張社稷幸甚
時平王在後宮飲宴覽罷伍奢之表大怒令有司斬
却伍奢回報無忌曰伍奢雖訂王過然無祥之事獨

有都
氣

奢知音若殺伍奢其禍必起王曰然則若何忌曰不如姑赦其罪貶從太子往鎮城父可也平王從之詔伍奢同往城父奢雖知無祥之事然君父之過不忍彰之聞詔即與太子赴任更不訴辯却說無祥公主自居王宮朝夕雖侍王宴然見王年老心甚不悅但不知其是米建之父終日相見無一歡顏平王亦知其意不敢言出及太子出鎮無祥又生子

名玗後爲

楚昭王

王一日始問無祥曰卿自居吾室數年不動

一笑何也無祥曰妾承父命適事大王妾自以爲秦

楚

相當青春兩敵及入宮庭見王春秋鼎盛妾非敢

世之姻契然子非生不及時耳

四

以怨大王但恨妾身生不及時耳平王笑曰此非今

生之事亦宿世之姻契然子非生不及時乃嫁不及

時耳無祥惑王此言乃詢于蔡夫人蔡夫人平王正

后米建之母

蔡夫人度量寬洪雖知無祥之事包含

忍耐之然無妬忌之心亦恐米建聞知必然父子相

傷所以隱而不出及無祥詢問蔡夫人方語其故無

祥大泣怨罵無忌欲歸秦告父蔡夫人再三勸諭無

祥方止只是終朝含淚而已米建太子在城父亦生

一子名米勝方數歲一日帶入郢州來賀父壽米勝

與米珍無祥所生相爭局道一人所打米珍哭回訴

無可奈何

漸出

于無祥無祥大罵米建匹夫為人不能庇一妻尚敢
 縱子與吾兒爭道耶早有人將此語報于米建米建
 不知此語為何而出來問于母氏蔡夫人蔡夫人曰
 往事何必追究必欲追究但歸詢問爾妻便知端的
 米建怒氣方熾更不入朝辭父帶米勝便歸城父
 名費無忌聞米建不辭而歸恐其事洩乃譖太子于
 王曰臣聞太子與伍奢自居城父東交宋鄭北通齊
晉將以方城之外叛楚君不早圖終為國患王曰米
 建焉有此意無忌曰既無此意何入朝賀壽不辭而
 去且臣又聞建帶其子米勝入朝與公子米珍相爭

于局道蔡夫人告其事故所以不辭而去米建歸詰
馬氏知其前事反叛之計決矣平王驚曰然則此事
當何以處之無忌曰米建之內事全在蔡后外事全
在伍奢先發蔡后再召伍奢入朝訊問其故若事實
洩囚伍奢不放歸城則米建勢孤縱有叛意無能爲
也楚王然之遂詔廢却蔡后令尹子旗諫曰大王初
除內亂欲霸中原固乃納子婦棄嫡嗣過爲之甚今
又廢皇后而欲斬大臣臣恐列國聞知會兵伐楚
國亡無日矣平王大怒令斬子旗于市囚蔡后于勛
城各下詔令有再諫者赤族又遣星使尋夜入城父

來召伍奢米建未歸伍奢已先承詔來朝見平王平
王問曰吾令汝為太子太傅教汝輔建尊其德義何
以教其謀反奢對曰大王納秦女而為妻黜米建於
遠鎮是絕綱常淫瀆閭閻臣之諫表初上貶詔輒下
臣曠職受罪絀口不諫今又信讒而謂臣助太子謀
反是何無耳目之甚平王大怒囚却伍奢發兵使圍
城奸計父費無忌曰米建無一伍奢心無主意不必起兵
忒恨圍戰但令能言之人誘入朝中與伍奢同斬則一日
盡除其患何必起兵動將而費根餉乎平王然之問
誰可往使無忌曰此行非司馬奮揚則不可往也平

王信之遂遣奮揚往誘木建奮揚承認星夜往城父却
說米建歸至城父更不停留輒召馬氏問其無祥之
由馬氏隱瞞不說米建遂拔劍挾之馬氏只得將無
忌之謀從頭細訴一遍米建擲劍大罵曰不斬昏君
生嚼無忌之肉誓不爲人遂欲發兵入朝伍奢又不
在側正在躊躇之間忽人報王使奮揚奉詔書至城
父來停驛內不知因何不入縣堂只抱詔書大哭於
驛內米建嘆曰奮揚乃忠直之士爲吾東官司馬此
必昏君令其捉我故奮揚在難言之中遂迎曰主上
失德信讓而絕父子天性今揚來誘太子入朝與伍

怒形
上指

有曰
加此

奢者同戮。今揚職在東宮，不敢強命。乞太子速宜自謀。毋致災禍臨身。嗟悔不及。米建曰：吾正欲興兵逐昏君，斬讒臣，以削大恨焉。能束手而待擒乎？揚曰：父子之道，天性爲重。彼雖不義，而虧爲父之道爲子者，焉可更失不孝之名？况其國大兵雄，倘若與之交戰，不啻以羊投虎。昏君未除，而六尺之軀反滅。仇恨未伸，而不孝之名反彰。侯臣之見，莫若割恩棄城，遠奔外國，以待昏君死，然後歸承大位。如此，上全父子之道，下保長久之計，豈不美哉？米建泣曰：司馬之言，極是。爭奈建爲天地所棄之人，何國可往？且吾逃後，司

鹿揚
則建
託擒
矣

馬必然得罪耳。揚曰：善用智者，不失其身。太子更若逗留不往，大兵必至。但愿太子脫出樊籠，臣雖萬死亦無憾恨。於是米建泣拜奮揚，告以他日得國必當重報。奮揚忙扶曰：為主救難人，臣之職。臣何敢希圖。後報二人放聲大哭而別。米建即日收拾車馬與妻子星夜逃入宋國而去。奮揚既令米建逃難，恐已不能復命，乃令城父駙宰將已囚送郢州來獻。平王請罪。平王聞米建已走，大責揚曰：言出余口，入于爾耳。誰教米建逃走？奮揚頓首曰：臣教彼走也。王曰：汝食吾祿焉，敢賣吾之法，而私放罪人？揚曰：大王初封臣

案
長形
于色

一
打
打

爲東官司馬之時。曾誠臣曰事太子如事寡人。今太子未聞有謀叛之意。而大王又令臣捉太子。臣但知奉王初年之命。所以故赦太子逃走。然臣今思罪及于身。悔亦何及。王曰。汝既私建。焉敢囚來見孤。何不與建同走。揚曰。臣奉王命而捉太子。賣法而私令其走。是犯一件法也。臣若更與太子同走。是于王命而犯二件之法。臣何敢逃。平王顧群臣曰。奮揚雖違法。度然其忠直執義。臨難不苟。真義士也。遂赦揚罪。令其以復原職。奮揚謝恩復任。後史臣有詩讚曰。奮揚私放建偷生。不避違刑就鼎烹。

奉命如初心不變

佞臣聞此愧容顏

無忌告平王曰。太子出奔外國。而留伍奢在內。終爲國家之患。不如斬奢。再圖太子。然伍奢有二子。伍尚。伍負。俱在棠邑。若知吾殺其父。必奔他國。借兵伐楚。不如暫放伍奢。令其寫書。以召二子。倘二子來朝。一同殺之。可免後患。平王大喜。取出伍奢。挾其寫書。召二子。不知後事如何。

批 伍奢之謀。維新多。及猶寫信。恨

楚平王信讒。滅伍氏。

平王謂伍奢曰。汝令太子謀反。今本當斬汝。示衆。但

汝次子有功于先朝。不忍加罪汝。但當殿寫書召汝。二子歸朝。改封官職。赦汝歸田。伍奢心知楚王挾詐。子而同斬。但君父之命不敢有違。遂當殿寫書呈王。王平王封號。卽遣使往棠邑來見伍尚。使者逕接入府中。以家書遞與伍尚。尚拆封而讀之。

父書報與二子。尚負全見。吾因進諫。忤旨待罪。縲綑今賴主上聖明。群臣力保。念負有功於先朝。以致免死于今日。將欲議功贖罪。改封爾等官職。故示數字。速至無違。

伍尚讀罷。令使者安歇于外。召伍負以父之書示之。

負讀罷書曰楚王既召吾等議功以贖父罪必有詔
書宜召何故獨父之書吾聞朝用費無忌之言顛倒
法度廢滅三綱此必無忌之詐欲殺吾父懼吾弟兄
報怨故逼父寫詐書欲吾父子同刑耳伍尚不信負
曰吾兄不信試詐挾來使便知端的乃召使者問書
從何寫使者語語往來不能遮掩子胥拔劍嚇之使
者曰但臣見楚王因太傅伍奢之官當殿寫此家書
吾不知其爲何而遣子胥擲劍大罵無道昏君陷我
之父尚欲挾我弟兄吾與之不共戴天死生難解尚
曰事雖如此然吾弟兄不可不往以陷父死子胥獨

馮員
事死

斷腸
人送
斷腸
人

欲入朝伍尚止曰父命不可違父仇不可報然汝材智出類非吾能及我奔父死汝速奔外國借兵以削父兄之恨可也子胥堅意欲往伍尚曰奔死免父孝也度音鐸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避勇也父不可棄仇不可即弟何惑焉伍員聞尚之言有理即放聲大哭與兄訣別伍尚星夜入郢來見伍奢時奢囚於南牢聞伍尚單來而子胥不至仰天嘆曰伍員不來楚之君臣其肝食乎言有憂也伍尚入牢見父父子二人抱頭慟哭尚曰吾來日具表請贖父罪可乎奢曰同囚待戮以表忠誠何須更上無益

之表而徒廢紙筆哉尚放聲大哭自上枷鎖獄司奏
 聞平王平王詔無忌斬伍奢伍尚於天街無忌押二
 人至天街伍奢父子脫衣就戮伍尚唾罵無忌伍奢
 止曰見危授命人臣之職盡君蔽賢後世公論自有
 不容何必罵彼但伍貞不至吾慮楚國君臣不得安
 眠靜食矣言罷父子相向而哭百姓觀者莫不洒涕
 無忌卽令斬其首級回奏楚王是夕天昏日暗悲風
 慘慘似有妄殺忠臣之意後史官編錄至此曾有一
 絕云慘慘悲風晦日光
 伍奢父子陷同刑
 從今殿上無忠語
 致使吳兵入郢城

父子
莫矣

傷心
慘目

無忌斬伍奢父子首級。回見平王。王曰：伍奢父子臨刑，曾怨寡人乎？忌曰：伍氏父子臨刑，並無他辭。但曰：伍負不至。楚之君臣不能安眠靜食。王曰：然則何以能得子胥？忌曰：臣諒伍負出奔未遠，請詔一大將，給以快馬，追斬子胥。一面出榜，令楚國軍民有能捕獲子胥來請功者，加官重賞。又差各使通告列國諸侯，無得收藏子胥。如是則伍負進退無路，縱不能獲子胥，子胥勢孤，亦不能成大事。平王然之，遂問誰引兵敢前追無忌之弟費師。明出班愿往。王即與之鐵騎三千，令其急追師。明引兵望城父殺來，却說伍負將

能成
夫志

走謂其妻賈氏曰吾欲奔往外國借兵以削父兄之
仇徒因爾累不能前進賈氏睜目以視負曰大丈夫
舍父兄之仇如負荊刺今不速往尚何疑慮於妾乎
負曰吾往之後楚王必然發兵圍宅吾慮汝遭戮賈
氏曰父兄之仇大妻室之恩小今君不急其大而懷
其小是妾陷君為不孝妾豈敢私於一身而悞君家
之名哉君請速行毋掛念妾言罷遂觸土墻而死子
胥倚屍悲哭忽聞門外喊殺振天家人報費師明領
兵圍宅子胥荒忙踢倒土墻而掩賈氏之屍遂踰後
墻而走 後有詩一首以嗟賈氏云

父恨焉能共戴天

私情豈敢把君延

觸墻成就含仇志

誰似當年賈氏賢

賈師明打入子胥之宅只見四壁無人執其家僕而問之知子胥從後園奔走遂引鉄騎追上子胥又無馬足步走二十餘里師明快馬趕至子胥解下衣袍躲于綠楊樹上挾弓架箭望師明端射一箭師明倒翻馬下衆鉄騎望見子胥爭圍楊樹欲殺子胥被子胥捨下樹來步戰諸將斬却師明奪跨其馬望東北而走諸軍喊隨後追子胥架滿弓弦連射數十小卒曰吾有大仇在身汝等必欲追吾吾必教汝一命不

字以
人下
好

諸小卒見師明被誅不敢苦迫抽兵亦回子胥架
馬走不上五里前見一簇人馬奔來疑爲(楚)兵攔路
遷延不進視之乃故人申包胥出使外國而還包胥
遙謂伍員曰子胥謂何披斧單騎至此子胥下馬細
把平王殺其父兄之事哭訴一遍申包胥聞說亦爲
動容問曰子今何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仇不共戴
天吾將奔往外國借兵入郢生嚼(楚)王之肉車裂無
忌之屍方削此恨包胥勸曰(楚)王無道乃爲君也子
食其祿職本臣也臣可仇恨其君乎胥曰(楚)王納子
婦棄嫡嗣信讒佞戮忠良閨門不正彝倫混亂吾得

公私
兩盡

借兵入郢，乃為楚國掃蕩污穢，以除無道。焉得為臣恨君？吾不滅楚，誓不立于天地。遂拍馬而去，行數步，恐包胥歸引楚兵速追，乃謂包胥曰：子回楚必引楚兵追負，負愿從子死。乃下馬待擒。包胥扶負起曰：吾與子有平生之交，豈忍引兵以陷子哉？子宜放心前往。吾必不言。然今日隱子之踪者，朋友之私恩也。他日立楚國之祀者，君臣之大義也。負曰：吾子何為道此？包胥曰：子能覆楚，吾能興楚；子能滅楚，吾能定楚。也。子胥拜辭上馬而去，畢竟奔投何國。

批 負一門之冤，含淚而去，傷哉。

米建奔鄭被誅。

子胥上馬。不知米建奔往何國。行數里。見一起田夫。相漢于壟上曰。楚王失道。而逐嫡嗣。非國家之福也。子胥向前曰。汝見楚王之嫡嗣乎。田夫荅曰。將軍莫伍明輔乎。負曰。然。田夫曰。日前楚太子挈妻帶子亡奔宋。國會囑某等言。明輔不日必走。令明輔從宋相尋。以圖大事。伍負辭謝。田夫遂投宋國而來。却說米建。挈一妻一子奔在宋國。當時宋元公爲人多私無信。宋國政事在華氏。向氏之門。當時華亥爲太宰。華定爲太傅。向寧爲太師。元公惧二家權重。欲除二家。

華亥知其謀乃稱疾不朝。元公往問亥疾。華亥伏甲士囚元公。元公之子弟八人：公子駒、公子向、成公子華、成公子孫、甲公子辰。此八人皆元公之子弟。共起精兵攻華亥。華亥恐懼乃放元公。元公與之定盟。各以其子交質國中。大亂。米建見宋有亂不敢入朝。乃安于宋城南門。子胥至。遍訪衆人。尋見米建。二人抱頭而哭。各訴平王之過。惡子胥曰：「太子至。」宋幾日矣。建曰：「我至旬餘。」爭奈宋國君臣自相攻擊。所以吾未敢進。胥曰：「吾來欲圖大事。」宋既君臣自亂。焉能助吾復仇。不如速往他國。以作別

國米建從之。卽日四騎奔鄭。安于館驛。次日與米建
入鄭。來見定公。定公聞子胥乃列國明輔。久仰其譽。
及至。鄭朝定公親迎入朝。問其來故。子胥與米建各
拆平王無道之事。哭訴一遍。定公嗟嘆不已。曰：然則
明輔固欲起兵復仇。胥曰：臣之父兄無辜見戮。屍暴
家亡。臣實天地罪人。明公哀矜亡臣。愿乞一旅之師
以雪父兄之恨。後當執鞭負紼。以圖補報。定公令退
安歇。姑容商議。負與米建辭出。定公召集群臣商議。
上大夫子產進曰：楚王雖曰無道。若父也。米建與負
雖曰負冤。臣子也。今若起兵。與其報仇。是助臣子而

手者對

弒君父決不可也下大夫子皮曰楚王無道太甚雖
 發兵與負復仇亦不為過然楚之米建在外負若破
 楚之後必立建為楚王徒費刀兵民力無益於鄭定
 公曰然則不發兵可乎子皮曰依臣之見莫若先除
 米建然後發兵與負破楚約在破楚之後封負為楚
 公共分荆地負見米建既死彼肯從定公曰何計
 能除米建子皮曰晉常與楚爭霸連年交戰不息來
 日召米建詐告曰本當發兵代太子復仇奈鄭國地
 小糧餉不繼煩太子往晉借糧然後與師米建至晉
 必擒而殺之此假晉之手而殺米建然後發兵破

是料

楚我謀必就定公大悅而召米建入朝教其往(晉)求
糧然後代爲復仇米建忻然辭出不告子胥即便往
(晉)早有人報知子胥子胥驚曰此中(鄭)計也遂駕馬
追及米建曰太子何不深謀已身其爲他人作羊以
喪餓虎乎建曰何謂也負曰(鄭)人欲殺太子難以動
手欲假(晉)劍而誅太子何不深思遠慮建曰(晉)人焉
敢誅吾子胥曰(晉)與(楚)爭霸刀兵不息太子若往(晉)
(晉)侯必誅太子然後發兵伐(楚)子何不省以陷其
計乎米建大驚曰明輔之料固是然吾已許之矣許
人以諾而背之是謂無信死生一係于天吾焉可失

賢士
所見
里同

信而爲身謀乎但吾往(晉)之後果墮其計愿明輔保
吾妻子以圖報怨吾死何恨遂拍馬而去子胥追留
不及仰天嘆曰此天陷吾以致所謀不就乃快快歸
于館驛米建星夜投奔絳州入見頃公頃公隨見其進
身之表擲地大罵曰(楚)與吾爭霸數年以截阻中國
朝貢吾每欲興兵吞平荆(楚)以振舊業今建自送死
而來天滅(楚)也令囚米建發兵圍郢上卿荀吳諫曰
若殺米建正中(鄭)計頃公曰何謂也荀吳曰(鄭)有破
(楚)之意本欲殺建難以爲辭故假(晉)手伍員乃世之
豪傑爲列國明輔何國不可殺何兵不可借吾若殺

建能保國家寧息乎頃公曰然則奈何荀吳曰(鄭)用子產子皮爲政有席捲諸侯之勢(鄭)霸則(晉)削弱不如乘此機會密約米建裏應外合遣一大將隨建入(鄭)使主裏應然後率大兵伏于(鄭)之城外以候接應約在滅(鄭)之後與兵代建報仇如此則利在(晉)矣頃公大喜召建入朝宴之酒後頃公告以前事米建曰建乃亡國之俘誠恐不能成就所謀必得一將隨建潛入(鄭)城大事可圖頃公然之問班部中誰敢入(鄭)者下軍都尉裴炎愿往公許之又以五十號大車盡載蘆葦乾草許號糧草與米建入(鄭)以備火攻之具

一字

米建辭謝與裴炎離晉入鄭頃公一面使荀躒
 藉談各引精兵五千伏於鄭之城外以候接應不在
 話下且說定公日夜使人打探米建借糧之事忽一
 夜得夢不祥次日召子產占之子產請其所夢吉凶
 定公曰吾夜夢一壯士着一緋衣持二把火傍有一
 龍籠着短裳壯士拔刀引龍從西北而來逐我我乃
 逃走驚覺乃是一夢不審主何凶吉子產占曰此主
 外國有襲鄭之兆也公曰何以言之子產曰龍着短
 衣是箇襲字緋衣是箇裴字二火是箇炎字西北乃
 絳州之地此必米建引晉刺客入城不可不慎定公

僥思良久頓足大喜曰子產之言有如卜筮吾聞晉
 有勇士裴炎不避生死吾知必是此人但何以防之
 子產曰臣料米建不日而至密令四門軍吏待其入
 城必須搜檢明白方許進城又伏甲士於四門城下
 如若果有是事擒而斬之以絕後患定公然之即認
 子引子皮各引精兵巡守四門檢點奸細諸將領計
 而去却說米建歸將近鄭城先將五十號草車盡插
 晉糧二字之旗推入西門又將裴炎藏於已之車下
 將入城門門吏阻之要檢點明白方許入城建曰吾
 奉鄭伯之命往晉借糧而歸何必檢點門吏再三不

便
子
計

許進城務要查盤相拒一箇時辰裴炎乃一勇之大
見門吏逗遛搶出車前大拳毆死門吏突入鄭城守
城士卒大叫米建引晉兵入城子羽子皮一齊殺出
裴炎雖勇手無寸鉄拔車輓步戰二將子皮用鎗一
架刺殺裴炎米建見事已洩荒忙欲走出城城門已
閉背後追兵擁至米建不能逃出竟死于亂馬蹄下
後人有詩云

反覆無常作禍胎

堪憐米建昧機微

遍遊未復當年恨

六尺徒亡亂馬蹄

子羽子皮既殺裴炎米建回馬檢視輓車車上悉皆

讓果
出自

蘆草子皮大怒曰此必伍負匹夫之謀不誅此賊終
為國患與子羽雙馬殺回駟來要除子胥時子胥聞
米建求得糧而回鄭正欲出城相接聞西門喧噪忽
數小卒報米建之事子胥荒忙無措急入駟內從馬
氏上馬馬氏哭曰妾因無忌之讒陷楚王無道之名
累明輔父兄之命今太子又遭戰死妾焉敢偷生而
再適他邦乎以米勝交與子胥曰但愿明輔善保此
子以圖削恨妾心無怨言罷驛外喊聲大振駟卒報
子皮子羽引兵殺至子胥急促馬氏而逃馬氏不行
遂觸墻而死子胥搬墻拘屍抱米勝殺出正遇子羽

伍負大聲喊曰當吾者死逼吾者死鄭兵漸退子胥
殺開血路且戰且走鄭兵追至復圍數重子胥左衝
右突走出城外人困馬乏鄭兵追至子羽架弓望子
胥背射一箭子胥躲過勒轉馬頭戰子羽羽與子皮
雙馬來攻子胥又困于中非是子胥不能抵敵被困
爭奈又帶公子米勝在于馬上前後鎗法只好遮擋
兩箇身體不能更傷他人所以被困子胥雖困在重
圍怒目睜睜右手以衣鎧蔽住米勝左手橫鎗大叫
近前者死鄭兵見其驍勇不敢相傷忽有一起壯士
約有八十餘人各插竹葉爲號手持短劍爭先殺入

重圍子胥捨一疋馬令壯士力保米勝自舞長鎗奮力殺出鄭兵被傷者甚多不敢追趕子胥引一起壯士走上二十餘里不知救護者是何等之人下馬相問畢竟是誰 批 度功而行擇任而渡

伍子胥投陳辭婚

內有一爲首者前進曰吾乃爾父義子溫龍也自昔年歸田耕農及聞伍氏遭難吾卽交結鄉中義士前來救護及聞公子在宋吾卽接踵趕至及聞公子過鄭吾等又隨卽追至憇飲于城外酒樓望見公子被圍所以目死來救子胥認是溫龍下馬相抱痛哭各

訴往日之事龍曰今在鄭境恐追兵復至速請快行
數里以作他圖子胥乃取百金謝溫龍曰兄等請回
不必跟我我將奔陳及吳借兵以復仇溫龍曰我正
憂慮公子孤行故結義士前來相從以圖報怨何故
又令我歸負曰吾乃干國之臣只宜收踪歛跡以避
嫌疑若帶兄等行難以奔投兄暫歸耕闢吾他日起
兵伐楚不忘舊好愿借半臂之力同制大仇幸亦大
矣溫龍自思子胥之言爲是但囑子胥珍重行跡相
辭而別子胥逕投陳却說鄭子羽子皮引兵回報
定公定公即令報知楚平王平王聞米建既死在負

急進
之交
陳吳
之意
之耶

外奔既喜且憂問無忌何計能捕伍員無忌曰臣料
 伍員在聞寶會有恩於陳吳二國今日外奔不投
 陳則往吳他國不可往也但遣大將緊把昭關則我
 王高枕無憂不必致慮平王然之即令遠越與公子
 囊瓦二人把守昭關但是往來商旅務必仔細查盤
 遠越與囊瓦引兵至昭關把持緊急水息不通不在
 話下却說子胥在途中自思陳袁公昔年無寶赴會
 得已保全此行若至陳國諒袁公必為興兵報仇及
 入陳界聞袁公已死惠公哀公也在位欲入投見未
 審其款納之意思有故人姚素為陳大夫乃夜投楚

素府中問其進退之機。素見子胥不勝懽喜。則其所以至此。子胥將前事哭訴一遍。素曰。子胥不必致慮。吾先君哀公也常懷明輔之德。未曾申報。明日吾當引荐于朝。必湏代子報仇。方表朋友之義。子胥拜謝不已。遂安宿于素之家。次日姚素入朝。言于惠公曰。伍員楚之名士陳之恩人。今因父兄進諫。被戮。員乃出奔。明公能接之以禮。寵以重祿。則陳圖霸日可望矣。時陳國大政。乃上大夫尹叔皇所專。恐陳侯寵用子胥而奪己權。因而諫曰。夫伍員乃亡國之臣。昨又之鄭列國不能用。所以至此。吾陳國狹兵微。苦納亡

臣請侯聞知合兵來攻。自保不暇。焉能圖霸。陳侯聞叔皇之言。躊躇不決。姚素又曰。伍員有功于陳。先君每希效報。而未能。今遇家破父死而來。拒而不納。非理忘恩。大不可也。况伍員名馳列國。威振諸侯。一用于陳。四隣懾服。今若振而不納。使其見用于鄰國。何異有寶而遺他人乎。惠公然。素之說。宜。子胥入朝。封爲下大夫。寵賜甚厚。姚素又恐叔皇讒譖。次日又告惠公曰。子胥有大志。彼見吾國褊小。不能久爲我用。請以明公之女妻之。以固其志。內結骨肉之親。外交君臣之義。以此任用。無有不克。惠公亦許。卽令擇日。

次人

以長女與貞成婚。却說惠公之女名德禎。公主年方一十九歲。四德兼備。其乳母聞公將以公主妻伍負。飛報德禎。德禎默然不對。其乳母曰。吾聞子胥乃振世豪傑。大王以公主配之。真爲匹偶。明日乃花朝。令節。大王賜百官宴于瓊林苑。公主倘要窺其相貌。吾當引公主於賞花臺下。必得俱見。始末。公主本欲不往。乳母迫之。不得已。次日與乳母登賞花臺觀望。子胥時百官宴于瓊林苑內。望見賞花臺數十侍妾擁一公主。其侍妾目視手指一直射于子胥。或有大聲者曰。此明輔也。此公主之配也。伍負近覺。不知其故。

乃詢諸內官或對曰此德貞公主也主上賜婚于明輔。正此女子也。伍貞聞知不悅。次日謂姚素曰。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今承大夫奏陳侯以公主賜婚。昨日侍宴于瓊林苑歸過賞花臺下。公主縱放侍妻妾呼貞名。煩大夫復陳侯之命。此婚決不敢承。姚素勸諭再三。子胥堅辭。姚素但唯唯而出。早有左右將伍貞辭婚之事。報于陳侯之夫人姜氏。姜氏大罵匹夫。乃亡國俘囚焉。敢嫌吾之女而辭婚乎。遂詣于陳侯曰。伍貞將有外奔之志。大王以愛女事之。倘一去不來。豈不悞此女一生乎。陳侯曰。夫人之言極

有遠識。然吾先許之矣。豈可食言。姜氏曰：大王不忍食言。妾聞伍員素有他志，而叛去矣。陳侯詰問其故。姜氏以伍員嫌婚之事實告。陳侯大怒，欲誅子胥。姚素欲諫，尹叔皇力譖，不可。姚素荒忙來見子胥，曰：吾欲保全朋友之義，爭奈主上信讒，不能如意。子不速行，禍將至矣。子胥知是事發，更不入朝，拍馬出城。姚素囑曰：吾聞楚王下令，不拘列國官民，有能捉子歸楚者，賞粟五萬石。官至上大夫。此行必須收斂踪跡，勿爲奸細所獲可也。子胥受命而出，不知奔往何國。畢竟後來如何批。雙眼已射着立吳矣。

子胥脫難遇昭關

子胥與米勝扮作行商。晝則隱于山林。僻處夜則披星帶月而行。行數日至昭關下。米勝經苦不過。遂沾寒疾。不能前進。子胥甚憂。訪醫於道路之人。或者曰。此山莊後有一老父。醫名振世。號爲東臯公。汝宜訪治。則疾不日而瘳。子胥辭謝。卽携米勝入山後。一草庄中。訪之。果有一老父。鬚眉皓白。手持竹杖而出。子胥下馬相見。老父曰。子非楚國伍明輔乎。負曰。然。老父曰。吾乃東臯子也。昨在陳國施藥而歸。聞明輔自陳適吳。吾聞楚王遣二將堅守昭關。求子甚急。明輔

醫
醫
醫

乃負屈之人。恐汝不知而被所捉。每欲告知。恨不相逢。今日至此。是天祐吉人也。於是款留數日。以良藥治米勝之疾。不日而愈。子胥問曰。承先生指教。何計能脫我難。日後必當重報。東臯尋思一夜。次日告。自曰。前村有一士。覆姓皇甫。名訥者。乃吾平生之友。觀其狀貌十分類子。倘得此子代伊而過。許與楚將所執。然後明輔。方可乘虛而度。子胥大喜。乞召此人。商議。東臯公即遣人召得皇甫訥至。相見禮畢。東臯引子胥與訥相見。曰。此乃楚國大夫伍子胥。身有父兄之仇。未報。欲投東吳。借兵。楚將堅守昭關。不能前度。

吾爲籌畫。但以子貌相類。子能覩吾面顏。脫此含冤之士乎。訥曰。吾聞濟人艱險者爲仁。脫人困難者爲勇。今明輔身負重冤。困在險難。倘能殺身以成其志。尚且不避。况但代冒其險乎。遂欲上馬過關。東臬公止曰。凡事不可苟且。承子諾。救明輔。當令明輔脫下衣袍。與子子卽扮爲明輔。令明輔扮爲僕御。倘子被執。明輔當速搶過。照關我卽在後救子。方能保得兩下無患。訥依其說。卽與伍負互相裝扮。卽日上關。却說楚將囊瓦。號令堅守關門。但凡壯人東度者。務要盤詰明白。方許過關。皇甫訥乘一疋馬。詐作驚悸之

表點
浮像

實

色突上關來。囊瓦之卒遠見，依稀認爲子胥，闔下關門入報。囊瓦囊瓦飛馳出關，視之曰：是也。喝令士卒一齊下手，將訥擁入關上。訥許爲不知其故，但乞放手。飛騎卽時細縛入關。當時守關士卒初聞捉得伍員，盡皆踴躍觀看。關門遂放，而不守。伍員扮作僕御，雜入衆人群中，慕得開，卒四散。遂攜米勝，捨下關來。囊瓦將訥拷打，着令供狀。解去郢州，訥辭曰：吾乃闔下皇甫訥也。欲相從故人東臬公出關東遊焉。可妻指良民爲寇。囊瓦仔細詳驗，訥之面貌本類子胥，但身體聲音大不相同。正躊躇之間，忽報闔下名士東

騙

皋公來賀囊瓦延入各序賓主而坐東皋公起曰近聞將軍捉得亡臣伍員老父欲出關東遊敬來相賀囊瓦曰適聞小卒捉得一人貌類伍員而實不肯招認正此遲疑東皋曰伍員與子常囊瓦字子常共立楚朝豈有不能相識乎囊瓦曰子胥貌如雄虎聲似洪鍾吾知之審矣但此人貌相似而聲不同吾疑其久涉于外勞後所致所以疑惑未定東皋公曰吾與子胥亦曾相會請借此人與吾辨之便知虛實囊瓦令取原因與東皋先生看之左右押出訥佞呼曰吾友早不同行陷我于無辜今見而不救何也東皋急

假真

告囊瓦曰公子差矣此吾鄉友皇甫訥也約吾同共
東遊彼自先行一程公子不信身上曾帶東度文牒
焉可証其爲亡臣耶及搜之果然帶有照身文牒囊
瓦親釋其縛取酒與之壓驚又取金帛謝東皐曰此
吾小卒肩犯先生故友萬乞寬恕其罪東皐辭曰此
公子爲朝廷執法不得不慎焉敢爲咎遂與訥謝下
關囊瓦號令將士堅守如故忽有哨馬報關下百姓
証嘆言日前伍負果帶米勝曾過關入矣矣囊瓦大
驚令遠越堅守昭關自引三千鉄甲尋夜後追畢竟
如何 批 追之晚矣

問丘亮汎舟救子胥

却說子胥既度昭關。心中暗喜。尋夜奔入東吳。行至吳江口。河水茫茫。又無舟渡。子胥哭於蘆花岸畔。曰：吾自離楚。適來過鄭備。歷艱辛。皆爲父兄之仇未雪。所以不敢安居。今渡昭關。而吳江難濟。殆非天示我乎。自辰及申。與米勝遊於北岸上。欲候渡舟。等至夕陽。不見渡舟。子胥與米勝將投吳江。死忽聞滄浪之中。有數聲漁歌曰：

重門夜鼓不停搥。
何以一身空四壁。

畫戟犀簪將相家。
滿江明月照蘆花。

張
狀
可
詢

米勝急謂子胥曰江中有漁舟至明輔何不呼而渡
之子胥急呼漁者渡我漁者渡我漁父汎舟至岸接
子胥與米勝下船見子胥形貌非常知其必是好人
但見顏色饑餒詢其始末子胥俱以實告漁父嗟吁
不已曰子饑色形于面莫非乏食乎負曰然于是漁
父繫舟於楊樹囑曰子姑少待我歸取食而啖汝漁
父既去久而不來子胥疑其乘衆捉已乃登舟隱于
蘆花深處少頃漁父持紅菱餅及鱸魚羹至則不見
子胥漁父曰噫子胥疑吾爲貪祿之徒乃呼曰蘆中
人蘆中人吾非以子求利者也子胥方出食吃羹餅

數事
能品

解下所佩之劍呈與漁者曰。追兵將至。吾不能少叙。款曲。此劍乃吾聞寶會上秦王所賜者。價值百金。姑獻與子。少伸謝意。漁者辭曰。吾聞楚王有令。能捕亡臣。伍員者。賞粟五萬石。官至上大夫。吾既不圖大夫之爵。而何取百金之劍乎。且君子無劍。不游。子請速行。毋致露洩行踪。子胥拜謝。登岸數步。顧謂漁者曰。子既不愛吾劍。愿乞姓名。以圖後報。漁父怒曰。吾以子爲嚮屈之徒。故渡汝江。豈望報乎。子胥曰。大丈夫一飯之德。必辭。今不愿詳名。姓何以滿吾之意。漁父曰。今日相逢。子爲亡楚臣。吾爲縱盜客。焉用姓名。爲。

哉。况我舟楫活計。波浪生涯。雖有名姓。何期而會。苟
須天意不負。二人之好。使他日復得相逢。我但呼子
為蘆中人子。但呼我為漁丈人。走為誌記耳。子胥欣
然拜謝。上馬行數步。又顧謂漁丈人曰。追兵若至。子
勿渡。而促我漁者。聞子胥之囑。仰天嘆曰。吾將以德
全子之命。倘若追兵別渡。豈不以吾之德。變為仇乎。
請以死別。以絕君疑。言罷。斷帆拋舵。連船溺於江心。
後人有詩一律為証云

不實
無不
解

伍員脫難奔東吳
辭劍不為貪利客

江口從容遇釣夫
進羨專憫負冤徒

蘆花明月生涯有

顯姓真名豈特無

既濟猶疑怨害德

斷帆拋舵溺江枯

又有一絕云

吳江春水去悠悠

楚國亡臣絕濟遊

設使漁翁非義士

子胥難免逐波流

又有贈劍賦一篇云

彼子胥兮亡命江湄賴漁父兮停桡在茲既流之
濟矣因解劍而酌之厚意殷勤何惜千金之寶高
情特達用陳三讓之辭哀其去國無途迷津獨立
前臨瀨水之阻後有追兵之急瞻仰而鶴髮相閱

或轉
或楚
或書
或書

顧盼而漁父可人憂心盡展憑枯木以何處渡口
非遙掛輕帆而已及繇是拂拭青萍披陳素悃念
險難以知我顧提携而賜於拔三尺之熒熒波間
電閃橫七寸之凜凜掌上風生叟乃莞爾以興言
支頤而話志本期浩渺之難涉焉可蒼惶而詢利
耐恩報惠誠多公子之心害義傷廉且非老夫之
意况乎楚令方急嚴刑具陳盡索奔亡之黨先誅
隱匿之人若以爵祿爲念榮華是親則本捉爾躬
而赴國將爾劍以防身整棹西歸自受執珪之賞
論功北面寧無佩玉之珍蓋緣惻隱存心難危是

宋物
學然

救方圖散髮之樂豈假吹毛之銳情高而俗慮難
量語罷而鳴榔忽逝連環吐月空留玉匣之間一
葉搖風漸入寒烟之際豈不誠志達微隱言窮是
非棄夙愿以長往弄波濤而不歸寂寞烟岩從東
流之渺渺淒涼浦樹含落日之依依已而義立一
時各超萬古轟雷霆之異狀皎日星之光輝飄然
離舟而登岸吾于斯人而何歸

子胥回見漁父連舟溺死咨嗟不已只見隔江塵霧
漫天喊振波濤原是囊瓦引兵追至見無舟渡抽兵
而還子胥恐其東渡慌忙奔走不知後事如何

批 風波中有此俠骨

浣沙女抱石投江

子胥駕馬走上三十餘里見一女子浣沙于瀨水江
邊行過里餘迷失道路前後無人可詢依舊抽馬問
前女子曰吾乃楚國亡臣伍員也因楚王無道殺我
父兄我欲投奔東吳借兵雪耻迷失前途乞煩指教
決不忘報女子以指投向東南一路子胥辭謝上馬
行數步回謂女子曰楚兵追至萬勿指引其途女子
曰諾子胥既謝上馬行上半里恐女人見識不定復
抽馬回曰感伊深德不教追兵之路愿求姓名以圖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後報女子曰妾姓馮氏自幼未嘗適夫與母孀居勤
事織紉以供朝夕吾哀將軍有父兄之仇指迷道路
非敢望報今將軍去而復回者數次特恐小妾主心
不定更指追兵妾請投江而死以絕將軍之疑言罷
抱一大石投于江心

後史臣有詩云

瀨水江邊女丈夫

清輝瑩潔若冰壺

浣紗自信供親旨

抱石何妨引客途

月照碧潭寒骨白

霜橫綠浦澗身孤

幾回岸畔鶯聲巧

似語佳人節不枯

予胥忙欲援之不及曰吾非劍殺此女此女亦因吾
死他日功成焉敢忘此因名此女為浣沙女染指血
留下數字于石為記曰

亡臣經此過 逢女浣溪沙 抱石因吾死

銘恩肺腑奢

寫罷又恐後人認見知已從此逃過復以泥土掩之
上馬行二十餘里天色幾晚前後又無人家投宿聞
山後有鷄犬之聲疑有人家遂携米勝轉入山坡見
一村庄僅有三五人家子胥連扣柴扉少頃一士開
門出視乃昔鄭界所別義兄温龍也龍曰公子何以

知

至此子胥俱將前事細訴一遍溫龍整宴暢飲一夜各叙往事不知外有數人驀見子胥乃結聚數十餘人五更左側喊圍溫龍之宅要捉子胥入楚請功子胥荒忙從後路密走強徒打入其宅搜獲不見一齊趕上子胥走上數里饑困難進行至溧陽見一老嫗饋餉于道子胥下馬求之嫗曰觀汝相貌固非爲人乞食之徒何不奮力生涯以圖活計子胥乃以實告老嫗大驚遂跪而進食子胥食之未足荒忙而去老嫗曰將軍晝夜奔亡力困饑餒一冷水飯尚何食之不盡而遽行乎子胥曰追兵至矣老母與吾方便幸

得衣
得衣
得衣

勿指引其路。嫗曰：將軍恐後，追至必須解下衣袍。妾始可謀。子胥解衣付與老嫗，拍馬從間道而去。老嫗將胥袍置于東南路口，遂自縊于道傍之樹。少頃，強徒果然追至，見胥袍于路口，直奔東南，追上五十餘里不及而還。後人有詩云：

負屈含冤走渡江

兵追糧絕實堪傷

若非野母留袍計

爭得將軍撻楚王

又有短歌一章曰：

子胥急難，兮渡吳江。漂陽絕食，兮事堪傷。匍匐中道，兮命將亡。忽逢老母，兮靖安康。強兵追及，兮慮

難量遺衣引路兮從此昌母死千古兮人談揚雖
爲婦人兮有丈夫之剛

得
汗
下

子胥旣從間道走入吳邦棠邑無得故人引入暫停
棠邑以候相知一日遊于城內見一壯士狀如餓虎
聲若震雷子胥疑其非常人物正欲與之相見忽與
一士廝打衆皆力勸不止有一婦人出喚數句其人
卽歛手歸家子胥默嘆曰險些錯交此士此特怯婦
之徒何足道哉乃詢問其名姓畢竟是誰

批 英雄過此系傑志必成矣

子胥吹簫引王僚

或人告曰此吾鄉勇士姓鱒名諸力敵萬人不畏強侮平生好義見人不公之事彼且出而折衷胥曰好義何畏婦乎其人曰非婦也乃母也鱒諸素有孝名事母無違雖與他人爭鬪一聞母至即便斂手歸家子胥又自嘆曰此賢士也非鱒諸孰能成吾志哉次日親詣鱒諸鱒諸延入問負從何而至子胥具已始末以告鱒諸鱒諸嘆曰原來明輔含冤之人爲何不入朝見吳王借兵雪耻負曰吾意正欲如此爭奈無一相知荐引公子姬光與我有舊今聞引兵南伐所以暫停于外以待允回也於是鱒諸款留子胥與其往來

不在話下且說吳乃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傳
十九世孫壽夢始僭稱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諸樊次
曰餘祭三日夷昧幼曰季札最賢壽夢有令四子將
大位依次而傳將傳及季札札辭不受乃傳與夷昧
之子名僚爲王諸樊之子名光卽姬光也每怨已爲
長子嫡孫不得爲王常欲弑僚而未得其計時楚平
王號令列國捕捉子胥及聞子胥搶過昭關今已奔
吳平王甚憂費無忌奏上曰伍員入吳蔡夫人未建
之毋在郢音云與吳相近久後蔡夫人必誘吳兵犯
界不知遣一大將往郢先斬蔡夫人然後設計以圖

伍員方免國家之患矣。平王然其說，卽令遠越引兵
三千往郢，斬却蔡夫人。卽鎮其地，遠越引兵出朝。早
有人報知蔡夫人，蔡夫人卽具表令人入吳求救。許
割郢城入謝。吳王得表，卽遣公子姬光率兵往越迎
接。蔡夫人姬光卽引兵至郢城，入見蔡夫人。蔡夫人
收拾寶物，卽與姬光走出郢城。及遠越兵至，吳兵已
離三日矣。遠越追之不及，仰天嘆曰：吾爲大將，受命
出征，而失君夫人焉！敢復命。遂自縊于遠滢。音制殘
真歸楚。回報却說子胥日在店內專候，姬光歸國。姬
光未至，感時傷景，曰：日月流矢，不遇相知，父兄之仇

何時能報。乃取箎音持吹于店外觀者甚衆皆不知其爲誰。獨鮑諸私謂鄉人曰：此楚國亡臣伍員也。汝等不可輕視。市中互相傳揚。報知王僚。王僚輒備駕出謁。卽引子胥入朝。問其始末。子胥細訴一遍。王僚卽封員爲上大夫。而謂曰：明輔不足掛慮。但盡心以輔寡人。日後當與兵代報父兄之恨。子胥再拜就職。却說姬允迎接蔡夫人入吳。王僚受其降表。安置于別宮。令子胥米勝事之。如舊主母。大賞姬光。姬光出朝訪問伍員。何以至此。家人具伍員之事。告知光。卽入謁子胥。二人相見。各序禮畢。光曰：久懷明輔之恩。

每思效報未得其由今幸明輔辱臨敝邑不知爲何而至于胥具父兄之事以告姬光爲之痛哭曰明輔負父兄大仇不可一日少置今在敝國吾主王僚亦是貪怵失義之徒焉能代公復仇乎子胥曰吳王何謂貪怵失義光曰吾先祖生下四子議以大位依次而傳及吾叔季札辭不受位此位合當傳光而王僚幼奪長位有虧先王家訓此吾所以怏怏不樂故也子胥知姬光之意但唯唯而已姬光辭出子胥嘆曰姬光公子方有內志焉能成吾大事姬光歸家自思伍員若爲王僚任用恐已弒奪之謀不成次日密奏

王僚曰大王任用伍員莫非欲興兵而爲報仇乎王僚曰子胥有恩于吳今因父兄之仇窮困而來奉焉可不與興兵而復仇也光曰子胥雖有恩於吳但當重報不當與之興師王僚曰何謂也光曰楚王雖然無道君也子胥雖有大仇臣也今若代負興兵是助臣伐君諸侯聞知合兵來攻一吳能當列國之兵乎王僚乃無定見之人聞姬光之語遂有疎慢子胥之意子胥見王僚慢已亦知姬光之譖恐不能容身于吳一日乃上表告王僚曰臣乃亡國匹夫豈敢希圖大國興兵以削仇乎但乞大王恩澤賜臣棲身之所是

矣王僚日本當代明輔起報怨之兵奈國小兵微難以敵楚明輔既不愿仕賜爾郭外良田百畝暫停數年以待糧足兵集然後共作他圖子胥謝恩出朝退耕于城外畢竟後事如何

批 暫借身俟圖後計

姬光請鱒諸行刺

姬光一日來訪子胥子胥延入各聚殷勤光曰明輔有夙大仇在身爭奈王僚不足與謀光欲共圖大事兵權又不在手如之奈何子胥泣曰負爲父兄之仇奔莖列國四海無家今投大國以吳王有哀矜之志必

敘事
能品

為興兵誰料反成見疎公子倘念真為舍枉之徒煩
為主張後雖執鞭引轡當昌報効姬光屏退左右以
實情告子胥曰王僚爭奪專位其事已在明輔胥襟
明輔倘能代光以圖王僚使光得國治民必使先代
明輔與兵報怨子胥自思欲與共謀又為不義若不
與謀大仇又不能報乃謂光曰公子欲得位何不聚
集國老群臣以先王傳受之意今日利害之事曉諭
王僚使僚知退讓之義則上不失先王之德下不失
弟兄之愛豈不美哉又何必以詐謀相挾以致骨肉
傷殘光曰光非不知此義奈王僚貪慝無厭若以正

義曉之彼必不肯降位則允反爲所謀矣負曰欲圖
大事非死士則不可也光曰目下難得其人負曰棠
邑城東有一勇士姓鯁名諸力敵萬人孝冠百行公
子欲圖王僚非此下則他人不可謀也光問曰明輔
焉知此人孝勇子胥以初年入吳之事告之姬光太
喜欲召鯁諸負曰此事宜密爲之不可輕洩必須公
子親往諸定方可遮掩他人耳目允然之卽與伍員
密接棠邑來見鯁諸鯁諸迎允光見鯁諸形雄貌壯
自思子胥之言爲不誣請田奉去奉事水人之忠身
付指穀光曰久聞此士風凜傲哉所耗夫事鯁諸再

拜曰諸乃細民恐不足承尊意倘可効力之處敢不奉承姬光大悅遂以欲刺王僚之事告諸諸曰此事謹當奉命但吾有老母在堂幼子在室不敢以死相許光曰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卽吾之子母也敢不養老慈幼以賢君乎子胥亦勸諸曰吾友負蓋世之勇不遇明王以展其志此行倘能成就公子之謀則立功于世垂名不朽又使令卽顯仕於朝豈不勝於老死若穴而湮滅無聞哉鱄諸沉思良久對曰凡事輕舉難保萬全欲圖大事必先察王僚所欲方能就計光曰王僚平生所嗜者獨吳江之魚炙也諸又曰王

僚親信之臣誰人也光曰王僚每自矜傲故其賢臣
名將皆不親附所親附者獨有二弟掩餘燭庸公子
慶忌而已 掩餘燭庸王僚之二弟名慶忌王僚之子
名諸曰鴻鵠一舉而冲天者以其羽翼整齊故也今
欲收其鴻鵠必先剪其羽翼吾聞公子慶忌筋骨果
勁萬夫莫當手能接飛鳥步能格猛獸其高名英勇
振聞于諸侯夫王僚得一慶忌旦夕相親尚且難以
動手况又兼以掩餘燭庸而並輔之雖有擎龍搏虎
之勇鬼神不測之謀焉能濟事公子欲除王僚必請
先去此三子然後大粒可圖不然王僚雖死公子之

位能保久安乎姬充俛思半晌顧謂于胥曰壯士之言誠是吾等只得歸家待時而舉於是二人密囑鱗諸曰其事專托于爲但待去其羽翼然後計議而于萬勿輕洩鱗諸再拜受命相辭而別姬光聞鱗諸之謀藏于胥于本府之中日夜謀去慶忌畢竟後事如何批 剪去羽翼所謀亦是

三公子出兵伐楚

且說周敬王四年九月庚申楚平王有疾將危召群臣囊瓦等八官囑曰伍員在吳終爲楚患子西年長吾欲立之爲後又在燕子之列米珠雖幼位在嫡嗣

吾死之後公等盡心輔玠治國防吳吾死無恨言訖而殂群臣欲奉米珍嗣位令尹子常曰子常囊瓦之子國有外患不可立幼君以悞大政子西雖在庶列其長且賢必立子西方能定國群臣然之遂奉子西嗣位子西辭曰先王平王遺訓教立米珍吾焉敢違命而爭大位乎群臣遂奉米珍卽位是爲昭王昭王嗣位封子西爲左令尹子常爲右令尹昭王年幼朝廷政柄皆由費無忌所出國人搃攘不服早有人報子子胥子胥聞平王已死放聲大哭終日不止姬光怪曰平王無道殺爾父兄此固不共戴天之仇今聞

其死何為終日悲哭負曰吾哭非為楚平王也特哭
平王與我有父兄之仇吾不能梟彼之頭以雪吾恨
反成安枕而死此吾所以故哭也姬光亦為嗟嘆子
胥自恨不能報平王之仇一夜無眠次日心生一計

復伍
實事

謂姬光曰鱗諸所謂去鴻鵠之翼者正其時也時不

可失倘公子能乘此時以除王僚則吾之仇不日亦
報矣姬光問其何故負曰公子可奏王僚乘楚有喪
亂之故啟其發兵南伐與楚爭霸倘王僚問誰可為
帥將兵南伐公子即令掩餘燭庸足可為帥令公子
慶忌往衛求兵為接此一網而除三翼王僚之死且

在目下矣姬光又問曰三翼雖去叔父季札也 在
朝見吾行此篡位之事能容我乎負曰何不乘此機
會令其奉使列國以觀諸侯之覲待其遠使既歸我
位已定彼能再議廢立乎姬光大喜甚以子胥之言
爲是次日入朝秦王僚曰臣聞楚王已喪嗣君幼弱
國家政令皆由費無忌而出誠乘此機會大王卽舉
兵南伐則霸勢在吳列國諸侯誰敢不賫重幣而來
朝乎王僚曰此謀極善爭奈國無良將誰可率兵南
伐光曰戰勝克敵莫非子父之兵今公子掩餘燭庸
青年驍勇若命其爲帥統兵南伐王子慶忌果敢能

北言及臣

言可令往(衛)求援叔父季札賢而有智可令歷聘中國以觀諸侯之釁如此一舉所任皆是弟兄骨肉則雖鉄統荆襄打破何難王僚大喜遂令掩餘為元帥燭庸為先鋒太率精兵十二萬南征遣公子慶忌往衛求救又詔季札歷聘諸侯四子各各奉詔而行掩餘即日發兵望(楚)而進圍至潛邑楚之邑名潛邑大夫(宋)木堅守不出遣人入(楚)告急時(楚)國君幼臣讒聞吳兵圍潛朝中譏攘不定令尹子西曰(吳)人乘我喪亂發兵南伐若不出兵迎敵必然見怯依臣之見速令偏將軍伯却宛伯州犁之子率兵二萬救潛又

天是 勃敵

遣右令尹囊瓦引一萬水軍從汭水名抄出潛之東門水陸並進使吳兵倒戈來降昭王大喜遂用子西之計調令二將各從水陸交救潛邑郤宛大兵殺奔潛邑而來時掩餘攻潛甚急聞楚救至擺開陣勢與楚兵初戰一陣吳兵大敗掩餘召燭庸議曰楚之救兵甚急焉能攻破潛邑燭庸曰吾觀潛城西門路通汭河其道易攻兄引本部攻打城池敵住楚兵我引本部兵以戰船攻破西門然後可入掩餘然之令燭庸引水軍攻潛西門自引本部精兵一面攻打城池一面又與郤宛交戰相持數日兩下各無勝負忽一

日西門城下喊聲大振掩餘自喜以爲燭庸攻破西門正欲出兵接應燭庸敗馬回告曰不料楚將囊瓦三百戰船從汭水抄出盡焚我之戰艇所以引兵敗而回掩餘大驚正會議間楚兵大噉嘯馬報囊瓦困住水路卻宛困住旱路於是掩餘之兵不能進退堅守一隅與弟燭庸分於兩寨以作犄角之勢遣人入吳求救不知勝負如何

總批

歷報履險千仇系恨不共

戴天殊矣不能
空此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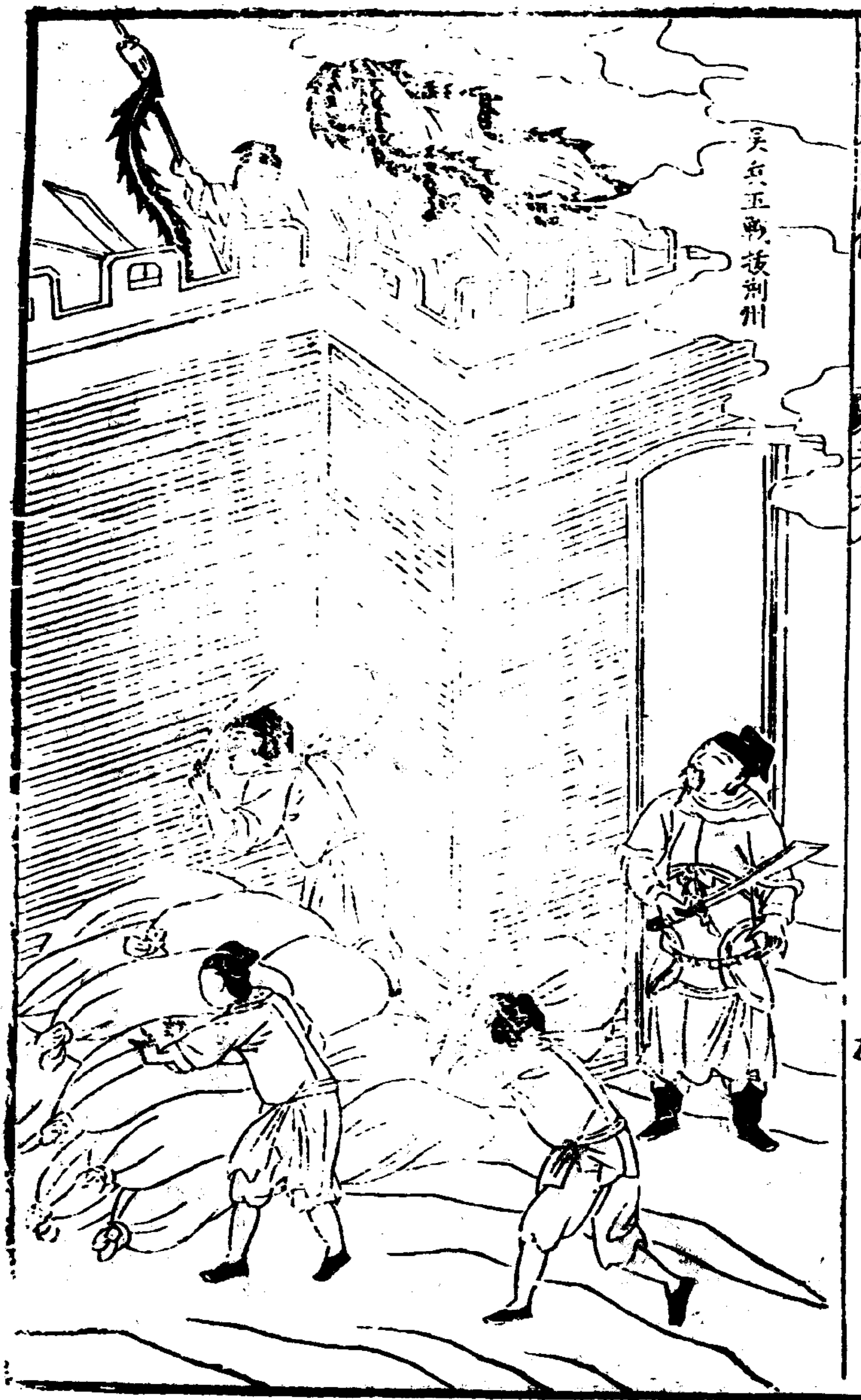
新鑄陳眉公批評列國志傳卷之七終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一三九八



祭旗于黃旗



吳兵五萬拔荊州

魏王奔却入破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原 闕)

一四〇二

(原闕)

陳批列國志傳 卷八

一四〇三



吳王囚于橋李城

鼻道大夫矣





吳西施進合景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威烈王元年丙辰至顯王庚辰年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太湖亭鱒諸刺吳王

當時吳國諸將各引兵出外朝中大政皆決于姬光之手及掩餘求救表至姬光截住不奏乃告子胥曰王僚死日近矣子胥問其因由光以掩餘求救之表示子胥子胥曰時不可失也急召鱒諸計議姬光與子胥迎接來見鱒諸告以及時行刺之事鱒諸辭曰

死雖不殺諸母諸母由光而死

時固可也。奈有老母在堂焉。敢以死相許。光曰。前議已定。你母卽吾母。君何慮焉。諸曰。爲人子者。父母在遠方。不敢遊髮膚。不敢傷况。敢以身許人。作刺客耶。公子請行。別圖此。諸實不敢奉命。子胥再三勸之。鱗諸不從。其母聞堂外鬧炒。出問其故。諸以光事告知。其母諭諸曰。吾聞忠孝不同。君親無二。汝旣諾公子之忠。焉能盡吾之孝。汝宜速行。不必慮我。言罷。遂入寢室。自縊而盡。少頃。家人出報。鱗諸痛哭幾絕。子胥與光亦爲悲傷。旣而鱗諸收葬其母。與妻子訣別。竟同二人歸吳。後人有詩云。

雖曰君親分二道。

由來忠孝理同明。

賢哉諸母能知義。

一死竟成厥子名。

鱗諸歸吳曰。吾聞王僚出入。乃着的獐狍鎧三重。雖有利器。不能行刺。吳王沈思曰。往歲吳人于將者。進吾一劍。長只三寸。言是歐治先生所鑄。號作魚腸。猶能斬金截鉄。如刈草也。吾每試之。甚驗。倘以此劍行刺。無有不克。鱗諸請劍試之。姬光取出魚腸劍。試斬金鐵。如刈腐草。鱗諸賀曰。此天助公子。使得此劍。而成大事也。

世傳越人歐冶子善鑄神劍五口。獻三口於吳王。

閻問一曰燕郢。二曰魚腸。三曰湛盧。吳王受之。吳于將者。其妻名莫耶。夫妻皆能鑄劍。于將求吳山之銅。收六合之金。用童男童女。禱于爐中。鑄得陰陽神劍二口。陽曰于將。陰曰莫耶。匿其陽而獻其陰。與吳王。吳王試之。未知是否。

姬光大喜。即與鱗諸謀議已定。次日入朝。請王僚曰。臣釀春酒初熟。請王來。日於太湖亭上。以宴炙魚會。王僚許諾。光歸。即令子胥伏甲士五百人於堀室。命鱗諸詐為膳宰。俗呼為厨戶。以備行刺。次日姬光饋張已畢。復請王僚。王僚入告其母曰。姬光今日請吾

狀甲
于堀
室而
享王

可太湖亭上以宴炙魚會。吾實不欲行。然昨已許之矣。夫人曰：王僚之母。吾觀公子姬光快快有怨望之意。汝若赴會，切宜謹慎，以防奸細。於是王僚身著鎧，帶鎧甲，帶領五百校刀手，親隨而往。至太湖亭，呼姬光延入，將進酒食。王僚辭曰：吾今日心甚不安，但公子盛意，勉強而赴。苟能依我行移，則盡懽而飲。否則不敢奉命矣。光忙對曰：湖下往來，楚客甚多。大王慎之。極稱吾意。於是王僚使前後左右各列劍士進食者。兩劍夾一士進爵者。三劍跟一人護衛甚密。飲至日中，姬光思維不能就計，乃詐為足疾，入于側室。令

實劍
于魚
中

劍能
死人
伏劍
者死
于人

鮪諸行刺諸乃因進炙魚藏短劍于魚腸中跪捧而
 進劍士夾之甚密王僚見鮪諸生得異常叱曰汝何
 人也不得近席諸曰臣乃膳夫來進炙魚也王僚令
 劍士接炙以進不許鮪諸近側鮪諸曰炙魚非膳夫
 親剖劈則味不中大王如疑臣有異志先請搜檢然
 後進食王僚然之令劍士遍搜鮪諸身無寸鐵鮪諸
 跪進炙魚王僚熟視其魚曰此何魚也諸曰此松江
 之鱸細口錦鱗其味甚美王僚令劈炙魚鮪諸當席
 剖魚賣一手段抽出短劍投于王僚心胷刺透猶銳
 鎧甲王僚中劍而死衆人亂劍即將鮪諸砍為肉醬

後人有詩云

姬光深計欲圖吳。

急令王僚嗜炙魚。

設使當時從母諫。

豈勞千乘伴鱗諸。

又一絕單美鱗諸曰。

鱗諸勇力冠群英。

孝振鄉閭義又深。

一死當時曾許國。

太湖亭上竟成名。

力士既殺鱗諸又追入側室欲斬姬光子胥荒忙殺出左衝右突斬却劍士數十餘人即捧姬光入朝曉諭群臣曰先王以吳國大位依次而傳王僚不遵遺訓以幼奪長今公子合正大位群臣即當奉壘山呼

今吳城有專諸
此卷始

北之
讓伯
夷

誰敢異議於是群臣即奉吳王闔廬
 卽封鱣諸之子鱣毅為大宰大夫對子胥為上大夫
 其餘文武各加一級當時季札出聘而歸姬光聞知
 大驚急備車駕出城迎接入朝告以王僚之事欲尊
 季札為王札曰苟先君無廢祀民無廢王則是吾王
 又何推讓遂行人臣以事闔廬然後哭於王僚之墓
 事生哭死以盡臣節闔廬遂遣兵出救掩餘于胥曰
 掩餘王僚之弟今刺王僚而救掩餘何異逐盜而招
 寇王曰然則若何貞曰可遣大將屯于江口待其勢
 窮奔歸一鼓而擒可除後患吳王然之遂令鱣毅率

兵屯於江口以候捕捉掩餘燭庸不知後竟何如。

批 勇哉縛諸

楚囊瓦族滅費無忌

且說掩餘燭庸困在潛城日久。救兵不至。二人尋思無計。正謀出戰。忽哨馬報道。姬光刺主奪位及縛毅屯兵江上之事。二人放聲大哭。既而燭庸曰。事既如此。不可徒哭。以誘楚兵。當設一計脫却此困。又作區處。掩餘曰。楚兵水陸並阻。縱有飛翼焉能脫出此困。燭庸曰。目今內外俱阻。有家難投。只得乘夜從僻路奔走外國。以圖報怨可也。掩餘曰。楚兵困我數重焉。

吳新
有君

能脫得燭庸曰吾設一計令兩寨將卒今夜炊飯鳴
 金至于天明詐稱來日欲與**楚**兵交鋒與兄單騎家
 走**楚**兵方且不疑掩餘然其說依計號令兩寨將士
 兩寨各各鳴金炊飯掩餘與燭庸扮作哨馬小軍逃
 出城下掩餘投奔于**徐**小國名燭庸投奔于**鍾吾**亦
 小國名及天明兩寨皆不見其主將士卒混亂自相
 攻擊**楚**將卻宛乘勢殺入**吳**營盡收降卒囊瓦守戰
 船于汭河聞**吳**兵散亂亦引兵殺至時卻宛將**吳**之
 降卒盡收于已部下囊瓦恐卻宛功在已上乃欲乘
 虛殺入東吳卻宛曰吾聞乘人之亂者不祥**吳**國喪

國言
未已

五甲
一兵

亂子欲擊之。吾不敢以兵相繼也。囊瓦懼郤宛不來，接應方共班師歸朝。郤宛獻上吳之降卒，昭王大喜，賞宛為破吳第一之功，囊瓦第二。自是昭王以郤宛為能，出入甚敬，費無忌見王偏敬郤宛，便欲譖之。乃取伐吳之事，知子常有怨郤宛之心，乃生一計，詐謂宛曰：「右令尹以子有破吳大功，將設宴勞子，以獎其能。」郤宛喜曰：「吾乃位居下僚，偶幸以成微功，何敢勞動令尹煩大夫拜上。」令尹宛明日當備草酌，邀駕以娛片時。無忌曰：「令尹最好兵甲，子若請酒，必須盛陳劍戟，以助歡娛可也。」郤宛然之。次日，令部將楊令終

晉陳各引壯士擺出鎗刀劍戟架起弓弩箭弦列於兩廊之下以備調舞無忌使人探知慌忙走見子常曰伯大人郤宛今日欲請令尹赴宴故遣某來奉陪子常卽與無忌同往郤宛之宅未至見宛府前擺列兩行弓弩劍戟無忌詐謂子常曰我幾陷公也子常曰何謂也無忌曰郤宛有謀公意故列劍戟于門外令尹火速抽回不然禍將至矣子常舉頭視之見其弓弩劍戟大罵郤宛匹夫吾險中其計也拍馬回家郤宛使部將陽佗追請陽佗陽令終之弟子常大罵匹夫事露根芽尚敢相欺而來誘我耶遂揮劍斬却

我取 二編 治或 取一 策科

陽佗令部將士圍遶郤宛之宅。宛不知故，正欲出問。事故被子常一劍斬于門下。部將陽令終、晉陳見宛被殺，雙馬殺出。子常衆將一齊擁至，斬却二將。謂百姓曰：「郤宛將謀令尹，我故殺之。汝等爲我焚燒伯氏之宅，與我申奏。」**楚**王郤宛平日親愛百姓，百姓不忍焚燒其宅，皆擲禾于地。禾，藁也，爲引火焚燒之具。悉皆奔走。子常大怒，令將士焚其宅舍，盡收三家之族而誅之。郤宛之黨伯詭音否奔走入**吳**。時百姓不忍三家，郤宛陽令終、晉陳三家也。無罪被陷，乃晝夜譁聚而呼曰：「無忌欲謀幼主。」**昭**王也。故蒙令尹蒙蔽。

也。以殺三良。諸大夫不可不察。子常聞知。每捉百姓
重笞。別足國中怨謗愈多。沈尹戌聞其說。乃親見于
子常。曰：夫仁者殺人。以掩謗。猶不爲。令尹殺人。以興
謗。何不早圖。費無忌。楚之讒臣也。百姓皆知。使平王
納子婦棄嫡嗣。廢皇后。殺忠臣。今令尹又被其惑。悞
殺三族。以興民謗。焉可爲也。今楚君幼。臣讒。伍員在
吳。令尹扶持幼主。以備敵國。尚且不暇。而乃信讒。妄
殺良臣。乎吾聞智者除讒。以自安。今令尹信讒。以自
危。他日吳兵壓境。子爲令尹。能保無禍者。吾不信也。
子常曰：噫。此瓦之過也。遂收無忌。數其罪。過殺于城。

市亦滅其族。潛淵讀史至此，曾有詩云：

蠹國欺君陷大臣

一生狐鼠作奸心

子常一旦曾誅族

天網恢恢報應明

却說伯嚭奔入（東吳）投入伍員府中。員退朝見嚭曰：

大夫何以至此。嚭曰：無忌之事以告。伍員唾罵不已。

忽人報無忌被子常所誅，亦滅其族。子胥又哭曰：無

忌讒賊陷我父兄，吾恨不能生嚼其肉以雪其恨。今

又早死，吾心何安。次日乃引伯嚭入朝薦于（吳）王，不

知所薦如何。

批

毒物必遭滅族之讎，千刀何足惜哉。

要離辱死焦休忻

子胥曰伯嚭乃晉大夫伯宗之裔也。今因楚國令尹信讒而滅其族避難來投。望大王封官任用。必能補國。吳王卽封嚭爲中軍大夫。使與子胥同謀國政。子胥又曰。臣之父兄亡歿數年。屍骸暴露。冤鬼飄蕩。楚王無忌。皆已死。臣又不能興兵過楚。此臣乃天地間之罪人。臣何敢以貪重祿。而干國政乎。吳王曰。明輔不必憂慮。吾內事雖定。外有慶忌在。衛使吾寢食不安。假使一除慶忌。則伐楚之兵。不日當爲明輔而發也。負曰。臣聞慶忌在。衛日謀拯怨。依臣之見。當特遣

一智士緩圖。不可與兵引禍。王曰：焉得智士代我行
事。子胥曰：臣昔往楚奔齊。見東海細民石嬰。音嬰離
者。身雖不滿三尺。膽畧過人。大王欲除慶忌。必得嬰
離。方能成事。王曰：嬰離雖智。爭奈無人可召。負曰：臣
當自往東海求之。吳王即賜伍負金帛車馬。與往東
海求之。負即尋夜投奔齊國。東海而來。將近數里。安
下。待次日訪謁。嬰離是夜風清月朗。負步遊於駟外。
聞比隣鼓樂喧振。歌聲不絕。往來觀者。聚如螻蟻。伍
負不知其故。乃訪問本里之人。里人曰：此吾里壯士
焦休忻。為齊侯出使過淮。津淮。津龍神奪陷其馬。休

忻入水與龍神相戰三晝夜奪得龍神額下之珠而
還。齊侯旌獎其勇所以親友慶賀家中鼓樂不絕。如
此也。負歎曰。有是哉。明日負扮爲商賈亦往休忻之
家觀看果然置珠于庭親賓慶賀觀者如市。負見休
忻身長九尺膊潤一圍凜凜然誠有壯士之風。子胥
默羨未了只見要離從外大聲而進曰爾等稱賀焦
公爲蓋世英雄以吾觀之止爲欺世狂士衆人聞要
離之說列開與進子胥本欲便出相見聽其言辭亦
有智辨之意乃隱于衆人羣中觀其所辨何如。少刻
休忻聞知怒而出曰吾之英勇能奪龍珠。齊侯尚加

旌獎汝侏儒。豎子焉得謗我。爲欺世狂士。要離面辱。休忻曰。吾聞有大勇者。不務虛名。無大勇者。方喪實物。子旣爲齊勇士。名動諸侯。馬至淮津。不能力保。所乘之馬。而被龍神所奪。此非無大勇。而喪實物者乎。旣失良馬。合當知過。逃回固可也。而妄入淮津。詐取寶珠。以誑世人。爲奪龍所得。此非無大勇。而務虛名乎。明中喪馬。不能究取。而取暗中之物。誑惑時君。而求旌獎。世人不辨其由。以子爲蓋世之英雄。以吾辨之子。非欺世狂士。而何言罷逐。拂袖而出。休忻初得旌獎。昂昂然。自以英雄無敵。反被要離將實情面辱。

舌鋒

獲情

不用
寸鉄
却令
開他
者
息

一遍啞口無言滿面羞慚而已。却說要離歸家。子胥
 隨後投入。離見不勝歡喜曰。明輔此來幾時矣。負曰。
 子在羣英席上。面辱焦休忻時。吾已至矣。要離笑曰。
 此特戲詰焦公耳。負曰。休忻被子面辱如此。能無究
 子乎。離曰。休忻乃欺世盜名之士。焉肯受吾之辱。吾
 知今夜必來劫我。明輔且請安歇。吾必更辱休忻。而
 令其死于吾手。子胥辭歇。要離分付家人。將門戶大
 開。燃火于塔下。離自仰臥于堂。子胥見其行計。亦不
 安寢。乃起立于屏後。觀其施為。殆至半夜。休忻果然
 仗劍而來。及至離宅。見其門戶不閉。燃火于塔。疑其

有埋伏之狀。逡巡畏縮不敢揚聲。密密潛身偷入。見
要離。仰臥于堂。正欲拔劍以斬要離。要離挺身大叱
曰。欺世盜名之徒。不知身負三不肖之耻。焉敢行此。
穿窬狗竊之事。以刺吾耶。休忻被離叱辱數句。不敢
動手。但問離曰。吾之英名馳于天下。焉有三不肖之
耻于身。汝能逐一談明。則輕饒一命。倘不能談定。不
相饒。一劍要離曰。汝在羣英會上。被吾面辱。而不敢
對。一不肖之耻也。入吾門而不敢嗽。登吾堂而不敢
聲。二不肖也。蓋世英雄而作穿窬刺客。此非三不肖
而何。休忻擲劍于地曰。吾之名。身振世。而要離能以

三事辱吾吾留此命將焉用也。遂免胄觸堦而死。後人有五言八句詩云

東海要離子。唇鎗舌帶鋒。濶談驚俊逸。

高論動王公。吐氣冲星斗。揚眉帶蠅煉。

不須揮劍戟。三辱死休忻。

子胥忙出曰。子誠智士也。一言而氣死休忻。吾奉吳王之旨。召子以謀大事。要離驚曰。離乃海濱小民。有何智畧。敢奉吳王之詔。子胥再三勸其就旨。要離方收拾與子胥投吳而來。不知後事如何。

批 要離三辱休忻而後死。智士哉。

矮短
子大
青卯
氣

要離行詐刺慶忌

既至吳國子胥引離見吳王。王見離身不滿三尺。形容醜陋。乃心怨子胥。曰：此人縱有經天緯地之能。安邦濟世之術。狀貌如此。豈足與謀大事。遂不以禮待離。子胥狀知其意。奏于王曰：夫良馬不貴形之高低。所貴者力能任重。足能致遠而已。今要離狀貌雖陋。然其智量軒豁。真有驚天動地之術。王何怪其形陋。而遂失却智術之士哉。吳王至今子胥引要離于後宮。問其何計。能被慶忌。要離對曰：臣雖貌陋。力微。然刺慶忌。不啻破朽。殖上。越肉耳。王許其言。曰：慶忌。期吾

思知
已考
死

殺彼之父請衛侯之命率兵三萬開募府于東吳江
 口招納逃亡之士欲打吳城汝有何能願聞其說離
 日慶忌若招逃亡正合吾意王詐以臣為怨謗斬臣
 妻子斷臣左臂臣即逃降於慶忌然後大事可圖吳
 王愀然不樂曰吾寧不謀慶忌豈忍陷卿妻子斷卿
 之臂使卿滅族殘軀以成吾事哉此吳王善用人之
 術也子胥進曰要離為國忘家為主忘身此正忠義
 之士但于功成之後封妻贈子不沒其績足矣王何
 不從吳王乃依其言次日詐傳詔旨稱齊士要離毀
 謗朝廷令斷其左臂囚于南宮發兵收其妻子並戮

于市。滿朝士夫皆不知其因由。要離從是夜逃入江口。來見慶忌。慶忌疑其為詐。不納。要離乃脫衣。夜露其刑臂。號泣于軍門。慶忌召入。問其來降之故。要離具述前事以告。慶忌曰。吳王既殺汝之妻子。刑汝之軀。子來見我。何如。離曰。臣聞吳王殺公子之父。而奪大位。今公子招亡納叛。將有復仇之舉。故臣來投降。願效尺寸之謀。少仲妻子之恨。慶忌曰。吾聞闔廬任在。自為謀主。用伯嚭為大夫。養兵練將。國中。大治。吾之兵。激將寡焉。能雪父之仇。離曰。臣自今與闔廬有隙。退耕城外。伯嚭乃無謀之徒。何足為懼。忌曰。子胥乃

快俠

聞廬之恩人今又用其計而得大位正所謂君臣合
德終日不離爾乃反謂其有隙而退耕于野此汝受
閻廬之計來作奸細焉能欺我喝令斬之要離顏容
不變了無懼色大叫曰公子乃仁明達士今不察臧
不而妄殺無辜臣死不惜但乞訴一言然後就戮慶
已令停刀聽其所訴何事離曰子胥乃楚國亡臣身
負大仇入吳希圖起兵伐楚所以盡心與姬光謀事
今平王已死無忌亦亡姬光得位不思與負復仇所
以伍員深恨姬光互相仇怨故臣屢諫吳王代負發
兵報怨吳王以臣為謗戮臣妻子殘臣之軀臣所以

心中
謀

一言
探聽

悉心來報以圖公子東征臣亦少削其恨今公子不
乘其君臣猜忌而伐之待其君臣再合將士同心大
仇再不能報也臣之仇恨不能復報尚何足道但可
惜公子之仇從此而休矣言罷自投于劍下就戮慶
忌懼作位曰使無先生則吾幾失復仇之機矣又問
曰吳國君臣之事公悉知其詳審願先生指示兵機
以圖東征離曰軍中耳目衆多兵機不可輕洩願得
靜寂之處請陳伐吳之策慶忌次日與離泛舟遊于
吳江之西屏退左右遂問伐吳之策離曰闔廬刺殺
王僚放逐二弟百姓多怨所恃者惟伍員而已今員

又與之有隙退耕于野闔廬孤立。今若修書遣人通于伍員約其裏應外合共破闔廬使公子得襲其位先為興兵伐楚若此伍員必肯盡心以助則公子大事無有不克慶忌大喜甚以要離之言為是遂與要離暢飲于舟中時當深夏江邊荷花正吐慶忌玩花飲酒至于大醉乃披襟散髮仰臥于舟中要離四顧無人以手再挈慶忌之衣察其醉醒慶忌怒目視離曰子欲何為離忙跪曰臣觀公子醉臥冷汗洽衣臣故為公子拭之慶忌笑曰公誠善事我也我臥汝即為我拭汗離曰諾於是慶忌放心鼾睡離以手再挈

荷花
嬌款
語愁
語傷
如海

慶忌之襟三次。試其醒否。慶忌全然不動。離卽抽出短劍。卓立于慶忌心窩。慶忌畧覺。以手揮之。其劍挿入心胷。三寸左右。揪住。要離丟于舟尾。慶忌大叫數聲而死。史官有詩云。

五月荷花照水紅。

要離巨艘泛江中。

尖刀絕却吳王患。

從此舟帆帶順風。

慶忌之從士爭先挺戈來擊要離。要離曰。汝等不必動手。吾有三不容于世焉。敢不死。但待吾訴明。以表吾勇。衆曰。何謂三不容于世。離曰。累妻子而爲人致謀。非仁也。爲新君光也。而殺故君王僚之子。非義也。

天賜
離以
斬忌

殘自身軀而成他人非智也三者皆失世人焉能容
吾汝等速歸降吳吾不更入于國也遂投江中而死
衆軍收其屍並斬慶忌之首來見吳王吳王大悅以
侯禮厚葬要離追贈其妻子大宴羣臣伍員泣曰王
之禍患皆除但臣之仇何日可復王曰吳國兵微將
寡無一可爲主帥之人焉能興兵南伐伍員薦舉一
人可爲元帥但不知此人是誰

批 三人之軀百人之志離真傑士也
孫武子吳宮操女兵

吳王問員所薦何人員對曰臣有故友乃齊之營戶

人也。姓孫名武，曾得異人傳授。上能呼風喚雨，中能
服鬼驚神，下能排軍布陣。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但世
人莫知其賢，隱于瑯琊山中。但得此人任用爲帥，使
統三軍，則吳國不特破，楚雖欲圖霸，亦不難矣。闔廬
曰：明輔可召之來。負曰：此人用安車駟馬以禮聘之，
不可屈致。於是闔廬遣大夫伯嚭以安車駟馬往，齊
以聘孫武。嚭奉詔逕投東齊，管丘而來。遍訪鄉人，引
入瑯琊山中。一小村在，嚭乃步入門首。時孫武每歎
已有經濟之術，恨無明主相識，但擁膝長吟于家。曰：
玉韞山空，山空輝。珠沉淵兮，淵徒媚。士抱經

綸兮將安施

伯嚭聞其音韻嗟吁自思此人必是孫武乃趨入長揖曰久仰高風是何相見之晚孫武見嚭有衣冠在身忙出迎曰大夫何來老農謙言也有失遠迓嚭曰

吾乃東吳大夫伯嚭是也聞先生高風奉詔聘汝入朝同議國政武忙辭曰武乃村落細民素無遠識焉敢勞動聖意於是孫武備酒以待伯嚭伯嚭苦勸孫武就聘孫武堅辭不出嚭謂武曰朋友之道如何武曰相知為上嚭曰君臣之義如何武曰薦賢為上伯嚭乃袖中取出子胥之書奉與孫武孫武拆而讀曰

大賢契兄孫先生閣下。負聞仁者不困阨。智者不失時。今足下抱濟世之術。藏隱岩壑。譬猶良馬不逢善御之士。雖有霜蹄捷足。不能負重致遠。今吳主寬宏大度。納士尊賢。聞公名譽。下詔聘徵。足下火速就道。以展生平之志。大則雄霸東吳。以酬聘辟之恩。小則削平南楚。以申劣弟之恨。如此則智不失時。仁不困阨。丈夫志足。乞望照宣。

孫武覽罷。喜不自勝。即便收拾琴書。次日與伯嚭就道。行不數日。歸至東吳。伯嚭引武入見吳王。吳王降階迎接。曰。寡人不肖。嗣承父見大位。茲欲南伐荆楚。

圖霸中原未得高明與論國政今領明輔薦為拔有屈
高賢大駕先生抱負良猷願聞指教孫武曰臣固東
海野人素無遠畧但耕鋤之暇著有兵法一十三篇
頗能通達兵機茲敢獻上乞願聖覽於是孫武呈十
三篇兵法吳王從頭閱遍

一日始計二日作戰三日謀攻四日軍形五日兵
勢六日虛實七日軍爭八日九變九日行軍十日
地形十一日就地十二日火攻十三日用間此十
三篇全法詳見孫武本傳今不悉載

吳王將孫子一十三篇兵法令子胥從頭講讀一遍

規破
三至
深心

每讀一篇吳王嘖嘖稱美子胥讀罷王顧子胥曰觀此兵法果不負明輔所薦又謂孫武曰先生兵法天下莫能出其右者但恨寡人國小兵微何如而可武曰臣之兵法不但可施於卒伍雖深閨婦女使奉吾令亦可調用吳王鼓掌而笑曰先生之言何迂濶也焉有深閨婦女可使其操戈習戰乎孫武曰王如以臣之言爲迂請將女嬪與臣試之令如不行臣甘欺罔之罪吳王卽詔喚出王僚宮女一百八十人令孫武十日操演孫武曰必得二位貴妃以爲隊長頭目然後號令方有所統吳王又詔平生寵愛夏氏姜氏

前不

便宜
行事

二妃出宮備操。孫于次日升帳，召集女嬪，分爲左右二隊。以夏妃掌左隊，姜妃掌右隊。令各執黃旗，以爲衆嬪之表。其餘衆嬪各各操戈執銳，跟隨于隊長之後。五人爲旗，十人爲總。各要步跡相繼，無得混亂喧譁。又在吳宮之中，區畫繩墨，布成陣勢。使兩隊嬪妃列于兩行，申五令以戒之。曰：第一不許混亂行伍，第二務要進前，第三不許喧譁，第四毋得越規，第五要遵約束。一鼓成列，二鼓排陣，三鼓演操。衆宮女皆曰：唯孫武號令已畢，上表請主觀操女軍。次日（吳王與羣臣登望雲臺觀操女軍，孫武布列已完，令鼓吏擊

鼓三通。宮女全不奉令，各各掩口含笑。孫子怒曰：「吾曾戒令在前，汝等何故違逆？」乃親自再申五令，擊鼓三通。眾宮女含笑愈甚，全不循令。孫武大怒，謂執法者曰：「約束不嚴，申令不立，將之罪也。約束既嚴，申令既立，隊長故違而不奉者，其罪何歸？」執法者曰：「隊長當斬。」孫武喝令斬却夏妃、姜妃之首示眾。二妃連聲叫屈。吳王在臺上望見，押斬二妃。慌忙令伯嚭持節來諭武曰：「寡人已知將軍善用兵矣。然此二姬乃吾寵幸之妃，望將軍赦之。」孫武辭曰：「臣既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顧。若狗君肯而釋二妃，何以服眾？」

不捨

掛語及原其信 卷之八

十九

後勁

遂謝伯嚭斬却二妃衆宮女股慄失色面面相駭孫
武再立隊長令執法者再申令擊鼓二隊女嬪左右
前後進退回旋往來跔起皆中規矩繩墨毫髮不差
孫武大喜即奏王曰女兵已習法度慣知方向雖欲
驅其赴湯蹈火亦無所避矣後人有詩云

理國無難似理兵 兵家法令貴尊行
嚴刑不避君王寵 一笑隨刀入陣成

又五言詩曰

強兵爭霸業 講武在深宮 盡出嬌娥輩
先觀上將風 揮戈羅袖捲 擐甲晚粧紅

冰肌玉骨 喚做銅刀 了利刀

掩笑分旗下 合羞一隊中 鼓停約束止

形舉令才崇 身可滅隣國 何勞逞戰功

又云有客陳兵計 功成欲霸吳 玉顏承將畧

金鈿折兵符 轉珮風霜暗 鳴輦錦袖趨

雪花頻落粉 香汗盡流珠 掩口誰違令

嚴刑必用誅 至今孫子術 猶可靜邊隅

吳王見孫武斬二愛妃遂有不用孫武之意半响不

對子胥會知其意進曰臣聞兵者凶器不可虛談今

大王欲征強楚而霸天下傾心思士始得孫武若因

二妃而棄一賢將是何異愛莠而嫌稼穡哉吳王始

陳批列國志傳

悟便封孫武爲上將軍都督內外諸軍事封子胥爲
行人官名伯嚭爲副將軍總發精兵十二萬南征不
知後事如何斬妃手段非孫武不能爲人
孫武子發兵伐楚

三將謝恩出朝會集中軍子胥問孫武兵從何方而
進孫子曰大凡行兵之法先掃內患然後方可外征
吾聞王僚弟掩餘在徐燭庸在鍾吾二人累有報怨
之意今日進兵宜先征服二子然後南伐子胥然之
令伯嚭率兵圍徐自引兵圍鍾吾二人各引兵屯于
境上哨馬報知掩餘掩餘大驚以書報知燭庸燭庸

日無
勁敵
所向
皆捷

思無計策。回書與掩餘曰：闔廬既用孫武為帥，伍員伯嚭為將，率兵來攻，我等勢不可當。莫若投降**楚國**，以保萬全。掩餘然之。是夜遂詣**鍾吾**與**燭庸**，舉二城投降**楚**。昭王問子西：「可否？」子西曰：「闔廬既殺王僚而逐其弟，此二將乃其仇人，今日窮困而來，焉可不納？」然**吳**兵見二子舉城來降，必然移兵攻舒。舒名可令二將引兵守舒，與其自相攻鬪，我則安坐以待收功。昭王大悅，受其降表，即令二將各引精兵五千前保舒城。孫子聞之，即調子胥、伯嚭合兵攻舒。二將得孫武軍令，會兵于舒城三十里下寨，大戰書入。

城掩餘堅守不出燭庸曰**楚**王令我弟兄守舒以建
初進之功今吳兵攻城甚急若不戰退倘舒城異日
有陷我等無計保身掩餘曰彼衆我寡焉可出敵只
宜深溝高壘以老其師燭庸曰吾兄畏**吳**如虎何日
能退其兵爾不欲戰我當自出遂披掛引本部開東
門殺出**楚**兵列開陣勢出馬而待燭庸大罵伍員亡
國賊徒焉敢踈吾骨肉陷吾家國伍員更不打話拍
馬直取燭庸戰不十合掩餘亦引本部從西門殺出
雙馬來攻伯嚭挺鎗殺來救護四馬鬪作一合不分
勝敗子胥伴爲敗走燭庸弟兄捨伯嚭來追子胥伯

嚮見燭庸所帶之兵多有吳人在陣後大呼曰汝等
父母妻子在吳若戀楚將不速反戈歸國吳王將滅
爾族也吳兵在楚者聞伯嚭之言各各拋戈棄甲投
拜于伯嚭馬前有一萬餘人燭庸見衆兵潰散抽兵
欲保舒城伯嚭截住歸路大戰二十餘合不能得脫
子胥引兵殺入陣中掩餘不能遮架被斬于馬下燭
庸奮力殺出走上五里伯嚭追及望背後射之亦中
箭落馬子胥二人大殺一陣盡收降卒打入舒城進
屯江口令人遞書入楚歷數平王無忌之罪昭王聞
舒城已陷又得子胥之書大驚無措右令尹子常左

批語列國志傳 卷之六

十一

司馬闢辛右大夫子成皆請出兵迎敵獨左令尹子
西進曰姬光初得大位恤愛百姓民皆親附況且伍
員伯嚭楚之仇人則以爲將孫武世之名士則以爲
帥其君臣合心將佐效力焉可輕敵子胥父兄之死
皆無忌之讒所致依臣之見請發無忌之塚斬其首
級令人持與子胥與其消却平生之恨使退兵講和
以免二國刀兵豈不勝于出敵耶王然其說詔發費
無忌之塚斬其首級遣使渡江持見子胥子胥見無
忌之首擲地唾罵亂劍斫之便欲引兵渡江孫子止
曰不可楚王旣知罪過發塚以斬無忌之首所以恐

壯心
事目

被出 則歸 依歸 則出

明輔之怒也。今既齋到仇人之首，我更渡江攻**楚**。我
屈彼伸難，以克敵况。**楚**有子西之賢，子成與子常之
勇，未可輕敵。不如屯兵江口，回奏**吳**王，姑緩數月，待
時而舉。方成大事，子胥依武之言，按兵不動，具表報
于**吳**王。**吳**王詔三將之議，雖是不可抽兵，只宜屯于
夏口。在湖廣以待天時。孫武得**吳**王之詔，鎮日在夏
口，辦造戰船，操練水軍，以待南伐。不在話下。且說**楚**
使回報昭王，昭王聞子胥兵不渡江，大喜，以宴羣臣。
時近**楚**之諸侯悉來進賀。**蔡**昭公與**唐**成公二小國
諸侯亦來賀。**楚****蔡**昭公有狐裘珮玉二般寶物價值

服 獻

千金(唐)成公有驪驪良馬馬之良名日行千里皆稀

奇之寶

右令尹子常欲求二公之裘玉與馬二公不

肯子常即譖于昭王曰(蔡)與(唐)與(吳)為隣今(吳)人雖

不渡江然其兵屯于夏口終有伐(楚)之意若放(蔡)(唐)

二公歸國必然與(吳)連兵來攻我國不如拘留二君

待(吳)兵退之後方可放還昭王然之遂留二公於(楚)

二公日夜思歸而不能得(唐)侯守馬之僕自相謀曰

吾主不忍一馬而久淹于(楚)何其重畜而輕國哉不

如今夜乘寢息之後私盜驪驪獻與令尹倘得主公

歸(唐)吾輩雖坐盜馬之罪亦何所恨眾皆然之是夜

相夫
人以
覆焉

衆僕侯(唐)公寢定即盜驕驕馬進于子常曰吾主以
令尹德尊望重故令某等獻上良馬以備致遠任重
之力子常大喜受其所獻次日即告昭王曰(唐)侯地
褊兵微諒其不足以成大事可赦其歸國昭王信之
遂放(唐)成公返國後人因號其所渡之處為驕驕陂
唐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行行西至一荒陂

因笑唐公不見機

莫惜驕驕輸令尹

漢東官闕早時歸

(唐)侯既得歸國其衆僕各自繫頸待罪于殿前(唐)公
問其何罪僕曰君以吝馬之故淹于(楚)國臣等未奉

君令私盜良馬以獻子常臣之罪也故引頸以待唐

公曰此寡人之罪二三子之功尚何見罪各加重賞

蔡侯聞之亦解所服之裘及所佩之玉獻與子常常

亦以前事告於昭王昭王既放蔡侯蔡侯出離楚城

耻怨子常將渡漢水在湖廣漢陽府解所佩之璧沉

于漢水而誓曰吾若不能伐楚而再南渡者有如大

川既歸即遺書與唐成公相約不知所約如何

批 盜馬贖若斯謀可也

孫武會兵伐楚

蔡昭公約唐成公共朝東吳吳王迎接二公入朝蔡

執土
而沉

吳不
雲夢

侯曰**楚**王無道德信囊瓦而拘留諸侯吾聞大王招賢納士將有伐**楚**之意故我等願助半臂之力共滅無道**吳**王大喜曰孤實久興此意爭奈天時人事尚未相和今承二公肯以甲兵相助孤即當從命二公請回引兵會于夏口侯在城**楚**之後共分荆地以酬功績二侯拜謝歸國操兵練將專待**吳**之文書到即引兵相會**吳**王即遣御弟夫槩前至夏口調孫武進兵伐**楚**孫武得旨召集伍員伯嚭商議伍員伯嚭皆言**楚**王無道拘留諸侯可乘此為名渡江問罪孫子曰公子但知**楚**為可伐不知我國有心腹之疾不可

推言及區十八傳 卷之八

十五

不先除之。負詔曰：何謂國有心腹之疾？孫子曰：越王

允常國在吳之東。按史記：越王乃禹王之子孫。武王

克商，封其後于會稽，以奉禹祀。國號越，即今浙江紹

興府是也。文有文種、范蠡。音禮武有胥音岸、郭如

臯，雄兵數十萬。每有吞吳之意。只憚我等在朝，不敢

發兵。今若聞大兵伐楚，彼必乘虛襲我之國。我兵有

尾不能相顧。越攻其內，楚敵于外。進退無計，其不喪

國亡家者鮮矣。子胥大驚曰：元帥高見如此，然則此

事何以處之？孫子曰：不如遣使往越，詐問其借軍馬

糧料相助。伐楚以觀其志。彼若肯借糧料，則必無心

糧料相助。伐楚以觀其志。彼若肯借糧料，則必無心

襲我如若不肯其志可知于是移征伐之兵先**越**而後伐**楚**方可免內外無憂子胥然之遂修書遣使入**越**借軍使者逕投浙東而來入見**越**王**越**王問其來故使者曰寡君以**吳****越**爲東方唇齒之國今**吳**屢被**楚**國侵凌茲欲發兵報怨爭奈兵少糧稀敬望大王借求軍糧伐**楚**之後謹當重報**越**王令退容與羣臣商議**吳**使出**越**王召大夫范蠡商議蠡曰此**吳**人非欲借兵求糧但恐我國乘虛以伐其國故設計探我心意**越**王曰然則許否蠡曰許之則見怯于**吳**不許則**吳**兵必先伐我不如修書遣使少齎數百斛米辭

以國小兵微但薄助些小糧米暫解其疑心待他太
兵遠出我率精兵乘虛打入吳城彼得楚而我得吳
與之爭霸不亦可乎越王善之遂以五百斛米遣使
貢于夏口孫武待其來使修書復謝越使既出孫子
謂伍員曰明輔知此意否員曰越人無意襲我故以
糧餉饋我尚有何意孫子笑曰此范蠡善用疑計之
處子胥却不知員曰何謂也孫子將越進糧米之計
逐一叅透明驗如神子胥起曰子誠高明之士吾不
及也然則移兵伐之何如孫子曰彼既以禮來獻伐
之不義不如令王孫駱引五千兵伏龍門山在紹興

劫破

府蕭山縣

之險處截其來路待吾伐楚之後又作圖

處子胥然之正議事間忽報蔡侯唐侯各引精兵前

來相助孫武與子胥迎入中軍各叙禮畢蔡侯告以

來助伐楚孫子恐蔡侯與楚約會不肯受兵蔡侯即

以太子

名瑩

入質

音至

于吳

以表實心孫子大喜遂

以夫槩為先鋒以唐蔡

二侯為左右翼又以伯嚭為

保駕上表請吳王御駕親征又令伍員引本部兵伏

于豫章

豫章在江漢之地

大兵進圍巢

楚邑

巢邑大

夫米繁

楚王之族

出城迎敵一戰不勝退入巢城堅

閉不出遣人乘夜入楚告急昭王大懼子西進曰吳

兵此行又加唐蔡之兵不可輕敵速令大將救巢王
曰誰敢引兵右令尹囊尾出班願往王即與兵一萬
令速出救囊尾引兵奔巢而來不知後事如何

批 兵貴帥速孫武善用

吳楚漢江大戰

當時孫子調兵日攻巢城城上木石火砲打下如雨

吳兵不能近前孫子正思設計攻城忽報楚將子常

即囊尾

引救兵將至孫子即令鱗毅引五千兵伏于

城南令夫槩引五千兵伏于城北是夜傳令三軍密

退五十里子常聞之鼓掌大笑曰固知孫武村夫怯

堅而
不之
股

我久矣。聞吾兵至，便退五十里。本欲追而擊之，爭奈
三軍勞苦，暫入巢城安歇。來日必破此賊。米繁巢邑
大夫見吳兵遠遁，乃出城迎接。子常行不十餘里，城
之東南角上，金鼓振天，哨馬報吳將鮑毅打入巢城。
米繁即便抽馬殺回。囊尾聞知，慌忙殺出來救。夫巢
從西北角殺出，把楚兵衝作兩段，首尾不能相救。鮑
毅又捨入巢城，登城將木石火炮亂拋而下。囊尾拍
馬來取夫，巢戰不可。合孫武引大兵從後塞住去路。
囊尾拚命殺開血路，從僻路走。奔豫章。夫巢追之，殺
及抽兵殺回。巢遇夫，巢戰不可。夫巢捨人懷心活。

虛實相從
第十三篇中

捉米繁縛殺開城迎接吳王大駕入城夫槩解米繁見吳王吳王令斬米繁大勞諸將忽報伍員殺敗囊瓦奪得衣甲來歸吳王令夫槩出接入城君臣大喜孫子曰兵貴神速不可遲緩大兵速進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楚人聞我奄至必然無措克敵之勢在此舉也大軍欲從淮水而進子胥曰我師衆多難以舟楫相持不如棄舟殺奔豫章夾漢下寨楚人止防我從舟而來必不守豫章若從此出算其不意楚兵必以我兵如神克敵必矣孫子從之卽棄水船五百艘于淮上從陸路打出豫章夾漢水下寨却說囊瓦殺敗

不敢入朝乃渡漢水以殘兵屯于南岸連上急表請
救昭王聞吳兵屯于漢水大驚無措子西曰事急矣
子常驕傲非有大將之材不可與其專事于外速令
右司馬沈尹戌領兵拒吳不然社稷難保昭王卽與
沈尹戌大兵五萬出守漢江尹戌引兵飛奔漢江而
來子常迎入大寨尹戌曰吳兵從何而來子常曰棄
舟于淮河從陸路殺向豫章而來尹戌連笑數聲曰
人言孫武用兵如神以此觀之不啻兒戲耳子常曰
何謂也戌曰吳人慣習舟楫最利水戰今乃舍戰船
而奔豫章所謂出吾不意此吾所以笑孫武兵機之

淺也子常曰吳兵見屯江左何計可破戊曰我分精

兵一萬與子子即以輕舟旦夕遊于漢江之上以阻

吳兵勿使渡漢我即星夜從息地名抄出淮內燒吳

兵所棄之舟塞住大隊直轉冥阨三處皆漢東隘道

然後子引兵渡漢江攻其大寨我乘其後因上數旬

吳兵糧餉不繼欲從陸路而走我又據住三處嶮道

已上三處欲奔漢江而走我又焚其舟楫兩下夾攻

不出數日則吳君臣之命皆喪于吾之手矣子常大

喜曰子成之見子成沈尹成之字真有鬼神不測之

機吳兵雖勇吾何懼哉於是子成分兵密從息地而

所為大別山名所大所別

去子常以輕舟數百且夕沿于漢江之上下又不挑

戰相持數日子常之謀士名史皇者謂子常曰楚之

君民好令尹尹者少令尹子常之官愛司馬者多司馬

沈尹戌之官若司馬引兵燒吳之舟塞吳歸路則破

吳之功彼為第一也令尹官高名重初引兵救巢則

失巢邑今又不能收第一之功何以立于百僚之上

子常曰奈何史皇曰吳人深入我境不知道路我若

渡江一戰必得全勝子常即令大軍渡江屯于小別

山名即今在湖廣漢陽府孫武令先鋒迎敵夫槩引

本部戰于小別山下子常馬失前蹄夫槩正欲斬首

部將武黑殺出力救而歸。夫槩大殺一陣，奪其旗鼓。子常歸，謂史皇曰：「子令我渡江邀功，今反喪兵折將。此事奈何？」史皇曰：「戰不斬將，攻不擒王，非兵家大勇。」今吳王大寨扎在大別山下。大別山亦在漢陽府。不如今夜往劫大寨，斬却吳王，以建大功。子常然之。遂令三軍披掛，銜枚從間道殺出。大別山後諸軍得令，依計而行，却說孫武聞夫槩初戰得勝，眾皆相賀。武曰：「史皇乃斗筭之輩，彼兵初敗，今夜必來劫王大寨，不可不備。」令縛毅夫槩，各引本部伏于王之寨外。但聽哨角為號，方許殺出。又密遣小卒遞書于保駕將。

軍伯嚭令其謹慎中軍勿得驚動聖駕。又令伍員引兵五千抄出小別先劫子常之寨。號令已訖時當三鼓子常果引精兵密從山後抄出見吳王大寨四寂無聲。卽時大喊殺入中軍。遍搜不見吳王。疑有埋伏。引兵殺出時兩下哨角齊鳴。鱗毅夫槩左右突出夾攻子常。子常望寨後殺出。伯嚭截住。斬其部將武黑。大殺一陣。子常進退無計。拋下盔甲混于小卒隊中。方得逃難。吳兵亦不根究。但奪其器械收其降卒。子常走不數里。一起守寨小軍來報本家營寨已被吳將伍員所劫。大軍向前殺來。子常大驚。引殘兵荒忙。

走入山林待伍負兵過方歸小別史皇等引敗兵漸
漸歸至兵氣稍振子常連敗數陣知吳兵不可持戰
將欲棄寨逃歸史皇曰令尹今率大兵拒吳若棄寨
而歸吳兵一渡漢江則楚國難保令尹能無禍乎不
如退保栢舉楚地上表請救方免後患子常躊躇不
聽少頃忽報楚王遣一大將引兵來救漢江子常出
寨迎接不知此人是誰

批 孫武敗林之子終帛一還羊耳

吳兵五戰拔荊州

子常延入元是大將鬬莠也莠曰主上聞令尹連戰

不利故特命莠來相救。不知今令尹設何計破吳。子常曰：「子常名正困無計，將軍高見，願聞指教。」莠曰：「事急矣，若不退保栢舉，以待子成，沈尹戌也截住江口，與之前後來攻，則楚國之危，吾不敢保。」子常曰：「正合我意。」遂令三軍拔寨屯于栢舉。當時楚兵雖屯栢舉，然子常自傲，已為主將，不敬鬬莠。莠又欺子常為無能，兩不相睦。子常每欲出戰鬬莠，不從。曰：「令尹輕敵，所以再戰再敗。此陣乃決楚國之興亡。若非子成知會之書來至，焉可動兵。」於是子常遂與鬬莠各居一寨，二人連日不議一事，所以至敗。却說吳之先

楚可下也

批詩死國志傳

卷之八

卅二

鋒夫槩探知楚將不和。乃入見吳王曰。楚將囊瓦矜
傲不仁。鬪莠雖引救至。然其自相逞能。諸將不遵約
束。三軍皆無鬪志。若乘此一戰。必能長驅入郢。吳王
不從。夫槩退歸本寨。自思古人所謂居義而行。不待
命者。此之謂也。主上不許出戰。失時勢也。我必擊楚
勝而待罪。丈夫之能事。何必不行。次日遂引本部精
兵。殺奔子常大寨而來。子常悉兵出敵。戰不數合。孫
武聞先鋒出戰。急調伍員。縛毅出救。三將圍住子常。
鬪莠全不救護。子胥拈弓搭箭。射中子常左膊。史皇
殺入重圍。鬪莠望見勢危。方引本部殺來。救出子常。

吳兵大至殺得楚兵屍橫栢舉血染漢江子常引敗
兵屯于江口吳兵漸漸追至衆軍請乘勢擊之夫槩
曰不可困獸猶鬪况于困人乎若困之太甚必擊其
怒不如暫屯江口待其半渡漢江然後擊之必然大
敗衆軍皆服及夜半楚兵果然造飯收拾及天未明
皆走渡漢江將過其半夫槩引軍從上流殺下鱗毅
引兵從下流殺出楚兵自相驚踐死于江中者不計
其數夫槩與鱗毅更不動手但引勁弩交射于上下
江口子常走上西岸夫槩拍馬來追子常歎曰早不
納沈尹戌之謀遂至于此今日有何面目再入楚朝

手不動

乎遂奔入鄭國夫槩追之不及但追斬史皇會集大
兵追趕鬪秀鬪秀引殘兵走至雍滋水名漢江之小

澤也

將卒飢困不能奔走秀令在澤中埋窩炊飯及

諸軍將食夫槩引兵殺至盡奪其糧斬其飢卒如切

草芥鬪秀奮力殺出單騎走入荊州來見楚王楚王

大驚欲棄城逃走子西號哭諫曰社稷陵寢盡在都

城王若棄而外奔焉可再入王曰吾楚所恃為險者

江漢而已今吳兵已據漢水楚失其險焉能束手待

擒子西曰城中壯兵尚有十餘萬大王可親出巡撫

城池激勵士卒深溝高壘火速求救漢東小國以借

懷不

字亦
先及

救兵吳兵深入我境，糧餉必然不繼，延至數旬，各國救兵若至，必能破吳。昭王便詔子西守東門，鬬辛守南門，申包胥守西門，王孫由守北門，親自巡撫城池，激勵士卒，士卒踴躍數倍，皆願爭先。不移時，哨馬報吳兵已渡三江口。在荊州地北城外百姓負老携幼，爭先奔入荊門，勢如山崩，地震波濤，激怒之狀，其老弱被踐踏死者，枕藉積于道路，號哭之聲，徹聞十里之外。昭王忙令殿前將軍鍼固引兵出城拒吳。須臾吳兵大至，鍼固不能抵敵，奔入城中。吳兵雲屯烏合，西方八面將荊州重圍，三匝日夜攻打不息，城上火

砲木石堆積如山。吳兵不能近前。又過數日。吳王恐延日久。四方救楚之兵將至。乃令伯嚭告孫武曰。元帥自離吳都。吳都蘇州。直渡漢水。擄米繁敗。囊瓦五戰而入荆郢。勢如破竹。今諸將用力。士卒爭功之時。累日攻一楚都不破。若待救楚之兵一至。元帥能保全勝乎。孫子得詔。大驚流汗。卽日召集諸軍。傳令子胥攻東門。夫槩攻西門。鱒毅攻南門。姬乾蔡侯之子攻北門。只許近前。不許退後。有能先登城者。卽錄爲破楚第一之功。及攻入城。有能捉得昭王者。奏過吳王。高封官爵。至執圭。更捉得楚一大夫。卽封爲大夫。

於是諸將持刃爭先晝夜攻打城池。城中守將號令亦嚴。其火灰石砲亂如雨下。有一近前者輒被傷損。又過數日。城又不破。孫子大怒。策馬仗劍親自巡于城下。督令士卒火急攻城。却說南門主將縛毅膽量過于衆人。見四門攻城不破。親披重鎧引數十果敢之士。各執鐵牌一面。長鎗一把。低頭大叫。相繼殺入北門。城下將磚灰砲石對面亂打。縛毅與從者皆被重傷。毅咬住傷痛。殺奔向前。連斬數十守卒。從者不敢更退。亦隨後殺至上城。城外吳兵插鼓納喊。一齊擁上。楚將王孫由見吳兵登城棄戈而潰。城上

大亂三門守將聞南城已破各無鬪志吳兵四門一
 齊打入楚君臣將士各自逃生昭王聞吳兵入城荒
 忙奔入後宮告其母伯嬴即無祥公主曰吳兵入城
 毋速上馬外奔伯嬴曰吾聞婦人之道送客不出門
 弔喪不百里吾為萬民主母豈忍以先王宗廟社稷
 一旦棄之汝勿慮我可與羣臣速奔外國起兵以復
 邦家但季芊平王之女昭王之妹是我愛女汝念手
 足之情可引同出於是昭王放聲大哭遂與季芊及
 數文武從西門突圍殺出不知奔走何處

批 在戰入郢勢如騎虎

叙其
 味界
 或以
 出悲
 代

楚昭王奔鄖入隨

却說沈尹戌與子常分兵以攻吳寨。及至淮汭，鬬子常敗走。吳兵入鄖，乃投戈于地。大罵子常匹夫欲專成功，反悞社稷，遂自刎而死。其本部之兵聞昭王至鄖，乃殺奔鄖城，吳驚。時昭王方涉睢水，至雲夢澤地。名即今在荆門別墅有草寇數百人夜劫昭王之舟，昭王大驚，其寇以鎗刺昭王，王孫由忙以已身遮住，昭王背中被刺，流血不止。王呼曰：誰為我引走愛妹？即季芊也毋令有傷，以憂吾母。下大夫鍾建即負季芊登岸，羣寇登舟盡劫所帶金珠，更欲殺王。昭王君

又破
打頭
凡

小肩

臣奔走無計。忽然岸之西北一彪人馬殺至。搶入王舟。盡斬強盜。王問曰：卿等何人也？眾曰：臣等乃右司馬沈尹戍本部之兵。王曰：司馬今在何處？眾卒曰：司馬與子常分兵擊吳。子常不遵其計，以致戰敗。司馬及淮汭聞吳兵入城，自刎而死。故臣等詢王所在，前來救駕。昭王泣曰：我悔不能早用司馬，以致國亡。司馬今死，孤之罪也。少頃鍾建復負季芊公主而歸，遂奔至鄭城。時鬪子旗之幼子名懷，每恨平王殺其父。平王無道，子旗進諫被誅，事已見前。常欲報仇而未

能及。昭王走至鄭城，其兄鬪辛在朝，為官亦從昭王。

報父仇

惟敢仇之

見此

走至鄖城鬪懷夜見鬪辛懷之兄曰平王殺俺之父
 今吾欲殺其子欲弒昭王以報父仇不亦可乎鬪辛
 止曰君乃父也臣乃子也君之殺臣豈敢仇報吾聞
 違強凌弱者非勇乘人之困者不仁滅宗絕嗣者不
 孝動無令名者不智今汝若殺楚王犯此四失決不
 可也鬪懷見辛不從怒氣而出鬪辛知懷有殺王之
 意次日告王曰鄖城低小不足容駕臣聞吳之追兵
 將至速投隨城可拒強敵昭王從之即發駕奔隨行
 出三十餘里鬪懷仗劍欲刺昭王追之不及自刎而
 死後人有詩讚云

懷將削髮原為孝

辛拒非俠本是忠

二子之心雖有異

要其夫旨一般同

楚王走入隨城隨之百姓人民爭先迎王各各攜鋒
掣刃願與王守却說吳王打入荊州遍求昭王所在
哨馬報楚王走入隨城吳王便欲親自追之孫子曰
隨地僻在南蠻其處峻嶮大駕不可親追但遣使者
以禍福利害曉諭隨城人民教其有能捉得楚王來
見者加官重賞人貪吾利祿必然自繫楚王來降吳
王依孫武子之言即時遣使入隨曉諭隨城人民曰
有能捉得楚王來降者加官重賞時昭王聞吳兵至

匿于山林深處有數小臣欲謀劫昭王來見吳王請
功者鍾建巡知其意取而斬之密令隨城百姓辭吳
使曰隨乃小邑不敢藏匿楚王願使者回告吳王別
處跟尋楚王決不在我隨城使者歸告吳王吳王令
遊騎緝探昭王所在大駕長驅入楚宮殿謂伍員曰
不緣明輔之力何能得入楚之官殿於是自處昭王
正宮盡妻其妃嬪令公子子山子山吳王之子處左
令尹子西之宮以魯主族處王族之宮大夫處大夫
之宮盡皆太辱楚人吳王駕前大夫唐仲節姚元達
鄧季遷申伯晉溫稽臯五人不肯處楚臣之宮吳王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六

廿八

問其何故五臣諫曰臣聞人之所以與禽獸異者以其有禮義廉耻故也先王制禮以遏人欲使男女有別夫婦有倫閨門整肅所以爲人吾王今入郢都覆滅楚祀者皆因平王失政納子婦而虧人道故也今王一入楚宮淫瀆后妃又使臣下入其宮室是以禽獸而放臣下臣何敢從萬望吾王速出宮帷封籍府庫留兵以備楚叛整駕速還猶自可也不然楚之君臣閉處其室必然激怒前來復國則百戰之功一旦而休矣吳王大怒令斬五臣示衆遍遊六宮當時伍員爲春秋豪傑獨此一事不諫吳王後人有詩嗟其

瑕疵云

吳國君臣入楚時

穢淫閨闈。續人妻

子胥振世英豪士

何事無言諫匪為

不
武
武
不
武
武

至一殿宮門閉而不開。王問嬪御曰。此殿何人所居。嬪御對曰。此平王正宮。皇后伯羸之宮也。王曰。莫非無祥乎。對曰。然。問曰。在宮內乎。對曰。在。吳王素知伯羸美貌。入宮之時。遍搜不見。及遊此宮。遂令左右打入宮門。搜出伯羸。畢竟如何。

批 伯羸持節王不致吞愧而出矣

伍子胥鞭楚平王屍

伯嬴出而問曰爾等何人妄毀吾宮左右曰吾乃吳王駕前武士也伯嬴遂出來見吳王吳王欲處其宮伯嬴持刀在手大罵曰吾聞天子為天下之表諸侯為一國之儀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制其國亡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今汝覆人國家更欲陷人妻室既失儀表匹夫不若焉得稱為大國諸侯敢有人吾宮者必仗手劍斬之言罷復閉宮門不出吳王慚惶而出退于別宮

漢烈烈向先生有後宮曰

闔廬勝楚

入其宮室

楚後宮

莫不戰慄

伯嚭白曰待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為有節

吳王樂遊忘返伍員自思入楚報怨及吳王耽樂女

色並不舉起平王之事員號哭訴于王曰臣之逃宋

過鄭者為父兄之仇故也今荷大王威福五戰入郢

楚王遠遁臣仇未報臣料父兄之靈必不自慰王曰

平王已死無忌亦曾斲棺斬首明輔尚欲何為員曰

平王雖死臣恨不消乞大王許臣窆其塚墓開棺斬

首方可少慰父兄之靈吳王許之子胥即引本師

兵遍踏西龍山山在荊州城內楚國君臣之塚盡在

楚出

于此不見平王之塚。子胥大怒，下令曉諭郢都百姓，限在三日之內，有能指引平王塚處者，賞三日不首，盡屠合城人民。過三日，百姓並無來首之者。子胥大怒，將屠荊州百姓。忽報轅門外有一老叟，扶杖來謁。子胥召而問曰：子何人也？叟曰：吾乃荊州城外野人，聞明輔將屠全城人民，特來請問其故。子胥曰：吾乃楚之世家，與荊州百姓為親姻隣友，今抱大仇在身，令其指引平王之墳，三日無一出首者，吾所以恨其無念舊之心故也。叟曰：將軍必欲見平王之塚，如何？貞曰：吾將窆其塚，而出其屍，斬首以削吾恨。叟曰：將

天道
還

物
位
東

軍之見差矣。吾聞君子不念舊惡，仇死則休。平王無道，將軍之祖父皆北面稱臣。今者滅其宗廟，覆其邦家，怨仇已報，冤恨亦消。何必見咎于死者，而盡欲屠滅生民乎？子胥叱曰：平王棄子廢妻，殺忠聽佞，以致滅吾宗族，吾恨不亂斫其屍以申此恨。汝乃牧野村夫，安敢拒阻吾意？老叟笑曰：吾特來洩平王葬所前言，乃試明輔之意如何耳。子胥聞其說，即便降階，長揖曰：丈人憫負乃負屈之徒，望乞指示沒世，不忘叟曰：平王初死之時，恐明輔在吳，借兵復仇，故將其棺沉于城東蓼臺湖內。將軍必欲得之，須向此湖搜索。

宋底

方可見也。子胥即引兵至湖口，見湖水茫茫，青草並
 無，不知所向。乃命善游水之士，尋其鎮所，搬起
 棺槨。子胥即令毀之，其中並無屍骨，但錦衣所裹。一
 棺銅鐵而已。子胥以老叟之言為誣，叟曰：「此棺有二
 層，上設銅鐵，以疑後人。下層乃貯平王之真屍耳。」子
 胥令毀棺，下層拽出其屍，驗之，果楚平王之身也。子
 胥一見平王之屍，怨氣冲天，手持九節銅鞭，擊于平
 王屍上，左足踐其腹，右手抉其目，即令左右取其屍，
 重鞭三百，悉燬其衣衾棺木，棄于原野。唐人胡曾先
 生咏史詩云：

開棺見屍

野田極目草茫茫。

吳楚交兵兩岸傍。

誰料伍員入郢後。

大開陵寢擿平王。

又五言詩云。

棄疾昔爲君。

傷殘是不仁。

妬臣求美玉。

殺直寵阿臣。

愛地侵侯國。

貪淫奪子親。

鞭屍當受辱。

天使報前因。

子胥旣擿平王之屍。問老叟曰。子何以知平王葬處。及其棺木之詐。叟曰。吾非他人也。乃石家之匠工耳。平王令吾石匠五十餘人。砌造假塚。恐吾等漏洩其機。塚成之後。悉將吾等盡殺于塚。吾之子弟亦被其

報冤

禍獨老夫私逃得免。今日此報亦爲吾子弟。少申其恨耳。平胥令取金帛酬謝老叟而去。畢竟後來如何。

批 戴天之恨報矣

申包胥號哭求救

却說申包胥時匿于城外野民之家。聞伍員鞭屍抉目之慘。使人謂員曰。平王無道。子之祖父皆北面而爲臣。今旣鞭屍三百。何忍更抉兩目。臣之于君。豈可耻辱至此。豈非臣道之極乎。員對使者曰。爲我善謝申允。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也。使者歸。以子胥之言告包胥。包胥知員不肯東還。必欲滅楚。遂西投

之楚

秦國求救。既見哀，公曰：吳爲封豕長蛇，久欲薦食上國。故先虐我。楚國寡君失守社稷，逃在草莽之中。使下臣告急，萬乞大王念秦楚之舊，代爲興兵解厄。秦哀公曰：楚王無道，殄滅人倫。吳若不伐，別國亦將加征。吾何興兵助亂？包胥曰：吳人貪惓，無厭。楚與秦界相連，今楚遭禍而秦不救，楚亡，秦安能獨保無患乎？願大王熟思之。救楚之兵，不專爲楚，是亦秦國境界之利也。哀公曰：大夫姑就館驛安下，容孤與羣臣商議。包胥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得所安，下臣何敢就館？又且救兵如救火，寡君望大王之兵，渾如大旱之

勞歛
不入

賦無
衣

望雲霓焉能久待商議包胥請命愈急哀公終不肯
許起兵於是包胥乃不脫衣冠立于秦庭晝夜號哭
不絕其聲七日七夜水漿一勺不入于口哀公憫之
曰楚國有臣如此吳人不知天道焉可滅也乃為賦
詩曰 豈曰無衣 與子同袍 王子與師

與子同仇 其全章詳見詩經國風篇

賦罷親慰包胥曰大夫不必痛楚寡人即當代汝與
師南出矣包胥聞哀公之命九頓首而出哀公即日
命子蒲為先鋒子虎率中軍姬輦為元帥大發精兵
五萬令從武關即今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北而直出

至誠
動人

胡曾先生有詩為證云

楚國君臣草莽間

包胥不動咸陽哭

宋范仲淹先生有詩云

伍奢被譖死無辜

笑擁吳兵侵舊楚

吳王戈甲未曾閑

爭得秦兵出武關

報怨仇君節義疎

後人寧不責包胥

秦將姬輦引兵殺出武關揚聲救楚以聚楚人時子

西沈諸梁沈尹戌之子各在荆襄界上招集殘兵及

山前山後有豪傑之士欲興復者皆歸于幕下約二

萬餘人未敢輕出聞包胥借秦兵至各來相會于樊

秦楚
合謀

水各各相見屯下營寨子西告姬輦曰我主奔逃在外
 外吳兵日夜不退敢煩大兵攻郢我率本部接應以
 安社稷輦曰我兵初入楚境未諳道路若遇敵兵與
 戰不利必然搖動各方將士不如汝引熟兵先戰我
 兵繼後首尾相應必然大捷子西然之與沈諸梁引
 兵殺奔襄水而來哨馬報知吳王當時有人言昭王
 匿于隨城吳王已遣孫武伍員引兵圍隨及聞秦兵
 與楚兵殺至襄水遂調夫槩引兵出敵夫槩引兵與
 楚軍對陣下寨次日兩陣對圓二將出馬楚之首將
 子西吳之首將夫槩拍馬殺進闌不一合子西詐敗

封豕
長蛇

夫樂勒馬追上子西以白旗左麾秦兵陣上突出一員大將豹頭狐目喊聲如雷震地手舞雙刀望夫樂殺來夫樂視其旗號乃秦將姬輦夫樂迎敵戰住數合楚兵大喊曰秦兵大至矣夫樂遂望郢都奔回見吳王甚稱秦兵勢銳不可抵當吳王驚懼卽遣使召回子胥孫子令其勿圍隨城且回救郢使者相望道中不絕子胥與孫子星夜而歸吳王問二人進退之策孫子曰兵者國之威威振則兵可息征戰不止必有後殃今吳以數萬之兵長驅入楚焚其宗廟覆其社稷鞭死者之屍處生者之室勢已極矣宜與楚和

知已

恍惚

議定貢稅火速班師可保萬全若夫以遠出之兵糧
 餉困匱又必欲久戀楚宮而與秦爭利臣必不敢保
 其萬全吳王將許令六軍收拾班師伯嚭曰我兵自
 離東吳一路破竹而下五戰拔郢遂滅強楚今遇秦
 兵而便班師何前勇而後怯哉願得二萬兵必使秦
 兵片甲不回吳王壯其言與兵二萬退秦子胥與孫
 子力止不可交兵伯嚭不從引兵出城遇秦楚之兵
 于西北九十里次日子胥出馬伯嚭大罵亡國匹夫
 社稷已喪尚敢求秦來救汝不是吾對手速退令姬
 輦出馬子西大怒輪刀直取伯嚭伯嚭拍馬來迎戰

二十四史

不五合子西望後逃回伯嚭勒馬後追姬輦引伏兵
 從山坡後殺出子西沈諸梁雙馬殺回三馬將伯嚭
 困在垓心鱗毅見伯嚭被困引一枝生力之兵殺入
 垓心二人馬膊相並突圍而出秦楚之兵一齊追至
 孫子知伯嚭必敗令夫槩引兵殺來接應秦兵恐有
 埋伏方且殺回伯嚭引二萬兵出戰及歸僅以身免
 其從者不上五十騎自囚入見吳王待罪孫子謂子
 胥曰伯嚭為人矜功自傲久後必喪吳國不如乘此
 敗亡之故因而斬之除却後患子胥曰伯嚭雖有喪
 師之罪然敵在目前不可斬一大將遂奏吳王赦其

何不
除此
禍胎

罪過不片時哨馬連報秦兵將至城下。吳王問孫子何計可破孫子曰事急矣非盡出大兵以拒則往日被楚之功將隨此而喪。吳王卽令夫槩與太子子山同守荊州親率大軍出城五十里屯下三寨自居中寨子胥守左寨孫子守右寨以爲犄角之勢與秦兵相持數日並未出戰夫槩自思吳王此行歸國其位必不肯傳與已大兵出征國中空虛若乘此逃歸稱王奪位據守東吳豈不勝於久後相爭於是夜領本部遂從西門逃歸。

批 外敵未靖內亂又起可恨可恨

伍子胥和楚班師

當時吳王與秦楚之兵連日交鋒互相勝負未決雌雄正召孫武子胥共設破秦之計忽太子子山令小卒來報夫槩從夜逃歸吳王不知其故子胥曰夫槩此行必有爭國之意若不早歸待其根蒂已深難以動搖吳王曰外有強敵內有篡賊此事奈何子胥曰外敵臣與元帥自當掃盡而還王速分兵歸謀夫槩於是吳王分兵十萬引鱒毅伯嚭等從漢水而歸留唐蔡之兵與孫武子胥拒秦却說夫槩歸國即位稱王聞吳王殺回乃率守城士卒出敵吳王望見夫槩

蔓難國也

仁心自

丙亂

逢謂之曰。吾念汝爲手足之人。托爾重權。何得如此。兄
篡位狗彘不若。夫槩曰。汝何篡王僚也。吳王曰。王僚
不守先人遺訓。亂次篡我之位。我故取之。汝焉得妄
自爭奪。以啓外人談笑。夫槩不聽。拍馬直要來殺。吳
王吳王以刀左麾鱗毅殺出。連戰數合。伯嚭拍馬夾
攻。夫槩敗走入城。堅閉不出。吳王不能入城。伯嚭獻
計於王曰。夫槩部下之卒。皆王平日調用之人。臣請
今夜行一間計。明日必有斬夫槩而獻城者。吳王從
之。伯嚭號令諸將。黃昏時候。四門納喊。詐似攻城之
狀。夫槩恐士卒微少。不能守城。盡驅城中百姓雜處。

之計

軍伍之間相幫衛守。至三更前後，伯詔與鱗毅遍繞
 城下，呼曰：汝城上軍民，平昔皆食吳王之祿。今助夫
 桀作反，明日速開城門迎接吳王入城。姑恕汝等之
 罪。若夫執迷不悟，不日伍員孫子兵回攻入城池，滅
 爾宗族，空爾墳墓。爾思其利害，何歸？城上軍民間說
 此語，各各拋戈折箭，相爭棄城不守。夫桀禁止不住，
 恐生異變。星夜開南門，單騎投奔于楚。界上百姓爭
 開城門迎接。吳王車駕入朝，羣臣稱賀。吳王即遣星
 使報捷于孫武子。胥子胥得旨，謂孫子曰：主上天兵
 一歸，掃除內亂。今吾與子連兵在外，不能制敵。班師。

此事奈何孫子曰(秦)兵久出諸將思歸不知通使與之(楚)和令(楚)歲納貢稅然後班師可乎子胥曰(楚)人初得(秦)救必然不肯講和納貢宜先設計大破一陣挾以兵威然後方可議和孫子然之即令伍員(蔡)昭公(唐)成公各引本部精兵伏于漢江兩岸又令各寨小卒謠言夫槩走歸爭國稱王作反(吳)王來召元帥班師各要捲旗息鼓收拾班師待(秦)(楚)之兵追至方許抽兵殺回三將領計而去各寨小卒俱皆謠言前事收拾將欲班師哨馬早報于(楚)將子西子西告于姬輦姬輦曰(吳)國若有內亂召子胥班師其必無關

偵探
消息

縱橫
押闔
大有
同類

志若率三寨之兵乘勢追擊。必得全勝。子西然之遂。各披掛一齊追上。二十餘里。吳兵偃旗息鼓。從小路緩緩而退。孫武在高阜處望見。楚兵追入埋伏之處。卽以紅旗麾動。吳兵四面八方一齊殺出。姬輦自謂驍勇無敵。雖然困在重圍。左馳右騁。前衝後突。畧無懼色。子胥正與子西廝殺。望見一將。在垓心中縱橫無敵。視其旗號。乃秦將姬輦。更不戀戰。拍馬直取姬輦。輦聞來者何人。敢近吾前。子胥大罵。無名匹夫。不識吾乃闔閭會上力舉千斤重鼎。威振列國諸侯。明輔伍員是也。姬輦聞名。心荒手亂。鬪不十合。刀法

識時

頗亂子胥大喊一聲挺起長鎗望姬輦一刺姬輦翻于馬下。子胥近前便斬子蒲子虎雙馬救起突圍而還。子胥亦不來追。少頃鬪辛王孫由皆引兵殺至。救出子西沈諸梁屯于漢江左岸。次日姬輦引敗兵來會。兵勢稍振。子西曰：吳兵驍勇，況且孫子用兵如神，機變不測，不可與之久持。暫遣使求和，又作定奪。遂令沈諸梁往。吳寨見伍員曰：自五霸以來，皆無滅國之意。故齊桓公存，邢立，衛秦穆公三立，晉君後世人皆義之。平王之賢過于莊穆。莊王穆王皆楚君。止因聽信無忌讒言，以致失德。今明輔出棺，燬廟鞭屍，挾

句句
楚歌
吹子
胥不
動

目自人臣觀之報怨已極明輔之恨亦可消去何不
念先王之德抽轉吳兵復存楚祀庶幾不失為楚良
臣子胥辭曰吾知楚為故國不敢太極爭奈吳王有
旨務令滅楚班師沈諸梁曰明輔乃楚國世臣楚之
存亡係于掌握不過立定盟誓歲納貢稅班師以復
吳王之命有何不可孫子曰楚既肯立盟誓定貢賦
即便班師於是沈諸梁回與子西商議子西遣鬬辛
往隨城請問昭王昭王曰苟存社稷何惜金帛姑與
議定待國安軍振又作區處鬬辛即以王言來告子
西子西親詣吳寨來議貢稅子胥延入中軍取酒與

之各叙款。曲子西告伍員曰：所議歲納貢稅。一從公命。不敢有違。但蔡夫人既死。公子米勝見在。吳國乞明輔一言放歸。使米建之祀不絕。亦明輔盛德也。子胥起謝曰：令尹此舉實仁者之心。員卽告吳王送還米勝。鮑毅曰：楚人怨米勝父子入于骨髓。子西詐召歸國。將欲斬之。明輔焉可輕許。子胥曰：不然。令尹實仁明之士。與米勝骨肉之親。焉有詐召之意。吾已知令尹之心久矣。遂受議貢文約。相送子西出寨。卽日令大軍拔寨班師。子胥曰：楚人多詐。不可不慎。令孫武、蔡侯率輕騎于前。自與唐侯斷後。大軍遂望漢江。

而還 批 石工一語指於決之矣

伍子胥酬恩報德

當時吳兵屯于江北王孫由請勒兵追擊于西止曰
初與人盟便欲背信必召大禍君且歸迎楚王復國
君臣同心待時報怨可也遂令鬬辛先入荊州洒掃
陵廟修葺宮殿自率秦兵入隨迎駕楚王即日與從
行文武駕返荊州舟至成臼水名在湖廣時已日落

遂安舟于岸口王見江中紅光燦爛照耀波濤王熟
視之其光自江邊而起王怪之次日令從者于江邊
巡之收一物有如斗大其色赤如紅日王以示羣臣

資詳

羣臣皆不知其名爲何物但曰此我王中興楚國之祥瑞可收而載歸以符天意王悅藏于舟中而歸至回都入宮來見伯羸子母相向而泣昭王曰國家不幸而遭大變至于蕩覆陵廟重辱先王此仇何日可雪伯羸曰今日復位宜先賞功罰罪致楚中興先安百姓後圖雪恨昭王奉母命卽日收葬平王祭祀祖考然後升殿加封于西沈諸梁王孫由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等其餘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大夫宋木奏曰王昔渡入雲夢賊劫王舟非王孫由以背受擊聖駕已危矣吳兵作踐王宮標掠百姓焚毀陵廟鞭

遠段 姻緣 皆上 駝來 的

辱先王苟非申包胥哭動秦伯乞兵求救則楚之社稷將入于吳矣吳兵入郢君臣奔竄苟非子西沈諸梁募兵于外交結四方之義士既戰且和迎王復國則聖駕終難返郢矣此數子皆有社稷大功不宜與衆同賞可宜大加寵錫以旌忠臣昭王然之遂封于西爲鄖公諸梁爲葉公孫由爲鄧公包胥爲唐公賞賜愈厚將嫁季芊公主 昭王之妹 季芊曰妹聞女子之道遠人正以重男女有別前者妹與兄王同舟渡淮盜劫王駕鍾建曾負妾逃妾今不敢他適昭王遂以季芊嫁與鍾建封建爲大司樂厚勞秦將姬輦遣

上平山

吳楚 第一 功

其歸國包胥歸家謂其妻曰吾入秦乞師乃為社稷
 非為身謀今楚王以重爵報我我心不安汝即善理
 家事吾當逃名不仕耳遂逃入深山不願立朝昭王
 使人求之不得旌表其閭曰忠臣之門後史官有詩
 讚云 荆州忠直士 吾獨美包胥 初遇伍員日
 先談復國詞 吳兵入郢城 哀慟求秦師
 戈甲初搖動 豺狼便掃除 迎王復大寶
 辭爵逃山居 功業昭星斗 忠誠貫紫薇
 人去千古上 名播幾行書

當時楚遭吳兵剽掠府庫空虛倉廩無粟昭王恭勤

克儉減祿以賑百姓百姓安集如故一日近臣奏(吳)
使送公子米勝歸國昭王心怨(楚)國傾危皆由米建
之父子欲有不納米勝之意子西奏曰米建雖然得
罪于先王其子幼而無知况且骨肉之念王宜撫愛
以盡親親之義昭王遂召米勝封爲白公使奉米建
之祀由是國人皆以昭王爲賢故能復國却說(吳)兵
東返子胥謂孫武曰吾昔亡(楚)過(鄭)鄭定公曾殺太
子未建此恨至今未消今者(楚)仇已報吾欲借此得
勝之兵移屯于虎牢必伐(鄭)國然後東還元帥何如
武從之大軍望(鄭)而來子胥與孫武聯轡而行至

瀨水慘然不樂孫子曰以吾得勝之兵伐一小鄭不
啻猛虎入羣羊唾手而得子何愀愀不樂貞曰吾非
憂鄭不下負昔避難渡淮而至瀨水見一女子浣紗
于江口懼其洩吾之跡再三可憐女子遂抱石投瀨
于江吾甚悲之曾題數句于石上爲報德記誌今吾
父兄之恨已消而此女之德未酬所以不樂遂掃開
石上泥土其詩宛然孫武讀罷曰古之大丈夫無德
不酬無冤不報子欲報此女之德莫過立祠致祭以
表誠心可也何必怏怏不樂子胥然之遂立祠于瀨
水之上致祭而去大軍至虎牢打戰書入鄭時鄭定

江口

一夜
風吹
去

寫景
逼真

公已死獻公在位聞子胥領兵壓境急問羣臣誰敢
引兵退吳時子產子皮盡皆已死無人可對獻公憂
懼不已忽近臣奏朝外有一漁家揭榜願退吳兵獻
公宣入問其名氏漁家曰臣乃江邊釣牧之徒不敢
通名但請退得吳兵以保鄭國足矣獻公曰卿欲用
兵幾何漁者曰不必張弓挾矢臣自有退兵之術獻
公大悅令其退兵以後加陞官爵漁者拜謝出朝遂
携綸竿乘夜釣于淮水之南扣竿而歌曰

蘆中人 蘆中人

憶昔當年漁丈人

魚羹專濟窮途士

今日須回困鄭兵

杜詩列國志傳

五十四

時子胥大寨靠水札于岸上是夜風清月白江水澄
澄乃出寨閑遊聞江邊歌聲甚逼因思蘆中人之事
始知此處乃昔日渡江之所因召漁者曰汝是何人
能識蘆中人乎漁者曰汝記漁丈人乎負曰漁丈人
是汝何人漁者曰吾父也負曰當日吾與漁丈人相
逢于淮水江中相呼于蘆花深處四顧無人兩心獨
知及吾登岸東逃丈人即連舟而溺是誰教子以識
吾名乎漁者曰吾父覆姓問丘名亮吾即其子問丘
成也昔日明輔逃難于江口吾父艤舟東渡見子飢
餒曾命吾所持鱸餅尊羹以餉子子與吾父隱名相

吳之
逃故

慮難
之矣

喚之時吾已聞知如何不識子胥躬身使拜日子吾
恩人也何以至此漁者忙答曰近聞明輔東投握吳
國之權掌百萬之衆席捲荆襄已酬素志今又移兵
伐鄭鄭伯惶恐將欲待罪轅門誠恐誅戮出榜令有
能退解吳兵者裂土封官吾乃妄自忖度明輔乃寬
仁大度之士故敢前來冒請欲乞明輔體寬宏之德
罷伐鄭之兵不知尊意如何子胥笑日子原為鄭而
至吾此行本欲踐平鄭地以雪舊仇吾深感爾父之
德未能補報鄭伯既許汝裂土封官吾暫屯兵東界
子可入朝請職待汝受封之後吾始退兵倘其失信

此平川司馬公事

高品

崇船
空載
月明
歸

推阻吾卽催兵攻城掃鄭而歸成曰明輔一解鄭圍實滿城生民之幸何必務保成受富貴乎負曰子爲富貴而來此亦吾酬德之處何爲不可成曰吾乃鄭之鄙民世荷國恩不忍社稷危亡君囚城陷非爲富貴而來明輔大兵一退成卽埋名隱姓遠遁江湖豈敢上書獻績而貪富貴乎子胥歎曰吾子內不失君外不失友潔身遠祿實高世之士也何敢不從遂取百金謝成卽日班師成亦遜謝遂携妻子遁于江湖鄭伯聞之使人遍求不得乃旌其閭却說孫武之兵回至吳都吳王親自迎接入朝君臣慶賀賞功罰罪

封孫子爲大司寇伍員爲相國伯嚭爲太宰厚待(唐)
(蔡)二侯令其領兵歸國孫子告(吳)王曰臣聞王者不
矜功霸者不失時當今中國諸侯惟(楚)爲盛(楚)自我
兵一伐(吳)之名震天下主盟奪霸正在此時不如乘
此兵甲之雄威名之著征伐天下以圖中國盟主有
何不可(吳)王曰(越)爲國家邊患不可不伐若欲圖霸
必先伐(越)而後及于列國孫子曰(越)雖近(吳)然王孫
駱曾屯兵于龍門山截其來路可緩而不可急(齊)人
強悍日擾邊境不可以不先伐依臣之見莫若先伐
東(齊)然後及(越)(吳)王從之復命孫武爲元帥鱒毅爲

先鋒發兵十二萬即日東征畢竟如何

批 覆林醜恩志愿足矣

孔仲尼相魯服齊

當時齊魯歲歲交兵景公用晏嬰之謀穰苴之勇曾

侵魯國汶陽二邑皆在齊魯界上之田至是魯定公

用季桓子名斯之言陞任孔子為司寇攝行相事國

中樂業百姓安生齊景公聞之大惧謂群臣曰孔丘

聖人也魯國任用必謀于齊卿等有何妙計為我聞

之晏子曰臣聞親鄰睦近國之大寶魯公既用孔子

吾齊理合與之講和定好庶無侵害景公然之遂修

書遣使約與魯公會盟於夾谷

山名今在山東濟南

府淄川縣或又名祀其山以尋舊好使者竟投魯國

來見定公呈上盟書定公覽其書曰

大鎮魯公

閣下

伏惟吾齊與魯實皆周之功臣子

孫故其地境相連邦爲唇齒近因小忿致違尊顏
今思先君呂尚與周公姬旦尚德比義其輔周家
不忍自相攻擊上辱先人茲欲尋盟定議以通兩
國之好敬於齊魯界上夾谷山前設壇立會至期
幸屈大駕一臨本地少叙舊好荷德不浚

定公覽罷令伊將退容商議使者辭出定公問於群

臣仲孫何忌

何忌卽孟懿子也

曰齊人心懷奸詐主

公不可許往大夫季斯曰

季斯卽季桓子也

齊人既

以尋盟相會不往示怯往之是也定公猶豫不決左
班閃出一人身高九尺腰大十圍河目海口龍額龜
脊衆視之乃曲阜人也姓孔名丘字仲尼定公曰司
寇有何議論丘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
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會好必具左右司馬相
從臣固不才願保聖駕而往定公大喜曰仲尼從行
寡人復何憂遂與群臣往赴夾谷之會却說齊景公
與數文武將赴夾谷乃巡遊境上山川至臨淄見一

大山特立吞吐雲煙甚爲壯麗問從者曰何山也嬖
臣梁丘據對曰此牛山也高聳寬平連荒接野其中
多藏珍禽異獸兼有怪木奇葩東齊勝境無如此也
主公請登山遊覽可見景公下馬與數親近之臣徒
步而登中山果見雲樹蒼蒼巖泉滴滴風送花香雨
滋草色景公遍遊一回顧謂左右曰信乎梁丘之言
爲不誣矣及登尖峯遙視齊國山川兼以城中宮殿
崢嶸樓臺壯麗不覺淒然下淚梁丘據與艾孔進曰
主公覽山川勝槩固當權輿不暇何乃淒然下淚景
公曰齊國山川城郭千年秀麗如故孤嘆人生如夢

不能常享此勝槩所以悲泣梁丘據與艾孔二子乃
景公讒諂之臣見公憂死如此二人亦相向而哭時
晏嬰在傍獨坦腹大笑景公責曰寡人登牛山而感
人生易度故傷心悲泣而卿獨笑何也晏子對曰臣
聞仁者不貪生勇者不畏死假使賢者不死則太公
常守此國勇者不死則桓公常守此國設使二公常
在則吾主焉能得享此富貴今主公登山覽景貪富
貴之難得憂人生之易忘是不仁也二子承旨而泣
是諂諛也此臣所以獨笑君臣之失耳景公大慙遂
拂袖下山登車行至數里前軍來報孔仲尼親從

魯

公赴會景公大驚曰孔丘自至必有機變卿等有何計策以備對拒大夫犁鉏進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可以刀兵劫之景公曰兩君合好焉可以動刀兵犁鉏曰先令萊夷萊夷齊之所威胡夷小國其兵歸順于齊乃胡虜也

之兵集列壇下待二君合宴使夷兵舞劔助樂爲名舞至座前就擒孔丘並魯公而殺之鼓兵入魯則其國可滅矣晏嬰諫爲不可景公不聽遂令諸將依計而行及至夾谷與定公相見各登盟壇揖讓相遜正獻酌之間齊大夫犁鉏進曰筵前無權不樂請奏樂舞劔以助君權齊侯許之於是閃出數

好不
應戰

語温
而栗

十萊夷各各身穿獸皮面嵌金珠俱執長槍短棍鼓
 譟上壇交舞于二君之側魯國司馬見萊夷有欺魯
 公之心亦將出兵料敵孔子止曰不可動兵吾當以
 禮退此匹夫乃歷階而上告齊侯曰兩君會好夷狄
 何敢如此夷不亂華裔不謀夏此非明公本心無乃
 有司者進之景公麾萊夷下壇萊夷不下晏嬰聞孔
 子之言而有愧色叱退萊夷二君復將權飲犁鉏見
 計不行復遣一起優倡侏儒優倡女樂也侏儒幼小
 之樂工也奏淫樂於壇下少頃登壇俳戲於座前孔
 子又趨進曰匹夫熒惑諸侯其罪當誅請左右速斬

合不野樂

此等齊人不動魯將軍茲無旋伏劍驅優倡而下盡
 行斬首齊之君臣俱皆失色二君將定盟誓梁丘據
 書曰自今定盟以後齊有征伐魯當助我兵甲有故
 違者明神誅殛孔子亦書曰自今定盟以後齊不還
 我汶陽之田者明神誅殛景公大懼然謂群臣曰魯
 以君子之道輔君而卿等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
 寡人愧怍無及盍還汶陽之田方免吾辱晏嬰即書
 田券退還魯君各辭謝而去 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夾谷鶯啼三月天 野花荒草謾爭妍
 來遲不見侏儒死 空笑齊人失措言

景公被魯君臣耻辱一遍又退汶陽之田快快而歸
及城郭哨卒報吳遣伍員孫武發兵十二萬漫山
塞野殺奔北海而來聲言欲併東齊景公問計于群
下晏嬰曰孫武世之名將善用兵機兼以伍員有舉
鼎之勇所以大兵南渡破楚而還今若伐齊必有爭
霸之意吾齊所恃相救者惟魯而已今魯用孔丘掌
國機變不常我欲出拒吳魯必乘虛來伐內外受敵
社稷必危不如修書遣使投見于胥與之求和景公
納晏子之言遂以金帛數車修書遣晏子往吳時子
胥之兵屯于瑯琊山下

即今在山東青州諸城縣是

厥通
或婚

晏子至。塞子胥延入。各叙賓主而坐。晏子將書及金帛。度與子胥告請講和之事。子胥辭曰：「此吳王之命。非敢擅專。大夫必欲求和。可見吳王負不敢許晏子。東渡吳江。入見吳王。將金帛及齊侯之書獻上。吳王與王令退。容與群臣商議。晏子辭出。吳王問群臣可否。伯嚭曰：『吳乃周之親國。僻居江左。不能與中國諸侯交通者。以其未嘗與中國結婚故也。今齊既懼威風。前來和好。遣使報聘。告以世子吳王之子名破秦未婚。請與大國結親。倘齊侯許婚。則吳從此而通諸侯。如其不許。必須發兵征服。不可與之講和。』吳王甚

喜厚待晏嬰女遣伯嚭同入東齊求婚二人竟投齊城
來見景公具述吳王求婚之事景公勉強以女許之
伯嚭謝恩出安於驛梁丘據告景公曰吳為蠻夷之
國春秋之世吳在江東不與中國諸侯衣冠相會故
名其為蠻夷之國也 不通中原豈可以千金郡主遠

事急
且相
適

嫁外夷景公曰此吳以兵威挾親既不能驅東齊兵
甲與之相抗又不受令以拒婚是絕物也遂召幼女
伯姜出嫁于吳伯姜郡主辭父登車景公親送出城
不覺兩眼淚下群臣在送者莫不揮涕父子痛哭而
別伯嚭護引公主歸吳吳王大喜令設筵宴與太子

名破秦 詔伍員孫武班師 帝 豹 立 山 之 勢

吳越 榜李大交鋒

當時吳王以齊楚降服。四方寧靜。遂有荒遊之心。築姑蘇臺。臺在蘇州府城西二十里姑蘇城下建華政

色荒 禽荒

宮於都城。春夏則遊獵于城外。秋冬則治政於城內。縱遊畋獵。頗及無度。孫子伍員累上表請伐秦。晉以圖霸業。吳王不從。孫武謂子胥曰。子知天道乎。暑往則寒來。春還則夏至。今吳王矜齊楚降服之志。耽淫玩樂。吾與子功成不退。必有後患。遂上表辭官。吳王許之。孫子復歸齊國。隱居不仕。居數年而亡。著有孫

六却 一良

將

推前列國志傳

卷之六

武兵法後世用兵者皆遵行之史官有詩云

將軍一出冠群仙

破楚強吳勢赫然

法正宮娥堪捍敵

至今傳誦十三篇

又武成王廟有孫武讚曰

吳何以強將得其人

兵法既用軍令乃申

服齊阝晉

破楚敗秦

一十三篇

名隨時新

當時越王允常每有伐吳之意只憚孫武行兵不敢

侵界允常臨終時囑其子勾踐曰吳王邊境之患不

可不慎但孫武在朝未可輕舉至是勾踐聞吳王荒

淫孫武辭職將欲起兵伐吳鎮日操練士卒將欲東

字
切當

聽此
必不
受圍

伐時吳將王孫駱屯兵于龍門山以阨越寇哨卒報
越王朝夕操練士卒將入東吳王孫駱令各寨堅守
卽時具表入見吳王吳王不聽伯嚭曰越有大喪而
欲出兵伐我此天亡越國不可放過吳王然之遂調
王孫駱為先鋒伯嚭鱒毅為左右翼親率大軍繼後
伍員諫曰乘人之喪者不祥因人之亂者無勇勾踐
雖有吞吳之意但令王孫駱緊守關隘足拒其兵大
王不可親征吳王不聽智伍員與夫差吳王之子守
國卽日發兵出城征越會兵於龍門山哨馬馳報于
越王越王曰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吾謀不虛

早以致災禍先臨班部中。誰敢引兵出敵。范蠡曰。臣聞孫武辭官。伍員守國。闔廬此來無能爲也。大王火速親征。必得全勝。勾踐然之。遂以胥犴爲先鋒。諸稽郢爲保駕。大發精兵十萬。殺出越城。與吳兵相遇。于檣李。檣李地名。卽今吳郡加興縣也。相對二十里安營。令先鋒初交一陣。兩下各無勝負。然吳兵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越王望見。歸謂范蠡曰。吳人兵勢甚振。不可久持。必得奇計。方可挫其銳氣。范蠡便戒先鋒本部之兵。各帶珍禽上陣。無者斬首。反取該苑重囚五百餘人。各要袒衣露體。帶劍上陣。衆軍皆莫知其

意。但奉令而行。次日兩兵陣圍越王。親自出馬。大叫
姬光無故乘人之喪。而犯界。何不出馬打話。道猶未
了。吳兵在陣上。兩行校刀手。擁出一員將。身穿黃金
甲。蓋下蟠花袍。跨下飛龍馬。舞動長鎗。飛奔勾踐馬
前。殺來。勾踐視其旗幟。乃闔廬之號也。更不打話。拍
馬交鋒。戰至二十餘合。勝負未分。越先鋒胥犴引本
部兵衝出其卒。人各帶一禽獸。殺入場中。盡拋禽獸于
地。吳兵爭欲取之。鱗毅荒忙救出。斬却數十。收禽之
卒。此誘我爭禽獸。而後亂擊。誰敢再取禽獸。於是三
軍勇力奮殺一陣。越兵不能抵敵。敗走十餘里。吳王

乘勢追及越驅五百重囚俱袒衣加劍于頸跪阻吳王曰吾主越王謀不量力所以冒觸王怒今且進退無門臣等願以死代乞大王抽兵吳王大罵無名匹夫焉敢阻吾戰興喝令斬之吳兵爭斬越囚忽然山後大喊越將姑浮引兵從後抄出諸稽郢胥犴引兵殺回將吳王困于檣李城下鱗毅左衝右突斬兵數十級越將不敢近身勾踐在城上望見吳王好一鱗毅速令四下放箭於是越王弓弩齊發矢石如雨鱗毅與破秦破秦吳王太子名也前遮後擁翼蔽吳王破秦被箭傷死吳王中箭倒于馬下胥犴欲斬吳王

強而

鱗毅雖然身被重傷奮力救護伯嚭與王孫駱引生
力之兵殺至鱗毅翼蔽吳王突圍殺出姑浮挺戈望
吳王一刺吳王損一足指復翻於馬下夫却一履姑
浮向前便刺不知性命如何

批 孫武於後便召此雞

孔仲尼周遊列國

王孫駱伯嚭雙馬救護鱗毅斷後儻住越兵越兵亦
不來追收吳王之履盡奪鎗刀旗鼓而還吳兵十喪
八九走入陘城去樵李于差七伍員與夫差聞王殺

賊亦引兵來救君臣父子相向而泣吳王曰我自起

亦恨此耶

兵破楚以來未嘗戰敗。今悔不納明輔之言。挫於勾踐。折兵六萬。損一太子。何日能雪此恨。伍員曰：勝負兵家之常。王何深慮。但愿大王善保龍體。回朝再整兵戈。一戰可破小越。王曰：孤率大兵出吳。今日十喪入九。有何面目再渡江東。但愿公等盡心以輔夫差。雪吾此恨足矣。又召夫差曰：汝忘越人殺爾之父耶。夫差泣而對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吾何敢忘。吳王曰：吾兒有志如此。雖死何恨。言罷。遂薨于涇城。後居士有詩曰：吳越交兵携李城。多謀能敗失謀人。

闔廬千乘難歸國

枉使夫差積恨深

又史臣評曰

闔廬為人寬厚恭儉雖為千乘之君食不二味居
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
衣服財用擇不取費親卹百姓優憫士卒故能任
用孫武交納伍員一舉破楚服齊遂成霸業然所
惜者任賢有二謀不慮遠末年頗好遊獵一拒子
胥之諫遂殞身于檇李又豈不為賢明之累耶

夫差制服發喪收其降卒搬父之喪歸葬都城之西

海湧山

山在蘇州府西九里中有劔池千人坐石自
吳王葬并下異日後有白虎蹲踞其上因名虎

矣下然後即位

是為夫差

謂子胥曰先王曾以重仇囑孤

一審
公案

孤卽欲興兵報。携李之恨。卿意何如。子胥曰。大王初登寶位。將士新戰。疲苦未可輕舉。只宜定國息民。屯糧練將。待時而動。方能克敵。夫差曰。吾父之仇。夢寐不安。焉可苟延歲月。子胥曰。昔者先王闔廬征越臣曾苦諫。先王不納。故有是敗。大王志存雪耻。但東交齊魯。念念勿忘可也。何必速就。夫差然之。遂遣使入齊借兵。求好。又令大小群臣。但凡出入宮殿者。則呼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父之仇耶。於是夫差卽應曰。不敢忘也。心憂志苦。一念常在。伐越之間。後人有詩云。越敗吳兵勢未休。夫差苦志更心憂。

君臣相警圖東伐。

常記當年殺父仇。

魯使入齊借兵求好。當時齊晏嬰已死。魯用孔仲尼為政國中。大治。齊景公懼魯強盛。梁丘據進曰。孔子一秉魯國之權。從公會於夾谷。便取汶陽之田。若使久用于魯。吾齊必危。景公曰。奈何。丘據曰。臣聞季斯季和子當魯國之權。蓋用美人間之。孔丘聖人也。見色必然辭官去位。景公納其計。選城中美女八十人。各服文彩之衣。使奏宮中之樂。又揀良馬十疋。金帛二十車。遣使進於魯。定公意欲不受。季斯悅美女之色。勸公取之。群臣皆諫曰。齊聞國家今用

孔丘故遣此以間吾政。明公豈可受此以誤國乎。季斯曰：齊畏吾國，征伐故來進貢。如若不受，恐塞貢獻之意。受之是也。定公遂受良馬金帛，以美女賜季斯。季斯受之。鎮日與定公飲宴，使美女歌舞，遂荒國政。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告孔子曰：魯之君臣耽淫酒色，吾師豈可更立于朝乎。孔子即日遂與數弟子出魯，投衛過匡。當時魯大夫陽虎作亂，嘗虐匡人。匡魯邑名匡人嘗欲殺之。孔子之貌似陽虎，匡人見之，即聚眾徒將孔子圍困，絕食三晝夜，絃歌不息。冉求曰：亦孔子弟子。夫子既窮如此，尚何絃歌不息。孔丘曰：

文王既沒斯文在我天既未斯文匡人焉奈我何
絃歌愈是慷慨匡人相謂曰此仲尼非陽虎也吾
等焉可以聖為暴乎遂解圍而去孔子乃與群弟子
至衛先謁故人遽伯玉伯玉賢大夫也伯玉延入相
待次日欲荐孔子於朝當時衛靈公之夫人名南子
宋國之女常與宋公子朝名朝相通有淫污之行聞
孔子至衛即遣使者召孔子孔子欲往見之子路不
悅曰夫子以正道獻諸侯盍以正禮自守焉可見此
淫污之婦孔子曰彼乃國君之夫人吾乃異邦之臣
豈可拒而不見彼雖失正於我何哉遂與伯玉來

見南子。夫人也。特衛靈公與南子同坐于朝。伯玉荐曰：孔丘，世之聖人也。魯不能用而至。衛是天啓衛國之興也。明公請以國政任之，則天下諸侯皆朝於我矣。靈公令暫退。容與群臣商議。孔子浪居于伯玉之家。時南子與宋朝相通。其子蒯瞶惡其淫污，欲殺之。恐得不孝之罪，密召僕人戲陽速刺之。戲陽速常被蒯瞶鞭撻，乃詐受命而出，竟以謀刺之事告南子。南子告靈公曰：蒯瞶欲殺妾，主公豈可容於國中？靈公大怒，遂令甲士來捕蒯瞶。蒯瞶知難，遂單騎走奔于宋。于是南子愈無忌憚，與宋朝交通不息。靈公又

聖人
高厄
于此

不禁止及與南子同車揚揚而遊城市孔子見之嘆
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即日遂與弟子
辭伯玉而適宋當時宋司馬桓魋專秉國政欲圖作
反聞知孔子入宋恐宋公任用孔子奪已之權故先
埋伏甲兵于界上欲殺孔子孔子與弟子行至宋界
因講禮儀遂與弟子習禮于道傍大樹之下桓魋伏
劍殺出令甲士伐樹壓之子路挺戟欲戰孔子止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奈我何遂携弟子北行投鄭桓
魋亦不敢追孔子至鄭安于東門鄭之人民見其形
貌不常相聚來看不知是孔子觀者謠于城市曰東

門有人其顙似帝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之三寸。纍纍然一似喪家之狗也。孔子聞之曰噫誠哉喪家狗也。弟子進曰欲知國君必觀于民。今鄭民眼不識賢其國君必無進賢之心。可速行也。遂出鄭欲東渡于吳。當時吳王與子胥朝夕養兵練將積草屯糧。一日子胥告王曰臣聞越之大夫范蠡文種皆有安邦之術。若不早乘吾兵衆糧足而伐之待其經營堅固不可加兵。吳王卽令旦夕操演水軍於三江口以備調用。孔子非望吳將伐越遂返轡非遊不知竟往何處。于臨其秦取德化集

吳王分道伐越

子胥操練三軍慣熟。入奏王曰：兵可用矣。大王不可

疑遲。吳王卽調鱣毅引本部兵從檇李殺出。又令伍

員領本部兵浮舟從石湖口殺出。

石湖在蘇州府城

西南自以伯嚭爲保駕。率大兵十五萬。總督水陸而

進。越王聞吳兵分道東伐。問計于范蠡。蠡曰：兵者凶

器。戰者逆德。不可輕用。夫差苦志三年。志存雪耻。此

來兵器必銳。不可與爭鋒。依臣之諫。莫若分兵拒守。

然後求救。方能保得全勝。勾踐笑曰：闔廬服齊。破楚

威振天下。與吾一戰。卽敗亡于檇李。夫差豎子。何足

道哉范蠡又曰闔廬敗亡于槊李伍真不在故也此
 來伍真親督三軍機變莫測大王不可輕敵勾踐曰
 大夫平昔以經濟自負今日何壯伍真之志而遽
 畏縮乎遂以姑浮為征東將軍率兵拒守槊李自督
 水兵二十萬浮江而進相遇于太湖夫椒山山在甯
京常州府無錫縣相距三十里下寨次日吳王親欲
 出陣子胥曰越兵甚振不可輕敵調先鋒初戰陣
 以試強弱吳王然其說調先鋒巫馬猷挑戰越王使
 胥犴迎敵巫馬猷殺敗而回子胥知越兵強盛不可
 力勝乃堅固營壘不動越兵屢欲挑戰吳兵不出吳

稿敵 若照

勇日
歲

是个
勢手

王日督子胥出軍子胥上表辭病吳王大憂親往中
 軍問曰越兵每日挑戰明輔又沾疾不起倘大軍壓
 寨何以處敵子胥本詐稱疾欲以誘越又恐驚吳王
 但對曰大王謹練將士小臣自有破越之策吳王默
 會其意便歸大寨各寨士卒謠謠攘攘言子胥病重
 大軍將夜遁歸哨卒報於勾踐勾踐調胥犴攻打吳
 寨范蠡曰伍員非病必詐誘我切不可打寨勾踐不
 聽惡調胥犴出兵胥犴連日攻寨吳兵並不出敵范
 蠡知吳設計號令諸將自今輕出者斬但與相持待
 其糧盡擊之自得全勝於是越兵堅固營壘亦不出

平州列國志傳

卷八

戰相持數月。吳軍之糧果盡。子胥意欲出戰。越兵甚銳。意欲班師。又恐乘追。乃令各寨士卒乘夜搬沙于寨內。夜中詐量沙。令軍吏計籌。量至天明。一斛一囊。積於營外。越人打探者聞其量。一夜之糧。計其籌數。約有數萬斛。次日遙望。各寨之外。堆積如山。回報勾踐。勾踐正欲攻其絕糧。及聞吳兵多糧。遲疑不決。蠡曰。此亦子胥之計。我料其糧。餉當盡。何爲更有許多。堆積。少刻。哨馬報吳兵前夜所量者。果然是沙也。范蠡大悅。曰。子胥匹夫。果不出吾所料。遂調諸將。約次日攻打吳寨。子胥分兵出敵。連戰數陣。互相勝負。有

哨馬報姑浮引兵拒守。携李被縛，毅出奇兵斬之，奪糧米五百斛，令小卒以舟載送。夫差縛毅將入越城。范蠡聞知，大驚曰：吳兵絕糧，死在目下，今又得此米，有如困龍得雨，不可緩圖。即令偏將何夢祥引五千水軍直進五部湖。湖在無錫縣截取吳之糧餉。又令部將郭如臯保越王守大寨，自率大軍回救越城。子胥聞知，即令巫馬猷截住五部湖口，自率大軍攻越王大寨。郭如臯拍馬殺出，子胥以白旗一麾，伯嚭分兵夾攻。如臯首尾被敵，竟被吳兵困于陣內。越王乘高馬立于轅門觀兵，夫差大呼曰：諸將何不為我擒

擒王
虜書

勾踐而徒苦戀一部將何益子胥舍如臯直取勾踐
 勾踐走入大寨吳兵一齊殺至放火逼寨軍糧器械
 蕩掃無遺勾踐單騎走出伯嚭追及大喊便刺郭如
 臯廖孟甫雙馬救回東走小卒追報越王曰何夢祥
 往奪吳糧被吳將所斬盡收去降卒勾踐嘆曰吾知
 久申子胥之計也走至會稽山下音貴山在浙江紹興府東南二十里前有一彪人馬殺至越兵驚為埋
 伏之兵各各慌忙奔散視之乃范蠡也與越王相抱
 而哭曰臣領兵來救越城至中途聞檣李之兵相拒
 不動臣知子胥設計而調散我兵慌忙殺回救駕今

果然矣。越王日後兵追至，卿可火速儻住。一陣時，越王有大兵二十萬，被子胥用離兵之計，盡喪于夫椒山下。獨范蠡本部兵在時，伍員令伯嚭王孫駱巫馬猷率鉄騎追至，范蠡力不敵衆，保越王之駕走入會稽山下。畢竟後來如何。批：進退維谷，殆哉。

勾踐窮槩會稽山。

夫差號令諸將，毋得賣放勾踐。勾踐心甚驚懼，子胥又令伯嚭引一技兵，逼山札寨，絕斷越兵汲水之道。困至三日，越兵焦渴，死者不計其數。越王下令曰：「孤早不納范蠡之諫，至有此敗，不拘親王宗族官吏軍。」

亦悔
到此

民有能退兵而保孤還國者。孤即分國報恩。群臣諸將皆無敢答者。文種告王曰。臣聞天雖未雨。簑笠必須早備。大王先不納范蠡之諫。今至於事急而召謀士。何異雨至而求簑笠乎。王曰。往者悔已無及矣。目下之急奈何。文種曰。能屈於一人之下。必伸于萬人之上。吳兵聚如虎豺。焉可抗戰而脫。必須降辭柔語。奉表稱臣。或可免死。勾踐遂修降表。令文種來見。吳王求和。文種下山。雙膝行至。吳王轅門。吳王召入。問曰。大夫此來何故。文種頓首曰。東海役臣。勾踐獲罪于王。今愿傾心服德。奉表稱臣。求延性命。遣臣待罪。

計
奉吳

憐虐
憚者

於王前望大王哀矜而赦之。吳王覽表見其君臣降
心屈服將欲許之。子胥拔劍叱文種曰昔者携李之
戰吾之先王中箭而死曾有今日之言乎復奏。吳王
曰此天以越賜吳。大王不受而放還是違天也。天不
可違時不可失。況且諸將辛苦三年得報此仇。王又
不察而赦越臣不知計從何出也。夫差曰然遂投表
於地叱退文種曰汝之君臣今日必須引頸就戮。文
種恐懼而退歸告越王。越王大驚欲將拔劍自刎。范
蠡搶劍止曰王何前日大剛而今日大柔乎。臣聞吳
之太宰伯嚭乃貪利好色之徒得美女寶器先賂伯

嚮則講和之事成矣。越王然之。當時唯從行宮女數人。王選其美色者八人。玉帶一條。寶瓶玉器一籠。復令文種賣此。先見伯嚭。文種先至。伯嚭寨中先投所進之狀。伯嚭忻然出接。文種告曰。寡君不量威力。與大國較戰。茲今困窮失計。太宰德尊雅重。倘能王前方便一言。使寡君得延性命。後當銘刻圖報。伯嚭曰。諾。次日嚭引文種來見。吳王大怒曰。匹夫死于目下。尚何來見。種曰。勾踐不自度。音鐸。德妄修戰事。與大王較決雌雄。違天犯上。反受其殃。今者兵敗。栖于會稽山窮。迫無投。甘愿降爲王之奴。以後宮

爲侍妾外。脩負綫內。脩洒掃。越之山川地輿人民府庫悉愿進于大國。但乞革命。苟延歲月。大王必欲滅越。請寬數月。歸焚宗廟。戮妻孥。毀金寶。更與百姓訣別。然後復刑。吳王顧謂群臣曰。越之君臣降心屈服。孤甚憫之。將許其求成。卿等以爲何如。太宰伯嚭進曰。臣聞古者明王伐國。服之而已。今越之君臣降心屈服。王請赦其求成可也。吳王猶豫不決。子胥又諫曰。不可夫。吳與越勢不共存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多有。吳則無越。越勝則吳弱。此必然之勢。况先王被越所傷。曾囑大王無忘越人殺父之仇。其言尚在于

耳大王苦志三年志存雪恨諸將受盡瘡痍得敗越
兵今者許越求和是忘先王之仇徒疲諸將之勞舉
三年之功一旦而休勾踐為人能守勞苦今既獲而
又放何異焚機檻而縱猛虎決江海以活蛟龍吳王
不聽子胥退述夏少康與過澆之事諫曰

臣聞之樹德莫如滋

言樹立有德必使滋長

去疾

莫如盡

除去惡疾必使淨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伐斟鄩

二斟夏同姓諸夏澆寒促子封于過者澆

用斟滅斟氏又斟鄩祥見通鑑

滅夏后相

夏后相

啓孫山后相失國依于二斟復為澆所滅

后緡方

娠后緡相妻姚懷身也逃出自竇自竇穴遁逃而

出歸於有仍后緡有仍氏女歸其父母家生少康

焉相之遺腹生子是為少康為仍牧正仍古諸侯

國少康為其牧官之長甚澆能戒之能戒

備其毒害澆使椒求之椒澆臣使求少康欲殺之

逃奔有虞虞舜后為諸侯者少康逃而歸之為之

庖正為有虞掌膳羞之官以除其害顧此以得除

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

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也邑諸綸綸虞邑以綸邑

處之有田一成一萬頃為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

為一旅能布其德能宣布其德澤而兆其謀而兆

始其謀猷以收夏衆收拾夏之遺民撫其官職撫

集夏之官取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使謀侯澆

之謀隙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也使

以計誘豷而致之遂滅過戈少康滅澆于過后杼

滅豷于戈詳見通鑑外記復禹之績恢復夏禹舊

日功績祀夏配天祀夏祖宗以配天帝不失舊物

不失禹治天下之舊事今吳不如過今吳之強不

能如過而越大於少康而越之大數倍于少康或

將豐之或者欲與越成以豐大之不亦難乎必為

吳之患難。

勾踐能親而務施。

勾踐能親愛其民而

務施恩惠。

施不失人。

所加恩惠皆得其人。

親不棄。

勞。惟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

越與吳土

壤相接。

而世為仇讎。

世世爭戰為冤仇之國。

於是

乎克而弗取。

既克其國而又弗取。

將又存之。

將又

與成而安存之。

違天而長寇讎。

違棄天而與滋長

寇仇。

後雖悔之。

后日雖復悔悟其失。

不可食也。

可消食而止其患。

姬之衰也。

姬吳姓言諸姬衰息

日可俟也。

可計日而待。

界在蠻夷。

界居蠻夷之地

而長寇仇。

茲長寇仇之禍。

以是求伯。

吳欲以此求

為諸侯伯長。必不行矣。此事必不可行。

吳王覽罷諫表。復有不許。越成之意。太宰伯嚭曰。臣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况越為吳之隣國。既肯臣服于我。則當赦而撫之。使其畏威感德。不敢再叛。足矣。豈可盡滅其國乎。吳王納伯嚭之言。許文種求和。遣其歸。引勾踐來降。子胥出營外。嘆曰。越王得歸本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不出二十年間。吳其為沼乎。文種歸報。越王。越王不敢往見。吳王范蠡曰。國之存亡。在此一決。王何遷延不往。臣願保大王同往。於是勾踐與范蠡文種數十從臣。各各肉袒膝行至。吳王大

寨獻上降表。吳王收之，謂勾踐曰：昔者先王遭汝敗，于携李，死於陘城。吾每懷此仇恨，不刈攜汝之君臣，踐平越地。今觀汝表，堪憐孤置其罪。合從吾歸國，以脩僉役。勾踐君臣皆頓首曰：大王此言實下臣之幸。然臣之妻孥、玉帛皆在邦國。王請班師容臣歸收妻孥、金寶。然後入朝待罪。吳王不許。伯嚭曰：勾踐以數十萬兵掃地喪于夫椒，總使歸國不能成事，王何禁止之深？王如恐其復叛，請以大將促守，聖駕宜早歸。吳王納伯嚭之言，放勾踐歸國。令大將王孫雄副將奚斯屯三萬兵于會稽，約勾踐三月不至，卽許滅。

越而還大軍拔寨班師。批 不善將兵而善將

勾踐人吳待罪

且說越王歸國收拾庫藏寶物。八寶九鼎山川地輿一齊封付會稽山與王孫雄收下次日召集群臣曰孤承先人餘緒荷諸大夫輔弼兢兢業業不敢輕爲今在夫椒一敗遂至國亡家散千里而作俘囚何其不幸若是耶言罷雙眼流淚群臣莫不揮涕大夫文種進曰昔者湯囚于夏臺文王繫于羑里一舉而成王齊桓公奔莒晉文公困翟一興便成霸大王暫屈於艱危去後必能振立勾踐曰孤今往吳多凶少吉

傷心
戰

實難進步於是越王無意往吳又延數日王孫雄促書連至以爲日期將近若不速行大兵又復圍國勾踐恐懼卽日祭祀宗廟拜掃諸陵將欲出城登舟四顧山河風景城郭人民復有躊躇不忍之意悲啼不勝范蠡謂同列曰吾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主上有去國之憂臣^吳之辱以吾浙東之士豈無一二豪傑與主上分憂汪辱者乎於是駕前有六臣洒涕出曰某等才力雖微然在食祿之下相國范蠡爲相國有何驅役某等愿從蠡視之乃是上大夫逢同大將軍嵇郢參謀若成司寇卬庸

司馬程皓

太史計倪

越王見數臣慷慨向前乃謂曰孤承先王大位不能
 續守國亡身繫而為天下笑者孤之罪也然此一別
 社稷不保宗廟圯墟投彼驅殼往而不返必矣爾諸
 大夫各言爾志與相國范蠡也揀擇誰可從難誰能
 守國庶幾少免孤懷文種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
 不如臣四封之外敵國之制因議謀事臨機應變臣
 不如蠡臣當守國范蠡可從而行范蠡曰文種自處
 已審足可任國臣即當從駕東遊然爾六子之志何
 如大夫逢同日知君祿之重懷主德之深恪守臣節

有國無家臣之職也。蠡曰：子符逢同之表可與治國。諸稽郢曰：保在一人之下，立于萬馬之中，視死如歸，見危受命，吾之能也。蠡曰：仲騏稽郢之字之志可謂勇哉。計倪出曰：達星辰之顯晦，參鬼神之出沒，心上經綸，掌中造化，則臣之素志。其他非臣之所知。蠡曰：神矣哉！伯元計倪之字之通也。程皓出曰：理窮古今之奧，事達未然之機，星曆陰陽無不究，極素志如此，莫識其他。蠡曰：博哉！子齡程皓之字之志也。若成出曰：舞三尺之龍泉，據萬丈之虎窟，富貴不能撓，戈矛不可奪，此臣之志。外則非臣敢任，蠡曰：勇哉！守泉者

各陳
等書

去
等

成之字

之志也。邠庸出口言稱，今古是非詞權人物。

藏否品藻，確當議論，無隱此臣口舌之能。志則不敢。

自抑，蠶日子常。邠庸之字，可謂辨者也。遂以計倪逢。

同若成三子與文種守國，以諸稽郢邠庸程皓從。越

王入吳，文種舉觴酌地為王贊曰：

皇天助祐，前沉後揚。禍為德報，憂為福堂。

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蹇滯，其後無殃。

君臣赴難，感動上蒼。眾人悲哀，莫大感傷。

臣請荐脯，行酒三觴。

群臣咸拜於岸口，勾踐與夫人太子揮淚以至中流。

字七
湘珠

見鴛鴦交頸于青草湖邊顧謂夫人曰飛禽尚且不失其偶吾為千乘之君而夫婦去國甘為他人奴隸豈非天耶乃擊楫而歌曰

仰飛鳥兮鳧鴛凌玄虛兮翩翩集洲渚兮啄蝦矯六翮兮雲間妾無罪兮負地有何幸兮譴天風颯颯兮西往尚知返兮何年心悒悒兮若割淚滴滴兮雙懸

夫人聞王之歌不勝悲慘亦廣而歌曰

彼飛鳥兮鴛鴦已回翔兮翕蘇心專在兮啄蝦何居食兮江湖排復翔兮游揚去不返嗚呼始事君

音草
湖邊

壯壯

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今遭遇兮何辜出我國兮
入吳妻衣鶉兮爲婢夫去見兮爲奴歲悠悠兮難
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干結撫膺嗚呼哀乎忘食願
我翱翔兮矯翼去我國兮有日伸六翮兮誰識
不覺數日舟至會稽山下王孫雄卽拔寨收拾盡驅
越之君臣前至吳國引入見夫羞勾踐獻上寶物引
文武妻孥盡皆肉袒叩首曰東海役臣勾踐不度功
力辱王軍旅待罪會稽合義赦宥奉至國家圖與金
珠寶物群臣妻子引頸以待處決吳王曰孤與越爲
仇敵特垂憐憫於爾爾等君臣曾知恩否勾踐君臣

石室
安平

皆頓首謝曰萬歲臣知恩矣子胥告王曰吞舟之魚
蕩而失水雖蝦族得以欺之若復入江海雖網罟不
能羅陷勾踐爲人機險今在危困之中故諂詞令色
以啗大王一朝稍得志意焉能制伏王不誅之恐貽
後悔王曰孤聞誅已降者殃及子孫非是愛越不誅
特畏天命而已遂詔王孫雄于虎丘山下闔廬墓側
築一石室將勾踐夫婦貶入此間髡其頭髮去其衣
冠各要蓬頭跣足汲水灌花灑掃坟墓群臣各爲奴
隸以備驅役三日一朝母得違慢勾踐夫婦當殿脫
去衣冠髡髮跣足謝恩趨至虎丘范蠡在後吳王召

虎丘
樂平

范蠡問曰孤聞美婦不嫁破亡之家能臣不佐絕滅
之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崩頽身死世絕爲
天下笑而其夫婦俱爲奴僕來歸于吳豈不鄙乎吾
欲赦子之罪子能改過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曰臣
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安能輔
佐明王臣在于越不忠不信今越不奉大王之命至
于獲罪君臣俱降蒙主賜生君臣相保願備洒掃之
役趨走馬前臣之願也焉敢棄舊再仕乎言罷伏地
流涕吳王知志不可奪遂釋范蠡曰子若不移志吾
復置子于石室中如何蠡曰臣請如命蠡趨入石室

誰竟如何 批 有此之屈他日豈忘仲乎

勾踐三年受吳辱

屈以 求伸

范蠡至石室與越王刈草喂馬汲水灌花夫人宮女
則洒掃闔廬之墓勾踐雖在困辱之中其起居食息
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並不踰禮一日吳王登臺遊賞
見勾踐方食范蠡跪于馬糞之中夫人立于側席斯
須不失王顧謂伯嚭曰勾踐乃亡國之君范蠡乃一
介之士雖在顛沛窮厄之中猶不失却君臣之禮孤
實傷之伯嚭自思前得越之賂未曾與謀因奏王曰
臣聞無德不酬冷玉本好生之德而赦勾踐越之君

世字
有味

照成

臣豈土木之徒而不圖報王之德乎吳王然之將欲
 赦越之意子胥聞之怍入諫曰昔者桀囚成湯而不
 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好還轉禍成福桀反為成
 湯所誅紂反為周所滅王今囚勾踐而赦之惑之甚
 也吳王猶豫不決又延數月子胥又諫速殺勾踐吳
 王曰孤有小疾在身且停數月待吾疾愈然後處決
 伯嚭聞知密遣家人投石室報勾踐曰王信任負之
 諫將誅公等特因染疾而止公等速宜謀保勾踐召
 范蠡告之范蠡曰大王無足憂慮臣夜觀天象越有
 三年失主之兆過二十年將霸吳有數年之興不過

二十年其國將亡王能暫屈節於日下忍一時之耻
傾心以事夫差則此囚百日可出勾踐曰君爲奴后
爲妾君臣太子蓬垢受役尚欲加誅更何忍耻可事
范蠡曰臣觀夫差有婦人之仁無丈夫之慮王能因
其疾篤之際入朝問安取其泄便之物嘗之彼必見
憫反國之計在此機會也勾踐曰吾貴爲千乘之君
福享萬民之主豈能含污忍辱而爲人嘗泄便乎蠡
曰昔者西伯囚于羗里忍辱而食子肉故欲成大事
者不矜細行今王欲謀恢復而圖雪耻若耻小節焉
成大事勾踐即日投伯嚭府中曰吾聞主上抱病不

嘗傾 是个 了臭人

廖將欲求見問安可乎。詔曰：主上正欲誅爾。君臣既
 肯降心問疾，何為不可？遂引勾踐入寢室。見^吳王^吳
 王曰：勾踐亦來見孤耶？勾踐曰：役臣久仰龍躰，欲見
 恨不能入。臣在東海，曾事醫師，頗諳泄便。願請王之
 泄便，^{即大便所泄之糞}與臣嘗之，^{即知疾之瘥劇}會
 王如廁，勾踐遂取而嘗之。頓首起賀曰：王之糞苦而
 酸，其疾不出數日而愈。王曰：勾踐，仁人也。臣子之事
 君父，有孰肯嘗糞而決疾爾？暫處石室，待孤疾瘳。當
 遣伊還國。勾踐再拜趨歸石室，與夫人汲水洒掃，復
 役如故。
世傳越王嘗大羞之，便歸而口臭，范蠡即令從者常食芥草以去其臭。越地至今所傳未

知濟否此非盛德之事故畧引而不數日夫差之疾全係耳

果愈出朝謂群臣曰勾踐仁人也焉可久辱孤將釋其囚役免罪放還卿等有再諫者斬即日具宴召勾踐君臣出于石室改換衣冠赴宴勾踐得詔忻然便赴苑蠶止曰心在越而身要恋吳方可固人心志否則此石室將為吾之棺槨也勾踐然之即具辭表上謝言辭甚遜稱不敢逃罪赴宴夫差連遣使臣請之勾踐君臣不改衣冠復自庭頭入見吳王作詔其沐浴加冠待以客禮愈加敬愛時子胥在傍見吳王志執待敵甚存不忿即拂袖而出伯嚭因而譖曰伍員

考明

無人臣之禮傲慢朝廷王其圖之夫差默懷于心亦
不出言但令群臣暢飲酒至半酣勾踐越席曰臣本
志國囚俘何辱大王隆遇今臣不揣庸陋敢具一篇
祝聖之詞爲王誦之

皇帝在上恩播陽春其仁莫比其德日新威臨四
海德服群臣嗚呼盛哉士感太陽降福翼足唯王
延壽萬歲常保

吳國四海咸來諸侯賓服觴初晷
永壽萬福

吳王覽罷喜不自勝令勾踐安于客館次日孤當送
爾歸國勾踐拜謝出朝明日子胥入見曰勾踐內懷

十年
教訓

解脫
身必
且脫
身

剥虎之心外飾溫恭之禮今王忘卹戴天之仇而縱
殺父之賊何異置毛于炎爐之上投卵于炭谷之中
欲其無患安可得乎吳王大怒曰勾踐雖在困阨之
中君臣盡禮夫婦相敬此不踰禮也身甘爲奴妻甘
爲妾群臣太子各執賤役而無怨言是守職也虛其
帑藏寶物而獻于吳而無愠色是不爭也寡人卧病
勾踐親嘗泄便而决瘞劇是其仁也夫人有囚者之
行而必欲殺之何其不仁之甚孤有詔令在前再諫
者斬相國李無多言貞又曰越王四行實爲四餌心
在返國不得其計故假飾外貌以惑聖聰太王不察

其故而實信之故臣不避死以負先王之德他日宗廟壇壝社稷黍蕪其悔何及○吳王不聽曰孤意決矣相國勿陳此諫毋致君臣失義予吾知其不可諫也○吳王不納吾言所謂養虎于窮林他日坐憂自噬也遂稱疾不朝次日○吳王赦勾踐君臣返國親設禮道率文武餞于江口酒至數杯○吳王謂勾踐曰孤之地土與○越連境水陸交通實兄弟之國前者相失相愛囚王三年今日返國幸勿蓄怨勾踐再拜曰臣乃該戮之俘蒙王不誅賜返尚當竭心圖報而不暇焉敢蓄怨乎 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越王兵已在山棲

豈望殘生出會稽

何事夫差無遠慮

更開羅網放鯨鯢

越王歸至浙水之上王顧望山川如故花柳重新乃與夫人嘆曰孤已絕望宮闕永辭黎庶豈期今日復得返國而奉祀乎言罷相向而泣時文種早知越王將至率守國群臣城中百姓鼓舞出迎浙水之上越王歸城先謁宗廟次拜陵寢郊天社地安撫百姓然後復位次受群臣朝賀王謂范蠡曰孤實不德以至失國亡家身為奴隸苟非相國及諸大夫贊助何能復至此位蠡曰此皆大王之福非臣等之功也但願

鍾差
如故

從今以後戰戰兢兢以圖復怨不忘石室之苦可也
越王大悅嘉納蠡言於是修葺城池造補宮殿以刻
種治民財以范蠡治軍旅尊賢禮士敬老慈貧城中
四民樂業按堵如故勾踐更懸熊膽于座側每出入
朝罷輒以舌嘗其膽以資其苦又令近臣出入呼曰
勾踐爾忘會稽之耻耶勾踐即應曰諾不敢忘也于
是勞心苦志夢寢在會稽之間努力以圖報怨時至
炎暑越王遣使入吳拜謝及貢細黃葛布吳王受之
謂群臣曰越王一歸國輒行謝禮况得黃葛亦貢于
朝可謂不忘人德也於是吳王不以越為掛意日聽

受得
苦中
苦

紹興
葛

伯嚭之言不納伍員之諫問群臣曰孤承刀兵初息
欲整臺榭以利遊覽卿等以何地可建伯嚭將吳都
山川景致画作一圖以獻不知所建畢竟在于何處
總批

勾踐女婦君臣三年同繫猶存
禮義恭敬如然謀臣范蠡
戲媚吳之計泄便之嘗苦酸
之味非吳王憫恤焉能還國

1876525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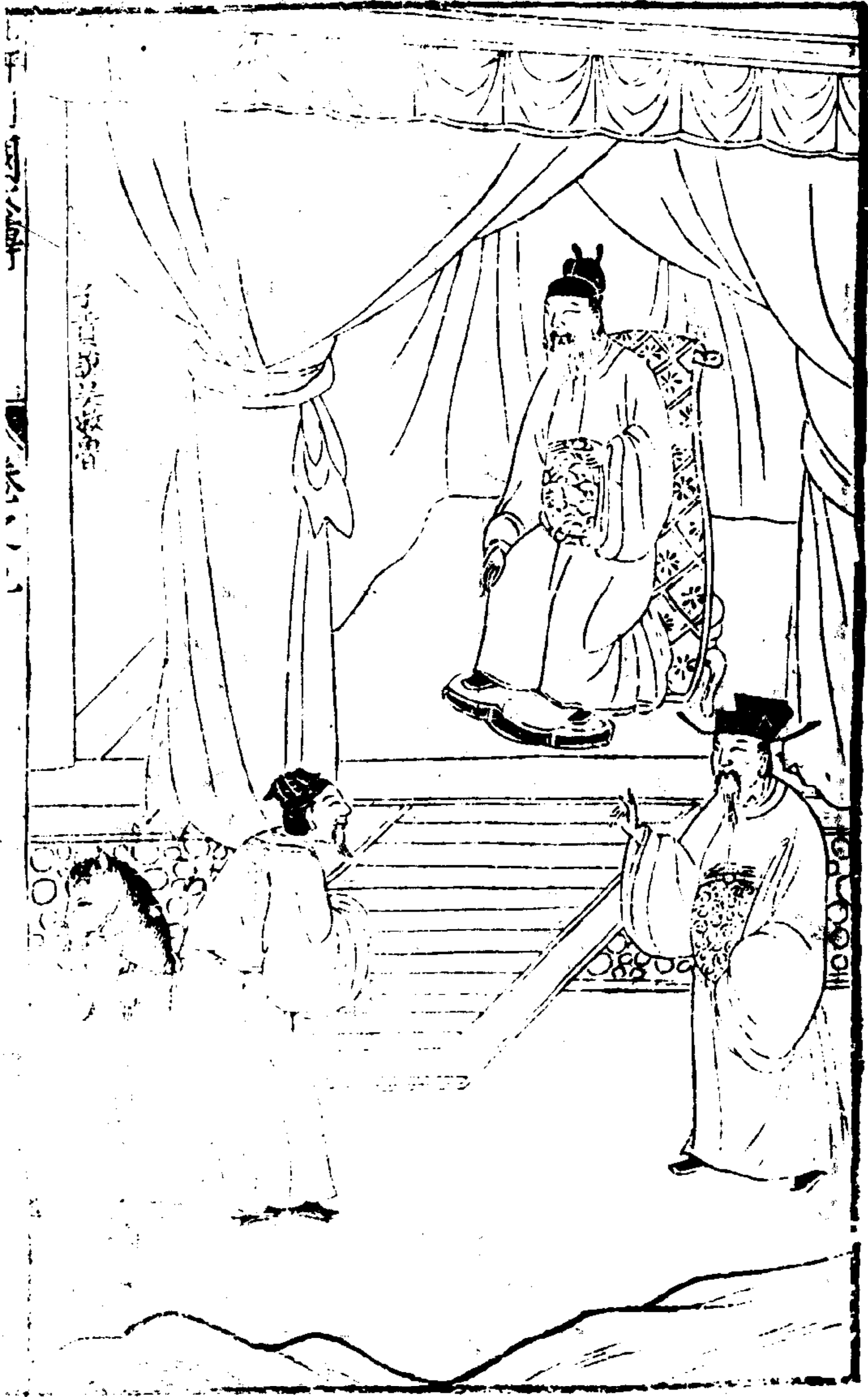
嘻感越之風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志傳卷之八終

一五八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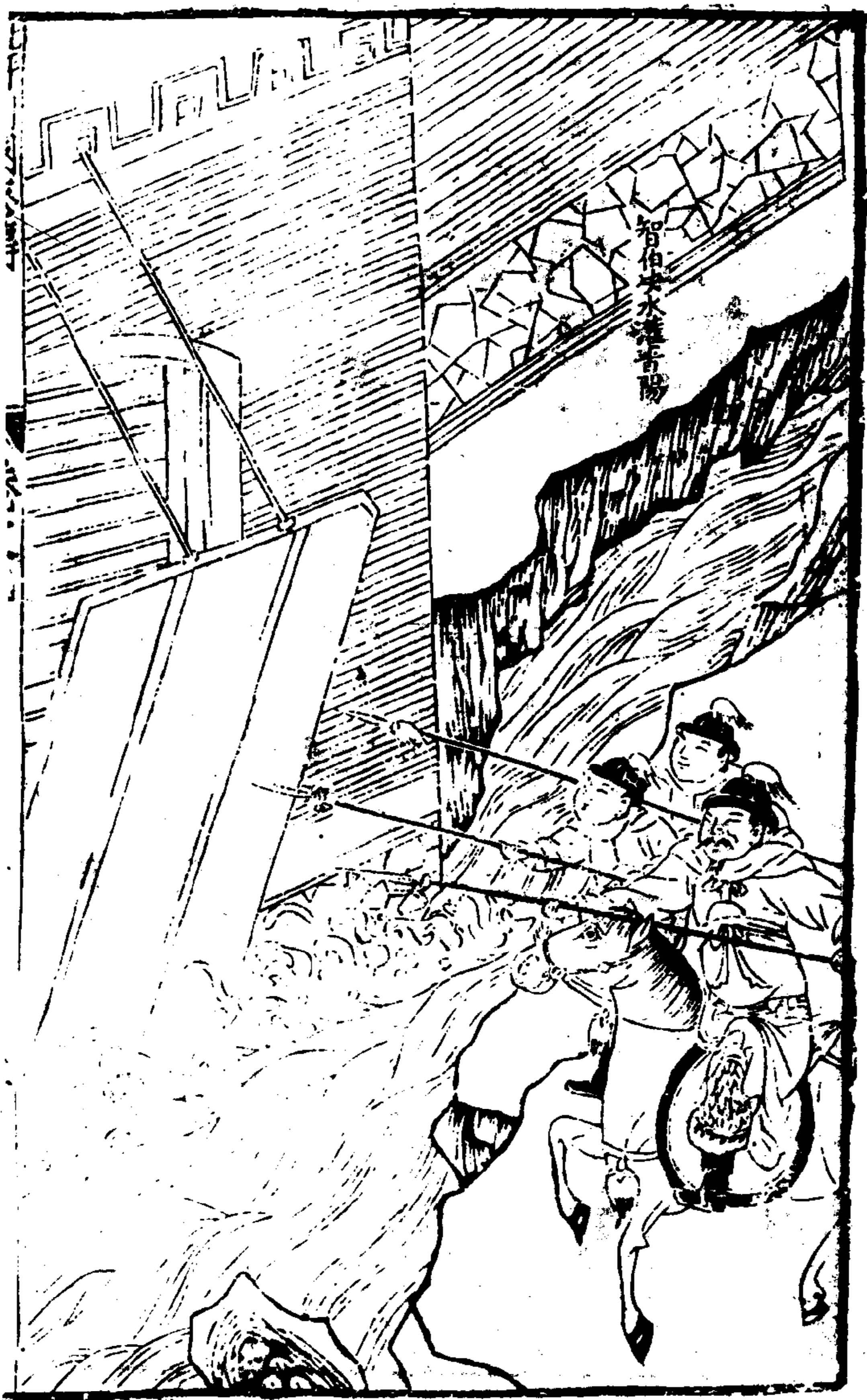


ZW 21101000707154





伍子胥扶目待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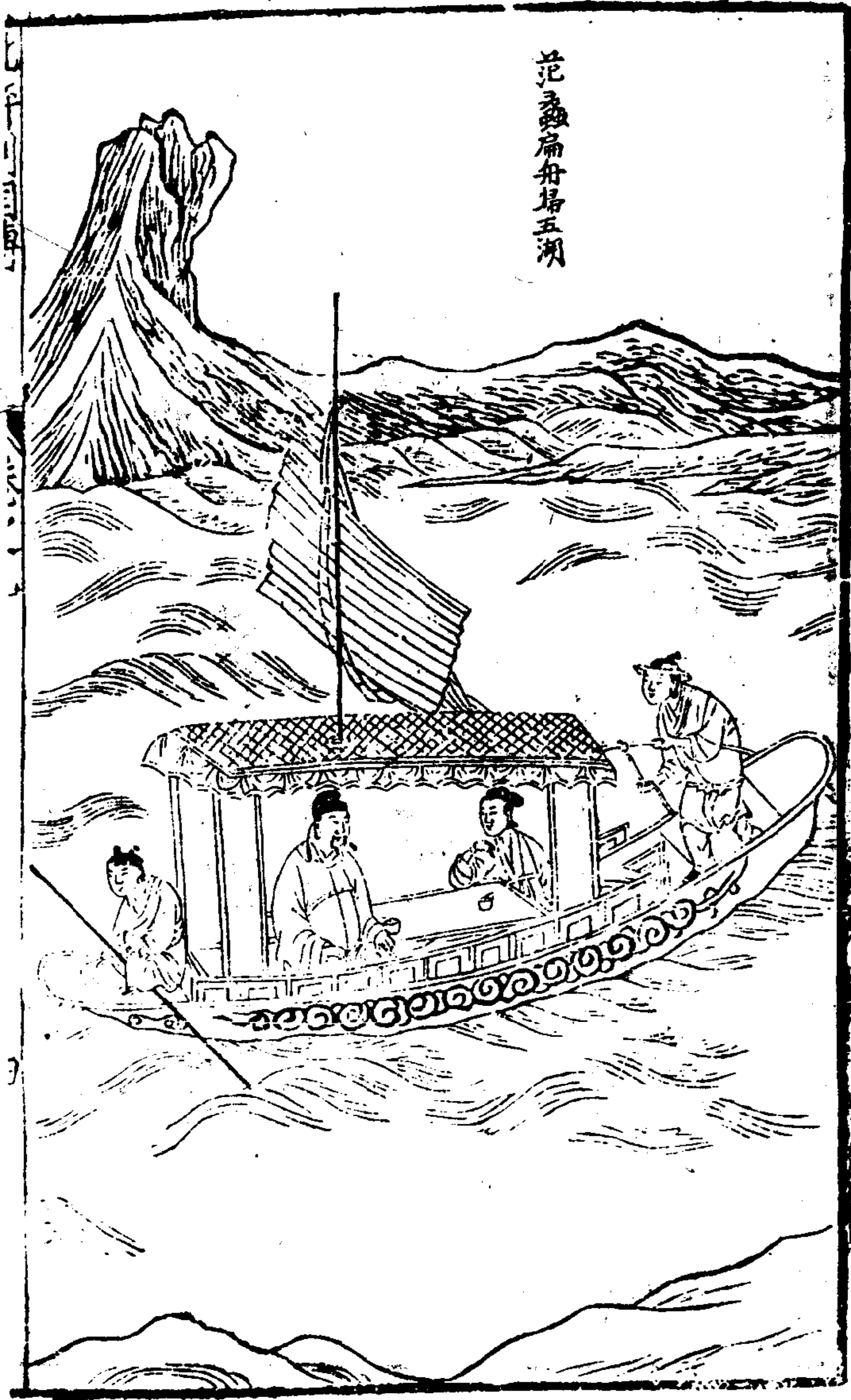


晉三卿女亂同列

勾踐三戰滅東吳



范蠡扁舟揚五湖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列國春秋志傳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重校

起自周威烈王元年病張莖顯王

○按魯瑕丘伯左丘明春秋傳

吳王西子遊八景

伯嚭獻上畫圖曰吳都之下其臺勝境無如姑蘇然
前所築者不足以當聖馭王如崇臺利覽莫如重建
姑蘇臺令其高可望一百里寬可容六千人極其壯
麗何所不樂吳王然之欲築高臺匠人奏難爲林木
乏遣使通告列國以求材木早有人以此事報于

越王越王謀于羣臣。范蠡奏曰。此天將啓滅吳與越之端。大王不可失也。越王曰。何謂也。蠡曰。夫差內不勤政。外不憂敵。而其侈心一萌。惟崇臺好色。此吾國家歲積軍糧。日繕兵甲。待其荒淫已極。一舉而滅吳。在反掌矣。越王曰。然。范蠡又曰。臣聞將有奪人之心者。必先投人之好。夫差既築臺而不得其材。王如採其良木。揀其美色。遣使奉貢。吳王得此二端。必然傾心悅受。而終身不疑。我起報怨之兵。而我得安靜而謀專也。越王大悅。使木工入龜山採木。得其高大之木。二百餘株。又選越中美女五十人。內有一美女名。

西施者乃西海濱漁家之女。儀容妖艷，體態嬌嬈，年方十四歲，管絃音律無不該博。越王見了材木美女，喜不自勝，卽令木工將前材木雕斲龍鳳之文，粧飾金珠之彩，卽修表文，令文種帶入東吳。且獻文種卽領貢物浮江而至。來見吳王曰：寡君自蒙宥罪復國，夙夜惓惓，每懷圖報，第恨邦微土薄，無足稱獻。今聞大王欲恢舊業，重遊姑蘇，敬採良材二百，林美女五十人，聊充備用，乞賜嘉納，萬幸。吳王覽罷表文，大加宴賞，受其貢物，厚聘遣歸。吳王自得良材美女，顧謂伍員曰：相國每諫勿放勾踐，今勾踐歸國傾心慕德。

不遠千里而貢財物。豈有他謀而伐我乎。遂令王孫
雄引三千工匠重建姑蘇之臺。務要宏壯華彩。依詔
繩墨子胥退。具諫表。次日晨入。呈上。吳王吳王覽其
表曰。

臣聞奢者禍之基。淫者殃之本。昔者桀築夏臺而
國隨亡。紂王建鹿臺而身亦喪。此崇臺喪國之明
驗也。况三代之季。皆由美色而傾。故夏因妹喜而
亡。商以妲己而喪。周因褒姒遂至東遷。此又因色
亡國之明鑑也。今王不度明德。外縱強越。內興土
木。殫費財力。資益寇仇。大爲不可。且越人進貢財

物王自以爲傾心慕德。臣切以爲助桀爲亂。伏願夫王罷臺榭。遠讒佞。黜美人。理國政。則社稷生民。無疆之福。否則臣隕首階墀。甘心就戮。上旣無愧于先王。下不見辱于強越。臣之肝膽披露。乞惟聖德。照臣愚相。萬死無恨。

吳王覽罷子胥之表情實違忤。本欲加誅。又是先朝功臣將納其諫。又慮臺榭不就。但含容受其諫表。子胥頓首而出。吳王召伯嚭商議。忽報列國聞吳與越和。遣使入賀。伯嚭曰。乘此機會。遣員往列國報聘。則此臺可成。吳王大悅。次日卽以金帛。詔子胥往列國。

報聘子胥。心知爲伯嚭之計。然君命不敢違。承命出朝。謂太常被離曰。被離子胥之故人。官爲太常。主上惑伯嚭之說。重諫臺榭。吾遠使列國。不能屢諫。子可盡職進諫。無致陷君子不義。被離受命相辭而別。吳王旣遣子胥。卽令王孫雄部引工匠。定修臺榭。王孫雄令工匠務極宏壯。俱宜秀麗。上高高三百里。下寬可容六千人。臺上雕梁畫棟。楠臺下金柱玉闌干。四遶盡植奇花異卉。畜養怪獸珍禽。又引太湖之水。環遶于臺前。通舟往來。以備觀覽。左有香水溪。右有百花洲。雖三秋九夏。花香不絕。此臺見積三年之財。

聚五年之力方能有成。被離累諫，吳王斬以示衆。羣臣始恐懼，不復敢言。吳王日游姑蘇之臺，選後宮美人善歌舞者數十人，列于坐側。時西施獨奪歌舞之魁，美貌又冠諸妃之右。吳王悅之，取入後宮，甚加寵愛。出入儀制稍同妃后，羣臣皆諫，爲不可亂却。宮苑以使貧賤失序，夫差不悅。又令王孫雄于靈岩山，在蘇川府城西二十里築西施臺，開玩花池，闢採香

徑，鑿碧泉井，建館娃宮。遂挈西施游于八景。八景姑蘇臺、百花洲、香水溪、西施洞、玩花池、採香徑、碧木泉

館娃宮春日則令數十嬪妃擁西施于前，自與嬖臣

伯嚭奚斯金隨于後游于玩花池。採香徑五十步一亭。八十步一榭。逢亭便宴。遇榭便歌。四顧百花妍媚。夫差親折。插于西施之髻。曰子如日夜立于萬葩叢下。孤不知花貌類子。而子貌類于花耶。伯嚭進曰。以臣觀之。西施之于花貌。又有甚焉。夫差大悅。取酒賞嚭。以其善觀花貌也。唐人高啟有詩曰

徘徊駐馬百花洲

日麗花妍玩未休

西子嬌容今不在

教人賦罷枉凝眸

本朝姚廣孝先生題百花洲詩云

水艷接橫塘

花發礙舟路

波紅映晴霞。

沙白寒樓鷺。

綠汀魚網集。

隔渚菱角渡。

不見昔游人。

風烟自朝暮。

夏則駕一葉輕舟。載幾船簫鼓。與西施賞蓮于香水溪。令嬪妃裸衣採蓮于溪內。西施與天差撫掌而笑。既而西子酒酣。以手攀隔船之蓮。忽溺于溪。夫差急令嬪妃援起。夫差親自扶入舟中。曰。子之被溺。可謂落花隨水歟。西子再拜頓謝。夫差即令築斯于香水溪內。方圓環數丈。皆砌白石。別引清泉。每遇盛暑。令西子潔浴于泉內。其中泉水香馥不散。遂名曰香水。

溪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粉痕疑水春溶溶。

暖香流出銅溝宮。

月明曾照佳人浴。

影與荷花相向紅。

秋則携西子登靈巖之山處館娃之宮朝歌夜絃宴
賞不息西子晨則照池而粧夫差竝于肩後親爲撩
髻施粧。顧謂西子曰。以子之妍雖映水亦生輝媚。西
子又頓首謝恩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曾聞鑑影照宮娃。

玉手牽絲帶露華。

今日空山僧自汲。

一瓶寒供佛前花。

冬則隱于靈巖山西施洞每遇霜朝雪夜夫差與西

施自着狐裘令數十嬪御引車尋梅若遇崎嶇險道
車跡不能所通之處然後方返高啓先生亦有詩云

梅雪爭清臘正濃

吳王車出館娃宮

西施不惜芙蓉面

曾向靈巖冒朔風

於是。是。一。年。四。季。夫。差。全。不。歸。理。政。事。或。登。賞。於。姑。蘇。臺。或。宴。賞。於。館。娃。宮。絃。管。不。絕。樂。而。忘。返。及。子。胥。報。聘。列。國。而。歸。則。臺。榭。俱。成。國。政。皆。荒。子。胥。忙。具。表。章。入。諫。于。姑。蘇。臺。下。吳。王。全。不。少。納。子。胥。出。而。歎。曰。吳。之。未。如。桀。紂。之。世。安。能。保。其。無。亡。乎。遂。稱。疾。不。出。用。竟。後。來。何。如。聽。子。胥。之。計。何。至。狼。藉。至。此。

楚昭王禮聘孔子

當時楚昭王自復國以來。尊賢禮士。繕甲利兵。常欲報吳之仇。及聞夷差荒淫無度。與羣臣商議東伐。葉音設公諸梁曰。吳雖失政。然有伍員在朝。未可輕圖。王欲東征。以報先王之耻。必得天下第一等人。講求治道。方可與圖大事。王曰。天下第一等人是誰。諸梁曰。東魯孔仲尼。當世聖人也。聞人之樂。而知人之德。見人之禮。而知人之政。每講學于洙泗。二水名在魯地之上。弟子從游者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故昔日魯公畧用于國。便返齊之侵田。可惜魯之君臣。

在賢失于無終。遂被齊人間出。去衛適宋。周遊列國。諸侯皆不能用。今聞去陳適晉。大王誠能以禮聘歸。楚國投其大政。不特東征削恨。而王霸之業。反掌可得。昭王然之。卽具聘禮。遣使入晉。以迎孔子。忽一人階下進曰。孔丘乃世之迂儒。不達時務。所以遍遊列國。諸侯各各拒而不納。吾王何自輕體而敬迂儒乎。昭王視之。乃下大夫宋木字汝材也。諸梁叱木曰。仲尼抱經國之猷。一施于魯。便有成功。汝乃凡夫俗眼。焉知聖人之道。二人議論不已。昭王曰。二子且勿爭競。吾昔自隨渡江。入郢之日。曾于江洲拾得一物。舉

朝不識其名。晉聞聖人心生孔竅。識人之所不識。先遣使臣往問異物名實。倘其能識。然後再聘。羣臣皆服其論。王卽遣宋木齋前物。究尋孔子所在。當時孔子將欲行道于天下。而天下諸侯皆不能用。去陳過衛。聞晉趙鞅。趙盾之後。謚簡子。畧有納賢之意。欲携弟子入晉。時晉室衰弱。政在六卿之家。而六卿獨趙氏最強。時晉頃公在位。趙鞅謀奪晉室。先攻同列。晉有賢士二人。名竇鳴犢。舜華。每諫趙鞅。不可強凌公室。而欺同列。趙鞅怒其忤已。盡收二人。而殺之。孔子至河間。趙鞅殺二賢士。臨水而歎曰。洋洋乎美哉水。

也。丘之不濟，此命也。丘聞剗音枯，胎幾天，則麒麟不
至。其郊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竭澤而漁，則蛟
龍不處。其淵也。子貢進曰：「夫子何歎二士之深也？」孔
子曰：「鳥獸之于不義，尚知避之。况于人乎？是以君子
傷其類也。子貢引轡而回，行數里，前見一簇人馬來
至。原是楚大夫宋木。木見孔子，着逢掖之衣，戴儒者
之巾，坐于車上。其引轡執鞞者，皆寬衣大帶，俱有儒
風。自思此必仲尼也。卽下馬向前，長揖曰：「長者無乃
孔夫子乎？」孔子忙下車相見，曰：「然。大夫從何而至？」敢
問高名。宋木曰：「下官乃楚之大夫宋木也。寡君前經

吳亂渡江返國。偶于洲邊得一異物。未詳凶吉。敬令下官扣審其名義。以決憂疑。夫子幸賜明教。孔子令取物觀之。宋木出。其物果然圓大光輝。孔子曰：此萍實也。言此物乃萍結之實。因可食焉。其味甚美。宋木

曰：夫子此名固有據乎？孔子曰：昔吾過宋，道逢童子謠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立是以知之。宋木拜辭孔子而去。孔子復歸于衛。衛靈公聞孔子復至于國，謂蘧伯玉曰：昔者孔子至衛，孤不能用。今聞又至，吾欲出城遠迎，授其大政，卿以為何如？伯玉曰：主公此舉實衛國之福，有何不

可。靈公遂與相往。由是托平。夫朝賜坐。論講國政。談
及中間。靈公曰。夫守夫。夫縱之。聖于夫。天下事理。無所不
知。然攻戰擊刺之事。坐存。進退之方。夫子亦曾知歟。
孔子本欲行王道于當時。靈公却以戰事爲問。故却
曰。粗。豈。遂。事。禮。樂。禮。儀。則。立。嘗。學。若。夫。軍。旅。之。法。攻
戰之勇。非。立。之。術。能。知。也。遂。拜。辭。出。朝。謂。弟。子。曰。衛
君問軍旅。固非仁明之主。不可及。君此地。卽與弟子
去。衛將適于曹。却說宋未歸。楚以孔子之事告昭王。
昭王卽剖萍實。分賜羣臣而食之。果然味甜如蜜。昭
王曰。仲尼聖人也。葉音設公薦不差矣。卽以安車駟

馬遣宋木復聘孔子宋木訪問往來之人知孔子過

宋木投曹國而來孔子尚未入城宋木投見將昭主

簡聘之書及禮物遞與孔子孔子忻然就聘子貢

子貢子覆姓端木名賜字子貢進曰夫子捨宋而奔

楚何也孔子曰楚王以禮來聘吾合往答其禮焉于

是反轡過楚畢竟如何批仰視斐一雁

孔子遭厄於陳蔡

陳閔公聞知乃以書約蔡成公曰孔丘聖賢也吾之

大國也大國而用聖賢為政則陳蔡小國必多不如

發甲士困阻孔丘使其不得入楚蔡侯然遂發

甲士困阻孔丘使其不得入楚蔡侯然遂發

兵與陳兵期圍孔子。孔子行至陳蔡界上，忽聞金鼓震天，三國之兵將孔子師生重圍于野。子路大怒，披甲挺戈，見孔子曰：「匹夫無故困辱夫子。」由子路名由願奮力與之，決一勝否。孔子忙止曰：「焉有修仁義能免世俗之惡乎？君子咎已而不咎人，安可與之決戰？」由速擲戈解甲，援琴而歌。明樂吾志乎？由拋戈釋甲，援琴三歌。孔子親為之和，然後辭出。于是七陳蔡之兵不進，內無糧餉，外絕援兵。弟子皆經溝壑而不進，獨有顏回、子路子貢數人侍側。孔子曰：「陳蔡之

夫子有言曰爲善者天報之以福。夫子積德懷義久合于天。又何困窮如此。孔子笑曰。由也。汝以爲善之人不至窮困。則伯夷叔齊不餓于首陽。王子比干不至于剖心。爲善在人生死係天焉。可因此而疑彼乎。且芝蘭生于幽林。不爲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焉爲困窮而改節。遇不遇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而不遇時者衆也。豈獨吾孔丘歟。子路聞夫子之言。俛首退立于側。子貢曰。今日困窮。蓋爲夫子道大故。天下莫能容。然夫子盍少貶焉。孔子又笑曰。賜也。汝以吾道爲大。少貶以徇天下。何其志不廣而思

不遠也。且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而綱紀之。焉能少貶而求容耶。子貢拱手而退。顏淵進曰。夫子之道至大。當世諸侯俱不能用。然其辱在列國。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忻然歎曰。二三子惟回之言是也。又一日圍兵不退。從者皆飢餓不起。宋木曰。木請歸告楚王以兵來迎夫子。孔子不許。子貢正將私與宋木歸楚求救。忽然野外喊聲大振。陳蔡之兵各各棄圍而圍孔子。正欲出詢其故。前有一彪人馬擁一大將來救孔子。孔子與之相見曰。將軍何來而救丘。難其人曰。吾

楚之大夫鬬巢也。奉王命來迎夫子。不意陳蔡之徒。久困行軒。此巢有失救護之罪也。孔子遜謝不已。遂與宋木鬬巢同入荊州。昭王聞知。率文武出城遠接。五十里迎入朝廷。以賓師之禮尊孔子。孔子辭不敢當。遂行君臣之禮。昭王曰。楚乃荆蠻之地。辱屈聖駕。孤之罪也。遂命設筵宴。以待孔子弟子相從。俱各間閭侃侃侍于坐側。昭王有問。酬答如流。宴畢。孔子辭出。昭王次日。欲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古者二十五里。里必立社。昭王欲書七百里社中人民。以封孔子。以蓋昭王以重尊封孔子。使任國政。令尹子西諫曰。

臣觀仲尼乃當世有德無位之聖人。况其弟子皆才智之士。昨日侍宴。臣觀顏回則才德兼純。仲由勇力出類。子貢則能辭善辨。冉求則敏達政事。孔子既得七百里之封。又加以群賢輔佐。德位兼全。文武俱備。他日霸權一舉。削我封疆。吾楚安得保却千乘之國乎。昭王曰。然則孤實聘其入國。焉可委而不用。子西曰。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大王不封其地。亦不慢其禮。但使其自知不用。則必飄然而去矣。昭王然之。延數月。孔子見昭王。不以政事相問。知其空有愛賢之心。而不能用已。遂辭昭王而去。楚將復適衛。

潛淵先生有詩一絕以譏子西云。

陳蔡兵迎禮意勤。

欲封書社竟無成。

鄙哉令尹疎庸器。

辜負君王愛道情。

孔子去楚將適于衛時衛靈公已死其子蒯瞶又奔

于外群臣奉蒯瞶之子名輒而嗣是為出公孔子至

衛復住在蘧伯玉之家出公將迎孔子入朝使任國

政孔子惡輒出公不迎父蒯瞶也歸而自立以其有

失君臣父子之義辭而不入子路與子羔子羔孔子

弟子姓高名此亦人朝愿任出公以子羔為士師子路

為大夫謂子路曰孔夫子聖人也先君靈公也不能

任用。故國中多亂。孤今初立。欲得夫子。而任國政。卿
試爲孤先達其意。然後自當設禮相迎。子路出朝來。
見孔子曰。衛君虛席以待夫子。夫子倘任。敢得權。必
先以何等爲治。衛之首。夫子曰。蒯瞶欲殺其母。得罪
於君父。今輒專位而不迎。蒯瞶是又得罪于君父。君
臣錯亂。父子無倫。爲名不正。爲言不順。吾焉肯仕于
不義之朝。設使吾若仕衛。必先正其名。分定其父子。
方可以行吾道。子路次日入朝。以夫子正名定位之
言告之。出公恐其廢已。而迎父。遂不迎孔子入朝。上
大夫孔圉卽孔文子嘗勸孔子。談及攻戰之事。孔子

對曰。軍旅之事。吾未之學也。孔圉辭別孔子。嘆曰。夫鳥能釋木而棲。木豈能擇鳥而依乎。喻衛國不可仕遂辭伯玉去衛歸魯。魯大夫季康子名肥季桓子之子。聞孔子返國。敬告魯哀公曰。仲尼魯之聖人也。魯不能用。而與過陳越宋。遍投列國。此見笑于諸侯。今在衛返魯。萬乞主公可以安車遠迎。授以大政。則魯國安如太山也。哀公然之。即率文武備安車出郊。遠接孔子。孔子辭曰。魯爲父母之邦。况君主在上。臣何敢安車先入城。哀公許之。遂命鑾駕先行。季康子迎孔子于後。入朝行禮已畢。哀公勞曰。國有賢臣而

不能用。孤之罪也。今聞夫子遠遊而歸，孤欲請教國
家大政，不知其道何如。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存乎簡
冊。明公將欲行先王之道，舉文武之政，而行之，有何
不可？哀公喜，納其說，將拜孔子爲上卿。孔子辭以年
老，不能效用。時孔子年已六十三歲。哀公亦不敢強
之。從其告，老于家。但以冉求爲大夫。然國有大政事，
必先遣使問于孔子，而後行。畢竟後來何如。

批 聖道顯揚于後世

子貢說吳救魯

孔子辭老于家，自嘆曰：吾之初志，將行先王之道于

當時而當時諸侯不能用我今當裁述先王之道傳

法于後世可也於是杜門不仕謝絕塵俗刪古人之

詩述先王之書係周易之辭著春秋之法晝夜不息

一日門人琴牢人名自齊而歸入見孔子孔子問其

齊之政事何如琴牢曰田常田常田乞之後為齊大

夫欲謀齊國只憚高高侯之後晏平仲之後鮑鮑

才之後管仲之後四家威權不敢動手故奏齊侯

起兵伐魯以徼邊功今兵已屯于汶水之上汶水名

在齊魯界上不日將至魯矣孔子大驚曰魯乃父母

之邦不可不救乃召集諸徒議曰諸侯攻戰丘實耻

之今魯為父母之邦齊師壓境勢如累卵二三子誰
敢出使以止田常之兵也。顓孫師弟子姓名即子張
越席愿往。孔子不許。端木賜即子貢愿往。孔子許之。
子貢即日辭出。投齊來見田常。田常問子貢至謂左
右曰。端木賜乃孔門之高弟子。其來必欲以口舌救
魯。爾等布列鎗刀。待其說及吾眾。聽吾號令。欲斬即
斬。毋得故違。諸將唯唯。列戈戟于兩行。田常出迎子
貢。子貢見帳下。列兩行校刀手。默知田常嚇已。乃端
莊容貌。徐徐而入。至中軍。各叙賓主而坐。田常曰。先
生辱臨敝邑。有何指教。子貢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

弱。憂在內者攻其強。將軍徒憂在內而又發兵伐魯。切爲將軍憂之。田常曰：先生爲常何憂？愿聞其詳。子貢曰：賜欲來陳利害而將軍盛布戈矛于帳下。意者將軍疑賜爲魯遊說。此賜所以不敢盡告也。田常忙令徹去劍戟。延子貢于上坐。請問其伐魯利害。子貢曰：當今諸侯強者莫如吳，弱者莫如魯。將軍欲屈四氏之雄，必須伐吳。吳敗而將軍著大功于齊。四氏雖雄焉，敢抗拒將軍之勢乎？田常曰：吳有長江爲險，帶甲百萬，又兼以伍員、伯嚭行兵，常若驅東齊弱卒而攻強吳，何啻以毛投火哉？子貢曰：吳國雖有長江兵甲而

夫差不能據爲雄險。此變難爲易之時。不可失也。田常曰。何謂也。賜曰。夫差自伐越以來。崇臺好色。與西施耽遊。入景不理國政。子胥并出。百姓怨苦。將軍乘此荒亂。移兵東向。則吳望風而潰。田常曰。先生高見。固是爭。奈吾兵已屯于汶之上。子貢曰。兵隨將轉。將奉令行。將軍一麾。則大兵東渡。何憂之有。田常大悅。取酒款待子貢。卽日移兵伐吳。宴罷。子貢辭去。竟投東吳。來見吳王。吳王曰。先生遠辱敝國。有何教益。子貢曰。齊兵伐魯。與吳爭霸。恐大王救魯。故先發兵伐吳。大王誠能救魯。誅齊。使魯受盟于吳。其利大矣。吳

王曰先生之言固當奈我與越王有仇勾踐苦心養
士常有伐吳之意我若出兵救魯伐齊越必乘虛來
攻我國不如先伐越而後誅齊子貢曰不可越之勁
不過魯吳之強不過齊大王若置齊而伐越則魯必
受盟于齊矣方今大王以扶顛濟弱爲名欲圖中原
盟主若棄強齊而伐小越非勇也勇者不避難仁者
不困阨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大王出兵救魯
威加齊國則天下諸侯必相率而朝于吳吳之成霸
在此舉也大王必若疑越有伐吳之心賜親東往見
越令其出兵以助吳國有何不可吳王大悅曰先生

如肯令越助吳。孤何不救弱。舉而誅強。齊乎。子貢辭出。投越。越王聞子貢至。親率文武出郊迎入朝。曰。蠻夷之國。何幸得先生至此。子貢曰。吳王將起兵救齊。伐齊而俱大王復仇。不知大王誠有復仇之舉否耶。越王曰。孤昔敗于夫椒。棲于會稽。妻子甘爲吳役。耻辱百端。憂苦萬狀。三年而後得歸。孤每卧薪嘗膽。焉能無復仇之舉。爭奈百姓未安。軍馬未足。但所辭辭於懷也。子貢曰。大王差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有投人之意。而使人知之。事未發而先聞。必主元殆。今吳王荒淫。百姓怨苦。委棄子胥而任餘子。

伯嚭之字。此正越復吳仇之日。王可惡圖而不可
緩舉也。越王曰：先生之言有如金石。然寡人踈昧無
謀。愿聞指教。子貢曰：吳王矜傲伯嚭恣貪。大王若能
以甲兵金帛糧餉器械降辭遣使以助吳王伐齊。吳
王必以大王爲怯。不致防越。悉兵與齊爭鋒。吳敗則
大王乘虛東伐。一驅而夫差可虜矣。越王大喜。厚待
子貢。子貢辭去。復至東。吳見吳王曰：賜見勾踐。說以
利害之故。勾踐恐懼。卽脩兵甲。將迫使人吳矣。吳王
猶豫未信。忽報越使賫器物至。吳王召使者入朝。使
者曰：寡君聞大王有征齊之舉。他無所助。聊脩甲兵。

一萬糧餉千斛。公卿將士各奉金帛以表行征之餞。乞惟寬宥以納。吳王覽其貢表不勝喜悅。令有司款宴。越使遣歸。又送子貢出朝約其起。魯兵相會。次日聚集群臣謀議發兵伐齊。伍子胥諫曰。越為吳國心腹之疾。齊與吳國姻婭之親。今王不先伐越而伐齊。臣不知其計將安出。吳王曰。勾踐自歸國以來。歲歲入貢服德。稱臣。今聞我兵伐齊。又賫兵甲糧器舉朝將佐皆有金帛。懼威如此。却又伐之。何其不仁之甚。伍子貢曰。臣聞勾踐一自東歸。卧薪嘗膽。志在復仇。乃歲納貢稅。而稱臣者。是以柔服我也。若夫助兵。

甲器械及舉朝士大夫皆有金帛者是以秦秦養也如人以畜養牲畜待其長大將以殺之吳也今王不察及以越為服德稱臣于吳臣切以越為香餌設鈞于吳也夫攻疾必去其源刻草必盡其根王今有大怨在越棄而不伐他日勾踐養兵一振鱗舟東渡譬猶草根再生病源復作雖欲除之不可得也吳王不聽子胥歸召其子伍封伍封在吳所生之子名封曰吳王不納我諫國必至亡國亡伍氏為吳大臣諫不能保家屬伍封曰然則若何貞曰齊國大夫鮑惟明者與吾有生死之交鮑惟明鮑叔牙之後與子胥交契

後有記

我即修書令家人將爾託寄于鮑氏之家倘其
亡我死汝即改姓王孫氏使主祭祀亦使氏先靈之
幸也星夜修書一封即令家人密送伍封往齊臨別
父子相向而泣不忍分離早有伯諤之家人聞知此
事即告與諤知當時諤得吳王寵嬖子胥每惡其讒
佞二人遂成仇隙及聞子胥寄托家屬便有傾陷之
心但不知後來如何

批 及覆舌辯只是獲持父母之邪

伍子胥抉目待吳

却說吳王宴群臣于姑蘇臺文武皆在獨子

不至。王曰：孤欲發兵伐齊，而位負務，請伐越。卿等以爲何如？舉朝百官皆受越賄賂，而伯嚭獨得寶物最多也。及吳王問伐齊之事，伯嚭曰：勾踐久事于吳，非有叛意。一聞我兵東出，卽助甲兵一萬，披堅執銳，爲我親冒矢石，焉可背人之德而伐其國乎？群臣皆曰：太宰之言，伯嚭官爲太宰，是也。請王伐齊，赦越。吳王曰：卿等之見，雖稱寡人之謀，然寡人昨夜一夢不祥，實有不欲伐齊之意。伯嚭曰：大王所夢者，維何？愿聞其詳。臣等請占吉凶。王曰：昨夜夢身出章明宮，水入如蘇臺，後宮鍾鼓震，祖廟草木青。伯嚭頓首賀曰：此

大王克齊成霸之吉兆也。王曰：何以知之？韜曰：身出
韋明官。乃王駕出吳城也。水入姑蘇臺，乃齊服而來
降也。後宮鍾鼓震吳國，威風著。祖廟草木青，吳新霸
業成。以此占之，是知為王之吉兆也。吳王笑曰：誠如
子餘之言，寡人何慮！遂決。次日伐齊，忽然臺下一人
大聲曰：伯嚭貴為太宰，位在百寮之上，而進諂諛之
言，王如何不察社稷將危矣！衆視之，乃左大夫展如
也。吳王問其故，展如曰：王之所夢，皆是不祥之兆也。
而伯嚭妄獻諂言，反凶為吉。王如不信，臣聞城東有
一術士，名公孫聖者，善測陰陽，能占夢寐。大王必請

此人古之方可斷其凶吉。吳王納之。令王孫雄出召公孫聖。雄承旨直投聖宅而進。聖迎入相見。曰：大夫何爲而至？雄曰：主上昨夜得夢，滿朝文武皆不決。故令雄來請先生占斷吉凶如何。公孫問所夢何事。孫雄告悉其事。孫聖忙拋入後堂。大哭而見其妻曰：我命當盡矣。其妻曰：吳王有詔來召夫君。此正利見大人之時。富貴由此而得。夫君何爲又出此言？聖曰：吾平生好直。今吳王所夢皆亡國破家之兆。我若循直而言，必然見戮。其妻曰：妾聞人君好直，則舉朝讜言之士；人君好讒，則舉國諂諛之人。今聞太宰伯嚭讒

諂貪位子何不及凶爲吉以邀富貴乎公孫聖怒視其妻曰是何言也性好忠直而令作讒諂之士吾寧就死豈肯瞞心而作此徒况吾頗讀聖賢之書畧知君臣禮義雖使蹈湯赴火亦不敢辭况肯背道而陷君父乎遂拂袖而出與孫雄同入朝來見吳王吳王舉前所夢令聖占之聖頓首曰臣當萬死大王容臣所占曰章明宮乃大王聽治之所而夢身出此宮是身降而位虛也姑蘇臺乃大王遊玩之所而夢水入此臺乃樂極悲生也後宮鐘鼓震必主社稷崩頽祖廟草木青必主宗廟蕪蕪四者皆覆宗絕嗣大不祥

之兆願乞大王罷伐(齊)之兵振紀綱之治則社稷生
民幸甚(吳)王俛思不對伯嚭從傍出曰公孫聖以妖
巫之術妄誹聖夢理合處斬示衆聖卽叱嚭曰太宰
食重祿居首貴不思盡忠報主惟思蠹國害民他日
(吳)國滅亡太宰能保獨無禍乎吳王大怒曰匹夫廷
辱大臣有司押出梟之武士卽將公孫聖推出朝門
聖仰天嘆曰(吳)王偏暗聽信讒臣社稷不出三年矣
時子胥見伯嚭弄權推疾不出及街市鬧炒言斬公
孫聖止住武士荒忙入朝而諫(吳)王曰臣聞法者明
善駁頑之器不可偏聽刑法一搖則民無所措手足

今公孫聖無辜細民大王必欲誅之臣不知坐何罪
獄吳王以其妄誹聖夢廷辱大臣之事告之于胥曰
伯嚭曾受勾踐之賂盡力保其歸國今又納其寶物
故惑大王伐齊賣國肥家貪祿固寵王何不察及聽
其言以斬小民伯嚭卽奏曰伍員怨罔朝廷欲與齊
國相通作亂故阻大王不可伐齊王如不信伍員近
日曾寄子于齊大夫鮑惟明之家此固謀反之明驗
臣焉敢賣國肥家乎吳王大怒曰伍員屢屢上表諫
勿伐齊由其意將謀反故也遂令武士押出與公孫
聖斬回報群臣各諫曰伍員雖然與齊謀反其迹

未彰且為先朝老臣功績最大不可加誅吳王默然
 半晌令止勿斬子胥但廢官職子胥入謝解還衣冠
 即日歸家不出群臣出朝伯嚭私謂吳王曰伍員久
 結于齊今王若不速斬及齊兵一至國中先亂社稷
 難保吳王曰群臣皆諫為先朝老臣不可加誅此事
 奈何嚭曰王如不忍以刑殺員則當賜劍使其自盡
 以絕後患不然更緩數日員奔人齊則齊難敵吳王
 然之即取屬縷之劍屬縷劍名令使臣賫送與子胥
 使者至伍氏之宅以劍付與子胥曰吳王令賜相國
 屬縷一口他無所賜子胥接劍嘆曰吾知之矣吳王

志倭
不同

信奸佞而斬忠臣吾非瓊辭但懷吾死之後(吳國其

亡乎謂家人曰吾死汝可扶吾之目懸于東門以觀

越兵滅**吳**也又曰吾死後汝可種楨樹在吾墓上楨

樹可以成材言可為棟柱類**越**兵必至矣言罷自

刎而死家人悲啼不勝亦自傷死使者取負之首級

哭報**吳**王問使者曰伍員臨死曾怨寡人乎使者曰

否但令家人抉其目懸于東門以觀**越**兵滅**吳**吳王

大怒令取鴟夷皮馬皮作成一囊貯伍員首級投于

江中國人哀其忠直被誅收其屍葬于胥山山在杭

州又有吳山為之立廟春秋設祭祀胡曾先生詩云

子胥今日委東流

吳國明朝亦古丘

堪笑夫差諸將相

更無人解守蘇州

東屏先生詠史詩云

敗越夫椒績用收

越人謀我事堪憂

靈胥墓櫬成材日

慎毋何人死抱羞

宗乘崖張詠先生題廟詩云

生能耐楚怨

死可報吳恩

直氣海濤在

片心江月存

隋王通先生大江東

詞云

吳山萬疊望錢塘注目寒波清徹追想當初傾猛

楚此地曾施英烈破楚奇才興吳妙筭分鄭重圖
越誰知吳王偏暗難顯豪傑○愚迷誰比浮槎蠢
濁怪迹滌志同辛蹶顧把賢沉綠波臙肉盡遭魚
鱉負錐言終朝暮視使盡英明烈空流痛淚淚珠
彈盡清血

本朝玉山吳學先生有錢塘潮詞云

錢塘發洩不平氣萬雷怒奔聲動地雪山白日依
依雨亂洒千秋子胥淚江花自開落江月閒升墜
悠悠千古恨天終恨未消

潛淵讀史至此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本是衣冠族

聲名自幼馳英武

寶劍橫揮敵萬人

雄才磊落超千古

一旦平王殺父兄

襄流誓濟吞荆楚

荆楚孤窮出奔時

茫茫四海欲何之

越陳適宋羈縻晉

千里神駒困捷蹄

征袍夜染泥途水

震耳晨驚戰馬嘶

輕舟疋馬從東渡

吳漸高兮楚漸低

嘉謨妙筭爲吳壽

苦志勞心爲復仇

一朝飲馬襄江水

楚國君臣俱失謀

旌麾掃盡江南霧

五戰長軀拔郢都

鞭屍扶破平王日

席捲冤仇復轉吳

英雄再舉匡吳策

非伐強齊東伐越

霸業未成西子至

姑蘇臺下生民血

忠臣忍見色傾城

讜言剴切披肝膈

讒諂未除國未安

身軀先畏鳴夷革

君不見胥山月

東方非出西山沒

溶溶深夜滿吳江

照見忠臣寒骨白

又不見吳江潮

朝朝洶湧激波濤

波濤怒激如山大

猶似忠臣恨未消

滄淵居士先生有胥山銘云

武王伐紂

子胥鞭平 為人為父 十死一生 矯矯伍員

執弓挾矢 伏其寶劍 以謁吳子 稽首楚罪

昔中紂理 蒸服子妻 殲鉏直士 赫赫王閭

實聽奇謨 錫之金鼓 以號以誅 黃旗大舉

右廣皆誅 戮墓非楮 瞻昭乃鳥 后王嗣立

執書不泣 顛越言潤 宰嚭諂輯 步步踪飛

姑蘇待執 吾則切諫 扶眼不入 投于河上

自統波濤 晝夜雨至 懷沙類騷 洗滌南非

歎蕩東西 夷蠻卉服 罔敢不來 雖非命祀

不讓(齊) 帝帝王王 代代明明 表我忠哉

吳王既殺伍員遂以胥門巢為元帥胥門巢人名姑

蘇王孫雒為左右翼以鱗毅為先鋒又遣王孫駱會

魯兵共伐齊國大兵至艾陵下寨艾陵齊地名次日

魯大夫仲孫何忌即孟懿子季孫肥即季康子帥師

來會吳王吳王召入中軍相見禮畢忽有哨馬馳入

帳中不知所報何事艾陵之敗勢不可遏

齊兵艾陵大戰

吳王與季康子正議事間忽有哨馬來報齊將田常

引大兵十五萬殺至吳王謂季康子曰今吳伐齊因

為救魯而來次日大夫可引兵先敵一陣以觀齊兵

強弱然後我兵方可接應康子領命而出次日卽調
先鋒顏羽引兵出戰顏羽出陣齊將國書曰魯與齊
乃山東表裏今不相和反降吳而伐齊顏羽答曰汝
齊侵凌魯國故我投吳今舉二國大兵至汝不下馬
就戮尚復多言國書拍馬立取顏羽顏羽輪刀便敵
國書搶入懷心斬却顏羽冉求樊遲二人皆孔子弟
子仕魯爲大夫雙馬殺出國書前遮後架鬪至二十
餘合齊將閻丘明殺出相救四馬交戰冉求力不能
支控本陣逃回樊遲獨困一陣左股被傷一箭翻于
馬下孟之反挺槍殺入重圍救出樊遲齊兵一時追

奪而

至冉求抽馬殺回欲迎齊兵孟之反曰齊兵甚銳子不能敵汝可保出樊遲我自儻住一陣冉求力保樊遲歸寨孟之反勒轉馬頭架起弓弦望問丘明左目射中一箭丘明落馬孟之反挺鎗刺死丘明殺入齊陣縱橫衝突如入無人之境齊兵披靡大敗收兵堅閉不出孟之反奪其器械緩緩而歸魯兵踴躍喝采曰好個將軍孟之反也孟之反聞眾軍聲揚已勇故掩功績乃抽矢以鞭其馬曰非吾之勇敢在戰後乃馬不進也后人有詩云

堪羨孟之反 英雄不伐功 戰敗能為敗

猶謙馬緩踪

魯兵初敗季康子入見吳王曰齊兵甚銳不能對敵
昨日一敵若非孟之反魯兵幾無片甲吳王問計于
群臣伯嚭曰臣聞田常部下只有國書驍勇可將吳
魯之兵屯于艾陵左右以犄角之勢大王親自出馬
國書若見必然殺至大王誘入寨前使兩寨將士夾
攻國書必然被擒國書一擒田常不足破矣吳王然
之遂令二國之兵屯于艾陵左右次日親自披掛出
馬大叫曰吳兵救魯田常何不出寨納降國書視之
謂諸將曰此夫差也更不生擒尙待何日橫刀望吳

王便刺吳王望本寨逃走。國書追之將近吳營突出。鱗毅營突出孟之反將國書夾攻三十餘合國書不能遮架被孟之反打落矛戈鱗毅搶入懷中活捉而歸田常急令諸將來救吳魯大兵皆出斬齊兵如刈草芥。奪旗似掃塵砂。砂屍橫塞道。血染郊原田常十五萬兵喪于艾陵。引數千殘卒歸寨。收拾班師。吳王令諸將追之。伯嚭引胥門巢追及田常下馬拜于道傍乞命。伯嚭曰汝立貢賦文字。我奏吳王赦爾草命。田常曰貢賦之議在齊侯常焉敢專立乞饒歸國。奏齊侯奉貢稅之表入謝。伯嚭大怒令胥門巢囚田

常歸見吳王吳王喝令斬首。然後鼓兵入齊。田常頓
 首乞命。愿立納降文字。將本寨軍糧器械盡獻于吳。
 王吳王受之。放田常即令班師。伯嚭曰。吳之興霸在
 此舉也。王何班師。王曰。何謂也。嚭曰。中國盟主惟在
 晉。楚已服。晉國君臣亦自作亂。王若乘此得勝
 之兵。屯于中國界上。傳檄以會諸侯。晉侯若至。請斬
 國書。齊將之首。號令別國。倘晉不肯受盟。則鼓兵殺
 入絳州。擄其君臣。則天下誰敢不從。王曰。太宰之言
 固是。然此兵合札屯于何處。嚭曰。臣觀黃池。地名在
 河南封丘縣之地。東連鄭衛。西接晉陳。乃列國地界

吳敗 晉又

王可移兵屯于此處傳檄以會諸侯吳王即令斬却
國書相共魯兵進屯于黃池遣使遍告列國約期赴
會却說使者來至晉國當時晉侯奄弱趙鞅
註見前獨專國政衛公子蒯聩被逐在外欲殺其母
南子灵公欲殺之蒯聩出奔投于趙鞅府中及聞靈
公已死國人立輒蒯聩之子蒯聩告趙鞅曰聩雖得
罪于君父而衛之大位當傳于聩今父死國人立輒
而輒專位又不迎聩而使聩受天下談笑此事奈何
趙鞅曰公子不必憂疑此位吾當發兵以送公子返
國聩頓首謝曰大夫誠能送聩返國以正父子大位

則公名震于天下而曠亦不敢少置也。次日趙鞅親率壯兵五千甲士八百送蒯曠歸衛。不知後事如何。

批 迎父歸國禮之善法

孔子獲麟作春秋

晉兵送蒯曠至城下衛公出公乃蒯曠之子即輒也

大驚謂群臣曰晉兵送吾父返國吾必遜而出迎乎

抑亦拒而不納乎大夫高柴孔子弟子曰父子之道

人倫為重明公必須出城遠接奉位尊父是也焉可

拒而不納出公曰子羔之言是也子羔高柴之字今

整駕出接忽塔下一人諫曰不可眾視之乃大夫孔

圉之子孔惺出公問曰孔惺之見何爲不可惺曰蒯
瞞得罪于君父故先君灵公棄此大位不傳與子而
傳與孫今明公若以大位迎瞞是廢先君之命而得
罪於社稷也且晉人機變貪暴若引趙鞅入國必然
社稷傾危出公曰卿言雖亦近理然吾父已在城下
矢惺曰但令四門堅閉日久彼必自退出公曰爭奈
國人笑孤不孝何惺曰但稱先君之命焉爲不孝出
公遂依惺奏令四門堅守不許輕放晉兵孔惺之母
蒯瞞之姑也夫公之女嫁与孔文子生孔惺聞孔惺
諫出公勿納其父乃責惺曰蒯瞞父也輒子也汝爲

人臣合正大倫焉。可教人而拒父。悝曰：吾食主上出

公也之祿。但知爲國而已焉。知其他。孔姬孔悝之母

令僕人憚良夫從城隙空也私出迎蒯瞶入城以爭

大位。憚良夫旣出見蒯瞶曰：衛國之政皆是孔悝專

握。夫人甚憫公子失位。故使良夫前召公子入城商

議。蒯瞶曰：承吾姊爲謀無德可報。但四門不通。焉能

入城。良夫曰：公子倘得歸國。能賜良夫數鐘之祿。則

有一計可入。瞶曰：子能謀我入城得位。卽賜爾服冕

乘軒之職。大夫之職又賜三道免死鉄券。券文約也

令爾子孫世享富貴。良夫大悅。卽獻計曰：目今孔悝

守拒甚堅。但可密圖。不可揚入。公子可蒙衣而卧于車中。選晉之壯士二人。扮爲引車之僕。我向前入城。倘守城者問。但詐稱外迎親姻而入。如此則機不洩。而事可圖。蒯曠大喜。卽見趙鞅。告其入城之事。趙鞅亦曰。可遂選壯士石乞孟壓二壯士。弟二人從之。暗與二壯士裝扮上車。趙鞅囑曰。甚宜珍重。勿露根芽。公子入城之後。卽便開城與鞅接應。事無不克。蒯曠受命。與良夫入城。西門守吏羅御拒之。良夫曰。汝不識吾孔大夫之家人耶。御曰。後車誰人耶。良夫曰。大夫之親姻也。御曰。主上防寇甚嚴。必須驗之。方可入。

城良夫叱曰。守城防寇。乃吾大夫奏準之事。豈有自謀而自陷耶。羅御笑曰。子言是也。遂開城放車而入。良夫恐孔悝聽知。至黃昏與贖密入。見孔姬。二人吞聲而泣。各序往情。贖曰。承姊所謀。必須代成大事。不敢負德。孔姬曰。朝廷大政。皆在吾兒孔悝之手。汝且藏於吾室。待其退朝而歸。汝必以威挾之。方能成其大事。贖然其說。令壯士石乞孟厲各執利器。伏於座後。以待行移。少頃孔悝朝歸。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旣識舅爲母之至親。何故不納蒯贖。孔悝復辭前日之事。孔姬曰。今日不容

家謝之。而送歸。卽令醢子路之肉。曰。吾聞孔丘聖人。也。試遣使賚子路之醢。饋與孔丘。觀其知否。使者奉醢而行。却說高柴逃難出城東門。守卒拒之。不肯放城門。高柴堅意欲出。守卒曰。大夫必欲惡出。此有一條徑辟之路。可通城外。汝從此而出。高柴辭曰。吾聞君子行不由徑。吾必不往。守卒曰。大夫旣不從徑道而出。此有空竇。隙之穴。暫且容身。高柴又辭曰。吾聞君子正而不竇。吾必不隱。正躊躇間。衛之出使者至。守卒問門。高柴從而出。城守卒曰。大夫認得吾否。吾乃昔日犯罪之徒。告理於大夫座下。大夫曾則吾左足之人也。高柴慘然。

曰吾既別爾足今日正是報仇之處何爲又教我從
徑而走從實而隱守卒曰大夫刑吾之足者執公法
也焉敢懷咎而報怨乎大夫速行矣高柴嗟嘆直奔
東(黎)來見孔子當時孔子告老不仕著述于家時有
叔孫氏之僕名商鉏者採樵于城西見一大獸身似
麋音困獸名尾似牛商鉏以爲怪物傷折其足棄于
西郊百姓觀者如市皆不識名孔子聞之與二二三弟
子亦往觀之既見曰此麟也此麟也胡爲乎來哉悲
泣不勝反巾拭面子貢從傍請曰夫子何傷麟也孔
子曰麒麟王者之瑞獸也必須明王在位教化風行

不爲舅氏也。卽令贖出孔悝。一見荒忙便拜石乞孟廩
伏劔立於左右。贖曰。孔悝今日尚執迷乎。悝曰。愿從舅
氏之命。舅氏疑悝。請定盟誓。孔姬曰。孔悝盡心爲輒。不
可與盟。但因於蟠臺待事已定。然後釋之。贖卽拘囚孔
悝於蟠臺。卽令石乞孟廩。渾良夫率本府甲士。次早鼓
譟揚聲。蒯瞶入朝。滿朝文武無措。急召孔悝。近臣報曰。
正是孔悝作亂。出公慌忙。從城東而走。群臣自相奔散。
子路時爲孔悝之家臣。聞蒯瞶兵變。孔悝被囚。卽操戈
殺入高柴走出。遇子路曰。門已閉矣。爾尚何往。子路曰。
食其祿而避其患。非仲由之所爲。遂殺奔蒯瞶之後。曰。

汝囚孔悝。安能得位。石乞孟魘。雙馬來敵子路。子路奮
力以戰。二將石乞力乏。敗走。子路追之。石乞躲過。挺鎗
一刺。打斷子路之纓。孟魘又刺一鎗。子路將死。曰。君子
死。不免衣冠。乃擲戈於地。結纓而死。史臣有詩云。

孝行著聞出孔庭

涵濡洙泗聖恩深

休誇食祿無忘難

至死儒冠不絕纓

石乞斬却子路之首。懸于朝外。令羣臣有不從走。依令
治罪。羣臣即奉黜。黜卽位。是爲莊公。當時南子已死。出
公外奔。賈亦不究前故。但令放孔悝。復收封。薄良夫爲
下大夫。賜以鐵券三道。厚謝孔姬。重待趙鞅。以良民五

然後麒麟始出。今值周室既衰，明王不作，天下諸侯
篡弑暴亂，而麟反出，爲人折足傷身，何其出不逢時
而致自斃。此吾所以泣之也。遂令弟子掩而埋之，引
轡歸家。後史臣有詩云：

唐虞世遠，鳳麟跡。

何事行行，又出都。

總是春秋，褒貶筆。

特因拭面，泣麟扶。

麒麟麋身牛尾，其角有肉，其蹄不踐。生物有仁者
之意，故又號爲仁獸。明王在位，麒麟方出，以昭仁
政之祥瑞。

孔子既歸家，感獲麟之事，嘆當時君臣之亂，遂取

杜詩列國志傳 卷之六
國史記自隱公即位而始作春秋一卷定立褒貶以
城後世臣子忽一日有人自衛而歸者報衛蒯聵之
亂孔子謂衆弟子曰衛國有亂柴也必逃而歸但由
也可傷死矣弟子問其何故孔子曰高柴知義必然
不死非難仲由昧義必爲孔悝而死也道猶未了高
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
入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命小使奉獻奇味夫子請
笑留之夫子再拜而受則是肉醢也遂令覆之慟哭
入於中庭弟子咸問何故孔子曰此仲由之肉也何
忍不哭使至歸備孔子一日曳杖遊于門外因感慨

而歌曰太山其頽乎良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歌罷趨入中庭正席危坐子貢曰太山其頽吾將安仰哲人萎良木壞則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歟孔子曰賜也明王不作孰能宗予予殆將死遂病七日而卒時年七十有三歲周景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巳丑也

宋高宗御製贊

大哉宣聖 斯文在茲 帝王之式 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 道由忠恕 賢于堯舜 日月其譽
維時載雍 戰此武功 肅昭盛儀 海宇聿崇
弟子散在列國者咸哭而奔喪葬于魯城非泗上諸

言及臣三十八年 影 卷二十六
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獨子貢廬於墓側又守三年而去 批 預知休咎險者必矣

晉三卿攻亂同列

却說趙鞅得備五百戶之良民不奉人晉室自將此

民充入晉陽 晉陽山西太原府趙氏所封之邑使尹

鞅為晉陽大夫以主其民尹鐸臨行之際辭鞅曰主公以鐸守晉陽不知主公意欲保障乎抑亦繭絲乎鞅曰二者之意何如鐸曰保障者則輕刑減稅使百姓家給人足設使國有急難則民知戰守以為我之保障也所謂繭絲者則繁刑重斂殘苦百姓國有大

難則民亡財竭晉陽空知抽絲之繭也趙鞅大笑曰
吾欲保障子必爲我親愛百姓堅固城池他日吾當
以晉陽爲趙氏基本也尹鐸再拜赴任荀寅謂范吉
射曰二子皆晉卿我等皆爲晉之大臣而趙鞅得衛
民戶獨將充入晉陽此必有吞同列之意若不早圖
他日牙爪已成難爲制奪吉射然其說謀議次日設
宴請鞅埋伏甲士而殺之范吉射之族弟皋夷者素
與吉射不睦是日聞知此密報趙鞅趙鞅大驚曰然
則若何皋夷曰先發者制人後舉者爲人所制明公
豈不達此趙鞅卽命長子伯魯次子無恤各引精兵

尋夜先攻荀范二家。自率大兵繼後。當時荀寅范吉射在軍中同榻共卧而謀行兵之事。及夜半二人昏睡正濃。家人急報趙氏兵至。寅與吉射慌忙驚起。伯魯之兵喊聲大至。殺入中軍。寅與吉射從後營奔。悉無恤。從後寨截住去路。大喊一聲。斬荀寅于地下。范吉射拍馬欲走。伯魯一劍斬為兩段。吉射之部將豫讓投降於荀瑶。趙鞅即滅荀寅吉射家口。人見晉出公。出公曰。范氏荀氏皆先朝功臣。雖有罪惡不可滅其家口。趙鞅作色曰。荀范二氏欺凌公室殘虐生民。滅族尚且難保。後患何況滅其家口乎。遂不拜而出。

晉

晉出公謂群下曰趙鞅傲慢如此他日寧無吞滅晉室之患乎。右軍都護趙稷右司馬涉濱隨出公退朝泣而告曰明公謂趙鞅有意吞滅晉室以臣等觀之韓虎魏駒荀瑶皆有併吞之意出公曰四卿崛強如此晉國山河無計可保趙稷曰四卿虎霸晉國地土人民已有大半主公欲除之必須密約齊鄭之兵打入絳州四家可擄若以城中兵甲攻之力不能支反成招禍公曰四卿知吾召齊鄭之兵必然先起作亂如何處之趙稷曰明公密寫借兵之書臣與涉濱各帶一札密投一國以借討亂之兵則四家之暴禍可

北言及世云作 卷之六
盡掃矣出公大悅尋夜密修簡札次日令趙稷涉濱

各帶一札詐稱出使涉濱行至籃臺晉地名趙鞅與

韓虎魏駟會宴而歸途遇涉濱鞅問曰大夫何往濱

曰奉晉侯之命出使鄭國鞅曰鄭國未有吊賀今往

其國何干涉濱顏色驚惧語話壅塞趙鞅叱曰大夫

此行必有外通之意令左右搜之涉濱強項不肯與

其搜檢忽然荀瑶荀寅之族亦晉室之卿一名智伯

與一族軍吏皆往趙稷前來趙鞅下馬問其因由瑶

曰此匹夫與晉侯密召齊兵以攻我等被吾搜出送

與公等同議此事趙鞅大怒親搜涉濱亦得召鄭之

與公等同議此事趙鞅大怒親搜涉濱亦得召鄭之

大變
變倫

書卽令囚却趙稷涉濱率四家甲士鼓譟殺入皇城
出公聞知事發仰天嘆曰此天覆晉室也遂單騎出
奔遇荀瑶于城下荀瑶大罵昏君我等有大功于晉
室爾反召兵攻我揮劍斬出公于馬下打入宮殿滿
朝文武各相逃命襄卿遂有滅晉之議趙鞅曰不可
宜立新君我等復守臣職方免鄰國乃兵衆卿然之
遂立昭公之孫名驕卽位是爲哀公哀公見四卿強
暴戰慄不敢登位趙鞅奏曰先侯出公無道無故召
隣國之兵以攻臣等故臣等欲誅同謀之臣先侯自
知失道故殞其身非臣等敢行弑殺今者內亂旣清

臣不
主公宜嗣大位何必推延哀公方升寶座趙鞅與荀
瑤率文武朝賀群臣或有不肯入朝之者瑤謂鞅曰
群臣有不朝者必然謀陷我等宜斬趙稷涉濱號令
朝門外言群臣不朝新君者必與趙稷同謀我必誅
之趙鞅然其說遂斬趙涉二人之首懸於朝門外號
令群臣群臣恐懼悉皆入朝哀公卽以荀寅范吉射
之封邑分賞四卿大宴群臣忽報吳王遣使至言請
會盟於黃池哀公辭不赴會鞅曰吳方伐齊破越將
與中國爭霸晉爲列國盟主若不赴會必然失霸臣
等願保主公赴會萬無一失哀公方備車駕同數文

牛月
年號

武直赴黃池之會時諸侯皆至吳王有矜傲之意趙
鞅客魯哀公曰吳王矜伐齊之威頗有爭霸之意大
王請先定盟不可與其奪我中國之拒哀公曰然諸
侯既登盟壇叙爵而坐吳王謂衆諸侯曰寡人先祖
乃周室之長吳之祖太伯太王長子周之祖文王王
季長子公等皆周室諸侯今日中國盟主固當寡人
主之趙鞅歷階而上對曰吳固周室之長晉為諸侯
之霸今日主盟還是寡君為之吳王不從晉哀公必
欲主盟二國君臣爭至日斜不決忽吳有哨馬報曰
越勾踐見主久出于外乘虛殺人我國彌庸引兵拒

排言及臣其作

廿七

敵已被生擒。今群臣堅拒於笠澤。乞望大玉速抽精
兵歸保東。吳王聞知。心下大驚。又恐諸侯乘此背
叛。乃詐聲大罵曰。勾踐歲奉貢稅。助兵伐齊。焉有此
事。匹夫虛報邊情。罪合當誅。左右何不梟之。胥門巢
伏劍殺却。七箇哨馬小軍。晉之君臣曰。吳王神采俱
失。必有亡國之兆。與爭何益。乃讓吳為盟主。獻酎已
罷。諸侯各辭而歸。本寨是夜吳之告急文書連次不
絕。吳王召伯嚭議之。嚭曰。星夜班師保國。吳王曰。倘
諸侯乘亂追擊。則我內外受敗。豈不危哉。嚭曰。臣有
一計。可保萬全。但不知勝負如何。

批 黑夜班師計窮事也

勾踐三戰滅東吳

豁曰今夜令各寨虛張火炬詐鳴金鼓以疑諸侯我
兵尋夜班師方免追擊之患吳王然之依計號令星
夜拔寨東歸及天明諸侯請吳王辭別則空寨而已
諸侯皆曰吳王矜傲太甚可乘此亂以追擊晉上卿
趙鞅曰諸侯會會不可背盟乘亂吳王驕傲彼自喪
國何必我等追之於是諸侯相別各歸本國獨陳閔
公懼吳之威乃領本國之兵隨後救吳却說吳王歸
至蘇州文武出郊迎接入城朝賀已畢群臣俱言越

北詞列國志卷之九

兵勢勇速宜謀議戰守之策。吳王問誰人屯兵拒越。群臣曰王孫駱與彌庸出守彌庸被擄王孫駱一技兵在伯嚭急奏曰大駕親出方可退。越王然之復令胥門巢為先鋒展如鱗毅為保駕大發水軍二十萬殺奔吳江下寨。時越王志存雪耻與范蠡文種協心治政養兵練將優恤下民十數餘年至是方率國內得兵十萬百姓愿從出征者二萬餘人合兵止有十二萬然皆為國報仇各願爭先所以一戰便擒彌庸屯于笠澤之南。笠澤地名在吳江中詐稱雄兵二十萬戰船八千艘及聞吳王抽兵出敵范蠡獻一計

合松陵

日吳兵伐齊遠歸疲弊勞苦必須速戰一陣可入東
 吳勾踐大喜令蠡調兵范蠡傳令后庸皋如各領水
 軍二萬衛枚夜渡于吳江左右又令若成引馬軍五
 千屯于沒地名以截吳兵歸路又令大將諸稽郢等
 無餘各率蒙衝大艦五十艘以俗馳戰諸將依計而
 行是夜風清月朗水光接天越王與文種范蠡計倪
 程皓一班文臣遊於舟中仰觀天象少頃一派火光
 自北而南流於斗宿之間斗星名分守屬吳光輝燦
 爛照耀江湖之面波濤閃閃如金鰲滾浪之儀王顧
 從臣曰此何物也太史官名計倪進曰此亡吳之災

殺精
空也

王曰何謂也。倪曰臣觀天象考曆數今年歲德在越。災火臨吳。今此災宿自非流于斗宿之間必主吳亡。越霸之明驗也。越王笑曰果如伯元。伯元倪之字之說則孤數年之恨自是可釋矣。范蠡進曰非特天象如此臣以人事觀之。吳亦當亡。王曰何謂也。蠡曰夫差貪暴荒淫百姓怨苦軍士必叛。今聞吳都又饑野無顆粟。今驅饑困之民勞疲之卒而東征南伐其卒必無鬪志。有不亡國者鮮矣。越大王大喜曰天時人事兩相困。吳而俺君臣安得不畏天命而敬人事乎。遂取盞暢飲。殆至五更。王親自披掛左帶謳陽右帶

程皓橫鎗立守戰艦之中號令三軍將數百水舟鼓
謀而渡吳兵見越兵渡江罷開戰艦以待吳王遙謂
越王曰子忘會稽之事乎會稽一敗爾之君臣陷吾
石室吾哀連境之主赦宥東歸今乃不懷舊德而反
與兵犯界囚我大將陷我邊土是何道理越王對曰
吾自會稽之耻而歸卧薪嘗膽夢寐吞吳今爾若不
拋戈約降必使吳都宮殿變作屯兵之所吳王大怒
日勾踐背義諸將何不爲我擒之縛殺引舟殺進程
皓迎敵兩檣戰舟一來一往交鬪江面不分勝敗越
將謳陽搭起弓箭射斷吳船帆索吳船順流而下程

皓復射一箭，鱗毅落水而死。越兵大喊，數百戰船一
齊殺進。吳將王孫雄胥門巢引頸弩射之。越船不能
近前，相敵相持。至晚，范蠡將白旗一麾，諸稽郢身披
重鎧，引蒙衝大艦數十艘突入。吳舟與吳兵亂箭對面
而射，稽郢之舟與吳舟尚隔一丈之水，踴身躍入。吳
舟斬却胥門巢，用刀一招，疇無餘督，進大戰船。船頭
各拴鎗，數百餘枝衝入。吳舟陣裏進退馳突。吳舟潰
散，范蠡又麾后庸，舉如一。齊圍擊。吳兵連舟覆水者
二百餘艘，其驚潰傷落者不計其數。三江水面屍浮
河壅，血染波紅，哀哭之聲如激怒之潮。唐人高啓有

題吳越交兵之詩云

江上山不改。

江邊臺已傾。

越兵來處路。

江水尚哀聲。

伯嚭王孫駱展如等各携小舟殺人重圍。令吳王棄船而登小舟。飛奔于沒。地名下寨。敗兵漸漸歸至吳。王曰：諸軍困乏，可就此地炊飯充饑。偏將軍姑射曰：此地殺氣洶洶，似有埋伏之狀，不宜停轡。吳王猶豫，聞越將若成截住歸路，吳兵饑困不能行動。越兵齊至，如斷瓜切芥，諸將奮力救出。吳王 越王又催大兵一齊從後殺至。吳王回視殘兵，寥落不上數百餘騎。

世說新語卷之六

其步卒傷毀手足者悲哀慘切。吳王在馬上嘆曰：吾自起兵以來，未嘗此敗。今以二十萬水軍，盡喪于長江，豈非天亡我國乎？不覺雙眼淚下。前有一彪人馬，洶湧殺至。吳王曰：死刻至矣！諸將皆飢困，不振束手。待魏及至，乃陳閔公引兵來救。吳王也。吳王相見，且驚且喜。閔公輒令本兵獻上糧餉，保駕東回。未至蘇州，忽然越兵勢如風火，迅雷一齊追至。吳王調陳閔公引兵守石湖。湖在府城西南自與敗兵奔入吳城，堅閉不出。越兵追至湖口，閔公引弓弩擺于岸上。越兵不能登岸。范蠡令諸稽郢率輕騎從上流涉渡。閔

吳王

世說

公正欲拒之。越之大兵殺上石湖岸口。陳兵大潰。欲入吳城。城又不放。乃引敗兵奔歸。遇楚將公孫朝。令尹子西之子。

于江口。儻住歸路。問汝儻吾歸路何故。公孫朝曰。我王昭王之子惠王也。惡汝助吳伐

越。所以令我起兵。滅爾國。閉公大叫數聲。墜于馬下。

公孫朝斬其首級。催兵打入陳城。盡收陳氏宗族。斬於城內。留兵以守其地。擄其實物而還。此春秋諸侯

相併滅國。自楚滅陳之始也。却說越兵不追。陳閔公

直抵吳都。攻打吳城。吳王召伯嚭督軍守城。自與西施宴于姑蘇臺。畢竟後來如何。

批 乞傾城國乞差何獨異哉
范蠡扁舟歸五湖

伯嚭不憚士卒。朝廷賞勞之物。並不頒賜于群下。士卒怨罵。拋戈棄甲。不願守城。城中百姓自相潰亂。越兵乘勢攻開東門。王孫賂。王孫雄。奚斯。展如。各各引兵塞城。儻住越兵。諸稽郢謂諸將曰。放火燒民房屋。則可進矣。四門火起。號哭之聲。風火之勢。互相激怒。潭似地震。山崩。軍民踐踏。填塞道路。諸稽郢向前斬却奚斯。吳將各自逃奔。越兵打入吳宮。遍搜夫差不見。蘇曰。必在姑蘇臺。令諸稽郢圍臺。吳王驚慌無措。

携西子欲走下湖。越兵殺至，不能復走。越王謂范蠡曰：「吾咎其君，百姓無罪焉。可焚其房屋，矢其老幼哉。」速令救火，安集百姓。然後定計滅吳。范蠡然之急，令程皓、謳陽、安集百姓。又令卬庸引兵重圍姑蘇。卬庸未出，夫差遣王孫雄至。越王問其來故。雄乃頓首曰：「昔者天椒之戰，大王棲于會稽，寡君曾送大駕東歸。今者天災，吳國得罪于大王，寡君欲請會稽之議而告求請和。今奉降表，但乞草命以延歲月。其君臣僉役妻子甘囚，一從大王之命。」越王覽罷降表，將許議和。范蠡曰：「谷者會稽之役，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

天以吳賜越。大王敢逆天平。且夫早朝晏罷。卧薪而嘗胆者。非爲吳乎。使十餘年間。積此伐吳之功。一旦而棄之。臣不敢奉旨也。越王曰。相國之見。固是然。寡人已有哀矜之意。不忍滅吳。范蠡曰。大王不忍滅吳。臣奉旨處置吳國。越王賜蠡之旨。蠡卽引兵重圍姑蘇。數夫差之罪。令三軍焚臺。以逼夫差。夫差嘆曰。吾早不納子胥之諫。今日果至滅國。設使死者無知。則已。倘若苟知。則吾有何面目見子胥于地下乎。卽令左右以幘冒覆面。遂拔劍自刎而死。胡曾有詩云。草長黃池千里餘。歸來宗廟已丘墟。

出師不用忠臣諫

徒臨窮泉見于胥

范蠡令取臺上寶物，攜其美女，焚却姑蘇之臺，斬吳王首級，回報越王曰：夫差喪國，皆伯嚭讒諂所致，今斬伯嚭，滅其家族，以戒不忠。又令吳之群臣各原其任，越者復其原職，不願仕者任其出處，焚吳氏之宗廟，掃盡其宗族，取其寶器，驅其宮女，皆大將軍諸稽郢屯守吳都，開倉以賑吳民，大駕東歸。

胡曾詠史詩云

吳王恃霸棄雄才

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覺錢塘江月上

一宵西送越兵來

又宋賢揚誠齋名萬里。

先生題姑蘇臺詩云。

插天四塔雲中出。

隔水諸峯雪後新。

道是遠瞻三百里。

如何不見六千人。

唐高啓先生題館娃宮詩云。

館娃宮中館娃閣。

畫棟侵雲峯頂開。

猶恨當年高未極。

不能望見越兵來。

本朝東屏先生詩史館娃宮詩云。

初收奇貨錦裁新。

百媚生輝曉夜春。

樂盡卧薪嘗膽日。

五湖歸載有功人。

世傳吳王夫差在蘇州城南築一酒城釀酒與西

朝句

悲哉

沉溺

美女
破老

施宴飲及(越)王入城盡發其酒以賞軍將

高啓先生題酒城詩云。

酒城應與酒池通。

長夜君王在醉中。

兵入館娃猶未醒。

越人宜賞武夫功。

越王滅吳擄其寶器及美女而歸時西子亦在囚中

范蠡諫曰色傾人國自古有之吳王因就西施之色。

大王所以得滅其國王何不鑒以蹈前車之覆乎。越

王不聽遂令大軍出吳都范蠡退而嘆曰越王爲人

長頸烏喙但可同患難不可同歡樂吾之功成而身

不退安能保無後患乎然不除西子吾越復有覆亡

之患乃設一計及大駕至石湖密令左右取輕舟于
湖口又令王之宦者密誘西施出于帳外蠶令左右
以輕舟載于烟浪之中曰此傾人家國之物不可少
留舟人遂溺西子于湖心恐越王耽其色也次日蠶
告越王曰大王外患既除可與二三良臣善營家國
臣請從此謝恩以出再不願入越都矣越王大驚曰
寡人辱承教誨得削大仇王當與子共享太平之世
子何棄寡人之速耶無乃寡人有慢于子乎蠶曰臣
聞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辱于會稽
待罪于石室臣所以不死者爲冥未滅故也今旦已

滅君耻已雪焉敢偷生乎世越王三相國疑孤不能
保全君臣之義乎相國且歸孤即列土以封相國使
爾子孫久享太祿。相國必若堅迷不從則身亡而妻
子爲戮矣。蠡再拜謝恩以歸。本寨遂是夜乘輕舟逃
入五湖之中。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東上高山望五湖。
不知范蠡歸舟後。

雲濤烟浪接天隅。
曾有忠臣寄跡無。

東屏先生詠史詩云。

鴟夷皮號諱談軍。
君子謀成身退有。

重寶輕舟破水雲。
未聞禽鳥相人君。

潛淵讀史至此曾有古風一篇云。

縱橫鳴鳥脩脩舉。使君發矢貫翎羽。

鳴鸚已墜縱橫志。使君心契五湖水。

五湖風景五湖秋。樂與同遊險不遊。

古來王佐非周召。見幾不作功成羞。

君不見。狡兔死兮走狗烹。

飛鳥落處良弓收。敵破謀亡皆類此。

何必睠睠思故土。一葦扁舟一竿竹。

清風凜凜高千古。

變姓名自號鳴鳧子遣僕遺書一札與文種飄然

寄跡于煙浪之中。蓋後人莫知其終焉。

史記云自五

湖至海齊人用之。官至丞相。後又棄官隱遁。改名爲

陶。未畜五牝。置家至鉅萬。

次日。越王不見范蠡。詢之

蠡之部下。曰。昨已入於五湖矣。又以溯西子之事。告

之。越王曰。噫。此寡人之過也。大駕歸至浙東。群臣迎

接入朝。行賀已畢。大封諸將。宴賞群臣。群臣謝恩出

朝。文種得范蠡之書。拆而視之。曰

蠡聞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功成不退。身之殃也。今

吾與子。膂力廟堂。雄成霸業。理合拂袖而歸。且越

王爲人。長頸烏喙。但可同守。患難。不可同享。安樂。

譬諸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既破。謀臣卽亡。蠡思每每及此。是以棄名利于富貴之場。樂綸竿于江海之上。同僚誼重。敢不盡布。惟子明鑒乞早圖之。

文種讀罷曰。范蠡誠高世之士。吾不及也。卽日稱病不朝。越王謂郡下曰。孤初未滅東吳。文種范蠡盡心獻策。各效謀猷。殆至東征未還。范蠡棄寡人而遁。今者文種又稱疾不朝。二子何其輕名高節乎。計倪曰。文種二公。國難則出國。安則退。實有清風高節。乞明公旌獎。以勸後人。越王然之。次日將親往問文種之

病石將軍舉如與種有仇因而奏曰文種素有謀叛之意大王何不祥祭。今王石人其宅必召不測之危。越王叱曰昔孤在吳三年國中大柄皆居文種掌握此時不背寡人而叛今日焉有是意舉如又曰文種素得軍民之心彼若謀反一舉而得大王不信問病之日種如出迎聖駕則無此意如不出迎則其反意明矣大王何必疑爲妄言。越王默然即日便往問文種之病舉如忙使家人告文種之家人曰主人疑爾文比謀反今詐來問病誠欲擒文種歸朝也家人忙報文種文種大罵昏君果不能與之同享安樂也遂

今家人埋伏刀斧于門下先誅無道然後別立新君。頃刻報王駕至文種隱而不出。越王至其宅見種不出將有疑心計倪曰相國抱危篤之疾焉能出接大王可人不可狐疑夫君臣大義及至中堂又無人出納及觀兩廊似有埋伏之狀遂與數從臣趨出歸朝。即發兵滅文種之族計倪率群臣忙奏曰文種反形彰豈可輕滅功臣之族。越王不從計倪又曰種有大功勞未蒙重賞而得重罪恐後忠臣義士盡皆去。越王大王必欲滅文氏之族臣等願以家口保文種之族。越王默思良久令斬文種赦其家族。

批 悉滅長頸鳥喙功成選之矣

晉智伯求地謀反

計倪又曰古者刑不及大夫文種功蓋越國貴且當朝惡罪未彰而梟其首切爲大王仁明之累越王大怒叱退群臣令武士斬文種之首懸于朝外自是國中百姓議論紛紛文武累有辭官告老去者越王既誅文種次日上表辭官者甚衆而國人議論紛紛皆有哀矜之意越王恐生異變問太史計倪曰文種謀反孤所以殺之群臣百姓何故皆有不忿殺文種之意計倪曰大王東滅強吳威震天下者范蠡文種之

謀故也。范蠡深慮功不保終，所以不及封賞而遂逃。亡。今乃封爵，初下便聽讒譖而殺功臣，何能安集衆心而使其無憂慮乎？王曰：然則若何？計倪曰：必須追贈范文之功，將吳擄之金寶悉散于群臣，然後入周朝。王則內可安邦國，外可服諸侯，而越霸成矣。越王大喜，卽詔環會稽山下之地，周圍三百里，封爲范蠡之地，封其子孫世享厚祿，追封文種爲大相國，以侯禮收葬其屍，斬却皋如，盡散金寶于群臣。出榜以安百姓，百姓大喜。群臣悅服，又以吳王平日所侵鄰國之田，遣使奉還，又封吳之人民戶籍，山川地輿，令使

者送貢于周時周元王在位覽表大悅即遣使以真

地土賜趙命趙王為侯伯得專征伐齊魯宋鄭皆奉

幣而朝之時晉室衰微政在四卿之家哀公晉有六

卿先年趙氏魏氏韓氏荀氏四家為黨遂城荀寅范

言射四分其地聞周王賜趙王專征主盟意欲修先

朝霸業詔荀瑶荀林甫之後又號為智氏荀瑶即智

伯也趙無恤趙鞅之子即趙襄子時鞅已死韓虎韓

厥之後魏駒魏犇之後四卿商議當時智瑶威權獨

盛欲兼併三卿而吞晉室倡言不可伐趙三卿必謀

出兵爭霸不可失盟主之柄智瑶不許告哀公曰趙

命 執國

公踐破其之後。無有與之兵甲地土。又且天子賜其主盟。豈可與之爭霸。明公必欲與之爭霸。必先許臣以掌大政。募招壯兵。積草屯糧。先理國家。然後方可興兵伐越。袁公然之。卽詔智瑤。兼總國家大政。凡三卿以下大夫庶士。皆要服其調用。智瑤謝恩出朝。次日召集從弟荀開。荀寬。荀國。荀果。荀宵。荀瑤之親弟兄也。謀士絺疵。武士豫讓等議曰。吾欲兼併三卿。韓趙魏之三家也而吞晉室。恨無大柄。今晉侯令吾兼總國家大政。朝中文武盡在吾之掌握。欲行謀叛。汝等有何妙計。試爲我獻之。謀士絺疵進曰。欲謀晉室。

先除三家主公何不乘晉侯之命乞令三家各要割地百里。三宗皆為晉卿故有所封之食邑民戶二萬

充入公室以備應用。三家若肯割地還朝，則其勢弱易為圖謀。有不肯者，矯以晉侯之命率大軍先除滅之。此時荀氏獨振，而三卿削弱，晉侯之位翻掌可謀矣。荀瑤大悅，即令荀開、荀寬、荀宵往韓、趙、魏三家求地，却說荀開往韓氏。即韓虎、韓康子府中韓虎延入

聽堂，問其來故。荀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令，令三卿之家各割地土一百里，民戶一萬充入公室，以應伐虢。備用。請公先割，毋致違背。」韓虎知其意，但應曰：「大夫

請退明日吾當奉地界來見智伯

荀瑶也

荀開辭出

韓虎召集群下曰荀瑶欲挾晉侯以弱三卿故請割地爲名吾欲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智伯貪而無厭彼挾晉侯之命而削吾地吾若與其動兵是抗晉侯也不如姑且從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于趙魏趙魏不從必然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韓虎然之次日令絺疵進地界于荀瑶荀瑶大喜賞疵遣歸少頃荀寬與魏駒之臣任章亦奉地界以進荀瑶亦賞之遣歸荀宵回報言趙無恤不肯割地荀瑶大怒卽欲攻之絺疵曰不可必須矯稱晉侯之命

率韓魏之兵以攻之。則彼屈。伏俾無有不克。荀瑤然
之。卽日令荀開、豫讓各率甲士五千圍趙氏之宅。又
約韓、虎、魏駒起兵助戰。却說趙無恤。正與謀士張孟
談論智伯之事。忽聞門外鼓譟喧天。家人報智伯之
兵殺至。無恤慌忙上馬出敵。三家之兵蜂屯蟻聚。孟
談曰：寡不敵衆。主公速宜逃難。無恤曰：逃在何處？孟
談曰：晉先君趙鞅也。令尹鐸守晉陽。堅築城池。厚恤
百姓。先君以晉陽爲趙氏基本。令國家有難。必投晉
陽。今主公宜速往。奔不可更奔別邑。無恤卽率從臣
從徑路走入太原。卽晉陽也。智伯盡焚趙氏之宅。勒

二家之兵以追無恤畢竟如何

批 叙子縱核至為保濟手

智伯決水灌晉陽

無恤走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各各推鋒。置刃迎接無恤入城，皆願出敵。無恤見百姓親附，欲出城決戰。張孟談曰：「不可。彼衆我寡，一難敵三。臣觀晉陽城池高固，糧料可支十年。不如深溝高壘，堅守不出。無恤納其說，親自巡撫四門，激勵百姓，軍民互相保守。荀瑶引韓魏之兵，重圍晉陽，朝夕攻打。三卿存身謀議，百般效力，終不能攻開其城。韓虎之謀士段

規告虎曰。晉陽城破。其地一入于荀瑶。是知用力者。韓魏也得地者。荀氏也。我等徒疲財力。而與荀氏爭地。何不收兵西歸。任其自相攻戰。韓虎曰。子言是也。遂約魏軍班師。絺疵告荀瑶。先攻韓魏。然後攻晉陽。荀霄諫曰。趙氏未除。又攻韓魏。是逼禍也。不如約其共滅趙氏。三分其地。彼必貪得效力。待趙滅。又設他計。以圖二子。荀瑶善之。卽召韓虎。魏駒。至于中軍。告其滅趙。分地之故。韓魏大悅。皆願相助。荀瑶遂置酒于錦屏山。與韓魏議攻晉陽。酒至半酣。三子起望晉陽城。郭厚大池。壘深高。自相嘆曰。如此城池。堅若鐵。

世說新語卷之九

三

孤懸 瓮何日可破已而荀瑶笑曰。吾計得矣。韓魏問智伯何計可攻荀瑶以手指晉陽城下。晉水曰。吾之亡趙氏者。晉水也。二人皆曰。欲攻堅城。非水不可得也。卽令三寨之兵。決晉河之水。以灌晉陽。荀瑶曰。晉水雖可灌城。然天時尚未及也。先令三軍督造鉄枋闌板。建立晉水岸畔。待秋末冬初。霖雨大降。然後四方隄決。方可一灌而下。韓虎魏駒皆服其妙筭。號令士卒建造器物。以備攻城。不數月。秋霖果降。晉水汪洋。三寨之兵。各將鉄枋闌板。隄決城下之水。灌入晉陽。時城中雖被久困。百姓樂業。民不凍餒。且晉陽之城。尹

堅深
焉趙
氏基
本

如計

鐸經理深厚。水雖浸入城內。而城不動。過數日。水勢愈高。城不浸者。三板城中房屋盡皆浸溺。沉寘適生蛙。而百姓皆搆巢而居。懸釜而炊。亦無叛意。無恤召孟談曰。事急矣。百姓雖無叛意。吾亦不忍見其浸溺。如此先生何計。破得此兵。孟談曰。臣聞亡不能存。存不能安。則非丈夫之事。臣請今夜出城。說韓魏之君。反攻智伯。方免此厄。無恤曰。水高數丈。不沒城者。止三板。子雖生翼。亦不能飛出。晉陽。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但主公令諸將造船。隻利兵。豈專待以擒智伯可也。無恤許之。是夜孟談與五六從者。取樹

北平山目志傳

五

木結成筏。桴于橋下。乘桴浮至左岸。客謂韓虎曰。趙氏韓氏皆為晉室開國功臣。故其封土連境。邦為唇齒。荀氏貪暴而滅趙氏。趙亡則韓魏勢孤。明公能背荀瑤之約。與魏公反攻荀瑤。三分其地。豈不保長久之富貴乎。韓虎曰。吾知老賊之心。吞食二家。久矣。爭奈無人與我同謀。趙公既誠心期我。焉有不從。汝可告之。魏公使其同謀合策。以圖大事。孟談頓首謝出。投魏寨。亦將前事細說一遍。魏駒亦許。次日韓虎與魏駒共見荀瑤。言晉陽城將陷。西北二門頗近秦地。明日速移兵屯于北岸。以備逃亡。荀瑤然之。即令二

下
敬

寨各造船隻令韓虎守東門。魏駒守南門。自率大軍屯西。非二門。約次日用舟攻城。韓魏辭出。絺疵進曰：臣觀韓魏二子各有叛意。乞主公早圖韓魏而後攻城。荀瑶曰：何以知之？疵曰：三家約滅趙氏，其分其地。今趙氏亡在旦夕，而韓魏各無喜色，豈非心生異變之所致歟？荀瑶笑曰：先生之言過矣。吾約韓魏共攻趙氏而分其地，今晉陽目下將拔，豈可同用力而獨取其地平智果？荀瑶之從弟也又曰：臣觀韓魏數日以來頗有矜傲之意，必與趙氏同謀。吾兄不可不惧。絺疵先生之言是也。荀瑶又笑曰：吾弟疑人太過。水

汾晉陽城不沒者止差三板三家總有同謀從何而
通締疵又曰主公不攻韓魏亦不可移屯西北臣觀
西北井二方其地低下河水一退必有自溺之患主公
不可不察荀瑶叱曰西北界近秦地吾不親守無恤
必走入秦汝何進此妄言。搖惑吾之心志莫非爾為
趙氏謀乎締疵出而嘆曰智伯自誇已見而不用我
之謀不三日而為韓魏擄矣遂逃入深山不出智果
見締疵逃去亦從是夜奔出不知竟往何處。

批 智伯謀三卿三家并殺智多

豫讓漆身刺無恤。

殆至三更。荀氏寨內。軍卒驚起。喧呼及天明。水浸營壘已沒丈餘。荀瑤忙令諸將巡檢四方。開板却是韓虎魏駒之兵隄防河水。灌浸荀寨。荀瑤急令諸將登舟。須臾波濤洶湧。軍糧器械飄蕩無遺。韓魏之兵各乘輕舟殺出西北大寨。城中聞外。納喊震天。無恤令大開四門。各乘小舟殺出。三家之兵圍遶荀氏大寨。荀氏之兵雖有船隻亦無器械。盡被殺溺。其沒水者不計其數。荀瑤見事勢危迫。招集兄弟宗族欲奔入秦韓虎。僮住去路。斬荀宵。豫讓步戰韓虎。救出荀瑤。走不數里。趙浣趙藉藉無恤之子。浣無恤之孫。

追及夾攻一陣。生擒荀瑤。豫讓奔走入山。方得免難。
趙浣囚智伯來見無恤。無恤將荀氏宗族掃地盡。誅
與韓魏三分其地。先是晉都山西地方千里。為諸侯
之霸。至是晉哀公獨有絳州曲沃二邑。其餘皆入于
韓趙魏三家。時人謂之「三晉」。無恤數智伯之罪。斬首
號令。將其頭顱漆為澠便之器。豫讓匿于山中。聞知
。涕泣曰：「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吾受智伯厚
恩。今國亡族滅。而頭顱為人作澠便之器。吾心何忍。
乃更姓名。詐為囚徒。挾短劍潛入無恤廁中。無恤如
廁。豫讓近前欲刺之。無恤心驚。忙令左右搜之。乃知

仗義

苦心

伯亡臣豫讓也無恤問曰子入吾宮行此反意何也
 豫讓正色曰吾來行刺欲為智伯報仇左右使欲殺
 讓無恤止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為之報仇真
 義士也吾但謹避其鋒焉可殺之令放豫讓豫讓歸
 家終朝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宣惠不
 必勞心復仇豫讓拂衣而出思欲再入無恤之宮不
 得其由乃漆身為癩削鬚去眉詐為乞丐于市中其
 妻使人遍處躡尋欲勸其歸家忽遇于途其妻見讓
 曰此子聲音似吾之夫何其形貌損陋若是耶豫讓
 遂亦見之忙自吞炭詐以為啞再乞于市其妻雖見

此平則曰七傳

五七

遂不能辨讓之友人。認見留于家中。勸曰：子負雄才，何不能詐投趙氏，必然見用。此時欲行報仇之舉，唾手而得，何必漆身吞炭以毀己之身？躄平豫讓謝曰：吾既臣事趙氏，更欲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必欲報智伯仇，正將愧後世爲人臣子，而懷二心者也。子何教我行此二心之事？遂復乞于城南，忽見一簇人馬，冠蓋相擁，百姓奔走，言趙公出狩，已歸。讓大喜，曰：此吾復仇之日也。遂伏于板橋之下，將刺，無血，無血，無血。行至板橋，坐下之馬悲嘶，退後無血，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

救橋必然此處隱伏奸細主公請令搜之無恤忙令將士遍搜救橋前後左右五里果見諱讓伏于救橋石穴左右曳出解見無恤無恤怒曰子先事范中行其人死而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為范氏報仇今智伯已死子何為其報仇之深耶諱讓曰是何言也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草芥則臣待君如寇讎諱讓昔事范氏之時范公止以平常之恩待臣故臣止以平常之義事之及事荀氏之時智伯隆恩厚祿待臣如國士故當以國士報之也無恤嘆曰子為智伯名已成矣吾前赦子亦已足矣今日

批評列國志傳 卷之九

五

必難赦子令甲士圍遶豫讓自盡讓曰臣聞名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請者蒙君赦臣之死。晉國豪傑盡皆稱君之德今日臣不敢偷生。但請君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可乎。無恤義其言。即脫下錦袍傳與豫讓。讓拔劍在手怒視其袍。有如無恤之狀。三躍而斫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胡曾先生詠史詩云

豫讓耐恩歲已深 高名不朽到如今。

年年橋上行人過 誰有當時國士心

無恤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令收葬其屍而還軍士

提起所斫之袍皆有鮮血呈與無恤無恤見之慘然大驚卽日染病將死謂其子趙藉曰三卿滅荀氏地土寬饒百姓臣服宜乘此時約韓魏而滅晉祀奪其大位更若遲疑數載則時勢反覆鄰國兵變則趙氏之祀不保矣言罷而死趙藉再拜受命收葬父喪卽以父囑之言告知韓虎虎告魏駒曰篡晉之事宜付小兒輩所處吾儕合守晉氏臣節以免後世公論駒曰韓公之言是也於是二子遂令其子韓虔魏斯與趙藉謀議篡晉之事二人約在本年春花朝令節請晉君侯遊于綠野埋伏甲兵刺而殺之共奪晉位張子孟

批言及臣曰八作

談諫曰。晉乃周室至親之國。今欲奪其大位。必須交
通鄰國。以事爲名。方免諸侯征伐之患。趙藉曰。鄰國
各守其正。誰肯助臣逐君乎。孟談曰。今齊國田和世
掌齊邦之權。將有篡弒之心。三公欲行此事。必須交
通田和。約其共舉大事。縱使鄰國征伐。則連四家之
兵。相爲救護。如此可掩刀兵。可固根本。則天下諸侯
誰敢不服。三子大喜。遂修書遣任章往齊。見田和。通
謀篡弒。不知後來如何。恠身各出。國士之風
具起殺妻求將

却說田和世主齊國。威權厚。施惠于民。民皆親附。

和出入朝廷。齊康公每降階迎送。雖有管晏故族。不能制服。及得三晉韓趙魏之書。撫掌大悅。便欲回書。約議篡弒。從弟田居思諫曰。齊與魯近。聞吾奪姜氏齊君姓姜之國。必為興兵伐我。不如假奏齊侯言。昔日齊與魯戰于艾陵。損兵折將。皆因魯國助吳之故。今則吳滅魯孤。速可興兵報怨。于是回三晉之書。約其起兵先伐魯國。先伐其忌。然後歸而篡位。方免征伐之患。田和大喜。即回書約三晉。且起兵相助。次日即具伐魯之表。奏知齊康公。康公即令田和伐魯。魯下大夫管廷岳諫曰。田和專秉國政。素得民心。今生石更委

與兵

出兵征伐必然生變于外康公躊躇不決田和左下
仗劍右手扯住廷岳曰吾乃傾心爲國匹夫反謂吾
爲生變吾與匹夫共立朝廷試問舉朝文武以吾二
人孰爲生變群臣見田和威振廷岳各各面如菜色
手足無措但曰相國忠義人所共知田和又扯廷岳
出朝外問百姓誰爲忠誰爲佞百姓皆曰相國忠義
人所共知田和遂斬廷岳之首入朝號令曰敢有諫
勿伐覆者梟首滿朝君臣股慄失色康公但曰相國
請一日出兵寡人實無疑意和曰小臣家世相齊盡
心報國廷岳妄倡誹謗縱使明公無疑之心臣有何

魯文公
魯文公
魯文公

顏立于廊廟言罷悻悻而出康公降階目送田和掩
淚退入後宮次日田和即以從弟田會為先鋒田居
思為副將自率大兵五萬殺奔汶水下寨打戰書入
魯時魯穆公在位最敬賢士拜公儀休為相敬孔伋
為師孔伋孔子之孫字子思泄柳申詳為臣文雅雖
備而攻戰之具不足一聞齊人伐魯朝中大駭君臣
失計子思告曰重祿之下必有英雄明公何不降詔
令群臣能退齊者加官重爵必有豪傑之士應詔穆
公即降詔宣問未訖階下一人身長九尺貌壯聲雄
連聲臣敢引兵出敵衆人視之乃衛國人氏曾參弟

子姓吳名起官爲(魯)中軍大夫穆公卽拜吳起爲師
令孟孫能副之與兵二萬拒(齊)次日吳起升帳會集
將卒有不赴黥者一萬餘人吳起欲將卒盡皆誅之
示衆又恐生變乃具表申奏穆公穆公大怒令近臣
遍訪將士何爲不聽約束諸將訴曰吳起乃(齊)之女
婿今督大柄必然與(齊)相通故某等惧誅所以不願
立其帳下穆公聞諸將之說默然不語亦有疑吳起
之心吳起聞知恐穆公奪其將印卽斬妻之首級入
見穆公曰主公疑臣有通(齊)之意愿以姜氏(起之妻
乃齊侯宗族之女)之首獻穆公慘然不樂曰將軍赤

是可
忍也

心爲(魯)足矣何必割恩忍愛遂令起復舊職督兵迎戰而心亦疑起爲殘忍之人次日吳起升帳號令將卒無一違逆卽便鼓舞舞三軍殺至汶水下寨時田和兵威甚振聞(魯)兵至便督三軍出戰田會曰(魯)兵初至何出敵之速耶和笑曰(魯)兵遠勞我兵屯久兵法所謂以逸待勞正此勢也豈可緩攻田會大悅引兵鼓譟殺至(魯)寨時吳起之兵安營未畢見田會殺至各各驚慌無措吳起曰(齊)人欺我疲弱以逸攻勞吾固怯哉遂自披掛殺出孟孫能副之三將戰不數合吳起大喊一聲斬却田會(齊)兵披靡走回大寨吳起

大殺一陣盡奪器械而歸田和見初戰不利又損一
第堅守不出速遣使者追三晉救兵吳起親自巡按
營壘撫愛將卒得一美味輒令遍分群下士卒有被
刀箭所傷其背者起卽親爲吮瘡所以軍中鼓舞感
願爭先日夜攻打齊寨齊兵恐懼不出起謂孟孫能
曰田和連日不出必待救兵至我當分爲兩寨以備
相救不數日魏斯果引大兵殺至田和延入中軍告
曰吳起用兵有孫武之法變態萬狀我兵初戰損第
折將所以日望將軍救至今韓趙之兵不起而公獨
來何也斯曰吾等有大謀議恐三家俱出國中必然

生變所以韓趙守國我兵備來和曰煩速議出敵之
策斯曰明日分兵夾攻觀其強弱然後設計以破之
田和納其說次日與魏斯親自披掛各引本部挑戰
吳起見晉兵救齊齊令孟孫能敵齊兵自敵晉兵四馬
鬪不十合吳起詐敗魏斯追上五里吳起賣一破綻
將魏斯打落下馬部將樂稱殺出救回吳起正追之
間回見孟孫能被齊兵圍困陣內起卽捨却魏斯殺
入齊陣救出孟孫能在馳若突齊兵望風潰散魏斯
收軍歸寨嘔血不止諸將救治半晌方得痊起謂謀
士李克曰吳起驍勇出類何計可破李克對曰吳起

不特驍勇其用兵料敵雖孫武再生莫能過也斯日
然則若何克日臣請設一及間之計定教吳起反(魯)
來降斯日然次日李克製謠言一首將黃金百斤遣
人密散與(魯)國百姓令其傳誦不絕(魯)之愚民受其
金者果教童稚謠于城東門

恨吳起 忍殺妻 不為(魯) 反為(齊)

近臣奏謠言聞之平穆公曰吳起殺妻求將豈肯反
(魯)助(齊)乎公儀休曰吳起昔事曾參母歿而不奔喪
故曾參絕之今仕(魯)忍心殺妻求將豈不忍昔(魯)乎
臣聞(魯)兵初至汶水連敗(齊)師今延數月未聞捷表

助(齊)之事疑或有之公曰然則奈何儀休曰臣請請時
節往監吳起虛實待其謀反臣必制肘方免後患患移
公許之儀休卽持節至汶水吳起延入中軍休曰主
上以將軍久戰不決勝負故遣休來評議吳起驚曰
(齊)魏之兵連戰連敗正欲來日大戰以定齊魯興亡
主上何謂不決勝負卽令諸將披掛出敵儀休恐其
與(齊)交通連阻以爲不可自是吳起毋欲出兵儀休
卽持節制之吳起歎曰此必朝廷疑我故使我大功
不就耳李克聞儀休監制吳起乃乘夜潛入其寨說
起曰吾聞良禽擇木良臣擇主將軍抱負輔國赤心

爲魯而魯公反生疑異將軍能保全功乎今魏公容
賢納士將軍誠能棄魯歸魏則萬鍾之祿不日可致
又何必以高明達軍屈于昏暗之國哉起曰先生之
言極是吾何惑焉遂從是夜同李克奔歸魏寨魏斯
出帳迎接握手相權過於故友卽以大將之權付之
次日具起操練魏與將攻公孫儀孫儀嘆曰話不虛
傳匹夫果然成魯降魏言未訖寨外金鼓震天魏兵
攻寨儀休恐懼冷蓋孫能堅守營壘自走入寨見穆
公曰真起果然昔魯降魏余反來攻我寨穆公曰然
則若何休曰田和此來正爲艾陵之戰若奉金帛謝

傳
子
動

罪必然退兵魯公卽以金帛數車與儀休求和儀休
乘夜投見田和曰寡君以齊魯舊好之邦不敢務較
功利備至微禮乞尋舊盟和曰魯嘗助吳伐齊吾欲
踐平東魯以削舊恨大夫既來尋盟議定自今以後
魯不能更助他國以侵齊界吾始與盟否則不必議
矣儀休曰願從公命于是田和設宴請魏斯至塞同
議和好次日收拾班師

總批

事若弓二心執之不忠及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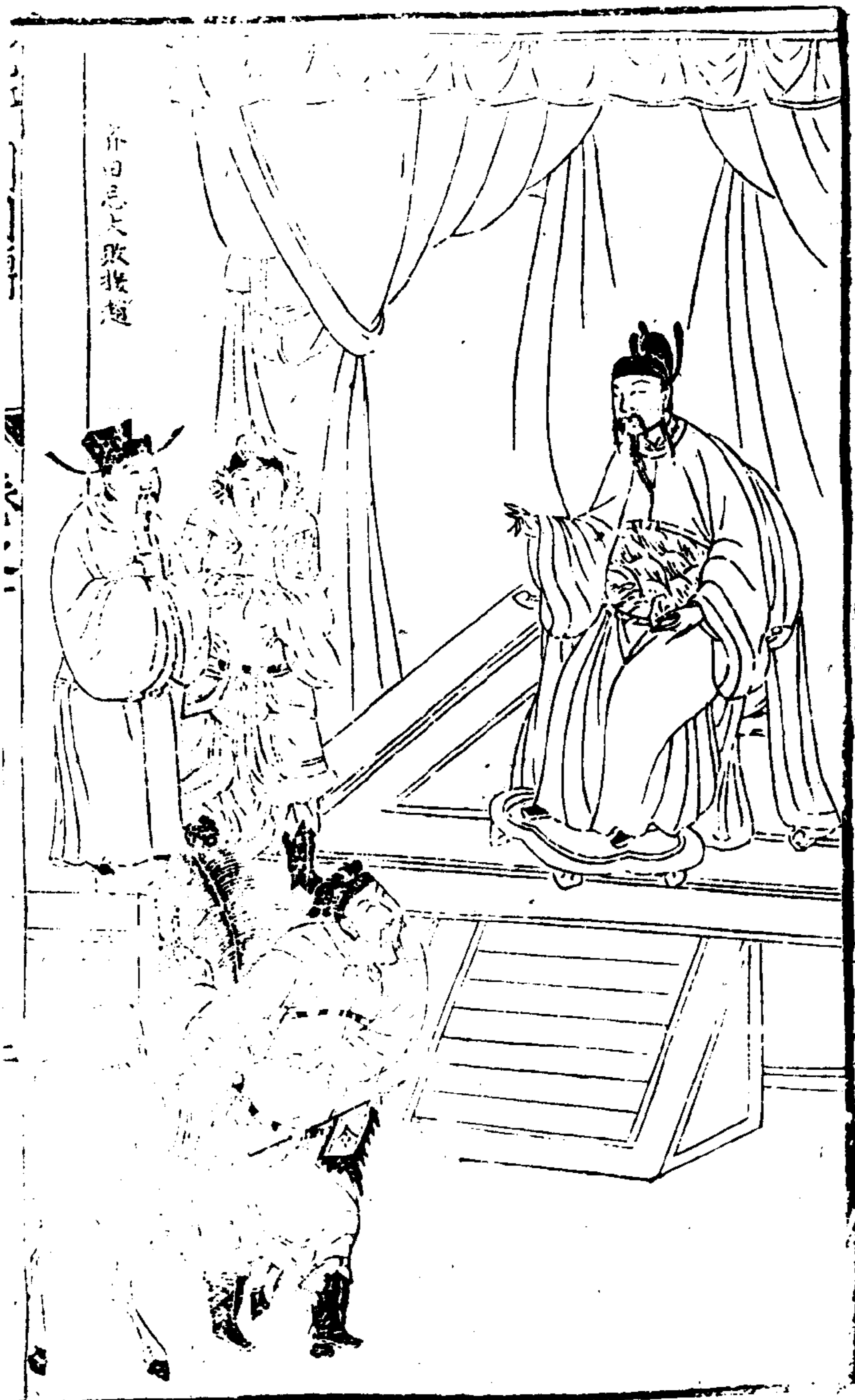
不奔喪起之不壽也
執力取而投禁執之必節也
殺妻以求將起之不義也
曰失起之全者足

陳眉公批評列國志傳卷之九終

趙魏奪中山







齊曰忘大敗獲趙

世說新語

卷之六











無益文獻策



商鞅于秦建功



新鑄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
起自周

按先儒史記列傳

雲間陳繼備校正

叙列國傳下卷曰九卷以上演左氏春秋傳記之
義其事則說五霸十卷以下因呂氏史記詳節之
規其事則說七雄七雄者秦齊燕趙魏韓楚是也
當是時列國猶存者如宋如魯如衛如鄭比比尚
多猶獨以七雄爲說者何也蓋是時兵甲地土七
國爲最攻戰併吞七國爲上其他小國盡聽七國
號令而已故以七國之事爲正小國有干於事者

則因而引之否則不能全舉其後小國滅亡或不
能引者則亦置而不取况當時尚有周王在上然
其政令無權事不相干故畧而不悉但是有事干
於七國當引之處則出某王而已余恐觀者或責
備於其中所以告明於首幸鑑

威烈王初封韓趙魏

話說魏斯征魯班師韓虔趙藉出迎歸府謀曰魯已
服齊篡晉之事可舉可就本月望日廢逐晉侯三分
其地各自稱侯號國翟璜進曰凡事必須先立其本
其本既立後難奪搖當今諸侯雖有不併亦未尚有

陪臣自敢顯然逐君爲侯者公等欲圖大事理合具表載寶上請周天子聖旨賜土封侯則名正言順上可朝賀天子下可同盟列國不然則篡弑之舉根本不立天子倘令諸侯連兵問罪誠以一晉之地能當列國之兵乎三卿笑曰先生之言雖是爭奈晉與周同宗之國安肯奪宗國而封異姓乎瑒曰昔者秦之先禮贏非子特因牧馬蕃息孝王尚且列土以封之况至平王駕臨闕西之地悉弃於秦况三卿爲晉之功臣焉有不說之義三卿善之卽具表章以重寶遣人周請旨瑒乘夜行至洛陽入見天子時周威烈

王在位覽罷表文叱璜曰三卿與田氏皆齊晉之臣
焉敢請旨自立爲侯璜對曰武王克商大封親族功
臣使其各主本地以貢方物今晉衰微齊國奄弱皆
不能統率生民以供王貢向使晉無三卿維持齊無
田氏羽翼則爲秦楚所併久矣又焉得至于今陛下
立列二國之士而賜四家爲侯使其匡扶周室以制
天下則非惟四家之幸是亦周室之幸也當時諸侯
強借天子無權威烈王被翟璜說動一遍卽受寶物
降詔遣使賜三卿田氏各升侯位國以原封爲號
如封趙則國號趙是也 會盟弔賀皆得交通于列國

翟璜謝恩歸國却說使者賞詔封田和為諸侯田和
謝恩已畢即以太子詔書率群臣登臺原公遷於海
濱復建田氏宗廟郊天祭地登大位代姜氏而為齊
侯後為田氏齊也 姜氏齊自太公呂尚受封之後田
和乃陳公子陳完奔齊田和即位是為齊太公大宴
群臣遣使告知列國又遣使入謝三晉當時王使封
趙藉為趙國侯都邯鄲 邯鄲即今北京廣平府 韓虔
為韓國侯都宜陽 宜陽即今河南南府 魏斯為魏國侯
都大梁 大梁即今開封府 三卿謝恩已畢即日廢晉
靖公為庶人三分其地 晉自唐叔虞受地二十九世

至是其國遂下變為韓趙魏三國也各登侯位立宗

廟祭天地遣使入謝天子及聘隣國時周威烈王二

十三年春正月也

東屏先生讀史至此亦有一絕以嘆周綱蕩然云

衰周上係一王尊

名器誰將假橫門

威烈自愚貪寶玩

蒼姬去事復何論

三國之君惟魏文侯

即魏斯

賢而愛士拜卜子夏

孔

子弟子卜商也

為師與田子方段干木為友以李克

翟璜為謀主以吳起樂羊西門豹為將當時三國封

侯列國皆來聘賀獨中山

在真定府

侯不至文侯謂

齊七

群臣曰寡人受天子列土封侯雖秦楚大國尚行聘
賀中山侯又何欺俺太甚獨不行禮入賀孤欲發兵
征討以示國威卿等誰敢引兵出征翟璜奏曰臣舉
一人智謀出類勇力超群右將軍樂羊是也文侯曰
樂羊智勇雖備爭奈其子在中山侯幕下爲將父子
相疑焉能成事樂羊出班奏曰圖王霸業各爲其主
焉有父子相疑之事乎主公若許臣出征愿立軍令
狀爲約不能掃盡中山使其其心服罪誓不同軍文
侯壯其言卽拜其爲元帥令西門豹爲先鋒大發精
兵五萬與伐中山樂羊奏曰中山在趙之東必先假

道於趙然後方可興師文侯修書遣李克往趙假道
李克受命逕投邯鄲見烈侯趙籍也呈上文書告明
事故趙侯令克暫退容與群臣商議克出趙侯謂群
下曰中山在吾境東今魏將伐之孤欲不許卿等評
議何如右大夫趙利日用兵攻中山者魏也安坐得
中山者趙也主公又何不許趙侯曰何謂也利曰中
山在吾界東魏雖攻而不能取必爲我趙所得許之
是也趙侯聽利之言許李克復命李克還告文侯文
侯大悅卽令樂羊出師大兵過邯鄲直抵中山五十
里下寨畢竟後事如何 批 互力攻韓

趙魏爭奪中山

中山侯聞知大驚卽令堅守城池部將邵如龍出曰
兵遠侵吾界豈可拒而不出臣愿得五千兵必擒
樂羊建功中山侯與兵五千如龍領兵直攻樂羊大
樂羊披掛迎敵數合不分勝敗西門豹拍馬夾攻
如龍力乏敗走魏兵大喊追至城下斬却如龍將中
山城重圍三匝朝夕攻打城中糧多百姓堅守不出
樂羊攻至一年不下魏之文武有如樂羊者告文侯
曰樂羊智勇雙全攻一中山延至二載而不克今不
遣召班師必然生變於外文侯不從但遣使督樂羊

火速攻城樂羊得詔即日仗劍親自勒馬立於矢石之下督令四門急攻城中木石將盡中山侯驚忙無措謀士荀耿曰樂舒樂羊之子在朝大王可綁舒於城下挾其父子之情樂羊不忍其子受誅必然退兵中山侯善其計卽召樂舒曰爾父若困中山爾可往城上說退父兵復官重賞倘若魏兵不退必先斬汝然後鼓兵出戰樂舒卽脫衣受綁與五六刀手押從城上大呌父親救命魏兵惟報於樂羊樂羊視之大罵不肖父子各爲其主汝旣不能致死尚敢向前來挾我乎架滿弓弦望樂舒左目射之樂舒呌屈下城

中山

見中山侯曰吾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臣請快
死大王自謀戰守中山侯曰此非卿罪焉可妄殺孤
卽具表出降免致生靈受苦荀耿曰樂羊亦人也豈
有不忍父子之情哉請斬樂舒煮爲肉羹進于樂羊
樂羊不食此羹必有忍愛之心其兵不日當退倘若
食此子羹其心殘忍必然不肯解圍然後出降未晚
中山侯令斬却樂舒煮成肉羹遣使者送至樂羊帳
下樂羊受之乃肉羹也大罵匹夫醜吾之子挾吾退
兵吾何不食乃盡食其羹斬却來使督令二軍攻城
中山侯聞知恐懼曰樂羊旣忍心食子豈有退兵之

意遂入後宮自縊而死群臣卽開城出降樂羊留兵
五千以守其地擄其寶物而還文侯親迎入朝勞曰
將軍爲國建功而喪子實孤之過也卽設宴以議伐
中山之功李克進曰中山在趙之界內今雖伐之而
不置主守久後必爲趙國侵奪徒費財力大王速置
中山主守然後方可議賞文侯曰然卽封太子名擊
爲中山公以田文魏斯贊爲相與兵五千卽日赴任
文侯謂群臣曰寡人初立魏國便得中山卿等以孤
爲何如群臣皆頓首曰仁智之君也忽左班一人揚
聲出曰大王得一中山不封與弟而封其子何謂仁

君衆視之乃下大夫任座也文侯大怒欲誅任座
座趨出翟璜曰大王誠仁智之主何怪任座而欲誅
之文侯曰任座誦寡人之短焉得為仁智璜曰臣聞
君仁則臣直向任座之直乃大王仁智所激也文侯
大悅即便降階親迎任座封為士大夫又謂李克曰
先生嘗為家貧息賢妻國亂思良相今寡人初立秦
楚強橫吾欲拜一大才者為良相先生何不為我荐
拔一人乎李克曰知臣莫如君君審其人平日交游
何如即可為相臣焉能荐拔文侯曰然則魏成可也
即拜魏成為相國樂羊為鎮魏大將軍吳起為西河

守西河即今山西分州是也西門豹為鄴郡守鄴郡

即今河南南臨潼縣其餘文武各進一級群臣謝出朝

却說太子與魏斯賚住中山赴任行至邯鄲忽然金

鼓震天一簇人馬儻住去路魏擊太子之名問曰汝

何人也敢阻吾道為首一員大將厲聲進曰吾乃趙

國大夫趙利也吾主以中山乃趙國疆界之地爾君

何得無故侵奪今日速退萬事俱休必往守中山定

教一命不存魏擊大怒拍馬盪取趙利趙利戰至五

合以上抽馬走入趙城魏擊勒馬連追謀士田文忙

諫曰吾兵深入趙地不可交戰速宜抽兵啟奏父王

有補

又作定奪魏擊不從令攻趙城趙侯更不出戰止堅
閉不出及延過數月使者賫遺詔言魏侯已死群臣
請太子歸嗣大位魏擊得遺詔放聲大哭田文曰不
宜號哭以引趙兵只宜掩旗息鼓密密從夜班師魏
擊然之留數十弱軍虛張旗幟詐鳴金鼓大兵遂從
是夜逃歸群臣出郊迎擊入朝卽位是爲武侯武侯
謂群臣曰國家初得中山而趙人占之孤欲興兵恢
復方可滿却先人之志卿等誰敢引兵前進翟璜曰
欲伐趙而取中山非吳起不可爲師武侯卽率大兵
十五萬直抵西河命吳起伐趙吳起得詔具樓船迎

步武

接於西河界口武侯登舟至中流四顧山擁水遶乃謂群下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王鍾進曰此魏國之雄霸王之業也吳起對曰霸王之業在德政之隆不在山河之險主公不修德政而徒恃山河之險則舟中之亦皆敵國也武侯起謝曰善哉大兵遂登岸入城議論伐趙田文曰趙乃三晉同封之國今爲數十里地而傷舊好必然見笑於隣國大兵屯于井陘臣請入趙說其利害必割中山歸魏但趙不從然後交鋒未晚武侯曰善卽令吳起將兵屯于井陘再遣田文入趙田文與數從者入趙趙侯問曰大夫

修睦
正好

遂臨敝邑有何教諭文曰寡君以趙魏為弟兄之國
不忍相傷中山不服敝邑征之兵疲糧盡今大王據
而不討入魏豈欲與弟兄結怨乎趙侯曰中山在吾
封疆之內魏侯無故侵伐我界焉謂我結怨于兄弟
耶田文曰當今諸侯東齊西秦北燕南楚地方數千
餘里尚且強橫吞併韓趙魏相共止有一晉之地而
中山近燕今日不征他日必為燕邦所併大王焉得
為魏犯趙界乎且秦楚是吾三家滅晉久有吞噬之
意公等合宜自相親睦繕甲利兵以制秦楚且不暇
又何自相攻擊而取亡乎趙侯慌忙降階長揖曰使

詳令
法品

無大夫明教則寡人幾至績怨于隣國也然則今日
備禦之計何者爲先大夫不吝金石之費是亦三國
之幸也田文曰依臣之見大王宜將中山還魏交聘
往來議立盟誓自今外國攻趙則韓魏相救攻魏則
趙韓相護如此則三邦連勢威服列國秦楚雖暴何
足惧哉趙侯大悅卽割中山疆界與文遣使叩謝魏侯
吳起乘魏死於楚

田文歸至井陘以地界獻與武侯又將趙侯愿相結
盟之事報知武侯大喜卽時遣使報聘大軍班師東
歸以田文之功爲第一拜爲上卿吳起自負雄才不

公案

得爲相乃請交曰吾有披堅執銳汗馬之勞而不得
居柑位予徒以口舌說復中山之地便居大位魏侯
何其不明之甚耶田文又以起此言告知魏侯魏侯
曰吳起何爲出此怨言田文曰吳起爲人殘忍刻薄
曾受業於曾參母歿而不奔喪故曾子拒而不納及
歸於魯殺妻求將魯人疑之故又背魯降魏今又怒
怨六王王不早圖必爲國患武侯然之謀待吳起人
朝擒而殺之吳起聞知卽從是夜單騎走入于楚困
文忙告武侯曰起若奔楚則必用兵攻魏速遣大將
追而斬之武侯令王鍾引輕騎追起王鍾追及江邊

則吳起已渡河矣抽兵復命武侯曰然則若何田文曰必遣使將吳起之過密告楚宗族使其自相猜忌吳起必死于楚武侯卽錄其過遣使入楚當時吳起走入荊州楚悼王聞其智勇急全親自迎接入朝問曰久聞將軍名譽今日幸得承教將軍請展謨謀與孤富國強兵豈亦孤之愿也吳起頓首曰臣乃亡國之將不足談其然承大王賜問不敢有違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正餘萬合宜世伯諸侯今乃服屈於晉又敗于吳非是兵甲不利米粟不多皆由公族食祿太重自相弄權所致也王如削奪宗族之權減其

前祿使其不得于預朝政則國內重而外威可拒矣
王曰然將與群臣商議奪宗族之權於是悼王之叔
沈懋春沈諸梁之子聞知召諸昆弟正欲上表訴不
可奪公族之祿會魏武侯遣人迺書至茂春視之乃
錄吳起之過簡遂入奏楚王曰臣聞國家有公族譬
猶樹有枝葉也枝葉不繁其樹必枯百足之虫至死
不休以其扶者衆也今大王聽吳起讒言而欲削奪
公族之祿何其愚也吳起衛人也受業於曾參之門
不奔父母之喪故曾子絕之及降魯國又殺妻以求
將故魯君去之今又背魏歸楚妻進讒言離我宗族

大王不可深信悼王大怒曰吳起有經邦大策魯魏不能任用故其獻與寡人將欲雄霸荆襄而強大南楚爾等不肯削祿必欲奪大謀而反耶茂春恐懼出朝吳起謂悼王曰事機不密其禍先洩今公族不肯削祿明日必然作亂大王火速發兵處置悼王然之正欲發兵忽然納賊連天近臣奏公孫茂春率宗族作亂大兵殺至朝聖門悼王急召吳起吳起奪武士儀仗力敵茂春殺歿數十小卒茂春之子米騮架弓射中吳起吳起倒翻殿前米騮近前斬之悼王走入後宮茂春追及刺於宮掖遂率群臣立悼王之子卽

大用
板

兵法
山
其

位是為肅王 後人有詩嘆吳起曰

術抱姜公經濟策 才追孫武俊臺名

只緣殘忍非忠孝 致使經營不保身

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殺妻求將豈人心 母沒如何喪不臨

詩咏關關忘返哺 哀哉此輩不如禽

武成王廟吳起讚曰

兵盡其法 士盡其力 西河建功

魏侯守國 無以恃險 弗如在德

致君一言 干戈乃息

史臣評曰

吳起爲人好色而貪然至用兵則臥不設席行不騎乘凡有其苦輒與士卒同分故得人之懽心而與孫武齊名然其喪母不哀殺妻求將皆由殘忍貪得而致遂至不能以保其身悲夫

肅王卽位謂群臣曰先王無大過咎而茂春妄行篡弒不斬何以彰罪遂收茂春米騶及部同作亂者七十餘人盡斬于市又錄其子孫各復原爵曰有罪者我不寬其刑無辜者焉可廢其爵於是滿朝文武及宗族百姓皆憚其威而感其德王又曰吾楚素號伯

國焉能束手以聽他人約束乎大夫屈華曰當今諸侯田氏新代姜氏而有齊國僭稱王號不可不伐王若復伯必先伐齊王曰善卽召屈華招兵蓄糧以備出征畢竟如何因以成並自條不務至

齊威王正國朝周

早有人報知齊威王田和之孫僭稱王自齊威王始威王初立國中軍民尚未安政事未治聞楚將起兵來伐問群臣誰敢治兵出守臣下無一敢對威王大怒左大夫鄒忌奏曰大王高爵重祿以養群臣一旦國家有急無一出班任事者皆由刑賞不施以致群

下朦朧貪位而已大王必先考察在朝文武得失賢者用之不肖者黜之又遣使臣遍訪外部官員臧否召其入朝有功則賞失職則罰所謂正朝廷以正百官既正大王何憂無人出敵乎威王大悅下詔令群臣各修本職期在三日之後考文演武以定賞罰又遣使者遍訪外部官員得失經數月間在朝文武各遵約束無一不能之士威王大悅卽宣各郡主守官員不拘大小皆要入朝考功獻績不數日東齊管下七十五城官員皆入營丘朝見已畢序班以俟考問威王卽令殿前列兩行校刀手扇五口大油鑪然後

遂一考較及考至卽墨卽今膠州其大夫
未尚賢曰自汝居守卽墨以來稱臣而前汝不能者
甚多然吾密遣使臣察汝之政則出野關民富
足官事清閑東方寧靖此汝敬守本職不以金帛賄
吾左右所以謗汝者多也遂將卽墨城中萬戶以封
尚賢以其平日謗尚賢者二人烹于油鍋又召阿邑
大夫卽今東阿縣毛軾曰自子居守阿邑以來群臣
有譽汝賢能者甚多吾密遣使者察汝之政則田野
不闢人民貧餒楚魏屢侵疆界汝不能取有職本職
此汝以金帛賄吾左右所以譽者多也卽令將毛軾

反平日所譽者皆烹之舉朝文武股慄失色曰主上

賢明吾等焉敢不敬執事於是威王罰數十不肖之

臣大設筵宴封鄒忌為太師段干綸為大司馬檀舒

守南城田盼守高唐即在東昌府黔夫守徐州即今

在南京張丑總督內政種首巡綽皇城即日發兵伐

楚大題淳于髡曰昔者齊桓公能霸諸侯者以其尊周故

也當今諸侯強驚不知朝周大王誠能率三晉韓趙

魏之君之君入朝天子則大義堂堂而桓公之業可

續矣威王大喜即遣使者約三晉之君會獵于郊使

者星夜投告三國時魏武侯已死其子名瑩初立

稱爲王。卽魏惠王。卽會趙成侯韓昭侯至郊時威王亦與數文武先至迎接相見聚爵而坐獻爵已畢。魏王謂齊王曰大王期會孤等莫非欲饋聞寶之會耶。齊王曰寡人此會公等欲入。周朝王非聞寶也然亦邦微地淺無足爲寶。魏王曰寡人敵國雖小然有光明寶珠十枚黑夜出行置珠於車前後數百步光輝如晝。齊乃千乘之國豈無寶乎。齊王曰寡人雖無大寶然有四件小寶與大王者不同。魏王曰何寶也。齊王曰孤有檀舒田盼黔夫種首四臣出鎮外邦。秦楚不敢加兵於齊。此寶可照千里豈特數百步而已。

哉(韓昭王起曰然則魏王所寶者明珠齊王所寶者賢臣所以二公之寶不同也魏王滿面羞慚心下含怨寔罷齊王欲率三晉朝周魏王被齊王面辱乃佯挂有疾不往齊王亦不強行自與韓趙二君入周不在話下且說魏王歸國謂群臣曰齊王辱孤太甚孤欲親征與其較一雌雄卿等有何良策試爲我獻之大夫公孫座奏曰齊有四賢臣兼以田勝田忌皆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伐必得善用兵者運籌決策方可興兵魏王降詔問國中有能荐一賢士者封其

戶忽皆下一人進曰大王欲掃強齊必待臣荐一

人可爲主帥衆視之乃陳留人氏下大吏徐甲也但不知所荐者畢竟是誰 大梁象孫三府

魏徵龐涓下雲夢

王曰卿所舉者何人也甲曰大梁城東龐參之子龐

涓者現在洛陽水簾洞鬼谷子處學業三年

水簾洞在河南汝州鬼谷子姓王汝州西南世居清

溪鬼谷記世傳晉平公時人嘗入雲夢山採華得道

不老匿谷因號鬼谷子當時名士如孫臏張儀蘇秦

皆受學焉 兵機武藝爲世第一大王誠能遣使請其

下山授以元帥之職則破強齊不啻如風掃浮雲矣

魏王從其說即令徐甲賁詔以聘龐涓徐甲領書徑

陳批列國志傳

十六

投雲夢不在話下且說龐涓在水簾洞學業時齊國孫武之孫名臆者亦同在焉臆寬厚忠信而龐涓暴戾不仁鬼谷傳得異人三卷天書讀之龍蹏雷鞭電喚兩呼風見孫臆忠直每欲授之又恐龐涓相爭故一日帶孫臆出遊行至廣成澤畔其澤亦在汝州鬼谷坐於白石之上顧謂孫臆曰二子伴遊學三年並未得聞其志今日清閑合各言出已志吾方可因人授業孫臆拱手向前曰吾愿明王在上政治隆昌使耳不聞金戈鐵馬之喧目不見烽火烟塵之亂而臆得爲太平草木溼濡雨露以樂天年此臆之志也鬼

谷佯曰爾乃懷安處士不足以處當今之世胤涓尖
聲出曰奉一人之命握百萬之權用戰必勝用攻必
取使天下諸侯雲從賓服此涓之志也胤谷佯曰
處戰國之時非龐生不足以成大事遂令道童擲布
砂石列成陣勢召龐涓曰此戰國諸侯并吞之勢他
日得志行權但依此圖征伐則列國可併為一矣龐
涓頓首曰弟子不知其術愿先生發蹤指示胤谷曰
天下地勢西北為雄東北次之他日仗劍下山先取
西北以為建本之基然後席卷東南則天下斂手而
服矣遂以兵書三卷授與龐涓龐涓拜謝引車歸涓

謂夕讀此兵書試演不倦孫子不諭其意反以鬼谷
不以兵書教已而以教龐涓也會徐甲到洞鬼谷延
入艸堂各叙禮畢問曰大夫何國上臣辱臨小洞有
何教諭徐甲曰下官乃魏國大夫徐甲久聞先生高
徒龐涓者從遊有年兵機出類今奉王詔聘召下山
議論國家政事鬼谷大喜忙召龐涓諭曰大丈夫幼
勤其學壯行其志今本國魏王有詔召子子宜抱策
下山匡扶社稷上不負所學下不愧所徵則丈夫之
志足矣龐涓辭以學業未成不可任用徐甲再三勸
諭龐涓卽辭鬼谷孫臏與徐甲下山入魏鬼谷卽以

二卷天書傳授孫子令其旦夕講讀以備諸侯聘召不在話下且說徐甲引龐涓至魏入見魏王魏王降堦迎接問曰寡人處戰國之世地狹民貧屢被齊國侵辱久仰先生名譽經國大猷幸為寡人壽之龐涓對曰臣雖不才然伐齊則如囊中取寶霸魏則似決水朝東何難之有魏王大悅即封涓為征東大元帥與兵二十萬謀議伐齊龐涓曰臣聞欲取左則交右此戰國牽制諸侯之道也今強秦在魏之西見吾大兵東伐必然乘虛而虜魏也不如卑辭厚幣遣使入秦魏好牽制其勿動兵候在伐齊之後鼓兵西攻則

秦亦可破矣。魏王曰善。遂問誰敢入使西。秦忽一人摩拳擦掌自外而入曰。臣愿往使。衆視之。乃大梁人氏。姓朱名亥。官封殿上都校尉。魏王曰。朱校尉使秦。無有不可。太子申曰。夫使命者。代宣王命。而結兩國之好。必得能言之士。方且不辱君命。臣觀朱亥。勇有餘。而辨不足。恐非奉使之士。臣舉一人。乃衛人。姓公孫名鞅。卽商鞅。能言善論。見爲上大夫。公孫座門下之客。秦王必以衛鞅同朱亥入秦。庶幾不失魏國威儀。魏王納其奏。卽以金帛數車。與衛鞅朱亥同使西。秦公孫座諫曰。衛鞅有大才。大王當舉用於朝。使其

同議國政必能裨補教化若遣鞅入(秦)必然不返焉
(秦)謀(魏)恐為後患(魏)王笑曰衛鞅不過口辨之士而已
公叔以其堪處大在不亦悖乎遂不從座之諫復
詔速行二子謝恩出朝即日西入函關當時秦孝公
名樂秦穆公十六代後承先朝遺業地廣軍盛威振
四方然中國諸侯如楚燕趙魏韓齊以秦僻在西土
俗近夷風常常不與會盟孝公問群下曰昔我穆公
修文演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狄拓地千里
天子頒賜金鼓海內諸侯咸內人貢夫何至今中國
諸侯以夷狄待(秦)不通盟會吾欲遍伐列國以強(秦)

升卿等誰有奇策獻與寡人謀之右庶長官名其龍
 左司空杜摯奏曰秦地雖廣僻在西方海內英雄豪
 傑皆在燕韓趙魏主公欲振霸業而服諸侯必須出
 榜遍招天下遊士但能出奇計以強秦者列上封官
 則天下豪傑皆西歸秦於是賢才衆聚必能強國孝
 公大喜即出榜於邊關以招賢士畢竟如何

批 秦之伯也 豈哉

公孫鞅徒本信

衛鞅素有大志每欲將經國奇謀獻與魏士魏士鄙
 而不用及是出使與朱亥行至函關見秦之招賢榜

色中物

便有仕秦之意及至咸陽入見孝公獻上金帛孝公
 問曰魏王所遺寡人金帛何也衛鞅曰寡君以秦魏
 連疆久失音問故遣小臣貢至微禮聊備起居之敬
 而已孝公受其禮物令賜衛鞅朱亥宴於殿上朱亥
 為人形容壯大其飲食猶似豺虎一舉筋食肉無遺
 孝公望見壯其量大乃戲之曰使臣尚能再飲乎朱
 亥對曰大丈夫死尚不怕何惧酒肉乎孝公再賞豚
 肩十酒朱亥頃刻啖之衛鞅與秦之文武獻酌接論
 對答如流孝公自思得此二士必能定國次日二人
 入朝謝恩孝公問曰孤聞雲輔龍行風從虎生吾秦

乃霸大之國二公皆經綸之器倘不以魏為念委質於秦輔寡人以展其志孤必封官列土使享一富貴高大門閭豈不勝為魏之下寮乎衛鞅久有降秦之意聞孝公之語但俯伏不對朱亥乃厲聲曰臣聞父教子孝君教臣忠未聞有君令臣叛者也明公欲臣降秦有死而已孝公欲嚇其降服故不斬首令囚朱亥于虎園武士卽押亥入園園中有二虎見亥入園爭欲嚼之亥卽怒髮冲冠揚眉睜目大喊一聲如雷震地其虎咆哮數聲遂巡遠伏亥在園中立一晝夜二虎不敢近視孝公聞知次日取出令其降秦朱亥

倒有
氣節

降秦

任用
一執
決害
萬民

不屈孝公喝令斬之。大夫景監曰：圖王爭霸，各爲其主。主公豈可因人賢使而寒來聘之路？且臣觀衛鞅有管仲之才，主公誠能尊禮任用，一衛鞅足可定霸。何必務求朱亥？孝公俛思良久，令取金帛厚待朱亥。亥遣歸，卽拜衛鞅爲左庶長。問曰：寡人已曾揭榜文於朝外，卿旣見矣，有何奇策以強大秦國者？試爲我獻之。衛鞅曰：臣欲獻帝王之道與君，君心不行，當今海內鼎沸，群雄角立，非霸道不足強國。然非富國強兵之法，則霸道又不行矣。孝公曰：何爲國可富而兵可強？鞅曰：臣聞國無定法，皆由賞罰不行，今分百姓

且其
恣睢

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一家有罪，九家俱要首發。其首發者重賞，其隱匿者腰斬。百姓既不相犯，使其男務耕，女務蚕桑。多收粟帛者，則收入官府，免其差役。其懶惰不勤者，並收其妻子爲官奴婢。凡有征戰，不論軍民，能斬一敵人，卽賞官一級。有退一步，卽夷三族。及百姓凡有私下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處斬。朝自公卿以下，一人有罪，坐其妻子。此法旣行，民知務本，力農又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官府充足，民無懶惰。其富國強兵之大畧也。孝公將其條陳之法，細詳一編，曰：卿法固善，但恐百姓溺於故習，不樂奉行耳。鞅

曰。是何言也。夫民不可與謀始。而可與樂成。今法一立。有功者。雖仇怨。必賞。有罪者。雖強橫。必罰。如此行。過三年。(秦)邦不强。兵甲不盛。則鞅請其罪。孝公嘉納其策。令鞅編定法律施行。於邦內。衛鞅還編數十餘條。呈上孝公。公令在次月朔旦施行。鞅曰。信者治國之器。今邦內百姓。世守常法。一聞新法。必有不肯奉行之者。宜先立三丈之木。於城南門。令民有能移徙於北門。則賞金百兩。於是民知信而奉法耳。孝公輒令立木於西門。出令定賞。百姓不知其故。皆不敢動手徙木。過三日。又出令。能徙此木於北門者。賞金五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十二

百兩。百姓又不動。有一賢民者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日忽行此令，必有計議。決不失信於民。即令子孫徙木於北門。孝公即令有司賞以五百精金。百姓咸皆驚異。至朔旦頒新法。百姓行至數月，皆有不便，欲相訴於朝。又恐見誅，其老者曰：主上惑衛鞅以變法度，必不肯許。不如訴於太子。孝公之子名驪，令太子轉奏朝廷。有何不可？衆皆然之。訴於太子，太子亦惡衛鞅變亂常典，激動良民，遂令百姓循行舊典，不必拘守新律。經數月，民有罪者，十家不首衛鞅，大怒，欲斬十家之民。其民皆曰：太子令吾守舊而已，誰敢斬

監國
何權

惟

吾鞅告孝公曰。法之不行。自上者撻之。今太子私結下民。擅禁新法。刑當處斬。但太子不可加刑。請治其師。傳孝公大怒。喝令黔其師。傳公子虔。太子之傳斬其師公孫賈。黔墨刑也。公孫賈太子之師也。其訴法之百姓三千餘人。盡流於海濱。畿內百姓各皆依法而行。不敢異議。衛鞅又告哀公廢井田。方一里之田為一井。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共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之租。以奉上。而自耕私田。而會其力。此三代之良法也。開阡陌。田間道路。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謂井田道路多。而田畝狹。開阡陌。則

道路少而田畝廣矣。

更爲稅賦法。

井田則借民力助

耕公田而不復稅其民之私田。至秦廢之而但稅其

私田每畝稞數幾多也。

孝公皆准其言。行至期年國

中富強路無盜賊民不安生不在話下。

批 執之以後亦害自身而已

齊田忌大敗投趙

且說朱亥歸魏俱告魏王拘留之事。魏王大怒曰。吾

不先伐強秦。亂砍衛鞅。誓不回軍。龐涓諫曰。能屈一

時之辱。必申長久之策。齊有內患。不先齊而先秦。非

長久之計也。魏王然之。令涓調兵伐齊。龐涓點集諸

軍以朱亥為先鋒。大發精兵十五萬，直奔桂陵。地在

曹州

打戰書入齊。齊威王問群下：誰敢引兵守桂陵？

公子田勝、田忌出班愿往。太師鄒忌素與田忌不和。

因告齊王曰：臣聞魏用龐涓為帥，妙算出神。田忌非其對手，請召田盼、檀舒出兵督守，可也。田忌讓鄒忌

太師，以忌非涓之對手耶？何壯敵國而小忌也！此行

遇敵，若不能生擒龐涓，盡掃魏師，愿以頭顱贖罪。齊

王壯其志，遂與精兵五萬，令守桂陵。鄒忌又曰：大王

必欲以田忌守桂陵，須令公孫開音干為其主謀，節

制其兵，方不致敗。齊王遂命公孫開與田忌同至桂

陵二十里相對下寨田忌問用何計出戰開令哨
馬探魏兵勢強弱哨馬回報魏兵老弱不滿十萬開
曰魏兵勢弱如此何必設計將軍可速戰數陣便能
建功次日田忌披掛出陣大呼龐涓野夫何不出馬
打話魏朱亥挺鎗殺出田忌問來者何人亥曰吾乃
獨使西秦威伏兩虎魏將軍朱亥也田忌大罵無名
匹夫非吾之對敵可令龐涓出馬朱亥大怒輪鎗直
取田忌戰不數合朱亥詐作力乏作馬北走田忌勒
馬追上餘里桂陵左右鼓角齊鳴兩彪軍分道而出
從馬後殺來田忌回視左徐甲右巴寧縱橫桀驁劍

死

戟如林田忌困於垓心不能得出田勝忙欲殺出相
救公孫開受鄒忌之囑恐田忌成功故阻田勝曰宜
守大寨不可輕出田勝恐失田忌不聽閉言拍馬殺
入重圍時忌身帶重傷猶自奮起精神力敵三將及
得田勝生力之兵馬跡相繼殺開血路巴截戟去
路田勝奮力戰至二十餘合魏兵不退田忌拍馬共
攻朱亥挺戈望田忌一刺忌即拋盔弃甲仰翻馬下
徐甲用刀便砍田勝左衝右突魏將方且不敢近前
忽然東南角上一彪人馬直殺至垓心為首一員大
將打起趙將旗號原是齊公子田嬰詐扮趙兵來救

陳批列國志傳 卷一〇

廿五

也。魏將聞趙兵救齊，列開以待，斫殺田忌。田勝乘勢殺出，徐甲追上，田嬰儻住一陣。魏兵方止，朱亥收田忌盔甲歸，見龐涓，龐涓令軍士挑向齊寨，大罵索戰。田忌田嬰再欲整兵出敵，公孫開曰：公等非龐涓之敵，明矣。不如乘夜班師。又作區處，田勝亦勸回軍。田忌不從，曰：吾曾立誓，不能捉龐涓，愿斬頭謝罪。今損兵折將，豈可黑夜逃歸？田勝曰：龐涓兵機奇妙，吾等非其勍敵，姑且班師，再整軍馬，以決雌雄。田嬰守桂陵，自入趙城，求救龐涓。見齊軍堅閉不出，疑其有詐，乃令朝夕攻寨。公孫開謂田嬰曰：田忌在齊，號爲名

將一戰便挫於魏。拋盔弃甲而爲勇者笑。公等必欲守孤城而抗銳兵。何其愚也。田嬰曰。吾知齊魏不敵久矣。然田忌往。趙求救。吾豈可弃城而逃哉。言未畢。魏兵寨外索戰。田嬰出馬。魏將分道殺至。田嬰望見。舉出救護。戰不數合。龐涓自引大軍從寨後殺出。齊兵望風而散。田勝正欲抽兵回救。大寨魏將朱亥打入大寨。四面八方盡是魏將。田嬰弟兄肩膊相挨。拚命從東南走出。朱亥徐甲一齊趕上。忽哨馬報田忌求救。趙救兵殺至。龐涓急令諸將勿追。齊兵乘此勝勢。大戰。趙兵諸將得令。一齊殺回。遇田忌領趙兵于桂

凌之南更不札寨一鼓便戰(趙)將馬如龍便當先迎敵朱亥大喊一聲斬却如龍(趙)兵望風奔潰龐涓曰兵貴神速諸將乘夜直至邯鄲田忌引敗兵走入(趙)城再乞起兵(趙)成侯不允曰(魏)兵甚銳吾(趙)不足當抵乃遣使賫金帛與龐涓愿求退兵龐涓曰令攻城忽(趙)使至涓卽召入問曰吾(魏)與(趙)素無仇怨今日何得助(齊)攻我使者曰寡君一時不察悞起助(齊)之兵今日損兵折將不敢妄訴聊奉勞軍之禮萬乞解圍班師龐涓曰吾不攻(趙)只令送出田忌方且班師使者歸告(趙)侯(趙)侯問群臣可否太子成侯之子名

言曰春秋之世雖亂然無重辱公孫之禮今田忌乃
齊王之弟豈可耳作魏囚臣請見魏帥以解此圍趙
侯許之太子出城至魏寨龐涓延入中軍序禮而坐
太子告曰吾聞王者不絕世霸者不絕功齊桓公威
征強楚召陵一盟隨即班師後世以為美談今將軍
一掌魏權便屈齊兵名震當時誰不敬仰若釋田忌
而旋師使天下愈稱公義豈不美哉涓曰不除田忌
終為魏國之患太子曰田忌一戰便挂於魏益甲見
被將軍所奪更有何能以成大事龐涓然之取酒款
待太子相辭而別龐涓即拔大兵移屯桂陵却說田

勝引敗兵回見齊王齊王齊王便欲親征鄒忌諫曰龐涓
用兵如神故臣前諫田忌非其對手今果敗兵悞國
大王不可親出以陷聖駕不如暫割桂陵一城遣使
求和候在養蓄銳兵又圖報怨齊王不從群臣皆曰
太師之言極是大王請割地遣使暫安社稷齊王不
得已詔田駢至桂陵求和田駢領旨直投魏寨呈上
地界請求退兵龐涓辭魏王之命不敢擅許田駢曰
管仲齊桓之霸臣存刑立衛後世頌德豈不聞兵法
云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將軍不絕齊祀受地而
歸則列國懼威懷德誰敢不朝于魏龐涓被曰

動一遍卽受地界留巴寧以守桂陵卽日班師
王敖破碑薦孫子。

深意

却說趙太子歸國趙侯卽將送田忌田忌曰臣
與鄒忌不和故使公孫閑俟臣此敗無顏更入於齊
大王不棄卑微臣愿執鞭引駕以圖報魏之仇太子
奏曰鄒忌竊弄齊權公子田忌也實難歸國大王可
處重任與其併力破魏侯其得勝建功然後送其返
國可也趙侯卽拜田忌爲上大夫令其自具書致不
在話下却說龐涓得勝歸魏魏王親率群臣出城勞
接龐涓呈上田忌盔甲併桂陵地界魏王大喜曰魏

有龐涓將軍。如山有猛虎。列國雖雄。烽火煙塵。必不敢近吾境。遂封涓爲鎮魏飛虎大將軍。兼總內外諸軍事。令在都城建造府堂。賜其帶劍。出入龐涓謝恩。歸府。朱亥徐甲一班武將。叅賀已畢。徐甲進曰。將軍受魏王隆遇。威馳天下。諸侯聞名。俱各敬服。當在府前設一大碑。刻頌大言。使列國使者至。吾魏邦見此。威權方能懾服。心志龐涓大悅。曰。徐甲之言。極稱吾意。遂書二十八字。令木工大刻於碑。曰。

魏國城中一大石。

威名獨鎮列邦雄。

忽朝牙爪乘風動。

天下權輿在掌中。

將牌鎮立府前。令軍吏守把。百凡將相過其牌前。各皆下馬。城中百姓鬼伏神驚。時魏有賢士。名尉繚者。亦鬼谷之高弟子也。能理陰陽。善達兵法。只是隱而不仕。與弟子隱於夷山。今在開封府城中。聞知龐涓立大言牌於都城。遂問群弟子曰。龐涓之術。未及孫子。今乃不避先進。妄自尊大。傷若無人。他日孫子下山。用於鄰國。魏邦必危。吾欲破其大言。舉進孫子。汝等誰愿一往。右班一人。布袍艸履。動地談天。越席愿往。衆視之。乃衛人王敖。字溥若也。尉繚子許之。王敖卽辭下山。袖藏細斧。扮爲遊士。直至龐涓府前。將大

言連讀數遍卽出細斧將牌劈破高叫龐涓無名堅
子焉敢妄自尊稱而欺海內無英豪耶軍吏卽欲細
縛王敖王敖怒目視曰誰敢動手乃端莊容色直入
府堂左右以敖之事告龐涓涓大怒曰爾何人氏敢
破牌以毀吾言喝令梟首敖曰且勿動手吾聞盛名
之下難以久居故智者不誇能以速禍勇者則晦武
以收功今足下初出大梁僥倖一敗齊兵輒欲揚威
耀武恐喝諸侯吾知列國能賢隱匿岩谷者一聞足
下大言必然爭投秦楚以圖足下足下敢欺天下無
全材乎吾乃尉繚先生之弟子王敖也吾師學於鬼

恐喝

谷有同宗之義誠恐足下盛名挂于望外故進此言足下必欲見責於教教何敢驟言罷脫衣受戮龐涓慌忙處席迎上廳堂遂待以賓客之禮曰不聞先生明教則涓幾至自捐也敢問當今濟能之士隱匿岩谷者幾人教曰英才遍天下豈能逐一舉哉且足下與孫子同業三年自以兵機默較長短他人可知也涓曰先生以孫子之術爲何如教曰當今第一流人物也龐涓鼓掌大笑曰適聞先生明教有若春雷灌耳今以孫子爲當時第一則先生之言豈不謬哉教曰何謂也涓曰吾與孫子同三年之業其賢愚智

批言列國志傳 卷之十一
慮吾已素知孫子爲人怯懦遲鈍。昔日言志於廣成澤畔。鬼谷譏其不足以處當今之世。故以兵書授我。而不授牘。今先生甚羨孫子。不亦謬乎。敖曰：足下之料過矣。自從足下入魏以來。鬼谷以三卷天書授于孫子。孫子得之。牽雲喚雨。策電鞭雷。若使行兵演武。則草木成陣。砌石皆兵。豈吾俗機常法所能對敵。龐涓大驚曰：孫子之術。一高于此。何得覩其用實。涓之幸也。敖曰：足下宜將孫子之能。荐於魏朝。使王聘其下山同僚治政。如此則魏有泰山之安。公無毫末之損。而天下諸侯必然相率。貢于大梁矣。龐涓大喜。欲

不解
懷安
處士

留王敖于府。敖辭入山甚急。淵卽相送而別。自思欲
荐孫子入魏。恐奪己權。不荐則又恐用於鄰國。不如
先奏魏王。聘其下山。脫其法術。然後絕之。次日具表
入朝。魏王覽之。罷。卽遣使賫禮入雲夢。以聘孫子。畢竟
如何。批 志 寫 孫 子 遠 居 遠 道 人

孫臏下山服遠達

却說孫子在水簾洞內。朝夕侍於鬼卒。講求法術。一
日。越席而問曰。胎息之事。神仙之術。既聞命矣。敢問
兵機戰畧。其道何如。鬼谷曰。夫儒者用世。未嘗不知
兵畧。然用兵之道。上達天氣。下達陣勢而已。夫天子

之氣內黃而外赤。征將之氣外赤而內白。反此則成
凶兆矣。而陣勢之說不外遁甲變化而已。孫子曰。國
之興衰亦預知乎。鬼谷曰。亦觀星象而已。周伯者國
之瑞。星國堡者天之災。星國將興。周伯黃光國將亾。
天堡流墜。孫子再拜受命。旦夕觀演。歲月既久。學術
精通。鬼谷每勸其遍請諸侯。孫子辭不下山。及聞魏
使賫禮物至。飄然便有就聘之志。鬼谷曰。子何忘林
麓之趣而入利名之場乎。孫子曰。先生每令曠請諸
侯。今魏王以禮相聘。先生又何說此。鬼谷曰。龐涓爲
人暴戾。如能。今其建功於魏。吾恐二子必難並立矣。

廣曰彼雖暴戾。如能吾必以忠信待之。河至失義。鬼
谷曰吾觀天文。子之星象甚晦。吾試爲子演其度數。
觀其吉凶何如。孫子謝曰諾。安置使者。是夜縛一草
人。置孫子年庚於艸人腹內。燃動四十九盞明燈。鬼
谷行法已訖。卽以清水噴其草人。揮劍一斬。艸人仰
臥于地。斷去十足趾。鬼谷視之曰。此無大患。但防刑
足之災。卽以錦囊秘藏一計授孫子。曰。謹授此物。若
靡甯有妬忌之心。事至危急。則宜折此以通應變。倘
若功成之後。則宜拂袖歸山。孫子再拜受命。與使者
下山。同數十從者。徘徊行至黑陽山下。忽然一彪草

寇塞其去路。當先兩員賊將。自稱九仙山左寨主袁達。右寨主孤陳是也。爾等何人。且留買路之資。孫子欠身告曰。吾乃鬼谷弟子。孫臏也。受魏王聘。召下山。囊中並無金帛。且容車馬一過。何如。袁達曰。魏王既聘。必有金帛為禮。何不擲下而去。否。吾劍無情。斬爾猶剛。但掩却鬼谷之高名。孫子大怒。口雖柔。舜推阻。口中默演法術。以手麾退。從者伴馬走入林中。袁達獨孤陳。雙馬追入深林。不見孫子。頃刻天昏日暗。遍林樹木盡成將卒。金鼓振天。二將困於陣中。不知所向。孫子高叫。袁達。孤陳。知吾術乎。二將迷而不

元但乞赦死吾輩再不敢阻行軒孫子曰吾之路費已盡爾等能資盤費車馬之勞則赦爾死二將對曰諾孫子卽收雲徹霧頃刻天清日朗艸木如故二將出林跪獻黃金駿馬愿送行軒孫子受其金馬辭其勿送相別而去行至碧楊橋時天色已晚漸投草店安歇孫子謂使者曰強人無信義吾料袁達此二將今夜必然復來爾等宜將橋邊大石擺作八堆按作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門遁甲之陣准備捉此二賊從者依其號令擺列石堆各仗短劍伏於橋左及至三更袁達二將果然追至聞碧楊橋口喊殺連天似

有兵馬迎敵之勢。不敢近前。令小卒以火照之。則並無人馬。止有大石八堆而已。袁達驚曰：此又孫子困吾之陣矣。獨孤陳曰：吾兄何自畏怯。豈有石陣能困吾乎。遂拍馬殺過。袁達從之。及入石堆。果然四面八方殺聲復振。二將左衝右突。不能得出。孫子又高叫曰：二賊背義失信。今則難赦爾罪。喝令從者斬之。袁達二人迷在石陣。但望空哀告。孫子本要心服二將。復令小卒從生門入。引其從。開門而出。袁達等叩頭謝曰：自今不敢冒犯先生。孫子取酒與其獻。驚令其母得再居山寨。別作生涯。唯唯而退。次日車馬行至。

所讀
者兵
者

請浪城外駟中安歇。從者喜曰：「今夜可得安樂矣。」孫
孫子曰：「爾等不知。此賊今夜必來。何得無憂？」從者然
則若何？孫子即安置。眾人歇息。自于駟堂塔下。密將
絆馬索。縱橫布列。自別孤燈。讀書于廳堂。將半夜。二
賊果然接踵而至。雙騎密訪。孫子所在。只見駟門大
開。四壁無人。惟見孫子孤燈讀書。二賊喜而相謂曰：
「匹夫此夜必死吾劍矣。」遂揚聲大喊。殺入廳堂。踏入
條索圈中。二將俱被細倒。手足不能起伏。孫子大罵
背義賊徒。堂堂六尺之軀。不思立功垂名。顧乃甘心
落艸。陷害良善。自仗劍下塔。欲磅二賊之首。二賊哀

告曰先生三擒我等而不揮劍我等中心悅而誠服。從今不上山寨愿從執鞭引轡孫子曰汝等既釋前非肯從吾遊他日建功立業爲大國名將豈不勝于無名強寇哉遂釋二人之縛二將再拜愿從孫子取赤旗二面密計二帖令其各散旗帖隱于魏之荆山候在來年期會入齊二將各領旗帖出駟拆貼讀之乃令插赤旗于荆山候在明年春末夏初南風乍起卽許殺至大梁城外接應車馬二人自相懽喜卽到九仙山寨上散卒隱于荆山而去却說次日從者起見孫子曰先生昨夜果捉二賊乎孫子曰此賊果至。

仙風
遊記
北

然被吾恐嚇而去料今不來矣從者曰先生真是神機妙筭誠可敬仰矣車馬遠望大梁而進

龐涓謀刑孫子

孫子入魏惠王聞臆至卽率群臣延入朝廷而勞之曰久仰尊名無由得遇今者辱屈高軒奇才妙畧愿聞明教孫子對曰臣乃齊之牧夫未達滄輿然受業師指教讀先祖遺書頗諳天文地理畧知虎豹龍蛇今承大王威德龐涓智術加以國富兵強群臣效順王如東阨強齊北制韓趙有如拉朽摧枯何難之有魏王大喜顧謂群臣曰寡人初得龐涓如得左臂及

聞孫先生之教。又如左右皆全。何憂魏國不霸。卽封臆爲中軍大夫兼參軍務機謀。建造府堂與龐涓相對。使其一人。日夕講求兵法。以圖興霸。孫子謝恩歸宅。日夕與龐涓會宴往來。但不露一圭。後龐涓自思王敖之言。未及見孫子手段。一日請臆宴於春花臺。因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于龐涓數節。則不知其所出。乃起謝曰。吾兄止別一年。高談濶論。固非愚弟所能及也。自是龐涓遂生害臆之念。而孫子亦行保身之術。兵機智畧。亦不輕泄。會天大旱。都城赤地千里。艸木焦黃。百姓哀苦。龐涓告魏王曰。孫

叅謀善能呼風喚雨。大王何不詔臆行雨以趣下民。魏王然之。卽詔孫子祈雨。孫子承旨。壯士築壇於城西北。布四十九號青旗。設明燈香燭。齋戒沐浴。跣足入朝。請魏王親自行香。王卽令整駕臨壇。群臣諫曰。萬乘之尊。豈可屈從術道。王笑曰。是何言也。昔者成湯以六事自責。剪爪禱於桑林。苟有利於社稷。生民者。吾何惜却。一行遂與文武至壇。行香已畢。孫子蓬頭散髮。手仗寶劍。登壇作法。海東雲生。西北風起。東南大雨淋漓。遍滿魏都。縱橫千里之外。水深一丈。百姓鼓舞大悅。魏王在壇下。率群臣謝雨。回朝次日。

王宣孫子入朝。加封爲鎮魏大國師。兼參軍務事。龐涓自思孫子果有呼風喚雨手段。官職又奪已權。乃與徐甲謀逐孫子。徐甲曰。孫子既有驅雷鞭電手段。將軍宜善事。以傳其術。然後方可逐之。不然孫子一投鄰國。則魏國危矣。朱亥進曰。將軍與孫國師有同學之義。既荐入朝。極爲盛美。焉可脫其術而陷其人哉。龐涓大怒。令斬朱亥。徐甲諫曰。將軍無故斬朱亥。則此謀洩矣。龐涓沉思半晌。矯稱朱亥故違軍律。決杖四十。黜爲庶人。朱亥罷職歸家。涓乃問計於徐甲。甲恐軍中耳目漏洩。乃具一計。進于龐涓。涓一閱

傾軋
之計

大喜。卽日請孫子會宴。孫子至。龐涓起而賀曰：「吾兄一展妙術，便救遍國生民，誠爲可賀。」孫子謙謝不已。飲至半酣，涓曰：「吾兄自登雲夢三年，今又入魏，一載豈無故鄉之思乎？」孫子掩淚曰：「每欲歸齊，省親祭祖，爭奈羈于外國，不能如意。正此躊躇如之奈何。」涓曰：「何不^上表辭歸？」孫子然之。相辭而別。次日，孫子未進辭表，而徐甲先奏魏王曰：「孫子，齊人也。其兵機智累，雖然高大，臣察其心，必有爲齊之意。若不早禁，他日^魏歸齊，悔之無及耳。」魏王曰：「孫子焉有是事？」言未訖，孫子果然上表辭歸。王曰：「卿入魏，寡人喜而不寐。」

三千
客在
不

能善于其後也。齊王因奏秦楚之毀遂廢孟嘗君為庶人。諸客皆去。而馮驩獨謂孟嘗君曰：大丈夫于世，但患無能，不患無用。驩今還秦國，而薦君于秦王。秦王必使人來迎君，而齊王有不復重乎君哉？馮驩遂西還於秦國。而說秦王曰：今天下之遊士，馮軾結軻而西入秦者，無有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軻結軻而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是秦與齊相為雌雄之國也。勢不兩雄，而惟雄者能得天下。秦王遂跪于馮驩之前，曰：請教何如，乃可以為雄而不為雌？馮驩曰：王亦曾知齊王之廢孟嘗君否乎？秦王曰：聞之矣。馮驩曰：

惠

但許龐涓默察其慮實備孫子果有是意。即便斬首
回報。惠王大驚曰。孫子賢人也。入魏未久。反形未彰。
便欲殺之。寡人豈不得妄殺賢士之名乎。徐甲曰。孫
子一弃魏歸齊。便爲齊而伐魏。今王怒而不殺。豈不
爲齊國惜寶耶。惠王沉思良久。卽令龐涓默察孫子
行移。量度監禁。龐涓領旨歸家。竊遣徐公明張一桂
部五百壯士。陰埋東門城外。或齊有迎孫子動靜。卽
許斬首建功。又遣心腹之士五十人。遍巡皇城內外。
不在話下。却說孫子見魏王不准辭表。怏怏不樂。請
涓會宴。以陶情話。涓至謂孫子曰。吾兄何爲怏怏不

樂孫子曰。歸心似箭。而魏王不准吾表。所以不樂耳。涓曰。何不暫寄。問省之書。俟魏王意悟。復辭一表。有何不可。孫子曰。謹奉教。卽修書遣僕歸齊。龐涓相辭歸宅。卽召徐甲往東門。截捉孫子之僕。詐寫通齊之書。換其省問之書。入奏魏王。魏王覽罷。大罵匹夫。果有通齊。伐魏之意。卽詔龐涓斬孫子。回報龐涓。恚入孫子之宅。佯聲大哭曰。吾兄赤心爲國。不知魏王信讒。搜兄家書。言兄通齊。作反。令涓處斬。回報想交誼情深。何忍殺兄。孫子曰。主上旣以臆爲作反。當趨朝訴明本心。涓止曰。主上怒威正熾。兄如入朝。則不能

象有
斷以
焚去
身

保全首領吾當代兄。訢奏其枉。吾兄不必憂慮。涓即
入朝奏魏王曰。孫子雖然謀反。其事未成。念臣與膺
同學三年。有交誼之契。乞赦其罪。但廢其官職。則其
雙足與臣全却。朋友之義。魏王許之。龐涓頓謝。以王
命告膺。孫子痛哭受刑。涓亦佯悲啼。有不忍之狀。膺
曰。君必則足。何報豈可拘私恩。而廢公法哉。龐涓即
刖膺之足趾。並其官誥印綬。封奏回報。孫子被刖。倒
於地下。從者慌忙救治。不知性命如何。

批 臨息屯術竟不得隔了

孫子被刖作風魔

當時孫子被刑。且處龐涓之宅。自思鬼谷之言有驗。取出所遺錦囊。拆而讀曰。龐涓嫉忌。必不能容事。至危迫。速宜作狂免禍。孫子卽時倒翻地下。作嘔吐之狀。不省人間之事。龐涓回奏魏王。歸欲挾孫子傳其天書。及至宅。見孫子散髮橫臥于庭。口吐鮮血。不省人事。詢諸左右。左右曰。自刑雙足。卽中此疾。龐涓急取湯藥救涓。龐涓卽作爲不飲。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勝。或朝出而不返。或夜卧於市巷。龐涓恐其伴狂。令左右試以酒食。密遺之。時孫子宿猪大圈中。左右詐曰。吾哀先生被刑。故進此食。孫子知是龐涓遣來。

此徐
甲意
也

怒目睜眸將酒食拋于地下。乃取糞土。以覆其頭。後
仆於地。口吐津液。狂言妄語。左右歸告。龐涓謂其此
真中狂疾。焉能再成大事。遂令左右勿禁。從其出入。
一日孫子遊於城西。僻道拍手閉吟曰。

孤高百尺一株松
枝柯茂盛乘吳楚
綠葉枝枝迎彩鳳
若逢天地光明照
有一樵夫無耳目
靠崖軟倒棟樑材。

蔽雲遮日觸蒼空
根芝盤桓燕趙宮
青柯曲曲臥奔龍
散漫清香七國中
手中握定無情斧
枝葉不堪蓋茅屋

既好哭時又好笑。

淺潭三尺錦鱗魚。

人不採時我不採。

若把困魚救出來。

又詩曰。

浩氣漫漫滿胸臆。

世人再莫登雲夢。

日日朝朝街上叫。

誰人肯把絲綸釣。

到處只嫌天地窄。

敢與蛟龍爭大海。

皇天何事困男兒。

雲夢學成反自迷。

時朱亥被廢為庶人見孫子談笑自若乃踵其後聽其吟咏知其非狂以手撫其背曰先生得非真狂乎孫子伴而不答亥又曰先生無隱吾乃都校尉朱亥

節俠

也因諫龐涓勿害先生故被黜為庶人先生果中其
 陷矣孫子見四顧無人忙揖亥曰救婦念膽在困阨
 之中幸垂救拔亥曰途中耳目所聚之處可到吾宅
 以議他圖孫子即隨亥歸家日議謀歸計不在話下
 却說徐甲告龐涓曰吾觀孫子行移非真中狂將軍
 不行防備倘使一旦歸齊終為吾患涓曰吾已遣徐
 公明張一桂先防城東出入孫子雖有鴛雲之足焉
 能脫得吾之牢籠徐甲曰將軍遠見誠非俗料能及
 少頃緝探軍報朱亥隱蔽孫臏于家龐涓大怒即率
 三千鉄甲圍遶朱亥之宅喊捉孫子孫子告朱亥曰

校尉勿得驚恐速出迎接。吾自有躲身之策。朱亥出迎。龐涓龐涓叱曰。匹夫恨吾免爾之官。欲與孫子謀反耶。朱亥正色對曰。將軍且息虎威。請搜吾宅。如有孫子。亥卽其罰罪。龐涓卽令將士遍搜。時孫子卽演神術。牽一朶黑雲。將身蓋立于廊下。魏兵遍搜不見。龐涓曰。孫子善能演晦。令將朱亥之蒼頭仔細盡行檢點。並無隱伏。卽便抽回。但令四門堅守。朱亥送龐涓上馬。回至宅。則孫子復在堂上。朱亥訪問其故。孫子曰。此鬼谷神術。非龐涓所能逢也。朱亥敬服曰。先生齊人也。何不歸齊國。投策于王。擄龐涓以復。則足

之恨。孫子曰：吾慮每及于此，但龐涓守禦甚嚴，難以
通透。亥日何不修書歸獻齊？王令其設計迎接先生
歸國。孫子曰：書可修，何人可遞？亥日吾令家僕附帶
則龐涓不知禁備。孫子然之，遂作家書，令亥僕投齊。
自復隱，亥宅上亥日吾聞龐涓頗達星象，倘觀先生
之宿未沒，又來搜索，此時能保無危乎？孫子曰：吾有
飛涓之策，是夜在亥後園布壇作法，口含清水，望木
星一噴，輝望西北，一招黑雲隨起，掩却本星。是時魏
國饑荒，貧民餓死於道者無數。孫子復取餓夫之屍
，削去雙足，以已衣冠加于身上，令左右密夜丟其屍

於龐涓府外。以疑其心。却說龐涓自搜孫子以來。常夜仰觀天象。見其星宿不沒鬱鬱於懷。忽一夜又望其宿。則泯然不見。次日謂徐甲曰。吾料孫子必中惡死矣。徐甲曰。何以知之。涓以星沒之事告甲。甲曰。孫子善能牽雲布雨。豈無掩星手段。龐涓復自遲疑。忽有小軍報孫子死于府側。龐涓令徐甲驗之。果孫子也。涓卽喜曰。天滅孫子。吾復何憂。令左右收葬其屍。自是不復更疑孫子矣。却說宋亥之僕帶書投齊。見孫子之父孫操。操得書放聲大哭。次日入朝奏齊王。王問於群下。太師鄒忌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鄰。

國大不可也。王速發兵迎轉孫子以報桂陵之恨。孫
操曰：「庸涓欲陷孫子，若發兵迎接，必不得回，不如遣
一有智能之士詐稱進貢香茗，設計密載而歸，可保
萬全。」齊王大悅，即令上賓淳于髡進茶於魏。畢竟後
來如何。
茶車竊孫子歸齊

淳于髡領香茗三十六車，直至大梁，入朝進上
貢表。魏王大喜，即宴淳于髡於偏殿。酒至數巡，王問
曰：「昔日桂陵之戰，齊國喪師折將，田忌不敢東歸，齊
王亦怨寡人乎？」髡對曰：「大王威德著於天下，自桂陵

一戰列國賓伏寡君焉敢蓄怨如蓄怨則無此頁矣
魏王大笑曰先生之言雖是然齊有孫子者學業雲
夢寡人往歲曾聘下山委以國事不意其與齊通謀
故寡人疑齊有報怨之舉髮頓首曰臣國並無此意
大王何出此言魏王曰此已往之事孫子亦死但因
來貢之由而問也髡辭謝出於客館是夜思設一計
次日意欲謀見孫子而竊歸不在話下却說朱亥之
僕得回書歸告孫子孫子諒已災星未滿不可輕動
始及春末夏初南風乍作乃告朱亥曰吾料救兵目
下將至卽當出城密察虛實朱亥囑其珍重行跡不

齊
不

可。露洩根芽。孫子謹受。相辭而出。扮為遊客。密訪緝
民言。有齊使淳于髡進茶至魏。現在公館。孫子即扮
作奴隸入見于髡。髡見其語話異眾。乃屏開左右。密
問子。非孫大夫孫操時為齊大夫之令郎乎。孫子默
然。髡頭髻曰。先生何能至此。孫子具情實告。髡曰。吾
此來實奉齊王詔迎先生。吾觀魏城防禦甚嚴。先生
何計能出。孫子曰。吾聞大使進茶。會有幾車乎。髡曰。
茶車三十六輛。孫子曰。三十六輛茶車。何憂吾不能
出。遂藏於茶車。出城。次日髡入朝。謝魏王欲使歸齊。
魏王詔雁涓檢點茶車。親送齊使出城。孫子聞知。即

披甲執旗立於第一輛車傍。扮為守勒之卒。龐涓設
祖道餞於城之東門。淳于髡迎而戲曰。髡非奸細。何
必檢點回車。涓笑曰。此非防公為奸細。但魏有常典。
不拘往來車馬。皆要盤詰回報。於是涓被髡一言所
挾。卽畧而不檢。衆車遂擁出城。髡與龐涓盡懽懽而別。
行不數里。城外百姓有認得孫子者。奔告龐涓。龐涓
不信。頃刻哨馬又報孫子乘茶車出城。龐涓大驚。卽
點鉄甲兵出城追趕。却說袁達獨孤陳奉孫子之令。
隱在荆山插赤旗於山上。終日遊望。專候南風一動。
然後下山接應。忽然一夜風生。習習袁達次早視之。

旗飄轉南。似與獨孤陳。率兵殺至大梁城。將近九十里。前有一起軍馬。殺至袁達手輪大斧。三馬相迎。喝問來者何人也。當先二將曰。我等魏將徐公明。張一桂也。奉龐將軍之令。防禦孫子。逃竄近聞孫子已出城。故來追訪。爾等何來。曾見孫子否。耶。袁達大怒。拍馬便戰。四將各持四般兵器。混戰三十餘合。未分勝負。淳于髡催督茶車來至。張一桂抽馬來截。袁達搶入公明懷心。劈落其首。張一桂正欲來搜孫子。獨孤陳背後便刺橫鎗落馬。淳于髡不知其故。驚惶流失色。潛入後車。袁達見茶車。打齊旗號。忙問來者有孫子

幾寫
一桂
投去

先生否耶。孫子揭帷視之。乃表達獨孤二將也。連忙
遙謂表達速來救護。二將望見下馬拜伏于道曰。違
令救遲達之罪也。孫子甚加慰勞。顧謂淳于髡曰。此
二將乃吾下山相從之人。先年遣守荆山。以候相接
救吾難。今日故來接應。淳于髡曰。先生誠非人間俗
士。見識超神。雖未來禍福料定。有如符節。孫子遜謝
又謂表達曰。吾料龐涓必然部兵追至。汝可斷後。以
截其路。表達卽欠身上馬曰。不斬龐涓誓不爲大丈
夫。孫子止曰。吾觀龐涓之宿。尚未當盡。不宜斬首。汝
有何武藝。只宜顯一手段。以服魏兵可也。表達唯唯。

醒

強將
手

從後行至三峯山下。後面金鼓振天。一彪人馬洶湧。殺至袁達。回視其旗。果是龐涓之號也。抖搜精神。勒馬迎敵。龐涓追至。見達圓睛嚼齒。豹額虎鬚。輪兩斧。鉞橫立。三峯山下。渾似殺神把守。天關亦不敢近。但問前者何人。敢阻吾道。袁達高聲對曰。吾乃孫先生部將。袁達是也。久奉先生之令。隱伏荆山。專候接應。今日果然。遇爾匹夫。龐涓大罵強賊。斬吾二將。不擒果待何日。挺鎗殺進。袁達輪斧迎敵。戰至十合。袁達賣一破綻。龐涓搶入懷心。欲斬袁達。袁達以斧柄打落涓之金盔。斬其馬足。龐涓倒翻地下。袁達唱曰。本

批詞及原書卷一
 欲梟首吾誓不斬落馬之將。汝可正盈換馬再決雌
 雄。龐涓慌忙上馬獨孤陳殺進。徐甲奮力救起龐涓。
 望魏而逃。表達乘勢大殺一陣。奪其器械。保却茶車。
 而歸。將近齊城。一起壯士向前。眾驚視之。乃大夫孫
 操之孫子。忙跳下車。父子相持慟哭。各訴舊情。淳于
 髡曰。大夫焉知至此。操曰。先生久使於魏。吾恐小兒
 被難。故率家人前來保護。今賴先生維持。得全其命。
 佩德不負。髡曰。此大夫之福。非髡之力也。遂令士卒
 擺成隊伍。奏凱入城。

龐涓巫魅陷孫子。

還是
 水簾
 洞
 象否

齊威王聞知。率群臣出接入朝。曰。寡人目不識珍。使賢臣。窘辱於外。皆孤之罪。孫子頓首。遜謝。齊王又問曰。寡人不度德力。驅兵與魏戰於桂陵。損兵折將。田忌奔趙。不返。孤實悔恥無及。惠先生一言指教。以削前仇。是孤之幸也。孫子對曰。龐涓暴戾。矜功。魏樂惠王之名。貪得無厭。大主欲洗國耻。則結連。楚趙。迎歸田忌。養兵練將。待魏有所隙。乘虛東出。則大梁破。竹而下矣。齊王大悅。即拜孫子為上大夫。孫子為中軍謀主。表達獨裁。陳為左右校尉。重賞厚待。於是使往迎田忌。不在話下。却說龐涓引敗兵歸魏。便奏惠

王言孫子歸齊終成魏禍。愿許臣發兵攻齊。生擒孫子。以免後患。魏王不從。曰。齊始割城求和。又欲征之。是失信於鄰國也。不如息兵講武。待其有隙。然後發兵。庶幾吾有名義。龐涓歸府。怏怏不樂。徐甲進曰。吾聞將軍曾傳鬼谷陰魅之術。何不行之。以絕禍根。龐涓然之。卽在後園布一迷魂局。縛一草人。斬去兩趾。按于局中。又書孫子年庚。置于艸人腹內。燃七盞明燈于脚下。侵晨龐涓行符祝聖。射中草人。一箭滅却一盞燈光。過七日。又射一箭。復滅二盞燈光。徐甲在旁起而請曰。此名何術。涓曰。此巫蠱滅蠶之術。甲曰。

期過
四元
大只
上兩
足

此法
靈驗

然則行之。亦有名義。否。謂曰。草人者。像敵人之身也。七燈者。按敵人之星也。人憑七孔而生。災因七星而滅。每至七日。射一箭。傷其七孔。七日滅一燈者。埋其七星也。始至七七四十九日。敵人吉星晦滅。七孔殘傷。縱不至死。亦爲癱瘓之徒。徐甲頓首曰。將軍有此奇術。何憂孫子。一面行演巫術。一面差人往齊打探孫子之生死。却說孫子自承封職以來。立朝未滿一旬。輒沾疾不起。父母諸將。舉家驚惶。孫子強起而安衆心。及至七日。忽左耳殘傷。聾而失聽。百計救治。俱皆無效。又七日。右耳復聾。孫子曰。吾已被龐涓所魅。

矣。父母曰：然則若何？臆曰：昔者鬼谷曾以此術授我。我厭其爲巫蠱之事，辭而未傳。然其書已藏於笥中。待檢其書，觀用何術可破。於是令僕檢得其書，而閱之。孫子大驚，曰：危矣哉！更延數旬，則吾爲泉下塵。遂召袁達分付，在讀書軒下布一破巫局。縛一艸人，置年庚于腹內，燃七盞明燈于腳下，親自演呪作法。安却草人左耳，增一盞燈，過七日，又安艸人右耳，復增一燈，將滿四十九日，孫子病愈如故。全家喜曰：若不早察，險被此賊所誑。齊王遣使問病，冠蓋相望。孫子雖然疾瘳，閉戶不出。父母叩問其故，孫子曰：龐涓旣

揚敵
如神

洋死
者其

行巫蠱以陷我必遣緝探者來訪吾之生死吾若一
 出探者必報龐涓則龐涓必生他毒以害父母曰然
 則若何孫子曰先其表以誤齊王之心然後舉家發
 哀詐稱吾死以絕此賊後圖父母然之即具安表以
 奏齊王舉家號哭城內謠謔孫子病死龐涓緝探在
 齊者聞知忙歸報涓涓聞孫子果死龐涓大喜曰孫子
 既死七國人物復居吾之軀殼吾復何憂遂遣緝探
 之士默訪列國動靜欲舉征伐時齊威王遣鄒衍往
 趙迎田忌歸趙肅侯欲留田忌大夫成午曰當今魏
 用龐涓恐喝齊楚韓趙韓趙累年致貢甚為不忿今

合謀
改魏

孫子歸齊正是伐魏之時。合宜送還公子與其備用。若。是。齊。能。滅。魏。是。韓。趙。之。幸。也。肅。侯。大。悅。卽。遣。壯。士。護。送。田。忌。歸。齊。復。遣。成。午。往。韓。結。好。期。約。同。時。伐。魏。田。忌。與。鄒。衍。謝。恩。出。趙。不。在。話。下。且。說。成。午。至。韓。時。韓。昭。侯。之。左。相。申。不。害。者。鄒。人。也。善。談。黃。老。老。聃。之。術。昭。侯。悅。之。故。厚。寵。以。爲。相。不。害。每。請。封。父。兄。之。官。昭。侯。不。許。曰。吾。有。敝。袴。一。件。尚。且。藏。于。篋。笥。以。待。賞。却。有。功。之。士。爾。之。父。兄。並。無。寸。功。點。業。何。可。妄。封。官。職。不。害。曰。官。職。重。器。不。償。無。功。之。士。猶。可。也。敝。袴。輕。物。也。亦。不。以。賜。左。若。何。其。不。仁。之。甚。也。昭。侯。曰。吾。聞。

以待
有功

明主愛一嘖一笑不妄憂喜今衿雖敵豈特嘖笑而已哉不害頓首謝曰真明主也會成午至韓趙昭侯召問其故成午曰寡君以韓趙魏為三晉之國。用龐涓而恐喝韓趙進貢甚為失義近聞齊王欲伐強魏故遣小臣會兵助敵以釋前恨昭侯勃然曰吾忿貢魏久矣爭奈兵微將寡難可輕舉齊趙有意攻魏孤何不從成午拜謝歸趙昭侯遂絕本年之貢以韓敏為主帥開幕府招兵準備會齊攻魏魏之緝探者歸報龐涓龐涓次日即具表奏魏王曰臣聞憂在內者緩圖憂在外者急攻今訪得韓趙連兵欲助齊

艾魏不可緩圖。魏王曰：韓趙致貢於我，今又加兵，何以示信于諸侯？涓曰：臣聞先發者能制人，後發者受人制。目今韓趙連兵，田忌歸齊，此謀魏之機也。豈可待其大兵壓境，然後興師？魏王曰：二國連兵，卿將出討，以何者為先？涓曰：兵法云：欲得強先攻弱。韓之兵勢不及齊，趙况其今歲未貢，不如乘此為名，先伐弱韓，則齊趙必救我。即分道衝擊，則一舉而三國可破矣。惠王與兵十五萬，復詔太子名申監軍，同議伐韓，不知勝負如何。

白謂涓以弄雜知攻策
孫臏救韓虜魏申

兵驕者敗

龐涓領旨出朝。次日升帳，召集諸將，即申號令。以巴寧龐葱涓弟之為先鋒，徐甲龐英涓之子為左右翼。鄭安平為總都，即日大兵出三山屯虎頭山。韓侯聞知，大懼，申不害曰：「急調韓敏率兵出守青龍山。」一面差使求救于齊趙。韓侯然之，即令張車為先鋒，韓敏為元帥，大發精兵五萬屯于青龍山。龐涓聞知，即調先鋒挑戰。龐葱以本部兵直打韓寨，張車出敵，殺至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兩下收軍，韓敏在高埠處望見魏兵威勢甚銳，號令將卒，每十卒共結一木柵，從青龍山下三里札一小寨，五里札一大寨，俱調弓弩手。

排列
整齊

守之。止許堅拒。不許出敵。候待齊趙救至。然後撤寨。交鋒。衆軍依令而行。沿路樹大小寨柵三十餘所。魏兵不能進前。龐蔥令步軍束乾柴馬軍帶火箭。晝則鳴金。吶喊。詐若攻寨之勢。疲其軍力。廢其箭矢。殆至三更。然後密以火攻。將卒奉令而行。果然一夜攻下五寨。韓兵恐懼。張車選弓弩手五百人。列于兩山夾住前寨。戒令毋得妄動。魏兵復以前術攻之。被韓兵箭傷死者。不計其數。相持數旬。不得前進。却說使者往齊求救。齊威王問於群臣。孫子上表請救。威王曰。日問鄒忌。田穉欲發兵救韓。以田忌爲將。可乎。鄒忌

不激
不發

曰田忌敗兵於桂陵。拋盔棄甲。魏人鄙之。若以其為
將救韓。何異驅羊入豺群乎。齊王默然不語。孫子力
請。拜田忌為將。齊王以鄒忌之言。告知孫子曰。是不
知用兵之術也。龐涓乃田忌仇人也。使其為將。激其
勇怒。此正用將之道。奚為不可。齊王猶豫不決。公孫
闞密告鄒忌曰。太師必欲陷田忌。何不同保其為將。
救韓伐魏。勝則太師之功。敗則田忌之罪。鄒忌次日
亦保田忌為將。齊王即封田忌為中軍參謀。詔與孫
子督兵救韓。孫子承旨。次日升帳。田忌問孫子曰。先
生救韓兵。從何出。孫子曰。直攻大梁。田忌曰。兵本救

虛實

黃老
刑各

韓何攻大梁。孫子曰：兵法有云：救遠必擊近。且龐涓聞吾已死，大兵悉出攻韓，必不守國防備。我兵涉渤海，抵大梁，出其不意。魏人喪氣落膽，則擒龐涓必矣。田忌曰：韓國受圍日久，倘被魏破，其咎不在齊乎？孫子曰：韓地峻嶮，弓弩勁強，况有申不害謀事，吾料龐涓不能深入其地。決無陷城之理。田忌連點其額曰：先生高見，鬼神莫測矣。卽以袁達爲先鋒，田勝、田忌爲左右隊，大發精兵二十萬，卽日出城，望魏而進。時龐涓以孫子已死，不愼，東方關隘，故齊兵長驅直抵大梁。魏王聞齊兵將至，大惧，卽令中軍都護劉狸獸

與公子理惠王之子率兵出守東平關。兵至南郊壇，遇齊兵殺空劉狸獸，列開迎敵。袁達輪斧使戰，不上五合，田勝獨孤陳雙馬來攻。魏兵披靡敗走，入城。齊兵奄至，魏之軍民傳言孫子在齊爲軍師，魏王不信。率群臣登城遠望，齊兵盡打田忌旗號。王謂群下曰：孫子不在，田忌非有爲也。遂差星馬抽龐涓救城。時龐涓攻韓寨，千計不下，忽得魏王之書。顧謂太子曰：田忌有勇無謀，韓城敗在目中。汝可速歸急救大梁。我收韓卽班師歸助太子。忻然許諾。分巴寧龐葱之兵殺回大梁，適外黃城。城下一起百姓擁太子馬頭。

而告曰。殿下驅兵東敵。臣等有百戰百勝之術。愿與獻上。太子曰。父老有何奇策。愿聞其詳。父老曰。殿下貴爲東宮。富有魏國。此富貴之極也。今乃舍富貴而欲邀功于鋒鏑之下。勝則富貴無益。敗則殿下萬世無魏矣。此是臣等百戰百勝之術。愿殿下熟思之。太子在馬下。俛思良久。曰。吾亦知東宮不可出敵爭。奈齊兵圍城。君父危迫。豈可不救。言未畢。哨馬回報。齊兵攻城甚急。太子速宜救駕。太子卽驅兵至城下。扎寨。時孫子令諸將盡改孫字旗號。令田忌田勝挑戰。自乘小車與表達在門旗下觀敵。次日魏兵搦鼓搖

旗太子親自殺出見田忌當先其旗又是孫子之號
逡巡不敢近前巴寧曰孫子已死此是田忌挾詐其
名以威吾衆殿下不必狐疑速宜殺進太子拍馬直
衝齊陣田忌田勝雙馬接戰巴寧亦橫鎗殺出四馬
戰酣只見齊陣門旗閃處推出一輛逍遙車孫子綸
巾羽扇高叫殿下別來無恙乎太子視之乃孫子也
披靡大敗巴寧忙止曰此田忌詐扮孫子殿下何畏
其如虎也麾轉太子殺向孫子車前表達獨狐陳左
右殺出太子措手不及被表達活捉而歸龐葱巴寧
奮力搶救田勝田忌四面殺進二將各自奔歸本寨

齊兵攻打不息。龐葱為巴寧曰：齊有孫子，我等非其對手。汝宜堅固營壘，我投韓國，請元帥抽兵與較勝。負巴寧然之，堅守寨柵，畢竟如何。

批 死孫臏嚇得龐涓

孫龐排陣賭齊魏

却說龐葱單騎投青龍山，以孫子在齊生擒太子之事告龐涓。龐涓不信，曰：孫子死矣，此必田忌設詐。爾等陷其圈套。龐葱苦告，孫子果在。少頃，惠王與巴寧文書連次不息，皆言孫子攻城甚急。龐涓猶豫不決。忽報孫子遣使者至，龐涓召入拆其書讀，曰：

傳
布

全業友生孫昭顯首發書于

鎮魏大將軍。麗契兄下憶昔三二年雲夢連業同師
情雖交誼恩踰骨肉擬約輯畧既成各事一主聲
名相望平生愿足何期人面獸心遽生嫉妬聘賢
之詔初頒朋足之刑便至不行佯狂焉得脫難幸
得皇天常祐於吉人后土不窘於善士茶車出魏
疋馬歸齊獻大策於王庭握總柄於邦國迎還出
忘同復寃仇今擁百萬之兵勢如貔貅出穴調千
員之將威似豺虎離山長驅渤海直抵大梁滾滾
旌旗遮掩九天日月林林劍戟環圍魏國城池兩

兵一接活擄魏申。今奉尺書先達守將。火速抽兵。一戰決定。雄雌否則倒戈拜降。梟首謝罪。上全魏國山河。下免生民塗炭。若夫執迷不悟。推阻不進。則雖鐵統大梁城打破。止在目下矣。戰書到刻。乞照不宣。時周王顯王二十八年秋九月上旬。征魏中軍大謀主孫臏書。

龐涓讀罷。心中大驚。而佯曰。孫子雖在其別。足顛狂。乃人間之弃士。何足道哉。卽留弱卒數十。虛張旗鼓。以守本寨。乘夜班師。行不數日。巴寧出接入寨。俱告孫子攻城之事。龐涓令諸將次日用心一戰。可破齊。

兵却說孫子開龐涓回兵田忌便欲出攻孫子止曰
魏兵素號驍勇每戰悉楚今當以柔弱勝之田忌曰
何謂也龐曰兵法有云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
里而趨利者損大兵今龐涓舍重寶而歸救魏其銳氣
已喪更示弱以誘之則魏兵片甲不回矣遂令將士
各自披掛以待廝殺次日兩陣對圓田忌橫戈勒馬
高叫龐涓何不出陣龐謂君是田忌左帶朱倉右帶
徐甲洵湧後出大馬圍田忌天自桂陵一戰盛甲尚
在吾軍今日焉敢強為犯界嗚令在左右擒之徐甲
朱倉雙馬後出田忌迎敵不止十合齊兵門旗開處

推出孫子在車上。欠身高。叫曰：龐契兄，別來無恙乎？龐涓視之，唬得魂飛膽喪，背汗洽衣。亦欠身答曰：人言吾兄已歿于齊，今日此出，小弟之幸也。孫子笑曰：三年全業尚忍別足，行巫百計，坑陷今日，何其承慮之深也。龐涓滿面慚惶，但曰：別足巫蠱，乃魏王命令，非弟之過也。吾兄何得蓄怨懷恨，興兵犯界？孫子曰：吾奉齊王之詔，此來決欲破魏建功。圖王爭霸，各爲其主，豈無名犯界？龐涓曰：往事不必閑論，今兄在齊，吾在魏，試與兄賭國。孫子曰：何謂賭國？龐涓曰：各排一陣，爾能打破吾陣，則以魏降；我能打破爾陣，則

以齊降魏。倘兩下俱不能破，則講和休兵可乎？孫子曰：可。龐涓卽將本寨軍卒分爲五隊，各樹五色旌旗，依山靠城擺列一陣。問孫子曰：識此陣乎？孫子曰：此乃五龍奔海之陣。焉有不知？涓曰：敢打陣乎？孫子密令表達田盼、田勝、田忌、獨孤、陳五將，各引長鎗步軍三千，各攻一方。自率大軍從龍口衝入，以白旗一麾。五方齊兵大喊振天，將魏兵圍作一團。龐涓反被困於垓心，其軍卒自踐踏死者不計其數矣。龐涓忙謂孫子曰：可速收兵。吾卽以魏投降。孫子抽兵，龐涓收集殘卒歸寨。孫子遣使責龐涓背約。次日涓復引兵

五龍奔海
本水

出陣孫子責其背約不降。龐涓曰：今日爾排一陣，吾不能打，然後心服納降。孫子卽令九員大將屯作一方，各服一色袍鎧，各執一般器械，又將軍卒少長相敵，強弱相兼，分爲八隊，穿插在九將之中，排成九宮八卦之陣。自引小車立於艮門，謂龐涓曰：知此陣乎？涓曰：此九宮八卦之陣，焉有不知？臚曰：敢打陣乎？涓曰：奚爲不敢？龐涓乃暴悍兇人，本曉此陣，當從乾門乾天門打入，見孫子孤車立於巽門巽地戶，乃引諸將直望孫子殺進。孫子抽身一摩，九將往來穿插，塞住入門。孫子密演神術，頃刻天昏日暗，走石飛砂，魏

兵困迷于陣。莫知所向。孫子心知龐涓未肯屈服。亦不勦滅。特設此以恐嚇之耳。自辰至未。漸漸清朗。孫子令田勝一門畧放。緩守。龐涓引兵殺回本寨。查各部兵十喪五六。旗鼓半折。填胸大怒曰。吾自與兵以來。未損一兵。不折一矢。今日肯以雄名挫于跛足之夫乎。正怒之間。孫子遣使督降。龐涓大怒。喝斬來使。號令諸將。改換鎧甲器械。再欲出攻。龐涓中軍叅謀。韓隨進曰。吾聞信智仁勇。四者行兵之具。缺一不可。元帥面許孫子破陣賭國。吾兵連輸二陣。又欲斬來使。更欲出兵強戰。非守信之義。何以克敵。吾料齊兵

久出糧必不繼。請憑三寸之舌往說孫子講和。兼察其糧料。孫子倘許。則與講和。休兵否。則堅守營壘。出奇兵。絕其糧道。不上數旬。則二十萬齊兵皆當死於大梁。龐涓大悅。遂釋來使。而令韓隨游。畢竟如何。

批 絕 高 人 膽 大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韓隨扮爲遊士。布衣短褐。直投孫子大寨。具帖謁見。孫子覽其名姓。顧謂諸將曰。韓隨此來。非遊說。卽爲奸細。吾欲決計以斬龐涓。此人旣至。極中吾策。遂令各寨作十萬火籠。盡匿糧米。詐囊砂艸於各寨。然後

召韓隨入寨隨參孫子曰吾乃燕人韓隨是也孫子
曰來此有何干議隨曰吾欲投雲夢學業開齊魏文
兵詢之乃謀主與龐將軍爲敵對故從徑道來見謀
主欲有所請耳孫子賜其坐位曰韓兄旣欲受業鬼
谷亦爲道契有何教益臆原從命隨曰吾聞道以合
爲貴友以義爲先二公皆雲夢之派何必自相攻擊
以致害道傷義乎臆曰龐消失義如能故百計別吾
之足吾何容忍韓隨曰龐元帥度量狹小嫉妬同業
誠得大罪於謀主然謀主乃仁人君子恢弘大度豈
不聞古人有二云大海不拒乎百川以其能容故也謀

主體江海之量捐睚眦之怨釋甲休兵講和尋好使
天下豪傑談公爲重義高賢豈不美哉若夫驅東海
之兵久羈外國朝攻夕戰必欲見其利害吾恐兵疲
糧盡勝敗未知且魏兵素號強悍受困旣久一旦軍
民激怒同心效力而出則謀主之平昔威望挫于輕
敵之下惟明者熟思之孫子正色曰韓兄何言也龐
涓失義雖三尺之童亦知唾罵吾今擁二十萬兵破
大梁止在目下而子欲以口舌戰退吾兵豈非欲爲
龐氏作說客耶子以吾兵遠出不可久屯姑與子試
觀之遂携韓隨之手遍遊各寨觀閱器械糧料已畢

孫子觀吾兵甲利銳米粟充溢以此下魏誰曰難破
煇兄拜覆龐涓克在旬日降表不至必無魏矣韓隨
兩腮通紅但曰吾非說客只恐足下有傷同業之義
故進此言謀主何見責之深孫子陪笑送其出寨忽
先鋒表達突入詐曰前部糧盡乞謀主宜早處置孫
子叱曰軍中粟積如山何憂糧盡韓隨相辭而去孫
子遂令三軍乘夜班師田惠請曰破魏在於目下又
何班師孫子笑曰吾所謂以衆弱勝魏在此舉也大
軍隨即拔寨東歸却說韓隨歸寨龐涓問其動靜韓
隨曰孫子外雖強辭大話內有班師之意涓曰何以

嬰法

知之隨曰吾見其各寨囊砂必是糧盡士卒收拾豈
非班師言未訖哨馬報齊兵密密旋師龐涓即欲追
擊龐英曰蹶足之夫詭詐百端不可輕追龐涓不從
率兵打入齊寨見其囊砂狼籍令查各寨火竈大約
有十萬涓曰十萬火灶焉能遠繼糧餉哉催兵急追
將近五十里孫子令獨孤陳勒兵回敵不許取勝又
令軍中減爲五萬竈獨孤陳且戰且怯走退二十里
龐涓追查齊灶撫掌大笑曰我知齊兵怯入吾境久
矣過三日兵亡大半不追更待何日遂令弃却步軍
平輕騎又追一日齊兵至礪龍山下孫子以地圖按

通歷

之前去八十里，有地名馬陵道。

在東京大名府城東

一十三里

崎嶇峻峻，樹林叢密，遂令田勝田忌各引

勁弩五百人，每一弩帶箭一百枝，夾伏馬陵兩傍。又令小卒砍大樹橫塞前隘，大書龐涓死此樹下六箇白字於樹候。在樹下焚地，方許發弩。又令獨孤陳田盼各引本部埋伏。於馬陵後，去置候奪器械。諸將奉計去訖，又令各寨減為三萬，灶自與表達斷後，緩緩而退。龐涓追至馬陵道，以時天急，已昏杳，齊兵之灶惟二萬而已。催兵前進，諸將減回。前去馬陵峻阻，恐有埋伏，不如姑待。次早追趕，聞道傍百姓齊兵去此。

幾里百姓曰前軍昨已陸續而去獨孫臍之車適去
二十餘里涓謂諸將曰吾兵星夜追齊止爭二十里
地而得孫子爾等何必狐疑遂催兵追至十餘里龐
慈回告曰前路隘險馬難進步乞容明日追趕龐涓
叱曰功在目前便脫鞍步起何如諸軍又追十數里
前軍回報有樹塞道難以進前涓又叱曰先鋒爲何
早不處置小軍回樹灑一行白字昏暮難辨請元帥
驗之龐涓以火照而讀之心中人驚曰中其陷也速
令後軍抽回田勝田忌遂見樹下火起卽令萬弩齊
發箭如雨下龐涓曰遂成盛子之名身被重傷死於

以務
法

伏兵

萬弩之下

胡魯先生咏史詩云

墜葉蕭蕭九月天

驅羸獨過馬陵前

路傍古木垂書處

記得將軍破敵年

潛淵讀史詩云

萬弩森羅伏馬陵

深談孫子會行兵

血漬重鎧流紅雨

傷布殘軀搏箭林

名利解開連業志

機關打破共師心

英雄須信當懷義

莫學龐涓自殞身

東屏先生論史一絕兼嘆孫龐之事云

鬼谷同師昔未仇

功名心勝竟相尤

假饒黜詐懷仁義

禍自潛消福自來

龐英疋馬出入箭下不見其父將欲殺進前卒回報
元帥被箭傷死龐英抽兵救屍金鼓震天齊兵四面
殺至鄭安平保龐英龐存殺出田盼獨孤陳截其歸
路五馬交戰田盼斬却鄭安平龐慈龐英拚命而走
徐甲從後殺至獨孤陳大喊一聲砍爲兩段截住歸
路魏兵各各拜伏投降只有公子邛與朱倉二支兵
在後聞前兵被陷卽引本部退守仙翁山孫子令義
收旗鼓鎗刀催兵殺回公子邛朱倉走入魏城孫子
下令斬魏申懸于高竿攻打城池魏王欲率城內壯

不
洋甲

朱亥 出

兵出敵公子赫曰孫子用兵如神龐涓尚且陷落其計父王焉可輕敵(魏)王躊躇之間忽報(齊)使田駢至(魏)王令放吊橋接駢入朝問其來故駢曰臣奉(齊)王之旨孫謀主之命言(齊)與(魏)乃相鄰之國不致太甚但望大王收龐涓家屬出獻即便退軍(魏)王四龐將軍有大功於魏寡人焉忍滅其家屬乃辭田駢田駢回告孫子孫子令三軍攻城時朱亥被龐涓所戮為民間知是事即具龐涓欲害孫子之由奏知(魏)王(魏)王覽罷大罵龐涓匹夫挾私仇而悞大事如何不敗遂詔收龐涓之家屬時其妻妾各自勿死其子龐英

跌將
收功
至此

又被齊兵追迫奔逃衛國獨有龐葱在軍魏王即以金帛十車遣朱倉解龐葱至孫子大寨孫子大罵一遍顧謂諸將曰龐葱無義別吾之足吾豈不義而殺其弟乎但訴明平生冤曲令其妻子無怨而已遂受表文金帛管待朱倉又令取酒與龐葱壓驚喝其回家即日投寨班師

無鹽女獻策為皇后

孫子行不數日將近齊城時威王已死其子宣王名辟疆嗣位聞孫子得勝回朝率文武出城迎接入朝大加宴賞孫子獻功已訖自思鬼谷分付之言飄然

莫鴻

知世
知根

遂有歸山之意。來自即辭表解。以奏宣王曰：臣憑區
 區小術，定齊伐魏，擄王子，斬龐涓，貴冠百條。此布衣
 之極也。臣愿解還冠帶，復歸雲夢，與鬼谷子同遊。宣
 王苦留，曰：寡人初嗣大位，正得先生羽翼，以圖霸業。
 又何相弃之速耶？孫子次自逆上，辭表宣王不得已，
 賜其逍遙車一輛，良馬十乘，金帛各數車。詔滿朝文
 武皆餞送於西門。孫子辭其賞物，獨受小車一輛，良
 馬一疋，拜謝出朝。復辭父母出城。城中車馬如蟻，冠
 蓋相望。孫子與眾同僚盡懽暢飲，相辭而別。滿城百
 姓咸皆稱羨。後人有詩云：

雲夢三年師豹畧

齊邦一出試龍韜

功成便拂歸山袖

誰似當時孫子高

武成王廟有孫臏讚云

孫子知兵

翻為盜憎

則足啣冤

坐籌運能

攻韓攻魏

軍振威稜

削諸醜類

伏弩馬陵

功鏤鼎彝

書揆鍼膝

龍豹之韜

何愧典刑

宣王自孫子去後築漸臺耽酒色東狩西獵以夜繼日獨聽鄒忌士孫開之言淳于髡田駢鄒衍慎到以千數賢臣屢具表諫不能得通一旦安泠漸臺忽有

知符

一婦人白頭深目長指大鼻塌鼻結喉乾背肥項少
髮折腰皮膚若漆自外而入聲言愿見齊王武士止
曰醜婦何人也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縣
名人也覆姓鍾離名秦世俗所謂名鍾無鹽是也行
年四十街嫁不售言無人娶也所以求見大王愿入
後宮以備洒掃左右聞知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
顏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左右群臣見其
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院雖多后妃已備今
婦人貌醜不容于鄉里以布衣欲于千乘之君得無
有奇能哉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言之術宣

王曰汝試發隱術與我猜之其術倘中國家之政則
收入後宮酒掃不然則梟首以示妄進者鍾離春得
旨卽隱而不言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
宣王見其舉止問於群下群下皆莫知爲隱何事宜
王曰鍾離女試發此隱與我察之春頓首曰大王赦
小妾之死妾乃敢發此隱宣王卽赦其罪春曰妾揚
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開拒諫之口舉
手者代王揮讒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遊宴之臺宣
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者之失嗚令斬之春曰乞容
申明王之四失然後就刑妾聞秦用商鞅西方大振

不日出兵兩關則齊先受大患大王宴安自樂不愼
邊疆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大王內耽女色外
荒國政鄒衍田駢屢進諫章拒而不納妾恐賢臣去
國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鄒忌公孫隤肉蔽聖聰
外讚公子田忌也交作是非搏擊善良大王又以爲
忠妾恐其有悞社稷所以舉手爲主揮之玉築漸臺
琅玕白玉翡翠珠玦耽色淫酒以夜繼日妾恐臺榭
傾城所以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王內惑
於色外蔽於讒自謂社稷安如太山不知深謀遠慮
妾今得明四失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春之

言則寡人之國幾危矣遂令折漸臺毀雕飾以車載
 春歸立為正后春辭曰太王不納妾言妾何敢以賤
 敵貴宣王卽曰立子為太子降却鄒忌公孫開之官
 進鄒衍田駢淳于髡慎到為上賓卽以無鹽之邑封
 春之家號春為無鹽君遂遣使入(秦)交聘以安邊境
 漢劉向先生有頌云

無鹽之女

于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使者直投(秦)國來見孝公時衛鞅變法治(秦)已久國

中太平百姓樂業糧料充實將士勇猛及聞魏被齊破鞅告孝公曰欲霸中國不可以失此時公曰何謂也鞅曰齊用孫臏為帥斬龐涓擄魏中大破魏邦乘此發兵東擊先擄魏瑩再掃韓趙則霸可成矣孝公曰齊兵新戰疲苦何不先齊而後魏衛鞅必請先魏後齊及齊使至公即受其禮物遣使報聘遂議出兵伐魏即以其龍為先鋒以衛鞅為主帥總督大兵二十萬殺奔大梁而進不知勝敗如何

批 係酸不仁可恨
魏鞅擄魏建功

魏王聞知嘆曰吾早不納公叔座之諫衛鞅今日果
然爲患矣詔群臣議論戰守之道群臣皆曰國家初
遭齊伐兵疲糧盡不可與之爭鋒只宜遣使求和公
子卬曰我魏素號大國今若一敗于齊又求和於秦
則他日焉能復霸若得五萬兵與臣臣請攜衛鞅而
後回朝魏王壯其志卽與兵五萬令朱倉爲副出拒
秦兵行至峭山扎寨衛鞅聞公子卬至卽令五百弱
軍虛張旗幟于函關爲疑兵之計又令老軍百餘扮
爲峭山百姓詐迎魏兵公子卬問曰秦兵強弱如何
百姓曰吾聞衛鞅初出咸陽之時有兵十萬聞將軍

出守故分壯兵六萬守函關此特二三萬老弱之卒而已公子却自衛鞅死刻至矣即欲出打秦寨朱倉曰不可恐其行詐少頃哨馬報秦兵將出函關公子却謂朱倉曰若先破衛鞅倘函關之兵抄出則吾首月之來也。已戰果倉然之遂各披掛引兵殺至秦寨衛鞅已先埋伏于寨前引數千弱軍出敵朱倉大罵叛國之賊何不下馬受綁衛鞅佯作驚惶之狀拋戈便走殊倉與公子却追殺至寨兩邊鼓角齊鳴耳龍杜擎左右殺出西馬戰至二十餘合鞅引鉄騎衝出公子却馬蹶前是秦將軍殺向前活捉而歸

以示
以詩

朱倉乘勢走回衛鞅催兵追至魏都朱倉引殘兵歸
見魏王魏王正與群下議論出守忽報秦兵圍城攻
打甚急魏王大怒親督守衛將卒巡守城池衛鞅在
城下高叫魏王勿罪臣之衣甲在身不能施禮魏王
大罵叛國之賊不念舊主尚敢重困我城衛鞅曰非
臣叛國大王不聽公叔座諫弃臣不用臣今止知秦
君之命若不開城兵決難退魏王大怒令左右射之
將士亂拋矢石其龍架箭射中魏王左膊魏王倒翻
城下群臣救入秦兵攻城愈急城中洶湧群臣或請
出降或請求救魏王嘆曰寡人失德以致歲歲受兵

當面
拾白

豈忍百姓死於鋒刃之下乃割河內七百里地令大
夫施惠謝秦退兵施惠賫地界下城秦兵爭放亂箭
施惠忙呼吾出議降不可放箭秦兵收弓引見衛鞅
衛鞅曰秦伯令鞅不滅魏國不得抽兵何敢受和解
圍惠曰吾聞良鳥戀舊林良臣懷故主魏王雖不能
用足下足下顯事秦邦益掌生殺既展丈夫之志寧
無懷舊之念乎衛鞅沉思半晌即令三軍解圍與施
惠歸秦時孝公已病乃召衛鞅入寢室獻上魏地界
孝公曰本欲擄魏瑩滅其社稷再收韓趙爭奈寡人
病篤暫收獻地令待施惠即救公子卬同歸侯在再

率又以商於十五邑商於地名商在商州於在鄉縣

十五邑皆近商於之地封鞅號曰商君俗謂商鞅自

此也商君謝恩歸宅謂群下曰吾以經濟大材欲事

於魏魏王奔吾不用故吾挾策歸秦定以新法治民

民皆奉守邦國大振今又破魏而歸封邑十五丈夫

之志可謂極矣衆賓客皆曰主公威德兼吞誠可謂

大丈夫也獨有一士進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諤諤爾等處商君門下食其重祿豈可獻計而陷主

乎衆君視之乃商君幕下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既

誦衆人之諫且以吾之治秦與五羖大夫百里奚相

秦穆者

孰賢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穆公三置晉主交
霸中原且其自奉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親愛百姓如
同父子及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澤流至今人
民思慕不忘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法太慘故
民見威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公刑其師
傅怨入骨髓一旦秦王晏駕死也太子卽位公之危
如朝露豈可更貪商於之富貴而傲爲大丈夫乎公
之門客皆諂諛之士不進苦言吾恐明公迷于利祿
之途故爲呈白乞賜詳省可保後患商君默不樂祇
祇顧苟安竟成大患

商鞅四馬分屍

過數月孝公果死群臣奉其太子嗣位是爲惠王惠王卽位商鞅自負先朝功臣出入傲慢公子虔初被商鞅刑足每怨之而不能報及惠王嗣位虔卽告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穉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今又封其商於之地位尊權重若不早圖後必謀反惠王曰吾惡老賊久矣但先王之臣未敢遽除待其反形一露卽當梟首次日商鞅果上表辭赴商於惠王許之商鞅歸整大駕儀仗隊伍畧同諸侯

三句
醒日

報

此一至之

百官餞送者皆不敢言。旌旄遮城，車馬闐道，揚揚然。擁出咸陽。公子虔次日以商鞅行移，告知惠王。惠王大怒，卽令子虔督三百武士，追斬商鞅。回報子虔領兵出朝，當時百姓惡商鞅酷刑，各各含怨。一聞大兵追斬，愿爭先追者數百餘人。商鞅車馬出城已百餘里，忽聞馬後納喊振天，人報朝廷發兵相追。商鞅大驚，知是事變，急令下車卸却衣冠，扮作卒隸逃亡。追兵及至，不見商鞅，虔諒其不能出關，且收其家屬及輜重金銀彩帛各數十車，奇稀之寶，不可勝計。令武士押入咸陽，自率數百壯兵追鞅，走至函關，天色

將昏扮爲商旅投宿店主求照身之帖驗之鞅曰吾無照身帖店主曰吾那商君設法不許收藏無帖之徒如有受者與無帖之人同斬客官且退商鞅悔嘆曰我設此法而今日乃及已身所謂爲法自斃又投他家皆要驗帖俱各不受直叩關門關吏曰商君設法黃昏閉關鷄鳴放關今夕已至二更決不放關鞅走回正遇公子虔活捉囚之宿于館驛次日解回咸陽百姓聞是商鞅爭欲斬砍虔曰爾等勿得動手吾欲解見秦王百姓擁住囚車曰商君變亂新法殘苦生民我等恨不生啖其肉何待留見秦王虔令斬首

級回報百姓又曰乞與小民親斬以消此恨監者未
放囚車軍民爭先斬公子虔鳴令無得亂斬令取四
車繫其手足每車以駕馬引之須臾之間屍首破裂
手足異處百姓鼓舞大悅虔卽斬其首級回報惠王
大悅齊斬其家屬將其金銀彩帛悉散于群臣
東屏先生咏史詩云

商君苛法輔強秦

徒木捐金信繫人

法峻仇深車四裂

商於何處易完身

潛淵五言一律

衛鞅刻薄士

抱術富西秦

徒木收民信

極刑制國兵。然摩聚一口。車馬裂狐身。

自蹈當年法。皇天報應明。

群臣咸奏曰。當今天下。凌遲民無定主。主公奄有西
 土。國勢雄于諸邦。即宜尊王稱位。以收天下民望。惠
 王曰。吾秦雖雄。周王尚在。豈可更稱二王。而招後世
 公議。群臣曰。周王雖封疆。瓦裂尺土。一民莫非其有。
 故齊魏並僭王號。以圖爭國。主公雄跨西方疆界。兵
 甲過於列國。若不稱王。以收民望。何以交盟中國。惠
 王然之。即日建天子儀制。郊天祭地。以即王位。後諡
 為惠王。群臣又曰。中國諸侯。莫強於齊魏。然魏已獻

然
以王

中
冠
王

後補
釋

地齊亦奉貢。大主卽遣使通告關外諸侯，各要割地入秦。大國五百里，小邦數十里。如有違者，卽發兵征伐。如此不數年，則秦地日強，而周可併矣。惠王大悅，卽遣各使以告列國。當時洛陽人蘇秦、大梁人張儀同在雲夢山鬼谷。處學業，聞秦王欲併諸侯，遂辭鬼谷下山。鬼谷曰：「二子欲弄喬松之永壽而貴一日之浮名耶？」然秦之術不及於儀，而儀則晚成而已。二子可宜協心佐國，以展其志。無效，孫龐自相殘攻，二子再拜下山相辭而去。張儀遍遊楚魏，楚魏之君不納，竟隱於家。蘇秦旣歸，收首金投西秦，來見惠王，不知

後來如何。批 係秦下山各頭。多術
蘇秦說六國合從

惠王宣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邑有何教諭。秦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併天下乎。王曰。然。秦曰。大王東有函關。西有巴蜀。南巫山。北胡貉。四塞之國。沃野千里。民殷國富。誠乃天府之國。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地勢之雄。兵甲之衆。臣請獻謀效力。併諸侯。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則猶反掌。豈有安坐而能成事者乎。惠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不納蘇秦。但曰。孤曾聞毛羽不成者。不可

以高飛文章不明者不可行誅罰寡人雖有吞併之心然止安坐而待不必動戰先生高才妙術姑退數年寡人卽當以禮來聘蘇秦乃退而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十餘萬言次日獻上惠王惠王不納蘇秦怏怏不樂百金盡費着黑貂裘擔囊負笈而歸父母責辱妻方織業乃見其狼狽不下機而顧嫂方飲食秦求之而嫂不禮蘇秦嘆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非有他故責秦之罪也乃發憤讀書忽一日檢書篋中得太公兵符一篇讀之乃陰符之術喜曰欲就文夫之志非

此書不能致也。於是晝夜不息講求旨趣。欲睡則引
錐刺股。血流遍足。曰苦學若此。焉有說人主不能出
金玉錦綉而取卿相之位乎。其年學術已精。將遊列
國。自思當今諸侯惟秦最大。可說列國從親。合併孤
秦。乃出洛陽時。六國諸侯皆割地入秦。爭先拜投。蘇
秦乘夜北投燕國。燕文公久聞蘇秦之賢。卽率群臣
迎入。問曰。燕乃小國。先生幸臨。請求教益。秦曰。大王
列在戰國。其地雖方二千里。兵甲雖滿數十萬。然耳
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見覆軍斬將之危。靖安無
事者。王知其故麼。燕侯曰。不知。秦曰。燕之邊界不被

夫者以趙爲外蔽也。今大王不結趙而反割地事
秦，何其愚也。燕侯曰：然則若何？秦曰：依臣之見，莫若
與趙從親而連列國。秦不敢求燕之地，而燕可久安
矣。燕侯謝曰：先生高論，極稱寡人之意，爭奈無一善
辭之士與趙侯議從。秦曰：臣愿見趙侯，更連列國。燕
侯大喜，卽以高車駟馬壯士從行，送秦至趙。趙肅侯
降階相迎，曰：上客遠降，有何明諭？蘇秦曰：秦聞天下
布衣賢士皆仰大王高風，重義故，臣有匡邦之策，愿
與大王獻之。趙侯曰：愿聞明教。秦曰：趙國地方二千
里，帶甲數十萬，戰車千乘，粟支十年，然當秦國之患。

亦獨趙也。趙侯曰：「河謂也。」秦曰：「今強秦乃不敢加兵於趙者，恐韓魏以襲其後故也。然韓魏無名山大川，一且秦兵大出，蚕食二國，韓魏也。二國降，秦則趙勢孤矣。」臣嘗考地圖，料胸臆，列國之地，過秦者皆歸諸侯。之兵過秦，十倍設使六國合一併力，西攻秦，秦必破矣。常人之見，以秦恐嚇諸侯，必須割地。臣之見，大王誠能約列國君臣會於洹水，在相州，秦與之定誓，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有敗盟背約者，則率列國而征之。如此結為兄弟親為唇齒，秦雖強暴，必不敢東出函關矣。趙侯問曰：「客有意存天下安諸？」

實社稷長久之計敢不奉教遂封秦爲武安君賜
以飾車十乘黃金千鎰白璧十雙彩帛十車壯士五
百人護送先生遊說韓魏齊楚列國若許寡人卽當
期會洹水蘇秦辭謝直投至韓韓惠王延入問曰先
生奉燕趙之命而來有何高論秦曰臣觀韓地北有
鞏洛成皋西有宜陽商阪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
強弩勁箭皆從韓出何爲甘心北面事秦割地進貢
臣料秦人虎狼也貪求無厭韓地有盡而秦欲不足
請云寧爲鷄口無爲牛後夫以韓地之強大王之賢
臣事秦王而有牛後之名臣切爲大王羞之韓王忿

然作色拔劍而砍案曰寡人雖死決不肯其心事秦先生倘能連結諸侯愿奉社稷相從蘇秦即投大梁見魏王時魏初被齊秦所破惠王每欲復仇乃卑辭厚幣以招天下賢士鄒人孟軻乃子思弟子也抱仁義道德之具聞惠王招賢自鄒至梁來見惠王惠王待以賓師之禮乃問軻曰夫子不遠千里而見寡人亦有富國強兵之術以利吾國乎孟軻對曰大王何必以利爲言哉蓋治天下者惟以仁義而已矣惠王曰魏國本晉之舊邦強霸馳名夫子素知何寡人之身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西敗于秦沒地七百里寡人

合仁
義而
建富

含羞無及每欲東征西伐以洗前耻夫子有何奇策
幸與寡人籌之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足可以王天下
大王誠能行仁政推恩於民不特復仇雪耻雖明王
之政亦可並追惠王意欲求孟子復仇之策而孟子
舉仁政荅之惠王默然不語孟子退朝料惠王不能
行已之道遂去(魏)適齊及蘇秦至(魏)見惠王曰臣觀
(魏)邦京有鴻溝南有昆陽西有長城北有河外沃野
千里民屋相連是故(魏)天下之大國也大王天下之
賢王也今乃聽讒佞之計割地西向以事強(秦)臣竊
爲大王愧之惠王曰孤實不忿事(秦)但迫於時勢(秦)

曰何謂也。惠王曰寡人地土雖寬然經(齊)(秦)所敗兵甲不充所以含羞暫屈耳。(秦)曰大王之言差矣臣聞勾踐以散卒三千能滅夫差武王以弱卒三千能誅商紂今大王武夫不下二十萬蒼頭壯士亦滿十餘萬焉謂兵甲不充臣今奉(趙)侯之命約從列國大王誠能許臣愚計與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以抗(秦)則魏有泰山之安矣。惠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上客以大策安天下敢不奉命。蘇秦辭(魏)歸(齊)當時孟子至(齊)宣王問五霸之術。孟子對以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遂退於外館。及蘇秦入見宣王宣王

秦曰久聞先生名譽無由得會今乃辱臨敝邑愿
聞名教蘇秦曰大王之國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
渤海南有泰山正乃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兵如雷電連袪成帷揮汗成雨韓魏
之畏西秦者以其地界相接迫於強暴故也夫齊與
秦隔山阻河秦雖欲伐齊深入狼狽又恐韓魏或襲
其後此秦不能害齊明矣大王威望著於天下又何
以強大之國西向事秦而爲天下笑哉此必大王之
臣謀之過也今承奉趙君之命約從列國以擯孤秦
大王能下聖斷許臣愚計則齊萬幸宣王謂曰寡人

激怒
之術

不敏。上客以妙策安諸侯。寡人卽當以國相從。蘇秦
辭謝。齊王直投于楚。累通見表。三日而不得見。遂驅
甲馬歸趙。楚威王聞知。親自出朝。追請曰。寡人聞先
生之名。若聞古人。今乃不遠千里而來。不賜教而去。
寡人之不幸也。蘇秦對曰。楚國之食貴如玉。薪貴如
桂。謁者難得見。王則猶小鬼。不能見天帝也。今臣至
楚都三日。通表三上。大王不一賜見。欲令臣食玉炊
桂。而同小鬼。伺候天帝。小臣不敢奉聞。故驅馬東回。
楚王曰。噫。此寡人之過也。遂延秦入朝。賜坐而請教。
秦曰。楚地西有黔中。東有夏州。南有洞庭。北有汾涇。

胆爭
壯語
新語
哉

地方五千里。帶甲百餘萬。甲車千乘。粟支十年。此霸
王之資也。威武一張。則諸侯相率而南朝于楚矣。今
乃以霸王之國。賢明之主。稱臣事秦。臣切爲大王不
取也。當今諸侯之雄。秦楚而已。秦強則楚弱。楚強則
秦弱。二國不能並立。其勢瞭然。今臣奉趙侯之命。約
從列國。以擯孤秦。大王許臣愚計。與六國從親。而抗
秦。則楚日盛。諸侯來朝。必矣。否則秦兵將西下黔中。
南出武關。則鄢郢動搖。楚不能保。且天下之勢。從橫
而已。合從則楚霸。連橫則秦霸。惟大王熟思之。楚王
曰。寡人每慮及此。無與同謀之者。今先生能連山東。

列國以擯孤秦則寡人必當從命蘇秦辭謝歸趙畢

竟如何

總批

懸河之口。倒峽之才。傾一劫一
時諸侯黑貂裘非上云嫂
激怒焉得六魏會掛一邵
手

批評列國志傳卷之十終

蘇秦說六國合從







張以說諸侯事秦





孟嘗君養士出閔



樂殺吳兵復仇

相如完璧歸趙





田單火牛復齊

范睢脱屣報仇





不幸西遊說素

新鑄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一

雲間陳繼儒校正

六龍會蘇秦佩印還鄉

蘇秦歸趙卽以五國所許合從之事告趙侯趙侯大喜卽修契會文書曰

小鎮趙言頓首書上

大國諸侯麾下伏自周綱旣解五霸迭興故雖以攻戰吞併爲功然亦以扶傾濟弱爲名夫何桓文去遠世降風漓當今諸侯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吾每痛恨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而措天下如太山之安往者秦用商鞅富國強

兵出令函谷恐喝諸侯列國爭先割地以求自安
吾竊料虎狼之秦貪得無厭一旦吞食山東仰吞
周室諸侯地削兵微必然束手受其鞭策此吾又
爲列國而痛惜也今有洛陽蘇季子以合從之策
獻與寡人寡人反復以玩其言甚爲得計故不自
揣敬于洹水之上設六龍之會敢屈 聖駕面期
交質定立損秦之策以就從親之謀庶幾列國宗
廟可保萬全伏乞至期不爽足慰愚衷 時周王
顯王三十五年冬十月趙言再拜書

卽遣諸使遍告列國約在十月朔旦取齊卽率群臣

尚記
周室
二字

先至洹水築壇布坐以待諸侯不數月(齊宣王)定(魏)王(燕)文侯(魏)惠王(韓)惠王各帶文武陸續而至(趙)肅侯延人相見各登盟壇序爵而坐蘇秦歷階而上啓告諸侯曰公等皆(周)室諸侯山東大國負強地雄兵互相馳譽(秦)固(周)室牧馬賤夫挾虎狼之威據西京之險蚕食列郡公等能以北面之禮長事(秦)乎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秦曰合縱併(秦)之策往者悉陳于諸公矣今日但當刑白馬歃誓血定盟書自今以後列國從親結爲兄弟以(趙)爲主務期患難相恤吊賀相通(秦)攻某國近者出兵助戰遠者發

此平列自長專一

兵助威或絕秦之糧道或截秦之救護五國相連如臂附指屈伸疴癢情切同知如有叛盟故違者許五國共征之六王皆起曰謹奉教秦遂捧盤請六王歌血載定誓書六國各收一札然後就宴趙侯告諸侯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俾其往來六國固結合從方昭孤等殊寵五王皆曰趙侯之言是也于是諸侯合封蘇秦為從約長掌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官民又各賜黃金百鎰良馬十乘旌旗武士擬同王者許其衣錦還鄉然後遊說六國蘇秦謝恩後人有詩云

血載定誓書
白馬

三寸舌能安六國

一篇詞可擯孤秦

丈夫得志還閭里

金壁輝煌耀故親

諸侯宴罷各歸本國蘇秦承六王封賜旗旄千百車
 騎馳道前遶後擁冠蓋相續輜重儀仗擬同王者沿
 道官員望風迎拜將至洛陽周顯王聞知嘆曰蘇秦
 能安六國以併強秦周家之幸也亦遣使賫黃金彩
 錦迎勞于郊蘇秦西向謝恩且具表遣使入謝天子
 卓馬遂仁和里而進仁和里在洛陽縣即蘇秦所居
 之里父母張樂設宴遠迎五十里妻嫂俯伏拜迎于
 道傍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恭乎嫂曰見季子位高

道加

駭

這會
可放

金多耳蘇秦歎曰嗟乎此一人之身貧窮則父母不
子富貴則妻嫂畏懼而况外人乎使吾有洛陽負郭
田二頃安能佩此六國之相印乎遂徒步引父母之
車而歸于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秦昔去燕借一
人之百錢為路費今日得富貴當百金命僕通去償
之趙肅侯命使臣賁詔到洛陽秦命安排香案迎接
使臣詔曰

嘗謂臣子立輔世之功國家有賞爵之典此古今
之常禮天下之通義也邇者秦王不軌有吞六國
之心丞相多謀行從合群雄之計戰勝犀首大有

奇功無可獎勵以勉將來今加封丞相蘇秦為武安君其父封為光祿大夫其母封為太夫人其妻周氏封為賢德夫人兄弟叔伯各給冠帶榮身武安君速宜就職未可驕遲叩頭謝恩 時周顯王三十七年 日

秦接罷詔書即日拜辭父母曰今蒙趙王封賜一家官員恩榮甚大本欲盡孝膝下以樂天年奈王事靡盬不遑寧處大丈夫既已得志忠孝不能兩全賴有仲子在堂奉養方且放心吾當赴趙請闕謝恩以盡臣子之心父母咸曰此言是也汝可速行就職母得

此年十月

延遲于是蘇秦卽命從者推輪送車至官道進發行
不數日已至(趙國)欠身盡禮入見(趙王)趙王曰卿今
遠來有勞跋踈昔寡人封子以武安君君職者足以顯
卿之功威否秦對曰諺云家貧求仕觀兵示勇今蒙
封賜小臣名賤才微何足以當此職而大王與臣顯
者欲以示霸他國以爲國家計耳(趙王)聞說大悅曰
卿深知寡人之願也卽賜金花御酒秦頓首謝恩時
(周顯王)三十八年秋九月近臣奏曰禍事已至(趙王)
問曰何如近臣又奏曰忽有邊報稱言(魏齊)二國受
(秦)千金及間之計負却前盟合兵四十餘萬屯于夾

高年
在號

縱約
解何

谷山口未知主何意見一路閉隘緊急未能深入望
乞我王早為定計趙王聽罷大驚汗流浹背隨即召
蘇秦上殿而讓之曰昔者合從結好以擯孤秦者起
自寡人也燕王先許通好立盟者誠子之功也是以
既盟之後咸歸于好諸王共立子為謀主得以遊說
六國使諸侯休兵按甲毋得侵伐數年之間賴以寧
靜今乃一旦魏齊與兵構怨謀伐寡人卿今遠來必
然預知其事何計可以待之蘇秦一聞王語滿面羞
慚半晌不語乃佯對曰此乃亦癘之疾大王何足掛
意臣嘗通好于燕燕王固知強秦難與爭鋒仍令臣

說于(齊)(楚)之間始得六國安寧今則二國妄自稱大
不遵約束輒乃行兵犯界臣想(燕)亦預知其謀先有
敗盟之意欲霸諸侯自料一時未能成事故陰使二
國動兵就于其中取事實乃狐假虎威也可令小卒
探其虛實臣再出使于(燕)(牽率)(韓)(楚)(趙)(燕)之兵先攻
(齊)(魏)後逐(孤)(秦)以四服二誰敢不從(齊)(魏)之輩何能
為用哉王曰善然則將何策以當之秦曰臣自建功
以報大王三請勿疑蘇秦退歸于本府即遣人致書
探問消息月餘之間報捷知(齊)(魏)此兵非有他意止
是疑兵示強于(秦)而已又數日(燕)國報言既(一)盟

別無他意蘇秦見二處俱各無事便欲使燕燕報齊脫
爲歸計正在沉吟忽然有故人張儀自魏而來求謁
蘇秦聞之大驚曰張儀與我同師肄業才高于我十
倍吾以合從儀之連衡每以相反此人見用于時必
破我合從之盟實乃心腹之大患也拒之則不義納
之則損我名譽事在兩難猶豫不決乃從而歎曰我
蒙蘇侯賜我武安君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
熄豈惧一張儀哉臨期應變自有奇計乃誠門下人
不爲通報又使儀不得去者數日儀知蘇秦之計遂
賂數錢門下始爲通報引見蘇秦蘇秦降階而接喜

也是
嫂不
會次
麼

日數年潤別渴慕殊甚千里下顧神交氣合可驚可
喜敢問吾弟何故一寒如此儀曰自兄分散遇運多
寒家業彫零破甑土塵欲從事于諸侯恨無人以荐
引回思故舊料不我忘故不遠千里而相投冀商升
斗而見用幸惟不損感德不忘蘇秦見儀屈身狼狽
令其坐于堂下賜以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
之才能乃令自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不
足收也張儀只得含羞謝辭而去止宿于店店主林
公曰君何人也儀曰吾魏張儀也曾與蘇秦同師空
有韜畧奈時乖蹇今聞蘇秦身貴特來上謁欲其念

這个
林公
也是
他孝

舊荐用不料反見辱怒正無去路林公曰良禽擇木
而栖良臣擇主而事戰國之時輕文重武蘇君專事
遊說合從六國身榮名顯目今能若趙者獨秦也子
今意氣揚揚懷才抱德何不以連衡之術而入秦則
必見用于秦耐冤報德在此一舉何愁蘇君之辱怒
哉張儀頓首謝曰非公之語則吾幾乎失計也乃遂
辭林公而入于秦國 濟淵先生讀史有詩讚曰
誰道張儀不足為 時乖未遂豈男兒
他年恢復中原後 若續凌烟更有誰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受學于水濂洞鬼谷

一語
復醒

自
利
音

先生門下蘇秦自以爲不及張儀張儀已學遊說
于諸侯而楚相亡璧門下意疑張
儀曰儀貧無行此必欲盜吾之璧其執張儀笞掠
一百儀雖死不服楚相又與之飲儀器歸家謂妻
曰予讀書萬卷意欲遊說諸侯安知今日受此之
辱復謂其妻曰視吾者尚存否其妻笑而答曰吾
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
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
使人微激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交今蘇秦爲相
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也張儀乃求謁

于秦云

蘇秦知張儀已往秦國即命其舍人曰張儀天下之士
勿與同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得用而能於秦
者獨張儀可耳然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
不遂故召而辱之以激其人秦子為我陰奉之乃言
趙王發金帛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舍人稍稍
逆就之奉以車馬金帛所欲用為看取給而弗告張
儀不日至秦不知人秦以後何如

批 連衡之術獻于秦儀之相矣
張儀計秦遊說諸侯

陽為
先容

却說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降階迎接儀曰久
仰高名無由以會今得先生以臨天教秦國復興當
款民於水火之中致君于堯舜之化秦國望先生久
矣寡人愚魯得賜教之實爲萬幸也儀對曰臣智術
短淺非敢當此但欲大王伸大義于天下儀得效其
尺寸耳惠王曰周室傾頽王綱解紐自戰國以來豪
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計欲恢復中原爭奈
未得其人蘇秦小輩顧乃遊說六國合從諸侯以擯
孤秦先生博覽之士有何妙策與孤等之儀曰大王
東有函嶠山西有巴蜀南有巫山北有胡貉四塞之

筭得
過

固國富民殷誠乃天府之國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
思得明君大王既王室之胃信義著于四海攬名英
雄保其險阻賂以千金反間敗其盟約內修正理俟
其有變則命上將從而征伐先以攻韓次以挾梁
百姓各簞食壺漿以迎主帥韓梁一為王有六國隨
卽旋踵而能併也誠如是則霸業可成天下亦能一
統矣惠王拱手而謝之曰先生之言如雷灌耳使寡
人撥雲仰面以覩青天但恨力未及耳卽封儀為客
卿與其謀謀惟惺終日議論天下之事身撥一府與
儀居住時常供送物件飲食待之甚厚蘇秦舍人及

此平州百三十三

心計

權在 手

辭而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

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也蘇君憂秦伐趙恐先生

敗從約以為當時憂君莫能得秦之柄故威怒君使

之計謀也也今君配用請以歸報張儀明矣吾又新

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幾言蘇君之時儀何敢

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平舍人歸而報秦曰張儀得

志于秦蘇君曰張儀既相秦必敗吾合從之盟焉趙

苦也 月軒先生讀史至此作詩曰

二子緣無負郭田

相隨遊說業相連

後來心事成冰炭

彼此縱橫各一篇

伐楚
彙端

時蘇秦在趙自以天下無敵偶值齊魏屯兵谷口謀
伐趙故始知張儀入秦行千金反間之計又被肅侯
之讓大有慙色乃詐言父死脫身奔喪去趙于是從
約漸解及趙使至秦張儀聞之大喜曰蘇秦去位吾
無憂矣張儀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耐睚眦之怨
必報未遇之時曾被楚相以盜璧之由答一百此耻
如何可雪乃對惠王曰臣初到秦未有寸功不敢妄
動三軍暫停數月先作文檄遣使逝至楚因示以威
武唬其來降然後興兵攻韓伐魏此以餌釣魚之計
也望聖鑒惠土日孤之願也儀作檄命使即逝至楚

國楚相召入拆其書讀之曰

嘗謂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輝然為邦家之光
 昭然為太平之象觀國家之盛衰每于賢才之有
 無驗之而善類之福亦且隨矣嗟夫憶昔當年從
 飲豈知肉眼無瞳不職親賢乃楚相獸心人面反
 遭害捷是張儀運蹙時乖目今秦王親賢遠奸寬
 仁納諫豈知楚相奸維無義心自狐疑當日疑偷
 亡璧之珍今日要堅守城池之地不日發兵臨楚
 界須要瓦解冰消冷奉天書早達楚相否則倒戈
 拜降桌首謝罪此在楚地以免生民之塗炭文檄

早知今日

到日乞照不宣

周赧王三年秋九月

日征楚中軍大謀主張儀

書

果然

楚相讀罷大驚曰吾楚苦也言罷不覺墜地氣絕身

亡使者歸報張儀知楚相自死次日入朝見秦惠王

奏曰臣今願往六國遊說諸侯以敗從約之盟使六

國各歸于秦必矣若無此能則誓不復秦惠王見奏

曰孤平生之願遂矣命光祿官賜儀御酒金花車馬

親送出城郭 月軒先生讀史作詩曰

遭辱隣邦怨未休

誓將遊說顯諸侯

相齊空有連衡計 只爲身謀不爲周

時周赧王四年春三月張儀引十數從人高車駟馬
行至(楚國)王召叙君臣禮畢賜綉墩與坐王曰客
卿至此必有益于(楚)耶張儀對曰非也欲辨從約之
與(白)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臣有鄙語敢陳王前夫
自二皇五帝開天立極以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也且休說遠昔武王以子牙爲師起
義兵成八百年之基業始以同姓繼以同功俱得受
封各侯一國傳至于今不幸奸雄並起宇宙瓜分強
以勝弱大以吞小今六國不顧(秦)得天時地利人和

三者為先而聽蘇秦合從其欲擯秦無以異于驅群
羊而攻猛虎則不敢與其敵其理明矣臣特為王思
之今王不事秦秦切韓驅梁而攻楚國事有燒眉之
惡然秦以為言者獨以楚耳大王若閉關而絕
不與盟約請獻商於之地廣廣六百餘里望乞大王聖
鑒王曰善哉言乎金石之論也寡人許以事秦為上
煩先生善為致辭以達秦王儀即拜辭而去王賜以
金帛車馬命使送出楚地張儀喜不自勝徘徊顧盼
遂令車馬依次而行不數日已至韓國遣人進拜畢
竟後事如何 鼎油讓沛儀行與哉

張儀遊說諸侯事秦

却說韓王謂群臣曰張儀至韓何也下大夫司馬子文進曰此是秦惠王吞餌之計故遣張儀爲說客韓王問子文當以何答之于文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而大勇士一千人各執利物在手從宮門前直擺到殿上却喚張儀入見勿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搖唇鼓舌欺君慢上之事卽當烹之看其人如何韓王從其言置油鼎中命武士擺列兩邊各執軍器却召張儀入見儀整齊衣冠隨引進入到宮門下看時兩行武士

多

威風凜凜各執剛刀大斧長戟利劍直擺到殿階下
張儀已知其意並無懼色引至殿前見門內熱油正
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儀微笑而已引至殿前張儀
長揖不拜韓王交捲起御簾大喝張儀是何等匹夫
不拜何也張儀昂然對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韓王
轉怒曰汝不自料掉三寸之舌來說吾也汝便是子
牙再生管仲復出亦不能動吾萬之一也可速身入
油鼎張儀大笑曰人皆以韓多賢誰想懼一張儀也
韓王怒曰吾何懼汝匹夫耶儀曰既不惧張儀何愁
來說爾等也韓王曰汝欲效蘇秦作說客耶令吾絕

五國而向秦。是否儀曰：吾是秦，一儒生特爲汝。韓國利害而來。何故陳兵設鼎于宮殿前，以惧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也。韓王被張儀一議，叱退左右武士，賜坐而問之曰：以秦之利害，六國之便益，若何？先生勿憚剖露。儀曰：大王肯與秦和，肯與六國和，韓王曰：孤誠願與秦和，親然恐五國相挾，不自全耳。儀曰：大王命世之英，白起、孟賁、烏獲，一時之傑，欲攻不服之國，大王但以合從之盟爲實，則無以異。垂千鈞于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必領百萬勢，若魏、魏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若

事秦而攻楚。以全韓國生靈。亦免塗炭也。願大王宜細思之。臣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樞衣下殿。欲望油鼎。內跳。韓王急命左右。扯之。請入後殿。待以賓客之禮。韓王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狐欲事秦。先生肯主之乎。儀曰。今早欲烹小臣。乃大王也。今又欲使小臣。亦大王也。大王尚自狐疑未定。何能取信于天下乎。韓王曰。孤之不明。願先生教之。于是韓王留張儀住數日。韓王問于群臣曰。今張儀來。韓不辱君命。豈無一人入秦以報之乎。子良曰。須得一親人可矣。王卽使子良同太子敬。弼入秦。爲質。

為政

求通和好 靜軒先生讀史至此有詩讚曰

合從六國未為奇

秦用連衡破魏齊

妙弄鬼神應莫測

令人千載說張儀

韓王即賜張儀黃金百斤車馬千駟以為行路之贖
 張儀拜謝一面申報秦王隨即奔臨淄而來迤邐之
 間已至齊國近臣奏曰今有張儀事秦奉使于楚說
 楚連和敗盟再至於韓挾韓太子敬弼入質今又使
 齊亦欲效作韓楚之說以解從約休與入見王曰有
 事來見何以絕之宜入看其言可則從之不可則違
 之就借彼口回奏達知有何不可隨即宣入張儀拜

張儀

舞已畢。王問曰：先生此來，必有事故。儀曰：臣仰大王
天威，故不避斧鉞之誅。特來告大王，合從之事。近者
蘇秦詭術，以從約者，固六國之利也。臣以爲六國之
弱實，以難支於秦，何也？秦師動以百萬，挾天子，以令
諸侯。戰將謀士，不計其數。六國今乃不自忖量，糾合
衆兵，與秦鬪智角力。譬如燕雀雖衆，咫尺之飛，一鵠
冲霄，扶搖萬里，正所謂多見其不知量也。大王恃齊
蔽于三晉，地廣兵強，雖有百秦，無奈之何。臣請爲王
辨之。今齊楚通好，結爲兄弟之國。唇齒之邦，韓魏宜
陽太子入質，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

王不事秦。秦驅韓、梁、趙以攻齊。他時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未知聖鑒若何。齊王意思昔者太王避狄，勾踐事吳。此二人後來俱成大業，只得許以事秦為上。儀乃拜而辭去。靜軒先生讀此有感，讚詩云：

戰國合從讒二載，于戈便舉陷生靈。

張儀一說齊韓服，從此秦王霸業成。

張儀與數十從人，喜氣揚揚。月餘之間，行至趙國。時張儀名聞內外，趙王知儀元與蘇秦同事鬼谷，乃令人召其來見。儀入見，趙王施禮畢，趙王問曰：客卿世之高士，自遠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儀曰：非敢為

利特以辨說盟約之弊而已。王曰：何以言之？儀曰：伏
自建侯以來，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夫何戰國之齒，干
戈不息，強併弱，大吞小，皆由君德衰微，人心離散，不
識時勢，以至如是。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
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大王威行于山東，衆所知也。今
楚與秦爲兄弟之國，唇齒之邦，而韓、梁稱東藩之臣，
齊獻魚鹽之地，此斷楚之左臂也。譬如斷右臂而與
人鬪，決不能勝也。且又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得
乎？否？趙王曰：先生將何策？代孤拒之。儀曰：臣爲大王
言，莫若與秦王面約，常爲兄弟之國，唇齒之邦，方得

史記卷之十一

十六

國家無事。臣非欲為哺啜以覓小利而來實為社稷計。趙王曰。昔者孤之不明。致書立約。使諸侯合從。是以構怨于秦。孤知難與其爭鋒者久矣。欲伸通好之義。奈未得其人。今得先生一至。使趙重于九鼎。大呂一椎。先生之命從是。儀乃辭趙王而歸。非至燕國。燕王召入以禮待之。燕王曰。客卿至此。欲來作說客乎。儀曰。非敢為說。特為陳辨利害而已。不知大王肯容納否。王曰。既非遊說。止為辨別其事。何所不容。儀曰。大王肯與六國和乎。肯與事秦乎。王曰。六國和者。盟之實也。安有事秦之理哉。儀曰。臣敢為王言之。夫為國

史記

長秦
志氣

者先以修齊治平爲本次在識時勢也。今秦國論其
文則有許祿子車仲衡之輩。謀唯慳之中。決勝千
里之外。論其武則烏獲白起。賁育之徒。戰則必勝。攻
則必取。所向無有不捷。况兼山川之固。兵甲之利。足
食足兵。燕之城低。豪淺地瘦。人貧兵不滿萬。將未有
名。而不事秦者。臣以爲王之不智也。王曰。寡人事秦
則五國連兵共伐寡人。以一何以抵其五哉。儀曰。目
今韓趙獻地。齊楚諧親。而大王尚自迷執。不知臣恐
六國以王爲孤注也。昔人有言。燕雀處堂。子母相哺。
响响相樂。自以爲安矣。灶突灾火。棟宇將焚。燕雀省顏。

不變不知禍將及也。今大王不悟秦強則禍必及于
已。可以人而同燕雀乎？秦與甲兵以雲中九原驅趙
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所有也。王曰：先生之言
金石之論。寡人願獻常山之尾，五城求和。先生以爲
可否？儀曰：以小事大，順天應人，焉有不可之理。王卽
立割地文券一紙，金幣十車，以爲進質之禮。遣使隨
儀入秦。儀卽拜辭歸。見惠王呈上文券金幣。惠王大
喜曰：六國合從，寡人深慮。今得吾子之力，數日而盟
約卽解。子有大功于秦，使寡人之計成矣。卽擢張儀
爲參謀之職，總督軍國重事，得專征伐，位居大夫之

上而解散從約不知後來如何高季迪讀史題儀秦
詩云二子全操七國權

朝談從合暮衡連

天公早爲生民計

各與城南二頃田

批 三寸舌爲安國劊

孟嘗君養士出關

張儀既散六國從約歸報秦王不在話下且說齊國

孟嘗君田文乃宣王庶弟田嬰之子田嬰受湣王之
封爲薛邑大夫有子四十人而孟嘗君最少其母懷
孕五月而生既長大身長十尺田嬰惡之曰此子長
與門齊將不利于父母孟嘗君曰人生在世受命于

受命于門乎若是受命于天大人勿憂也若是
受命于門卽爲高大其門又何害焉旣而孟嘗君問
父曰大人用事而相齎至今已久矣齊國不見有所
益而滕下之私家富累萬金吾恐於理有所未宜也
於是田嬰遂愛孟嘗君而立爲世子使接賓客而賓
客日衆名聞于諸侯田嬰卒田文嗣爲薛邑大夫而
號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諸侯之賓客及有罪之
人而逃去者于是天下之士皆歸于孟嘗君秦人馮
驩聞孟嘗君養士而至齊見之孟嘗君置馮驩于館
驛使吏待之孟嘗君問驛吏曰客何言驛吏曰馮先

可肉亦

何不
交
西車

生甚貧。惟有一劍。每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兮。食無魚。主人不顧兮。竟何如。賢士遠遊兮。徒奔趨。作歌寫情兮。衷曲舒。

孟嘗君遂以馮驩遷之。幸舍使人以魚待之。孟嘗君又問舍人曰：客何言？舍人曰：馮先生既食魚，別無所言。惟彈其劍歌曰：

長鋏歸來兮。出無車。主人不知兮。長嗟吁。賢士遠遊兮。聞名譽。作歌寫情兮。情有餘。

孟嘗君遂于驩。而與之車馬。居其年。孟嘗君為齊丞相。而門下之士有三千人。其間多有為竊盜而犯罪。

北齊列國志專

卷之十一

十七

先伏 雞鳴 狗盜 六裏

逃來者人皆笑孟嘗君養士之濫而不加簡擇且所
入有限而不足以供賓客之費用使其家衆馮驩放
錢與薛邑之人而納其息其借錢者多不能還又至
費用不敷乃使馮驩催趨馮驩至薛邑多釀酒買肥
牛而殺牛置酒以召諸借銀之會飲于庭而能還者
與不能還者皆至庭飲酒酒醉乃出其借約逐名呼
之完者不言不完者將借約焚之遂告之曰孟嘗君
所借錢與民以民無錢用也所以使之納利者所以
資之奉賓客也而今惟置酒一會又不計較且將借
約焚之有君如此負之不可孟嘗君聞馮驩焚約召

子母

而責之曰彼民不還錢先生趙逼先生既以牛酒召其會飲而又將借約焚之不亦過乎如先生所行而文之費用愈至不足也馮驩曰驩不召其會飲則還者不還者不能一一盡知富者貧者不能一一盡識驩既知之驩既識之則彼必不數年而無有不還無有不富矣後之五年而民果皆還果皆富而孟嘗君之費用有餘此固足以見其爲養士之報也後秦國楚國見齊國相孟嘗君而國勢日甚乃各使人毀孟嘗君於齊王曰名高者不甘于居人之下權重者恒樂于任已之爲今孟嘗君名高于君權重于國必不

人諸客皆去而馮驩獨留。孟嘗君曰：大夫于世，但患無能不患無用。驩今還秦國而薦君于秦王，秦王必使人來迎君，而齊王有不復重乎君哉！馮驩遂西還於秦國。而說秦王曰：今天下之遊士，馮軾結軻而西入秦者，無有不欲強秦而弱齊；馮軻結軻而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是秦與齊相爲雌雄之國也。勢不兩雄，而惟雄者能得天下。秦王遂跪于馮驩之前，曰：請教何如，乃可以爲雄而不爲雌？馮驩曰：王亦曾知齊王之廢孟嘗君否乎？秦王曰：聞之矣。馮驩曰：

使齊雄于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必然。齊怨齊，必背齊而人秦，則齊國之機謀盡露之于秦，而齊國之地可得而取也。又豈獨為雄而已哉！大王可急命使者載幣發書，陰迎孟嘗君來秦，不可失時，而使齊國覺悟也。秦王大喜，乃具黃金百鎰為書，而使行人卜通遂以車十乘迎孟嘗君。

書曰：西秦王嬴

其

謹再拜奉書于

大邦相孟嘗君

足下

竊以天下明君必擇臣而資

天下，良臣必擇君而仕。足下之德既高出于群倫，齊王之心何大昏于衆口。以忠為佞，以直為奸。

鶚薦九空。惟患無三秋之健翮。鵬搏萬里。殆將展一日之修翎。區區久懷翹仰之私。深寓同朝之願。茲者謹具菲儀。於筐篚聊表寸忱。謹緘尺楮于封函畧申鄙意。幸膏爾車而抹爾馬。速走來旌。惟臨我國而造我朝。顯觀隆施。大用之思。切切至祈之語。諄諄不宣。惟 台照

大周赧王十一年十月十一日謹具

馮驩又啓奏王曰。臣請先行以道達大王之意。而使其必來。庶乎可也。馮驩先至齊。而乃說齊王曰。天下之遊士。馮軾結鞶而東入齊者。無有不欲強齊而弱

危言

秦馮軾結軻而西入秦者。無有不欲強秦而弱齊者。夫
秦之與齊相爲雌雄者久矣。勢不兩雄。臣竊聞秦王
遣使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臣恐孟嘗君既
西入於秦則天下歸秦。秦爲雄而齊爲雌。則臨淄卽
墨之地危矣。大王何不先秦使之未至而復相孟嘗
君。益與之邑以謝前者。誤聽毀言之謗。孟嘗君復相
則秦雖強豈可以迎人之利而用之哉。王曰善。乃
先使幸臣。吾王用卑禮厚幣迎至而復其相位。且益
之以千戶之邑。秦之使者至聞孟嘗君已復相齊而
歸報秦王曰孟嘗君已復相齊矣。不數年秦王又遣

行人下通賚黃金百鎰與書一通以車十乘而迎孟

嘗君

書曰西秦王羸其謹再拜奉書于

大邦櫛孟嘗君

足下

竊以后之非賢固無以隆其

治賢之非后亦無以大其施故夢卜求賢切切于

傳說稼平事亟倦倦于禹稷

其也

不自揣尺書已

奉于昔年

足下雖未臨寸衷猶存于今日幸念

渴仰之心於斯為至毋勞同辭之語於此或施諒

高明必欲效伊尹之儔思愚下固當成唐虞之治

幸毋遐棄俯賜慨然不宣

大周報王十六年六月初六日謹具

孟嘗君以秦王之迎至再至三不可不往。于是而別齊。至秦而以狐白裘爲質。秦王遂拜之以爲相國。居未久而秦之奸人白武曾以爲孟嘗君之客。而孟嘗君見其言語詭邪。行狀陰險。不甚禮貌之。白懷怨恨。而返秦。秦王以嬖幸錢黨之。荐使人侍衛左右。見秦以孟嘗君爲相。乃譖之於秦王曰。臣昔在齊。亦嘗客於孟嘗君之門下。今至秦。而大王立之爲相。臣不勝之喜。卽具酒餼以賀之。孟嘗君留臣飲酒。彼此皆醉。而孟嘗君告臣曰。齊王待我甚厚。大王迎之再三。不來。意有不美。來而輔佐。必要先齊。而後秦。縱使秦國

爲齊國所併然後不負齊王之太恩感于無窮者也。
秦王遂大怒曰。此篡亂之種。存有此心。而惟欲爲其
篡亂之國。謀事寡人。不知乃常。常以爲賢。而再三迎
來。立爲國相。幾乎壞我大事也。喝令左右囚之。將欲
殺之。孟嘗君以百金買秦王之奶婆。賈阿張入宮。密求
秦王愛妃媚姬。解秦王之怒。而釋其囚。媚姬曰。妾聞
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價值千金。天下無二。願得其裘。
卽爲解釋孟嘗君。只有一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矣。客
有能爲狗盜者。鄭戎卽夜扮作狗入秦庫中。盜出狐
白裘。而獻之于媚姬。秦王入宮。雙言之于秦王曰。天

又結
山雙

下有不幸之君子。亦有至奸之小人。我聞孟嘗君君子人也。王迎而相之。彼白武者。真是一小人。有怨于孟嘗君。而譖之王。豈可信小人譖言而遂壞于君子乎。秦王升殿而命左右。乃釋孟嘗君之囚。孟嘗君既得出囚中。遂將前馳驛過關之符。驗改其姓名曰姜武。盡力疾趨。夜至函谷關。宿關法雞鳴。出客。秦王既釋孟嘗君之囚。隨即悔之。命左右追之。追者將至而雞尚未鳴。客有能爲雞鳴者。謝冠假作雞鳴。而關之前後群雞皆鳴。關吏遂出客。孟嘗君得出關而歸齊。凡此以見其養士之報也。君子讀史有詩云。

此平列國志傳

十四

孟嘗養士已多年。

恩義人人本性天。

雖然狗盜雞鳴者。

函谷關中亦顯然。

批 狗盜雞鳴潛渡關

子噲傳位子之。

却說燕國姬姓。乃召公奭之所封也。三十餘世。傳至子噲。有一大臣。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臑肥肉重。面潤口方。手掉飛燕。走如飛馬。淮西人也。姓子名之。見任丞相之職。爵居一品。爲天子之股肱。權總百官。爲朝廷之耳目。廟堂寵任。朝野聞名。威振六邦。才兼文武。常有欺罔之心。子噲受其制挾。結連黨伍。敗壞朝綱。

孫禍

勅賞封爵。聽其裁處。子噲每慮有此佞臣。觀其動靜。常有篡國之心。旦夕侍立左右。俱之如坐針氈。滿朝文武。盡其爪牙。更無一人與朕分憂仗義討賊。國勢之危。如此不如。以位傳與子之。免遭弒逆之苦。一日升殿。乃謂群臣曰。寡人卽位以來。七國爭雄。征戰之秋。強以併弱。大以吞小。寡人年踰七十。有五實已老耄。倦於政事。太子懦弱。難以治國。欲效堯舜之道。將江山社稷。傳位與丞相子之。汝諸大臣。以爲何如。纔方道罷。諛得滿朝文武。汗流沾背。緘默無言。獨有太子在傍。奏曰。父王所言。大合道理。爭奈盤古以來。惟

五帝官天下。至三王卽家天下。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子承父位。正也。臣卽君位。逆也。今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生亂之道也。况天下者。亦是大事。願父王思之。子噲怒曰。虜兒無知。敢以言語傷我。汝有何德。以居大位。願以父子之情。不可加誅。卽喝令左右。武士趕出。郡外不容在國。太子仰天嘆曰。吾死無葬身之地矣。未知在于何日。無道昏君。離開骨肉。絕義疎恩。大位輕以付人。不久禍必臨身。想昔晉文公出奔外。國後能成其霸業。只得暫出避難。以圖後計。於是含淚而出奔。往他國。 評軒先生讀史至此。有詩嘆曰。

太子統離國

君臣一日休

乾坤成畫餅

江水自空流

這个
旗國

當時上大夫孫操聞知此事。大驚。卽具表入朝。至次日。燕王升殿。文武班齊。孫操出班奏事。小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有短章。冒奏天顏。願我王察焉。其表曰。蓋聞天之生民。作之君。作之師。立君所以治民。立師所以敷教。人生日月之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倫者。各有一定之理而已。君臣之間。義同父子。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况我王太子。仁孝日彰。可爲民望。况子之有何德。行將國何以傳于

他人乎。願王詔歸太子於本國。戮子之于市。朝以
免諸侯與兵問罪。則誠群君之幸。亦國家之大幸
也。伏乞我王聖鑒。

燕王覽罷諫表。大怒曰。匹夫肉眼無瞳。不識時務。吾
意決矣。汝勿多言。管堯讓位於舜。舜讓位於禹。吾今
傳位於子之。有何不可。若再諫者。腰斬。孫操大罵子
之賊臣。焉敢篡國。故違道理。鄰國聞知。使汝性命難
留。怎保社稷。而享富貴。子之大怒。喝令武士擒下孫
操。梟首示衆。却有下大夫鹿毛壽出班奏曰。不可。方
今齊國正強。孫操之子孫臧。况且在水簾洞。鬼谷處。

日演兵機。衣謀姜呂六韜三畧。况兼部將驍雄。若斬
孫操其子孫臧。得知歸齊。借兵報仇。誰敢出敵。願大
王權將孫操囚之。却說孫操囚于獄中。修書一封。密
遣門下人。送至水簾洞。與孫子得知。時孫子接得。却
是父書。拆而讀之。曰

自子離齊之後。周遊列國。避名隱跡。父在燕國。燕
王昏魅。倦于政治。子之權重。挾其篡弒。將太子趕
於外郡。以大位傳與子之。吾諫不聽。被子之囚。吾
于獄性命旦夕難保。汝可歸齊。借兵速救。如若遲
延。則父子不能相見矣。父孫操書

仗義
之卒

太子有罪，大罵曰：「無道昏君，屈陷吾父，稍有疎虞，則吾難免不孝之罪。」於是即整行裝，飢食渴飲，夜住曉行，行不數日，至齊。入見齊王，曰：「燕國之王子噲讓位予，相子之，趕逐太子，願乃爲臣，初因吾父孫操大王知否？」齊王曰：「齊燕乃唇齒之邦，通達不絕，安有不知之理？」每欲興師伐罪，猶恐構怨，諸侯有背，洹水之盟，列國相率攻齊，則齊國危矣。是以遲疑不決。孫子曰：「大王錯矣。夫亂臣賊子，天神共怒，人人得而誅之。况我王乎？自今從約，又解燕之君臣無義，父子無恩，人心惟散，國中，大亂國王霸業在此。一舉大王與一

一 旗鼓
新

旅之師以討賊爲名，打入燕境，誅其君而弔其民，以代臣取父復仇。三以掠其土地如拾芥耳。齊王大喜，卽令孫子仍爲軍師，職居丞相之右，定計伐燕。次令章子領兵，元帥操練三軍，袁達爲先鋒，李牧獨孤陳爲副將，大發精兵二十萬。次日卽離齊地行兵之次，但見悲風動地，殺氣騰空，劍戟森嚴，明閃閃青天飛雪，旌旗繚繞，暗沉沉白晝如昏。人銜枚，馬結尾，急煎煎，星移電走，弓上弦，刀出鞘，礮呵呵，鬼哭神愁。旗門下立幾個雕頭，綉體捲拳髮，落腮鬚，長長大，大攀不倒的壯漢，將臺下坐幾個銅肝鐵胆，胡羊鼻銅鈴。

眼、面、凶、狠、狠、生、得、醜、的、將、軍、大、者、鉞、小、者、斧、般、般、盡、會、長、的、鎗、短、的、劍、件、件、皆、能、坐、下、如、玄、武、真、君、鎮、非、極、面、前、只、少、一、百、七、星、旗、立、起、似、季、天、王、上、聖、降、九、間、手、裏、只、少、一、個、降、魔、杵、是、時、金、鼓、震、動、天、閉、人、如、猛、虎、馬、似、飛、龍、一、路、關、隘、俱、無、攔、截、勢、如、破、竹、而、行、不、數、日、大、兵、已、至、**燕**、地、易、水、下、寨、孫、子、遣、卒、遞、戰、書、報、與、子、之、子、之、卽、時、開、讀、其、書、曰、

曠聞仁義禮智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舜禹非有德之君桀紂豈不仁之主。皆由亂臣賊子害義辜恩。今子之行逆天之謀子噲越為臣之禮。

軍容

氣豪
胆壯

逐太子於外國。囚吾父于獄中。冠履倒置。人倫失序。神天恐怒。人人得而誅之。今吾王命。權旌掌節。腰懸金印。特賜鉄鉞。領有雄兵四十萬。名將一千。負旌旗蔽日。劍戟如霜。水陸並進。船騎兼行。前臨易水下寨。先擒無道昏君。次醢逆臣。安民定衆。早奉璽獻城。免至生靈受苦。齊國大軍師孫臏書。

子之覽罷大驚。謂群臣曰。今齊兵已至易水下寨。誰可領兵出敵。有左大夫鹿毛壽出班奏曰。齊用章子有萬夫不當之勇。孫子軍師有鬼神不測之機。足智

公行
纂述

多謀豈可輕敵。願我王御駕親征，方可收服孫子。子之依奏，遂令左大夫鹿毛壽爲元帥，市被爲先鋒，燕龍燕虎爲左右副將，燕彪爲保駕大將軍，卽發精兵十萬，直到易水平地，相對下寨。忽有哨馬報燕兵已至易水下寨。孫子次日引衆將出陣于野，孫子勒馬立于門旗下，遙望燕國兵對陣開處，見當先出馬一員大將，頭戴一頂朝天鳳盔，身穿絳纒袍，耀日水晶凱甲，腰懸水磨斬妖劍，手持丈八長鎗。燕國華陰人也。姓市，名被，威風凜凜，指孫子而言曰：吾國與汝自來無仇，何故興兵來犯吾境？言未了，齊陣上撞出一

前

頁猛將。頭戴一頂曜日金盔。身穿白錦袍。光明凱甲。腰懸打將鉄鞭。手持萱花月斧。齊國廂門馬邑人也。姓袁名達。面如重棗。體若奔根。烈火之性。高聲大罵。篡國逆臣。早早出降退位。以還太子。放出孫操。免至生靈受苦。子之聞言大怒。親出答曰。燕王老耄。倦于政事。太子懦弱。不能治國。是以將位傳之于我。法古爲治。欲效堯舜之化。非有篡弒之心。孫操豎子。不遵約束。辱罵朝廷。却有欺君之罪。是以囚之。况乃各爲其國。爾等無名小將。何故興兵犯上。正猶飛蟲滅火。自損其身。羊入虎口。百命無遺。子之言未了。袁達出

此平列目三事一

卷之二

馬搦戰子之命市被出迎。兩馬相攻，雙鎗並舉，戰至二十餘合，勝負未分。燕將石丁拍馬助戰，齊陣上獨孤陳接住。兩對陣前，廝殺獨孤陳大敗而走。石丁追趕，看看趕上，被獨孤陳用拖刀之計，斬於馬下。齊兵掩殺一陣，燕兵大敗，走入城內堅守不出。孫子傳令衆軍朝夕攻城，却說燕王謂群臣曰：「齊兵困城甚急，何計可退？」大夫鹿毛壽出班奏曰：「齊兵驍勇，又兼孫子足智多謀，難與爲敵。我王可修國書一封，卽遣使命往秦、魏、韓、趙四國求救，許以割地相酬，則危可解。」子之允奏，遂修書遣使，假粧商人藏書出城求救去。

不是
先世
土地
割也
拚得

訖齊兵攻城半月不下燕兵又不出戰孫子令眾軍
辱罵不息激起燕將市被摩拳擦掌怒髮冲冠領却
精兵三千出城放過吊橋陣前搦戰孫子陳兵于野
親自立馬於門旗下高聲叫曰來將莫非市將軍否
被曰既識吾名何得無狀之甚孫子曰吾有片言汝
等靜聽蓋聞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烏尚如
此何況人乎子噲乃塚中枯骨狗彘不如子之篡國
之賊尸位朽木將軍世之英傑國家梁棟固乃屈身
事之縱有大功亦以貽笑外國有污高名事在危惡
之際見机而作棄燕歸齊不失封侯之職愚迷不省

七平川列國志傳

十一

控進城池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將軍宜細思之市被
聽罷孫子之言似夢初覺如醉初醒遂下馬降于孫
子大開城門卽引齊兵入城子之聞知驚慌無措齊
兵殺人朝內先擒子之來見孫子孫子厲聲叱曰你
這匹夫屈陷忠臣分離骨肉皆因逆賊亂國篡位罪
惡盈天喝令群刀斧手醢爲肉醬衆軍各賜食之移
時綁燕王噲至孫子罵曰老賊鼠竊之輩狗彘不如
常人求其富貴而不可得汝却不能安于正位以重
器輕付于人趕逐太子顧乃爲臣可耻之甚構怨諸
侯禍起蕭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欲車裂汝尸

于市以謝天下顧以君侯大義始饒極刑難免一死
隨令武士推出斬之傳首號令四門袁達急向獄內
救出孫操父子相見放聲大哭父曰不得吾兒則老
命休矣又令章子殺入宮庭擄掠嬪妃綉女盡收庫
內珍寶洗蕩燕宮六宮化爲芳草地四苑變作爭戰場
當時燕國止存太子文武群臣不殺其百姓有命者
赴寨投降死者尸橫暴露卽收燕國降書并地理圖
令將下狗各郡定限十日俱要降服數日之間各郡
盡來獻印拜降裝載金寶數車班師而還果然鞭敲
金甃响人唱凱歌還 麗泉先生觀此詠詩嘆曰

孫子行兵天下奇

燕王讓位甚痴迷

等閑欲做唐虞事

千古令人笑子之

又一絕云

子增為臣自古無

豈知天意有榮枯

移時禍起蕭牆內

萬姓歌歡滿道途

孫子引大軍將近齊城宣王排駕遠接出三十里孫

子望見齊王慌忙下車伏道而言曰臣不能速平燕

國使主上旦夕懷憂臣之罪也齊王扶起隨駕而回

設太平筵宴重賞二軍齊王遂問上大夫孟子曰今

燕國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何如孟子對曰

易水
不流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王
曰今燕國求救諸侯則何以處之孟子對曰臣聞七
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知以千里畏人者也
天下固畏齊之強也今又倍燕地而不行仁政是動
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于燕
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王不聽孟子默思
而語齊不納賢人之諫置為臣而去齊王曰大賢去
國寡人之過也

批 治則進亂則退賢者必矣
孫子埋名隱跡

周赧王三年春三月齊宣王偶值一病不起遂托孤於大臣數日而殂國臣立其太子法章登位號湣王湣王荒于酒色不治國事納國姑爲妃國媵爲后群臣諫者加以極刑孫子見帝偏聽讒言恐有一日禍臨不測自思全身遠害之計暗出齊城潛身歸于雲夢山中修真養性理名隱跡滿城之人跟尋不知去向從人報與齊王齊王曰寡人無福不得此人侍於左右以授教矣且說燕國群臣立太子平爲君是爲昭王昭王卽位滿朝文武盡皆山呼萬歲拜舞禮畢昭王封孫操爲上大夫封鹿毛壽爲下大夫衆官各

加一級昭王廣施仁政納諫如流輕納糧稅重賞三
軍大宴群臣各各謝恩出朝卽位數月仍復弔死問
生卑辭厚幣以昭賢者問郭隗曰齊齊因孤之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之共國
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其可者得身事之
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
死矣負其馬骨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以千
金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一年而千里馬至者
三足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
里哉昭王曰然遂于是卜日擇地築黃金臺于城南

至今稱金臺

之陽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先以郭隗而師
事之拜爲上卿遂出黃榜招賢納士却有齊國鄒衍
趙國劇辛二人聞之燕國招賢納士二人遂同行至
燕城外果有招賢文榜看畢遂揭其榜使人奏曰
今有二賢士揭榜來投本國王曰宣其人至殿禮畢
王問曰卿千里而來有利于吾國乎請聞其說二人
曰小臣齊國人氏姓鄒名衍臣乃趙國人也姓劇名
辛今聞大王出榜招納賢士欲與先王報仇臣等不
佞直效死以助力王大喜曰謹奉教遂封鄒衍爲上
大夫劇辛爲中大夫同在國政二人謝恩受職燕王

之運

以黃金臺招賢納士不數月天下賢士皆遠而來
胡曾先生有詩云

此乘良馬到燕然

北地何人復禮賢

欲問昭王何處所

黃金臺上草連天

徐景山先生有黃金臺賦

春秋之世

戰國之燕

爰自召公

啓土于前

傳世至今

已多歷年

慕唐虞之高風

思揖

遜于政權

援子之以倒持

流齊宣之三延

昭王嗣世

發憤求賢

築崇臺于此地

置于

金於其巔

以招夫卓犖持奇之士

與之共國

此平刊司志尊

卷二

三五

與實

鍾簾
如故

而雪冤 于是始至郭隗 終延鄒劇 或贏糧
景從于青齊之郭 或聞命星馳于趙魏之邑
智者獻其謀 勇者效其力 故儲積殷富士卒
樂從 結援四國 報仇強敵 談笑取勝 長
驅逐非 寶器轉于臨淄 遺種歸于莒墨 汶
皇植於薊丘 故剽返于磨室 內以據先世之
宿憤 外以褫強齊之戰魄 使堂堂大燕之勢
重九鼎而安盤石 乃知士為國之金寶 乃寶
世之長物 將士重於珪璋 視金輕於沙礫
惟昭王之賢稱 重千載于一日 是宜當時見

之而欣羨 後世聞之而嘆息 居者被其寵光
 過者想其遺跡 因酌古以寓情 借臺平而事
 實

却說樂毅者魏樂羊氏之後也賢而好學受業于黃
 伯揚之門精通六法熟諳兵機每自比於管子欲與
 之儔一日喟然歎曰吾有此經濟之才何其時之不
 遇而人之不我知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揚名
 於天下固其宜也當今亂世枉尺而直尋者衣紫腰
 金膠柱而調瑟者簞瓢陋巷與其藏珍而待價孰若
 出仕以求榮懷才抱德而待明君得以展其驥足顯

親揚名生平之願足矣仰瞻天文遙觀將星昏昧無
賢佐主遂乃辭師下山負劍囊琴涉水登山飢飡渴
飲夜住曉行不一日行至齊國齊之近臣奏曰外有
賢士特來見主王王令宣進通名拜舞禮畢王乃問曰
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有何妙策以利吾國毅對曰教
乃鄙人非敢爲佞特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而已大王
之所問者利小臣則不敢當此但素懷富國強兵之
術濟世安民之策荐賢除佞濟弱扶傾是其志也臣
雖不才得侍于王左右願施犬馬之力時齊王荒于
酒色閉塞賢路又見毅有凜凜之威侃侃之言忠義

拒士
資敵

便見
刑武
之地

之氣見於詞已若加重用必有忠諫逆耳之謀乃佯
言曰我托先君盛德立齊為上國今則太平何用征
夫先生暫退旅館待與群臣商議可以來聘樂毅面
有慙色乃辭出朝嘆曰無道昏君不足與謀此非立
身之處異日寸進得伸大志先以破齊為始隨即收
拾行裝離却齊國數日之間至於魏境見其山列翠
屏水涵銀鏡直乃魏國山河之美也 麗泉有詩云
翠屏銀鏡勢參差 忽見飛泉豁所思
魏國山河名手筆 難題却憶古人期
魏至魏國城內館于魏王嬖人公孫罕者因嬖人得

以引見魏王魏王宜教人見拜舞已畢魏王知樂教
之來意乃問之曰先生來自山線代谷千有餘里所
至非一日也其來遠奔必有甚經世濟俗之策以教
於寡人乎教曰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君子
之所取也然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士之處世
若錐處於囊中其末立見使臣得處囊中乃脫穎而
出非特末見而已臣之初年嘗受業於異人得兵書
數卷演而習之上可以呼風喚雨中可以役鬼驅神
下可以爲國救民大則可以圖王伯業小則可以全
身遠害若夫經天緯地之才則臣非所能也王曰先

生之志則大矣但寡人國小不足以行先生之事矣
魯者寡人東敗于齊孫子之手斬却駙馬麗涓擄却
太子死於鋒鏑西喪鄢陵之地七百餘里南辱於楚
國勢衰微先生任用得何策果能張大其國無敵于
天下寡人之願也毅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
湯是也湯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
非狄怨曰偃我后后來其無蘇今大王地有千里之
餘其所入者足以供國需惟在乎廣施仁政卑禮厚
幣以聚天下英豪兵多將衆廣積儲根勢壓太山臣
領一旅之師先伐於齊次伐於燕何愁六國不服魏

王大喜遂用樂毅封爲大夫之職時毅居于魏國日
往月來倏忽數月見魏王息却軍旅之事猶有慢意
遂有去國之心又聞燕昭王廣布仁德屈身下士築
黃金臺以招賢士欲伐齊以報仇自思吾先至齊國
潛王失政將吾不用方始至魏今魏王達而不決不
足與謀不如投入燕國佐昭王興兵滅齊有何不可
遂乃棄魏潛身入燕燕昭王在黃金臺上設宴禮待
郭隗鄒衍辛劇之輩酒至三巡門使奏曰今有一賢
士自魏而來王曰宣至臺下禮畢昭王問曰久仰大
名無由得會今得一見如撥雲霧而覩日矣然燕國

設九
嶺

衰弱受人之敵先人受齊之耻衆所咸知先生懷才
抱德之士有何妙策可以張大孤之國乎毅對曰臣
見大王之所言者意在復仇也據臣之見事猶反掌
之易王曰計將安出毅曰先君受齊耻辱者皆因喪
德以至如是凡人君天下者要在上合天意下順民
心而已大王若躬行仁政於天下薄其稅歛省其刑
罰則民心歸服號令嚴肅賞罰分明則軍心畏服將
得其人與諸士卒同其甘苦則勇而效死矣量入爲
出裁省冗費積之數年則國富矣此四者俱備加以
仁政布于天下若有惡難民之助于王者有若子弟

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雖欲禦之不可得也今齊
湣王無道荒于酒色苦虐其民人心離散大王往而
征之則齊民皆引領而望大王救于水火之中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王師一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何愁
仇之不復耻之不雪哉昭王大悅遂封毅爲亞卿之
職任以國政終日共論天下之事及舊一班文武官
員並皆重用又以黃金百斤蜀錦千匹賜與群之望
依次而贈以下各各分等領賜於是殺牛宰馬大賞
士卒開倉賑濟百姓人心大悅昭王欲將城內有名
之田宅分賜諸臣樂毅諫曰昔者霍去病以匈奴未

報怨
於齊

收拾人心

滅將士安用爲家何況今日國仇未報不可求安也
須待天下都定六國安寧然後各還鄉里歸耕本土
乃其宜耳燕國人民初遭兵火田宅皆可還歸本姓
令其復業方可令出赴役自然懽心不宜奪之于私
恩也昭王聞之大喜使鄒衍定擬刑法鄒衍頗重刑
法郭隗曰昔湯王治世恩德尚及于禽雀願先生寬
省法以慰民望鄒衍曰君但知其一不知其二昔秦
朝用人商鞅酷法萬民皆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湯
武寬仁可以弘濟今燕國閭弱自其父以來有屢世
恩文法凌替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

道盡廢矣凡人寵之以位極則賤順之以恩令則竭
以致喪國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
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知爲治之道
於斯明矣凡爲政者要識時務也郭隗拜伏自此軍
民安息燕國地面分兵按察悉皆平寧路不拾遺時
周赧王三十年丙子七月下旬燕昭王升殿謂群臣
曰昔齊率其民衆以殘我國夷我宗廟國爲墟墟燕
之與齊不共戴天之仇幸賴群臣扶孤身卽位以來
身不安席口不甘味上事群公下撫百姓願與齊戰
於濟西之野以雪先王之耻况今齊國滅宗地廣于

擗轂
援闔

時日
軍

里驕矜強暴天地不容卿等計將安出有大夫鄒衍
出班奏口樂毅精古今兵畧之方明進退孤虛之策
左背右賢之相能合天下于一家望大王捧轂拜毅
爲師東向伐齊易如翻掌燕王聞之大喜遂問樂毅
曰寡人意欲伐齊雪先君之耻鄒衍舉卿總督軍馬
若何毅答曰文官武將皆大王故舊之臣也毅年幼
不才不當其職恐負所托昭王曰鄒衍保卿孤亦素
知卿德今拜汝爲大都督卿勿推辭毅曰倘文武不
服如何昭王取所佩寶劍賜之曰如不遵令者先斬
後奏毅曰臣受恩已久固不敢辭大王來日聚文武

百官以賜之。鄒衍曰：古之命大將者，必當築壇會衆，以白旄黃鉞，印兵符，囑曰：聞之內者，寡人主之；聞之外者，將軍主之。然後名正言順，事必成矣。大王遵此理，選日築壇，拜樂毅爲大都督，假之以節，則衆皆服矣。昭王乃命連夜築壇，三日完備。大會百官，請毅登壇，加爲平西招討北燕大都督，假節鉞，賜以寶劔、印綬，令掌六十四州兼淮隴諸路軍馬。毅領命，訖下壇。昭王撥孫龍、孫虎爲護帳軍馬。比及未行之際，先已遣劇辛、伍仲二人爲使，奉獻金帛，約魏、秦、韓、趙之君。近則許以割地，相酌遠則惟以金帛致意，借兵圍齊。

將用
命列
同命
謀

如雲
猛將

以分其勢志在復仇至是報言秦遣白起助兵二十
萬趙遣廉頗助兵一十萬魏遣畢昌助兵二十萬韓遣
張奢助兵二十萬四國之兵共計六十萬約會河西
之界燕王大喜隨即令樂毅總督調遣軍馬劇辛副
之揆石丙為先鋒許貴黃貴在帳前各領三千軍馬
為左右護衛鄒衍為參軍孫龍為都救應留郭隗監
國燕王御駕親征提大軍四十萬共合四國之兵二
百餘萬燕王命水陸並進船騎双行浩浩蕩蕩殺奔
齊國前到倉州二十里下寨不知勝負何如

批 千 金 買 駿 有 大 弓 得 力

燕昭王伐齊報仇

柳龍 喪胆

却說倉州節度使柳金龍聽知燕王親提大軍一百萬戰將一千員勢若太山人皆失色膽喪心驚不敢出戰尋夜走至景州見太守劉元獻具說燕王與兵侵境之事劉元獻曰食君之祿終君之事臣子之職也兵來將對刀來斧敵大丈夫以馬革裹尸死於疆場足矣豈肯束手受戮乎遂與金龍引兵二萬出敵

燕將石丙出馬三人戰不數合元獻金龍大敗走入齊城毅會四國之兵前至連陽縣下住寨遣使報與齊王齊王升殿聚集文武群臣忽有柳金龍劉元獻

二人入告齊王曰今燕國拜樂毅爲元帥約會秦趙韓魏四國之兵一百餘萬來共伐齊倉州景州打破一路關隘勢如破竹臣等不能抵敵臣該萬死望乞我王聖鑒早爲定計齊王聞言唬得汗流沾背手足無措謂群臣曰燕兵侵伐我境卿等有何高見鄒文簡曰臣食君祿久矣並無報效願捨殘軀出迎敵戰齊王大喜卽封鄒文簡爲元帥齊東爲先鋒淳于坤于簡爲左右護衛親提大軍三十萬出城前至黃山一百十里之地下住寨柵鄒文簡與齊東共議進兵之策齊東曰燕兵遠來利在速戰可宜堅守營壘不

與之戰却令一驍將抄於東非陳谷而出掠其糧料
旬月之間軍必疲困遠遁因而擊之必擒樂毅置于
麾下矣文簡曰燕兵不識地利況是以逸待勞來日
可嚴整隊伍大展旌旗用一奇計而伏之燕兵不戰
而自退也於是當晚傳令來日四更造飯平明進兵
務要隊伍整齊人馬威猛旗幡金鼓各依次序當日
使人先下戰書次早兩軍相近列成陣勢于黃山之
前燕兵望見對陣齊兵甚是雄壯三通鼓已罷文簡
乘馬而出上手是齊東下手是淳于坤兩箇先鋒押住
陣脚探子出軍前請主將對陣打話燕兵陣中門旗

好不
緊惡
選要
叙去
溫

開處石內杜昭分左右而出各持兵器立於兩傍次
後燕將一對對分立在門旗影裏中央擁出一員大
將樂毅乘曰馬殺出猶如天神之狀望見對陣三個
麾蓋問左右曰此何人也荅曰認旗上中央紅鬚老
者乃是鄒文簡上首是先鋒齊東下首是護衛淳于
坤毅曰老賊此來死期至矣於是勒馬挺出陣外謂
齊渾主將打話文簡亦縱馬出口來將莫非樂將軍
否毅曰既識吾名何不早早束手投降與觀待死尚
敢興兵拒敵乎文簡荅曰久聞將軍大德今幸一會
既知天命識時務何故興此無名之兵耶樂毅曰吾

此平河到上卷第十一

田田

今奉詔討賊復仇雪耻何爲無名文簡曰天數有變神器更易而天命歸有德之人此必然之理也向自威烈以來天下爭衡人人稱霸強者虎吞於天下弱者入貢以稱臣爾昔子瞻君臣禽獸之輩宗社有壘卯之危生靈有倒懸之急吾之先王掃清六合席捲八方萬里傾心四方仰德是以從而伐之正當其理實乃天命所歸也况亂臣賊子諸國人人得而誅之况我齊乎嗣君應天順人以膺大統以臨大邦豈非天心合人意乎今將軍蘊大才抱大器自欲比于管子強欲逆天理背人情而行事乎豈不聞順天者存

辭令
亦善

逆天者亡。今我大齊帶甲百萬。良將干負。量汝約連
四國之兵。人心不一。可速倒戈。卸甲以禮來歸。不失
封侯之位。愚迷不省。教你羝羊觸藩。進退兩難。樂毅
在馬上大笑曰。吾以汝爲元臣。必有高論。豈期出此
言也。昔吾燕先君禪位。欲效唐虞之治。蓋因天運。循
環有泰。有否。偶中爾齊國。豎子之計。皆是朝堂朽木。
爲官禽獸。食祿狼心。狗行之徒。紛紛秉政。致使夷滅
宗廟。宮室坵墟。痛入骨髓。誠不共戴天之仇。何況汝
主昏君。以國姑爲妃。國嬖爲后。荒于酒色。閉塞賢路。
罪不容誅。傾國之人。思食其肉。今燕新君嗣位。建築

辭說
亦輪

批語及眉批

卷之十一

五

黃金臺。卑禮厚幣。以招天下。賢士從之者。如歸市。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咸稱明主。目今國富兵強。操練有方。乃天之有意。與其復仇于齊也。吾今仗義興師。汝既爲尸位之臣。只可全身縮首。苟圖衣食。安敢於軍伍之前。妄稱天數耶。汝這匹夫。少刻歸于九泉之下。何面目見齊之先王乎。誅此無名賊將。割雞焉用牛刀。隨喚石丙。手挺仙花銅斧。直殺奔陣去。齊陣淳于坤。挺槍出敵。兩馬相交。雙器並舉。鎗來斧去。鬪上六十合。齊兵大敗。退下數十餘里。樂毅方始收兵。殺死齊將極多。大獲勝捷。兵各收聚。

大夫呂擒虎進曰。愚料石丙有勇無謀之輩。不足
懼也。來日都督再領兵出。可先伏兩軍於左右。都督
臨陣先退。把石丙賺到伏兵之處。都督却登山指麾。
四面軍馬。只看石丙到處。重重疊疊圍之。可擒矣。文
簡從其言。便差帳前神武將軍薛禧。征西將軍董則。
分左右各引三千軍埋伏去訖。文簡再整金鼓旗旛。
而進。石丙杜昭引軍而出。昭在馬上與石丙曰。昨日
齊兵大敗而去。今日又來。必有詐謀。將軍宜隄防之。
石丙曰。量乳臭小兒輩。待有何謀。吾今日必當擒之。
見齊軍門旗裏鄒文簡引諸將出陣搦戰。石丙提斧

躍馬而出。齊軍中偏將潘遂出迎。二將交馬戰不三合。遂便走入陣。只見齊陣八門陣。將一齊來迎。却容文簡先進。石丙挺斧殺退。入將乘勢追趕。杜昭隨後驅兵掩擊。石丙深入重地。杜昭急收軍時。兩脇下伏兵已出。左有薛禧。右有董則。杜昭兵少。急救不及。石丙被齊兵圍在垓心。東衝西撞。軍馬越厚。石丙手下不上千百人。衝殺到山坡直上。見鄒文簡却坐在山上。手持塵尾。指引三軍。如石丙投東。則望東指。傍邊撥發官。則望東指之。軍皆望東圍。因此救打不透。石丙引軍殺上山來。半山中擗木砲石亂打下山。不能

勢勇

左龍
右虎
時合
陣勢

上山去。因此難退。山上弩箭如雨。燕兵傷損數多。石丙從辰。直殺到酉。不能得脫。漸漸燕兵折其大半。石丙交且。在亥心少歇。至半夜月明。可以殺出。却方下馬少歇。月色已上。四下齊兵。一齊殺至。但聽得叫石丙降軍。雖不敢近前。怎禁矢石如雨。石丙急上馬迎敵。于時見四面火鼓駢集。漸漸逼近。八方交射。人馬皆不能出石丙。仰天歎曰。吾今死于此地矣。忽然聽得東北角上。喊聲大振。齊兵紛紛亂竄。石丙看時。一彪軍馬殺入。爲首一員大將。素袍銀甲。持點鋼鎗。乃虎威將軍孫龍也。與石丙相見。說都督恐將軍有失。

特差某引五千精兵前來接應。聽知將軍受困，故已殺退重圍陣中，正遇齊將董則攔路，已刺殺矣。石丙便與孫龍殺出西北角上，見齊兵大亂，又一彪軍從外殺入，當先一員上將，騎紅鬃馬，使大捍刀，乃龍驤將軍孫虎也。來見石丙曰：奉都督命，恐將軍有失，特差某引精兵五千前來接應。却纔陣上逢齊將薛禧，被我一刀斬之，首級在此。都督大軍在後親自來也。石丙曰：汝二將軍已建奇功，何不稱今日，捉住鄒文簡，大事便定。孫龍聞言，便領兵去了。孫虎曰：將軍慢來，我幹功去。孫虎引兵捉鄒文簡去了。石丙尋思他

是吾後輩之道當幹了大功我是國家大將朝
不棟不如二小輩事吾當捨殘軀報答先帝之恩
此全功。捉文簡去。乃領兵便行。隨後樂毅親自引
大軍前來。且看鄒文簡性命如何。

批 鄒文簡何以臨敵

潘王逃齊奔卽墨

當時齊兵被三路軍來。殺得大敗。隨後杜昭也來接
應。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鄒文簡本是無謀之人。
更兼年紀衰老。見軍大亂。引了帳前數百人。竟奔城
而走。餘軍無主。各自逃生。次日樂毅對衆曰。鄒文簡

齊之元臣。若擒此人勝斬百將。今日待其出敵。吾排
下七星八卦陣。使其來破。不曉進退。坐作之法。必擒
此賊矣。探馬報來。金鼓振動。鄒文簡橫鎗立馬于陣
前。厲聲叱曰。昨者誤中詭計。今日與汝挑戰。以決雌
雄。樂毅曰。有智聞智。無智聞力。量汝之力不足為也。
既為上將。畧曉兵機。吾布下一陣。汝曾識否。文簡曰。
汝之陣。七星八卦也。安有不識。毅曰。既識吾陣。敢用
何以破之。文簡曰。用黑殺天王陣破之。毅曰。雖是如
此。你敢打入乎。文簡曰。既識其陣。豈無破陣之法。隨
卽擂鼓。搖旗。喊聲勒馬。直衝入于陣。戰將見旗一。

聖風
本貫

出老
婆的

麾搖動狂風大作黑霧遮天不辨高低上下文簡左
衝右突不能得出被燕兵捉住來見樂毅毅令將檻
車收了樂毅親督大軍其率四國之兵百萬與齊兵
混戰一晝夜齊兵大敗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齊
王聞之大驚手足無措即引殘兵走入城去堅閉不
出樂毅收兵下寨大宴勞賞四國軍兵烹牛宰馬款
待秦將白起韓將張奢魏將畢昌趙將公子酈勞軍
卒時韓趙二將收兵先還本國毅曰齊王堅閉不出
可速乘勢進兵攻之待齊王悔前之非改過撫民則
難商矣遂進兵齊城下寨每日令兵攻城却說齊王

在城內。大憂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尋思欲出奔。未有奇計。獨有淳于坤曰。大王赦罪。小臣願捨殘軀。萬死不辭。大王賜臣衣袍服之。扮作王之狀。出自南門。而大王從北門。則脫難矣。樂毅至夜。觀見城內龍鳳日月旗。正是齊王出城。遂傳下令。如若有人賣放走了齊王者。斬首號令。燕兵捉得者。封賞。是夜齊王引兵果出南門。燕兵守把。果捉住齊王。細認却是淳于坤。着王御衣。眾軍問曰。齊王安在。坤曰。齊王脫袍之計。已出南門去矣。樂毅引兵入城。尋齊王不見。却捉住蘇代。問齊王安在。代曰。亂軍中走出去矣。樂毅曰。你爲

翰燕
祭書

上大夫何不隨駕蘇代曰為齊王失政我雖官罷能賦
不仕樂毅問蘇代須要王路代曰聽得齊王走走往公
子田文即墨城樂毅引燕兵入臨淄城夷滅齊之宗
廟燒其宮室擄其寶物出榜安民遂排大宴賞勞三
軍封樂毅為昌國君 麗泉有詩云

樂毅行兵天下奇 約連四國共圍齊

復仇雪耻醉先帝 報應分明在早遲

又一絕云

百萬貔貅氣若虹 果然樂毅冠群雄

未幾去位成虛事 枉却當年為建功

帝星
照起
志不
小

燕王伐齊得勝。遂引鸞駕歸還本國。却令樂毅追捉齊王。勦滅回報。時毅夜坐帳中。仰觀帝星。正照即墨城。遂留劇辛守住臨淄。自引兵至墨城。並日林下寨。却說齊王奔往即墨。前至大林。忽有一彪人馬。鑼鼓振天。殺出救駕。乃是吳起。吳廣。吳能。見齊王禮畢。王曰：「不是將軍賢良。朕命休矣。後有燕兵追至。甚緊。」吳廣出陣石丙當先。二人戰上三十合。吳廣大敗。齊王奔走。卽墨石丙隨後趕至。卽墨田文忙叫開門。田單上城望見。却是齊王。田文遂令開門迎入。齊王上城。被燕兵放箭。望齊王直射。齊王落馬。吳廣近前救王。上

尼食
鼎狀

馬卽離卽墨又撞石丙便殺吳廣吳廣黨住殺上數
合吳廣大敗齊王單馬逃走三日腹中飢餒難忍忽
見一婦人在淄河洗衣齊王問婦人曰中路飢渴與
吾一飯婦人卽進與之食罷問客官姓甚名誰王曰
我乃齊王也婦人罵曰無道昏君吾之錯矣汝深居
九重受人間未曾識之富貴錦衣玉食不思稼穡艱
難惟以貪索無厭荒迷酒色萬民受汝重斂至於填
堑溝壑人人其爭食汝之肉反以飯與食之齊王曰
他日寡人歸朝當報此一飯之恩且今燕兵追我逃
奔于此人困馬乏娘子指引何處可藏婦人曰向東

老馬
轉道

有一林林中有一塔此塔中你去藏之。後兵趕至問婦人曰汝見一個官人來此婦人向東一指兵馬直至林內高叫齊王齊王聞之竟飛魄散不敢答應追者將至又曰我乃是吳廣吳能齊王聞之乃出廣曰這里不可隱藏燕兵近矣必捉我王不如且去莒城卽走十餘里石內果至飛馬挺斧來殺吳廣吳廣大敗齊王見敗單馬望西北便走行至天曉問一野人曰前面使是何處野人曰只爭五里之路便是滿城。普天村也。齊王想有大夫蘇代者吾不納其諫。聚却在此隨卽奔往逃之。初更時分蘇代忽聞庄外有

將不

叩門聲急令人探問見齊王單馬立于月陰之下迎
入庄內便拜齊王泣訴前事。更兼腹內飢餓蘇代隨
卽進上飯食代毋季夫人出見齊王大罵曰你爲一
國之主不理國政貪迷酒色以國姑爲妃國姨爲后
有失人倫生靈塗炭恨不以車裂汝之身于市以謝
天下何乃逃匿于此喝令左右捉縛齊王大罵蘇代
告其毋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雖是無道君臣之義
不可廢也夫人曰無道昏君自卽位以來貪虐荒淫
傷殘百姓高臺廣室剝民脂膏以充國用阿諛諂佞
之臣盈滿於朝賢明正大君子退居于野是以人心

離叛今日。死無葬身之地。固其宜也。雖是粗厲之食。寧餒于狗。何忍與彼而食之。齊王聽罷。淚下如雨。想吾富貴。豈知有今日之苦。欲待不食。腹內飢餓。食之。古人有言。君子不吃挾賴之食。庶士不飲盜泉之水。半响之間。庄客來報。外百兵來圍了庄門。蘇代曰。把齊王藏了。蘇將石丙直入庄內。講蘇代曰。大夫藏着齊王。速送出來。代曰。任將軍搜尋。若藏庄內。卽與同罪。齊王亦欲誅此昏君久矣。豈敢藏乎。當時齊王走在後門。代之倉內。忽人報曰。齊王從牆後走。石丙領兵便趕不見齊王。却說齊王走至一大林中。忽一聲鐘。

至門
光景

救星

鼓振天飛馬而來自言可惜東(齊)國王死在田野之間追見(齊)王其人下馬便拜小臣乃滿城縣令高龍是也自(燕)兵混散(齊)兵臣領五百軍在此屯住守住險固不能安業臣願保駕邀(齊)王入滿城將近小軍報曰後有(燕)兵石丙趕至高龍曰大王勿憂臣卽領本部軍兵可捉石丙(齊)王大喜高龍挺鎗飛馬迎敵忽見塵頭起處一彪軍馬出乃是吳廣吳能二人合兵其人滿城王曰你三人兵少如何保駕三人曰我王免慮自有退敵之策却說樂毅下寨夜觀帝星正照滿城令石丙領兵速至滿城下寨四門圍繞朝夕

攻打旬月之間終是小城難守軍士絕糧滿城百姓
要捉齊王獻與樂毅免一城之災難高龍大怒領謂
衆曰此非臣子之禮盡忠報國有死而已何可妄爲
次日齊王跳入井中覓死吳能急救上來吳廣自思
我父曾道東齊有真主卽時吳廣吳能高龍三人領
兵五百是夜開門遂保駕殺出混戰時折兵一半殺
散兵卒各自奔走樂毅令石丙尋趕齊王自引
數十騎奔于鄒魯魯不能納齊王遂走入莒城令王
孫賈進拜曰臣失救駕罪該萬死而孤城糧少燕兵
勢雄難與爲敵臣請出使來救于楚齊王卽遣王孫

城

齊人**楚**求救**楚**王遣淖齒將兵十萬前來救駕兵至
莒城王孫賈引入見**齊**王淖齒曰介冑之士不拜請
以軍禮見大王臣奉**楚**王命領十萬鉄甲軍馬前來
救駕**齊**王曰卿等人馬驅馳朕無可賜**楚**王是朕恩
德之人也今朕狼狽至此將軍救拔朕軀不失封侯
之位可速定謀退敵齒曰樂毅無謀之輩不足爲也
一戰必擒此賊而斬首矣却說樂毅引兵至莒城聞
知**楚**遣淖齒領兵十萬救**齊**遂修書一封遞與淖齒
書曰**燕**國元帥樂毅謹具再拜奉書于
楚國淖丞相麾下今**齊**王無道失政虐民吾奉**燕**

王之命會約諸國於(齊)西之上以雪吾國先王之耻一洗列國破(齊)侵凌之暴今聞將軍督兵救(齊)助桀無道如書到日望擒(齊)王獻吾車前與將軍共分(齊)地則感幸矣不可相違(燕)國樂毅頓首書

周报王 年 月 日

樂毅遣人齎書送入淖齒軍中淖齒得書拆開讀之自思我軍甚少彼軍甚衆不能與之抵敵不如捉(齊)王獻與樂毅共分(齊)地豈不美哉近人報說(齊)王卽引數十人投東而走尋太子法章由東海不知今在(齊)王走至東海却被淖齒捉住(齊)王喝令

衆軍將齊王獻與樂毅。近人報樂毅曰：淖齒捉住齊王來見樂毅，大喜。遂出塞與淖齒相見，禮畢請齒上帳賓主而坐。以酒款待，齒令推過齊王。樂毅叱齊王曰：汝令國舅鄒堅等殺君父一罪也。汝娶國姑姨爲皇后，有失人倫二罪也。逐貶賢良，不聽忠臣之諫，聽佞說，不理朝綱，淫亂聲色三罪也。齊王唯唯無言。其前乞命而已。樂毅命石丙斬之，并鄒妃二人首級，掛於樹上。令軍中亂割肉食之。有人認者，便是伊家。同罪施行。又令軍士看守其尸。樂毅與淖齒叙議軍中，聞畫邑人王燭賢令軍不可搖動，令使去請來相。

見蠋不肯往(燕)人請蠋曰來且封侯不來屠王蠋曰
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從吾諫
吾退耕于野今國破君亡吾不能存卻之以不義從
之則不忠遂自縊死(燕)人歸報樂毅樂毅曰王蠋之
死吾逼之也可憐忠義之士遂具衣衾棺槨而葬樂
毅整軍禁止侵掠禮逸民寬賦除暴安(齊)之民以淖
齒守據臨淄而鎮(齊)地祀桓公管仲於郊封王蠋之
墓六月之間(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 樂毅廟讚

曰 桓桓昌國。

乘時厲翼。

干戈效甲。

疆竭底績。

四却秦兵。

東下齊靈。

完趙傷燕 孔武之力

且說齊潛王被淖齒獻於燕王而殺之。齊大夫王孫賈回家見母，其母問曰：「今者齊亂，王在何處？」賈曰：「不知其母。」曰：「汝朝出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知其母，則吾倚闔而望。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事？」王孫賈告母曰：「齊王被淖齒獻與燕王殺矣。母曰：「豫讓吞炭，思報智伯之仇；汝何不聚義兵以復齊王之仇？」賈因母言，遂當齊市而高聲叫曰：「淖齒亂齊國，殺潛王，有欲與我共誅淖齒者，袒其右臂，市中五百人各執刀斧，助王孫賈入齊宮室，尋獲淖齒。」

場之語

齊行

下讀

讀此

而殺之。潛王子法章先是見淖齒獻潛王於燕。王遂
 變姓名為莒。太史家雇工。太史之女見法章。相貌非
 常。而奇之。常竊衣與之。衣竊食與之。食而因與之私。
 通。及淖齒被王孫賈殺之。而王孫賈隨即跟尋至莒。
 詢問太史下落。法章對莒人言曰。我乃潛王之子。法
 章是也。為因淖齒亂我齊國。故變姓名。貨賃於此。汝
 等可速扶我歸國。莒眾曰。吾輩罪該萬死。肉眼無知。
 於是莒人與齊故臣田單。田文。田忌等。及王孫賈奉
 法章而立之。是為襄王。保莒以抗燕。麗泉讀此有
 詩云。王孫為人志果剛。力誅淖齒立襄王。

齊桓輔合何爲盛

至此令人倍慘傷

相如完璧歸趙

却說周赧王三十二年趙惠文王者武王之子也嘗

得楚和氏之璧

璧玉也

謂之楚和氏之璧者蓋以楚

人卞和得玉璞於楚國荆山奉獻於楚厲王使玉人

相之玉人曰石也厲王以卞和爲詐刖其左足楚武

王卽位卞和又奉獻于楚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玉

人曰石也武王又以卞和爲詐而亦刖其右足至楚

文王卽位卞和乃抱璞而哭于荆山之下淚盡而繼

之以血楚文王使人問之曰天下之人被刖者多子

漢陽

陳批列國志傳

五七

何如此之哭卞和曰我非哭其別也夫寶玉而呼之石貞士而名之詐我是以哭遂使人剖其璞果得美玉故謂之楚和氏之璧趙惠文王因會諸侯從而得之秦昭王久聞而慕之至此乃使人持書于趙願以十五座城易璧

書曰西秦王羸其謹再拜奉書于

大邦長趙王閣下竊以講睦修和乃古今之令德

貴鄰賤物誠爾我之嘉謨每欲少致慇懃恒爲多方廢弛量仁人能察鄙情於纖悉不遂懷嫌思愚鹵嘗膽盛節於悃誠終當弛愛頃首

臣勉勵寶藏充盈彼和氏之所悲爲我心之所欲
倘大德無私而見惠必深懷有感而勿忘十五之
城願將之以奉易萬千之諾望施之以慨然幸不
違求當圖趨謝不宣

大周赧王三十一年二月初二日謹具

趙王見書遂送使者就公館而與大臣商議曰璧者
我趙氏之寶也彼必欲求之也城者彼秦國之重也
我不能得之也與之恐不得城而徒然見哄于彼不
與恐只爲璧而加兵于我與其受加兵之禍孰若幸
見哄之安於是從厚款待使者而使人奉璧以往然

又恐所使不得其人亦終不能以免禍于是下詔於國中以求可使之入

詔曰吾聞明主每重於交鄰賢士恒長於輔國遠賁辭命必求可使之入高致言辭方動所通之主我惟艱於知識爾則易于推尋幸荐其賢毋辜所望

宦者令繆賢遂趨朝荐藺相如于趙王而奏曰臣頃者伏觀詔書見大王之事事則大矣大王之言則誠矣臣思今日實爲難處諸臣之中可使者惟有藺相如臣如何知其可使臣嘗有罪欲逃往燕國相如止

價重
蓮城

詳曲
竟

天下
未

臣勿逃。臣曰：臣之所欲逃，往燕國者，以臣曾與燕王相會于境上，燕王執臣之手，而與臣言曰：願與臣交。因此臣欲逃往燕國。相如曰：趙強燕弱，而足下又方寵愛于王，所以燕王欲與足下交，今足下得罪於王，而逃往燕國，燕王不似前日相待于足下矣。且畏趙怒而加兵，必反執足下歸之于趙。今為足下計，不如肉袒請罪于王，庶或見赦。臣從其計，而大王卑赦臣罪，臣以此乃知其人。雖是勇士，實有智謀，可使也。於是趙王召相如來見，問以奉璧往秦之事。相如奏曰：秦強趙弱，誠然不可不與之璧。臣今奉璧往秦，倘秦

王無意與城臣當完璧以歸則曲在秦而不在趙矣。
趙王于是遣相如奉璧入秦獻于秦王曰吾君趙王
承大王書教欲得此和氏之璧而願易以十五座城
不敢逆命以絕和好是以命臣奉璧獻與大王而易
十五之城幸大王勿自食前言秦王觀璧而嘆曰真
天下之至寶也傳璧以示內宮美人及左右皆呼萬
歲以賀秦王秦王得璧遂無意與城相如卽近前而
謂秦王曰此璧雖美還亦微有瑕玷臣請大王將璧
來與臣臣一一指示于大王大王方纔知之不然大
王不能辨也秦王遂命取璧與相如指示相如得璧

之退倚殿柱怒髮衝冠而立謂秦王曰大王謂之欲
得此璧也使人持書于趙王許易以十五座城趙王
遂以爲大王君子必不自食言乃齋戒五日使臣奉
璧而獻于大王大王見臣之來禮節甚倍大非交鄰
之道且臣觀大王無意償趙城所以臣與大王取璧而
歸大王若以威勢挾臣臣之頭卽與璧同碎于此殿
柱矣相如手持其璧眼看殿柱欲擊秦王恐其擊碎
而終不得全璧以爲用乃謂相如曰寡人失禮執事
幸勿見罪之深也寡人旣許以十五座城豈敢自食
其言以重得罪於執事遂召左司將地理圖來按圖

崇 爲

鉄 錚

一一指示十五座城與趙相如。度秦王詐謀。只要哄得其璧而實無意與城。乃謂秦王曰。城之與否。隨在大王。請大王具齋五日。亦如趙王奉璧與大王之禮。臣乃敢獻璧。秦王知相如之堅執不可。以威勢劫之。遂從之。齋戒五日。而館相如于廣成傳舍。相如則使從者李文身穿毛布襖。藏其寶。從直路歸之。趙國秦王齋戒已完。乃召相如展禮于殿。上求相如與璧。相如謂秦王曰。臣之璧。只說大王哄臣。以易城。使人懷之以歸矣。所以然者。亦以秦強趙弱。璧與大王而大王終不與城。臣將如何與。大王取璧乎。臣奉璧而來。

不得城而歸。又無璧以還。趙王將何面目以見趙王乎。大王必欲得璧。請先將十五座城與趙。趙若不取。璧以獻大王。而大王卽將臣加之。以萬死。大王若欲平白得璧。必不可得也。雖然。今臣惟知有死而已。秦王顧謂左右曰。今我縱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反。有以斷絕二國之和好。不如因而厚待之。後秦王又使人持書于趙王。願與會于西河滹池。

書曰。西秦王嬴某謹再拜奉書于

大邦長趙王。閣下竊以講信修睦。已大著於前人。赴約會盟。猶相期於今日。觀光陰之迅速。宜情義

之綢繆量君子必與我而同心知仁人將隨時而
有感顧彼西河之詩已爲可樂之鄉於此滉池之
濱又實宜權之地齊馳並駕共飲同遊暢數日之
襟懷昭一生之和好仰瞻來旆蘊衷曲之惓惓亟
駕行車每心思之冗冗不宜

大周赧王三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沐浴謹具

趙王畏秦不敢卽往而惟自狐疑藺相如與廉頗上
表請行

表曰臣亞卿廉頗大夫臣藺相如誠惶誠恐稽首
頓首上言伏以 聖王御世萬國修和 賢士當

朝一人悅豫。大王殿下聰明睿智。文武聖神。襲累世之勳華。爲萬邦之翹楚。茲以通池之會。在彼存信睦之心。而西河之行。在吾奮陽關之德。誠爲不爾快。必疑焉。苟使能然。弱無議也。有臣二人。之輔相。憂渠萬衆之紛爭。伏願抹馬膏車。望名區而至。止擁旌馳旆。指勝地以奔趨。彼此情投終始。無差殊之待。迩遐意戀後先。有切至之交。臣相如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上進。以聞。

王覽罷。遂命駕啟行。相如、庶頗夾輔左右。而與秦

王會之於渑池秦王飲酒醉曰寡人素聞趙王好音樂而今日之宴雖有侏儒俳優之類其樂不足以聽聞而寡人之情蓋不惟欣于是也請趙王鼓瑟以樂趙王遂援瑟而鼓之秦之御史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于渑池而趙王鼓瑟別以記秦王之辱趙王也相如遂進請于秦王曰竊聞大王善爲秦聲請大王擊甕以歌之秦王怒形于色曰爾小臣耳今敢何如爲言相如近前執甕進曰臣五步之內敢以頸血濺大王矣吾君鼓瑟而大王乃不擊甕何耶秦之左右欲殺相如相如張目叱之曰爾君

瑟甕
各本
同音

不義而爾等可復成之乎左右皆靡(秦王雖忍不殺相如而亦勉從專心甚不悅相如頗趙御史而命之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趙王與秦王會飲于滹池而秦王擊缶亦將以記趙王之辱秦王也秦之群臣皆曰請趙王以十五座城為秦王壽秦王酒罷終不勝于趙請秦王以十五城為趙王壽秦王酒罷終不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庶頗之右麗泉讀史作詩云秦王兩侮趙邦君趙有相如輔國臣完璧更兼強擊缶豈宜輕視謂無人

相如既位在庶頗之上。庶頗不忿而相如解之。庶頗聞而肉袒負荆謝罪。遂爲刎頸之交。及樂毅復來攻齊。不知勝負如何。文侯武畧各辯其辭。

田單火牛復齊。

且說周赧王三十六年七月下旬。樂毅復來攻齊時。齊城惟莒及卽墨未下。襄王乃命田單守卽墨。而自與田文、田忌、王孫賈等守莒城。卽墨之人乃推田單爲將軍。田忌恐樂毅兵卒強大。韜畧精深。難以拒敵。乃上表於襄王。以請命定計。

表曰：齊宗室臣田單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

多智
尹真

以撥亂興衰固在乎賢明之主出奇破敵尤存智
慧之臣茲以強^(燕)肆暴之彌深我齊遭殘之益甚
師旅猶大加于境士干戈尚橫厲于邦家苟無妙
筭神謨難保身亡國破恭惟

大王殿下 聰明睿智 文武聖神 世味脩嘗

離險難而登天關人情盡識察變故以總乾綱實
大有為之君真不世出之主尚圖思患預防以為
計况適逢危抵敵而定籌幸集兩班之文武而決
一朝之謀畧削除大寇奠宗社於太山殄滅橫灾
安基業於磐石返此屬邑回彼朝廷地久天長永

北平州國志專

卷二

無机程河清海晏。綏自昇平。臣单無任瞻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

奉表進 上以聞。

襄王覽表遂集文武大臣謀議建立退兵破敵之策
田单田文田忌王孫賈等謀定而請襄王發田忌召
孫臏來。出忌領詔以召孫臏

詔曰嘗聞國家喪亂方知良將之當親宗社奠安
必賴賢臣之夾輔。孤以燕兵之久因齊士之難支
仰惟前上卿孫將軍韜畧精深豐功以著于昔日
經營周密偉績尚冀於今時毋辭毋嫌是揚是奮

定計
罪燕

田忌至雲夢。孫子聞知，卽出洞門迎接。田忌入堂，卽曰：「有旨在身。」臧辨香案開詔讀罷，二人禮畢，叙坐。忌曰：「樂毅投齊。」主公甚憂，故遣忌特來，請先生速臨，方解齊圍。臧曰：「今蒙聖恩，非敢不尊。」遂畫一卦與田忌。令之先行，且曰：「我自來救齊。」先至燕國，然後來齊。田忌辭別，回至宮城，見襄王禮畢。王同田文等問曰：「臧來否？」田忌曰：「孫臏來矣。」他畫二卦在此，令我先來，他臨必先至。（燕而後復齊）襄王看卦，乃離卦，與坤卦。遂宣田單、田文、田忌、王孫賈等來看卦。單曰：「離爲火，坤爲牛，乃要用火牛陣。」襄王曰：「田文叔父門下客多可。」

爲多取民間水牛一千令王孫賈與各市。富民交厚可爲多取油一千斤。困思於民間。荒野去處。多取蘆葦晒乾預備。臨期應用。孫子至燕。時燕昭王已薨立燕惠王。惠王爲太子之時。是曾與樂毅不睦。孫子入見惠王。禮畢。惠王喜曰。願先生憫孤之新立。乘齊之未平。而爲孤代樂毅將兵。以盡平齊國。孫子曰。臣聞樂毅曾與大王不睦。畏大王誅之。故不敢盡平齊國。來歸于燕。而惟以伐齊爲名。且齊人亦不畏懼樂毅。只恐大王又遣別將來。臣承大王美意。固當戮力效死。以盡平齊國。但是齊國乃臣父母之邦。根本之地。

且臣在齊宣王時已受重恩雖是不盡始終亦不忍背齊而平之。惠王曰先生既不肯爲孤平齊。然而先生今日至燕何也。孫子曰臣之所以至燕而見大王者惟以大王別有征伐。臣求爲將以效尺寸耳。惠王曰孤今惟以齊地未平而惓惓以兵事經營。更不欲啓寡召禍以自損國也。孫子遂辭惠王而去。以還雲夢爲名。而實潛歸于齊耳。燕惠王遂以騎劫代樂毅將兵而樂毅逃走於趙。騎劫既代樂毅將兵專攻卽墨。田單聞騎劫已代樂毅將兵來攻卽墨。不勝之喜。乃將牛一千頭。油一千斤。乾蘆葦一千把。入於卽墨。

城中以成火牛之陣。先以戰書遺騎劫。使之惑亂其心。書曰：齊大將軍田單書通於騎劫足下。竊聞否極泰來。乃自然之天運。福多禍至。亦必爾之神機。今我襄王。鑒前非而修德。天命千龍出海。助其兵威。况爾惠王恃昔盛而恣情。神驅萬火。燒空滅其將體。勝敗昭于呼吸。興衰著于轉旋。爾是何人。敢來抵敵。是某日謹具。

騎劫見書。乃仰天而笑曰：愚矣哉。田單也。自古至今。未見有天遣龍來助陣者。且龍爲天下之神物。一龍尚不可得。况有千龍乎。我三歲孩兒。信爾這般說。

謊他既哄我我亦哄他亦先寫戰書與之

書曰燕大將軍騎劫書復于齊將軍田單足下竊聞天運方亨一時難否泰之論人爲莫及千載惟敗亡之趨今我惠王聖明以智將而代愚將此兵威之視昔必有百之增焉况爾襄王昏昧以詐人而用譎人必國勢之猶前無半毫之異也死生存于瞬息吉凶見于須臾尚何妄言成茲拙見田單見書亦仰天而笑曰死矣哉騎劫也神機妙筭爾何知之兵不厭詐以虛爲實以實爲虛定要驚得你鬼飛魄散卧地僵尸信實燕則可保信虛燕則危

矣。于是田單引兵開門出戰。騎劫勒馬當先。二人戰上數合。田單佯輸詐敗。走入齊城。堅閉不出。再不復戰。任從騎劫挑戰數罵。只是不出城。內藏礮火。牛之計。却說騎劫下令諸將。日夜穿城。田單一面礮石。拋打一面。將油灌浸蘆葦。剉爲短把。縛于牛之尾上。牛角縛鎗。牛之前足縛刀。牛身以布裹之。畫爲五色龍文。盡搜城中鑼鼓銅器。敲打內穿城爲百孔。一孔將牛十頭。待燕軍穿城。因倦上城。叫曰。田單自知兵力寡少。不足以敵。擇日請降。且命城上勿下礮石。夜將牛尾燒燃。牛尾燃熱。痛不可忍。急奔燕軍。且火光如

畫燕之軍中。看牛皆龍形。觸之無有不死。且城中以
五千軍持刀鎗隨之。鈸鼓銅器之聲。震動天地。燕兵
大敗。積尸滿野。流血成河。燕人遂殺騎劫。獻尸于田
單。田單命傳尸至莒城。與襄王及田文田忌觀之。田
單遂乘勝連戰。盡復齊七十餘城。奉襄王歸于臨淄。
襄王以田單有大功。封爲安平君。後人讀史詩云
田單計定火牛奇。又值燕人易將時。
乘勝長驅城盡復。襄王自此有全齊。

總批

儀敵連衛秦之合從三子

皆習于戰國時之術耳
近古以來三年大比彙
選奇才以收取王治平
之日即連衡合從何以用
哉

批評列國志傳卷之十一終

千原君合程于英





一公子竊符教植

秦王與兵伐趙





楚王合從伐秦





秦王命蒙驩伐燕





刑軻入秦行刺





新鑄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二

雲間陳繼儒校正

目周起按先儒史記列傳

范睢脫厠報仇

是時周赧王四十五年。却說魏人范睢者。大梁人也。素懷經濟大才。六國咸稱辨士。諸子百家。皆能窮其妙。六韜三畧。靡不得其精。幼與中大夫須賈為友。時有姓魏名齊者。為魏國丞相。須賈因荐睢於丞相府中。以為門客。雖已見納。未曾擢用。而魏齊丞相乃魏之柱石也。檀專朝政。掌握兵權。忽日適值探子飛報。

詞類

秦國穰侯都督白起先鋒親率大軍十萬屯于上方谷口。未知主何意向魏齊。大驚曰：秦國每欲并吞六國，未有奇謀。今屯兵谷口者，其有意於魏乎？吾魏兵微將寡，兼以與秦隣近，倘若興師犯境，早晚難保。歟！交隣結縱，救援方得無事。乃謀於中大夫涇賈曰：當今秦國倚其強勢，挾天子以令諸侯，動以百萬行師。今吾魏國勢弱，難與爲敵。欲使子出使於齊，資以金帛，獻于齊王，與其結好，歃血誓盟。凡有急難，互相解救。子其往之。涇賈曰：食君之祿，當終君之事。臣不敢辭。但臣才微智短，恐辱王命。有負丞相所托，得一謀

士同行方可齊曰惟君擇焉須賈曰丞相門下之士
智畧莫如范雎文武全才廟廊之器必能使于四方
不辱君命魏齊于是令人召雎謂曰汝處門下並未
有見須賈稱汝全才教吾使子以爲輔行通好齊國
以抗秦兵事諧報捷卽以奏聞重用雎曰蘇生才劣
不敢當職良可役令而已齊曰須大夫荐子不錯子
其勿辭焉次日奏於魏王特命須賈爲正使范雎爲
輔行賚金百金白璧十雙車駟十乘二人領命隨卽
整飾行裝驅馳車馬離却魏地不日至於齊國令人
報知齊王齊王宣入拜舞已畢獻上金璧齊王曰卿

予活

于禍胎此

等遠路驅馳有勞跋涉乎里貢獻有何見論。馮賈曰：臣奉王命以今國非一統地裂七雄狐獫狻攀弱肉盡為強食龍爭虎鬪小邦皆為大併特獻金璧以為進質薄禮願大王軟血盟誓永以為好。備秦一日生釁互相救援臣等沒世感德。齊王曰爾魏何等之主敢以誓盟之言以陳寡人之前也。范雎見馮賈一時未有以對乃趨前而進曰臣主乃仁義禮智雄畧之主也。齊王乃大笑。雎曰陛下何笑乎。齊王曰笑卿過獎失之甚也。雎曰臣請一一奏知。王曰卿言合朕即准誓盟。雎曰封無忌於信陵仁也。凡政事一合二

宜義也能屈身於陛下禮也。魏之先王受辱今却忘
 仇致意智也。據有數州虎視四方雄也。以策交於六
 國畧也。以此論之乃為仁義禮智雄畧之主也。齊王
 又問曰。魏王頗知學乎。眭曰。魏王任賢使能志存經
 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
 齊王曰。寡人伐魏可乎。眭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
 有備禦之固。齊王曰。魏難濟乎。眭曰。帶甲百萬。江漢
 為池何難之有。齊王曰。魏國如大夫者幾人。眭曰。聽
 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眭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齊王嘆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如范眭者

不辱其君也。况有言詞可法，井井有條，汝諸文武側耳而聽，甚合道理。雖儀儀秦再出，亦不過此。于是勅下光祿寺，安排筵宴，着令丞相段于朋主宴，款待次日。于朋見范睢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與之談論，終日不倦。况是動止可法，口若懸河，言之入耳，如密之浸，漸漸而有甜味也。遂背了正使單宴范睢。齊王又賜黃金一笏，以表好賢之意。時酒賈寓於駟館，見范睢私自出入，舉止異常，窺見齊王賜以金酒賈，又不與，乃疑睢以國政賣與于朋，恐妨于已，遂設以詭計辭了。齊王先自逃歸，而睢實不知之。及賈歸國，告于魏齊。

曰范睢賣國之臣也。與吾同使，却乃背地受其金，酒與段于朋談論，終日實把魏國政優劣，披肝瀝胆，盡訴於齊。備或齊國興兵伐魏，露其根脚，難以防敵。是以特先告知魏。齊曰：狼子野心之輩，誤國大事，誓殺此賊。賈曰：睢恐丞相見罪，遲疑不敢歸國。齊即令人緝縛，飛馳而至。府下魏齊問曰：衛國政賊爲何來遲？睢對曰：齊王重排筵席款待，是以歸遲。魏齊曰：其宴非待使之宴，乃賣國政之宴也。齊王旣以重排筵席，正使無分偏爲輔行而設。吾今亦以待汝有何不可。即令左右剉草雜豆一盆，牽馬一匹，與睢同食之。仍

令獄卒決瘡痛打一百皮開肉綻血流滿塔自辰至
酉體無容針之處拆脇扯齒六問三推范睢伏于塔
下真箇有屈無伸怎禁刑上加刑連聲叫屈詐爲死
狀左右報曰丞相畧息虎威范睢死矣齊卽令鄭安
平揚安二人以艸蓆捲裹尸首擡弃廁中使醉
客更遺溺于口騷氣逼人欲以懲戒其後鄭安平此
人素懷惻隱之心見睢屈勸打死實爲可憐身體微
動知其未死乃移于潔淨處夜至更深潛于戰場拾
取死人換以睢之衣帽加於尸上以爲脫身之計而
睢匿藏于安平家內得以不死更令變其姓名稱爲

相秦
根基

張祿因都無有知者及秦大夫王
之死事乃問於左右曰范雎何如
此死之苦也適值安平秦隨魏齊相
知其問及此事遂私告於王稽曰范
孟武計孫英動止可法打若懸河輔
其辨口乃賜之金及以牛酒正使
譖于魏齊丞相疑雎以因陰事告秦
可惜空有大才而不得大用也稽曰
此人失于計較既知事敗何不勿以
吾秦得免其禍矣今秦求賢如雨何
愁不得大出乎

安平曰亦命之垂也今安平家一故人姓張名祿者亦大梁人也勝於范雎十倍大夫若肯荐用必有利於國矣稽曰可引相見安平見稽實有荐賢之心遂以雎得未死之故告之至夜分時與稽見於燭下稽謂雎曰先生苦情吾已知之明矣然鄭安平家非汝容身之所爲今之計莫若吾以車子藏汝出城臣事吾秦以子之才必得近幸汝意如何雎曰深荷願垂青睞脫離顛沛惟恐秦王不納進無去路退則無以爲家其時將安所適况又疑懼太深難以謀事變成是非累及大夫畫虎未成反類狗也稽曰以今秦王

討不
真消
息

欲併六國廣招天下賢良之士雲集况又秦王寬仁
大度兼以王稽荐賢爲國有助于王安有不容之理
唯曰誠如是倘得寸進再生之恩啣環報德次日王
稽遂辭了魏王安排車仗鞍馬二十餘人護送出城
藏睢于車內只做交聘之物從者推輪送車雲飛直
望西路而行迢遞數日至于秦國時昭襄王卽位文
武班齊王稽入秦秦王曰臣奉使於魏見有一人姓
張名祿此人存先見之智包涵之量運籌決勝先遭
須賈之譖後致魏齊之咎今離魏地臣引歸國舉爲
國用併吞六國萬無一失王令宣入張祿問曰王稽

此平刊司志傳卷三十一

六

走韓
趙而
魏
魏

存卿於寡人有何奇術可以併吞六國一統天下乎
張祿對曰戰國以來大小強弱之不一者皆以天時
地利人和之失耳得賢者昌失賢者亡理之必然也
當今之世七國爭雄惟秦最强山川險固得地利也
兵甲之利得人和也特以用賢不當故不能併吞六
國何以見之官非其臣則不能驅邪折佞將非其計
則不能畧各地攻城大王四貴專權擅行國政穰侯用
事却乃不奏國舅詐傳聖旨魏冉元臣詐爲不知權
臣在內以致忠臣不能立功于外使臣之計齊楚之
遠則以幣帛交隣聘國三晉之近則以兵甲不時攻

之君子立朝小人君野不半載餘視天下其如運諸
掌矣昭襄王大悅曰張祿之爲士何寡人得遇之晚
也乃封雎爲客卿教以遠交近攻之策王之得雎如
魚之得水日與王談論天下之事大稱王意時穰侯
魏冉用事雎每說於昭襄王貶罷其職而雎代爲丞
相號爲應侯入朝不趨履劍上殿 麗泉詩云

范叔何爲賣國臣

更名張祿仕於秦

魏齊獻首穰侯罷

果是雄才敵萬人

周報王四十五年范雎既仕于秦得專征伐歲加兵
於三晉名揚六國威振諸侯至是魏國惧其豪霸乃

中大夫須賈賣黃金帛出使於秦須賈奉命不日
至秦寓於咸陽驛范雎喜曰須賈到此交隣中聘國
死期至矣遂粧作舊日規模下步行至館驛須賈一
見大驚曰范叔固無恙乎吾以汝爲魏齊丞相打死
爲何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將吾尸首擲於河側深
得漁翁之力救得一命僥倖得以至秦今蒙張祿丞
相養爲門客恩深似海適聞大夫到此交聘特來相
訪時值臘月冷氣逼人雎乃假爲戰慄之狀賈曰范
叔薄衣敝履一寒如此吾之所着者新學之衣特脫
一領與兄遮寒何如雎曰大夫所着者吾何敢當賈

情托
先容

石眼
不識

曰古道衣衫不整明夕之過何念吾兄之寒如此隨
 卽脫一綈袍與之唯曰深感賢契溫煖之德難以補
 報但不知大夫到此何幹賈曰因秦州張祿為丞相
 前月下戰書來要索我王城子商議到此講和在先
 魏王留下六顆夜明珠四顆獻與秦王二顆送與張
 祿丞相買求善言敢問吾兄行館何處未及拜謁唯
 曰吾為丞相門客就於相府廊下居住丞相大小之
 事一一與吾謀矣賈曰既如此煩望吾兄明日千萬
 方便唯曰丞相事畢不如余出吾代大夫引轡而往
 不亦可乎賈曰深蒙指引范離遂為賈御車至于相
 此手引目志幸一上

府曰吾先入相府爲大夫通報相君須賈侍立門下
候久不出乃問於門下曰何者故人范叔通於相府
久不出者何也門下曰鄉者吾相張君私行到國中
訪友何得爲范叔乎須賈大驚知其見欺乃解帶脫
衣膝行入府謝罪雖坐于堂責讓之曰絕義逆賊禽
獸不如也吾今以德報怨不似汝譖吾受非刑之若
也隣國來使可待以厚禮與其歸國使以見我夫國
之威儀遂令左右大排筵席邀請諸侯賓客羅列而
坐分次而飲置剝豆艸一盆於前牽馬令賈與同食
之時賈羞慚滿面氣填胸臆伏於地下只得並馬啖

而食之。睢又責之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成陽邸中綈袍相贈，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猴鼠小輩，殺之無益。放你歸國，報與魏王，速斬魏齊首級來獻，不然且屠大梁城子。賈舍羞滿面，歸于魏國，告於魏齊魏齊驚荒，私奔於趙，藏匿于故人趙平原君家。後范雎與兵伐趙，誘執平原君歸國，囚于獄中，遣卒致書于趙王曰：不得魏齊之首，則吾不出。王弟平原君于關矣。魏齊知無去路，乃自刎而死。趙王取齊首級，藏於匣內，令使送秦，以贖平原君。復於趙國使者獻上首級。范雎喜曰：鈞不設餌，何以得魚？不執平原君，何以得

魏齊之首今吾仇已得復耻已得雪志已伸矣唯既得志於秦一飯之德必耐睚眦之仇必報秦王既用睚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卒併六國者范雎之策也麗泉詩曰

須賈讒言起禍胎

范雎屈勸受哀災

王稽若不潛歸國

空負交遠近攻才

當時(秦)王稽大夫為因引荐范雎不意雎反權傾於已位居其上遂與諸侯以謀伐(秦)之故事敗奔市(秦)王臨朝漢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范雎惧蔡澤謂雎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雎乃解病而免蔡澤代之不

在話下却說趙惠文王一日升殿左有文官藺相如
之徒右有武將廉頗公孫乾之輩群臣山呼拜舞已
畢分班而立趙王顧謂廉頗曰前日秦遣上將王齕
王剪親率大軍二十萬侵犯寡人之國深賴將軍破
敵之力今特封卿爲下大夫中將軍之職以表朕意
頗上言曰事君以忠臣子之職臣何敢望賞乎且臨
跳之捷亦賴陛下洪福臣何力之有於是頓首謝恩
而起却說客卿珪首有秦王之孫名異人者乃秦王
太子柱之子昭王之孫也秦王志圖吞併因索趙連
城之璧趙王用藺相如計卒全璧歸趙秦王與奪因

此二國修好以異人爲質異人留趙已經三五寒暑矣時王立于堦下趙王猛思昔日奪璧之辱卒呼異人而叱之曰汝質朕國須有通好之義不會有慢於汝汝祖父何其不仁之甚又屢舉兵犯境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言訖喝令武士推出斬之其時唬得異人魂不附體無言可答當有蘭相如出班諫曰不可日今秦國富兵強若斬此乎遂成大隙必復加兵來攻趙國不寧矣莫如赦之永質于此不構成隙亦不敢加兵元無得安趙國太平也王曰善從卿之言遂質異人命公孫乾爲監守使領異人歸第王謂公

孫乾曰卿宜堅監此子不可縱之歸秦于是公孫乾
領異人出朝行至街上前排頭隊各執藤棍後列軍
牢齊把荆條百旌濟濟攘攘觀看異人却見那人叢
中立着一箇官人生得面如傅粉口若啣斤身長七
尺年紀三六頭帶青紗角巾身穿綠絹貫領腰繫一
條絲條脚穿一雙絲綉鞋陽翟人也姓名不韋看
着異人乃自語曰此人有天日之表龍鳳之姿可爲
繼世之君此乃奇貨可以居之也遂問衆人曰此被
監的人是誰百姓嘆曰其人屢代金枝玉葉秦朝龍
子龍孫乃是秦昭王太子柱之子名異人質于趙國

爲因前日秦復兵犯境趙王怒欲殺之左右力諫而止所以拘留於此也又問監押將軍是誰百姓又答曰其人乃本國大將軍公孫乾百姓自相謂曰此人何人也有識者曰此人是陽翟大賈呂不韋也其人天資穎悟智識高明兼能風鑑見那異人有真天子之相連聲道曰奇貨可居當此公孫乾同異人去訖麗泉詩云

異人原自相非常

質趙令人動客傷

天運循環生子政

故交六國事秦強

却說呂不韋見了異人遂潛跡回家見父問曰富者

殖利幾何其父說曰放錢五分種田七分爲客十分
其利有筭而已不韋又問父曰貴者殖利幾何其父
說曰貴者其利不可勝筭矣不韋又曰放錢勞心種
田勞力爲客風霜其利有筭今秦皇孫異人者見相
此人龍準鳳顏必有天子之位自今貴於趙國兒欲
以千金賂趙王權臣收還燕國以圖富貴其事若何
父曰可其利萬倍富貴無窮矣於是不次日拜辭
父親將金玉往邯鄲城只見和風吹道道路細雨滴香
塵不一時來到公孫門首致意軍通報相引而入於
是不幸入內當廳就拜公孫乾亦半揖還之施禮已

畢命坐待茶飲茶訖不韋欠身而起曰小可君不韋
陽翟人也因羈旅江湖久違公顏今因回家道經於
此久仰尊名特來參謁將軍無可效芹藪有黃金三
十兩不足爲儀聊表微忱望乞叱留是幸識荆
之初旣辱高軒何必以厚儀而贖之人之無功不敢
受祿謹用返璧不韋曰此非遠方之珍豈足爲禮望
賜笑留爲幸乾喜受訖設酒以待因問不韋曰先生
貴庚不韋答曰小子年正三旬乾言曰你小我五歲
從今以後兄弟相呼休得見外子是不韋拜乾爲兄
二人同飲大醉公孫乾留不韋宿至次日乃是端陽

佳節公孫乾在後廳排宴十分齊整款待出不韋怎
見得好處但見 門懸綠艾戶掛青蒲水晶簾捲蝦
鬚錦綉屏開孔雀從人笑樂白玉杯美酒浸香蒲
小童歡捧黃金盤角黍堆碧玉食烹異品味獻時
鮮絃管笙簧奏一派清音雅韻綺羅珠翠排兩行
舞妓歌兒當筵歌口敲櫻桃對席舞腰搖嫩柳消
遣壺中閑日月遨遊身到醉乾坤

不韋西遊說立嗣

公孫乾與呂不韋慶賞佳節數日及不韋見皇孫異
人在隔廳閑坐明知秦國皇孫佯作不知故問公孫

乾曰隔居閑坐者其人是誰相貌不俗量莫非將軍之公子乎乾曰非我小頑乃秦昭王皇孫異人在此爲質子趙王令我監管在此也不韋曰原來此人是王子王孫不韋起身道曰小弟陡膽一事敢與賢兄言之幸勿見阻乾曰願聞從命不韋曰弟請異人入席同飲不妨麼乾曰賢弟要他相陪卽令他來于是就請異人入來異人施禮畢坐在席傍盃盞換盞飲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而謂異人曰今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殿下之兄弟二十餘人今殿下居其中不甚見幸太子卽位殿下不

結

得爭爲嗣矣况汝爲質于此何日得歸于國異人聽
說潜然出涕心如刀刺肉似錐刺淚而言曰吾亦知
此但未有脫身之計耳奈何不韋曰能立嫡嗣者獨
華陽夫人耳韋家雖貧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行計
而見太子與華陽夫人說彼立汝爲子再來救殿下
回秦爲嗣你意若何異人言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
共之不韋即將出金五百兩與異人而言曰汝將此
金交結趙國當權及公孫左右賓客吾來日往西去
也此事爾我知之甚勿泄漏異人謝而言曰得先生
垂憐猶死而再生骨肉銘心鏤骨何敢忘所自矣備

得選秦為君生當任公選地而封必定名標麒麟而
謚子孫世世襲封侯爵必不忘也言將盡公孫乾至
各人又飲了數杯不韋起曰小弟力不勝酒耳來久
今就告回公孫乾曰賢弟再留幾日韋促要行乾留
不住只得親送出門相辭回府去訖不韋至家數月
收拾黃金五百兩收買奇物玩好自與家人去秦西
而行饑食渴飲夜往曉行行了數月不覺早到咸陽
因故人鄭子庄相引寓於城郭看華陽夫人的姐姐
家中安下至次日請主人相見各施禮畢不韋曰小
子乃邯鄲人姓呂雙名不韋秦皇孫異人之命特來

檢着
瓌處

拜訪皇姨丈也山城寂寥無以可貢輒有黃金十兩
以爲拜見之儀伏乞笑納爲榮皇姨丈曰有勞貴步
下顧寒廬素無一面之識重賜黃金何以克當我欲
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只得汗顏領受矣於是皇姨丈
大喜隨即大設筵席相待酒至半酣不韋起言曰始
間所告未盡今者剖明有皇孫異人質于趙國多拜
上皇姨丈有黃金五十兩寄與皇姨娘以爲買菓食
之物助效獻芹之忱令吾面授托請一兄拜還前金
由此皇姨丈叫皇姨出來不韋施禮將金授與皇姨
皇姨大悅而言曰此物雖是姨孫奉妾有勞足下遠

此評列國志傳卷三十二

七

宛叙
東綜

送生受跋涉今皇孫在趙還思回國不思也足下必
知其詳不韋荅曰在下與皇孫公館對居有事釐與
吾說吾亦盡知其詳况秦王舉兵攻趙趙王欲將皇
孫來斬百姓盡皆上言以命保存皇姨曰百姓何如
保他不韋曰自皇孫入趙為質盜賊屏息五穀豐登
萬民復業趙地太平為此民感其德又每遇秦王太
子夫人聖壽元旦之日及朔望時節之辰必清齋沐
浴焚香朝秦而拜自責不能得報生養之恩民又皆
感其賢由斯上言况秦屢次加兵趙王怒將皇孫去
斬俸得金龍護體衆官知是真命由是舉保莫能傷

說列
懷中

身今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無人不知皇孫之賢皇姨
曰皇孫何此賢德也呵不韋又言曰今皇孫在趙夙
夜涕淋思國君夫人之恩無報因此修書一封及寶
三件令吾前與國君夫人上壽就傳他八拜國君夫
人引忱來日托煩皇姨引觀皇姨曰此事容易妾切
日引足下去見不韋秦問問皇姨曰秦夫人有幾位
王子皇姨曰無呂不韋曰今夫人寵而無子不以繁
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嗣誠恐他日
人老花殘色衰愛弛國君別寵富貴不長耳皇姨曰
正由斯而猶豫也呂不韋曰吾有一計能令夫人無

子而有子亦能終身寵於秦矣皇姨曰何計可以教
妾妾教夫人必有重賞足下矣不韋曰今皇孫異人
賢子而自知是夏姬所生又是中子不得立以爲嗣
夫人誠以此時援之而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彼必
感夫人之重恩豈敢遺忘也誠能如是是夫人無子
而有子生則爲太后寵于秦處則立于太廟正祀矣
皇姨曰足下之計極妙來日具此以教夫夫人不必
重賞足下耳言罷各自歇息至次日皇親引不韋入
宮見華陽夫人皇姨先進夫人見皇親進來各叙禮
畢夫人曰許時不見吾妹渴心生塵無人來請今何

自至皇姨曰今有質^趙皇孫異人將夜明珠黑類珠
溫涼盞暨書一封令不韋傳來八拜特來與夫人國
君上壽見在宮門之首未敢擅進托我引來故自至
耳夫人曰令他進來不韋至宮四拜畢夫人命起立
在一傍不韋遂將書同三件珍寶遍與夫人夫人受
了大喜言曰今國君出獵未回其書待他歸來開讀
不韋言曰小人臨辭皇孫皇孫令小人傳他八拜來
拜國君夫人小人就此下拜夫人曰汝且退回店中
安下待國君回來令人喚汝可來同拜未遲于是
不韋退回去訖夫人謂皇姨曰今國君有子二十餘人

有錢使
推得鬼
魔

皆非我生况異人乃夏姬之子也難得此子如此孝
心質居千里之外以我爲念將寶物來慶壽也皇姨
乘閒仍將前不韋與言異人之賢孝行之事說了一
遍與夫人聽訖夫人聽見大悅曰此子再生使我得
之可也皇姨又言曰妾聞不韋之言說異人之賢名
聞天下更夙夜泣思國君夫人也異人亦以國君夫
人爲天爲地耳今夫人寵秦國而無子使我代汝憂
矣夫人曰正爲此事夙夜無寐而煩惱也皇姨曰何
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之中賢孝者舉以爲嗣
也誠恐他日人老花殘色衰愛弛國君解愛寵卽休

皇
會說

矣此時雖欲言尚可得乎今聞不韋譽異人之賢况
又如此孝心不辭千里之遙而令人將寶物與夫人
上壽依妹之計莫如立此人爲嗣否則目今雖寵縱
有羅綺千箱食前萬丈百歲之後死後無嗣不得正
祀太廟矣夫人依我之言異人必知自出中子不能
爲嫡誠於此時言於王拔之而立爲嗣是異人無國
而有國定感夫人之德夫人無子而有子則生死寵
於秦矣夫人喜曰其事正合我意奈異人見質于趙
怎能得回皇姨曰可同不韋畫策救回正議之間宮
人報曰國君回矣夫人接至同坐皇姨前進施禮國

君命坐國君猛擡頭見夫人俛首淚眼微橫秋水愁
眉淡鎖春山端的梨花一枝春帶雨玉容寂寞淚欄
杆國君因問夫人曰何如煩惱之甚夫人乘間言曰
妾有一言未敢冒干殿下國君曰但說不妨夫人曰
妾今無嗣欲向東宮處螟蛉一子恐殿下不允國君
曰是何言歟今我有子二十餘人不問那個隨夫人
自選一個爲子夫人曰諸子皆有母惟異人無母况
此子爲人賢孝純厚若得爲子是妾平生之幸也感
君曰異人見質于趙怎能得回而夫人何以知其賢
孝當時夫人將皇姨之言一一說了一遍及將上壽

寶珠遞與國君國君大喜曰吾兒有此孝心也夫人
又將書進上開封而讀其書曰

不肖兒沐浴百拜稽首頓首於雙親安國君槃華
陽夫人殿下千秋齊年兒自別膝下靡時不意於
左右無奈雲山飄渺道路阻長所憾不能奮飛耳
兒今身在於趙地心不離乎秦疆思親假寐而求
歡莫不涕淋而惆悵兒每思生雖夏氏養幸夫人
而得至於今日實此何由得報也由斯夙夜懷愁
不已兒感國君夫人生我養我而不得在于左右
冬溫夏扇之奉是如空然生子也兒又思有雙

親在官而不得披彩衣之樂報生養之恩由此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知我如此不如不生兒莫無有效意輒具夜明珠一顆照燭珠一扇溫涼盞一雙敬令呂不韋傳我八拜前來上壽 伏重雙親休以不孝之兒爲念善保龍體候登九五之位勵精圖治立致太平之基萬壽無疆此兒之願本因魚便賁以尺素以傳八拜敬効華封之三祝及通問安之微忱爲此具于龍威不任激切屏營之至

國君讀罷其書涕淋如雨夫人亦垂淚不已國君淚

言曰何計能救此子回秦也皇姨言曰今有使命且
不韋妾觀其人足智多謀若與同議必能救回矣夫
人曰可令人喚來商議於是去請不韋時不韋至宮
拜伏於地言曰願殿下千秋夫人齊年國君令平身
不韋又曰小人傳皇孫八拜今當就此拜還於是便
拜拜訖國君夫人兩淚又淋國君拭淚謂曰久聞足
下大名知雷灌耳幸交我兒今日見矣我與夫人商
議欲立異人爲嗣尤恐質於趙國無計脫離敬請益
於足下足下何計教於我也不韋曰殿下肯立爲嗣
小人不惜千金之業賂趙當權必能救回公子誠恐

殿下獻言耳國君曰汝若不信就刻玉符約誓爲綱
委足下爲使去救也不韋曰謹領尊命于是不韋即
歸店內至次日又來宮中國君將玉符度與不韋不
韋受訖言曰來年五月內救皇孫還朝殿下可命一
員大將引兵沿途接應以防不虞國君曰我有令將
軍馬前來接應汝可用心勿使有悞倘救得吾兒還
秦汝之富貴非輕同其休戚言罷將銀百兩以賜不
韋充爲路贖不韋遂拜受辭別就行 麗泉有詩曰
誰似商人呂不韋 肯將金寶換金魚
華陽一進強秦計 何用男兒苦讀書

嘗時呂不幸登山越嶺。歷盡風霜。不覺來到邯鄲。先
歸家內。見父說了一遍。父親大喜。不幸即便入城。到
公孫府前。令人通報。不一時公孫乾即自出迎。兩人
交拜。分賓主而坐。待茶完。公孫乾曰。賢弟遠路驅馳。
有勞跋涉。顧垂青盼。有失遠迎。幸勿見責。不幸曰。久
仰台顏。未嘗少替。小弟此番買賣。不濟無物。堪送。止
撰得玉帶一條。溫潤無瑕。送與將軍。以表寸忱。乾乃
大喜曰。甚感賢弟價值多寡。即刻奉還。幸曰。何用價
也。敬留來奉賢兄。乾受訖。遂佐酒相待。二人笑飲酒
至半酣。乾醉歸內。言曰。賢弟從容慢飲。我令異人來

陪賢弟我畧假寐一時。便來相陪。於是乾入去了。不
韋將玉符與異人而言曰。吾去西遊。見你國君夫人。
說立你為嗣。令吾傳此玉符與你。為執你不必懷憂。
我自有的計。救你還秦。異人謝曰。倘得還秦。必不忘恩。
二人語話未完。乾又至言曰。賢弟何如。不佞韋曰。酒
多矣。小弟告回。來日再會。因是回歸至家。與父言曰。
兒欲謀取強秦。天下無計可施。今聞邯鄲城內朱家
有一女名姬。生得絕美。不如娶來。與兒為妾。待其有
娠。兒與朱氏明說此計。誓不相負。獻與異人。異人今
在客中無妻。必然納也。倘生子。必是我子也。異人過

後。必定我兒登基。再改姓號。却不是吾家天下也。父
曰。其計大妙。於是令人將百金去朱家說親。聞不韋
家中大富。因此就肯與他受了財禮。約與擇日。就還
其親。媒人回說親事已成。不韋大喜。至次日令人去
接新人。到晚一行人簇着轎子前來。門首下轎。入門
那新人。生得十分美麗。怎見得美處。但見

齊直直髮兒。曲灣灣眉兒。烟青青眼兒。直隆隆鼻
兒。香噴噴口兒。紅拂拂腮兒。美茸茸臉兒。尖纖纖
指兒。短細細脚兒。穿一雙翠綉鞋兒。

不韋計娶朱氏。

看
夫
比

色
升

當時不韋接入洞房成親不可盡形而言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成親之後豈料又過了三個月日矣朱氏有娠不韋亦知遂實告知朱氏吾娶你是計也朱氏曰何如是計韋曰吾欲謀取秦天下故娶你待你有孕進與秦王皇孫異人異人今質在此無妻必然納也倘生此子是男異人必立為嗣異人過後此子必然登基你可念夫婦之情說與此計而同謀秦之天下你敢肯乎朱氏曰夫婦之情既然如此怎生不肯計將安出不韋曰吾來日設席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令你勸酒異人見你有貌必然求

似不
當如

你爲妻吾將你與他爲妻。却不可忘前之情也。于是
二人對天發誓。至次日呂不韋敬來公孫乾府中。乾
接入後廳。各施禮畢。乾曰：賢弟有甚貴幹。多日不至。
寒舍幸曰：小弟上庄收些薄稅。因此久違。奉訓言訖。
飲茶。茶罷。韋曰：小弟無甚効意。敬備蔬酌。有勞賢兄
驥足。就同異人去。我寒舍少叙片時。未知尊意如何。
倘肯光臨。則小弟蓬筚生輝也。望乞勿阻爲榮。乾曰：
既賢弟有請。如何不去。不當打擾府上也。於是公孫
乾與異人呂不韋三人上馬前來。至前首。呂公接上
草廳。各施禮畢。然後入席飲酒。只見席上珍饈百味。

形容
嫵媚

盈滿筵前笙歌兩邊。排行當時孫乾異人，就入席吃酒。兩套酒行三巡，不韋令二青丫鬟引朱氏出來勸酒。異人見那朱氏，生得十分俊俏，怎見得好處。

雲鬢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顆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尤如織女下瑤池，好似姮娥離玉殿。輕移玉步，擬散金蓮。千般嬌嬈，萬種風流，懶臨席邊佇。羞對尊前，言縱有丹青描不成，每對銀燈看未足。

朱氏到席前再拜，乾問何人，不韋曰：「吾之小女也。無可以敬將軍，當出妻獻子。」朱氏擎酒進前，先勸公孫。

又故
一番
新人

乾後勸異人異人接酒左盼右顧目不捨離朱氏亦
以秋波送情勸酒完了入內去訖公孫乾飲大醉俛
首撞眠異人執盃謝不韋酒了而言曰念生身質此
遠處客館寂寥欲求朱氏爲妻未知公意如何韋詐
沉吟不應異人又曰肯念客中孤苦而遺之生當啣
環死定結草誓不敢忘韋佯怒而言曰既中殿下意
卽就獻之何以報乎於是令人擡送朱氏與異人先
回去訖公孫乾酒醒不韋親送去訖麗泉單咏朱氏
詩云一點櫻桃啟絳唇
兩行碎玉嚼陽春
榆錢不買千金笑
元是昭陽宮裏人

○朱氏生政於邯鄲

紀秦
年号
志本
子也

却說秦異人娶得朱氏之後。不覺半載餘矣。是時乃
 秦昭王之十八年歲次甲辰正月旦。朱氏產一子。生
 得豐準。長目方額。重瞳。長目。背上生麟。出世有齒。容
 貌甚奇異。人遂喜。取名為政。不說朱氏生子。却說公
 孫乾思念不韋。數月不來。正欲令人去請。不韋亦坐
 乾見。遂與携手。同入後廳。施禮分坐。乾曰。間濶數月。
 如隔三秋。况予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我欲與賢弟下
 幾着棋。解悶懸望不見。汝來。正欲令人來請。幸汝自
 至。我心不勝之喜。韋曰。小弟下棋。生當正欲請益。既

事如
其局

雲將
然足
假勞
之威

然如此。與賢兄下幾盤。如輸三盤。請罰一箇東道乾
曰可。於是二人下了半日。不韋連輸三盤。韋曰。小弟
輸也。來日請賢兄同異人偕去南門池閣內飲酒。今
天色炎熱。其處清涼。一則少叙間濶之情。二則當以
避暑。乾曰。正合我意。不韋辭異人送出離門外。韋將
還秦之計。說與異人。異人大喜。不韋到家。令父收拾
家財。亦令人入邯鄲城內去。朱家說知此計。朱家亦
收拾家財。亦令人去。異人處接朱氏同子政到家。是
夜都搬在。呂不韋家中安下。至次日。不韋令其父帶
家小及朱氏一簇車馬。先往咸陽去訖。却說不韋只

此平列國志傳 卷之十二

廿五

留左右。僕价二十餘人。在城外池閣內排設筵席。筵席完備。令人去請。不一時辰。公孫乾同異人齊到。羣見出迎入閣內。各施禮畢。分尊卑而坐。輪盃飲酒。此時正當六月天氣。天色炎熱。怎見得古人有篇古風爲証。

祝融南來鞭火龍。火雲焰焰燒天紅。日輪當午凝不去。萬國如在紅爐中。五岳翠花雲彩滅。陽侯海底愁波竭。何當一夕金風生。爲我掃除天下熱。

公孫乾與異人。不韋三人同飲。况不韋異人佯醉不飲。只勸公孫乾。觥籌交錯。不覺飲得酪酊大醉。不韋

暮偷
了者去

隨扶乾於閣後涼牀內睡了。便叫公孫乾手下左右人員各賞酒一瓶。俱灌醉了。扶去閣內睡着。不韋同異人將公孫乾馬騎了。解其劍佩了。二人出外閣門直走奔往咸陽去訖。正是

踏碎玉龍飛彩鳳。

斷開金鎖走蛟龍。

呂不幸同異人馬快趕着朱氏家小同行。正是歸心忙似箭。快馬走如龍。公孫乾至晚方醒。知覺一簇人馬已逃五十里之地矣。忙喚左右問異人。不韋何去。皆言不知其因。令人去。呂不韋在止。去看回來。道揭家走入咸陽。欲去去。趕奈天色已晚。日落西沉。不得

行
如馳

關闕回家。至次日入朝。公孫乾出班奏曰：「臣蒙聖旨監守秦王皇孫異人。昨日失管被他逃回咸陽。今早方知奏聞我王。趙王太驚曰：「此人還秦使我日夜不安矣。由此大怒叱乾曰：「令卿仔細監管如何走了。汝卽引兵前去捉回。如若不獲。斬首示眾。於是公孫乾領命卽出朝門。親率精兵五千。隨後就趕了數日。看看趕上乾。高叫異人曰：「趙王令我請殿下還趙。異人佯笑答曰：「吾料趙王不能容物。方漸回秦。你休趕我前來。伏兵倘若不退。軍中無情。公孫乾恨不得一步趕着。催軍急至。近異人謂不韋曰：「追後軍追急前

走了
奇貨

無救兵怎生奈何異人正在荒忙之際驚得手足無措竟不附體忽見正西上那一隊軍來欠身言曰吾乃秦將章邯奉國君之命來救殿下介冑在身不能施禮望乞恕罪言罷引軍向西北角上湧出一簇人馬旌旗蔽日劍戟如霜認旗上書着五字秦大將軍章邯之旗其人拍馬向前排開一陣公孫乾荒忙引兵趕至邯橫鎗勒馬問曰來將何人願通姓名乾曰吾乃趙國大將公孫乾也因皇孫異人私離趙國我今奉旨特來拿還邯言曰吾乃秦國大將章邯你三合中間贏得我便把皇孫與你歸趙三合輸與我連

你性命無還乾聽罷舉劍殺向前來章邯亦持鎗迎敵兩馬相交雙器並舉戰上五十餘合公孫乾氣力不加撥回馬便走章邯隨後追趕殺數十里方回不說公孫乾敗回趙國且說章邯保着異人還秦至晚來到咸陽入城次日異人被楚服入宮朝見太子却說國君與夫人正在宮中納悶忽見異人歸國二人喜不自勝笑而言曰吾子歸矣於是異人先拜國君後拜夫人言曰不肖之男久違龍顏不能得勾披彩衣奉雙親之樂勝如芒刺在背不安僥倖回來伏望雙親海容赦兒不孝之罪矣國君曰若非不韋爲使

楚服
便合
賜在
天人

那時
五百
金
價

報訖除失賢孝之兒矣夫人喜與國君言曰妾乃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其名曰子楚國君曰善於是子楚跪告國君夫人曰蒙皇祖屢舉兵來攻圍邯鄲趙王幾欲殺我全賴不韋將金五百兩與趙之當權與守者得命亡歸若非此人豈得至於今日再生之德實感斯人伏望殿下重賞不韋國君從喚不韋曰吾兒之命感得先生今將城西饒田一百畝及宅子一所賞你候明日奏知父王封贈官職不韋曰承賜拜謝而出却說子楚與朱氏就往華陽夫人宮中居住忽日秦王升殿太子安國君出班奏曰臣子異人先因

東官是
東王也
呵

奪璧之仇爲質於趙屢遭趙王辱罵欲殺異人倖得
陽翟大賈呂不韋以金五百兩買賂趙之當權權監守
之人僥倖脫亡歸秦皆此人之功伏望陛下封賞此
人王曰依卿所奏就宣不韋至階下不韋出呼禮畢
王曰朕皇孫異人得卿救還封卿爲東官承承之職
不韋叩頭謝恩秦王謂章邯曰朕恨趙王辱罵寡人
封卿爲大將軍領兵二十餘萬前去伐趙於是章邯
謝恩出朝引兵就行只見紅旗閃閃赤幟翻翻人如
流水馬似流星看看來到韓國陽城西面三十五里
負黍亭下下塞探馬飛報陽城縣令謬名聞知忙點

連城
趙壁
在否

民兵四萬出迎當時章邯出馬謂謬名曰我奉王命
伐趙借此經過與你韓國無仇何故引兵相攔名曰
吾韓與趙實是唇齒之邦唇亡齒寒你今伐唇齒又
何安爲此却兵實不相瞞若要過此負黍殊非軍生
兩翼馬能駕雲章邯大怒持鎗直取謬名輪刀
來迎兩馬相交戰二十餘合章邯賣個破綻謬名輪
刀砍入章邯躲過番身一鎗刺殺謬名落馬四萬餘
人盡皆降伏章邯入城下令安民已訖引兵入趙兵
不血刃取得趙邑二十餘城直至趙國大城下下寨
次日趙王升殿群臣奏曰今有秦兵命章邯爲將領

兵二十萬前來報皇孫質之仇今兵臨於城下主驚謂公孫乾曰此禍是汝放異人以致如此可速引兵迎敵於是乾出朝領兵十萬出城與韋邲交戰三十餘合乾大敗被秦將斬首九萬餘級飛報趙王趙王大懼問群臣曰何計可退此兵上大夫藺相如奏曰臣有一策名移禍計可退秦兵王問曰何計相如曰可差使命入西周報與赧王說秦王意欲一統天下強霸諸侯先伐趙國後攻西周周赧王既知安得不驚必然發符遣使連合諸侯攻秦去必抽兵回還我王可以高枕無憂趙王大喜即遣穆仲爲使入西周

去畢竟如何

批 相如祝辭滕百里之所而退秦兵
秦伐周一統天下

江山
非昨

周赧王五十九年七月下旬周王升殿近臣奏曰今
秦遣章邯為將親率大軍十萬攻趙趙不能敵特遣
穆仲為使前來求救陛下可發兵救趙趙今有燒眉
之急王若不救趙必亡矣趙亡必來攻周願陛下思
之周王聽知心中憂懼宣穆仲入朝拜舞已畢仲曰
今主上被秦兵攻急特遣小臣前來求救願陛下會
合諸侯攻秦若何周王曰卿且先回朕聚合諸侯隨

如後
之緒

後領兵前來穆仲拜辭歸趙周王隨即發檄各國諸侯起兵救趙正商議間飛馬報來秦命相國呂不韋發使往趙令章邯移兵攻周西路又遣右將軍謬姓彥領兵十萬攻周東路二路軍馬以今俱會於鎬京之北下寨願陛下早為定計周王聽知唬得竟不附體手足無措問於群臣何計可破眾皆默然無答忽有一人面如重棗口若懸河官帶征西將軍之職河西人也覆姓司馬名坤字文元近前奏曰七國諸侯俱周之子孫功臣之苗裔本出于一威烈以來強以併弱大以吞小各君其國各子其民王綱解紐禮樂

征伐並出於諸侯目今之秦國富兵強難以爲敵陛下兵衰將老莫若降之免動刀兵乃社稷之幸也王曰卿料文武創業八百餘年至此一旦休矣自古國家無有不破所恨在朕也朕若不降兵衰將寡生靈枉罹塗炭於是卽引文武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戶口三萬秦王大喜受其獻降時周民東亡秦遣大將軍章邯領兵十萬入周取其寶器數百車入秦乃遷西周公於單狐聚 麗泉有詩嘆曰文武崩來八百秋 紛紛逐鹿戰未休 強秦徒得楚獲盡 誰知江山却姓劉

當時周既降伏於秦，秦王喜不自勝。一日，顧謂群臣曰：「朕欲併吞六國，以何國爲始？群臣奏曰：『魏與秦爲鄰，地隔千里，兵不滿百，將非其人，厚歛于民，君弱臣佞，從而征之，無有不勝之理。』魏國既爲我有，則餘地如拾芥矣。」秦王大喜，於是卽令章、邯爲將，領兵五萬，殺奔魏國而來。離、魏一百二十里之地，吳城下寨，吳城守將靡名引兵出迎，列開陣勢，兩馬相交，雙鎗並舉，戰不三合，被章、邯斬於馬下。遂領軍入城，屯札有聲。王聞秦動兵，恐來伐已，乃自朝于秦。秦王大喜，復其

庚戌秦五十六年秋，秦王病重，詔章、邯、班

行令無把

送朝於是章邯回兵是夜秦昭襄王薨文武百官
哀停尸於白虎殿至辛亥年十月立秦安國君柱
卽位三日而薨百官亦舉哀孝事未完東宮局丞呂
不韋言曰天不可一日無日國不可一日無君今孝
文王已喪太子可以爲君而鎮諸侯萬民太子楚言
曰今孝文薨肉未寒何敢遽登大位朕欲以孝治于
天下朕豈可失於孝耶願守服三年再登大位群臣
服其議皆莫敢言不韋來言曰今天下諸侯紛紜咸
有覬覦強秦之心豈不早登大寶分兵拒隘誠恐秦
地以屬他人况天子之服以日易月上古有之殿下

慨然
天子
車旗

援慮
不末

何故不明于是太子楚卽位群臣由呼國號秦莊襄
王壬子元年報入燕國且說燕王設朝文武群臣山
呼訖正謂群臣曰朕憾齊人占吾聊城朕欲興師誰
可領兵中將軍陳人出班奏曰臣願爲將以復其城
於是燕王封人爲上將與兵二十萬是日領兵就行
前至聊城北三十里下寨陳人與裨將言曰來日我
引兵挑戰佯敗你伏兵東山之下待彼過後出兵取
城吾再殺回兩下夾攻可以成功裨將領命訖齊將
蒙靡果然以兵出迎與陳人戰於城下鬪不三合陳
人佯敗荒走靡以兵來趕過東山之前燕軍見靡過

了殺奔入城蒙靡領齊兵正趕之際忽守門軍人報
道燕兵殺入聊城靡聞大驚急回復聊城陳人催兵
來趕兩下夾攻靡致遭擒陳人入城安民將靡斬訖
寫表奏知燕王燕王大悅封陳人爲大將軍將兵屯
於聊城探子飛報入靡不知後事如何

批 西戎寢織六國爲燧

田單興兵復聊城

齊王登殿百官班列公子田單出班奏曰今被燕兵
以陳人爲將領兵拔子聊城目今兵屯聊城伏望我
王火速興兵不然兵臨城下將至壕邊齊王惧而言

單計
無聊

日卿可爲將點兵與戰於是田單領兵五萬前至聊城東五十里屯札次日引兵直逼城下陳人已知以兵十萬出城與戰三十餘合田單兵少大敗而還陳人引兵入城却說田單大敗歸寨悶悶不悅無計可施坐於寨中忽有軍人報曰寨門外有一隱士自稱前來與公子畫計而取聊城田單速請其人入寨施禮已畢田單問曰先生何臨必有識見隱士對曰生姓魯名仲連聞知公子與陳人相持猶豫不決特來獻策田單曰久聞先生大名今幸識荆不知先生以何計教吾願聞其命仲連曰燕王用人多疑而信譖

陳人忠勇有謀而無成不如令奸細人以間謀謠言
私入燕地傳說陳人屯兵聊城殺退田單欲自爲王
彼聞必信定削陳人之兵權公子以兵下寨逼城燕
王旣來滅陳人之兵陳人恐我攻城必不肯以兵還
燕燕王愈驚致此使彼君臣相疑然後小生作書書
內陳說利害而矢與陳人陳人見書必然自殺不須
公子汗馬之勞而得聊城田單大悅曰先生神機妙
算想行必應於是田單使奸細之人入燕傳說謠言
陳人謀反之事燕王設朝群臣聞知百姓謠言陳人
謀反果入奏知燕王燕王言曰朕料此賊必反今果

然矣又謂百官曰今兵權盡在他手何計可獲此人
群臣曰我王可傳詔命前去軍前只說聞知秦國動
兵恐來伐燕令彼星火分兵十萬與使前來保城若
分兵至燕王親引此兵一鼓而可以擒陳人王曰善
卽發使命前去聊城見陳人陳人接着按讀畢正欲
分兵忽守城軍人來報今田單引兵攻城陳人猶豫
不決欲分兵恐不能制欲拔兵全還怕失其城無奈
只得謂使臣曰公且先去奏知燕王待我殺退田單
引兵前來保燕若分兵去必失此城使回將此奏知
燕王燕王惧言曰此跋扈反者的實旣若不反必然

分兵又謂群臣曰此賊謀反汝等何計可擒此入群
臣曰我王休憂只管收兵守住險隘不與糧艸任從
他在聊城反亂必不能入於燕矣王曰善遂分兵守
住各處關隘不放一卒入燕却說陳人守城歲餘見
城中糧盡差人去燕王處乞糧被把隘兵拿住言曰
你陳人反燕又來脫糧就將使命殺之只令一卒報
與陳人陳人自謂曰吾遭齊人之間謀矣於是悶悶
不已却說田單令魯仲連作書曰

江西逸士魯仲連沐浴百拜致書於大將軍陳廉
下切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奔南陽斷右壤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

評今
妙品

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
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
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笑公聞之
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
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其年
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
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于天下矣故爲公計不
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
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
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

言
動人

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奔世東游于齊
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
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變計而審處一
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
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道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
而不見窮年沒齒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拜
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
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隣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

壯而喪地于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陣計不顧後出
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擒將曹子以敗軍擒
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壯
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
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
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恃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
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
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
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
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爲爭名與天壤

相敵也公其圖之

於是仲連將書縛于箭矢上在城上高叫曰吾乃逸
 士魯仲連也為陳將軍之利害直來上言也言罷將
 箭射上城去仲連即回却說燕陳人拆書讀畢自言
 曰吾該休矣陳人乃泣三日謂軍民曰非我不盡忠
 也燕王信譸使我有國難奔有死難逃言罷自殺而
 亡城中自亂於是田單引兵殺入城去定亂安民令
 裨將守聊城自引兵還齊齊王大喜曰是卿之功也
 單曰非臣之功若無魯仲連畫策為書安能得其聊
 城也王曰仲連安在朕必以重爵封之單曰今在午

陳人亦是一好義子

門外不敢擅進由此令人去宜不一時仲連入朝山
呼禮畢王曰取聊城乃卿之功也封卿爲上大夫會
爵一邑仲連奏曰吾與富貴而詘於入寧貧賤而輕
世肆志焉奏罷不受爵祿遂逃之海上隱也
麗泉單贊仲連辭曰

載質皇皇慮失時

齊時胡獨宦情微

曾聲大義師侯國

耻見咸陽作帝畿

高蹈滄溟言果踐

清風蘭雪咏偏宜

勝燕未幾歌松柏

莫怪先生蚤識機

莊襄王發兵征趙

戰國
以來

氣不
行

陽人
今在
河南
梁縣

當時事聞魏國魏安釐王問子順曰天下還有高士
否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連乎王
曰魯仲連疆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性成則自然也
言訖罷朝却說秦王楚感呂不韋救已之功以不韋
為相國封文信侯此時東周周君又恨秦王徙彼於虢
國與諸侯謀伐秦事敗秦王使呂不韋帥師前去又
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奪其兵權而回周遂絕不祀癸
丑二年秦謂群臣曰朕今國富兵強欲伐趙國卿
意如何群臣對曰陛下聖意不錯宜舉兵伐之秦王

能料

卽宜武安君至殿命其領兵去征乃武安君言曰鄆
鄆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援日至彼諸侯怨秦日久
矣今秦欲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遠
絕山河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今臣身染微恙恐負王命候待秋高馬肥臣畧
康健隨卽行矣秦王見武安君辭病不行遂以王齧
爲領兵元帥章邯王翦爲左右將軍領兵二十萬前
去伐趙於是二將領兵分爲五隊而行但見旌旗蔽
野人馬飛騰不日行至趙地趙之郡邑咸莫敢當望
風歸降於是兵不血刃取得三十七城軍至太原太

老如
累如

原郡守納降章邯入城安撫百姓軍亦屯於城外却說趙王設殿群臣奏知今秦遣章邯為將取趙之邑三十七城目今軍馬屯定太原趙王大惧言曰此事為之奈何藺相如奏曰臣有一計可保趙國王曰何計可保相如曰為今之計莫若深溝高壘分兵守住險要彼必不能進也然後發使往眾諸侯處求救待其師老糧盡然後以奇兵擊之必然勝也於是趙王分兵守拒險隘不與之戰畢竟如何

批 相如被計退章邯

平原君合從于楚

次且趙王宣平原君趙勝至命其求救合從于楚魏
約退秦兵平原君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
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交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
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得十九人餘
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荐於平原君今少一
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王曰可時平原君謂毛遂
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
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左右未有所稱頌勝未有所
聞先生不能留先生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乎

原君乃以備員十九人相與鄙笑之言訖平原君自與十九人辭王往(楚)平原君西行至(楚)王亦自出迎入內坐定平原君與十九人論議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可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見毛遂言而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聽說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持(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
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威也以楚
之強天下莫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
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
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
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方荅曰唯唯誠若先生
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
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犬馬之血來左右取至毛
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以者

吾君次者遂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而言曰
公等可歃此血於堂下言訖進盤次第歃血而言合
從歃血罷毛遂謂十九人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衆笑而已楚王既約定與共合從平原君與
毛遂十九人歸趙言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矣
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
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于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強干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乃拜
毛遂爲上客平原既返楚使春申君將兵十萬來救
趙難未及至而秦兵攻城甚急趙王欲降平原君趙

勝甚患之是時邯鄲傳舍吏子李同知其意說平原
君曰今君之憂懼秦兵強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
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在危
苦之存尤易得方可拒秦於是平原君從其計得敢
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領其衆出戰殺退秦兵三十餘
里平原君收兵在城外屯住秦兵亦莫敢進寇
麗泉詩曰

歃血捧血一語中

因人成事豈能通

平原門下三千客

誰似毛生自薦功

○公子竊符救趙

華說趙先使人往魏求救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
異母弟也封爲信陵君賢而好客是時有隱士曰侯
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
厚遺之不受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自從
車騎虛左而迎侯生侯生知其來攝弊衣危直上載
公子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色公子見其不讓
尤執轡愈恭侯生載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
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從其請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
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激察公子顏色愈和
常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座待公子至舉酒望而

未至及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竊罵侯生侯生視
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乃引侯生坐
上坐徧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
生因謂公子曰今日_蘇之爲公子足矣_蘇乃夷門抱
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不宜有所過故過之
然欲就公子之名市人皆以_蘇爲小人而以公子爲
長者能下士也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
此_子賢者世莫能知公子可往請之而公子往數請
之朱亥故不謝而莫之至於是罷會次日却說趙使
至見魏王說平原君求救之事望念夫人之故蚤發

不放

三軍前來救應魏王聽從使將軍鄒將十萬眾前來救趙兵至鄴秦王聞知使告魏王曰諸侯敢救趙者已釋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鄒留軍壁鄴持兩端以觀望又使客將軍新垣衍入邯鄲為探因見平原君引見趙王趙王聞魏不來救心中憂悶時新垣衍計謂趙王曰秦欲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圍自解矣趙王未及發使是時魯仲連適游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即見平原君問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連曰請出於是垣衍

出連見新垣衍曰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今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役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
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
吾將使梁及燕助之矣新垣衍曰吾乃梁人也先主
惡能使梁助之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
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且秦無已而帝則且
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
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女子妻妾爲諸侯
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
以得故寵乎于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吾請出不敢

帝秦也於是不復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
里平原君復遣使人之魏魏魏不動兵時平原君使者
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公子縱輕勝弃之降秦
猶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遣兵魏王畏
秦終不聽公子計不獨生而今趙亡乃請賓客約車
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
侯生具告所以侯生應曰公子勉之公子憂而出行
數里心不快曰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送我我
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
子之還也公子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

有羸聞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方能竊之羸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能使客斬其仇人之頭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而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遂從其計使客斬如姬仇人頭以獻因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大喜而行又見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從此事則大喜矣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公

子曰晉鄙嘖咄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言訖辭去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見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刎以送公子公子不請遂行至鄴見晉鄙與令符疑之欲無聽從之意朱亥袖四十斤鉄錐錐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則父歸之兄弟俱在軍中者則兄歸之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來救趙擊秦當時楚兵亦至三路軍馬合擊殺退秦兵王龔幸存趙國

是日趙王及平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原召蘭失
爲公子先到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刎
却說魏王聞知此事大怒公子之盜其兵及殺晉鄙
公子亦自知已却秦存趙乃使將將兵歸魏去訖而
公子獨與客留趙孝成王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
子公子聞之意驕傲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
子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
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
令奪晉鄙兵以救趙子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
臣也公子聽言於是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

掛言五國十八卷 卷之六十二

世之

除自迎執主人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于魏無功於趙趙王待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公子竟留趙趙王以州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是時平原君用魯仲連言不帝乎秦秦兵旣敗去欲封魯仲連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置酒請魯仲連酒酣起以千金爲仲連壽仲連笑曰所以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難於無取卽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堅留不住却說公子在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博徒薛公藏於

賣漿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家公子聞其所在，乃間步往從。兩人遊甚，慳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公子妄從博徒，與賣漿者游，妄人耳。」公子聞之，乃謝夫人去，曰：「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公子方留在趙，十年不歸。今秦復來併吞，不知後事如何。

批 秦王與兵伐魏

批 竊符救趙

却說秦王設朝，謂群臣曰：「朕與兵伐趙，數被魏王引

批言及國志傳 卷之十一
兵爲應由此。朕甚恨之。今汝文武之中誰人與朕建
策以兵伐之。蒙騫奏曰。食君之祿終君之事。臣子之
職也。臣雖不才願將兵去伐魏。於是秦王遣蒙騫爲
將領兵十萬前至魏國。離城三十里下寨。魏王設朝
關門。大使奏曰。今有秦王以蒙騫爲將帥兵三十萬
來伐我國。目今將士離城三十里屯札。伏望陛下火
速興兵與戰。不然必來攻城。魏王大驚。卽謂僞公假
公曰。汝二人將兵出迎。於是二公引兵五萬出迎。蒙
騫亦領兵來攻城。相遇列開陣勢。更不打話。兩馬相
交。僞公兵戰不十合。僞公欲敗。假公持鎗助戰。又十

合二公氣力不加。撥回馬便走入城。緊閉四門不出。二公走入。奏知魏王曰。臣該萬死。非臣不欲取勝而立功。年紀高邁。氣力不加以致此大敗。不能取勝。無忌以兵回救魏。

時魏王憂秦兵強盛。不能抵敵。乃喟然嘆曰。如此誰人可敵也。二公曰。今有公子信陵君無忌者。先爲大王不肯以兵救應。趙因致盜胥鄙之兵往趙。趙秦怒我王見罪。不敢回國。目今屯于趙地。望大王以書請回。小臣二人爲使。請公子歸國。公子一見王書。必以骨肉爲念。遑遑歸之不及矣。公子一歸。卽令作書求

信陵
重魏

毛薛
二公
信陵

救於諸侯。諸侯必應會兵。可破秦師。於是魏王為書
 令二公為使。至趙。見信陵君。二公持書與信陵君看
 畢。無忌曰。吾不合觸王之令。奪晉鄙之兵。而救諸侯
 誠恐我回。王必怒吾也。吾今不回時。有毛公薛公見
 信陵君。不肯歸。而言曰。公子所重於諸侯者。徒以有
 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
 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于天下。語未畢。於是信陵君
 色變趣駕還魏也。次日信陵君見魏王。俯伏階下。言
 曰。臣該萬死。幸我王以至親之情。而赦今臣歸國。會
 盟諸侯。必破秦師。我主休慮也。魏王下座持信陵君

泣而言曰。是朕一時不明。致使卿不肯歸國。卿休記恨朕也。於是封信陵君爲上將軍。信陵君謝恩出朝。發使往(楚)(燕)(趙)(韓)(齊)之國求救。五國聞之。信陵君爲將。各遣兵五萬前來救應。信陵君率五國之兵出戰。蒙驁聞知。無忌爲將領兵前來挑戰。二軍混戰。從巳至午。(秦)兵大敗。信陵君親提寶劍直取蒙驁。蒙驁以鎗來迎。二人戰上三十合。蒙驁大敗而走。魏兵趕至華州河下而回。信陵君犒勞五國之兵。各還本國去。訖。信陵君自將兵屯札於河外。以防不虞。收拾敗殘軍馬奔還(秦)國。奏知(秦)王。王曰。五國如此無禮。朕誓

雲合

其父

必伐六國。言訖罷朝。是時秦與六國不睦。秦王悶悶不悅。染成一疾不起。至次日遂薨。百官弔孝。停尸於待宮。不韋同文武立子政爲秦王。群臣上賀。秦王謂不韋曰。朕感卿救先君之恩。於是朕得至於今日。稱卿爲仲父。乃拜爲相國。不韋謝恩退朝。立母朱氏爲皇后。

秦始皇帝名政。實姓呂氏。初秦昭襄時。以庶孽質趙。不得意。有陽翟大賈呂不韋見之。視爲奇貨。以五百金與之結賓客。五百金買奇珍。入秦爲求立爲太子。不韋計納邯鄲美姬朱氏爲妾。知有孕獻

之昭襄以爲夫人以昭襄四十八年正月旦王政
於邯鄲。莊襄立夫人爲皇后。不韋爲丞相。始皇
立持蠶秦之富強。滅六國。遂并天下爲一統。專以
刑威立國。焚書坑儒。暴虐無道。二世而亡。政卽王
位二十五年。并天下卽帝位。凡十二年。壽五十。

趙王與兵取燕邑

却說趙王一日升殿。顧謂李牧曰。朕思武遂方城二
邑乃趙附庸之邑。何如屬燕。朕今封卿爲上將軍。可
領兵去取二邑。牧曰。臣願往取武遂方城以屬趙也。
於是出朝。引兵直至武遂城下。下寨。守將燕臣點兵

史記

七平川野史卷之二

五十一

出城與李牧戰。二人對陣。不十合。牧斬臣於馬下。遂引兵入城。安民。李牧謂下將軍公孫乾曰。吾料方城守將燕官者。不比其弟燕臣也。難以力攻。吾用一計。可得此城。吾先發使人去了。詐稱燕臣求救。保於武。遂彼不久。引兵必來也。你可領一軍抄小路先去。取了方城。待他求時。吾自引兵擊之。彼兵方回。兩下夾攻。可殺此人。於是乾引兵去抄小路。取方城。去訖。却說方城燕官坐間。軍人飛報武。遂有使前來。官令進開書看。是求救兵之事。遂點軍二萬。卽行。晚至武。遂離城一十里下寨。却說公孫乾始至一更。到方城。

其搖
其屈

城下已領兵去。遂詐作官軍回。叫門。城中無主。不防。開門。接入。方知是趙兵也。公孫乾不用張子龍斧。得了方城。屯札却說李牧探知燕官軍到。是夜遂引兵出城。劫燕官寨。官兵不會隄防。趙兵入寨。就寨邊殺起。混至天明。燕兵十去其七。引敗軍急回城下。城中乾以兵來迎。措手不及。被乾斬于馬下。李牧入城守撫百姓。寫表申奏趙王。趙王大喜。言曰。吾有此人。不愁強秦。

李牧者。乃趙之北邊良將。嘗居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市擊數牛饗。

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言失。匈奴皆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但願一戰。於是大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單于奔走。十餘年不敢近趙邊。○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于戎狄。秦滅義渠。始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北破林胡。築長城首代。竝陰山下。至高關。爲塞。其後燕破東胡。却千餘里。亦築長城。以拒胡。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却說楚王設朝。謂春申君曰。朕欲伐秦。恨兵衰將少。

合從兵也。春申君曰：合從五國可以伐秦。於是發使往四國。趙、魏、韓、燕之處約盟。合從以伐強秦。使去各國約訖。趙以公孫乾爲將，引兵五萬前來。韓以陳俾爲將，引兵五萬前來。燕以傅補爲將，引兵五萬前來。楚王爲從長，以春申君爲軍師。而用事亦引兵十萬前來。都至秦壽陵城下。下寨。至次日，五國之兵攻城。城破，守將王龔引百騎殺出東門，還秦。却說五國守將引兵入壽陵守寨。賞軍。次日引兵直至函關關下屯住。却說秦王登殿，群臣拜舞畢，王龔敗回，急入朝奏曰：今楚、趙、韓、魏、燕五國與兵共五十萬來伐秦。

也。目今軍至函谷關，關下下寨，臣獨力不加，致失壽陵。而回奏知陛下，伏望陛下赦臣罪也。王曰：勝負乃兵家之常事耳，非卿之過。而問群臣曰：誰人可退五國之兵也？言未畢，王翳出班曰：假臣三十萬兵，足以破五國之兵也。王曰：就封卿爲大將軍，領兵三十萬。前至函關，去破五國之師也。於是王翳出朝，卽點精兵三十萬，前至函谷關東。一百二十里下寨，屯住。次日，王翳令蒙驁曰：將軍可引精兵十萬，分作二隊，伏於函關百里內之東西，待五國之兵。上關過半，截之，可以取勝也。又令章邯可引兵十萬，伏于函關之左。

待五國之兵過。你可先搬山上石頭把關築斷。待我殺來。兩下夾攻。可斬五國之將。于是二將引兵去埋伏了。遂遣使往關上。叫守關將蒙武下關與戰。佯敗。棄關誘敵。却說蒙武得書。知計。遂引兵下關挑戰。春申君當先出馬。與蒙武相迎。戰不十合。武佯敗。詐荒。棄關而走矣。五國之兵都搶過關。章邯伏見過了。把關壘斷。將兵分二隊屯列關之二邊。却說春申君引五國之將兵直趕至一百里內。忽聽得前面金鼓齊鳴。當頭撞出一員大將。引兵攔住去路。大聲言曰：「來兵何處軍馬？」那路諸侯當時春申君出馬言曰：「吾

乃楚之大將春申君也。爲你秦王不道，屢攻諸侯，爲此吾從合五國之兵來伐秦。汝乃何人願聞姓名？王翦曰：吾乃秦之大將王翦。言訖，輪鎗便殺將來春申君。亦持刀去迎戰，不十合，春申君大敗而走。王翦領兵後追五國之兵，莫能抵當。秦兵各自逃生。五國之兵敗走，未曾過半。蒙驁引二隊伏兵齊殺出來，合兵同趕五國軍馬，敗至函關關上，築斷軍人報春申君曰：今函關壘斷，無路可出。又有伏兵攔路，如之奈何？春申君急傳令曰：五國之兵可盡力殺退前面，章邯然後盡脫衣甲，填堆爲嶺，可度過關也。春申君同李

牧無忌三將當先言曰當吾者死。避我者生。遂盡力
殺退章邯。往山谷而逃。隨令三軍盡弄衣甲爲路道。
項臾走過關也。王翦亦帶蒙騫章邯蒙武合兵殺來。
趕至三百餘里。方且鳴金收軍回秦。是日尸橫遍野。
血染成河。帶傷未死者。不計其數。四國諸侯枚錄敗
殘之兵。各還其國。去訖却說春申君。回楚楚王知其
敗回。叱言曰。汝爲軍師。軍行山谷。而不知防伏。兵也。
春申君汗顏謝退。于是楚王益疎春申君也。王翦收
軍還朝。秦王大喜。排宴賞賜諸將。當日秦宗室大臣
諫秦王曰。諸侯之國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說耳。請

陸下一切逐之不可用也。於是大索逐客。有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于於秦王曰。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于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蚕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納。疏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馭。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

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繫甕叩鍤彈箏拊鼗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弃擊甕叩鍤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長策也臣

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
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
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
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
謂籍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
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
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

緣偷煢切至之可歲散產

朱后淫寵於嫪毐

秦王看書畢而言曰險失天下之人才也遂去逐客之令以復李斯之官及用其謀兼并天下也却說太后心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爲舍人太后聞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拔其鬚眉爲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與通絕愛之有孕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始皇九年忽一日朱后與嫪毐飲酒大醉御衣夫人季氏進酒見其不謹淹酒於地嫪毐一見大怒責叱季氏季

氏含羞出宮。旋遇六宮大使趙高，俱說嫪毐毒假爲宦官，與后私通之事。高大怒，乃見始皇，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始皇未敢造次及毒，與太后知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后。于是秦王覺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至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王欲誅相國，爲秦先王功大，及賓客辨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免相國有齊人茅焦說秦王，迎太后而納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宣至金階，而謂文武曰：不韋須有

救先君之恩。別無汗馬血傷之功。何其位尊百官之上。假使有大功之人。更封離爵也。厥禮不該。吾必徒之。群臣皆莫對。不韋俛首而已。王令其速退。不韋出。辭王。遂賜不韋手書曰。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諱之也。又曰。卿無大功。妄居尊位。而有欺朕之意。其語不可露。罪不容誅也。朕思爾有救先王之恩。不忍加誅。故令汝徙蜀。汝安居勿違朕意。可即速行。不韋見手書。含淚自度。稍慢恐誅。嘆曰。吾今年老。何任往蜀。遂飲酖而死。不韋之事。聞于韓國韓王。安懼秦之勢大。欲遣人之

納地請爲藩臣令韓非爲使非不肯言於王曰韓
國雖小軍糧積多足以自守何必屈膝於他人臣觀
秦王不能容物只可同憂不可共樂王不聽遂另差
人入秦納地請爲藩臣使去說却說韓非嘆曰忠言
逆耳不利于行豎子不足與謀矣

秦王計併吞六國

辛未秦十七年却說秦王登殿有群臣奏曰今有韓
國遣使前來納地請爲藩臣使命見在朝外乞大王
聖鑒隨即令宣進納上表章秦王大喜謂使臣曰朕
受其地就封韓王舊辭令彼堅守韓地朕卽再撥上

將引兵來與同守韓地也將銀一百兩賞其來使拜
而去王喜謂群臣曰韓地合朕有也群臣賀曰陛下
下洪福以致自來王曰亦天命所至於是秦王喚內
史秦勝而謂曰朕封卿爲潁州郡守卿可領兵五萬
前往韓國只說朕使汝前來同韓王守邊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到城卽把韓王全家殺了改韓地爲潁州
郡你可就鎮守其地秦勝出朝引兵五萬前往韓國
却說韓使先回韓王問曰其事如何使曰秦王大喜
就納封大王永爲韓國主王曰其事成矣使又曰秦
王恐大王獨力不能以當諸侯又差秦勝引兵前來

相助守(韓)國王曰如此韓地安若泰山言未盡守門
軍人報秦勝引兵到於是韓王令開門接勝引兵入
城(韓)王出午門來迎勝喝聲下手(韓)王措手不及被
勝擒下監入於內將(韓)氏全族遷之遠去却出安民
賞軍改(韓)地爲潁州郡而自鎮守不知(韓)王性命如
何批 獻國戮身秦之毒矣

秦王復仇伐趙

至次日秦勝表奏(秦)王秦王大喜令光祿司排宴賞
賜群臣王與群臣言曰朕今只恨(趙)國賢先王之仇
餘者朕不懷矣王翦奏曰臣雖不才願領兵伐(趙)

還記
得這
仇

鼓而下(趙)王之首獻于陛下(秦)王大喜王卽令王翦
爲元帥領兵一十萬詐稱五十萬殺奔(趙)國直至邯
鄲城下宋是時癸酉十九年(趙)王聞知大懼謂群
臣曰今秦遣王翦伐朕之國卿等有何奇計退得(秦)
兵李牧出班奏曰大王可發使於諸侯處求救待諸
侯兵至然後小臣親持大兵裡應外合必能殺退(秦)
兵王欲發使有大夫郭啟奏曰待諸侯之兵至城必
破矣大王休用迂濶之計不如今夜引兵乘其無備
而劫彼寨必然大勝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李牧曰王
翦乃世之名將豈不知備時趙王不聽李牧之計依

郭啟之言。遂與郭啟分兵二隊候一更盡。出城去劫寨。却說王翦中軍正坐。忽一陣風過。急出觀之。以歲月日方合。占之。乃是三刑之風。自謂曰。賊主劫營也。於是傳令裨將曰。汝將兵分作四隊。二隊伏於邯鄲城下。待趙軍劫我寨。回方可混殺入城。爭門與後軍過也。後二隊伏于寨之左右。待他兵入寨。專聽砲响。為號。混殺入寨。吾自將兵伏于寨後。接應分撥已定。是夜一更將盡。月色微明。趙王開城門。引兵殺入寨來。却見是空寨。急欲回軍。只聽得一聲砲響。三路伏兵殺來。趙王與郭啟拚死殺出。到城門。又撞秦兵殺。

一陣方欲進城秦兵混殺入城來後軍又到不及閉門(秦)兵都殺入城擒住趙王嘉亂兵殺來郭啟至天明始鳴金收軍安民已訖遂將趙王嘉(秦)王(秦)王大喜謂(趙)王曰汝質朕先王今日汝亦爲朕擒也朕不忍加誅遂將趙王廢爲庶人遷于韓地

荆軻入秦行刺

却說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趙)王與丹極善及敗虜質爲(秦)(秦)王不禮數辱罵焉丹大怒自謂曰大丈夫何必久屈人下乎遂亡歸燕怨秦王恨欲報之先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于襄王時亡之歸燕太子受而舍之

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遂卑辭厚禮求請而見之與
之論議一日謂荆軻曰吾欲使却秦王。及諸侯侵地
不可因而刺殺之。未得其人也。軻曰臣願往。今行而
無信則秦未可親也。今秦所恨者樊將軍也。誠得樊
將軍之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喜見
臣。臣必刺之。乃有以報太子怨也。太子曰此策善也。
先生可代吾與樊將軍說也。於是軻乃私見樊於期
而言曰。今聞秦王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也。今太
子與我之計。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
見吾。吾左手執其袖。右手搥其胸而刺之。則將軍之

仇報而燕見陵之耻雪矣於期日臣感太子之恩朝夕憾無報之秦王之仇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言罷遂自刎軻將首級見太子而謂太子曰必以利七試人卽死者方可行也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七首者得之遂使工人以藥焯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方用由此將罪人來把七首刺一下其血出如絲縷之細立見卽死於是荆軻執七首藏圖之袖內將樊於期首級督亢之圖往秦有詩爲証

時臨叔季國傾危

從散金臺悔莫追

假刺報秦謀固淺

復仇雪耻事當爲

樊生徙試烏江劍

軻老終施博浪錘

封建數窮天剪滅

事機宜失不勝悲

荆軻行至易水自料此去必無生還乃作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於是自
置貫日燕人畏之

軻至咸陽秦王聞知軻進樊於期之首及燕督亢之
圖來心甚大喜披朝服設九賓而待見之王傳言宣
於是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軻因急把
王袖而搵之未至身王見驚起袖絕王急避荆軻逐
王王環柱而走原來秦王先有法令群臣侍殿上者

無得操尺寸之兵因此左右無器只以手共搏之且
曰王負劍負劍遂拔劍以擊荆刺斷其左股卽令解
體以徇衆于是秦王大怒卽遣蒙驁將兵三十萬前
去伐燕兵至易水下寨畢竟如何

批 灑灑易水寒痛哉

秦命蒙驁伐燕

却說燕王設朝群臣奏知此事王大驚親引兵二十
萬與戰易水之上下寨蒙驁勒馬直奔燕寨左衝右
突燕兵不能抵當大敗而走蒙驁驅兵追殺燕兵片
甲不留燕王引敗兵走入城去堅閉不出秦兵逼城

下寨燕王城內大懼而謂群臣曰秦兵強盛何計破之群臣皆曰此禍皆是太子生來的也不殺太子以首獻秦安能解此圍也王曰此計雖是吾安忍殺其子群臣曰王更有子何惜一也今事急矣若不如此社稷湏臾休也於是喚太子丹淚泣而言曰朕安忍殺汝若不殺汝則燕之宗社休矣况此禍是汝生來也太子淚無言對於是王令將太子丹斬訖遣使將其首獻與秦王請罪及休兵王怒曰除是燕王自獻其首方且罷兵于是使回去訖當時秦王問於將軍李信曰朕恨楚王主人秦從五國之兵來伐寡人朕欲

取荆楚將軍慶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
遂將前事問王剪剪曰非六寸萬人不可王曰王將
軍老矣何怯也言訖遂使李信蒙恬爲左右將軍領
兵二十萬前去伐荆訖秦主又曰楚魏合從今若伐
楚亦要伐魏若不伐魏其魏必爲之救助也於是日
顧群臣而言曰朕欲伐魏誰可爲將群臣奏曰今諸
將之中大將王剪之子王賁可爲將也王卽召至而
謂賁曰今群臣舉汝爲將伐魏汝宜用心立功而還
也賁曰臣蒙群臣錯舉若不立功不敢生還誓必伐
魏爲郡以報陛下言訖王壯其言遂與兵二十萬大

假降

將三十員于是賁即引兵就行直至(魏)都城下下寨却說(魏)王設朝各門守將急入奏曰今有(秦)王以王賁爲將領兵前來伐(魏)目今軍至城下圍圍圍透攻城其勢甚銳(魏)王大驚曰汝等何計可退秦兵群臣言曰臣觀王賁膏梁之弟兼以年少必不知兵莫若假降待其懈怠而擊之則王賁可擒也於是遣使至秦秦說降王賁見訖笑謂使臣曰旣(魏)王請降吾即退兵離城九十里下寨汝秦(魏)王來日卽來犒勞三軍寫表令使與吾回兵還秦而見秦王賁謂諸將曰魏王欺我年幼故來詐降待我不備以兵來攻我也

衆將曰何以知之賁曰兩軍未戰來降者必詐我今將計就計汝等將兵八萬分作二隊埋伏於城十里之外上山砍柴每軍要柴一担等候彼今夜必盡起城內之兵來劫我寨待他兵過了你引伏兵搬柴于城下堆起爲路取城我以餘兵于九十里外埋伏待魏王引兵來我必擒住也計行已定裨將引兵十萬埋伏砍柴去訖賁自撥寨離城九十里外埋伏先使回奏與魏王說被退兵於九十里外候賞而回魏王笑悅曰豎子果中吾計於是謂群臣曰今夜朕自盡起城內之兵去劫秦營汝等被劫候候同行至晚魏

王領兵出城劫寨不知勝負如何

批 文侯山河以恐立壇矣

魏王詐降劫秦寨

正值黃昏左側魏王離城五十里去訖却說秦伏裨

將見魏兵過了喝聲彩曰王將軍神策也遂引兵搬

柴至城下三四處堆起為路操鼓將上城也彼及得

知秦軍盡上城占住魏城時魏王引兵至九十里外

不見秦寨心疑急回只聽一聲砲响四下伏兵齊起

殺奔前來魏王荒忙而逃走至天明至一所在只見

王賁領一簇軍馬排列在彼攔住去路正欲回走後

却是

七平川月

軍趕來只得拚死殺進前。王賁當先迎戰二十餘合。被王賁把魏王拖下馬來。衆軍齊上將魏王拿住。鳴金收軍。復奔魏都城來。裨將關門接入。王賁至公府坐。令將魏上押來見王賁。賁叱曰：你欺我年幼，何如被執。發令斬訖。又令收魏王親族，盡行滅絕。是時乃丙子。秦之三十二年。魏亡。王賁遂以魏地爲郡。安民定守。引兵復歸咸陽。至次日，秦王登殿問群臣曰：今出邊上之兵勝負如何。言未畢，只見探子報來奏曰：今有王賁伐魏得勝回朝。不移時，王賁卽至。山呼拜訖。奏曰：小臣托陛下洪福，齊天幸滅魏爲郡。今日得

無忌
化而
魏亡
惜哉

勝而還王曰自卿去後朕憂汝之年幼今觀此果有老成之材於是封賁爲右將軍賁謝恩退朝不知後事如何

李信以衆征楚國

却說秦將李信領兵至楚地楚王負芻設朝群臣奏曰今有秦王以李信蒙恬爲將領兵二十萬前來伐楚望大王火速興兵否則元元懼其塗炭耳王謂項燕曰你可引兵二十萬前去迎敵項燕奏曰莫口小兒不能成事小臣若往一鼓而擒何足懼哉於是引二十萬精兵前與秦兵隔五十里下寨項燕謂三軍

曰今秦將李信蒙恬吾觀其人無謀吾今與戰汝等各宜佯敗而回。伏于僻處。故必分軍會取城父。俟其分軍往西壁。西壁山狹。汝等三日不得頓舍。分軍後隨而擊。必然大勝也。三軍齊曰願從將軍之令。于是項燕引兵來迎李信蒙恬。雙出馬與燕戰。不二十合。燕佯敗落荒而逃。信恬追殺二百餘里而回。至寨信謂恬曰。吾今與將軍分兵。各領十萬會取城父。你從東路去。吾從西路去。兩軍會於城父城下。恬曰諾。於是二人分軍而行。信先將兵入西壁而去。却說項燕探知。乃勒兵回來。問百姓曰。信去幾日也。百姓曰。止。

去三日之程。燕曰不遠。遂傳令與三軍曰。今信去不遠。限汝等三日。不得頓舍。漏夜趕着。違者定斬。言罷。按寨就行。不三日。望見前兵旗旛。燕急謂三軍曰。前面就是四壁。其處山惡。路狹。可以速趕而殺。必能取勝。傳令已訖。三軍操鼓殺進。李信措置未已。况又山徑小路。莫能隊伍而戰。因致大敗。領十數騎抄小路走回。是日殺死七名都尉。八九萬大軍。燕軍連夜引兵過西壁。直至城父。却說恬軍先至。見西壁兵來。只說是李信兵到。不曾隄防。燕兵一到。就殺入寨。恬軍大敗。退九十里。遇着李信。方且下寨。至次日。二將只

得領殘兵奔還入覲秦王說敗兵一事。王怒欲斬二人。群臣奏曰：勝敗兵家事，况頃燕有萬夫不當之勇，足智多謀，非信恬之對手，莫若赦此二人性命，與其立功贖罪，衆臣之幸也。秦王怒氣方息，於是乃召王剪至，而謂曰：朕之不明，悞聽李信之言，以成今日之敗，愧見將軍。今請將軍與朕復仇，將軍若何？剪奏曰：老臣悖亂，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復仇。王曰：就與卿兵六十萬，代朕欽行。於是剪將兵欲行，見帝請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功成則富貴無比，何憂貧乎？言訖卽行。秦王親送至灞上，而還。

老將
賜劍

而空國
戰

戊寅二十四年。剪引兵至荆。復使使還奏。帝請羨田者。五輩帝與之。使人回。或問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剪曰。不然。夫秦王猜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于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矣。衆服其論。却說項燕謂衆部將曰。王剪不比李信。此人胷中有百萬之兵。只宜堅守。不可與戰。言訖。卽分兵守禦。險隘剪見不出。亦堅閉不出。日休士卒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與士卒同其艱苦。相持半歲。有餘。遂問軍中戲乎。軍中對曰。方投石超距。剪曰。可用矣。却說項燕屢命將兵挑王剪戰。剪不

出燕謂裨將曰剪余不出你將兵緊守住隘待我自
引兵往東抄王剪之後兩下夾攻可以勝也傳令罷
引兵往東去訖却說王剪密已聞之謂三軍曰養軍
千日用在一朝今探得項燕引兵投東抄吾之後彼
兵若到我都難敵也今夜分兵二路一往尋小路抄
敵之前一以兵戰奪敵人之險吾自持一軍追殺
項燕約會合兵楚都之下不得有違將令違者必斬
計料已定遂自引兵三十萬來迎項燕三軍混殺項
燕大敗一陣而走前又過抄路之兵攔住去路不能
前進王剪又催兵趕着兩馬相交戰不十合項燕被

王剪殺歿于軍中。時剪喝令言曰：「楚軍肯降者，免戮。如不降者，盡行誅戮。」言罷，眾將見前後皆有伏兵，於是皆俯伏在地，請降。王剪見了，亦撒鎗下馬，扶起裨將，而言曰：「將軍既降，何必下禮？于是楚軍都見歡聲，願降。王剪令鳴金收軍下寨，殺牛宰馬犒勞楚之將兵。酒至半酣，佯謂楚將軍曰：「吾奉秦王之命來伐楚，王愚，今無計可施。將軍何計捉得楚王？吾必奏知秦王，必然重賞將軍。」楚部將言曰：「敗軍之將，不可言計。蒙將軍置人腹心，若有用處，不辭盡命而肯向前。」剪曰：「既如此，將軍可引吾軍，佯作項燕之軍前去。」叫楚

王開城門而入。便是將軍之功也。楚將曰：願從老將軍之命。於是楚軍在前，秦軍在後，前至城下，叫門守門將認得是自家楚兵，遂開城門。王剪揮手招軍，殺入城內。百姓盡皆閉門。却說楚王在宮聞知，急報秦兵入城，遂引后妃出門欲降。正遇着王剪，被王剪拿住。傳令鳴金收軍。王剪遂升帳寫榜安民。將楚王負芻革爲黔首，徙置異邊。次日以其地改爲楚郡。分兵定守。剪自領軍還秦。來見秦王秦王大喜，加封王剪侯爵。王謂王剪曰：朕使蒙騫領兵伐燕，整歲而不見功。朕欲用卿，再領兵助戰。卿意如何？剪曰：今臣年

邁偶罹疾作不能行。兵臣令小兒王賁引兵，必可伐。
燕王曰善。遂令王賁爲將，引兵伐燕。是歲乃秦之也。
卯二十五年，却說王賁引軍至遼東，合蒙驁之兵，殺
奔前來。燕王僖親提大兵出城來迎，兩馬相交，戰不
二十餘合，被王賁用箭射番落馬。燕王于是被擒，王
賁收兵入城，安撫百姓，分軍定鎮。却自勒馬執燕王
家屬還秦。見秦王，秦王見說，遂將燕王廢爲庶人，徙
置遠邊。次日秦王復以王賁爲將，南攻齊地。是日領
兵就行，不知後來勝負如何。

批 五國滅矣，齊豈獨存。

王賁詐巡撫燕地

却說庚辰秦之二十六年。王賁領兵詐稱巡撫燕地。從兩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有敢格者。遂得齊人數邑之城。將兵直抵齊都。離城五百餘里。下寨。齊王設朝。群臣奏知。秦兵犯境。王曰。今朕城郭不完。兵甲不堅。怎能興兵出迎。汝等大臣有何計策。以教寡人。群臣奏曰。今齊都有三十年之糧。亦有數萬之精兵。不如堅守勿戰。俟其師老。然後擊之。可保此城。王曰。其計亦善。遂分兵鎮守。各險隘。並不出兵。賁見如此悶悶憂心。遂生一計。遣使詐稱秦王之處。詔命誘說齊王。

五百里約封安

曰齊王降約封五百里之地。如若不從，必起傾國之兵來征。朕觀六國之王去，五何愁一邑之城不下。使傳假詔至齊，齊王讀詔，訖心中憂甚，遂請降于秦。當帶文武百官親入咸陽朝見，出城欲行，王賁引兵漏夜而臨，將齊王百官盡行拿下，引兵入城安民，定守部將齊王家屬徙至共城行。至松柏林間，糧盡無食，全族餓死而亡。王賁領兵歸咸陽，次日早朝奏知秦王，秦王大喜，重賞王賁。王曰：今六國皆降而滅，廣排大宴以會群臣，一統屬秦。

總批

1876526 242



古本小說叢刊 第四〇輯

二二九四

六國漸微強秦獨霸侯林之
得爭鋒而楚滅亡至成漢
維統一天下矣

新鐫陳眉公先生批評春秋列國志傳卷之十二終



ZW 21181888787211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石頭記甲戌本

三九五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甲戌本曹雪芹自題詩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凡例

紅樓夢旨義



是書題名



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
 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
 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晴
 矣如寶玉作夢七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
 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又如賈瑞病跛
 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
 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又如道人親眼見
 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
 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處然此書又名曰

不耳言

身一

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着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此書只是着意于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畧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會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堂上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千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

不可言

卷一

月不

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
饗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
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
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雖我之罪固不
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
我不肖則一併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茆
椽蓬牖瓦竈繩床其風晨月夕堦柳庭花
亦未有傷于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
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
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
綱正義也開卷即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

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
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于世態然亦
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

詩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
悲喜千般同幻渺
盛席華筵終散場
古今一夢盡荒唐
謾言紅袖啼痕重
更有情痴抱恨長
字字看來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尋常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二五言 二六

二二〇二

二二〇二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 賈雨村風塵懷閨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

荒唐細語則深有趣味待在下將此來歷註明

方使閱者了然不惑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之

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經十二丈方經二

十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

用了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

之後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已無

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

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近而來生得

...

妙自謂落情
根故無補天有

①此下四
百字四字
或本作厚
地而生長
談見七
字。

骨格不凡丰神迥別說上笑上來至峰下坐于
 石邊高談快論先是說些雲山霧海神儼玄幻
 之事後便說到紅塵中榮華富貴此石聽了不
 覺打動凡心也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
 富貴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吐人言向那僧
 道說道大師弟子豈敢豈敢不能見禮了適問二位
 談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弟子質雖粗
 蠢性却稍通况見二師仙形道體定非凡品必
 有補天濟世之材利物濟人之德如蒙發一點
 慈心攜帶弟子得入紅塵在那富貴場中溫柔
 鄉裏受享幾年自當未佩洪恩萬劫不忘也二
 仙師聽畢齊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紅塵中有却

有此樂事但不能永遠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
 好事多魔八箇字緊相連屬瞬息間則又樂極
 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細到
 不如不去的好這石凡心已熾那里聽得進這
 話去乃復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強制乃嘆道
 此亦靜極思動無中生有之數也既如此我們
 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時切莫後
 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說你性靈却
 如此又當如何質蠢並更無奇貴之處此也况性靈却
 而已也罷我如今大施佛法妙佛法亦須助你待劫終之
者来看此句所謂遊戲筆墨也
 日復還本質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頭聽了感
 謝不盡那僧便念咒書符明點幻字好術符一塊大

不豆言 卷一

石登時變成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

體到也是個實物了還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

得在鑄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

昔于房後謁黃後好携你到那昌隆盛之邦詩禮簪

不感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

着便袖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

個空亡道人訪道求仙忽從這大荒山無稽崖

昔于房後謁黃後石公惟見一石子房當時恨不隨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此石去余亦恨不擇個絕世情痴作主人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能隨此石而去也聊供閱者一笑

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
歷上空上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材補
天字便是非者一生慚入世慚蒙茫茫大士渺上真人携入紅塵
歷盡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
有一首偈云

無材可去補

書之今昔蒼天

枉

慚愧之言嗚咽如聞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
的一段陳跡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閑
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字諫得打或可若用此套者胸中必無好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
地字與中無新筆與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上道人遂向石頭
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有些趣

味故編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
 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
 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將世欲學之為言預先代人說盡妙不過幾箇異樣的
 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
 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愛看呢石頭笑答道
 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
 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
 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惜此套者反到新奇
 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
 於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俗人喜看理治之書
 者甚少愛看先杜其大端趣聞文者特多歷代野史或訕
 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更有

事則寔事然亦叙
得有間果有曲折有
順逆有映帶有隱有
見有真有出以至草
蛇灰線空谷傳聲
一擊兩鳴明修棧道
暗度陳倉雲龍霧
兩兩對峙共雲托月
背面傳粉不致露

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塗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已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丑然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幾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供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攝跡不敢

染諸奇書中之
秘法亦不復少余
亦于逐回中搜剔
判剖明白註釋以
待高明再批亦誤
謬

開卷一篇立意真
打破歷來小說
白閱其筆則是
莊子離騷之亞
斯亦太過

二豆言
 稍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
 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者又懷不足之心
 一時稍閒又有貪淫戀色好貸尋愁之事那
 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
 里轉得更也不愿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
 讀只愿他們當那醉餘飽卧之時或避世去愁
 之際把此一玩豈不省了此壽命筋力就比那
 謀虛逐妄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
 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
 亂扯忽離忽遇滿紙才人淑女文君余大紅娘
 小玉等通共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這空道
 道會不聽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

雪芹舊有夙月寶
錄之書乃其弟棠
村序之今棠村已
逝余親新懷舊
故仍因之

一人太小心了想亦世之一腐儒耳遍因見要緊句上雖有此指亦斷不可少奸責佞貶惡誅邪之
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
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上無窮
實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實
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句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
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要緊句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
回來問世傳奇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
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
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
釵並題一絕云

石頭記 卷一 八

①此下十五字，厥本無。

若云雲芥披閱增刪，然後開卷至此，這寫楔子又係誰撰，是見作者之筆，狡狴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西家烟膏糊塗，竟者萬不可被作者瞞，然了者方是巨眼。

真。後之說室玉亦借此音後不註。

能解者方有半酸之說，或成此書，壬午，深夕書未成，許為淚，盡而逝，余嘗哭。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 仍用石頭記出則既
 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 按那石上所記之文 云當日地
 陷東南 這東南一隅 有處曰姑蘇 有城曰闔門
 者 最是紅塵中 妙極是石頭口氣 借米類不遇此
 外 有箇十幾里街 街姓一事 又言人情地為士隱於後 有箇古
 廟 因地方窄狹 人皆呼作葫蘆廟 傍住著一
 家 姓甄 名費 字士隱 嫡妻封氏 性情賢淑
 深明禮義 家中雖無甚富貴 然本分地 便也推他
 為 念 每日只以觀花修竹 酌酒吟詩 為樂 到是
 為 望 族 了 只因這甄士隱 稟性恬淡 不以功名
 為 念 每日只以觀花修竹 酌酒吟詩 為樂 到是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誰解其中味 此是第一首標

芹淡亦持其意
覓青地峯高石
死余不遇類頭和
尚何恨

神謂仙中不足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設云應似也如今年已半百

今而後惟慮造化
主再出一片一脂是

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閑坐至手倦拋書伏几

書何本余之亦
大快迷心于九泉

少憩是亦從靜朦朧去接得無一處不辨是何地方

矣
甲午日淚筆

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

此日八月

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

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

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将此蠢

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

近日風流冤孽又将造劫歷世去不成但不知

落于何方何處那僧笑道此事說來妙法謂三生好石上竟提

千古未聞的罕事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

全用幻情之至莫如
此今探來歷卷其
後可知

小坡字本注玉赤也又至者病也以此命名治極

以損石草木為偶實履盡風月波瀾嘗過情極滋味至無可如何始結此木石因果以洩胸中恒鬱古人之花石如有意不語不笑能留人此之謂耶

知眼洞還債大都作者一人耳余亦知此意但未能說得出

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瑕宮神瑛侍者日以
 甘露灌溉這絳珠草便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
 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質
 得換人形飲食之甚修身履更奇體終日持行離恨天外
 飢則食密青果為妙極思渴側清飲方尚如此况古之乎為湯只
 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衷更鬱鬱著一
 段纏綿不盡之意恰近日神瑛侍者凡偶熾
 乘此警幻朝大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警幻警幻朝大朝世意欲下凡造歷幻緣已在
 情未償起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
 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她小既可曾有此為人我
 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

也償還得過他之奇文了蓋此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
冤家來賠他餘不及們去者蓋了全部結此案二道人道果是罕
聞實未聞有還淚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
來風月事故更加鎖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幾
個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詞篇章而
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
半風月故事不過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
不會將兒女真情發洩一千人這一人入世其
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
那道人道趣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脫幾個
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
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

不耳言

一

下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若從頭逐個寫去成何文字石頭記再去如今雖已有
 一得力處在丁亥春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
 去來却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
 物係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仙師
 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
 仙師所談因果實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
 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聞弟子則
 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僊笑
 道此乃玄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
 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
 因笑道玄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
 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

說着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
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鑄着凡三四次出明月形靈寶玉四字
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
到幻境這字已入幻境矣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四字可思人竟過一大
石牌坊那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
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豈用真假有無字妙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
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隱大斗醒得無痕不落一套看只
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對半
又見奶姆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

不可言

卷一

石

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則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乚顛乚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去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奈煩，便抱着女兒，見撒身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好防佳節元宵後。
 菱花空對雪，
 便是烟消火滅時。

八個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詞客騷人。今又被作者將此一把眼淚，洒與閻閣之中，見得裙釵尚書，逢此此教，況天下之男子乎？看他所寫開卷之第一回，女子便用此二語，以訂終身，則知託言寓意之旨，非謂獨寄興于一情字耶？

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夫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世，亦不盡。

家因是父事有奈
之殊其理其運其
教則略無差異知
運知教者則必諒
而後嘆也
佛以世謂劫凡三
十年為一世劫者
想以平春光寓言
也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
聽道人說道你我何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
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
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妙妙上說畢二人一去
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
人必有來歷該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隱
正痴想忽見隔壁胡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
姓賈名化字表表時飛別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
賈雨村原係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
他此世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
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

不耳言

中安身

又夾寫士隱實是翰林文苑非守錢虜也直灌入慕雅雅集 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常與他交

接當下兩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

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笑道非也

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

兄來得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永

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

書房中夫也笑既來火將至矣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

報嚴老爺來拜士隱忙的起身謝罪道恕誑駕

之罪畧坐即來陪兩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

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已

出前廳去了這里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

得意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

更好這便是真
正情理之奇
近之小說中滿紙
羞花閉月等字
這是兩村目中又
不與後之人相似

最可嘆世之小說
中凡罵奸人則用
鼠耳鷹腮等語

這乃是女兒心中
意中正文各最恨
近之小說中滿紙
紅拂紫烟

原來是一個了。嫖在那里擷花生，得儀容不俗。
眉目清朗，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
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了，嫖擷了花，方欲走
時，猛抬頭見窓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窮貧，然
生得腰圓背厚，面潤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
權腮。這了，嫖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
這樣雄壯，却又這樣縷縷，想他定是我家主人。
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週濟，只是
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係此
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
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
女子古窮酸皆替女婦心中取中息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禁，自為此女子
三頁之三

不更言

年一

月石

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
 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
 道中自便出門去了士隱待客既散雨村自便
 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
 畢及又另具一席于書房却自己步月至廟中
 來邀雨村士隱才好客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會
 回頭顧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
 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
 言一律云

這是第一首詩後文香奩閣情皆不落空余謂雪芹撰此書中亦為傳詩之意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歛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樓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
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匱中求善價
表通靈玉則緊接上字
欽於奩內待時飛

前用玉合傳今用玉室合傳自是書中取

恰至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
也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
狂誕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
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
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做齋一飲不知
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
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隱復過這

不重言 卷一

月石卷

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
 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漫飲次漸
 談至興濃不覺飛觥限學起來當時街坊上家
 家簫管戶戶弦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
 八愈添豪興酒到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
 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把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

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

雲霓之上矣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

因乾過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尚之學

這首詩非本音不道
 設出雨村不得有者
 用中秋詩起用中秋詩
 收又用起詩社于秋也
 所嘆者三春也却用
 三秋作閑雅

是將發之機

好幾心事不覺露出

這個斗字作升斗

四字新而合

此詩乃

善矣矣

晚生也或可去充數沽名是目今行囊路費一
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可能到者士
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
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
此愚雖不才義利二字却還識得且喜明歲正
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
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尔不枉兄
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
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
即買舟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
之事耶寫兩村真是個英雄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
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

寫士隱如此豪爽之
又全無一些粘皮帶
骨之氣相愧殺近
之讀書假道學矣

三頁已

卷一

五

不更言

一

是宿酒

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
 因思昨日之事意欲再寫兩封荐書與兩村帶
 至神京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
 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
 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會留下話與和尚
 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
 為要寫雨村真全人悲快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真是
 閒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日佳節矣因士隱
 命家人必霍啟起此因事而命抱了英蓮去看社火花燈半夜中
 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坐
 着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
 得霍啟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就

喝醒天下父母
之痴心

寫出南直名禍人
之實病

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
 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幾箇
 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音鶴皆無夫妻二人半
 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
 哭幾乎不曾尋死看上一月士隱先就得了一
 病當時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構疾日日請醫療
 病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
 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
 寫出南直名禍人土俗人風家多用竹籬木壁者多大抵也因劫數于是
 按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得如火燄山
 一畝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
 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方漸熄去也不知燒
 去言見

不可言

了幾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燒成一片瓦
 礫場了只有他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
 傷了急得士隱性跌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
 商議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
 鼠盜蜂起無非搶糧奪食鼠竊狗偷民不安生
 因此官兵勦捕難以安身士隱只得將田庄都
 折變了便携了妻子與兩個了孀投他岳丈家
 去他岳丈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
 農家中都還殷實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
 中所以大藥之情如是也便有些折大藥之情如是也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
 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
 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

託言大藥如此之風俗也

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
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
封肅每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後又
怨他們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用等語士隱
知投人不著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
忿悲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露出
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掙挫在街
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
狂落魄蘇履鵝衣口內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古今將相在何方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荒塚一堆草沒了
只有金銀忘不了

不豆言

卷一

月石行

終朝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上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兒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什麼只聽見
些好了好了那道你笑道你若果聽見好了二
字還美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
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了我這歌見
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宿慧的一聞此言心
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
解註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解你解士隱乃說

道

先說場面忽新忽敗忽麗
忍朽已見得反覆不了

一段妻妾迎新送死候思
條愛條痛條悲纏綿不了

一段石火光陰悲喜不了風
露草霜富貴嗜欲貪婪
不了

一段見女死後無憑生前空
為壽畫計弄痴心不了

一段功名陸點無時強奪苦
爭喜恨不了

總收古今億兆痴人共歷幻
場此幻事擾三紛三無可了

三頁已

陋室空堂
當年粉黛
掃地無存
衰草枯楊

曾為歌舞場
蛛絲見結滿雕梁

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
說什麼脂正濃

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
昨日黃土

隴頭送白骨
今宵紅燈帳底臥鴛鴦

金滿箱銀滿箱
展眼乞丐人皆謗
正嘆

他人命不長
那知自己歸來喪
訓有

方保不定日後作強梁
誰承望

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

扛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他鄉是故鄉

烘你方唱罷我登場
反認他鄉是故鄉

三頁已

此等歌謠原不宜太雅恐其不能
通俗故只此便妙極其說得痛切
處又非味俗語可到

走罷二字真懸
崖撒手若個能
行

不至言語雖舊句用于此安極是極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尚能如此便能了得
 那瘋跛道人聽了如聞如見指掌笑道解得切士
 隱便笑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連捨了過來
 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當下烘
 動街坊眾人當作一件新文傳說封氏聞得此
 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
 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
 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了伏侍主
 僕三人日夜做些個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
 那封肅雖然日日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
 甄家的大了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道
 之聲眾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于是隱在門

所謂乱烘烘你
方唱罷我登到
場是也

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的過去俄而
大轎內抬着一個烏帽猩袍兩對的官府無恙過去可賀可賀
到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到像在那裏見過
的于是進入房中也就是無規過不在心上至晚間
正該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
亂嚷說本府太爺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
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不詳言

卷一

一三三四

月石子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冷子興演說榮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即俗

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

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叙出

盡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

字一人略出其大半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

府隱口在心然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

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三染法

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

至大也若使先叙出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

石頭記

卷二

一

青兒

不言言

卷二

月石

戚又一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遠及近由小至大也若是先叙出榮府然後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板拮据之筆豈作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即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閻文賡療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之速也通靈寶玉于士隱夢中一出今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極細一描則是文章鎖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開之水然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玉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

故用冷子興
演說

中說出實雖寫而却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
一回則是虛敲傍擊之文筆則是反逆隱回

之筆

詩云

只此一詩便妙極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長
余自謂評書非閑評詩也

一局輸贏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傍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

那些一絲不亂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

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

家一二年了不知點睛妙筆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

也不知什麼真假因奉太爺之命來問他既是

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太爺面稟省得亂跑

說着不容封肅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

三頁已

卷二

二

三三三

不更言 卷二

月石

各上驚慌不知何兆那天約有二更時分只見

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眾人忙問端的他乃說

道原來本府新陞的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

氏會與女婿舊日相交方纔在衙門前過去因

看見嬌杏那頭買線所以他不當女婿移任

于此我一將原故回明那太爺到傷感嘆息

一田又問外孫女兒我說者燈丟了太爺說

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採訪回來說了一回說

走到送了我不免

中傷感一宿無語至次日早有兩村遣人送

兩封銀子四足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

密書與封肅轉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

余批重出余閱此書
偶有所得即筆錄之
非從首至尾閱過復
從首如批者故偶有
復處且諸公之批自
是諸眼界脂齷之
批亦有脂齷取潔處
後每一閱亦必有語
半言重如批評于例
故又有于前後照應
之說等批

密書與封肅轉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

好極與英蓮有命
無運四字通：相映
射蓮主也杏僕也
蓮及無運而杏則兩
全可知世人原在運
不在眼下之高低也
此則大有深意存
焉

從來只見集古集唐詩句亦見集
俗語者此又更奇之至

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屎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
女兒前一一語道盡加攬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轎便
把嬌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
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娘子許多物事令其好
生養贍以待尋訪找前狀後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
說嬌杏這了奴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
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已意料不到之
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河村身邊
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嫡妻忽染疾
下世雨村便將他扶冊作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妙極道女兒原不應私願着錯更可知守禮侯命者終為面願既其其謂亂寓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
三頁已 三二 三

不置言

卷二

月不

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
 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
 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
 些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尋了
 一箇空隙作成一本叅他生情狡滑擅纂禮儀
 且外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勢鬻致使地方多
 事此亦用雄必有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
 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那兩村此亦奸雄必有之心神雖十
 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喜悅自若
 交代過公事將歷年做官積的些資本並家小
 人屬送先云根基已盡故今用此四字細甚至原籍安插妥協却又自己担風袖月
 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維揚地面因聞

官制半遵古名亦好
余最喜此寺半有半
無半古半今事之
所無理之必有極極
幻荒唐不經之處

可笑近時小說中無
故極力稱揚浪子淫
女臨收結時還必致
感動朝廷使君父同
入其情慾之界明達
其意何無念之至不知
被作者有何好處有
何謝報到朝廷而願
上直將半生法巧機
盡虛度聽又苦拉皮文
作一干証護身符幾
媒硬保得遂其淫
慾哉

得今歲醴政點的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
蓋字表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至蘭臺
寺大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出為巡鹽御史
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襲過
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時只封襲三世
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
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
鍾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族只可惜這林家支
庶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幾門却與如海俱是堂
族而矣沒甚親枝嫡汎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
帶一個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幾房
姬妾奈他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

不日言 卷二

月石

嫡妻賈氏生得一女看他寫黛玉名黛玉字可遠年方五歲說中夫妻

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欲

使他讀書識得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

解膝下荒涼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

店將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倦二因盤

費不繼也正欲尋個冷賦之處暫且歇下幸有

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醜政欲聘一

西賓雨村便相託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

計妙在只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嫌這女

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弱工課不限多寡

故十分省力堪上又是一載的光陰誰知女學

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疾而終女學生侍湯奉藥

如此叙法方是至情至理之妙文最可嘆者近小說中潘紙班昭蔡瑛文君道韞

守喪盡哀遂又將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
女子制讀書故又將他留下近因女學生哀痛
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會
上學兩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
正筆

大都世人意料此終不能比不及彼者而
反及彼故特書意
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著智
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曰

身後有餘志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先為字崇諸人當頭一喝却是為余一喝

兩村看了因想到這兩句話文雖淺其意則深
也曾遊過此名山大刹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

三頁已 卷二 五 皆見

不更言

年二

隨筆帶出禪機又為後文多少語錄不礙字

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

去試是雨村火氣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腫老僧在

那里煮粥是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

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

畢竟雨村還是俗眼只能識得阿鳳村不耐煩便仍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酒三

杯寶玉像玉寺未覺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

上喫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

說奇遇奇遇此人不過借為引繩不必細寫此人是都中古董行

中貿易的號冷子興者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

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

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

合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竟不知今日

未出寧榮繁華
盛處却先寫一荒
涼小境未寫通部
入世迷人却先寫一
出世醒人迴風舞雪
倒映波別小說中
所無之法

同姓即同宗出可
發一笑

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
 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做友說一句話承他之
 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
 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做友有事我因閒
 步至此且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
 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不突然亦常問閒談慢
 飲叙些別後之事好若多談則累贅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
 聞雨村已無族中矣何及此耶看他下文沒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
 你貴同宗家出看下文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
 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
 姓豈非同宗一族別人心肺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
 府賈府中可也別人心肺不玷辱了先生的門楣了雨村
 曰負之
 六
 言已尋

不更言 卷二

月不

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
此話縱真亦必謂是兩村數人語
 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
 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
 耀我們不便去攀扯至今越發生疎難認了子
 興嘆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國兩門也
 都消疎了記清此句所知比先時的榮府是榮
 兩宅的人口極多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了此村道當和寧榮
 是說來也話長兩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地界因
 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
 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
 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冷落無人
 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

文是極好之文理是
必有之理話則極痛
極悲之話

峻就是後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一帶花園子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
翁蔚潤之氣那里像個衰敗之家冷子興笑
道虧你是個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云百
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
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
齒日繁事物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
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
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甚字倒內囊却也
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
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
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兩村聽了也罕道這樣詩
書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家不知只說這

不_豆言_者二
 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_{一轉有力}方的子興嘆道正說_演的
 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與榮國
 公是一身同胞兄弟_知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
 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_知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
 個兒子長子賈敷至八九歲_亦上_大瘦_死了_世常_有之_事刺_了
 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
 永_第餘_四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
 喚賈_第珍_四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到讓
 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
 和道士們胡羈這位_第珍_五爺也到生了一個兒子
 今年總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爹一槩不
 管這珍爺那肯讀書只是一味高樂不已把寧

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再說榮府
 你聽方總新說異事就出在這里自榮公死後
 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金陵世勳史侯家的
因湘雲故友小姪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子賈赦次子賈政
 如今代善早已記真湘雲祖姑史代君也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
 着官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欲
 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
 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
 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爹嫡真寶事非妄擁也一個主事之
 銜令其入部習學記清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了這
 政老爹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
 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

一三五
 卷二
 八
 旨
 旨
 旨

累可望者即死嘆病此即賈蘭也至蘭第五代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

這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

奇一落胎胞青嘴捩裡石已便下啣落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

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作寶玉你道

是新奇異事不是兩村笑道果然奇異這怕這

人來歷不小子與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

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

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

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

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酒

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

是命根一樣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

一部書中第一人却如此淡帶出故不見後來玉兄文字繁雜

月石牙

疑

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覺處百個不及他一個
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作的骨
肉真千古奇文奇情男千古奇文奇情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個女兒我便清爽
見了這男人更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
來沒有這一句兩村何處色鬼無礙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
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
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
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
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雨村道天地
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
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
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
九

不

二

月

張朱皆應運而生者蚩尤此亦共工亦桀亦紂亦始皇亦王莽
 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
 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撓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
 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
 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
 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
 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
 為和風洽然既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邪氣不
 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結充塞於深溝
 大壑之內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畧有搖動感發
 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
 過正不容邪壁言得邪復姤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

絕大議論定
能度前人所
未及

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
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
男女恰極是確論偶成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人仁君子
下亦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於萬一人之中其
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一人之上其乖僻邪謬
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一人之下若生于公侯
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
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再偶生于薄祚寒門斷不
能為走卒健僕甘遭庸人驅制駕馭亦必為奇
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
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
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
巨員已 卷二 十 旨見會

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
 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外史中論雲之流此皆賜
 地之相同數人也子與道依你說成則王侯敗則
 賊了兩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虛我個自革職以
 來這兩年遍遊名省也會遇見兩個異樣孩子
 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
 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
 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
 不知這甄府和賈府就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
 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說來往非止
 一日了兩村笑道去年我在金陵也會有人荐
 我到甄家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

又一個真正之家持
 與假家遙對故
 無假則知真

此街無考因寓博而說置翻
 說只金陵城內欽差金

只一句便是一篇
家傳與子與口
中是兩樣

等顯貴却是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
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

勞神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

我讀之書我乃半部不寫者故此處心極表也
心實至糊塗又為難對跟小厮們這女兒兩個字

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

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

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但凡要說

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設若失錯

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

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

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箇因此他令

與前八個字對

如何只以釋老二
號為聲言畧不敢
及我先師儒聖等
人余則不敢以類劣
目之

罪過

不可言

卷二

月石

以自古未聞之奇語故寫成自古未有之奇文此是一部書中大調侃寓意處蓋作者實因瀟瀟之悲索報之感故撰此閨閣鹿幃之傳

尊也會下死答楚過幾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的喫疼不過時他便姐上妹上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些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疼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便果覺不疼了遂得了秘方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出來如今在巡鹽御史林家坐館了你看這等子弟必不能守且父之根基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

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亦不錯政老父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因漢以前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爹黠也妻所出名應也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爹之慙也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喚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亡不錯兩村道更妙在甄家之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的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輩的却也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中

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
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笑道怪道這女學生
讀凡書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上如是寫
字時遇着敏字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
惑今聽你說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
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
毋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爲榮府之孫又不足
罕矣可傷上月竟忘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
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有長一輩的姊妹一
個也沒了只者這少一輩的將來之東床如何
呢兩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公已有了一個啣
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竟無

非此言勿案下而
來為誰

一個不成子喜出與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
又生了一個不知其好夕只眼前現有二子
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
長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
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
這位璉爺身上現蠲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
書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的所以如今只在
乃叔政老爺家住著幫著料理些家務誰知自
娶了他令夫人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
夫人的璉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
緻言談又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個男人萬
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前言不謬你

三頁之

三

三

三

不更言

卷二

月不

方總所說的這幾個人，都只怕是那正邪兩賦
 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予與道邪也，罷正也。
 罷只顧笑別人家的賬，你也喫一杯酒，總好雨
 村道：正是只顧說話，竟多喫了幾杯子興笑道：
 說着別人家的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幾杯，何妨？
 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門。
 慢口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笑還
 非正也。酒賬方欲走時，又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
 恭喜了！特來報箇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

第三回

金陵城起復賈雨村

榮國府

二字觸目淒涼之筆收養林黛玉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

僚一索參革的號張如城者他本係此地人革職後家居今打聽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里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

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

令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

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真確了次日面謀之如海

如海道天緣夙巧因賤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

及見之

及見之

及見之

及見之

及見之

及小女無人依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
 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
 訓教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
 報之禮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至此已脩下
 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
 弟之鄙誠即有所廢用之例弟于內兄信中已
 註明白亦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躬謝
 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奸險小人欺人語大人現居何職只
 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笑道若
 論舍親與尊兄猶係同譜乃榮公之孫內兄
 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思侯二內兄名政
 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為人謙恭厚道大

有祖父遺風非膏梁輕薄仕宦之流故弟方致
書煩託則不馬但積不馬尊改老所謂此書有兄之清操馬即馬是也弟亦不屑
為矣雨村聽了心中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
是又謝林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
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
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錢
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大
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去
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
汝多病年又極小上可憐無親一滴血教養一滴血下無姊妹兄
弟扶持今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
我顧盼之憂何云不往黛玉聽了實馬黛玉方洒淚拜別

三頁已

卷三

二

不更言 卷三

唐 房 產

子聞之故老云

賈政相明珠而

言兩村相高江

村蓋江村本遇

時因明珠之僕

以進身在府奇

福擢頭銜及內

蘭執政反推升

而不在焉以此充

景則宜在之為

容若無疑請

以省之知人論世

者

月左結廬道人

記



遂同奶娘及榮府中幾箇老婦人登舟而去雨

村另有一隻船帶兩箇小童依附老師依附門生今時以波納門生為幸

日中城筆都中進且按下筆玉待細馬今故先將兩村安置過一邊方起榮府中之正文也入神京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

小童至此新行看起來也拿着宗侄的名帖此帖妙極可知兩村的品行矣至榮府門前投了彼時

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會見雨村相

親魁偉言談不俗且這君子可欺其方也况雨村正在王莽謙恭下士之費政最喜讀書人禮賢

下雖政老亦為所惑在作者係指東說西也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况又係妹丈致意因

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

之日輕春秋字法謀了一個復職候缺不上兩個月金

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春秋字法了此缺拜辭了賈政擇

日因賈敘政及之任春秋字法去春秋字法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起頭處此後

登岸華與前兩回不同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登岸華與前兩回不同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登岸華與前兩回不同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登岸華與前兩回不同時便有榮國府打發了轎子並拉行李的

車輛久候了這黛玉常聽得母親說過他外祖
 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
 的僕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至其家因此步
 留心時馬黛玉自知之心機在意不肯輕意多說一句話多行一
 步路生恐被人取笑了他去自上了轎進入城
 中便從先從街市馬路紗窓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
 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半日忽見街北蹲
 着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着
 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東西
 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
 勅造寧國府五個大字先馬寧府這是由東向西而來黛玉想到這是外祖母
 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

三頁已
 長三
 三
 三

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却不進正門只進了西
邊角門那轎夫招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轉灣
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
趕上前來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的十七八
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
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衆婆子上來
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的手
進了垂花門兩邊是起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
地放着第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的大揮屏轉過
揮屏小三三間內廳廳後就是後面的正房大
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
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雀台磯之上

此書得力處全是此等地方所謂頗人上三毫也

書中正文之人却如母此寫出却是天生地設章法不見一絲勉強

坐如見着幾個穿紅綠的了嫖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笑迎上來說總剛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着打起簾櫳一面聽得人

回話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挽着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

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

把接入懷中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下地

下傍馬更入更效人無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個不住

一時眾人漫漫的解勸往了黛玉方拜見外祖

母此即冷子興所云之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

之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

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

從黛玉眼中寫三人

渾寫一筆更妙必個個寫去則板矣可嘆近之小說中有一百個女子皆是如花似玉一付臉面

嫂黛玉一一拜見過賈母又說請姑娘們來今日
 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眾人答應了
 一聲便去了兩箇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也並
 五六個現上發環撮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連春個肌
 膚微豐不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
 默觀之可親第二箇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
 臉面俊眼脩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
 第三箇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
 皆是一樣的粧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
 相廝認過大家歸坐了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
 此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
 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

從衆人中，西黛女所疼者，惟有你母。今日一旦先捨我去了，連

面不能一見，今見了你，我怎麼不傷心說着，樓

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

為黛玉自此不能別住，衆人見黛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

草胎再質豈能勝物即想其衣裙皆不得不免強支持者也

談不俗，軀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

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

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笑道：我自來是如此，從

會喫飲食時，便喫藥，到今未斷。請了多文字細如牛毛少名醫

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聽得

說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

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只怕他的病

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已後，總

三頁已 卷三 五

奇怪一至于此通部中假借瀨僧改道二人點明迷情幻海中有數之人也非能東西遊中一味無稽至不能處運用現世皆可也

不更言 卷三

惟實玉是更不可見之月 存

既英蓮乃什十二歲音
却明寫廟僧一點今
黛玉為正三叙之商
反用暗筆蓋正三叙
人或洞悉可知副三
敘或恐現者感界者
故寫極力一提使現
者萬勿稍加疏忽
之意耳

另磨新墨將此
特獨出照照天本
寫其形先從開
所謂繡幅開通凡
英雄俺也

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之人
 一藥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也顛也說了
 這此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喫人參
 養藥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藥呢叫
 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語未迎遠客黛王
 中有人笑聲說我來運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王
 此這來者係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
 一羣媳婦了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房門進來
 這個人打扮與眾姊妹不同彩綉輝煌恍如神
 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縮着朝陽
 五鳳挂珠釵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圈裙邊

試問諸公從來
小說中可有此形
這像至此者

繫着豆綠宮絲雙衛比目玫瑰珮腰身上穿着縷
金百蝶穿花大紅洋緞窄襟襖外罩五彩刻絲
石青銀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
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
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為何笑先聞黛玉連忙
起身何馬一重賈母笑問道你多不認得他是我們這
野老有名的一個漢皮破落戶兒南省俗謂作辣
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黛玉正不知以何稱
呼只見眾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嫂子黛
玉雖不識亦曾聽見母親說道大舅賈赦之子
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
充奇男想見教養的學名嘖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

真有這樣標紋人物
出自路只係筆安
可知定作史筆者

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
媽阿鳳全即博神第一筆也
 的打諒了這方是阿鳳言若一標浮詞套語豈復為阿鳳哉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
 道天下真有这样標緻人物標緻文字且是阿鳳心至文我今纔算見了况
 且這通身的氣派仍歸太君方不失石頭記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
 竟是個嫡親的孫女却是風流之語偏能合投賈母之口竟天口頭
 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這是阿鳳見黛玉正文姊妹便不是賈府媳婦這樣命苦怎
 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若無這幾句便不是賈府媳婦說着便用帕拭淚賈母笑
 道我文字纔好極了你到來招我你妹遠路纔來身
 子又反用賈母力者何纔勸住了之術亦甚矣再休提前話這熙鳳聽
 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一心
 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記了
 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幾

歲了上過學現喫什麼藥在這里不要想家想
 要什麼喫的什麼頑的只管告訴我頭老婆
 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
 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
 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去歇。說話時
 已擺了茶果上來親為捧茶捧果又見二舅母
 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照鳳道月錢也放完了
 纔剛帶着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
 並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
 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么要緊因又說道該隨
 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去裁衣裳的等晚
 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罷可別忘了照鳳道到是

不說書 卷三

月石

金釧兒

多說死傷

若信後果

格不獨被

過亦玉

我先料着了知道妹武看他心机不過這兩日到我已
 預格深取之意下等了等太。回去過了日好送來王夫人
 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果已撤賈母命兩個老
 媳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母時賈赦之妻邢
 氏忙亦起身笑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
 宜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
 夫人答應一個是李逵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
 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垂簾門早有眾小厮
 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解夫人携了黛玉
 坐上眾婆娘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
 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東過了榮
 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中至儀門前方下來

此處語不先一酸

眾小厮退出方打起車簾邢夫人攙了黛玉的
 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
 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
 廟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園偏在東軒峻
 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有一時進入
 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了環迎著邢
 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
 賈赦一時人來回說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
 見了姑娘彼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
 不要傷心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
 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
 煩悶或有委屈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纔是

三頁之
 卷三
 八

不更言

名三

月不

黛玉忙站起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那
 邢夫人苦留喫過晚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
 恤喫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
 恐領賜去不恭異日再領未為不可望舅母容
 諒邢夫人聽說笑道這到是了遂命兩三個嫗
 嫗用方纜的車好生送了過去於是黛玉告辭
 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眾人幾句眼看着
 車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眾
 嫗嫗正房之北引着便往東轉灣穿過一個東西的穿堂
 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
 房兩邊廂房鹿頂耳房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
 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緊正內

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屋中抬頭迎面先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着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懋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雖維音墨周也一邊是玻璃盃盃音海盛酒之大器也地雅而麗富而文溜雅而麗富而文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屏雅而麗富而文廂着鑿銀的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寶貼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蔣先唐陪一筆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

三頁乙

卷三

九

三頁乙

不在此

正堂

舊書正堂一段而來是為詳見故東房

不在這正堂只在這正室東邊的三間耳房內

于是寫引至東廊小正堂內矣老嫗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窻大炕上

猩紅洋綉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

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

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

右邊几上汝窑美人觚內挿着時鮮花卉並茗

盞唾壺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子上都搭着

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子兩邊也有

一對高几几上茗椀花瓶俱備其餘陳設自不

必細說老嫗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

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

向東邊椅子寫黛玉心意上坐了本房內的了嫗忙捧上茶

近聞俗談語云庄中人
進京回家眾人問曰你
進京去可見些個世面否
庄人曰連皇帝老爺都見
了眾字然問曰皇帝高第
景况庄人曰皇帝在手拿
一金元寶右手拿一銀元了
寶馬亦稱着口袋參
行動人參不離口時要
何來了連探屁股都
的是發黃很于所以
京中拘茅廝的人都
富貴無比試思凡得
寫富貴字眼者思富
貴進京之流也且其
彼實未身經目睹言
皆在情理之外焉
又如人朝作詩者亦往
愛說富麗話故有
愛說金珠瓊瓊眼
碧倚瓊之詞余自是
石頭記非鄙薄前人
也

來黛玉一面喫茶一面打量那些了
嬖們粧飾
衣裙舉止行動果亦與別家不同
茶未喫了只
見穿紅綾襖青緞插牙背心的
一個了金手玉手嬖走來
笑說道太上說請姑娘到那邊坐罷
老嫗上聽
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
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棹棹傷心筆筆流筆筆上磊着書籍茶
具靠東壁面西設着半舊青緞靠背引枕
王夫人却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
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
心中料定這寫黛玉心到眼到俗夫但云為男爵是賈
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三字有神此處則色日的可知前正室上坐了王夫人再
舊的彈墨椅中亦非家黛玉便向椅上坐了
王夫人因說
四携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王夫人因說

不可言

卷三

上級官金

故老不見又為政老及不能見是重不見動化不見把作

你舅上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

者積用此等章法

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

認字學針線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

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這

作者痛哭

家裡的混魔王今日因廟裏還愿去了尚未回

占絳洞花主為對看

是富貴公子

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你只以後不用採他你這

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聽見母親

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啣玉而誕頑劣

這是一段反觀章法愈惡用精度益物等句對着去方不失作者本旨

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極

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

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的可是啣玉所

生的這位哥上在家時亦會聽見母親常說這

不寫黛玉眼中之玉却
先寫黛玉心中已更有
一玉矣幻妙之筆只
與口中之後余已極
一見及今尚未得見
稍之至

位哥指字宿根而發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喚寶玉以黛玉道金玉名方不失正文雖字是亦雖極憨頑
說在姊妹情中極好的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
同處兄弟們自是別院另室的豈得去沾惹之
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
幼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一處嬌養慣了的
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到還安靜些縱然他
沒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里拿着他的兩三個
小兒這可是金玉本性真情前四十九字迥異之批記出氣如是非任角大都皆然一會子就完了若這一日姊妹
們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裏一樂便生出多
少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探他他嘴裏一時甜言
蜜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瘋瘋傻傻只休信他
黛玉一一的都答應着只見一個丫頭來回老

不與言

卷三

月有

太太那裏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

房門後房門由後廊是正房後廊也往西出了角門這是正房後西界牆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

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着一

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宇

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住的屋宇

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二字是他處不寫之馬也少什麼東西你只管

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四五個纔總角

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

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寫得清一絲不楷了於是進入後

房門侍膳之理耳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

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

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傍四張空椅熙

這王賈母正室後之穿
堂也與前穿堂是帶
之屋中一帶乃賈母
室也記清

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裏喫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傍邊了嫫執着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於案傍佈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了嫫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嫫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云飯後務待飯粒噉盡過一時再喫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裏許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的改過來因而

不日言 卷三

月石

今者至此故想日後清閒王敦初尚公主登厨時不知寒暑自昇用冬夏被取而味之早為宮人鄙謂多矣今感玉若不放此茶或飲一口不無榮婢所請子現此則知黛玉平生之心思過人接了茶畢早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以後之事故以此一件小事為表也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方是喫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去了忙起身又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只剛念了什麼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一語未了只聽院外一陣脚步與阿鳳之來相映而不相犯響了文字不反不見正文來笑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這個寶玉不知是怎麼生個德性想人物模樣頑劣之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中正想着忽見了嫖話未報完已進來了一箇輕年公子頭上帶着束

此非套滿月蓋人生有面扁而有白色者則皆可謂之秋月也用滿月者不知此意少年色嫩不堅勞以及非天即貧之語余猶在

髮煥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
 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
 攢花結長穗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掛
 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
 曉之花鬢如刀裁眉如墨畫眼似桃瓣晴若秋
 波雖怒時而若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
 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絛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
 見便喫一大驚怪甚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
 裡見過的一猷正是想必有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曾見過如此只見這寶玉
 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
 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已換了冠帶頭上週
 圍一轉的短髮都結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
 一頁已
 三
 三
 三

三五言

卷三

月夜

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
 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上穿着銀紅
 撒花半舊大襖仍就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
 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腿錦邊彈
 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敷粉唇似施脂
 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
 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
 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二詞批這寶玉
 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 愚頑怕讀文章

二詞更妙最可厭野史如
 潘安才如子建等語

末二語最要緊只是純禪務齊
梁亦未必不見味我玉卿可知能
教一二者亦必不是蠢然純禪矣

行爲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窶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純禪與膏梁

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因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

你妹上寶玉早已看見多了一個姊妹便料定

是林姑母之女忙來作揖斷見畢歸坐細看形

容與眾各別兩灣似感奇眉妙眉奇想妙想非奇想妙想窳奇想妙想烟眉一雙似奇目妙目

非奇想妙想窳奇想妙想烟眉一雙似奇目妙目

光點上嬌喘微上閑靜時如嬌花照水行動似

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

百頁已 三三 古 百已

又從室玉目中細寫
一黛玉真画一美面

更奇妙之至多一窳固
是好事然未免偏
僻了所謂過猶不及也

不為衣冠雅飾正是寶
玉眼中不肖之物故不
看見黛玉之居其容貌
亦是寶玉眼中看之不
評若不是寶玉斷不
能知命主然是何苦
品類
黛玉見寶玉馬馬
字字見其佳處玉馬
笑字一存于心中必
外可見文字下必
推敲而進地方纔
用字

寶玉看罷因笑道這一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
有他第二下是何話
笑道可又是胡說你又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
此則知玉卿心中有別說出一見是
雖然未曾見過他然我看著面善心裏就笑是
妙極奇語全作如是奇語怪人謂曰痴狂
就相認識今日只作遠別重逢為不可賈母
作小兒語世亦可
笑道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
與他兩次打諒
近黛玉玉身邊坐下又細打諒一番因問妹
自已不讀書却問人少
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會讀書只上了一年學此
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上尊名是那兩個
字黛玉便說了名字寶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
字寶玉笑道我送妹上一個妙字莫若顰上二
字極好探春便問何出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
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况這林妹

子外...
則可...
...

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兩妙探春笑
 道只恐又是你的肚撰實玉笑道除四書外肚
 撰的太多偏只我是肚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
 有玉沒有眾人不解其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
 有玉故問我也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箇想來
 初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聽了
 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摔去
 罵道什麼罕物連人之高低不擇還說通靈不
 通靈呢我也不不要這勞什子了嚇的地下眾人
 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接了寶玉道孽障你
 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個命根子寶玉
 滿面泪痕泣道家裏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
 可負之

不且言

三

月石

不足竟不與則第
一也

我就沒趣如今來了這麼一箇神仙似的妹也
 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
 你這妹上原有這箇來的因你姑媽去世時捨
 不得你妹上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去了
 一則全殉葬之禮進你妹上之孝心二則你姑
 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只說
 沒有這個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
 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
 便向所謂一見易媒手余別謂君子可欺以其云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寶玉聽如此
 說想所謂一見易媒竟大有情禮也云就不生別論了當下
 奶娘來請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
 挪出來同我在套間裏面把你林姑娘暫安置

妙極此名號方是賈母之文章最厭近之小說中末論何處滿紙皆是紅娘小玉嬌紅香翠等字俗字

碧紗榻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門出收拾房
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
紗榻外的床上很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
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
箇奶娘並一箇了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
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一頂藕合色花帳
並幾件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箇人來
一個自雜幼隨身的奶娘王媽之文章也一箇是十歲的了頭亦
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
團孩氣王媽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
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的了頭名喚鸚哥
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除自幼乳

二頁已

三

六

三

不與言

第三

月

母外另有四箇教引嬷嬷除貼身掌管釵釧盥
 沐兩個了嫖外另有五六個洒掃房屋來往使
 役的小了頭當下王嫵與鸚哥陪侍黛玉在
 碧紗榻內寶王之乳母李嫵亦是賈母之文章前點哥已伏下鴛鴦
奇名新名必有所出 嫵者今人又伏下琥珀尖下乃玉之文章 陪侍在外大床
 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
 母之婢今人又伏下琥珀尖下乃玉之文章 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
 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
 盡職任遂與了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
 親如蘇又極最厭近之說中滿然伶百例這呢亦通文墨等詩 見舊人詩句花氣襲人之句 遂回明賈母
 即便名襲人這襲人亦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
 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與寶玉心中眼中
 又只有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規諫

前文反明寫寶玉之
哭今却反如此寫黛
玉幾被作者騙過
這是第一次去還不
知下剩還該多少

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媽已
睡了也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安歇他自卸
畢粧悄曰進來笑問姑娘怎還不安歇黛玉忙
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
林姑娘正在這裡傷心自己黛玉第一次哭却如此寫來流眼抹淚的說今
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倘或摔
壞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謂黛玉知己全用體貼工夫因此便傷心我好容
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
這個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
止你多心傷感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
黛玉道姐曰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不知
那玉是怎麼個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
日頁之
下三
七
下

五言

年三

月石

一家也不知來歷聽得說落草時從他口裡掏
 出上頭有現成的穿眼讓癩僧幻術亦太奇我拿來你看便知黛
 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明日總是體貼不肯多事再看
 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
 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
 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
 兩箇媳婦來說話的黛玉雖不知原委探春等
 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中所居的薛家姨母之
 子姨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
 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
 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

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

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况雜姊妹們遂出

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

之妻珠雖死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已五歲

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

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

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兒無才

便有德故生李氏時便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

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

...

不更言

月

月

他認得幾個字記得這前朝幾個賢女便罷了
 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一洗說因取名為李紈字宮裁
 俗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梁錦繡
 之中此時處此境最能越理生事彼竟不然實罕見者一槁木死灰一舫一槩無見無聞惟知
 侍親養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
 黛玉如是以黛玉身雖客寄于結斯日復我前文有這舫姐妹相伴除老父
 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兩村因
 補授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
 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
 傷人命彼時兩村即問原告那原告道彼毆死
 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了頭不想
 係拐子所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銀

子我家小爺原說所謂連別有幾往世人因不經之談誤却大事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眾豪奴將我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望太老爺拘拿凶犯剪惡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兩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因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凶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籤時只見案邊立着一箇門子使眼色兒不令他發

不直言

口

原可疑怪余亦疑怪

月

籤之意雨村心中甚是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

退堂至密室使從皆退去只留下門子一人伏

侍這門子語氣傲慢怪甚上來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

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

得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刺心語自指其初亦因誇能恃才也那門子笑道老爺真

是貴人多忘事刺心語自指其初亦因誇能恃才也把出身之地竟竟忘了不不記當年

葫蘆廟裡之事了雨村聽了如如雷震一一驚方想

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內一個小沙

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別廟去新修行又

耐不得清涼景况因因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熱

開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兩村那裏料得

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妙稱全是假能故人又讓了假生好

談這門子不敢坐兩村笑道貧賤之交全變奸險小人應度活現不可忘
 你活跳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
 坐之理這門子聽說方告了座斜簽着坐了兩
 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籤之故這門子道老
 爺三字從未見奇之至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沒抄亦可對眾讀護官符
 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
 道這還了得連這寫得爽快不知怎能作得長遠如今凡
 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府
 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
 然倘若不知可憐可嘆可恨可氣一持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
 爵可憐可嘆可恨可氣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奇甚趣甚如何想來叫作護
 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
 三頁已
 三
 三頁已

不且言

身口

月不

這一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
 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
 張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兩村看時上面皆是
 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
 得明白下面皆註着始祖官爵並房次石頭亦
 會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所抄云

賈不假

京國蔡國二公之後共三房分除寧宗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者言
 白王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

係發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都中現任者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豐年好大

素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府帑銀行商均房分
 雪隱首守珍珠如土金如鐵

東海缺少

都太尉統制縣伯玉公之後共三房都中三房餘
 白王床龍王來請金陵王

妙極若只有此四家則
 死板不活若再有兩家
 又竟累贅故如此斷
 法

兩村猶未看完忽聞傳點人報王老爺來拜雨
 村聽說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

來細問這門子這早為下半部伏根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
 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
 之薛就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單靠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
 拿誰去雨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
 樣說來却怎麼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凶
 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老爺斯何人也不但這
 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也
 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
 這箇被真是冤孽相逢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
 名喚馬喚馬淵淵自幼喪父母早亡又無兄弟只他一個
 人守著些薄產過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
 女最厭女子為女幼喪父母早亡不是馬淵正是馬英蓮他一個
 日日長到十八九歲上酷愛男
 女最厭女子為女幼喪父母早亡不是馬淵正是馬英蓮他一個

不日言

身已

善惡多從可巧兩則可憐可憐

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着拐

子賣了頭他更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買來

作妾立誓再不交接男子也再不娶第二個了

所以三日後方過門誰曉這拐子又偷賣與了

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銀子再逃往他省誰知

道又不曾走脫兩家拿住打了個臭死都不肯

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

着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個稀爛抬回家

去三日死了薛家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

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見了這了頭意欲

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這事來既打了馮公

子奪了了頭他便沒事人一舫只管帶了家眷

走他的路他這裏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並不妙極人為此些些小事是刻畫阿歡一耳逃走的這且別說老爺你當被賣之了頭問得又誰兩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笑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英蓮就是葫蘆廟傍住的甄老爺的小姐名喚英蓮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單管偷拐五六歲的兒女養在一箇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容貌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得齊整好些然大槩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况且

他眉心中實叙之熱氣口原有米粒大小的一點胭脂胎中帶來今英蓮有病其可知從胎裏代來的所以我却認得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也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係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兌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得馮公子三日後纔娶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內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了壞相看况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習最又

又一首薄命嘆英馮二
人一段小悲歎幻景從
萌芳僧口中補出省
却開文之法也所謂美
中不足好事多磨
先用馮淵作一開路之
人

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
得三兩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纔略解憂
悶自為從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
事第二日他偏又賣與了薛家若賣與第二個
人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獸霸王最是天
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
了箇落花流水主拖死拽把箇英蓮拖去如今
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
也為英蓮而後送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聽了亦嘆道這
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
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箇多情的若能
言見

一頁

二頁

月石

使兩村一評方補是
半回之題目所謂此書
有繁處愈繁省中
愈中省又有不怡繁
中繁只要繁中虛不
提省中省只要省中虛
此則省中實也

聚合了到是一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
薛家總比馮家富貴想其為人自然姬妾衆多
馮淵定情於一人者這正是
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
他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判斷纔好門子笑道老
爺當年何等明決今日何翻成箇沒主意的人
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
力此薛蟠即賈府之老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
做個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好見賈王二
公的兩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
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實是重生再造正當
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我實不能
忍

爲者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大道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近時錯會書意者多如此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一說不但不能報奸雄散人妨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兩村低了頭方說道依你怎麼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盧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幾箇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

不日言

月

月

來看老爺就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
 因無名之症却是病之名而反曰無妙極夙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結薛蟠今已
 得無名之症被馮魂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
 某人而起拐之人原係某鄉某姓人氏按法處
 治餘不略及等語小人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實
 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
 都不虛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
 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
 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了這個銀子奸雄就想人也就
 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兩村笑道奸雄不人妥不
 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
 天色已晚別無說話至次日坐堂勾取一應有

我之說不妄

蓋寶氣一家不得名不細寫者若另起頭緒則文字死板人犯雨村此因三四語詳加審問果見馬家人口稀疎不
過賴此欲多得此極妙燒埋之費此則重無求輕薛家仗勢倚青扁
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狗情實法一年更不好不過是此等事胡亂
穿神出阿歡九人命案馬可謂此書不敢下涉廟者即此等處也莫謂無之不蓋作有
一事且又帶叙出英判斷了此案馬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
蓮一向之行踪并以後之歸結是以敘意甚說話了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信二封與
戲用葫蘆僧亂判等一解願畧一嘆世蓋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
亦出人之開文耳。
又註馮家一筆更且可見馮家正不彌新門子所知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
賤時的事來照他馮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終不是大英雄後來至此到底尋
文字。又伏下起用葫蘆字樣收用葫蘆字樣蓋云一部書中皆係葫蘆
了個不是遠上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著雨
提之愈也此亦係寓意處的
村且說那買了一戲蓮打死馮淵的本薛公子亦
起頭緒故意說出亂判一段戲文其中穿棒至此却法三馬相
係金陵人氏本段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
得不做此穿棒故云此等皆非石頭記之

不日言

身口

月不

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
 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
 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
 學名薛蟠字表文龍今年方這句如子約見却是十有五歲性情奢
 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略識幾字終日
 惟有鬪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
 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
 戶部掛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
 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京營節度王子
 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
 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如地更妙
 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

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日有他又父親如親在日更酷愛此
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過十倍自父
親死後見哥哥不能體貼毋懷他便不已書字
為事只省心針黹尿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解
勞近日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
隆恩除聘選妃嬪外九世宦名家之女皆報名
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一郡主段稱功須德千古八說中所無為才
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
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
識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幾處生意漸
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
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

不豆言

名曰

月石

三因親自入部銷筭舊賬目再計新支其實則
 為遊覽上國風景之意因此早已打點下行裝
 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
 日已定不想偏遇見了那拐子重賣英蓮薛蟠
 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人
 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
 中事務囑了族中人並幾箇老家人他便同了
 母妹等竟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也
 却視為現戲自為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
 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時却又聞得母
 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
 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的母舅

管轄正譜不能任意揮霍揮霍偏如今又陞出去
了可知天從人愿曰和母親商議道俗們京中
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没人進京居住
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幾
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
借們這一進京正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
舅家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方便
的借們先能着住下再慢慢上的着人去收拾豈
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舅上正陞了外省去家
裏自然忙亂起身借們這工夫反一窩一拖的
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上家雖
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幾年來你舅上姨
爹正已正日正十正

不且言

名正

月

娘兩處每每帶信稍書接借們來如今既來了
 你舅也雖忙着起身你買家的姨娘妹必不苦
 留我們借們且知批莫如效拾房舍豈不使人見怪
 你的意思我却知道守着舅上姨寡孀兒在段暗得昧晚
 狗繫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
 既如此你自己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
 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却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
 妹子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
 親如此說情知忸不過的只得分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
 虧賈雨村就中大維持了結纔放了心又見哥上
 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畧加寂

用政老一段不但王夫人得體且薛母亦免靠親之嫌

真過了幾日忽家人傳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
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
了媳婦女兒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等接了
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
笑敘闊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
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廝見了忙又治席接風薛
蟠已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了賈赦賈
珍等賈政便使人上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
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
人生事借們東北角上黎好香也院一所十來間白
空閑趕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哥兒姐兒住了
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
太太

不更言

才口

偏不罵王夫人這方不死板

石

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等語薛姨媽

正欲全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在外又

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

明一應日費供給一作若題清猶恐看是處常之法王

夫人一例知他家不難於此遂任從其愿從此後薛

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

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

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

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

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

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和

王夫人相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

金玉如見却如
此寫虛實批
不相犯

或看書着碁或做針這一句襯出後文金玉之不能樂業細甚妙甚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
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賈宅中居住者生恐姨
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
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慙慙苦留交代結得妙折筆墨盡且住下
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
誰知自在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
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九是那些統
褲氣習者莫不喜他雖說為統褲設鑑其意原只罪賈宅故用此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
甚至聚賭嫖娼斬無所不至誘字特法出政老來又是作者着薛蟠比
當意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字特法出政老來又是作者子有方治家有
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
心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

頁已
小

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另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可以放意暢懷的鬧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々打滅了

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殘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齋重評本補鈔九十四字，又依通行校本補一「鬧」字。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五回

不似寶釵反仍怪他
 玉蓋前回只不過取出
 寶釵非寶釵之奇
 此回若仍緒寫則將
 二玉高擱矣故急轉
 筆仍歸至黛玉使
 榮府正文方不至于
 冷落也。今寫黛玉
 神妙之至何也且黛玉
 玉寶是寫寶釵非
 真有意去寫黛玉
 乎又視作者賤過
 此處如此則此回
 累不馬可知前回
 十二釵之正文也。然
 叙便不肯從空叙上
 寫來却先叙出三
 二玉陡然轉出寶釵
 人方可見立行文之
 法又亦變體

却說薛家母子在榮
 府以來賈母萬般憐
 愛春探春惜春三個
 親孫女到且靠後
 是寶玉迎
 和黛玉二人之親密
 友愛亦自較別個
 不同日
 則同行同坐夜則
 同息同止真是言
 和意順畧
 無參商不縱是奇談之筆寫來便如新出之人耳
 想如今忽來了一
 個薛寶釵年歲
 雖大不此句定評想世會中各有所取也。按黛玉寶釵二人一似較花一似較柳各極其妙者然世人性分
 多然品格端方容
 貌豐美人多謂
 寶釵王
 所不及而且寶釵
 行為豁達將兩個行止攝總
 分後時不比
 寶釵

開生面夢演紅樓
 立新場情傳幻境
 薛家母子在榮府
 中寄居等事略已
 表明

石頭記甲戌本 卷五

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

心便是那些小兒們亦多喜與寶釵去頑

笑此句是古今人同病如我黛玉亦有些忙鬱不忿之意寶釵

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

所稟來的一極是那思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

體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

母一處坐卧故畧與別個姊妹熟慣此既熟慣

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一時有求全之毀

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

合起來黛玉又氣憤獨在房中垂淚寶玉又自

悔語言冒撞前去府就那黛玉方漸上的迴轉

來因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

八字為二玉一生文字之綱

此名頭一似生身
以此仙姑若甚
多故打尋思火
一草心作不來

笑世文字一
卷五

尤氏乃治酒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
 日先携了賈蓉之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早
 飯後過隨筆帶出妙字義可思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
 是寧榮二府這是第一家宴會如此草寫此如晉人對食甘蔬漸入佳境一樣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
 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
 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
 回道我們這里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
 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娘
 了嫖等道姨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
 母借賈心中定評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又夾寫出秦氏來嫖巧
 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箇得意之
 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

不豆言

看子

月有言

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先看一副
畫貼在上面畫的人物固好其故事乃是燃藜

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看此聯極俗用于此則極妙蓋作正因古今玉蕊

人情練達即文章

公子劈頭先下金針

既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
斷不肯在這裏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
了笑道這裏還不好可往那裏去呢不然往我
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婢上說道那裏
有個叔叔往怪見的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
愛的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

如此畫冊尚能入
夢

當頭一喝是
反筆提醒
伏下秦鍾妙

西謂一枝筆度
北恒河沙數枝
筆也

宋一官中
未

上月你没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
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
呢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他來我瞧上眾
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裏帶去見的日子有
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
股細甜香襲了人來寶玉便愈覺得眼饒
想得米人如何得此
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
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
對聯其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艷極淫極

芳氣襲人是酒香
已入夢境矣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着寶鏡一邊
設管調侃耳若真以為然則又被作者購道
三頁已
三
三

歷敘室內陳設
皆寓微意力亦
周文有也

文至此不知從何處
想來

何處也外不可入
等而必用則秦文房
中其去來六知也矣
我亦知之豈猶
枕舊人

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
 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
 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
 珠帳寶玉含笑連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
 子大約神山也路說壁言之文過非石頭記大華所屬別有他屬余所不知自展開了
 西子浣過過路說壁言之文過非石頭記大華所屬別有他屬余所不知的鴛鴦枕于是
 眾奶母伏侍寶玉此四婢之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肩下襲人
 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了此四婢之名則知歷來小說難與並肩嫖為伴秦氏便分付小
 了嫖們好生在廊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
 寶玉剛合上眼便惚上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
 悠悠蕩蕩此夢之文情固佳然必用秦氏引夢又用秦氏出夢之竟不知意何屬惟批書人知之
 綠樹清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

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裏過一
生總然失了家也愿意強如天天被父母師傳
打去正胡思之間忽聽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開口拿春字
最緊要 飛花逐水流二句也

何必覓閑愁將通部人一唱

寶玉聽了是女子的聲音歌音未息早見那邊
走出一個人來踉蹌嫵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

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
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
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
翠髻。唇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纖腰之楚楚兮。

三頁之三
四
五

不遇言

卷五

月石

按此書凡例本無讚賦詞
之前有室三詞今復見
此賦何也蓋此二令通
卻大綱不得不用此套
前詞却是作者別有
深意故見其妙此賦則
不見長然亦不可無者
也

迴風舞雪。珠翠之輝輝兮。滿額鵝黃。出沒花
 間兮。宜真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
 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
 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
 綉灼文章。愛彼之貌容兮。香培玉琢。羨彼之
 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
 若何。秋菊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豔若
 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曲沼。其神若何。
 月色寒江。應慚西子。寶幄王嬙。吁奇矣哉。生
 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
 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上來作揖笑問道

千古未有之奇語故是千古未有之奇文

神仙姐姐不知從那裏來如今要往那裏去我
也不知這裏是何處望乞携帶携帶那仙姑笑
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
香洞太虛與首回中甄士隱夢景一照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學可畏間之風情
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癡因近來風流冤孽綿
纏于此處是以前來訪索機會佈散相思今忽
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
僅有自採仙茗一點盞親釀美酒一甕素練魔舞
歌姬數人新填紅樓夢蓋作者自云所歷不過紅樓一夢耳仙曲十二支試隨吾一
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
竟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
幻境四個大字兩邊一副對聯乃是

石頭記

卷五

五

三三三

一五言

月石

假作真時真亦假正惡觀者忘却首故特將甄士隱夢景重一
無為有處有還無滄染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也橫書四箇大字道
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癡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菩薩天尊皆因
僧道而有以点從
獨不許幻造太虛
幻境以警情者
觀者惡其荒唐奈
則喜其新鮮
有修廟造塔祈福
者余今意欲起太
虛幻境以較修七
十二司更有功德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
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寺極妙文略領
畧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
膏盲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
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虛陪六個多惟見
有處寫的是癡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哭司春

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尔凡眼塵驅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裏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正文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妍

寶玉看了便知感嘆伊知字是字法最為緊要之至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數個

大廚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地

官員已

三

六

皆見春

不言

名

月

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的家鄉封條看遂無心
 看別省的正文題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字
 云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
 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
 故為正冊寶玉道常字神理極妙金陵極大怎麼只
 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
貴公子口聲幾百女孩兒呢警幻冷笑道貴省且女子固多不
 過擇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厨則又次之餘者
 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聽說再看下首
 二厨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
 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
 又副冊厨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

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副畫又非人物亦非山水
不過水墨滄染的滿紙烏雲濁霧而矣後有幾
行字跡寫道是

霽日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殀多

因誅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怡極之至病補雀金裘
回中與此合看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
也有幾句言詞寫道是

枉自溫柔 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 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罵死寶玉
却是自悔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又去開了副冊厨
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

五頁已 七 句已

花下面有一池沿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
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却是味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折字法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便又擲下再去取正冊看只

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

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言

詞道是

可嘆停機德此句薛堪憐咏絮才此句林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裏埋寓意深遠皆非
生其地之意

世之好事者爭傳推背圖之說
想前人斷不肯漏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必不肯洩
漏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又往後看時只見畫着

感思迷即有此說亦非常人供談病此回悉借其法為兒女子數運之機無可以供茶酒之物亦無干涉政事真奇想奇筆

一張弓弓上掛一香椽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顯極 虎兔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

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感嘆奇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好句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襤褸之間父母遠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斷語

云

三頁已

八

言見

不可言

欲潔何曾潔

雲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陷淖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

云

子系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好句

金闈花柳質

一載赴黃梁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裏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

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綉戶侯門女

獨卧青燈古佛傍

好句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曰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身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折字法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有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
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非經歷過者此二句則云然上說兵過來人即得不哭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
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笑談

真話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廈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

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

網

情既相逢必主淫

判中從之春百柳
真話

九

手甲按即真面切 不寫言 月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孽開端實在寧

通印中華王殿寶 玉人朝空玉語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性情穎

室玉今却于學幻 意中忽寫出此

慧恐把仙機洩漏遂掩了卷册笑向寶玉道且

字未真是意外 意此法亦別書中

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

所無

恍恍惚惚不覺在蘇了卷册又隨了警幻來至後

面但見珠簾綉幙畫棟彫簷說不盡那光搖朱

戶金鋪地雪照瓊窓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

草為省親別墅下園式芳真好個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

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又走出幾個

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躑羽衣飄舞姣若春花媚

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

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已曾說今日今時

奇筆攬奇文作
書者視女兒珍貴
之至不知今時女兒
可知余為作者
悉一更又為愛穢
自棄自敗之女兒
一根

必有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

故反引這濁物來污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

玉聽如此說貴公子不必而反退却是空玉天外一段情便唬得不能退果覺自形污

不堪警幻妙警幻自是個情種子忙携住寶玉的手向眾姊妹笑道

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

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

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弈世富貴傳流雖歷百

年奈運終這數盡不可挽回者故近之於子孫雖多竟無一這信是作者真正把眼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寶玉一人稟

性乖張生情詭譎雖聰明靈慧略可望成無奈

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正幸仙姑偶來

萬望先以二真無可奈何開一覺世觀人之路也情敬聲色等事警其癡頑或能使彼

三員已十皆見齊

不置言

月

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
 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
 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
 悟故引彼再至此處令其再歷飲饌聲色之幻
 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也說畢携了寶玉入
 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
 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爾何能
 知此香乃係諸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
 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聽
 了自是羨慕已而大家入座小鬟捧上茶來寶
 玉自覺清香味異袖美非常因又問何名警幻
 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遺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

羣芳髓可對冷香丸

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隱哭字一窟寶玉聽了
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
不有更喜窓下亦有嚙絨奩間時漬粉污壁上
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女兒之心
女兒之境

無可奈何天

兩句盡矣撰通却大書不難最難
是此等處可知皆從無可奈何而有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眾仙姑姓名一
名癡夢仙姑一名鐘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
名度恨菩提各一道號不一少刻有小嫫上來
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
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勝寶玉
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尋常又不禁相問

警幻道此酒乃是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
 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
 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
 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
 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
 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故作頓挫搖擺

此語乃是作者自
 及之辭然亦不力
 生談
 警幻是個社會看
 戲人近之大老現戲
 必先翻閱角本自
 觀其詞彼聽彼歌
 却從警幻處學來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
 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
 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
 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識其中之妙料
 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歌

作者能感憤于自
站地步又憤于擅起原
波瀾又憤于故為
曲折最是行私故面
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嫫取了紅樓夢的
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揭開一
面目視其文一
耳聆其歌曰

第一支紅樓夢

引子

誰為情種 都只為風月情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
濃越着這奈何天傷懷即寂寞時

懷金悼玉大有深意

試遣愚思愚想愚因此上演這懷金悼玉

第二支終身悞

的紅樓夢請此幾句翻厭近之傳奇中必用

都道是金玉良姻 俺只念木石前盟

空對着山中高士水晶瑩終不念世外
仙姝寂寞林 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

語句發撒不負自創
北曲

不見言 老上

縱然是齊眉舉案 到底意難平

第三支枉凝眉

虛話 係你虛化



徐有盡字

妙設言世人亦應如此法看此紅樓夢一書更不必追究其隱寓

第四支恨無常

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又看下面道

若一奇說沒奇緣今偏又遇着他若說有
兒呀箇是鏡中秋流到冬盡春中能有多少淚珠
空勞牽掛想眠中一箇是水月中自嗟
仙葩偏又遇着他若說有

喜榮華正好 恨無常又到 眼睜睜把
萬事全拋 蕩悠悠芳魂消耗 望家鄉
路遠山遙 故向爹娘夢裏相尋告 見
命已入黃泉 天倫呵 須要退步抽身
早悲險之至

第五支分骨肉

一帆風雨路三千 把骨肉家園齊來拋
閃 恐哭損殘年 告爹娘休把兒懸念
自古窮通皆有定 離合豈無緣 後
今分兩地 各自保平安 奴去也 莫
牽連

第六支樂中悲

入言

年

意真切過來人見之不免失聲

月

襤褸中父母嘆雙亡 縱居那綺羅叢誰

知嬌養 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 從

未將兒女私情畧縈心上 好一似霽月

光風耀玉堂 厮配得才貌仙郎 博得

箇地久天長 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

終久是雲散高唐 水涵湘江 這是

屋窠中消長 數應當 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 世難容

氣質美如蘭 才華復 比 啖 結妙由文填詞中 腥膻 不能見 狐

人皆罕 你道是 結妙由文填詞中 啖 腥膻 腥膻 不能見 視

羅俗厭 却不知 至語 啖 腥膻 腥膻 不能見 過

世同嫌 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 華

為至曹痛下鍼

悲壯之極北曲中不能多得

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
風塵骯髒違心愿。好一似無瑕白玉遭
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喜冤家

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

一味的驕奢淫蕩貪還構。覷着那侯門

艷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

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題只十二句却無人
不有無事不倫

第九支虛花悟

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

這韶華打滅。覓那清淡天和。說什麼

天上天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

入目言

見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林裡人嗚咽
 青楓林下鬼叫哦更兼着連天衰草
 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
 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闕死劫誰能
 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
 長生果末句問句收句

第十支聰明累

警拔之句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
 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
 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
 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

世之如何風者蓋不乏
 人然被國用空非私財寡
 可不權成
 過來人觀此寧不放
 聲一哭

一場歡喜忽悲辛
嘆人世終難定見得到

第十一支留餘慶

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
幸娘親幸娘親積得陰功
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
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
正是承除加減上有蒼窮

第十二支晚韶華

鏡裡恩情起得效更那堪夢裏功名
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提綉帳鴛衾
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
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
騭積兒孫氣昂昂頭帶簪纓
氣昂昂

不豆言

卷五

月有行

頭帶簪纓

光燦燦胸懸金印

威赫赫

爵位高登

威赫赫爵位高登

昏慘慘

黃泉路近

問古來將相可還存

也只

是虛名兒與後人歡敬

第十三支好事終

畫梁春盡落香塵

擅深意風情宵秉月貌

便是敗家的根本

箕裘深意頽墮皆從敬

家事消亡首罪寧

宿孽總因情

是作者其菩薩志衷在情之筆筆成此書一字不可更

第十四支

尾收

飛鳥各投林

飛尾愈覺悲慘

富貴的金銀散盡

為官的家業凋零

上句先提寧榮

有恩的死裏逃生

無情的分明報應

欠命的命已還

欠淚的淚已盡

冤冤

牧老悟元二波行筆筆
李在在東歸去后悼故
地則為安故下口口口

相報豈非輕 分離聚合皆前定 欲知
命短問前生 老來富貴也真倖 看
破的遁入空門 癡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一似食盡為投林 落了片白茫茫大
地真干净 又照看葫蘆廟 與樹倒桐孫散反照
歌畢還又歌 副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
癡兒竟尚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曲唱自
覺朦朧恍惚告醉求卧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
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陳之盛乃素
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
鮮艷斌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嫵娜則難得兼以極
正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
其

不且言

卷五

月不

那些綠窓風月綉閣烟霞皆被淫污純禪與那
 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真極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
 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
 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
 淫而不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
 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多下大古今量第一
 淫人也寶玉聽了唬的忙答道仙姑錯了我因
 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
 况且年紀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
 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識過切容
 觀之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
 之美之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是淫之蠢

左破天鴛鳥夜
 綠芸軒中諸事
 情景由此而生

4378

坐此病者類此
實不自覺目定
其是任文不來神

可卿者即秦也是
一是二讀者自有

物耳二耳爾則天分中生成按一段癡情情吾輩輩推推之
 為意意淫淫惟意淫二字維心會會而不可言不可言傳傳可神可神
 通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
 可為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詭百口朝
 謗萬目睚眦此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
 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於世道是特
 引前來醉以靈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
 妹妹一人乳名兼美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
 時即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此仙關幻境之風
 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世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
 鮮釋改悟前情將謹勤有用的工夫置身于經
 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帳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何成官頭一棒

薛海若何處

是所嗜沈淪

落誰名拍迷誰

為攪扭耶

四字是作者一生
得力處人往往
此處不為情迷

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陽
 台巫峽之會數日來柔情繆繆續軟語温存與可
 卿難解難分那日警幻携寶玉可卿閒遊至一
 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羣忽爾大河阻
 路黑水淌洋又無橋梁可通寶玉正自徬徨只
 聽警幻道寶玉再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
 忙止步問道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
 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舟楫可通只有一箇木
 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撐篙不受金銀之謝
 但遇有緣者度之爾今偶遊至此如墮落其中
 則深負我從前一番以情悟道守理衷情之言
 寶玉方欲回言只聽迷津內水响如雷竟有一

作者揣人雷亦
至佑者不揣余
妙

夜叉狀怪物攆出直撲而來唬得寶玉汗下如
兩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可卿救我慌得襲
人媚人等上來扶起拉手說寶玉別怕我們在
這裏秦氏在外聽見連忙進來一面說了嫫們
好生雲龍作雨不知何為龍兒狗兒打架又聞寶玉口中連叫
可卿救我因納悶道我的雨小名這裡没人知道
他如何從夢裏叫出來

三頁乙

卷五

六

奇已下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不日言 夕上

一三五四

夕上

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雨情

雲

劉姥姥一進榮

府國

寶玉襲人亦大家常事耳寫得是已全領警

幻意淫之訓此回借劉嫗却是寫阿鳳正傳

並非泛文且伏二遞三遞反巧姐之歸着

此劉嫗一進榮國府用周瑞家的又過下回

無痕是無一筆寫一人文字之筆

題朝叩富兒門富兒猶未足

曰雖無千金酬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從夢中喚他的乳名心

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

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兩口遂

三三三
一一一
目見

不可言 卷二
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不覺伸手
至大腿處只覺冰涼一片粘濕唬的忙退出手
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手一捻襲
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本又比寶玉大兩歲
近來也漸通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
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
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喫畢
晚飯過來這邊襲人忙趨眾奶娘了媪不在傍
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
央告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
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
來的些賊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說着便把夢

截錄以見另述
一月半勢况
既似作如卷子
南年善性信
佛耳

中之事細說與襲人聽了然後說至警幻所授
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
喜襲人柔媚妖俏遂強襲人同領警幻教幻所訓文完雲
雨之文字事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
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寫出襲人身分遂和寶玉偷試一
番幸得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
不同伏下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一段小兒女之態可謂追魂攝魄之筆暫且
別無話說一句接住上回紅樓夢大按榮府中一宅中合集
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
雖不多一天也有二三十件竟如亂麻一狀並
沒箇頭緒可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一件事自那
一箇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

三頁之二
六
二
旨見骨

微數十回後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有些瓜葛畧有些瓜葛這日
 正正脈也真千里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
 頭緒你道這一家姓甚名誰又與榮府有甚瓜
 葛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
 好書去醒目若謂聊可破悶時待蠢物妙譏是石逐
 細言來方纔所說這小小一家姓王乃本地人
 氏祖上曾作過小一的一個京官昔年曾與鳳
 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識認因貪王家的勢利使
 連了宗認作與貴而村姪子遙相對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
 兄鳳姐之父兩呼而起不過與王夫人隨在京中的只
 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識認目今其祖已故
 只有一箇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仍搬出

自紅樓夢一
回至此則珍
饅中之蓋耳

城外原鄉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
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
又生一女名喚青兒石頭記中公勳世宦之家以及草莽庸俗之族無所不有自能各得其妙一家四
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
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
狗兒遂將岳母劉姥音老出借後字菱稱呼畢肖接來一處過活
這劉姥上乃是箇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
無兒女只靠兩畝薄田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
養活豈不願意遂一心一計幫趁着女兒女婿
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
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喫了幾杯悶
酒在家悶尋氣病此病人不少請來看狗兒惱三劉氏不敢頂撞因此

好看煞

不豆言

卷六

月不

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真着我多嘴
 借們村庄人那一箇不是老能而薄田度日方說的山來
 喫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你那老誠上的多大碗的福
妙稱何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吐補自何錢就
自之至催頭不催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箇什麼男子
 漢大丈夫了為就禪下針却先如今借們雖離城住着
從此等小處寫來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可
 惜没人會拿去罷了在家跳躑也沒中用的狗
 兒聽說便急道你老只會炕頭兒上混說難道
 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劉姥姥道誰叫你偷去呢
 到底大家想方法見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
 跑到借家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

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的親戚罵死作官的朋
友罵死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
必來理我們呢劉姥姥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
成事在天借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
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當
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四字便放一篇世家傳連過宗的二
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自然是你們
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
和女兒還去過一遭補前文之未到處他家的二小姐着實
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
二老爺的夫人聽得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
貧恤老最愛齋僧敬道捨米捨錢的如今王府

不置言

卷二

月石

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得偕們你
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些好處也未
可定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偕們
的腰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得是
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
先不先他們那些門上人也未必肯去通報沒
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見名利心甚重調侃聽如
此一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
番話便笑接道療療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
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口鞅如明日就走
一邊先試一風頭再說劉姥口道暖的可是
說的候門似海我是箇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

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笑道不妨我
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子小板兒先
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
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極好的
從赴慶門必先交其
僕馮來一嘆劉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許多
時不走知道他如今是怎麼樣這也說不得了
你又是箇男人又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
們姑娘年輕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腳去到還是
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大
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來我也到那公府侯門
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笑了一
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姥便起來

三頁已

卷六

五

三頁已

不豆言

分三

月石方

梳洗了又將板兒教訓幾句那板兒纔亦五六
 歲的孩子一無所知聽見帶他進城往去音光去聲
 尋便喜的無不應承于是劉燎燎帶他進城找
 至寧榮街街名本地風光妙來至榮府大門石獅子前只見
 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衡字神理敢過去且彈七衣服
 又教了板兒幾句話然後復到角門前只見幾
 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
 談西呢不知如何想來又為候門三等豪奴駕照劉姥姥只得復上來問太爺
 們納福眾人打諒了他一會便問是那裏來的
 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
 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揪
 採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角下等着一會

子他們家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他的事何苦要他因向劉姥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時從這邊遠到後街上後門上問就是了亦有年紀人誠厚亦是自然之理劉嫫嫫聽了謝過遂携了板兒統到後門上只見門前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喫的也有賣頑意物件的鬧烘烘三二十箇孩子在那裡廝鬧如何想來合眼兒劉嫫嫫便拉住了一個道我問哥見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裏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孩子道這箇容

不可言 卷六

早真快子口氣

後門因女眷又是後門故容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跳躡躡引着劉姥姥進了
 後門至一院墻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
 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
 的在內聽說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姥姥忙
 迎上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如此半日
 方何處出來笑道劉姥姥你好呀你說說能幾年我就就忘
 了請家裏來坐罷劉姥姥一壁走一壁笑說道
 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
 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催的小了頭到上茶來
 喫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問的有理長了麼大了又問
 些別後閑語再問劉姥姥今日還是路過還是
 特來的劉姥姥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

也要顯美句為
後文作地步也陪
房本心本意實
事

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
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劉婆亦善于周
瑞家的聽了便猜着幾分意思只因昔年他丈
夫周瑞爭買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見之力今
見劉姥姥如此而來心中難却其意在今世周瑞婦等
的正二則也要現弄自己體面聽如此說便笑說
姥姥你自是有罷人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的來了豈有個
不教你見箇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
却不與我們相干我們這裡將樂府中帶一枝兒
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只帶着
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
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箇
事

三三六

卷六

七

三三六

不更言

卷六

月石

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給你通箇信去但
只一件嫖嫖有所不知我們這裏又比不得五
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了都是璉二奶
奶當家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的内
姪女當日大舅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姥姥
聽了罕問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
不錯呢我亦說不錯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
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煩有
客來了略可推得去的也就推過去了都是這
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寧可不見太太到要見
他一面纔不枉這裏來一遭劉姥姥道阿彌陀
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裏話

俗語說的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說一句話罷了害着我什麼說着便喚小了頭子到倒廳上不蘇悄悄悄的打聽打聽老太太屋裡擺了飯了沒有小了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些閒話劉姥姥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大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嫖上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樣的模样兒少說些有一萬箇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畢點一句就信了然下後文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太嚴了些畢點一句說着只見小了頭回

不更言

卷二

月石

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嫫嫫說快走快走這一下來他喫飯是一個空子借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回事的人也多了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

寫出阿鳳勤勞冗雜並屬於珍貴事來

寫阿鳳勤勞等事然却是虛筆故于後文不犯

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打掃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的迤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到了倒廳周瑞家的將劉嫫嫫安插在那裡畧等一等自已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下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了頭

着服遠也是書中一要緊人紅樓夢內雖未見有名想亦在副冊內者也

名字真極文雅則假

周瑞家的

細蓋平兒原不知此二人耳

又

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太是長會的今兒不
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奶下來我
細細回明奶奶想也不責備我莽撞的平兒聽
了便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
是了暗連平周瑞家的聽了忙出去領他兩個進
入院來上了正房台磯小了頭子打起了猩紅
毡簾是冬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是劉姥
竟不辨是何香味身子如在雲端裏一般是劉姥
滿屋裏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懸目眩是劉姥
暫劉姥姥斯時惟點頭啞嘴念佛而已如何想來於
是來至東邊這間屋內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
兒睡覺之所請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

不更言

卷二

八石

姥兩眼寫豪門只得字法問個好讓坐劉姥姥見平

兒遍身綾羅挿金帶銀花容玉貌的從劉姥心中目中

便當是鳳姐兒見了畢肖纔要稱姑奶奶忽聽周瑞

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趕着周瑞家的

稱周大嫂方知不過是個有些體面了頭于是

讓劉姥姥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

面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斟上茶來喫茶劉姥

姥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籬櫃

籬麵的一般從劉姥心中意中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

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箇匣子底下又墜着一

箇秤它般的一物却不住的亂恍從劉姥心中目中設

劉姥姥心中想着這是箇什麼愛物兒有煞用

呢正欲時三字陡聽得啗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
一般不妨到唬的展眼接着又是一馬得出連八九下
細是方欲問時只見小了頭子們一齊亂跑說奶
已時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命劉姥姥
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呢說着都迎
出去了劉姥姥屏聲側耳候候只聽遠遠寫得侍僕婦有人
笑聲約有一二十婦人衣裙悉率漸入堂屋往
那邊屋內去了又見兩三個婦人都捧着大漆
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見那邊說了一聲擺
飯漸漸人纔都散出只有伺候端菜的幾人半
日鴉雀不聞之後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
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滿的

三頁已

卷六

十

三頁已

不更言

月石

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
 着要肉喫劉嫵嫵一扒掌打下他去忽見周瑞
 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嫵嫵會意
 於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瑞家的又和
 他唧唧了一會方復到這^{從門外}屋內來只見門外
 鑿銅鈎上懸着大紅撒花^{外馬來}軟簾南窗下是炕炕
 上大紅毡條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
 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心綠閃緞大坐褥傍邊
 有銀唾沫盒那鳳姐兒家常帶着紫貂昭君套
 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
 鼠披風大紅洋綢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
 正坐在那裡

一段阿鳳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傳
 看侈珍奇好奇貨註脚寫來真是好看

手內拿着小

一幅美人畫
先王阿鳳
到底美人伴
真之伴
教之伴
日秋情
得此之伴
其平白以杜撰
之則不防力
君滿海夫

銅火炷兒撥手爐內的灰禪官中未見此筆平兒跔在
炕沿邊捧着一個這一句是天然地設非別文杜撰妄擬者小小的填漆茶盤盤內一小
盞鐘鳳姐兒也神情宛肖不接茶也不拍頭只管撥手爐
內的灰慢慢慢慢的問道怎麼還不請進來一面說
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
人在地下跔着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
面春風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不早說劉姥姥
在地下已是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云不敢稱呼周瑞家的云即個鳳姐忙說
周姐姐快攙住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得
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
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嫖嫖了鳳姐點頭
劉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下板兒便躲在背後百

不豈言 身

月石

端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

戚們不大走動都踈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

如月兒好年
其新地高介去

厭我們不肯阿鳳真可畏可惡常來不知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

我們眼裏没人似的劉姥姥忙念佛道如聞我們家

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

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叫

人沒的惡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

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

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

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

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

是有人有事就罷得問呢就回着怎麼說周瑞

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裏鳳姐不叫落人空抓些果子與
板兒喫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下事不許多媳婦管
事的來回話平見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
晚上再回若有狠要緊的你就帶進來現辦平
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都問了沒有什麼緊事
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
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奶
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徃徃呢便
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
姥姥道也沒甚說的不過是來瞧太太太太姑奶奶
奶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沒甚說的
便罷若有話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
三頁已
卷六
十二

老嫗有忍恥之心故後有拈大姐之事作者並非泛濫且為求親靠友下一捧喝

不豆言何如說一面遞眼色兒與劉姥姥會意未語
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為何來只得
忍恥說道論理今見初次見姑奶奶却不該說
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裏來也少不的說
了剛說道這裡只聽得二門上小廝們回說東
府裡小大爺進來了慣用此等橫斷山法鳳姐忙止劉姥姥不必說
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裏呢只聽一路靴
子脚响進了一箇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
身材夭矯輕裘寶帶如執鞭寫照華冠劉姥姥此時坐
不是立不是戲沒處戲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
這是我姪兒劉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
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嬪子說上回

老舅太太給媪子的那架玻璃炕屏大馬鳳姐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畧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的鳳姐兒道說遲了一日昨兒已經給了人了賈蓉聽說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下半跪道媪子若不借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又又換了又一頓好打呢媪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又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們那裡放着那些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纔罷賈蓉笑道那裏如這個好呢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確一點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鑰匙傳幾箇妾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

三頁已

卷六

十三

三頁已

不置言

卷二

鳳姐

出去了這裏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
 叫蓉見回來外面幾箇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
傳神之筆寫阿鳳躍然紙上來賈蓉忙復身轉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
此等去詳入化姐只管慢慢的喫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
筆法如神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
首者及只半也也沒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
花素世不少介姥姥心身方安方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姪兒
因者日會作五日來也不為別的只因為他老子娘在家裏連喫
情以生宜則耐人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沒個派頭兒只
以寄之氣年位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
直一病夫後此你那爹在家怎麼教你了打發借們作熬事來
西去在進子同周只顧喫果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
扣心骨日美執
扣心骨

話因笑止道

又一嘆凡六自劉姥來凡嘆五次寫得阿鳳乖滑伶俐合眼望在前。若會說話之人便听他說了阿鳳利害處正在此。問看官當者

將抑移借貸已說明白了彼仍推辭

糗啞這人為何罵若何呵一嘆不必說了我知道因問

周瑞家的道這劉姥姥不知可用過飯沒有呢
劉姥姥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趕咧那裡還有喫
飯的工夫咧鳳姐聽說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
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東邊屋內過來
帶了劉姥姥和板兒見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
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于是過東邊房
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方纔回了
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家
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因出一姓當年又與太老
爺在一處做官偶然連了宗的這幾年來也不

三頁已

卷六

古

字

不置言

年

月

王夫人數語令
余幾哭出

大走動當時他窮親戚來們來是一遭却自石頭也設中現見他們今
兒既來了窮親戚來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
慢了他便是有什麼說的叫二奶奶裁度着就
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
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姥已喫畢飯
拉了板兒過來舔唇抹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
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意思我已知
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就該有
照應纔是但如家裡雜事太煩太太漸上了
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來接着
管些事都不大知道這些箇親戚們二則外頭
看着這裏烈烈裏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

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罷了今見你既老遠的
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也是石頭記再見了嘆怎好叫你空回去
的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
十兩銀子我還沒動呢你們不嫌少就暫且拿
了去罷可憐可嘆那劉姥姥先聽見告艱難可憐可嘆只當是沒有
心裡便突突的後來聽見給他二十兩喜可憐可嘆的渾
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知道艱難的但俗
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憑的怎麼樣你老
拔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在傍
聽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聽了笑
而不採只命平兒把昨見那包銀子拿來再拿
一這樣常例亦再見串錢來都送至劉姥姥跟前鳳姐乃道這是
三五頁已 卷六 十五 旨是奇

不言言
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若不
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串錢僱了車子坐罷改
日無事只管來狂狂方是親戚間的意思天也
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個
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跔起來了劉姥姥只管
千恩萬謝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出來至外廂
房周瑞家的方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到不
會說話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
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柔些那蓉大爺纔
是他的正緊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箇姪
兒來了與前眼色真對可見文章中無一個閑字。為財勢一哭劉姥姥笑道我的親親如見姪子
我見了他心眼裏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

話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姥
便要留下一塊銀與周瑞家的兒女買果子喫
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裏執意不肯劉姥姥感
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一進榮府一曲折頓挫筆如遊龍且將豪
華舉止令觀者已得大槩想作者應是心花
欲開之候

借劉嫗入阿鳳正文送宮花寫金玉初聚爲
引作者真筆似遊龍變幻難測非細究至再
三再四不記數那能領會也嘆嘆

一三三

六六

六

一三三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不豆言 糸 子

二三八六

月石 子

第七回

送宮花周瑞嘆英蓮談肄業秦鐘結寶玉

題 十二花容色最新 不知誰是惜花人

曰 相逢若問名何氏 家住江南姓本秦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姥去後便上來回王

夫人鳳姐誰知王夫人不交代處正交代得清楚不在上房問了嫫們時方

知往薛姨媽那邊文章只是隨筆寫來便有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

轉東角門出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

只見王夫人的了嫫金釧寶釵互相映射和一個纔留

了頭的小女孩兒站立蓮柳別來無恙否上頑見周瑞家的

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

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

三頁已 卷七 旨見

才更言 三二

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語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

進裡間來總用双歧岔路之筆 只自入梨香至此方寫只見薛寶釵穿着家常衣

服好寫一人換一付筆頭 墨另出一花樣一幅秀意驚見正描花樣子呢見他

在小炕几上同了一幅秀意 驚見正描花樣子呢見他

進來寶釵便放下筆轉過身來滿面堆笑讓周

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姑娘好一面炕

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

邊徃徃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一入不撞 筆你不成

寶釵笑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

天所以且靜養得空便入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

到底有什麼病根見也該趁早兒請了大夫來

好生開個方子認真喫幾劑藥一勢除了根纔

家常愛着舊衣常是也

那種病那字與前
二玉不知因何二又
字皆得天成地說
之体且省却多少
間文所謂惜墨
如金是也

好小小的年紀到坐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
釵聽說便笑道再不要提喫藥為這病請大夫
喫藥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
名醫仙藥總不見一點見效後奇怪真如雲龍了雨也隱
禿頭和尚說專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
我這是從胎裡帶來凡滿熾是以孽火齊的一股熱毒幸而我先禪厚故也天
結使禪厚輩不知又何如治之壯還不相干若吃凡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
了一箇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
氣的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喫一丸
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卿不知從那裡弄來余則深知是從
寒玉免搗碎在太虛幻境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那個什
空靈殿上炮製配合者也麼海上方見姑娘說二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
5頁已

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見問
乃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起這方兒真真
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槩都有現易得的
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
二兩夏天開的白荷花蕊十二兩秋天開的白
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
將這四樣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
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
周瑞家的忙道愛啣這樣說來這就得一二年
的工夫倘或這日雨水不下雨水又怎處呢寶
釵笑道所以了那裏有這樣可巧的雨便沒雨
也只好再等罷了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

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
這四樣水調勻和了丸藥再加蜂蜜十二錢白
糖十二錢丸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罐內
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九用
十二分黃栢煎湯送下末用黃栢更妙可知甘苦二字不獨十二釵世皆同有者周瑞家
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真巧死了人等十年未
必都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
二年間可巧都得了梨香二字有着落並未白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
南帶至北現就埋在梨花樹下一字句周瑞家的又道
這藥可有名子新雅奇甚呢寶釵道有這也是癩和
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
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
三

不覺言

卷二

月不

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喫一九也就罷了

以花為藥可是吃烟

大人想得出者諸公且不必問其事之有無只據此新奇妙文悅我等心自便當浮一大白

周瑞家的還欲說話時

忽聽王夫人問是誰在裡頭周瑞家的忙出去

答應了趣便回了劉姥姥之事畧待半刻見王

夫人無話方欲退出

行文原只在二字便有許多省力處不得此寢者便在窓下台妝扭捏

薛姨媽

忽又笑道

忽字又字與方從二字對射

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你

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

二字仍從蓮上起來蓋英蓮者應憐也香菱者亦相憐之意此是改名之英蓮也

簾櫳响處方纔和金釧兒頑的那箇小女孩子

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

這是英蓮天生成的口氣妙甚

薛姨媽道

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

捧了個小錦匣來薛姨媽乃道這是宮裏頭作

的新鮮樣法堆紗花十二支昨見我想起來白

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帶去昨兒
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的巧就帶了去罷
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人兩支下剩六支送林姑
娘兩支今古小說中可有給了鳳哥兒罷王夫人道留着
給寶了頭帶罷古怪二字正是他們薛姨媽道姨媽
不知道寶了頭古怪二字正是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
粉兒的可知周瑞面正為寶菱三人所有正石頭記得力處也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
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裏晒日陽周瑞
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時常
說臨上京時買的地名英蓮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
了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正說着只見香菱笑
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

不可言

卷一

第一回

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到好個模樣兒竟

有些像俗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一擊兩鳴法二人之甚並可知矣再

忽然想到秦可卿何玄幻之極假使說像榮府中所有之人則死板之至故遠以可卿之親為譬似極杜淡然却是天下必有之情事金釧兒笑

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

歲投身到這裏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

幾歲了本處是那裡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

得了傷痛之極必亦如此况佳方妙不然則又將作出香菱思卿一段文字矣周瑞家的和金釧聽了

到反為他嘆息傷感一田一時周瑞家的携花

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

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

在這邊解悶却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

邊房後三間小抱厦內居住今李紈不伴陪伴照管

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裏來只見幾個
小了頭子都在抱廈內聽呼喚默坐迎春的了

頭司棋與探春的了却是俗中嫖待書妙名賈家四奴之环暗以琴棋書

却是俗中二人正掀簾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鐘四字列名省力之甚醒目之甚

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入內

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圍棋周瑞家

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

身謝道命了嫖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因說

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了嫖

們道在這屋裡不是用画家三五聚散周瑞家的聽了

便往這邊屋內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

姑子智能見兩個一處頑笑總是得空便入百忙又帶出王夫人喜施捨等事可知一支筆作十

問三筆却將後
半部線索提動

百支用。又伏後文

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
 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
 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
 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把這花
 可帶在那裏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了嫖
 入畫來收了曰司棋曰待書曰入畫後又補抱琴曰琴
棋書畫四字最俗上添一畫字則覺新雅周瑞家的因
 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傅那秃歪
 刺往那裏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
 師傅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裏去了叫我
 這裡等他呢又慮貼一個于老爺可
知所尚僧尼者悉愚人也周瑞家的又道十五
 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見
 說不知道妙年輕未任事也一應騙佈施哄齋供諸
愚皆是老秃賊設局罵一種人活像惜春聽了便問

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
 家的道是明點愚性二字余信管着惜春聽了笑道這就是了
 他師傅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趕上來和他師傅
 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一人不落一不忽伏下那
 周瑞家的又和智能見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
 處來穿夾道從李執後窓下過細極李執雖無花豈可失而不寫者故用此順筆便墨間
 三帶四使現者不忽越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
 堂屋只見小了頭二字着紫豐見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
 周瑞家的來了二字着紫連忙擺手見叫他往東屋裡去
 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裏
 來只見指不重犯寫一次有一次的奶子正拍着大姐新樣之法睡覺呢周瑞家的
 悄悄問奶子道奶奶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
 已
 六
 已

余素所藏仇十洲
函定所營暗
春圖其心思筆
墨已是無雙今
見此阿鳳一傳則
覺画工太板

不寫之又萬不可故只用柳藏脚語方知之法畧一紙染不獨文字平兒便進
有隱微而且不至污費阿鳳之類厥俊骨所謂此書無一不塊

有^{神理}搖頭見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却有賈璉
的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
叫豐兒倒水進去妙文奇想阿鳳之為人豈有不着意于虱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筆寫之不但唐突阿鳳声價亦且無妙文可賞若
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
了來作什麼周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
送花一事平兒聽了便打開匣子拿出四支轉
身去了半刻工夫攢花簇錦文字故使人耳目眩亂又拿出兩支來先叫彩
明來付他送到那邊府裏給小蓉大奶奶帶去
也中更忙又曰密處不容次後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
往賈母這邊來穿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女兒
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

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笑道媽一向身上好我
在家裏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
樣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太
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
麼不了的差事手裏是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
道噯今兒偏偏的來了個劉姥姥我自己多事
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太看見了送
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清
白呢你這會子跑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
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實對你老人家說你
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
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
白

三頁已

卷七

七

三頁已

到衙門裏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
 商議商議這箇情分求那一箇可了事周瑞家
 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
 且家去等我我送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
 家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閑見你回去等
 這沒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如此說便回去了
 還說媽你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
 沒經過什麼事情就急的你這樣子說着便
 黛玉房中去了又主出小段來是榮寧中常事亦是阿鳳正文若不如此
 知極比此時黛玉不在穿神直用一送花到底亦太死板不是石頭記筆墨矣自己房中却在寶玉房中
 家解花樣此時二玉隔座矣尤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
 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帶寶玉聽說先便

二玉房房六
 一高心相為
 同此不負其
 仙筆

余問送花一面薛姨媽云寧願不喜這些花兒粉兒的則謂是空叙正傳又主阿鳳惜春一段則又知是阿鳳正傳今又到類單見一段却又將阿鳳之天性從骨中寫方知亦係類單見正傳小說中一筆作兩三筆者有之一事故兩事者有之未有如此恒河沙數之筆也

說什麼花拿來給我一面照他來寫寶玉早伸此處方細寫花形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妙看他寫黛玉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個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在黛玉心中不知有何丘壑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再看了一看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替我道謝罷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便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麼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因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玉姐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

三五頁已 卷七 八

事或此掩飾推托之詞耳室玉若不云從學房里來涼着然則便云因愁煩時涼着者或寫來以爲之一嘆

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四字着眼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娘
 姐安問姐姐是什麼病喫什麼藥論理我該
 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裏來的也着了些涼異
 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
 去無話原來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
 友冷着眼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
 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利把這些
 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鳳姐兒便完了
 至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細說來見王夫人回言
 今又提甄家見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細說借們送他
 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進鮮的船去一併都交給
 他們帶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

太太千秋的禮已經打點了太太阿鳳一生大慶誰送去玉

夫人道你瞧誰閑着不管打發兩箇女人去就

完了又來當什麼正緊事問我虛指一事真千頭萬緒紙上雖一回兩回中或不能寫到

阿鳳之事然亦有阿鳳在彼處手忙心忙矣現此回可知鳳姐又笑道今兒珍大嫂子來

請我明兒過去徃徃明兒到沒有什麼事王夫

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

我們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

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

便是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

紈迎春等姊妹們亦會定省畢各自歸房無話

次日鳳姐兒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費

母寶玉聽了也要徃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

五頁已 卷七 九 旨見

換了衣服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多少少姬妾了嫖媳婦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笑嘲一陣一手携了寶玉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曰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幾箇姬妾先就笑說二奶奶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說着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大哥哥今日不在家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妾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也坐在這裏作什麼何不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巧上回寶叔立

欲出解仰却先小
妯娌鬧一聚隨
筆帶出見一
絲作造

刻要見見我兄弟他今兒也在這裏想在書房
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聽了即便下炕要
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麼一面便吩
咐人好生小心跟着別委屈着他到比不得跟
了老太太來就罷了委屈二字極不通都鳳姐兒道既這
麼着何不請進這秦小爺來我也瞧瞧難到我
就見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
他比不得借們家的孩子們胡打海摔的慣了
卿家胡打海摔不知誰家方珍珍珠惜
此極相矛盾却極入情蓋大家婦合吻如此人家孩子都是斯斯文
文慣了自負得起乍見了你這破落戶還被人笑話死
了呢鳳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話就罷竟
叫這小孩子笑話我不成賈蓉笑道不是這話
十

此等處寫阿鳳之
放縱是為後回伏
線

不可言

月

他生的面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孀子見了沒的
 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
 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巴子
 賈蓉笑嘻嘻的說我不敢強就帶他來說着果
 然出去帶進一箇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冷
 清眉秀目粉面硃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
 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面腆會
 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
 道知從何處想來比下去分明寫寶玉却先寫阿鳳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
 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
 他學名喚秦鍾設云秦鍾古詩云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早有鳳
 姐的了孀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鍾並未備得

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素知鳳
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
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箇狀元及第的
小金銀子交付與來人送過去鳳姐猶笑說太
簡薄等語秦氏等謝畢一時喫過飯尤氏鳳姐
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一人不落又帶出強寶玉秦鐘
二人隨便起坐淡馬來說話那寶玉只一見秦鐘人品
心中便有所失癡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默
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
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候
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
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
旨見

不更言

考

一

這句不是室玉本意中語却是古今歷來有梁紉禪之意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累了我

這根死木美酒羊羔也只不过填了我這糞窟

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一段痴情翻美易色一句筋斗使此後朋友中無復

再敢假談道義虛論情常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浮

不浮二字妙秦卿目中所取止在此更兼金冠綉服驕婢侈童這二句是賤不是獎此八字遮飾過多少

嬌態執綺秦卿日中所鄙者秦鐘心中亦自思道果然這寶玉怨不

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于清寒之家不能

與他耳鬢交結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

大不快事貧富二字中失却多二人一樣胡思亂想作者又欲

中人忽又二字馮小見得神有寶玉問他讀什麼書寶玉問請書亦想不到之大奇事

秦鐘見問便因實而答四字普天下朋友來看二人你言我語

十來句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果喫茶

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喫酒把果子擺在裏
 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眼見得二人
 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
 姐擺酒果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
 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理
 他他雖腴腆却性子左強不大隨寶馬秦鍾和些是有的
 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
 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
 來問寶玉要喫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
 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
 事寶玉問讀書已奇今又問家務豈不更奇秦鍾因說業師于去歲病故家父
 又年紀老邁賤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
 已
 已
 已

及再延師一事自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
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眼知己爲伴時常大
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
呢我們家却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
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內可以
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
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待明年
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
家學裏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
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擔擱着如此說來尊
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
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

真是可見之弟是好事秦鐘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裏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裏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裏事忙不便為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真是可卿之弟何不速上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是美事實玉笑道放心放心偕們回來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再回明家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的二人計議一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候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笑眼時却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

三頁已

卷七

三

首見等

二五言

分

月石

東道一面又說了回話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
因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這秦相公去媳婦們
傳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
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
又罵呢可見罵非一次矣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
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得偏要惹他去
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的家裡人
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
的連太爺都不理他的你珍哥哥也不理他只
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們出過三四回兵從死
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
却偷了東西來給主子喫兩日沒得水得了半

這是為後協理
寧國伏線

碗水給主子喫他自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
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
他去他自已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味酒
一吃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
他事全當一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
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是你們沒主意有
這樣何不打發他遠遠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說
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地下衆人都應伺
候齊了鳳姐亦起身告辭和寶玉携手同行尤
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燭輝煌衆小廝都在丹
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
好怎樣更可以恣意的洒落洒落因趁着酒興
自己已

先罵大總管賴二記清榮府中別是賴大又故意綜錯的妙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跪起一支脚比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裏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把子的雜種忘八羔子們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去衆人喝他不聽賈蓉忍不得便罵了他兩句使人捆起來等明日醒了酒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來了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見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也

也不敢和焦大挺腰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以二句批是假聊
慰石兒

子呢不是焦大一箇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
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
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
別的還可看再說別的字化血珠子進去紅刀
子出來是醉人中文法一段借醉奴口角間補出鳳姐在車上說
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
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豈不
笑話借們這樣的人家連個王法規矩都沒有
賈蓉答應是衆小厮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
上來幾箇揪翻捆倒拖往馬圈裏去焦大亦發
連來了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我要往祠堂裏哭
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
日只顧

三頁已

卷二

十五

三頁已

一部紅樓夢那之

要哈在集六口中

揭明

因皆而淫淫婦

性情之文法

但不及法誠

墨比文字

十

反在化未同真
何何何何何何
自欺何之乎人
不有滿中可
我來在在在
性志莫莫莫
字宙中

日家偷狗戲雞爬灰在房內的爬灰養小叔子字九存的養小
 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借們胳膊折子往袖子里
 藏眾小厮聽他說出這些没天日的話來唬的
 魂飛魄喪也不催別的了便把他細起來用土
 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等也
 遙遙的聞得便極都粧極作聽不見寶玉在車上見
 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問鳳姐兒道姐姐你聽
 他爬灰同得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
 眉同得嗔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答得嘴裡混噁你
 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到細問等我回
 去回了太太仔細撻你不撻你唬的寶玉連忙
 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話了鳳姐六忙回

色哄得妙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俗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往家學裏說明白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始讀書

原來不讀書即蠢物矣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入夏言

冬

二四一八

月石



第八回

薛寶釵小恙梨院香 賈寶玉大醉絳軒芸

題 古鼎新烹鳳髓香 那堪翠筍貯瓊漿

曰 莫言綺縠無風韻 試看金娃對玉郎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見過眾人寶玉先便回

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個伴

讀的朋友正未必好發奮又看實的稱贊秦鐘的人

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止此便成了一傍幫着說過

日他還來伴金針法祖宗等語說了不必繁文再表故妙偷度的賈母喜悅起來

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

高却極有興頭至後日又有尤氏來請遂携了

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來看戲至晌午賈母

一一一一

二五言

三

月石

便回來歇息了

敘事有法若只管寫着戲便是一無見世面之暴發貧婆其寫隨便二字與高則性與賤則回方是世代封君正傳且高

興二字又可生出多少文章來

王夫人本是好清靜的

偏與印夫人相犯然却是各有各傳

見賈

母回來也就

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

至晚無話却說

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

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擾的秦氏等

人不便因想起近日薛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

候意欲去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

恐遇見別事纏繞再或可巧遇見他父親更為

不細安寧可繞遠路罷了當下衆嬖上了

他換衣服見他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嬖上了

婦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

知到了穿堂便往東向北遠廳後而去偏頂頭

一路用淡三色烘染
行雲流水之法寫出
貴公子家常不跡
不離氣致經歷過
者則喜其寫真
未經者恐不免嫌
繁

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妙善活光之意單聘仁二人走來
一見了寶玉便都笑着趕上來一箇抱住腰一
個携着手都道我的菩薩沒理沒倫哥兒氣我肖說作了好夢
呢好容易得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
叨了半日方纔走開老嫗叫住因問你二位爺
是從老爺為玉跟前一人却人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
在夢坡妙善齋小書房裡敬中覺呢玉不妨事的一面
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于是轉彎向北
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
與倉上的頭目妙善名喚戴良大還有幾箇管事的頭
目共有七個人從賬房裡出來一見了寶玉走
來都一齊垂手站住獨有一箇買辦名喚錢華
已

亦錢開花之意隨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

兒請安寶玉忙含笑携他起來眾人都笑說前

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字法越發好了

多早晚賞我們幾張貼上寶玉笑道在那裏看

見了眾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贊的了不得還

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

的小公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眾人待

他過來方都各自散了未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許波瀾曲折照他無意

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室中來正見薛姨媽打點

針帚與了嫗們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

拉了他抱入懷內笑說這麼冷今天我的兒難為

余亦受過此騙
今閱至此赧然一
嘆此時有三十年
前向余作此語
之人在側覘其
形已皓首駝腰
矣乃使彼亦細
聽此教語彼則
替然泣下余亦
為之敗興

然亦是暗區室玉歷來文課
事不然後文豈不太突

此處用此
句最當

未入梨香院先故作若許波瀾曲折照他無意
中又寫出室玉寫字來回是愚弄公子之閑文

你想着我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
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嘆道他是沒
籠頭的馬天天往不了那裏肯在家一日寶玉
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
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裏間不是你去瞧他
裏間比這裡暖和那裏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
去和你說話兒寶玉聽說忙從門外看起有層紗下炕來至裏間
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綉軟簾寶玉掀簾一
邁步進去先就看見薛寶釵坐在炕上做針線
頭上挽着漆黑油光的鬢兒蜜合色綿襖玫瑰
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蔥黃綾綿裙一色半新
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

畫神鬼易畫人
物難寫寶物是
寫人之筆若真黛
玉並寫更難今作者
寫得一毫唯處不見
且得二人真体實
傳非神助而何

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

隨時自云守拙這乃是室卿正傳與前寫代玉之傳一齊於看寶玉一

面看一面口內問姐姐姐姐可大愈了寶釵與玉邁步對

見寶玉進來此則神情盡在烟飛水逝之間一展眼便失于千里矣連忙起來含笑答

說已經大好了到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

沿上坐了即命這是口中如此茶一面二面又問老太太

姨媽安別的姊妹們都好一面二面看寶玉頭上帶

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

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

色蝴蝶蠻條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

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

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

余代答曰：遊心如

今見到要瞧自首回至此回說有通靈玉一物余亦未曾細賞鑒今亦欲一見說着便柳近
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頂上摘了下來遞與
寶釵手體內寶釵托於掌上試問石兄此一托比在青埂峯下猿啼虎嘯之聲何如只覩
大如雀卵體燦若明霞瑩潤如酥質五色花紋纏護
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的幻
相註明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真境界二語可道故前引莊史秘訣
好又夾入寶釵不是虛圖對的工知二語雖粗本是真情然此等詩只宜記為天下見笑
白骨如山忘姓氏此得好好末二句似與題無切然正是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會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鑄的篆
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方能從胎

石頭記甲戌本 卷八 一四二五

又忽作此教語以
幻美成真以真美
成幻真假之虛
意遊戲于筆墨
之中可謂技滑之
至也作人要老誠
作文要狡猾

不更言
中小見口中呷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於
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今按其形
式無非畧展放些規矩使觀者便於燈下醉中
可閱今註明此故方無胎中之見口有多大怎
得啣此狼狽蠢大之物等語之謗

音註云

音註云

通靈寶玉正而圖式
通 靈 寶 玉 正 而 圖 式

莫失莫忘

通靈寶玉反面圖式

一除邪崇

二療冤疾

仙壽恒昌

三知禍福

可謂真奇之至

寶釵看畢

余亦想見其物矣前回中提用草蛇反
線寫法至此方細寫出是大開節處

又從翻過正面

石頭記立誓筆來
不寫一家文字

細看口內念道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念了兩遍
乃回頭向鶯兒笑道
你不去倒茶也
在這裏

恨類兒不早來
听此數語若使彼
聞之不知又有何
等妙趣語以
悅我等心臆

發何意思獸作什麼請諸公抱卷合目想其神理想其驚兒嘻嘻笑道

我聽這兩句話到像和坐立之勢想宝釵面上口中真妙娘的項圈上的兩句

話是不著而着一對見又引出一個金項圈寶玉聽了忙笑說道

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來驚兒口中說出方妙八個字又驚兒喜補出素日眼中雖

也賞鑒賞鑒寶釵道寫玉釵身小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

字寶玉笑夾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

他纏不過因說道是個人給了我兩句吉利話兒

所以整上了叫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

麼趣兒一句罵死天下濃粧艷飾一面說一面解排扣扣從裏

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

掏將出來按瓔珞者頭飾也想近俗即呼為項圈者是矣寶玉忙托了鎖看時果

然一面有四個篆字兩面八箇共成兩句吉識

五頁已

不更言

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式面正玲瓏

不離不棄

音註云

式面反玲瓏

芳齡永繼

音註云

不更言

花看早開酒飲
微醉此文字是
也

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

姐姐這八個字到真與我的是一對余亦謂是一對不知

與卿亦對否 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

整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

一面又問寶玉妙神妙理後那裏來寶玉與寶釵相近只

此香可得一聞 聞一陣陣涼森森甜絲絲的幽香竟不知係何

香氣透問姐姐姐姐燻的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

否

過這味真觀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
 燻的烟燎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
 寶釵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喫了丸藥
 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丸藥這麼好聞好姐姐
 給我一丸嚐嚐似是小兒語氣究竟不知別個小兒只道如此寶釵笑道又混鬧
 了紫處愈緊密不容針之文一個藥也是混喫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
 說林姑娘來了說文我實不知想見心中是何處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的走
 了進來一見了寶玉便笑道說文我實不知想見心中是何處噯啲我來的不巧
 了寶玉等忙起身笑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
 麼說黛玉笑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
 我更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
 不來一箇也不來今見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
 三頁已
 六
 三頁已

才更言

年

強詞奪理

上

此間錯開了來着豈不好点天有人來了也不至

於太冷落也不至於太熱玉開文字如何極不

解這意思吾不知翠兒以何物為心為齒為寶玉因見他外面

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

婆娘們道下了這半日雪珠見了寶玉道取了

我的斗篷來了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來了

你就該去了實不知有何丘壑寶玉笑道我多早晚說要去了不

過是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媽媽因說道

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裡同姐妹

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裏擺茶果子呢我叫了

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公見們散了罷寶玉

應允李媽出去命小廝們都各散去不提這裏

余最恨無調教
之家任其子恣
肆行嘯嘯現此
則知大家風範

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果留他們喫茶寶是滿腹非勢力
玉因誇前日在那府裏珍大嫂子的好鶯掌鴨
信為前日秦鍾之事恐現者忘却故忙中開筆重一塗染薛姨媽聽了忙也把自己糟
的取了些來與他嚐寶玉笑道這個須得就酒
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去灌了些上等的酒來李
嫵嫵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
好媽媽我只喫一鐘李嫵嫵道不中用當着老
太太太太那怕你喫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
見一會不知是那一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
好兒不管別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補出素日送我的
我挨了兩日罵姨太太不知道他性子又可惡
喫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

豆言

今

浪酒開茶原不相宜

他喫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喫何苦我白賠在裡

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放心吃你的去我也

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

小了嫖來讓你奶奶們去也喫杯糖糖雪氣那

李嬷嬷聽如此說只得和眾人且去喫些酒水

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熱了我只要愛喫冷的

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喫了冷酒寫字手打

鮑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水

的難到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

的就快若冷喫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煖

他豈不受害後此還不快不要喫那冷的呢知身

識理識性博學不雜庶可稱為佳人可嘆別寶玉聽這話有情理

小說中一首至詩几句溪曲便自佳人相許莫醜殺

在寶卿中說出玉
兄學業是作微
露印春梅之萌
耳是書勿看正
面為幸

寶玉亦聽的出有情理的話來與

前問讀書家務並皆大奇之事便

放下

令的

命人暖來方飲

黛玉竟不知其空有何處說想而來磕着瓜子兒

抵着嘴笑

又用此字

黛玉的小

了。嫖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來。黛玉因舍

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吾寶不知何為

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鵲姐姐又順筆帶出一個妙名怕姑

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

道：也虧你到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

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呢。尤物

方如此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妬柳乳輩看去寶玉聽這話，知黛玉借此奚落他

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這總好這總是寶玉笑了兩陣罷了。寶釵

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渾厚天成這總是寶釵不去採他。薛姨媽

因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

你，

不更言

三

八

強詞奪理
偏他說得如
許真水雪
明也

你到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人家豈不惱？好說就看的，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的從家裡送箇來，不說了頭們太小心，過餘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
用此一解，真可拍案叫絕。足見其以蘭為心，以玉為骨，以蓮為舌，以冰為神，真絕倒天下之裙兒矣。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這樣之心。」說話時，寶玉已是三杯過去了。李嬭嬭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黛姊妹說說笑笑的。
試問石兄當當日青瘦峰，猿啼虎嘯之聲何如？那肯不喫寶玉，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喫兩鐘，就不喫了。李嬭嬭道：「你可仔細，老爺今見在家隄防，問你的書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嬭嬭激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

不合提此話，這是李嬭嬭激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

在慢慢的放下酒垂了頭畫出小見愁感之狀楔緊後文黛玉先忙的
 說別掃大家的興字指寶釵也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
 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這方是何顯真意對玉之文了一
 面悄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
 理那老貨俗們只管樂俗們的那李媽也素知
 黛玉的因說道林姐見你如此稱似不通是老媽真心道出
 勸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
 麼助着他我也犯不着勸他你這箇馬媽太小
 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
 裏多喫一杯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裡是外
 人不當在這裡的也未可知李媽聽了是認不的真
 急是不認真是愛極又道真真這林姑娘說出一句話來
 三頁之三
 九

不與言

夕

月

比刀子還尖這弄了什麼呢寶釵也忍不住笑

我則愛之不暇

着把黛玉腮上我也欲一說道真真這個顰了頭的

豈忍揮耶

一張嘴叫可知余前批不謬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

面又說別怕是接前老爺問書之語我的見來了這裏沒好的你

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裡到叫我不

安只管放心喫都有我呢越發喫了晚飯去便

醉了一語不長上之体且收拾若干文斤力量便跟着我睡罷因命再熱酒來姨媽陪你

喫兩杯可就喫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起興來

李嬷嬷因吩咐小丫頭子們你們在這裡小心

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

任他的性多給他喫說着便馬的到家去了這裏雖還

有三四箇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嬷嬷走

了也都悄悄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了兩箇小
了頭子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
萬哄的只容他喫了兩杯就忙收過了做了酸
笋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兩碗吃了半碗飯碧粳
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喫完了飯又醞醞的漂上
茶來每人喫了兩碗薛姨媽方放下心雪雁等
三四個了頭已吃了飯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
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
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俗們來了這一日
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麼找俗們呢說着
二人便告辭小了頭忙捧過斗筩來寶玉便把
頭略低一低命他帶上那了頭便將這大紅猩

才更言 卷八
毡斗笠一抖纜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
罷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到沒見過別人者襲人晴文
過之章也的讓我自己帶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唆
什麼過來我瞧罷寶玉忙就近前來黛玉用
手整理輕輕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
上将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顛巍巍
露於笠外整理已畢端像了端像說道好了披
上斗篷罷若使宝叙整理煩單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
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
畧等等不是寶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
們跟着也勾了薛姨媽不放心便命兩個婦女
跟隨他兄妹方罷他二人道了擾一逕回至賈

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淑的好極正是寫薛家母女加歡喜因見寶玉喫了酒遂命他自回房去歇着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待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麼不見衆有是事大有是事人不敢直說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纔去了寶玉踉蹌回頭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如此我前文最妙且無這箇之跡接出來笑說道好好要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箇字丟下筆就走了我們等了一忽活現余及周不及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纔罷寶玉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

三頁已

卷八

十一

三頁已

不更言

身

月石

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過那府

裡去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的這會子又這麼

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

上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呢寫晴雯是晴雯走下來斷了不是襲人平兒鶯兒等語氣

寶玉聽了是醉笑笑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渥着

說着便伸手携了晴雯的手同仰首看門斗上

新書的三個字究竟不知是三個什麼字妙一時黛玉來了寶玉便笑道好

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字好出題妙原來是這三字

玉仰頭看裏間門斗上新貼了三個字寫絳芸

軒黛玉笑道箇個都好怎麼寫的這麼好了明

見也替我寫一個滑賊匾寶玉嘻嘻的笑道又哄我

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不可少晴雯向裡間炕上搬

是不作詞幻見

山文字

寫煩單見去如此
章法從何設想
奇筆奇文

嘴寶玉一看絳雲軒巾事見襲人合衣睡著在那裡寶玉
笑道好太渥早了些因又問晴雯道今見我那
府裏喫早飯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
你愛吃和珍大奶上說了只說我留著晚上喫
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喫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
了來我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喫了飯就擱在那
裏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喫了拿
來給我孫子喫去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奶母
勢亦是常情如母之昏憤亦是常情然持于此處細寫一回與後文襲
卿之酥酪過一對足見晴卿不及襲卿遠矣余謂晴有林風襲乃叙副真不錯接着茜
雪捧上茶來寶玉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說林
妹妹三字是接上文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喫了半碗茶忽又想
起早起茶來偏是醉人搜尋的出因問茜雪道早起凜了
細事亦是真情

按警幻情講寶玉
係情不情凡世間之
無知無識彼俱有一
痴情去休貼今如大醉
二字于石兄是因問
包子問茶順手柳林
問茜雪捧李弦乃
一部中未有第
事也龍人歡語無
言而止石兄真大醉
也余亦云實大醉也
難碎碎開非碎端
純碎碎可比

不且言紅一窟遇映
一碗風露茶我前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纔出色
這會子怎麼又濺了這一個來茜雪道我原
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他又要嘗就給
寶玉聽了將手中的茶杯只順手往地
擲豁瑯一聲打箇盞粉潑了茜雪一裙子的
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
奶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是仗着我小時
喫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選的他比祖宗還大
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養着祖宗作
什麼攆了出去大家干淨說着立刻便要去回
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貴未睡着不過故意
粧睡引寶玉來謳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

等事也還可不必起來後來捧了茶鐘動了氣
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
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到現成之至被雪滑倒了失
了手砸了鐘子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
攆他二字奇使人驚我們也都急急出去不如趁勢連我
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再有好的來
伏侍你寶玉聽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
扶至炕上脫換了衣服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
什麼只覺口齒綿纏眼眉愈加錫二字帶出平素形象忙伏侍他
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上摘下那通靈玉來用
自己的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時便冰不
着脖子試問石兄此渥比青埂峰下松風明月如何那寶玉就枕就睡着被

才自謂

卷八

月

時李嬷嬷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不敢前來再

加觸犯只悄悄悄悄的打聽睡方放心散去交代清楚

又為僕窈一回伏線情愛苗以上已完正題以下後文引子前文就

雪三婢又為後文先作一引之餘波此回收法與前數不同矣

偷度金針法
最巧

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賢玉

忙接了出來領了拜見驕養如此溺愛如此賈母見秦鍾形容

縹緞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

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因

作者今尚記金

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鍾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

魁星之事乎撫

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箇荷包並

推

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

家住的遠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

裏不必限定了只和你賢叔在一處別跟着那

寫可見出身白

養生堂是裏

中既後死封襲

禁尉是敗中懷

靈巧一至于此

寫秦氏出身与

史公寫趙飛燕

其主微矣因一筆

公

起不長進的逃伏後文東西學秦鐘一一答應回去稟知

他父母秦業妙名業者孽也蓋云情因孽而生也現任營繕郎官職更妙設云因情孽而繕此書之意

年近七十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

堂抱了一箇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頓死

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見出名秦氏究竟不知係出何氏所謂寫

之心亦甚難矣。如此寫出可見來歷亦甚苦矣又知作者是欲天下人共來哭此情字長大時生得形容嫵娜性

格四字便有隱意春秋字法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許與

賈蓉為妻那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鐘因去

歲業師亡故未指賈家暇延請高明之士只暫在家温

習舊課正思要和親家去商議送往他家塾中

去暫且不致荒廢可巧遇見了寶玉這箇機會

又知賈家塾中現今司塾的是賈代儒乃當今

巨員也

出

臨刑命省事 之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成名可望因

此十分歡喜為天下讀書一哭寒素人哭是宦囊羞澁那賈府上上下下

都是原來讀書是終身大事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來又恐誤了

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的恭恭敬敬

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可知宦囊羞澁與東併西湊等樣是特為近日守錢虜而不使子弟讀書

之輩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不想浪酒開茶一段金玉荷旒之文後忽後聽寶

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用此等寒瘦古拙之詞收住亦行文之大變

歷處石頭記多用此法 歷觀後文便知正是

早知日後悶爭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這是隱語微詞豈獨指此一事哉。余則為讀書正為爭氣但此爭氣與

彼爭氣不同寫來一嘆

賈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十三回

賈珍尚奢豈有不請父命之理因故

要緊不問家事故得姿意放為

若明指一州名似落西遊

地不待言可知是光

矣不云國名更妙

義之鄉也直與

今秦可卿托

理亦



不更言

戶不

在封龍禁尉寫乃棄中之月心去天香樓一
節是不忍下筆也

詩

云

秦可卿死封龍尉禁尉王熙鳳協理寧府

話說鳳姐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

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

亂胡亂二字奇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見燈下梁擦爐是也倦綉早

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所謂計程今日到該到何處

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

星眼微朦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了進來含笑

說道嬌嬌好睡我今兒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

樹倒猢猻散之語
全猶在耳曲指三
十五年矣
傷我與不傷我

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媵媵故來別你
一別還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訴媵子別語人盡
家一頓用頂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愿你只管
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媵媵你是個脂粉隊內的
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
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
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
揚揚已將百載一日倘或樂極生悲若應了那
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的詩
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胸大快十分敬畏
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
虞秦氏冷笑道媵媵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
二頁之三

古週而復始豈是人力能可保常的但如今能
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謂常保
永全了即如今日諸事都要只有兩件事未妥
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鳳姐便
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
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
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
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
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
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
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
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

語見道字傷
心讀此一段幾不
知此身為何物永
矣

松齋

又無爭競亦不有典賣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
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
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
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
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
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
語此時若不早為慮後臨期只恐後悔無益矣
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伏的妙漏只
是我與嬌子好了一場臨別贈你兩句話須要
記着因念道三春去後諸芳盡各此句須尋各自
門鳳姐還微問時只聽得二門上傳事雲牌連

不必看完見此三
句即歎墮泪

梅溪

不豆書 卷一

九個字寫盡天香家
樓事是不寫之寫

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
 奶奶沒了鳳姐聞聽嚇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
 神只得忙忙的穿衣服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
 皆知無不納罕都有些疑心那長一輩的想
 他素日孝順平一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
 一輩的想他素日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
 他素日憐貧惜賤慈老愛幼之恩莫不悲喙痛
 哭之味相投可知後文皆非實然文字人閉言少叙却說寶玉與鳳姐反對曰近日林黛玉淡寫來方是回
 去剩得自已孤恹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
 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
 翻身爬起来只覺心中一嘆截了一刃的不忍哇
 的夫所望急火攻心焉得不有此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來搗一聲噴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來搗

扶問是怎麼樣又要回如賈母來請大夫寶玉笑
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如尙自說出來了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
着便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即時要過
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只
是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終瘵氣的人
那裡不干淨二則夜裡風大明早再去不遲寶
玉那裏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
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洞開兩
邊寫大燈籠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
搖山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
哭一番妙非此何以出而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疼
舊疾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

儒帶領賈赦賈政賈琮賈璉賈
 珩賈玳賈琛賈瓊賈璘賈璩賈
 芹賈慕賈萍賈蕩可笑如齷齪考此賈芬此作者刺心筆也賈蘭賈茵賈
 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合賈代儒
 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
 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
 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眾人忙勸道人
 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
 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伏後罷了正說着
 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
 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璩四個
 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

橋者舟具也所謂
人生若汎舟而已寧
不可嘆

日推往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
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單八衆禪僧在大廳
上拜大悲識起度前亡後化諸魂以免亡者之
罪另設一壇刑却是未刑之筆於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
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於會芳
園中靈前另有五十衆高僧五十衆高道對壇
按乩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婦死了因自
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
前功盡棄呢因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賈
珍見父親不管亦發姿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
木板皆不中用可巧薛蟠來弔問因見賈珍尋
好板便說道我們木店裡有一副叫作什麼縉

木出在所謂迷津易墮處網羅迷也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

還是當年先父帶來原係義忠親王老千賊要

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曾拿去現今還封在店裡

也沒人出價敢買你若就要就招來罷了賈珍聽

了喜之不禁即命人招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

皆厚八寸紋若栴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玳瑁

如金玉大家都奇異稱賞賈珍笑道價值幾何

薛蟠的笑道拿一千兩銀子來只怕也沒處買去

什麼價的是阿歡兒口氣賞他們幾兩工銀就是了賈珍聽

說說亡謝不盡即命解鋸糊漆賈政因勸道此物

恐政老有深意存焉非常人可享者殮以上等杉木也就是了此

時賈珍恨不能代秦氏之死這話如何肯聽因

寫個：皆知全無
安逸之筆深得
金瓶壺與

忽又聽得秦氏之了補天香樓未刪之 嫫名喚瑞珠者見秦氏死
 了文 他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都都稱
 讚賈珍遂以孫女之理殯殮一並停靈於會芳
 園之登僊閣小了嫫名寶珠者因見秦氏身無
 所出乃甘心愿為義女誓任捧喪駕靈之任賈
 珍喜之不禁即時傳下從此非思惠愛人那能如是惜哉可知 呼寶珠為小姐
 那寶珠按未嫁女之喪在靈前哀哀欲絕於是
 合可旅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
 敢紊亂內寫畫大家 賈珍因想着賈蓉不過是個黽門監靈
 幡經榜上善起波瀾 寫時不好拜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
 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
 有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抬

來次後坐了大轎打傘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
 接着讓至軒名可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打笑定了主
 意因而起便就說要與賈蓉獨箇前程的話戴
 權會意因笑道得內相機括之快如此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
 笑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道奏巧正
 個美缺如今三百員罷禁尉短了兩員昨見襄
 陽候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
 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俗們都是老相遇不
 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忙中馬胡亂應了還剩
 了一箇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諺盡陳官味要與
 他孩子鬪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俗們的孩子
 要鬪快寫個履歷來賈珍聽說忙吩咐快命書

房裏人恭敬寫了大爺的履歷來小廝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張紅紙來與賈珍賈珍看了忙送與戴權戴權拜時上面寫道江南江寧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乙卯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便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廝收了說道回來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票再給箇執照就把那履歷填上明兒我來兌銀子送去小廝答應了戴權也就告辭了賈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因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兌還是

一並送入老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裏你又
吃虧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銀子送到我家裡
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只說待服滿後親帶小
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
來是忠靖候史昂史昂相雲消息也的夫人邢夫人
鳳姐等剛迎至上房又見錦鄉候川寧候壽山
伯三家祭禮擺在靈前少時三家下轎賈政等
忙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勝數
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是有服親友並家下人
人往丁之盛花簇簇是來往祭吊之盛宦官來賈蓉次日換了
吉服領憑回來靈前拱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
職例靈牌疏上皆寫天朝誥授賈門秦氏恭人

之靈位會芳園的臨街大門洞開現在兩邊起了鼓樂廳兩般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齊更有四面珠紅銷金大字牌對豎在門外上面大書

防護

內庭紫禁道

御前侍衛龍禁尉

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文榜上大書

世襲寧國公冢孫媳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恭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永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三一教門道錄司正

三頁乙

六三三

八

言見

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佛以及恭請諸
伽藍謁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遠鎮四十
九日消災洗孽平安水陸道場諸如等語餘
者亦不消煩記

只是賈珍雖然心意滿足但裏頭尤氏又犯了
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話命來虧了禮

數怕人笑話因起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

因賈珍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安貼了大哥哥還

愁什麼賈珍見問忙將裏面無人的話說了出

來賈珍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

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

賈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

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珠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
身笑道果然安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
了眾人便往上方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
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
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坐有人報說
大爺進來了嚇的眾婆娘噫的一聲往後藏之
不至矣獨鳳姐款款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
病症在身二則過於悲痛了因拄了拐躩了進
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
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麼賈珍一面扶拐作
掙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之邢夫人等忙叫寶
玉攙任命人挪椅子來與他坐賈珍斷不肯坐

三頁已
九
卜

因免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懇求二位嬪嬪并大妹妹那夫人等忙問什麼事賈珍忙笑道嬪嬪自然知道如今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偏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個體統怎麼屈尊大妹妹一箇月在這裏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那夫人笑道原來為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嬪子家只合你二嬪子說就是了王夫人忙道他一箇小孩子家何曾經過這樣事倘或料理不清反叫人笑話到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嬪子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我包管必料理的開便是錯一點兒別人看着還是不錯的從小兒

大妹妹頑笑着就有殺法決斷如今出了閣又
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這幾
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了嬌嬌不看姪兒姪兒
媳婦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罷說着滾下淚
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兒未經過喪事怕
他料理不清惹人笑話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到
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幾分却又眼拜着鳳姐
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辦好賣弄才幹雖然
當家妥當也因未辦過婚喪大事恐人還不服
爬不得遇見這事今日見賈珍如此一來他心
中早已歡喜先見王夫人不允後見賈珍說的
情真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

不耳言

身三

月

哥說的這麼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會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大哥哥已經料理清了不過是裡頭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問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見說的有理便不則聲賈珍見鳳姐死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妹妹行禮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說着就作揖下去鳳姐兒還禮不迭賈珍便向袖中取了寧國府對牌出來命寶玉送與鳳姐又說妹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別存心替我省錢只要好看為上二則也要與那

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
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
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這麼說你
就照看照拜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
發人問你哥哥嫂子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裏
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
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
了不如我這裡趕着收拾出一個院落來妹妹
住過這幾日到安穩鳳姐笑道二字句有神不用那邊也離
不得我到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聽說只得罷了
然後又說了一回閑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
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兒道

不且言 卷三

月石

舊族後輩受此五病者頗多余家更甚三十年前事見書于三十年後今余想慟血淚盈

此回只十頁因刪去天香樓一節少却四五頁也

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箇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話下這裏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第二件事無專執臨期推委第三件需用過廢濫支冒領第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服賤賤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國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詳正是

金紫萬千誰治國 裙釵一二可齊家

恭可知淫喪天香樓作者用文章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生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滿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刪去

第十四回

鳳姐用彩明因自識字不多且彩明係未冠之童

寫鳳姐之珍貴

寫鳳姐之英氣

寫鳳姐之聲勢

寫鳳姐之心機

寫鳳姐之驕大

昭兒回並非林文璉文是黛玉正文

牛丑也清屬水子也柳折卯字魁折虎子寅

字寓焉陳即辰翼火為蛇巳字寓焉馬午也

魁折鬼鬼金羊未字寓焉猴同音申也曉

不置言

名

月

鳴雞也酉字寓焉石即豕亥字寓焉其祖回
守業即守夜也犬字寓焉此所謂十二支寓

焉

路謁北靜王是賢王正文

詩

云

林如海捐館揚州

賈寶玉踏謁北靜王

話說寧國府中都總管來昇聞得裡面委請了
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
連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
說話我們須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來
晚散寧可辛苦這一箇月過後再歇着不要把

寧府如此大家
阿鳳如此身分
豈有使貼身了
頭與家裡男人
答話交事之理
呢此作者心畧
之處

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
時惱了不認人的衆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
道論理我們裡面也湏得他來整治整治都特
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對牌來領
取呈文京榜紙劄票上批着數目衆人連忙讓
坐到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抱着同來旺媳
婦一路行來至儀門口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
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簿冊即時傳來
昇媳婦要家口花名冊來查拜又限於明日
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來聽差等語大槩點了
一點數目已成見單冊問了來昇媳婦幾句話便坐了
車回家一宿無話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

那寧國府中婆娘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正
與來昇媳婦分派眾人不敢擅入傳神之筆外聽
觀只聽鳳姐與來昇媳婦道既托了我我就說
不得要討你們嫌先點地步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
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此語聽熟這府裡原是
這樣的這如今可要宛轉得妙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
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現清白處
治說着硬吩咐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箇一個
的喚進來看視一時拜完了便又吩咐道這二
十箇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裡頭單管人
來客往到茶別的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箇也
分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別的事也不

用他們管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
上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別的事
也不與他們相干這四個人單在內茶坊收管
盃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描陪這四個
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便叫他四箇描陪這
八個人單管監收祭禮這八箇人單管各處燈
油燭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然後按
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箇每日輪
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
下剩的按着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
棹椅古董起至于痰 擔帚一草一苗或丟或
壞就合守這處的人笑賬描陪來昇家的每日

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喫酒的打架辦嘴
的立刻來回我你要徇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
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
一行亂了只合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隨身
自有鐘表不論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時辰
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
點卯已正喫早飯凡有領牌回事者只在午初
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
上夜的文明鑰匙是協理第二日還是卯正二刻過來
說不得借們大家辛苦口氣好聽之至這幾日事完你們家大
爺自然賞你們說畢又吩咐按數發與茶葉油
燭雞毛擔子笮帚等物一面又撤取傢伙棹圍

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
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某物開得十分
清楚眾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
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
能趁亂失迷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
不比先前正擺茶又去端飯正陪舉哀又顧接
客如這些無頭緒荒亂推托偷閱竊取等弊次
日一槩獨蠲了鳳姐見見自己威重令行心中
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又過於悲哀不
大進飲食自己每日從那府裏煎了各色細粥
精緻小菜命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吩咐每
日送上等菜到抱廈內單與鳳姐那鳳姐不畏
言已
天
四
言

不更言

名目

月五日

勤勞天天于卯正二刻就過來點卯理事獨在
抱厦內起坐不與眾妯娌合羣便有堂客來往
也不迎會這日正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
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叅闍君拘都鬼延請地戲
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伸表朝三
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燄口拜水識又有十
三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鞞紅鞋在靈前默誦接
引諸咒十分執鬧那鳳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
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兒便請起來梳洗
及收拾完備更衣手喝了兩口奶子糖粳粥
漱口已畢已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諸
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打了

一對明角燈大書榮國府三個大字款款來至
寧府大門上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截燈照如白
晝白茫茫穿孝僕從兩邊侍立請車至正門上
小廝等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
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罩撮
擁着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來請安接待鳳
姐緩緩走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了棺
材那眼淚恰似斷線珍珠滾將下來院中許多
小廝垂手伺候燒紙鳳姐吩咐得一聲供茶燒
紙只聽得一棒鑼鳴諸樂齊奏早有人端過一
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下放聲大哭于
是裏外男女上下見鳳姐出聲都忙接轂嚎哭

不與言

名曰

月

一時賈珍尤氏遣人來勸鳳姐方纔止住來旺
 媳婦獻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過族中諸人
 自入抱廈內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都已到齊
 只有迎送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傳到那人已
 張惶愧懼鳳姐凡鳳姐法時備備用笑字是章法冷笑道我說是誰悞了原來是
 你你原比他們有體面所以纔不聽我的話那
 人道小的天天來的早只有今日醒了覺得早
 些因又睡迷了來遲了一步求奶奶既過這次
 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的媳婦又攪用曲筆來了在
 前面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先問王興媳
 婦作什麼王興媳婦爬不得先問他完了事連
 忙進來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箇帖

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用珠兒線若干斤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府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時只見榮府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來的鳳姐命彩明要了帖子兒念過聽了共四件鳳姐因指兩件說道這兩件開銷錯了再美清來取說着擲下帖子來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道你有什么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見回說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牌得了買辦的回

三頁已

卷二

六

旨色

押相符然後方與張材家的去領一面又命念
 那一箇是為寶玉外書房完竣支買紙料糊裱
 鳳姐聽了即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
 又發與這人去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睡迷
 了無後且是兒仍我也睡迷了料都沒有人了本來要
 既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人就難管不如
 開發的好登時放下臉來喝命帶出打二十大
 板一面又擲下寧府對牌出去說與來昇革他
 一月銀未眾人聽了又見鳳姐眉立知是惱了
 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執牌傳諭的忙去
 傳諭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換了二十大板
 還要進來叩謝鳳姐道明兒再有悞的打四十

後日的六十有不怕打的只管悞說着吩咐散
了罷意外眾人聽說方各自執事去了彼時榮
國寧國二處執事領牌交牌的人來往不絕那
把伏下文非獨為何鳳之威勢費此一段把愧被打之人含羞去這纔知道鳳姐的利害
眾人不敢偷安自此兢兢業業執事保守不在
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今日人眾恐秦鐘受
了委曲因默與他商議要同他往鳳姐處來坐
秦鐘道他的事多况且不喜人去借們去了也
豈不煩膩寶玉道他怎好膩我們不相干只管
跟我來說看便拉了秦鐘直至抱廈鳳姐處喫
飯見他們來了便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
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

5頁已

卷四

七

寶玉

不更言
那邊喫的寶玉道這邊同那些奇稱試問誰是清人渾人吃什麼原
是那邊我們兩個同老太太喫了來的一面歸
座鳳姐喫畢飯就有寧國府中的一箇媳婦來
領牌支取香燈事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日該
來支取總不見來想是忘了這會子到底來取
要忘了自然是你們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
婦笑道何嘗不是此婦亦善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
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
鐘因笑道你們兩府裏都是這牌倘或別人私
弄一個支了銀子跪了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
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麼俗們家沒人來領
牌子做東西鳳姐道人家來領的時候你還做

夢呢我且問你你們這夜書多早晚纔念呢寶
王道爬不得這如今就念纔好他們只是不快
收拾出書房來這也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
請包管就快了寶王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們
該作到那裡的自然就有了鳳姐笑道便是他
們作也得要東西去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
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要牌立刻說好
姐姐給出牌子來叫他們要東西去鳳姐道我
乏的身上生疼還擱的住你揉搓你放心罷今
見纔領了紙裱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
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
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蘓州去的人昭兒接得好來了

三頁已

卷一四

八

二四八三

類凡方可長居
榮府之丈

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請安鳳姐見便問
回來作什麼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
爺是九月初三日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
同送林姑老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
來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
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裏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
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
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
妹可在俗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
幾日他不知哭的怎麼樣呢說着蹙眉長嘆鳳
姐見昭兒回來當着人未及細問賈璉心中自
是記掛待要回去爭奈事情繁雜一時去了恐

有延遲失悞惹人笑話少不得奈到晚上回來
復命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
大毛衣服合平見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
所需何物一並包藏交付又細細吩咐昭兒在
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切心爺耶生氣時時勸
他最緊少喫酒別勾引他認得混賬女人回來打折
你的腿等語趕亂完了天已四更將盡總睡下
又走了個不覺又是天明雞唱忙梳洗過寧府
中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了車帶了
陰陽司吏往鐵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
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
以備接靈使用色空看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

百頁已

三二

百七下

豆言

卷一

月石

因天晚不得進城就在淨空處胡亂歇了一夜
次日早便進城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先往
鐵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廚茶等項
接靈人裡面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
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
送殯又顧自己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縉國
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
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
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象眷回南一面寫家
信稟叩父母並帶之物又有迎春染疾每日請
醫服藥看醫生啓帖症源藥按等事亦難盡述
又兼發引在邇因此忙的鳳姐茶飯也沒工夫

喫得坐卧不能清淨剛到了榮府寧府的人又
跟到榮府既回到寧府榮府的人又找到寧府
鳳姐見如此心中到十分歡喜並不偷安推托
恐落入褒貶因此日夜不暇籌畫得十分的整
肅于是合族上下無不稱讚者這日伴宿之夕
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堂客伴宿
尤氏猶卧於內寢一應張羅款待都是鳳姐一
人週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但或有羞
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慣見人的或有懼貴
怯官的種種之類都不及鳳姐舉止舒徐言語慷
慨珍貴寬大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內揮霍
指示任其所為目若無人一在燈明火彩客

三頁已

卷一四

十

三頁已

不豆言

才口

月石春

送官迎那百般鞅關自不用說的至天明吉時已到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

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誥封一等寧國公塚孫婦防護

內庭索禁道

御前侍值龍禁尉享強壽賈門秦氏恭人之靈柩

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趕着新做出來的一色光艷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外擇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

石名守業字
何政

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
將軍馬尚修國公候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候
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曾
來得這六家與寧榮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
是餘者更有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
靖候史鼎平原候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
城候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遊擊謝鯨襄陽
候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候之孫五城
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
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
可枚數堂客筭來亦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
頂小轎連象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十餘乘連
旨見旨

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傍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座是東平王府祭棚第二座是南安郡王祭棚第三座是西寧郡王祭棚第四座是北靜郡王祭棚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水溶年未弱冠生得形容秀美情性謙和近聞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相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已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

前落轎手下各官兩傍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往
還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
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者見連忙
回去報與賈珍賈政急命前面駐紮同賈赦賈
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水溶在轎內欠
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並不妄自尊
大賈珍道夫婦之喪累蒙駕下臨廕生輩何以
克當水溶笑道世交之誼何出此言遂回頭命
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傍還禮畢復身又
來謝恩水溶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
卿玉而誕者幾次要見一見都為雜冗所阻想
今日是來的何不請來一會賈政聽說忙回去

二頁已

三頁已

五

有見

不巨言

今日

月

急命寶玉脫去孝服領他前來那寶玉素日就
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常讚水溶是
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
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
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也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
早瞥見那水溶坐在轎內好箇儀表人材不知
近看時又是怎樣下回便知

第十五回

寶玉謁北靜王辭對神色方露出本來面目
迥非在閨閣中之形景

北靜王問玉上字果驗否政老對以未曾試
過是隱却多少捕風捉影閒文

北靜王論聰明伶俐又年幼時為溺愛所累
亦大得病源之語

鳳姐中火馮紡線邨姑是寶玉閒花野景一
得情趣

鳳姐另住明明係秦玉智能幽事却是為淨
虛攢營鳳姐大大一件事作引

秦智幽情忽馮寶秦事云不知算何賬目未

頁已

卷之

一

頁下

見真切不曾記得此係疑案
中且省却多少累贅筆墨
一丈紅句云五尺墻頭遮不得
人看

詩云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郡王水溶頭上帶着潔
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龍白
蟒袍繫着碧玉紅鞢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
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參見水溶連忙從
轎內伸出手來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

着雙龍出海抹額又換此如點漆水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如點漆水溶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因問啣的那寶貝在那里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了遞與過去水溶細細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水溶鍾愛之至一面極口稱竒道異一面理好絲絛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携手問寶玉幾歲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水溶見他言語清楚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妙極開口便是鳳聲玉蘭之字未可諒也賈政忙陪笑道犬子鳳聲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是言亦廕生

二頁已

六三

二

二頁已

不更言

卷之三

月石不

輩之幸矣水溶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是資致
想老太夫人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
生甚不宜鍾溺鍾溺則未免荒失學業昔小王
曾陷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
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却多
蒙海上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
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會談會則學問
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應水溶又將腕上
一串念珠卸了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儻
促竟無敬賀之物此係前日聖上親賜簪苓香
念珠一串權為賀敬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
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於是賈赦賈

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與水溶道逝者已登仙界
非碌碌你我塵寰中之人也小王雖上叩天恩
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輻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
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掩樂停音滔
滔然將殯過完方讓水溶回與去了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前又
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請同僚屬下各家祭棚接
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行
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
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百中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
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掛事着寶玉怕他在郊
外縱性逞強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這些

一

二

三

四

不更言

卷之三

月石

小事惟恐有個閃失難見賈母因此便命小廝
來喚他寶玉只得來到他的車前鳳姐笑道好
兄弟你是個尊貴人非此一句女孩兒玉必不依阿鳳真好一樣的人品別學
他們猴在馬上下來俗們姐兒兩個坐車豈不
好寶玉聽說便忙下了馬爬入鳳姐車上二人
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從那邊兩騎馬壓地飛
來離鳳姐車不遠一齊躡下來扶車回說這里
有下處奶奶請歇更衣鳳姐急命請那夫人王
夫人的示下那人回來說太太們說不用歇了
叫奶奶自便罷鳳姐聽了便命歇歇再走衆小
廝聽了一帶轅馬岔出人羣往北飛走寶玉在
車內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鐘正騎馬隨着他

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跪來請他去打尖
秦鍾看時只見鳳姐的車往北而去後面拉着
寶玉的馬搭着鞍籠便知寶玉同鳳姐坐車自
已也使帶馬趕上來同入一庄門內早有家人
將衆庄漢攆盡那時庄人家無多房舍婆娘們
無處迴避只得由他們去了那些邨姑庄婦見
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禮數段豈有
不愛看的一時鳳姐進入茅堂因命寶玉等先
出去頑頑寶玉等會意因同秦鍾出來帶着小
廝們各處遊玩凡庄農動用之物皆不曾見過
寶玉一見了鋤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
凡寶玉一見了鋤鋤犁等物皆以為奇不知何
向所使弟齊名為眼何小廝在傍一一的告訴了名

色說也蓋因未見之故也明原委寶玉聽了因點頭嘆道怪道古人
 詩上說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聰明人自為此悟也一面
 面說一面又至一間房前只見炕上有個紡車
 寶玉又問小廝們這又是什麼小廝們又告訴
 他原委寶玉聽說便上來擰轉作耍自為有趣
 只見一箇約有十七八歲的村庄髻頭跑了來
 亂嚷別動壞了衆小廝忙斷喝攔阻寶玉忙丟
 開手陪笑說道我因為無見過這箇如箇所以試他
 一試那髻頭道你們那里會弄這箇如箇站開其了我
 紡與你瞧秦鐘暗拉寶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
 寶玉一把推開笑道該死的再胡說我就打了
 說着只見那髻頭紡起線來寶玉正要說話時

只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髻頭快過來處點情又伏下那髻頭
聽見丟下紡車一送去了寶玉寶玉悵然無趣後支只見
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箇進去鳳姐洗了手換
衣服抖灰土問他們換不換寶玉不換只得罷
了家下僕婦們將帶着行路的茶壺茶盃十錦
屈盒各樣小食端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
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下賞封賞
了本邸主人庄婦等來叩賞鳳姐並不在意寶
玉却留心看時內中拉無二髻頭一時上了車
出來走不多遠只見迎頭二髻頭懷裏抱着他
小兄弟同着幾箇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恨
不得下車跟了他去料是衆人不依的少不得

五頁已

卷十五

五頁已

以目相送爭奈車輕馬快一時展眼無踪走不多時仍又跟上了大殯早有前面法鼓金鏡幢幡寶蓋鐵檻寺接靈衆僧齊至少時到入寺中另演佛事重設香壇安靈於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相伴外面賈珍款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不喫飯而辭的一應謝過之從公候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時分方散盡了裏面的堂客皆是鳳姐張羅接待先從顯官誥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錯時方散盡了只有幾箇親戚是至近的等做過三日安靈道場方去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也便就要進城王夫人要帶寶玉去寶玉乍到郊

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無法
 只得交與鳳姐便回來了原來這鐵檻寺原是
 寧榮二公當日修造現今還是有香火地畝佈
 施以備京中老了人口在此便宜寄放其中陰
 陽兩宅俱已預備妥貼大凡創業之人無有不為子孫深謀至細今後
麗過先奈不常保亦足可嘆爭及好祖宗為一時之榮顯猶自不足及身生枝葉雖華
先人之常保其於世浮華子弟來着眼如今後輩人口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性情參
高所謂源遠水則濁枝繁葉則稀余謂天下有那家業艱難安分的
痴心祖宗為子孫謀千年業者痛哭便住在這里了有那上排場有錢勢的只說這
 里不方便真事身祖宗依貼子孫之心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尋個下處
 為事畢晏退之不用說何鳳姐不嫌不方刻的請人皆
 權在鐵檻寺下獨有鳳姐不嫌不方刻的請人皆
 子員已六 旨見脊

遣人來和饅頭庵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
房子來作下處原來這饅頭庵就是水月寺因
他廟裏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混號離鐵檻
寺不遠前人詩云縱有千門限終須一個上
殿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當下和尚工課已
完真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
見還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已便辭了眾人
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庵來原來秦業年邁多
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了那秦鍾
便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庵淨虛帶
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
姐等來至淨室更衣淨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
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

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里去淨虛道可
是這幾天都無工夫因胡老爺府里產了公子
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里叫請幾位師傅念
三日血盆經忙的無個虛空兒就無來請太太的
安不言老妮陪着鳳姐且說秦鍾寶玉二人正
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
了秦鍾道理那個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
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屋裏一箇人無有你接
着補出前文未到處細思秦鍾近日在祭府所為可知矣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
沒有的話寶玉笑道有無有也不管你你只叫
住他到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
奇了你叫他到去還怕他不到何必要我說呢

五頁已

六頁

七

奇見

不月言

卷之三

月

寶玉道我叫他到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
 到的總作如是等奇語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到碗茶
 來給我那智能見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
 因常與寶玉秦鍾頑耍他如今大了漸知風月
 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極愛他妍
 媚二人不愛寶玉却愛秦鍾亦是各有情孽雖未上手却已情投意合了今能兒見
 了秦鍾心眼俱開走去到了茶來秦鍾笑說給
 我寶玉叫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來
 爭一語我難肖如道手裡其語有蜜寶玉先搶已自酥倒不知作者從何着想得了吃着方要
 問話只見智善來叫智能去擺茶碟子一時來
 請他兩箇去喫茶菓點他兩個那里喫這些東
 西坐一坐仍出來頑笑鳳姐也畧坐片時便回

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
事皆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箇心服
常侍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正有一事要到
府驛求稱太畢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因問何
事老柅道字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
內善才庵內出家的時節那一時有個姓張
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
廟里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府太爺的小
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
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
的公子的聘禮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
此說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不依定要娶

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為難不想守脩家

聽了此信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

一個女兒許幾家偏不許退定禮就要打官司

告狀起來守脩一聞便問漸無此理此不過張家懼府尹之勢必先退定禮守脩方不從或有之此時老尼只欲與張家完事故將此言遮飾以便退親受張家

之睛那張家急了如何便急了話無兩緒可知張家禮缺此係作者巧摹老尼無

也見上活只得着人如何的是張家要與府尹攀說上京求尋門路賄氣偏要退定禮

我想如今長安即度雲老爺與府上最契可以

求太太與老爺說聲打發一封書去求雲老爺

和那守脩說一聲不怕那守脩不依若是肯行

張家連家孝敬也壞極妙極若與府尹攀了親何惜張財不都情願能再得小人之志如此良民遭害如此

鳳姐聽了笑道五字是問鳳姐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

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張

了鳳姐聽說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作這
 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
 說只是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如今不管這事
 張家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罕稀他的謝禮到
 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無有的一般鳳姐聽
 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
 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
 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
 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盡忙說有有
 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拉蓬扯
 牽的圖銀子這三千銀子不過是給打發說去
 的小厨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

二頁已

九

九

二頁已

石豆言

卷十五

阿鳳欺人如此

片

也不要他的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得出來
 老尼連忙答應又說道既然如此奶奶明日就開
 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處少了
 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
 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
 跟前再添上些也不教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
 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因大小事見奶奶安貼
 越性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體纔是
 一路話奉承的鳳姐越發受用了也不顧勞乏
 更痴人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無人來尋智能剛
 到後面房中只見智能獨在房中洗茶碗秦鍾
 跑來便接着親嘴智能急的跺脚說這算什麼

呢再這麼我就叫喚了秦鍾道好人我已急
死了你今見再不依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
想怎麼樣除非等我出了這個牢坑離了這些
人纔依你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
近渴說着三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在
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挂不起又不
好叫的少不得依他了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
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則聲二人不知是誰唬
的不敢動一動只聽那人嗤的一聲掌不住笑
了二人聽聲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身抱怨
道這算什么寶玉笑道你到不依偈們就叫喊
起來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

二頁已

六二

十

奇見

不多言

九

八

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
 的衆人知道你要怎麼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
 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笑眼
 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裏間秦鍾寶玉
 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
 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擿
 在自己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賬目未見
 真切未曾言得此係疑案不敢纂創忽又作如此評斷似自
 相矛盾却是最好之
文若不如此隱去則又有何妙文可寫哉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筆若通部中萬
 萬件細微之事俱備石頭記真亦太覺死板矣故特用此二三件隱事借石之未見真切淡
 去越覺得雲烟渺茫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
 夫人打發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
 事寧可回去寶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

智能調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一應便有許多好處想真好阿鳳儀大事雖安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天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的世人只云一舉兩得獨阿鳳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世因有此三益便舉更添一內寶王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里逛少不得越性辛苦一日罷了明日可是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天明日必回去的於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姑之事說與來旺兒來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不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連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

石印

卷之二

月石

路程兩日工夫俱已妥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
久欠賈府之情這一點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終
了回書旺兒回來且不在話下却說鳳姐等又
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
里去過至下回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
里多少幽情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淚而別
鳳姐又至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致意不肯
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後文再見

第十六回

幼見小女之死得情之正氣又為痴貪輩一針疚鳳姐惡跡多端莫大于此件者受贓婚以致人命賈府連日鬧熱非常寶玉無見無聞却是寶玉正文夾寫秦智數句下半回方不突然

黛玉回方解寶玉為秦鍾之憂悶是天然之章法平兒借香菱答話是補菱姐近來着落趙姬討情閒文却引出通部脈絡所謂由小及大譬如登高必自卑之意細思大觀園一事若從如何奉旨起造又如何分派眾人從頭細細直寫將來幾千樣細事如何能順筆

石頭記

卷一

一

五

豆言

身言

月言

一氣寫清又將落于死板拮据之鄉故只用
 璉鳳夫妻二人一問一答上用趙姬討情作
 引下文蓉蓀來說事作次餘者隨筆順筆畧
 一點染則耀然洞徹矣此是避難法
 大觀園用省親事出題是大閑健處方見大
 手筆行文之止意
 借省親事寫南巡出脫心中多少憶惜感今
 極熱鬧極忙中寫秦鍾大逝可知除情字俱
 非寶玉正文
 大鬼小論勢利與衰罵儘攢矣附勢之輩

詩

曰

賈元春才選鳳宮 秦鯨師歿黃泉
却說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與秦鍾讀夜
書偏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却外受了些風霜
又與智能見偷期繼續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
便咳嗽傷風懶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遂不敢
出門只在為下文伏線家中養息寶玉便歸所謂好事多磨也了興頭只得付
于無可奈何且自靜候大愈時再約那鳳姐兒
已是得了雲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
家果然那守倫忍氣吞聲的收了前聘之物誰
知那個張財主雖如此愛勢貪財却養了一個
知義多情的女兒聞得父母退了親事他便一
條繩索悄悄的自縊了那守倫之子聞得金哥
三頁已 卷一六 二

不豆 才

自縊他也是個極多情的人遂也投河而死只落得張李兩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這裡鳳姐却坐享了三千兩王夫人等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道自此鳳姐胆識愈壯以後有了這樣的事便姿意的作為起來也不消多記一段收拾過阿鳳心機胆量真與雨村是對亂世之奸雄後文不必細寫其事則知其平生之作為回首時無怪乎其慘痛之態使天下痴心人同來一警或可期共入于恬然自得之鄉矣

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鬧熱非常忽有門吏忙忙進來至席前報說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降旨嚇得賈赦賈政等一千人不知是何消息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擺香案啓中門跪接早見六宮都監夏守忠乘馬而至前後左右又有許多內監跟從那夏

守忠也不曾負詔捧勅至簷下馬滿面笑容走
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特旨立刻宣賈政入
朝在臨敬殿陸見說畢也不及吃茶便乘馬去
了賈赦等不知是何兆頭只得急忙更衣入朝
賈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
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個時辰工夫忽見賴大
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又說奉
老爺命速請老太太帶領太太等進朝謝恩等
語那時賈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立邢
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
姨媽等皆在一處聽如此信至賈母便喚進賴
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稟道小的們只在臨敬門

三頁三

三頁三

三

三頁三

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緊不能得知後來還是
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借家大小姐晉封為鳳藻
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
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
領着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神安定
不免又都洋洋喜氣盈腮于是都按品大粧起
來賈母帶領邢夫人王夫人尤氏一共四乘大
轎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領賈蓉賈蔣
奉侍賈母大轎前往于是寧榮二處上下裡外
莫不欣然踴躍個個面上皆有得意之壯言笑
鼎沸不絕誰知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進城
找至秦鍾家下看視秦鍾不意被秦業知覺將

忽然按水月菴
似大脫洩及清室
後方知紫叔此
大段有如最急
調迫之際忽聞
真然檀板截斷
真見其大力量
處却便于寫寶
玉之文

智能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的老病發

作三五日的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

值帶病未愈受了笞打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

無及更又添了許多症候因此寶玉心中悵

然如有所失雖聞得元春晉封之事亦未解得

愁悶眼前多少文字不寫却從外人意外撰出
一段悲傷是別人不肯寫者亦別人不能處賈母等如何謝恩如

何回家親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處近日如何

熱鬧眾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昏視有如無毫

不曾介意因此眾人嘲他越發歎了大奇至妙之文却用
寶玉一人連用五如

何隱過多少繁華勢利等文試思若不如此必至種
雜亂何不勝哉故只借寶玉一人如此一寫省却多少閒文却有無限烟波且

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

到家寶玉聽了方畧有些喜意不如此後文秦鍾死
去將何以慰寶玉細問

五頁已 下 二 四 旨 是 手

不更言

卷二

月不

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陸見昏由王子騰累
 上保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弟兄又
 與黛玉有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
 已葬入祖墳了諸事停妥賈璉方進京的本該
 出月到家因聞得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
 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得黛玉平安二字餘
 者也就不在意了又從天外寫出一段離合來總為拖過序帶
 二處許多瑣細開筆處交代清處方好起大觀園也好容
 易盼至明日午錯果然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
 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接未免又大哭一陣後
 又致喜慶之詞世界上亦如此不獨書中
 瞬息現此便可省悟寶玉心中品度黛
 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
 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插器具又將此紙筆等物

分送寶釵迎春寶玉等人寶玉又將北靜王所
贈鶻鴛香串珍重取出來轉贈黛玉黛玉說什
麼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他遂擲而不取寶玉
只得收回暫且無話畧一點黛玉性情趕忙
叔住正留為後文地步且說賈璉自回
家叅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近日多事
之時無片刻閒暇之工補阿鳳二句
最不可少見賈璉遠路歸來
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
爺嬌音如閩音剛見老爺一夫妻常事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
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畧預備
了一杯水酒揮塵不知可賜光謬領賈璉笑道
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頭恭拜
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的事又謝鳳姐操

三五頁

卷一六

五

行

不豈言

年三

月五

持勞碌鳳姐道我那里照管得這此事見識又
 淺口角又夸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捧掇我就
 認做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里就
 慈悲了况且又無經歷過大事胆子又小太太
 畧有些不自在就嚇得我連覺也睡不着了我
 苦辭了幾回太太又不容辭到反說我圖受用
 了不肯習學了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漢兒呢
 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多走獨這一句不假知道
 的借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們那一位是
 好纏的錯一點兒見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見
 他們就指桑說槐的報怨坐山觀虎借劍殺人
 引風吹火點點岸兒推倒油瓶不扶都是全掛

此等文字作者盡
 力寫來欲諸公認
 識阿鳳好者後
 文勿為泛者過

阿鳳之帶環兒如
弄小兒可惡之至

子的武藝況且年紀輕頭等不壓衆怨不得不
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忽然容兒媳婦死
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討
情只要請我幫他幾日我是再四推辭太太斷
不依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番更
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報怨後悔呢你這
一來了明兒你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
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叫大爺錯委他的正
說着又用斷法方妙蓋此等
文斷不可無亦不可太多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
問是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香菱妹子
來問我一句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
璉笑道正是呢方纔我見姨媽去不妨和一個

不更言 卷之三

月夜

用平兒口頭語言
寫補菱師一項
實事並無一絲
痕跡而有作者
有多少機括

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的好齊整模樣我疑惑借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因問姨媽誰知就是上京來買的那小了頭名叫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裏人開了檢越發出挑的縹緲了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垂延如見試問兒鳳姐道二字單指女色也愛往藕杭走了一淌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奇談是何恩中還是這麼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又稱呼各得神理去拿平兒換了他來如何補前文之缺到也是喫着碗裏望着鍋裏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為並將香菱身分寫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也因姨媽看着香菱的模樣兒好還是末則其為人行事却又比別的女孩兒不同溫柔安靜差不

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何曾不是主子姑娘蓋卿不知來歷也作者必用阿鳳一讚方

知蓮卿哥重不虛故此擺酒請客的廢事明堂正道的與他

作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馬棚風的一般了

我到心裡可惜了的一段細罷之文偏于阿鳳口中補出亦好猜幻妙之至語未了二

門上小廝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連

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

姨媽有什麼事必有此問巴巴的打發香菱來早見笑道

那里來的香菱我借他卿何嘗謊言的是補菱姐止文暫撒個慌奶奶說說旺

兒嫂子越發連個承算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

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錢銀子屋總是補遺不送

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且送這個來

了幸虧我在堂屋裡撞見不然時走了來回奶

三十二

不且言

卷二

第...

奶二爺倘或問奶奶是什麼利錢奶奶自然不肯瞞二爺的少不得照實告訴二爺我們二爺

那脾氣油鍋裡的錢還要找出來花呢聽見奶

奶有了這個梯已他還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

我趕着接了過來叫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

偏聽見了問我就撒謊說香菱了一段平見的見識作用不在阿鳳生平刮目又伏

下多少後文補盡前文未到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

爺來了忽喇八的反打發個房裏人來了原來

你這蹄子尙鬼說話時賈璉已進來鳳姐便命

擺上酒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

性百忙中又點出大家規範所謂無不週詳無不貼切只陪着賈璉一特賈璉的乳母

趙媽媽走來賈璉與鳳姐忙讓他一同喫酒令

其上炕去趙姨致意不肯平兒等早已炕沿下
設下一杌子又有一小腳踏趙姨姨在腳踏上
坐了賈璉向棹上揀兩盞餚饌與他放在杌上
自喫鳳姐又道媽媽媽狠咬不動那箇到沒的缸
了他的牙因向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
炖肘子狠爛正好給媽媽媽喫你怎麼不取去趕
着叫他們轎來又道媽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
來的惠泉酒趙姨姨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鐘
怕什麼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
回今又寫此一回兩三送對
却無一筆相重一事合掌
我這會子跑來到也不爲酒飯到
有一件正緊事奶奶好多記在心裡疼顧我此
罷我們的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
忘

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麼大，我也老
了，有的是那兩箇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
別人也不敢趾牙兒的，我還再四的求了，你幾
遍你答應的，到好到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
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裏用不着
人，所以到是來求奶奶，是正緊靠着我們爺，只
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放心，兩個
奶奶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你還有什麼
不知道？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到往那不相干
的外人身上貼，可是現放着奶奶，哥哥那一個不
必人強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箇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

是外人你却看是內人一樣呢說的滿屋裏
人都笑了趙媽媽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
屋子裏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
賬事我們爺是沒有千真萬真是沒有一不過是臉軟心慈攔不住
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求
的他總慈軟呢他在借們娘兒們跟前總是剛
硬呢趙媽媽笑道奶奶說的太盡情了我也樂
了再喫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
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赧笑吃酒
說胡說二字快盛飯來吃碗子還要往珍大爺
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誤了正事總
剛老爺叫你說什麼賈璉道就為省親二字醒眼之極却只如此寫來

三頁乙

卷一六

九

却只如此寫來

不且言 才

鳳姐忙問道忙字最要緊特于阿鳳口中出此字可知是閑筆要是書中正眼矣省親的事竟準了

不成問得珍重可知是萬人意外之事賈璉笑道雖不十分準也有八分

準了如此故頓一筆更妙見得事關重大非一語可了者亦是大篇文章抑揚頓挫之至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

隆恩歷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于閑閣中作此語直與擊壤同聲

趙媽媽又接口道可不是呢我也老胡塗了我聽

見上上下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

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補近日之事故下回是怎

麼之文個原故大觀園一篇吹文千頭萬緒從何處寫起今故用賈璉夫妻賈璉道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

上問卷之問用叙出觀者已有大半後再用蓋高一人重一德添梗省却多少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難法見性白是

理不是貴賤賈璉痛筆墨此是難法分別的當今自為日夜侍奉太

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畧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

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以致拋離父母音容豈

趙坡一問是文章
家進一或門庭
法則

有不思想之理在兒女思想父母是分所應當
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兒女竟不能一見倘
因此成疾致病其致死亡皆由朕躬禁錮不能
使其遂天倫之愿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
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準其椒房眷屬入宮
請候拜視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
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
意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國體儀制母女尚
不能恣懷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
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
以駐蹕閑防之處不防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
第庶可畧盡骨肉私情天倫中之至性此旨一

旨見

旨見

+

旨見

不豈言

者云

月五日

下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人的父親已在家
 裡動了工了修蓋省親別院又標佈置呢又有吳貴妃的
 父親吳天佑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
 不有八九分了趙嫫嫫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
 這樣說一段閑談中補出多少文章真是費長房壺中天地偕們家也要預備接偕們地
 連道這何用說呢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
 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見箇大世面了可恨
 我小幾歲年紀忽插入此句不知何意似無謂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
 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
 帝訪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較闊我偏沒造
 化赶上趙嫫嫫道噯啲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
 那時候我總記事兒偕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

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
銀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
我們王府也預備過正傳神處那時我爺爺單管各
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的外國人來點出阿鳳所有外國
家奇玩等物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
家的趙媽媽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
口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江南
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還家正是大閩瓊大御江
南的甄家嘍嘍好勢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
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誰也不信的別講
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所有的沒有不是堆
山寨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確不得了鳳姐

道我常聽見我們太爺們也這樣說豈有不信
的只納罕他家怎麼就這麼富貴呢趙姨道
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是拿着皇帝家的銀
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不_{有本}信些錢_{最要緊}這個人
虛_{不自知}熱鬧去_{是語者}說_的熱鬧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照
鳳姐喫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
喫了半碗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
東府里蓉蓀二位哥兒來了賈璉_總嗽了口平
見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什麼話快
說鳳姐止步稍候聽他二人回些什麼賈蓉先
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
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的花園起轉至

北邊一共丈量準了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
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了明日就得叔叔
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
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着說道多謝大
爺費心體量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緊是這個
主意纔省事蓋的也容易若採置別處地方去
那更費事且到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
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
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
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菴又近前回說下姑孃割
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
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箇兒子還有單聘

三頁已

卷六

五

百七下

不重言

一

月石

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
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蓄打諒了打諒笑道
你能在這一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射利人微露心跡
藏掖的賈蓄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
身傍燈影下悄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
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你^珍父親^大親^哥比你還不會用
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
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喫過猪肉也看見過猪
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
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去呢依我說就很
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駁回少不得
替他籌策籌算因問這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

普道纔也議到這裏此等稱呼令人酸鼻竟不用從京裡
 帶下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
 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下剩二
 萬存着等置辦花燭綵燈並各色再不要簾櫳帳幔的
 使費一短處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便向步正是賈可蓄
 道既這樣我有兩箇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
 去辦這箇便宜了你呢賈蓄忙陪笑道正要和
 嬌子討馬兩箇賈蓄非處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子鳳姐便
 問趙媽媽彼時趙媽媽已聽厭了話平兒忙笑
 推他他總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樑一個
 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可幹我的去了
 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趕出來又悄悄向鳳姐
 言已

道嬌子要帶什麼東西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擱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如此忍去寫到利便真令人嘆已經去了這裡賈人嘆蓄也悄悄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叔叔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這把戲我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去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來不止三四次賈璉害之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等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日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繕畫省親殿宇一面

卷一六

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後齊集金銀銅
 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
 役拆寧府會芳園墻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
 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盡已拆去
 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補明使觀
 者如身臨足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屬會芳園本
 巷亦係私地園中諸景最別
 緊是水亦必寫明方好
 是從北角墻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
 余最鄙近之修造園亭者徒以頑石土堆為佳甚至丹青惟知
 其山石樹木雖不敷用甚至丹青惟知
 亂作山石樹木不知畫泉之法亦是很事
 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等物皆可挪
 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得許多
 財力妙號縱亦不敷所添亦有限全虧一個老明公
 號山子野者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於俗務
 二二
 三三
 四四
 五五
 六六
 七七
 八八
 九九
 十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大來昇林之孝吳新登
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凡推山鑿池起樓
監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之事又有山子野制
度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相望最要緊處合
賈赦商議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卧有芥
荳之事賈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寫畧節或有話
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賈蓉單管打造
金銀器皿賈蓄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賴大
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
不過是喧闐熱鬧非常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
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
心中是件暢事無奈秦鐘之病一日重似一日

偏于大熱鬧處寫
大不得意之文却無
絲毫掉強且有許
多令人笑不了哭不
嘆不了悔不了惟以
大白酬我作者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世上人各如此又非此情鍾意切

也也着實懸心不能樂業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
完畢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
二門從茗烟口中寫出者却之不中用文照壁前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作什
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用了寶玉聽說唬了一
跳忙問道我昨見纔瞧了他來了還明明白白
的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纔剛
是他家的老頭子特來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
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好生派妥當人跟去
到那裏盡一盡同窓之情就回來頓筆方不板許多耽擱
了寶玉聽了忙忙的更衣出來車猶未備急的
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目觀蕭條景况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
烟等跟隨來至秦鍾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
三頁已

不豆書

卷之三

內室虎的秦鐘的兩個遠房嬪子並幾個弟兄

都藏之不表可知此時秦鐘已發過兩三次昏了移

床易箒多時矣余亦欲哭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

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桂扛

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

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認住近

前見秦鐘面如白臘寶玉叫道鯨兄寶玉來了

連叫三聲秦鐘不採寶玉又道寶玉來了那秦

鐘早已魂魂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

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捉索來捉他看至此一句令人失望再看至後面數語方知作者故意

借世俗愚談愚論設譬喝醒天下迷人翻成千古未見之奇文奇筆那秦鐘魂魂那裏就肯去又

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管家務又記掛着父母還

0182B

有留積下的三四千兩銀子更屬可嘆又記掛着智
能尚無下落忽從死念中補出活人原由更奇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
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
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
三更死誰敢留你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
鐵面無私的不比你們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
的闊碍處正鬧着那秦鍾的魂魄忽聽見寶玉
來了四字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發慈悲讓我
回去合這一箇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的眾鬼
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
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啼慌
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回了他去走

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只等他請出個

運旺時盛的人來總罷如聞其聲試問誰曾見都判來現此雙

墨至于此真可壓倒眾鬼見都判如此也都忙了手脚一

面又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電電原

來謂亂寶玉二字見不得寶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間我

們是陰間怕他也神鬼也講有益無益無益于我們都判道放屁俗

語說的好天下官管天下事陰陽本無二

理別管他陰也罷陽也罷敬着點沒錯了的眾

鬼聽說只得將秦魂放回哼了一聲微開雙目

寶玉在側乃免強嘆道怎麼不肯早來再遲一

步也不能見了寶玉忙携手垂泪道有什麼話

留下兩句秦鐘道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

世人見寶玉而不動
心者為誰

為高過世人我今日終知自誤以後還該立志
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說畢便長嘆一聲蕭然
長逝下回分解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目録）

二五四八

月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第二十五回

話說紅玉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見賈芸要拉他，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子絆了一跤，唬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復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鬍頭來會他打掃屋子。地提洗臉水，這紅玉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洗手，腰內束了一條汗巾子，便來掃地。誰知寶玉昨兒見了紅玉，也就留了心，若要直點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不是裏人拈酸，心二則又不知紅玉是何等不好，若好還罷了。

若等不好為起字上二看時到知玉况每情不情况有情者月心中悶
 悶的早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肯下來
 隔著紗屋子字向外看的真切只見幾個了頭
 在那裏掃地字都寫擦盡搨是替花紅揮玉揮如揮用揮豪揮貴揮人揮家揮濃
 昨日飾插金帶一個寶玉便靴代了鞋恍出了房門只粧
 著看花兒這裏瞧瞧那裏望望一抬頭只見西
 南角上遊廊底下欄杆外似有一個人在那裏
 倚著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著看不真切
余所謂此書之妙皆從詩詞句中泛出者皆係此等筆只得又轉了
墨也試問現者此非隔花人遠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句非余妄擬也
 一步仔細一看可不是昨兒的那個髻頭在那
 裏出神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著忽見
 碧痕來催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

紅玉正自出神此處方寫出襲人來是襯貼法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來
 襲人道你到林姑娘那裏去把他們的噴壺借
 來使使我們的還沒有收拾了來呢紅玉答應
 了便往瀟湘館去正走上翠烟橋擡頭一望只
 見山坡上高處都攔着幃幙方想起今兒有匠
 人在裡頭種樹因轉身一望只見那邊遠遠的
 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買菜正坐在山子石上紅
 玉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悶悶的向瀟湘
 館取了噴壺回來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去
 只說他一時文字到此頓發身上不快不理論眼必云眼眼過了一
 日原是反紅玉握刻似一夏也就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裏原
 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

去自己也所謂一筆兩用也便不去了到是薛姨媽同鳳姐兒並
 賈家四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
 回且說王夫人見賈環下了學便命他來抄箇
 金剛咒用法誦那賈環在王夫人炕上坐了命人
 點上燈拿腔人乍得意作勢的抄寫一昔叫彩雲到茶來
 一時又叫玉玊兒來剪剪燈花一時又叫金玊
 兒挽了燈影暗又伏衆丫頭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
 只有彩霞還和他合風月之際的來到了一鐘茶遞與他
 見王夫人和人說話兒便悄悄的向賈環說道
 你安些分罷何苦討這個厭呢賈環道我也知
 道了你別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把我答不理
 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嘴唇向賈環頭上戳

了一指頭說道沒良心的纔是狗咬呂洞濱不

識好人心且月之情皆係彼此業障所牽雖云惺惺惜惺惺但從業障而來蠢婦配不在才貌才郎世間固不少然俏女暮年村夫者猶多所謂業障牽魔

之論論二人正說着只見鳳姐來了拜見過王夫

人王夫人便一長一短的問他今兒是那位堂

客在那裡戲文如何酒席好多等話說了不多

幾句寶玉也來了進門見了王夫人不過規規

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去抹額脫了袍服

拉了靴子便余幾失聲哭出一頭滾在王夫人懷內王夫人便

用手慈母嬌兒寫盡滿身滿臉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搬着王夫

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的王夫人道我的兒你又

喫多了酒臉上滾熱你還只是揉搓一會鬧上酒

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倒一會子呢說着便叫人

不豆言

六二

月石

拿個枕頭來寶玉聽了便下來在王夫人身後
 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
 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睛只向賈
 環處看寶玉便拉他的手笑道好姐姐你也理
 我一理兒呢彩霞奪了手道再開我就嚷了二
 人正說原來賈環聽的見素日原恨寶玉如今
 又見他和彩霞厮巴鬧劍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
 氣雖不敢明言却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
 手今兒相離甚近便要用熾燈裏的滾油燙他
 一下因而故意粧作失手向寶玉臉上只一推
 只聽寶玉噯啣了一聲滿屋人都唬了一跳連忙
 把地下的戳燈挪過來又將裏外屋拿了三四

環兒極行爲高
 其大家規範矣
 可恨之至

盞肴時只見寶玉滿臉滿頭都是爛油王夫人
又急又氣一面命人來給寶玉擦洗一面又罵
賈環何見鳳姐見然三步两步跑上炕去給寶玉收拾着
一面笑道老三還是這樣荒脚雞似的我說你
上不得高臺板趙姨娘時常也該教道教道他
纔是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王夫人便不罵賈環
便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不知道理下
流黑心種子來也不管賞幾翻幾次補出素日來我都不理
論你們到得了意了這不亦發上來了那趙姨娘
素日雖然也常懷嫉妬之心不忿鳳姐寶玉兩
個也不敢露出來如今賈環又生了事受這場
惡氣不但吞聲承受而且還要替寶玉來收拾

頁已

卷之

四

頁

只見寶玉左邊臉上燙了一溜燎炮幸而眼睛
 沒動王夫人着是為了又是心疼又怕明日問怎麼
 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姨是五九一回娘教落一頓然後又安慰
 了寶玉一回又命取敗毒消腫藥來敷上寶玉
 道有些疼還不妨事兩笑壞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
 自己燙的罷了玉兒自是鳳姐笑道便說自己燙的也也要
 罵人為什麼葉急總是不啾啾心啾啾看着叫啾啾你燙了橫豎有一
 場氣生到明兒葉急總是憑你怎麼說去罷王夫人命人
 好生送了寶玉回房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
 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門就覺得悶悶的
 沒箇可說話的人至晚正打發人來問了兩三
 遍回來沒有這遍方纔說回來偏生又燙了臉

林黛玉便趕着來瞧只見寶玉正拿鏡子照呢
 左邊臉上滿滿的敷着一臉藥黛玉只當燙的
 十分利害忙上來問怎麼燙了要瞧上寶玉見
 他來了忙把臉遮着搯手不肯叫他看知道他
 的癖性喜潔見不得這東西寫寶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林黛玉
 自己也知道有這件癖性寫林黛玉文字此等方是正緊筆墨
處亦不必現者實二人純用禮貼工夫
實者不出知道寶玉的心內怕他嫌臟將二人一並真
之心玲瓏因笑道我瞧：燙了那里了有什麼遮着
七裏藏着的一面說一面就湊上來強搬着脖子瞧
 了一瞧問疼的怎麼樣寶玉道也不狠疼養一
 兩日就好了黛玉坐了一會悶上的回房去了
 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然自己承認

三頁已
 卷之五
 五

是此原非正文故自己燙的不與別人相干不得賈母又把
 跟從的人罵一頓過了一日就有寶玉寄名的
 乾娘馬道婆進榮國府來請安見了寶玉唬了
 一跳問起原故說是燙的便點頭嘆惜一回又
 向寶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又口內啣口嚙
 嚙的持誦了一段無倫無說道管保你好這不過
 是一昔飛災又向賈母道祖宗老菩薩那裏知
 道那經典佛法上說的利害大凡那王公卿相
 人家的子弟只一生下來暗中就有許多促狹
 鬼跟着他得空便擗他一下搯一下或喫飯時
 打下他的飯碗來或走着推他一跤所以往往
 的那大家子的子孫多有長不大的賈母聽見

如此說便趕着問道這可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呢馬道婆道這個容易只是替他多多做些因果善事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那善男子善女人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佑兒孫康寧安靜再無驚恐邪祟撞客之災賈母道到不知怎麼供奉這位菩薩呢馬道婆道也不值什麼除香燭供養之外一天多使幾觔香油添在大海燈裏這海燈就是菩薩的現身法晝夜是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明白告訴我我好做這件功德馬道婆聽說便笑道這也不拘隨施主們心願捨罷了像我們廟裡

不更書

六二

月

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南安郡王太妃

有賊婆先用大舖非試之許多心大一元是四十八觔油一斤燈草

那海燈也只比缸小些錦田候的誥命次一等

一天不過二十四斤再還有幾家也有五觔的

三觔的一斤的都不拘數那小家子捨不起這

些就是四兩半斤也少不得替他點賈母聽了

點頭思村馬道婆又道道還有一件若是為父母

賊婆是上太君思村上東後用如此數語收之使太君必心說誠服專親長多點多捨此不妨像老祖宗如今為寶

王若捨多許到不好還怕他禁不起到拆了福

也不當家要捨大則七斤小則五觔也就是了

賈母道既這樣你就一日五觔合準了每月來

打蕙閑了去馬道婆念了一聲阿彌陀佛慈悲

點頭思村是董事
之大小非各溢五日費
香油四十八斤每月
油二百五十餘斤
合錢三百餘串
為一小兒如何服
眾太君細心若
是

大菩薩賈母又命人來吩咐道已後大凡寶玉
出門的日子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帶着遇
見僧道竊苦之人好施捨的說畢那馬道婆又
閑話了一回便又往各院各房間安問徃了一
回有各院各房接方趙姨娘房內二人見過趙姨娘叫
小髻頭到了茶來與他喫馬道婆因見炕上堆
着些零碎綉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
道見者有分是也可是我正沒有鞋面子趙奶奶你有零碎緞
子不拘什麼顏色弄一雙給我趙姨娘聽說嘆
口氣道你瞧上那裏頭還有那一塊是成樣的
成樣的東西也到不了我手裡來有的沒的都
在那裏你不嫌就挑兩塊子去那馬道婆見說

不具言

月

果真挑了兩塊袖起來趙姨娘問道可是前兒
 我送了五百錢去在藥王跟前上供你可收了
 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嘆
 口氣道阿彌陀佛我手裏但比從容些也時常
 的上箇供只是心有餘力量不足馬道婆道你
 只放心將來熬的珠哥兒大了得箇一官半職
 那時你要做多大的功德不能趙姨娘聽了鼻
 子裏笑了一聲道罷罷再別說起如今就是箇
 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那一個也不是有了
 寶玉竟是個活龍他還是小孩子家長的
 避^避_避玉^玉竟^竟是^是得^得了^了個^個活^活龍^龍他^他還^還是^是小^小孩^孩子^子家^家長^長的^的
 得^得人^人意^意見^見大^大人^人偏^偏疼^疼他^他些^些也^也還^還罷^罷了^了我^我只^只不^不服^服
 這^這個^個主^主兒^兒一^一面^面說^說一^一面^面又^又伸^伸出^出個^個指^指頭^頭來^來馬^馬道^道

婆會意便問道可是陣二奶奶麼趙姨娘唬的
忙搖手兒走到門前是心胆俱破掀簾子向外看無人方
進來向馬道婆悄悄的說道了不得了不得提
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教他搬送了娘
家去我就不是個人馬道婆道我還用你說難
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里都不理論只憑
他去到也妙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
誰還敢能把他怎麼樣馬道婆聽說鼻子裏一笑
半晌說道不是我說我妻得必發之權趙句造孽的街中話你們沒本事
也難怪明不敢必發之權趙麼樣暗裏也就算計了還等
到這時候趙姨娘聽這話有道理心裡暗裏的
歡喜便問道怎麼暗里算計我到有這心只是

石頭記

卷二五

八

二五六三

石更言

卷二

十一

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交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說這話打攏了一處他便又

阿彌陀佛四字念至

此處可教至至道尊

至至可恨至至

故意這說道却阿彌陀佛你快休來問我我那裡知

道這些事罪過罪過趙姨娘道又來了你是最

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着人家

來擺佈死了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還是怕我不

謝你馬道婆聽如此說便笑道若說我不忍叫

你娘兒們受了委屈還猶可若說謝的這個字

可是你錯打了法馬了就便是我希圖你的謝

靠你又有什麼東西能打動了我趙姨娘聽這

話口氣鬆了些便說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

也糊塗起來了你若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箇

絕了明日這家私不怕不是我環見的那時你
要什麼不得馬道婆聽說低了頭半胸說道那
時候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
娘道這有何難如今我雖手裏沒什麼也零零
碎碎攢了幾兩梯已還有幾件衣服簪子你先
拿了去下刺的我寫個欠銀子的文契給你你
要什麼保人也有到那昔我照數給你馬道婆
道果然這樣趙姨娘道這所謂何撒得說說着便
斗過一箇心腹婆子來在耳根下下大家難免者噓噓
說了幾句話那婆子云去了一時回來果然寫
了個五百兩的欠契來趙姨娘便印了手模和婦痴婦走
到厨櫃裡將梯已拿了出來與馬道婆看看道

石頭記 卷之九 九

這個你先拿了去做香燭供奉使費可好不好

馬道婆有道婆作乾娘者未看此句並不礙三字着看白花花的一堆銀子千萬件惡事皆從三字生又有欠契並

不顧青紅皂白出未可可怕可惡可警可長存戒之裏應着伸手先去接了銀

子如嚇現成更可怕後收了欠契又向褲腰里掏了半

响寶玉乃賊婆之寄名响掏出十幾箇紙鈔的青臉紅髮的鬼來並兩

箇紙人遞與趙姨娘又悄見况何鳳乎三姑六的道把他兩箇的

年庚八字寫在這兩個紙人身上其也只知吃齋念佛一並五個鬼

都掖在他們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之夫人太君豈能防只在家裏

作法自有效驗千萬小心不要害怕悔得來此作者一片正纔說完

只見王夫人的了環進來找道奶婆心不避嫌疑特可在這裏

太太等你呢二人方散了不在話下却說黛玉為寫出看官再四

因見寶玉近日燙了臉總不出門到省常在一着眼吾家兒孫

慎之戒之

處說說話兒這日飯後看了二三篇書自覺無
 味所謂閒倚房吹脚便同紫鵲雁做了一回針線更覺得煩悶
 更所倚着房門不出便倚着房門不出張是也一回神信步出來看塔下新
 進出出的雅子無人不見今得出院門一望園中恐人回顧無
 人惟見花光柳影鳥語溪聲林黛玉信步便往
 怡紅院來只見幾個髻頭香水瓶都在迴廊上圍
 着看書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有笑聲林黛玉便
 入房中看時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
 裡呢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一個林
 黛玉笑道今日齊全到像誰下帖子請來的鳳
 姐道前兒我打發人送了兩瓶茶葉去你往那
 去了黛玉笑道該云我是我到忘了謝多謝鳳姐
 去了黛玉笑道該云我是我到忘了謝多謝鳳姐

不更言

六二

月廿八

又道你嗜了可還好不好沒有說完寶玉便道
論理可到罷了只是我說不大甚好可也不知
別人嗜着怎麼樣味到輕只是顏色不大狠好
鳳姐道那是暹羅進貢來的我嗜着也沒什麼
趣兒還不如我每日喫的呢黛玉因味輕也知如何嗜得
寶玉道起味厚之物你果然吃着好把我這筒也拿了去罷
鳳姐道你真愛吃我那裏還有呢林黛玉道果
真的我就打發人取去了鳳姐道不用取去我
叫人送來就是了我明日還有一件事求你一
同打發人送來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這是
喫了他一點子茶葉就來使喚我來了鳳姐笑
道到求你你到說這些閑話你既喫了我們家

二玉事在賈府上下諸人即着書人批書人皆信定一段好夫妻書中常每道及
的茶怎^{豈其不然嘆}麼還不給我門家作媳婦衆人聽了都
一齊笑起來黛玉便紅了臉一聲兒也不言語
回過頭去了宮裁笑向寶釵道真个我們二孀
子的詼諧是好的林黛玉含羞笑道什麼詼諧
不過是貧嘴^{此句還要查}賤舌討人厭惡罷了說着便啐了
一口鳳姐笑道你別做夢給我們家做了媳婦
你想想便指寶玉道你^大瞧^一人物兒門第配不上
還是根基配不上模樣兒配不上是家私配不上
那一點玷辱了誰呢林黛玉便起身要走寶釵
便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坐着走了到沒意
思說着便站起來拉住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
兩個人進來瞧寶玉李宮裁寶釵寶玉等都讓
了員已

他兩個獨鳳姐只和黛玉說笑正眼也不看他
 寶釵方欲說話昔只見王夫人房內的鬢頭來
 說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奶子們出去呢李宮裁
 聽了忙叫着鳳姐等要走周趙兩個也忙辭了
 寶玉出去賢玉道我也不能去你們好歹別
 叫舅母進來又道林妹妹你先站一站我合你
 說一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黛玉笑道有人叫
 你說話呢說着便把林黛玉推和李純
 一同去了這裏寶玉拉着黛玉的袖子只是嘻
 嘻的笑心裏有話只是口里說不出來此時林
 黛玉自代王看書起分三及馬來真無臉紅如夏起來了雲擰着疾腰走
 寶玉忽然噉的了一聲說好頭疼林黛玉道長

不免不知兩着何時忽然霹靂一聲傾盆大雨快如之何樂如之其令人
 阿彌陀佛只見寶王大叫一聲我要死將身一
縱離地跳有三四尺高嘴裏亂嚷亂叫說起胡
 話來了林黛玉並了頭們都啼慌了忙去報知
 賈母王夫人等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
 都一齊來時寶玉越發拿刀弄杖尋死覓活的
 賈母王夫人見了唬的抖衣亂頭且見一殺由
 一聲慟哭起來于是驚動眾人連賈赦邢夫人
 賈珍賈政賈璉賈蓉賈芸賈萍薛姨媽薛蟠並
 家中一千家人上上下下寫玉兄驚動若許多人忙地
下裏理外外眾媳婦婦
人等都來園內被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都沒箇
人之種愛耳官勿被作者持一把明晃晃剛刀砍進
 園來見雞殺雞見狗殺狗見人就要殺人此處馬用
雞犬然輝

不可言也始為先孫千年之業 眾人亦發慌了

周瑞媳婦忙帶着幾個有力量的膽壯的嬰娘
上去抱着奪下刀來擡回房去平兒豐兒等哭

的淚天淚地賈政等心中也有些煩難顧了這

裏法去不下那裡別人荒張自好必講獨有薛蹄

比諸人忙到十分去又恐薛姨媽被人擡出又

恐薛寶釵被人瞧見又恐香菱被人燥皮知道

賈珍等是在女人身上做工夫的因此忙的不堪

總兒之手神若仙子也見了林黛玉風流婉轉已酥倒在那

裏忙中寫開真大當下眾人七言八語有的說請瑞公

送樂的有的說請巫婆跳神的有的又荐什麼

玉皇閣的張真人種口喧騰不一也會百般的

醫治祈禱問卜求神總無效驗堪堪的日落王
子騰的夫外戚人告辭去後次日王子騰自己親來
照問外戚接着小史候家邢夫人兄弟輩並各親眷
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都
不見效他叔嫂二人越發糊塗不醒人事睡在
床上渾身火炭一般口內無般不說到夜時那
些婆娘媳婦收拾了頭們乾淨都有不敢上前因此把他二
人都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夜間派了賈芸等
帶着小子們捱次輪班看守賈母王夫人邢夫
人薛姨媽等寸地不離只圍着干哭此皆賈赦
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關的人
口不安也都沒有主意賈赦還是各處去尋僧

三頁三

卷二五

七

三頁三

竟道賈政見都不靈效四字寫盡政老夫着實懊惱因阻賈赦道

見女之數皆由天命非人力可強者他二人之

病病書出於自應如是語百般醫治不效想天意該當如此

也只好由他們去罷賈赦也不理此話仍是百

般忙亂那裏見些效驗看三日光陰那鳳姐

和寶玉倘在床上發連氣都將沒了和家人

口無不驚慌都說沒了指望忙着將他二人的

後世衣履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

襲人這幾箇更作哭的忘食廢寢覓死

尋活趙姨補味趙姨娘娘賈環等心中歡喜起願到了第四

回調不不得為辰死續休母之謂也証証圍着他兩個哭時只見寶玉

睜開眼說道將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些

收拾打發我走罷賈母聽了這話就如同摘去
心肝一般趙姨娘在傍勸道老太太也不必過
餘悲痛了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
衣裳穿好讓他早些回去罷也免些苦只愛捨
不得他這口氣不斷他在那世裏也受罪不安
生這些話還沒說完被賈母照臉啐了一口唾
沫罵道爛了舌根的混賬老婆誰叫你來多嘴
多舌的你怎麼知道他在那世受罪不安生怎
麼見得不中用了你願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
別作夢他死了我只和你們要命素日都是你
們調唆着逼他寫字念書奇語所謂弱愛者不明然天生
必有是一段文字的把
膽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還不像箇避貓鼠兒

石頭記

卷二五

五

都不是你們這起淫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
 他你們遂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罵一面哭
 賈政在傍聽見這些話心中越發難過編過不又頭退
 趙姨娘自己上來委婉解勸一昔編過不又頭退又有人來回
 說真步緊之文兩口棺材都作齊備了請老爺出去看看賈母
 聽了如火上澆油一般便罵道是誰做了棺材
 一疊連殺只叫把做棺材的拉來打死不費絲毫力正開的
 天翻地覆沒個開交不費絲毫力只聞得隱隱的木魚聲响
 念頭記得力處全在此處了以幻作真一句南無解冤孽菩薩又聽說道有那
 口不安家宅顛倒或逢凶險或中邪祟不利者
 我們善能醫治賈母王夫人等聽見這些話那
 裡還耐得住便命人去快請來賈政雖不自在

耐賈母之言如何違拗又想如此深定何得聽

衆人舉目看時原來是一箇癩頭和尚與一個

瘦足道人僧因鳳姐道因寶玉一絲不亂只見那和尚是怎生模樣

鼻如懸膽兩眉長目似明星蓄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臃腫更有滿頭瘡

看那道人又是怎生模樣但見

一足高來一足低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問道你道友二人在那廟焚修那僧笑道

長官進俗法不須多言因聞得尊府人口不利故特來

醫治賈政道到有兩箇人中那不知二位有何

石頭記 卷二五 五

不且言

六二

月

符水那道笑道你象現放着希世奇珍如何到
 還問我們有符水賈政聽這話有意思心中便
 動了因說道小兒落草時雖帶了一塊寶玉下
 來上面說能除邪祟誰知竟不靈驗那僧笑道
 長官你那里知道那物的妙用只因如今被釵
 色貨利所迷石皆能迷可知其害不小現者故此不靈驗了
 你今且取他出來待我們持誦持誦只怕就好
 了賈政聽說便向寶玉頂上取下那玉來遞與
 他二人那和尚接了過來擎在掌上長嘆一聲
 道青埂峯一別眼眼已過十三載矣人世光陰
 如此迅速塵緣滿日若似彈指見此一句令人可嘆可
 驚不忍往後再看矣可
 羨你當時的那段好處

所謂越不天
聰明越快

却因煅煉通靈後

心頭無喜亦無悲
便向人間覓是非

可嘆你今朝這番經歷

粉漬脂痕污寶光

沉酣一夢終須醒

綺擺晝夜困鴛鴦
寃孽償清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

物已靈不可棄瀆懸於臥室上檻將他二人安

在一室之內除親身妻母外不可使外人冲犯

三十三天之後包管身安病退舊如初說着

回頭便走了賈政趕着還說讓他二人坐了吃

茶要送謝禮他二人早已出去了賈母等還只

管使人去趕那裏有箇踪影少不得依言將他

三頁已

六

夫

言

二人就安在王夫人臥室之內將玉懸在門上
 王夫人親自守着不許別箇人進來至晚間他
 二人竟漸漸的醒來說腹中飢餓賈母王夫人
 等如是天用極之恩如何報得得了一般旋而喪親者熬了米湯來與他二人
 喫了精神漸長那祟少退一家子纔把心放下
 來李官裁並賈府三艷薛寶釵林黛玉平兒襲
 人等在外間聽信聞得針對得病時即一聲喚了人事別
 人未開口林黛玉先就念了阿彌陀佛寶釵
 便回頭看了他半日嗤的一笑眾人都不會意
 惜春問道寶釵好好的笑什麼寶釵笑道我
 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講經說法又要普度
 眾生這如今寶玉與二姐姐病又是燒香還愿
 為恨
 嘆不得玉兒愁
 塵撒手文字
 尚二偈即刻靈
 應抵却前回若
 於莊子反語錄
 机鋒倘子正所
 謂物各有主也
 通靈玉聽懶和

賜福消災今兒纔好些又要愛林姑娘的姻緣
了你說忙的可笑不可笑黛玉不覺紅了臉啐
了一口道你們這起人不是好人不知怎麼死
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那些貧嘴惡舌的人學
一面說一面揮簾子出去了

總批

先寫紅玉數行引接正文是不作開門見山
文字

燈油引大光明普照菩薩大光明普照菩薩
引五鬼魔法是一線貫成
通靈玉除邪全部只此一見却又不靈過癩

和尚疲道人一點方靈應矣寫利欲之害

如此

此回本意是為禁三姑六婆進門之害難以

防範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意 蕭湘館春困發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服仍回大觀園內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着家下小廝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紅玉同衆丫頭也在這裡守着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的混熟了那紅玉見賈芸手裡拿的手帕子到像是自己從前吊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着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要放下心內又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

三頁已

卷二六

一

三頁已

不定之際忽開文却是為正文作引
 玉聞听在窓眼內望外一省原來是本院的小
 丫頭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你進來罷佳蕙
 听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總剛
 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
 葉花大姐七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口那里給
 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滿相常事出自別院頭們呢見我
 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
 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紅
 玉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
 程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佳
 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紅

時之言其任玉
之病與盛玉相
同皆係情字上
害出來的

玉道那里的話好、的家去作什麼佳蕙道我
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
開言中叙出代玉之弱草蛇灰線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紅玉道胡說藥也是混
吃的佳蕙道你這也此句令人氣噎總在無可奈何上來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
喝的終久怎麼樣紅玉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
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的怎麼說這些話紅
玉道你那里知道我心裡的事佳蕙點頭想了
一會道可也怨不得這個地方難站就像昨兒
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跟着服侍的
這些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完了
愿叫把跟着的人都按着等兒賞他們我美年
紀小上不去不得我也不怨像你怎么也不美

二頁乙

二六

二

首見膏

此處云比不似襲人

乃羨襲人是寶玉

之愛也也為後文

伏線其性後未往

逐

不且言

月

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個分
 兒也不怯他原該的說良心話誰還敢比他呢
 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拚
 不得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美在上等
 里去伏着老子娘的臉面眾人到捧着他去你
 說可氣不可氣紅玉道也不記此時罵出此等言着氣令人墮淚他們俗語
 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誰
 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
 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
 的心腸由不得眼睛紅了又不好意思好端的
 哭只得免強笑道你這話說的却是昨兒寶玉
 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到

小黃兒了頭亦有

這等之病可先余前批

不深也

借佳蕙口中補出

此玉平日所說之言

紅玉一腔委曲怨
情係身在怡紅
不能遂志者官
勿錯認為其見
害相思也
秋神廟紅玉尚
雪一大回文字
惜迷失無稿

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却是小女兒口中無味之談紅玉听了
冷笑了兩聲文字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
丫頭子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並兩張紙
說道這是兩個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紅
玉擲下回身就跑了紅玉向外問道到底是誰
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
冷又是了不成那小丫頭在窻外只說得一聲是綺
天又是姐不會的招起脚語來咕咚咕咚活現又蹣之了紅玉便
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內找筆找了
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見一支新筆放在
那裡了怎底一時想不起來一面說總是出境神
想了一會方笑道是了前見晚上鶯兒拿了去

三頁已 三 三

了便向佳蕙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
 姐還等着我替他招箱子呢你自取去罷紅玉
 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見我不叫你取
 去他也不等着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
 已便出房來出了紅怡院一徑往寶釵院內來
 剛至沁芳亭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媽奇文不得不得關
 邊走來紅玉立柱問道李媽你老人家那去
 了怎打這裡來李媽圖圖不解語：站住將手一拍道你說
 說好說的又看上了那個種樹的什麼芸哥兒
 雨哥兒雨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
 更更不解房裡聽見可又是是不好紅玉笑道你老人家當
 真的就依着他去是叫了李媽道妙的怎麼磨櫪呢

紅玉笑道那一個要是知道好更不詳就回不進來
 總是是私心李姑姑道他又痴為什麼不進來
 紅玉道既是來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
 來叫他一個人亂碰可是不好呢總是私心語要真問又不
敢只用這等語漫李姑姑道我有那樣工夫和他走不過告訴
真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進
 他來就完了說着拉着拐一送去了紅玉听說
 他站着出神且不去取筆總是不言神情一時只見一
 個小丫頭子跑來見紅玉站在那裏便問道林
 姐姐你在這裏作什麼呢紅玉抬頭見是小丫
 頭子墜兒墜兒者黃兒也人生天地間已是紅
黃兒况又生許多冤情孽情嘆紅玉道那去墜兒
 道叫我帶進芸二爺來說着已徑跑了這裡紅

三頁已
 卷二六
 四
 三頁已

玉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見那邊墜兒引着賈

芸來了妙不說紅玉不走亦不說走只說剛走到三字可知紅玉有私心矣若說出必

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紅玉一溜那紅玉

只粧作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

恰相對時紅玉不覺臉紅了看官至此洵掩卷細想上三回中

一扭身往蘆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里賈芸隨

着墜兒遠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

了然後方領賈芸進來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畧

略的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

在松樹下剔翎一溜迴廊上吊着各色籠子各

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廈一色雕鏤新

鮮花樣隔扇上面懸着一個匾額四個大字題

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可知
 原來匾上是怎樣四個字傷哉眼便紅正想着是文若傳點睛
 裡之龍破壁使夫馬得不拍案叫絕面隔着紗窗子笑道快進來罷我怎就忘
 了你兩三個月賈芸听的是寶玉的聲音連忙
 進武入房內九曲之文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燦灼
 却者不見寶玉在那里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
 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般大的十
 五六歲的了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里坐賈芸
 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
 厨只見一張小小瑱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
 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這等哥哥看故作款式者景
 拿着本書者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此必云老貨地處不放鬆立
 立

三頁已
 五
 百
 已

以奇者其後故釋子

起不身不來恨賈回芸是忙將上余前比請作了叙安單寶等玉乃讓一坐知便已在全下何幸也

 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道只從那日見了

 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

 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無福偏偏又

 遇着叔叔身上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

 道大好了我到听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

 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

 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人端了茶來與
 那

他那賈芸知茶裡和寶王說着話眼睛却溜瞅那
 人

了那細條身材容貌長臉面穿着銀紅襖子青緞
 背

心白綾細摺裙不是別人却是襲人那賈芸
 自

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他却把那
 自

有名人口認記了一半一路總是賈云是個有心人一絲不乱他也知道襲
 人在寶玉房中比別個不同今見他端了茶來
 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
 么替我到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里又不是客
 讓我自己到罷了挺罵賈云乖寶玉道你只管坐着
 罷了頭們跟前也是這樣竟一絲不乱賈芸笑道雖如此說
 叔叔房裡姐姐們紅玉何使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
 面坐下喫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
 話妙極是極况寶玉又有何緊可說的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
 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了頭縹緞誰家酒席豐
 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有異物幾個誰家自北靜王公侯駙馬諸大
家包括盡美罵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
王公侯駙馬諸大

不見

卷三

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開了只管來仍命小了頭子墜兒送他出去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把脚慢慢的走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新入港名子叫什麼你父母在那一行在寶叔房內幾年了一個多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一椿椿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到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听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我有那們大工夫管這些

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着了。他還謝我。呢。總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便知是所在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兒聽見紅玉問墜兒。便知是紅玉的心內不甚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已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着我。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紅玉。不在話下。

至此頓校指之甚原非書中正文之人寫來門色耳

如今且說寶玉打

發了賈芸去後意思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
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
麼又要睡覺悶的狠你出去逛逛不是寶玉見
說便拉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
人笑道不答的妙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
寶玉道可往那里去呢怪膩口煩口的襲人道
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歲縫越發心裡煩
膩寶玉無精打彩的只得依他忙出了房門在
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着沁芳
溪看了一回金魚魚亦不鮮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
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
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進了前文下來一見

寶玉在前面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在家裡呢
 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的
 射他作什麼奇文奇語然思之方意會為玉兄這會子不念書閑着作
 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
 時總不演呢說着順着脚一迳來至一個院門
 前只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典後文落葉蕭蕭寒舉目望
 門上似初至者故接有志形志情話果一着只見匾上寫着瀟湘館三字寶玉信
 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
 得寫得出馬得出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
 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未曾看見先听听見有神理得
 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用情忘情神化之文每日家情思昏昏寶
 玉听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有時只見黛玉
 三頁已
 八
 旨見得

在牀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為什麼每日
不更言有神理真 家情思睡昏昏一面說一面掀簾進來了林黛
 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
 向裡粧睡着了寶玉一纏不礙且連若 搬他的身子
 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都跟了進來說
 妹：睡覺呢等姨極可知代玉是怕寶玉去也 剛說着黛玉便翻
 身向外坐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
 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
 着便叫紫鵲說姑娘醒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
 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招手整理鬢髮
 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作什麼余代
 玉見他星眼微闔香腮春亦來看 代兒解解 神妹的午倦可好 早蕩不好

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總說什麼黛玉道我
沒說什麼寶玉笑道給你個櫃子呢我都聽見
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鵲進來寶玉笑道紫鵲
把你們的好茶到碗我吃紫鵲道那里是好的
呢要好的只是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
給我盥水去罷紫鵲笑道他是客自然先到了
茶來再盥水去說着到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了
頭若共你多情真正無意忘情同驚帳怎捨得疊被鋪床
林黛玉登時摺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
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
興的外頭听了村話來也說給我听看了混賬
書也來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的一

三頁已

卷二六

九

石

不

二二

月

面哭着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
 樣心下慌了忙趕上來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
 別告訴去我再要敢我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
 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
 老爺不叫止你呢九寶玉一聽驚了即不何覺亦的不打免了一個唬焦作雷者
 般也願得急忙回來穿衣寫來收搭二玉之文忘
 培若在二門前等着寶玉便問道是作什麼培
 茗道爺快出來罷橫豎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
 道了一面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
 裡還自狐疑只聽牆角邊一陣可呵大笑回頭
 看如此戲弄非戲無人欲釋二玉非比戲弄不能立解勿得泛看過
 姨不知作者胸中你有多少丘壑上來的這麼快培茗也笑着
 姨不知作者胸中你有多少丘壑上來的這麼快培茗也笑着

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
出來薛蟠連忙打躬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
為了小子都是我逼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
好笑因說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
我告訴姨娘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
道好兄弟我原為^馮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
這句話改日你也哄我說我的父親就完了寶
玉道噯、越發該死了又向培茗道反叛爺的
還跪着作什麼培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
不是我也不能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
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
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
之員已 卷三 十 旨見旨

的大西瓜這瓜長的一尾新鮮的鱖魚這瓜大
 的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豬你說
 他這四樣禮可難得不難得那魚豬不過貴而
 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
 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婆姨母送了
 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己吃恐怕折福也
此語也右想除我之外惟有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
 可巧唱曲見的一個小子又總來了我同你樂
 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
 光程日興胡斯來單聘仁等並唱曲見的都在
 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被此見過了
 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話猶未了眾小廝

七手八腳擺了半天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
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到先饒了
薛蟠道可是呢明兒你送我什麼寶玉道我可
有什麼可送的誰說得出若論銀錢穿等類的東西究
竟還不是我的惟有或寫一張字畫一張畫纔
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題畫兒我想起來了昨
兒我看人家一張眷宮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
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庚
黃畫的真真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
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
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
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真了是庚黃薛

石頭記

卷二六

十一

三言

閑事順筆罵死
不學之奴袴嘆

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
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
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
思笑道誰知他糖銀果銀的正說着小廝來回
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
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話猶未了
只見馮紫英一派英氣如在紙上一時為金剛潤色也
只說笑已進來衆人忙起席讓
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
罷寶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
健紫英答道家父到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
着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

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的掛了幌子
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
傷了我就記了再不漚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
上是前日打圍在鉄網山教兇虎捐一翅膀寶
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
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見我
在姪兒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就
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姪伯也去了紫英道可
不是家父去我無法見去罷了難到我鬧瘋了
借門又伏一大幾個人事樣英俠人喫酒點听唱如起令人不樂尋特慕那個苦拙去這
一次大不幸之中又大幸薛蟠眾人見他喫完
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听

之員已

卷二六

三

旨見齊

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禮我該陪飲幾杯纔是
只是今兒有一件大火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
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眾人那裡肯依死
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
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
叫我領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眾人聽說
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
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
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
也不盡興我為這個還要特治一東請你們去
細談一談二則還有所懇之處說着執手就走
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

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預馮紫英道多
者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
衆人回來依席又飲了收拾得好方散寶玉回至園
中襲人正生員切已之事時刻難忘記掛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
見寶玉醉醺醺的回來問其原故寶玉一一
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着你且高
樂去也到底打發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
嘗不要送信兒只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
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
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
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到特特的請我
喫我不喫他叫他留着送人罷我知道我
三頁已
長六
十三
行小

此層名虛

的命對說即言寶玉配吃語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了如到了茶來
 喫茶說閑話見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本是黛玉所見
 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豈不回來是合中這地一替他
 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石來記是最好處此院
 是怎店樣了石來記是最好處此院
 內去了自已也便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
 只見各色水禽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
 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炫耀好看異常因而站
 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只見院門閉着黛玉
 便以手扣門誰知晴雯和碧痕正辯了嘴沒好
 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犯寶釵如此寫法把氣移在寶釵身
 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跪了來坐着叫

頭仰天真爛漫
使我聞此四字不
待再向不能無
物矣五不後話
代玉香得不氣怔
此批大佃此文明
寫實似在空玉院
中而睡又祝都睡
下了又後二戶不付
一板不准放人進去
此正伏玉酸心玉七思
其原哭家似了
傍犯夾正因

我們^{指明人則暗罵}三更半夜不得睡覺忽听又有人叫門晴
雯越發動了氣也^{犯代玉如此罵明}並不問是誰便說不知道都聽下
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了頭們的情性他
們彼此頑要慣了恐怕院內的了頭沒听真是
他的^{代玉}高聲音只當是別的^{平常}的說了一頭們^{了晴雯素不}
因^而又高聲說這道^此刻我^還不^開耳^况晴雯^{素不}
多^氣之^人如^何辨^得出^此刻^我還^不開^耳况^晴雯^素不^開
寫實似在空玉院沒^聽出^來便^使得^性出^此刻^我還^不開^耳
中而睡又祝都睡^着是^我林^代玉^計門^放人^可進^想來^若哪^林黛^玉何^有後^面
下了又後二戶不付^樣好^文章^不准^門放^人可^進想^來若^哪林^黛玉^何有^後面^不
一板不准放人進去^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闖^起氣^來自^己又^回
此正伏玉酸心玉七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兒同^自己^家一^樣到^底
其原哭家似了^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
傍犯夾正因^栖如^今認^真淘^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

不覺言

不覺言

不覺言

玉寶釵

下泪珠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
 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听了一啣竟
 是寶釵二心林黛玉心中亦發動了氣左思右
 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恼我告
 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听
 打听就恼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
 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想越傷感也不願蒼
 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牆角邊花陰之下悲悲
 戚戚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
 希世俊美不期這一天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
 宿鳥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
 再听真是花魂默：無情緒鳥夢痴：何處驚

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親世應希 獨抱幽芳出繡闥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听吱吱一聲院門開處

不知是那一個來且看下回

此回乃顰兒正文故借小紅許多曲折瑣瑣

之筆作引

怡紅院見賈芸寶玉心內似有如無賈芸眼

中應接不暇

鳳尾森、龍吟細、八字一縷幽香從碧紗

窗中暗、透出又細、的長嘆一聲等句

方引出每日家情思睡昏、仙音妙音俱

之句也

卷二六

十五

下

純化工夫之筆

二玉這文字作者亦在無意上寫來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收拾二玉文字寫顰無非哭玉再哭慟哭玉只以陪事小心軟求慢懇二人一笑而止且書內若此亦多矣未免有犯雷同之病故險語結住使二玉心中不得不將現事拋却各懷以驚心意再作下文

前回倪二紫英湘蓮玉菡四樣俠文皆得傳真寫照之筆惜衛若蘭射圃文字迷失無稿嘆：

晴雯遷怒係常事耳寫于釵顰二卿身上與

賜襲人打平兒之文令人于何處設想着
筆

黛玉望怡紅之泣是每日家情思睡昏。上
來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不置言 六三

二六一四

月夜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

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

紅殘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响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送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他到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開了門方轉過來猶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便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鵲雲雁素日知道他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嘆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便常常的就自淚自乾先時還解勸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了委屈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

竟不恒常常的如此相館彰文也把這個樣兒看慣也都
不理論了所以没人去理由他去去悶坐只管睡覺去了
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畫美人秘訣手抱着膝眼睛含着
淚好似木木是旃檀泥塑的一般金方直坐到三更多天方
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
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尚古風俗凡交芒種
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饑花神言芒
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
饑行然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
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女孩子或用花瓣柳枝編
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疊成杆旄旌幢的都
用彩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上了

這些數句大觀園景倍勝省視一回在園人俱得開尋樂上者這時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
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纨鳳姐等並
巧姐大姐香菱與衆了嫖們都在園內頑耍獨
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麼不見好
個懶了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
着我去開了他來說着便丟下衆人一直的往
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
也來了見寶釵問了好說了一回閑話寶釵回
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去罷我叫林姑娘
去安就一來處說好着無便一往處瀟湘館來忽見寶玉進去了
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合黛玉是從

三五頁已

卷三

二

三

小一處長大他二人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
 笑喜怒無常况且黛玉素習猜忌好弄小性况
 此刻自己也進去一則寶玉不便前黛玉嫌疑
 道是回来的妙想畢抽身要尋別的姊妹去忽
 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丈夫子行爲
 迎風翻躍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要遂
 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
 隻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穿花渡柳將欲過
 河到引的寶釵躡手躡脚的一直跟到池中的
 滴翠渾香汗淋漓嬌喘細細也無心撲了剛欲
 回來只聽亭子裏面喊「喳」有人說話原來
 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橋蓋在池中週圍都

是刁錢馮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
站往往裏聽只聽說道你瞧上這手帕子果然
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
去又有一人道可不是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
說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尋了來不成又
答道我既許了謝你自然不哄你又聽說道我
尋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揀的人你就不
拿什麼謝他又回道你別胡說他是箇爺們家
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給
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况且
他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給你
呢半晌又聽答道也罷拿我這箇給他就算謝

三頁之二

卷三

三

三頁之三

不道言 卷之二
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箇誓來又聽道
我要告訴一箇人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
又聽說道噯啲借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
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隔子都推開了便是
有人見借們在這裏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
若走到跟前借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在
外面聽見這四字譎實心中守身喫驚如此想道怪道從古至今
那些奸淫狗盜之人心机都不錯這一開了見
我在這裏他們豈不燥了况總說話的語音兒
大似寶玉房裏的紅兒他素習眼空心大最是
箇頭等刁鑽古怪的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
兒一昔人急遭反狗急跳牆不但生事而且我

還沒趣如今便趕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
要使個金蟬退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
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顰兒
我看你往那裏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趕那
亭子裏的紅玉墜兒剛一推憲只見寶釵如此
說着往前趕兩個人都啼怔了寶釵反向他二
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
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繞在河邊看着他在
這裏蹲着弄水兒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
沒走到跟前他到看見我了朝東一遠就不見
了必是藏在這裡頭了一面說一面故意進去
尋了一尋抽身就走口裏說道一定又是在那
裏

三頁已

卷二

四

二六三

山子洞裏去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
面走心裏又好笑這件要發事莫遮過去了不知他
二人是怎麼樣誰知紅玉見了寶釵的話便信
以為真寶釵身分讓寶釵去遠便拉陸兒道了不得了林
姑娘蹲在這裏一定聽了話二句係代玉身去了陸兒聽說也
半日不言語紅玉又道這句二句係代玉身可怎麼樣呢陸兒道
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紅
玉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到罷了林姑娘嘴裏
又愛尅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
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
待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
他們頑笑只見鳳姐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紅玉

紅玉連忙棄了眾人跑至鳳姐前笑問奶奶使
 喚作什麼鳳姐打諒了一打諒見他生的干淨
 俏麗說話知趣因說道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
 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使喚個人出去可
 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紅玉道
奶奶自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不齊全
括了量自能應何鳳使意奶責罰罷了鳳姐笑道你
 是誰房裡的我使出去他回來我你好替你
 答應紅玉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
 道愛啣道你原是寶二爺房裏的打諒呢也罷了
你到我家告訴你平姐外頭屋裏棹子上汝
 盥盤子架見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

石頭記 卷三 五 旨見齊

十兩給繡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稱
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屋裏床上有個
小荷包拿了來給我紅玉听了徹身去了回來
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基從山洞
裏出來站着繫裙子便上來問道姐儿不知道
二奶儿往那去了司基道沒理論紅玉聽了又
往四下裡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
紅玉便走來陪笑問道姑娘們可看見二奶奶
沒有探春道往大奶儿院裡找去紅玉聽了總
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紫綃麝
月待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了
紅玉便說道你只是瘋罷花兒也不澆雀兒也

不喂茶罐子也不籠就在外頭狂紅玉道昨兒
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再澆罷我喂
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癡覺呢碧痕道茶具不罐子呢
紅玉道今兒不是我籠的班兒有茶沒茶別問
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狂
去罷紅玉道你們再問罷我狂了沒有二奶
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說着將荷包舉給
他們看衆女兒沒言語苦自討了大家分路走開晴愛冷笑
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
在眼裏不知說了一句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呢就把他興的這樣這一遭兒半遭兒
的算不得什麼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的

三頁已

卷三

六

看兒

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
 總算得一面說着走了這裏紅玉聽說也不便
 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到了李氏房中果
 見鳳姐在那裏說話兒呢紅玉便上來回道平
 姐說奶奶奶奶剛交出來了架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
 終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稱了給他拿去了說着
 說着將荷包遞了上來又道平姐姐叫回奶奶
 說狂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
 平姐就把這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
 了鳳姐道云就把那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
 王鳳姐道平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裏奶奶原是
 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

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餉了五奶奶
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人來說舅奶奶
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裏的姑奶奶
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
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
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紅玉笑道
愛如^心意^却為^實話^後我就^線就^就不懂了什麼奶奶爺爺的一
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
的話呢說着又向紅玉笑道好孩子到難為你
說的齊全別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
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人之外
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

三頁已

卷之三

七

首見齊

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咬字拿着腔哼哼吸吸的
急的我冒火先時我們平兒也是這麼着我
就問着他必定粧蚊子哼哼難道就是美人了
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官裁笑道都像你破
落戶終好鳳姐又道紅玉這可個了頭就
好方終說話雖不多聽那紅玉氣就簡斷說着又向紅玉
笑道你明兒伏侍我去罷我認你作女兒
我再調理調理你就出息了紅玉聽了撲嗤
一笑鳳姐道你怎麼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
大幾歲就作你的媽了紅玉別做春夢呢
你打听打聽這些人都比你大的大的趕
着我叫媽我還不理呢紅玉笑道我不是
笑這箇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了我媽

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作女兒鳳姐道
誰是你媽李宮裁道你原來不認得他他就是
林家之之而之睛娜華鳳擠姐之聽禍了之十媒分也既意因笑問道博哦
原來是他的了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
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到
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雙用天得擊何地鳳啞角那裡承
望養出這麼箇伶俐了頭來你十錢裁了紅玉
道十真了不又名問可名子紅玉道原叫紅玉的因為
重了寶二爺如今叫紅兒了鳳姐聽了將眉一
皺把頭一回討人嫌的狠得了玉的宜似的你
也玉我也玉因說道既這麼着肯跟我還和他
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裏誰是

三頁已

卷三

八

三頁已

不更言

才

在
徐
李
再
車

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箇了頭我使他一般的
 答應他饒不挑到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
 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執笑道你可是又多心
 了他進來在先你說話在後怎麼怨得他媽呢
 鳳姐道既這麼着明兒我有和弟賢玉之說叫他在要
 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是道知本紅玉十願心事不意意
 紅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好知可知而度傷是主見
 奶奶我們也學些眉眼高低且係本心本意獄大神廟面內
 事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
 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紅玉回怡紅院
 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在園中作饒花會恐人
 起遲了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饒花會恐人

笑他癡癩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
 寶玉進門來了笑道明知無事不得作開我
 不曾不見翻玉何叫斷無此我
 叫言我懸了一夜心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鵲道把
 屋子言在款言不言難禁之意了扇却情屈子止看也那大燕子回來
 把簾子放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
 上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
 作是畢竟真不錯胸的事那知晚間的這段公案還
 打恭作揖的黛玉正眼也不看各自出了院門
 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己猜
 疑看起這箇光景來不像昨日的事但只昨日
 我回來的晚了又沒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
 去處一面想一面走又猶不得從後面追了來

不置言

夕二

月君不

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僊鶴見黛玉來了

三個橫雲裁額好極妙極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

笑道寶哥哥好極妙極身上好整原不易寫石頭沒見了寶玉笑

道妹二玉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

呢探春道哥哥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

說便跟了他來到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

這幾天老爺可無事你沒有寶玉道沒有叫探春

道昨兒寶玉再無喜見說老爺告知你出去的寶玉

笑道那想非謊也聽錯了豈沒叫的探春又笑

道這幾個月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

去明兒狂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書籍卷冊輕

巧頑彘兒給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城裏城

外大廊小廟的粧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在
不過是金玉銅器沒處摺的古董再就是綉緞
喫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那些像你上回買的
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整竹子根樞的香盒子
膠泥塚的風爐兒這就好把我喜歡的什麼似
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
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五百
錢出去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廝們
知道什麼你揀那^{是論物}扑而^{是論人}不俗真而不作者這些
東西你多口的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
作一雙你穿比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
道你提起鞋來我想起故事來那一回我穿着

百頁之一

六三

卜

百頁之二

不可言

卷三

月

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那裏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的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听了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麼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作這樣的東西因而我回來告訴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報怨的了不得正緊兄弟鞋搭拉被搭拉的沒人看見且作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環兒難到沒有公例的沒有人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了頭一屋子怎麼報怨這些話給誰听呢我不過閑着沒有事做一隻半雙的愛給那箇

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
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裏自然
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把頭一
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有的不
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麼想我只
管認得老爺太太兩箇人別人我一槩不管就
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合誰好什麼
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開一步妙道理論他我不該說他但
他特昏憤的不像了還有笑話呢就是上回
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的東西過了兩天他
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我也不理論誰
知後來鬍頭們出去了他就報怨起我來說我

攢了錢為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
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裡
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
顯見的是哥儿妹儿了丟下別人且說梯已去
我們听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贊玉好
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林黛玉更知他是
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越性遲兩日等他的
氣嘆一嘆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
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上落了一地因嘆道這
是埋香塚裡不牽強氣情也不收拾這花兒了待我送
去明兒再問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怕他出門往外
頭去寶玉道我就來說畢等他二人去遠了便

把那花梵了起来登山渡水過柳穿花一直奔
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猶未轉過山

坡口聽山披那邊有鳴咽之聲一行數落着哭

的兒不傷感寶玉心中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裏

的兒頭受了委屈跑到這箇地方來哭一面想

一面煞住脚步聽他哭道是箇地方來哭一面想

開生面立新場是書多花謝花飛飛滿天紅消香斷有誰憐

矣惟此回處生更新非類遊絲軟繫飄春樹落絮輕沾撲綉簾

是情取難為了作者了改閨中女兒惜春暮愁緒滿懷無釋處

留數字以慰之手把花鋤出繡簾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不愛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明年閨中知有誰

又身言

年二

月石牙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誰可啄

却道人去空巢傾也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塔前悶死葬花人

獨倚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青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脇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處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坯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污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奴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癡
他年葬儂知有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癡倒要知端底再看下回

余讀葵花吟至再三三四其凄楚感概令人身古而忘舉筆再四不能下批
有客曰先生身非寶玉何能下筆即字復圖批詞通仙料唯遂羣兒之
意俟看玉兄之後文再批噫嘻阻余者想亦石頭記來的故傳筆以待

不負言

才二

目二

餞花辰不論典與不典只取其韻致生趣耳
池邊戲蝶偶而適興亭外急智脫殼明寫寶
釵非拘拘然一迂女夫子
鳳姐用小紅可知晴雯等理沒其人久矣無
怪有私心私情且紅玉後有寶玉大得力
處此于千里外伏線也
石頭記用截法公法突然法伏線法由近漸
遠法將繁改儉法重作輕抹法虛稿實應
法種上諸法總在人意料之外且不見一
絲牽強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也
不因見落花寶玉如何突至埋香塚不至埋
香塚又如何寫葬花吟

埋香塚葵花乃諸艷歸源葵花吟又係諸艷
一偈也

古本小説叢刊 第四〇輯

月言 才言

二六四二

月言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 薛寶釵羞籠紅麝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至次日又可巧遇見饒花之期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已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是黛玉之聲先不過是點頭感嘆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花顏老花吟之客猶是玉兒之化身無礙余幾點金成鐵之人果甚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寧不心碎腸斷既

不言鍊句鍊字詞藻此工細只想像情想事想理反復追求悲傷感慨乃玉兒一生天質類罕見不知已別實無再有者昨匪余托英花吟之客猶是玉兒之化身無礙余幾點金成鐵之人果甚

三頁乙 卷之二 一

不更言

六二

月

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
 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
 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己又安在哉且自
 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
 不知當屬誰姓已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
 求了去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杳無
 所知逃大造出這句話來非大善知識說不出這句話使可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作禪語左右鳥聲只在耳東西那黛玉正
 自悲傷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
 都笑我有些癡病難道還豈有一個癡子不成想
 着抬頭一看見是寶玉林黛玉首見便道啐我
 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剛說着短命

一大篇葬花吟却
 如此收拾真好机
 思筆仗令人為得
 不叫絕稱奇

二字上又把情不忍道出的字來拖住長嘆了一聲自己抽身便
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
黛玉看見他躲開了自己也覺無味抖抖土起
來折得好誓不罵開門見山文字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林黛
玉在前頭走連忙趕上去說道非此三字你且站住我知
道你之札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非此三字撻開手
林黛玉之札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听他說只
說一句話從今撻開手這話相離裡有文章用此少不得
站住說道何類有一句話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言語
說了何類你听不黛玉听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
後自言自語真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林黛玉听見這
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
二
三
二
三

樣寶玉以下萬言非一句話也笑憑我莫道不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靜之頭姑娘也勿作閑文看愛喫連忙干干淨淨收着等姑娘喫一
 棹子喫飯一床上睡覺；頭們想不到的我怕
 姑娘生氣我替了頭們想的到我心裡想着姊
 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頭
 總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
 把我放在眼裡到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
 姐此人嘴着官也精細兒心到何處把我三句肥一節理似四說不見的我是又沒個親兄弟姊妹雖然有兩個
 你難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是獨
 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個

心弄的我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林
黛玉耳內听了這話眼內見了這形景心內不
覺灰了大半也不覺灑下淚非容易來有頭不語寶玉
見他這般形景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
好了但只憑着怎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
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到是或教導我戒
我下次或罵我兩句打我兩下我都不灰心誰
知你搥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
知怎麼樣終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
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昇還得你伸明情本了緣
故我總得托生呢黛玉听了這話情本不覺拚昨日昨晚
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

三

三

三

三

不更言
昨兒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了頭開門寶玉叱
意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麼樣立刻就
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死吓活的也不忌諱你
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
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
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想必是你了頭懶
怠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
個原故等我問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
好了林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
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見得罪了我的事小
明兒見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
豈不至此事全無矣大說了抵着嘴笑寶玉听了又是咬牙

又是笑二人正說話只見了頭來收拾得干淨請喫飯遂都
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林黛玉因問道大姑
娘你喫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
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喫王大夫的藥呢寶
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引下的的弱
所以禁不住一點風寒不過喫兩濟煎藥引下的疎散
了風寒還是喫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
說了個丸藥的名子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
那些丸藥不過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
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鍊再不
就是麥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慈母前故肆了只記得
有箇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慈母前故肆了道送來也沒
三頁已 三之三 四

不更言
 所見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也自然
 有菩薩散^{慧心人自應}了說的滿屋裏人都笑了寶釵笑道
 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道是這個名兒如今
 我也糊塗^{提語甚}了^{余初}了^{可寶}了^王道太^{合符}太^哀到^傷我^我糊塗都是叫金
 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
 欠你老子提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此語}不^{身不}為這
 箇提我的王夫人又道既有了這箇名兒明日
 就叫人買些來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
 太太給彖三百六十兩銀子我給妹妹配一料
 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
 麼藥就這麼貴寶玉道豈真的呢彖這方子比別
 箇不同這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昔也說不清只

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葎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諸如此類的藥都不笑爲奇只在群藥裏其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嚇人一跳前兒薛大奇求了我有一二二年我纔給了他這箇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的銀子纔配成了太乙不信只問寶姐姐寶敏聽說笑着搖手見道豈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還是寶了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跣在當地所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到是真話呢倒說我撒謊說着一回身只見黛玉坐在寶敏身後抵着嘴笑用手指在臉上畫着

三頁

三之

五

三頁

羞他鳳姐因在裏間屋裡看着人放棹子，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到是有的。」上月薛大哥親自和我尋珍珠，我問他作什麼，他說是配藥，他還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裏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他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沒工夫听。他說不然，我就買幾顆珍珠，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你尋他，說妹上若沒散的花兒，上也得摘下來，過後兒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没法兒，把兩枝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了一塊三尺大紅庫紗去，乳鉢乳了，隔面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裏呢。鳳姐

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
緊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墳裡的有那古
昔富貴人家粧裹的頭面拿了來總好如今那
裏爲這箇去偷墳掘墓所以只要活人帶過的
也可以使得王夫人隨念阿彌陀佛不當家花
花的就是墳裏有這個人家死了不止阿鳳幾百年如今翻作尸盜骨的者亦爲圖作了看此數句則知矣藥也不靈寶玉向黛玉說道
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
成臉望着黛玉說却拿眼睛飄着寶釵黛玉便
拉王夫人道舅母所聽寶姐也不替他圓說他
直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服你妹妹
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原故寶姐也先在家裡

不更言
住著那薛大哥的事他就不知道何况如今在
裡頭住著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總在
背後以為是我撒謊就羞我說著只見賈母房
裏的了頭找寶玉黛玉吃飯林黛玉也不見寶
玉走便起身拉了那了頭就走那了頭說等著
寶玉一塊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了借們走我
先走了說著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著
太太喫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緊
吃去罷寶玉道我也跟著喫齋說著便叫那了
頭去罷自先跑到炕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道
你們只愛吃你們的去由他罷寶釵因笑道你
正緊去罷吃不喫陪著林妹妹走一盞他心裏

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
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望二則
也記望着黛玉今日忙人自然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
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喫飯喫茶也
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
林妹去罷叫他在這裏胡彘些什麼寶玉吃
了茶便出來直往西院走可巧走到鳳姐院前
只見鳳姐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小
子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正好
進來替我寫幾箇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
到房裏命人取過筆硯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
十足蟒緞四十足上用紗各色一百足金項圈

不置言

六二

四個寶玉道這美什麼又不是賬又不是禮物
 怎麼個寫法鳳姐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己
 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收起來
 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道你依不依你屋裏
 有個丫頭叫紅玉我合你說說要叫了來使喚
 也總沒得說今兒見見你總想起來寶玉道我屋裏
 人也不少多的狠且紅玉接盃到茶自飲至
 如此鳳姐笑道既這外俱是我行雲流水了
 赤鳳姐笑道這忙非也林妹妹叫我呢有話等我
 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
 還有句話說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我
 回來罷說着便來至賈母這邊已經都吃完了飯
 賈母因問他跟着你母親吃什麼好的了寶玉

連重二次前言
是聲寶氣味
暗合誤作有小
人過言也

笑道也如茶信不謀沒什麼好的女慈祖母之心也我到多喫了一碗飯因問
林妹妹在那裏呢賈母道裡頭屋裏呢寶玉進
來只見地下一個了頭吹熨斗炕上二個了頭
打粉線黛玉灣着腰拿着剪子裁什麼呢寶玉
走進來笑道哦這是作什麼呢總吃了飯這麼
空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
他的有一個了頭道這塊綉子有意無意暗合角兒暗合還不好呢
再慰他一慰黛玉把剪子一摺有意無意暗合說道理他呢對無怪過
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听了只是納悶只見寶釵
探春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會話寶釵也進來
問林妹妹作什麼呢見黛玉裁剪因笑道越發
能幹了連裁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撒謊

三頁之二 卷之二 八

不道言 夕
哄人罷了寶釵笑道我告訴箇笑話兒總剛為
那個藥我說了箇不知道寶玉心裏不受用了
林黛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又向
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
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為抹骨牌總來了說着
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到是去罷這裏有老虎看
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
說道你也去罷 上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
便問了頭們這是誰叫裁的黛玉見問了頭們
便說道憑他誰叫裁不管二爺的事寶玉聽了
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說外頭有人請你呢
寶玉聽說忙徹身出來黛玉向仍外不說道漢阿彌陀

佛何苦來趕你回來不忍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到外頭
只見焙茗說道馮大爺家請寶玉听了知道是
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自己便往書房裡來
焙茗門請出一直到二門前等房人只見筆出來點簡老婆
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裏等出門的
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你媽
的愁到好寶二爺如今在園子裏住着跟他的
人都在園子裡你又跑了這裏來帶信兒焙茗
听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迳往東
邊二門上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
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德
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遂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

不更言

分二

月日

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雙壽
 四個小廝一迳來到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
 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裏久
 候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廝並唱小旦的蔣玉
 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
 茶寶玉擎茶笑道前見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
 晝懸夜想今日一聞呼喚即至馮紫英笑道你
 們令姑表弟兄到都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
 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又推托故說下這句話
 今日一邀即至誰知都信真了說畢大家一笑
 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
 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

若真有事則不成
 石頭記文字矣作
 者得三昧在茲批
 書人得書中三
 昧亦在茲

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現的手笑道你
把那梯已新樣現的曲子唱箇我听我吃一罇
如何雲現听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冤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望着
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
幽期私訂在茶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

拿住了三曹對按我也無回話此唱一曲為直刺

唱畢笑道你喝一罇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
值一罇再唱好的來賢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
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吃誰會一大海發新令有
不遵者連罰十大海誰會席外與人斟酒馮紫
英蔣玉璫等都道有理有理賢玉拿起海來一

三五頁已

卷二

十

行

不更言 六六
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愁喜樂四字都要說
出女現來還要註明這四字的原故說完了飲
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的曲子酒底要
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或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
語薛蟠未等漢人諺語先站起來攔住道我不來別
笑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便站起來推他坐
下笑道怕什麼這還虧你天天喫酒呢難道連
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
過罰上幾杯酒那裏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
到喝十大杯下去給人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
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可治只得坐下聽寶玉先
說寶玉便道

女兒悲 青春已大守空閨

女兒愁 悔教夫婿覓封候

女兒喜 對鏡晨粧顏色美

女兒樂 鞦韆架上春衫薄

眾人聽了都道說得有理薛蟠獨揚着臉搖頭

說不好該罰眾人問道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

的我都懂怎麼不該罰雲兒便揸他一把笑

道你悄上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纔是該罰

呢於是拿琵琶听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淚拋紅豆 開不完春柳春花

滿畫樓 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 忘不

了新愁與舊愁 噯不下玉釵金尊噎滿喉

詞一
詞二
詞三

不更言

久

一

照不見菱花鏡裏形容瘦 展不開的眉頭

捱不明的更漏 呀 恰便是遮不住的青

山隱隱 流不住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殿了

門杯便拈起一片梨來說道

雨打梨花深閉門

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聽馮紫英說道

女兒悲 現夫染病在垂危

女兒愁 大風吹倒梳妝樓

女兒喜 頭胎養了雙生子

女兒樂 私向花園掏蟋蟀紫英口中應當如是

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箇可人 你是個多情 你是個刁鑽
古恠鬼靈精 你是個神仙也不靈 我說
的話兒你全不信 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
聽 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
兒雲兒便說道

女兒悲 將來終身指靠誰道着了

薛蟠嘆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呢你怕什麼衆
人都道別混他別混他雲兒又道

女兒愁 媽媽打罵何時休

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
你呢衆人都道再多言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

三五頁已

三六

三

三

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多
說了雲兒又道

女兒喜 情郎不捨還家里

女兒樂 住了蕭管弄絃索

說完了又唱道

豈敢開花三月三 一個虫兒往裏鑽

了半日不得進去 爬到花上打鞦韆

現小心肝 我不開了你怎麼鑽雙閃妙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了下該薛

蟠蟠道我可要說了

女兒悲

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麼

此段與金瓶內西
門慶應伯爵在
李桂姐家飲酒
一回對着未知孰
衆生動活發

快說來薛蟠登骨急的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
日總說道

又受過此急者大都止歇忍人耳
咳嗽了兩聲說道

女兒悲 嫁了個人男是烏龜

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
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
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灣腰說道你說的狠是
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瞪眼說道

女兒愁

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

女兒愁 繡房擰出個大馬猴

二司已

三

三

不且言

卷二

月

衆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
恕說不愁一便先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
令官都準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
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
道胡說當真的我就沒好的了听我說罷

女兒喜 洞房花燭朝慵起

衆人聽了都吐意道這句有何其太韻薛蟠又道

女兒樂 一有根前起韻毛有往是裏韻戳

衆人聽了都扭着臉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

薛蟠便唱道

一個蚊子哼哼哼

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

兩個蠶蠅嗡嗡

眾人都道罷罷薛蟠道愛听不聽這新鮮
曲兒叫做哼哼韻你們要懶待聽連何酒底都免
了我就不唱眾人都道免了罷到別耽誤了別
人家於是蔣玉菡說道

女兒悲 丈夫一去不回歸

女兒愁 無錢去打桂花油

女兒喜 燈花^{雄雞也}上頭結雙蕊

女兒樂 夫唱婦隨真和合

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 恰便似活神仙離

雲霄 度青春年正小 配鸞鳳真也着巧

三頁之一 二 古 旨

曲內賸伏將三二集
人配傷

呀看天河正高 聽樵樓鼓敲 剔銀燈同

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到有限幸見

昨日見了一幅對子真巧只記得這句幸而席

上滿還祿這件東西說畢便飲乾了酒拿起一朵

木樨來念道

花氣襲人知晝燂

眾人到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

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奇詩席上並沒有寶貝

你怎麼念起寶貝來蔣玉函忙了說道何曾有

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

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

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着指着寶玉寶玉沒有意思起來說道薛大哥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端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不知原故猶問原故雲兒用雲兒便告訴了細說的是章法出來蔣玉函忙起身陪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席外解手蔣玉函便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底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閑了往我們這裡來還有一句話借問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箇叫棋官的他在那裡如今名馳天下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跳足笑道有

三頁三

卷二八

五

二六七一

不日言 九二
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見初會便怎麼樣呢
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
解下來遞與棋官道微物不堪暑表初見之誼
棋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家這
裏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
新那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着將繫小衣兜
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
是萬香國女國王進貢來的夏天繫着肌膚生
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纔上身
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
給表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
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棋官二人方

東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
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喫倆人逃席出
來幹什麼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什麼
薛蟠那裏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僥解開了于
是復又蘇座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
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
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
裏一條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
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條還
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條汗巾子原是襲人
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裏說不出來只
得笑道我賠你一條罷襲人聽了點頭嘆道我

二頁三

卷二

六

三

不言

方

月

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着我的東西給
那起混賬人去也難為你心裏沒個算計見再
要說上幾句又恐怕嘔上他的酒來少不得睡
了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明起來只見寶玉笑道
夜裏失了盜也不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
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那條汗巾子繫在
自己腰裡便知是寶玉在日間換了忙一頓把解
下來說道我不希罕這行子起早兒拿了去寶
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
只得繫上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
空箱子裡自己又換了一條繫着寶玉並不理
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襲人便回說道

襲人

混賬人是卿

二奶奶打發了人叫了紅兒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我想什麼要緊我就作了主打發他去了寶
玉道狠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
道昨兒貴妃差了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
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
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着衆位爺們等跪香
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着命小
了頭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
等官扇兩柄紅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
簾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勝問道別人的也都
是這個麼襲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柄香如意
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柄

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
金姑玉郎是這樣寫法
三姑娘四姑娘只單有扇同數珠兒別人卻沒
了大奶二奶他兩個每人兩尺紗兩尺羅
兩個香袋兒兩箇定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
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
到是寶姐姐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
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
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來着我去拿
了來了老太太說明兒叫你一箇五更天進去
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邊說着便叫紫絹
來拿了這個到林姑娘那裏去就說是昨兒我
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絹答應了便拿了去

不一時回來道說林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
爺由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
來要往賈母那邊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
了寶玉趕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
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
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
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玉的我們不過是
草道本不是草木之人寶玉聽他題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
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玉什麼玉我
心裏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
林黛玉听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
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

不多言

卷六

第...回

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裏的事也難對你們說
 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
 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就說
 箇誓黛玉道你也不用說誓我狠知道你心裡
 有妹上但只是見了姐上就把妹上忘了寶玉
 道那是你多心我再不的黛玉道昨兒寶玉頭
 不替你圓說為什麼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
 不知怎麼樣了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
 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看見只粧着不見依
 着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裏坐了寶釵回然後
 到了賈母這邊寶釵見寶玉在這裏呢寶釵因往
 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

峰峦全露又用烟
雲截斷好文字

的等此處表明以後二寶文章可且換結為婚姻等語所以拚
遠着寶玉昨日見了元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
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幸虧寶玉被
一箇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黛玉
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問道寶姐姐
我瞧瞧你的那紅麝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
着串見寶玉問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
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來寶玉在傍邊看着
雪白一段酥背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想道
這個膀子要長在林妹妹身上或者還得摸一
摸偏生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沒福得摸忽然想
起金玉一事來再看寶釵容只謂是水出若銀

盆眼似水杏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比黛玉
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忘情非寶釵褪下串
子來連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怔了自已到
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終要走只見黛玉
蹬着門檻子嘴裏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
又禁不得風兒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呢黛玉
笑道何曾不是在屋裏呢只因聽見天上一聲
叫出來瞧了一膜原來是個鼓鴈寶釵道鼓鴈
在那裏呢我也膜上黛玉道我終出來他就成
現一聲飛了口裏說着將手裏的帕子一甩向
寶玉臉上甩來不妨正打在眼上噙啣了一聲
再看下回分明

總評

茜香羅紅麝串寫於一回棋官雖係優人後
回與襲人供奉玉兄賢卿得同終始者非
泛泛之文也

自聞曲回以後回回寫藥方是白描顰兒添
病也

前玉生香回中顰云他有金你有玉他有冷
香你豈不該有煖香是寶玉無藥可配矣
今顰兒之劑若許材料皆係滋補藥性之
藥兼有許多奇物而尚未擬名何不竟以
煖香名之以代補寶玉之不足豈不三人
一體矣

倘若三人一劑固是美事但又非石頭記三年也



不重言

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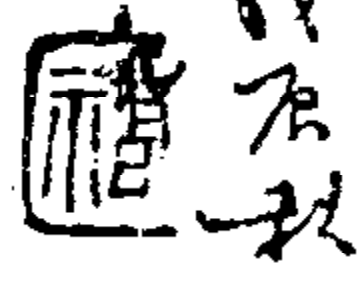
寶玉忘情露于寶釵是後田系累忘情之引
齒香羅暗繫於襲人腰中係伏線之文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具史家公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
 以己意恨不得款者一譚暗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
 子重其寶也

青士橋餘同
 繼
 識
 乙丑孟秋

乙丑西月治四年(一八五五) 區一

紅樓夢非但為小說別用生面直是另一種
 筆墨藝術之有動新以出於茲夫書亦別
 意。而此種藝術上記少紅樓夢實之也
 不奇書之書藝年取數留書常久也




近日又見妙喜軒手批十二巨冊語相近警而於紅樓夢

味之不深矣

字多又記

阿瘡

李伯孟郎中言前叔平展據有原本而無脂批與此本不同

大興劉銓福

紅樓夢終：致疑畢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

字子重是北京

種及：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乃：慨怡不

藏書家他初跋得

與曰予：弦子一彈唱了此本是不頭記

此本在同治癸亥

其本批者多皆目擊故得又詳

癸亥年五月廿七日

（六六三）五月廿七日

跋者在同斗。他最

脂批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事故批筆本不從

以跋在戊辰，為同

北度原以刊本有各同處多留書函情止存

治七年（一八六六）

抄本

胡適

